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一二三冊目次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二）　（元）馬端臨撰　元泰定元年西湖書院刻本　〇〇一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一）

（元）馬端臨撰

元泰定元年西湖書院刻本

文獻通考卷六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職官考

東宮官總叙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中心也懌悅也）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學時也）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也漢班彪上書曰昔成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皆正德）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謹安護之）秦漢以下始加置詹事中庶子及諸府事等官亦有以他官而監護者（漢孝宣帝欲令中郎將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為示狹非所以廣太子也後漢順帝立太子居承光宮以侍御史种暠為監護有中常侍奉車來載太子太子太傅高褒憂懼不能止關門將出而暠至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令所繫常侍來無一尺一何以得將太子去何知不與內寵為臣共挾邪謀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乃遣褒詣臺咨白得中勅乃聽之）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闕廢官司不具（吳孫權即位孫登為太子兼置四友等官以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都尉陳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於是東宮號為多士）晉初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并攝衆事至咸寧元年始置詹事以領宮事宋孝武置東宮率更令等官其中庶子庶子中舍人舍人洗馬各減舊員之半後周加置太子諫議員四人至隋罷詹事分東宮置門下坊典書坊（北齊已有典書坊）以分統諸局（比門下內史二省）門下坊有左庶子二人內舍人四人錄事二人統司經宮門內直典膳藥藏齋師等六局典書坊有右庶子二人舍人通事舍人各八人領內坊 唐置詹事府以統衆務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諸局（龍朔二年改門下坊為左春坊典書坊為右春坊咸亨初復舊景雲元年又改為之）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中允二人司議郎四人錄事二人左諭德一人左贊善大夫五人崇文館校書二人亦統六局（六局之中惟改齋師為典設餘局名與隋同其六局長官唯司經置洗馬宮門置大夫餘各置監以局名冠之所職如其名龍朔中改宮門大夫及諸監並為郎遂為永制也）右春坊置右庶子二人中舍人二人舍人四人錄事二人右諭德一人左贊善大夫五人通事舍人八人兼領內坊（內坊置典內二人掌閤內諸事諸坊局小吏各有差）因隋制也 宋仍唐制東宮有六傅下至率更令僕右官存而無職司至道元年建儲闈置賓客二人左右庶子諭德中舍各一人並以他官兼充左右春坊鑄印置吏員及太子登極則省春坊司累朝皆然真宗在東宮建堂習射名繼照堂有勾當官三人（以諸司使及內侍充）仁宗在東宮肄學建堂名資善堂有都監一人（以入內侍都知押班充）

太子六傅

太子師保二傅殷周已有逮乎列國秦亦有之（孝公時商鞅設法黥太子師傅是也）漢高帝以叔孫通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後亦有少傅（高帝東征為太子監關中兵謂張良曰子房雖病強臥而傅太子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又疏廣字仲翁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韋玄成丙吉並為太傅又匡衡王胥並為少傅）後漢太傅禮如師不領官屬而少傅主太子官屬漢魏故事太子於二傅執弟子禮皆為書不曰令少傅稱臣而太傅不臣（吳薛綜綜子瑩瑩子兼三代並為太子少傅）晉太始三年武帝始建置東宮各置一人尚未置詹事官事無大小皆由二傅少傅立草太傅書真以為儲訓並有功曹主簿五官秩與後漢同皇太子先拜諸傅然後答之如弟子事師之禮二傅不得上疏曲敬武帝以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時侍中任愷武帝所親敬復使領之盖一時之制也咸康元年以給事黃門侍郎楊珧為詹事掌官事二傅不復領官屬及楊珧為衛將軍領少傅復省詹事遂崇廣傅訓命太尉賈充領太保司空齊王攸領太傅所置吏屬復如舊二傅皆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晉令曰太子太保銀印青綬）其後太尉汝南王亮車騎將軍楊駿司空衛瓘石鑒皆領傅保猶不置詹事以終武帝之代惠帝元康元年復置詹事（二傅給菜田六頃田騶五十人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又給赤耳安車各一乘）又愍懷建宮乃置六傅三太三少以景帝諱師故改太師

爲太師通省尚書事詹事文書關由六傅職官要錄曰晉太子六傅各有丞一人自元康之後諸傅或三或四或六度江之後有太傅少傅不立師保宋有太傅少傅各兼丞一人其保傅並銀章青綬齊與宋同武帝時以王儉爲少傅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之禮梁太傅位視尚書令少傅視左僕射職官要錄曰三少視左僕射冠服同二太也陳因之自宋以下惟有傅而無師保後魏有太師太傅太保謂之東宮三太少師少傅少保謂之東宮三少孝明在東宮宣武皇帝欲以崔光爲太子師傅光固辭帝令太子南面再拜臣皆從太子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乃授光太子少傅北齊皆有之出則三師在前二少在後後周不置隋與北齊同唐六傅不必備唯其人太子出則乘輅備儀以爲後從貞觀中太宗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先天元年十二月詔東宮三師三少直閣府置令丞各一人隸詹事府尋罷

宋朝師傅不常設仁宗升儲置三少各一人李文定公昉以參知政

事兼掌賓客及陞左相遂進兼少傅此宰相兼官僚之所從始也丁謂兼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是時實爲東宮官餘多以前宰執爲致仕官若太子太師太傅太保以待宰相官未至僕射者及樞密使致仕亦隨本官高下除授太子少師少傅少保以待前執政其少師非經顧命不除若本官至尚書即除少傅丞郎給諫只除少保若因遷轉則遞進一官至太師即遷司空矣天禧末皇太子同聽政乃以首相兼少師樞密曹利用兼賓客自後神宗欽宗孝宗光宗在東宮皆不置開禧三年史同知彌遠自詹事入樞府乃進兼賓客已而太子侍立遂以錢丞相象祖兼太子少傅明年景獻太子立並置二相錢左相陟兼少師史右相兼少傅未幾右相丁內艱左相亦去位又明年右相起復遂兼進少師焉

太子賓客

漢高帝時有四人年老以上慢侮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謂之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高帝不能致及將廢太子太子迎四人至侍從太子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高帝曰既見煩公幸卒護太子太子由是不廢至孝武帝又爲太子立傅望苑使通賓客晉元康元年閔懷太子始之東宮惠帝詔曰遹幼蒙今出止東宮雖賴師傅群賢之訓其遊處左右宜得正人能相長益者太保衛瓘司空隴西王泰太子太傅楊濟太子少師裴楷太子少傅華廙各道義之門有不肅之訓其令五人更往來與太子習數備賓友也其時雖非官而謂之東宮賓客皆選文義之士以侍備皇其後無聞唐顯慶元年正月以太子太傅兼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左僕射兼太子少師于志寧並爲皇太子賓客遂爲官員定置四人掌調護侍從規諫凡太子有賓客之事則爲上齒蓋取象於四皓焉資位閑重其流不雜天寶中賀知章自太子賓客受爲道士還鄉捨宅爲觀玄宗賦詩贈別時議榮之宋至道元年建儲乃置賓客二人以他官兼天禧四年參政任中正樞副錢惟演參政王曾並兼太子賓客執政兼東宮官自此始中興後賓客罕除開禧三年景憲太子立始以執政兼賓客後復省

太子詹事

詹事秦官應劭曰詹省也給也漢因之掌皇后太子家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漢官曰詹事[illegible]在者主中藏官後漢志曰初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職并大長秋[illegible]皇后宮法駕出則小謁中官者職吏權兼詹事奉引訖罷官者與後尚書選兼職吏一人奉引比皆皇后詹事也漢時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皆屬二傅其太子家令丞率更令丞僕中盾衛率等官並屬詹事後漢省詹事而太子官悉屬少傅魏復置詹事領東宮眾務晉不置至咸寧元年復置以掌宮事事具六傅篇及永康中復不置自大安以來又置終孝懷之代晉職擬尚書令掌三令四率中庶子庶子洗馬舍人等官銀印青綬介幘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宋與晉同齊置府領官屬齊沈文季爲太子詹事梁陳任總宮朝後魏有太子左右詹事北齊東宮眾事無大小皆統之領三寺二坊及左右衛後周置太子宮正宮尹

隋開皇初置詹事二年罷之唐後置詹事府詹事一人掌內外衆務糾彈非違總判府事置少詹事一人以貳之龍朔二年改詹事爲端尹(詹事府爲尹府)少詹事爲少尹咸通初復舊　丞秦官漢因之後漢省魏晉隋詹事省置至晉永康中詹事特置丞一人掌文書關通六傅過江多用員外郎選尚書郎宋齊因之梁陳制一梁冠阜朝服銅印墨綬後魏北齊並有之(後魏楊昱字元晷爲詹事丞孝明爲太子尚在懷抱其所出入唯乳母而已不令官僚聞知昱諫曰太子動止宜令翼從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勑令臣下咸知乃詔曰自此已後非朕手勑勿令兒出宮宮臣在直從至萬歲門)

隋初置一人唐置二人掌文武官簿帳朝集假使(分判詹事)　主簿一人晉始置自後歷代皆有唐因之掌付事勾稽監印紙筆司直二人唐龍朔三年置桂坊比御史臺置令一人比大夫司直二人比侍御史掌彈劾官府察其後廢桂坊以司直隸詹事府　宋東宮官有詹事仁宗陞儲置詹事二人神宗欽宗升儲並置二人皆以他官兼登位後省乾道元年莊文太子立置詹事二人踰月詔太子詹事過東宮講讀日並往陪侍七年光宗正儲位以敷文閣直學士王十朋敷文閣待制陳良翰爲太子詹事不兼他官非常制也

四、九九
小二·四二

太子庶子

中允　司議郎　中舍人
舍人　通事舍人　諭德
贊善　洗馬　崇文館學
文學　校書　宮門等部
正字　典膳　藥藏
內直　典設

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周官謂之諸子)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秦因之置中庶子庶子員(宋志云後漢置中庶子按齊人鄒陽上疏云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而荆軻入關則秦官明矣)漢因之有庶子員五人史冊王商歐陽地餘並爲中庶子(王莽改曰中尚翼子)後漢員五人職如侍中而庶子無員職如三署中郎凡庶子主宮中并諸吏之適子及支庶版籍魏因之在吳爲親近之官　晉中庶子庶子各四員職比散騎常侍及中書監令皆以俊茂者爲之或以郡守參選(縣默爲中庶子朝廷以爲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体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又王珣啓以相諫爲中庶子曰東宮之選中庶子總管門下尤不可不得其才)若釋奠中庶子扶左庶子扶右宋與晉同武官平巾幘絳朝服元嘉初詔二率中庶子隨太子入直上宮十四年又詔還直東宮至齊其庶子用人卑雜梁天監七年詔革選其言以太子中舍人司徒從事中郎爲之凡中庶子四人以功高者一人爲祭酒行則負璽前後部護駕與功高中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庶子四人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與功高通事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冠服並同前代陳因梁制後魏亦有中庶子庶子官北齊門下坊中庶子四人領之典書坊庶子四人領之隋分爲左右庶子各二人分統門下典書二坊事唐亦各二人分掌左右春坊事龍朔二年改左右庶子爲左右中護咸亨初復舊左擬侍中而右擬中書令(貞觀中詔曰皇太子與百官書疏未有制式近代以來例皆名目無以別貴賤今允與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宜稱令右庶子以下署名宣奏行書其餘與諸親及師傅等書不在此限)中允司議郎司經洗馬文學校書正字典膳藥藏內直典設宮門等局郎丞崇文館並屬右春坊中舍人舍人通事舍人並屬左春坊其諭德贊善亦左右分隸焉

六、六
小九七

中允後漢太子官屬有之職在中庶子下洗馬上漢制太子五日一朝其非朝日即使僕及中允朝朝請問起居其後無聞宋齊有中舍人是其職也唐貞觀初改太子中舍人爲中允置二員其後復置中舍人龍朔二年又改中允爲左贊善大夫咸亨元年復爲中允而左贊善仍置焉中允掌侍從禮儀駁正啓奏并監藥及通判坊局事若庶子闕則監封題職擬黃門侍郎永徽三年以皇太子諱忠改爲內允太子遜位而官復舊

司議郎唐貞觀五年皇太子上表請置史職用司箴誡乃於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精選名士以居之龍朔中分爲左右以左司議郎替司議郎以右司議郎替舍人咸亨初復舊掌侍從規諫駁正啓奏并錄東宮記注分判坊事職擬給事中

中舍人晉咸寧初置中舍人四人以舍人才學之美者爲之與中庶

子共掌文翰在中庶子下洗馬上（晉陸雲爲中舍人）凡奏事文書皆綜典之監和嘗藥月檢奏直臣名更直五日典文疏如中書郎宋亦四人齊有一人梁時功高者一人與中庶子祭酒共掌其坊之禁令陳因之後魏北齊並有之隋曰內舍人四員屬門下坊煬帝減二人唐中舍人二員掌侍從令書奏疏通判坊事擬中書侍郎永徽三年以皇太子諱忠改爲內舍人太子遜位而官復舊或謂之太子中書舍人（孝和實錄曰王友貞太子中書舍人）

舍人秦官也漢因之比郎中選良家子孫（晁錯鄭當時並爲太子舍人）後漢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允帝初即位未有太子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屬少府魏因之晉有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侍郎從駕則正直從次直守妃出則次直從宋有四人齊有一人梁有十六人掌文記陳因梁制後魏亦有之北齊典書坊置二十人隋典書坊有八人煬帝改爲管記舍人減四員唐復爲太子舍人四人掌侍從表啓宣行令旨分判坊事龍朔二年改爲右司議郎咸亨元年復舊

通事舍人齊中庶子屬官有通事守舍人庶子下有內典書通事舍人二人掌宣傳令旨內外啓奏梁亦有之視南臺御史多以餘官兼職陳因之北齊門下坊有通事舍人八人至隋亦有之煬帝改爲宣令舍人八員唐復爲通事舍人亦有八員掌引導辭見承旨勞問

左右諭德龍朔三年初置太子左右諭德各一員掌侍從贊諭職比常侍

左右贊善大夫龍朔二年初置左贊善大夫替中允置右贊善大夫替中舍人咸亨元年中允舍人復舊而贊善大夫別自爲官左右各五人皆掌侍從翊贊比諫議大夫

崇文館學士魏文帝始置崇文觀以王肅爲祭酒其後無聞貞觀中置崇賢館有學士直學士員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王屬左春坊龍朔二年改司經局爲桂坊管崇賢館而罷隸右春坊兼置文學四員司直二員司直正七品上職爲東宮之憲司府門北向以象御史臺也其後省桂坊而崇賢又屬左春坊後沛王賢爲皇太子避其名改爲崇文館其學士例與弘文館同

洗馬秦官漢亦曰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國語曰勾踐親爲夫差洗馬先或作洗）後漢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導威儀也（漢選郎中補）安帝時太子謁廟洗馬高山冠非乘從時着小冠魏因之晉有八人職如謁者准秘書郎集賢一梁冠黑介幘絳朝服掌圖籍釋奠講經則掌其事餘後漢同宋與晉同齊置一人梁有典經局又置八人掌文翰尤爲清選皆取甲族有才名者爲之位視通直郎陳因之北齊典經坊洗馬二人隋曰司經局置洗馬四人煬帝減二人唐司經局洗馬二人龍朔二年改洗馬爲司經大夫三年改司經局爲桂坊（一云析司經局置桂坊）司經大夫通判坊事罷隸左春坊咸亨初復舊掌侍奉及經史圖籍判局事

文學漢時郡及王國並有文學而東宮無聞魏武置太子文學自後並無至後周建德三年太子文學十人後省龍朔三年置太子文學四員屬桂坊桂坊廢而屬司經開元中定制爲三員掌侍奉分掌四部書判書功事

校書宋孝建中洗馬有校書史四人自後無聞北齊有太子校書隋太子校書有六人唐四人掌讎校經籍

正字隋太子正字二員煬帝改爲正書唐復爲正字亦置二人掌刊正文字

典膳郎漢魏以來並有太子食官局至北齊門下坊始別置典膳局有監丞各二人隋如北齊之制唐典膳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進膳嘗食之事丞貳之（乾封元年皇太子久在內不出典膳丞邢文偉請減膳其年右史闕宰臣進擬數人高宗曰邢文偉事我兒不讀書不肯與肉此人甚直可用遂拜焉）

藥藏郎北齊門下坊領藥藏局有監丞各二人侍藥四人隋如北齊之制唐藥藏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和齊醫藥之事丞貳之

内直郎齋有太子内直兵局内直兵史二人梁有直内主璽主衣扶侍等局各置有司以丞其事陳因之北齊門下坊領殿内局有内直監二人副監四人隋如北齊制唐内直局有郎二人丞二人掌符璽繖扇几案衣服之事丞貳之

典設郎南齊置居局齋庫丞一人梁齋内局各置有司以丞其事陳因之北齊門下坊有齋師局有太子齋師内閤師各二人隋如北齊制唐典設局有郎四人掌凡大祭祀湯沐灑掃鋪陳之事

宮門郎秦有太子門大夫漢因之員二人漢官儀曰門大夫選四府掾屬職比郎將漢官儀曰安帝時太子謁廟門大夫乘從宦兩梁冠魏因之晉太子門大夫准公車令掌通箋表及宮門禁防宋因之梁代視謁者僕射陳因之北齊謂之門大夫坊并統伶官隋煬帝改門大夫爲宮門監唐初爲宮門大夫今門宮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東宮殿門管鑰及啓閉之事丞貳之

宋制東宮官有左右庶子諭德舊不常設每儲闈之建隨宜制官以備寮寀多以他官兼領仁宗神宗升儲庶子諭德各置二人欽宗升儲置一人乾道中庶子諭德除左不除右七年詔庶子諭德輪日入宮仍同供職事　太子侍讀侍講唐太宗爲秦王府有侍講及爲太子亦置焉其後或置或否開元初十王宅引辭學子書者入教亦爲侍讀而無侍講宋神宗升儲置侍講侍讀各一人乾道七年禮部太常言討論東宮開講儀宮僚遇講讀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並用賓禮參見如延英儀講罷復位　中舍人舍人至道天禧建儲各置一人神宗欽宗登儲位皆置中興後省嘉泰初始除王元實後以館職任伯起兼之慶元令太子舍人與中舍人皆從七品而中舍人又在舍人之上然故事未嘗除資善堂太中祥符八年仁宗肄學始置至紹興五年孝宗以建國公就傳就禁中置學館建資善堂以范冲朱震爲翊善舊制有翊善贊讀直講中興以後增置說書小學教授開禧初皇子初封榮王命程少逸趙子中領贊讀不稱王府而以資善繫銜蓋以未出閣之故　乾道七年禮部太常寺言討論東宮開講幷節朔賀慶辭謝禮儀宮僚講讀無已行故事當依倣講筵稍殺其禮每遇講讀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並用賓禮參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延英儀講罷復位節朔不受官僚參賀元日冬至詹事以下稱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詞復位就坐茶湯罷詹事初上參見皇太子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及講讀官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禮新儀所載兼日逐致拜之禮近例皆已不行或遇合致拜日更不參酌天禧至道故事施行並從之按天禧二年左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參見皇太子雖令升階列拜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參見詔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

太子家令　丞 主簿 典倉署 食官署 司藏署

家令秦官屬詹事服虔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漢因之有丞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少府漢代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後漢則屬少傅主倉穀

飲食魏因之晉又兼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廷尉司農少府其家令率更令及僕爲太子三卿太康八年進品與中庶子二率同自漢至晉家令在率更下宋則居上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主内茵褥牀几諸供中之物及官奴婢月用錢庫内鹽米車牛刑獄齊因之自宋齊以來清流者不爲之至梁天監六年武帝以三卿陵替乃詔華選家令視常侍黄門陳因之後魏亦曰三卿北齊家令有功曹主簿領食官典食司藏等三署及領内坊令丞隋掌刑法食膳倉庫奴婢等煬帝改爲司府令唐復爲家令寺置家令一人唯不主刑法餘與隋同龍朔二年改家令寺爲宮府寺家令爲宮府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二人主簿一人領食官署典倉署司藏署署令各一人丞各二人丞漢家令有丞後無聞宋舊云家令丞一人晉置宋齊以後並有之後周無隋家令丞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宮府丞咸亨元年復舊掌判寺事

主簿晉家令有主簿宋齊因之自後無北齊家令有主簿員隋亦然唐因之掌印并及勾舉

食官署令丞漢詹事屬官有食令長丞後漢亦有而屬少傅主飲食晉太子食官令職如太官令宋則屬中庶子齊則屬詹事掌廚膳之事梁食官局屬庶子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有食官令丞又別領器局酒局二丞隋家令寺統食官令丞令一人丞二人唐因之掌飲膳之事

典倉署令後漢太子倉令屬少傅主倉穀魏以下無聞後魏有之北齊家令寺領典倉署令丞典倉署又別領園丞隋家令寺統典倉令丞令一人丞二人唐因之掌穀藏出納及醯醢庶羞之事

司藏署令晉家令有主物吏人梁有錫賜庫局丞庶子又有東宮衛庫丞北齊家令寺領司藏署令丞司藏又別領供庫典作二局丞隋家令統司藏署令一人丞二人唐因之庫掌藏財貨營繕之事

宋有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以內臣兼同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以武臣兼承受官一人以內侍兼仁宗神宗升儲位並有之中興後孝宗光宗正儲位及莊文景獻太子皆置其官

太子率更令 丞 主簿

率更令秦官顏師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漢因之有丞主簿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而屬詹事後漢因之後屬少傅魏因之晉主宮殿門户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而屬詹事宋制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梁陳後魏並有之北齊領中宥署掌周衛禁防漏刻鍾鼓亦屬詹事隋掌伎樂漏刻有令丞錄事各一人唐因之加掌皇族次序及刑法事龍朔二年改率更寺爲司更寺改令爲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主簿各一人

丞後漢率更置丞一人歷代悉有唯後周無唐因隋掌判禮樂刑罰之事

主簿晉置一人宋無齊有之自後無聞北齊隋又有之唐因之掌印及勾舉

太子僕 丞 主簿 廄牧署

僕秦官漢因之又有長丞主車馬又有太子廄長一人亦主車馬後漢因之而屬少傅僕如太僕太子五日一朝其非太子朝日即無中允入問起居魏因之晉主輿馬兼主親族如太僕宗正從駕承安車次家令而屬詹事宋齊並有之梁視黃門郎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詹事領僕寺置令丞功曹主簿領廄牧署令隋僕寺置僕一人掌皇族親踈車輿騎乘領廄牧署令唐因之加掌儀仗喪葬而不掌親族龍朔二年改僕寺爲馭僕寺改僕爲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主簿各一人統廄牧署

丞梁有之陳因之後魏北齊隋並有之唐因之

主簿晉置宋無齊有之梁陳後魏無北齊隋皆有之唐因之

廄牧署令丞漢有太子廄長丞屬詹事後漢亦有而屬少傅主車馬

魏晉因之齊東宮屬有內廄局皆有丞梁陳因之後魏有之北齊則曰廄牧署令丞車輿局丞隋僕寺統廄牧署令丞唐因之掌車馬閑廄牧畜之事

左右衛率府 詹事已下官屬

衛率府秦官漢因之屬詹事後漢主門衛徼循衛士而屬少傅魏因之晉武帝建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太始五年分爲左右衛率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衛率晉志曰凡太子出前衛率導在前黃麾左右二率從使導典車後衛率從在鳥皮外並帶鞍刀其服並視左右衛將軍劉卞爲愍懷太子左率知賈后必害太子乃謂張華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入朝使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兩黃門力耳華不從成都王穎爲太弟又置中衛率是爲五率及江左省前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宋齊止置左右二率梁二率視御史中丞銅印墨綬武冠絳朝服左率領七營右率領四營陳有二率後魏曰左右衛率北齊謂之左右衛率坊後周東宮有司戎司武司衛等員隋曰左右率兼有

副率二人煬帝改左右衛率爲左右侍率兼置副率二人唐爲左右
衛率府龍朔二年改其府爲左右典戎衛咸亨元年復舊置率各一
人領兵宿衛督攝隊伍總判府事李靖爲中書令行左衛率騎兵部尚書副率二人掌貳率事
長史各一人隋置唐因之掌通判自長史以下冑曹以上諸率府並同
錄事參軍各一人隋置唐因之掌勾稽監印
倉曹參軍各一人隋置唐因之掌官員假使儀式糧廩賜蕃田園公
廨過所監藥等事
兵曹參軍各一人隋置唐因之掌府內衛事以上名帳差科及公私
馬驢等
冑曹參軍各一人隋置爲鎧曹唐長安中改爲冑曹參軍神龍初復
爲鎧曹太極中復爲冑曹掌軍器儀仗公廨營造罪罰長史以下官
爲所領職務諸率府並同
親府勳府翊府中郎將各一人梁左右衛率共領十一營二率各領
殿中將軍十人員外將軍十人北齊左右衛坊率各領騎官備身員
外又有內直備身正副都督隋左右衛率下直閤四人直寢八人直
齋直後各十人唐則曰親勳翊三府各置中郎將左右郎將各一人
唐置錄事兵曹參軍各一人
宋制左右衛司禦清道監門內率府率府副率不常置中興後惟
監門率府副率爲環衛階官

左右司禦率府

隋文帝置左右宗衛其官制如左右衛各掌以皇族侍衛煬帝改爲
左右武侍率唐復爲左右宗衛率府龍朔二年改爲左右司禦衛後
改衛爲率府焉神龍初復爲宗衛率府景雲二年復爲司禦率府置率各
一人所掌與左右衛率同副率以下職亦同此惟此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及倉兵
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清道率府

隋有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掌斥候伺察非長史以下如左右衛
煬帝改開府爲左右虞候并置副率二人唐爲左右虞候府職擬左
右金吾龍朔二年改爲左右清道衛神龍初又爲虞候率府開元初
爲清道率府各置率一人掌斥候道路先驅後殿伺察姦非副率二
人長史錄事及倉兵曹參軍各一人　宋至道元年東宮置左清道
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謁者主禁引眞宗登位省　仁宗在東宮復以郭
承慶更元年爲之登位復省

左右監門率府

隋左右監門率各置一人掌諸門禁衛煬帝改爲監門將軍唐復爲左
右監門率擬左右監門龍朔二年改爲左右崇掖衛咸亨初復舊垂
拱中改爲鶴禁衛神龍初復舊各置率一人掌門禁籍傍副率二人
長史錄事參軍及兵冑二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內率府

隋置左右內副率各一人掌領備身以上所領千牛典千牛備身以下禁內侍衛
供奉兵仗唐爲左右內率府龍朔二年改爲左右奉裕衛咸通初復
舊各置率一人掌侍衛左右供奉兵仗副率長史錄參軍及兵曹各
一人千牛各十六人掌執細刀弓箭宿侍從備身各二十八人掌宿
衛侍從龍朔二年改太子左右千牛備身爲太子左右奉裕尋復舊

太子旅賁中郎將

旅賁中郎將一人職如武賁中郎將宋初置天子有武賁晉武訓也
諸侯有旅賁御災害也晉諸帥府初有中郎將官永徽元年以太子
名忠改諸率府中郎將爲旅賁郎將其郎將改爲翊軍後或改或省

太孫官屬

唐永淳元年三月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將置府寮高宗召吏部郎
中王方慶問曰前代故事如何方慶進曰臣按周禮有嫡孫漢魏以
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晉惠帝永寧元年立愍懷太子第三子襄

陽王尚爲皇太孫太子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南齊永明十年立文惠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使居東宮令皇太子在而立太孫旁求載籍未有前列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五帝不相沿樂苟不失上下之序不黷政理之道亦何事而不可上悅方變詳求典故官屬乃奏太孫府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及長史曾掾主簿管記司錄以下六曹從事等官各加王府一級上後頗以爲疑竟不補授而止

朱子語錄曰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太子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尚書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衆局則猶朝廷之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又各帥其屬之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朝廷而爲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存今之東宮官屬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選賢德者爲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但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爲階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當時亦有不曾討論者如東宮官屬之不備是舊嘗入劄論東宮官制疏畧宜倣舊損益之不報

六院四轄

檢院

周置大司寇　南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於公府置　唐天寶九載改理匭使爲獻納使後又改知匭使　宋雍熙元年改匭爲檢(東延恩曰崇仁南招諫曰思諫西申冤曰申明北通玄曰招賢)景德四年改爲登聞檢院命樞密直學士張詠判(仍差內品監門不得閱預公事)隸諫議大夫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軍期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冤濫及奇方異術皆受以通達凡進狀者先鼓院若爲所抑則詣檢院(如有理檢院使入不盡告於事)(淳二年置理檢院於乾元門西北廂以知制誥錢若水領之復學制也至道二年廢天聖七年上因讀唐史見匭函達下民冤枉之事乃置匭函仍專以分記)中興之初因舊制置局于闕門之前(書在宣德門外伏謝門下省)建炎

三年專隸諫院南渡以來創治所於和寧門之下紹興戊寅復承平之制移置居雙闕之任

登聞鼓院

古者朝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　宋朝曰鼓司以內臣掌之設在宣德門南街北廊至道三年命太子中舍王濟句當鼓司用朝臣句當自此始景德四年詔改爲登聞鼓院掌諸上封而進之以達萬人之情隸司諫正言凡文武臣寮閤門無例通進文字並先經登聞鼓院進狀未經鼓院者檢院不得收接建炎元年因舊制置于闕門之前(高宗即位於南京召李綱爲宰相綱奏曰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聞而士民之願效智略者先書而檢院鼓院猶未置是非所以通下情而廣聰也)三年專隸諫院

進奏院

唐藩鎮皆置邸京師以大將主之謂之上都留後大曆十二年改爲上都知進奏院官

五代以來支郡不隸藩鎮補人爲者聽其置邸隸藩鎮者兼掌焉宋緣舊制皆本州鎮補人爲進奏官其軍監場務轉運司則差知後官則副知掌之逃州就京師各置進奏院太平興國六年諸州罷知後之名詔知後官得李楚等百五十人並充進奏官命供奉官張文璨提轄諸道進奏院監官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充掌受詔勅及諸司符牒辦其州府軍監以頒下之并受天下章奏案牘狀牒以奏御及分授諸司中興以來隸門下後省給事中點檢乾道九年依舊隸後省合傳報事令後省錄付報行

官誥院

宋初於右掖門置院四司誥身案並集于此以備中書除改本司郎官各主其事淳化五年始專置官司於省內凡官誥各以本司誥身印印之文臣用吏部武臣用兵部王公命婦用封加勳用司勳掌文武官將校誥身及封贈官誥院提舉一人以知制誥充判院一人以

帶職京朝官充元豐五年行官制文武誥身僞吏部將官誥僞兵部封贈及命婦誥僞司封加勳并將校告僞司勳官誥院四部誥身案及吏人隨事隸本部七年并司封司勳誥身案入吏部稱書庫收掌崇寧四年吏部轉置造官誥局五年罷令尚書右選主管大觀元年復置尋改爲官誥院仍隸左右司三年復罷歸吏部政和三年六月詔依舊置官誥院差官二員主管少府監鑄印記吏部製造誥身案記爲文中興以來因仍不改

審計院

宋朝以三司使總邦計司各有院以專中外泉穀出入之政蓋會計之府也然業牘從委典者不能徧察而姦容焉淳化三年始用戶部使樊知古奏剔其冗籍復別爲院置官顓領之以驗稍食之要武覺院之初特掌騎兵徒兵給受之數猶未及諸司也元豐三年合步騎兩院爲一遂以其一主諸司自宮禁朝廷下至斗食佐史凡賦祿者以式法審其名數而稽其辭受唯郊賜給已乃審稽有疑予則詔以法凡四方之計籍上于大農則逆其會凡有司議調度會賦出則詆爲設員二曰左右聽分案六吏八人其名舊爲諸軍諸司專勾司建炎元年避高宗御諱改諸軍諸司審計官

糧料院

宋初仍舊制以三司大將軍爲都糧料使自開寶六年以著作佐郎陸光乾充改用京官自此始太平興國五年分諸司馬軍步軍爲三院八年以馬軍步軍合爲一院雍熙四年命供奉官陳歘晦勾當諸司糧料供奉官曾祚勾當馬步軍糧料自後復分馬步軍爲兩院或以諸司使副分主之端拱二年復以京朝官主之元豐末併馬步軍與諸司爲二院隸太府寺掌以法式頒廩祿凡文武百官諸司諸軍俸料以券准給中興以來行在有諸軍諸司糧料院鎮江建康有分差諸軍糧料院鄂州有分差戶部糧料院四川總所有分差戶部魚閱糧料院分差利州戶部糧料院

榷貨務都茶場

榷貨務掌折博斛米金帛之屬以朝官諸司使副內侍二人監太平興國中以先平嶺南及交趾諸國入貢通關市議於京師置榷易院大中祥符中併入榷貨務建炎中興又創都茶場給賣茶引隨行在所於榷貨務置場雖分兩司而提轄監官並通衔管幹（建炎四年詔榷貨務都茶場依舊隸左右司其提轄官置正罷其都茶場於令提轄榷貨務官兼行提轄）尋徙越州一務場於建康又併真州一務場歸建康紹興五年詔建康鎮江兩務場只是給賣鈔引三十二年詔三省今後選差文臣充監更不差武臣乾道六年詔依舊通差武臣先是課入不立額唯視舊歲爲等差是歲始取分有定數歲約爲錢二百四十萬萬行都受藏之所爲數八十萬萬建康者一百二十萬萬鎮江者四十萬萬

雜買雜賣務

宋朝雜買務舊曰市買司太平興國四年改至道中廢咸平中復置以京朝及三班內侍三人監掌和市百物凡宮禁官物所需以時供納雜賣務景德四年置掌受內外幣餘之物計直以待出貨或準折支用以內侍及三班二人監後亦差文武朝官紹興六年詔雜買務雜賣場置提轄官一員

文思院

宋朝太平興國三年置掌造金銀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繪素裝鈿之飾以供輿輦冊寶法物及凡器服之用隸少府監熙寧三年詔文思院兩界監官立定文臣一員武臣一員並朝廷選差其內侍勾當官並罷紹興三年詔少府監併歸文思院其上下界監官從工部辟差工部言所轄文思院舊分上下界監官三員內一員文臣係京朝官上界造作金銀珠玉下界造作銅鐵竹木雜料欲依舊分爲上下界從之隆興二年詔併禮物局入文思院

左藏庫

掌受四方財賦之入以待邦國之經費其原蓋起於周職內主賦入職歲主賦出而邦布之入出則外府又主之皆其職也　晉始置左右藏令　唐於左右藏分建東西庫以太府少卿知出納於左長慶門之東　宋初左右止一庫置使領焉太平興國二年分爲二庫淳化三年分置左右藏各二庫四年廢右併入左政和六年修建新庫以東西庫爲名中興因仍東西庫各以文臣監武臣同監其東帑帛絁紬之屬在焉其西金銀泉券絲纊之屬在焉紹興二十七年詔戶部於轄下丞簿內選一員兼充左藏庫提轄官此提轄所由始也　孝宗即位詔將御前椿管激賞庫撥歸左藏庫以左藏南庫爲名專一椿管應副軍期支遣於是有東西南三庫尋罷南庫大抵國家用度多靡於贍軍四蜀湖廣江淮之賦類歸四總領所以餉諸屯其送京者殆無幾唯閩浙悉輸焉東西庫歲入以端計者率百四十萬以

緡計者率二千萬給遣祿是而大軍居十之七宮禁百司祿賜裁三之間有非泛浩繁之費則請于朝往往出內帑封樁以補所闕監官凡五人分晝而治舊以京朝官爲之今唯才是用故四選通得入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六院官檢鼓糧審官誥進奏也例以京官知縣有政績者爲之亦有自郡守除者則繇即除郎如鹿伯可是也故恩數畧視職事官而不入雜壓紹興十一年胡汝明以料院除監察御史遂遷副端乾道後相繼入臺者有宋敦書蕭之敏陳升卿傅淇等數人而六院彌重號爲察官之儲矣淳熙初龔實之秉政其內弟林宓幹辦審計司遇郊恩而林尚京秩乃白上以六院官班寺監丞之上林用是得封贈父母韓稜爲謝廟然所論甫實此其一事也紹興二年夏六院官始復入雜壓在九寺簿之下焉

又曰六院官入雜壓事甲記已具淳熙四年既削去近歲乃復舉行其班在五寺主簿之下太學博士之上六院官通計十二人皆得轉對但不入品耳然六院以爲邑有政績者爲之故例爲察官之選

又曰四提轄謂榷貨務都茶場雜買務雜賣場文思院左藏東西庫是也榷貨務場掌鹾茗香礬鈔引之政令紹興初沿宣政舊例置提領官率以故省吏爲之後乃改用士人行在建康鎮江三務場歲入九二千四百萬緡（建康一千二百萬行在八百萬鎮江四百萬）皆以都司提領不係戶部之經費而在建康鎮江者分屬總領所焉開禧末以總所侵用儲積錢始徑隸提領官不屬總所買務賣場蓋唐宮市之遺制近制凡宮禁月料朝省紙劄文思院之製造和劑局之修合皆所取給焉至若斥左帑封椿之幣餘絕估打套則賣場掌之紹興六年始置提轄官總其事先是四轄官外補則爲州內遷則寺監丞簿亦有徑爲雜監司或入三館者

（乾道八年十二月權貨王偘除福建市舶空歲王瑊淳熙九年雜賣場淳熙七年二月雜子後自文思院書郎）近歲望稍輕往往更遷六院官或出爲添倅非曩日之比矣

總宮觀

宋朝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祖宗時員數絕少（宮觀嵩典云祖宗舊臣以處年老向宮未嘗主今始任給以宮數之假以祠祿）熙寧以後乃增焉是時方經理時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廢職欲悉罷之乃使任宮觀以食其祿時相王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詔宮觀毋限員並差知州人以三十月爲任

在京宮觀

宋朝舊制以宰相執政充使或丞郎學士以上充副使兩省或五品以上爲判官內侍官或諸司使副（政和改武臣官制以使爲大夫副使爲郎）爲都監又有提舉提點主管官其戚里近屬又前宰執留京師者多除宮觀以示優禮之意紹興二十一年在京宮觀依在外宮祠以三十箇月爲任（又紹興五年詔任在京宮觀請給人依前宰執依見任減十分之二闕學士已上依六曹侍郎直學士已上依中書舍人太中大夫已上依）

左右司郎中任樞密都承旨閣學士已上依天曹尚書直學士已上依六曹侍郎太中大夫已上依中書舍人

宮觀使

唐天寶七載以給事中楊釗充九成宮使宮使之名自此始（事部雜書）宋朝祥符中眞宗建玉清昭應宮王魏公旦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又有景靈宮會靈觀使然每每宰相兼職天聖元年呂夷簡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請罷使名熙寧中富鄭公弼領集禧觀使居洛此宮觀使居外之所從始也徽宗建玉清萬壽宮乃命宰執兼使副用眞廟故事也近以前宰執奉朝請者領在京宮觀使而在外舊相只除提舉宮觀非祖宗優待宰相之体靖康以來猶未遑正蓋朝廷未暇講也政和八年太師魯國公蔡京少傅太宰鄭居中少保少宰余深檢校太保領樞密院事童貫並兼充神霄玉清萬壽宮使知樞密院事鄧洵武門下侍郎薛昂中書侍郎白時中尚書左丞王黼宣和殿大學士蔡攸並兼充副使度江後前執政在經筵者不以官高卑率爲觀使若他官則使相已上乃得之其居外者必官至三少乃除淳熙中崇憲靖王自節度使拜使相封郡王中書進擬提舉洞霄宮周文忠當制引故事宗室使相外居者當得觀使上批如所請紹熙初趙文定以使相判潼川府乞奉祠乃除醴泉觀使非舊典也開禧末陳勉之以特進罷相不帶職乃亦除觀使蓋學達之侍從當制失之明日李季章進呈改提舉洞霄宮合故典矣天禧以前崇觀以後宮觀使之名甚衆渡江以後宮觀不復置而觀使有三前宰相則得醴泉宗戚則得萬壽又其次則得佑神云宣政間又有提點宮觀官在提舉之下主管之上今省

提舉宮觀

宋朝眞宗時東西太一宮提舉以兩省兩制丞郎官爲之掌奉修[illegible]之事天聖七年玉清宮災遂罷使而景靈會靈祥源三宮觀以學士舍人管勾李若谷罷參政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爲提舉晏元獻以舊相提舉萬壽觀武臣李端愿止得管勾祥源觀今朝官亦云提舉非故事也

在外宮觀祿祠

宋朝宮觀皆佚力請而後授侍從而上任宮觀者絕少若因責降致仕主管方且差而熙寧初王安石相異己者方直除宮觀大抵宮觀非自陳而朝廷特差者如降黜之例二年詔杭州洞霄宮亳州明道宮華州雲臺觀建州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嶽廟並依嵩山崇福宮舒州靈仙觀置管勾或提舉提點官四年詔宮觀嶽廟留官一員餘聽如分司致仕例從便居住六年詔卿監職司以上提舉餘官管勾當者又詔年六十以上者乃聽差毋過兩任兼用執政恩例者毋得過三任後蔡京用事增廣職任宮觀二年詔添宮觀十政和三年添宮觀三十選人亦許之嶽廟宣和王黼用事分開新場以處宰法華之一切不恤士夫於是失祿矣

文獻通考卷六十

鄱陽 馬 端臨

職官考

司隸校尉

司隸周官也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漢武帝征和四年初置司隸校尉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捕巫蠱督大姦猾（[illegible]）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illegible]）元帝初元四年去節後諸葛豐爲司隸又加節尋復去之（司隸去節自豐始也 [illegible]）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爲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司隸掌察皇太子以下行馬內事皆主之專道而行專席而坐初除皆謁兩府（[illegible]）

（[illegible]）後漢復爲司隸校尉所部河南尹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河東弘農凡七郡治河南洛陽（[illegible]）無所不糾唯不察三公（[illegible]）廷議處九卿上朝賀處公卿下（[illegible]）司隸屬官有從事史十二人其都官從事史至爲雄劇主察百官之犯法者魏晉司隸與二漢同（[illegible]）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不絕席初以司隸官屬制置如州儀而俗稱之司州（[illegible]）及魏晉乃以京輔所部定名置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及東晉渡江罷司隸校尉官變其職爲揚州刺史後魏北齊爲司州牧後周有司隸下大夫掌五隸及徒者捕盜賊因執之事屬大司寇隋初有雍州牧後煬帝置司隸臺有大夫一人掌諸巡察薛道衡爲司隸大夫別駕二人分察畿內一人按東都一人按京師後又罷司隸臺（[illegible]）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爲常員臨時選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唐無司隸校尉而有京畿採訪使亦其職也

州牧刺史

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虞有九州舜置十二州有牧夏爲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秦置監察御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illegible]）

（[illegible]）居部九歲舉爲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爲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illegible]）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illegible]）元壽二年復爲牧後漢光武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屬司隸校尉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有定處舊常以八月巡行所部（[illegible]）錄因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illegible]）

毋之喪不得去職（元嘉元年初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延熹二年復斷之）或謂州府爲外臺（謝夷吾爲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聽察聲實爲九伯之冠）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唯置牧是時天下方亂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魏晉爲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領兵者武冠而晉罷司隸校尉置司州江左則揚州刺史自魏以來庶姓爲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庶姓謂非帝族）凡單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晉制刺史三年一入奏（甲午詔書曰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尹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之）宋與魏同梁刺史受之明日辭官廟而行皆持節後魏天錫二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孝文太和中次職令自後魏北齊則司州曰牧而北齊制州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 後周則雍州曰牧而制刺史初除奏辭之日備列鹵簿九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常及蘇綽爲六條之制初文帝秉魏政令百官誦習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六條之第其畧曰其一先治心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見理不明則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恤獄訟其六均賦役）靜帝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 隋雍州置牧餘州並置刺史亦同北齊九等之制總管刺史加使持節至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已非舊刺史之職陵魏置使持節寵事吏官之生隋民甚郡而以刺史牧人既非使官卧合罷持節之稱其時轉置不以名實相副爲意仍舊存之據改爲太守亦復不省所以使持節之名及於邊遠小郡乃不留典故之失）刺史縣令三年一遷諸有兵處則刺史帶軍事以統之（煬帝乃罷置部刺領兵兵不書郡）十四年改九等州縣爲上中下九三等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爲司隸臺大夫一人巡察畿內（又有司隸刺史分部諸郡爲之）其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諸

郡亦有六條之制（與六條不同）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 唐武德元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龍二年二月分天下爲十道置巡察使二十人（一道人）以左右臺及內外官五品以下堅明清勁者爲之兼按郡縣再朞而代至景雲二年改置按察道各一人開元十年省十七年復置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其有戎旅之地則置節度使仍各置印天寶九年三月勅本置採訪使令舉大綱若大小必由是一入奏望數即官令已後採訪使但採察善惡舉其大綱自今已後外有奏請並委之郡守不須干及至德之後改採訪使爲觀察處置皆并領都團練使其依舊隨事省置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各因其山川險城爲制諸道增減不恒使名恐並不一舉其職例則守古之刺史云）治於所部之大郡

都督

（總管節度團練都統等使附）

後漢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爲相始遣大將軍督之而袁紹分沮授所統諸軍爲三都督（授與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魏武征孫權還又使夏侯惇督二十六軍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假黃鉞則總統外內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司馬宣王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司馬文王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及受晉禪則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及伐吳之役以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并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二十人）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理人各用人也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爲刺史（使冀都督征討諸軍事鎮襄陽始標招綏主家佐單置與實參軍）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宋氏人臣則無居者唯江夏王義恭得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戮節將非人臣常器又有都督諸州諸軍事者則爲常職舊曰監某州諸軍事文帝即位改監爲都督 後魏有都督中外諸軍事永安以後近遠多

事置京畿大都督總攝軍人立府置佐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為總管則總管為都督之任矣又有大都督帥都督都督至隋三都督並以為散官煬帝改大都督為校尉帥都督為旅帥都督為隊正（[illegible]）（上大都督為驃騎[illegible]帥都督為[illegible]）按此則都督之名微矣隋文帝以并益荊揚四州置大總管（[illegible]）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為上中下三等加使持節煬帝悉罷之唐諸州復有總管亦加號使持節（[illegible]）武德元年諸州總管亦加號使持節五年以洛荊并幽交五州為大總管府七年改大總管為大都督府總管府為都督府（[illegible]）後有行軍大總管者蓋有征伐則置於所征之道以督軍事自武德以來亦有元帥之號太宗為秦王加西討元帥中宗為周王為洮河道元帥睿宗為相王為并州道行軍元帥（[illegible]）太極初并益荊揚為四大都督府開元十七年

加潞州為五（[illegible]）其餘都督定為上中下等（[illegible]）後制置改易不恒難可備叙凡大都府置大都督一人（[illegible]）親王為之多遙領其任亦多為贈官長史居府以總其事（[illegible]）分天下州縣制置諸道每道監使治於所部（[illegible]）其邊方有寇戎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自景雲二年四月始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其後諸道因同此號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本皆兼度支營田使開元九年十一月敕其河東河北不須別置並令節度使兼充有副使一人（[illegible]）行軍司馬一人（[illegible]）判官二人（[illegible]）

一人（[illegible]）參謀無員（或一人或二）隨軍四人（[illegible]）開元中凡八節度使（[illegible]）蓋古之持節都督江左四中郎將近代行軍總管之任（[illegible]）若朝覲則置留後擇其人而任之（[illegible]）

都護

漢宣帝地節二年初置西域都護為加官也或以騎都尉諫議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始以鄭吉為之後廢至後漢永平十七年復置（[illegible]）晉宋以後有都護

之官亦其任也（[illegible]）唐永徽中始於邊方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護府後又加單于北庭都護府（[illegible]）副都護二人（[illegible]）長史司馬各一人（[illegible]）

觀風俗使

唐貞觀八年分遣蕭瑀李靖楊恭仁王珪竇靜李大亮劉德威皇甫無逸韋挺李襲譽張亮杜正倫趙弘智等巡省天下延問疾苦觀風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以後不復置

巡察按察巡撫等使

貞觀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一人以六條巡察四方多所舉劾太宗命褚遂良一其類以聞乃親自臨決牧守以下以能官進擢者二十人罪死者七人流罪以下免黜數百人天授二年發十道

存撫使以右肅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為之時分巡天下者皆左右臺官神龍二年勅左右臺內外五品已上官識理通明無屈撓者二十人分為十道巡察使二周年一替以廉按州郡景龍二年置十道按察使分察天下至開元八年五月復置十道按察使以陸象先王晙等為之正元八年以江淮荊襄陳宋河朔水災遣中書舍人奚陟左庶子姚齊語秘書少監雷成京兆少尹韋武為諸道宣撫使賑給災荒均平賦役疎決囚係黜陟官吏元和四年以旱災復遣左司郎中鄭敬等為諸道宣撫使

黜陟使

正觀八年發十八道黜陟大使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開元二十一年遣使以崔翹等為之天寶五載遣使以席豫等為之至德二載遣使以虢王等為之建中元年以庚何等為之自建中以後省

採訪處置使

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以御史中丞盧絢等為之仍置印二十五年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為常式天寶九年勅採訪使但察訪善惡舉其大綱自餘郡務所有奏請並委郡守不須干及乾元元年詔近緣狂寇亂常每道分置節度其管內緣徵遣及文牒兼使命來往州縣應命非不艱辛仍加採訪轉益煩擾其採訪使置來日久并諸道黜陟使宜且停待後當有處分其年改為觀察處置使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為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為觀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訪察善惡舉其大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州而虐視支郡元結為道州刺史作舂陵行以為諸使誅求符牒二百餘通又作賊退示官吏一篇以為忍苦哀斂陽城守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又遣判官督賦城自囚於獄判官去復遣官來按舉韓愈送許郢州序云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韓皋為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孫澥至死一時所行大抵類此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今之州郡按刺者率五六人而臺省不預毀譽善否隨其意好又非唐日觀察使比也

按野處所言以為唐之州縣不過一使臨之而宋則有帥漕憲倉四司故州縣之官尤難以奉承展布蓋唐制一道兵政屬之節度使民事屬之觀察使然節度多兼觀察又各道雖有度支營田招討經畧等使然亦多以節度使兼之蓋使名雖多而主其事者每道一人而已至宋則監司各自有臺之所每司專有長官專有掾佐而號令之行於統屬者始煩矣然宋之監司雖多而一司猶不過一人專之也若夫司存昇互而每司之稱牧伯刺史者比肩數人而以臨乎其郡每郡則稱守者比肩數人而以臨乎其縣每縣則稱宰者比肩數人而以臨乎其民則其誅求之苛密奉承之不易又振古所無也

度支營田使

開元十年勅度支營田若一使專知宜同為一額共置判官兩人元和十三年詔曰事關軍旅並屬節制務係州縣悉歸廉察二使所領實曰管轄諸道度支營田承前各置使自艱虞以後名制因循方鎮除授之時或有兼帶此職遂令綱目所在各殊今日務循舊章思一法度去煩就理眾心為宜唯別置營田處其使且令仍舊其忠武鳳翔武寧鄜坊山南東道橫海邠寧義成河陽等道度支營田使及

淮南度支近已停省其餘諸道並準此處分初景雲開元間節度度支營田等使諸道並不置又一人兼領者甚少艱難以來優寵節將天下擁旄者常不下三十人例銜節度度支營田觀察四使其邊界藩鎮增置名額者又不一前後六十餘年雖嘗增減官貢及使額而度支營田以兩河諸將兼領故朝廷不議停廢至是群盜漸息宰臣等奏罷之

租庸使

開元十一年宇文融除殿中侍御史勾當租庸地稅使天寶二載陝郡太守韋堅兼知勾當租庸使六載楊國忠加諸郡租庸使至德元年第五琦除監察御史充江淮租庸使廣德元年考功郎中裴諝爲河東道租庸監鐵等使永泰元年京兆尹第五琦奏租庸使請一切並停唯差判官一人巡官二人催遣從之

兩稅使

建中三年初分置汴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包佶崔縱分爲之八年以東都河南江淮嶺南山南東道兩稅等錢物令戶部侍郎轉運使張滂主之東渭橋以東諸道巡院並隸滂以關輔河東劍南山南西道財物令戶部尚書度支使班宏主之其後宏滂互有短長宰相趙憬陸贄具以其事上聞由是參用大曆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焉元和四年制令鹽鐵使揚子留後宜兼充淮南浙西東宣歙福建等道兩稅使其江陵留後宜兼充荊南山南東道鄂岳江西湖南嶺南等道兩稅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宜兼充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兩稅使其硤內五監舊屬鹽鐵使宜割屬度支使便委山南西道兩稅使兼知糶貨各奉所職期於悉心

戶口使

開元十二年宇文融除御史中丞充諸色安輯戶口使天寶四載戶部郎中王鉷加勾當戶口色役使

蘇氏駁曰九寺三監東宮三寺十二衛及京兆河南府是王者之有司各勤所守以奉職焉尚書者舊章立程度以須之御史臺按格令採姦濫以繩之中書門下立百司之體要察群吏之能否黜績著而必進敗德聞而且貶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就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既覆後轍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

洪氏容齋隨筆曰楊國忠爲度支郎領十五餘使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弟署一字不能盡胥吏因是恣爲姦欺新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案其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度支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採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玄館學士脩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當租庸鑄錢等使以是觀之概可見矣宮市之事咸謂起於德宗正元不知天寶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韓文公作順宗實錄但云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正元末以宦者爲使亦不及天寶時已有之也

轉運使

唐先天二年李傑始名務先始爲水陸發運使蓋使名之起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以侍中充江南淮南轉運使而崔希逸蕭炅爲副蓋副使始此天寶以韋堅充勾當轉運使第五琦充諸色轉運使劉晏充諸路轉運使其後韓滉杜悰杜讓能崔昭緯皆以宰相充使而諸道分

置巡院皆統於此　五代罷巡院始置轉運使　宋朝藝祖開基懲五季之亂藩臣擅有財賦不歸王府自乾德以後僭偽畧平始置諸道轉運使以總利權開寶六年廣南平除徐摩為判官盖轉運判官始此其轉運使之名國初但曰勾當某路水陸計度轉運事官高者則曰某路計度轉運使太平興國初皆曰使兩者以上則為都轉運使又置副使與諸路判官焉又置同勾當轉運事俄罷諸路副使真宗每用兵或令都部署兼轉運使王師征討則有隨軍轉運使事畢即停至道中詔曰天下物宜民間利病惟轉運使得以周知令更互赴闕延見詢問焉慶曆中皆帶按察之任六年罷之（三年詔諸路轉運使並兼按察使每歲具官吏能否先是歐陽脩請遣使按察官吏賢否朝言轉運以按察官吏故令兼所領之六年赦書以為所過煩擾吏不能安其職盡並罷之）先是判官與轉運爭權而罷至嘉祐中復置熙寧二年詔轉運使用本資序人即充資序下一等為權二等為權發遣中興以來逐路都轉運使除授不常唯使副判官常置舊制轉運司除授皆命

詞給誥度江已後例給勑命後稍復舊轉運使副命詞運判則否六年諸路運判亦命詞給誥光宗紹熙以來使副運判不雙除屬官有主管文字一員幹辦公事二員又有準備差遣員多寡不一

東萊呂氏曰國初未嘗有監司之目其始除轉運使止因軍興專主糧餉至班師即停罷如太祖時平澤潞則命戶部侍郎髙防兵部侍郎邊光範充北路轉運使用師湖南則命部判官滕白充南面給事中沈義倫充京西水陸轉運使是也至於命何幼沖充東面劉仁遂充西面曹翰充南面胡玩充北面皆水陸轉運使太宗時如劉保勲為河東城西四面轉運使樊沖為太原管內水陸轉運使郭泌為御河至閩南水陸轉運使王在田為陸路轉運使崔邁為水路判官或謂路或謂道或曰知或曰同或曰同知或為幹當皆緣用武責以餽運之職也太祖開寶五年命二參政事薛居正呂餘慶兼領提舉諸州水陸轉運使明年薛居正沈義倫拜相呂餘慶去位遂以居正義倫二相兼提舉水陸漕事宋朝以武臣為帥守而兼漕事則太祖朝均州刺史襄州判門至石門關兵馬都總管曹翰兼西南面水陸轉運使裴州節度使潘美廬州節度使尹崇珂同知廣州軍州事並兼領廣南轉運使太宗朝右武衛大將軍濱州團練使知通利軍王賓兼河北轉運使又以賓知揚州兼發運司真宗朝定州駐泊都總管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王顯兼河北水陸都轉運使顯總領定高陽三路又領河北都轉運使副都總管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天平軍節度使王超充轉運副使此皆武臣任帥守兼漕也太祖知容州毋守素知邕州范旻通判桂州符嗣各知本管轉運事　太宗朝知廣州李符兼諸州轉運使知洪州王明兼江南西路轉運使　真宗朝知益州宋太初兼川陝四路都轉運使參知政事判天雄軍府王欽若都大提舉江

北轉運使此皆文臣任帥守兼漕也始轉運一司隸州縣與夫廢置皆在一時初無定制所主掌者軍須糧餉而已自高保寅知懷州州隸河陽時趙普為河陽帥與保寅素有隙事多抑制保寅不能平手疏請罷支郡會左拾遺李幹亦言諸州藩鎮支屬州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尊獎王室亦強幹弱枝之術也時太平興國二年也遂詔邠寧涇原鄜坊延丹陝虢襄均房復鄧唐隨滎安郢濟濮德曹單青淄兗沂貝冀滑衛鎮深趙定祁等州先隸藩鎮令直屬京師郡長吏得自奏事自是而後邊防盜賊刑訟金穀按廉之任皆委於轉運使又節次以天下土地形勢俾之分路而治矣繼增轉運使判官以京官為之於是轉運使於一路之事無所不總也　太宗淳化二年五月詔轉運使司命常參官一人糾察州軍刑獄四年十月詔刑獄司宜從省

罷委轉運司振舉之以此知轉運司總刑獄之事也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廣南西路轉運使言如洪寨主殿直李文著以輕兵掩襲蠻賊文著中流矢死其隨文著將校八人本司並斬訖七年八月梓州轉運使寇瑊言本使公宇在梓遂州去戎瀘地遠或戎人緩急寇邊難於照應請置資州詔從之以此知轉運司總邊防之事也至道元年八月判湖轉運使何士宗請執政大臣出領外郡應合申轉運司公事只書通判以下姓名太宗謂宰相等曰大臣品位雖崇若出臨外藩即轉運使所部要係州府不係品位此朝廷典憲不可輕改並仍舊貫由是觀之轉運使權可謂重矣然又疑其權太重復置朝臣於諸路爲承受公事是機察漕司也真宗即位省罷承受之官景德間遂建提點刑獄一司實分轉運使之權又以武臣帶閤職者副之熙寧中議罷武臣提刑或謂真宗時以武臣提刑令機察漕司也

監司之官既衆所領之職又分諸路復以知州帶一路安撫鈐轄等名目自領軍事而轉運司所職催科徵賦出納金谷應辦上供漕輦綱運數事而已仁宗慶曆中患漕司權輕令帶按察使後二年江東漕臣楊紘王綽與提刑王鼎頗務深刻號江東三虎其餘刻轢州郡寖侵大臣者多矣朝廷又患之遂罷轉運按察名皆非太宗真宗時委任轉運使之意也富弼等論帶察使而不察司吏以朝會違配率多爲能又謂轉運使依資循例而入多非其人郡縣官守因循人受其弊又謂不由舉主擇所以大半不才皆確論也然而太宗時轉運使皆人主親自選擇故淳化五年十一月上曰多士滿朝朕試令案班簿閱之周行之人魚貫櫛比不勝其衆矣比於其中求一才中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能得雖多亦奚以爲臣以此知轉運使自人主親擇之也淳化三年正月詔宰相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三司使翰林學士尚書丞郎兩省給舍以上御史中丞各於京朝官內保舉堪任轉運使者一人臣以是知宰相執政侍從官皆舉薦人才而人主親擇之也　神宗謂文彥博等曰諸道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慘舒係焉宜謹擇其人久於其任漢宣循名責實須用此道彥博等對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故熙寧元豐諸路漕臣率多舉職今軍興之際調度日繁理不可緩而諸路轉運使推擇非才任用不一又非慶曆此也然臣區區之愚竊謂太宗用李幹之言罷藩鎮支屬而委任轉運使　真宗朝士大夫論列言其不便者多矣　仁宗景祐三年十一月詔懷遠軍本隸宜州自今奏事無得專達是亦復支郡之意也然以今日之勢觀之宜修支郡之制增藩鎮之權以壯國勢而一道廉按之任恐可改也　神宗即位之初因知揚州徐綬告謂甚衰管與富弼曾公亮建議分置藩郡令按察支屬而大臣無有能上

當聖意者熙豐紹符崇觀政宣更數十年不能行神宗之意蓋有待於今日也不然則願如太宗之時盡減監司之目獨存轉運一司其親擢舉薦委任賜予悉用祖宗初制仍帶按察之名其久任如真宗用宋搏於河東十有一年不除代者勞效顯著則增秩賜金簡慢不職則削官奪賜乘驛入奏更互赴闕以至給印曆却委諸司一作州長吏書績皆以太宗真宗爲法比之復支郡利害固不同然亦愈於因循不振之弊也

安撫使

梁武帝普通五年魏以酈道元爲大使慰撫六鎮大使始此　隋文帝開皇九年詔遣柱國韋洸安撫嶺外又仁壽四年以楊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　唐正觀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其使其後之則有副使天授二年發十道存撫使職聖曆中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德宗正元又置副使　宋舊不常置自咸平二年以翰林

學士王欽若爲四川安撫使知制誥孫甄爲陝西安撫使安撫使之名始此其後景德三年始置河北沿邊安撫使以雄州守臣爲之而陝西沿邊諸州亦有安撫使慶曆二年詔置湖南安撫司八年詔置河北四路安撫（以韓琦王拱辰賈昌朝等充諸路使）皇祐四年詔廣桂二州帶經畧安撫使熙寧五年罷諸路經畧安撫司崇寧二年置河南安撫使（宣和七年置帥）（鄧州潁昌府路京西安撫使）宣和三年臣僚言睦賊猖獗乞以杭越知州兼本路安撫鎮撫一方詔杭越州江寧府守臣並帶安撫使詔洪州守臣可依江寧府安撫使凡諸路安撫遂州知州兼以直秘閣以上充掌總護諸將統制軍旅察治奸宄以肅清一道凡兵民之政皆掌焉帥其屬而聽其獄訟頒其禁令定其賞罰稽其錢穀甲械出納之名籍其有以法若事難專決則具可否稟奏即干機速邊防及士卒抵罪則據以便宜裁斷（[illegible]）建炎元年李綱請沿河沿淮沿江置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以文臣

充二年令將兵處知州帶管內安撫使後省四年置鎮撫使罷逐路安撫使後罷鎮撫使置安撫使如故時諸路又有安撫大使自兩浙西路劉光世始二品以上爲帥即爲安撫大使

提刑

宋太宗淳化二年以司門員外郎董循等一十一人分充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四年省景德四年眞宗謂王旦曰朕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災沴今軍民事務雖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知先帝嘗選朝臣爲諸路提點官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於是置諸路提點獄公事以朝臣充始命屯田李拱爲之副以武臣閤門祗候以上充天禧四年加勸農使仍改提點刑獄勸農使又以武臣爲副使天聖六年悉罷明道二年復置嘉祐中有武臣同提點河東刑獄竊用公庫銀器及樂倡首飾議者謂武臣不可爲監司罷之治平元年罷提點刑獄而委轉運司熙寧二年諸路提點刑獄復差文臣其武臣並罷（史臣曰上以武臣罕習吏文多不足以察所部人材故罷之人皆以爲便）十年復置提點京畿刑獄掌察所部疑留獄訟勸課農桑而按其官吏之不法別其廉吏以達于朝元豐因之總郡國之庶獄核其情實而覆以法督治奸盜申理冤濫則隸提刑司歲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若疲軟或冒法則隨其職事劾奏宣和初詔江西廣東增置武提刑一員然闕閫帥不許武臣兼攝建炎元年以盜賊未衰諸路無武臣提刑處權添差一次專管捉殺四年罷之孝宗乾道六年詔諸路分置武臣提刑一員臣僚乞依故事加同字不從於是武臣寖橫於四方淳熙末上知其不便遂不復除止除朝臣一員其屬有幹辦公事一員檢法官一員

東萊呂氏曰太宗皇帝即位之久天下無事淳化二年五月詔應諸路轉運使各命常參官一人專知糾察州軍刑獄公事管內州府十日一具囚帳供報有疑獄未決即馳傳以示之郡縣

敢稽留大獄久而不決及偏辭按讞情不得實官吏用情者並以聞佐史小吏已下得以便宜按劾從事此初置外路刑獄官之詔也是時猶隸轉運司然行之二年勞擾無補於是淳化四年十月降詔曰比者申命使臣分糾獄訟徒經歲序莫有平反既虞副於哀矜亦祇爲於勞擾其諸路決遣刑獄司宜從省罷委轉運司振舉之 眞宗景德四年乃謂先帝嘗選朝臣諸路提點刑獄遂復置之不隸轉運別爲一司稍重其權矣當時約束曰所至專察囚禁詳審按牘州縣不得迎送聚會所部每旬具繫囚犯由訊鞫次第申報當檢舉催督在繫淹久者即馳往案問出入人罪者移牒覆勘劾官吏以聞諸色詞狀逐州斷遣不當已經轉運司披斷未允者並收接施行官吏貪濁弛慢者具名以聞敢有庇匿並當加罪仍借緋紫以三年爲任增給緡錢如轉運使之數內出御前印紙爲歷書績 劾中書樞密院籍

其姓名代還者課議功行賞加刑獄枉濫不能摘舉官吏弛慢
不能彈奏務從畏避者寘以深罪切覩當日詔旨專爲刑禁詞
訟究枉天禧中已兼勸農一事至仁廟朝天聖六年正月詔令
諸路提點刑獄司朝臣使臣交割本職公事與轉運使副令轉
運司條所省事件以聞既罷兩年天聖八年九月復置仍令所
至毋得送迎其吏人約舊數裁減之降詔十月九日是月壬申
却權罷又三年至明道二年冬復置自後提刑一司雖專以刑
獄爲事封樁錢穀盜賊保甲軍器河渠事務浸繁權勢益重而
轉運司所總惟財賦綱運之責而已司爲愈多官吏益衆而事愈
不治今日之弊正在按察之官不一也臣故著提刑廢置約束
之詳以備朝廷採擇

提舉

即漢耿壽昌平之任也自衛李悝制平糴之法漢人因之則謂之常
平焉然漢人特置倉而猶領之於大司農也　宋朝淳化中建常平
倉景祐元年令轉運司舉長史舉所部官專領之然猶隸漕臣熙寧
遣使提領此蓋提舉常平之所始也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河北陝西已差官提舉常平廣惠倉兼
諸欲差司錄宗孟復從叔敘曾經等並爲提舉官九年府界畿內亦專置提舉常平倉一員
不令司農丞兼領提舉常平司掌常平斂散之法申嚴免役之政令
治荒修廢賑民艱阨則隸提舉司歲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若疲軟
或犯法則隨其職事劾奏又哲宗正史職官志提舉常平司常平義倉免役市易坊場河渡水利之法因民之有
無歲之豐凶而斂散貯糴之凡役錢視其產之等爲人吏祿以視其執役之重凡市易常錢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乘其貿易以平
物價皆舉行其政令以安民力以阜邦財掌按察官吏之事元祐初罷紹聖九年復置政和改元
詔江淮荊浙六路共置茶鹽提舉一員宣和三年詔河北京東路推
行新法鈔鹽可添置提舉官一員此提舉茶鹽之所始也國朝茶鹽舊錄
運司元豐間或以轉運常平官兼提舉或以提刑兼領知通提轄政和以後始專政官吏既而諸路皆置建炎元
年詔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二年八月復諸常平官還其糴本自

青苗錢不散外常平免役之政皆掌之三年復置四年詔逐路提刑
司茶鹽司並依舊分東西路紹興二年詔荊湖北路復置提舉茶鹽
司四年詔廣西茶鹽司官吏並罷其職事委漕臣五年詔諸路提舉
常平併入茶鹽司仍以提舉常平茶鹽等公事爲名九年置經制司
改常平官爲經制某路幹辦常平等公事未幾經制司罷復爲常平
官久之復置提舉東南以茶鹽司兼領四川以提刑司兼領又中興系年錄
紹興十五年戶部侍郎王鈇言常平法望復置提舉官乃命諸路茶鹽官改充提舉常平茶鹽惟四川以憲臣廣西以漕臣兼領仍令檢察所部州有擅用常平錢物者案劾以聞乃別置官吏然常平錢皆取以贍軍令特掌
義倉及水利役法賑濟等事而已無復平糴之政矣熙寧初置提舉
常平司勾當公事於通判幕職內選差一員不妨本職紹興十五年
改爲幹辦公事依漕屬例此常平幹也宣和三年置茶鹽提舉屬官
一員此茶鹽幹也故提舉司存二幹官以此

文獻通考卷六十

職官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制置使

唐宣宗大中五年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制置使之名始此　宋朝不常置掌經畫邊鄙軍旅之事政和中熙秦用兵以内侍童貫爲之宣和末姚古爲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靖康初种師道爲河東路制置使錢蓋爲陝西五路制置使建炎元年有招捉盜賊制置使自王淵始三年有行在五軍制置使自劉光世始又諸路皆有副使自江浙陳彥文程千秋始六月浙西安撫使康允之帶本路制置使安撫帶制置自此始也四年有沿江都制置使（管江南東[illegible]）紹興二年有沿海制置使（係建康府浙東路）三年有安撫制置使（[illegible]）六年始鑄印以其路制置司爲名從浙西淮東制置使梁汝嘉所請也其後盡省惟四川沿海有焉（四川係成都府沿海係明州）開禧用兵起丘宗卿守金陵留鑰宗卿嘗以僉樞督視軍馬於是趙淳巳爲江淮制置命宗卿爲江淮制置大使巳而罷四川安撫又以安子文爲制置大使朝議以子文恩數視執政特加大字屬官有參謀參議主管機宜書寫文字各一員幹辦公事二員准備將領差遣差使各五員餘隨時勢輕重而增損焉

經略使

唐正觀二年邊州別置經略使此蓋使名之起節度兼度支營田招討經略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儀鳳二年以黑齒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永淳元年婁師德爲河源軍經略副使至德三年賀蘭進明除嶺南五府經略兼節度使建中元年除元琇節度始不合五府經略　宋朝不常置咸平五年始以右僕射張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路經略使判汾州諸路軍馬並受節度以鄧州觀察使錢若水爲并代經略使判并州自後不除人寶元中夏人入寇始命陝西沿邊大將皆兼經略皇祐間儂智高擾邊詔知廣桂州並帶經略安撫使自後西邊南邊常帶經略所以重帥權而服蠻夷也其經略安撫各以直秘閣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帥其屬而聽其獄訟頒其禁令定其賞罰稽其錢穀甲械出納之名籍而行以法若事難專決則具可否具奏即干機速邊防及士卒抵罪則聽以便宜裁斷帥臣任河東陝西嶺南路職任綏御戎夷則爲經略安撫使南渡之初依舊制廣南東路帶主管經略安撫使公事西路帶經略安撫使紹興五年令襄陽守臣湖北帥帶經略安撫使（中書門下省言湖北帥司巳移潭州舊治與襄陽府事體稍殊可令王庶詔依舊湖北帶經略安撫）後罷而二廣如故

發運使

宋太平興國二年置江淮水陸發運于京師端拱元年罷以其事分隷排岸司至道元年始命洛苑副使楊允恭西京作坊使副李廷逵及太子中允王子與爲江淮南兩浙發運使兼知制茶鹽事就淮南置局三年省咸平二年鹽鐵判官王子與復爲制置淮南茶鹽是年令兼制置發運仍領荊湖路三年以子與充淮南轉運使四年又加都大發運事兼以淮南轉運使領其務而無使名景德二年復置一人後亦有二人副使以諸司副使充景德二年置都監天禧二年官宗者或爲副使秩輕者爲都監副使（都監）不常備景祐元年罷寶元元年復慶曆七年上命發運副使更不置正使置司眞州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以贍中都渡江後江湖寇盜多發運司第職糴買而已紹興二年罷以其錢帛赴行在八年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生財之道請置諸路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置司蘇杭戶部侍郎李彌遜請復置發運使別給糴本錢數百萬緡廣行儲積徽猷閣待制程邁爲江湖荊浙閩廣經制發運使專掌糴事九年廢發運司乾道六年虞丞相當國奏復發運司以戶部侍郎史正志爲江浙荊湖淮廣福

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朝論不以為宜汪聖錫黃通老二尚書言之尤力執政不聽其年十二月正志以奏課誕謾遂廢司焉後復置以平江府守臣兼專領糴運之事以餉淮軍

總領

總領財賦古無其官宋靖康末高宗以大元帥駐軍濟州命隨軍轉運使梁揚祖總領措置財用然未以官名也南渡初嘗命朝臣總領都督府宣撫司財賦建炎末張浚用趙開總領四川財賦始置所繫銜總領官自此始紹興三年差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應干都督府錢物糧斛六年都督諸路軍馬張浚言三宣撫司錢糧漕司互相占恡因至闕乏乞於戶部長貳內差一員來鎮江府置司專一總領詔差戶部侍郎劉寧止七年令戶部郎官霍蠡前往岳州置司專一總領岳飛軍錢糧其後大軍在江上間遣版曹或大府司農卿少卿調其錢粮皆暫以總領為名而四川改置都轉運司故總領又廢

紹興十一年諸將既罷兵乃收諸帥之兵以為御前軍屯駐諸處皆置總領以朝臣為之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又使之與聞軍政不獨裁餽餉而已叙位在轉運副使之上鎮江諸軍錢糧淮東總領掌之建康池州諸軍錢糧淮西總領掌之鄂州荊南江南諸軍錢糧湖廣總領掌之興元興州金州諸軍錢糧四川總領掌之初以胡紡為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粮吳彥璋為大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曾造為太府卿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諸軍不聽節制十六年四川總司以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所為名十八年詔罷宣撫司始改為四川總領孝宗乾道六年詔淮東總領併歸淮西總領所（中書門下省言勘會淮東總領所應併司名合行併入詔以總領兩淮浙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為名仍鑄印繳納兩司元印）七年復置淮東總領官屬有幹辦公事差遣四川有主管文字二員淮東西有分差糧料院審計司（審計司通判兼）推貨務都茶場御前封椿甲仗庫大軍倉大軍庫贍軍酒庫市易抵當司惠民藥局湖廣有給納場分差糧料院四川有撥發綱運官贍軍庫糴買場餘並同兩淮

都大提舉茶馬

宋熙寧七年始三司鹽鐵判官李杞三司勾當公事蒲宗閔經畫川蜀買茶充秦鳳熙河路博馬就除提舉成都府路買茶公事杞於秦州宗閔於成都置司後改名都大提舉茶馬事熙寧七年差李杞蒲宗閔成都府買茶熙河路博馬並令杞等提舉置都大提舉及主管同主管各因其資品高下除授云元豐四年群牧判官郭茂恂又言茶司既不兼買馬遂立法以害馬政恐誤國事乞併茶場買馬為一司從之蓋茶馬司始合於此時也（舊制於原渭德順三郡市蕃馬[illegible]七年於[illegible][illegible]河經畧使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之為市請趣[illegible]之乃命三司勾當公事李杞經畫買茶[illegible]買馬於是杞言賣茶買馬一事也[illegible]分不當至元豐四年[illegible]買馬遂[illegible]以[illegible]政乞併為一司從之）掌收摘山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馬於蕃夷以茶

易之大觀以來茶馬之政廢川茶不以博馬唯市珠玉故馬政廢缺（建炎四年張浚[illegible]）紹興四年從閔師古之請以乏戰馬始令四川宣撫司支茶博馬五年密院言已於永康軍威茂州置場七年宰臣趙鼎言得旨復置茶馬官舊有主管茶馬同提舉茶馬都大提舉茶馬凡三等上曰考其資歷命之乾道元年川秦兩司馬額共九千餘匹（[illegible]）川秦兩司者祖宗舊制至今不廢（[illegible]）秦馬昔二萬匹乾道川秦買馬之額歲為萬有一千九百匹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歲應副博馬油絹十萬四千匹成都利州路十一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其後文川改隸秦司而川司增珍州之額共為四千八百九十六秦司六千一百二

十合兩司爲萬有一千十有六匹此慶元之額也嘉泰末川司五場又增爲五千一百九十六匹秦司三場增爲七千七百九十八匹合兩司爲萬有二千九百九十四匹然累歲所市多不及額焉

都大坑冶

唐開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羅文信充諸道鑄錢使天寶三載楊慎矜除御史中丞充鑄錢使六載度支郎中楊釗充諸道鑄錢使永泰元年劉晏充東都淮南浙江東西湖南山南東道鑄錢使第五琦充京畿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鑄錢使諸鑄錢監監所在州府都督刺史爲之副監一人上佐判之　宋朝自開寶平吳之後因其舊置錢監于鄱陽既而江淮荆浙閩廣之地皆有監依發運使兼提點咸平三年以馮亮爲江南轉運副使兼都大提點江南福建路鑄錢事內供奉官白承睿同提點鑄錢事至景祐二年始置江浙川廣福建等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一員以魏兼爲之與提點刑獄序官（據四朝傳）

（寧宇號知韶山縣有招羅民采銅皆獻爲監宗範一切使如故眞宗嘉置提點以本路諸路鑄錢坑冶與此不同當考）元豐二年三司言江浙等路提點坑冶鑄錢官一員通領九路水陸迴按不周欲增一員分路提點從之遂定爲兩司在饒者領江東淮浙七閩在虔者領江西荆湖二廣爲至元祐元年以坑冶鑄錢通爲一司從淮南提點李深之請也政和七年置提點鑄錢官兩員於饒虔州紹興二年置虔州提點司從提點王瞍之請也（雖有上項指揮後來重在饒州置司虔州只任迴歷）六年趙伯瑜乞依嘉祐著令銜內添都大二字與提刑序官二十六年詔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官吏並罷令逐路轉運司交割（以尚書省言坑冶鑄錢司近年鑄錢全虧一司官吏所費不貲罷之）二十七年置提領諸路鑄錢官於行在差侍從或卿監一員不妨本職兼領置屬官三員以提領諸路鑄錢所爲名以户部侍郎榮薿兼二十九年從左司諫何溥言乃復置以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公事繫銜與運判序官依舊於饒贛二州置司輪年守任專以措置坑冶督責鼓鑄爲職（祖額百[illegible]十一

餘萬貫）孝宗乾道六年併歸發運司八年復置（此據提點司題名）八年詔鑄錢司依舊置提點官二員於饒贛二州置司（除王珪李大正二人）九年兩司分認課額（[illegible]）淳熙三年併贛司歸饒州王樗專爲提點官加都大置屬公有幹辦公事一員檢踏官三員佐緡官一員後檢踏增置六員各分認專管職事（凡一員饒州本司一員[illegible]一員建州一員[illegible]一員韶州）

提舉市舶

唐有市舶使以右威衛中郎將周澤爲之（見柳澤傳）唐代宗廣德元年有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宋開寶四年下廣南以同知廣州潘美尹崇珂並兼市舶使通判謝處玭兼市舶判官咸平二年九月癸子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聽蕃官從便熙寧中始變市舶法泉人賈海外者往復必使東詣廣否則沒其貨海道回遠竊還家者過半歲抵罪者衆太守陳偁奏請置市舶於泉不報哲宗即位之二年始詔泉

置市舶（偁了齋之父也[illegible]）舊制雖有市舶司多州郡兼領元豐中始令轉運司兼提舉而州郡不復預矣（[illegible]）後專置提舉而轉運亦不復預矣後盡罷提舉官至大觀元年續置明年御史中丞石公弼請歸之轉運司不報建炎中興詔罷兩浙福建市舶司歸轉運司明年夏復閩浙二司賜度牒直三十萬緡爲博易本（元年十一月罷二年五月復）四年春復置廣司（[illegible]工人不便[illegible]）（於是詔依舊置）紹興二年廢福建提舉市舶初令提刑兼領旋委提舉茶事十二年朝廷欲措置福建臘茶（時欲發賣茶至行在置局出賣）呂拭上言於是茶事司歸建州而提舉市舶以次復矣十四年命番商以香藥至者十取其四十七年詔丁沉香豆蔻龍腦之屬號細香藥者十取其一乾道二年詔罷兩浙提舉市舶逐處職事委知通知縣監官同行檢視

而總其數令轉運司提督紹興二十九年張闡言福建廣南各置務於一州兩浙路乃分建於五所至乾道初臣僚言兩浙惟臨安明州秀州溫州江陰軍凡五處有市舶祖宗舊制有市舶處知州兼提舉市舶務通判兼主管知縣帶監市舶務又各有監官市舶司乃在華亭近年遇明州舶船到提舉帶一司吏人留明州數月名爲抽解其實騷擾且福建廣南皆有市舶物貨居輸置官提舉誠所當宜惟是兩浙置官委是冗蠹乞賜廢罷從之

走馬承受廉訪使

走馬承受諸路各一員宋仁宗時置以三班使臣及內侍充隷經略安撫總管司無事歲一入奏有邊警則不時馳驛上聞然居是職者惡有所隷乃潛去總管司字冀以擅權熙寧五年帝命正其名鑄銅記給之仍收還所用奉使印崇寧中始詔不隷帥司而輙預邊事則論以違制大觀中詔許風聞言事政和五年詔諸路走馬承受体均使華邇來皆貪賄賂類不舉職是豈設官之意其各自勵以稱任使或蹈前失罰不汝赦明年七月改爲廉訪使者宣和五年詔近者諸路廉訪官循習違越附下罔上凡邊機皆先申後奏且侵監司凌州縣而預軍旅刑獄之事復強買民物不償其直招權怙勢至與監司表裏爲惡自今猶爾必加貶竄靖康初罷之依祖宗舊制復爲走馬承受

經制邊防財用事

掌經畫錢帛芻糧以供邊費凡榷易貨物根括耕地及蕃部弓箭手等事皆奏而行之熙寧末以熙河連歲用兵仰給度支費不貲始置是司元祐初罷崇寧中復置

提舉學事司

掌一路州縣學政歲巡所部以察師儒之優劣生員之勤惰而專舉刺之事崇寧年置宣和三年罷

提舉河北糴便司

掌糴便芻糧以供邊儲之用

提舉制置解鹽司

掌鹽澤之禁令使民入粟塞下予鈔給鹽以足民用而實邊備凡鹽價高下及支鈔出納多寡之數皆掌之

提舉保甲司

掌什五其民教之武藝視其優者而進賞之元豐初置于開封府界遂下其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既而悉置提舉官如府界焉

提舉三白渠公事

掌瀦泄三白渠以給關中灌溉之利撥發司隷轉運司以時起發綱運而督其滯留以供京師之用

提舉弓箭手

掌治邊郡縣射地弓箭手之籍及團結訓練賞罰之事政和五年復置以所招弓箭手之爲殿最

元祐初右僕射司馬光乞罷提舉官䟽曰天聖中諸路止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北陝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使兩員一路之事無不總使按察官吏進賢發姦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知利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時官少民安事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內晏清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其後或時置轉運判官以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各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員數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爲之或通判知縣監當資序及選人以權發遣爲之有未嘗歷親民即爲監司者能順己意即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歷事未多資淺則衆所不服輕俊則舉措率易又利祿誘於前罪戾怵於後由是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止務希合以賡進取致今日天下籍籍如此皆由此來則提舉官乃病民之本原也

經總制使

徽宗宣和三年方臘初平江浙諸郡皆未有常賦乃詔徐陳亨伯以大漕之職經制七路財賦許得移用監司聽其按察於是亨伯收民間印契及鬻糟醋之類爲錢凡七色是後州縣有所謂經制錢自亨伯始也其後翁端朝繼爲之紹興初與發運俱罷九年復置以戶部侍郎梁汝嘉爲使司農少卿霍蠡爲判官以檢察內外失陷錢物聚催未到綱運措置糴買總領常平爲職未幾諫議曾統言其無益而多費就省之紹興中又有總制司以參政孟庾領其事其職略視經制司

招討使

掌招收討殺盜賊之事不常置　建炎四年以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張俊充江南路招討使定位在宣撫使之下制置使之上著爲定制軍中急速事宜待報不及許以便宜行事差隨軍轉運使一員參議官一員幹辦官三員隨軍幹辦官四員書寫機宜文字一員並聽奏辟　紹興五年岳飛爲湖北襄陽招討請州縣不法害民者許一面對移或放罷以聞從之十二年兀朮犯三京以韓世忠岳飛張俊並兼河南北招討使以禦之三十一年陝西河東北京東西等路皆置招討使蓋又特遥領其地而已

招撫使

不常置建炎初李綱秉政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未及出師而廢三十二年孝宗即位以成閔張子蓋李顯忠三大將爲湖北京西淮東西招撫使子蓋死劉寶代之未幾結局官吏並罷開禧二年山東及京東西北路並置使招撫後皆罷

宣諭使

掌宣諭德音不預他事歸即結罷　紹興元年詔祕書少監傅崧卿充淮南東路宣諭使此其始也二年分遣御史五人宣諭東南諸路戒其興獄責其不當督捕盜賊皆欲專一布惠以爲民其後右司范直方宣諭川陝察院方庭實宣諭三京均此意及新復陝西樓炤以僉書樞密院事往永興宣諭就令招撫盜賊鄭剛中爲川陝宣諭使許按察官吏汪徹爲湖北京西宣諭使仍節制兩路軍馬自是使權益重而使事始不專三十二年虞允文王之望相繼充川陝宣諭使皆預軍政其權任殆亞於宣撫其後錢端禮吳芾皆以侍從出膺斯寄事畢結局官屬軍兵視其所任事之輕重爲賞之厚薄焉　開禧間薛叔似鄧友龍吳獵皆因飢荒盜賊及平逆亂後往敷德意亦皆以從官行

撫諭使

掌宣安存問採民之利病條奏而罷行之亦不常置　建炎元年上謂輔臣曰京城士庶自金人退師人情未安可差官撫諭於是以路允迪耿延禧爲京城撫諭使此置使初意也是年八月又令學士院降詔且命江端友等奉詔撫諭諸路其後李正民以中書舍人爲江浙湖南撫諭使且令按察官吏伸民冤抑傅崧卿以吏部侍郎爲淮東撫諭使採訪民間利病及措置營田等事或不以使名則稱撫諭官所至以某州撫諭司爲名其宣恩言俾民知德意初無二致　乾道元年知閤門事龍大淵差充兩淮撫諭軍馬回日結局是又特爲軍馬出云

鎭撫使

掌所無有中興假權宜以招收群盜初　建炎四年范宗尹參知政事議群盜併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漸制乃請稍復藩鎭之制是年五月宗尹爲右僕射於是請以淮南京東西湖南北諸路並分爲鎭除茶鹽之利仍歸朝廷置官提舉外他監司並罷上供財賦權免三年餘聽帥臣移用更不從朝廷應副軍興聽從便宜時劇盜李成在舒蘄桑仲在襄鄧郭仲威在維揚許慶在高郵皆即以爲鎭撫使其餘或以處歸朝之人分畫不一許以能捍禦外寇顯立大功特與世襲官屬有參議官書寫機宜文字各一員幹

辦公事二員並聽奏辟後諸鎮或以戰死或降偽齊久之但餘荊南解潛及趙鼎為相召潛主管馬軍遂罷弗置焉

按古者牧伯之任後世之所謂監司也隋以前多謂之刺史自唐以刺史名知州而後牧伯始別有以名其官蓋唐之初止有上中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觀察團練諸使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然唐宋中世以後監司尤多蓋唐之多設監司也起於開元天寶之興利如楊國忠為宰相所領四十餘使及元道州言到官未五十日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是也宋之多設監司也起於熙寧元豐之行新法如蘇公所謂使者四十餘輩事少員多人輕權重及溫公所謂提舉司乃病民之本源是也又有倥偬之際因事置官事已遂廢者前輩所著職官之書多所不載今以會要及史志參考列唐營田度支兩稅租庸等使於都督節度觀察之後列宋諸項提舉經總制招討諸使於轉運安撫提刑等官之後庶可以備見當時設官廢置之本末云

總論州佐（別駕　治中　主簿　功曹書佐　從事　部郡從事　祭酒從事　中正）

州之佐吏漢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簿曹（主錢穀簿書）從事史兵曹（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事）從事史又有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祭祀）律令師（主平法律）部郡國從事史典郡書佐等官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又按漢書刺史秩六百石）職與司隸官屬同唯無都官從事漢魏之際後增祭酒文學從事員晉又有武猛從事員（其州邊遠有山險寇賊者置弓馬從事五十人）歷代職互相因襲雖小有更易而大抵不異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則州與府各置僚屬州官理民（別駕治中以下是）府官理戎（長史司馬等官是）後魏舊以州牧親人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後人獻文帝革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擇以為選官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自孝明帝以後四方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寮佐頗為煩擾高隆之乃表請自非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　北齊上上州刺史屬官佐吏合三百九十三人以下州遞減十人其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及後主失政賜諸佞幸賣官分州郡下逮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勑用州主簿郡功曹者　後周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州吏並牧守自置至隋以州為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吏變為郡官矣　唐無州府之名而有採訪使及節度使（節度使在都督諸採訪使在[illegible]）採訪使有判官二人（分判尚書六行支事及州縣簿書）支使二人（分使出入職如判官）推官一人（推鞫獄訟）皆使自辟召然後上聞其未奉報者稱攝（其節度防禦等使僚佐辟奏之例亦如之）今舉州之舊職以列于左（舊職謂隋以前）

職官

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歷代皆有（後漢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illegible]）隋並唐並為郡官

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眾曹文書漢制也歷代皆有隋為郡官唐改為司馬說在佐後

主簿一人錄閣下眾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

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漢制也其司隸功曹從事史兼錄眾事（漢百官表曰司隸功曹從事史即州之治中從事也）晉以來改功曹為西曹書佐宋有別駕西曹主吏及選舉即漢之功曹書佐也

部郡國從事史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illegible]）

典郡書佐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

祭酒從事史漢魏以來置宋世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事自江

左揚州無祭酒而以主簿治事

中正　陳勝為楚王以朱房為中正而不言職事兩漢無聞魏司空陳群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為中正自拔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吳有太公平亦其任也（吳習溫為荊州大公平大公平即州都也）（[illegible]欽為尚書僕射代[illegible]內公可共將州里之論）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晉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已告老後舉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隸嚴詢與毅年齒相近並管四十萬戶州事[illegible]議者[illegible]以為毅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才[illegible]）梁亦重焉（[illegible]揚州大中正[illegible]尚書八條事）後魏有之（[illegible]）北齊郡縣皆有其本州中正以京官為之（[illegible]）隋有州都其任亦重（[illegible]）唐無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為重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為之杜子美從劍南節度嚴武辟為參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云胡為來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遣悶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為推官有書上張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目十餘事來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杜韓之旨大畧相似云

又曰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掾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畧如誥詞李商隱樊南甲乙集顧雲編藁羅隱湘南雜藁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崔州差故相韋執誼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牘行遣也

簽判

唐制節度觀察判官　宋有兩使防團軍事推判官皆以選人充太平興國中以贊善大夫十五員充諸州節度判官以王化基韋賈武元穎等為之蓋太宗以諸州戎幕缺官選朝士補之俾分理軍旦試其才此簽判所由始也蓋選人則為判官京官則為簽判掌裨贊郡政總理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于其長而罷行之凡員數多寡視郡小大及職務之繁簡政和初改簽書判官廳公事為司錄　建炎初復舊凡節度推判官從軍額察推及支使從州府名凡諸州減罷通判處則升判官為簽判以兼之小郡推判官不並置或以判官兼司法或以推官兼支使亦有併判官窠闕者罷則令錄參兼管凡要郡簽判及推官皆堂除餘吏部使闕二廣間許監司辟差　紹熙元年臣僚言廣西奏擬簽判多恩科癃老乞行下轉運司不許差年六十以上昏眊之人　嘉定二年臣僚言監司有幹官州郡有職官以供簽廳之職或非才不勝任則按刺易置可也今乃差兼簽廳者動輒三兩員或四五員其為冗費與添差何異乞將諸州郡所差兼簽廳官並行住罷從之

書記支使

自魏以來有其名（魏太祖以陳琳阮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宋江夏王義恭取丘巨源掌書記）陳有文房書記之任（南史蔡景歷為陳武帝[illegible]之日）唐景陽中元帥府置掌書記一人節度使亦置焉掌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號令升絀之事　後唐長興中有書記支使　宋朝乾德二年詔歷兩任有文學

者許兩使留後奏充掌書記（舊曰管記之任實序頗優自前幕府多自朝官呼換自今歷職兩任以上有文學即許節度使觀察使留後奏充）太平興國六年詔諸節度州依舊置觀察支使一員（擇以經學及諸色人任與出身人充並同掌書記自令吏部除）凡書記支使不得並置有出身曰書記無出身曰支使位在判官之下推官之上

推判官

唐天寶後有判官之名（未見品秩）後唐長興二年詔有兩使判官防團推官庫事判官等是時判官多本州自辟縣清泰中始擇朝士為之

宋朝沿五代之制兩使置判官推官各一人餘州置推判官各一人（元祐令京府判官至軍監判官留事職官皆從八品）政和初自判官至諸曹改為士户儀兵刑工曹掾建炎後復舊制焉

按州之名起於虞十有二州後世刺史之所治是也郡之名起於秦三十六郡後世太守之所治是也隋廢郡以州統縣然郡守不可廢也至唐而後之然唐太守俱稱刺史使持節蓋所治者太守之事而所稱則州牧之官矣故所謂治中別駕之屬其在歷代本州之佐官也唐郡守稱刺史而遂以治中別駕為郡官屬矣然唐州牧之官為節度觀察諸使而其屬官則有推官判官書記支使之屬至宋而節度觀察特為貴官之虛名初不預方岳之事而州牧之任則自有閫帥漕憲等官而各臺又自有掾屬若唐節度觀察之屬官則反為列郡之元僚蓋雖冒以節度推官觀察推官判官書記支使等名而實則郡僚耳故敘其職於州佐之後而不並之於户曹理掾之流存其舊也

文獻通考卷六十二

文獻通考卷六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職官考

京尹（三輔　河南尹）

周官有內史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內史為京兆尹（張晏曰京大也兆眾也師古曰京大兆眾數）更名左內史為左馮翊（馮輔也翊佐也）秦官有主爵中尉掌列侯　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扶助也風化也）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治長安城中（[illegible]）所監都為京師置尹一人丞一人（[illegible]）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與太守同（[illegible]）

後漢左馮翊右扶風屬司隸部省　魏晉為京兆太守　後周都關中又為京兆郡　隋京兆郡置尹并佐吏合二百四十四人　唐京兆府本為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太宗為秦王中宗為英王睿宗為相王時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開元元年改雍州為京兆府置牧如故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或以親王居閫而遙領焉初雍州置別駕以貳牧之事永徽中改別駕為長史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為京兆尹總理眾務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　河南尹其地在周為王城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尹茲東郊（蓋令河南尹之任亦留守之也）秦兼天下置三川守（[illegible]）　漢興更名三川為河南後增守為太守王莽改太守為大尹改河南大尹為保忠信卿光武中興既都洛陽改太守為尹章綬服秩與京兆同主京都特奉朝請（[illegible]）　魏晉皆為河南尹後魏太和中遷洛陽又置河南尹　東魏置洛州刺史

後周置洛州總管尋罷之　隋初為洛州刺史後為河南內史至大業初為荊河州刺史又為河南太守尋為河南尹與京兆同　唐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貞觀十七年改為刺史顯慶二年置東都改刺史為長史而洛州本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中宗為周王時及衛王重俊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至開元元年改洛州為河南府改長史為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諸曹參佐亦如之）各以少尹二員通判府事（京兆以尹鎮習以來中之任隋文帝改為司馬煬帝又改為贊治後又改為丞武德初復為治中永徽中以大皇帝諱改為司馬本一員大雍元年雍洛二州各加司馬一員分為左右開元元年改為少尹）京官屬制置悉同兩京　開元以後增置太原府為北（都初太后長壽元年以并州為北都神龍初罷開元十一年又以并州為北都起義之始後置太原府號曰北京［illegible］改州為河中府至六月不罷［illegible］益州為成都府）

五代都汴為開封尹　宋朝牧尹不常置太宗真宗皆嘗尹京後親王無繼者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裁決大事則稟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輒糾察典司穀下建隆以來為要劇之任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專總府事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illegible］）中興駐蹕杭州建炎三年改杭州為臨安府守臣帶浙西安撫多帳監從臣兼紹興三年詔臨安府有奏稟事許不隔班上殿乾道七年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就東宮移廨廢臨安府通判簽判職官置少尹判官推官少尹依淳化判官例差侍從以上判官依天聖令用郎官以上餘曹掾依舊府官庭參仍拜小事少尹裁決徒流以上悉從判準表奏則係皇太子銜申中書以下文移則少尹簽書九年皇太子辭免臨安府尹其知通簽推判官並復置

留守

留守周之君陳似其任也此後無聞後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為東西臺至安帝時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後魏孝文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　並加使持節　唐太宗正觀十七年親征遼東置京城留守以房元齡充蕭瑀為副其後車駕不在京都則置留守以右金吾大將為副咸亨二年高宗幸洛陽以雍州長史李晦為西京留守其後車駕發京都則置留守以右金吾大將軍為副留守大原府亦置尹及少尹以尹為留守以少尹為副留守謂之三都留守　宋制天子巡狩親征則命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建隆元年親征澤潞以樞密使吳延祚為東京留守其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以知府事兼之（西京河南東京應天北京大名分紀）留守司掌宮鑰及京城守衛修葺彈壓之事畿內錢穀兵民之政建炎初京城有副留守（［illegible］）又有西京留守並係執政從臣充兼節制軍馬其後武林建都並建行宮武林視汴都而建鄴視三都焉紹興四年參知政事孟庾為行宮留守從權措置百司事務六年有行宮同留守（以左通奉大夫孟庾提舉萬壽觀兼侍讀［illegible］）詔二留守並權赴尚書省治事（［illegible］）

都廂

宋朝大中祥符元年置京新城外八廂真宗以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舊例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統之天禧五年增置九廂熙寧三年五月詔以京朝官曾歷通判知縣者四人分治京城四廂（其先差使臣並罷）凡民有鬬訟其輕者得以決遣（從知開封謝之請）九月詔許留後使臣一員分左右廂管勾十一月臣僚言逐廂一月之內斷決事件不多欲止令京朝官二員分領二廂決斷所（存留以備諸般差使）（舊來四廂使臣［illegible］使）元祐四年知開封謝景溫請於新城內外左右置二廂通為四廂

四年罷紹聖元年復置紹興中臨安府先依開封例於城外南北廂置主管公事近又於城內左右廂添置官二員分減在城詞訟其後臣僚言將在城左右廂廢罷其廂官二員移往城南北廂 [illegible]

郡太守

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為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 [illegible] 歲盡遣上計掾吏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偕簿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 [illegible] 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綏和元年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為太守 [illegible]

後漢亦重其任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守 [illegible] 或自郡守入為三公 [illegible] 三國時有郡守國相內史 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為恥 [illegible]

[illegible] 晉宋守相內史並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 後魏初郡置三太守 [illegible] 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二郡至三郡者遷為刺史 [illegible] 太和中次職令郡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為限 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 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 隋郡太守如北齊九等之制至開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 [illegible] 大業三年又改州為郡郡置太守 [illegible] 唐武德元年改郡為州以太守為刺史加號持節 [illegible] 後加號為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 [illegible] 天寶元年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illegible] 自是州郡史守更相為名其實一也太宗初理天下也重親人之任躬擇督守之名于屏衛俯仰觀焉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理 [illegible] 貞觀之末升平既久群士多慕省閣不樂外任其折衝果毅有材力者先入為中郎中郎將次補郡守其輕也如是 武太后臨朝垂拱二年詔州都督刺史宜準京官帶魚長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奏曰竊以物議重內官而輕外職凡所出守多因貶累非所以重風俗安黎人臣請擇才於臺閣寺之中分典大州共康庶政臣

等請擬近侍率先，武后乃令書名探之，中者當行。於是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中之，皆以本官檢校刺史。二十人內以政績可稱者，獨常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鍠二人而已。當時復有為員外刺史者。[illegible]王季千里坐非褒州員外刺史，神龍初以譙王重福之妃張易之黨也，以重福為濮州員外刺史，皆不簽州務。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為四輔，同華岐蒲四州。[illegible]其餘為六雄、鄭陝汴懷衛絳。十望、宋亳滑許汝晉洛虢魏相。十緊，[illegible]及上、中、下之差。[illegible]五代時仍刺史之號，後唐時以二十五月為限。

宋太祖開基，革五季之患，召諸鎮會于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政焉。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二品以上及帶中書樞密院宣徽使職事，稱判。太守掌總理郡政，宣布條教，導民以善，而糾其姦慝，歲時勸課農桑，旌別孝悌。其賦役、錢穀、獄訟之事，兵民之政，皆總焉。凡法令條制，悉意奉行，以率所屬。有赦宥，則以時宣讀而班告于治境。舉行祀典，察郡吏德義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軟不任事，或姦貪冒法，則按劾以聞。遇水旱，以法賑濟，安集流亡，無使失所。若河南、應天、大名府，則兼留守司公事；太原府、延安府、慶州、渭州、熙州、秦州，則兼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定州、真定府、瀛州、大名府、京兆府，則兼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瀛州、潭州、廣州、桂州、雄州，則兼安撫使、兵馬鈐轄；潁昌府、青州、鄆州、許州、鄧州，則兼安撫使、兵馬巡檢。其餘大藩府，或沿邊州郡，或當一道衝要者，並兼兵馬鈐轄、巡檢、都監，或帶沿邊安撫、提轄兵甲、沿邊溪峒都巡檢。餘州軍則否。其屬官有無及員數多寡，皆視其地望之高下與職務之繁簡而置之。建炎元年，詔河北、京東西路除帥臣外，舊差文臣知州去處，許通差武臣一次。後詔要郡帶本路兵馬鈐轄，次要郡帶本路兵馬都監。紹興三年，罷。[illegible]五年，令郡守除授罷並令上殿。凡從官出知郡者，特許不避本貫。九年，詔應守臣以二年為任，六年，詔控扼去處守臣並以三年為任。九年，罷令郡守兼帶提舉學事。[illegible]乾道三年，令不任守臣不為郎。[illegible]淳熙中，令郡守罷帶主管學事。孝宗

郡尉

郡尉，秦官。有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漢凡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備盜賊。景帝更名曰都尉。武帝元鼎四年，又置三輔都尉各二人，禦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

中興建武七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illegible]唯邊郡往往置郡尉及屬國都尉，[illegible]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西羌盛，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於雍、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自後無聞。至隋煬帝，復別置都尉，領兵，與郡不相知。又置京輔都尉，立府於潼關，主兵鎮。唐無其制。

按自秦置三十六郡，而郡官有守、有尉、有丞。然考之西漢百官表，稱郡守掌治郡，秩二千石，有丞，秩六百石；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秩比二千石，有丞，秩亦六百石。是守、尉皆二千石，而俱有丞以佐之。尉之尊蓋與守等，非丞掾以下可擬也。酷吏

傳言周陽由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明守不可畀視尉也然武帝欲以寗成爲郡守公孫弘言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又帝拜吾丘壽王爲東郡都尉帝以壽王故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乃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守尉皆二千石壽王兼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前時壽王謝罪又翟義爲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行縣至宛以事按宛令下之獄威震南陽則知漢時都尉蓋不特典兵而未嘗不行太守之事也魏晉以後無都尉之官然晉郡守皆加將軍之號唐郡守曰使持節諸軍事宋朝則大郡皆兼兵馬總管兵馬鈐轄而小壘亦曰軍州事或帶節制軍馬則秦漢所謂都尉之職歷代以太守兼任之亦以一郡掌兵權之官不可下於太守故不別

置官而守就治其事猶宰相之兼元樞是也通典敘郡尉而以置之郡佐之末非是故今以次郡守

郡丞（別駕　治中　長史　通判　司馬）

秦置郡丞以佐守在邊爲長史掌兵馬漢因之于定國係州大小爲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郡從事秩六百石　晉因之而省郡丞唯丹陽不省　宋齊以下復置至　隋改別駕治中爲長史司馬蓋隋以州爲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職參爲郡官故有長史司馬煬帝罷之而置通守又置郡贊治後又改爲丞位在通守下至　唐而郡丞廢又武德元年改丞爲別駕十年改雍州別駕曰長史高宗即位改別駕皆爲長史別駕以皇族爲之開元始通用庶姓以貳都督刺史之職天寶八年諸郡始廢別駕玄宗由潞州別駕入定內難登大位乃廢別駕下郡置長史一員上元二年諸郡始置別駕（別駕一人從四品百官志）德宗時復省元和長慶之際兩河用兵裨將有功者稱東宮王府官久次

當進及受代于京師者常數十人請宰相以求官文宗詔宰相韋處厚建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別駕　宋藝祖懲五代藩鎮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命刑部郎中賈玭等充建隆四年詔知府公事並須長史通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時大郡置兩員（西京南京天雄成德益杭并晉荆南潭廣永定揚州）餘置一員州不及萬戶不置廣南小州有試秩充通判兼知州者正刺史以上及諸司使副知州者雖小郡亦特置（天聖三年中書門下言新授諸州通判使臣知州自來除置多與本任又包州與同判並授知州差朝臣又內臣知州即行罷）掌倅貳郡政與長史均禮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通簽所部官有善否及職事修廢得剌舉以聞至景德宋興三十四年戶口寖息解州以滿萬戶置通判自是諸郡多滿萬戶矣宣和二年詔諸州茶鹽香礬並委通判（[illegible]）建炎初諸州通判二員減一員紹興五年以後旋行申請太平置帥府通判並以兩員爲額

司馬本職武之官自隋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者則置府寮司馬爲軍府之官理軍事（[illegible]）宋制司馬銅印墨綬絳朝服武冠至隋廢州府之任無復司馬而有治中爲治中舊州職也（[illegible]）州廢遂爲郡官（[illegible]）開皇三年改治中爲司馬（[illegible]）煬帝又改司馬及長史任置贊治一人尋又改贊治爲郡丞（[illegible]）唐武德初復爲治中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遂改諸州治中並爲司馬（長安元年[illegible]）所職與長史同

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

者逃署之凡仕久資高老耄儒弱不任事而時不忍弃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係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群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六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充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

按漢於置郡佐只丞及長史而已其後又有治中別駕至魏晉間始有司馬本王武之官自後長史司馬與治中別駕迭為廢復然歷代皆並設二員至唐而司馬多以處遷謫蓋視為冗員故宋只設通判一官佐郡守不仍前代之舊云

容齋洪氏隨筆曰今世士大夫既貴不可復毀淳化中北戎入寇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宗正少卿已知州遂就徙通判同時有羅廷吉者既知彭祁絳三州而除通判廣州滕中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袁廓知楚鄆二州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詔崇儀副使閻彥進知州而以廓通判州事范正辭既知戎淄二州而通判棣深又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李至守洛乃表為通判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表為通判連下遷而皆非貶降迨不復有矣

按藝祖之設通判本欲懲五季藩鎮專擅之弊而以儒臣臨制之號稱監州蓋其官雖郡佐而其人間有出於朝廷之特命不以官資之崇庳論如野處所言是也其與後來之泛泛以半刺稱者不侔矣

教授

漢郡國有文學文翁治蜀起學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武帝時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 平帝時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魏晉以下郡國並有文學即博士助教之任（唐典云） 隋潘徽為州博士 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開元二十六年敕州縣每鄉之內各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 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望賜九經[illegible]詔從其請[illegible]） 嵩陽書院（至道二年[illegible]） 嶽麓書院（咸平四年[illegible]） 應天府書院（[illegible]） 未建州學也乾興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官大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說之餘鎮未置學也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也寶元元年潁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也（自明道景祐間累詔州郡立學[illegible]） 慶曆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三年為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官內薦教授或本處舉人舉有德藝者充當時雖置教授或用兼官或舉士人委於漕司而未隸朝廷也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元豐元年州府學官共五十三員諸路惟大郡有之軍監猶未盡有也元祐元

年詔潁廬宿常等州各置教授一員自是以後列郡多有教官矣建
炎三年教授並罷紹興三年復置四十二州十二年詔無教授官州
軍令吏部申尚書省選差十三年詔諸州軍並各置教授其禮部長
貳正係所隸合依崇寧大觀格法許按劾体量及薦舉改官從司業
高閌之請也二十六年詔並不許兼他職令提舉司常切遵守從知
鄂州路彬之請也若試教官則始於元豐 元豐七年立法試學官上等為博士下等為正錄學授教授者路中丞胡宗愈言學者切登科遂謂師表非是詔內外學官須任年至二十方得在選又有為學官未紹聖初乃令中制科又進士第在上五人禮部奏名在上三人州監書一文能第一人成拔大學上舍得第即不試而用元符元年詔學官歲一試紹興五年罷試學官科十五年詔試諸州教授自來奏始
添差教授則始於政和 政和二年詔入行蕭差諸州教授
朱子漳州教授廳壁記教授之為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
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
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
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
服之使躬問學踰繩榘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為稱此非反之身
而何以哉是可不為難矣故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
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
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小莫
不有所臨制統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
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
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
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為便故今之仕者
反利焉而喜為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
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

錄事參軍

後漢有郡主簿官在漢魏間及江左為督郵主簿 皆太守自辟除置本為公府官非州郡職也掌總錄衆曹文簿舉彈善惡後代刺史有軍府開府者並置之 後魏洎隋皆有錄事參軍 及罷郡以州領縣皆郡遂闕之史 煬帝置郡有東西曹掾及主簿 唐武德復為錄事參
軍開元改司錄參軍掌正違失涖符印 後唐應順間州置錄事參
軍 三考者主簿縣以上充洛陽盡改也 宋朝沿唐制州有錄事參軍然不盡置也諸
府為司錄諸州為錄事乾興元年丁度申請諸州始各置錄事參軍
慶曆二年河西河東陝西諸州權令京官知錄事參軍熙寧三年詔
繁難去處錄事參軍並差職官知縣及奏舉縣令人充政和三年尚
書省言州建六曹參軍參軍之稱起於行軍之際恐不當襲錄事參
軍欲改為司錄奉聖旨參軍改為掾建炎初復舊名錄事掌州縣庶
務糾諸曹稽違乾道中汪大猷申請依司理例不兼他職從之

司功參軍 闕會中正

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 後漢范滂字孟博汝南太守宗資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推誠不紀者皆擯遂為口號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又許劭字子將為郡功曹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 歷代皆同北齊諸州有功曹參軍唐亦然
及罷郡置州以曹為名者改曰司功書佐唐
改曰司功參軍開元初京尹屬官及諸都督府並曰功曹參軍而列
郡則曰司功參軍令掌官國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
葬之事

司倉參軍兩漢有倉曹史主倉庫北齊以下並同功曹唐亦掌倉廩
庖廚財物廛市之事

司兵參軍漢司隸屬官有兵曹從事史蓋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事
至北齊以後並同功曹 唐掌軍防烽驛傳送馬門禁田獵儀仗之事

司士參軍兩漢無聞北齊以後與功曹同唐掌營河津營造橋梁廨
宇之事

參軍事後漢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張溫軍事晉時
軍府乃置為官員 中軍將軍置參軍二人太尉楊府置參軍六人 歷代皆有至隋為郡官謂
之書佐唐改為參軍掌直侍督守無常職有事則出使 前代又有行參軍者晉閒

隋王闢以太宰總政始置之掌使命歷代皆有唯王府有之餘則無矣

經學博士漢郡國皆有文學掾漢鄭宗為郡文學後漢光武問功臣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中鄧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歷代多闕隋唐謂州博士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多寡門鄙儒為之助教學生各有差

醫博士一人唐開元十一年七月制置階品同錄事每州寫本草百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其年九月御撰廣濟方五卷頒天下貞元十二年二月御撰廣利方五卷頒天下自今以後諸州府應闕醫博士宜令長史各自訪求選試取人藝業優長堪效用者具以名聞已出身人及前資官便與正授其未出身且令權知四考後州司奏與正授餘准恒式吏部更不須選集

中正魏置中正之始已見州中正篇晉諸中正率一國所推臺閣取信後魏孝明正光元年罷諸郡中正北齊郡縣皆有之他史多闕隋初有後罷而有州都唐盖無此官每歲貢士符書所關及鄉飲酒之禮則司功參軍主其事

通守隋煬帝置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而京兆河南謂之內史唐無

五官掾後漢有之署功曹及諸曹事今無

督郵漢有之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中部謂之五郡督郵也故督郵功曹之極位尹翁歸為河東督郵時太守田延年分河東二十八縣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

右司功參軍司倉司兵司士中正五官掾督郵七職宋無

司理

五代以來諸州皆有馬步獄以牙校充馬步都虞候掌刑法謂之馬步院　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其手開寶六年始置諸州司寇參軍以新進士及選人為之後改為司理掌獄訟勘鞫之事不兼他職元祐定令上州從八品中下州九品

司法

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或謂之賊曹法曹墨曹隋唐更革與司户同唐掌律令定罪盜賊贓贖之事　宋沿唐制諸州置司法參軍掌議法斷刑品同司户紹興三年權行減罷後復舊

司户

漢魏以下有户曹掾主民户北齊以下與功曹同隋有户曹參軍文帝時為司户參軍煬帝為司户書佐唐開元復為户曹參軍掌户口籍帳婚姻田宅雜徭道路之事在府為户曹在州為司户梁開平省六曹掾屬留户曹一員通判六曹　宋朝沿唐制諸州置司户參軍掌户籍賦稅倉庫交納元祐令中州從八品下州從九品乾道六年汪大猷乞令司户專差主倉庫

縣令

周官有縣正四百里為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　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公尹其職一也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至于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　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户以上為令減萬户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漢書曰凡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稀則曠成帝綏和元年長相墨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胡廣曰秋冬歲盡各計縣户口墾田錢穀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為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別責以糾怠慢也又[illegible]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序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吏[illegible]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在所諸縣均差吏更給之置吏隨事不具縣員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illegible]不

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　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宋以後令長國相皆如漢制後魏縣置三令長（既在則史籍）孝文初制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三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爲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者兼理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太和中次職令其祿甚厚（後魏孝文以北平府長史裴聿中書侍郎自意並齊貴欲以傳後遷之乃以爲等野王八年去官猾不等八乘之）其後令長用人益雜但選勳舊令史爲之而縉紳之流恥居其位　北齊制縣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縣至下下縣凡九等然猶因循後魏用人濫雜至於士流恥居百里元文遙遂奏於武成帝請革其弊乃密令搜揚世胄子弟恐其辭訴總召集神武門宣旨慰諭而遣自此縣令始以士人爲之　隋縣有令有長煬帝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令並增正五品諸縣皆以所管閑劇及衝要之處以爲等級　唐縣有赤（三府共六縣）畿（八十二）望（七十八）緊（百一十一）上（四百四十六）中（二百九十六）下（五百五十四）六等之差（京都所治爲赤縣京之旁邑爲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爲差）凡一千五百七十三縣令各一人　五代任官凡齷齪無能者始注爲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　宋朝建隆元年應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四千戶以上爲望三千戶以上爲緊二千戶以上爲上千戶以上爲中不滿千戶爲中下五百戶以下爲下）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凡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有孝悌行義聞于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勵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三年始以朝臣爲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爲之（朝臣知縣自大理正奚嶼監察御史王祜等始）天聖間天下多缺官而令選尤猥下貪庸耄懦爲清流所不與而久不得調乃爲縣令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爲舉法以重令選凡知州轉運使歲舉見任判司簿尉有罪非贓私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堪爲令者一人或二人自是人重爲令令選稍精慶曆間詔天下知縣非鞫獄毋得差政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課農桑宜各遵行上副朝廷（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曰戒苛擾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八曰戒宰殺九曰置農器十曰責成效十一曰恤田戶十二曰無妄訟）自政和以來太平盛時人皆重內輕外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然後議所以增重激勸之法宣和五年縣令止差六十以下人（從判曹判王黼之請也）靖康初詔初改官必爲縣令（七月詔三省申明舊制今後不以堂除吏部人凡初改官未曾實歷縣者不許別除差遣）紹興七年詔將寺監丞簿等任滿已改官人未歷民事者各與堂除知縣一次並借緋章服九年詔吏部自後縣令差文臣（臣寮奏建炎以來始差武臣爲宰官甚衆故也）乾道元年詔京官知縣以二年爲任雖屢有更革卒以三年爲任（二年詔吏部許從四川事法施行至以三十箇月爲任從吏部尚書之茂請三年詔以三年爲任九年復以二年爲任從吏部……以二年爲任從王師愈之請也）二年御筆令後非兩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紹興初數申嚴之後或廢孝宗在位持之甚嚴慶元初復詔除殿試上三名省元外並作邑五年又令試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爲令舊捕盜改官人並試邑自後雖宰相子殿試科甲人無不宰邑者矣

縣丞

漢氏縣丞尉多以本部人爲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諸縣皆有主刑獄囚徒　後漢署文書典知倉獄署諸曹掾史凡諸縣署丞皆銅印黃綬進賢一梁冠自　晉後無丞　宋惟建康有獄丞及　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漢已下皆用一人　唐置京縣丞三員北京太原晉陽各置一人高宗始爲品官吏部選授爲縣令之貳宋初不置丞天聖中因蘇耆請開封兩縣始各置丞一員在簿尉之上仍於有出身幕職令錄內選充（時兩赤縣繁劇多甚本縣闕官故者有此請）外　皇祐中詔赤縣丞並除新改官人熙寧四年編修條例所言諸路州軍繁劇縣令戶二萬已上增置縣丞一員以幕職官或縣令人充元祐元年詔應因給納常平免役置丞並行省罷如委是事務繁劇難以省罷處令轉運司存留崇寧二年宰臣蔡京言熙寧之初修水土之政行市易之法與山澤之利皆王政之大請縣並置丞一員以掌其事（國家如赤畿縣丞昔大邑有之至是不以）

邑之大小皆得置丞使主營常平坑冶農田水利大觀三年詔眾增置縣丞內除舊額及萬戶以上縣令委是事務繁冗并雖非萬戶實有山澤坑冶之利可以興修去處依舊存留外餘皆減罷建炎元年詔縣丞係嘉祐以前員闕并萬戶處存留一員餘並罷紹興三年以淮東累經兵火權罷縣丞十八年置海陵丞一員嘉定後小邑不置丞以簿兼

主簿

漢晉有之自漢以來皆令長自調用至 隋始置之 唐主簿上轄赤縣置二人他縣一人武德初以流外為之高宗始以為品官吏部選授掌付事句稽省署抄目糾正縣內非違 宋朝開寶三年詔諸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置簿尉主簿兼知縣事咸平四年王欽若言川峽縣五千戶以上請並置簿自餘仍舊以尉兼從之天禧五年劍州梓潼等各增主簿皇祐五年詔南川縣置主簿嘉祐五年婺州義烏永康武義浦江四縣置主簿熙寧四年陝西河東沿邊城寨置主簿

縣尉

漢大縣兩尉小縣一人（續漢百官志）長安有四尉分為左右部城東南置廣部尉是為左部城西北置明部尉是為右簿並四百石黃綬大冠主追捕盜賊伺察奸非 魏因之 晉洛陽建康皆置左部尉宋齊梁陳並因之餘縣如漢制諸縣道尉銅印黃綬朝服武冠北齊郡縣置三尉 隋改為正後置尉又分為戶曹法曹 唐初因隋制（武德元年舊年縣法曹務伏御諭事是也）武德中復改為正七年復為尉赤縣置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高宗時為品官吏部選授 五代久廢而盜賊鬬競則屬鎮將 宋朝建隆三年始每縣復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賜與主簿同其鎮將只許勾當鎮下煙火爭競公事至和二年開封祥符兩縣增置一員元豐五年詔重立法地縣尉並差使臣元祐元年蘇轍言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近歲並用武臣自改法已來未聞盜賊為之衰息請復舊法詔除沿邊縣尉依舊外餘並差選人崇寧元年詔重法地縣尉差武臣處並依元豐法

按後之稱縣佐曰丞簿尉然而漢書百官志所載只丞尉而已簿雖起於漢而志無之又丞尉雖皆縣佐而各有印綬簿獨無蓋古者官府皆有主簿一官上自三公及御史府下至九寺五監以至州郡縣皆有之所職者簿書蓋曹掾之流耳漢人所謂高士不為者御史府之主簿也容齋隨筆言元豐令文寺監主簿專以鉤考簿書為職不得與卿丞聯署文書然則主簿之官雖在樞要之司猶為卑賤而況縣乎後漢繆彤為縣主簿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其枉考掠苦毒极五獄閱四年令卒自免又寧陽縣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七八歲不省虞詡言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仇覽為蒲亭長考城令王渙聞其以德化人署為主簿以是觀之則主簿之在漢其視縣令猶掾史之視使長安得與丞尉等後來以簿先於尉非古義也

鎮戍關市官

隋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 唐因之各有上中下三等（關令）（古官戍王置東六翰蘇總釈漢置之通 班分以其早晚開閉以察而已）宋制諸鎮監官掌巡邏盜竊及火禁之事兼征稅榷酤則掌其出納會計鎮寨凡杖罪以上並解本縣餘聽決遣

文獻通考卷六十三

[illegible]

職官考

文散官

開府儀同三司

漢文帝元年始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　後漢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同三司之名自此始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自此始也（又獻帝以[illegible]為[illegible]將軍儀同三司比）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自此始也漢末奮威將軍晉江右伏波輔國將軍並加大而儀同三司江左以來將軍則中鎮撫四鎮以上或加大餘官則左右光祿大夫以上並得儀同三司　齊開府儀同三司如公　梁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諸將軍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同三公置官屬自晉以來又有如開府同三司之儀者自羊祜始焉（[illegible]）江左亦多有之（[illegible]）宋世降為儀同三司位次上公　北齊亦有儀同三司者（[illegible]）後魏亦有之晉泰初特以爵[illegible]又有開府儀同三司及儀同三司　後周建德四年改開府儀同三司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又改儀同三司為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儀同大將軍　隋文帝並以為散官又諸衛各置開府（[illegible]）府置開府一人又有儀同府儀同以下置員與開府同初開府儀同三司為四品散實官至煬帝又改為從一品同漢魏之制位次三公　唐武德七年改上開府儀同三司為上輕車都尉開府儀同三司為輕車都尉儀同三司為騎都尉後又以開府儀同三司為文散官開元以前舊例開府特進雖不帶職事皆給俸祿得與朝會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罷劇就閑者居之（天寶六載正月制內外文武五品以上官父祖[illegible]所用蔭宜同子孫用蔭之例）　宋制祖宗時以節度使兼中書令或侍中或中書門下平章事皆謂之使相以待勳賢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illegible]職或檢校官加節度使出判大藩通謂之使相故事宰相去位例轉官一等或易東宮二少惟趙普以開國舊臣在相位久故以使相罷蓋異恩也其後呂夷簡王欽若罷相皆以為例元豐新官制始改為開府儀同三司舊制敕出中書門下故事之大者使相係銜至是皆南省奉行則開府不預矣八年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韓絳為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元祐五年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為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自崇寧五年司空左僕射蔡京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其後故相而除則有劉正夫余深鄭居中（[illegible]）政和則有蔡攸梁子美外戚則有向宗回向宗良鄭紳錢景臻殿帥則有高俅內侍則有童貫梁師成名器至此輕矣紹興後呂頤浩韓世忠皆以為開府儀同三司除少保

按二朝國史職官志敘元豐新格以階易官而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使相然使相者是以侍中中書令平章事加節度使之謂也自唐至宋皆有之而事體微不同唐則多以同平章事加節度使以示勳勞而久任者蓋將而寵以相之名也宋則多以節度使加平章事以示德望而罷政者蓋相而寵以將之名也合而言之蓋使兼將相品秩文武之稱今既曰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使相矣然韓絳為開府而復加以鎮江之節文彥博為開府而復加以護國山南之節蔡京為開府而復加以安遠之節則是且為開府且為使相而使相之名未嘗廢矣又況神宗更官制之本意實以三省寺監之官無職守為非遂欲易而正之如改左右僕射為特進則遂以

僕射為宰相之職改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則遂以左右丞為執政之職今節度使之在宋其無職掌與開府儀同三司一也何煩以開府易之況有開府之後宰相之除節度使元未嘗廢乎竊疑開府儀同三司特專以易三省長官（尚書令中書令侍中）而於使相節度使無預張演著職官記敘元豐新官而并著舊官於開府儀同三司之下只注舊官云中書令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而不言使相雖與史志不合似為得之

特進

漢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　後漢皇后父兄率為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隋志曰特進舊位從公光武以賞為同侯就加特進朝事請是特進引見之[illegible]官定體也）而實薦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自二漢及魏晉以為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太僕羊琇遜位拜特進加散騎常侍（[illegible]）無餘官故給吏卒車服其餘加特進者唯食其祿賜列班位而已不別給特進吏卒車服晉惠帝元康中定令特進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冠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日四斛太康三年始賜春服絹五十匹秋絹百五十匹元康元年給菜田八頃田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給安車黑耳駕御一人騎車施耳後戶一乘）無章綬齊時位從公陳因之後魏北齊用人皆以舊德就閑者居之　隋文帝以為散官不理事煬帝即位廢特進官　唐為文散官（餘見開府門）　宋制左右僕射為宰相官元豐更官制乃以特進換之時王安石獨改特進至政和後薛昂蔡觀文殿學士任特進白時中以門下侍郎帶特進皆失舊制繼詔並改金紫光祿大夫今後特進非宰相不除

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附）

秦時光祿勳屬官有中大夫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漢志曰大夫者扶也賢也詩曰豈士屬被漢將子示賢當以其所屬知能待君父也）銀章青綬掌議論屬光祿勳門

外將施行焉以旌別之無常事唯顧問應對詔命所使無員後漢光祿大夫三人凡諸國嗣王之喪則掌弔多以為拜假賵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無員轉優重不復以為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魏文帝以楊彪為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及西晉受命置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而光祿大夫如故加金章紫綬並與卿同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并祿賜班位吏卒皆與特進同復以為優崇之制而諸公遜位不復加之其以為加官者唯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祿其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仕者及內外之職加此前後甚眾由是或因得開府或進加金章紫綬又復以為禮贈之官本已有卿官者不復重給其餘皆假其假銀章青綬者位在金紫將軍諸卿上泰始中唯太子詹事楊珧加給事中光祿大夫加兵之制諸所供給依三品將軍（晉宣帝子[illegible]降拜光祿大夫加[illegible]侍中特進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賞賜百匹惠帝元康元年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其餘自如舊制終武惠孝懷二世（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賜春服絹五）　宋氏因之　齊左右光祿大夫皆據舊位從公開府置佐吏如公年重加親信二十人　魏晉以來無員以左右光祿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其重者既有金紫之號故謂本光祿為銀青光祿大夫（晉時王[illegible]之為銀青光祿大夫）樂安任遐為光祿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為金紫是也猶屬光祿勳梁又有左右金紫光祿大夫視吏部尚書左右光祿大夫視諸曹並養老病　陳因之　後魏有光祿大夫金紫銀青光祿大夫　北齊皆以舊德就閑者居之與特進同　後周有左右金紫左右銀青四光祿大夫　隋有光祿大夫左右光祿大夫皆為散官不理事　唐初猶有左右之名貞觀以後唯曰光祿大夫金紫光祿銀青光祿並為文散官（按前代光祿大夫始加金章紫綬及銀章青綬者並掌崇之皆在光祿之上貞觀定令其遂因仍不改）

宋元豐更官制以金紫光祿大夫換吏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換五部尚書（時宰相王珪任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上以珪父不進官因改官制乃特授銀青光祿大夫）以光祿大夫換尚書左右丞

宣奉大夫　正奉大夫

二階古無之宋大觀間新置

正議大夫

隋散官蓋取奏大夫掌論議之義唐因之　宋元豐更官制以正議大夫換六部侍郎并作一等時議以為宰執貪進官作此蓋故事丞郎作四轉今乃減作兩轉耳

通奉大夫

古無此階宋大觀間新置

通議大夫

隋散官義與正議同唐因之宋元豐更官制以通議大夫換給事中

太中大夫

秦官亦掌議論漢因之（[illegible]）後漢置二十人（[illegible]）魏以來無員晉視中丞吏部郎朝服進賢一梁冠介幘太始末詔除王覽為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梁北齊唐皆有之　宋元豐官制行以太中大夫換諫議大夫神宗以寄祿官等給減少遂以太中大夫為宰相官故蔡確時任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換太中大夫及拜相則仍前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遂為定制其後又以太中大夫以上為侍從官（元豐中官制中大夫至金紫止八階昔之五部尚書今為一官六部侍郎為一官是十一官併為兩官矣左右丞左右諫議亦併四官為兩官其後增置通奉正奉宣奉一階自太中大夫以上惟宰執侍從得遷）

中大夫

秦官漢武改為光祿大夫自後無聞　北齊有之　唐又置　宋元豐更官制以中大夫換秘書監而殿中監本一等其時偶闕任殿中監者故只著秘書監神宗以太中大夫為宰相官故初除執政只授中大夫是時拜翰林學士蒲宗孟王安禮為左右丞二公寄祿官皆未至大夫只除中大夫守之

中奉大夫

古無此階宋大觀間新置

中散大夫

王莽所置後漢因之復置三十人（漢官曰光武中興置）晉魏無員　齊梁視黃門侍郎品服冠幘與太中同　陳及　唐皆有之

朝議大夫

隋置散官以取漢諸大夫得上奉朝請為名　唐因之　宋元豐更官制以朝議大夫換左右司郎中（[illegible]）太常少卿（[illegible]）光祿少卿（[illegible]）

（[illegible]）朝議大夫以上係卿監

奉直大夫

古無此階宋大觀間新置

朝請大夫

隋置散官取漢將軍公卿年高德重者以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之義　唐因之（[illegible]）　宋元豐更官制以朝請大夫換前行郎中

朝散大夫

隋置散官　唐因之　宋元豐更官制以朝散大夫換中行郎中

朝奉大夫

古無此階　宋元豐更官制以朝奉大夫換後行郎中（官制舊與故事異名[illegible]）

畢兵刑工部也及司封司勳度支金部稱郎主客駕部換正郎亦不呼
郎中戶部其曹名以示其出常調也自改大夫更無別異月古大夫
循今之執政侍從也書所謂日宣三德者見于由豐門四朝多爲卿
大夫之等也由此觀之宜換授庶僚卿在虞晉間大有光祿太中
大夫中散大夫爲侍從官當論思獻納之任至隋唐增六奉大夫以
名於階已并於宜今乃爲出郊樹郎中是輕其名器也

上係正郎

王氏揮麈錄曰更官制後惟光祿大夫及中散朝議二大夫分左右增磨勘而已初非以科第也元祐間范忠宣當國始帶左右紹聖初罷去崇寧希古奏疏大觀又置中奉奉直二大夫徽中散朝議左右字紹興初編修官楊愿啓請再分左右自是以出身爲重

朝議郎

隋置散官　唐因之（貞觀五年制郡公出身正六品下敘）　宋無

朝請郎

隋置散官蓋採晉及六朝並有奉朝請爲名　唐因之（貞觀制敘從出身正七品上）　宋元豐更官制以朝請郎換前行員外郎侍御史

朝散郎

隋置散官　唐因之（貞觀制秀才出身正七品下敘子出身從七品上敘）　宋元豐更官制以朝散郎換起居舍人及中行員外郎

朝奉郎

古無此階　宋元豐更官制以朝奉郎換左右司諫及後行員外郎

朝奉郎以上係員外郎

承議郎

隋有承議郎爲散官　唐因之（正六品下議郎同）　宋元豐更官制以承議郎換左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

奉議郎

隋置通議郎爲散官（隋文帝於吏部別置朝議通議朝請朝散給事承奉儒林文林等八郎武騎屯騎驍騎遊騎飛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以下從九品以上上行爲郎下皆爲散官番直常出入使監檢至煬帝皆罷）　唐改通議爲奉議郎（貞觀制公出身從七品上敘）　宋元豐更官制以奉議郎換太常秘書殿中丞著作郎

通直郎

隋置三十人蓋採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謂官高下而通爲宿直也因此爲名　唐因之　宋元豐更官制以通直郎換太子中允贊善大夫洗馬自通直郎以上係陞朝官

宣教郎

隋置宣德郎爲散官　唐因之（從七品下）　宋元豐更官制以宣德郎換著作佐郎大理寺丞政和間避宣德門改爲宣教郎

宣義郎

隋有游騎尉爲散官　唐改爲宣義郎蓋取梁宣義將軍之名（貞觀制男出身從七品下敘）　宋元豐更官制以宣義郎換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

給事郎　徵事郎

二階隋散官　唐因之　宋無

承事郎

古無此階　宋元豐更官制以承事郎換大理評事爲狀元及第人任子之初官

承奉郎

隋置散官　唐因之　宋元豐更官制以承奉郎換太祝奉禮郎執政任子初官

承務郎

唐置蓋因隋尚書省二十四司承務郎之名　宋元豐更官制以承務郎換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自承務郎以上係京官

承直郎

古無此階　宋崇寧定選人七階以承直郎換留守節察判官

按元豐未改官制之先大率以職爲階官以寄執言之如吏

部尚書（隋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或尚書）禮部侍郎（唐官）參知政事（或）之類是也然所謂吏部尚書禮部侍郎者未嘗事有所係屬治其事則以為職不治其事則以為階官猶云可也獨選人七階則皆以幕職令錄之屬為階官而幕職令錄則各有所係屬之監司州縣遂至有以京西路某縣令為階官而為河北路轉運司勾當公事者有以陝西路某軍節度判官為階官而為河東路某州州學教授者有以無為軍判官為階官而試秘書省校書郎者其叢雜可笑尤甚元豐時未暇革正至崇寧二年刑部尚書鄧洵武極言其事遂以承直郎以下七階換之

儒林郎

隋置散官蓋取前史儒林傳之義　唐因之　宋崇寧初以儒林郎換節察掌書記支使防團判官

文林郎

隋置散官蓋取北齊文林館徵文學之士以充之義　唐因之

宋崇寧初以文林郎換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

從事郎

古無此階宋崇寧定選階以從事郎換防團推官監判官

從政郎

古無此官　宋崇寧定選階初以通事郎換錄事參軍縣令政和間改通事郎為從政郎

修職郎

唐置登仕郎　宋崇寧初以登仕郎換知錄事參軍知縣令政和間改登仕郎為修職郎

迪功郎

隋置將仕郎為散官　唐因之宋崇寧初以將仕郎換軍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戶簿尉以上七階係選人用舉考及功賞改官政和既以從政修職迪功郎易通仕登仕將仕郎其通仕登仕將仕三階係奏補未出官人

右宋初省臺寺監之官特以寄祿皆不領本職神宗元豐三年始按唐六典釐新官制凡省臺寺監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文階自開府至將仕為二十四崇寧大觀政和相繼潤色之紹興舉行元祐之法分置左右詞人為左餘人為右淳熙初乃去左右字令仕子雜流推細轉通直郎奉直中散二大夫（本出身人不轉）若帶貼職則超資京官以上四年一轉無出身人逐資轉有出身人超資轉至奉議並逐資轉至朝議大夫有止法仍七年一轉

武散官

驃騎將軍

漢武帝元狩二年始用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光武中興以景丹為驃騎大將軍位在三公下明帝初即位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才以為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蒼為驃騎輔政開東閣延英雄及蒼歸國驃騎將吏丁牧周栩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褒美之）數年後罷（吳官長帥見大將軍陡）　魏晉齊並有之　梁雜號中亦有　陳後主以蕭摩訶為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左光祿大夫特聽開黃閤旌行馬聽事寢堂置鴟尾如三公制　後魏初加大則在三司上大和中制加大則在都督中外諸軍下　後周亦有之　隋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府置驃騎車騎將軍各二人十七年頒銅獸符於驃騎車騎府　煬帝改驃騎為鷹揚郎將改車騎為鷹揚副郎將　唐復改為車騎驃騎又制如開皇而益微矣故武德元年詔以軍頭為驃騎將軍通副為車騎將軍（又詔太子諸王府各置驃騎將軍王府車騎將軍十員）　後皆省之顯慶元年乃復置驃騎大將軍為武散官

輔國將軍

後漢獻帝置輔國將軍，以伏完為之。晉王濬平吳後，拜輔國大將軍，有司奏輔國依比未為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為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宋明帝泰始四年，改為輔師將軍，後廢帝昱元徽二年復故。梁、後魏、後周、隋並有之。唐輔國大將軍為武散官。

鎮軍將軍以下

鎮軍大將軍，魏置，文帝以陳群為之。晉則楊駿、胡奮並領鎮軍將軍。齊、後周、隋亦有之，唐因之。冠軍將軍，魏置，以文欽為之。蓋因史記楚義帝以宋義為卿子冠軍，漢武帝以霍去病功冠三軍，封冠軍侯之義也。晉亦有之，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歷代並有。（[illegible]）唐因之。雲麾將軍，梁置，雜號，陳及唐並有之。忠武將軍，梁置，雜號，陳有之，唐因之。壯武將軍，梁置，雜號，陳有之，唐因之。宣威將軍，唐置。明威將軍，梁置，雜號，後魏亦有之，唐因之。定遠將軍，梁置，雜號，唐因之。寧遠將軍，晉置，唐因之。游騎將軍，梁置，陳有之，唐因之。游擊將軍，漢置，武帝以蘇建、韓說為之。後漢鄧晨亦為之。晉及陳並有之，唐因之。又置懷化大將軍、歸德將軍，以授蕃官。

諸校尉

漢武帝初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等校尉，為八校，各有司馬。後漢以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為五校，皆掌宿衛兵（[illegible]各有吹鼓一部），各有司馬（[illegible]），並屬北軍中候。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必給，故多以皇族肺腑居之。靈帝又置西園八校尉（其名曰上軍、中軍、下軍、典軍、助軍左右、佐軍左右校尉）。自魏晉以下五校之名與後漢同，唯後魏五校各置二十人。

中壘校尉（漢掌北軍壘門內，又外掌西域。後漢省中壘，但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

屯騎校尉（漢掌騎士，[illegible]改為驍騎[illegible]）

步兵校尉（漢掌上林苑門屯兵[illegible]）

長水校尉（漢掌長水[illegible]）

越騎校尉（[illegible]）

胡騎校尉（[illegible]）

虎賁校尉（[illegible]）

射聲校尉（[illegible]）

城門校尉（[illegible]）

驃姚校尉（[illegible]）

戊己校尉（[illegible]）

護羌校尉（[illegible]）

儒林校尉（[illegible]）

南蠻校尉（[illegible]）

南夷校尉（[illegible]）

西戎校尉（[illegible]）

寧蠻校尉（[illegible]）

護三巴校尉（[illegible]）

武騎尉　屯騎尉　驍騎尉　游騎尉　飛騎尉　旅騎尉

雲騎尉　羽騎尉　建節尉　奮武尉　宣惠尉　綏德尉

懷仁尉　守義尉　奉誠尉　立信尉

已上十六尉並隋置，以為武散官。昭武、振威、致果、翊衛、宣節、禦侮、仁勇、陪戎八校尉，各有副尉，並是採前代諸校尉以下舊名置，自鎮軍將軍以下為武散官。

右此所述唐朝武散官本通典，今攷新唐書百官志兵部尚書條下載武散官共四十五階，內有懷化大將軍、懷化將軍、歸德大將軍、歸德將軍，其懷化、歸德又各有中郎將、郎將、司階、中候、司戈、執戟長上，共十六階，通典所不載。其中壘至護三巴十九校尉，乃歷代所置，即非唐散官。武騎至立信十六尉，乃隋武散官，亦非唐制，因敘述校尉而錯見於此耳。

宋朝武選之稱自內客省至閤門使副為橫班自皇城至供備庫使為諸司正使自皇城至供庫備副使為諸司副使自內殿承制至三班借職為使臣元豐官制行武階猶未及改政和二年乃詔易以新名正使為大夫副使為郎而橫班十二階使副亦然六年又增置宣正履正協忠翊衛親衛大夫郎凡十階通為橫班自太尉至下班祗應凡五十三階

新官	舊官
太尉 政和新置以太尉本秦主兵之官遂定為武階之首	
通侍大夫	內客省使
正侍大夫	延福宮使
宣政大夫 政和新置	履正大夫 政和新置
協忠大夫 政和新置	
中侍大夫	景福殿使
中亮大夫	客省使
中衛大夫	引進使
翊衛大夫 政和新置	
親衛大夫 政和增置	
左武大夫	東上閤門使
右武大夫	西上閤門使
正侍郎 政和增置	
宣正郎 政和增置	
履正郎 政和增置	
協忠郎 政和增置	
中侍郎 政和增置	
中亮郎	客省副使
中衛郎	引進副使
翊衛郎 政和增置	
拱衛郎 政和增置	
左武郎	東上閤門副使
右武郎	西上閤門副使 已上係橫班
武功大夫	皇城使
武德大夫	宮苑左右騏驥內藏庫使
武顯大夫	左藏庫東西作坊使
武節大夫	莊宅六宅文思使
武略大夫	內園洛苑如京崇儀使
武經大夫	西京左藏庫使
武義大夫	西京作坊東西染院使
武翼大夫	供備庫使 已上係諸司正使
武功郎	皇城副使
武德郎	宮苑左右騏驥內藏庫副使
武顯郎	左藏庫東西作坊副使
武節郎	莊宅六宅文思副使
武略郎	內園洛苑如京崇儀副使
武經郎	西京左藏庫副使
武義郎	西京作坊東西染院禮賓副使
武翼郎	供備庫副使 已上係諸司副使
敦武郎	內殿承制
修武郎	內殿崇班
從義郎	東頭供奉官
秉義郎	西頭供奉官
忠訓郎	左侍禁
忠翊郎	右侍禁

成忠郎　左班殿直

保義郎　右班殿直

承節郎　三班奉職

承信郎　三班借職（已上係使臣）

下班祗應　殿侍

右宋制武階舊有横行正使横行副使有諸司正使諸司副使有使臣政和易以新名正使爲大夫副使爲郎横行正副亦然於是有郎居大夫之上至紹興始釐正其序（自正侍郎至右武郎舊在武功大夫之上今皆正在武翼大夫之下武經郎之上）又通侍大夫舊爲内客省使國朝未嘗除人自易武階不遷通侍沿初意也轉至忠侍無磨勘者特旨除脩武郎以上爲大使臣承信郎以上爲小使臣五年一轉至武功大夫有止法　進武校尉　進義校尉　下班祗應　進武副使　進義副尉　守闕進義副尉　進勇副尉　守闕進勇副尉　以上無品二校尉參吏部下班參兵部以下並參刑部元豐初定官制或請併内侍官名易之神宗曰祖宗爲此名有深意豈可輕議政和二年始遂改焉凡十有二階

新官	舊官
供奉官	内東頭供奉官
左侍禁	内西頭供奉官
右侍禁	殿直
左班殿直	高品
右班殿直	高班
黄門	黄門
祗候侍禁	祗候殿頭
祗候殿直	祗候高班
祗候黄門	祗候高班内品
内品	祗候内品
貼祗候内品（以上三名仍舊不改）	

按唐宦者所歷散官與文官同仇士良至開府儀同三司請蔭其子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是也此外則貴璫之階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正議大夫者多有之祖宗立法不以内侍溷清流故自有階官云

政和初既易武階而醫官之名亦遂改焉凡十有四階

新官	舊官
和安成安成全成和大夫	軍器庫使
保和大夫	西綾錦使
保安大夫	榷易使
翰林良醫	翰林醫官使
和安成和成安成全郎	軍器庫副使
保和郎	西綾錦副使
保安郎	榷易副使
翰林醫正	翰林醫官副使

凡除職事官以寄祿官品之高下爲準高一品以上爲行下一品爲守下二品已下爲試品同者否紹聖三年户部侍郎吳居厚言神宗官制凡臺省寺監之制有行守試三等之別元祐中裁減冗費而職事官兼行者第存虛名而已請付有司講復舊制從之四年翰林學士蔣之奇言所謂試則非正官也今尚書侍郎皆正官而謂之試失之試失之矣如以其階卑則謂之守可也臣請凡有正官者皆改試爲守崇寧中吏部擬選人差遣亦用資序高下分行守試三等政和三年詔選人在京職事官依品帶行守試其外任則否宣和以後官高而仍舊職者謂之領官卑而職高者謂之視故有庶官視從官從官視執政視宰相凡道官亦視文階云

勳官

上柱國柱國皆楚之寵官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是也（陳軫為齊使楚昭陽為上柱國）歷代無聞至後魏孝莊以爾朱榮有翊戴之功拜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增佐吏及榮敗後天柱及柱國將軍官遂廢（天柱之名蓋二晉王莽末劉伯升起兵自號柱天大將軍而梁末侯景亦自為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至大統中始以宇文泰為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宇文泰元欣李弼獨孤信趙貴于謹侯莫陳崇李虎）時宇文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軍事元欣以魏氏懿戚從容禁闥而已其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當時榮盛莫與為比其撢門閥者咸推入柱國家其後功臣位至柱國者眾矣咸是散秩無復統御也　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大將軍　隋置上柱國柱國以酬勳勞並為散官實不理事（煬帝以父嘗為柱國功位至柱國貴其父但廢之品）

唐改為上柱國及柱國

秦有護軍都尉漢因之高帝時以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然則復以都尉為中尉（陳平為護軍中尉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人譖之曰平受諸將金）武帝元狩四年以護軍都尉屬大司馬于時復為都尉矣（成帝綏和元年居攝元比司直）哀帝元壽十年更名曰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如淳曰 [illegible]）　漢東京省班固為大將軍中護軍隸將軍莫府非漢朝列職（以匈奴軍數 [illegible] 大將軍 [illegible] 也）　魏武帝為丞相以韓浩為護軍史渙為領軍亦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為中護軍領軍為中領軍魏初因置護軍將軍主武官選隸領軍晉世則不隸矣（[illegible]）

（之文帷幄崇藏官要録云領軍將軍主武官 [illegible]　又引郭明叔述漢詩敘曰宗年三十遷中領 [illegible]　之與以此為證今按漢高帝初少陳平為護 [illegible]　矣設兼平有受金之護又魏幕云護軍之 [illegible]　猶官此者又能止賞蘇按將濟為護軍時 [illegible]　江五百人實得五百區司馬宜王典濟壽 [illegible]　之及婁侯及代譙故不能止絶人事及晉 [illegible]　法分人莫敢犯者又王應晉書曰景帝為 [illegible]）

（[illegible]遂以羊琇為之家志又云武帝擇按此則護軍主選明矣而晉志所 [illegible] 之密為一時之精宜非歷代之恒制）　元帝永昌元年省護軍併領軍明帝太寧二年復置魏晉江右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置營總營二衛驍騎材官諸營護軍猶別有營也（[illegible]）　宋護軍將軍一人掌外軍領護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護軍將軍資輕者為中領軍中護軍（其官屬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則置參軍）　齊梁陳亦有之　北齊護軍府統四中郎將皆置佐史　隋煬帝十二衛每衛置護軍四人以副將軍將軍無則一人攝尋改護軍為虎賁郎將　唐採前代舊名置上護軍護軍輕車將軍漢武帝置以公孫賀為之又有輕車校尉梁陳後魏北齊亦有輕車將軍　唐採舊名置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騎都尉漢武帝置以李陵為之更始初亦有故時謠云爛羊胃騎都尉晉以後歷代皆有之　唐採舊名置上騎都尉騎都尉驍騎尉飛騎尉雲騎尉武騎尉並隋置為文武官

唐採置自上柱國以下並為勳官

宋制勳一十有一

上柱國　柱國　上護軍　護軍
上輕車都尉　輕車都尉　上騎都尉　騎都尉
驍騎尉　飛騎尉　雲騎尉　武騎尉

右騎都尉以上兩府并武臣正任已上經恩加兩轉文武朝官加一轉武騎尉以上京官加一轉朝官雖未至驍騎尉經恩亦便加騎都尉

功臣

推忠　佐理　協謀　同德　守正　亮節
翊戴　贊治　崇仁　保運　經邦

右以賜中書樞密院臣僚（宰相初加六字餘臣初加四字其次並加兩字皆有功臣者改賜）

推忠　保德　翊戴　守正　亮節　同德

佐運　崇仁　協恭　贊治　宣德　純誠
保節　保順　忠亮　竭誠　奉化　効順
順化
右以賜皇子皇親文武臣僚外臣初加四字次加兩字
拱衛　翊衛　衛聖　保順　忠勇　拱極
護聖　奉慶　果毅　肅衛
右以賜諸班直將士禁軍初加二字再加如之
政和中罷勲官淳熙末朝議欲復之以旌有功如貼職之比後亦不果行惟安南闍婆占城三國王始封加上柱國南丹州刺史加武騎尉焉加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宋朝因之至元豐乃罷中興後加賜者三人而已韓世忠楊武翊運功臣張俊安民靖難功臣劉光世和衆輔國功臣此外惟安南國王初除及經恩亦加功號

岳氏愧郯録曰按階散勲官在前世合叅一至唐則析而為二

階勲功臣檢校在唐則析於四而本朝則合於一其用與不用實寓見於是自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以來諸九品官皆以將軍為品秩謂之加戎號此正如國初軍制皆以御史為品秩謂之加憲銜也梁制雖親王起家未加將軍不開府不置佐史官可以見一時以此號為重然其實未嘗將也亦虛名耳隋既受命高祖採後周之制置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揔十一等以酬勤勞又有特進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銀青光禄大夫朝議大夫朝散大夫並為散官又加文武官之德聲者並不理事又有將軍等四十三號將軍品凡十六等為散號將軍以加將校居曹有職務者為執事官無職務者為散官戎上柱國已下為散實官軍為散號官諸者及左右衛武候餘左右監同府為內官自餘為外官散官之名肇見於是還考漢制光禄大夫太中大夫郎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數十人特進奉朝請亦皆無職守優游禄秩則官之有散自漢已有之矣然當時之仕于朝者不任以事則置之散正如今日宮觀設官之比未有以職為實以散為號如後世者也故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是正如今日恭官不可以官稱為比梁制左右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並無員以養老疾逆而考之魏晉宋齊元魏下而考之陳北齊後周隋亦莫不有之九品十八班之間元魏初又嘗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闕則取於其中以補之蓋皆以儲才待須而亦與諸職事官均其勞佚也逮隋開皇六年始置六品以下散官八郎為正階八尉為從階通而觀之則九品之內皆有散官以酬勞矣惟正一品虛而不置所以章其貴也煬帝嗣位多所改更先罷特進次罷十一等酬勞官八郎八尉四

十三號將軍併省朝議大夫置九大夫八尉自一品至九品別有其制經雖復儒林郎文林郎列之七品八品工乃隷秘書省置二十人若三十人專以明經待問撰録文史為職又若職事官無與於散階也尋又置散騎郎二十人為從五品承議通直郎各三十人為正從六品宣德宣義郎各四十人為正從七品徵事將仕郎各五十人為正從八品常從奉信郎各五十人為正從九品是為正員並得禄當品又各有散員郎無禄隨又改常從為登仕奉信為散從自散騎而下皆主出使量事大小據品以發之則正如國初九品京朝官皆在京師其罷職者歸本班守本官其出使者知某州轉運其路之制耳尚書省六曹皆置承務郎一人同員外郎之職乃正與今尚書郎等又非散號如限員以設官使其別有所授決知其必不復徒帶以為美觀也而唐乃析之郎大夫之秩光禄中散之養疾儒林文林之待

問一歸之於文散散號將軍參取雜置並以校尉一歸之於武散柱國等號本以酬勞武騎諸稱並同郎位一歸之於勳官則階散也勳官也唐雖因隋而所用未嘗因隋有職者改爲虛名徒名者置在兼秩是所謂前世合於一而唐則析爲二史大奈與高祖興太原飲馬泉之戰以多授光祿大夫階李晟以克復元勳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詔子愿爲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杜淹正觀中檢校吏部尚書拜加檢校侍中代宗以射生軍清難而有寶應之稱德宗以涇軍煽逆而有定難之號後隨事而賜亦無定名故唐之有功者或敘階或賜勳或加以檢校或寵以名號皆上之人有以寓一時之微權而初無階升必致之道四者並用而又申之以封爵重之以實封取貴取富又雜取而輔之在祖宗朝若功臣之名猶有官不當賜而特賜如開寶之於王明太平興國之於杜彥鈞陳信

從郝正大中祥符之於王承美天禧之於向瀁通南渡以後高皇舉久廢之典以寵二三大將其他則不多見也每一遇郊恩至其則加功臣若干字酬勳若干級進階若干等徼國若干户並舉而予之故世但以爲煩而不見其用是所謂唐析於四而本朝則合於一既合矣而不能分此所以發神宗皇帝之獨斷一舉而盡去之也政和罷勳官徒以太平之世不欲用議易之而未暇孝宗淳熙間廷策多士發爲清問有意復之而未能誠使無並用之術祖已成之例一歸之有司則雖無復可也因虛以濟實即名以輔治一歸之君上則雖盡復之亦可也世之議者多以其名之混淆未易別白故表而著之以俟觀者擇焉

檢校官一十九

太師	太尉	太傅	太保
司徒	司空	左僕射	右僕射
吏部尚書	兵部尚書	户部尚書	刑部尚書
禮部尚書	工部尚書	左散騎常侍	右散騎常侍
太子賓客	國子祭酒	水部員外郎	

右皇子初授官加太尉初除樞密使使相及曾任宰相樞密使除節度使加太傅初除宣徽節度使加太保宗室初除使相加尚書左僕射特除并換授諸司使已上加工部尚書諸司副使加右散騎常侍除通事舍人內殿崇班以上初授加太子賓客副率以上并三班及吏職蕃官軍員該恩加國子祭酒廂都指揮使止於司徒軍都指揮使忠佐馬步都軍頭止於司空軍班都虞候忠佐副都軍頭以上止於左右僕射諸軍指揮使止於吏部尚書其官止遇恩則加階爵功臣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檢校官者自唐以來有之凡內職崇班武臣副率以上初除及該恩皆帶若文武臣則樞密宣徽

節度使始帶焉自三公（謂太尉司徒司空）三司僕射尚書常侍至賓客祭酒凡十餘等元豐改官制武臣承宣使已下皆罷惟存檢校三公三師以待節度使之久次者政和後改三公爲三少若武臣累加至檢校少師則拜太尉文臣累加檢校少師則拜開府儀同三司安南國王初襲封加檢校太尉經恩遷檢校太師外蕃剌史州則檢校太子賓客此外皆不帶云

朱子語錄曰祖宗之法除三孤三公者必須建節加檢校太子少保少師之類然後除開府儀同三司既除開府然後除三孤三公南渡以來如張韓劉岳諸武臣猶是如此外皆不帶今則不然既建節便抹過檢校徑除開府至三孤三公矣

文獻通考卷六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職官考

祿秩

周班爵祿之制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大國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趙岐曰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次國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小國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皆祿足以代耕也卿祿於君十分之一大夫於卿春祿加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及乎周衰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諸侯恣行惡其害己而減去其籍故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也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茲蓋其畧也孟子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視比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君者亦如小國之卿凡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農夫皆受田於公故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庶人在官者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禮記王制

漢制祿秩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各有等差宣帝又益天下吏百石以下俸十五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又漢書曰張敞蕭望之言曰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可可以什率增天下吏俸宣帝乃益天下吏俸什二而漢書言十五兩存其說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除八百就六百除五百就四百綏和二年又益三百石以下俸凡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其時亦有俸錢之差但本史不具耳故元帝時貢禹上書曰臣為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二千石百二十斛比二千石百斛千石八十斛六百石七十斛四百石五十斛比四百石四十五斛三百石四十斛比三百石三十七斛二百石三十斛比二百石二十七斛百石十六斛自四百石至二百石為長吏吏理也主理其縣內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師古曰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也一說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是為小史本史王莽詔曰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緵布二疋或帛一疋予每念之今僚祿一歲六十斛以差增上至四輔而為萬斛云日俸八十斛也

後漢大將軍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應劭漢官曰漢制三公一歲萬石也有以舉大數也至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本史不載何年又成下官及州郡縣奉各有差凡諸受俸皆取半錢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月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錢一千米九斛一百石錢八百米四斛八斗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者丞尉皆四百石其六百石者丞尉皆三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石者丞尉二百石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三百石諸邊障塞尉諸陵校尉皆二百石有常制者不署秩本志大將軍三公臘賜錢穀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以下各有差立春之日遣使者賜文官司徒司空帛三十疋九卿十五疋武官太尉大將軍各六十疋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疋武官倍文官漢官獻帝建安八年須賜三公以下金帛由是三年一賜以為常制本史

晉制諸公及開府位從公有品秩第一食俸日五斛給絹春百疋秋二百疋綿二百斤特進食俸日四斛春服絹五十疋秋絹百五十疋綿一百五十斤光祿大夫食俸日三斛春賜絹五十疋秋百疋綿百

斤　尚書令食俸月五十斛春月三十疋秋七十疋綿七十斤　太子太傅少傅食俸日三斛春賜絹五十疋秋百疋綿百斤

右通典所載歷代祿秩惟不及魏晉今於晉書百官志錄出前條以補之但志所載惟及諸公開府位從公者與特進光祿大夫尚書令太子二傅而餘官祿秩皆無可考則亦未爲全備也

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永元初詔二品清官以上應食祿者有二親或祖父母年登七十並給見錢其郡縣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者悉入後人元嘉末又改此制計月分祿（武帝初即位制凡中二千石加公田一頃）

齊氏衆官有僮幹之役而不詳其制（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不得出十[illegible]　建武五十免官又兼王爲吏部郎出爲中免官幹者若門僕之類也）

梁武帝天監初定九品令帝於品下注一品秩爲萬石第二第三品爲中二千石第四第五品爲二千石及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唯別得廩食多遥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揚州督王畿理在建康徐州督重鎮理京口並外官刺史最重者尚書令僕射官品第三也）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寧州理建寧今雲南郡桂州理始安今郡並外官刺史最輕者公府參軍官品第六也）丹陽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丹陽尹理建康吳郡會稽今郡並列卿重者詹事尚書官品第三也）高原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原晉康今郡並列郡輕者當定九品後其內官吏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同班者則以居下爲劣則與品第高下不倫當是其時更以清局爲法耳本史既略不可詳審焉）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其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附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加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閤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受官給之王及主婿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

後魏初無祿秩者至孝太和八年始班俸祿罷諸商人以民事戶增調三疋穀二斛九升以爲官司之祿均預調爲二疋之賦祿之後贓滿一疋者死其祿每季一請於是百官受祿有差至十年議民官依例給俸（本史又曰初盡方小郡太守數戶而已一清上戶尺斷衷不爲定）

北齊官秩一品每歲八百疋（二百疋爲一秩）從一品七百疋（一百七十五疋爲一秩）二品六百疋（一百五十疋爲一秩）從二品五百疋（一百二十五疋爲一秩）三品四百疋（一百疋爲一秩）從三品三百疋（七十五疋爲一秩）四品二百四十疋（六十疋爲一秩）從四品二百疋（五十疋爲一秩）五品一百六十疋（四十疋爲一秩）從五品一百二十疋（三十疋爲一秩）六品一百疋（二十五疋爲一秩）從六品八十疋（二十疋爲一秩）七品六十疋（十五疋爲一秩）從七品四十疋（十疋爲一秩）八品三十六疋（九疋爲一秩）從八品三十二疋（八疋爲一秩）九品二十八疋（七疋爲一秩）從九品二十四疋（六疋爲一秩）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事繁者優一秩平者守本秩閑者降一秩長兼試守者亦降一秩官非執事不朝拜者皆不給祿州郡縣制祿之法刺史守令下車各前取一時之秩上上州刺史歲秩八百疋司縣牧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疋爲差中上降上下一百疋中中及中下亦以十疋爲差下上降中下一百疋下中下下亦各以五十疋爲差上郡太守歲秩五百疋降清都尹五十疋上中上下各以五十疋爲差中上降上下四十疋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疋爲差下上降中下四十疋下中下下各以二十疋爲差上上縣歲一百五十疋與鄴臨漳成安三縣同上中上下各以十疋爲差中上降上下三十疋中中及中下各以五疋爲差下上降中下二十疋下中下下各以十疋爲差州自長史下逮于史吏郡縣自丞以下逮于掾佐亦皆以帛爲秩郡有尉者尉減丞之半皆以其所出常調課給之自一品以下至流外勳品各給事力一品至三十人下流外勳品或以五人爲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爲等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閑者降一等諸州刺史守令以下幹及力皆聽敕及給其幹出所部之人一幹輸絹十八疋幹身放之力則郡縣白直充

後周制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為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一秩俱為四十石凡頒祿視年之上下畝至四釜為上年上年頒其正三釜為中年中年頒其半二釜為下年下年頒其一無年為凶荒不頒祿

隋京官正一品祿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為差至正四品是為三百石從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為差至正六品是為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為差至從八品是為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給祿其給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縣令則計戶而給祿各以戶數為九等之差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下每以四十石為差至於下下則三百石大郡二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為差至於下下則一百石大縣百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為差於下下則六十石其祿唯及刺史二佐及郡守縣令 本志 文帝時嘗以百僚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廨錢取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以為官人爭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從之公卿以下乃給職田各有差 本志 義寧二年唐王為相國罷外官給祿每十斛給地二十畝

唐武德中外官無祿貞觀二年制有上考者乃給祿其後遂定給祿俸之制 以民地租充之 京官正一品 七百石 從一品 六百石 正二品 五百石 從二品 四百六十石 正三品 四百石 從三品 三百六十石 正四品 三百石 從四品 二百六十石 正五品 二百石 從五品 一百六十石 正六品 一百石 從六品 九十石 正七品 八十石 從七品 七十石 正八品 六十七石 從八品 六十二石 正九品 五十七石 從九品 五十二石 諸給祿者三師三公及太子三師三少若在京國諸司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并左右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並依官給其春夏二季春給秋冬二季秋給 凡京文武官每歲給祿總一十五萬一千五百三十二石二斗自貞觀之後不給 其在外文武官九品以上准官皆降京官一等給其文武官在京長上者則不降 諸給祿應降等者正從一品各以五十石為一等二品三品皆以三十石為一等四品五品皆以二十石為一等六品七品皆以五石為一等八品九品皆以二石五斗為一等 其俸錢之制京司諸官初置公廨令行署及番官興易以充其俸貞觀十二年罷公廨置胥士七千人取諸州上戶為之准防閤例而收其課三歲一更計員少多而分給焉貞觀十五年以府庫尚虛勅在京諸司依舊置公廨給錢充本置令史府史胥士等令迴易納利以充官人俸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言其不便太宗納之停諸司捉錢依舊本府給月俸二十一年復依古制置公廨給錢為之本置令史胥士等職貿易收息以充其俸永徽元年悉廢胥士等更以諸州租庸腳直充之其後又令薄賦百姓一年稅錢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掌之每月收息以充官俸其後又以稅錢為之而罷其息利○凡京文武正官每歲供給俸食等錢 并防閤庶僕及雜錢等 總一十五萬三千七百二十貫 員外官不在此數 外官則以公廨田收及息錢等常食公用之外分充月料先以長官定數其州縣少尹長史司馬及丞各減長官之半尹大都督府長史副都督別駕及判司准二佐以職田數為加減其參軍及博士減判司主簿縣尉減縣丞各三分之一 謂內外員外官同正員者祿料賜會食料一事以上並同正員其不同正員者祿賜食料亦同正員餘奉半減田並不給自貞元之後以事繁不給內外官俸祿各減其半 內供奉及裏行不帶本官者祿俸食料防閤庶僕一事以上並同正官帶官者聽從多處給若帶外官者依京官給 食料賜會以京官同 諸檢校及判試知等官不帶內外官者料度一事以上准員外官同正員例給若檢校及判試知處正官見闕者兼給雜用其職田不應入正官者亦給 其侍御史殿中及監察御史知雜並同內供奉裏行例 儀鳳二年制內外官俸食防閤邑士白直等宜令王公以下率口出錢以充給焉○調露元年九月職事五品以上准舊給仗身

武太后光宅元年九月以京官八品九品俸料薄諸八品每年給庶僕三人九品二人又有親事帳內 六品七品子為親事八品九品子為帳內限年十八以上舉諸州率萬人為之 凡王公以下及文武職事三品以上帶勳官者則給之 其親

事府僕內府官附在王侯篇三師三公開府儀同三司一百三十人嗣王郡王一百八人上柱國帶二品以上職事九十五人帶三品職事六十九人柱國帶二品以上職事七十九人帶三品職事二十六人上護軍帶二品已上職事三十七人帶三品職事五十五人護軍帶二品以上職事六十二人帶三品職事三十六人諸州縣之官流外九品以上皆給白直二品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七人其七品佐官六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諸州縣官流內九品以上及在外監五品以上皆給執衣隨身驅使典執筆硯其監官於廣近州縣取充二品十八三品十五人四品十二人五品九人六品七品各六人八品九品各三人閑本并貴官並不給分為三番每周而代不願代者聽之初以民丁中男充為之役使者不得踰境後皆捨其身而收其課課入所配之官遂為恒制鎮戍之官以鎮戍上中下為差上鎮給仗身四人中下鎮將副各三人中下鎮副各二人倉曹兵曹戍主副各一人其仗身十五日一時收資六百四十○開元十年正月省王公以下視品官參佐及京官五品以上官仗身職員凡京司文武職事官五品以上給防閤一品九十六人二品七十二人三品四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品以下給庶僕六品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三人九品二人○公主邑士八十人郡主六十人縣主四十人特封縣主三十四人京官仕兩職者從多給凡州縣官皆有白直二品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六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凡諸親王府屬並給士力數如白直其防閤庶僕白直士力納課者每年不過二千五百執衣元不過一千文防閤庶僕舊制季分月俸食料雜用即有分諸官應月給開元二十四年六月仍撮而同之通謂之俸料一品月俸料八千食料千八百雜用千二百防閤十五千通計二十四千二百三品月俸五千食料千一百雜用九百防閤十千通計十七千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七百雜用七百防閤六千六百六十七通計十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月俸三千食料六百雜用六百防閤五千通計九千二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四百雜用四百庶僕二

千五百通計五千三百七品月俸千七百五十食料三百五十雜用三百五十庶僕千六百通計四千五十八品月俸千三百五十食料三百雜用三百庶僕六百通計二千五百五十九品月俸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庶僕四百通計千九百其數自置以來郎有中閑色目或有加減少方為定例員外官帶同正者不減正員官食料錢不帶同正者減半致仕官建中三年九月勅外諸年料及賜物等並宜從勅出日於本貫及寄住受州有支給至貞元四年四月勅其寓會及朔望朝參等禮並給常式自本已遣宜住此諸州縣不配防人處城及倉庫門各二人須守護者取年十八已上中男及殘疾據見在數均為番第勿得偏併每番一旬每城門各四人倉庫門各二人其倉門每萬石加一人石數多不得過五人其京兆河南府及赤縣大門各六人庫門各三人事原務理官解及來官人聽量配驅使若番上不到應須徵課者每番閑月不得過一百七十忙月不得過二百文滿五旬者殘疾免課調中男免雜徭其州城郭之下戶數不登者通取於他縣總謂之門夫其後舉其名而徵其資以給郡縣之官其門之多少課之高下任土作制無有常數天寶五載制郡縣白直計數多少同料錢加稅以充之不得配丁為白直十四載八月制兩京文武官九品以上正員官自今以後每月給食雜用防閤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官加一分乃永為常式乾元元年制外官給半料以職田不給料令度支使量閑劇司給手力課員外官一百無共大曆三年通計京城諸司每月給手力資錢凡四萬七千五百四十六貫四十八並以天下青苗錢充初以常賦不給乃稅人墾田畝十有五盛資用寬息不暇成熟准畝青苗征之故謂之青苗錢主其任者為青苗使貞元四年正月勅京文武官員及兩京府縣官總三千七百七貫森元給及肆加每當錢五萬一千四百貫六百一十七文一年新當六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五貫四百文天寶七年九月勅五品以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常蓄絲竹以展懽娛行樂盛時式彰中外至八年六月勅其男口給使王公家不過二十人其職事官一品不得過十人三品不得過八人四品不得過六人五品不得過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過二人八品九品不得過一人百官家畜絲竹及給使口並是朝恩優寵資給故附於庶僕俸料之後建中三年令文武百官每月料錢一百貫已上者三分減一八十貫以上者五分減一餘

減有差三十貫以下者不減待兵革寧後依舊　興元元年乃詔準
元數支給
元和七年中書門下奏國家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三十千職田祿
米大約不過千石一品以下多少可知艱難以來綱禁漸弛於是增
置使額厚請俸錢故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者列郡刺史無
大小給皆千貫常袞爲相始立限約至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時
謂通濟理難減削然有名存職廢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乃
命詳定減省　十五年勅近者每歲給費量入不充外官俸祿據數
抽貫令幸遇豐登又方寧謐其度支所準勅應給用錢每貫抽五十
文都計一百五十萬貫文並宜停抽　大中六年中書門下奏應諸
州刺史既欲責其聚已須令俸祿稍充但以厚薄不同等級無制致
使俸薄處無人願去祿厚處終日爭先應中下州司馬軍事俸料其
不滿一百千者請添至一百千緊上州添至一百五十千雄望州添

至二百千先已過者即仍舊
梁開平三年詔百官俸料委左藏庫依則例全給
漢乾祐三年勅諸道州府令錄判官主簿宜令等第支與俸戶逐戶
每月納錢五百與除二稅外免放諸雜差遣不得更種職田所定俸
戶於中等無色役人戶內置不得差令當直及赴衙參若是令錄判
司主簿除本分人數外剩占俸戶及令當直手力更納課錢並許百
姓陳告
周顯德五年中書奏諸道州府縣官及軍事判官並宜則例定料錢
及米麥等以來年支給其內外官課戶莊戶俸戶柴炭紙筆戶等並
停如今後更有人戶願充此等戶者仰本州勒充軍戶配本州牢城
執役
宋興咸平間知制誥楊億上疏言唐制內外官俸錢支外有祿米職
田又給防閤庶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

收其課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
用不充百官俸錢並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罷官於半俸之中已
是除陌又於半俸三分之內其二分以他物給之鬻於市廛十裁得
其三曾糊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昔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
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俸著於策書切見今之結髮
登朝陳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
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少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寮之師長位莫崇
焉月俸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師甚可駭也豈稽古之意哉欲乞百
官俸祿雖給並循舊制既豐其稍入可責以廉隅直限以常貞理當
減於舊貫又唐虞之制也　乾興已後俸祿添給傔人餐錢制更革
爲多至嘉祐始著於祿令自宰相而下至嶽瀆廟主簿凡四十一等
熙寧已來悉用嘉祐祿令無所損益元豐一新官制職事官職錢以
寄祿官高下分行守試三等大率官以祿令爲准而在京官司供給

之數皆併爲職錢如大夫爲郎官既請大夫俸矣又給郎官職錢視
嘉祐時賦祿爲優至崇寧間蔡京秉政吳居厚張康國輩貪鄙爲徒
於寄祿官俸錢職事官職錢外復增供給食料等錢如京僕射俸外
又請司空俸其餘傔從錢米並支本色餘執政皆然視元豐制祿之
法增倍矣中興俸祿之制參用嘉祐元豐政和之舊少所增損惟兵
興之始請宰執權支三分之一或支三分之二或支賜一半隆興
及開禧自陳損半支給皆權宜也其後內外官有添支料錢職事官
有職食廚食錢職纂修者有折食錢在京釐務官有添支錢添支米
選人使臣職田不及者有茶湯錢其餘祿粟傔人悉還嗜昔今合新
舊制而參紀之元豐定制以官寄祿中興重加修定文臣請俸開府
儀同三司料錢一百貫特進九十貫春冬衣綾各二十五疋小綾十疋春羅一疋冬綿五十兩金
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料錢各六十貫春冬綾各二十疋小綾七疋春羅一疋冬綿五十兩宣奉
大夫正奉大夫正議大夫通奉大夫料錢各五十貫春冬絹各十七疋小綾五疋春羅一疋冬綿五

（十兩）通議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奉大夫中散大夫（料錢各四十五貫，春冬絹各十五疋，綾三疋，春羅一疋，冬綿五十兩）朝議大夫奉直大夫朝請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以上料錢[illegible]）奉議郎（料錢[illegible]）

通直郎（料錢[illegible]）宣教郎（料錢[illegible]）宣義郎（料錢[illegible]）承事郎（料錢[illegible]）承奉郎（料錢[illegible]）承務郎（[illegible]）以上料錢一分見錢二分折支每貫折錢在京四百文在外四百文到任添給驛料承直郎（料錢[illegible]）儒林郎（料錢[illegible]）文林郎（料錢[illegible]）從仕郎從政郎修職郎（[illegible]）迪功郎（[illegible]）以上錢折支中給一半見錢一半折支每貫折見錢七百文權務日給滿替日住○武臣請俸太尉（[illegible]）正任節度使（[illegible]）

承宣使（[illegible]）觀察使（[illegible]）防禦使（[illegible]）團練使（[illegible]）諸州刺史（[illegible]）自承宣使以下不帶階官者為正任帶階官者為遙郡各在正任之下請俸與次任正任一同靖康指揮遙郡以上俸錢衣賜依人体馬權支三分之二殿前三衙四廂俸日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遙郡團練使（[illegible]）殿前諸班直都虞候諸軍都指揮使遙郡刺史（[illegible]）龍衛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遙郡團練使（[illegible]）神衛諸軍都指揮使遙郡刺史（[illegible]）左右衛上將軍（[illegible]）諸衛上將軍（[illegible]）左右金吾衛大將軍（[illegible]）諸衛大將軍（[illegible]）諸衛將軍（[illegible]）率府率（[illegible]）率府副率（[illegible]）

（[illegible]）通侍大夫（[illegible]）正侍大夫宣正大夫履正大夫協忠大夫中侍大夫（[illegible]）中亮大夫（[illegible]）中衛大夫翊衛大夫親衛大夫（[illegible]）拱衛大夫左武大夫右武大夫（[illegible]）武功大夫武德大夫武顯大夫武節大夫武略大夫武經大夫武義大夫武翼大夫（[illegible]）正侍郎宣正郎履正郎協忠郎中侍郎中亮郎中衛郎翊衛郎親衛郎拱衛郎左武郎右武郎（[illegible]）武功郎武德郎武顯郎武節郎武略郎武義郎武翼郎（[illegible]）訓武郎（[illegible]）修武郎（[illegible]）從義郎秉義郎（[illegible]）忠訓郎忠翊郎（[illegible]）成忠郎保

義郎（[illegible]）承節郎承信郎（[illegible]）進武校尉（[illegible]）進義校尉（[illegible]）下班祗應（[illegible]）進武副尉（[illegible]）進義副尉（[illegible]）守闕進義副尉（[illegible]）○料錢職錢紹興仍政和之舊宰相樞密使料錢月三百貫（[illegible]）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僉書樞密院事（[illegible]）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illegible]）以下職事官並支職錢開封牧錢一百貫太子太師太保太傅職錢二百貫少師少傅少保百五十貫御史大夫六部尚書（[illegible]）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五十貫（[illegible]）左右散騎

常侍（行五十五貫守五十貫試四十五貫春服小綾二疋絹十五疋羅一疋冬綾絹同綿五十兩）太子詹事（錢右同貫實小綾各止三疋）給事中中書舍人（行五十貫守四十五貫試四十貫服同詹事）左右諫議大夫（行四十五貫守四十貫試三十七貫餘同舍人）權六曹侍郎（職錢四十貫餘同上）太常宗正卿（行三十八貫守二十五貫試三十一貫春冬衣隨官序）秘書監（行四十二貫守二十八貫試三十五貫）七寺卿國子祭酒（行二十五貫守二十二貫試二十貫文）太常宗少卿秘書少監（行二十八貫守二十貫試二十八貫）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左右司郎中（行四十貫守二十七貫試二十七貫）國子司業少府將作軍器監（行三十二貫守三十貫試二十八貫）太子少詹事（行二十五貫守二十二貫試二十貫）太子左右諭德（行三十二貫守二十貫試二十九貫）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行二十七貫守三十五貫試三十二貫）左右司員外郎六曹郎中（同上）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諫（行三十五貫守三十二貫試三十貫）左右正言（行二十二貫守三十貫試二十七貫）諸司員外郎（同司諫）少府將作軍器少監（行三十五貫守二十八貫試二十五貫）太子侍讀侍講（行三十五貫守二十二貫試二十貫）監察御史（同正言）太子中舍人太子舍人（行二十貫守二十九貫試十八貫）太常丞太醫令宗正丞知大宗正丞秘書丞大理正著作郎（行二十五貫守三十二貫試二十貫）

（元年指揮宣敎郎任館職寺監丞簿評事臺未主簿寺淮江司直寺給職錢一十六貫指揮每月特支米三石）七寺丞（行三十二貫守二十貫）秘書郎（行三十二貫守二十貫試一十八貫）太常博士（同七寺丞）著作佐郎（同秘書郎）國子監丞（同七寺丞）大理司直評事（同著作郎）少府將作都水監丞（行三十貫守十八貫）秘書省校書郎（行十八貫守十六貫試十四貫）正字（行十六貫守十五貫試十四貫）御史臺檢法主簿九寺簿（行十二貫守十八貫）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太武學博士（行二十貫守十八貫試十六貫）（令諸王府翊善贊讀直講記室教授並支見錢）律學博士（行十八貫守十七貫試十六貫）太常寺奉禮郎（十六貫）太常寺太祝郊社令（行十八貫守十六貫）太官令（十八貫）五監主簿（行十八貫守十六貫）太學正錄武學諭（行十八貫守十七貫試十六貫）律學正（行十六貫守十五貫試十四貫）樞密院官屬都承旨承旨（料錢四十貫職錢三十貫承旨二十五貫春服羅一疋小綾三疋絹十五疋冬服小綾五疋絹十五疋綿五十兩）副都承旨（料錢二十貫職錢一十五貫若諸房副承旨同主管承旨司公事加五貫春衣羅一疋綾一十五疋冬絹同綿二十兩）檢詳諸房文字（食錢每日五百文）計議編修官（添支錢十貫第三等折食錢二十五貫厨食錢每日計五百文）○凡諸職事官職錢不言行守試者准行給職事官衣如寄祿官例及無立定則例者隨寄祿官給職料

錢米麥計實數給兩應給者（謂職錢米麥）從多給諸承直以下充職事官（謂大理司直評事秘書省正字太學博士正錄武學博士諭律學博士正）聽支階官請受及添給諸將請受者謂衣糧料錢餘並為添給舊制觀文殿學士三十貫（米三石麪五石）觀文殿大學士資政保和殿大學士二十貫（米二石麪五石）資政保和殿大學士十五貫（米二石麪五石同上春冬小綾各五疋絹各十七疋春羅一疋冬綿十五兩）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學士直學士十五貫（春冬小綾各二疋絹各十五疋春羅一疋冬綿十五兩）保和殿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待制同先是大觀或言添支厚薄不均其後自學士而下改名貼職錢觀文殿大學士（貼職錢一百貫文米麥各二十五石添支米二石麪五石方子茶二斤）觀文殿大學士資政保和殿大學士（貼職錢八十貫米麥同添支錢十貫添支米麥同）資政保和殿學士（貼職錢七十貫米麥同添支數同方子茶二斤春冬綾五疋絹十七疋綿五十兩羅一疋）明殿學士（貼職錢五十貫米麥二十石添支米二石麪五石方子茶二斤春冬綾五疋絹一十七疋羅一疋冬綿五十兩）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學士樞密直學士（正三品貼職錢四十貫米麥各四十石添支米二石麪五石方子茶二斤春冬綾五疋絹十七疋羅一疋冬綿五十兩）龍圖天章寶文徽猷敷文閣直學士保和殿待制（貼職錢三十貫米麥各十七石五十春冬綾各三疋絹十五疋春羅一疋冬綿五十兩）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待制（貼職錢二十貫米麥各十二石五十兩春冬綾各一疋絹十五疋春羅一疋冬綿五十兩）集英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秘閣修撰（以上[illegible]職錢各十五貫）直龍圖天章寶文閣直顯謨徽猷敷文閣直秘閣（以上貼職錢各十貫）宣和閒罷支貼職錢仍舊制添支　紹興因之令諸觀文殿大學士至保和殿大學士料錢春冬服隨本官資政殿大學士至待制料錢隨本官春冬服從一多給又諸學士添支錢曾任執政官以上者在京外任並支其餘在京支外任不支米麵茶炭傔馬傔人衣糧內外任並給酒添支馬草料外任勿給外此有依祖例添支（如六部尚書而下職事官八等第支厨食錢自十五貫至九貫凡四等並依宣和旨揮修書官折食錢監修國史四十貫史館修撰直史館本省長貳三十七貫五百檢討著作二十五貫並依自來體例）有特旨添支（如紹興九年旨揮館職寺監直講評事臺主簿寺正司直博士各職錢十貫文六年指揮五寺三監秘書大宗正丞太常博士著作郎著作佐郎正字大理寺正司直評事臺簿刪定官檢鼓奏告院特支米）

三石計錢修官二石　各有序次其在外知判州府軍監等分曹列屬等第多寡有以州望者荆南永興江寧楊潭州三十千鳳翔洪州二十千廣州一知州七百千永興月給成都府給錢二百千并州二百千余州銅錢數給錢有以都總管經畧安撫等使者河北四路真定府路知真定府高陽關路知瀛州定州路知定州大名府路知大名府陝西逐路永興路知永興軍鄜延路知延州秦鳳路知秦州環慶路知慶州涇原路知渭州河東路知太原府前任兩府並五十千大中大夫待制以上三十千北路安撫使同知并州帶學士郎三十千無特給三路管幹機宜文字朝官十千京官七千知桂州充廣南西路都鈐轄經畧安撫使自太中大夫待制及中散大夫以上三十千朝臣充實西路兵馬都鈐轄兼本路安撫管幹經畧司公事即二十千河北沿邊安撫副使都監以橫行使充三十千自橫行副使并武功大夫至敦武郎以上充二十千秉義郎閤門祗候充都監即十五千同管幹河東沿邊安撫司公事以橫行副使至敦武郎以上二十千秉義郎十五千通判大藩京朝官有二十千至十千者餘州軍十千至七千者京官七千京官通判成都府給錢八十千古軍六十千朝官通判成都府梓州夔州軍府給錢七十千京官五十千簽判朝官十千京官七千朝官每月成都府梓州給錢七十千京官五十千三路都轉運使淮南荆浙江湖制置茶鹽礬稅都大發運使太中大夫待制中散大夫以上三十千朝官充發運使副二十千武功大夫至武翼郎充發運使副都監同朝官充判官十千三門白波發運使朝官二十千朝官充判官十千京官七千諸路轉運使副朝官二十千並成都府梓州夔路給錢自六十千至四十千凡三等府界并諸路州府庫監縣鎮監當朝官七千京官五千至四千有二等武功大夫以下至進義校尉自十千至三千凡七等朝官任川峽州府軍監給錢五十千京官一十千至二十五千凡二等進義校尉以上成都梓州夔路自六十千至一十五千凡五等朝官充陝西及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舉提點鑄錢等公事自二十千至十五千凡二等朝官充都大提舉河渠司幹當及提舉宮觀併催遣輦運催綱諸州監物務等自十五千至七千凡三等任川路給錢七十千京官充催促輦運催裝斛斗綱船并諸州監物務等自七千至五千凡二等任川路給錢五十千都大提舉修護黃河防埽岸諸處巡檢并監北京大內軍器庫并蔡河撥發催綱等並

以兩省供奉官以下至內品充自十千至三千凡七等凡外任添給羊有二十口至二口凡六等米有二十石至二石凡七等麵有三十石至二石凡七等傔有二十人至二人凡七等馬有十匹至一匹凡六等

祿粟及隨身元隨傔人之制　宰相祿粟一百石樞密使三公侍中中書尚書令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同為宰相隨身七十人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祿粟一百石隨身五十人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一百石舊制百五十石隨身一百人太尉一百石隨身五十人節度使祿粟已具傔料門元隨五十人承宣使祿具傔門元隨五十人觀察使防禦使祿見傔門元隨三十人團練使祿見傔門元隨三十人諸州刺史同上元隨二十人遙侍大夫正侍大夫宣正大夫履正協忠中侍中亮大夫祿粟並具傔祿人門捧日天武左右廂都指揮遙郡團練使五十石傔十人龍神衛左右廂都指揮殿前馬步軍都虞候軍都指揮使同殿前諸班直都虞候諸軍都指揮使遙郡刺史二十五石傔五人神衛都指揮使遙郡刺史同諸學士添支米麵已附于前今載觀文殿大學士傔二十人觀文殿學士資政保和殿大學士傔十人資政保和殿學士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學士傔七人樞密都承旨傔十人副都承旨諸房副承旨七人其餘京職守令幕職曹官自十石七石五石至于二石各有等中書堂後官提點五房公事逐房副承旨自七人五人至于一人各有數因仍前制胥吏已書凡任宰相執政有隨身太尉至刺史有元隨餘止傔人紹興折色凡祿粟每名細色六斗米書中書等軍米六分麥四分給隨身元隨傔人糧每斗折錢三十文衣紬絹每疋一貫布每疋三百五十文綿每兩四十文

職田 官品古田

孟子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

朱子集註曰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一百四十四人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王制夫圭田無征

鄭氏曰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

晉武帝平吳之後有司奏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一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之皆聽留之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三品四十頃四品三十五頃五品三十頃六品二十五頃七品二十頃八品十五頃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持鈒冗從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

晉書百官志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菜田十頃騶十人立夏後不及用者食俸一年特給菜田八頃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光祿大夫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尚書令太子太傅少傅給田騶並同光祿

按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言公卿士夫既有俸廩不當與民爭利也漢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可謂富矣而復效富人廣畜田園如田蚡以外戚為相奉邑歛食收多而且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之類是也漢時亦未曾為之制至晉武詔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欲為之限得古意矣然所謂城中有往來之地近郊有芻藁之田則似王制所謂湯沐之地且所限止於京城則王戎所謂園田水碓周徧天下者固未嘗為之限何耶

東晉寓居江左以來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詳見官品戶門）

宋孝武時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詳見征榷門）

魏制諸宰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傳賣者坐如律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

開皇八年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以來恒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

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至是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錢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云

唐凡京諸司各有公廨田司農寺給二十六頃殿中省二十五頃少府監二十二頃太常寺二十頃京兆府河南府各十七頃太府寺十六頃吏部戶部各十五頃兵部內侍省各十四頃中書省將作監各十三頃刑部大理寺各十二頃尚書都省門下省太子左春坊各十一頃工部十頃光祿寺太僕寺秘書省各九頃禮部鴻臚寺都水監太子詹事府各八頃御史臺國子監京縣各七頃左右衛太子家令寺各六頃衛尉寺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太子左右春坊各五頃太子左右衛率府太史局各四頃宗正寺左右千牛衛太子僕寺左右司禦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左右監門率府各三頃內坊左右內率府率更府各二頃在外諸司公廨田亦各有差大都督府四十頃中都督府三十五頃下都督都護上州各三十頃中州二十頃官總監下州各十五頃上縣十頃中縣八頃下縣六頃上牧監上鎮各五頃上縣及中下牧司竹監中鎮諸軍折衝府各四頃諸治監諸倉監下鎮上關各三頃互市監諸屯監上戍中關及津各二頃其津隸都水使者不給下關一頃五十畝中戍下戍岳瀆各一頃○諸京官文武職事各有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准此即百里內地少欲於百里外給者亦聽之○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之田亦各有差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京畿縣亦准此七品四頃八品二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諸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

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諸州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其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數而已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爲限各前人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已下者依舊定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開元十年六月勑所置職田本非古法爰自近制是以因循頗有變通廳須刪改其內外所給職田從今年九月以後並宜停給十八年六月京官職田特令准令給受復用舊制自大曆以來關中匱竭時物騰貴內官不給乃減外官職田三分之一以給京官俸每歲通計文武正員員外官及內侍省閑廄五坊南北衙宿衛并教坊內人家糧等凡給米七十萬石

宋天聖間詔罷天下職田悉以歲入租課送官具數上三司計直而均給之朝廷方議措置令未下天子聞其獄見吏以賄敗者多惻然傷之詔復給職田即毋得多占佃戶及無田而配出所租違者以枉法論後十餘年至慶曆中詔限職田有司始申定其數

政和八年臣僚上言尚書省措置縣令自不滿五千戶至滿萬戶延增給職田一頃夫天下圭租多寡不均久矣縣令所得亦參差不齊多至九百斛如淄州之高苑八百斛如常州之江陰六百斛如常州之宜興自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二三百凡在河北京東西荊湖之間少則有至三二十斛者閩廣有自來無圭租處川峽西路自守倅至簿尉又以一路歲入均給令獨不得而獨有今欲一縣增給一頃宜可得哉詔令職田頃畝未及條格者催促標撥

乾道間臣僚言職田所以養廉亦或啓其不廉蓋交競於差遣之時多取於收斂之日以其所以養廉者爲貪也紹興間懼其不均則詔諸路提刑司依法標撥官多田少即於鄰近州縣通融須管數足又

詔將空閑之田爲他司官屬所占者撥以足之仍先自簿尉始其有
無職田選人并親民小使臣每員月支茶湯錢十貫文內雖有職田
每月不及十貫者皆與補足所以厚養廉之利也懼其病民則委通
判縣令覈實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凡職租不許
輒令保正催納或抑令折納見錢或無田平白監租或以虛數勒令
代納或額外數過多取皆申嚴禁止之令察以監司坐以贓罪所以
防其不廉之害也罷廢未幾而復舊拘借未久而給還移充糴本轉
收馬料旋復免行皆所以示優恩厲清操也若其頃畝多寡且有成
式。知藩府（謂二京京兆成都太原建康江陵延安興仁隆德開德臨安府慶陽潭州）二十頃　發
運轉運使副總管副總管知節鎮十五頃知餘州及廣濟淮陽無爲
臨江廣德興國南康南安建昌邵武興化漢陽永康軍并路分鈐轄
十頃　發運轉運判官提舉淮南浙江南荊湖東西河北路鹽事官
通判藩府八頃　知餘軍及監并通判節鎮州鈐轄安撫副使都監
路分都監將官發運司幹辦公事七頃通判餘州及軍滿萬戶縣令
六頃藩府判官錄事參軍州學教授（謂承務郎以上者）　都監發運轉運司
主管文字滿五千戶縣令副將官五頃　節鎮判官錄事參軍州學
教授（謂承務郎以上者）　轉運司主管帳司不滿五千戶縣令滿萬戶縣丞
餘州都監走馬承受公事主管機宜文字同巡檢都大巡河提點馬
監四頃　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藩府及節鎮推官巡檢縣鎮寨都
監監寨主巡捉私茶鹽駐泊捉賊在城監當餘州判官州學教授（謂承
務郎以上者）　軍監都監三頃五十畝　軍監判官餘州推官餘州及軍監
錄事參軍巡檢縣鎮寨都監寨主巡捉私茶鹽駐泊捉賊在城監當
藩府及節鎮曹官州學教授（謂承直郎以上）滿五千戶縣丞滿萬戶縣簿尉
巡轄馬遞鋪鎮寨監當及監堰三頃　餘州及軍監曹官州學教授
（謂承直郎以上）不滿五千戶縣丞滿五千戶縣尉簿巡轄馬遞鋪縣鎮寨監
當及監堰二頃五十畝不滿五千戶縣簿尉巡轄馬遞鋪縣鎮寨監

當及監堰二頃

文獻通考卷六十五

鄱陽　馬　端臨

職官考

官品命數

周官有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專征伐五侯九伯者也蓋長諸侯爲方伯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又云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者六命賜官鄭司農云子男入爲卿治一官也卿置官者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五命賜則則者地未成國之名也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也方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一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五十里與夏五十里國同四命受器爲受上祭大器夫也鄭司農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鄭玄謂此列位也王之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再命受服受玄冕之服爲上士也列國之大夫再命於此一命受職公侯伯之士也於子男爲大夫天子受職事

右內外官六萬三千六伯七十五人內二千六伯四十二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二十二人

職掌府史胥徒賈人工人奄子罪隸閽寺夷隸等五隸醫人圉人虎士視瞭力召反及奚籩醢醯鹽冪酒桃春挑饎藁等饎音熾亦作糦云酒食也女職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人都計內外官及內職掌人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五人其庶人在官者及女職人數及內職掌人並不在數五等官之國及邦國世婦宫二十六萬三千六百八十四人又三十九國王制云諸侯方伯之國百七十三大國一百五十小國一千七百七十大國二十大國之數五十九國五下大夫二十二卿五上士大夫與士如大國次國之卿五上士九大國其大夫士如大國次國七十二人其士二十七士約與六萬一千二十一人及周初有千八百國列國不異者有可置所卿縣官吏百姓之所奉宜非勤乎

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也當周之世有功之臣無如太公周公者然封爵皆爲侯詩云莊公之子齊侯之子又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乃伯禽也而春秋有虞公虢州公者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爲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故天子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天子三公加命則爲方伯九命卿加一命則出爲侯伯七命大夫加一命則出爲子男五命天子元士出封爲附庸加一命爲四命大夫以下德盛者出則爵命並加士則德未周備但得進命不進爵也是以卿出則爲侯伯大夫出則爲子男皆爵命並進士出附庸但得進命故附庸之君名也

二王之後本非出加之國直以承祀先代故九命爲上公其有功之臣皆爲侯伯七命而已若周之子弟及異姓之有大功德而封爵不過侯但得進地故齊魯之國皆以侯爵而受上公之地五百里之封若列土侯伯有賢能之德而又有功者則加一命爲牧故春官之職云八命作牧子男之君則五命上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大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次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小國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凡士一命而受爵周禮爵及命士故云一命而受爵有受爵有受命者必有職故周禮云一命受職明一命之士職爵俱有也再命受服於君不自爲也然則一命者其服自爲也一命尚受職再命不言自明矣三命受車馬三命謂侯伯之

卿也再命已受服於君則三命之卿受服不疑矣而復別受車馬於君故曲禮云夫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明其三命得受車馬之義然三命之卿則有命於天子之禮故周禮云三命受位明諸侯之卿受三命者皆有列位於王朝也則小國之卿再命者雖得命於天子於王朝未有列位也三命之卿始受車馬則再命以下車馬自爲之也若君特賜者不在其例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卿受祭器於公四命如受祭三命以下皆自爲之也故禮記云有田祿者先爲祭器三命以上既受祭服四命者受服亦可明矣三命之卿尚有列位於王四命亦可知也凡大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凡自稱者伯曰天子之臣分土之伯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守又音手反在邊曰其屏之臣其公子曰臣孽孽音五葛反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傳遽以車馬器使者也上臣於大夫者曰私人也傳丁戀反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亦謂諸侯之卿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也其士自稱曰陪臣某陪重也於外曰子有子

彼之辭也曾曰寡子來且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自稱曰某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
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其十八等自大夫以下又似官也其郎人皆更卒也有功
賜則在軍吏之例自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言從公大夫以上與令丞亢禮亢當也
言高下相當無所甲屈

漢官秩差次二漢並有秦二十等爵然以爲功勞之賞非相秩也丞相大尉司徒司空諸將軍及諸侯王國官不在此目

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王莽改曰卿　御史大夫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二千石月百二十斛亦曰真二千石王莽改爲上大夫　太子太傅　少傅　將作大監
太子詹事　大長秋　典屬國　水衡都尉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司隸校尉　城門校尉　中壘校尉
屯騎校尉　步兵校尉　越騎校尉　長水校尉　胡騎校尉
射聲校尉　虎賁校尉　州牧　郡太守
比二千石月百斛王莽改爲中大夫　丞相司直　光祿大夫　光祿中郎五

官左右三將　光祿虎賁中郎將　光祿中郎將騎都尉
西域都護副校尉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郡尉
千石月八十斛王莽改爲下大夫　丞相長史　大司馬長史　御史中丞
御史長史　前後左右將軍長史　太常丞　光祿勳丞　衛尉丞
太僕丞　廷尉左右監　大鴻臚丞　宗正丞　大司農丞
少府丞　執金吾丞　太子衛率　萬戶以上縣令
比千石　光祿太中大夫　光祿郎中車戶騎三將
光祿謁者僕射　光祿虎賁郎
八百石成帝除八百石秩　太子家令
比八百石　光祿勳諫大夫
六百石月七十斛王莽改曰元士　衛尉公車司馬令　衛士令　旅賁令
廷尉左右平　太子門大夫　太子庶子　將作大匠丞
太子詹事丞　水衡都尉丞　京兆尹丞　左馮翊丞　右扶
風丞　州刺史郡丞　郡長史　郡尉丞　次萬戶以上縣令
比六百石月六十斛　太常太卜博士　光祿議郎中郎
光祿謁者掌賓讚受事員　西域都護丞　司馬候
五百石成帝除五百石秩王莽僕置改爲命士　減萬戶縣長
四百石月四十五斛自四百石至二百石爲長吏王莽改爲中士　太子中盾
萬戶以上縣丞　次萬戶以上縣丞　減萬戶縣丞
比四百石　光祿侍郎
三百石月四十斛王莽改爲下士　次減萬戶縣長
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　光祿郎中
二百石月三十斛　萬戶以上縣尉　次萬戶以上縣尉　減萬戶縣尉
百石自百石已下計食佐史之秩爲少吏王莽改百石曰庶士
右漢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哀帝時官數
命數未詳漢魏以降達于周隋既多無表或僅存其要理難明辨研覈更難今但約其本史略存一代之制使皆顯此覽之者幸察焉

後漢官秩差次漢制初因其舊以勞賜爵要給其言賦自是二公大將軍驃騎大將軍並不在此目
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注云比二千石
太子太傅　河南尹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二千石月百二十斛　度遼將軍　大長秋　太子少傅　將作大匠
司隸校尉　州牧凡州所監　都爲京都置尹　郡太守
皇子封王國傅　相　皇太子封王國御史大夫及諸卿
比二千石月百斛　都護將軍　大將軍營五部校尉　光祿五官
中郎將　光祿左中郎將　光祿右中郎將　光祿虎賁中
郎將　光祿羽林中郎將　光祿奉車都尉　光祿駙馬都尉
光祿騎都尉　光祿大夫　少府侍中漢官秩云千石　少府中常侍
城門校尉　北軍屯騎校尉　北軍越騎校尉　北軍步兵校

尉　北軍長水校尉　北軍射聲校尉　每王屬國都尉
護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皇子封王國中尉
千石（月八十斛）　太傅長史　太尉長史　司徒長史　司空長史
大將軍長史　光祿太中大夫（注云秩比二千石）　廷尉正左監
少府中常侍　少府尚書令　少府御史中丞　太子家令
大長秋中宮僕　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　城門司馬
城門平屯司馬　北軍屯騎校尉司馬　北軍越騎校尉司馬
北軍步兵校尉司馬　北軍長水校尉司馬　胡騎司馬
北軍射聲校尉司馬　右扶風京兆每大縣令　雒陽令
皇太子封王國郎中令　僕
比千石　大將軍司馬　太常丞　光祿丞　光祿謁者僕射
衛尉丞　衛尉宮掖門司馬　太僕丞　鴻臚丞　宗正丞
司農丞　少府丞　使匈奴中郎將　執金吾丞（左云漢官儀云六百石）

六百石（月七十斛）　大將軍從事中郎　度遼將軍長史　度遼將軍
司馬　太常贊饗　太常太史令　太常博士祭酒
太常太祝令　太常太宰令　太常太子樂令　太常高廟令
太常光武廟令　太常前帝陵每園令　太常先帝陵每陵食
官令　光祿左右僕射　左右陛長　光祿羽林左監
光祿羽林右監　光祿中散大夫（注云秩二千石）　光祿諫議大夫
光祿議郎　光祿常侍謁者公府掾　衛尉公車司馬令
衛尉南宮衛士令　衛尉北軍衛士令　衛尉左右都候
太僕考功令　太僕車府令　太僕未央廄令　太僕丞華廄
令　廷尉左平　鴻臚大行令　宗正諸公主每主家令
宗正諸公主每主主簿僕　私府長　大司農部丞　大司農
太倉令　大司農平准令　大司農導官令　少府太醫令
少府太官令　少府守宮令　少府上林苑令　少府給事黃

門侍郎　少府小黃門侍郎　少府小黃門令　少府中黃門
冗從僕射　少府掖廷令　少府永巷令　少府衛府令
少府祠祀令　少府鉤盾令　少府濯龍監　少府中藏府令
少府內謁者令　少府尚方令　少府尚書僕射　少府尚書
令　少府符節令　少府治書侍御史　少府侍衛史
執金吾武庫令　大長秋丞　大長秋中宮謁者令（注本作四百石）　大長秋中
大長秋中宮尚書　大長秋中宮私府令（注曰秩千石）
宮永巷令　大長秋中書黃門冗從僕射　大長秋虎賁官騎
下中宮官署令　太子倉令　太子食令　太子門大夫
太子中庶子　將作丞　將作左校令　將作右校令
城門每門候　北軍中候　州刺史　右扶風京兆每次縣令
護烏桓校尉擁節長史　司馬　護羌校尉擁節長史　司馬
比六百石（月六十斛又云五十斛）　大將軍興軍候　光祿五官中郎（又云比二
百石）　光祿左中郎　光祿右中郎　光祿虎賁中郎

光祿常侍謁者　太子洗馬　皇子封王國治書
四百石（月五十斛又云四十五斛）　光祿給事謁者　少府太官丞　少府黃
門署長　畫室署長　內署長　少府直里監　少府尚書左
右丞　少府侍郎　大司農雒陽市長　大長秋中宮樂長
太子庶子　太子廄長　太子中盾　太子衛率　右扶風京
兆每次縣長　雒陽縣丞　皇太子封王國禮樂長　衛士長
醫工長　永巷長　祠祀長
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　百官志云四十斛）　太尉東西曹掾　光祿五官侍郎
光祿左侍郎　光祿右侍郎　光祿虎賁侍郎
皇子封王國謁者
三百石（月四十斛）　太常先帝陵每陵食監丞　宗正諸公主每主家
丞　少府鉤盾丞　永安丞　鴻臚大行治禮郎　大司農丞

掾議擢丞　右扶風京兆每小縣長　侯國相

比三百石（月二十七斛）　太尉諸曹餘掾　光祿五官郎中　光祿左郎中　光祿右郎中　光祿虎賁郎中　光祿羽林郎中

光祿灌謁者郎中　少府中黄門

二百石（月二十一斛）　太常太史丞　明堂及靈臺丞　衛尉吏

太僕文學史　少府文學史（一人二百石）　少府苑中丞

右史南園丞　少府令史　少府符節令史　廷尉史鴻臚吏

宗正吏（一人三百石）　大司農直吏　大司農雒陽市丞

執金吾吏　太子舍人　河南尹負外　皇子封王國郎中

比二百石（月十七斛）　大將軍屯長太尉屬　光祿郎從虎賁

百石（月十六斛）　太尉令史（中興以後不載石數）　太常吏　太常太史吏

太常太子樂吏　光祿負外　衛尉文學吏　太僕吏

少府吏（五人百石）　少府蘭臺令史　廷尉文學吏　鴻臚文學吏

宗正文學吏（四人百石）　大司農文學吏　大司農雒陽市吏

執金吾文學吏　司隸校尉州功曹從事　別駕從事

簿曹從事　兵曹從事　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有之）　州曹諸掾

河南尹公右平史　雒陽負外　鄉有秩三老

斗石（月十一斛）　太常明堂負吏　太僕鄉負吏　大鴻臚鄉負吏

大司農雒陽市吏　少府鄉負吏　執金吾負吏　雒陽令負吏

佐吏（月八斛）　太常佐　太常太祝佐　太常明堂佐

光祿佐　衛尉佐　太僕佐　廷尉佐　大鴻臚佐　大鴻臚

大行令佐　宗正佐　大司農佐　雒陽市佐　執金吾佐

少府佐　雒陽縣佐史

右内外文武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七千五十五人内六千五百一十二人外）内

外諸司職掌人一十四萬五千四百一十九人（一萬四千二百二十五人内職掌令史御屬從事府佐負史待詔宰騎亭長郎一潤從二騎及諸文學書佐者士衛從騎導從領士為程騎等一下三）

（共一千一百九十四人外職掌負吏書佐假佐亭鄉有秩二老游百家什等）都計内外官及職掌人十五萬二千九百八十六人其内有里魁里數及命數未詳

按成國之命數兩漢之石祿皆所以辨官位之高卑也自魏以後始有九品之制至梁分為十八班後魏以九品分正從而隋唐以來因之宇文周又以九命分正從皆十八等今分為十八門以盡魏以來歷代之官而著代名其下品同而代異者並見細注更不重出魏晉宋齊無從品則只以各品之官入正品餘則隨其正從分入云

一品（魏晉宋齊陳）　正一品（北魏隋唐北齊宋）　十八班（梁）　正九命（周）

黄鉞大將軍（魏）　三公（魏）

諸國王（魏周隋陳後魏宋北齊唐）　公侯伯子男（魏晉）

大丞相（宋魏左右丞相陳梁隋周）　太傅（宋梁北齊周陳隋唐後魏）

太保（宋梁北齊周陳隋唐後魏）　太尉（宋梁北齊陳隋唐後魏）

司徒（宋梁陳北齊隋唐後魏）　司空（宋梁北齊陳隋唐後魏）

大司馬（宋後魏北齊陳）　大將軍（宋北齊周陳唐後魏）

太宰（梁陳）　開府儀同三司（陳）

巴陵汝陰王後（陳）　尚書令（陳）

太師（後魏隋唐北齊宋周）　郡公（晉後魏）

國公（周）　柱國大將軍（周）

少師少傅少保（宋）

從一品（北魏隋宋北齊）　十七班（梁）　九命

諸將軍左右光祿開府儀同三司（梁唐宋周）

儀同三司（周北魏北齊）　縣公（北魏隋）

都督中外諸軍事（北魏）　諸開府散公（北魏）

郡公（北齊隋）　驃騎大將軍（隋周）

車騎大將軍（周）　雍州牧（周）

上柱國 隋
國公 隋 唐 宋
嗣王 唐 宋
特進 宋
二品　正二品
諸四征四鎮車騎驃騎將軍 魏 北齊 晉 周
諸大將軍 北魏 晉 劉宋
諸持節都督 晉 劉宋
尚書令 隋 梁 北魏 北齊
左右光祿大夫 北齊 梁 陳 周 北齊 隋
尚書左右僕射 陳
蕃王 陳
縣公 陳 北齊
衛將軍 北魏 北齊
儀同三司 北齊
車騎將軍 周
柱國 隋
行臺尚書令 隋
金紫光祿大夫 宋
參知政事 宋
太尉 宋
從二品　十五班
尚書左右僕 梁 隋 唐 北魏
中書監 梁 北魏
領護將軍 梁
四鎮將軍 北魏

郡王 隋 唐 宋
太子太師太傅太保 唐 宋
樞密使 宋
十六班　正八命
晉 劉宋 北魏
特進 晉 北齊 劉宋 隋 陳 唐 北魏
縣侯伯子男 晉
太子太傅 梁 陳
中書監 陳
嗣王 陳
郡公 晉 宋 陳 北齊
太子太師太傅太保 北魏 北齊 隋
縣侯 北魏 周
少師少傅少保 周
刺史戶三萬以上者 周
開國侯 隋
輔國大將軍 唐
知樞密院事 宋
同知樞密院事 宋
上柱國 唐 宋
八命
太子少傅 梁
特進 梁 北齊
司州牧 北魏
中軍領軍撫軍將軍 北魏 周

金紫光祿大夫 北魏 周 隋 北齊左右光祿大夫
儀同三司 北齊
尚書令 北齊
衛將軍 北齊
郡公 北齊
都督 周 唐
京兆尹 周
雍州牧 隋
行臺尚書僕射 隋
京兆河南太原府牧 唐
光祿大夫 宋
柱國 唐 宋
簽書樞密院事 宋
御史大夫 宋
左右金吾衛左右衛上將軍 宋
殿前都指揮使 宋
三品　正三品
侍郎 北魏 晉 北齊 劉宋 唐 陳
中常侍 魏 晉
左右僕射 魏 劉宋 晉
中書監令 北魏 北齊令 晉 唐令 劉宋 陳
諸征鎮安平將軍 北魏 北齊 晉 劉宋
九卿 魏
京兆河南尹 魏 隋 唐
大長秋 魏 晉 劉宋
中領軍 魏 陳 北魏 晉 劉宋 北齊 梁

散侯 北魏
太子太師太傅太保 北齊
驃騎車騎將軍 北齊
四征將軍 北齊 周
縣公 北齊 晉 宋
刺史三萬戶以上者 周
大將軍 隋
上總管 隋
太子少師少傅少保 唐 宋
大都護 唐
鎮國大將軍 唐
銀青光祿大夫 宋
觀文殿大學士 宋
六部尚書 宋
九州牧 宋
節度使 宋
十四班　正七命
散騎常侍 魏 陳 晉 劉宋
尚書令 魏 晉 劉宋
諸尚書 魏 晉 北齊 劉宋 隋 唐
秘書監 北魏 北齊 晉 隋 劉宋 北魏
光祿大夫 魏 晉 劉宋
司隸校尉 魏 晉
太子保傅 魏 晉 劉宋
太子詹事 魏 陳 晉 北魏 劉宋 北齊 梁 隋
諸縣侯 魏 陳 晉 北齊 劉宋

龍驤征虜將軍 魏 晉 劉宋　輔國將軍 魏 晉
鎮軍撫軍 晉　諸卿尹 晉 劉宋
中護軍 晉 北魏 劉宋 北齊 陳　吏部尚書 梁
金紫光祿大夫 梁 陳 唐　太常卿 隋 梁 陳 唐 北魏 北齊
左右衛將軍 晉 陳 北魏 北齊　御史中丞 陳
太后衛尉大僕少府三卿 陳　衛尉 北魏 北齊 隋
宗正卿 晉 陳 北魏 北齊　太府卿 陳 北魏 北齊 隋
司農卿 陳 北齊　廷尉卿 陳 北魏
光祿卿 陳 北魏 北齊 隋　大匠卿 陳
鴻臚卿 陳 北魏 北齊 隋　大舟卿 陳
國子祭酒 陳　揚州刺史 陳
南徐東揚州刺史 陳　皇弟皇子封國王世子 陳
太子少師少傅少保 隋 北魏 北齊　中書令 北魏

文獻通考卷六十六　一二

太僕 北魏 北齊 隋　大司農 北魏 隋 唐
河南尹 北魏　上州刺史 北魏 周萬戶以上 北齊 隋
諸王師 北魏 北齊　銀青光祿大夫 周 北魏 北齊 隋
前左右後將軍 北魏 周 隋　大理卿 北齊 隋
清都尹 北齊　大冢宰 周
大司徒 周　大宗伯 周
大司馬 周　大司寇 周
大司空 周　帥都督 周 唐中都督
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 周　大將軍 隋
納言 隋　內史令 隋
左右武衛武候大將軍 隋 唐　中總管 隋
行臺諸曹尚書 隋　左右賓客 唐
左右驍騎威衛領軍衛金吾衛監門衛等大將軍 唐

上都護 唐　左右羽林軍左右千牛衛等大將軍 唐
冠軍大將軍 唐　懷化大將軍 唐
上護軍 唐 宋　宣奉正奉大夫 宋
觀文殿學士 宋　資政保和殿大學士 宋
翰林學士承旨 宋　翰林學士 宋
資政保和端明殿學士 宋　樞密直學士 宋
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等閣學士 宋
左右散騎常侍 宋　權六曹尚書 宋

從三品　十二班　七命

中書令 梁　列曹尚書 梁
國子祭酒 梁 陳 唐 北魏 北齊　宗正太府卿 梁
光祿大夫 梁　散騎常侍 陳 北魏 唐 北齊
四方中郎將 北魏 北齊　護匈奴羌戎夷蠻越中郎將 北魏 北齊

文獻通考卷六十六　一三

御史中尉 北魏　大長秋卿 北魏 北齊
將作大匠 北魏 唐 北齊　征虜將軍 北魏
二大二公長史 北魏　太子左右衛軍 北魏 北齊
武衛將軍 北魏 北齊　冠軍將軍 周 北魏 北齊
護羌戎夷蠻校尉 北魏　太中大夫 周 北魏 北齊
輔國將軍 周 北魏 北齊　中州刺史 周 北魏 北齊
龍驤將軍 北魏 北齊　散伯 北魏 北齊
司徒左長史 北齊　御史中丞 北齊 宋
中侍郎 北齊　太尉長史 北齊
領左右將軍 北齊 隋　護匈奴羌戎蠻夷校尉 北齊
三等上郡太守 北周　中散大夫 周
郡督刺史戶五千以上者 周　郡守萬五千以上者 周
上開府儀同三司 隋　左右衛將軍 隋

左右武衛武候將軍 隋
左右監門將軍 隋
御史大夫 隋 唐
親王師 隋
朝議大夫 隋
下總管 隋
秘書監 唐
殿中監 唐
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 唐
少府監 唐
諸衛羽林千牛將軍 唐 宋
下都督 唐
上州刺史 唐
大都督府長史 唐
副都護 唐
親王傅 唐
銀青光祿大夫 唐
開國侯 唐 宋
雲麾將軍 唐
歸德將軍 唐
護軍 唐 宋
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學士 宋
正議通奉大夫 宋
開封尹 宋

尚書列曹侍郎 宋
太子賓客詹事 宋

四品 正四品 十二班 正六命

城門校尉 魏 晉 北魏 北齊
護軍監軍 魏 晉
積弩強弩等將軍 魏 晉
武衛左右衛中堅中壘驍騎游騎等將軍 魏 北齊 晉 陳 北魏
前軍左軍右軍後軍寧朔建威建武等將軍 魏 晉 劉宋
振威振武奮威奮武揚武廣威廣武左右積弩等將軍 魏 劉宋 晉
五營校尉 魏 晉 劉宋
南北東西中郎將 魏 劉宋 晉
御史中丞 魏 晉 劉宋
都水使者 魏 晉 劉宋
州領兵刺史 魏 晉 劉宋
諸鄉侯 魏 晉 劉宋
越騎馬丸諸匈奴護羌蠻夷等校尉 魏 劉宋 晉
護匈奴中郎將 晉
侍中散騎常侍 梁
左右衛將軍 梁
衛尉卿 梁
通直散騎常侍 陳 北齊 北魏 隋
黃門侍郎 隋 陳 梁 北魏 北齊

秘書監 隋 宋
太子中庶子 陳 北魏 北齊
太子左右衛率 陳 隋 唐
朱衣直閤 陳
中書侍郎 陳 唐
尚書左右丞 陳 唐
尚書吏部侍郎 陳 隋 唐
郎中 陳 北魏 北齊
太子三卿 陳
太子大夫 陳
中散大夫 陳 北魏
司徒左右長史 陳 梁 北齊
諸王師 隋 陳
國子博士 陳
荊江南兗郢湘雍等州刺史 陳
嗣王蕃王郡縣公等世子 陳
開國縣伯 陳 唐 宋
二大二公司馬 北魏 北齊
太常光祿衛尉三少卿 北魏 北齊 隋
司空皇子長史 北魏
中常侍中尹 北魏 北齊
大僕廷尉鴻臚宗正司農太府六少卿 北魏 北齊 隋
從一品將軍開府長史司馬 北魏 北齊
司空皇子司馬 北魏
鎮遠安遠平遠建義建忠建節等將軍 周 北魏 北齊

立義立忠立節恢武勇武曜武昭武等將軍 北魏
司徒諮議參軍 北魏
下州刺史 隋 北魏 北齊
上郡太守內史相 北魏
開國縣子 隋 北魏 唐 北齊
中散大夫 北齊
三等鎮將軍 北齊
小冢宰 周
小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等以上大夫子 周
諫議大夫
諮議大夫 周
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 周
刺史戶不滿五千以下者 周
郡守萬戶以上者 周
驃騎將軍 隋
開府儀同三司 隋
太子左右宗衛率左右內率 唐
太子左右庶子 隋 唐
大理少卿 隋
內史侍郎 隋
左右監門郎將 隋
朝散大夫 隋
太常少卿 唐
太子詹事 唐
左右司禦左右清道 唐

左右監門率府率 唐　中州刺史 唐
軍器監 唐　上都護府副都護 唐
上府折衝都尉 唐　正議大夫 唐
忠武將軍 唐　上輕車都尉 唐 宋
尚書中司侍郎 唐　太子左右諭德 唐
通議大夫 唐 宋　親勳翊衛羽林中郎將 唐
左右千牛衛左右監門衛中郎將 唐　壯武將軍 唐
給事中 宋　中書舍人 宋
太常宗正卿 宋　諸衛大將軍 宋
殿前副都指揮使 宋　承宣使 宋

從四品　十一班　六命

御史中丞 梁　尚書吏部 梁
秘書郎 梁　通直散騎常侍 梁

太子左右衛將軍 梁　左右驍騎 梁
太子大夫 梁　皇弟子師 梁
司農少府廷尉卿 梁　太子中庶子 梁 北魏 北齊
光祿卿 梁　中堅中壘將軍 周 北魏 北齊
尚書左右丞 陳 北魏 北齊　二大二公諮議參軍 北魏 北齊
司州別駕從事史 北魏　太子家令 陳 北魏 唐 北齊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長史司馬 北魏　率更令僕 北魏 陳 唐 北齊
中書侍郎 北魏 北齊　諫議大夫 陳 北魏 宋 北齊
寧朔建威奮威振威揚威廣威等將軍 周 北魏　司空 北魏
皇子諮議參軍事 北魏　司州治中從事史 北魏 北齊
建武振武奮武揚武廣武將軍 北魏 北齊　左右中郎將 周 北魏 北齊
從一品將軍 北魏　開府諮議參軍事 北魏 北齊
開國子 北魏 北齊　三等上州長史司馬 北齊

前左右後將軍 北齊　三等中郡太守 北齊
左右備身正督軍 北齊　刀劍備身正都督 北齊
御仗正都督 北齊　直蕩正都督 北齊
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校尉 北齊　朱衣直閤 北齊
直閤將軍 北齊 隋　太子騎官及內直備身都督 北齊
三等鎮副將 北齊　郡守五千户以上 周
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 周　大呼藥 周
太子左右衛副率左右宗衛副率左右內副率左右監門率 隋 唐
上儀同三司 隋　上郡太守 隋
雍州別駕 隋　親王府長史司馬 隋 唐
內侍 隋 唐　城門校尉 隋
上鎮將 隋　雍州贊治 隋
行臺尚書右丞 隋　秘書少監 唐

八寺少監 唐　殿中少監 唐
太子親勳翊衛中郎將 唐　上都護府長史 唐
太中大夫 唐 宋　宣威將軍 唐
驍騎都尉 唐 宋　國子司業 唐
少府將作少監 唐　京兆河南太原府少尹 唐
大都督大都護府親王府司馬 唐　上州別駕 唐
中州折衝都尉 唐　中大夫 唐
明威將軍 唐　權六曹侍郎 宋
保和殿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待制 宋
七郎卿 宋　國子祭酒 宋
少府將作監 宋　諸衛將軍 宋

五品　正五品　十班　正五命

給事中 魏 晉 唐　給事黃門侍郎 魏 晉 宋

散騎侍郎 魏 晉 劉宋 梁 陳 北魏 北齊 隋
謁者僕射 魏 晉 劉宋
符節令 魏
羽林監 魏 晉
太子庶子 魏 晉 陳
太子率更令僕 魏 晉 梁
諸軍司北軍中候 魏 晉
護軍 魏 晉
禮見諸將軍 魏 晉
鷹揚折衝輕車虎烈宣威威遠懷遠伏波虎威淩江等將軍 魏 晉 劉宋
將兵都尉 魏
騎督 魏 晉
郡國太守相內史 魏 晉 劉宋 北魏中郎

國子祭酒 魏
州單車刺史 魏
三將積射強弩將軍 劉宋
三卿 劉宋
太僕大匠 梁
中散大夫 梁 唐
雲騎游騎 梁
秘書監丞 陳 隋 北魏 北齊
前左右後將軍 陳
太長秋 梁
丹陽尹 陳
豫益廣衡青冀北兗北徐梁南秦司南梁交越桂霍等十五州刺史 陳
皇弟皇子府諮議參軍 陳 隋 唐

中書侍郎 魏 晉 劉宋
虎賁中郎將 魏 晉
冗從僕射 魏 晉
太子中庶子 魏 晉 劉宋
太子家令 魏 晉 梁
衛率 魏 晉 劉宋
都督 魏 晉
西域西戎校尉 魏 晉
太學博士 魏
牙門將 魏 晉
安夷撫夷護軍 魏 晉
州郡國都尉 魏 晉
諸亭侯 魏 晉 劉宋
護匈奴中郎 晉
刺史不領兵者 劉宋
皇弟皇子府長史司馬 梁 陳
楊州別駕 梁
司徒右長史 梁
朱衣直閤將軍 梁
明堂太廟帝陵令 陳
左右中郎將 陳
太子中舍人 陳 北魏 北齊 隋 唐
會稽吳興吳郡太守侯世子 陳
皇弟皇子公府從事中郎 陳

開國縣子 陳 北齊
從二品將軍二藩王長史司馬 北魏
皇子友 北魏 北齊
員外散騎常侍 北魏 北齊
射聲越騎屯騎步兵長水等校尉 北魏
第三品將軍始蕃王諮議參軍 北魏
太子備身正都督 北齊
三等中州長史司馬 北齊
主衣都統 北齊
太子旅騎屯衛典軍校尉 北齊
天官司會宗師左宮伯鄉伯主膳太府計部等中大夫 周
地官鄉伯左右遂伯每方稍伯每方縣伯每方鐵伯每方載師師氏等中大夫 周

春官禮部守廟典祀內史太史大司樂等中大夫 周
夏官軍司馬職方吏部右武伯兵部大馭司右駕部武藏等中大夫 周
秋官司憲刑部蕃部賓部等中大夫 周
冬官工部匠師司木司土司金司水等中大夫 周
左右員外常侍 周 隋
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 周
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 周
車騎將軍 隋
內常侍 隋 唐
上州刺史 隋
同州總管 隋
諫議大夫 唐
中書舍人 唐

寧遠折衝鷹揚揚烈等將軍 北魏 周
二大二公從事中郎 北魏 北齊
國子博士 北魏 北齊 隋 唐
開府從事中郎 北魏 北齊
開國縣男 北魏 北齊 隋
廣德弘義將軍 北齊
直入直衛正衛正都督領左右 北齊
折衝制勝將軍 北齊
尚食尚藥典御 北齊 隋 唐
領護軍長史司馬 北齊
郡守千户以上者 周
長安萬年令 周 唐
儀同三司 隋
太子左右監門副率
上州司馬 隋
隴右牧總監 隋
御史中丞 唐
太子中允左右贊善大夫 唐

都水使者 唐　河南洛陽太原晉陽奉先縣令 唐
親勳翊衛羽林郎將 唐　中都督上都護府長史司馬 唐
親王府典軍 唐　定遠寧遠將軍 唐
上騎都尉 唐 宋　中州別駕
下府折衝都尉 唐　朝議大夫 唐
中大夫 宋　馬步軍都指揮副指揮使 宋
通侍三侍宣正履正協忠中侍大夫 宋　觀察使 宋
從五品　九班　五命
尚書左丞 梁　鴻臚卿 梁
中書侍郎 梁　國子博士 梁
太子庶子 梁　揚州中從事 梁
皇弟皇子公府從事中郎 梁　大舟卿 梁
大長秋 梁　皇弟皇子府諮議 梁

庶姓公府及左右前後四軍府長史司馬 梁　嗣王府長史司馬 梁
伏波凌江平漢將軍 北魏 北齊 周　第二品將軍三蕃王長史 北魏
二大二公掾屬 北魏 北齊　著作郎 晉 北魏 隋 北齊
通直散騎常侍 隋 北魏 北齊　太子洗馬 隋 北魏 唐 北齊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諮議參軍 北魏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司馬 北魏
奉車都尉 北魏 北齊 周　太子屯騎步兵翊軍校尉 北魏
都水使者 隋 北魏 唐 北齊　司空皇子開府掾屬 北魏
領護長史司馬 北魏　開府掾屬 隋 北魏 北齊
歸義率義順義朝服侯輕車威遠虎威等將軍 北魏　散男 北魏 北齊
中給事中 隋 北魏 北齊　御仗直蕩副都督 北齊
三等下州長史司馬 北齊 唐
太子騎左右備身刀劍內直備身副都督 北齊
左右直長 北齊　中尚藥尚食典御 北齊

輕騎樓船將軍 北齊 周　駙馬都尉 北齊 隋
朝衛正都督 北齊　直寢直齋 北齊 隋
清望郡丞 北齊　崇聖歸義正歸命歸德侯 北齊
治書侍御史 北齊 隋　鄴臨漳成安三縣令 北齊
三等下郡太守 北齊　大理司直 北齊 隋
太子直閤 北齊 隋　二衛隊主 北齊
開國鄉男 宋 北齊 隋　奉騎都尉 周
郡守户不滿一千石以上 周　正八命州呼藥 周
四任中撫軍將軍正七命州長史司馬 周　縣令户七千以上者 周
中郡太守 隋　中州刺史 隋
大興長安令 隋　京兆郡丞 隋
中州司馬 隋　上鎮副中鎮將 隋
親王友 隋 唐　員外散騎侍郎 隋

尚書左右司諸司郎中 唐　秘書丞 唐
殿中丞 唐　尚依尚舍尚乘尚輦奉御 唐
諸陵令 唐　親王府副典軍 唐
下都督府上州刺史 唐　下州別駕 唐
朝請大夫 唐　游騎游擊將軍 唐
武散騎都尉 唐　大理正 唐
太常太史丞 唐　太子典內 唐
上牧監 唐　下都督府上州司馬 唐
宮苑總監 唐　上府果毅都尉 唐
朝散大夫 唐　中奉中散大夫 宋
太常宗正少卿 宋　秘書少監 宋
內客省延福宮景福殿使 宋　太子左右庶子 宋
樞密都承旨 宋　中亮中衛翊衛親衛大夫 宋

殿前馬步軍都虞候 宋
捧日天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宋
諸州刺史 宋
六品　正六品
尚書左右丞 魏 晉 宋右丞 劉宋
秘書郎 魏 晉 劉宋
治書侍御史 魏 晉 劉宋
諸督軍 魏 晉
諸博士 魏 陳 晉 劉宋
驃騎車騎長史司馬 魏
將兵助郡尉置司馬史卒者 魏
太子侍講門大夫 魏
太子常從虎賁督司馬督 魏 晉

司鹽都尉 魏 晉
司竹都尉 魏
驃騎車騎衛將軍府四鎮征公府從事中郎 魏
公車令 魏
千人督校督守殿內將軍 魏
黃門冗從僕射 魏 北魏 晉 北齊
諸王公友 魏 晉 陳
從事中郎 晉
二品將軍諸大將軍特進都督
諸護軍長史司馬 晉
王郡公侯郎中令 晉
王傅師及國將軍 晉
黃門令 晉

防禦使 宋
團練使 宋
騎都尉 宋
八班　正四命
尚書郎中 魏 晉 北魏 劉宋
著作丞郎 陳 魏 晉 劉宋
部曹侍郎史 魏
奉車駙馬都尉 魏 北魏 晉 劉宋
公府長史司馬 魏 晉
廷尉正監評 魏 北齊改大理 晉 劉宋 陳 隋
諸護軍 魏 劉宋
太子中舍人 魏 宋 晉 齊
水衡典虞牧官都尉 魏 晉

度支中郎將校尉 魏
材官校尉 魏 晉
諸縣署令千石者 魏 劉宋 晉
殿內典兵 魏
諸關內名號侯 魏 晉
侍御史 晉 劉宋
黃沙治書侍御史 晉
護軍長史司馬 晉 劉宋
太子門大夫 晉 劉宋
中尉大農 晉
督守殿中將軍 晉
公府從事中郎將 劉宋

王國公三卿師友文學 劉宋
關內侯 劉宋
司徒左西掾屬 劉宋
南徐州別駕 梁
皇弟皇子公府掾屬皇子府長史 陳 梁
蕃王府長史司馬 梁
步兵射聲長水越騎屯騎五校尉 陳
太子步兵翊軍屯騎三校尉 陳
萬戶以上郡太守內史相 陳
板府中錄事參軍 陳
揚州別駕中從事 陳
皇弟皇子南徐荊江南兗郢湘雍州別駕 陳
宣威明威將軍 陳 北魏 北齊

二大二公主簿功曹記室戶曹參軍中兵參軍及錄事參軍事 北魏
司空主簿 北魏
司空皇子錄事 北魏
皇太子文學治書侍御史諮議參軍事 晉 北魏 北齊
皇子文學治書侍御史謁者僕射 北魏
皇子功曹史 北魏
司空皇子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北魏
河南郡丞 北魏
羽林監 北魏 北齊
從一品將軍府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功曹史 北魏
下郡太守內史相 北魏 隋
勁武昭武將軍 北齊
三等上州別駕從事史 北齊

殿中將軍司馬督 劉宋
秘書丞 宋
散騎常侍 梁 陳
皇弟皇子單為二衛司馬 梁
嗣王庶姓公府諮議 梁 陳
庶姓持節府長史司馬 梁 陳
太子洗馬 陳
子男世子 陳
嗣王府庶姓公府從事中郎 陳
中記室參軍直兵參軍 陳
開國縣男 陳
從三品將軍長史司馬 北魏

皇太子家令 北魏 北齊
三品將軍二蕃王諮議參軍事 北魏
從一品將軍開府錄事參軍 北魏
虎賁中郎將 北魏 北齊
中書舍人 北魏 北齊
上縣令 北魏 北齊
三公府主簿 北齊
四中府長史司馬 北齊

三等鎮長史 北齊　太子備身副都督 北齊
直入副都督 北齊　千牛備身 北齊 隋 唐
三公府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北齊
諸開府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北齊
三等上州錄事參軍事 北齊　治書從事史 北齊
三等上郡丞 北齊 太上內直監 北齊 平准署令 北齊
天官小宗伯小左宮伯小御正小膳部大醫小醫小計部等下大夫 周
地官小鄉伯鄉大夫每鄉小遂伯遂大夫每遂小稍伯稍大夫每稍
小縣伯縣大夫每縣小畿伯畿大夫每畿小載師小師氏保氏司倉
司門司市虞部等下大夫 周
春官少宗廟小典祀小內史外史典命小史小司樂大學博士太卜
太祝司車路夏采等下大夫 周
夏官小職方小吏部小右武伯小兵部小馭戎馭齊馭小司右戎右

隊右司射小駕部小武藏等下大夫 周
秋官小刑部掌朝布憲小蕃部小賓部司要田正司隸等下大夫 周
冬官小匠師小司木小司土小司金小司水司玉司皮司色司織司
卉等下大夫 周
公之孤卿 周　虎賁給事 周
冗從給事 周　儀同府中郎掾屬 周
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 周　縣令戶四千以上者 周
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錄事 周
八命州呼藥 周　八命州別駕 周
翊軍翊師將軍 隋　尚書諸曹侍郎 隋
內史舍人 隋　大都督親王府掾屬 隋
下州長史 隋 唐　四征將軍 隋
內衛撫軍鎮軍三將軍 隋　左右監門校尉 隋

內尚食典御 隋　御府監符璽監殿內監 隋
太子內直監 隋　下州司馬 隋
下鎮將中鎮副 隋　行臺尚書諸曹侍郎 隋
太學博士 唐　太子詹事丞 唐
太子司議郎　中州長史 唐
親勳翊衛校尉 唐　太子典膳藥藏郎 唐
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令 唐　鎮軍兵滿二萬以上司馬 唐
朝議郎 唐　昭文校尉 唐
驍騎尉 唐 宋　親王府掾屬 唐
武庫中尚署令 唐　諸尉左右司階 唐
中府果毅都尉 唐　中州司馬 唐
內謁者監 唐　中牧監上牧副監 唐
上鎮將 唐　承議郎 唐

昭武副尉 唐　朝議奉直大夫 宋
集英殿修撰 宋　七寺少卿 宋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宋　尚書左右司郎中 宋
國子司業 宋　軍器監 宋
都水使者 宋　太子少詹事左右諭德 宋
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知副都知 宋
宣慶宣政昭宣使 宋　拱衛左武右武大夫 宋
入內內侍省內侍省押班 宋　樞密承旨副承旨 宋
從六品　七班　四命
五校 梁　東宮三校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中錄事 梁　南徐州從事 梁
中記室中直兵參軍 梁　襄威厲威將軍 北魏 周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諮議 梁 二大二公諸曹行參軍事 北魏 北齊

第三品將軍始蕃王錄事參軍事 北魏　給事中 北魏 周 北齊
太子門大夫 北魏 隋 北齊　皇子大農騎都尉 北魏 北齊　符璽郎 北魏 北齊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錄事參軍事 北魏　皇子主簿司空 北魏
皇子諸曹行參軍事 北魏　正一品將軍開府主簿諸曹參軍事 北魏
第二將軍始蕃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功曹史 北魏
第二品將軍二蕃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功曹史 北魏
太子舍人 北魏 隋 北齊　太常光祿勳衛尉丞 北魏 北齊
度遼橫海直突將軍 北齊　三等中州治中別駕從事史 北齊
三等上州中州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北齊
三等中州錄事參軍事 北齊　踰岷越障將軍 北齊
直衞副都督 北齊　諸開府主簿諸曹行參軍 北齊 周
太子直前太子嗣直監 北齊　太子副直監太子諸隊主 北齊 隋
本朝請 周　軍主 周

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 周
縣令戶三千以上者 周　正七命州呼藥 周
正六命州治中別駕 周　七命郡丞 周
四平將軍 隋　前後左右四將軍 隋
通事舍人 隋 唐　親王文學 隋
帥都督左右領軍府長史 隋　太子直寢 隋
親王府主簿府錄事參軍 隋　給事上縣令 隋 唐
冠軍輔國將軍 隋　後直三寺丞 隋
城門直長 隋　太子直齋典內
親王府功曹記室倉戶曹等參軍 隋　左右領軍府司馬 隋
下鎮副 隋　王二王後國令 隋
上柱國嗣王郡王國府長史諮議參軍 隋
鹽池總監同州副總監隴右副總監 隋

起居郎 唐 宋　尚書諸司員外郎 唐
八寺丞 唐　大理司丞 唐
國子助教 唐　城門郎符寶郎 唐
秘書郎 唐　著作佐郎 唐
侍御醫 唐　諸衛羽林長史 唐
兩京市令 唐　下州司馬 唐
左右監門校尉 唐　親軍翊衛旅師親王文學主簿 唐
記室錄事參軍 唐　諸率府左右司階 唐
鎮軍不滿二萬人司馬 唐　奉議郎 唐
旅威校尉 唐　飛騎尉 唐 宋
侍御史 唐 宋　少府將作國子監丞 唐
太公廟令 唐　太子內舍典設宮門郎 唐
司農寺諸園苑監 唐　王府校尉 唐

下牧監 唐　宮苑總監副監 唐
牙市監 唐　中牧副監 唐
下府果毅都尉 唐　通直郎 唐
旅威副尉 唐　朝請朝散朝奉大夫 宋
尚書左右司員外郎 宋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宋
右文殿秘閣修撰 宋　開封少尹 宋
尚書諸司郎中 宋　開封府判官推官 宋
少府將作軍器少監 宋　和安成和成安大夫 宋
雞堂令 宋

文獻通考卷六十六

職官考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七品 正七品 六班 正三命

期門郎 魏
諸國公謁者 魏
殿中監 魏 晉 劉宋
諸鄉尹丞 魏 晉 劉宋
諸獄丞 魏 晉
太子保傅丞 魏 晉 劉宋
詹事丞 魏 晉 劉宋
諸軍長史司馬秩六百石者 魏 晉 劉宋
護羌戎蠻夷越烏桓校尉長史司馬 魏 劉宋 晉
門下督 魏
諸軍諸大將軍正行參軍 魏 劉宋
諸持節督正行參軍 魏
二品將軍正行參軍 魏
中書通事舍人 魏 晉
尚書曹典事 魏 晉
中書佐著作 魏 梁 陳
太子洗馬 魏 晉 劉宋
北軍候丞 魏 晉

城門五營校尉司馬 魏 晉
宜禾伊吾都尉 魏 晉
度支都尉 魏
典農都校尉 魏
諸封公侯傅相郎中令及中尉大農監 魏 晉
淮海津都尉 魏 晉
諸國文學 魏
太子食官令舍人 魏 劉宋 晉
單于率正 魏
都水參軍 魏
諸縣令相秩六百石以上者 魏
左右都尉 魏 晉
武衛左右衛長史司馬 魏
京城門候 魏 晉
諸門候副散牙門將 魏
部曲督 魏
殿中中郎將校尉 魏
尚藥尚食監 魏 晉
太官食監中署監 魏
南北軍監 魏
中廷禁防御史 魏
小黃門諸署長僕謁者 魏 晉
藥長寺人監 魏 晉
靈芝園監 魏
黃門署丞中黃門 魏

太史中散諫議三大夫議郎 魏 晉
太廟令 魏
三臺五部侍御史 魏
諸公府掾屬 魏 劉宋
諸府記室 魏
督主督受除遣者 魏
符節郎門下郎 魏
中書主事通事 魏
散騎集書 魏
符節御史 晉
公主及諸國丞萬戶以上典書令及家令 晉
黃沙曲事 晉
護匈奴中郎將 晉
黃門中郎將校尉都督 晉
諸縣置令六百石者 晉 劉宋
閶闔門司馬 晉
副牙門將 晉
中黃門 晉
部曲部督殿中中黃門尉都尉 晉
黃門諸署丞長史 晉
關外侯 晉
通直散騎侍郎 梁 北齊 陳 北魏
司徒主簿 齊 陳
尚書侍郎 齊
皇弟皇子府功曹史 梁
五經博士 梁

皇弟皇子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荊江雍郢南兗五州別駕 梁
嗣王庶姓公府掾屬南臺治書侍御史 梁
領護長史司馬 梁
廷尉三官 梁
謁者僕射 梁 陳
太子門大夫庶姓府諮議 梁
給事中 陳
嗣王府庶姓公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 梁
奉車駙馬都尉 陳
武賁中郎將 陳
羽林監 陳
冗從僕射 陳
南臺治書侍御史 陳
領護軍長史司馬 陳
太子舍人門大夫虎賁中郎將冗從僕射 陳
皇弟皇子府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放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文學 陳
廷尉正監平 陳
功曹史主簿 陳
公府祭酒 陳 北齊
太子二傅丞 陳
蕃王府諮議參軍長史司馬 陳
庶姓持節府諮議參軍長史司馬 陳

庶姓非公不持節府將軍置長史 陳
建康令正監平 陳
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及庶姓公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 陳
不滿萬户太守內史相 陳
丹陽會稽吳郡吳興及萬户郡丞 陳
沐食侯 陳
威烈威虜威戎威武將軍 北魏 周
四品正從將軍長史司馬 北魏
二大二公開府祭酒 北魏
三品將軍三蕃王錄事參軍 北魏
司空皇子之開府祭酒 北魏
王國中郎令 北魏
武烈武毅武奮將軍 北魏
司空皇子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 北魏
積弩積射將軍 北魏 北齊
三品將軍始蕃王主簿諸曹行參軍事 北魏
從三品將軍錄事參軍事 北魏
二衞司馬 北魏 北齊
討冦討虜討難討夷將軍 北魏 周
從二品將軍功曹户曹中兵曹參軍 北魏
詹事丞 北魏 北齊
六鄉丞 北魏 北齊
秘書郎中著作佐郎 北魏 北齊 隋
中縣令相 北魏
戎昭武毅將軍 北齊

勳武前鋒翊衞正都督 北齊
四中府錄事參軍事 北齊
二等下州別駕從事史錄事參軍事 北齊
王公國郎中令 北齊
三等上州府主簿諸曹參軍事 北齊
皇子中尉 北齊
三公府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 北齊
雄烈被猛將軍 北齊
諸門府東西閣祭酒及參軍事 北齊
諸曹行參軍 北齊
三等下州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北齊
左右備身五職 北齊
二等中州主簿諸曹參軍事 北齊
四中府功曹倉曹中兵參軍 北齊
三等鎮錄事參軍 北齊
太子侍醫騎尉 北齊
太子騎官備身五職 北齊
三等中郡丞 北齊
三等中縣令 北齊
天官司會小宗師宗正小右宫伯右中侍小御正主寢御伯掌武小膳部內膳外膳小醫醫正瘍醫太府王府內府外府左府右府縫工染工小計部掌納掌出內司倉等上士 周

地官民部吏小鄉伯鄉正州長每州小遂伯遂正小稍伯稍正小縣伯縣正小畿伯畿正小載師司農司均司賦司役小師氏保氏司諫司救司媒小司倉小司門小司市小虞部等上士 周
春官禮部小守廟小典祀司郊掌次小內史著作小典命司寂小史馮相保章小司樂大學助教小學博士樂師小卜小祝小司車路守陵等上士 周
夏官軍司馬小職方小吏部司士司勳司錄小右武伯右虎賁率右旅賁率右射聲率右驍騎率右羽林率右游擊率小兵部武環率武候率司固道取田取小司右賓右道右田右小司射司仗小田駕部左廄右廄典杞典牡獸醫等上士 周
秋官司寇小刑部司剌鄉法遂法稍法縣法畿法方憲小掌朝掌來小布憲小蕃部小掌交司匡小賓部司儀東南西北掌客小司要小田正小司隸等上士 周

冬官工部小匠師內匠外匠掌材小司木司土司金司工函工小司水典甕小司玉司皮司色司織司卉等上士 周
侯伯之孤鄉公之大夫 周
左右員外侍郎 周
幢主 周
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 周
柱國大將軍參軍 周
縣令户五百以上者 周
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馬 周
七命州呼藥 周
正六命州別駕郡丞 周
正七命治中 周
鎮遠安遠將軍 隋
御醫 隋
左右衞武衞武候府長史司馬 隋
親衞親王府諸曹參軍事 隋
領左右府長史司馬 隋
建威寧朔將軍 隋
太子千牛備身備身左右 隋
尚食尚藥直長 隋
左右監門直長 隋
上戍主 隋
太子通事舍人典膳監藏監齋師 隋
嗣王文學 隋

上大將軍大將軍府長史司馬隋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掾屬隋
公國令隋　王二王後大農府典衛隋
四門博士唐　詹事司馬唐
左右千牛衛長史唐　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率府長史唐
軍器監丞唐　太子千牛唐
諸州中縣令　親勳翊衛隊正唐
中鎮將唐　親王府諸曹參軍唐
親衛唐　朝請郎唐
致果校尉唐　雲騎尉唐　宋
尚衣尚舍尚乘尚輦直長唐　太子通事舍人唐
內侍伯唐　京兆河南太原封大都督大都護諸曹參軍唐
中都督上都護府錄事參軍唐　諸倉諸冶司竹溫湯監唐
上府別將長史上鎮副下鎮將下牧副監唐

諸衛左右中候唐　宣德郎唐
致果副尉唐　朝請郎散朝奉郎宋
殿中侍御史宋　左右司諫宋
尚書諸司員外郎宋　侍講宋
直龍圖天章寶文閣宋　開封府司錄參軍事宋
樞密院諸房副承旨宋　武功至武翼大夫宋
成全平和保安大夫宋　翰林良醫宋
太子侍讀侍講宋　兩赤縣令宋
從七品　五班　三命
皇弟皇子文學及府主簿郎中令梁　尚書郎中梁
太子太傅少傅丞梁　太常丞梁
皇弟皇子湘荊河內益廣青衡七州別駕梁
皇弟皇子荊江雍郢南兗五州從事嗣王庶姓荊江等五州別駕梁

三將東宮二將嗣王府功曹史庶姓公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梁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中錄事記室中直兵參軍梁
蕩寇蕩虜蕩難蕩逆將軍周　北魏　五品正從將軍長史司馬北魏
強弩將軍北魏　北齊　二大二公大行參軍北魏　北齊　司空皇子行參軍北魏
一品將軍始蕃王諸曹行參軍事三蕃王主簿及諸曹行參軍北魏
三品將軍二蕃王主簿列曹參軍從一品將軍開府行參軍北魏
王公國大農北魏　北齊　太學博士北魏　北齊
皇子常侍北魏　北齊　太常博士唐　北魏　北齊
武騎常侍周　北魏　北齊　司州主簿北魏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行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事北魏
從三品將軍主簿及諸曹行參軍事北魏　奉朝請北魏　北齊
從四品將軍錄曹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事北魏
國子助教北魏　北齊　揚麾耀鋒將軍北齊

驍武前鋒副都督　二等上州參軍事北齊
諸曹行參軍事北齊　三等下州府主簿諸曹參軍事北齊
四中府諸曹參軍事北齊　長秋寺丞北齊
將作丞北齊　隋　蕩邊開滅將軍北齊
太子二率坊司馬三等鎮倉曹中兵參軍事北齊
驍武前鋒散都督北齊　左右備身五職北齊
二等中州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北齊　諸開府行參軍北齊
公車京邑二市署令北齊　三等鎮諸曹參軍北齊
三等縣令北齊　侍御史北齊
尚藥丞齋師北齊　中尚食中尚藥等丞北齊
太子直後北齊　諸戍主軍主北齊　周
二衛隊副前鋒正都督北齊　武騎侍郎周
太子騎官備身內直備身五職北齊　縣令戶不滿五百以下者周

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曹參軍 周　正六命州呼藥 周
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 周　正六命州治中 周
六命郡丞 周　寧遠振威二將軍 隋
太子左右衛率府左右衛府左右宗衛府左右虞候府左右內率府
長史 隋 唐　左右監門府長史 隋 唐
將璽直長御前直長殿內直長 隋　上州録事參軍 隋
左右領軍府掾屬 隋　親王府東西閤祭酒 隋
中縣令 隋　上郡丞 隋　太子親衛 隋 唐　勳衛 隋 唐
親王府參軍事 隋　上鎮長史 隋
上開府長史司馬 隋　上大將軍大將軍掾屬 隋
上柱國嗣王柱國府諸曹參軍事 隋　鹽池總副監總牧監 隋
諸屯監 隋 唐　國子學生 隋　侯伯國令公國大農尉 隋
典尉 隋　雍州薩保 隋　殿中侍御史 唐

左右補闕 唐　太學助教 唐　門下省録事尚書都事 唐
中書省主書 唐　將作國子監九寺主簿 唐
太子詹事主簿 唐　太子作醫三寺丞 唐
都水監丞 唐　諸州中下縣令 唐
親王府東西閤祭酒 唐　京縣丞 唐
下都督府上州録事參軍中都督上都護府諸曹參軍 唐
中府別將長史 唐　中鎮副 唐　朝散郎 唐
翊麾校尉副尉 唐　武騎尉 宋 唐　太史局丞 唐
御史臺少府 唐　上署令 唐　掖庭宮門局令 唐
太廟諸陵署丞 唐　宮苑總監丞 唐
司農寺諸園苑副監 唐　太子左右監門直長 唐
太子內坊丞 唐　下都督府諸曹參軍 唐
親王國令公主家令 唐　上州諸府參軍 唐

親王府旅帥 唐　下州別長史下鎮副 唐
鎮軍兵滿二萬人以上諸曹判司 唐　諸率府左右中候 唐
諸折衝府校尉 唐　宣義郎 唐　承議郎 宋
左右正言 宋　符寶郎 宋　監察御史 宋
直顯謨徽猷敷文閣 宋　太常宗正秘書丞 宋
大理正 宋　著作郎 宋　崇政殿說書 宋
內符寶郎 宋　正侍至右武郎 宋
武功至武翼郎 宋　和安至保安郎 宋
翰林醫官 宋　閤門宣贊舍人 宋
太子中舍人舍人諸率府率 宋　親王府翊善贊讀直講 宋
判太醫局令 宋　翰林醫効醫愈 宋
八品　正八品　四班　正二命
尚書中書秘書著作及主書主圖主譜史 魏 晉

太常齋郎 魏　京城門郎 魏　四平四安長史司馬 魏 晉
三品四品將軍正行參軍 魏　西域戎部譯長 魏
郡國太守相內史中丞長史 魏 晉　州郡國都尉司馬 魏
諸縣署令千石以上書丞 魏 晉　司鹽司竹監丞 魏
水衡典虞牧材官都尉司馬 魏 晉　秘書校書郎 魏
東宮攝句郎 魏　諸雜署長史 魏
関谷長 魏 晉　王公妃公主家令 魏 晉
諸部護軍司馬 魏　王郡公諸雜署令 魏
國子太學助教諸京四門學博士 魏　諸國常侍侍郎 魏
殿中都尉司馬諸部護軍司馬 魏　殿中羽林郎
左右度支中郎將司馬 魏　黃門從官 魏 晉
寺人中郎郎中 魏 晉　蘭臺謁者 魏　門下禁防 魏
諸雜號將軍以下五品將軍長史司馬 魏　都水使者令史 魏

金鼓幢麾城門令史 魏　司馬史從掾 魏
校尉部司馬軍司馬假馬 魏　諸鄉有秩三老 魏
諸州郡防門尚書中書秘書令史 魏　中書門下主事通事 晉 陳
烏桓西域代郡騎馬 晉　諸縣令 晉
副散督司馬長史 晉　部曲將郡中都尉司馬 晉
內臺正令史 劉宋 郡丞 劉宋　諸縣署丞 劉宋
雜號宣威將軍以下 晉 劉宋　給事中 梁
皇弟皇子府正參軍 梁　中書舍人 梁 建康三官 梁
宗正太府衛尉司農少府廷尉太子詹事等丞 梁
皇弟皇子北徐兗梁交南梁五州別駕湘荊河益廣嗣王庶姓荊河
嗣王庶姓荊江雍郢南兗五州中從事 梁
積弩強弩將軍 梁　太子左右積弩將軍 梁 陳
嗣王國郎中 梁　記室中兵將軍 梁

嗣王府庶姓公府主簿 梁　積弩強弩武衛等將軍 陳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功曹史錄事 梁 公車令 陳
奉朝請 陳 武衛常侍 陳　太后三卿丞 陳
十二卿丞 陳 大長秋丞 陳 北魏　左右衛司馬 陳
太子詹事丞 陳　胄子律博士 陳
皇弟皇子府正參軍板正將軍行參軍板行將軍 陳
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功曹史主簿 陳
庶姓非公不持節諸將軍置主簿 陳 嗣王府庶姓公府祭酒 陳
蕃王府庶姓持節府中錄事記室直兵參軍 陳
庶姓公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 陳 太子太傅少府五官功曹史主簿 陳
太學博士國子助教 陳　司鐸郎 陳
安蠻戎越校尉寧郎將等府長史司馬 陳
庶姓南徐荊江兗郢湘雍等別駕中從事 陳

不滿萬戶以下郡丞 陳　五千戶以上縣令相 陳
皇弟皇子國郎中令 陳　鄉亭侯 陳 大農中尉 陳
殄寇殄虜殄難殄夷將軍 北魏 周　三品將軍始蕃王行參軍事 北魏
三品將軍三蕃王行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事 北魏
四品正從將軍主簿及諸曹行參軍事 北魏
侯伯郎中令 北魏 北齊　司州西曹書佐 北魏
殿內將軍 北魏 隋 北齊　皇子侍郎 北魏 北齊
侍御史 北魏　協律郎將章郎 北魏 隋 北齊 唐
下縣令相 北魏 隋 北齊　王公國中尉 北魏
從三品將軍二蕃王行參軍及諸曹行參軍事 北魏
五品正從將軍錄事功曹戶曹倉曹中兵參軍 北魏
司州祭酒從事史 北魏　靜漠綏戎將軍 北齊
三等上州行參軍下州諸曹行參軍 北齊 隋

四中府諸曹行參軍 北齊　平越殄夷將軍 北齊
刀劍備身五職 北齊　前鋒副都督 北齊
太子內直備身主者 北齊　殿中侍御史 北齊 隋
太子典膳藥藏丞 北齊 唐　太子齋師 北齊
三等中州行參軍 北齊 隋　王公國中尉 北齊
三公府典籤 北齊　三等鎮鎧胄行參軍 北齊
天官司會宗正右侍前侍後侍主寢司服給士掌式內膳外膳典庖
典饎酒正餚藏掌醢司鼎俎掌氷醫正瘍醫王府內府外府左府右
府縫工漆工掌納掌出小司內內小臣奄內司服奄典婦功奄巷伯
等中士 周
地官民部吏小鄉伯鄉正州長每州小遂伯遂正小稍伯稍正小縣
伯縣正小畿伯畿正司封司農司均司賦司役掌鹽每地中士掌還
典牧典牛司諫司救司媒士訓誦訓神巷黍倉稷倉稻倉豆倉麥倉

米倉鹽倉典麴典舂典碓掌節宮門城門司關均工平准泉府山虞
澤虞林衡川衡掌禽掌囿掌炭掌葛等中士 周
春官禮部司几筵司樽彝掌鬱司巵司襍司鷄司郊司社御史著作
典瑞典服司寂司玄治禮司謁憑相保章小學助教樂師樂胥司歌
司鍾磬司鼓司吹司舞籥章掌散樂典夷樂典庸器龜占筮占夢占
視祲司巫喪祝甸祝詛祝神士典路司車司常守陵掌墓職喪等中
士 周
夏官軍司馬上方山師州師懷方訓方司士司勳司録右虎賁率右
旅賁率右射聲率右驍騎率右羽林率右游擊率倅長司固司大司
馭衛枚司伏右廄典牝典牡典駝典羊獸醫司袍候司弓矢司甲司
胄司刀盾等中士 周
秋官司寇司刺鄉法遂法稍法縣法畿法方憲掌囚掌察司約司盟
職金掌璧司厲修閭掌壇禁殺戮禁游禁暴司寤掌交司臣司儀東

南西北掌客掌訝司環野廬象胥掌貨賄司烜伊耆氏司調司柞司
薙掌大司迒弋禽擒獸掌皮弭妖翦蠹蠻廣掌罪隸掌夷隸掌蠻隸
掌戎隸掌狄隸掌徒等中士 周
冬官工部內匠外匠司量司准司度掌材車工角工彝工器工弓工
箭工廬工復工陶工塗官典卝冶工鑄工鍛工函工雕工典雍掌津
舟工典魚典舃瑑工磬工石工表工履工鞄工韗工韋工膠工毳工
績工漆工油工弁工織絲織綵織枲織組竹工藉工罟工紙工等中
士 周
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王士 周 強弩積弩司馬 周
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 周 正五命郡丞 周
宣威明威將軍 隋 都水丞 隋
別將 隋 中郡丞 隋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長史司馬 周 中州録事參軍 隋 唐

親王府行參軍 左右領軍府録事參軍 隋
中鎮長史 隋 太子內坊丞勳衛 隋 唐
襄威厲威將軍 隋 掖庭宮闈令 隋
上署令 隋 左右領軍府諸曹參軍 隋
左右衛府武衛府武候府録事參軍 隋 內尚食丞 隋
中戍主上戍副 隋 監察御史 唐
諸衛羽林録事參軍 唐 中署令 唐
太醫署醫博士 唐 軍器監主簿 唐
武庫署丞 唐 兩京市署丞 唐
上牧丞 唐 親王府執仗執乘親事 唐
鎮軍兵不滿二萬人以上諸曹判司 唐 給事郎 唐
宣節校尉副尉 唐 奚官內僕內府局丞 唐
下署令 唐 備身諸衛羽林諸曹參軍 唐

中州諸司參軍 唐 太公廟丞 唐
親王府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護府參軍 唐
牙市監丞 唐 尚藥藏局司醫 唐
京兆河南太原諸縣丞 唐 司竹副監 唐
太子內直宮門局丞 唐 諸宮農圃監 唐
司農寺諸園苑監丞 唐 靈臺郎 唐
上戍主 唐 諸衛左右司戈 唐
徵事郎 唐 奉議郎通直郎 宋
七寺丞 宋 秘書郎 唐
太常博士 唐 樞密院計議官編修官 宋
敕令所刪定官 宋 直秘閣 宋
著作佐郎 宋 國子監丞 宋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宋 國子博士 宋

大理司直評事宋　訓武修武郎宋
内常侍宋　開封府諸曹參軍事宋
軍廵使判官京府判官宋　京畿縣丞兩赤縣丞宋
三京赤縣畿縣令宋　太史局五品正宋
中書門下省録事宋　尚書省都事宋
從八品　三班　二命
太子舍人梁　司徒祭酒
員外散騎常侍　皇弟皇子公府祭酒行參軍梁
太子太傅少傅五官功曹主簿梁　二衛司馬公車令梁
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別駕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從中事梁
嗣王庶姓北徐兖梁交南兖五州別駕湘郢河司益廣青衡七州中
從事梁　胄子律博士梁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主簿嗣王庶姓公府正參軍梁

光禄丞梁　皇弟皇子國中尉梁　太僕大匠丞梁
嗣王國大農蕃王國郎中令梁　司州議曹從事史北魏
北館令庶姓持節府中録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梁
掃寇掃虜掃難掃逆將軍北魏周　二大二公長兼行參軍北魏北齊
公車令符節令諸署令北魏　千石以上者中黄門令北魏北齊
門下録事北魏隋　北齊　尚書都令史北魏隋　北齊
主書令史北魏　隋　殿中侍御史北魏
中謁者僕射北魏　北齊　中黄門冗從僕射北魏　北齊
司空皇子長兼行參軍北魏　侯伯大農北魏　北齊
宫門僕射北魏　北齊　二大二公長兼行下參軍北魏北齊
皇子上中下將軍北魏　北齊　皇子中大夫二卒丞北魏隋
王公國常侍北魏　北齊　司州文學北魏
四品正從將軍諸曹行參軍事北魏　厲武厲鋒虎牙虎奮將軍北魏北齊

五品正從將軍主簿諸曹行參軍北魏　員外將軍北魏隋　北齊
從一品將軍開府長兼行參軍北魏　飛騎擊將軍北齊
檢校御史北齊　諸陵太廟令北齊
大樂武庫諸署令北齊　衣冠將軍北齊
太倉典客驊騮駒盾鼓吹守宫左右尚方左藏太官披庭司染典農
左右龍左右驂治東西牛羊司諸署令北齊
諸開府典籤北齊　備身御仗五職北齊
皇太子上中大夫北齊　勳武前鋒五職北齊
諸開府長史兼左右户行參軍及長行兼參軍北齊
司州及三等上州典籤北齊　太子諸隊副北齊
諸戍副諸軍副北齊　清都郡丞北齊
四平前左右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軍戍副周
武騎武威司馬周　五命郡丞周

威戎討寇將軍隋　四門博士隋
監察御史隋　内謁者監隋　唐
上閤令隋　中署令隋　下郡丞隋
下州録事參軍中下州諸曹行參軍隋　下鎮長史隋
備身左右衛府武衛府左右府武候府領軍府諸曹參軍行參軍隋
太子左右衛率府左右宗衛府録事參軍隋
太子翊衛隋　唐　盪寇盪難將軍隋
親王府長史兼行參軍事隋　親王府典籤隋　唐
中閤令隋　奚官令隋　内僕令隋
下署令隋　上津尉隋　領軍左右府鎧曹行參軍隋
左右監門府諸曹參軍隋　掌船局都尉上鎮諸曹參軍隋
太子左右虞候府内率府諸曹行參軍隋　上縣丞隋　唐
上郡尉隋　左右拾遺唐　太醫署針博士署丞唐

左右千牛衛録事參軍諸曹參軍下州録事參軍唐
四門助教唐　中牧監丞唐
京縣主簿唐　中都督上都護府參軍唐
親王府參軍唐　保章正唐
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內率府録事參軍諸曹參軍唐
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府博士唐　諸倉諸冶司竹温湯監丞唐
諸折衝府旅帥唐　承奉郎唐
禦侮校尉副尉唐　大理評事唐
律學博士唐　太子左右春坊事唐
太子備身下州諸司參軍唐　太子諸署令唐
掖庭宮闈局丞唐　都水監主簿唐
上署丞唐　親王國隊正大農唐　公主家丞唐
中書門下尚書都省兵部吏部考功禮部主事唐

上都督府上州參軍中都督下都督府上州博士唐
京縣尉唐　諸中縣丞唐　諸屯監丞唐
上府兵曹唐　上鎮倉曹兵曹參軍唐
絜壺正唐　中戍主上戍副唐　諸率府左右司戈唐
承務郎唐　宣教郎宣義郎宋　御史臺檢法官主簿宋
少府將作軍器都水監丞寺監主簿宋　秘書省校書郎正字宋
太常寺奉禮郎太祝宋　太武學律學博士宋
主管太醫局宋　閤門祗候宋
樞密院逐房副承旨宋　東西頭供奉官宋
從義秉義郎宋　太子諸率府率宋
節度觀察防禦團練軍事軍監判官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宋
京府節度觀察防禦團練軍事推官宋　親王府記室宋
諸州簽判宋　節鎮上中下州録事參軍事宋

京府諸曹參軍軍巡判官宋　京畿縣丞三京縣畿縣丞宋
承直儒林文林從事從政修職郎宋　諸州上中下縣令丞宋
兩赤縣主簿尉宋　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宋
諸府諸曹節鎮上州諸司參軍事宋　防禦團練副使宋
太史局丞直長宋　靈臺郎保章正宋
三省樞密院主事守闕主事令史書令史宋
翰林醫愈醫諸醫胗醫候宋
九品　正九品　二班　正一命
蘭臺殿中蘭臺謁者及都水使者書令史魏晉劉宋
諸縣長令相魏晉　關谷塞尉魏晉
倉垣河津督監魏　殿中監典事魏
左右太官督監內者魏　總章戲馬監魏
主事侯魏　諸紙署監魏

王郡公郡諸署長魏晉　司理治書異族封公世子庶子魏
諸王友國謁者大夫諸署丞梁　諸王太妃及公主家僕丞魏晉
公主行夜督郎魏　大廟令行夜督郎魏
太子掌固魏　郎王官舍人魏
副散部曲將魏晉　武猛中郎將魏晉
校尉部司馬軍司馬假司馬魏晉　諸鄉有秩魏
諸州郡防門魏　門下散騎中書尚書秘書令史晉
都水黃河令史書令史晉　殿中蘭臺謁者晉
護道尉晉　司理治書謁者中大夫署丞晉
諸縣署丞尉劉宋　秘書郎著作佐郎梁
揚南徐州主簿梁　嗣王庶姓府祭酒梁
太學博士梁　皇弟皇子國常侍梁
奉朝請梁　皇弟皇子單爲鎮護詹事二衛等五官功曹主簿梁

國子助教 梁　鴻臚丞 梁
尚書五都令史 梁　武騎常侍 梁
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中從事荊江雍郢南兗五州主簿 梁
嗣王庶姓公府行參軍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 梁
庶姓持節府録事記室中兵參軍功曹史 梁
明堂二廟帝陵令 梁　蕃王國大農 梁
南臺侍御史 陳　左右二衛殿中將軍 陳
東宮通事舍人 陳　材官將軍 陳
太子左右二衛率 陳　殿中將軍丞 陳
嗣王皇弟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板正參軍板行參軍 陳
蕃王府録事記室中兵等參軍板録事記室中兵等參軍 陳
庶姓公府正參軍板正參軍 陳　功曹史主簿 陳
庶姓持節府録室記室中兵等參軍功曹史主簿 陳

庶姓荊河益廣衡青冀北兗北徐梁秦司馬徐梁州別駕中從事史 陳
楊州南徐州主簿西曹及祭酒議曹二從事 陳
皇弟皇子諸州主簿 陳　西曹不滿五千戶縣令相 陳
皇弟皇子國常侍侍郎嗣王國郎中令 陳
大農中尉 陳　嗣王國常侍 陳
蕃王國郎中令 陳　開國中閑外侯 陳
曠野橫野將軍 北魏 周　子男國郎中令 北魏 北齊
太祝令 北魏 唐　中黃門令 北魏
諸署令六百石以上者 北魏 北齊　公主家令 北魏 北齊
皇子典書令 北魏　四門小學博士律博士 北魏 隋 北齊
校書郎 北魏 隋 北齊 唐　二大二公參軍督護 北魏 北齊
都水參軍 北魏 隋 北齊　檢校御史 北魏
下公國侍郎 北魏 北齊　侯伯國中尉 北魏 北齊

謁者 北魏 北齊　太子三卿丞 北魏 北齊
五品正從將軍別曹行參軍 北魏　司空皇子參軍督護 北魏 北齊
三品將軍始蕃王長兼行參軍 北魏　殿內司馬督 北魏 隋 北齊
從一品將軍開府參軍督護 北魏 北齊　太祝御道禾官史 北齊
醫貢藏衛士細作 北齊　太子中坊令 北齊
三等上州長兼行參軍 北齊　皇子防閤典書令 北齊
七部尉都郡尉 北齊　太子食官中盾典食令 北齊 隋
太子備身平準署丞公車署丞 北齊　三等中州典籤 北齊
天官司會旅宗正右騎侍右宗侍右庶侍右勳侍主璽食醫外饔典
庖典饎酒正餼獻掌醢司鼎俎掌冰主藥正醫瘍醫內小臣奄內司
服奄典婦功奄巷伯奄等下士 周
地官當正族每黨司封掌鹽掌堰典牧典牛土訓誦訓神倉稷倉稻
倉豆倉麥倉米倉鹽倉典麴典舂典礎掌節宮門丞門司關均工平

准泉府山虞澤虞林衡川衡掌囿掌圃掌炭掌薪掌芻等下士 周
春官禮部旅小宗廟奄司几筵司鍾彝掌鬱司尨充犧司雞司郊司
社掌衣鄉史校書典瑞典服司玄治禮司謁樂胥司歌司鍾磬司鼓
司吹司舞籥章掌散樂典夷樂典庸器龜占筮占夢占視祲司巫喪
祝甸祝神士典路司車門常小史　掌墓職喪等下士 周
夏官軍司馬旅土方山師川師懷方訓方右虎賁倖長右旅賁倖長
右射聲倖長右驍騎倖長右羽林職長右游擊倖長武環倖長武候
倖長司大司農衛校右廄閑長典駝典羊獸醫司袍襖司弓矢司稍
司甲司刀盾等下士 周
秋官司憲旅小刑掌囚掌察司約司盟職金掌壁司厲倖閽掌埋禁
殺戮禁游司寤小蕃司行掌訝司環野廬象胥掌貨賄司烜伊耆氏
司調司朴司雉掌犬司迹戈禽捕獸掌皮翨妖剪蠹庶氏掌罪隸夷
隸蠻隸戎隸狄隸掌徒等下士 周

冬官工部旅司量司准司度掌材車工角工彝工器工弓工箭工廬
工復工陶工塗工典卝冶工鑄工鍛工函工雕工典雍掌津舟工典
魚典晁璉工磬工石工裘工倰工鞄工韗工韋工毳工繢工漆工油
工弁工織絲織綵織枲織組竹工籍工器工紙工等下士 周
子男之大夫 周　公之中士 周
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 周　殿中司馬 周
掃寇掃難將軍 隋　太子典倉令司藏令 隋
尚醫軍主 隋　太史丞 隋
掖庭局宮闈局丞 隋　上署丞 隋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諸曹參軍 隋　上州典籤 隋
下戍主上關令 隋　太子典膳藥藏丞 隋
中州及左右衛府左右武衛府武候府行參軍 隋
中下郡尉 隋　典客署掌客 隋 唐

司辰師 隋　珍寇珍難將軍 隋
太子助教 隋　太子備身 隋　內史錄事 隋
內謁者令內侍伯 隋　中縣丞 隋　下關令中津尉 隋
下州諸曹行參軍上州行將軍 隋　左右監門府鎧曹行參軍 隋
太子左右內率鎧曹左右領軍府行參軍 隋
太子左右衛率府左右宗衛率府左右虞候府諸曹行參軍 隋
太子左右內率監門率府錄事參軍諸曹參軍 唐
中鎮諸曹士曹行參軍 隋　太子內坊典直 唐
中署丞 唐　親勳翊衛府羽林兵曹參軍 唐
岳瀆令諸津令 唐　下牧監丞 唐
諸州中下縣丞 唐　中下州博士 唐
武庫署監事 唐　儒林郎 唐
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主簿縣尉 唐　仁勇校尉副尉 唐

正字 唐　太子校書 唐　奚官內僕丞 唐
內府局丞 唐　下署令 唐　司庫司廩 唐
尚書局食醫尚藥局醫佐尚輦局掌輦尚乘局奉乘 唐
太史局司辰 唐　典廐署主乘 唐
太子三寺主簿 唐　詹事府錄事 唐
下縣丞上縣主簿 唐　太子親勳翊衛府兵曹參軍 唐
中州參軍 唐　上牧監主簿 唐
諸宮農圃監丞 唐　中關令中州兵曹 唐
親王國尉 唐　上關丞 唐　諸衛左右執戟 唐
中鎮兵曹參軍 唐　下戍主 唐　諸折衝隊正 唐
登仕郎 唐　諸承事承奉郎 宋 理親民者敘八品承務郎比
殿頭高品 宋　律學正 宋
郊社藉田太官令 宋　國子太學正錄武學諭 宋

太醫局丞 宋　忠訓忠翊成忠保義郎 宋
掌壺正 宋　京畿縣三京赤縣簿尉 宋
諸州別駕長史司馬 宋　樞密院守闕書令史 宋
從九品　一班　一命
楊南徐州西曹祭酒從事議曹從事 梁　皇子國侍郎 梁
嗣王國常侍 梁　東宮通事舍人
南臺侍御史 梁　大舟丞 梁
二衛殿中將軍 梁　太子二率殿中將軍 梁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等行參軍蕃王國中尉 梁
皇弟皇子湘荊河司益廣青衡七州主簿荊雍郢南兗四州西曹祭
酒議曹從事江州西曹從事 梁　祭酒議曹祭酒部傳從事 梁
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中從事判江雍郢南兗五州主簿 梁
庶姓持節府主簿 梁　汝陰巴陵二國郎中令 梁

偏裨將軍 北魏 隋 北齊　太子牧長 北魏 北齊
監淮河澶都尉 北魏 北齊　諸局都尉 北魏 北齊
皇子典詞學官令典衛令 北魏　王公國上中下將軍 北魏 北齊
王公國中大夫 北魏 北齊　諸署令不滿六百石者 北魏
二品將軍始蕃王參軍督護 北魏　詹事功曹 北魏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長史兼行參軍 北魏
太常光祿衛尉領護 北魏 北齊　五官治禮郎 北魏 北齊
子男國大農 北魏 北齊　小黃門 北魏 北齊
員外司馬督 隋 北魏 北齊　掖殿局諸宮教博士 唐 北齊 隋
三等上州參軍督護中州長史兼行參軍 北齊
太子校書 北齊 隋　秘書省正字 北齊 隋
皇子典書典詞學官典衛士令 北齊　廩犧太宰 北齊
司儀左校中宮僕 北齊　諸縣令 北齊

奚官香藏清漳典寺桑蕃車府籍田華林甄官諸署令 北齊
小黃門 北齊　太學助教 北齊
諸幢主 北齊 隋　廷尉中侍中省錄事 北齊
三等下州典籤 北齊　山林淮海都尉 周
武威武牙將軍 周　曠野橫野將軍 隋
鎮遠建中中堅寧遠掃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 周
太祝 隋　太子廄牧令 隋
下縣丞 隋　中下署丞 隋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鎧曹行參軍 隋　下州行參軍 隋
中下州典籤 隋　太子內坊丞直 隋
太子左右監門府衛率府虞候府宗衛府行參軍 隋
中閔令上中津丞 隋　下鎮諸曹參軍 隋
中鎮士曹參軍 隋　上中縣尉 隋

四門助教書算學博士 隋 唐　治禮郎 隋
奚官內僕局丞 隋　內者局丞 隋
太子正字 隋 唐　太子監侯 隋
太官監膳 隋　御府局丞 隋
左右校署掖庭局監作 隋　太史曹司曆 隋 唐
諸樂師 隋　奉禮郎 唐　律學助教 唐
尚書御史臺秘書省殿中省內侍省太子左右春坊主事 唐
弘文館校書 唐　太醫署醫助教 唐
京兆河南太原府九寺少府將作監國子監親王府錄事 唐
都督都護府上州錄事市令 唐　宮苑總監中下牧監主簿 唐
諸州中下縣主簿 唐 宋　諸州上中下縣尉 唐 宋
下府兵曹監書 唐　文林郎 唐
陪戎校尉副尉 唐　門下典籤 唐

太醫署按摩呪禁博士針助教醫正 唐　太卜署卜博士卜正 唐
太史局監候 唐　親王國丞 唐
太子典倉署園丞廄牧署典丞 唐　太子諸署丞 唐
諸監作諸監事計官 唐　太官署監膳太樂鼓吹署樂正 唐
親王府隊副 唐　大理寺獄丞 唐
下州參軍 唐　中下州醫博士 唐
京縣錄事 唐　下關令中關丞 唐
諸衛羽林長上公主邑司錄事 唐　諸津丞 唐
下鎮兵曹參軍 唐　諸折衝府隊副 唐
諸率府左右執戟 唐　將仕郎 唐
承務郎 宋　高班黃門內品 宋
承節承信郎 宋　迪功郎 宋
中下州諸司參軍 宋　城寨馬監主簿 宋

諸州司士文學助教宋
岳氏愧郯錄曰淳熙官品令自太師而下至翰林醫學列爲九
品皆有正從蓋見行之制故著令所載凡陞敘儀制罪贖不以
高下槩謂之品官珂嘗泝源而求所始本魏延康元年二月尚
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始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
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
高下則其初立品似非品秩也乃人品耳而通典載魏官自黃
鉞大將軍至諸州郡防門明列品第則是肇端自魏已循而訛
矣是時魏未受禪蓋亦漢法也然珂嘗考之後趙而得名之所
以訛考之梁而得意之所以訛後趙王勒二年使張賓領選初
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
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初用五而後以九則是更魏而晉品數
猶未定也通典可疑矣宋書九品謂晉江右所定則恍惚以前

尚無之通典乃若是其較且明豈當時循陳群之法謂其品人
則可以其品所謂品者逆設以待其人而已非謂官品也蓋遂
益訛遂爲官秩之定論耶此殆名訛之所以始也梁定班法與
品互用而著其說曰十八班皆有清濁自十二班以上並詔授
表啓不稱姓從十一班至九班禮數復爲一等又流外有七班
寒微者爲之從此班者方得進登第一班梁承齊後者也品秩
久定矣而蔡法度之所定決非肇始而所以寓禮數者不附於
品而列之以班則班蓋梁之所自立謂一代之制不可以虛耳
意自齊而上班之未有則禮數亦附於品則品蓋爲禮文之節
耳此殆意之所以訛也詳考梁班品法天監初武帝命尚書刪
定郎濟陽蔡法度定令爲九品秩定帝於品下注一品秩爲萬
石第二第三爲中二千石第四第五爲二千石隋百官志梁天
監七年革選徐勉爲吏部尚書定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同

班者則以居下者爲劣則品蓋非梁所專用而易以爲班矣謂
班以選事而設則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
徒司空爲第十八班初不關選法通典謂品制不廢疑若相須
而成將軍號定百二十五號爲二十四班其不登二品應須軍
號者凡十四號別爲八班施於外國者又有百九號亦爲十品
二十四班班制之多乃如此則不假於品矣而莫知其徒爲禮
秩之別也陳承梁後乃定相國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
將軍大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巴陵汝陰二王後尚書令
品爲第一自此以下明列爲九正合令制而不分正從逆而求
之晉宋南齊亦莫不然則皆承魏訛其益可信也北裂於齊事
遵元魏而品從之名著爲是官也有品自曹魏始品之有從乃
自元魏始及考其初不特正從也而每品正從復分上中下爲
益一品之間析而六矣此高祖太和之制也及二十三年高祖

復次職令而世祖初班行之三師二大乃不入品其四品以下
正從又分爲上下階猶析而四也北齊蓋因之耳至於魏之列
品頡猶曰第幾品從幾品而未目爲正從齊始別之逮隋而曰
正曰從截然而不可紊矣還致梁制尚寡故自九而一乃極於
丞相班尚繁故自一而十八亦極於丞相班多者品貴品少者
班卑二者相爲用而貴賤等著於此參見而互明班正於梁隋
即廢矣祖宗朝選轉名曹皆各有流品元豐後來始以寄祿無
他名遂爾相混然禮數之異卒係一時官守元未嘗以品秩爲
別此則言官制者之未嘗講明也然則陳群之始本非始言人
品者故當設逆待之法故循而見於魏官品之訛曹魏之訛亦
非訛定禮秩者固當附設官之目故參而見於梁班法之用不
考於群無以知其名不考於梁無以知其意在今日名訛於魏
意訛於梁而品不復爲輕重益亦反其本哉唐開元二十五年

定制自正四品至九品猶有上下階差隋煬暫廢之規至此後見本朝乃盡令之也又曰本朝雜壓之制雜流伎術等官皆入品下而寺監之吏凡未出官而先給告者亦通謂之入品但以所居官爲品之高下不復有分別耳按高峻小史劉昶傳元魏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曰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品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人可起家三公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昶對曰陛下刊正九流爲不朽之法豈惟髣髴唐虞固以有光二代此雖爲門地而言然九品之官不混它品亦一時之制與今士夫阜隸閹豎伎術混爲一區爲不同也

按愧郯錄前段攷訂特爲詳審然此所謂九品者官品也以別官之崇庳陳群所謂九品者人品也以定人之優劣二者皆出於曹魏之初皆名以九品然人品自爲人品官品自爲官品岳氏合而爲一以爲官品者迸設之以待某品之人此說恐未然劉毅衛瓘論中正九品之敝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所謂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襃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濟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爲貴人傷損風俗其敝不細岳氏專舉此段以爲官品即人品之明證然詳其所言蓋如後世權貴之人挾勢取科第干薦舉之類耳非謂中正者迸設此官之品目以待所品之人也蓋官品之制即周之所謂九命漢之所謂祿石皆所以卞高卑之等級其法始於魏而後世卒不能易若中正所定之人品則始於陳群魏晉間用之以擧人物六朝因之然其敝已見於立法之初自隋唐以來一以科目爲仕進之塗而中正九品之說久廢矣想當時必以人物之賢愚優劣分爲九等之目如班固古今人表之類但史所不載無由知之然決與此官制之九品不相干固難因其同時同名而遂指此爲彼也

文獻通考卷六十七

鄱陽　馬端臨

郊社考

郊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鄭氏註祭法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禘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

正義曰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為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為木德威仰木帝言以后稷配蒼龍精也王肅駁之謂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言周人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昊天有成命郊祀上帝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義以為唯郊是祭天禘者宗廟之殷祭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以所在言之謂之郊以所祭言之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也祭法所謂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此言冬至祭圜丘而謂之郊者以圜丘在郊故也

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註妄稱圜丘為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猶而註皆指為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尔於祀天乎何與而註妄指為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為有功及註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為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强析之而為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為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毁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既家從而和之九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為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佑作通典惑於鄭註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為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哉

按祀天莫大於郊祀祖莫大於配天四代之郊見於祭法經

文飾略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郊註而談之叢雜牴牾如此先儒謂其讀祭法不熟見序禘於郊之上於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爲祀天然康成漢人也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一曰五帝丗蒐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以三代之所謂郊祀者祀太一五帝於是以天爲有六以祀六帝爲郊自迂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矣康成註二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爲所祀者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於是釋禘郊祖宗以爲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於取讖緯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爲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漢人崇之六天之說迂固志之則其謬亦非始於康成也愚嘗著漢不郊祀論

見所叙西漢事之後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正音征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illegible]

[illegible]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illegible]喪者不哭不敢凶服[illegible]汜埽反道鄉爲田燭[illegible]弗命而民聽上[illegible]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illegible]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illegible]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illegible]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illegible]

長樂陳氏曰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丘埽地鞂蒿秸藉疏布禅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也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黃鍾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袞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

山陰陸氏曰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太常特牲祭天王乘素車乘大旆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輅建太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較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旗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時敬之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輅錫樊纓十有

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則九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泛祭之玉輅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輅者乘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也

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郊而後耕是祈穀之實躬耕帝籍〇疏曰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改

楊氏曰愚按正月郊祭天此鄭註所謂夏正之郊祭感生帝者也學者當以聖經賢傳爲信攷之月令之書周頌之詩左傳孟獻子之言則曰祈穀于上帝夫上帝即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帝之說也曰祈穀又曰祈農事可知其爲祈穀之郊未聞正月又有大報天之郊也愚於祀天禮辨之已詳矣鄭氏月令註引

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之說以證正月之有郊又引后稷祈農事之說以見因郊而又祈穀牽合二說而通爲一說此鄭氏一人之私論非聖經之本意天下之公言也是以諸儒咸不以爲然更漢魏歷晉宋至於齊梁陳數百年之久其說未行也及北齊諸儒識見鄙闇始取其說而行之於是昊天上帝與感生帝分爲兩祀祈穀與祭感生帝合爲一說隋唐承用其說至于今而不廢推原所自是誰之過與然正理在人心萬世不磨邪說終不能勝也必也知冬至之郊爲大報天正月之郊專爲祈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則註家誣竄之說可以一掃而先王祀天之大典始昭然而可見矣

按古者一歲郊祀九再正月之郊爲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爲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

家語定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郊之牲器若何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惟具注見祀天牲牢條下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何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氾埽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楊氏曰按此言天子被袞象天[illegible]

春秋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祖謂后稷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illegible]

詩序曰郊祀天地[illegible]

記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illegible]因吉土以饗帝于郊[illegible]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illegible]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illegible]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周禮凡樂圜鐘爲宮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凡樂函鐘爲宮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illegible]

陳氏禮書曰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爲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爲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圜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坎折則人爲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折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illegible]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脊[illegible]其器陶匏其器犧尊疏布冪樿杓豆登牲俎簠簋豋爵之類[illegible]其藉用藁秸[illegible]其樂歌黃鐘大蔟奏大呂應鐘其舞雲門咸[illegible]池其鼓雷鼓靁鼗其車玉輅素車其旂大常其服大裘衮冕其搢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illegible]古者郊祀大略如此而已更秦則興鄜畤上下之四畤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畤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於圜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圜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illegible]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輅騂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遂起一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

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違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廢殆盡良可悼也

右經傳所載古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illegible]牲幣放其器之色[illegible]

郊特牲[illegible]祭天地之牛角繭栗[illegible]郊事則有全烝[illegible]

[illegible]○陽祀用騂牲毛之[illegible]

[illegible]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illegible]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illegible]

酒正辨五齊曰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illegible]

[illegible]

辨三酒曰事酒昔酒清酒

[illegible]

大祭三貳

[illegible]

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

[illegible]

大喪不和犧尊疏布冪椫杓

[illegible]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illegible]

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illegible]

蒲越藁鞂

[illegible]

器用陶匏

[illegible]

卬盛于豆

[illegible]

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illegible]

四圭有邸以祀天

[illegible]

鼎聖人亨以事上帝

[illegible]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illegible]

[illegible]

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 [illegible]

[illegible]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 [illegible]

○乘玉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 [illegible]

○戴冕璪十有二旒 [illegible]

大司樂大合樂分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九六樂

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九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illegible]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 [illegible]

右祀天禮物樂舞

前期十日大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illegible]

○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illegible]

○大宗伯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illegible]

○齊右掌祭祀前齊車 [illegible]

○齊服有玄端○齊則繢結佩而爵韠 [illegible]

王齊日三舉 [illegible]

○鬯人九王之齊事共其秬鬯 [illegible]

○玉府王齊則共食玉 [illegible]

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illegible]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illegible]

○郊特牲

祀之前日大宰及執事眡滌濯 [illegible]

○大宗伯涖玉 [illegible]

小宗伯省牲 [illegible]

○大司樂既宿縣遂以聲展之 [illegible]

祀之日 [illegible]

○雞人夜嘑旦以嘂百官 [illegible]

○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illegible]

○春官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 [illegible]

○王皮弁以聽祭報 [illegible]

○小宗伯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illegible]

○大祝大禋祀逆牲 [illegible]

○大宰及納亨贊王牲事 [illegible]

○大宗伯省牲鑊 [illegible]

燔柴於泰壇 [illegible]

[illegible]

○至敬不壇埽地而祭 [illegible]

○小臣大祭祀沃王盥 [illegible]

○大宗伯奉玉 [illegible]

○郊血 [illegible]

○大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illegible]

[illegible]

○小宗伯逆齍 [illegible]

○大司徒奉牛牲 [illegible]

○大宗伯奉齍 [illegible]

右祀天禮始終之序

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凡大禋祀執明水火而號祝 [illegible]

之靈祝明此圭幣也○春官陳氏曰神號如曰昊天上帝是也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禮運曰地秉陰竅於山川 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言覆均 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古祝辭則云嗣王某武曰一人某工者謂告之辭也 維某年某月上日。年謂大歲 祈在月正月也大戴禮說公符篇

思文，后稷配天也。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叶日逐反 無此疆爾界，叶訖力反 陳常于時夏。朱子曰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大祝既祭令徹。亦不已令藏於然其禮充灋行以物人心之御息也

右祭天祝辭樂章

郊特牲疏曰：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王肅聖證論以天體無二，而鄭氏謂天有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又春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青帝曰靈威仰云云，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人帝，其義非也。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為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節寒暑時？唐永徽二年，長孫無忌奏請革鄭玄六天議，事見唐郊祀下。

陳氏禮書曰：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

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為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祀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

帝即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又有天皇大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

又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晉書天文志中宮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史記天官書太微三光之庭其內五星五帝坐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春大皞夏炎帝中央黃帝秋少皞冬顓頊[illegible]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句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玄冥春秋傳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illegible]此五人帝五人臣命名之不同也臣皆一人耳而冬有脩與熙者蓋冬於方為朔於卦為艮於體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青黑則官有脩熙宜矣司馬遷不紀少皥以黃帝顓頊氏高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氏高辛唐虞為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令為正

程子曰六天之說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

又曰六天之說正如今人說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朱子語錄曰問而今郊祀也都祀許多帝曰周禮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鄭氏以昊天上帝為北極看得不是待地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秤斗星又問今郊祀也祀太一曰而今都重了漢時太一便是帝而今添了帝多都成十帝如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

楊氏曰愚按程朱二先生之言則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是以前乎鄭康成如鄭衆如孔安國註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乃為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天是何異於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其有心君之尊也況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曜魄寶之類繆妄不經莫此為甚且鄭於此章註云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既已知其為一矣及考月令季夏季冬兩處有皇天上帝之文鄭氏又析而為二以皇天為北辰曜魄寶以上帝為太微五帝隨意曲說前後乖違以此釋經有同兒戲是以

王肅群儒引經傳以排之至晉泰始初始合六天爲一而併圜丘於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大皡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爲五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之是也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而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以爲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是故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祀天專言天者尊天之辭也有故而祭則曰旅所以聽命於帝以主宰言之也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時者也祀五帝於四郊亦如之所以致四時生物之功也聖人制禮之條目各有深意其實則一天也

右諸儒言祀天祀帝之辨

曲禮天子祭天地疏曰天子祭天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

孫宣公奭曰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饗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

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朱子曰凡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皆稱上帝也如周禮歲有九祭其四爲祭天其一爲祭五帝其禮若不同矣易則但說享上帝未嘗分別如曰聖人亨以享上帝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此觀之凡說上帝者是總說帝也

楊氏曰愚按註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奭亦言歲有九祭但註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郊謂祈穀二說不同何也註疏言祭感生帝出於緯書孫奭言正月祈穀經有明證學者以聖經爲信可也又註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以經攷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祈穀夏大雩四者皆爲祭天斯言不可易矣註疏以

正月郊爲祭感生帝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九祭之中已失其三矣惟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立春祭蒼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六者庶幾得之而曜魄寶靈威仰等名又汨之以讖緯之說則六者又胥失之矣詳見九祭本篇

右諸儒言古天子一歲祭天之數

記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最尊者

晉大興中太常賀循言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去聖久遠先代損益不同皆無顯據疑非古聖掃地之意

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同合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道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

揚氏曰愚按禮家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然乎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饗帝大饗之後乃使有司嘗群神告備於天子先後輕重固有節文矣以此類推之祀天之後乃祭百神益可知也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享惟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百神之祀乎舜之嗣位也肆類于上帝而後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非類于上帝之時合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禮簡矣猶有先後之序況郊祀大禮乎大司樂言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者至和感召融液貫通上帝降鑒而百神皆降猶鑾輿順動而千官景從者理也禋祀則專主乎昊天上帝不容混也按三正記曰郊後必有望又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祭天神人鬼註

云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然也後之言禮也失於講明後漢建武元年采用前漢元始中合祭天地六宗群神從祀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爲壇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褻乎晉賀循已疑其非古人掃地而祭之意此固君子之所不取也

右諸儒言郊祭群神從祀之是非

禮夏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從尸送逆之往來○疏曰尸服與王同大裘鄭氏亦大裘故二人皆裘冕執戈送迎尸云從車者從尸車後）

橫渠張氏曰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

揚氏曰愚按宗廟祭享有尸有主者聖人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故設主立尸爲之廟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來格也若天地山川之類形氣常運而不息有形氣則有神靈祭祀感通其應如響又焉用立尸爲哉周宮太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謂玉幣所以禮神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又親酌以獻神如是而已曲禮疏有說祀天無尸古人蓋知禮天之不必有尸矣經傳所述宗廟有尸者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尚書大傳有帝入唐郊丹朱爲尸之說左氏傳述晉祀夏郊之事始末爲詳初無董伯爲尸之說而國語乃言之其言不經難以據信張子曰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皆難有尸節服氏送逆尸從車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斯言也其通於幽明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右諸儒言郊祀之尸

通典周制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爾雅云非人爲之丘）太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註冬至所祀天皇大帝）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

隨玉色（蒼璧禮天其尺寸文闕放其器之色）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丈八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冕無章示質而無旒也）尸服亦然（以天體質王大裘以象之）（尸爲神象宜與王同周禮郊祀二人裘冕送逆尸又士師職祀五帝則沃尸）乘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及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爲之以藁秸及蒲但翦頭不納爲藉神席（所謂蒲越藁鞂藉天神藁秸藉配帝）配以帝嚳（鄭以爲禘大祭於圜丘以嚳配之故註大宗伯言圜丘以嚳配之）其樂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圜鍾夾鍾也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爲宮用聲類求之雷鼓八面鼓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也）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大祭曰禘謂郊祭天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因以祈穀（左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其壇名泰壇（在國南）

燔柴於泰壇在國南五十里（司馬法百里為遠郊五十里為近郊）禮神之玉用四珪有邸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其配帝牲亦騂犢（卽稷牛）其樂以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鍾之鈞也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日用辛（禮記及春秋書郊皆於建子月日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以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音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迎春祀靈威仰於東郊以太皞伏羲氏配坐是也）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為兆位於中築方壇亦名曰太壇而祭之（如其方壇者以其取象當方各有方所之義按昊天上帝天之總名所覆廣大無不圓匝故其壇圓也五帝各象其方氣之德為壇以象之故方壇也）禮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地則中央也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禮神者必象其類……）牲用犢

及幣各隨其王色樂與感帝同（郊大司樂祀天神之樂也）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群官曰某日有事於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乃習射於澤宮選可與祭者（其容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日王乃致齋於路寢之室（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祭日之晨雞人夜呼晨以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典路乃出王輅建太常大司樂既宿懸遂以聲展之知完否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於田首設燭以照於路（王所過謂將郊之早也）又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先於丘東門外道北設大次小次（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掌次張氈案設皇邸（謂於次中張氈案以氈為牀於幄中……）……下之樂以降神（若感生帝及迎氣則奏黃鍾以下之樂）次則積柴於丘壇上（……）王親牽牲而殺之（……）

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以煙氣之臭聞者所以報陽也……）次乃掃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就坐時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古之薦（鄭玄注大司樂云先作樂致神然後禮之以玉而祀之禮器云郊血大饗腥）王乃以匏片為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為朝踐之獻（……）五齊（……）樂若感帝及迎氣卽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古制天子親在舞位……）說曰郊丘之說互有不同歷代諸儒各執所見雖則爭論紛起大凡不出二塗宗王子雍者以為天體惟一安得有六

圜丘之與郊祀實名異而體同所云帝者兆五人帝於四郊豈得稱之天帝一歲九二祭也宗鄭康成者則以天有六名歲凡九祭蓋以祭位有圜丘泰壇之異用樂則黃鍾圜鍾有差牲乃騂蒼色殊玉則四珪蒼璧祭名且同稱禋祀祭服又俱用大裘略舉大綱不復悉數於惟國章並行二禮可謂叶於時宜矣歷代所行亦參二禮異同之論

按古者郊天之禮其制度品節參見於經傳諸書惟祭法首章言四代配天之祖郊特牲郊之祭也一章言郊之義數儀文而未備而其他之散於二禮諸書者多通言祭天非直郊祀也且或散見於百官之職掌（如王人舞……）或錯見於禮經之總論（……）披紛散軼未有能會通其綱目之詳次第其始終之序者惟杜氏通典首段敍致頗有條理然禮經簡

略杜氏所叙多以註疏之意補之而註疏之說乖異多端蓋經之所言曰天曰上帝曰五帝而鄭康成以爲有六天王子雍以爲天一而已二家之說於天之名義尚復差異如此則其所言禮文之節奏以補正經之所未備者果可盡信乎王鄭俱生於去聖千載之後各以其學臆爲之說然王說正大鄭說穿鑿先儒嘗備言之矣通典蓋一遵鄭註而又不敢廢王說者也是以論其事於本段之末至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與義者爲祭禮一書始蒐輯經傳之散漫者而會通之而祀天之禮物樂舞與其行事始終之序可以槩見辨析諸儒議論之同異者而折衷之而天帝之名稱祀數之多寡從祀尸主之有無可以理推詞義正大訂核精深足爲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註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闕略不接續又似不如通典此段之通暢易看故以楊氏祭禮及所採諸儒辨正議論具列于先而復採通典所述于後以備見古人祀天之禮文云

文獻通考卷之六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

郊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大路殷之祭天車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旗畫日月）

趙伯循曰郊者所以事上帝也魯曷爲之周公故也不於日至避王室也卜用夏正於農耕之始也

郊特牲疏曰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荅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則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

石林葉氏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於太廟鄭氏以孟春爲建子之月季夏爲建巳之月蓋用周正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氏謂證易說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爲建寅之月迎長日爲建卯之月晝夜分分而日長以日至爲魯禮亦非也且冬至之日祭天於地上之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得而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爾魯雖得郊

不得同於天子是以故使因周郊之日以次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以謂啓蟄而郊安得孟春爲建子乎孟春爲建寅則所謂季夏六月者建未之月也郊特牲以郊爲迎長日之至而謂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而鄭氏反之強以建卯爲日至甚矣先儒之好誣也雜記曰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蓋謂魯不得郊日至故仲孫蔑欲取建未夏至而禘以配周郊祖所以記其失何與六月之禘乎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蓋天時有不可亂故周官每以正歲別之易說言三王之郊一月建正爲建寅亦無據鄭氏取以爲證從以成其說爾鄭氏本不曉郊禘之辨故以冬至之祭爲大禘以祈穀爲正郊此其言所以紛紛雖詩之雍與長發亦豈得其正也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 告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告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頖宮郊之學也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左氏曰牛卜日曰牲 牛既得吉日則改名曰牲 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子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 魯於不謹敬有災傷天子祭用不月爲天牲故以未牛名之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 遠望祭之曰公羊大四卜非四月不郊左氏以穀皆

云猶三望卜郊不從而免牲是知不郊故不云不郊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公羊子曰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 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 於稷者唯具是視 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於滌宮所以降稷尊帝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云五卜強卜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子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曰三卜禮也四月不時也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五月不時也趙氏曰予思年書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凡二年間避失教於會譏辭內水旱妖災之害至於年而亦安有小鼠能害牛傷其妻屠乃無有不死者

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子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在成十七年 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 五卜強也 成十年五卜 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 宣三年郊牛之口傷牛自傷故加之言緩辭 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 已卜日成牲不稱之曰牛未卜日未成牲之牛 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 嘗置之滌宮名

之為上辛牲矣故不敢擅殺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庀具也待其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復須卜已有繫牲故也用禮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焉則書右時監門者養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蓋曰上言予者弟子問穀梁子待而曰我者是弟子述穀梁子自我之意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蓋至郊時然後言其變所以重其勸郊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事不書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育之郊郊而卜不志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絜莫先也四月則不時矣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之子孫所當守

積齋張氏曰杞宋之郊則為其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之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喜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者謂周公必不饗其祀

三山林氏曰春秋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無待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忽於大禮故也經書郊者九皆為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廢郊則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成十年夏四月襄公七年夏四月十一年夏四月是也因牲死傷而廢郊者則若宣三年正月成七年正月是也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則若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雖死傷而必郊者則若定十五年正月哀元年春正月是也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養牲不謹爾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至屢卜之瀆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責也學者欲究聖人之旨先當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其言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歎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為傷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為非捨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魯人既僭竊禮樂罪莫重焉就使無四卜五卜瀆禮之過則可以郊乎否乎又使養牲必謹不至死傷則亦可郊乎否乎魯人郊望無時可也何區區者之足論然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啓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為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服卿相

之服於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為幸無故而郊者為大罪也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況上帝而可誣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鼷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為大也聖人發憤作春秋書其因變故而不郊者僅如此其餘非卜不從牛死傷而肆意於僭者又不知其幾也深味聖師之旨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學者思之

游氏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為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周應有是過賜之事識者又從而為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

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巳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覩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衰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耻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周祀未絕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無愧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是周公之所弗居故曰祝報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亦大也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嘏以神之辭而致福于主今以諸侯僭天子之祭事不因其常古則忠孝報反之義名稱位號之別將有所紊亂變更而失其宜矣

按先儒論魯郊祀之非如林少頴謂三傳所譏搉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其論正矣然遂以為非出於成王之命特漢儒見春秋所書魯祭祀多僭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至蔣氏遂直以為出於惠公之請則愚未敢以為然蓋春秋之際雖諸侯不無上僭然苟非如楚及吳越之流介處蠻貊自放於禮義之外者則亦不敢奄然以天子之制自居雖以五伯盛時晉侯之請隧楚子之問鼎如襄王及王孫滿尚能引正義以責之不聞晉楚之君遽至於用隧而求鼎也僭郊之事大於請隧問鼎矣惠公當平王之時王室雖弱其陵夷不至於後來之甚魯又素為秉周禮之國夫子嘗稱其一變可以至道孰謂惠公於是時而敢以僭郊為請王使史角止之而不從魯由此而僭郊則惠公之悖橫無君過於晉文楚莊矣決不然也橫渠以為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說得之

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勲勞于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勲勞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縣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舉且郊禘所祀元未嘗及周公則何名為報周公之勲勞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勲勞而許其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况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本非有勲勞之臣乎先儒議此但謂周公有知決不歆非禮僭竊之祀而不知僭郊僭禘則其所祀本不及周公不知成王何名而賜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橫渠因此遂以為成王念周公之勲勞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待魯推原當時事情亦是如此愚嘗因是而考論之禮制之僭夷非一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蓋周之封杞宋也以其為二王之後俾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然特許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强上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於禹契之廟而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併僭行郊祀上帝之禮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嘆也至於魯則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稷嚳之祀元未嘗廢無假於魯之郊禘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於周公之廟而併效杞宋之亢則不

類甚矣其後三桓遂至八佾舞於庭豈無所自而然哉　明堂位首言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即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於禘嚳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宰竊不戢遂至斬關作僭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未善有以肇之也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注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魯宋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魯宋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賓客亦用之矣

秦始皇既并天下以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為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大呂陰律之始）東游海上禮祀八神（具封禪篇）二代尊雍四時上帝春以脯酒為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之月月祠時駒四疋（每時用駒四匹春夏用騂秋冬用騮）木寓龍一駟（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見（秦以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挈皋其法類稻火籠故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漢祀五畤於雍五十里一烽火　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眾祠各處欲其一時薦享宜知早晏故以火為之節度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木寓龍木寓馬不知何時如此）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居西垂（漢隴西郡西縣今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自為以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鄜屬馮翊山阪曰衍）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常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索隱曰百當為白秦君西祀少皞牲尚白牢者謂牲也牲本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蓋字誤也）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徐廣曰凡去作畤二百五十年）作下畤祭炎帝（索隱曰吳陽地也）（索隱在岳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吳陽武畤今蓋因武畤又作上下畤以祀黃帝炎帝）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索隱曰漢舊儀云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如種韭畦畦中各有二土封故云畦畤）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

漢高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今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文帝十三年制曰朕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其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車駕）西畤畦畤寓車各一乘寓馬四疋駕被具（被馬之飾皆具）

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茲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于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幾讀曰冀）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毋諱以朕為勞自言不以為勞也）

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
幸雍郊見五畤祠衣皆尚赤又採新垣平之說立渭陽五帝廟見五帝門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
武帝元光二年行幸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
後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古者
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為壇
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
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
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
五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麃鹿屬也形似麞牛尾一角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
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
或言五帝太一之佐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成齊人公孫
卿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下迎帝上仙事

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
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同幸甘泉令祠官寬舒
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
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
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
地為餟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
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
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
至昧爽昧爽未明之時也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
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
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尚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
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
享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

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
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後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帝善之下公
卿議曰人間祠尚有鼓舞樂豈郊祠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
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乃立樂府以延年為協律都尉論
律呂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
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
壇天子自竹宮遙拜以竹為宮去壇三里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
郊祀歌十九章　練時日一　帝臨二　青陽三
朱明四　西顥五　玄冥六　惟泰元七　天地八
日出入九　天馬十元狩元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門十一
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十三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十四
華爗爗十五　五神十六　朝隴首十七　象載瑜十八
赤蛟十九

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illegible]贊饗曰德星昭衍
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其年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讀曰台望氣王朔
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
其報德星云德星即填星言天以德星報於帝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廼令祠官進時犢牢
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
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乃用駒他禮如故
宣帝神爵元年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
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自大將軍霍光輔政上恭己南面非宗廟之祭不出朕甚懼
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祠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二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
齋祠之禮頗作詩歌

四年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太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蜚覽翱翔集止于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嚮海內承福其赦天下

五鳳元年上幸甘泉郊泰畤

二年上幸雍祠五畤

甘露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年上行幸甘泉郊泰畤朝匈奴單于于甘泉宮

黃龍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惠時所過毋出田租

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阸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佑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群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

衡又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群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大蔟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藁秸其器陶匏匏音庖皆因天地之性貴誠尚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尚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

二年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迺者徙泰畤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舊每出雍郊甘泉有千乘萬騎今移祀于南北郊故無供張繇役也北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界中二縣有奉郊之勞故一切出赦之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天郊在長安城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永始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畤陳

作南北郊之明年匡衡坐事免官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向言家人尚不欲絕種祠種祠繼嗣所傳祠也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享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

天子復親郊禮如前

四年春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時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燎禋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畤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供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累知前上甘泉先敺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廼三月甲子震電災臨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徙還長安南北郊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時上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揚雄待詔承明之殿承明殿在未央宮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阹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棌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廼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

三年幸雍祠五畤

四年幸甘泉郊泰畤

綏和元年行幸雍祠五畤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熹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

哀帝建平三年寢疾乃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帝崩

平帝元始五年復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太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廼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荅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太一之佐宜立太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太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時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

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墬之祀墬古地字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墬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墬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墬則墬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牛角如繭及栗者牛之小也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畮以事天地

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群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

漢舊儀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時三歲一辯皇帝自行群臣從齋皆百日他祠不出祭天紫壇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長一丈一副四周緣之祭天用玉几玉飾器凡器七千百物飾具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皇帝祭天居雲陽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二十丈以俟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歲天神下壇所舉烽火皇帝就竹宮去壇三里望拜壇所宮中不至壇所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皇帝以粟所祭天之圜丘也皇帝祭天地宗廟駕四馬羽蓋華蚤出則乘馬遠行在左纛黃屋乘六馬纛纛左排馬頭上髦也

西京之事班史於祭祀儀文所述簡略衛敬仲撰漢舊儀頗有正史所未見者然其詞多率而敘述亦無甚倫序如西漢未嘗以高祖配天之祀惟武帝作汶上明堂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

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所注可見）而三歲郊見於雍畤甘泉則未嘗有配天之祖也今此謂高皇帝配天而又言居堂下則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也其義難曉姑錄以廣異聞

兩漢郊祀之地凡三處

雍五畤（其四畤秦所建其一畤高祖所建北畤之祠官歲時致祭文帝十五年乃親郊見是後三歲一郊）

渭陽五帝廟（文帝用新垣平之說建十六年上親郊如雍禮而平詐覺之祠官不親祭）

甘泉太一祠（武帝用方士繆忌公孫卿之說建三歲一郊與雍五畤更祠）

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舜攝政之初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湯代夏之初用玄牡告于上帝神后武帝代殷之初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然則其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於

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為之訓詁以為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也以為五人帝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太史公讀秦記以為秦雜戎翟之俗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然以愚考之襄公以其有國於西也而祀少昊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誤矣（自漢人既以祭畤為郊天太史公習見當時之事故追尤秦襄之僭其實非也）繼而諸畤並興或由夢蛇而為鄜畤或因獲石開雉而為陳寶或由雨金而為畦畤又繼而有青帝黃帝炎帝之祠俱以時名之蓋少皞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黃帝炎帝則非所祭而祭者也至於鄜畤陳寶之屬則皆秦中小

神之為淫厲而能動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為立畤而同於諸帝之祠漢人不致復指四時以為郊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備五畤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進祠上不親往嗚呼安有郊見上帝而人主不親其事者乎往往見其所祠者叢雜冗泛是以姑婁之祠官修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陽五帝之廟孝武採繆忌之說而建太一天皇之壇始親祠矣而皆謂之郊見夫郊事天之禮也諸方士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則太一五帝俱天上之神僅以神為帝以祀神為郊而昊天上帝之祭闕未嘗舉行也（[illegible]）蓋秦襄所祠少皞白帝

耳然秦俗信鬼好祠至其子孫遂并青黃赤帝而祠之至漢高帝立黑帝祠而以為事天之事無異矣蓋其祠本不經而諸畤之怪妄尤甚高祖明達者也故雖有重祠敬祭之詔而卒不親享其亦有見於此矣漢初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論是正賈生賢而知禮者也如叔孫通兒寬之徒亦不能引經據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儀以革秦世之瀆祠惜哉自是而後郊畤祠禮之興廢每與方士之際遇相為盛衰渭陽五帝之親祠也以新垣平平詐而帝怠於渭陽之祭太一諸祠之郊拜也以繆忌忘而祠官領三一之祠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謂太一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創業之太祖亦終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繆哉（按郊祀志天子封太山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注曰其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蓋漢時太一五帝之祠不一其在甘泉者曰郊畤三歲一親祠未嘗以祖配其在汶上者曰明堂武）

帝封泰山時所建方有高帝並祠每修封則祀之終帝之世五修封而明堂之設與帝泰山修封之事則廢其祭矣然高皇帝之所並祀者太一五帝不過天神之貴者則非配天也

至成帝時臣衡請徙甘泉祠於長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漢興之初儀制未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因是皆罷并毀不應禮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後祀禮稍正然終不能建議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閒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畤互為罷復卒無定制至王莽秉政請復長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高帝配善矣然復以高后配地祇而共祭則臆說不經為甚蓋莽將篡漢故為是崇陰教以媚元后而遂其姦權竊位之謀耳或曰匡衡之論正矣然史載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宮竹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而向以為不當革上卒無繼嗣哀平短祚漢以中衰議者咸咎焉何也對曰千金之家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為之子孫者欲矯而正之則所祭者未必蒙福而所廢者祗以掇禍如諸畤之神雖不正然漢代奉而興不能以禮革之方且信方士之言愈加尊奉伸於事天其祭之也且歷七世百五十餘年則其靈響暴著也久矣固未易遽絕也漢之中衰請問劉向春秋因事傅合之向以人事求以天道災則臣非廢諸祠之禁也逮世祖中興建武郊天即採用元始故事而不復襲漢初之跡甘泉諸畤未嘗領之祠官加以尊奉而亦不聞其能驚動禍福以來紛紛之議則以其絕之有素也故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道家者流其所言者鍊養之事符籙之術耳然必以天帝諸神為宗陳后山作白鶴觀記言漢兩劉校中書為七略其敘方伎則有神僊諸子則道家而老莊並焉天地神祇三靈百神又皆出於禮官而今之為道者合而有之蓋以符呪法籙捕役鬼物皆老氏所不道梅磨亦言道家祀昊天上帝為非且謂釋老之學盡當毀廢縱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莊列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他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然觀太史公封禪書首敘帝舜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祠五岳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禮然後及秦漢間不經之祠且歷敘始皇孝武所得燕齊方士怪誕矯誣之說共為一書班孟堅遂取以作漢郊祀志蓋秦漢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聖王報本反始之大典視為求仙徼福之一事故郊畤諸祠其說多出於方士作史者因不得而別之也然少君欒大公孫卿粵人勇之徒其所言怪妄諸說本無與於祠祀者如黃物卻老冒夢見入海求不死藥大皆言宮事之類亦叢雜附見於封禪郊祀之書何耶如此則與道家之經典何異遂因儒者而著書指意如此固無怪黃冠師得以奮緣附會其說而啓后山晦庵之嘆也要之郊祀志只當敘述所祀天地百神本末而諸方士之言當別立方伎傳述之乃為允當　道家以符籙役鬼之說附會於天地百神則遂因封禪郊祀之書實啓之以昊天上帝並列於所謂上九位天尊者則鄭康成六天之說實啓之

世祖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為壝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

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壝也封封土築也皆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 醊竹芮切祭酹也

黃圖載元始儀上帝壇圜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行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行宮內道廣三丈有闈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 為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 為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 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尺 為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為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 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壇土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 為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 為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為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

徑三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為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 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 為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北郊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群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群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群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

七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下公卿議侍御史杜林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乃定從林議依舊制以高祖配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 漢舊儀曰祭天紫壇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紺席 公羊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至者無匹不行 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青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 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止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 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群臣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實於壇南巳地 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陛祭方部序昭穆亦有所尊卑等天圖自家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明帝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始故事兆五郊於雒陽

按自秦始皇有三歲一郊之制漢高惠二帝未嘗親郊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親郊雍畤及渭陽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親郊武帝元光後常三歲一郊昭帝不親郊宣帝神爵已前十二年不親郊以後間歲一郊元成如之蓋西郊之所謂郊祀若雍五畤若甘泉太一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惟武宣以求僊成帝以求嗣故三君親郊頗多而其清心無求者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已世祖置郊丘於洛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但范史紀志不載親郊之歲月禮儀志云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豈每歲行之耶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制常以歲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冬至則使有司祭天神于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祇于北郊以高后配然則天地之祭每歲親行者一命有司祭者二豈歲以爲常故不復紀述乎

昭烈章武元年即位設壇於成都武檐山南用玄牡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郊于成都

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九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郊社考

郊

魏文帝南巡在潁陰有司爲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紱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

明帝景初元年十月營洛陽南委粟爲圜丘詔曰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天帝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按此以郊與圜丘爲二處用鄭玄之說其時康成所註三禮方行王子雍雖著論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說然魏晉而後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其祖父未有可以配天之功德非如虞夏四代之比而康成之所謂配天者以爲周祀天於圜丘以嚳配謂之禘祀五帝於郊以稷配謂之郊又祀五帝及五人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謂之祖祀五神於明堂以武王配謂之宗此三祭者必皆有祖考可配而後可以舉事是以魏文帝之時有郊祀而未有祖配直至明帝時復遠取舜以配圜丘然後以武帝配郊以文帝配明堂蓋拘於康成支離之說只以配天之祀必俟奕世之後又復上取之遥遥華冑以足之然後可以行禮耳

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其後蔣濟著文以追詰隆謂舜本姓嬀其後曰田曹氏族出自邾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又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胤周則非舜後明甚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爲繆妄濟曰夫

虬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虬龍也麒麟白虎仁於豺豺自祭
其先不祭麒麟白虎也如玄之說有虞以上豺獺之不若耶
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
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玄牡自以居非中土不脩
設末年南郊追上父堅尊號為吳始祖以配天後王嗣位終吳代
不郊祀
晉武帝即位南郊燎告未有祖配
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各設一座而已
時群臣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宜
除五帝號同稱昊天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十一月有
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圜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
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是月冬至帝親祠圜丘於南郊自是
後圜丘方澤不別立

按以圜丘即郊五帝同一天王肅之說武帝肅外孫也故祀
禮從其說
三年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月詔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祀之義但改樂章而
已使傅玄為之詞
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　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一
饗天地五郊歌一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一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一　天郊饗神歌一
元帝即位於建康太興二年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
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
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地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時尚未立北壇
地祇眾神並在天郊

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等議宜須旋都洛邑乃脩之司徒荀
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宜於此修奉從之
成帝咸和八年制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
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鉤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
老人凡六十二神從祀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親奉焉祝文稱嗣天子臣某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己卯告義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塵
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為宜依周禮宗伯攝三公行事尚書
左丞王納之獨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輿不得親奉從之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騮駒（赤馬黑鬣曰騮）漢則但云
犢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
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
尉告謚于南郊他無聞焉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

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
郊皆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祀南郊大赦
三年九月（時營陽王已即位）司空徐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詔可
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遂
迁日有司行事
有司奏按魏代郊天值雨更用後辛晉代顧和亦云更擇吉日徐
禪云晉代或丙或庚並別有義且武帝十二月丙寅受禪二年十
一月庚寅冬至祀天于圜丘非專祈穀又按郊特牲受命于祖廟
作龜于禰宮者謂告之退而卜則告義在郊非告日也今日雖有
迁郊祀不異不應重告徐爰議以為郊祀用特何偃擬禮不應更
告毛血告牲之後雖有事得更應有司行事不容迁郊參議宜於
遇雨迁用後辛不重告詔可

南郊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

三年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在宮之午地（宗爰曰禮記潘岳於泰壇祭天也迎日於南郊就陽位也晉代過江郊祭悉在北或南出遊佚多於巳地大宋造郊雖新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

五年有司奏郊用三牛孝武崩廢帝以郊舊地爲吉祥移置本處

齊高祖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無配犧牲之色因晉宋故事

武帝建元五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祀（時有司奏前代嗣位或因前郊年或更始今年正月巳郊未審明年應郊與否尚書令王儉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七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誠發遣張緒等並同詔可）

永明元年立春前郊祀（王儉啓云按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年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南郊其日立春此近代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郊壇圜兆外內起瓦屋形制宏壯（…）

梁武帝即位南郊爲壇在國之南（八陛…其外再壝四門）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致齋于萬壽殿上辛行事（…）用特牛一祀天皇大帝於壇上題曰皇天座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從祀（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北斗三台老人風伯雨師…）禮以倉璧幣…香用沉…除鬯祼…器以陶匏素俎席用藁秸（…）

…皇帝一獻再拜受福（…）年迎五帝以始祖配（…）十一年帝曰禮祭月於坎由是陰義乃別祭之儀今兆南郊既云就陽理不應爲坎遂廢之（…）

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神於壇則尊於下則卑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祭二十八宿無十二辰於義闕然南郊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爲壇

詔定郊禮之樂以雅爲稱取詩序雅者正也之義 俊雅三曲四言（取禮記司徒論選士升之學曰俊士二郊用）皇雅三曲五言（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二郊太廟同用）滌雅一曲四言（取牽牛在滌三月二郊牲出入用）牷雅一曲四言（取毛傳牷純也二郊薦毛血用）

諴雅一曲三言（取尚書至諴感神二郊降神用）又諴雅一曲四言（迎送神用）獻雅一曲四言（用飲福）禋雅一曲四言（用就燎）其辭並沈約所製

普通中薦蔬無牲牢遂省滌雅牷雅云

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脩圜丘（高二丈二尺五寸上廣十丈）柴燎告天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風師雨師及五帝位（…）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間歲而祀文帝配

後魏道武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

壇通四陛壝埒三重天位在上南面神元西面五帝以下天文從食（五精帝在壇內四帝各於其方黃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祿司人在中壝內各因其方其餘從食者合千餘神餟在外壝內）藉用藁秸玉以四珪幣用束帛牲以黝犢（各一五帝以下神元用犢共一日月等共牛一）祭畢燎牲體左於壇東巳地（從陽之義）從冬至祭上帝於圓丘牲幣並同天賜二年四月復祀天于西郊為方壇東為二陛土陛無等周垣四門門各依方色為名置木主七於壇上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至郊所立青門內近南西面內朝臣皆位於壇北外朝臣及夫人方容咸位於青門外后率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西面廩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東西面選帝七族子弟七人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陛壇搖鼓帝拜后肅拜內外百官拜祀訖乃殺牲七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三禮畢而反（後魏道武帝西平姑臧東下山東足為雄武之主其所用事大臣崔浩李順李孝伯等皆有才多是燕魏之士全少通儒碩學所以郊帝后六宮及女巫預祭多參夷禮而違舊章）自後歲一祭

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依五行數各為方壇四陛埒壝三重通四門以太皞等及諸佐配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日祀之牲各用牛一又立春遣有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脯棗栗無牲幣

獻文帝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易代則更兆其事無益於神明乃革前儀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

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親築圓丘於南郊

北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丘在國南郊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級四面各一陛下級方維八陛周以三壝去丘五十步中壝去內壝外壝去中壝各二十五步皆通八門又為大營於外壝之外輪廣三百七十步其營塹廣一丈二尺深一丈四面各一門又為燎壇於中壝之外當丙地廣輪二十尺高三丈四面各有階）以高祖神武帝配五精帝天文等從祀（五精帝於壇上北斗五星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師雨師靈星於下丘眾星位於內壝中）禮以蒼璧束帛

蒼牲九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祿卿終獻司徒獻五帝司空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以下薦眾星後諸儒定禮圓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則歲一祀以正月上辛為壇於國南（壇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為三壝壝相去如內壝四面各一門又為大營於外壝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塹廣一丈深八尺四面各一門又為燎壇於中壝之外廣輪二十尺高一丈八寸四面各一階）祀所感帝靈威仰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珪幣如方色其上帝配帝各騂牲一燎同圓丘

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丘三成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陛每等十有二節圓丘在國之陽七里壝以大壝方百二十步內壝半之）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五帝天文並從祀（日月內官中官外官眾星）又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於國南五里為方壇崇丈）以始祖獻侯莫那配用牲各以方色皇帝乘蒼輅戴玄冕備大駕而行從祀者皆蒼服

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於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丘四成成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上丘）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日月五星內官四十二座次官百三十六座外官百一十一座眾星三百六十座五帝日月在丘之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壝內眾星在內壝外）上帝配帝蒼犢各一五帝日月方色犢各一五星以下羊豕各九孟春上辛祠感帝赤熛怒於南郊（為壇於國南太陽門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高七尺廣四丈）以太祖武元帝配其禮四珪有邸牲用騂犢二

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餘並仍舊十年冬至祀圓丘帝不齋於次詰朝備法駕至便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致堂胡氏曰郊之為禮天子所以對越上帝也上帝雖無情而感應之理如響之從聲也若其保佑景命則將事之時風雨不作宇宙澄霽薪燎叶氣若顧若歆否則反是考之方冊自古郊祀而有變異不得成禮者惟慕容超與楊廣耳二人旋踵而亡且受誅戮然則郊祀而有變異乃國家滅亡之大徵中庸所謂

良

必有妖孽者可不深加警戒而重有修省乎南齊上始祀南郊有獸如鳳而赤大如馬來至靈臺殿眉史大風晝晦超擢大赦

北齊大禘圜丘歌辭 夕牲群臣入門奏肆夏樂辭一首 迎神奏高明樂詞一首 牲出入奏昭夏辭一首 薦毛血奏昭夏辭一首 進熟皇帝入門奏皇夏辭一首 皇帝升丘奏皇夏辭一首 皇帝初獻奏高明樂辭一首 皇帝奠爵訖奏高明樂覆燾之辭一首 皇帝獻太祖配神座奏武德之樂昭烈之舞辭一首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之樂辭一首 送神降丘南陛奏高明樂辭一首 紫壇既燎奏昭夏樂辭一首 皇帝還便殿奏皇夏辭一首 五郊迎氣樂辭五首

周圜丘歌辭 降神奏昭夏一首 皇帝將入門奏皇夏一首 俎入奏昭夏一首 皇帝升壇奏皇夏一首 皇帝初獻作雲門之舞一首 皇帝初獻配帝作雲門之舞一首 皇帝初獻及獻配帝畢奏登歌一首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一首 撤奠奏雍樂一首 帝就望燎位奏皇夏一首 帝就便坐奏皇夏一首

隋圜丘雅歌樂辭 降神奏昭夏辭一首 皇帝升壇奏皇夏辭一首 登歌辭一首 皇帝初獻奏誠夏辭一首 皇帝既獻奏文舞辭一首 皇帝飲福酒奏需夏辭一首 武舞辭一首 送神奏昭夏辭一首 皇帝就燎還大次並奏皇夏辭同上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壇於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第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外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上帝及配帝用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以下加羊豕九九孟春辛日祈穀祭感帝于南郊以元帝配牲用蒼犢二

高宗顯慶二年詔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罷感帝祠

太尉長孫無忌議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義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案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註月令及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為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案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群儒咸駮此義又檢太史圜丘圖昊天上帝坐外別有北辰坐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圓丘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別為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之說此乃義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案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如房心為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云郊祀后稷無別圜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為郊即圜丘圜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為兩祭圜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圜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從之

乾封初詔依舊祀感帝以有司議又下詔依鄭玄義祭五天帝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顯慶新禮廢感帝祀為祈穀祀昊天以高祖配舊祀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依舊復祈穀為感帝以高祖配者高祖依新禮且配圜丘昊天上帝更配感帝便恐有乖周人禘嚳而

郊稷之義今若禘郊一祖同配恐無所據從之又詔圜丘以高祖太
宗並配先時太宗只配明堂
武太后臨朝垂拱元年詔有司議圜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
以高祖太宗高宗三帝並配
成均助教孔玄義議曰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天昊
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
於此以明尊嚴之極也請奉太宗高宗配昊天上帝於圜丘義符
孝經周易之文神堯皇帝開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
大傳之文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但祖而言宗者亦是
通武王之義請奉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
太子右諭德沈伯儀曰鄭玄註祭法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禘
謂祭昊天於圜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
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爲詳備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

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
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武王以
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禮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
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
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祭獻頻繁禮斯於數此則神無
二主之道禮配一宗之義稽尋貞觀永徽共尊專配顯慶之後始
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爲美高祖請配圜丘方澤太宗
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請
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頃等議謹案見行禮
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
經之文雖近稽古之祠殊失因心之旨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
之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據遺
文近乖成典愼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寧當若是伏據見行
禮高祖太宗今既先配五祠理當依舊無改請奉高宗歷配五祠
制從萬頃議自是郊丘諸祀皆以三祖配

按並配之制始於唐自鄭康成有六天之說魏晉以來多遵
用之以爲耀魄寶亦天也感生帝亦天也均之爲天則配天
之祖其尊一也至唐人始以爲耀魄寶五帝皆星象之屬當
從祀南郊而不當以事天之禮事之善矣然感帝之祠旣罷
旋復雖復其祠而以爲有天帝之分尊卑之別[illegible]
[illegible]遂於郊與明堂所配之祖不無厚薄之
疑乃至每祭並配而後得爲嚴父之禮然則周公亦豈厚於
后稷而薄於文王乎則曷若一遵初議若郊若明堂皆專祀
昊天各以一祖配之而感帝之祠則從祀於天於禮意人情
爲兩得乎

周武氏天册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中宗景龍三年親祀南郊以皇后爲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爲齋
娘執籩豆以韋巨源爲終獻
時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等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
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駁之以爲鄭玄註
周禮內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欽明引九嬪
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據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天地尚質亦
無瑤爵明此乃宗廟大祭祀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國子司業
褚無量等議以爲祭天惟以始祖爲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應
預祭韋巨源定儀註請依欽明議上從之
其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陰陽人盧雅侯藝等請奏促冬至
就十二日甲子以爲吉會右臺侍御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祀

圜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際
也曰北極當晷度循半曰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
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内
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甲之始一年之内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
運未周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令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
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奏曰准漏經南陸北陸並曰
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欠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上曰俗
諺云冬至長於歲亦不可改竟依紹議以十三日乙丑祀圜丘
玄宗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表請郊祀曰臣伏以天者百神之
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君必有郊配之義蓋以敬天
之命以報所受故於郊義則不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凡事之故而
闕其禮孝經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
禮明不變廢漢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

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且逆於禮故春秋非之陛下御極已來于
今五載既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或未通況郊祀
常典猶闕其儀有若怠於事天臣恐不可以訓伏望以迎至之日展
燔柴之禮則聖朝典則可謂無遺矣
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圜丘中書令張說為禮儀使衛尉少卿韋
縚為副說建議請以高祖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
十五年太常博士錢嘉會上議曰准月令及祠令九月農功畢大享
五帝於明堂正觀及神龍皆於南郊報祭中間廢有虧祀典准孝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請每年九月於南郊雩壇行享禮以
睿宗皇帝配制從之
天寶元年二月勑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
月十八日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
地於南郊自後有事圜丘皆天地合祭若冊命大事告圜丘有司行

事亦如之
代宗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禮儀使判官薛頎歸崇敬等言禘者
冬至祭天於圜丘周人配以遠祖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祖以
配天地諫議大夫黎幹以謂禘者宗廟之事非祭天而太祖非受命
之君不宜作配為十詰十難以非之書奏不報乃罷高祖以景皇帝
配
幹十難略曰禘上古洎今無以人臣為始祖者唯殷以契周以稷
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娀氏
之女吞玄鳥之卵因生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
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后
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為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
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
於邰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居然

生子即有邰氏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
德亦其次也舜受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
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德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為
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則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
祖之乎
又曰夫始祖者經論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比元氣廣大萬物之宗
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故乃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
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牲用犢誠也兆
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云祭
天歲一何也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祭
之今國家一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闕怠亦甚矣黷
與怠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子不以
情變易國家重光累聖歷祀百年豈不知景帝始封於唐當時通

儒議功度德乃尊神堯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為日已久今欲出神堯配含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宗祖乖序何以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郊祀宗祀無以加焉

又曰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為始祖晉武帝炎以宣帝懿為始祖者孟德仲達皆人傑擁天下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內令行草偃服袞冕陳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公卿並拜於道左名雖為臣勢實為君後主因之而業帝前王由之而撫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

永泰二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請以太祖景皇帝配享孟春祈穀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神堯皇帝配饗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饗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大聖皇帝配享臣與禮官學士憑據經文事皆明著德音詳定久未施行勑旨並依至永泰二年六月久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於景皇帝今配饗失德故神不降禮傳陽為旱上又令百官就尚書省議太常博士獨孤及議曰謹案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績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帝為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啓王業建封於唐高祖因之遂以為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曰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

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氏之末制黜景帝之大業同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孰將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尊崇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擬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正觀之憲章未改家國方將[illegible]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言謹稽禮文參諸[illegible]周漢故事配饗天帝之制請仍舊典及歸崇敬執前議乃止以景皇帝配定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拜郊將及大禮陰氣凝閉浹旬不開群有司慮降雪不克展禮宰臣議請改日上曰郊廟重事吾齋戒有日豈以將雨雪而廢乎洎至大禮方饗獻之次景物澄霽及鑾輿就次則微雪大駕將動則又止焉翌日御樓宣赦纔畢陰雲復結瑞雪盈尺衆情歡悅咸為聖心昭感致焉

長慶三年太常禮院奏郊壇祠祀遇大雨雪廢祭其禮物條件如後御署祝版（既未行禮無奠獻之文請送太常寺勅庫收貯內外小祀雖非御署准此）王幣燎柴神酒燎幣醴齊并榛栗脯醢及應行事燭等（請令郊社署各隨處司充大祭支用）牲牛（參牲既未行禮無奠獻之文請比附禮記及祠令牲死割埋之例委監祭使及禮官於祠所瘞埋其小祀不全用牢牲體薦割用牲牢肉所准此）粢盛瓜菹筍菹應已造成饌物（請準牲瘞埋）行事官明衣繒布等（准式既祭前給充事既已經用請便收破）公卿已下明房油燎幕炭應宿齋日所破用物（請收破）旨依永為定式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宣問有司有事南郊合卜日以否禮官奏曰伏准禮令祀祭皆卜日然自天寶以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饗天相循至今並不卜日從之

高祖在位九年親祀南郊一（武德四年十一月一日）

大宗在位二十三年親祀南郊四（貞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十七年八月四日　一闕年月）
高宗在位三十四年親祀南郊二（永徽二年十一月二日　總章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中宗在位五年親祀南郊一（景雲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睿宗在位四年親郊二（景雲三年正月十一日拜南郊　太極元年二月一日拜北郊）
玄宗在位四十五年親祀南郊五（開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　六載正月十二日　十載正月十日　十二載二月八日）
肅宗在位七年親祀南郊二（乾元元年四月十四日　上元二年建子月十七日）
代宗在位十七年親祀南郊一（廣德二年二月五日）
德宗在位二十六年親祀南郊四（建中元年正月五日　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六年十一月八日　九年十一月十日）
憲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一（元和二年正月）
穆宗在位四年親祀南郊一（長慶元年正月）
敬宗在位二年親祀南郊一（寶曆元年正月）

（[illegible]）
文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一（大和二年十一月）
武宗在位六年親祀南郊二（會昌元年正月一日　五年正月一日）
宣宗在位十三年親祀南郊一（大中七年正月十七日）
懿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二（咸通元年十一月　四年正月）
僖宗在位十七年親祀南郊一（乾符二年十一月）
昭宗在位十六年親祀南郊一（龍紀元年十一月）
唐開元禮皇帝冬至祀圜丘儀（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及攝事並附）

齋戒

前祀七日皇帝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其二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前致齋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西序及室內俱東向尚舍直長張帷於前楹下致齋之日質明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入陳於殿庭如常儀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並結珮（凡齋者則結珮）俱詣閣奉迎上水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帝服袞冕（上辛服通天冠絳紗袍也）結珮乘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即御座東向坐侍臣夾侍如常一刻頃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就齋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還本司直衛者如常通事舍人分引陪位者以次出凡應祀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皆於正寢致齋二日於本司一日於祀所其無本司者皆於祀所齋）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祀群官諸方客使各於本館清齋一宿（無本司各於家正寢）諸祀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布各習禮於齋所（攝事無皇帝齋儀上辛雩祀同）光祿卿監取明水火（大官令取水於陰鑑取火於陽燧火以供爨水以實罇焉）前祀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堯皇帝廟如常告之儀（告以配雩祀告神作主王夏太宗文武皇帝廟）前祀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各以其器服守壝（每門二人每門一人）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焉

凡大祀齋官皆前七日集尚書省太尉誓曰某月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其誓各隨享祀事言之）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散齋理事如舊夜宿止于家正寢唯不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行刑罰不經穢惡致齋唯祀事得行其餘悉斷（凡大祀之官散齋四日中祀三日小祀二日致齋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小祀一日其致齋日三公於都省安置所司鋪設其餘官皇城內有本司者於本司無者於太常郊社太廟齋坊安置皆日未出前到齋所至祀前一日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三刻向祀所仍令平明清所行之路道次不得見諸凶穢縗絰[illegible]行其哭泣之聲聞[illegible]所者攝[illegible]事非[illegible]散齋者[illegible]事齋一宿於本司及祀所凡大祀中祀[illegible]齋官[illegible][illegible]一已皆[illegible]九品已上皆官給明衣齋郎昇壇行事亦權給[illegible][illegible]齋官所習禮臨時闕者通攝行事致齋之日先不食公糧及無本司者大官准品給食祈告一日清齋者設食亦如之凡散齋有大功已上喪致齋有周已上喪並聽赴即居緦麻已上喪者不得行宗廟之祭其在齋坊病者聽還死於齋所同房不得行事也）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面（攝事守宮設祀官公卿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面西上爲次爲）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上辛雩祀守宮設文侍臣）於大次之前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上辛雩祀於大次之後俱南向）設諸祀

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從祀文官九品已上於祀官之東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公酅公之西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上（其褒聖侯若在朝位於文官三品之下餘準黑大次褒聖等遠上辛雩祀同）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壇上及東方南方午陛之東饌陳於東門外西方及南方午陛之西饌陳於西門外北方之饌陳於北門外上辛雩祀位有壇東方亦就陳焉）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外東方西方磬簴起北鐘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西鐘簴次之設十二鎛鐘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雷鼓於北懸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柷敔於懸內（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鐘歌磬於壇上近南北向磬簴在西鐘簴在東其匏竹者立於壇下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凡懸皆展而編之）諸工人各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北為上南方北方以西為上右校埽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神壇之景地內壝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壇之北南向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上辛雩祀則東門內執事亦然）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上辛雩祀無分獻位已下皆然）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西向皆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已上位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介公酅公位於中壝（上辛雩祀內壝）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已上位於介公酅公之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向北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各分方位於朝集使之後蕃客無復望已上至從祀位）又設祀官及從祀群官等門外位於東西壝門之外如設次之式設牲牓於東壝之外當門西向蒼牲一又青牲一在

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黃牲一白牲一玄牲一（雩祀五方色牲各二）又赤牲一白牲一（上辛雩祀無日月牲）在南皆少退以北為上又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酒罇之位上帝太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於上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五帝日月各太罇二在第一等（上辛則五帝各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一在第一等每座之左而右向無日月已下諸星從事亦準此）內官每陛間各象罇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罇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陛間各概罇二在壇下衆星每道間各散罇二於內壝之外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罇皆加勺冪五帝日月以上皆有坫以置爵雩祀但日月以上以下諸其五帝大罇犧罇各二罍一在第一等人清饌罇各二在第一等五官象罇各一在壇下）設御洗於午陛東南亞獻終獻同洗於卯陛之南俱北向（雩祀儀設亞獻之洗於御洗東南北面）（五官洗於罇）設分獻罍洗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篚冪各於其方陛道之左俱內向執罇罍篚冪者各於罍篚冪之後設玉幣之篚於壇上下罇坫之所祀前一日晡後（上辛雩祀皆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帥其屬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焉）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雩祀又設五人帝座於第二等如五方之陛位又設五帝座於壇下東南西向北上無日月以下諸星位）大明於東陛之南（上辛並無大明以下位矣）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焉）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雩祀又設五人帝座於第二等如五方之陛位又設五帝座於壇下東南西向北上無日月以下諸星位）大明於東陛之南（上辛並無大明以下位矣）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又設

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座皆內向其內官有北辰座於東陛之北曜魄寶於北陛之西北斗於南陛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內座於曜魄寶之東差在行位前又設二十八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於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曰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並差在行位前又設外官百五座於內壝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道之間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所司陳異寶及嘉瑞等於樂懸之北東西廂(昊天上帝及配帝及配帝五星日月之座設流郊版匡祀日未明五刻社令太史令各服其服升壇重設之其內官中官外官衆星等皆座一設定不收也)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三百步所(享明堂則於明堂所廟享則於廟所皆二百步所焉)諸衛之屬禁斷行人(廟享則太令整飭神庭焉)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諸儀二人)(享廟則太廟令帥府史也)及齋郎以罇坫罍篚冪入設於位(廟享則籩豆簠簋皆設位加以巾蓋諸器物皆)(雍兩陛之升壇者各由其陛升廟堂者升自東陛焉)晡後三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公卿已下俱就東壝門外位(廟享則無壝門公卿位焉)諸太祝與廩犧令以牲就膀位謁者引司空(諸儀追引太常卿也)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出還本位初司空將升又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視滌濯(於視濯執罇者皆舉冪告潔廟享升東階)訖引降就省牲位南向立廩犧令少前曰請省牲退復位太常卿省牲廩犧令又前舉手曰腯還本位諸太祝各循牲一帀西向舉手曰充俱還本位諸太祝與廩犧令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謁者引光祿卿詣廚省鼎鑊申視濯溉謁者贊引祝官御史(廟享但引御史)省視饌具俱還齋所(享廟則與饌者入籩豆簠簋實饌以出而已)祀日未明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廟享毛血每座共實一豆祝史洗肝於鬱鬯又取膟膋每座各實一豆俱置饌所膟膋肝脂也)

鑾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尚舍設行宮於壇東南向隨地之宜守宮設從祀官五品已上次於承天門外東西朝堂如常儀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殿庭如常儀(駕出懸而不作)其日晝漏上水五刻鑾駕發引發引前七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也)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奉禮郎設從祀群官五品已上位文官於東朝堂之前西向武官於西朝堂之前東向俱重行北上從祀群官五品已上依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已下及介公酅公褒聖侯朝集使諸方客使等並駕出之日便赴祀所)所司陳大駕鹵簿於朝堂發前二刻搥三鼓為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於殿庭通事舍人引從祀群官各就朝堂前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已下俱詣西階奉迎(侍中負寶如式)乘黃令進玉輅於太極殿西階之前南向千牛將軍一人執長刀立於輅前北向黃門侍郎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黃門之前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服袞冕(上辛明昊天冠服鷩冕也)乘輿以出降自西階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執轡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侍中中書令已下夾侍如常黃門侍郎進當鑾駕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鑾駕進發俛伏興退還位(凡黃門侍郎奏請皆當鑾駕前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訖俛伏興)鑾駕動又稱警蹕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以出千牛將軍夾路而趨駕出承天門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後部從在黃鉞內侍中中書令已下夾侍於輅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勑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鼓傳音如常不鳴鼓吹不得諠譁其從祀之官在玄武隊後如常儀駕將至諸祀官俱朝服結佩謁者引立於次前重行北向西上駕至行宮南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

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立皇帝降輅乘輦入行宮繖扇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宿衛如式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群官集行宮朝堂文左武右舍人承旨勅群官等各還次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及從祀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鐏罍玉幣（凡六鐏之次太鐏為上實以汎齊著鐏次之實以醴齊犧鐏次之實以盎齊象鐏次之實以醍齊壺鐏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以三酒配帝著鐏為上實以汎齊犧鐏次之實以醴齊象鐏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五帝日月俱以太鐏實以汎齊其內官之象鐏實以醍齊中官之壺鐏實以沈齊外官之概鐏實以清酒衆星之散鐏實以昔酒鐏皆加勺以[illegible]加玄酒各實於上鐏玉上帝以蒼璧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白帝以白琥黑帝以玄璜黃帝以黃琮日月以珪璧昊天上帝及配帝之幣以蒼天帝日月內官已下各從方色各長丈八尺[illegible]五方帝之太鐏為上實以汎齊著鐏次之實以醴齊犧鐏次之實以盎齊其用玉昊天上帝以四珪有邸餘同幣日月已[illegible]）大祝以玉幣寘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及令史與執鐏罍篚冪者入自東壝門當壇南重行北面上（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也）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已下皆再拜訖執鐏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壇東陛御史一人太祝二人升行掃除於上及第一等御史一人太祝七人升行掃除於下（上辛雩祀贊引引御史諸太祝掃除於上令史祝史掃除於下）訖各引就位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及從祀群官客使等俱就門外位（攝事無從祀群官客使上辛雩祀同）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壇者皆脫舃於下降納如常焉）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復位謁者贊者各引祀官及從祀群官客使等次入就位初未明三刻諸位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版奏請中嚴乘黃令進玉輅於行宮南門外廻輅南向（若行宮去壇稍遠嚴警如式焉）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皇帝升輅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鑾駕進發還侍立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夾路而趨（若行宮去壇遠奏升輅如式）駕至大次門外廻輅南向（[illegible]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各引從祀文武群官介公酅公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質明皇帝改服大裘而冕（上辛雩祀則服衮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illegible]）至中壝門外（上辛雩祀內壝）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跪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禮部尚書與近侍者陪從如常儀（大珪如搢不便請先定近侍者執之）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無[illegible]上辛雩祀同）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攝則謁者）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跪奠訖俛伏而後興）鼓柷奏元（[illegible]）和之樂及以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作文舞之舞樂舞六成（圜鐘三奏黃鐘太簇姑洗各一奏也）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無[illegible]上辛雩祀同）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正座配座太祝跪取玉幣於篚各立於鐏所諸太祝俱取玉及幣亦各立於鐏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攝則謁者引太尉[illegible]上辛雩祀同）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已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已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北向立（攝則太尉升壇北向立）樂止正座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幣（凡受物皆搢鎮珪跪奠訖執珪俛伏興太尉則搢笏）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

帝立於西方東向配座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攝則太祝授太尉大尉奉玉幣進奠）皇帝授幣太常卿引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則太宗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攝則太尉行還立無樂也）初皇帝將奠配帝之幣謁者七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俱進跪奠於第一等神座（上辛則謁者五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奠五方帝座餘事同雩祀五人帝五官相次而畢）餘星座之幣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進奠於首座餘皆祝史齋郎助奠訖引還復位（攝則太尉奠配座諸太祝及諸獻官各奉玉幣進於神座訖還鐏所上辛無星以下座也）初衆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鐏所

進熟

皇帝既升（攝則太尉升上辛雩祀同）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各陳於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攝事則於太祝奠毛血引饌入上辛雩祀同）其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以黃鐘之均（自後接神之饌皆奏黃鐘）饌各至其陛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上帝之饌升自午陛配帝之饌升自卯陛青帝之饌升自寅陛赤帝之饌升自巳陛黃帝之饌升自午陛白帝之饌升自酉陛黑帝之饌升自子陛大明之饌升自辰陛夜明之饌升自戌陛其內官中官諸饌各從便而升上辛無大明已下饌攝事同雩祀五人帝饌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也）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俱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鐏所又進設外官衆星之饌相次而畢（上辛無外官已下饌雩祀又進設五官饌並無衆星饌也）初壇上設饌訖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攝則謁者引太尉詣罍洗上辛雩祀同也）樂作皇帝至罍洗樂止侍中跪取匜沃水又侍中跪取盤盥承水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黃門侍郎受巾跪奠於篚黃門侍郎又取匏爵於篚興進皇帝受爵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爵黃門侍郎又授巾皆如初皇帝拭爵訖侍中奠盤匜黃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陛自南陛訖樂止（攝則太尉執爵無樂作以下）謁者引司徒陛自東陛立於鐏所齋郎奉俎從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上帝鐏所執鐏者舉冪侍中贊酌汎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攝則謁者引太尉升自南陛詣上帝鐏所執事舉冪太尉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向北立樂止（攝儀皆謁者引太尉）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攝則云天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于昊天上帝上辛雩祀同）昊天上帝大明南至長晷初升萬物權輿六氣資始式遵彝典慎修禮物（上辛云惟神化育羣生財成品物云云雨作施普博無私因盛式遵實事雩祀云爰以孟夏龍見紀辰萬類長育式遵常禮敬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恭致燔祀表其寅肅）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禋燎祗薦潔誠高祖神堯皇帝配神作主（凡攝事祝版署讀皇帝此句並升侍臣奉版跪授令受遂事出）皇帝再拜（攝則太尉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鐏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鐏所執鐏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太宗）東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上辛又謁者五人各引五方上帝太祝皆取爵於坫酌齊各進奠於神座訖還鐏所雩祀同）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攝云皇帝臣某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履長伊始肅事郊禋用致燔祀于昊天上帝伏惟慶流長發德冠思文對越昭升永言配命（上辛云時惟孟春敬所薦穀用伊祀昊天上帝伏惟[illegible]奉膺雩祀云時惟正陽式遵恒典伏惟[illegible]品物自命越昭升）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侑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鐏所皇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作樂太祝各以爵酌上鐏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皆取前腳第二骨也）加於俎以胙肉共置一俎上太祝持俎以授

司徒司徒奉俎西向進(攝則宮贊)皇帝受以授左右(攝則太尉受以授齋郎)謁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退鼓柷作舒和之樂退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自此已上九攝皆太尉為初獻其儀依皇帝行事贊佐皆謁者太祝奉郎)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攝則太常卿為亞獻下並改太尉為太常卿)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訖謁者引太尉自阼階升壇詣昊天上帝著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醴齊訖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拜訖謁者引太尉詣配帝犧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醴齊訖謁者引太尉進高祖神堯皇帝座前(攝事太宗…)東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上帝…各取爵…)訖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訖謁者引太尉却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攝則…以光祿卿…)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五方帝…)訖謁者引光祿卿降復位初太尉將陞獻(…)謁者七人分引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訖各由其陛陞(…)詣第一等俱酌泛齊訖各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各還引降還本位初第一等獻官將陞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罍洗訖引各由其陛陞壇詣第二等內官酒罇所俱酌(…)齊各進跪奠爵於內官座首興餘座皆祝史齋郎助奠相次而畢謁者各引獻官還本位初第二等獻官將陞謁者四人次引獻官俱詣罍洗盥手各由其陛壇詣第三等中官酒罇所俱酌清酒洗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外官酒罇所俱酌清酒(…)以獻贊引四人次

引獻官詣罍洗盥訖詣眾星酒罇所酌旨酒(…)以獻其祝史齋郎酌酒助奠皆如內官之儀訖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還本位(…)諸獻俱畢武舞止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眾官再拜眾官在位者皆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樂作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於群官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玉幣祝版日月已上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及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經柴壇西過壇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幣祝版饌物置於柴上户內諸祝史又以內官已下之禮幣皆從燎(…)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群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已下俱復執事位定奉禮曰再拜御史已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顯慶時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稱祈禮祭畢收取玉帛牲體置於柴上然後燔柴燎壇又在神壇之左臣等謹案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祭宗廟則焫蕭灌鬯皆貴氣臭用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詳悉柴在祭物之先理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為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為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論說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天用脅之九個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奉珪璋俱奠燎薪之即晉氏故事亦無祭末之文唯周魏以降妄為損益約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為祭末事無典

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騂犢之屬祀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圭猶親廟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瑞文藝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柴例今新禮引同蒼璧不顧圭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又燔柴作樂俱以降神則處置之宜須相依准燔柴在左作樂在南求之禮情實不爲類且禮論說積柴之處在神壇之南新禮以爲壇左交無典故今請改燔柴爲祭始位在樂懸之南外壝之內其陰祀瘞埋亦請准此詔可之

鑾駕還宮上辛雩祀並同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帝停大次一刻頃搥一鼓爲一嚴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二刻頃搥一鼓爲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者更服公服五刻頃搥三鼓爲三嚴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客使等序立於大次之前近南文武侍臣詣大次奉迎乘黃令進金輅於大次門外南向千牛將軍立於輅左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升執轡皇帝乘輿出次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儀黃門侍郎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權停勑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勑車右陞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鼓傳音鑾駕動鼓吹振作而還文武群臣道從如來儀諸方客使便還館駕至承天門外侍臣下馬所鑾駕權停文武侍臣皆下馬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訖鑾駕動千牛將軍夾路而趨駕入嘉德門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右鐘皆應鼓柷奏采茨之樂至太極門戛敔樂止入太極門鼓柷奏太和之樂駕至橫街北當東上閤迴輅南向侍中進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以入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閤戛敔樂止初文武群官至承天門外通事舍人承旨勑群官並還皇帝既入侍中版奏請解嚴扣鉦將士各還其所

神位凡尊及籩豆等數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在壇上座每籩豆各十二簋簠簋組各一都六百八十九座壇之第一等祀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及大明夜明等七座籩豆之數各八簠簋俎等數各一也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座齊列在十二陛之間每座籩豆各二簋如上也第三等祀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座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及二十八宿亦差在前列餘百四十二座齊列於十二陛之間每座籩豆等如二等也又祀外官百五座籩豆簠簋組各一也於內壝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籩豆等與外官同按此星辨之行蓋準據制圖聖人觀象義行然戒指步有位貴以萬物之精上為衆星故天有萬一千五百二十物蓋星之與物每各有所主今從微稱壇圖而寫之也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坐都也十又祀五帝於壇第一等事並等數文至國家南郊禮一天上帝于圜丘以祈穀故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唐豐不祭祭而傳郊序曰帝事春夏祈穀于上帝則於郊之文傳之豎代七帝之號元爲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無主四時主者之鄭人或其一國其郊也宗帝藉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於南之以其觀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同以祈穀所謂祀感帝之宗本非祈穀先儒此說事惡雖愚且爽帝之卻有之身文記曰有其集之專可寶也祈穀之壹於祈穀之宜孝五方帝失五方帝書上行之精九穀之宗今一當太行六神咸祀也樂冬用本音皆以黃鐘爲均三成准周禮云圜鐘之均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記云天神皆降明五帝日月星辰皆天神也又准周禮樂三變唯致丘陵之祇今改用六變

昊天上帝

蒼犢一若冬至祀圜丘加羊九豕九九肉皆實俎其牲皆升右胖體十一前節三肩臂臑後節二肫胳正脊一脡脊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脊從首為正脊次中為正供正九世別祭用太牢者犢一羊一豬一尊二十臑一限臨四合若洪分宋去貴敗酒一十

大尊二(實泛齊) 著尊二(實醴齊) 犧尊二(實盎齊) 山罍二(實酒)
象尊二(實醍齊) 壺尊二(實沈齊) 山罍四(實酒)
籩十二(石鹽 乾橑 栗黃 菱芡 白餅 黑餅 榛子 人 糗餌 粉餈 鹿脯 ...)
豆十二(韭菹 菁菹 芹菹 筍菹 醓醢 兔醢 鹿醢 魚醢 豚拍 酏食 糝食)
簠一(實稻粱) 簋一(實黍稷) 甄一(實大羹) 俎一(肉)
蒼璧 幣以蒼(一丈八尺)

配帝

著尊二(實泛齊) 犧尊二(實醴齊) 象尊二(實盎齊) 山罍二(實酒)
籩 豆 簠 簋 牲 幣 璧(並同上帝)

五帝日月(壇第一等)
大尊各二 籩八(減白餅黑餅糗餌粉餈) 豆八(減酏食糝食脾析豚拍)
簠簋甑俎各一(並同上帝) 五方帝方色犢 大明青犢 夜明白犢
青帝青圭 赤帝赤璋 黃帝黃琮 白帝白琥 黑帝黑璜(幣各如其玉色)
日以圭璧幣以青 月以圭璧幣以白
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座(壇第二等十二陛間)
每陛間各象尊二 每座籩二(栗鹿脯) 豆二(菁菹鹿醢)
簠簋甑俎各一(實同上) 牲用少牢 幣皆以白
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十七座及二十八宿差在前列其餘中官一百四十二座(壇第三等十二陛間)
每陛間各壺尊二 籩豆簠簋甑俎牲幣(各同第二等)
外官百五在內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內壝之外
外官每階各概尊二在壇下 衆星每道間各散尊二於內壝之外
每座籩一(牛脯) 豆二(鹿臡) 簠一(黍稷飯) 簋一(稻粱飯)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一

鄱陽 馬 端臨

郊社考

郊

梁太祖開平二年十一月自東京赴洛都行郊天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

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南郊大禮使(故事皆以宰相為之今河南尹充非常制也)

周太祖廣順三年九月太常禮院奏准勅定郊廟制度洛陽郊壇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圜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十有二陛每節十二等燎壇在泰壇之丙地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户方六尺請下所司修奉從之(時周太祖將郊故禮官奏之)

梁太祖南郊二(開平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其年十一月二日)

後唐莊宗南郊一(同光二年二月一日)

明宗南郊一(長興元年二月二十一日)

周太祖南郊一(顯德元年正月一日)

宋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并皇地祇位作壇於國城之南薰門外依古制四成十二陛三壝設燎壇於內壇之外丙地高一丈二尺又設皇帝更衣大次於壇外東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

太祖皇帝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親郊奉宣祖配大赦改元

先是詔以冬至有事南郊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乃改用十六日甲子太常博士和峴言祭不欲數今十一月十六日親祀南郊請權停二十九日南至之祀從之十三日上宿齋于崇元殿翌日服通天冠絳紗袍執鎮圭乘玉輅由明德門出群臣夾侍鹵簿前導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輅

赴南郊齋于帷宮上初詣太廟乘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
上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詳敏上大悅十六日服袞冕執圭合
祭天地于圜丘以皇弟開封尹爲亞獻興元尹光美爲終獻將升
壇有司具黃褥爲道上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徹之還宮將
駕金輅顧左右曰於典故可乘輦否對以無害乃乘輦壬申以南
郊禮成大宴廣政殿號曰飲福自是爲例
五代以來宰相爲大禮使太常卿爲禮儀使御史中丞爲儀仗使
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京府尹爲橋道頓遞使宋制大禮頓遞如舊
而大禮使或以親王爲之又專以翰林學士爲禮儀使其儀仗鹵
簿使或以他官充是年司徒兼侍中范質爲南郊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陶穀禮儀使刑部尚書張昭鹵簿使御史中丞劉溫叟儀仗使皇弟開封尹光義橋道頓遞使太平興國元年始鑄五使印
石林葉氏曰南郊五使唐制甚詳考於會要緫見長慶後有以
太常卿爲禮儀使御史中丞爲太禮使爾不知禮儀大禮何以

爲別也其以宰相爲大禮使兵部尚書爲禮儀使御史中丞爲
儀仗使兵部尚書爲鹵簿使開封尹爲橋道使者蓋後唐之制
故宋朝用之但改太常卿爲禮儀使儀太常卿既不常置而中
丞兵部官或闕則例以學士及他曹尚書侍郎代之大禮掌贊
相鹵簿掌儀衛橋道掌頓遞禮儀掌禮物儀仗無正所治事但
督察百司不如禮者而已真宗東封西郊皆身用輔臣天禧後
罷至元符初始召並用執政遂著爲令
長編通攷曰恭攷太祖南郊凡四自後宿齋朝享儀禮降赦率
如初惟開寶四年始用繡衣鹵簿先是大駕鹵簿衣服旗幟止
以五綵繪畫至是盡易以繡九年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用申
報謝乃幸西京以四月有事于南郊先時霖雨彌旬及赴齋宮
之日雲物晴霽觀者如堵咸相謂曰我輩少逢亂離不圖今日
復覩太平天子儀衛皆相對感泣

又攷鹵簿凡四等大駕法駕鑾駕黃麾仗大駕郊祀籍田薦獻
玉清昭應景靈宮用之
按梁太祖始建都于汴然郊壇則在洛都開平二年十一月
南郊帝自東京至洛都行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三年正
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爲南郊大禮使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帝
祀南郊初梁均王將郊祀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
在至是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然則
梁唐行郊祀皆在洛陽國初始作郊壇於國城南薰門外開
寶九年詔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今江
表底定方內大同祇遹景靈用申報謝乃眷西顧郊兆存焉
將飭駕以時巡躬展誠於陽位朕今幸西京以四月有事于
南郊宜令有司各揚所職以是觀之藝祖親郊凡四獨是歲
行之於洛陽然凡郊必以陽至之月獨是歲以四月乃是行

大雩之禮蓋本非彝典常以洛都元有郊兆是年又有欲徙
都于洛之意故因西幸而特行其禮云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丙申郊奉太祖配
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九七祭並以四祖迭
配而太祖親郊者四並以宣祖配上即位以宣祖太祖更配是年
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雍熙元年郊扈蒙定禮奏言經曰
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太祖配上帝乃用其議識者非
之 淳化四年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
配上帝欲望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孟春祈穀孟冬
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至圜丘夏至北郊孟夏雩祀以太
祖崇配從之
淳化三年禮儀使言皇帝親郊故事在京并去圜丘十里內神祠及
所過橋道並差官致祭而獨遺太社太稷文宣武成王等廟今請事

出宮前一日遣官致祭從之
至道三年十一月時真宗已即位有司上言冬至祀圜丘孟夏雩祀
夏至祭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饗明堂奉太祖配上辛
祀感帝孟冬祀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圜丘奉太祖太宗並配
詔可
大中祥符四年職方員外郎判太常禮院孫奭言準禮冬至祀圜丘
有司攝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從祀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
七位天皇大帝以下並不設位且太昊勾芒惟孟夏雩祀季秋大饗
及之今乃祀於冬至恐未叶宜詔兩制及崇文院詳定翰林學士晁
迥等言按開寶通禮圜丘有司攝事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
中外官衆星總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饗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
五官總十七位方丘祭皇地祇配帝神州嶽鎮海瀆七十一位今司
天監所設圜丘雩祀明堂方丘並十七位即是方丘有嶽從祀圜丘

無星辰而反以人帝從祀參詳故事實爲闕典望如與所請以通禮
神位爲定其有增益者如後勑奏可
景德三年崇文院檢討陳彭年言禮記月令正月天子以元日祈穀
于上帝註云爲上帝祈穀郊祀昊天上帝又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
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故當在建寅之
月迎春之後矣自晉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春之先後齊永明
元年立春前郊議者欲遷日王儉啓云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並立
春前郊遂不遷日其後呉操之又云應在立春後然則左氏所記啓
蟄而郊乃三代彝章百王不易王儉所啓郊在春前乃後世變禮經
籍攸闡載詳月令正月元日祈穀則明在正月之辛左氏啓蟄而郊
郊而後耕則明在立春之後參較其義煥然無疑來年正月十日立
春三日上辛祈穀斯則襲王儉之末議違左氏之明文禮有未安事
當復古

乾興元年真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孟春上辛祈穀孟冬
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
以太宗崇配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以真宗崇配
皇帝親祀郊丘以太祖太宗崇配奏可
故事三歲一親郊不郊輒代以他禮慶賞與郊同而五使皆輔臣
不以官之高下天聖二年翰林學士領儀仗御史中丞領鹵簿始
用官次
天聖五年十一月癸丑郊以翰林學士宋綬攝太僕陪玉輅上問儀
物典故綬占對辨給因使綬集群官撰集天聖鹵簿圖記上之禮儀
使請郊後詣玉清昭應景靈宮詔郊前其景靈近臣奏告玉清昭應
擇日恭謝大禮使王曾請御樓樂帝曰三年一享不敢憚勞也三獻
終增禮生七人各引本實太祝升殿徹豆三日又齋長春殿謝玉清
昭應宮

沈氏筆談曰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
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
疑其次序若先爲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爲尊則景靈宮不
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
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
皆曰取其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
謂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爲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
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
奏告之名冊文皆爲正祠
楊氏曰愚按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疏引禮器魯人將
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爲證禮器註云魯以周公之故
得郊祀上帝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夫有事謂告祭也郊事
至重又尊祖以配天故先告其祖而受命焉乃卜日于禰宮自

此以後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戒以神明其德將以對越上帝此則古禮然也　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初行郊祀先是十三日宿齋于崇元殿翌日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玉輅赴南郊齋于帷宮十六日行郊祀禮夫五鼓朝享于太廟質明乘輅赴南郊齋于帷宮又二日而郊祀此則不拘古禮以義起之深得古人告祭于太廟之意而又不失乎致齋之嚴也其後有司建明或失其中　仁宗天聖二年八月太常禮院言南郊合行薦告之禮望降所用日詔將來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太廟同日行禮後五年禮儀使劉筠奏曰天聖二年南郊制度皇帝自大安殿一日之內數次展禮萬乘之尊陟降為勞百執之駿奔不暇欲乞將來南郊禮畢別定日詣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行恭謝之禮夫劉筠之請蓋欲避一日頻併之勞也然薦告者郊前之禮也恭謝者郊後之禮也劉筠欲易郊前薦告之禮為郊後

恭謝之禮蓋亦以玉清昭應宮景靈宮非禮之正不欲指言其事故為是婉辭以達意也景祐五年十月侍講賈昌朝言朝廟之禮本告以配天饗侑之意合於舊典所宜奉行其景靈宮朝謁蓋沿唐世太清宮故事有違經訓固可改革欲望將朝廟前夫行此禮俟郊禮畢詣景靈宮謝成如下元朝謁之儀所冀尊祖事天禮簡誠至夫賈昌朝之說即劉筠之說也然劉筠之語婉而明不若賈昌朝之言嚴而正

岳氏愧郯錄曰珂前辨南北郊妻意以禮之大者與常禮異折衷古今以俟博識及考元豐六年十月庚辰太常丞呂升卿所奏則先廟後郊當時亦嘗有議之者反覆其論可謂至當而迄不見於用則蓋有弗使乎今雖欲力行不可得也珂故因是而發其餘論焉升卿之言曰近以郊祀致齋之內不當詣景靈宮及太廟朝饗遂具奏伏聞止罷景靈宮諸處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饗如故臣伏以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有天下者莫重乎享帝臣歷考載籍不聞為祀天致齋乃於其間先享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之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朝享焉祀用青詞籩用素饌甲午又親享于太廟丙申乃有事于南郊終唐之世奉而行之莫知其非特論者以為失禮然考其初致齋之日乃辛卯享于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乃得絕容休息以見上帝也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故經曰齋三日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蓋先王之於祭祀之齋如此其謹也今陛下行禮於天興殿纔齋一日爾其之大廟與郊宮也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備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乎於以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

帝則齋之儀不專陛下恭儉寅畏三歲一修大禮將以受無疆之休其為致齋者乃如此殆未稱昭事之意也今太廟歲有五大享皆如古矣又於郊祀後修遍享之禮此為何名乎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唐大宗時馬周言曰陛下自踐位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書皇帝入廟何以示來葉良謂此也且人主於宗廟之享自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饗者蓋後世之失禮也今日必因郊禮以行之則義尤不可夫因者不致專之謂也七世聖神儼在清廟朝廷不特講歲時親行之禮而因以享之此非臣之所聞也臣愚以謂今郊禮宜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宮廟親享並乞寢罷或車駕必欲至大廟即乞止告太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撤去樂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天興朝享乞更不行請

如新降朝旨俟禮畢而恭謝伏請繼今自已往別修太廟躬祀
之制歲五大享兼與親臨其一焉仍乞自今歲臘享爲首於明
年行春祠之禮禴與烝嘗自次年以叙終之每遇行廟享之時
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廟享致齋乞於內殿出入如常儀
如此則祀天享親兩得其當矣珂按先廟後郊蘇文忠軾嘗引
書武成論爲周禮而珂固疑其卽變禮以爲常矣升卿謂古之
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交者考之武成厥四月丁未祀
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雖禮之變猶必歷三日而
後柴望則升卿之言豈非明據然珂謂升卿之論廟享歲五大
享而臨其一乃殺禮也非備禮也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
孟朝謁之禮廟享旣與景靈宮迭用且致齋內殿出入如常儀
乃常禮也非大禮也夫天地大祭也祖宗大祭也隆禮備物不
可偏廢其勢必如仁宗祫享之制始合於禮之宜夫務祐之行

祫也以代三年之郊也輅而齋冕而事門而肆眚皆郊制也前
乎元年恭謝乎大慶後乎七年大享于明堂則四年之祫適三
年之中也如升卿言是以常禮享祖宗而以大禮祀天地也若
每歲而入廟又三歲而出郊禮有隆而無殺知其必不能也知
乎此又益知乎南北郊之不可以兼舉也分郊而祭含升卿之
說則太廟原廟之享不知其存乎否也苟存也則先南郊祀之
先北郊則祀之祖宗之祭二而天地之祭一祖宗三歲而徧天
地六歲而徧以卑踰尊不可也苟殺也則原廟恭謝之制就可
如升卿之說而太廟則不可以三享也享不可以殺禮也是又
於何時增此一郊耶其疏其數將於此乎益無統矣
按三歲親郊而所祭者凡三一曰祀原廟二曰祀太廟三曰
詣圜丘行禮此禮始於唐而宋因之揚氏所引劉鈞賈昌朝
之說則以爲前二日之享廟告祭也岳氏所引呂升卿之說

則以爲前二日之享廟正祭也然以愚觀之以爲告祭則其
禮太過以爲正祭則其禮無名蓋登極立太子冊后上祖宗
徽號之類皆典禮之重大而希罕者若三歲一郊則事天之
常禮耳今登極等告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歲郊祀則親舉
告禮此所謂太過也春禴夏禘秋嘗冬烝三歲一祫五歲一
禘皆歷代相承宗廟之大祭今此諸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
歲郊祀之前特創一祭此所謂無名也蓋近代以來天子親
祠其禮文繁其儀衛盛其賞賚厚故必三歲始能行之而郊
祀所及者天地百神與所配之祖而已於宗廟無預故必假
告祭之說行親祀宗廟之禮爲於事則簡便矣謂之合禮
則未也
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郊三聖並侑先是禮院言太祖太宗眞宗三
廟皆萬世不遷至於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將來皇帝親祠且

請以三聖皆侑上顯對越之盛次伸遹追之感此後迭配還如前議
歲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
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享配以眞宗先是
上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宰相呂夷簡等
分造樂章參施群祀
禮院言周官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說者以爲祀昊天上帝
亦然大次在壝外猶更衣幄小次在壇側今所未行案魏武帝
祠廟令降神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
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耳然則武帝坐俟容須別設近
次與周官義符請設小次於皇帝板位少東每獻畢降壇若殿就
小次俟終獻徹豆復就板位其後有司又言郊廟尊罍數皆準古
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爲看器郊廟天地配位
惟用祠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尊酌獻一尊飲

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罍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尊禮官以爲鄭氏註周禮五齊三酒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法乃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壇殿上下尊罍有司毋設空器並如唐制以井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用舊升數實諸尊罍

岳氏愧郯錄曰珂之仕中朝屢攝官涖祠祭每見尊彝之設五齊有其名而實無之惟將事則取具天府盂止一色公醞耳問之容臺吏尊罍之下率多空惟一尊僅實秠勺以共祭他日又攝光祿丞得先祭賛閱視酒饌又攝太官令躬酌酒實爵得窺其中蓋皆如言則其初熙饌之際執事者徒再倡酒齊之目而已於以驗其名殊而實一也嘗讀周禮正義頗疑醞法不明古制難復考之通鑑長編元豐六年十月甲申光祿卿呂嘉問言光祿掌酒醴祠祭尊罍相承用法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禮所

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上稱陛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內酒庫以醞酒法式考之禮經五齊三酒今醞酒其齊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醅既而浮蟻湧於面今謂之撥醅豈其所謂泛齊耶接取撥醅其下齊汁與滓相將今謂之醅芽豈其所謂醴齊耶既取醅芽置甕其中其齊葱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醅酒豈其所謂盎齊耶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醅色變而微赤豈其所謂緹齊耶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撥開醅面觀之上清下沉豈其所謂沈齊耶今朝廷因事而醞造者蓋事酒也今踰歲成熟蒸醞者蓋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燕所供臘醅酒者皆冬醅夏成蓋清酒也此皆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然之齊故稱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爲多故享神以齊養人以酒竊恐典禮如此又司尊彝曰醴齊縮酌盎齊涗酌依經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齊緹齊沈齊則以清酒和之不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具亦甚易蓋醞酒料次不一此五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聖斷以今之所一造酒與典禮相詳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郊廟共奉上批嘉問論證似有理趣今宗廟所實尊彝酒齊未備就且如其說用之於理無害然則當時嘗施用而又前乎慶曆後乎大觀皆經講明具珂後記彌文稽容交舉並脩要必不廢特建炎南渡之後有司失其職耳非故事也祖宗並祀存古之意最爲嚴重是說其有稽焉

又曰慶曆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呂公綽言按開元禮崇祀錄昊天上帝皇地祇六樽太樽爲上實以沈齊著樽次之實以醴齊犧樽次之實以盎齊壺樽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配帝著樽爲上實以沈齊犧尊次之實以醍齊象樽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爲下實以清酒皆加明水明酒實於上樽

五方北極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太樽實以沈齊五星十二辰河漢象樽實以醍齊中官壺樽五方山林川澤蜃樽丘實以沈齊外官概樽五方丘陵墳衍原隰散樽並實以清酒衆星散樽實以旨酒皆用明酒各實於上樽宗廟每室設斝彝黃彝著樽之上樽皆實以明水黃彝實鬱鬯著樽實以醴齊又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康成云鑑類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臣謹以古制考五齊三酒即非難得之物將來郊廟祭享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樽罍仍命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樽或陰鑑方諸之類未能猝辨請如唐制以井水代之下博士議而奏曰比郊廟祠祀壇殿上下所設樽罍惟酌獻飲福二樽實以祠祭酒餘皆徒設器而不實以五齊三酒明水明酒誠於禮爲闕然五齊三酒鄭康成註周禮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之法今欲仍舊用祠祭酒一

等其壇殿上下樽罍有司不得更設空器其明水明酒並以井
水代之其正配逐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
神位並用舊升數實諸樽罍配以明水明酒從之既曰從其請
則自慶曆以來雖欲用之而不能詳其法矣此元豐呂嘉問之
請所以有爲而發也還考元豐元年七月二日詳定郊廟奉祀
禮文所言古之祭祀以五齊薦諸神以三酒酌諸臣其用不同
今尊雖具均以法酒實之而無清濁厚薄之異是名物徒存而
亡其實也再詳五齊鄭氏以爲醴恬與酒味異其餘四齊味皆
似酒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也若三酒則人
所飲也事酒爲有事而新作者即今卒造之酒昔酒久醞乃熟
故名以昔二者色皆白清酒久於昔酒故色清而味厚欲令法
酒庫内酒坊以見造到逐色酒實之從之則三酒當時尚未備
五齊固可從而知不知公弼之奏已從復曾講明否禮文之所

言乃在嘉問奏論五年之先則遐想中間酒齊醞法之不講亦
云久矣珂前記空尊似出有司之吝考之宣和三年七月二十
二日尚書省言潭州奏春秋上丁釋奠并祭社稷風雨師等合
用尊彝酒醴政和中儀曹曾共致三禮圖尊受五斗之制遂每
罇用其數以一歲計之至用酒六百六十八石委是虛費今在
京釋奠正配位每尊設酒二升從祀每位五合乞下諸路州軍
依此從之則在承平時尊已不盈矣慶曆公弼之言有司相承
名爲看器則雖蓋空其尊固無疑云宣和之有司猶有取於節
今祠祭既不然尊固皆有酒可實特先期減餅往以均奉祠者
豪釐無遺焉是上不以費斷而下廷以私取不可之大者也

嘉祐七年春詔南郊奉太祖定配

先是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下禮院禮院言對越天地神
無二主唐武德中始用三祖同配至開元親享遂罷之皇祐詔書

南郊三聖並侑後罷配未幾復並侑爲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禮
經下兩制議從之

英宗治平二年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故事皇帝將就版位祠
官回班向皇帝須就位乃復侍臣跪讀冊至御名則興至是詔以尊
奉祠勿回班及興時呂公著爲太僕卿參乘爲上言仁宗親祠徹黄
道以登壇小次不入上皆循用之

正月上辛祈穀慶曆用犢一羊二豕二其日祀感生帝羊二豕二正
配位籩豆各增爲二前一日太祝讀祝視祭玉餘如冬至攝事三獻
以禮生引司天監盥洗升詣四方帝神位上香奠幣酌并行一獻再
拜後治平二年禮院言準閤門儀制祀天地致齋皇帝不遊宴作樂
緣壽聖節在致齋内若用慶曆元年嘉祐七年元會例更用中辛當
在十六日又十四日例詣慈孝寺集禧觀行禮觀燈作樂若遣官
攝事雖不聽樂元日朝會壽聖節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

事天神之意若會合禮又不宜徹樂因詔遇元正御殿聖節上壽雖
在上辛祀官致齋日亦用樂大宴移日或就賜

神宗熙寧元年詔令兩制以上至臺諫官與太常禮院同詳定今年
冬至當與未當親行郊禮

翰林學士承旨王珪上議曰按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
爲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
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
烝嘗禘於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
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稱商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高宗不云
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者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
既葬而服除諒闇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
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人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別自爲

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自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況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圜丘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親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廢詔恭依典禮其車服儀物除神事外令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院看詳乞除郊廟及景靈宮禮神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逐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從之

十一月帝齋于郊宮罷臨觀闕不幸苑囿

故事車駕至青城少休即召從臣幸後苑閱水嬉復登端門觀太常警嚴至是帝精意奉祠悉罷游觀遂減撤門闕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至十年又罷去寢殿後至寶華門花磚砌道著為定制

七年中書門下言準詔參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名請大內門曰泰禋東偏門曰承和西偏門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內門東側門曰夤明西側門曰肅成大殿門曰端誠大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從之先時青城殿宇門名每郊命學士院撰進至是著為定式學士院更不撰進

楊氏曰愚按注疏云齊于路寢之室唐禮散齋于別殿致齋二日於太極殿又一日於行宮國朝冬祀大禮惟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之禮可為後世不易之法其後有司建明非一大槩宿齋三日內一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一日於青城高宗中興之後檢會熙寧在京青城內殿宇門名如曰泰禋曰承和之類悉遵舊式其制可謂周備矣然令儀鸞司預先體做青城制度絞縛其行事執事陪祠官宿齋幕次亦並宜絞縛又何其簡略也元豐四年十月八日禮官言古之王者行則設輿衛熟則厚宮闕所以示威重備非常也故周禮王會同則為壇宮食息則設帷宮漢祀甘泉則有行宮至於江左亦有瓦殿本朝沿唐舊制親祠南郊行宮獨設青城設殿宿者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費歲以萬數臣等欲乞做青城之制創立齋宮一勞而省重費或遇風雨可以行望祭之禮詔送太常禮院候修尚書省了日取旨是神宗皇帝有意乎立齋宮矣但以修尚書省未畢而猶有所待也其後哲宗皇帝既建齋宮詔臣下曰三歲一郊青城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勞永逸所省多矣又徽宗皇帝脩建南北郊齋宿宮殿南郊曰齋宮北郊曰齋宮有司請曰事體如一而名稱不同宜並稱齋宮從之祖宗典故粲然可攷今青城制度尚沿襲舊例而未革盍亦推廣祖宗之意立為齋宮興事則擬其稍鋪以待乘輿致齋之日而居為暫勞而永逸一也宿者無風雨之憂或遇風雨則可以行望祭之禮二也事有關繫甚重偕習甚久歟欲在所當革而無疑者其此之謂乎

按會要載中書門下奏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名其事在熙寧七年然楊氏所云元豐四年禮官請創立齋宮詔俟修尚書省了日取旨則知齋宮元豐時尚未建而熙寧七年所奏定殿宇之名乃幔殿也然神宗即位初郊齋于郊宮罷臨觀闕不幸池苑遂減撤其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以是觀之則知青城行宮苑囿游觀之所畢備而獨未建齋殿誠為闕典

元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

先是樞密院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上言曰伏承聖意以天地合祭於圜丘為非典禮之正詔令更定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鐘

爲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爲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圜鍾爲宮三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各一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貍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迓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尋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臣以謂旣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望陛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古者致齋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徧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上辛祀昊天而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疏疏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

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可謂禮歟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務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註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至和格純嘏底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又曰臣某等恭惟本朝冬至祀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爲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夫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惟合祭之禮在所當正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所以然者告祖爲配之謂也又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所以然者先卑後尊之謂也臣等推古以知今推諸侯以知天子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爲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卑後尊也雖然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爲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爲帷宮止而後進如允所奏乞下有司施行按後漢因祠南郊即祠北郊明堂世祖廟及太廟謂之五供唐因祠南郊即祠太清宮及太廟謂之大禮本朝一歲郊祀必先景靈宮及太廟蓋因前制豫每歲夏至於北郊自有常祠祀兼常歲有司攝事于南郊亦不合祭天地其合祭之意止緣親祀欲徧及而苦以親祠欲徧及之則近南郊同時告祭北郊自因舊議亦不得違禮庶近於可行伏乞更賜參酌施行

於是詔禮官講求翰林學士張璪以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不易之理今祀地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於郊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一如南郊之儀命宰攝事而王存曾肇言今北郊常差中書門下官乃冢宰之任樂舞之類亦開元開寶舊禮所載特近世廢闕二者皆有司攝事常行之典未足以代親祠

之重恐於父天毋地之文有所未順判太常寺陳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故欲罷之臣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泰元天也媼神地也又曰涓選休成天地並況此天地同祀可以槩見恐非自王莽始也議者又謂方丘之祀盛夏不躬行宜遣冢宰攝祀亦恐未必合古然終不若天地合祭也乞且循舊制知禮院曾肇言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使有司行事則於父母天地之義若有隆殺願陛下遇親祠南郊之歲以夏至日躬款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罷南郊合祭親祠北郊並依南郊儀如不親祠上公攝事

自元豐元年上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奉祀禮文大正歷代典禮之失至是歲親祀圜丘始用新儀（國朝親郊止服袞冕至是用古始加服大裘而被以袞冕）

詳定禮文所議禮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配位亦特牲書曰用牲于郊牛二是也宋朝儀注昊天上帝

皇地祇太祖皇帝之位各設三牲俎非尚質貴誠之義請親祠圜丘方澤正配位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匕有司攝事亦如之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樽用白木以素爲質今郊祀簠簋尊豆皆非陶又用龍杓未合禮意請圜丘方澤正配位所設簠簋尊豆改用陶器仍以樿爲杓祀天之有禋柴猶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祼鬯皆歆神之始非謂於祭之末燔燎胙餘也至後世之燔瘞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則是備於後而闕於先也請南北郊先行升煙瘞血之禮至薦饌禮畢即如舊儀於壇坎燎瘞牲幣北郊祭皇地祇及神州地祇當爲坎瘞埋今乃建壇燔燎祝版考先儒所說地祇即無焫燎之文請祭皇地祇祝版牲幣並瘞於坎不設燎壇熙寧祀儀惟昊天上帝皇地祇高禖燔瘞牲首自感生帝神州地祇而下皆不燔瘞牲體殊不應禮又按周禮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禮記曰升首報陽也首爲陽則脅與脾爲陰可知矣報陽宜以陽報陰宜以陰各從其類也請自今昊天上帝感生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太稷九地祇之祭皆瘞牲之左髀以報陰凡薦享太廟皆升首於室

又言臣等見親祠南郊儀註並云祀前三日儀鸞司鋪御座黃道褥謹按唐故事郊壇宮廟內壝及殿庭天子步武所及皆設黃道褥壇上立位又施赤黃褥將有事命撤之武德正觀之制用紫至德以來用黃開元禮開寶通禮郊廟並不設黃道褥太常因革禮曰舊制皇帝升壇以褥藉地象天黃道太祖命撤之設拜於地和峴乞宣付史館天聖二年儀註又增設郊壇壝門道北御座黃道褥康定初有司建議謂配帝褥用緋以示損於天地而自小次之前至壇上諸位其道褥以黃蓋非典禮是歲有詔自小次至壇下撤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氾埽反道鄭氏註謂剗令新土在上也其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藁鞂宗廟尚文則設莞筵

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是也今來郊壇黃道褥欲更不設又言臣等看詳周官外祀皆有兆域蓋設一壝而已後世因之稍增其制東漢壇位天神從祀者甚衆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故外設重營以爲等限日月在中營內南道而北斗在北之西至於五星中宮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二十八宿外宮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爲重營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齊隋之制設爲三壝天神列位不出內壝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武從祀與夫樂架饌幔則皆在中壝之內而大次之設乃在外壝者所以序祀事也蓋古者神位寡祀事簡故兆守有域以爲遮列厲禁而已後世神位既衆祀事亦繁故爲三壝以嚴內外之限國朝郊祀壇域率循唐制雖儀註具載圜丘三壝每壝二十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繩代內壝誠不足以等神位序祀事嚴內外之限也伏請除去青繩如

儀註爲三壝從之

哲宗元祐七年親郊詔今歲圜丘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申始見之禮俟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指揮

南郊鹵簿使兵部尚書蘇軾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準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挖行取進止時軾爲鹵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兩有張紅蓋者爭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軾於車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廟馳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先時元祐五年五月夏至祭皇地祇命尚書右丞許將攝事將言王者父天母地三歲冬至天子親祠徧享宗廟祀天圜丘而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闕禮望博詔儒臣講求典故明正祀典爲萬世法詔禮部太常寺及兩省侍從官集議以聞於是翰林學士兼侍讀顧臨等八人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臨與祖禹又言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千有餘年不能行之矣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耳去所易而就所難虛地祇之大祭失今不定後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純禮彭汝礪戶部侍郎范子奇禮部侍郎曾肇刑部侍郎王覿豐稷權知開封府韓宗道樞密都承旨劉安世中書舍人孔武仲陳軒太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齡侍御史王畏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左司諫虞策禮部郎中孫路員外郎歐陽棐太常丞韓治博士朱彥宋景年閻本等二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議而武仲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郊親祠如神州地祇之祭杜純議請南郊之歲設望祠位於苑中置權火夏至命上公攝事每獻舉權火詔依王欽臣議宜如祖宗故事並祭天地一次汝礪等復上疏論合祭非是文多不載九月三省上顧臨等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呂大防言國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頒賞軍士遂爲常今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祇位惟祭昊天上帝於祖宗之制未見其可蘇轍曰自熙寧十年神宗皇帝親祀南郊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皇帝即位又已八年未嘗親見地祇乃朝廷闕典不可不正范百祿言圜丘無祭地之禮記曰有其廢之莫可舉也先帝所發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大防又言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議定北郊祀地之禮然未經親行今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示之位獨不設恐亦未安況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慶賚將士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日宜爲國事勉行權制俟異時議定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呂大防之言爲是蘇頌鄭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必郊見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乃下詔曰國家郊廟特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則三歲一親郊則先享清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先帝乃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示之位而宗廟之享率如權制朕方修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示位以嚴並況之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典禮以聞

禮部尚書蘇軾言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祀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

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祭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丘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註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

漢故事爲圓丘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食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

隆初郊先享宗廟乃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宮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

圜丘此何義也哉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註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自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與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

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有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簡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乎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本

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不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得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敉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周禮更

不論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決定取進止貼黃稱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

初詔議北郊典禮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親祠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復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略云蘇軾謂合祭圜丘於禮為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疏闊豈可因循謬誤不加考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掇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

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證臣等切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為樂章耳如潜之序曰季冬獻魚春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為一祭邪抑二祭也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竟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為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為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已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上以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豈勝幸甚方送回議官簽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難答時蘇軾為門下侍郎送白軾令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上

紹聖元年詔罷合祭天地自今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於北郊應緣祀事儀物及壇壝道路帷宮等宜令有司參酌詳具以聞盡用蔡京等議然北郊親祠終帝世未克舉云 詳見祀北郊門

左司員外郎曾旼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議以為南郊明堂用沉香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於衆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禮部太常寺議衆星隨其方色用幣每陛各設香從之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

郊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詔初祀南郊權合祭天地于圜丘起居郎周常等以合祭為非禮曾布主其說乃詔罷合祭

是歲帝初郊十一月戊寅玉輅至景靈宮行禮畢赴太廟大雪上遣内臣問二相若大風雪不止何以出郊右相曾布奏云郊禮尚在後日雪勢暴必不久况乘輿順動理無不晴若更大雪亦須出郊必不可升壇則須於端誠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須告天下何可中輟左相韓忠彥欲於大慶殿望祭布不可以為若還就大慶是日郊晴昏祭何議遂定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已見月色巳卯黎明自太廟齋殿步出廟門升玉輅景色已開霽時見日色巳午間至青城晚遂晴五使巡仗至玉津園夕陽滿野庚辰四鼓赴郊壇行禮天色晴明星斗燦然五鼓二府稱賀於端誠殿黎明升輦還内

政和三年冬十一月癸未郊上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為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上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殿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上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閒衣服眉目歷歷可識攸請付史館宰相蔡京率百僚稱賀

高宗建炎二年詔行郊祀之禮時車駕幸揚州庶事草創乃築壇於州南門内江都縣之東南冬至日合祭天地以太祖配上自常朝殿用細仗千三百有五人詣壇行禮

紹興元年當郊以國步多艱合祭天地於明堂以祖宗並配 詳見明堂門

十三年，令臨安府於行宮東南城外先次踏逐可以建圜壇并青城
齋宮去處。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知臨安府王㬇等言：今於
龍華寺西空地，得東西長一百二十步，南北長一百八十步，修築圜
壇，除壇及內壝丈尺依制度使用地步九十步外，其中壝、外壝欲乞
隨地之宜，用二十五步外作兩壝，外有四十步，若依前項地步修築，
兵部車輅儀仗、殿前司禁衛皆可排列。其龍華寺地步修建青城并
望祭殿，委是圜備。從之

詔郊祀齋宮更不修蓋，止令計置葦殿。檢會在京青城宮殿，大內門
曰泰禋（[illegible]元年），將來如車駕前一日赴青城，宿齋令儀鸞司同臨安
府預先依倣青城制度絞縛。其行事執事陪祠官宿齋幕次，亦隨宜
絞縛，不得侈大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東都舊有青城齋宮，渡江後以葦屋絞縛
為之，每郊費緡錢十餘萬。淳熙末，張端明（杓）為京尹，始議築齋

宮，可一勞永逸。上從之。宇文實學（价）時為兵部尚書，以宿直奏
曰：陛下方經略河南，今築青城於臨安，是無中原意也。上以為
然，亟命罷役

太常寺言：修築圜壇并青城望祭殿，依倣舊制及郊祀所設神位
鋪列祭器、登歌樂、酒樽、前導路及皇帝飲福位等，共合用第一成
縱廣七丈，第二成縱廣一十二丈，第三成縱廣一十七丈，第四成
縱廣二十二丈，分一十二陛，每陛七十二級，每成一十二綴。三壝：
第一壝去壇二十五步，中壝去第一壝一十二步半，外壝去中壝
一十二步半。并燎壇之制，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
尺，三出陛，在壇南二十步丙地。詔令臨安府同殿前司修建

詔將來郊祀大禮排設大駕鹵簿儀仗，內六引并郊廟合用祭器，令禮
兵部、太常寺討論名件數目

據討論國初大駕儀仗總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今已有黃麾
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玉輅、腰小輿、大輦、逍遙子下一千九人
外，其金象革木輅、芳亭鳳輦、屬車、寶輿一千二百七十三人，天武
捧日、奉宸隊六千四百五十七人，仗內六引、鼓吹前後部一千五
百人，其法物儀仗合用文綉以纈充代。并郊祀天地宗廟從祀共
七百七十一位，用祭器籩豆簠簋尊罍樿杓登鉶鼎牛鼎羊鼎豕鼎
豕豆毛血盤幣篚爵坫盤匜罍洗爵蓋坫飲福俎燭臺俎共九
千二百五件，太廟共五百九十六件，內用銅玉者權以陶木代之

至十六年，始製造如政和之制

大常寺言：大禮依儀前三日，皇帝詣大慶殿宿齋；前二日，皇帝服
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景靈宮聖祖天尊大帝前行禮，差侍從
官分詣元天大聖后并諸殿神御前行禮，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
袍，乘玉輅詣太廟宿齋；前一日，皇帝詣太廟諸室前行禮，畢，皇帝
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青城宿齋；冬至日，皇帝詣圜壇行禮；

禮畢，擇日恭謝景靈宮，遍詣諸殿行禮。從之。既而禮部侍郎王賞
言：以行在街道與在京不同，其詣景靈、太廟，權依四孟朝獻禮例，
服履袍，乘輦。其後並同此制

禮部、太常寺言：修立郊祀大禮儀註

前祀十日，質明，有司設行事執事及陪祠文武官位於尚書省：左僕
射、刑部尚書在北，南向，左僕射在左，刑部尚書在右（刑部尚書攝）。行事左
僕射在南，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
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功臣獻官在其南（光祿丞以下九位皆刑部），以次
分獻官次執事官，又於其南，俱北向西上。監察御史位二在西，東向
北上。讀冊、舉冊官、奉禮、協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在東，西向北上（奉禮郎以下位皆刑部）。
設陪祠文武百官位於行事官之南。又設行事執事及陪
祠親王宗室位於太廟齋坊：右僕射、刑部侍郎在北，南向，右僕射在
左，刑部侍郎在右（刑部侍[illegible]）。亞終獻在南，北向西上，親王及行事執事

陪祠宗室在東西向北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自下分引群官各就位九將引行事執事陪祠文武官立班即御史臺分殿中侍御史一員先入就位左僕射讀誓於尚書省刑部尚書涖之右僕射讀誓於太廟齋坊刑部侍郎涖之誓文曰今年十一月某日冬日至皇帝謁款于南郊合祭天地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朝享太廟各揚其職其或不恭國有常刑讀訖內執事官奉禮郎以下文官宣教郎以下武官從義郎以下先退餘官並對拜訖退

致齋

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三日一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一日於青城九散齋不弔喪問疾作樂有司不奏刑殺文書致齋日前後殿不視事唯行祀事前致齋一日儀鸞司帥其屬鋪御座於大慶殿當中南向設東西房於御座之左右稍北又設西閤及齋室於殿後之左右殿上前楹施簾致齋之日質明有司陳輦輦於垂拱殿庭文武百官俱就次各服其服閤門奏請皇帝末後詣齋室宣贊舍人等自下分引知樞密院事以下詣垂拱殿庭立以俟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垂拱殿簾降皇帝乘輦出至殿上少駐輦官迎駕自贊常起居宣輦官上殿簾捲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迎駕自贊常起居次舍人先贊知內侍省官以下常起居次樞密以下通班常起居贊祗候引駕樞密知客省事以下至僉書閤門官分左右立應奉官祗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並先退次管軍臣僚宣名常起居贊祗候引駕並分左右前導輦降東階垂拱殿門外禁衛諸班親從自贊常起居次行宮御營巡檢一班常起居如是侍大夫以下知客省事以下武功大夫以下知內侍省都御器械官兒行宮使御營巡檢各駕步班至大慶殿後閤如步至大慶殿後閤臨時聽旨降輦入西閤大慶殿簾降前導官並就次易朝服詣御榻前分左右侍立知樞密院事在東西向北上同知樞密院事僉書樞密院事在西東向侍中一員在知樞密院事之北贊拜閤門官一員又在其北並西向知客省事以下在僉書樞密院事之南稍東西向北上簽書客省事以下又在其南稍却宣贊舍人等分引行事執事陪祠文武官各結佩入詣太慶殿庭立班禮直官舍人引禮部侍郎奏請中嚴少頃

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於御榻之左右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結佩出西閤乘輿鳴警蹕侍衛如常儀由西房至御榻西降輿皇帝即御座南向侍臣夾侍贊拜閤門官於榻前贊樞密以下拜殿之上下應在位官皆再拜閤門官贊拜訖轉身北向訖西面贊各祗候次禮直官引侍中詣御座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皇帝降座就齋室奏訖俛伏興還侍立九侍中奏並如上皇帝降座乘輿由東房入齋室侍臣各還所司直衛者如常儀宣贊舍人分引行事執事陪祠文武官以次出二省親王宗室起居閤門賢隨立如閤門儀應行事執事陪祠官及從升者並散齋七日宿於正寢致齋三日各宿於其次九散齋治事如故唯不弔喪問疾作樂判署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之日官給酒饌唯祀事得行其餘悉禁與祀之官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

奏告

前祀二日奏告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室如常告之儀

陳設

前祀三日儀鸞司帥其屬設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小次於午階之東西向又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前隨地之宜行事陪祠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外壝東門之外設東方南方客使次於文官之後西方北方客使次於武官之後設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隨地之宜前祀二日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積柴於燎壇光祿牽牲詣祠所太常設登歌之樂於壇上稍南北向及設宮架於壇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酇綴之間前祀一日太常設神位席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皇地祇位于壇上北方南向西上席以槀秸太祖皇帝位太宗皇帝位于壇上東方西向北上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于第一龕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五行五嶽神位六十有九于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中官五鎮四海四瀆神位百七十有二于第三龕外官山林川

澤丘陵墳衍原隰神位百五十有六于內壝之內衆星神位三百有六十于內壝之外第一龕席以藁秸餘以莞而席皆內向如太史之制昊天上帝皇地祇配帝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之席及禮神之玉使者幣繒其內官中官外官衆星等位皆定設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於壇下小次前西向飲福位於壇上午階之西北向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望瘞位於瘞坎之南北向設權火二一於望燎位之東南一於望瘞位之西北二人東西各贊者設亞獻終獻位於小次之南稍東西向大禮使左僕射又於其南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侍郎光祿卿讀冊舉冊官光祿丞位於大禮使之東光祿丞稍却奉禮郎太祝郊社太官令位於小次之東北俱西向北上監察御史位二一於壇下午階之西南一於子階西北協律郎二一於壇上樂虡西北一於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丞於登歌樂虡北押樂太常卿於宮架北良醞令於酌尊所俱北向又設諸祠文武官位於執事官之南諸方客使在文官之南隨其方國光祿陳牲於東壝門外西向祝史各位於牲後太常設省牲位於牲西大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分獻官位於其後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在北南向西上太祝太官丞以下皆稍却監察御史在吏部尚書之西異位稍却光祿陳禮饌於東壝門外道北南向太常設省饌位版於禮饌之南大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分獻官位於其後監察御史二俱在西東向北上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在東西向北上禮部帥其屬設祝冊案於神位之右司尊彝帥其屬設玉幣篚於酌尊所次設籩豆簠簋之位正配位皆左二十有五籩右二十有五豆俱為四行俎一在籩前登一在籩豆間簠七簋七在籩豆外二俎間簠在左簋在右又設尊罍之位每位皆

著尊二壺尊二皆有坫加勺冪為酌尊太尊二山尊二犧尊二象尊二皆有坫加冪設而不酌並在壇上稍南北向西上配位設於正位酒尊之東異位皆有坫又設從祀諸神籩豆簠簋之位第一龕每位皆左十籩右十豆俱為三行俎二在籩豆前登一在籩豆間簠一簋一在二俎間簠在左簋在右爵一在俎前加坫內神州地祇加盤一在登之前其餘神位每位皆左二籩右二豆俎一在籩豆前簠一在俎前簠在左簋在右爵一次之登一在籩豆間內五行五官五岳每位加盤一在登之前其內官外官衆星位皆不設盤又設從祀尊坫之位第一龕每龕太尊二著尊二太尊在上第二龕每龕犧尊二象尊二第三龕每龕象尊二壺尊二象尊在上內壝之內每階概尊二內壝之外每階散尊二皆加勺冪在神位之左又設正配位籩豆簠簋盤俎各一於饌幔內設進盤匜帨巾內侍位於皇帝版位之後分左右奉盤者北向奉匜及執巾者南向又設亞終獻盥洗爵洗於其位之南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執罍篚者位於其後分獻官盥洗各於其方陛道之左罍篚各設於左右皆內向執罍篚者位其後祀日丑前五刻郊社令與太史官屬各服其服升壇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版於壇上又設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於第一龕太府卿帥其屬入陳幣於篚少府監陳玉各置於神位前昊天上帝以蒼璧皇地祇以黃琮青帝以青圭赤帝以赤璋黃帝以黃琮白帝以白琥黑帝以玄璜神州地祇以兩圭有邸日月以圭璧五岳以兩圭有邸皆盛於匣昊天上帝配帝等皆以蒼皇地祇以黃日月內官以下各從其方色光祿卿帥其屬入實正配位籩豆簠簋籩四行以右為上第一行糗餌在前粉餈次之第二行麷在前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次之第三行芡棗在前溫棗栗昌糗乾執旦擣飯鹿糁實又次之第四行菱在前芡栗脯又次之豆四行以左為上第一行酏食在前糝食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又次之第三行葵菹在前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又次之第四行芹菹在前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又次之簠實以稻粱粱在稻前簋實以黍稷稷在黍前登實以大羹太官令帥其屬入實俎蓋尚之俎實以牛腥七體兩髀兩肩兩脅并脊兩髀在兩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豆右之俎一為二重以北為上第一重實以牛腥腸胃肺離肺一在上端刌肺三次之腸三胃三又次之第二重實以牛熟腸胃肺其載如腥若配位即以東為上良醞令帥其屬

入實尊罍著尊二一實元酒一實醴齊皇帝酌之犧尊二一實元酒一實盎齊亞終獻酌之太尊二一實泛齊一實醍齊山尊[illegible]又實從祀神位之饌[illegible]又實從祀神位之尊[illegible]太常設燭於神位前又設大禮使已下行事執事官揖位於卯階之東內壝外如省牲位

車駕詣青城

前祀一日皇帝於太廟朝享車駕既還大次禮部郎中奏解嚴訖詣皇帝入齋殿所司轉仗衛內導陪祠文武官先赴圜壇青城齋宮導駕官已下就次各服其服有司進輿於齋殿乘黃令進玉輅於太廟欞星門外東向千牛將軍一員執長刀立於輅前西向參知政事一員立於侍中之前贊者二人又立於其前少頃御史臺太常寺閤門分引侍中參知政事太僕卿乘黃令詣大次門外立班北向東上乘黃令位衛立次引導駕官以下在其後分東西相向立以俟奉迎前導次管軍臣僚文武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奏中嚴凡侍中參知政事禮部侍郎奏請皆宣贊舍人引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自齋殿詣大次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人員以下各自贊常起居次知客省事以下樞密都承旨以下知內侍省事以下帶御器械官應奉祇應通侍大夫已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幹辦庫務文臣一班常起居俟皇帝乘輿以出宣贊舍人贊侍中以下常起居次導駕官常起居起居已者上奏聖躬萬福次管軍臣僚並常起居該宣名者即宣名若得旨免起居者更不起居皇帝乘輿以出稱警蹕侍衛如常儀太僕卿出詣玉輅所攝衣而升正立

執轡導駕官步導皇帝至廟門外玉輅所侍中進當輿前俛伏跪奏侍中臣某言請皇帝降輿升輅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凡侍中奏請准此千牛將軍前跪執轡乘黃令稍前進玉輅皇帝降輿升輅太僕卿立授綏導駕官分左右步導參知政事進當輅前俛伏跪奏參知政事臣某言請車駕進發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凡參知政事奏請准此車駕動稱警蹕侍中先詣侍臣上馬所以俟參知政事及贊者夾侍以出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車駕將至侍臣上馬所參知政事奏請車駕少駐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旨退稱曰制可參知政事傳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敕侍臣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八寶前導殿中監後部從導駕官夾侍於前贊者在侍中參知政事之前侍臣上馬畢參知政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不鳴鼓吹大駕鹵簿前導詣青城車駕將至青城闕門御史分引陪祠文武官宮寮客使禮直官贊者引行事執事官俱詣泰禋門外立班再拜奉迎訖退內有起居者上奏聖躬萬福車駕及門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導駕官步導入門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端誠殿前迴輅南向千牛將軍立於輅右侍中奏請皇帝降輅乘輿有司進輿於輅後皇帝降輅乘輿入齋殿侍衛如常儀導駕官步導至殿前皇帝降輿歸殿後閤簾降宣贊舍人承旨敕群官各還次學士院以祝冊授通進司進御書訖付尚書禮部

省牲器

是日午後七刻去壇三百步禁行者未後二刻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司尊彝帥府史及執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凡祭器皆藉以席籩豆簠簋加巾蓋太府卿少府監陳玉幣於篚告潔畢權徹未後三刻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詣東壝門外省牲位立定光祿卿丞與執事者牽牲就位禮直官贊揖贊者引押樂太常卿入行樂架凡亞終獻行事皆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大禮使左僕射行事皆禮直官引餘官皆贊者引次引禮部尚書升自卯階視滌濯凡行事執事官

（升降皆自卯階內應奉官升降事應奉人各隨應奉官階升降）次引左僕射中眡滌濯執事者皆與
冪曰潔俱復位禮直官稍前曰告潔畢請省牲次引禮部尚書侍郎
稍前省牲訖退復位次引光祿卿出班循牲一匝西向躬曰充曰備
次引光祿丞出班循牲一匝西向躬曰腯俱復位禮直官稍前曰省
牲畢請就省饌位贊揖訖引大禮使以下就位立定禮直官贊揖所
司省饌具畢揖訖俱還齋所光祿卿丞及執事者以次牽牲詣廚授
太官令次引禮部尚書詣廚省鼎鑊視濯溉協律郎展視樂器乃還
齋所晡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實於盤
俱實饌所遂烹牲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

奠玉幣

其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時七刻）諸祀官及陪祠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帥
其屬入設神位席太史令帥其屬入設神位版禮部帥其屬奠冊於
案太府卿少府監入陳玉幣光祿卿入實籩豆簠簋太官令入實俎

良醞令入實尊罍樂正帥工人二舞以次入與執尊罍篚冪者各就位
次引分獻官執事官各位於鑪陛上下並外向次御史臺太常寺及
閤門宣贊舍人分引陪祠文武官及宗室客使各入就位次禮直官
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就卯階內壝門外揖位立定禮
直官贊揖訖次引監察御史按視壇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降階就
位次引大禮使以下各入就位

皇帝行事

自青城齋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擁景鐘近侍及扈從之官
導從至大次外皇帝降輿入次景鐘止簾降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
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於大次外之左右次引禮部侍郎
詣大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於宮架之側隨
地之宜禮儀使當次俛伏跪奏禮儀使具官臣某言請皇帝行事奏
訖俛伏興還侍立（禮儀使奏外辦准此）簾捲皇帝服大裘袞冕以出侍衛如常

儀禮儀使以下前導至中壝門外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
大圭前導皇帝入自正門（侍衛不應入者止於門外）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
柷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升降行止皆奏乾安之樂）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偃麾戛敔
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禮儀使以下分左右侍立（凡行禮官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至位分立於左右）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
事宮架作景安之樂文德之舞俟樂作三成止先引左僕射吏部尚
書侍郎升詣昊天上帝神位前立左僕射吏部尚書俱西向北上侍
郎東向樂作六成止郊社令升煙燔牲首瘞血禮儀使奏請再拜皇
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取玉幣於篚立於尊所（應奠上下及從祀內諸位太祖取玉幣巾各於尊所）又內侍各執盤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
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匜沃水皇帝沃水又奏請帨手內
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執大圭樂止禮儀使前導

皇帝升壇

大禮使從（皇帝升降大禮使皆從左右侍衛量人數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
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殿中監跪進鎮圭禮儀使
奏搢大圭執鎮圭前導皇帝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內侍先設
繅藉於地禮儀使奏請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搢
大圭跪內侍加玉于幣以授吏部尚書吏部尚書以授左僕射左僕
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受玉幣皇帝受奠訖吏部侍郎東向跪
受以興進于昊天上帝神位前左僕射吏部尚書侍郎俱詣皇地祇
神位前以俟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內侍取鎮圭授殿中監內
侍又以繅藉詣皇地祇神位前先設繅藉於地禮儀使奏請再拜皇
帝再拜訖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
位前奠鎮圭玉幣並如上儀（皇地祇位作嘉安之樂太祖皇帝位作廣安之樂太宗皇帝位作化安之樂）
（位皆不奠玉皇帝東向受幣左僕射北向進幣吏部侍郎南向受幣）左僕射吏部侍郎權於壇上稍西
東向立吏部尚書降階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內

侍舉鎭圭繅藉以鎭圭授殿中監以授有司皇帝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皇帝將奠配位之幣贊者引分獻官俱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各由其階升詣諸從祀神位前各搢笏跪奠幣執笏俛伏興再拜祝史執事官各助奠訖退復位祝史奉毛血槃立於壝門外由其階升太祝迎於壇上俱進奠于神位前太祝與執事者退立於尊所

進熟

祀日有司陳鼎四於神廚各在鑊右太常令帥進饌者詣廚以匕升牛於鑊實於一鼎（肩臂臑肫胳正脊一橫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上配位各一鼎）皆設扃冪祝史對舉陳於饌幔內重行西向以南爲上光祿實籩豆簠簋於饌幔內（籩實以粉餈豆實以糝食簠實以粱簋實以稷）次引禮部侍郎詣饌所視腥熟之節俟皇帝升奠玉幣訖復位樂止引禮部尚書詣饌所執籩豆簠簋以入戶部尚書詣饌所奉俎以入舉鼎太官令引入正門宮架豐安之

樂作設於卯階之下北向西上奉牲者在東祝史抽扃委於鼎右除冪初鼎序入有司執匕畢及俎以從至卯階下各設俎於鼎西匕畢加於鼎太官令以匕升牛載於一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脅在中正配位各一俎[illegible]）先次祝史進槃毛血槃以次出次引禮部尚書搢笏執籩豆簠簋戶部尚書搢笏奉俎以升執事者各迎於壇上禮部尚書奉籩豆簠簋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籩於糗餌前豆於飽食前簠於稻前簋於黍前次引戶部尚書奉俎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於豆前次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配位並東向）跪奠並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太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皆藉以茅各還尊所次引左僕射吏部侍郎升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左僕射西向吏部侍郎東向又引吏部侍郎詣皇帝版位前奉爵北向立內侍各執盤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匜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帨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爵吏部侍郎進爵內侍沃水皇帝洗爵又奏請拭爵內侍進巾皇帝拭爵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吏部侍郎受爵奉爵升自午階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升壇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禧安之樂作吏部侍郎奉爵詣昊天上帝酌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冪良醞令酌著尊之醴齊訖先詣皇地祇尊所北向立禮儀使前導皇帝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吏部侍郎以爵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爵皇帝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吏部侍郎以爵復於坫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皇帝少立樂止左僕射吏部侍郎先詣皇地祇神位前西向立舉冊官搢笏跪舉祝冊讀冊官搢笏東向跪讀冊文訖奠冊各執笏興先詣皇地祇神位前東向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

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皇地祇位作光安之樂太祖皇帝位作彰安之樂太宗皇帝位作韶安之樂每位皇帝東向受爵左僕射西向[illegible]以爵授吏部侍郎南向受爵復於坫讀冊官讀冊文）左僕射以下俱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將至小次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皇帝入小次簾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

亞終獻

禮直官太常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詣昊天上帝酌尊所西向立宮架作正安之樂武功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進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壺尊之盎齊訖先詣皇地祇酌尊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于茅苴奠爵執笏

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次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酌
獻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獻行禮將畢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
終獻官詣洗及升壇酌獻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初亞獻將升次分
引分獻官俱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各由其階升詣從祀諸
神位前俱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

皇帝飲福

皇帝既奠玉幣有司以牛左臂一骨及長脅短脅俱二骨以並載于
胙俎設於壇上酌尊所俟終獻既升獻次引戶禮部尚書搢黍太祝
太官令升詣飲福位東向立奉俎豆及爵酒者各立於其後禮儀使
奏請詣飲福位簾捲出次宮架樂作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
執大圭前導皇帝詣飲福位升壇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將
至位樂止登歌禧安之樂作皇帝至飲福位北向立尚醞奉御執尊
詣酌尊所良醞令酌上尊福酒合置一尊尚醞奉御奉尊詣飲福位

殿中監奉爵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西向捧以立禮儀使奏請再
拜皇帝再拜殿中監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受爵祭酒
啐酒奠爵殿中監跪受爵以興太祝帥執事者持胙俎進減神
位前正脊二骨橫脊二骨加於俎上內侍受俎以授戶部尚書西向
跪以進皇帝受俎奠之戶部尚書乃受以興權退於壇上稍西東向
立太官令取黍于豆搏以授太祝太祝受以豆東向跪進皇帝受豆
奠之太祝乃受以興降復位次殿中監再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
再受爵飲福酒奠爵殿中監受虛爵興以授尚醞奉御執事者俱降
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樂止禮儀
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
樂止次引禮部尚書詣神位前徹籩豆次戶部尚書徹俎籩豆俎各一俱少移故處登歌禧安之樂作卒徹樂止禮部戶部尚書降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祠官拜請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送神宮架景安之作一成止

望燎望瘞

景安之樂畢禮儀使奏請詣望燎位前導皇帝詣望燎位宮架樂作
至位南向立樂止初賜胙再拜訖郊社令以黍稷肺祭藉以白茅束
之吏部侍郎帥太祝執篚進詣神位前取幣祝冊藉以茅大明夜明
以上執事官並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各由其階降壇南行詣柴
壇自南陛升以幣祝冊饌物置於燎柴諸太祝又以諸位幣帛從燎
禮直官曰可燎舉燔火東西各以炬燎半柴禮儀使奏請詣望瘞位
前導皇帝詣望瘞位宮架樂作至位北向立樂止吏部侍郎帥太祝
執篚取幣祝冊藉以茅五官以上執事官以俎載黍稷飯爵酒各從
其階詣瘞坎置於坎祝史以諸位幣帛從瘞禮直官曰可瘞舉燎火
寘土半坎

皇帝還大次

禮儀使奏禮畢前導皇帝還大次宮架樂作出中壝門外禮儀使奏
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以授有司侍衛如常儀皇帝至大次樂

止禮部郎中奏解嚴次引大禮使以下詣卯階之東內壝外揖位立
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次引陪祠文武官及宗室客使以次出將士
不得輒離部伍

端誠殿受賀

皇帝既還大次奏解嚴訖皇帝常服乘輿擁景鍾還青城侍衛如常
儀鼓吹按作至殿前降輿還御殿景鍾止閤門御史臺分引文武百
官宗室並常服詣殿前立班稱賀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皇帝常服
出升御座鳴鞭禁衛奏聖躬萬福次舍人揖管軍臣僚等並行門躬
身再拜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班首奏聖躬萬福次舍人引班首出
班俛伏跪致詞訖俛伏興退復位舍人揖躬贊再拜管軍臣僚以下
皆再拜三稱萬歲內侍詣御座前承旨退降階西向宣答訖舍人贊
再拜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三稱萬歲舍人贊各祗候管軍臣僚詣

殿下侍立行門分左右立次太史局官詣當殿北向立舍人揖躬贊再拜太史局官再拜奏聖躬萬福出班躬身奏祥瑞訖退復位舍人揖躬贊再拜太史官再拜贊祗候太史局官東出次舍人揖樞密以下躬舍人當殿通其官姓名以下起居稱賀轉身於班前西向立舍人贊再拜樞密以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班首不離位奏聖躬萬福又再拜舍人引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訖俛伏興退復位舍人揖躬贊拜拜樞密以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閤門官當殿北向承旨退西向稱有制樞密以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樞密直學士升殿侍立並升西階知客省事以下殿庭東侍立餘官分班出舍人禮直官揖宰臣以下躬舍人當殿通文武百官宰臣姓名以下起居稱賀三公三京官退舍人揖班首以下橫行北向立學士待制兩省官將軍仍舊相向立稱賀一如上儀唯無儀再拜樞密致座前宰臣請折樞東稱有制宣答賀訖宰臣執政官升殿東西相向立宰相執政官升東階參知政事升西階樞密直學士下殿餘官以次退皇帝降座鳴鞭殿上侍立官以次退

車駕還內

前期儀鸞司設御幄於太慶殿門外南向太常設宮架於行宮南門外稍南其日端誠殿受賀禮畢所司轉仗衛鹵簿於還途如來儀文武百官宗室客使先詣行宮南門外就次以俟立班奉迎乘黃令進金輅於端誠殿門外南向千牛將軍一員執長刀立於輅前有司進輿於齋殿導駕官俱詣齋殿奉迎禮部侍郎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簾捲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應導駕官等並迎駕奏聖躬萬福內侍官贊再拜太僕卿出詣金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乘輿降自西階至金輅所侍中奏請皇帝降輿升輅有司仍具大輦於乘輦所安五輅與乘輦太僕卿立授綏千牛將軍馭駕如來儀參知政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侍衛如儀至侍臣上馬所參知政事奏請車駕少駐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旨退稱曰制可參知政事傳制稱侍臣上馬輦者承旨傳敕侍臣上馬參知政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鼓吹及諸軍樂振作車駕將至行宮南門外文武百官宗室客使並立班再拜奉迎次大內留守見拜拜訖退車駕至行宮南門外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步道千牛將軍立於輅右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樂正令奏采茨之樂入門樂止車駕至御幄前侍中奏請皇帝降輅乘輿若乘輦則奏云降輦乘輿以入禮部郎中奏解嚴通事舍人承旨敕群官各還次將士各還其所景靈宮太廟儀註各見本門其後南郊行禮並如儀

麗正門肆赦右前件郊祀儀注自鑾駕至車駕還內見國朝會要獨闕肆赦一條從中興禮志外遣使之事此乃建安行都所行非京師承平時舊制也

前期儀鸞司帥其屬張設麗正門之內外又設御座於前楹當中南面又設御幄於後閤門設赦書儀物於御座之東設制案等於門下東壁又設雞竿於御街之東稍北太常設征鼓一於宮架之西稍北東向刑部大理寺臨安府以囚徒集於仗後賀明文德殿內侍催班

閤門引知閤門官已下御帶環衛官已下并主管大內公事行宮使御營巡檢及諸司祗應武功大夫已下一班面殿立次引管軍殿下東壁面西立閤門進班齊牌皇帝出宮行門禁衛等迎駕自奏聖躬萬福皇帝坐知閤門官以下御帶環衛官已下主管大內公事行宮使御營巡檢已下一班闕班奏聖躬萬福次引管軍一班面殿奏聖躬萬福訖並出殿以俟導駕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先引宰臣以下百僚赴麗正門外分東西相向立班定閤門提點引百僚赴麗正門外東壁立班定皇帝自殿上乘輦出樂人作樂導引至南宮門外俟皇帝升麗正門樂止引樞密使中書令升門於御座東面西侍立翰林學士升門於御座西面東侍立主管大內公事御帶環衛官門上西壁面東侍立知閤門官已下管軍行宮使御營巡檢門下東壁西面侍立至御幄降輦歸御幄簾降降出赦書閤門承接繫於僊鶴童子上門下進中嚴牌次進外辦牌並以紅絛引升門上知閤門官跪授

禮部侍郎簾前進訖歸本簾捲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
乾安之樂作內侍索扇扇合皇帝臨軒坐門下鳴鞭樂作簾內侍贊
扇開樂止舍人閤門提點等分引百僚已下橫行北向立兩省官宗
室從郡已下依舊相向立典儀贊拜兩拜分班東西相向立門下舍
人詣樓前北向立門上中書令詣御前承旨並太常寺祗應臨軒稍
東西向立宣奉敕立金雞舍人應喏趨至班南北向稍南至班東稍
本敕立金雞宣付所司退歸位金雞初立太常擊鼓每擊鼓投一杖
囚集鼓聲止初宣立金雞即擊鼓立金雞訖即止更不投杖門上降
赦書門下閤門承接置案上承受二人對捧於稍東舍人搢笏接捧
案立知閤門官於案南北向處揖直身立舍人捧案至樓前班心知閤
門官北向處揖直身立稱宣付門下省轉身稍西東向立引參知政
事於案南北向搢笏跪閤門提點承受於案上捧制書授參知政事
權與禮直官出笏俛伏興舍人捧案置於近東歸本班侍立知閤門

官退歸侍立位參知政事捧制書北向俛伏跪奏請付外施行俛伏興
且躬身門上引中書令詣御前承旨訖西向宣曰制可門下參知政
事直身立稱宣付三省退少西東向立引三省班首出班相向立各
俛伏跪搢笏參知政事捧制書以授三省班首受訖並出笏俛伏興歸
位付舍人舍人搢笏跪接訖直身立轉與閤門提點承受開拆訖知
赦舍人行至班心近南面西折方訖北向立知閤門官并捧制書舍
人於左省班後詣宣制位起居郎或起居舍人一員指摘句讀儆旨
讀訖歸本班舍人宣有制典儀贊拜百僚已下皆再拜舍人宣
戒赦除之獄吏奏脫枷訖應喏三呼萬歲奏聖躬萬福訖以罪人過
宣制書訖門上舍人贊臨赦使中書令翰林學士曲賀兩拜門上閤
門官不拜知閤門官并捧赦書舍人歸侍立位宣制舍人捧制書於
三省班首前東向立搢笏跪以制書授三省班首三省班首接訖舍
人出笏退歸侍立位禮直官引刑部尚書於三省班首前東向搢笏

三省班首以制書授刑部尚書刑部尚書受訖各出笏刑部尚書與
以制書加於笏上轉與刑房錄事訖歸本班舍人閤門提點等分引
百僚已下橫行北向立定典儀贊拜百僚已下皆再拜訖舍人引百
僚出班俛伏跪致詞訖伏興歸位立典儀再拜百僚已下皆再拜搢
笏舞蹈三呼萬歲又再拜知閤門官於門下面北躬承旨退稍東西
向立稱有制典儀贊拜百僚已下皆再拜起躬身知閤門官宣答訖
歸侍立位典儀贊拜百僚已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呼萬歲又再拜
舍人閤門提點等分引百僚已下分東西相向並定門上禮直官引
中書令詣御座前奏禮畢歸位內侍索扇扇合大樂正令撞蕤賓之
鐘左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簾降皇帝起還幄樂止門下鳴鞭舍人
北向躬承旨四色官應喏舍人稱奉敕放仗百僚已下再拜退舍人
宣分付云訖退皇帝乘輦降門作樂導引至文德殿殿上降輦樂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自元豐分南北郊至政和乃克行之建

炎二年上祀圜丘獨祭上帝而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紹興十
三年郊祀始設大神大示及太祖太宗配位自天地至從祀百
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蓋元祐禮云
孝宗隆興二年詔今歲冬至日當郊見上帝可令有司除事神儀物
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之費並從省約
太常少卿洪适言陛下盛德重華度越古昔初講郊禮之禮宜進胙
壽閤乞受福祉乞下有司草具儀註進呈從之
禮部太常寺具上儀註郊祀獻禮畢皇帝將詣飲福位次贊者引
光祿卿詣南壝門外幕次易常服次帥執事者入詣進胙幄內以
所進胙設于腰輿匣內胙以牛腥體肩三臂二臑二次輦官擎腰
輿進行光祿卿從至端誠殿上以腰輿隨地之宜置定輦官權於
殿下立光祿卿以胙授進胙官進胙官受訖光祿卿以下先退次
進胙官帥捧擎人擎腰輿入詣齋殿前以腰輿望德壽宮設定執

事內侍鋪設褥位於其後以俟皇帝還齋殿服袍訖內侍官前導詣褥位執事內侍啓匣盖內侍官奏請皇帝稍前躬視訖復位執事內侍封鎖匣訖奏請拜皇帝再拜訖擎表內侍以表授進胙官進胙官受表訖皇帝還齋殿次進胙官帥捧擧人擧腰輿以出至端誠殿上權置定輦官升殿捧擧降殿進行親從官援衛至泰禋門外進胙官騎從至德壽宮門外進胙官下馬後從以入至殿下置定以表升胙授德壽宮提擧官供進訖進胙官以下乃退自後過郊並如上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隆興二年孝宗初行大禮時湯慶公思退爲左相上問郊與明堂之費如何戶部尚書韓仲通曰郊之費倍於明堂侍郎錢端禮言不過增二十萬若從祖宗故事一切從儉自宜大有減省上以爲然乃詔除實當神外並從省約其秋金虜入寇遂用明年正月辛亥朔旦行之上自宮祖郊采

王輅用處準之半禮畢乘平輦而歸乾道三年再郊始復備五輅餘用大安輦焉

光宗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親郊于圜壇爲位兩望祭殿行禮風雨大至上震懼始感疾

寧宗嘉泰三年秘書省言看詳福州進士張容圖繳進南郊辨駁冊內大子庶子之星以謂皇儲未慶理宜加祀并宋星乃國朝受命之符興王之地及感生帝本朝係火德尤宜尊崇乞並特加祀於圜丘容圖所陳數事實關國體辭理可採乞下禮寺施行從之

五年臣僚言伏覩郊禋在即陛下祗奉神示其純誠固有以昭格矣而躬行盛德又自足以上當天心不惟致敬於練日告虔之時也然臣以爲一人致其精一於上必百官有司駿奔無射而不懈於下斯可以感助聖德而潛通於幽實自然神示降格而福祿之來下也周頌有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春秋傳曰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敬也薦其美也臣請得而詳陳之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此祭宗廟之文也而周家祀天祭地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其爲詔告於天地之間則一也樂工瞽師盖聲音之所自出今登歌之樂列于壇上遷于上龕盖上帝地祇太祖太宗並侑之側也而宮架之樂列于午階之下則百神之所同聽也夫樂莫尚於和平以平時群祀古之絲竹管弦類有斷闕未知今復何以戛擊搏拊鼓吹佾舞之工盖數百人窶人賤工安能獨潔而無請係名之人亦與其間垢穢樓雜殆不可辨此不可不嚴者一也周人尚臭灌用鬱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此祭宗廟之文也而大雅所言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毛氏曰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

醢也登大羹也其求乎神之義則一也今自圜壇之上暨于壝龕之相承佑序其衆所謂籩豆簠簋登鉶尊俎之實內惟牲牢至期宰擊餘如脯䐹魚鱐與夫兎醢鹽蜼之醢糗餌之鬻其類甚不一也皆各司之所預造也餌餈酏醴黍稷稻粱之食芹菊之菹亦不一也則皆神廚至期之所造也稱間預造者先後遲速或不能指指日分至有色惡臭惡之處而先期呈饌之時或兩服浹無乃太早而所供之物或不可用如醯醢之屬稷之瓦甑無復再察其可改換者未見倉卒而無復可察者不可得而措手矣盖呈饌出於一時頃刻之間而預造之司吏卒習於鹵莽之素而有司掌之者不過一幾是之而已百司狃於文具至於事神亦復無忌以至酒齊之設凡有數等京尹之司不過委之右選趨走之人其爲醇醲既不可品嘗其不中度者甚多也氣臭之不嚴如此豈復有馨香之上達也哉矧又有最甚者名爲供官殆百餘人祭之日九籩豆

簠簋登鉶尊俎之屬滌濯者此曹也簠簋登鉶尊俎之實鋪
設者亦此曹也滌濯固已鹵莽而夜半設實於器皆其手所觸則
豈但簠簋乾物之類而醯醢餌酏醴熟酒齊之屬亦皆出於其手
之所置竊聞此曹係籍奉常平時所給微甚藍縷垢穢殆不可近
而况執事之夕又復無所止宿半夜而興頭面濯手皆所不及也
僅有漫漶之服以蒙其外而可使之供祭實乎至若贊引之人亦
百餘輩進退於神位儀物之間上焉則切近於至尊次焉則進退
於禮官平時亦皆供官之類耳以垢汙之人而蒙之以漫漶之服
是皆不可進退於神位儀物之間者也此不可不嚴者二也昔齊
人之祭也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
有司跛倚則為不敬之大今圜壇一龕之位通二龕三龕至壝埒
之內外為位者八百分獻之官贊禮之人不能審候壇上疾徐之
節位欲速於殺獻官既多而禮生率常抽差六部寺監帥漕之

六三六十 〈文獻通考卷一二二〉 十二

點吏爲之既不閑習於禮而贊引徒給獻官跪拜俛興酌奠皆不
及於禮端行無有而并行如奔其爲怠慢甚矣此不可不嚴者三
也夫三説如此正合汲汲求所以整齊之臣愚以爲天下之事一
則治散則亂久則專暫則忽今郊禮大禮其百司所供之物所造
之物各有攸司固不可不分任之也而提綱總要當出於一不然
則禁之徒嚴察之徒苛而下之使文迹責終不可得而究也奉常
爲九卿之長盍統攝齊一之所自出况今郊禮大禮實又奉常之
所掌乎臣前所陳登歌宮架之工奉常固自有籍矣其有詞者若
干人而尚不足用則未免以無請寄名若足之令名爲色長者當
考見絲竹管弦有無斷闕遲速行修補仍必拘集群工洗沐滌濯存
其衣裝之可者其有不整之人責限令其措辦可也今雖有滌濯
之令而莫之遵奉也若其供官贊引之人垢弊已甚又非樂工之
比乞從御史臺行下奉常於一行人點名之外更加逐一檢察合

用若干人除其閑稍可備數之人自餘垢弊已甚必不可責其自
辦者令奉常具申朝廷行下外祗備庫將先來檢計退下漫漶舊
弊之物置造衲衣一褐一袴先期發下奉常見名責領色長至期
盡去其垢弊之衣而外襲之以法服表裏成潔可以執事於籩豆
簠簋登鉶尊俎之間而親近於崇嚴清肅之地矣若夫一行合干
等人名數猥衆乞下臨安府令於便近慈雲等處閑報居民灑掃
爲備先期一夕令執色之人分就民居止宿夜半而興各盥面濯
手整束衣服以趨祭所仍周環壇下約每十數步爲置一盥帨俾
供官禮生等人必先盥帨而後升壇所是半夜鋪設亦乞於分獻
官差劄內就令分頭躬親同供官逐位鋪設務令極其嚴潔一一
如法所是神廚雖已差官監造亦必奉常幾察之仍乞下臨安府
大禮酒庫專差文官監造而豫造之齊從所司亟撥人負徑過奉
常躬親監造可也雖然今奉常之官朝廷分遣專一周旋檢察如

大白四大 小大一 〈文獻通考卷七十二〉 十三

升歌宮架之工豫造近造之廚所屬所造之齋供官贊引之役祭
之必周令之必嚴皆歸於奉常而不至於散漫苟且而無及於事
也彼分獻贊引之人必令詳緩如禮亦從御史臺行下約束夫以
郊禮大禮竊聞鉅費至數百萬而四方之觴費不與焉皆非切於
事神也而聲音氣臭之用莫嚴於圜壇一處耳若夫先二日之朝
獻先一日之朝饗其聲音氣臭之用則同出乎此也臣前所陳弊
害非一此而不嚴則鉅費數百萬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
臣觀士庶之家或延緇黄設禱祠主人齋戒於家而僮僕莫不知
懼於下庖廚者屏氣不息守護者呵禁甚虔仰惟萬衆之尊郊禋
大禮赫臨在下陛下嚴恭寅畏無一息之少間而又臨之以五使
之重兢兢謹飭而百官有司顧循習舊弊不能凜然上承九重之
意其可不亟正之以對越天地祖宗之威靈從之

太祖在位十七年南郊四 乾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開寶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九年四月三日

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南郊五 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雍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淳化四年正月二日 至道二年正月十日

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南郊五 咸平二年十一月七日 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景德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天禧元年正月十一日 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東郊一 大中祥符七年二月十六日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南郊九 天聖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景祐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寶元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慶曆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皇祐五年十一月四日

英宗在位四年南郊一 治平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神宗在位十八年南郊四 熙寧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元豐六年十一月五日

哲宗在位十五年南郊二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元符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南郊八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大觀四年十一月三日 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 六年十一月十日 宣和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南郊七 建炎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紹興十三年十一月八日 十六年十一月十日 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南郊六 乾道元年正月一日 三年十一月一日 六年十一月六日 九年十一月九日 淳熙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光宗在位五年南郊一 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寧宗在位三十年南郊三 慶元三年十一月五日 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嘉定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二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三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郊社考

明堂

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或謂之合宮 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昆侖

右黃帝明堂制度之說乃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揚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削之然其所言茅蓋通水與大戴禮所記畧同又考工記所言夏后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槩由質而趨於文由狹而趨於廣以是推之黃帝時無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蓋以茅正太古儉朴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謬誕者多假設黃帝之事以售其說如所謂作五城十二樓封名山接萬靈明廷采首山銅鑄鼎之類皆矯誣古聖張大其詞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玉帶所上明堂之制乃簡朴如此雖不經見然豈不可稍規千門萬户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並出於封禪求仙之時而例黜之也

唐虞祀五帝於五府 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而祭於此室 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記白曰明紀黑曰玄矩五府之制未詳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以文云三四步明此二七是十四步也今堂脩十四步者言假令以此堂云二七約之知用步無正文據以衆今言之也知堂廣十七步半者以南為將十四步四分之取一二步益三步為十五步餘一步步半步為二步半并前十五步是十七步半也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疏曰云五室象五行者以其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之中有五天帝五人帝五人神之坐皆法五行故知五室象五行也偏氏曰法四室旨三步六尺為步三步一丈八尺也其實益之以三尺為二丈一尺中央四步二丈四尺也其廣益之以四尺為二丈八尺合南北二室為三丈六尺

及堂一丈四尺為六丈合東西二室為四丈二尺及堂二丈八尺為七丈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疏曰按賈馬諸家皆以為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差之夏人卑宮室一尺之堂為九等階於義不可故為旁九階也鄭知南面三階者見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上故知南面三階也知餘三面各二者大射禮工升自北階又雜記云升自側階又云升自東以此而言四面有階可知四旁兩夾窻窻助戶為明每室四戶八窻○疏曰言四旁者五室室有四戶四戶之旁皆有兩夾窻則五室二十戶四十窻也白盛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蜃常忍反堊烏路反門堂三之二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室等之堂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疏曰此室則在門堂之上作之也言各居一分者謂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直龍反○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放方往反複音福笮側白反○疏曰鄭言放夏周者夏周皆云堂脩七尋則廣九尋若周言南北七筵則東西九筵是放夏周法而言也云四阿若今四注屋者也云重屋複笮也者若明堂位云複廟重檐注云重承壁材也則此重屋亦重承材故謂之重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疏曰云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周文者各因物宜為之數室中舉几堂上舉筵○疏曰因物宜者謂室中坐時馮几堂上行禮用筵宮中合院之內無筵故用尋之數也在野論里數皆以步故用步涂有三道車[illegible]宜也廟門容大扃七个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為一个七个二丈一尺○疏曰大扃牛鼎之扃者此約漢禮器制度闈門容小扃三个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闈者爾雅文也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是也膷鼎扃二尺按上牛鼎扃長三尺膷鼎扃長二尺據鼎而言三歲塗聽而說也○冬官考工記

● 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於前立焉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illegible]居外於客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乃朝[illegible]明堂位

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青陽右个東堂南偏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明堂左个南堂東偏也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太廟太室中央室也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總章左个西堂南偏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總章右个西堂北偏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玄堂太廟北堂當太室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右个北堂東偏○月令

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也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於明堂明堂有蓋四方又漢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圖者或始於此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取其潔質也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韓詩說辟圓如璧雍以水不言圓言辟者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雍雍和也南蠻東夷北狄西戎言四海之君於祭也各以其方列於水外明堂月令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綴飾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記用九室謂法龜文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也冊言方圓及戶牖之數亦煩重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明堂與文王之廟不同處或說謬朱草日生一

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者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孝經援神契曰朱草生蓂莢孳嘉禾成蓂生蓂莢堯時俠階而生以記朔也朱草可食王者慈仁則生其形無記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也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溼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之鏤示民知節也然或以蒿為柱表其儉質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路寢亦為此制

明堂位疏曰明堂說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許

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禮所云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稱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在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丙巳由此為之如鄭此言用淳于登之說此別錄所云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所說不一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圜水則曰辟雍雖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為各異者袞准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所論是鄭所謂不同之意

蔡邕明堂論 見辟雍門

陳氏禮書曰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脩廣而不言崇商言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

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旁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為九階矣考工記五室九階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略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覲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圜下方公玉帶謂為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樓通之以梯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康成以春秋書世室屋壞

明堂位稱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堂武世室則以考工記所謂世室為廟重屋為寢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其豈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堂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矣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褻惟嘗攷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玄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

太廟以其太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喪以殯宮為廟則大享在焉謂之太廟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岳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太山之明堂是也預雖周禮曰朝之於明堂於外朝諸侯使於可也漢有奉高明堂而月令言明堂之制則然其言四時乘異路載異旂衣異衣用異器則非也明堂位言朝諸侯於明堂則然其言周公踐天子之阼負扆而受朝則非也何則王者迎五氣則於東南西北之四郊禮六神則以蒼黃青赤白玄之牲玉象四時以効岳順閏月以居門而天地之間不欽若則十二月之異堂聽朔不為過也若夫車旗之辨見於巾車司常衣冠之等見於弁師司服皆無四時之異禮運曰五色十二衣旋相為質郎顗曰王者隨天自春徂夏改青服絳非古制也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詩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蓋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工總己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

田遺意此恐也是○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為之帝○又曰明堂想只是一个三間九架屋子

明堂圖

王者隨月所居則分而為九室祀上帝則通而為一堂

楊氏曰愚按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此言雖未可以爲據然其制必凜然森嚴肅然清靜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大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爲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東之南即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朱子所謂明堂想是一个三間九架、、、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畧而言之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煞全書始以考工記觀之亦粗可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九筵爲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爲六丈三尺言明堂之脩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爲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爲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脩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脩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掌次以帷幕幄帟爲之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

天道耳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畧也○又按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又王者巡狩之地有明堂以朝諸侯行政教非在國之明堂也

又曰按月令迎春東郊及祠高禖注引王居明堂禮漢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明堂陰陽說五篇魏相每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漢有此書今無傳焉

右經傳及諸儒所言明堂制度（北史李謐傳載謐著明堂制度論甚詳）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謂敬也尊嚴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言以父配天之禮始於周公）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天子布政之宮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謂諸侯修其職來助祭）

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爲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是月也大饗帝

詩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疏曰此大饗帝宗文祀謂祭天）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旣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陳氏禮書曰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經曰孝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嚴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天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爲昊天上帝耶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其說以爲坐五帝於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於庭中以武王配之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非謂配於明堂也（王肅曰審如鄭說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言宗祀也凡言宗者）

尊也馬氏曰人帝且廟又宗其祀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
享明堂於經無見又况降五神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
之意哉然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
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
周公其人也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
冬報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
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爲文於廟爲
質故郊掃地藁鞂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
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烟漢武帝明堂禮畢燎
于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祠太一五帝(漢武)或特祀五帝
(世祖明帝)或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唐高宗)或合祭天地(唐武后)或配以祖或配以
群祖(光武以下)其服
也或以衮冕(東晉)或以大裘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抑又明堂之制變
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皆一時之制然也
朱子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
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
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
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
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
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
也
楊氏曰愚按郊祀配天明堂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祀上帝
並如郊祀然月令有大饗之文我將之詩有維羊維牛之語則
明堂之禮爲尤備故程子曰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

曰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蓋謂此也
又曰按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配帝即
文王也自漢以來乃有並祭五帝之禮鄭康成注祭法祖文王
宗武王之說差誤特甚至唐以來遂有三帝並侑之禮皆非古
人制禮之本意故今具載于後併乃諸儒議論以明之
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曰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
通言爾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春曰其帝太
皡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
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疏
曰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月令
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神有五人
神及五天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
堂也又郊特牲疏云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
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
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崔氏云皆在明堂之上祖宗
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
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
王肅難鄭義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
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
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
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
旨也
通典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祀昊天上帝先儒所釋不
同若以祭五帝則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
之五官之神坐於庭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
而宗武王文王爲父配祭於上武王爲子配祭於下如其所論

非爲通理但五神皆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生存之日帝王享會
皆須升堂今死爲貴神獨配於下屈武王之尊同下坐之義先
不便意爲合祭五帝於明堂唯有一祭月令所謂九月大饗帝
于明堂也五帝及神俱坐於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五神
而祭之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
宗明二君同配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夫祖者始也宗者
尊也所以名祭爲祖宗者明祭之中有此二義

漢武帝元封五年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險不
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
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
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
堂汶上（此事已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祀太一五帝於明堂上
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
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還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禪其贊饗
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師古曰自此以上贊饗辭）
每修封禪（臣瓚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祠於明堂）

天漢四年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
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

征和四年幸泰山修封祀于明堂

平帝元始四年安漢公王莽奏立明堂辟雍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禮五年一祫祫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

致堂胡氏曰明堂辟雍靈臺雜見於孝經孟子詩與禮記其制
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後世紛紛之論所以起歟然以理考之
先王舉事動可爲法必不如後世之妄作爾王者向明而治古
之堂今之殿也孝經以爲宗祀之所孟子以爲王政之堂然則
是人君之路寢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王者見群臣覲諸侯
放朔布政皆於是焉故曰欲行王政則不可毀也齊何以有明
堂僭也人謂宣王毀之者俾革其僭也孟子語以勿毀者教使
行王政也則何以於之宗祀乎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
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于一廟故迎主致之明
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
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
帝而祀于明堂此義類也是明堂之說也後世紛紛皆狃於劉
歆世室重屋之載呂不韋青陽總章之比是可信乎

世祖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

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
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陽左个南少退
西面牲各一犢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奏
樂如南郊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
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
舞功德其班時令敕群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群僚
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
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
執珪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
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群
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其令天下
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
以綏兆人

班固東都賦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

上帝宴享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
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窻也
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
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
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章帝建初三年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元和二年二月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孝武
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
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
安帝延光三年東巡泰山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
修奉常祀
和帝永元五年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

順帝永和元年宗祀明堂登靈臺改元大赦
漢安元年正月宗祀明堂大赦改元
靈帝初黄門朱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
帝誅之既殺武等詔大官給塞具（賽報祭也塞與賽通用）
東漢制明堂及靈臺令各一人掌守明堂靈臺掌候日月星氣皆
屬太史東漢明堂制上圓下方（法天地）八窻四闥（法八風四時）九室十坐
（法九州十二月）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法三十六旬七十二候）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祝稱天子
臣某齊王亦行其禮
晉武帝太始元年二月丁丑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議明
堂宜除五帝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　晉明堂裴頠議
立只為一殿
十年十月詔復明堂五帝位

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
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摯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
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帝即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
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
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
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
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
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
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
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黄帝
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
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
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

祀天神新禮奉而月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
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詔從之江左
以後未遑修建晉傅玄製天地郊明堂夕牲歌一　天地郊明
堂降神歌一　明堂饗神歌一
東晉太元十三年孝武帝正月後辛祀明堂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
以法駕服以袞冕（齊書之議器以郊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祀帝故曰之以文王由此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為上帝之廟故徐邈以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明堂非文廟矣時議帝親奉今親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祀后土後辛祀明堂）
宋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天上
帝鼎俎彝簋一依太廟禮堂制但作大殿屋十二間無古三十六戶
七十二牖文飾雕畫而已（時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晉侍中裴頠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碑一皆除之參詳裴奏宜可安國學之南地實方三其營宇規範宜擬則太廟惟十有二間以應一周之數）

齊高帝建元元年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時從王儉議）

明帝崇昌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illegible]）

梁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鋪以苑俎豆以純漆牲以特牛饗胙准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宜以薦郊所無者從省除五配五帝行禮自東階升先春郊帝為始止一獻清酒停三獻及灌事（[illegible]）其堂制十二年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皆準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天帝座悉南向東來第青帝五帝依次而列又五人帝配坐在西階東上元向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illegible]）

陳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粢盛六飯鉶羹蔬備薦武帝以德帝配文帝以武帝配崇制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前代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享坐依梁法

後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遷洛之後宣武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明帝神龜中復議之元叉執政遂營九室值代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北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

後周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並竟不成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議立明堂築役不就終隋代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雩壇上其用幣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于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禮（[illegible]）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季秋祀五方五帝於明堂以元帝配五人帝五官並從祀迄于貞觀之末竟未議立明堂季秋大享則於圜丘行事

新唐書禮樂志明堂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於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然為之者至於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以為仿象而衆說亦不完成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壇唐高祖太宗時寓於圜丘貞觀中禮部尚書豆盧寬等議從崑崙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而太子中允孔穎達以為非（[illegible]）侍中魏徵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謂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為如此者多同至於高下廣狹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秘書監顏師古曰周書敘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為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帶弓韣禮高

娛九門磔攘國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與月令合則皆在路寢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也此實足信哉且門有臯庫豈知施於郊野謂宜適在宮中撥及師古皆當時名儒其論止於如此

高祖永徽二年奉太宗配祠明堂有司遂請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顯慶元年詔以高祖配圜丘太宗配明堂

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參之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追奉太宗以遵嚴配當時高祖先有明堂禮司致惑竟未迁祀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謹按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尋歷代禮儀且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

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宗祖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宗祖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祉配祠良爲謬矣故王肅駁之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伏惟高祖大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体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黷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從之

乾封初詔明堂仍祭五方上帝依鄭玄義

儀鳳二年太常少卿韋萬頃奏曰明堂大饗准古禮鄭玄義祀五天帝王肅義祀五行帝正觀禮依鄭義祀五帝顯慶以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敕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又奉上元三年三月敕五祀行用已久並依貞觀年禮爲定又奉去年敕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審依定何禮臣以去年十二月錄奏至今未奉進止所以樂章不定上及宰臣並不能斷乃詔尚書省召學者更參議之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饗兼用正觀顯慶二禮禮司益無憑准

高宗改元總章分萬年縣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紛然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帝依兩議以帟幕爲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卒不能立

上內出九室樣更令有司損益之有司奏言內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黃琮爲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從內樣爲定基高下仍請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約准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內樣室各方三筵開四闥八窻

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春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正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闊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總方一伯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圓楣檐或爲未允請據鄭玄盧植等說已前學爲楣其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楣之下所施圓柱旁出九宮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約准而別各餘一丈一尺內樣室別四闥八窻檢與古合請依爲定其戶仍在外設而不開內樣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內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已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內樣爲定其蓋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爲四阿并依禮加重

檐准太廟安鴟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為便其四向各隨
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案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
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黃圖云水廣四
周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堤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為梁禮記
明堂陰陽錄水左旋以象天高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闊今請
減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尺事造舟為其外周以圓堤
升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案三輔黃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內
高不蔽日殿門去殿七十二步准今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
四門去堂步數請准太廟南門去廟遠近為制仍立四門八觀
依太廟門別各安三門施玄閣四角造三重巍闕自後羣儒分部
各執異議九室五室但本依馬上令所司於觀德殿前依兩議張
設上觀之謂公卿曰明堂之制自古有之議者不同所以未造今
令張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為宜工部尚書閻立德奏曰兩議不同
俱有典故九室自晤五室自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慮上亦以五室
為便 議以制度未定而止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三終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四

鄱陽馬端臨[illegible]

郊社考

明堂

武后臨朝垂拱元年郊丘明堂諸祭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 [illegible]
四年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
凡三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
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
上下通貫栭櫨橕欂藉以為本下施鐵渠為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
宮宴賜羣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為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
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僧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
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剪采椽不斲
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鷟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
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永昌元年正月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袞冕搢大圭執鎮圭為初
獻皇帝為亞獻太子為終獻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
魏國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明堂受朝賀布政于明堂復御明堂
享群臣 [illegible]

中宗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季秋大享復就
圓丘行事

玄宗開元五年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造明堂有乖典
制遂拆依舊造乾元殿每臨御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
冬至於乾元殿受朝賀季秋大享依舊於圓丘行事

十年復題乾元殿為明堂而不行享禮

二十年季秋大享于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又以五方帝五官
從祀籩豆之數與雩禮同

二十五年駕在西京詔將作大匠康䛒素詣東都毁武后所造明堂有司
言則天時以木爲瓦夾紵漆之毁之勞人乃去其上層易以眞瓦依
舊改爲乾元殿自是迄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圜丘
代宗永泰二年禮儀杜鴻漸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
宗配制可
憲宗元和元年太常禮院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今太廟祔
享禮畢大饗之日准禮合奉皇考順宗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十五年（時穆宗已即位）禮院奏大享明堂案禮文皇考配坐今奉憲宗配神
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唐開元禮皇帝季秋大饗于明堂儀
將祀有司卜日如別儀前祀七日戒誓百官皇帝散齋致齋並如圓
丘儀（戒祀官同）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明堂東門之外道北尚舍奉御鋪御座
守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向南諸祀官
次於璧水東門之外道南從祀官文官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東方
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公酅公於璧水
西門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
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上（蕃客設於朝集使人分方於文武官三品之下者各有常位）
（齊事無大次已下守宮設已官公御已下次於璧水東門外道東北向上）設陳饌幔於璧水東門之內
道北南向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明堂前庭如圓丘之儀
右校清掃明堂內官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樂懸之南）方一丈高丈二
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堂之東南西向設祀
官公卿位於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設祀官公卿位於明堂東南）執事者位於公卿之
後近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北上設御史位於堂下一位在東南
西向一位在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
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協律郎位於堂上午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
於北懸之間（南向）（…）太祝奉玉帛位
於柴壇之南皆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已上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
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酅公位於西門之
內道南武官九品已上於介公酅公之後西方北方蕃客於武官之
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面北上（…）又
設祀官及從祀群官等門外位於東門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設牲
牓於東門之外當門西向南上牲數如雩祀之儀設酒罇之位明堂
之上下昊天上帝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室內神座之左
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二在堂下東南西向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
二罍二在堂下神座之左五方帝各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一各
於室內神座之內左向五帝各著罇二在堂上各於神座之左俱內
向五官各象罇二在階下皆於神座之左俱右向（…）

（皆加勺冪設爵於罇下）設御洗於東階東南（北向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
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爵）設五官罍洗篚冪各於酒罇之
左俱右向其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其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堂之上
下罇坫之間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
明堂太室之內中央南向席以藁秸設睿宗大聖眞皇帝神座於上
帝之東南西向席以莞設青帝於木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黃帝
於太室南戶之西北向白帝於金室東向黑帝於水室南向席皆以
藁秸設大昊炎帝軒轅少昊顓頊之座各於五方帝之左俱內向差
退（…）設五官座於明堂之庭各依其方俱內向席
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

鑾駕出宮（並如圓丘儀）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其設罇罍玉帛升行掃除門外位

儀鑾人就位皇帝出行宮之次群官入就位近臣侍臣從儀並同圜丘（儀如圜丘事）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諸獻官俱詣東陛升堂立於罇所太祝與獻官皆跪取玉幣於篚立於東南隅東向北上五方帝五配帝太祝立於西南隅東向北上五方帝五官諸太祝及獻官又取幣於篚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皇帝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已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已下皆如圜丘禮引太尉升南陛奠玉幣）皇帝升堂北面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西向進皇帝搢鎮圭受玉帛（受升）（執者搢鎮圭奠幣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面五方帝之太祝奉玉帛各奠於神座還罇所皇帝再拜訖太祝又以配帝之幣授侍中（攝事則謁者贊幣太尉上下皆然）侍中奉幣西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西面跪奠於睿宗大聖真皇帝神位前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五帝之獻官各奠幣於神座各還五官之祝次奠幣神座各還罇所皇帝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群官拜訖祝史皆奉毛血之豆立於堂下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各由其階升諸太祝迎取於堂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罇爵一如圜丘之儀（攝事則太尉升奠）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向六祝一人持版進於皇帝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攝事云天子臣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惟神覆燾群生脩臨無類不言而信普博無私謹擇元辰祗率恒禮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禋祀式展誠敬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配神作主尚享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天帝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引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睿宗大聖真皇帝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謁者五人引五方帝之太祝詣罍洗盥手俱取爵於坫酌汎齊各進奠於其神座前還罇所樂止配帝太祝一人持版進於皇帝之左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孝子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祗率舊章肅恭恒禮敬致禋祀于昊天上帝惟皇考德光宇宙道叶乾元申錫無疆實膺嚴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恭明薦侑神作主尚享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南方北向立樂作其飲福還宮並如圜丘儀（攝事並同圜丘攝事）

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大聖真皇帝配座又以五方帝五帝五官從祀（籩豆等如冬至數比小祀）

宋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

太宗雍熙元年以太祖配上帝

淳化四年詔季秋大饗以宣祖配

真宗時季秋大享以太祖配

仁宗時季秋大饗以真宗配

皇祐二年秋九月辛亥大饗明堂三聖並侑

先是宋庠建議以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請季秋大饗于明堂詔從之上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天子路寢今大慶殿是也況明道初已合祭天地於此乃下詔以大慶殿爲明堂揭御篆明堂二字飛白明堂之門四字榜已藏宗正寺

判太常寺兼儀事宋祈等檢詳典禮條請　一據明堂制有五室
當大享時即設昊天上帝座於太室中央南向配帝位於上帝東
南西向青帝室在東西向赤帝室在南北向黃帝在太室內少西
南北向白帝室在西東向黑帝室在北南向今大慶殿初無五室
欲權爲幔室以法古制每室爲四戶八牖或不爲幔室即止依方
設版位於禮亦不至妨闕其五神位即設於庭中東南　一明堂
古制南面三階三面各二階今大慶殿唯南向一面有兩階其三
面之制即難備設欲於南向權設五階以備乘輿登降　一明堂
大饗唯眞宗崇配據禮合止告一室伏緣乘輿入廟仰對列聖若
專享一室禮未厭情今欲罷有司今年孟秋時饗請皇帝親行朝
享之禮即七室皆徧可盡恭虔於禮爲便其眞宗室祝冊兼告崇
配之意自餘齋宿如南郊之儀　一南郊禮畢自大次登輦還帷宮
鈞容鼓吹導引自帷宮還內諸營兵夾路鼓吹奉迎今明堂禮畢

還文德殿以須旦明登樓肆赦緣宮禁地近難用鈞容鼓吹其鈞
容合在宣德門外排列營兵鼓吹合在馳道左右排列欲候禮成
乘輿離太次還文德殿時自內傳呼出外訃鈞容及諸營鼓吹一
時振作俟乘輿至文德殿御幄即傳呼令罷
太常禮院言昨赴大慶殿詳度陳列天地以下神位今參比郊壇
壝兆上下位敘如左殿上五室內太室中北昊天上帝位皇地祇
在左皆南面太祖太宗眞宗位在東西向黃帝在太室中西南北
西人帝在左少退青帝赤帝白帝黑帝各從本室人帝在左少退
神州地祇日月北極天皇大帝並設於五室之間其位少退（五帝神州
日月北極天皇帝郊壇爲第一龕位）五官勾芒以下設於明堂廷中少東南別爲露
幄五緯十二次紫微垣內官五方嶽鎮海瀆歲星眞稱鈎星以下
七十二位於東西夾廡下版設（於郊壇爲第一龕位）二十八舍黃道內天官
角宿攝提五方山林川澤以下一百七十九位於卅壝龍墀道東
西版設（於郊壇爲第三龕位）黃道外天官及衆星五方墳衍原隰以下四百
九十六位並東西廡周環殿後版設以北爲上（於郊壇爲內壝之外位）倣古
明堂之制又稍與壇壝位敘相類及今修內司并少府司天監量
廣深丈尺約陳列祭器不至併隘如得允當望下司天監繪圖以
進
詔曰國朝三歲親郊即合祭天地祖宗並配而百神從祀今祀明
堂而禮官所定祭天不及地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且移
郊爲大饗蓋爲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眞宗並配而
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因謂輔
臣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耳今禮官習拘儒之舊傳捨三朝之
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
先是資政殿學士知杭州范仲淹建言祀明堂曠禮宜召元老舊
德陪位于庭乃詔南京起太子太保杜衍西京起太子少傅任布

陪祀且供帳都亭驛待之既而二人皆以老疾力辭不至遂賜衣
帶器幣自後每遇大禮而前兩府致仕者率有詔召焉然亦無至
者
按宋初雖有季秋大享明堂之禮然未嘗親祠只命有司攝
事沿隋唐舊制寓祭南郊壇至仁宗皇祐二年始以大慶殿
爲明堂合祭天地三聖並侑百神從事一如圜丘南郊之儀
蓋當舉郊祀之歲而移其禮用之於明堂故不容重其事也
嘉祐六年九月辛亥大饗明堂奉眞宗配
禮院言皇祐參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祀法宜如隋唐舊制設昊
天上帝五方五帝位以眞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餘皆罷又
前一日親饗太廟當時嘗傳孟冬之薦考詳典禮宗廟時祭未有
因嚴配而輟者今明堂去孟冬日尙遠請復薦廟前者祖宗並侑
今用典禮獨配前者地祇神州並享今以配天而亦罷是皆變於

禮中之大者也開元開寶二禮五帝無親祠儀徽宗禮先詣昊天並獻五帝並行分獻以侍臣奠幣皇帝再拜次詣真宗神坐於禮為允詔恭依而五方帝亦行親獻

宗祈奏臣切見鄭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王肅曰天惟一神以五帝為次神而諸儒附鄭者多胡瑗而為說云凡合祭五帝一歲有二祀龍見之月祭於南郊謂之大雩一也九月大享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一也祭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說周家祭五天帝皆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五官神坐廷中以武王配號曰祖宗禮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施設神位準五行相向以為法威仰在卯西面赤熛怒在午北面招拒在酉東面叶光紀在子南面大皡炎帝黃帝少皡高辛各在其位少退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皆在人帝下少後文王坐大皡之南位如主人少退或曰合祭之曰五精之帝皆西向其牲則

天帝各一犢合用十牲文王武王之牲用太牢以詩我將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專配一天為之主主足為外神依止則文王既配五帝矣不專配則所用牲得從盡物之享云

英宗治平元年冬十月詔明堂奉仁宗配

時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皇帝配侑明堂錢公輔等奏曰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体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切謂聖宋嗣契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

原缺

致推以配天者遵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院官稽案禮典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意也臣等切謂宜遵舊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為便詔從孫抃等議以仁宗配享明堂

或問朱子曰我將之詩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為物

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制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既周公郊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說如何曰此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為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

治平四年七月己卯（神宗即位）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季秋大享明堂請以英宗皇帝配神作主以合嚴父之義詔恭依

熙寧四年六月詔以今年季秋有事于明堂冬至更不行南郊之禮恩賞就明堂禮畢施行

太常禮院言親祀明堂惟昊天上帝英宗皇帝及五方帝並皇帝
親獻五人帝五官神位即命分獻從之
元豐三年詔歷代以來合宮所配雜以先儒六天之說朕甚不取將
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餘從祀群神悉罷
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詳定謹按周禮有稱昊天上帝有稱上帝
以義推之稱昊天上帝者一帝而已如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
冕祀五帝亦如之之類是也稱上帝者昊天上帝及五帝如類造
上帝封于大神之類是也稱五帝者昊天上帝不與如祀五帝則
張大次小次之類也繇是而言則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者與周禮所稱上帝同矣其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合配
昊天上帝及五帝欲以此修入儀注并據知太常禮院趙居錫楊
傑王仲脩檢討楊完何洵直狀謹按周禮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
則張氊按祀五帝則設大次小次又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

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與五帝異矣則孝經所謂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考之易詩書所稱上帝
非一易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曰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又曰上帝是祗書曰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又曰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如此類者豈可皆以五帝而言之自鄭氏之
學興乃有六天之說而事非經見至晉泰始初論者始以為非遂
於明堂惟設昊天上帝一座而已唐顯慶禮亦止祀昊天上帝於
明堂今太常在延議者猶以謂上帝可以及五帝請如聖詔祀英
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至誠精禋以稱皇帝嚴父之意詔如
趙君錫等所議
楊氏曰愚按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而註疏家言明堂者皆曰祀五帝然則上帝之
與五帝同乎異乎山陰黃度曰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

分王於四時者也周人祀天於圜丘祀上帝於明堂皆報本也
祀五帝於四郊所以致其生物之功也太宗伯言禋祀昊天上
帝而不言祀五帝義可知矣由此觀之則明堂祀上帝者祀天
也非祀五帝也而註疏家言明堂者皆曰祀五帝其說何從始
乎適秦滅學專用夷禮漢興襲秦四時增之為五時自是以後
郊祀用新垣平之言則祠五帝明堂用公玉帶之言則祠五帝
皆以五時為王不知有上帝五帝之分也成帝即位用匡衡之
議改郊祀明年衡坐事免官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祠者遂復
甘泉泰畤及雍五畤如故夫明堂祀五帝自武帝首行之光武
中興以後始建明堂明帝章帝安帝遵行不變夫祇以武帝汶
上明堂為法不知周人祀上帝於明堂之意矣是故漢儒之註
釋明堂者皆去祀五帝蓋其見聞習熟然也其後晉泰始中有
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只設昊天上帝一位未幾摯虞建言

以漢魏故事兼祀五帝無祀一天者貴復明堂五帝位是又習
熟漢魏故事而然也抑又有甚焉者唐開元中王仲丘奏謂禋
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帝並祀行之已久請二禮並行以成大
享之義本朝皇祐中宋祁奏以上帝五帝二禮並存以明聖人
尊天奉神之義不敢有所裁抑夫祀上帝於明堂周禮也祀五
帝於明堂漢禮也合周漢而並用之既並祀五帝又祀上帝其
義何居是說也創於王仲丘襲於宋祁後之言禮者習熟見聞
又將循此以為不易之典甚矣知天之學不明諸儒惑於古今
同異而莫知所決行之既久而莫覺其謬也肆我神祖聖學高
明洞見周人明堂以文王配上帝之深意辟黜邪說斷然行之
不以為疑非聰明睿智不惑之至其孰能與於此哉
詳定禮文所言祀帝於南郊以天道事之享帝於明堂以人道事
之以天道事之則維配帝用犢禮所謂帝牛不言以為稷牛是也

以人道事之則雖天帝用太牢詩所謂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是也
梁儀曹郎朱异請明堂用特牛故隋唐因之皆用特牲非所謂以
人道事上帝之意也皇祐大享明堂用犢七以薦上帝配五方帝
用豕各五以薦五人帝熙寧中禮院議昊天上帝配帝用犢與羊
豕各一五帝五人用犢與羊豕各五皆未應禮今明堂親祠上帝
配帝五方帝五人帝請用牛羊豕各一六月太常禮院言今年明
堂尚在慈聖光獻皇后三年之內請如熙寧元年南郊故事惟祀
事用樂鹵簿鼓吹宮架皆備而不作從之是後凡國有故皆用此
制
又言按孝嚴議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咸列禮同
人理故配以近考開元開寶禮及見行儀注明堂之器唐用藁鞂
器陶匏並與郊祀無別殊非所謂禮同人理配以近考之意請
以莞席代藁鞂蒲越以玉爵代匏爵其豆登簠簋俎尊罍並用宗廟

之器從之
哲宗元祐元年吏部尚書呂大防等請宗祀神宗皇帝於明堂以配
上帝詔以季秋擇日有事於明堂
九月辛酉帝大饗于明堂詔明堂禮畢御紫宸殿群臣起居不奏
祥瑞御樓惟行肆赦儀稱賀並罷以太常寺言司馬光薨故也
四年九月辛巳大饗于明堂禮畢詣景靈宮及寺觀恭謝
先時三省言按天聖五年南郊故事禮畢行勞酒之禮如元會之
儀今明堂禮畢請太皇太后御會慶殿皇帝於簾內行恭謝之禮
百僚稱賀訖宣群官升殿賜酒太皇太后不許詔曰皇帝臨御海
內晏安五經再秋再講宗祀以享天心顧吾何功獲被斯福今有
司因天聖之故事修會慶之盛禮將俾文武拜慶于庭吾自臨決
萬機祇畏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獻之明斷後皇帝致賀於禁中
群臣奉表于閤左禮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舊儀吾不敢受將來

明堂禮畢更不受賀百官並內東門拜表
六年太常博士趙叡言本朝親享之禮自明道以來即大慶殿以為
明堂至於有司攝事之所乃尚御于圜丘望見南郊齋宮有望祭殿
請就行禮從之
徽宗崇寧四年詔學士建明堂門度地鳩工俟過來歲取旨興役明年
以學出西方遂詔罷之
政和三年八月詔立明堂於大內之丙地徙秘書省於宣德門之東
以其地為之
詔明堂之制朕取考工互見之文得其制作之本夏后氏曰世室
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考夏后
氏之制名曰世室又曰堂者則世室非廟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則
度以六尺之步其堂脩十四步廣十七步有半又曰五室三四步
三尺者四步益四尺中央土室也三步益三尺木火金水四室也

每室四戶兩夾窗此夏后氏之制也商人重屋堂脩七尋崇三尺
四阿重屋商人名曰重屋而又有堂者非寢也度以八尺之尋其
堂脩七尋又曰阿重屋者阿屋之曲也重者屋之複也則商人有
四隅之阿四柱複屋則知下方也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三代
之制不相襲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則知皆堂也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者九筵則東西長七筵則南
北狹所以象天則知上圜也夏商周之名雖不相襲其制則一唯
步尋筵廣狹不同而已考工記所言三代之制亦各互見朕取夏
后氏益世室之度兼商人四阿重屋之制從周人度以九尺之筵
上圜象天下方象地四戶以合四序八窗以應八節五室以象五
行十二堂以聽十二朔九階四阿每室四戶夾以八窗兼三代之
制黜諸儒之臆說享帝嚴父聽朔布政於一堂之上於古皆合其
制大備宜令明堂使司遵圖建立於是內出明堂圖式於崇政殿

宣示百官命蔡京爲明堂使蔡攸討論指畫制度蔡攸蔡脩宋昇
參詳梁師成爲都監童師敏爲承受以開封尹盛章彈壓兵匠章
罷以王革代之得以章爲參詳八月甲寅開局興工日役萬人仍
差天武捧日兵士二千巡接蔡京言三代之制世室重屋明堂脩
廣不相襲夏度以六尺之步商度以八尺之尋而周以九尺之筵
世每近制每廣今若以二筵爲太室方一丈八尺則室之中設版
位禮器已不可容理當增廣今從周之制以九尺之筵爲度太室
脩四筵（三丈六尺）廣五筵（四丈五尺）共爲九筵木火金水四室各脩三筵益四
五（二丈尺五寸）十一廣筵（三丈六尺）共七筵益四尺五寸十二堂古無脩廣之數
今亦度以九尺之筵明堂元堂各脩四筵（三丈六尺）廣五筵（四丈五尺）左右
个各脩廣四筵（三丈六尺）青陽總章各脩廣四筵（三丈六尺）左右个各脩四
筵（三丈六尺）廣三筵益四五（三丈五尺一寸）四阿各四筵（三丈六尺）堂柱外基各一
筵九尺堂總脩一十九筵（一十丈七尺）廣二十一筵（一十八丈九尺）蔡攸言明
堂五門諸廡並以素瓦而門堂則以琉璃其地則隨所向而飾以
五色之石欄楯柱端以銅爲辟邪之象而飾以五方所向之色八
窗八柱則以青黃綠相間堂室柱門欄柱並以丹鍍金之堂爲三
級每級崇三尺共爲一筵改火珠爲雲龍之象增屋極松梓檜之
木宮門不設戟而殿隅並垂鈴云詔以元堂犯聖祖之諱取平在
朔易之義改爲平朔門亦如之仍改敷右門曰左敷佑左承天門
曰右敷佑承天明曰平秩更衣大次曰齋明殿其明堂青陽總章
元堂太室五門並御書牓之
七年明堂成有司請頒常視朔聽朔詔明堂專以配帝嚴父餘悉移
於大慶文德殿羣臣五表陳請乃從之
禮制局列上明堂七議一曰古者朔必告廟示不敢專請視朔聽
朔必先奏告以見繼述之意二曰古者天子負扆南鄉以朝諸侯
聽朔則各隨其方請自今御明堂正南鄉之位布政則隨月而御
堂其閏月則居門焉三曰禮記月令天子居青陽總章每月異禮
請稽月令十二堂之制修定時令使有司奉而行之四曰月令以
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之日請以每歲十月於明堂受新曆退而
頒之郡國五曰古者天子負扆公侯伯子男蠻夷戎狄四塞之國
各以內外尊卑爲位請自今元正冬至及朝會並御明堂遼使依
賓禮蕃國各隨其方立於四門之外六曰古者以明堂爲布政之
宮自今若有御札手詔並請先於明堂宣示然後榜之廟堂頒之
天下七曰赦書德音舊制宣於文德殿自今請非御樓肆赦並請
於明堂宣讀九月詔頒朔布政自十月爲始其月皇帝御明堂平
朔左个頒天運政治及八年戊戌歲運曆數于天下百官常服立
明堂下乘輿自內殿出負扆坐于明堂大晟樂作百官朝于堂下
大臣陞階進呈所頒布時令左右丞一員跪請付外施行宰相承
制可之左右丞乃下授頒政官頒政官授而讀之訖出閤門奏禮
畢皇帝降御座百官乃退自是以爲常
重和元年九月辛卯大享明堂并祀五帝
初禮部尚書孔光疑等言月令季秋大享帝說者謂徧祭五帝也
曲禮大享不問卜說者謂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周官大宰祀
五帝則掌百官誓戒說者謂祀五帝於四郊及明堂而王安石以
謂五帝者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惟其爲五精之君故分位於五
室惟其爲昊天之佐故與享於明堂自神宗下詔惟以英宗配上
帝而悉去從祀羣神陛下肇祀宏規季秋大享位五帝於其室既
無比以羣神之嫌止祀五帝又無羣神從祀之黷則祖宗黜六天
於前陛下正五室於後其揆一也從之乃詔從祀五帝
禮制局言祀天神於冬至祀大示於夏至乃有常日無所事卜季
秋大享帝以先王配則有常月而未有常日猶不卜常祀而卜其
日蓋月有上辛次辛謀及卜筮所以極嚴恭之意也請明堂以吉

年為正
詔每歲季秋大享親祠明堂罷有司攝事又詔明堂近在宮城於
享饗為時事行之久遠宜極簡嚴其每歲季秋親祠如孟月朝獻
禮更不差五使儀仗等自是迄宣和末歲行親享之禮云
高宗紹興元年上合祭天地于明堂奉太祖太宗配酌禮畢不受賀
文武百官拜表稱賀如儀以嗣濮王仲湜為亞獻右監門衛大將軍
信州防禦使令詼為終獻
時禮部尚書秦檜等言伏覩建炎恭行郊祀之禮其時儀文制度
與夫衣服器皿之類已不能如禮明年渡江國步愈艱今歲復當
郊祀詳按冬祀大禮神位六百九十行事官六百七十餘員而鹵
簿儀仗與輦宮架祭器法服散失殆盡及景靈宮太廟行事與登
門肆眚等禮不可悉行至於祫享親詣宗廟行禮又不及天地惟
宗祀明堂似乎簡易考朝廷深原禮意采先儒之說漢武帝孝章
之制而畧其嚴父之文志存享帝而不拘於制度之末獨明堂之
禮尚或可行乞博採群議令有司參攷典禮以聞
禮部尚書胡直孺議曰謹按百王之禮沿革不同而祀天地於郊
丘祀上帝於明堂祫享祖宗於太廟此三者萬世不易之禮惟仁
宗皇祐時大享明堂合祭天地並侑祖宗偏祀百神聖訓有禮緣
人情之語而文彥博以仁祖為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由此觀之
皇祐祀典本非為萬世不易之禮也國朝配祀初無定制自英宗
皇帝始尊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為紐祖進父然卒不能
奪王珪孫抃之論辟其後神宗皇帝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之時成
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王安石亦以誤引孝經嚴
父之文惜乎不能將順上意以辨正典禮謹按聖宋啟運非有始
封之祖則創業之君太祖是也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
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祭者萬世不迁之法皇

祐宗祀合祭天地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於嚴父故配帝
并及於真宗今主上紹膺大統自真宗至于神宗均為祖廟獨辟
則患在於無名並配則幾同於祫享又從祀百神在於明堂本非
典禮或升或黜慢瀆為多今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祫祭昊天上
帝皇地祇於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天惟禮尊而事簡庶幾可以
致力於神明然後申飭攸司各揚乃職犧牲必成粢盛必潔衣服
必備以盡其所以致力於神之意則一朝大典豈特施於艱難之
時情文粗稱雖萬世行之可也是時太常少卿蘇遲等則請用皇
祐詔書之意兼采景祐禮官之請即常御殿南向西上設昊天上
帝皇地祇位西向北上設太祖太宗真宗神位於殿之東廡設圓
丘第一龕九位於殿之西廡設方澤第一成一十六位庶幾議意
可展儀物可備如以不徧及列聖為未足則大禮前一日有親詣
太廟之文今神主在溫州恐當命大臣於其處攝行祀事如以不
徧及百神為未足則請即行在天慶觀之大享擇一日取祖宗
大禮既畢恭謝之文亦命大臣簡其儀物悉舉以告亦足以盡祈
報之心詔依禮部新儀一遵皇祐二年詔書仍以明堂大禮為稱
於常御殿設位行禮
禮部言準部參酌皇祐詔書合祭天地于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
合用神位四位元係御筆明金青字北雕木縷金五綵裝蓮花戲
龍座黃紗明金罩子黃羅夾軟罩子黃羅襯褥紫紅漆腰拼套匣
黃羅夾帕事件全昨緣揚州渡江去失乞下所屬制造從之
四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配兼祀百神
先時有司請議郊祀明堂祫享之宜禮部侍郎陳與義議曰臣切
考國家大祀天子躬行者有南郊有明堂有祫享有恭謝古者為
郊之制在國之南五十里蓋謂國都之南也陛下駐蹕於此非建
都之地置設壇壝固無其所建炎戊申舉是禮於維揚者是時以

人德嗣興大統獲集即位之初不可以不見帝以禮從權非少賤
用而況鹵簿儀物渡江散盡殭埸之事歲晚多虞則南郊之禮在
今日固不敢輕議者也國步未定之際奉安廟祏權在永嘉既已
累年若欲移從以便親祠懼失在天神靈之意則祫祭之禮在今
日實不可行者也陛下躬履多虞嚴恭寅畏方與萬姓請命于天
用實而去文有祈而無報則恭謝之禮在今日不可行者也搢紳
儒生又有為柴望之說者以謂紹祖宗未之或行而今日可以舉
修臣嘗攷之其說本於書之堯典本為巡狩之用而周室行之於
肆遂告祭之詩其說詳於孔穎達之疏指為封禪之事而漢光武
用之著於泰山刻石之文陛下涉時艱故遵養東南修政理戎俟
天悔禍舉茲大禮惟務於德豈可託巡狩告至以有辭乎又況柴
望之祭不及祖宗所用時日亦當有擇若一切損益之則安用柴
望之名哉然則柴望之禮在今日亦不可行者也臣切惟明堂之
禮有漢武帝汶上之制紹興元年實已行之若再舉而行適宜於
今事無戾於古與或謂自維揚南郊之後至於今日再遇當郊之
歲不可以踰六年而不郊以臣攷之郊之疏數本無定制真宗自
景德二年祀南郊至祥符七年而始祀東郊則九年而後再郊矣
仁宗皇帝皇祐五年祀南郊嘉祐元年行恭謝禮四年行祫祭擕
七年行明堂禮則踰九年而不再郊矣踰六年而不郊非所疑也
或以周公嚴父之文為疑則既有治平中司馬光呂誨之議又有
熙寧中祖宗之聖訓與王安石之說足以破萬世之惑矣或以並
配之禮為疑蓋紹興元年禮官之議以謂皇祐之時四方無虞萬
物盛多是以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蓋其說不盡不能推明所
以變禮之意是以致衆人之疑謹按皇祐詔書其畧曰國朝自祖
宗以來三歲一郊今祀明堂正當三歲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配
坐不及祖宗宜並配以稱朕恭事祖宗之意蓋太祖則周之后稷

當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當配祭于明堂者也郊當祭
太祖而以當郊之歲舉明堂之禮則不可以遺太祖而不祭稽之
神理本之人情則皇祐詔書之本意可以為萬世不刊之典豈特
以四方無虞萬物盛多而舉此哉並配之禮又非所疑也若乃神
位儀物損益多寡之數更合再加討論以盡今日情文之宜詔從
之蓋中興郊祀明堂之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之禮參攷推明至與義
之議而始定於是太常寺條具乞以明堂大禮為稱左僕射攝行
事執事陪祠官於尚書省刑部尚書涖誓明堂殿上下徹去黃道
裀褥入殿門不張蓋百官不得回班御燎從物繖扇更不入殿行
禮前衛士不起居呼萬歲讀冊官讀冊至御名勿興詔並從之
國子監丞王普言大禮明堂有未合典禮之事正配每位設太尊
三著尊三犧尊象尊壺尊山尊各一又設罍如尊之數太尊一實
供內法酒一實泛齊一實醴齊著尊一實祠祭法酒一實盎齊犧
尊實緹齊象尊實沈齊壺尊實昔酒山尊實事酒太罍一實清酒
餘皆實明水謹按周禮春祠夏禴用兩犧尊兩象尊秋嘗冬烝用
兩著尊兩壺尊四時之閒祀用兩大尊兩山尊又曰凡祭祀供五
齊三酒以實八尊然則六尊之數凡十有二其當時所用者四其
設而不酌者八明堂乃季秋大享則初獻當用兩著尊一實玄酒
一實醴齊亞終獻當用兩壺尊一實玄酒一實盎齊皆有罍如尊
之實又設兩大尊兩山尊兩犧尊兩象尊實五齊三酒而不酌罍
亦如之今祭祀所用惟九尊而首設太尊者三以供內法酒及泛
齊醴齊實之又設著尊者二以祠祭法酒及盎齊實之又設犧尊
象尊壺尊山尊各以緹齊沈齊事酒昔酒實之尊之數不足以盡
五齊三酒也又設太罍以清酒實之玄酒不與齊酒對設也則又
為八罍以實之且在三酒之後焉蓋不論所設之適與所陳之義
但取適於尊罍之數而已實無經據也宜倣司尊彝秋嘗之制設

兩犧尊一實玄酒一實醴齊以俟初獻又設兩壺尊一實玄酒一實盎齊以俟亞獻終獻其餘八尊以實五齊三酒設而不酌悉如周官之制其醴齊請以祠祭法酒代之其盎齊請以供內法酒代之增三尊為十二之數庶與周官相應

又言按祭器實依聶崇義三禮圖制度如爵為爵形負盞於背則不可以反坫簠簋如桶其上為龜則不可以卻蓋此類甚多蓋出於臆度而未嘗親見古器也自劉敞著先秦古器記歐陽脩著集古錄李公麟著古器圖呂大臨著考古圖乃親得三代之器驗其款識可以為據政和新成禮器制度皆出於此其用銅者嘗有詔許外州以漆木為之至主上受命於應天郊祀於維揚皆用新成禮器初未嘗廢止緣渡江散失無有存者昨來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倣崇義三禮圖其制非是宜並從古器制度為定其簠簋尊罍之屬仍以漆木代銅庶幾易得成就

紹興七年詔大饗明堂時徽宗升遐上躬行三年之喪禮部太常寺言景德熙豐南郊故事皆在諒闇中當時親郊行禮除郊廟景靈宮合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逐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乞依累朝故事行太常博士孫邦乞自受誓戒日皇帝暨百僚禁衛等權易吉服至禮成還內仍舊中書舍人傅崧卿援嚴父之文欲陞徽宗配享詔令侍從臺諫禮官同議

禮部侍郎陳公輔言陛下方居道君皇帝之喪而道君皇帝神靈方在几筵豈可遽預郊祭之禮況梓宮未還祔廟未有定議臣愚以為當先期一日陛下盡哀致奠奏于道君皇帝以將有事明堂暫離几筵暫假吉服蓋國家故事不敢廢也然後即齋宮入大廟行明堂事事畢服喪如初斯謂合禮

吏部尚書孫近等議引司馬光之說曰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也然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此乃誤認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況梓宮未還几筵未除山陵未卜而遽議配侑之事乎臣等伏請今年明堂大禮權依紹興元年詔書請俟削平僭亂恢復大業然後定郊祀明堂之議一從成周庶不失禮經之正詔從之

二十一年九月辛未大享明堂罷合祭奉徽宗配祀祀五天帝五人帝于堂上五官神于東廂罷從祀諸神位用熙寧禮也

禮部太常寺言明堂大禮車輅鹵簿法駕儀仗理合預行討論欲依政和五禮新儀宗祀上帝有司陳法駕鹵簿車駕自太廟乘玉輅詣文德殿皇祐明堂記大駕字圖用萬有八千二百五十六人大中祥符元年法駕用萬有六百六十一人較之昨禮令三分減一為率禮官所定凡萬有一千八十八人昨紹興二十五年至二

十八年郊祀大禮大駕鹵簿捧日奉宸隊等共一萬五千二百二十二人今討論明堂大禮乞依紹興二十八年例三分減一用一萬一百四十人從之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五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郊社考

明堂

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言昊天上帝四祭請並於圜壇行禮禮部侍郎鄭聞謂明堂當從屋祭不當在壇乞還明堂親饗則遵依紹興三十一年已行典故如常歲有司攝事則權寓淨明寺行禮庶合明堂之義詔從之

中興後昊天上帝四祀春祈夏雩秋享冬祀其二在南郊圜壇其二在城西惠照院望祭齋宮紹興元年十一月太常少卿趙子晝請歲祀上帝設位於紹興天慶觀今駐兵所請更設於城外東南之告成觀十二月禮官謂祀天當犢牛乞自今牲止少牢請犢羊首毋築燎瘞位並籩豆皆六（籩實菱芡栗鹿脯乾棗榛實豆實芹菹筍菹葵菹菁菹鹿臡）俎八（羊豕腥熟）槃一（毛血）簠二（稻粱）簋二（黍稷）進胙以羊体始皆用禮神玉備三獻

二年命擇地於臨安城外之東南以祀天二月丁卯太常少卿程瑀謂妙覺院去城遠而天寧觀在城中非城之東南詔權於天寧望祭閏四月己未太常少卿王居正請秋祀上帝奉神宗配往歲明堂禮官謂配以近考失孝經本旨遂議祖宗並配今秋享不當復配以神宗權禮部侍郎趙子晝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親祠並配實出權宜請自今季秋攝事專祀昊天上帝以太宗配從之六年大臣以圜丘方澤之祭寓於天慶小屋三楹卑陋湫隘軍民喧雜命奉常及臨安守臣別營之正月太常少卿何慤始請建於城外惠照院九年二月己卯始用國子監丞張希亮之請凡大祀並籩豆為十有二十三年十一月禮官請今後祀天及慶禮皆於圜壇十四年四月太常博士凌哲請大祠具樂舞禮官定用工八十有三人二舞九十人押樂太常卿丞皆一人協律二人十六年始用正和儀籩豆皆二十有六簠簋皆八十九年八月命禮官及臨安守臣葺惠照望祭殿建齋宮於其西合三十有一區

淳熙六年秋九月大享明堂合祭天地復奉太祖太宗配

先時詔今歲行明堂大禮令禮部太常寺詳議宰執進呈禮寺議狀切觀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於五府歷時既久其詳莫得而聞至禮記始載明堂位一篇言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蠻夷戎狄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孟子亦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之樂夏至方丘之樂宗廟九變之樂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豈非明堂者布政會朝之地周成王時嘗於此歌我將之頌宗祀其祖文王乎後雖漢唐雖有汾華至於祀帝而配以祖宗多由義起未始執一本朝仁宗皇祐中破諸儒異同之論即大慶殿行

親享之禮並侑祖宗從以百神前期朝獻景靈宮享太廟一如郊祀之制太上皇帝中興斟酌家法舉行皇祐之制於紹興之初亦在殿庭合祭天地並配祖宗蓋得聖經之遺意且國家大祀有四春祈穀夏雩祀秋明堂冬郊祀是也陛下即位以來固嘗一講祈穀四郊冬祀惟合宮雩壇之禮猶未親行今若援已行典禮及用仁宗時名儒李覯明堂嚴祖說并治平中呂誨司馬光錢公輔等集議近歲李燾奏劄所陳特舉秋享於義為允上曰明堂合祭天地並侑祖宗從祀百神並依南郊禮例可依詳議事理施行

禮部太常寺言明堂所設神位並依南郊禮例係七百七十一位今大慶殿鋪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四位其從祀神位凡七百六十有七於東西兩朵殿鋪設八（五方帝至五岳二十五位）餘從祀衆星東廊二百八十位西廊二百四十八位南廊六十六位欲於殿廊前連簷修蓋屋宇與東西廊相接設一百四十八位依儀

令合設饌幔欲於新置便門外幔道下結縛搭蓋屋二間及合用
祝冊樻次乞於南宮門裏過道門下面東兩壁釘設其禮部捧冊
職掌等乞於過道門西南壁宿齋其皇帝位版樻次乞於內藏庫
相對廊上釘設從之
太史局言將來明堂大禮合祭天地並侑祖宗從祀百神並依南
郊禮例今照得明堂兩朶殿上鋪設神位版共二十五位其上十
位五方帝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夜明大明北極十位並金面青字大版內一十五位五行
五官五岳皆朱紅漆面金字小版將來鋪設大小不等乞下所屬製造
朱紅漆面金字大版神位一十五位從之
御書明堂明堂二字之門六字并嗣天子臣御名恭書七字令修內司
製造牌二面將來明堂大禮其明堂牌於行禮殿上安掛其明堂
之門牌於行禮殿西門新置便門上安掛
太常寺修定明堂大禮儀注

誓戒祀同前

致齋一日一日於文德殿一日於太廟一日南堂文德殿儀並同如無但改大慶殿為文德殿

奏告

前祀二日奏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室如常告之儀

陳設內刊樂籩豆簠簋俎尊罍鼎爨自鄭同郊祀前皇燎陳實饌牲幣籩豆之數

前祀三日有司設大次於垂拱殿門內東廊又設小次於明堂阼階
下之東稍南西面設文武侍臣次於明堂門外行事執事陪祠宗室
及有司次於明堂門外設東方南方客使次於文臣之後西方北方
客使次於武臣之後設饌幔於明堂門外稍西南向前祀二日太社
令帥其屬掃除明堂之內外置燎壇於明堂庭之東南隅太社令積
柴於燎壇光祿牽牲詣祠所太常設登歌之樂於堂上前楹間稍南
北向設宮架於庭中立舞表於酇綴之間前祀一日太常設神位版
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于堂上北方南向西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位
于堂上東方西向北上各設席五方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天皇大
帝北極五行五官五岳位二十五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帝內座五
星十二辰河漢內官五鎮四海四瀆二十八宿中官山林川澤外官
丘陵墳衍原隰位三百八十有二衆星位三百有六十並分設于兩
廊東西相向以北為上內所設衆星北向以西為上鋪設行席皆以莞奉禮郎禮
直官設皇帝位版於阼階之上西向飲福位於昊天上帝之西南北
向望燎位於殿隅門上當中南向贊者設亞終獻位於堂下阼階之
東少南西向大禮使左丞相又於其南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
部工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光祿卿讀冊舉冊官光祿丞於大
禮使左丞相之後光祿丞刑部執事官位又於其後奉禮郎搏黍太祝太
社太官令位於亞獻之北少東俱西向北上監察御史位四二於堂
下西階之西東向北上一於殿隅門外東階下一於殿隅門外西階
下協律郎位二一於堂上登歌之北少西一於宮架之西北俱東向
押樂太常丞位於登歌鍾簴之北押樂太常卿位於宮架之北俱北
向分獻官奉禮郎各立於從祀神位之前俱北向良醞令於酌尊所
北向又設陪祠文武官位於行事執事之南東西相向諸方客使在
文官之南隨其方國光祿陳牲於明堂門外東向祝使各位於牲後
太常設省牲位於牲東大禮使左丞相在北南東上分獻官位於其
後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
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搏
黍太祝太社太官令在南北向東上太常丞以下位皆稍卻監察御史在吏部
尚書之東異位稍卻光祿陳禮饌於行禮殿隅門外稍東南向設省
饌位版於禮饌之南大禮使左丞相在南北向西上分獻官位於其
後監察御史位四在西南向北上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尚
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官太
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搏黍太祝太社太官令在東西向北上禮

郊師其屬設祝冊案於神位之右司尊彝帥其屬設玉幣篚於酌尊所次設籩豆簠簋之位正配位皆左二十有五籩右二十有五豆俱為四行俎三二在籩前一在豆前又俎六在豆右為二重登一在籩豆閒鉶三皆有柶在登之前簠七簋七在籩豆外三俎閒簠在左簋在右又設尊罍之位每位皆著尊二壺尊二皆有坫加勺冪為酌尊太尊二山尊二犧尊二象尊二皆有坫加冪設而不酌並在堂上稍南北向西上（配位設於正位尊之東每位二尊一首右）又設從祀諸神籩豆簠簋之位五方帝以下二十有五位皆左十籩右十豆俱為三行俎二在籩豆前登一在籩豆閒簠二簋二在俎閒簠在左簋在右爵一在俎前有坫（內神州地祇五行五官五岳每位皆加象一在登之前）其餘神位皆左二籩右二豆俎一在籩豆前簠簋在俎前簠在左簋在右爵一次之登一在籩豆閒（衆星三百六十位不登）皆又設從祀尊坫之位五方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天皇大帝北極每位各設太尊二著尊二於籩前之左又各於東西廊丘行

五官五岳神位之前稍北共設犧尊二象尊二又於東西廊帝座北斗以下神位之前稍北共設犧尊二象尊二壺尊二概尊二又於東西廊東鎮西鎮以下神位之前稍北共設山尊二（[illegible]）尊二散尊二又於東西南廊衆星神位之前共設散尊二十有四又設正配位籩豆簠簋尊各一組各三於饌幔內設御盥匜於阼階上進盥匜帨巾內侍位於皇帝版位之後分左右（奉盤者北向奉匜及執巾者南向）又設亞終獻盥洗爵洗於其位之北（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執罍篚者位於其後分獻官盥洗十二并罍勺篚巾分設於東西廊下執罍篚者各位於其後祀日丑前五刻太社令與太史官屬各服其服陞堂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版於堂上又設五方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天皇大帝北極五行五官五岳二十五位於兩朵殿大府卿少府臨帥其屬入陳玉幣於篚光祿卿帥其屬入實正配位籩豆簠簋太官令帥其屬入實俎

良醞令帥其屬入實尊罍又實從祀神位之饌又實從祀神位之尊太常官設燭於神位之前又設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攝位於明堂門外如省牲位有司設神位版幄又設冊幄於明堂門外

皇帝自太廟詣文德殿（並同郊祀車駕自青城齋止殿青滋齋宮為殿正門）

省牲器（並同郊祀止改郊壇為明堂）

奠玉幣（並同郊祀）

行事

皇帝自齋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近侍及扈從之官導從至垂拱殿門內大次皇帝降輿入大次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於大次外之左右次引禮部侍郎詣大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於宮架之側禮儀使當次前俛伏跪奏禮儀使臣某言請皇帝行事奏訖俛伏興還侍立（凡禮儀使奏請皆準此）簾捲皇帝服衮冕以出侍衛如常儀禮儀使以下前導

至明堂殿西於班門殿中監跪進大圭前導皇帝入門（侍衛不應入者止於門外）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儀安之樂作（皇帝陞降行止皆奏儀安之樂）由西廂降階自宮架前至阼階下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陞自阼階大禮使從（皇帝陞降大禮使皆從左右侍衛之官量人數從升）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以下分左右侍立（凡前導官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至位則分立於左右）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作成安之樂右文化俗之舞樂作三成止先引左丞相吏部尚書侍郎陞堂詣昊天上帝神位前立左丞相吏部尚書俱西向北上吏部侍郎東向樂作六成止太社令陞煙燔牲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取玉幣於篚立於尊所內侍各執盤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盥匜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帨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執大圭樂止禮儀使前導登歌鎮安之樂作殿中監跪進鎮圭禮

儀使奏請搢大圭執鎭圭前導皇帝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內侍先設繅藉於地禮儀使奏請跪奠鎭圭於繅藉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搢大圭跪內侍加玉於幣以授吏部尚書吏部尚書以授左丞相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受玉幣皇帝受奠訖吏部侍郎東向跪受以興進奠于昊天上帝神位前左丞相吏部尚書侍郎俱詣皇地祇神位前以俟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內侍舉鎭圭授殿中監內侍又以繅藉詣皇地祇神位前先設繅藉於地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奠鎭圭玉幣並如上儀（皇地祇位作[illegible]）左丞相吏部侍郎進於堂上稍西東向立吏部尚書降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內侍舉鎭圭繅藉以鎭圭授殿中監以授有司初皇帝將奠配帝之幣贊者引分獻官俱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各陞詣五方帝神州地祇以下從祀神位前各搢跪奉禮郎以幣授分獻官（五方帝以上奉禮郎奉幣餘從祀神位祝史奉幣）分獻官受幣奠之執笏俛伏興再拜訖俱退復位（內五方帝神州地祇大□夜明五帝由□壇奠玉）祝史奉毛血槃立於堂下陛自西階太祝迎於堂上俱進奠於神位前太祝祝史退立於尊所

進熟

祀日有司陳鼎十二於神廚各在鑊右太官令帥進饌者詣廚以匕升牲牛於鑊實於一鼎（肩臂臑肫胳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次牲羊如牛牲豕如羊各實於一鼎（每位牛羊豕各一鼎）皆設扃鼏祝史對舉陳於饌幔內重行南向西上太常實籩豆簠簋於饌幔內（[illegible]）次引禮部侍郎詣饌所視腥熟之節俟皇帝升奠玉幣訖復位樂止引禮部尚書詣饌所執籩豆簠簋以入戶部兵部工部尚書詣饌所奉俎以入（戶部奉牛兵部奉羊工部奉豕）舉鼎官舉鼎太官令引入正門宮架饎安之樂作由宮架東折方進行陳於西階下北向北上祝史抽扃委于鼎右除冪初鼎將入有司執匕畢及俎以從至西階下各設俎於鼎北匕畢加於鼎太官令以匕升牲牛及豕各於一俎其載如牛（每位牛羊豕各一俎）鼎先退祝史進徹毛血槃以次出引禮部尚書搢笏執籩豆簠簋戶部兵部工部尚書搢笏奉俎以進執事者各迎於堂上禮部尚書奉籩豆簠簋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啓蓋於下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籩於糗餌前豆於酏食前簠於稻前簋於黍前次引戶部兵部工部尚書奉俎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先薦牛次薦羊次薦豕各執笏俛伏興有司設於豆右腸胃膚之前（皆牛在左羊在中豕在右）次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配位東向）並奠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太祝取蕭擩于脂祭于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皆藉以茅退還尊所次引左丞相吏部侍郎陞詣昊天上帝神位前立左丞相西向吏部侍郎東向又引吏部侍郎陞堂詣昊天上帝酌尊所跪取玉爵於坫詣皇帝版位前奉爵北向立內侍各執盥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槃匜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帨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奏請皇帝洗爵吏部侍郎進爵內侍沃水皇帝洗爵訖奏請拭爵內侍進巾皇帝拭爵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吏部侍郎以爵奉爵詣昊天上帝酌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冪良醞令酌著尊之醍齊訖先詣皇地祇酌尊所北向立禮儀使前導登歌嘉安之樂作皇帝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吏部侍郎以爵授左丞相左丞相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爵皇帝執爵祭酒三祭于茅苴奠爵吏部侍郎以爵授於坫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皇帝少立樂止左丞相吏部侍郎先詣皇地祇神位前西向立以俟舉冊官搢笏跪舉祝冊讀冊官搢笏東向跪讀冊文訖奠冊各執笏興先詣皇地祇神位前東向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皇地祇位作光安之樂太祖皇帝位作[illegible]安之樂太宗皇帝位作[illegible]安之）

舉冊官詣御位南面皇帝東向立奉冊北向進冊讀冊官讀冊文畢左丞相以下俱復位禮儀使前導
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皇帝還小
次登歌樂作前導皇帝降自阼階樂止宮架樂作將至小次禮儀使
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入小次簾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
架穆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禮直官太常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
北向立搢圭盥手帨手執圭詣爵洗位北向立搢圭洗爵拭爵以爵
授執事者執圭陞堂詣昊天上帝酌尊所西向立宮架作穆安之樂
威功睿德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進圭跪執爵執尊者舉冪
太官令酌盎尊之盎齊訖先詣皇地祇酌尊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
執事者執圭興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搢圭跪執事者以爵授亞
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于茅苴奠爵執圭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次
詣皇地祇大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
初亞獻行禮將畢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終獻詣洗及升當酌獻並如
亞獻之儀訖降復位初亞獻將陞次引分獻官俱詣盥洗位搢笏盥
手帨手執笏各陞詣從祀神位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于地奠爵執
笏俛伏興再拜訖各復位

飲福

望燎 [illegible]

紫宸殿稱賀

前期有司仰其屬設御座於紫宸殿於殿後設御閣如儀俟皇帝行
禮訖還大次奏鮮嚴鼓吹振作皇帝服靴袍出大次樂作乘輦入紫
宸殿降輦樂止歸後幄內侍催班先管軍臣僚并行門一班北向立
定（太史局奏祥瑞官西向立）閤門引樞密使知閤門官以下至看班祗候并枝
行及諸司祗應武功大夫并行事武功大夫至保義郎並常服於管
軍後北向立次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宰臣使相執政以下并諸
軍指揮使員僚並常服詣紫宸殿下分東西廂向立定閤門提點引
皇太子常服東壁立班定皇帝服靴袍出宮鳴鞭禁衛等迎駕自奏聖
躬萬福皇帝座舍人揖管軍臣僚并行門躬贊拜兩拜班首不離位
躬奏聖躬萬福訖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賀訖伏興歸位舍人揖躬
贊拜兩拜三呼萬歲如宣諭侯宣諭訖又贊拜兩拜三呼萬歲贊各
祗候直身立管軍臣僚於東壁侍立行門分左右排立次太史局官
赴當殿北向立舍人揖躬贊拜兩拜不離位躬奏聖躬萬福訖自出
班躬奏祥瑞訖歸位舍人揖贊拜兩拜贊祗候東出次舍人揖樞密
使以下躬舍人當殿面北直身通某官姓名以下起居稱賀通訖轉
身西向立舍人贊拜樞密使以下兩拜搢笏舞蹈又兩拜班首不離
位躬奏聖躬萬福訖又兩拜舍人引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賀訖伏
興歸位舍人揖躬贊拜兩拜起搢笏舞蹈又兩拜起且躬身知閤門
官當殿躬承旨訖西向稱有制樞密使以下兩拜起且躬身知閤門
官宣答訖歸侍立位舍人贊拜樞密使以下兩拜起搢笏舞蹈又再
拜樞密使以下樞密使由西階升殿侍立知閤門官以下赴殿下東壁一西向侍立餘官分
出引舍人揖皇太子以下就位躬舍人當殿躬直身通文武百僚皇太子某以下
起居稱賀一訖舍人揖躬引皇太子以下橫行北向立（[illegible]）稱
賀並如上儀（[illegible]）賀訖（[illegible]）
（[illegible]）皇太子以下並退皇帝興（[illegible]）自殿乘輦樂作
出紫宸殿赴文德殿至殿降輦樂止

淳熙十五年大享明堂以在高宗諒闇之內自受誓戒以後權易吉
服禮畢仍舊其朝獻景靈宮朝饗太廟恭謝景靈宮並遣官分詣行
禮仍免紫宸殿稱賀

太常寺言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檢照紹興三十一年六月十六
日禮官議按禮經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元
祐二初大享明堂而哲宗居神祖之喪禮官謂景靈宮太廟當用
三年不祭之禮遣大臣攝事或謂聖祖為天神非廟享也當時雖

從其說然黃帝實我宋之所自出豈得不同於宗廟今秋有事于明堂以孝慈淵聖皇帝升遐主上持斬衰之服考之禮經及元祐已行故事并當時禮官所議竊謂前期朝獻景靈宮朝享太廟皆當遣大臣攝事主上惟親行大享之禮其玉帛牲牢禮料器服樂舞凡奉神之物依典禮外鑾駕既不出宮所有車輅儀仗供張宿頓之屬令有司更不排辦禮畢於殿庭宣赦及朝享景靈宮朝享太廟緣皇帝在高宗聖神武文憲孝皇帝諒闇之內乞依上件典故從之

權禮部侍郎尤袤等言遂次明堂大禮所設神位沿革不一紹興四年七年十年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并天皇大帝已下從祀四百四十三位紹興三十一年設昊天上帝徽宗皇帝并五方帝五人帝五官神從祀共一十七位淳熙六年九年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并天皇大帝已下從祀共七百七十一位宰執進呈禮官申請明堂並一上曰配位如何周必大奏禮官昨已申請高宗几筵未除用徽宗故事未應配坐且當以太祖太宗並配他日高宗几筵既除自當別議大抵前代儒者多用孝經嚴父之說便謂宗祀專以考配殊不知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王自周公言之故曰嚴父耳昨紀嘗合秀才策曰周制明堂宗其祖以配上帝故漢武帝汶上明堂捨文景而遠取高祖為配此其證也留正奏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是嚴父專指周公而言若成王則其祖也上曰有紹興間典故自可參照可以無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明堂者仁宗皇祐中始行之其禮合祭天地並配祖宗又設從祀諸神如郊丘之數政和七年既建明堂於大內自是歲以九月行之然獨祀上帝而配以神宗惟五帝從祀紹興元年上在會稽將行明堂禮命禮臣議之王剛中居正為禮部郎官首建合祭之議宰相范覺民主之乃以常御殿為明堂但設天地祖宗四位而已四年始設從祀諸神七年復祀明堂而徽宗崩問已至中書舍人傅崧卿請增設道君太上皇帝配位於太宗之次禮部侍郎陳公輔言道君方在几筵未可配帝乃不行三十一年始宗祀徽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而祀五天帝五人帝于明堂上五官神于東廂罷從祀諸神位用熙寧禮也乾道以後以德壽宮為嫌止行郊禮淳熙六年用李仁父周子充請復行明堂之祭並侑焉逮十四年高宗崩明年季秋乃用嚴父之典今郊祀從紹興明堂從皇祐然歲時常祀則以太祖配冬至圜丘太宗配祈穀大雩高宗配明堂宗祀蓋尤延之為禮官時所請云

淳熙十六年光宗既受禪閏五月禮官言冬祀配以太祖而春夏秋皆配以太宗祖有功宗有德故推以配上帝高宗身濟大業紹開中興揖遜之美超越千古功德茂盛為宋高宗秋享明堂宜奉以升侑又謂我將祀文王實在成王之時錢公輔司馬光呂誨皆以為嚴祖今以高宗配於周制為合於是高宗始配上帝

四時祀天儀注前期十日獻官及職事官受誓於尚書省退而齋宿如儀前祀三日有司設祀官次于壇東壝門之外及齋宮之內設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宗祀皆於望祭殿東廡明告于廟室春夏秋皆太宗室冬至告太祖室淳熙以後秋享告高宗室有司牽牲至祠所前一日太社令帥其屬掃除太常設正配位席太史設位版位於壇上宗祀於殿上太常陳祭器以俟告絜既畢權徹有司陳牲及饌於內壝之外宗祀牲於東偏門外饌於殿前設登歌之樂於壇上宗祀於殿上宮架於壇南內壝之外宗祀於殿上舞表於酇綴之間獻官以下入視滌濯遂省牲省饌宰人割牲將祀丑前五刻宗祀丑前三刻設上帝位于壇之北方南向席以藁

祐宗祀席以莞配位于壇之東方西向席以蒲越宗祀以莞席太常陳玉幣于篚蒼璧置祀版於坫實祭器籩豆皆二十六俎十登一鉶一簠簋尊罍皆八洗二及期初獻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宮架作景安之樂帝臨嘉至之舞六成太常升煙燔牲首皆再拜初獻適洗所正安之樂作遂臨升壇登歌樂作至上帝位前北向立登歌嘉安之樂作跪奠玉幣再拜至配位前東面立登歌仁安之樂作雩祀獻安宗祀宗安冬至定安奠幣如上儀將降登歌樂作既降宮架樂作乃復位兵部工部尚書奉俎而升宮架豐安之樂作北向跪薦於正配位前降復位太祝取蕭及黍稷肺以祭初獻盥宮架樂作進洗初洗爵升登歌樂作至尊所西面立嘉安之樂作跪實爵至上帝位前北向跪三祭于茅奠爵遂太祝跪讀祝初獻再拜至配位前酌獻如上儀祈穀登歌紹安雩祀感安宗祀德安冬至英安遂降復位樂作如初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亞獻適盥洗所洗爵升至尊所西面立宮架作文安之樂神娛錫羨之舞跪實爵至上帝位跪祭酒奠爵如前儀配位亦如之遂降終獻亦如之徹籩豆登歌肅安之樂作乃賜胙皆再拜宮架作景安之樂一成乃燎皆退徹饌以胙進御史視之光祿卿望闕再拜退

光宗紹熙五年詔今歲郊祀大禮改作明堂大禮令有司除事神儀物諸軍賞賜依舊外其乘輿服御中外支費並從省約俟以在壽皇喪制內依淳熙十五年典故施行

寧宗慶元六年大饗明堂以諒闇用紹熙禮

紹熙五年明堂孝宗未卒哭時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嗣秀王伯圭朝享太廟而上獨祀明堂是年光宗之喪甫踰月而當行大禮乃命右丞相謝深甫攝天興之祠嗣濮王不儔攝宗廟之祭並用紹熙禮云

嘉定二年當郊詔行明堂大禮

臣僚言臣聞古之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一歲之間冬夏日至大雩大享以及四時迎氣之類無非躬行郊見之禮後世彌文日增乘輿出郊儀衛之供百物之須賞賚之數無名之費不一而足雖欲行禮如先王不可得已夫禮從宜苟不失乎先王之意而有得於事天之實何害其為禮也恭惟藝祖在位十有七年親郊者四太宗在位二十二年親郊者五真宗以後三歲一郊遂為定制逮仁宗皇祐間始有事於明堂蓋稽之古典斷自聖意而以義起也陛下即位以來圜丘重屋其禮迭舉及茲三歲又當親郊之期有司文移皆辦錢物固已旁午于道州縣之間以應奉為名抑配於民不知其幾軍旅之後旱蝗相仍公私之積日暮不繼民生既蹙國力大屈重以近日使命往來其費逾倍空匱之狀可為寒心臣願陛下相時之宜推修郊祀之禮仍以季秋大享明堂既無失於事天之誠而可以省不急之費古之行禮視年之上下正此意爾昔咸平中鹽鐵使王嗣宗奏郊祀費用繁重望行寓廟之禮當是之時帑藏充溢天下富饒嗣宗猶以為請況今日國計比之咸平萬萬不侔矣按照國朝故事仁宗嘉祐元年恭謝天地于大慶殿四年祫祭七年明堂蓋不行郊禮者九年哲宗元祐繼舉明堂者再高宗紹興繼舉明堂者三若陛下申講宗祀之儀則於祖宗舊章不為無據欲望下臣此章令禮部詳議施行臣又聞真宗因王嗣宗之請詔三司非禮祀所須並行減省是歲減應奉雜物十萬六千計其數之可考若此則必有條目而非漫然者矣今若舉行明堂其費較之郊丘雖已不等然明堂祭祀儀物之外賜予浮費豈無合從節約者望并詔有司取其凡目參酌考訂當減者減之當去者去之一切條畫無為具文方國用窘乏民力殫竭之餘減千則吾之千也若曰細微不足經意則真宗全盛之時視十萬六千何足道哉惟陛下果斷而行之從之

仁宗親祀明堂二 皇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嘉祐七年九月六日
神宗親祀明堂二 熙寧四年九月十日 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哲宗親祀明堂三 元祐元年九月六日 紹聖二年九月十九日 四年九月十四日
徽宗親祀明堂十 大觀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八年九月二日 二年九月十三日 五年九月十一日 三年九月十日 六年九月十八日 政和七年九月六日 宣和元年九月八日 四年九月五日 七年九月十三日 九年九月二十日
高宗親祀明堂五 紹興元年九月十八日 四年九月十三日 二十一年九月二日
孝宗親祀明堂二 淳熙九年九月十三日 十五年九月四日
寧宗親祀明堂七 紹熙五年九月 慶元六年九月辛未 嘉定二年九月辛丑 嘉定十一年九月 嘉定八年九月辛未 十四年九月辛卯

明禮儀注撮錄拾遺

景靈宮聖祖一位 十拜 俛伏興 不設小次 中嚴 差官分詣

第一上 奉神兩拜 盥帨 跪奠鎮圭 俛伏興 跪奠玉幣
兩拜俛伏興

第二上 再盥帨 洗拭爵 跪三進酒 俛伏興 兩拜

第三上 亞終獻畢 詣飲福位 兩拜 跪三祭酒 進摶黍
啐酒飲福位 俛伏興 兩拜 送眞 望燎 奏禮畢

太廟一十三室 五十八拜 奏請還小次大禮使以
下一面望燎

第一上 奉神兩拜 盥帨 洗拭瓚 各入室 跪祼鬯 出
戶外兩拜

第二上 再盥帨 洗拭爵 各入室 跪奠鎮圭 俛伏興
跪奠幣 三祭酒 俛伏興 出戶外 讀冊訖兩拜 還小次

第三上 亞終獻畢 出小次詣飲福位 兩拜 跪三祭酒
啐酒受俎 受摶黍 俛伏興 兩拜 送神 奉神主入祏
室 奏禮畢

明堂殿正配四位 昊天上帝 皇地祇 太祖 太宗
二十二拜 俛伏興 十三跪

第一上 奉神兩拜 盥帨 各詣前位 跪奠鎮圭 俛伏興
跪奠玉幣 俛伏興 兩拜

第二上 再盥帨 洗拭爵 各詣前位 跪三祭酒 俛伏興
讀冊訖 兩拜 請還小次

第三上 亞終獻畢 詣飲福位 兩拜 跪三祭酒 啐酒受
俎 受摶黍 俛伏興 兩拜 送神 望燎 奏禮畢

太廟及明堂殿並以丑時一刻行事前一刻到大次 逐處行禮讀
冊官讀冊御樂傳旨高宣御名勿興 太廟行禮祼鬯畢還版位宮
架樂作御樂宣詞樂鄉奈其音節毋得減促九成止 行禮歸大次
東神門上御樂宣詞亞終獻列祖上帝畢以多儀動容周旋賓勞宣
力五使

大禮使總一行大禮事務行事日從皇帝行禮

禮儀使行事日前導奏請皇帝行禮

儀仗使總轄提振一行儀仗黃仗用四千一百八十九人自太廟
排列至麗正門

鹵簿使依禮經鹵者大盾也總一部儀仗前遮後從謂之鹵簿

橋道頓遞使提振修整車駕經由道路頓宿齋殿等

攢奉官

禮儀使 禮部侍郎二員

殿中監 太常卿

禮部郎中二員 太常博士四員

尚醞奉御

宿齋行事官

侍中一員 奏請皇帝降座就齋室

景靈宮

大禮使　　亞獻
終獻　　左丞相（[illegible]）
吏部尚書（以左丞相[illegible]）　　戶部尚書（[illegible]）
禮部尚書（[illegible]）　　刑部尚書（[illegible]鑊水）
吏部侍郎（[illegible]）　　讀冊官
刑部侍郎（[illegible]水）　　太常卿（押樂）
光祿卿（[illegible]）　　舉冊官
監察御史　　少府監（[illegible]）
太府卿　　協律郎（[illegible]）
奉禮郎（[illegible]）　　太社令（[illegible]）
太祝（[illegible]）　　太官令
良醞令
執事官五員（[illegible]）
分詣官三員（[illegible]）
太廟
太禮使　　亞獻
終獻　　奉神主官
監察御史　　進幣爵酒官（[illegible]）
受爵酒官（[illegible]）　　奉幣官（[illegible]）
受幣官（[illegible]）　　盥洗奉爵官（[illegible]）
奉幣[illegible]官（[illegible]）　　薦牛俎官（[illegible]）
實鑊水官　　薦豕俎官（[illegible]）
薦羊俎官（[illegible]）　　增沃鑊水官
光祿卿（[illegible]）　　護冊官
太常卿（押樂）　　太常卿丞（[illegible]）
太府卿（[illegible]）　　舉冊官

光祿丞　　奉禮郎
協律郎　　太祝
良醞令　　太官令
執事官十八員（[illegible]）　　官闈令
薦香燈官（太祖以下十三室）　　東西幄分行禮官四員
明堂
大禮使　　亞獻
終獻　　左丞相（[illegible]）
吏部尚書（[illegible]）　　戶部尚書（[illegible]）
禮部尚書（[illegible]）　　兵部尚書（[illegible]）
吏部侍郎二員　　禮部侍郎（[illegible]）
刑部侍郎（[illegible]）　　讀冊官
太常卿（[illegible]）　　光祿卿
監察御史二員（[illegible]）　　舉冊官
太府卿　　太常丞（[illegible]）
少府監　　光祿丞
奉禮郎　　協律郎
太祝　　太社令
太官令　　良醞令（[illegible]）
執事官六員（[illegible]）　　分獻官五員（[illegible]）
亞終獻執事官四員（[illegible]）
太廟行禮畢，如值雨，道路泥濘，降指揮乘逍遙子赴文德殿宿齋，應
導駕官並免導駕，並令常服從駕。詔令張雨具入麗正門，應執仗官
兵等與免排立，並放散。淳熙六年九月，明堂因雨降前指揮。當晚晴
霽，續降指揮，仍乘輦，合用執儀仗官兵等，止令於側近營寨量行
揀散，差撥前來排設。開禧二年九月，明堂為值雨，依前件指揮行事。

明堂神位
殿上正配四位
昊天上帝 皇地祇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東朵殿一十三位
青帝 感生帝 黃帝 大明 天皇大帝 木神
火神 土神 勾芒 祝融 后土 東岳
南岳
西朵殿一十二位
白帝 黑帝 神州地祇 夜明 北極 金神
水神 蓐收 玄冥 中岳 西岳 北岳
東廊二百卅八位
北斗 天乙 太乙 歲星 熒惑 鎮星
直枵 星紀 析木大火 壽星 鶉尾 鈎星

天柱 天廚 柱史 女史 御女 尚書
大理 陰德 天槍 眞戈 天床 三師
輔星 相星 太陽守 東鎮 南鎮 中鎮
東海 南海 東瀆 南瀆 虛宿 女宿
牛宿 斗宿 箕宿 尾宿 子 心宿
庶子 房宿 宋星 氐星 亢宿 角宿
軫宿 翼宿 張宿 織女 建星 天紀
日星 七公 帝座 大角 攝提 人星
司命 司危 司非 司祿 天津 離珠
羅堰 天桴 奚仲 左旗 河鼓 右旗
天雞 輦道 漸臺 敗瓜 扶筐 天井
天棓 帛度 屠肆 宗星 宗人 宗正
天籥 女牀 候星 市樓 宦者 天江

東肆 斗星 斛星 天市垣 列肆 東咸
罰宿 貫咸 鍵閉 鉤鈐 周伯星 西咸
天乳 招搖 梗河 元池 周鼎 天田
平道 進賢 郎位 郎將 內五諸侯 三公內座
九卿內座 東山 南山 中山 東林 南林
中林 東川 南川 東澤 南澤 天壘城
琦瑜 代星 齊星 周星 晉星 韓星
秦星 魏星 燕星 楚星 鄭星 越星
趙星 九坎 天田 狗國 天淵 狗星
鱉星 農丈 杵星 糠星 魚星 龜星
傅說 神宮 積卒 從官 天輻 騎陣將軍
陣車 車騎 騎官 頓頑 折威 陽門
五柱 天門 衡星 軍樓 平星 南門
青丘 長沙 土司空 左右轄 軍門 器府
東甌 天廟 酒旗 天相 東丘 南丘
中丘 西丘 北丘 東陵 南陵 中陵
西陵 北陵 東墳 南墳 中墳 西墳
北墳 東衍 南衍 中衍 西衍 北衍
東原 南原 中原 西原 北原 東隰
南隰 中隰 西隰 北隰
西廊一百七十五位
帝座 五帝內座 太白 辰星 鶉火 鶉首
實沈 大梁 降婁 諏訾 河漢 天理
執星 內廚 天牢 三公 文昌 內階
四輔 八穀 杠星 華蓋 傳舍 六甲
鉤陳 紫微垣 西鎮 北鎮 西海 北海

西瀆 北瀆 星宿 柳宿 鬼宿 井宿
參宿 觜宿 畢宿 昴宿 胃宿 婁宿
奎宿 壁宿 室宿 危宿 太微垣 太子
明堂 權星 三台 五車 諸王 月星
謁者 幸臣 帝陳 內屛 從官 虎賁
靈臺 少微 長垣 黃帝座 四帝座 內平
太尊 積薪 積水 北河 天罇 五諸侯
鉞星 座旗 司怪 天關 咸池 天潢
天柱 天高 礪石 天街 天船 積水
天讒 卷舌 天河 積尸 大陵 左更
天大將軍 軍南門 右更 附路 閣道 王良
策星 天廐 土公 雲雨 霹靂 螣蛇
雷電 離宮 造父 土公吏 內杵 臼星
蓋屋 虛梁 墳墓 車府 西山 北山
西林 北林 中川 西川 北川 中澤
西澤 北澤 天稷 爟星 天記 外廚
天狗 南河 天社 矢星 水星 闕星
狼星 弧星 老人星 四瀆 野鷄 軍市
水府 孫星 子星 丈人 天屎 天廁
枚星 屛星 軍井 玉井 九游 參旗
附耳 九州殊口 天節 天園 天陰 天廩
天苑 天囷 芻藁 天庾 天倉 鈇鑕
天溷 外屛 上司空 八魁 羽林軍 壘壁陣
斧鉞 敗臼 天綱 北落師門 天錢 泣星
哭星
東廊 西廊 南廊

衆星共一百五十八位

右明禋親祠先公景定庚申以樞密院編修官攝殿中監咸淳己巳以右丞相充儀仗使壬申充禮儀使此儀注則當時奉常禮院所供也兵亂以來文書失散貴謐弟游當塗於故家得之因得以參考史志會要之所未備如景靈宮太廟明堂三日行禮拜跪之節與五使以下職掌之詳從祠神祇之名數是也其餘儀文史之所有而纂輯已備者則更不贅錄云

又按禮經言郊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然則周之郊以后稷配天之外從祀惟日月而已明堂則鄭氏注謂所祀者五方五帝及五人帝五官配以文王武王而已不祀他神也自秦漢以來郊禮從祀之神漸多晉太興中賀循言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唐圓丘壇位上帝配帝以及從祀通計七百餘座然圜丘所祀者昊天則從祀者天神而已於地示人鬼無預也自漢末始有合祭天地之禮魏晉以來則圜丘方澤之祀不嘗相涵宋承五代之弊致一番郊祀賞賚繁重國力不給於是親祠之禮不容數舉遂以后土合祭於圜丘而海岳鎭瀆山川丘陵墳衍原隰皆在從祀之列於是祭天從祀始及地祇矣至仁宗皇祐二年大饗明堂蓋以親郊之歲移其祀於明堂而其禮則合祭天地並祀百神蓋雖祀於明堂而所行實郊禮也然旣曰明堂則當如鄭氏之注及歷代所行故以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五人帝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官神備祀五帝於是祭天從祀又及人鬼矣中興以來國勢偏安三歲親祠多遵皇祐明堂之禮然觀儀注所具神位殿上正配四位東朶殿自青帝至南嶽十三位西朶殿自白帝至北嶽十二位東廊自北斗至北隰二百卅八位

西廊自帝座至晉天星二一百七十五位又有衆星一百五十八位共五百七十位則比晉賀循所言纔三之一唐圜丘所祀三之二耳然晉唐未嘗雜祀地祇人鬼而位數反多此則以圜丘方澤明堂所祀合爲一祠自五帝五官海岳以至於原隰而位數反少殆不可曉然晉史唐史但能言從祀之總數而不及其名位之詳故無由參稽互考而不知其繊悉也姑誌于此以俟博聞者共訂焉

文獻通考卷七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

祀后土

夏以五月祭地祇

殷以六月祭地

周制夏日禮地祇於方丘（此書天子祭天地旣曰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又曰知方澤之神是崑崙者按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為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其配地之神孝經緯旣云后稷為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嚳配圜丘亦當配方澤也○[illegible]）

以黃琮禮地（[illegible]）

牲幣各放其器之色（[illegible]）

○兩圭有邸以祀地（[illegible]）

○祭地之牛角繭栗○陰祀用黝牲毛之（[illegible]）

○天子為藉千畝以事天地社稷以為醴酪粢盛（[illegible]）

○蒲越藁鞂○器用陶匏（[illegible]）

○酒正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illegible]）

○王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

有二斿以祀【斿音留】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御服氏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注謂見祀上帝】○大司樂大合樂分樂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illegible]】○鼓人以靈鼓鼓社祭

右祭地禮物樂舞

前期十日【[illegible]】

祭之日【[illegible]】○瘞埋於泰折【[illegible]】○大宰贊玉幣爵【[illegible]】○大宗伯奉玉齍【[illegible]】○大司徒奉牛牲【[illegible]】

右祭地禮始終之序

陳氏禮書曰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之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禮記言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南郊祀天則北郊祀地矣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矣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不同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玉有不同也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以祀地示凡樂函鍾爲宮者樂八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於神示求之然後禮禮之然後祀函鍾爲宮求之之樂也大簇應鍾祀之之樂也若夫王之黃琮兩圭牲幣之黃黑蓋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從而異也鄭氏之徒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崐崘之示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示此原於讖緯之說不可考也凡以神仕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致天神而人鬼與之者荀卿所謂郊則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是也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鬽宜矣鄭氏謂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壇壝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經無據

又曰右者正祭有常數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所穀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也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享帝是也冬報周禮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禬祠之屬非正祭也祭地之禮周禮所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正祭也禬祠之屬非正祭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大祝大師大會同宜于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鄭氏釋大宗伯謂后土土神黎所食者釋月令謂后土黎也釋大祝謂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是兩之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漢武帝祠后土於汾陰宣帝祠后土於河東而宋祭之時封也皆謂之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示爲后土矣然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

朱子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社便是后上見

於書傳言郊社多矣其看來也自有方澤之祭
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鄭注云地示所祭於北郊及社稷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鄭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夫祭地惟有夏至北郊方澤之禮此外則有社祭亦祭地也鄭氏亦既知之矣及注曲禮天子祭天地大宗伯黃琮禮地典瑞兩圭祀地又云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祭崐崘之神於方澤夏正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何也蓋祭地惟北郊及社稷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鄭氏所不能違也有崐崘又有神州有方澤又有北郊析一事以為二事此則惑於緯書而牽合聖經以文之也知有正禮而又汩之以緯書甚矣其惑也
右以上所述祀地禮文係信齋楊氏祭禮蒐經文所載條爲始終之序如通典則依鄭氏注以方丘爲祭崐崘之神丘在

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繒州宗各如其方之色王及尸同服大裘配以后稷服與配禮經文不載注家以為同依天之禮故服大裘配后稷其樂則大司樂之函鍾為宮云云至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是也神州地祇則為壇於北郊名太折王用兩圭五寸有邸牲用黝犢[illegible]幣用黑繒[illegible]配亦以后稷其樂則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是也按鄭氏解經於天地之祀皆分而為二是有二天二地矣然古人祀天之祀郊與明堂亦二處所配之祖又不同則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一語而指其帝為五精之神感生之帝猶云可也至於祭地則經文所載惟方澤而已乃以為此所祀者崐崘而又有神州則祭之於北郊蓋北郊之名亦出緯書注多詳見北郊正禮經所不載於是又因祭法有泰折之語而以為泰折即北郊又非方澤也其支離不通彌甚矣

秦始皇帝即位三年祠八神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畤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
漢武帝元狩二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侍祠之人著黃衣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
漢舊儀祭地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中方丘也禮儀如祭天名泰一旦丘
宣帝神爵元年上幸河東祠后土
五鳳三年上幸河東祠后土
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郊泰畤東至河東祠后土

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等奏請罷雍畤甘泉汾陰后土祠於長安南北郊從之詳見郊祀門
建始二年正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永始三年復汾陰后土祠
四年上幸河東祠后土
元延二年幸河東祠后土
四年及綏和二年並幸河東祠后土
二年上崩乃復長安南北郊
哀帝即位寢疾復甘泉泰畤汾陽后土祠
平帝時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又奏以天地合祭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夏日至使有司奉祭北郊以高后配詳見郊祀門
光武建武二年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采元始中故事合祀天地

中元元年營北郊于洛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遷呂太后于園上
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地祇郊
二年正月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
地理群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故事（岳瀆位見山川門）地祇高皇后用犢
各一頭五岳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群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
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
魏明帝景初元年詔祀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北郊
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
時高堂隆上表云古來娥英姜嫄以盛德之妃未聞配食於郊者也
漢文初祭地祇於渭陽（西漢武帝時始立汾陰后土祠文帝時無祭地祇於渭陽事）以高帝配
孝武立后土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
按鄭康成分圜丘與南郊爲二方澤與北郊爲二而所祀天
地亦各有二名曹魏郊祀遵用其說然鄭說祀天則有昊天

有五帝而魏圜丘所祀曰皇皇帝天南郊所祀曰皇天之神
鄭說祀地則有崑崙有神州而魏方澤所祀曰皇皇后地北
郊所祀曰皇地之祇雖見靈威仰及崑崙等名不雅馴故
有以易之然不知皇天之與五神后地之與地祇果可分而
爲二乎可笑也
晉武帝泰始二年定郊祀地郊先后配是年并圜方二丘於南北郊
更脩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illegible]）十一月庚寅帝親
祠於南郊自後方澤不別立
元帝太興二年北郊未立地祇共在天郊
明帝太寧三年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
成帝咸和八年於覆舟山南立地郊以宣穆張皇后配五岳四望四
海四瀆五湖諸山江等凡四十四神及諸小山從祀（[illegible]）
時將北郊太常顧和表按後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
南郊同月於是從和議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代多以
騂駒漢則但云犢未辨其色江左南北同用玄牲
晉地郊享神歌一首　祠享天地五神迎送歌見郊祀門
宋武帝永初二年親祀南北郊
孝武帝大明三年移北郊於鍾山北原道西與南郊相對後還舊處
初晉始置於覆舟山南至於此移之廢帝以舊地吉祥復之
齊高祖建元二年正月次辛祀北郊儀牲之色因舊不改而無配（用王[illegible]儀）
武帝永明三年議郊祀用正月次辛率后上御並親奉兼服之儀率
遵漢制出以決疑冕（用次辛之義）
梁武帝制北郊爲壇於國之北（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一陛其爲外壝再重）常與
南郊間歲正月上辛祀后土於壇上以德后配禮以黃琮五官先農
五岳及國內山川皆從祀地祇題曰后地座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
省除四望座（[illegible]）松江浙江五湖鍾
山白石山並留之郊故帝行一獻之禮
梁北郊迎神誠雅一曲三言　送神誠雅一曲四言
皇帝初獻奏登歌二曲四言
陳武帝受禪亦以間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於北郊以皇妣昭后
配
文帝天嘉中改以德皇帝配
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illegible]）
後魏道武帝即位二年癸亥瘞地於北郊以神元竇皇后配壇兆制
同南郊五岳名山在中壝內四瀆大川於外壝內后土神元后共用
玄牲一玉用兩圭有邸幣用束帛五岳等共牛一祭畢瘞牲體於壇
北亥地其後冬至祭地於方澤用牲幣之屬與二郊同

北齊制三年一祭以夏日至禘崐崘皇地祇於方澤以武德皇后配
為壇在國北郊（廣輪四十尺高四尺面各一陛其外為三壝相去廣狹同南郊外大營廣輪三百二十步餘同圓丘又為瘞坎於壇之壬地中壝之外廣深一丈）
禮以黃琮束帛神州社稷天下山水並從用牲十二犢同圓丘
後周祭后土地祇於國北郊六里為壇（再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二尺方四丈方各陛每尺一級其壝八面各百二十步內壝半之）以神農配牲以其方之色神州壇在其右
以獻侯莫那配（文方山文其壇方作以那射周帝之遠祖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
隋因周制夏日至祭皇地祇於宮城北郊十四里為方壇（其壇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成以黃也）以太祖武元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營
州咸州楊州其九州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神州九州神座於壇第二等八陛之間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營州北方咸州東北方揚州東方山嶽以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間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於壇之南少西）地祇配帝等牲用黃犢二神
州以下犢方色犢一九州山海瀆衍等加羊豕各九孟冬祭神州於

北郊亦以太祖武元配牲用犢二凡大祀養牲在滌九旬（昊天五帝日月星地祇神州宗廟社稷）中祀三旬（星辰五祀四望）小祀一旬（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諸星山川）其牲方色難
備者聽以純色代之
煬帝大業元年孟冬祀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
北齊後周隋北郊迎送神等歌詞同南郊
唐制夏日至祭皇地祇于宮城之北郊十四里為方丘壇因隋制以
景帝配神州五方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神州在壇第二等五岳以下三十七座在壇下外壝之內丘陵等三十座於壝外）地祇及配帝牲用黃犢
二神州用黝犢一岳鎮以下加羊豕各五孟冬祭神州於北郊景帝
配牲用黝犢二
太宗貞觀中奉高祖配北郊
中書令房玄齡與禮官議以為禮有益於人則祀之神州者國之
所托餘八州則又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餘州等八座唯祭

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
高宗永徽中廢神州之祀
禮部尚書許敬宗議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
為二既無典據理又不通請合於一祀以符古義仍並循附式令
永垂後則可之
乾封初詔依舊祀神州皇地祇壇依舊於渭水北安置
奉常博士陸遵楷等議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
北郊東晉成帝咸和中議北郊用正月皆無指據武德來禮令即
用十月為是陰用事故於此時祭之請依舊十月致祭從之
武后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睿宗景雲三年將祀南郊有司請設皇地祇位
諫議大夫賈曾上表曰謹案禮傳曰大祭曰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
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群望俱合

於圜丘以始祖配享蓋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
禮虞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秩于山
川徧于群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可知
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于地群望
尚徧況地祇乎三輔故事漢祭圜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
南面而少東伏惟陛下自臨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
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豈可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今請備設
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制令宰相召禮官詳
議可否禮官國子祭酒褚無量司業郭山惲等咸依曾奏其事竟
寢
開元十一年上將還西京便幸并州兵部尚書張說進言曰陛下今
因行幸路由河東有漢武后土之祀此禮久闕歷代莫能行之願陛
下紹斯墜典以為三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至十二年二月二十二

可祠后土于汾陰脽上太史奏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祥風繞壇日揚
光（勑有司奏修壇掘地獲古銅鼎二其一容四升…）二十年車駕欲幸太原中書令
蕭嵩上言去十一年親祀后土為蒼生祈穀自是神明昭祐累年豐
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脽上前後數四伏請准舊事至
后土行報賽之禮上從之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祀后土於脽上其文
曰恭惟坤元道昭品物廣大茂育暢於生成庶憑休和冀及動植博
厚之位粤在汾陰爾恭時巡用昭舊典敬以琮幣犧牲粢盛庶品備
茲瘞禮式展誠慤睿宗皇帝配神作主禮畢令所司刊石於祠所（上自為文焉）

二十一年詔夏日至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立冬祭神州于北
郊以太宗配

天寶五年詔皇王之典聿修於百代郊祭之義允屬於三靈聖人既因
時以制宜王者亦緣情以革禮且尊莫大於天地禮莫崇於祖宗嚴
配昭升豈宜異數今烝嘗之獻既著於常式南北之郊未展於時享
自今已後每載四時孟月先擇吉日祭昊天上帝其皇地祇合祭以
次日祭九宮壇皆令宰臣行禮奠祭務崇蠲潔稱朕意焉

開元禮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丘壇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祭神州地祇於壇第一等（…）祭五岳四鎮
四海四瀆五山五川五林五澤五丘五陵五墳五衍五原五隰於內
壝之外各依方面（…）立冬後祭神州地祇於北
郊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座（…）
舊樂用姑洗三成准周禮云函鍾之均八變則地祇皆降可得而禮
鄭玄云祭地有二一是大地崐崘為皇地祇則宗伯黃琮所祭者二
是帝王封域內之神州則兩珪有邸所祭者國家後禮則不立神州
之祀今依前禮為定既曰地祇其樂合用函鍾之均八變皇帝夏日
至祭方丘儀（后土同孟冬祭神州及攝事並附）

齋戒

前祭七日戒誓（皇帝服袞冕）前祭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堯皇帝廟如
常告之儀（告以配神作主）孟冬祭神州則告太宗文武聖皇帝廟餘並如圜
丘之儀

陳設

前祭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守宮設祭官公卿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
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祭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
上三師於南壝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九品
以上於祭官之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於南壝之外道西東向諸州
使人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西向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東向皆北
上諸國之客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西向西方北方於諸州使
人之南東向皆北上武官三品以下七品以上於西壝之外道南北
向東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
外道北南向（…）前
祭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外樹靈鼓於北懸之內
道之左右餘如圜丘儀又為瘞埳於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
容物南出陛前祭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望
瘞位於壇西南當瘞埳北向設祭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
分獻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
設御史位於壇上正位於東南隅西向副位西南隅東向設奉禮位
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設奉禮贊者位於瘞
埳西南東向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
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祭之官三師位於懸南道東諸王位於

三師之東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位於道西北向東上文官從一品已下九品以上位於執事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方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向皆北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重行北面東上設諸國客使位於內壝南門之外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東每國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諸州使人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東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設門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三師位於南壝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介公酅公於道西東向皆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東壝之外祭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西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東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重行東面俱北上設諸國客位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每國異位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每國異位重行東面皆北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牲牓於東壝之外當門西向黃牲一居前又黃牲一在北少退玄牲一在南少退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祝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南向設皇地祇酒罇於壇之上下大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一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二在壇下皆於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罍一在壇上皆於皇地祇酒罇之東北向西上（孟冬北郊神州酒罇於神座之東如方丘儀之）神州太罇二在第一等每方岳鎮海瀆俱山罇二山川林澤俱蜃罇二丘陵墳衍原隰俱概罇二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以上神州之罍置於坫以下之罇俱藉以席皆加勺羃設爵於罇下孟冬儀壇上之罇置於壇下之罇藉以席）設御洗及設玉幣之篚等並如圓丘儀（孟冬祭同）祭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帥其屬升設皇地祇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孟冬神州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神州地祇神座於第一等東南方席以藁秸又設岳鎮海瀆以下之座於內壝之內各於其方皆有原隰丘陵墳衍之座又設中岳以下之座於壇之西南俱內向自神州以下六十八位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如別儀）

鑾駕出宮服以袞冕餘如上辛圓丘儀（孟冬北郊同圓丘）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帛（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泛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醍齊壺罇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以三酒配帝著罇為上實以泛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以上孟冬同神州太罇實以醍齊山罍實以清酒岳鎮海瀆山罇實以醍齊山川林澤之蜃罇實以沈齊丘陵以下之概罇實以清酒其玄酒各實於諸罇之上玉皇地祇以黃琮神州以兩圭有邸其幣皇地祇以黃配帝之幣赤如之神州以玄孟冬同岳瀆以下之幣各從方色）太官令帥進饌者入實饌及禮官就位御史太祝行掃除等並如圓丘儀（孟冬同）鑾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祭官從祭官客使等俱就門外位鑾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左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五品以上從祭之官皆就壝外位（攝事無鑾駕至大次下儀）至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訖出復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謁者贊引各引祝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群官介公酅公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孟冬神州服袞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引皇帝至中壝門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圭授殿中監皇帝搢大圭執鎮圭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儀皇帝至版位太常卿請再拜及請行事並如圓丘儀（攝事如圓丘攝事儀）協律郎舉麾工鼓柷奏順和之樂乃以林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作文武之舞樂舞八成（林鍾上六太蔟姑洗南呂皆再成）

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奠玉幣及奏樂之節並如圓丘（孟夏攝事則太尉奠玉帛下做此）登歌作肅和之樂以應鍾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皇地祇（孟冬神州）神座俛伏興及其配座並如圓丘儀（孟夏攝事同圓丘攝事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陳饌之儀如圓丘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以太蔟之均（自後接神之樂皆用太蔟）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皇地祇之饌升自午陛配帝之饌升自卯陛神州之饌升自子陛孟冬神州升自午陛）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還鐏所又進設岳鎮以下之饌相次而畢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酌獻跪奠奏樂之儀並如圓丘（孟夏攝事如圓丘攝事儀）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孟夏攝事云謹遣具官臣名）敢昭告于皇地祇乾道運行日躔北至景風應序肅氣效時嘉承至和肅若舊典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禋瘞式表誠慤高祖神堯皇帝配神作主尚享太祝俛伏興（孟冬神州云包函區夏載植群生惟茲孟冬式遵典故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肅恭禋瘞太宗文武聖皇帝配神作主）皇帝再拜（攝事則太尉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鐏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鐏所執鐏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泛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前東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時惟夏至肅敬訓典用祗祭于皇地祇惟高祖德叶二儀道兼三統禮膺光配敢率舊章（孟冬云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德格上下配之攝事云）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雍明薦作主侑神尚享太祝俛伏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興還鐏所皇帝

飲福受胙及亞獻終獻盥洗酌獻飲福並如圓丘儀（唯皇地祇太尉時亞獻酌攝事時省）（武舞作合六律六同為異耳）初太尉將升獻謁者一人引獻官詣罍洗盥洗爵訖升自巳陛詣酒鐏所執鐏者舉冪酌泛齊進奠於神州座前引降還本位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罍洗盥洗訖各詣酒鐏所俱酌醍齊訖引獻官各進奠爵於諸方岳鎮海瀆首座皆祝史助奠相次而畢引還本位又贊引五人各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酒鐏所酌沈齊獻山川林澤如岳鎮之儀訖又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酒鐏所俱酌清酒獻丘陵以下及齋郎助奠如上儀訖各引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諸祝徹豆及賜胙皇帝再拜奏樂並如圓丘儀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瘞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北向立樂止於群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玉帛齋郎以俎載神州以上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北行當瘞埳西行諸太祝以玉幣饌物置於埳諸祝又以岳鎮以下之禮幣及牲體皆從瘞奉禮曰可瘞埳東西廂各六人寘土半埳太常卿前奏禮畢引皇帝還大次樂作從祀群官諸方客使御史以下出並如圓丘儀其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如圓丘儀

宋制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並為大祀南郊親祀昊天上帝則并設皇地祇之位南郊四祭（冬至圜丘孟夏雩祀）（正月上辛祈穀季秋大享）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地祇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太祖親郊者並以宣祖配太宗即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方丘在宮城北十四里常以夏至祭皇地祇別為壇於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

真宗景德三年四月太常寺言神州壇壝中有阬塹及車馬之迹又兩壝步數迫隘不合禮文望令改擇壇位及依令式封標諸壇外壝禁人耕墾樵牧奏可即徙壇於方丘之西南

四年正月以朝陵遣工部尚書王化基詣汾陰后土祠致祭用太祠

汾陰后土漢武帝元鼎中所立脽上祠宣帝元帝成帝後漢光武
唐元宗皆親祭是後廢其禮開寶九年從廟稍葺是年始遣使致
祭其後又詔自今凡告天地仍詣祠告祭命禮官考定衣冠制度
令有司修製遣使奉上
太中祥符三年河中府言進士薛南率耆老僧道千二百九十人列
狀求詣闕請親祠詔不允仍止其來七月復上表固請群臣亦詣東
上閤門陳請八月詔以來年春有事于汾陰后土
有司定制玉冊金玉匱度廟庭擇地爲埳中置石匱匱方五尺厚
二尺中容玉匱刻金繩道三闊一寸深五分數繩處刻深四寸方
三寸五分容天下同文寶俟祀畢太尉奉玉匱置其中將作監領
徒舉石覆之石厚一尺繫繩填泥印寶悉如社首封瘞之制皇帝
省視訖加蓋其上封圓爲小壇廣厚五尺從之九月經度制置使
詣脽上築壇如方丘之制廟北古雙柏旁有堆阜即就其地爲十
月禮儀使王欽若言準儀注祀畢太尉封玉匱於廟庭石匱百官
班于庭中皇帝謁廟禮畢至石匱南北向省視
四年正月丁酉備鑾駕出京師二月丙辰至奉祇宮戊午致齋召近
臣登延慶亭西望仙掌北瞰龍門自宮至脽丘列植嘉樹六師環宿
行闕旌旗帟幕照曜郊次眺覽久之己未遣入內都知鄧永遷詣祠
上衣服供具庚申群臣宿祠所辛酉具法駕詣脽壇夾路設燎火其
光如晝盤道縈屈周以黃麾仗至壇次服袞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
三獻奉天書於神座之左以太祖太宗並配悉如封禪之禮先是脽
上多風及行禮頓止黃氣繞壇月重輪衆星不見惟大角光明少頃
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詣廟設登歌奠獻省封石匱遣官分奠諸
神登鄈丘亭望河汾還行宮鼓吹振作紫氣四塞觀者溢路民有扶
老攜幼不遠千里而至者壬戌御朝覲壇肆赦是行途中屢有甘澍

之應皆夕降晨霽從官衛兵無露服之患又農事方興耕民讙抃相
屬三月駐蹕西京四年詔脽上后土廟宜上額爲太寧正殿
慶曆時夏至祭皇地祇用犢羊豕各一白其後禮官馮浩言皇地祇
壇角再成面廣四丈九尺東西四丈六尺上等高四尺五寸下等高
五尺方五丈三尺陛廣三尺五寸大祇卑陋不應禮典禮院請如唐
郊祀錄增廣因詳制度之不合禮者五年請壇皆改嘉祐配位七十
一加羊豕各五諫官司馬光奏告大行謚號於圜丘而皇地祇止於
望告下同服食夫尊卑之序下禮院定非次祭告皇地祇請差官就
壇行事
嘉祐二年詔有司孟冬祭神州地祇備內降香春秋朝陵諸祠祈
解亦然
慶曆用羊豕各五正配山嶽每位籩豆二皇祐定壇高三尺廣四十八步
四出陛
神宗元豐元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樞密院直學士陳襄上言合祀
天地于圜丘爲非禮請參古禮祭地於方澤詔禮院集議詳見郊祀門至
六年尚書禮部言太常寺修定郊祀之歲夏至皇帝親祭皇地祇於
北郊方丘及上公攝事儀詔親祀北郊盡如南郊儀其上公攝事唯
改樂舞不及備官其俎豆樂架去幣之數與官奉祭冊並如親祀
哲宗元祐七年帝初郊合祭地祇于圜丘集議見郊祀門
紹聖元年右正言張商英御史中丞黃履等言宜用先帝北郊儀注
以時躬行罷去合祭之禮三省言合祭既非禮典但盛夏祭地必難
親行詔令兩省臺諫禮官同議可以親祀北郊然後可罷合祭之禮
曾布言天地宗廟四時皆有祭未聞盛夏可以廢祭祀也若謂議可
以親祠北郊然後可議罷合祭則先帝罷合祭爲不當矣四月翰林
學士錢勰刑部侍郎范純禮議先帝親祠之詔所宜遵守但當斟酌
詳宜省去繁文末節以行親祠之禮若謂盛夏難於出郊則姑從權

變禮以循祖宗故事吏部侍郎韓宗師兵部侍郎王古殿中侍御史井亮采監察御史常安民又以南郊合祭當循祖宗舊制權戶部侍郎李琮以乘輿出郊暑雨不常合祭權宜亦難輕罷太常博士傅楫以事天地不可以暑暍廢大禮給事中虞策權給事中劉定中書舍人盛陶太常少卿黃裳請用十月親祭皇地祇于北郊吏部侍郎豐稷請於夏至前三日皇帝致齋於文德殿遣官奏告太廟至日五鼓詣北郊齋殿質明行事禮畢還宮不甚炎溽若遇陰雨大慶殿可陳望祭之禮起居舍人葉祖洽謂北郊之禮主於事地而太廟景靈宮自可差官攝事皇帝致齋於文德殿前事一日夙興至郊外齋宮次日五鼓行事質明禮畢還內則是與宿外不過一日無憚暑之虞於理為可戶部尚書蔡京禮部尚書林希翰林學士蔡卞御史中丞黃履工部侍郎吳安持秘書少監晁端彥侍御史翟思殿中侍御史郭知章正言劉拯監察御史黃慶基董敦逸等請罷合祭天地自後間因大禮歲以夏至之日親祠北郊其親祠北郊之歲更不親祠南郊明年乃詔罷合祭自今間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應緣祀事儀物及壇壝道路帷宮等宜令有司參酌詳具以聞蓋用蔡京等議然北郊親祠終帝世未克舉云

權禮部侍郎黃裳等言南郊用大駕鹵簿儀仗二萬六十一人明堂祫享用法駕計一萬八千八十八人今親祀北郊備物則當用大駕如以盛暑之月稍減煩文即依明堂並用法駕鹵簿詔依南郊用大駕鹵簿

又言南郊朝祭服皆以羅縠為之今北郊盛暑之月難用袷服謹按月令孟夏初衣暑服孟冬始裘欲依衮冕制度改用單衣從之

元符元年帝幸瑞聖園觀新城北郊齋宮故事郊宮悉設以幕帝其費不貲上命繕營不日而成曰三歲一郊次舍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勞永逸所省多矣徽宗崇寧元年禮部尚書黃裳言南郊壇十二龕壝中布列從享星位具載其名凡三百三十有八至於北郊第以嶽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目別以四方寘于成壇而不列其名雖從享于大祇莫辨山澤而何者來格今茲講行北郊大禮尚未論著是為闕典欲乞令太常寺同陳暘攷其名位取其可以從享者詳具以聞列于成壇從之

二年禮部員外郎陳暘奏臣聞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其神元冥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其神祝融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其神句芒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西其神蓐收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神后土蓋地秉陰氣播五行於四時當有帝以為之主必有神以為之佐也五行之帝既從享於南郊第一成則五行之神亦當列於北郊第一成矣上辛大雩帝及五時迎氣並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取小而遺大也神宗皇帝嘗詔地示之祭以五行之神從享以五人神配然尚列岳鎮海瀆之間臣今欲陞之第一成又云地示之祭先儒之說有二或繫於神州皆有所經見惟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崐崘之球琳琅玕焉河圖括象曰崐崘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崐崘不過域於西北神州不過域於東南也神宗皇帝嘗詔禮官討論北郊祀典位崐崘於方丘第一成之西北位神州於第一成之東南而其上設地祇位為崐崘神州之說雖出不經然古人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特降於從享之列爾欲望明推神考詔旨列崐崘神州於從享之位又言三代而上山川之神有望秩之祭故五岳之秩視三公四瀆之秩視諸侯五岳不視侯而視公猶未極乎推崇之禮聖朝始帝五岳而王四瀆切惟天莫尊於上帝而五方帝次之地莫尊於大示而五嶽帝次之神宗皇帝親祠上帝於南郊而五方帝列於第一成然則五岳帝其可尚與四鎮海瀆而並列乎今欲陞之於第一成並從之

政和三年詔自今每遇冬大禮後一歲夏至祭地於方澤其儀物儀

竊慮奉行事悉從簡省從祭臣僚與隨駕衛士量行支賜簡而易行無偏而不舉之失以稱朕意可令禮制局裁定以聞又詔夏至齋宮大內門曰廣禋東偏門曰東秩西偏門曰西平正東門曰含光正西門曰咸亨正北門曰至順南門裏大殿門曰厚德東曰左景華西曰右景華正殿曰厚德便殿曰受福曰坤珍曰道光亭曰承休

四年五月丙戌夏至日帝始親祭地于方澤以太祖皇帝配禮成帝親製二表遣觀文殿學士鄧洵武告于永泰陵詔以其日為景貺節故事大禮御札皆前期六月乃降六年冬祀夏祭始同一札五使亦同日命之遂為定制

十二日皇帝親祭地于方澤以皇弟燕王俁為亞獻越王偲為終獻前期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七日於內殿一日於齋宮（青城齋宮殿大青城內制華嘉今號於舊址近宮舍置太子居其榮更不具官）祭前一日奏告太祖皇帝室殿中監設大次於外壝西門之內道北南向小次

於第二成子階之西東向設皇帝褥位於小次前東向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前陪祀行事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外壝南門之外設饌幔於內壝東西門之外開瘞坎於壇子階之北壬地光祿率牲詣祀所大晟陳登歌之樂於壇上稍北南向設宮架於壇北內壝之外

立舞表於酇綴之間祭前一日太史設皇地祇位於壇上南方北向席以藁秸太祖皇帝位於壇上西方東向席以蒲越神州地祇位於第二成午階席以藁秸五官神嶽鎮海瀆各以其方設位於第二成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以其方設位於壇下內壝之內皆席以莞內向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於第二成子階之西東向飲福位於壇上皇地祇神位東北南向望瘞位於瘞坎之南北向設燎火於瘞位之西北向司尊彝帥其屬設玉幣篚於酌尊所以設籩豆簠簋之位正配位皆左十有一籩右十有一豆俱為三行俎一在籩前二在豆前為二重登一在籩豆間血槃一在登之前簠一簋一在籩豆外簠在左簋在右又設尊罍之位每位太尊二著尊二犧尊象尊壺尊山尊各一尊皆有罍以東為上尊南罍北又設篚一於第二成子階之側（貫以實巾爵）坫二於正配位尊罍之次又設內侍供奉皇帝盥帨位於皇帝版位之前又設象尊二壺尊在壇下子階之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冪並實水又設第二成從祀每位皆左十籩右十豆俱為三行俎二在籩豆前登一槃一（神州地祇五官神用）在籩豆間簠一簋一在籩豆外簠在左簋在右爵一置于俎上內壝神位每位皆左二籩右二豆俎一在神位前爵一次之簠一簋一在爵之前簠在左簋在右登一在籩豆之間又設尊罍之位二成每方各設尊二山尊二壇下每方設屬尊二散尊二在神位之左屬尊散尊外餘皆有罍勺冪凡尊罍皆加勺冪又設正

配位籩豆簠簋俎斗鼎各一於饌幔之內太府卿少府監帥其屬陳玉幣於篚皇地祇玉以黃琮幣以黃配帝幣亦如之神州地祇玉以兩圭有邸幣以黑五行五官五方嶽鎮海瀆諸神幣各從其方色禮神之玉各置於神位前瘞玉加於幣（先是祀尊彝簠豆簠簋之數皆用前代舊制考正其度擬三代作祀之器至是奉詔而用之參酌大觀新禮手詔具載祀圖禮門）前期一日尚輦奉御進輿於垂拱殿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稱警蹕如常儀乘黃令進玉輅於宣德門外左輔奏請降輿升輅至齋宮明禋殿前迴輅南向左輔奏請降輅乘輿入齋殿侍衛如常儀祭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至大次禮儀使等分立大次前有司奏請行事皇帝服袞冕以出禮儀使等前導至中壝門外殿中監跪進大圭皇帝執以入宮架儀安之樂作至午階樂止登歌樂作至第二成版位東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作寧安之樂廣生儲祐之舞八成止

皇帝再拜禮儀使奏請措大圭盥手登歌樂作帨手訖執大圭
至壇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殿中監進鎮圭皇帝措大圭執鎮圭
詣皇地祇神位前南向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俛伏興措圭
禮儀使奏請受玉幣奠訖俛伏興再拜樂止恭安樂作詣太祖
皇帝神位前西向奠圭幣如前儀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
歌樂作至位東向立樂止禮部戶部尚書以下奉饌俎宮架豐
安之樂作奉奠訖樂止皇帝再詣罍洗措大圭盥手登歌樂作
帨手洗爵拭爵訖執大圭至壇上樂止登歌光安之樂作詣皇
地祇神位前措大圭跪執爵祭酒三奠爵訖執圭俛伏興興樂
止太祝讀冊皇帝再拜訖登歌英安之樂作詣太祖皇帝神位
前如前儀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皇帝還小次登歌
樂作殿中監跪受大圭贊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文安之
樂作舞者立定樂止亞獻盥帨訖作隆安之樂厚載凝福之舞
禮畢樂止終獻行禮如前儀皇帝詣飲福位登歌樂作至位樂
止禧安之樂作皇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
奠俎受摶黍豆既奠再受爵飲福訖奠爵執圭俛伏
興再拜樂止皇帝還版位如前儀禮部戶部尚書徹俎豆登歌
成安之樂作卒徹樂止禮部尚書等降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行
事陪祀官再拜宮架寧安之樂作一成止皇帝詣望瘞位登歌
樂作降自子階樂止宮架樂作至位北向立樂止禮直官曰可
瘞築坎半坎禮儀使跪奏禮畢宮架樂作皇帝出中壝門
殿中監受大圭皇帝至大次樂止有司奏解嚴皇帝常服乘大
輦還齋宮鼓吹振作皇帝升御座百官稱賀皇帝降座鳴鞭殿
上侍立官以次退所司放仗還內如常儀

徽宗親祀后土于方澤凡四（政和四年五月十二日　宣和二年五月十八日　七年五月十四日　重和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程子曰元祐時朝廷議行北郊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
皆以為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物皆
尚純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
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
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
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耶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
報本之祭須各以其類祭豈得同時耶

朱子曰天地合祭於南郊及太祖不別立廟室千五六百年無
人整理

楊氏曰愚按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禮辭不同議各有當
冬至一陽生此天道之始也陽一噓而萬物生此又天道生物
之始也故周官大司樂以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
之六變以祀天神所以順天道之始而報天也祭天必於南郊
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此地道之始也陰一噏而萬物成又地
道成物之始也故大司樂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
奏之八變以祀地示所以順地道之始而報地也祭地必於北
郊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于上帝望于山
川歲二月東巡守則柴下岱宗望秩于山川武王之伐商也底
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並舉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
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凡因事並告天地有同
日而舉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祀上帝則曰類類者
謂倣郊祀之禮而為之則非正祭天也告地而兼望祭之禮或
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其
禮一而專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不必拘其時不必擇其位
雖舉望祀社可以該地示故其禮嬰而簡所謂禮雖不同義各
有當者此也自漢以來分冬至夏至二祀為南北郊南郊則周

人之圜丘也北郊則周人之方澤也然後之人主欲行親郊之禮者未聞以南郊為難而常以北郊為難夫五月盛暑之月它事之當舉它禮之當行者未嘗廢也而獨難於北郊何也諸儒謬誤之說惑之也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惟祀地之服經無明文鄭注亦未嘗及之賈公彥始為之疏曰崐崘神州亦服大裘可知夫賈公彥一時穿鑿之言未嘗深考其故豈有夏至陽極之月而可服大裘哉而崔靈恩孔穎達與杜佑通典亦爲是說於是祀天地之服不問寒暑必服大裘而北郊遂為不可行之禮至本朝元祐中議北郊禮論者猶以大裘不可服為言於是始有請於冬至南郊而合祭天地者矣若顧臨等所言是也有援虞周告祭之禮以證祀地之正祭者矣如蘇軾之言是也因諸儒一時謬誤之言而欲廢祀地之大典可不惜哉或曰正祭告祭之禮不同而人主父事天母事地其心則一也告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而可以對越天地則正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奚為不可以對越天地乎曰因天道之始而祀天因地道之始而祀地以類求類此報本之祭也當天道之始而祀地於義何居周公制禮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其義不可易矣周公豈欺我哉

又曰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先鄭後鄭注皆云大裘之上又有玄衣何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羔裘豹褎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裘之上未嘗無衣袒裘而無衣則近於褻矣凡衣必象裘色凡服皆玄上纁下大裘者黑羔裘也玄衣之下用黑羔裘取其同色也凡冕服皆玄上纁下何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但土旺於季夏南方屬火其色赤黃而兼赤為纁故裳用纁也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注云謂冕服玄上纁下是也自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於裳凡十二章歷代皆然至周而又備纓旒之數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自袞冕而下享先公則鷩冕者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先公也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不敢以至尊之服施於所卑也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祭祀冕服同乎異乎曰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各因其類以象天地之性者不容以不異也冕服者王之所服以事昊天上帝后土地祇不容以不同也但夏至不用大裘爾周禮縫人曰凡四時祭祀以宜服之夫縫猶辨四時之宜則冕服可知矣唐長孫無忌曰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按周郊祀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二旒與大裘異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以禦寒冬至報天啓蟄祈穀服裘可也孟夏迎夏龍見而雩如之何而可服故歷代惟服袞章斯言也信而有證矣

按北郊之議始於元豐初至元豐六年始罷合祭元祐七年復合祭紹聖以後復罷之政和四年始親祀地祇于方澤蓋自元豐六年至宣和之末共四十二年凡十一郊惟元祐七年一次合祭及政和四年以後四次親祠方澤而已其餘六郊則遂廢地祇之祀矣夫本以合祭為非禮分祭為禮至分合之議不決則廢親祠而惟以上公攝事者且二十年蓋病其非禮而反至於廢禮以為不當並祀於圜丘而終不能親祠於方澤則固不若一遵祖宗之法三歲並祀南郊之為愈也要之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澤其禮甚正亦無難行者諸儒議論所以不能以時決者其拘牽有二禮文煩縟則憚勞費暑溽則憚費如陳古靈之說每遇親郊之歲一日宿太

朝以告一日宿北郊以祭地一日宿南郊以祀天是欲以二祀併在一時則不至倍費矣而執禮之勞加甚如魯曲阜之說親郊之歲依古禮以夏至親祠方澤一如郊禮至冬至則舉閒歲之祀是以二祀分在二時則不至甚勞矣而費賚之費倍增無禮文乃百王相承之大典不可損畧而賞賚則五季姑息之敝政何難更張則如政和三年之詔以郊天後一歲祭地方澤應奉支賜並從簡省毋使有偏而不舉之失乃為至論但恐當時方侈豐豫之說賞費未必能省所以中興之後國勢[illegible]則不復[illegible]而行之也

高宗紹興元年禮部太常寺討論夏日致祭皇地祇以太祖皇帝配正配二位每位籩豆各一[illegible]以酒脯鹿臡以獻官一員行禮立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皇帝配於天慶觀望祭

二年禮官言國朝祀皇地祇設位於壇之北方南向政和四年禮官[illegible]議設於南方北向今北面望祭北向為難且於經無據請仍南向從之

太常寺每歲宮祀夏日致祭皇地祇係於行在錢湖門外惠照院望祭齋宮設位行禮以太祖皇帝配三獻官依儀初獻[illegible]宰執亞獻禮部尚書侍郎有故或闕次輪別曹長貳次給舍諫議終獻太常卿少禮部郎官有故或闕差北司官次輪別曹部官合用禮料牲牢[illegible]一口[illegible]籩二十有六[illegible]豆二十有六[illegible]簠八[illegible]簋八[illegible]登一[illegible]爵[illegible]共一十有四[illegible]

鄱陽馬端臨

郊社考

雩 禱水旱附

春秋左氏傳龍見而雩[illegible]

月令仲夏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鍾磬柷敔[illegible]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illegible]

通典曰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於南郊之傍舞樂正習盛舞皇舞

楊氏曰愚按考證而郊龍見而雩此詩頌所謂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龍見而雩與周禮所掌春夏所書不同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為旱而雩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為民之心切遠為百穀

祈穀兩與雩祭之郊其意同是以樂則必用盛樂其它祭獨不同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郊非不用樂也以禮爲主雩非不用禮也以樂爲主各隨其宜也但註言雩五精之帝蹟言春夏秋冬共成歲功則不可徧祭一帝其言似矣然天一而已矣因時旺王則有五帝之名易曰帝出乎震是也祭於四郊則有五帝之位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註疏謂受雩總祭五帝是一天而有五祭於南郊乎抑兼祭於四郊乎其祭何居自註疏之說行諸儒莫之能決有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者如唐正觀禮是也有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者如唐顯慶禮是也及開元中起居舍人王仲丘奏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旣久請二帝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旣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與明堂並祀上帝五帝之禮同歸於誤此則學禮者之所深惜而不可以不辨也

右孟夏大雩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鬼神[illegible] ○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illegible] 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illegible] ○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illegible] ○稻人旱暵共其雩斂[illegible] ○[illegible]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拔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illegible]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今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illegible] ○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illegible] ○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illegible] 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illegible]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illegible]

春秋穀梁傳定公元年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illegible] 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illegible] 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

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雩道之謂君為先也其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辜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請也此即雩祭也○文曾發反為于僞反去羌呂反焉於虔反吏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詒託以之反

月令大雩帝疏曰案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書不時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公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大雩傳曰旱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昭三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六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八年秋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傳曰旱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雩旱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

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秋大雩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云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云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有七大旱有二大雩有二十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以冬時旱氣以過故不數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二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祇是一旱之事為再雩一雩不數定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亦一時之事而為二雩一雩不數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冬無為雩明亦不數三十之中去此六事不數唯有二十四在就二十四之中分為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說雩禮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禱禮是二部也文二年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自某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旱不為災是三部也此三部總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鄭說云分為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

陳氏禮書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龍見建巳之月而建巳乃陽充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雩祀作焉過此而後雩此春秋所以譏也大雩禮之盛也猶所謂大旅大饗趙氏謂雩稱大國偏雩故矣詩序曰夏祈穀于上帝月令曰大雩帝則雩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也鄭氏謂雩祀五精之帝然周禮稱上帝與五帝不同則上帝非止五帝也月令曰令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百辟卿士之祭亦曰雩也鄭氏曰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周禮小祝小祭祀逆風雨寧風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祭法有雩禜之壇春秋之時魯以南門為雩門先儒皆以魯之舞雩在城南鄭氏曰雩為壇於南郊之旁其說蓋有所

受也古者雩欲在和人雩樂以皇舞以女巫皇與女陰也則舞所以達陽中之陰而已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蓋亦古者達陰之意也然則雩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火不可以祈水而為坎以瘞說殤不可以求陰而移壇於東齊雩必自郊祖宮後世或祈山林川澤群廟百辟卿士然後及於上帝亦非禮也北齊隋書皆然雩樂以舞為盛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皆非古也比齊禮

右因旱而雩

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氏曰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疏曰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欲令恐懼自省為人君者[illegible]非日月之眚不鼓[illegible]穀梁子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illegible]

是兵下聚每故於少數然者堅敵衆氣也皆所以發揚也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
時門鄭城門也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
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也昭公十九年左氏傳

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旱太常祝天地宗廟

董仲舒春秋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家人祠戶毋伐名木毋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摶脯擇巫之絜清辯口利辭者以爲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摶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爲大青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僮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

立之鑿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摶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猳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閉里北門具老猳猪一置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猳猪聞彼鼓聲皆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焚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毋斷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毋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杵臼於術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摶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爲赤大龍一長七丈居中又爲小龍六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祝齋衣赤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猳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入市家人祠中霤毋擧土功聚巫市旁爲之結蓋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䐗五母音䐗猪謂之淳母隻同畫日䐗食玄酒具清酒摶脯令各爲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己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尫至九日毋擧火事煎金器家人祠門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大昊祭之桐木魚九玄酒具清酒摶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

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毋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摶脯祝齋三日衣玄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春四時皆庚子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大体丈夫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樂應龍有翼法言曰象龍之致雨難矣哉龍乎龍乎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

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及巫丈夫不入市董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爲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毋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爲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寬大便處移市市使無內丈夫丈夫在

（祭得雩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

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縈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干寶曰朱絲縈社社大陰也朱火色也絲屬離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責也此聖人之厭勝之術也）

漢舊儀孟夏龍見而始雩壇在城東南引雒山為沂水至壇西南行曰雩水曲中壇上舞雩舊制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已賽各如其常祭牢禮四月立夏後旱乃求雨禱求雨到七月畢賽之秋冬春三時不求雨

按漢世未嘗與雩祀通典謂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而漢舊儀以為有雩壇且指龜山沂水以言其所即論語言曾點舞雩所游之地蓋魯國祀天之所去漢都甚遠非國城南郊之外也殆漢人舉祀事大槩多即前代舊祀之地如雍五畤祀上帝則因秦所建其他如作明堂奉高旁祀后土汾陰之類皆以為古者嘗於其地祠祭然則豈魯沂水之雩壇舊址尚存漢曾就其地立壇祭雩祀耶

後漢制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何休注公羊傳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閉諸陽衣皁興土龍（山海經云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云土龍本此氣自然冥感非人所能此）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反拘朱索社伐朱鼓禱賽如少牢如禮

晉武帝咸寧二年春旱因後漢舊典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祈雨于社稷山川

穆帝永和時議制雩壇於國南郊之旁依郊壇近遠（為壇在巳地依得出宋）

（依得晉人為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在今作壇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魯城東南有舊跡存）祈上帝百辟旱則祈雨大雩社稷山林川澤舞僮八佾凡十四人皆玄服持羽翳而歌雲漢之詩

蔡謨議云周冬及春夏旱禮有禱無雩夫旱日淺則災微日久則災甚微則祈小神社稷之屬甚乃大雩帝耳按春秋左傳之義春夏無雨未成災雩而得雨則書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然則始雩未得便告飢饉之甚為歌哭之請

博士議雲漢之詩宣王承厲王撥亂遇災而懼故作是歌今晉中興奕葉重光豈比周人耗斁之辭乎漢魏之代別造新詩晉室太平不必因故司徒蔡謨議曰聖人迭興禮樂之制或因或革雲漢之詩興於宣王今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故因而用之

齊明帝建武二年旱雩以武帝配饗於雩壇

祠部郎中何佟之議曰皇齊以武帝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雩壇矣今武帝遏密未終自可不奏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既非懽樂此不涉嫌祝史稱祠仰祈靈澤舞雩無闕

梁武帝天監元年有事雩壇（壇於南郊之左高四丈周回十二丈四陛）帝以為雨既類陰而求之正陽其義已乖東方既非盛陽而為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遂移於東郊

十年帝又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為乖於是停用柴燎從坎瘞典（瘞曹郎朱異議曰按周官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燔燎之義若以五帝必宗明堂又無其事）

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藉田兆內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徭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恤怨曠七徹膳羞弛樂懸而不作）天子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七日乃祈群廟之主于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大雩上帝徧祈前所祈所有事者大雩禮於壇用黃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

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去樂又徧祈社稷山林川澤就故地壇大雩國南除地爲墠舞僮十四人皆衣玄衣爲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詩一章而畢旱而祈澍則報以太牢皆有司行事（唯雩則不報也）若郡縣邑旱請雨則五事同時並行（五事謂賑貧窮以上如京）守令皆齋祭三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更齋祈如初三變仍不雨後齋祈其界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祈而澍亦各有報

陳因梁故事武帝時以德皇帝配廢帝以文帝配牲用黃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墠配享歌舞皆如梁禮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禮其法皆採齊建武二年舊典

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旱詔州郡於其界內神無大小悉洒掃薦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以牲牢北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以五精帝於夏郊之東爲圜壇廣四十五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爲三壝外營相去深淺并燎壇一如南郊若建午申未之月不雨

則使三公祈五帝於雩壇禮用玉帛有燎不設樂選伎工端絜善謳詠者使歌雲漢之詩於壇南其儀如郊禮

隋制雩壇國南十三里啓夏門外道左高一丈周二十丈孟夏龍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太祖配饗五官從祀於下牲用犢十各依方色若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如郡之七事）七日祈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又七日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岳瀆以下祈禮如初秋分以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或露坐聽政百官斷傘扇令家人造土龍雨澍則命有司報州縣祈雨則理冤獄存鰥寡孤獨掩骼埋胔絜齋祈于社稷七日乃祈界內山川能興雲雨者徙市斷屠雨澍亦有報

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景帝配牲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

太宗貞觀時雩祀於南郊

高宗顯慶時行雩禮於圓丘

玄宗開元十一年初孟夏後旱則祈雨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先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致雨者皆於北郊遙祭而告之又祈社稷宗廟每月七日皆一祈不雨還從岳瀆如初旱甚則大雩秋分後不雩初祈後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殺斷傘扇造大土龍雨足則報祀祈用酒脯醢報準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齋未祈及所經祈者皆報祀

起居舍人王仲丘議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按鄭玄注月令云雩於上帝者天之別號元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請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

開元禮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籩豆等如冬至）（儀部十七座）又祀五帝於壇第一等五人帝壇第二等（籩豆各四簠簋各一）又祀五官於內壝之外（每座籩豆各二簠簋各一）其儀並如冬至圓丘

時旱祈太廟

將祈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二日守宮設祈官以下次各於常所右校掃除內外又爲瘞埳於北門之內道西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祈官清齋於廟所諸衛令其屬蹕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廟門奉禮設版位於內外並如常儀設望瘞位於堂之東北當埳瘞西南又設奉禮位於瘞埳東北南向贊者二人在西少退太廟令拂拭神幄又帥其屬以罇坫罍洗篚冪制幣篚入設皆如常儀就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太官令先饌酒脯醢告日未明三刻諸告官以下各服其服太廟令良醞令之屬入實罇罍及幣（每室春夏用雞彝秋冬用斝彝著罇一實明水爲上一實醴齊次之山罍二一實玄酒爲上一實清酒次之幣以白帛長一丈八尺）未明二刻奉禮郎

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太廟令宮闈令太祝以下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升行掃除於上太廟令以下升自東階入開埳室奉出獻祖以下九室神主各置於座如常儀訖各引就位質明謁者引祈官以下俱就門外位謁者引祈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陳於東門之外初太官令出諸太祝俱取幣於篚各立於罇所謁者引祈官升自東階詣獻祖廟室戶前北向太祝以幣東向授祈官受進幣北面跪奠於獻祖神座俛伏興出戶北向再拜訖謁者引祈官次進幣於懿祖以下諸室皆如上儀訖謁者進還本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迎引於階上各設神座前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謁者引祈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升自東階詣獻祖酒罇所執罇者

舉冪祈官酌醴齊訖謁者引祈官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出戶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其文臨時撰）（表之室及祖我四真各廟拜獻之）訖興祈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前俛伏興還罇所謁者引祈官次詣懿祖以下諸室如獻祖之儀（惟不讀祝）訖謁者引祈官詣東序西向立諸太祝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祈官之左北向立祈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祈官俛伏興再拜訖謁者引祈官降復位諸太祝各入室徹豆如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奉禮曰再拜祈官已下皆再拜訖謁者進祈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者轉就瘞埳東北位謁者引祈官就望瘞位西向立於祈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幣興降自太階詣瘞埳以制幣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東西面各四人寘土半埳謁者進祈官之左白禮畢奉禮贊者還本位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俱再拜贊引引出太廟令太祝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其祝版燔於齋坊（若傳所祈報祠用太牢受胙與將祈同饌與告禮同祭文臨時制撰）

時旱祈于太社

將祈有司卜日如別儀行事薦獻與巡狩告社稷禮並同太社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太社爰以農功久闕時雨惟神哀此蒼生數降靈液謹以清酒脯醢明薦于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享（太稷祝文同）后土氏祝文曰嗣皇帝某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餘同（后稷文同得雨則報太牢壹如正祀使受胙與正祭同）（與告禮同太社祝文曰維以久闕時弓弋東青黃惟社昭告降庶卑土害恣蒼生歲龍謹以玉帛青晦盛寧粢盛庶品明薦于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享太牲氏后稷祝文並同每說祝祭玉帛宇）

時旱祈岳鎮以下於北郊（同報）

將祈有司筮日如別儀（致齋同）又前二日守宮設祈官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外道北南向右校

掃除壇之內外又為瘞埳於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祈官宿齋於祈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俱清齋一宿奉禮設祈官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設御史位於壇下西南東向令史陪其後設奉禮位於祈官西南贊者二人次之少退俱西向北上設望瘞位於壇之東北西向又設祈官門外位之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郊社令以酒罇入設於位岳鎮海瀆各山罇二山川各蜃罇二每方皆於神座之左俱右向（皆有坫以置爵）設罍洗篚冪各於其方皆道之左俱內向執罇罍篚冪者位於罇篚之後其日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設岳鎮海瀆及諸山川神座各於其方俱內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諸祈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與良醞令之屬入實罇罍（山嶽實以醴齊凡岳其可水各實於上罇以）太祝以幣置於篚設於饌所（岳鎮海瀆皆有幣各依方色長丈八尺）太官令帥進饌者

實籩豆入設於内壝東門之外饌幔内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詣南方山川之西南當門重行北向以西爲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行掃除如常訖出還齋所奉禮以下次還齋所質明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謁者引獻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各取幣於篚以授獻官獻官受幣詣東嶽座諸太祝各奠幣於諸岳鎮海瀆之座謁者引獻官再拜訖降還本位於獻官初授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獻官奠幣再拜訖太官令引饌入諸太祝迎引於座首各奠於神座前施設訖太官令以下還本位諸祝各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東嶽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

酒謁者引獻官進東嶽神座前東向跪奠爵興少退東向立初獻官將奠祝史以爵酌酒助奠東鎮以下還罇所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敢昭告于東方嶽鎮海瀆久闕時雨黎元惟懼維神哀我蒼生致降嘉液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于東方岳鎮海瀆尙饗太祝與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獻官再拜謁者引獻官以次獻諸方岳鎮海瀆如東方之儀（祝文書方位同）訖謁者引獻官還本位初獻東岳贊引次引獻官就罍洗盥手洗爵訖詣東方山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訖贊引引獻官進詣東方山川首座前跪奠爵興少退東向立初獻官奠酒齋郎酌酒助奠訖還罇所祝史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文同岳祝）與獻官再拜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獻官再拜訖贊引引獻官以次獻諸方山川如東方之儀（祝文並同方位）訖贊引引獻官還本位諸祝各進跪徹豆如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謁者引獻官就望瘞位西向立於在位者將拜諸太祝各進神座前跪取幣置於坫奉禮曰可瘞東西廂各二人寘土半坎謁者進初獻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祝版燔於齋所（山川祀用牲幣獻備受胙於東方岳鎮山川首座之前其山川惟獻酒即不受胙瘞幣血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同祝文與東社同）

時旱就祈岳鎮海瀆

前一日諸祈官皆於祈所清齋一宿所司清掃内外又爲瘞埳於壇南如常奉禮設祈官位於壇東南執事者位於祈官東南奉禮位於執事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北上又設太祝奉幣位於瘞埳之南北向（[illegible]）又設祈官以下門外位於南門之外道東重行西面北上設罇坫罍篚各於常所執罇罍篚者各位於罇罍之後其日未明祈官以下各服其服所司帥其屬入設神座及實罇罍如常儀太祝以幣置於篚（幣各依方色長丈八尺）掌饌者實籩豆（籩一豆一實以脯醢）奉

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太祝及執罇罍篚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爲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者各就位贊引引太祝升自東陛行掃除於上訖降行掃除於上皆就位質明謁者引祈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祈官拜訖太祝跪取幣於篚以授祈官祈官奉幣置於神座祈官拜訖降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進設於座前設訖掌饌者以下降復執事位謁者引祈官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祈官酌酒謁者引祈官進北面跪奠於神座前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文與祈社同岳鎮每書各隨其稱）祝興祈官再拜祝進跪奠版

於神座興還罇所祈官拜訖謁者引祈官降復位太祝進跪撤豆如式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謁者引祈官就望瘞位西向立於在位者將拜太祝進神座前跪取幣置於坫東西面各二人寘土半坎（如州以幣沉之）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祈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齋所（得雨報祠與祈特牲其瘞牢帶血及祝版瘞皆）（其王祭同皆與祈禱同祝文與出各報祠同）

又雨禜祭國門

將祭有司盥日如別儀（前一日）諸祭官清齋於祭所右校掃除祭所太官丞先饌酒脯醢（罇以）其日質明郊社丞帥其屬設神座皆內向設酒罇各於神座之左設罍洗及篚於酒罇之左俱內向（中執）執罇罍洗篚者各位於罇罍洗篚之後奉禮設獻官位於罍洗之左而

右向執事者於其後皆以近神為上郊社丞與良醞之屬實罇罍獻官以下揖就位立定謁者贊拜獻官以下皆再拜祝與執罇罍篚者各就位太官丞出詣饌所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跪迎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本位興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進神座前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向座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坐之右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遣某官姓名昭告于國門霖雨淹久害於百穀惟靈降福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州縣）明告于神尚享祝與獻官再拜太祝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獻官再拜訖謁者引還本位祝進跪撤豆俛伏興還罇所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謁者贊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每祭皆如之祝版皆燔於齋所（若雨止報同用少牢獻福與祈祠祝文曰前日以霖雨或康歲嘗惟神澤社應時開霽謹以肅酌少牢粢盛庶品明薦於神明享）

諸州禜城門（縣禜祈）

若霖雨不止禜祭城門設神座皆內向設瓢齊之罇各於神座之左設罍洗及篚於酒罇之左俱內向設司功（縣則司功）位於罍洗之左而右向執事各位於其後皆以近神為上贊禮者贊拜無幣不為瘞埳餘與祈祝神同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姓名（縣令姓名）謹遣具位姓名昭告于城門霖雨淹久害於百穀惟靈降福應時開霽謹以清酌成薦明告于城門尚享若雨止報祠用特牲飲福餘與禜同祝曰前以霖雨式陳誠禱惟靈降祉應時開霽（餘同上）

宋制孟夏雩祀昊天上帝為大祀國初以來以四祖迭配太宗即位以宣祖太祖更配

太祖開寶九年詔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幸西京以四月有事于南郊（因大雩之祀詳見郊祀門）

真宗景德三年詔有司詳定諸祠祭事有司言今年四月五日雩祀

昊天上帝十三日立夏祀赤帝按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於南郊注云迎夏為祀赤帝於南郊又云是月也大雩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陽氣盛而常旱萬物待雨而長故祭天以祈雨龍星謂角亢也立夏後昏見於東方又按五禮精義云自周以來歲星差度今則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雨於時已晚但四月上旬卜日今則唯用改朔不待時節然於立夏之前遂孤舊禮之意苟或龍見於仲夏之時雩祀於季春之節相去遼闊於理未周欲請自今並於立夏後卜日如立夏在三月則待改朔無節氣於純陽典禮符於舊史又按月令云季秋之月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藏帝籍之收于神倉是月也大饗帝則季秋之月農事之終大享明堂報茲嘉穀苟或猶未得節尚留舊因而卜日有屬先時欲望自今並過寒露然後卜日或寒露在八月則至九月乃卜日餘諸祠祭皆叶禮令無所改易奏可

太祖建隆二年夏旱翰林學士王著請令近臣按舊禮告天地宗廟社稷及望告岳鎮海瀆於北郊以祈甘澤詔用其禮惟不祀配坐及名山大川雨足報賽如禮

太祖太宗時凡京師水旱稍久上親禱者則有建隆觀大相國大平興國寺上清太一宮甚則再幸或撤樂減膳進疏饌遣官禱者則天齊五龍城隍祆神四廟大相國開寶報慈乾明崇夏五寺及建隆觀令開封府祭九龍浚溝黃溝子張子夏信陵君段干木扁鵲張儀吳起單雄信廟雍熙後多遣宰相近臣至道後又於寺觀建道場復遣常參官或內侍詣岳瀆致祠咸平後祈禱又增玉清昭應景靈宮會靈祥源觀太一宮或親幸致禱

真宗咸平元年以旱遣使禱衛州百門廟白鹿山（百門廟少於衛有舊賜名書有祀）

內出李邕祈雨法以甲乙日擇東方地作壇取土造青龍長吏齋三日詣龍所汲流水設香案茗果餈餌率群官鄉老日再至祝酹不得用音樂巫覡以致褻瀆雨足送龍水中餘四方皆如之飾以方色大凡日干及建壇取土里之數器之大小龍之修廣皆取五行生成數詔頒諸路及令祀雨師雷神

又以畫龍祈雨法付有司鏤板頒下其法擇潭洞或湫濼林木深邃之所以庚辛壬癸日刺史縣令帥耆老齋潔先以酒脯告社令訖築方壇三級高一尺闊丈三尺壇外二十步界以白繩壇上植竹枝張畫龍其圖以縑素上畫黑魚左顧環以天黿十星中為白龍吐雲黑色下畫水波有龜亦左顧吐黑氣如綫和金銀朱丹飾龍形又設皂幡刎鵝頸取血置槃中楊枝灑水龍上俟雨足三日賽以一豭取畫龍投水中

神宗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近詔宗祀明堂配以上帝其餘從祀群神悉罷今祈穀大雩猶循舊制皆群神從祀恐與詔旨相戾請孟春祈穀孟夏大雩惟祀上帝以太宗皇帝配餘從祀群神

悉罷又請改築雩壇於國南以嚴祀事並從之

禮部言雩壇當立於圜丘之左巳地其高一丈廣輪四丈周十二丈四出陛為三壝各二十五步周垣四門一如郊壇之制從之

熙寧元年帝幸寺觀祈雨詔在京舉望祭禮諸路分禱岳鎮海瀆名山大川又幸相國寺天清寺集禧醴泉觀祈雨雨足幸西太一宮報謝

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案禮記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雩禜之祈曰於愛斯牲周禮太祝注曰禬禜皆有牲是祈禱有牲也請祈禱郊廟社稷皆用少牢從之

高宗紹興後孟夏雩祀上帝在城西惠照院望祭齋宮行禮其後又於圜壇行禮

紹興八年以時雨愆候令臨安府差官迎請天竺觀音赴法慧寺建置道場如法祈求俟到宰執侍從前詣燒香

其後每祈水旱則迎天竺觀音入城或就明慶寺建道場或差官就天竺寺祈禱

孝宗淳熙十四年七月太常寺言亢陽為沴檢照國朝典禮凡京都旱則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於北郊望告又祈宗廟社稷及雩祀上帝皇地祇詔命宰臣以下分詣告祭八月三日獲感應復命報謝

宰執進呈太常寺乞謝雨王淮等奏初疑後時而禮官謂有祈必有報上曰既是天地宗廟社稷宮觀亦不容已淮等奏報謝只是酒脯上曰如何無牲牢淮等奏國朝典禮祈用酒脯謝如常祀但紹興以來並只是酒脯惟雩祀用牲然雩無報謝之禮上問前日雩祭禮儀及歌雲漢之詩樂工能之否淮等奏三獻並用宰執一篇之詩工人兩日習歌亦如法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七

文獻通考卷七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

祀五帝 五時迎氣

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illegible]）因吉土以饗帝于郊。（[illegible]）

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illegible]）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illegible]）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illegible]）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illegible]）慶賜遂行，毋有不當。（[illegible]）

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illegible]）

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illegible]）

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illegible]）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illegible]）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illegible]）

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illegible]）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illegible]）及執事，眡滌濯。（[illegible]）及納亨，贊王牲事。（[illegible]）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illegible]）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illegible]）

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illegible]）

（府史以下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〇[illegible]祀五帝謂迎氣於四郊及總享五帝於明堂也[illegible]）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illegible]）奉其明水火（[illegible]）〇掌次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illegible]）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illegible]）〇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illegible]）〇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illegible]）〇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illegible]）〇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illegible]）

原缺

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句龍兼食於社（兼猶配也）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皥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家語五帝篇）

楊氏曰愚按此章注云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而後世讖緯皆爲之名字亦爲妖怪妄言夫所謂爲之名字如靈威仰而下是也自伏羲始畫八卦更文王夫子而後易道備卦爻文言繫辭言天者詳矣何嘗有此等名字推原此說之所出則曰易緯乾鑿度也春秋緯文耀鉤也運斗樞也孝經緯文也鉤命決也援神契也抑不知易也春秋也孝經也聖人何嘗有一言一句如此信乎其爲妖怪妄言矣但此章所謂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愚恐非夫子之言或謂家語王肅所作何也以易論之乾坤爲父母震巽坎離艮兌爲六子卦畫固有此象矣然序卦言帝出乎震齊乎巽自震巽而下皆天帝之爲也謂在天有五行能生物則可謂五行佐天生物則天與五行爲二矣是以程子曰不知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按五帝之祀見於周禮五帝之義見於家語其說本正大也自秦漢間廢祀天之禮而以所謂郊祀者祀於五畤名曰五帝鄭康成解經習聞秦漢之事遂於經所言郊祀多指爲祀五帝且採緯書爲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汁光紀中曰含樞紐於是王子雍群儒引經傳以排之而謂五帝者太皥以下五人帝也先儒楊信齋則謂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其說善矣然楊氏之釋五帝則以爲如毛公所謂元氣昊大謂之昊天遠視蒼蒼謂之蒼天程子所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之類則五帝乃天之別名而

元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愚謂若以爲天之別名而已則曰帝可矣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之禮乎蓋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岳爲五方之鎭而在地也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五岳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亦不可家語所言盡之矣今因疑緯書靈威仰等名字而謂五帝之本無疑因五帝之本無而謂家語之非聖言亦過矣如日月星宿風伯雨師皆天神之見於祀典者經傳所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則以爲各有名稱其者或爲之姓字其妖妄不經甚於緯書儒者所不道也然因是而疑日月諸神之本無可乎

三山林氏曰古之祭上帝與祭五帝之禮以經推之禮莫盛於周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從簡爲報本反始以稷配明堂從備爲大饗報成以文王配稷王業所始文王王業所成從其類也祭於郊曰天於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是故歲之祭天者四郊于冬至一也明堂于季秋一也祈穀于孟春一也左氏謂郊而後耕併言后稷是巳大雩于龍見一也詩頌所謂春夏祈穀于上帝是巳歲之祭五帝者五周禮所謂祀五帝亦如之是也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蓋言祀青帝之禮亦如之祀赤帝之禮亦如之不可詳數故但曰祀五帝亦如之夫所謂祀五帝亦如之者謂大臣之贊相有司之備具至其圭幣則五帝各有方色未嘗與上帝混而同也周禮曰禮東方禮南方月令云四立迎氣故曰歲之祭上帝者四而祭五帝者五若有故而旅則不在此矣

楊氏曰愚按祀五帝禮物樂章大略當與郊祀同而亦有不同者如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乃祀五帝之位月令四立之祭乃祀五帝之時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之類乃禮

五帝之玉大宗伯牲幣各倣其氣之色大司徒奉牛牲之類皆祀五帝之禮也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註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則祀五帝之樂也又按大宗伯注疏祭五天帝以五人帝五人神配食通典云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爲兆位於中華方壇亦名曰太壇而祭之其禮七獻畢獻之後天子舞當代之樂

。又按鄭氏註掌次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云此所謂四時迎氣月令四立之祭是矣及註大宰祀五帝太司寇小司寇禋祀五帝皆云四時迎氣亦當與掌次同註又兼云摠享明堂何耶夫摠享五帝於明堂漢禮則有之非周禮也漢襲秦禮郊祀及明堂皆祀五時之帝周禮安有此哉鄭注蓋以漢禮以言周禮耳我將之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佑之又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我將之詩言天者再天即帝也帝即天也觀我將之詩則知周人明堂祀天非總享五帝明矣又詳見明堂篇

祀五人帝五人神禮 楊氏曰鄭註五帝爲天帝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爲五人帝故爲鄭學者游之云實帝於係而風而鄭寒暑時若是五人帝何發使羿焉其暑得時二此不同當以鄭氏之說爲正。又鄭氏註春官宗伯謂禮五天帝而以五人帝配食謂如立春禮蒼帝於東郊而太皞句芒食焉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四時別祀五帝而以五人帝配食也。又孟夏大雩季秋大享鄭註謂合祭五天帝而以五人帝配之合祭五帝之說無所據。又鄭註謂十二月饗別告五人帝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配鄭註之失蓋以月令十二月皆有五人帝五人神之文如其帝太皞其神句芒之類故有是議未知然否

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 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太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爲木官。宓〻戲〻所虞。猶曰實異羲古尚書曰元氣廣大謂之皞天則皞皞虞大之世以伏羲精候同大故稱皞以東方生養元氣蓋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東方之帝謂之大皞西方之帝謂之少皞其軒句芒也謂自古以來立節立功之臣其祀以爲神是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萌而有芒角故云句芒言大皞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此大皞句芒大皞在前句芒在後相去懸遠非是一時大皞木王句芒有主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云著德立功者著德謂大皞立功謂句芒也云

大皞宓戲氏者以東方立德則謂之大皞德能執伏犧牲謂之伏戲即少皞也律曆志云大皞作網罟以佃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包犧氏又季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注云為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太皞之屬疏曰五帝自服大裘今拜鞠衣者帝同色蓋於神坐前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唯大皞之屬云黃桑之服也云先帝大皞之屬者以其蠶功既大非獨祭大皞何者云總祭五方之帝其所祭之時王推賀以太皞能氏等並以為在明堂以太皞為主故也在明堂五方之帝其所祭之君口春秋說云炎帝號大庭氏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

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此黃精之君土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為土官。疏曰按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經云后土非句龍而為黎者以句龍初為后土後轉為社后土官闕黎則兼之故云黎兼為土官又云五祀句龍為后土後世祀為社者以句龍配社而食也王肅云自古以來書傳不得又兼五也

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秋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疏曰按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該為蓐收昭元年傳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又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則少皞在顓頊之前知少皞是金天氏者按昭十七年左傳云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又世本及家語皆云少皞為金天氏故以少皞為金天氏也

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

顓頊高陽氏也又帝王世紀云顓頊生十年而佐少皞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永言以水德王也

季冬乃畢祀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疏曰前孟冬是祭先嗇神農并祭五帝則五帝之官亦大臣句芒等是佐也其文不具也。月令問答云先賢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人帝只是如此

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宣公作密畤祠青帝靈公作吳陽上畤祠黃帝作下畤祠炎帝詳見郊祀門

漢高祖二年立黑帝祠命曰北畤詳見郊祀門

命晉巫祠五帝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

索隱曰孝文本紀云立九天廟於甘泉三輔故事云胡巫事九天於神明臺淮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是為九天也正義曰太玄經云一中天三徒天四罰更天五晬天六郭天七咸天八治天九成天也

按五帝之說先儒多闢之以為帝即天也天一而已安得有五然帝者主宰之名五神之在天各有神以主之而謂之五帝猶云可也至於九天之說則甚虛誕特甚而漢初已祠之宮中索隱正義引淮南子及太玄經所載名字是果何所傳授而於義何所當耶後來道家有所謂九天又有所謂三十二天且各有名字然則其說所從來遠矣

文帝十五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東方日所出謂之神明谷也西方日所入謂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宇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一營宇之中立五廟於是志曰北六宇渭陽五帝廟在長安東北二十里一宇之內而設五帝各依其方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夏四月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其後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下吏治誅夷平自後帝怠於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往焉

武帝時亳人謬忌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乃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又治明堂奉高旁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詳見郊祀門

成帝時匡衡請於長安立南北郊奏言今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初儀制未定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廣甘泉泰畤雍五畤而作南北郊祀天地後并五畤祭五帝於長安城外二十里內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臣前奏從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於四郊山川各因其方（師古曰春官宗伯之職也兆謂為壇之營域也五帝謂青帝於東郊赤帝及黃帝於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各因其方謂順其所在也）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太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地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方謂所向之地）分群神以類相從為五部兆天地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鎮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地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畤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畤甚衆矣

世祖建武二年制郊兆於雒陽城南采元始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樂詳見祀門）

顯宗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南郊七里因火數也）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去邑五里因土數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魏代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九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語在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鍪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靈帝時議郎蔡邕上疏曰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朱衣謂今官也）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疎廢（解謂祈迎也）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故皇天不悅顯風霆災妖之異

晉武帝泰始二年群臣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帝從之

三年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之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為天往者衆議除明堂上帝位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宜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坐（摯虞議見明堂門）

晉傅玄撰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　祠天地五郊送神歌一

饗天地五郊歌一
宋孝武大明五年依黄汏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　六年帝
親奉明堂祀祭五時帝以太祖配（周鄭玄義）
齊高祖建元元年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
明帝時有司奏以武帝配
梁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罇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特牛餚膳唯
二祖（詳見郊及明堂門）
陳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詳見明堂門）
又明堂徧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每帝各一首（沈約）
後魏道武帝親祀上帝于南郊五帝以下天文從食
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于四郊遠近依五行數各為方壇四
陛埒壝三重通四門以太皞等及諸佐配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
日餘四帝各以四立日祀之牲各一牛又立春日遣有司迎春於東
郊祭用酒脯棗栗無牲幣
北齊二年一祭天於圜丘五精帝天文等從祀後諸儒定禮圜丘改
以冬至祀之南郊則歲一祀以正月上辛為壇於國南祀所感帝靈
威仰以神武皇帝配　五郊迎氣為壇各於四郊又為黄壇於未地
祈祀天帝及配帝五官之神同梁其玉帛牲各以其方色其儀與南
郊同帝及后各以夕牲日之旦太尉陳幣告請其廟以就配焉其從
祀之官位皆南陛之東西向壇上設饌畢太宰丞設饌於其座亞獻
畢太常少卿乃於其所獻事畢皆撤又云立春前五日於州大門外
之東造青土牛兩頭耕夫犂具立春有司迎春於東郊豎青幡於青
牛之傍焉
後周祀昊天於圜丘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五帝天文並從祀又祀
所感帝靈威仰於南以始祖獻侯莫那配　五郊壇其崇及去國如
其行之數其廣皆四丈其方俱百二十步內壝皆半之祭配皆同後

齊星辰七宿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亦各於其方配郊而祀
之其星辰為壇崇五尺方二丈岳鎮為埳方二丈深二尺山林已下
亦為埳壇崇三尺埳深一尺俱方一丈其儀頗同南郊冢宰亞獻宗
伯終獻禮畢
隋以冬至日祀昊天於圜丘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又以孟春上辛
祠感帝赤熛怒於郊並以太祖武元帝配煬帝即位以高祖配感帝
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雩壇其用幣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
祖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
行三獻禮于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獻禮
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禮　五時迎氣青郊為壇國東春明門外
道北去宮八里高八尺赤郊為壇國南明德門外道西去宮十三里
高七尺黄郊為壇國南安化門外道西去宮十二里高七尺白郊為
壇國西開遠門外道南去宮八里高九尺黑郊為壇宮北十一里丑
地高六尺並廣四丈各以四方立日黄郊以季夏土王日祀其方之
帝各配以人帝以太祖武元帝配五官及星三辰七宿亦各依其方
從祀其牲依方色各用犢二星辰加羊豕各一其儀同南郊其岳瀆
鎮海各依五時迎氣日遣使就其所祭之以太牢
北齊五郊迎氣樂辭五帝各奏高明樂辭一首　祠五帝於明堂
先祀一日群官入自門奏肆夏一首　太祝令迎神奏高明樂覆
燾舞辭一首　太祖配饗奏武德樂昭烈舞辭一首　牲出入薦
血毛各昭夏辭一首　進熟奏皇夏辭一首　初獻裸獻太祝送
神奏高明樂覆燾舞辭各一首　皇帝飲福酒還便殿各奏皇夏
辭一首
周祀五帝樂辭皇帝初獻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各奏雲門舞
辭一首
隋五郊歌辭　青帝奏角音一首　赤帝奏徵音一首　黄帝奏

宮音一首　白帝奏商音一首　黑帝奏羽音一首　感帝奏誠夏詞一首

唐高祖武德元年制每歲季秋祀五方天帝於明堂以元皇帝配孟春辛日祀感帝於南郊以元皇帝配

高宗顯慶二年詔南郊祈穀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

太尉長孫無忌言案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如房心為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兆五帝於四郊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称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今請憲章姬孔取王去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詔可之（詳見郊祀門）

乾封元年詔祈穀復祀感帝二年詔明堂兼祀昊天及五帝

永昌元年勅天無二称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

帝亦謂為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称號不別尊卑相混自今郊祀之禮唯昊天上帝称天自餘五帝皆称帝

玄宗開元十一年正月一日制獻歲之吉迎氣方始敬順天時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制自今已後每年立春之日朕當帥公卿親迎春於東郊其後夏及秋常以孟月朔於正殿讀時令仍令禮官即修撰儀注既為常式乃是常禮務從省便無使勞煩也至二十六年正月八日親迎氣於東郊祀青帝壇以句芒配歲星及三辰七宿從祀（至王與每亞獻則至壇為無獻其壇本在春明門外上以祠所隘狹始移於滻水之東至德望春宮東空一成壇上及四面皆青色句芒壇在其西歲星已下共為一小壇青帝壇北）十五年太常博士錢嘉會言準月令及祠令九月農功畢大享五帝於明堂貞觀及神龍皆於南郊報祭中間寢廢有虧祀典準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請每年九月於南郊雩壇行其禮以睿宗皇帝配制從之

肅宗元年建卯月一日赦文朕敬授人時慎徽月令庶無極懲以獲休徵自今以後每至四孟月迎氣之日令所司明按典禮宣讀時令朕當以百辟卿士舉而行之

德宗時術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請每四季郊祠祀天地詔禮官儒者議之禮官歸崇敬議曰案禮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地祀黃帝秋冬各加其方黃帝於五行為土王在四季土生於火用事於未而祭三季則否漢魏周隋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祠皇帝於南郊以后土配所謂合禮彭祖今請用四季祠多憑緯候之說且據陰陽書事涉不經恐難行焉

德宗貞元元年詔郊祀之義本於至誠制定禮名合從事實使名實相副尊卑有倫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濟蒸人禮著明祀論善計功

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極則朕位攸同而祝文所有称臣以祭既無益於誠敬徒有黷於等夷宜從改正以敦至禮自今以後祀五方配帝祝文並不須称臣其餘禮數如舊

唐開元禮立春日祀青帝於東郊（以太昊配句芒歲星三辰七宿從祀）立夏日祀赤帝於南郊（炎帝配祝融熒惑二辰七宿從祀）季夏日祀黃帝於南郊（軒轅配后土鎮星從祀）立秋日祀白帝於西郊（少昊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立冬日祀黑帝於北郊（顓頊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正座配座籩豆各十二五辰五官三辰七宿籩豆各二餘各一（籩豆簠簋並見郊祀門）

開元禮皇帝立春祀青帝於東郊儀（餘四郊及攝事並同）

齋戒（攝事祀官齋戒如圜丘儀）

前祀七日平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祀青帝於東郊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皇帝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如圜丘儀

陳設

前祀二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攝事則衛尉設祀官公卿已下次於道南北向西之上）衛尉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設文武侍臣次又設祀官及從祀群官諸州使蕃客等次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壝之內設歌鐘歌磬於壇上各如圜丘之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中之南外壝之內攝事則其壝於中壇之空內壝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在壇之東南西向（攝事則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是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以北為上）設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執事位於其後設祀官及從祀群官位及門外等位一如圜丘（攝事則御史位於壇上）設牲榜於東壝之外當門西配帝牲榜少退南立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御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南向設青帝（長青帝季夏黃帝秋白帝冬黑帝）酒罇於壇

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二在壇上於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二在壇下皆於南陛之東北向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罍一在壇上於青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歲星三辰句芒氏（夏祝融季夏后土秋蓐收冬玄冥已下放此）俱象罇二各設於神座之左皆向右七宿壺罇二設於神座之右而左向（上帝配帝之罇置坫星辰已下罇藏以坫皆加勺羃設爵於罇下）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星辰以罇罍洗篚各於其方陛道之左俱內向執罇罍篚冪者各於其後又設玉幣之篚於壇上下罇坫之所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設青帝靈威仰神位（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槀秸設帝太昊氏神座（夏神農季夏軒轅秋少昊冬顓頊已下放此）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歲星三辰之座於壇之東北七宿之座於壇之西北各於其壇南向相對為首設句芒氏之座於壇之東西向席皆莞設神座各於座首

省牲器（如別儀）　鑾駕出宮（如圜丘儀）

奠玉幣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illegible]）大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入設於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壝門當壇南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已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車駕將至謁者贊引引祝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群臣諸方客使先置者各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

右侍中進當輿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通事舍人各引文武九品已上從祀壇外位（攝[illegible]車駕[illegible]）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陳掃除訖出復位如常儀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贊引各引從祀群官介公酅公諸方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illegible]）皇帝服大裘而冕（[illegible]）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內壝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圭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儀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博士郎立於左）謁者贊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

衆官在位者皆再拜[illegible] 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
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柷奏角音[illegible] 乃以黃鍾之均
文舞之舞樂六成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
帝再拜[illegible] 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上下諸太祝俱
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其奠玉幣及毛血並如圜丘儀[illegible]
[illegible]攝事亦如圜丘攝事之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奠爵如圜丘之儀[illegible] 太祝持
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月朔某日子嗣
天子臣某[illegible] 敢昭告于青帝靈威仰獻春伊始時
惟發生品物昭蘇式遵恒禮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肅恭燔祀暢
茲和德[illegible]太昊氏配神作主尚饗訖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興還罇所皇帝
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侍
中贊酌泛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當太昊氏神座前東向跪奠
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
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
昭告于帝太昊氏爰始立春盛德在木用致燔燎於青帝靈威仰惟帝
布茲仁政功叶上玄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明薦配神作主
尚饗訖興[illegible]

其飲福及亞獻終獻至還宮並同圜丘[illegible]
宋制以正月上辛祀感生帝四孟及土王日祀五方帝
太祖皇帝乾德元年博士聶崇義上言皇家以火德上承正統膺五
行之王氣纂三元之命曆恭尋舊制存於祀典伏請奉赤帝爲感生
帝每歲正月別尊而祭之事下尚書省集議請如崇義之奏有司酌
隋制感生帝爲壇於南郊高七尺廣四丈奉宣祖升配牲用騂犢二
玉用四圭有邸幣如方色常以正月上辛奉祀
二年正月有司言上辛祀昊天上帝五方帝從祀伏緣明詔別祀赤
帝爲感生帝用符火德一日之內兩處俱祀且祭有煩數之禁況同
時並祀在禮非宜其昊天從祀神位望不設赤帝座從之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詔祀土德於黃帝壇如大祠之制
淳化三年正月上辛親祀南郊五方帝並列從祀詔罷本壇之祭
眞宗景德二年內侍使王欽若言五方帝位板如靈威仰赤熛怒皆
[illegible]

是帝名理當恭避望下禮官詳定禮官言按開寶通禮義纂靈威仰
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皆五帝之號漢書注五帝自有名
即靈符文祖之類是也既爲美稱不煩迴避詔可
仁宗時制立土王日祭五方帝青帝壇高七尺方六步四尺赤帝
壇高六尺東西六步三尺南北六步二尺黃帝壇高四尺方七步白
帝壇高七尺東西七步南北七步一尺黑帝壇高五尺方三丈七尺
天聖六年詔太常寺四郊宮少府監遣吏齋祭服就給祠官光祿進
胙登祭使封題慶曆用羊豕各一正位太罇各二不用犧罇增山罍
爲二在壇上籩豆俎各增爲二皇祐定壇如唐郊祀錄各廣四丈其
高用五行八七五九六爲尺數嘉祐加羊豕加二禮官丁諷言春秋
文耀鉤五方帝名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祝文位有
司皆書斥其名下禮院議去之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慶曆用羊豕各
二籩豆十二簠簋登俎二

神宗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言僖祖神主爲太廟始祖每歲孟春祀感生帝當以僖祖配詔從之

元豐三年太享明堂詔罷五帝從祀（見明堂門）

哲宗元祐六年知開封府范百祿言每歲四立及中央迎氣於四郊祀五帝配以五神國之大祠也古者天子皆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虔恭奉事而導四時之和氣今吏部所差三獻皆常參官其餘執事與贊相之人皆班卑品下不得視中祠行事者之例請下禮部與太常寺官講議凡大祠以公卿攝事

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太常祀感生帝神州地祇儀注牲用騂栗席用藁秸已合古祀而所用之器與宗廟同則爲非稱請改用陶匏又言國家崇奉赤帝爲感生帝以僖祖配侑與迎氣之禮不同所以尊異之也今乃於立夏迎氣之壇甚不稱所以尊異之意請於南郊別立感生壇視赤帝高廣之制並從之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感生帝壇廣四丈高七尺（[illegible]）四出陛兩壝每壝二十五步五方帝壇廣四丈（[illegible]）立春祀青帝以帝太昊氏配以勾芒氏歲星三辰七宿從祀（[illegible]）立夏祀赤帝以帝神農氏配以祝融氏熒惑三辰七宿從祀（[illegible]）季夏祀黃帝以帝軒轅氏配以后土鎮星從祀（[illegible]）立秋祀白帝以帝少昊氏配以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illegible]）立冬祀黑帝以帝高陽氏配以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illegible]）皇帝祀五方帝儀皇帝服裘冕祀黑帝則服裘被袞配位登歌作承安之樂餘並如祈穀祀上帝儀

重和元年大享明堂祀五帝于五室（見明堂門）

高宗紹興元年禮部太常寺討論立春上辛日祀感生帝以僖祖配於天慶觀設位望祭帝依方色權不用玉正配二位每位鐏爵籩豆各一實以酒脯鹿臡以獻官一員行禮

三年司封員外郎鄭士彥請以立春立夏季夏土王日立秋立冬祀五帝於四郊

九年國子監丞張希亮言祀五帝今用酒脯乞依大祀用牲牢

十八年臣僚言鄭康成謂周祀感生帝而以后稷配其說若曰天之五帝迭王四時王者之興必感其一故於夏正之月祭所生帝於南郊而以祖配之周運木德帝感靈仰乃尊后稷以配蒼龍之精我朝火德赤熛怒實爲感生帝大觀式至親祠故猶蘭孚秀子孫衆多亂鼎之祚與天無極陛下中興寔欠祀秩咸修惟感生帝本爲大祀牲玉覩異有司因循尚淹小祀寓於招提酒脯而已欲望明詔有司復從舊典升爲上祀庶幾炎精降感永錫蕃衍盛大之祉禮官等議請備

三獻牲用少牢籩豆皆十有二其樂舞前期習儀祠於常祭務從之

太常寺取到禮料用羊豕各一口籩十二（[illegible]）豆十二（[illegible]）簠二（[illegible]）簋二（[illegible]）登一（[illegible]）盤二（[illegible]）俎八（[illegible]）尊罍二十四實以酒並同皇地祇

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臣僚言伏遇宗祀徽考於明堂以配上帝聞有司將設五方帝位於殿五人帝五官神位於兩廊恐於典故未合望詔禮官更加詳議禮部太常寺討論今行禮殿難設五室欲依臣寮所乞升祀五方帝位五人帝於堂各依方向鋪設神位內五人帝從位各於其左稍卻五官神位於殿下東廊稍南設位俱西向以北爲上並差官分獻行禮其五帝五人帝既升祀於堂依禮例逐位合用十二籩豆從之

文獻通考卷七十八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郊社考

祭日月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實牛柴上也○疏曰祭義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並祭日月可知○玉人之事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圭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疏曰此圭璧謂以璧為邸旁有一圭故云圭其邸為璧一也云取殺於上帝者案上文四圭以祀天此日月星辰為天之佐故一圭是取殺於上帝也○冬官○春言弁縞何○掌次朝日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疏見祀五帝篇○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榦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illegible]名成入藉有五采文所以薦玉也云木為中榦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者鎮圭尺二寸廣三寸則此木板亦長尺二寸廣三寸與玉同然後以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一采為一帀五采則五帀一帀為一就[illegible]春官典瑞[illegible]天子朝日月之圭也尚質之義[illegible]

○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端當為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謂國門也○疏曰案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為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玉藻○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以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覲禮○注見百神當祀方明禮黃氏曰覲禮朝日之禮蓋時會殷同王既拜諸侯於壇乘龍時巡大祭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所謂大朝覲者也常朝春朝朝日諸侯有於歲事而朝者直帥之而出然國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大司樂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神謂五帝及日月蓋日朝星辰○春官○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謂日月星辰也○月令傳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疏曰王君也日方壇也營域如宮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也夜明者祭月壇名也月明於夜故謂其壇為夜明也幽宗祭星壇名也幽闇也宗當為禜禜營壇域也蓋星至夜而始

出故謂之幽也禜營域而祭之故謂之幽禜也○祭法○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注見祀天禮報天主日祭○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疏曰此經及下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者謂秋分也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別彼列反●據正○鄭日祭日於東月朝旦之時祭月於西鄭夕之時而崔氏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據上文郊祭之時今謂若是郊祭日與月當應同處何得祭日於壇祭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祭不同處則權說耳也崔又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用牛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之月其禮少故祭法用少牢今謂小句後云小祭祀春牛牲用牲謂玄冕所祭自主冕皆月牛也何得用少牢今謂祭法日月用少牢鄭公構祈之祭也崔氏說又非崔氏又云迎春之時春日月者今業諸文迎春迎秋樂祭日月之大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謂四望四類之祭方如五帝在四郊故鄭云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即祭日月崔說又非

通典曰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時祭日於東郊祭月於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但四時之氣有分有合二分之日祭謂分也大報天而主日以月配之是合也大報

配祭之時日燎於壇月埋於坎瘞埋之時自血始燔燎之時自氣先合為大祭分為中祭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其禮宜重用犢分祭宜輕輕則用少牢拜日於東郊禮月於西郊者此因而分於郊也特牲大報之時掃地而祭燔柴而郊就陽位也祭法分祭之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以少牢在壇上不於地也至時於二祭所用珪玉亦無差別

陳氏禮書曰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郊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春祈來年于大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覲諸侯

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昰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服則元冕元端其圭之繅藉則大采少采禮之之玉則一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玉藻十有二旒龍袞以祭元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則龍袞玄端皆言其衣也衣元冕之衣則用元冕矣鄭氏改玄端為玄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語謂朝日以玄冕然祀上帝以袞冕而朝日以圭璧與張次設帟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袞冕可知矣周禮於掌次之次帟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繅藉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漢武帝因郊泰畤朝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帝正月祀日於東門之外則失春分之禮也齊何佟之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之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融與康成得義矣魏薛靖曰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春之朏此尤無據也後周於東門外為壇以朝日燔燎如圜丘於西門外為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丈以夕月燔燎如朝日隋唐壇坎之制度秩雖與後周差異大槩因之而已

楊氏曰愚按典瑞朝日注云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玉藻朝日於東門之外注云朝日於春分之時馬融鄭康成皆同此說賈誼亦曰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蓋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祭天地之正禮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祭日月之正禮也陳氏云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

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此言是也所謂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即春分朝日秋暮夕月之事也此外則因事而祭如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因郊而祭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外禮月於北門外此因覲禮而行用也月令祈來年于天宗此因蜡而祈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此因禜而祭也

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虞說云大采袞織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昭謂禮玉藻天子玄冕以朝日玄冕冕服之下則大采非袞織也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繅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脩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紀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脩其事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宣徧也序次也一君云師尹大夫官也掌以職昭王惟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一云師尹工也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夕月以秋分糾共也虔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商為相文佀音良與天史相偶也此因夕月而禜敬天法考行度以知數揆也。蔿皮水反相息亮反難力智反共音恭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祀者而後即安即寢也。國語魯語。又周語曰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昭公元年左氏傳。莊公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子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王制曰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疏云此是禮記玉藻文而云王制者謂王者之制非是王制之篇也此皆事而輒言天子朝日者言王者朝日所以顯諸侯朝朔也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服玄冕其諸侯則皮弁云侯亦以聽朔於大廟與天子祀異其禮雖異皆早旦行事而作夜有虧傷之處尚存故知夜食也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秦始皇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六曰月主祠之萊山在東萊長廣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盛山在東萊不夜縣十絕入海也最居齊東北陽曰以迎日出云雖有日月參辰廟各以歲時奉祠

漢武帝立二十八年始郊太一朝日夕月改周法其後常以郊泰畤質明出行竹宮東向揖日西向揖月卽爲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遂朝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群公無四朝之事

郊太一時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若牛若羊若豕只一特牲）泰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宣帝時於成山祠日萊山祠月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祀朝日於東門之外

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時議者以爲朝日於正月非二分之義秘書監薛靖論云按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多東昇西向拜之背實遠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叡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代

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也猶如天子東西遊幸其官猶比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

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

晉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朝日寒溫未適不可親出詔曰頃方難未平今戎事已息此禮爲大遂親朝日此後廢

齊末東昏侯永元元年何佟之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朝敬故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玄得義矣今檢漢儀上林周禮春分之義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於東郊今正殿卽會行禮之廷宜常以春分正殿之廷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佟之謂魏代所行善得與奪之衷今請以春分朝於殿廷西東向而拜日秋分夕於殿廷東西向而拜月此所謂正於日月以端其位服無旒藻之飾蓋本天至質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以玄冕三旒近代祀天服袞冕十二旒極文章之美則是古今禮變禮天朝日服宜有異頃代天子小朝會服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卽今朝之服次袞冕者也竊謂宜服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

後魏孝文泰和十五年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准今若一以分日或値月出於東而禮於西尋情卽理不可施行昔曹魏薛靖以爲朝日取月一日爲朔夕月三日爲朏朔者月形始著今未知朏朔二分何者爲是游明根等對曰考校舊式惟校衆議宜從朏月

後周以春分朝日於東門外爲壇如其郊用特牲青珪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司徒亞獻宗伯終獻燔燎如圓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爲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如朝日禮

隋因周制開皇初國東春明門外爲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於國西開遠門外爲坎深三尺廣四丈爲壇於坎中高一尺廣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

隋朝日夕月奏誠夏辭各一首（迎送神登歌樂辭與圓丘同）

唐制以二分日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各用方色犢籩豆各十簠簋甑俎各一樂設用黃鐘之均三成新改用天神之樂圜鐘之均六成

開元禮皇帝春分朝日於東郊儀（秋分夕月及攝事附）

齋戒

前祀五日皇帝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如圓丘儀諸應祀之官齋戒如別儀

陳設（如祀五帝儀惟不設配帝位及樽壘壇方八尺高一丈隔上南出戶方三尺）

鑾駕出宮如圓丘之儀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罇之次太罇爲上實以醴齊著罇次之實以盎齊[illegible]各實於上[illegible]禮神之[illegible]以北[illegible]其幣大明以[illegible]夜明以白）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入設於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爲上（凡引導者每曲一逡巡）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者升自東陛立於罇所壇下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降就位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及從祀群臣諸國蕃客使先置者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從祀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引司

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出就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分引從祀文武群官介公酅公諸國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玄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先博士引）至南內壝門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圭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圭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謁者贊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illegible]）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鼓柷奏元和之樂乃以圜鍾之均以文舞之舞樂舞六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illegible]）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取玉幣於篚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已下及左右侍從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北向立樂止（[illegible]）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帛（凡受物皆搢跪奠訖執珪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乃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於大明（[illegible]）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illegible]）初群官拜訖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太祝迎取於壇上進奠於神座前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illegible]）玉帛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門

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俎初皇帝既入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黃鍾之均饌至陛樂止祝史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饌升南陛太史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illegible]）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太祝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illegible]）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樂止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太尉封云謹遣臣名）敢昭告于大明惟神宣布太陽照臨下土動植咸賴幽隱無遺時惟仲春敬遵常禮（[illegible]）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祗祀于神尚享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

止太祝以爵酌上罇福酒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加於俎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進皇帝受以授左右謁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大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皇帝獻將畢謁者引大尉詣罍洗盥手洗匏爵訖謁者引大尉自東陛升壇詣著罇所執罇者舉冪大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大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大祝以爵酌罍福酒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大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詣罍洗盥洗匏爵升酌

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降復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太祝進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於群官將拜太祝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帛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興降自南陛南行經懸內當柴壇南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幣祝版饌物置於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各四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內壝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引祝官及從祀群官諸國蕃客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俱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鑾駕還宮如圓丘之儀

宋制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為大祀用羊豕各二籩豆十二簠簋俎二

仁宗皇祐二年禮院言知石州王簡堂近九宮朝日壇今其家舉葬乞移祀壇今二壇皆闕一百步祿咸平四年升九宮為大祠還展壇壝亦三百步內無墳林典依淳化四年勑大祠壇壝制度禮部式天地五郊壇三百步內不得葬埋不言諸祠圓丘方澤五帝壇二百步內墳塋不少若移二壇京城側近墳冢相屬一壇之地若方闊六百步無墳塋然為吉土則近城無地請天地五郊壇依諸祠壇式詔可五年定朝日壇舊高七尺東西六步一尺五寸增修高八尺廣四丈如唐郊祀錄夕月壇與隋唐制度不合從舊則壇小如唐則坎狹定坎深三尺廣四丈壇高一尺廣二丈四方為陛降入坎中然後升壇

神宗元豐六年禮部言熙寧祀儀朝日壇廣四丈夕月壇廣二丈以唐王涇郊祀錄考之夕月壇方廣四丈今止二丈蓋祀儀之誤請依制唐改造夜明壇從之

徽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朝日壇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壝壝二十五步夕月坎深三尺廣四丈壇高一尺廣二丈四方各為陛入坎中然後升壇兩壝每壝二十五步

高宗紹興三年司封員外郎鄭士彥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祀與未舉望詔禮官講求從之其後於城外東照院望祭位版日書曰大明月書曰夜明玉用圭璧大明幣用赤夜明幣用白禮如祀感生帝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九

郊社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祭星辰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illegible]）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illegible]）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illegible]）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illegible]）

（秋祈冬[illegible]春司夏司寒司中司命之類是也其大者如乾坤六子之中日月星辰之神[illegible]山川之神亦不離乎氣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此也先鄭後鄭以星言之人各一說此不可以為據）

按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出於周禮注家以為四司皆星也未知何據而星宿之名多出於緯書又先後鄭之說自為牴牾此後人之所以難據以為信也但信齋楊氏皆歸之於天與氣數而以為非有一星以主之則其說又似太渺茫蓋天之有日月星辰猶君之有百司庶府也謂品物歲功一出於天而無日月星辰以司之是猶謂政教號令一出於君而無百司庶府以行之也況金木水火土人間有此五物則天上亦有此五星以主之而洪範言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則司風雨者亦星也然則司中司命司民司祿何害其為星乎

玉人之事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illegible]）○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illegible]）○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illegible]）

傳幽宗祭星也（[illegible]）

○祭星曰布（[illegible]）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illegible]）祭風曰磔（[illegible]）

月令仲秋之月祭靈星于國之東南（[illegible]）季冬乃畢祀天之神祇（[illegible]）

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秋分日享壽星於南郊（[illegible]）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

司民司祿於國城西北

秦始皇時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鎮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廟各以歲時奉祠

漢高祖八年命郡國郡邑立靈星祠（時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以其有功也 於是高祖命立靈星[illegible] 星龍左角為天田主穀農祥晨見而祭之[illegible]謂之靈星者 以后稷又配食星也）常以歲時祠以牛（古時歲再祭用少牢）壬辰位祠之（[illegible]龍就其類）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童男十六人（二卯古[illegible]）舞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成功也

武帝時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也）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人後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

置壽宮神君（壽宮奉神之宮也）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illegible]）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神所欲言下之於巫）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illegible]）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或言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奏黃帝上僊事乃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薄忌（[illegible]）泰一壇三陔（陔重也）五帝壇環居其下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音狸西南夷長毛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illegible]）已祠胙餘皆燎之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天子始郊拜太一如雍郊禮

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泰一鋒旗（牡荊作幡柄而畫幡為日月升龍 [illegible]星太一旁二星三公也）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作明堂汶上每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對之

按太一莫知其何神天官書言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則其為星也明矣祭法雖有幽禜之禮然叙其事於祭天地四時寒暑日月之後則亦非祀典之首也漢承秦制以祀五帝為郊天至武帝時採謬忌之說則以為五帝特太一之佐於是具太一祠壇在五帝之上帝親郊拜則以事天之禮尊之矣然郊祀明堂巍然受祭天之禮何其崇極也至於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則又何其猥褻也武帝感於方士求仙延年之說故所以事鬼神者其謟且瀆至於如此

宣帝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

漢舊儀祭辰星於池陽谷口夾道左右為壇各廣二十六里

成帝時匡衡奏罷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云

平帝時王莽奏分群神以類相從為五部兆鎮星從黃帝歲星從青帝熒惑從炎帝太白從白帝辰星從黑帝（詳見五帝門）

東漢以仲秋之月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　季秋之月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以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

晉以仲春月祀于國都逐郊老人星廟　季秋祀心星于南郊壇心星廟

東晉以來靈星老人星心星配享南郊不復特祀

隋令太史署常以二月八日於署廷中以太牢祠老人星兼祀天皇大帝天一太一日月五星勾陳北極北斗三台二十八宿丈人星孫星都四十六座凡應合祀享官亦太醫給除穢氣散齋先齋一日服

之以自潔（其儀本齊之制）
隋於國城西北十里亥地為司中司命司祿三壇同壝祠以立冬後亥國城東北七里通化門外為風師壇祠以立春後丑國城西南八里金光門外為雨師壇祀以立夏後申壇皆三尺牲並以一少牢
唐制立春後丑日祀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立秋後辰日祀靈星於國城東南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於國城西北巳上四祀舊不用樂籩豆各八簠簋俎等各一也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有上封事者言月令云八月日會于壽星居次列宿之長請每至八月社日配壽星祠于太社壇享之勑曰宜令有司特置壽星壇常以千秋節日修其祠典又勑壽星壇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
天寶三載術士蘇嘉慶上言請於城東置九宮神壇（壇一成三尺四陛其上依位置九座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上六八為下符於遁甲）每歲四孟月祭尊為九宮貴神（禮）
十月十六日勑無文咸秩有功必祀漢則八神是禱晉則六宗置壇皆議叶當時禮高群望惟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至於祀典歷代猶闕豈有享於幽贊之功而無昭報之禮宜令所司即擇處以來月甲子日立壇仍議其牲牢禮秩每至四時初節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著以成式垂之不刊（後禮次昊天上帝而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於天地神祇）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親祀九宮貴神壇於東郊（初九宮神位四時改位呼為飛位乾元後不易位如有司行事即宰臣為之）
乃載勑風伯雨師濟時育物謂之小祀頗紊彝倫去載眾星已為中祀永言此義固合同升自今已後並宜昇入中祀仍令諸郡各置一壇因春秋祭社之日同申享祠至九月十六日勑諸郡風伯壇請置在社壇之東雨師壇於社壇之西各稍北三數十步其壇卑小於社壇造其祀風伯請用立春後丑祀雨師用立夏後申祀所祭各請用羊一籩豆各十簠簋俎一酒三斗應緣祭須一物已上並以當郡公廨社利充如無即以當處官物充其祭官准祭社例取太守已下充
五載詔曰發生振蟄雷為其始畫卦陳象威物郊靈氣實本於陰陽功未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於常祠唯此震雷未登於群望其已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祭共牲別置祭器
肅宗乾元元年詔九宮貴神減冬夏二祭至二年正月上親祠之
至德三年置太一神壇於南郊東命忠王璵祭之
元年建丑月親拜南郊又祭太一壇蓋別有禱請非舊制也
德宗貞元二年詔問禮官其風師雷師祝版署訖合拜否太常博士陸淳奏以是小祠准禮無至尊親祭之文今雖請御署檢詳經據並無拜禮詔曰風師雨師為中祠有烈祖成命況在風雨至切蒼生今祝雖無文朕當屈己再拜以申子育之意仍永為常式
憲宗元和十五年太常禮院奏來年正月三日皇帝有事于南郊同日立春後丑祀風師按周禮大宗伯官以槱燎祀風師鄭玄云風箕星也故今禮立春後丑於城東北就箕星之位為壇祭之祀禮昊天上帝于圜丘百神咸秩箕星從祀之位在壇之第三等伏以皇帝有事南郊徧祭之儀百神咸在其五方帝并日月神州巳下緣對昊天上帝皇地祇尊不得申並為從祀悉無上公行事并御署祝版之儀風師既是星神厭降之儀使當陪祭如非遇郊祀其特祭如常儀
文宗太和二年監察御史舒元輿奏九宮祝版御署稱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以九宮為目是分方而守位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為天子豈可反臣於天之子男耶臣竊以為過乞令有司詳議正此誤典勑付所司
三年以祀九宮壇舊是大祠太常博士崔龜從議曰九宮貴神經典不載天寶中術士奏請遂立祠壇事出一時禮同郊祀臣詳其圖法

皆是星名緻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宮獨越常禮備列王事誠踰百官尊卑乖儀莫甚於此若以常在祀典不可廢除臣請降爲中祀從之

武帝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九宮貴神壇天寶三載勑宜令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於天地三載十二月玄宗親祠乾元二年正月肅宗親祠伏以累年以來水旱備侯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禱請向後四時祭並請差僕射少師少保尚書太常卿等官所冀稍重其事以申嚴敬

中書門下奏伏見太和禮官狀云緻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祀竊詳其意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統而言之則爲天地而在成象自有尊卑謹按後魏王均志北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元星露寢太帝常居始由道興

而爲變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耀魄寶蓋萬神之秘圖與河海之命紀皆稟焉據玄說即昊天上帝也天一掌八氣九宮之政以佐天極徵明而有常則陰陽序而大運興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徵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平又北斗有權衡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地輔相神道也若一槩以列宿論之實爲淺近案漢書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則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爲大祠則太一豈宜降禮稍重其祀固爲得所劉向言祖宗所立神祇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其意不欲非祖宗舊典以劉向之博通尚難於改作況臣等學不究於天人識尤惜於祀典欲爲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與學官同詳定庶獲明據從之其月檢校尚書左僕射王起及國子監廣文博士盧就等奏九宮貴神位列星座往因致禍詔立祠壇降予尊以稱臣就東郊而親拜在祀典雖云適禮庇群生豈患無文思禍黔黎特申嚴奉誠聖人屈己以安天下之心也厥後祝史不明精誠亦怠禮官建議降就中祠今聖德憂勤期臻壽域兵荒水旱寤寐軫懷爰命台臣緝興墜典伏惟九宮所稱之神即太一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太一者也謹按皇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逢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內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兌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統八卦運五行土飛于中數轉於極雖敬事迎釐不聞經見而範

圍亭育期助昌時以兩朝親祀而臻百祥也然以萬物之情上爲列星星之運行畢繫於物貴而居者則必司八氣總萬神幹化權於混茫賦品彙於陰隲與天地日月誠相參也伏請自今以後却用大祀之禮誓官備物無有降差唯御署祝版以社稷爲準稱嗣天子謹遣某官某昭告伏緣以稱臣於天帝無二尊故也謹具詳議如前勑旨宜依付所司

開元禮祀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儀

立春後丑日祀風師

前祀三日諸應祀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並如別儀前祀一日晡後一刻諸衛令其屬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俱清齋一宿衛尉設祀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爲上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在神壇之左內壝之外）方五尺高五尺開上南出戶祀日未明三刻奉禮郎設祀官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

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皆以北爲上設望瘞位當柴壇之北南向設御史位於壇上西南隅東向令史陪其後於壇下設奉禮位於祀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瘞壇東北西向北上設祀官門外位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爲上郊社令帥齋郎設酒罇於壇上東南隅象罇二置於坫北向西上設幣篚於罇坫之所設洗於壇南陛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烹牲於廚祀日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風師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席以莞設神位於座首未明一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幣以繒長丈毛實以豆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入設於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爲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者升自東陛立於罇所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行掃除於下訖各引就位贊明謁者引祀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謁者贊引各引祀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者陳於門外初太官令出太祝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謁者引獻官升自南陛進當神座前北向立太祝以幣東向進獻官受幣進北向跪奠於神座俛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訖謁者引獻官降復位太官令引饌入詣南陛升壇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設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獻官自南陛升壇詣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醴齊訖謁者引獻官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

嗣天子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風師含生開動必佇振發功施造物寔彰祀典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神尚享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獻官拜訖謁者引獻官立於南方北向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獻官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跪減神前胙肉加俎興以俎西向進獻官受以授齋郎謁者引獻官降復位太祝進跪徹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拜已飲福者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遂引獻官就望瘞位南向立太祝執篚跪取幣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興自南陛降壇南行當柴壇南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幣祝版饌物置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二人以炬燎火半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

立夏後申日祀雨師

有司行事祝文曰百昌萬寶式仰膏澤率遵典故用備常祀其[illegible]與風伯文同

立秋後辰日祀靈星

有司行事祝文曰維九穀方成三時不害憑茲多祐介其農穡

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

於國城西北有司行事爲座象罇二於壇上東南隅北向皆有坫以西爲上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以西爲上。初獻司中祝文曰肆膺寶命億兆康乂用率常禮報茲祉福。次獻司命祝文曰賴茲正直黎庶康寧賚此良辰用申常禮。次獻司人祝文曰星紀已周兆庶康阜備茲蠲吉式薦馨香。次獻司祿祝文曰玄英紀時歲事云畢聿遵典故修其常祀飲福及行事如風師之儀

宋制二仲祀九宮貴神爲大祀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

雨師爲中祀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秋分享壽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
司命司人司祿爲小祀
眞宗咸平四年駕部員外郎直秘閣杜鎬上言按封禪書天神貴者
太一太一之佐曰五帝今禮以五帝爲大祠太一爲中祠況九宮所
主風雨霜雹疾疫之事唐朝玄肅二宗並嘗親祀會昌中陞次昊天
上帝欲望復爲大祀從之其御署祝版禮同社稷增設壇兩壝玉用
兩圭有邸其幣稍加茵褥如幣色
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泰山於行宮東築壇二成三赤上成縱廣各五
丈下成五丈二尺上爲小壇餘如京城祀壇牲用太牢以祀九宮
景德三年知樞密院事王欽若言壽星之祀肇自開元伏以陛下光
闡鴻猷並秩群祀而蕭蘓之祭獨略此祠縉紳之談皆謂闕典加以
老人星出實居角宿之間天既垂休禮固不答伏望特詔禮官俾崇
祀事庶百祥之允集介萬壽以無疆詔有司詳定遂請以秋分日饗

壽星及角亢七宿爲壇南郊高三赤周回八步四赤四陛下壝其祭
器祝禮咸以靈星爲准奏可
大中祥符二年澤州請建風伯雨師廟上以外州未詳典式令禮官
考作從下有司言唐制諸郡置風伯壇于社壇之東雨師壇于西各
稍北三數十步卑下於社壇雷神無立廟之文又按開寶通禮州縣
祭神祀並如小祀用一羊籩豆各八簠簋各二奏可
仁宗景祐二年學士承旨章得象等定司天監生于淵役兵卒訓奏
祀九宮貴神止用一局失逐年飛宮法按郄良遇九宮法有飛棊立
成圖每歲一移生九州災福事天寶中術士蘇嘉慶始置九宮神壇
一成高三尺四陛上依位置九小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
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
咸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
下符於遁甲此則九宮定位也每歲祭以四孟位隨歲改故謂之行
棊自乾元以後止依本位祭遂不飛仍減冬夏二祭國朝因乾元故
事而未嘗有所更今于淵等所謂即合天寶初祭之禮又今良遇飛
棊之圖然九宮之法本自術家時祭之文經禮不載昔漢室祠官所
領多本於方士牲幣壇場之數歲時昏曉之節薦酌鼓舞即用其方
故有黃帝用梟武夷用乾魚之類是則爲民請福無文咸秩寧有過
立非親一隅議者或謂不必飛宮若日月星辰躔次周流而祭有常
所此則定位之祀所當從也推數於回復侯神於恍惚固方册渺茫
氣考祥則飛位之文固可遵用請依唐禮遇祭九宮之時遣司天監
官一員詣祠所隨每年貴神飛棊之方以定祭位仍自天聖已巳入
曆太一在一宮歲進一位飛棊巡行周而復始詔可慶曆儀每坐籩
豆十二簠簋俎二皇祐增定壇如郊祀錄三成成三尺四陛上依位
置小壇九皆高尺五寸縱廣八尺西南爲坤階治平初樞密副使胡
宿言九宮司水旱實家列於常祀至和中光祿小吏漫 祭而震死

二人歲靈所傳不可不遠今首夏垂盡而時雨尚愆有惻上仁徧走
群望宜特遣近臣并祠九宮禮院以爲舊制每歲雩祀外水旱稍久
皆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及諸寺觀宮廟貴神亦宜准此從之
皇祐定風師壇高三尺周三十三步雨師雷師壇高三尺方一丈九尺
慶曆八年祕書郎王太明言按占書主河江淮濟清渠溉灌之事十
九星汴口祭河瀆七位而不及星司天監定亢池主渡水往來送迎
之事北河爲胡門北戒南河爲越門南戒王司空掌水土功事皆不
主江淮濟其計二十三星穎注津瀆太明所遺請與東井天津天江咸
池積水天淵天潢水位水府四瀆九坎天船王良羅堰等十七星在
天河內者當祠二月詔汴口祭河兼祠十七星
慶曆中修大火祠在南京三月九日祠之初鴻慶宮災集賢校理胡
宿請修火祀以閼伯對祭大火禮官議曰閼伯配火侑食如周棄配
稷后土配社之比下歷千歲遂爲種祀祖宗以來郊祀上帝而大辰

已在從祀閼伯之廟每因赦文及春秋委京司長吏致祭咸秩之典
未始云闕然國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宜因
興王之地商丘之舊作爲壇兆秩祀大火以閼伯配建辰建戌出納
之月內降祝版留司長吏奉祭行事籩豆牲幣得視中祠雖非舊章
特示新禮閼伯舊廟官給材費修飾乃上壇制高五尺廣二丈四出
陛陛廣尺壝一重四面距壇各二十五步位版以黑漆朱書曰大火
位配位曰閼伯位牲用羊一豕一器準中祠歲以三九月擇日長吏
已下分三獻州縣官攝太祀奉禮小祠慶曆獻官有祭服
神宗熙寧四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太一經推算七年甲寅歲太一
陽九六之數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
皆在入元之初終今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爲災厄之會然五
福太一自國朝雍熙元年甲申歲入東南巽宮時修東太一宮天聖
二年己巳歲五福太一入西南坤位修西太一宮請稽詳故事崇建
宮宇迎五福太一於京師詔將作監於集禧觀相視建宮六年中太
一宮成命宰相王安石爲奉安太一使樞密副使吳充龍圖閣學士
孫固等爲前導官主管幽蕩奉安神像降德音於天下
太常禮院言中太一宮冠服依東西太一而東西太一惟五福君
某冠通天冠大遊以下皆冠道冠按史記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
者五帝又方士言十太一皆天之尊神請並用通天冠絳紗袍從
之
元豐四年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國朝時令秋分饗壽星于南郊熙寧
祀儀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又於壇下卯階之南設角亢氐房心
尾箕七位東向按爾雅曰壽星角亢也說者曰數起角亢列宿之長
故曰壽星非此所謂秋分所饗壽星也今於壇下設角亢位且以氐
房心尾箕同祀尤爲無名又按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
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沒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

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則
壽星謂老人星矣請依後漢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祀老人星其
壇下東方七宿位不宜復設從之
政和五禮新儀壽星壇高三尺東西長一丈三尺南北長一丈二
尺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
六年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熙寧祀儀春秋仲月祀九宮貴神當與社
稷爲比爲大祠祝版依會昌故事開寶禮書書御名
禮部言五福十太一祝版青詞稱祀天子臣某謹按古之禮辭以
天子至尊雖祇事天地宗廟示民嚴上蓋未有稱臣者故禮曰踐
祚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內謂宗廟外謂郊社大
戴禮載祀天祝文稱予一人某漢承古禮稱天子以事天其贊饗
辭又曰皇帝魏明帝始詔天地明堂五郊可稱天子臣某東晉賀
循製策祝文稱皇帝臣某沿襲至今蓋用魏晉之制本朝儀注祀
儀於上帝五帝日月並稱臣檢會九宮貴神祝版進書已不稱臣
五福十太一當依熙寧六年以前故事其被遣之官自宜稱臣如
此則不失輕重之體從之
哲宗元祐七年監察御史安鼎言本朝春秋祀九宮太一用羊豕其
四立祭太一宮十神皆無牲以素饌加酒爲再詳星經太一一星在
紫宮門右天一之南號曰天之貴神其佐曰五帝主使十六神知風
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之事唐書曰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太一
掌十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國朝會要十神太一亦云天之尊神及
十精十六神並主風雨由是觀之十神太一九宮太一與漢所祀太
乙共是一神今十神皆用素饌而九宮並薦羊豕葷素不同似非禮
意詔令禮官詳定禮官言九宮十神太一各有所主名義不同即非
一神故自唐迄今皆用牲牢別無祠壇用素食之禮欲依舊制從之
徽宗崇寧元年詔建長生宮於洞真宮舊址以祠熒惑

其後又詔天下崇寧觀並建火德眞君殿仍詔正殿以離明爲名
太常博士羅畸言熒惑者至陽之精比者就國之陽特開琳館以
安其靈謂宜倣太一宮遣官薦獻或立壇於南郊如祀靈星壽星
之儀從之七月有司言閼伯陶唐氏之火正也居宋地國家以火
德王天下而興王之都實次大火閼伯有功於宋宜從祀離明殿
從之四年禮部言離明殿增閼伯位按春秋傳五行之官封爲上
公祀爲貴神祝融高辛之火正也閼伯陶唐氏之火正也祝融既
爲上公則閼伯亦當服上公衮冕九章之服從之

五禮新儀立夏日祀熒惑及祀陽德熒惑壇廣四丈高七尺四出
陛兩壝二十五步陽德觀火德熒惑以閼伯配俱南向五方火精神等並爲從祀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立春祀東太一宮立夏季夏土王日
祀中太一宮立秋日祀西太一宮立冬日祀中太一宮
中太一宮眞室殿五福太一在中君綦太一在東大遊太一在西

俱南向延休殿四神太一承釐殿臣綦太一在東西向北上延祐
殿直符太一臻福殿民綦太一在西東向北上膺慶殿小遊太一
在中天一太一在東地一太一在西靈貺殿太歲在中太陰在西
俱南向三皇五方帝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天地水三
官五行九宮八卦五岳四海四瀆十二山神等並爲從祀東西太
一宮準此東太一宮大殿五福太一在東君綦太一在西俱南向
大遊太一殿在大殿之北南向臣綦太一殿在西北向小遊太一
直符太一四神太一殿在大殿之東西向北上天一太一民綦太
一地一太一殿在大殿之西東向北上西太一宮黃庭殿五福太
一在中君綦太一在東大遊太一在西均福殿小遊太一在中俱
南向延貺殿天一太一在中四神太一在南臣綦太一在北俱西
向資祐殿地一太一在中民綦太一在南直符太一在北俱東向

五禮新儀仲春仲秋祀九宮貴神壇三成一成縱廣十四丈再成
縱廣十二丈三成縱廣十丈各高三尺其上依方位置小壇九各
高一尺五寸縱廣八尺四陛又西南爲一陛曰坤道兩壝每壝二
十五步

四月議禮局議上五禮新儀立秋後辰日祀靈星壇高三尺周八步
四尺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

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
如之鄭氏曰兆爲壇之營域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
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
北郊各以氣類而祭之於四郊則謂之四類漢儀縣邑常以丙戌日
祠風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亦從其類故也熙寧祀儀
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是以氣類爲之位至於兆風師於國城東
北兆雨師於國城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非所謂
四類也請稽舊禮四類之義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

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日
其壇兆則從其氣類其祭辰則從其星位仍依熙寧祀儀以雷師從
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其雨師雷師爲二壇同壝
司中司民司祿爲四壇同壝壇制高廣自如故事其祀風師雨師則
用栢升煙並從之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壇各廣二十五
步風師雨師雷師壇高三尺四出陛並一壝二十五步風師壇廣二
十三步雨師雷師壇廣十五步

又言本朝都城壇壝之制風師在城之西雨師在城之北雷師從
雨師之位爲二壇同壝州縣風師在社之東雨師在雷師之西非
所謂各依其方類求神者請倣都城方位之制仍以雷師從雨師
之位爲二壇同壝從之

高宗紹興七年太常博士黃積言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

祀雨師雷神秋分日饗壽星立夏日祀熒惑望下有司舉行從之
壽星禮料用籩一鹿脯豆一鹿醢著尊一實以法酒祀風雨禮料初依奏告例後比擬舊制見嶽鎮海瀆內減鉶鼎三登一詳見其門

元符祀風師雨師雷師儀注

陳設

前祀二日本司率修除壇之內外設祀官次於壇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祀日掌事者設神位版於壇上席以莞執尊罍者設祭器掌饌者實之每位籩豆在神位前左重三行豆入在神位前右重三行俎二在籩豆外分左右簠簋各一在二俎間設尊於壇上東南隅北向尊罍坫加勺羃設洗於壇南陛之東南北向罍在洗東加勺羃篚在洗西南肆置巾爵設三獻位於壇卯陛之東西北向上設祝位二於壇南北向西上雨師於兩壝間又設位於壇上西向北上雨師雷壇飲福位準此設初獻飲福位於壇上神座之東北向設望燎位於壇南南向燎壇積柴於上開上南出戶置香爐合并燭於神座之前幣置篚陳於左祝版置坫陳於右

行禮

祀日質明諸祀官各服其服贊禮者引三獻官以下入就位立贊禮者少前初獻之左贊請行事執事者升煙燔牲首贊唱者曰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訖祝升自東陛就西向立祝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神座左贊禮者引初獻詣盥洗南北向執罍者酌水初獻搢笏盥手執篚者取巾於篚授初獻帨手訖即授巾奠於篚執笏初獻升自午陛詣神座前北向搢笏跪三上香祝以幣西向跪授初獻訖興復位初獻受幣奠於神座前執笏俛伏興再拜雨師行禮訖降壇次詣雷師壇位前行禮如上儀降陛復位少頃引初獻再詣罍洗南立北向執罍者酌水初獻搢笏盥手帨手訖又取爵以次付執罍者酌水初獻洗爵又授巾初獻拭爵訖巾奠於篚執笏初獻升自午陛執事者引初獻詣酒尊所舉羃酌酒於爵初獻詣神座前北向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畢初獻再拜祝奠版於神座右坫興讀祝訖先詣雷師神位初獻三祭酒奠爵畢祝持版於神座右跪讀祝畢奠版於神壇右坫興復位初獻降復位次引亞獻詣罍洗北向搢笏盥手帨手洗爵執爵執笏升自東陛詣神座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訖降復位詣雷師壇並如上儀次引終獻詣罍洗升獻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次引初獻詣雷師壇升自午陛詣飲福位北向立執事者各以爵酌酒合置一爵持爵詣初獻之左東向立初獻再拜搢笏跪授爵祭酒啐酒奠爵執饌者以俎減神座前胙肉合置一俎上又以豆取稷黍飯合置一豆先以飯授初獻受訖又以俎授初獻受訖皆以授執饌者初獻取爵飲卒爵執事受虛爵復於坫初獻執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引初獻以下就望燎位南向立執事者以篚詣神位前跪取版幣降自東陛置於燎柴贊唱者曰可燎以炬燎柴半贊者少前北面贊禮畢引初獻以下退

十一年太常丞朱輅言九宮貴神所主風雨雪霜雹疫所係甚重請舉行祀典以春秋二仲祭

十八年禮部侍郎沈該言國家乘火德之運以王天下先朝建陽德觀專奉火德配以閼伯而祀以夏至舊典可舉望詔有司於宮觀內別建一殿專奉火德配以閼伯以時修祀益固炎圖詔禮部太常寺討論

太常寺討論得應天府祀大火係以季春秋擇日差官於本廟致祭今道路未通從宜於行在春秋設位臣僚言多事以來大火之祀弗舉比年多災雖緣有司不戒然預防之計宜無所不用其至望命有司參酌舊典即行在每建辰戌出納之月設位望祭豈特昭炎德昌熾之福亦弭災之道尋令太常寺請以季春出火日於東郊季秋納火日於西郊各建壇壝以大祠之禮禮大神禮料依感

生帝（詳見祀五帝門）

詔擇地建太一宮

先是命禮官考典故十月癸卯上之曰太平興國初司天楚芝蘭建言太一有十曰五福君棊大遊小遊天一臣棊直符民棊四神地一天之貴神也五福所在無兵疫人民豐樂自雍熙元年入巽宮吳分蘇州請建宮都城東南蘇村以應蘇臺之名乃建東太一宮八年宮成合千一百區凡十殿四廊國三皇五帝九曜七元天地水三官南斗三台二十八宿天曹四司十精太一五嶽儲副佐命十二山神八卦六丁五行四瀆本命等神及四直靈官三十六神將像五百二十四軀天聖六年司曆者言太一入蜀之坤宮又建西宮於八角鎮前後東西凡四殿又建齋殿塑像自內出始鑄印給之熙寧四年十月司天言甲寅五福當入中都又建中宮於集禧觀政和間改龍德宮爲北太一宮今四立日皆望祀太一於惠照設位宜擇地建宮詔兩浙漕臣營之癸丑詔製像於新宮十一月甲戌禮官請太一冠服不載於傳記畏記東西宮像服道冠仙衣侍臣二人服道衣童子二人青衣執紅絲拂中太一宮道流朱忠煥亦謂十神太一皆服通天冠絳服執圭從臣梁冠絳服執笏童子執紅絲拂請如其飾及名諸殿十八年正月癸未又請上書其榜太一殿曰靈休殿門曰崇真挾殿曰瑤章寳室三清殿曰金闕寥陽火德殿曰明離本命殿曰介福齋殿曰齊明三月宮成凡百七十有四區十太一位於殿上南面西上從祀東廡九十有八西廡九十有七皆北上乙亥設官榜丙子奉安神像用細仗二百人鈞容樂親從威儀道士皆百人宰臣爲奉安使

上親謁太一宮前期有司張帟於齋殿設褥位於靈休殿介福殿上之東西向及香案之前設群臣次宮之內外質明帝服鞾袍自崇政殿輦出宮北門至齋殿降輦群臣先入班於靈休殿下皆北面帝自齋殿步至宮之東廡入便門升殿東側階至褥位西面立再拜群臣皆再拜凡帝拜群臣皆拜帝進五福太一前三上香再拜次至君棊大遊小遊天一地一四神臣棊民棊直符皆如五福之儀還褥位再拜群臣自西廡班於介福殿下帝降自東廡升介福殿東側階至褥位西面立再拜進建生星十君前三上香再拜次至本命元辰眞官前亦如之帝還褥位若命宰臣炷香則宰臣升自西階以次上香畢降階帥群臣再拜帝再拜還齋殿群臣皆退帝還宮

太常寺簿林大鼐言十神太一卽天乙太一國家分而爲二並爲大祀比新太一宮而九宮貴神尙寓屋而不壇混於小祀雜乃詔臨安府於國城之東擇爽塏地建九宮貴神壇其儀如祀上帝以太一攝提權星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爲序牲以少牢籩豆十有二玉以圭璧太一幣以黑攝提招搖天符以黃軒轅星以青青龍以紫咸池以白太陰以紅天一以赤

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等言本寺已擇九月十四日依元降旨設位望祭應天府大火以商丘宣明王配二十一日內火祀大辰以閼伯配大辰卽大火閼伯卽商丘宣明王國朝以來建號以火紀德太祖皇帝光堯壽聖太上皇帝皆受命於宋故推原發祥儲祉之所自崇建商丘之祠廟曰應天廟曰光德加封王爵錫謚宣明所以追嚴者備矣今有司旬日之間舉行二祭一稱其號一斥其名義所未安乞自今立夏日祀熒惑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祀火神其配位稱閼伯者祝文位版並依應天府大火禮例改稱商丘宣明王以稱國家崇奉火正之意從之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

祭寒暑

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註：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illegible]

籥章掌土鼓豳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豳詩亦如之。玄謂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illegible]

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illegible]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illegible]

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illegible]

傳：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illegible] 西陸朝覿而出之。[illegible]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illegible] 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illegible] 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illegible]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illegible] 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illegible]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illegible] 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illegible] 公始用之。[illegible] 火出而畢賦。[illegible] 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illegible] 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illegible] 夏無伏陰，[illegible] 春無淒風，[illegible] 秋無苦雨，[illegible] 雷出不震，[illegible] 無菑霜雹，癘疾不降，[illegible] 民不夭札。[illegible] 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illegible] 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illegible]

秦德公時初作伏祠（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履時無秋至此乃方有之）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災

按秦祠伏磔狗之禮非古也以古有祀寒暑之禮姑附于此

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立凌室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冰壯之時凌室長率山虞及輿隷取冰於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之地以納于凌陰務令周密無洩其氣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於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啓冰室先薦寢廟夏祠用鑑盛冰室一鑑以禦溫氣蠅蚋御殿及太官膳羞並以鑑供冰自春分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夷槃隨冰供給凌室在樂遊苑內置長一人吏一人保舉吏二人

隋以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用黑牡秬黍於冰室祭司寒神開冰依以桃弧棘矢

唐制先立春三日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祭訖鑿冰萬

段方三尺厚尺五寸而藏之仲春開冰祭加藏禮依以桃弧棘矢設於冰室戶內之右禮畢遂留之

開元禮孟冬祭司寒儀（孟冬藏冰開冰附）

前三日諸祭官散齋二日於家正寢致齋一日於祭所右校掃除祭所衛尉陳設如常祭日未明一刻大官丞具特牲之饌未明一刻郊社丞入布神座於廟北南向設神位於座首又帥其屬設酒樽於座東南設洗於西樽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樽罍篚者各位於樽罍篚之後上林令設桃弧棘矢於冰室戶內之右（祭訖遂留之）奉禮設上林令位於神座東南執事者陪其後俱重行西向北上質明上林令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丞良醞之屬入實樽罍太官丞監實籩豆簠簋贊引引上林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立定太祝與執樽罍篚冪者先入立於神座前北向俱再拜訖各就位贊引引上林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入就位立定贊拜上林令以下皆再拜太官丞出詣饌所贊引進上林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迎於座首設於神座前訖大官丞以下還鐏所贊引引上林令盥手洗爵詣酒樽所執樽者舉冪上林令酌酒贊引引上林令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嗣元神武皇帝謹遣某官姓名敢昭告于玄冥之神順茲時令增冰堅厚式遵常典將納凌陰謹以玄牡秬黍嘉薦清酌明祀于神尚享訖興上林令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鐏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上林令之右西向立上林令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還鐏所上林令俛伏興再拜贊引引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鐏所太祝與執鐏罍篚者俱復位立定贊引贊拜上林令以下皆再拜贊引進上林令之左白禮畢贊引引上林令以下出其祝版焚於齋所

周顯德元年詔築壇北郊以孟冬祭司寒其藏冰開冰之祭俟冰室成即行之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始置藏冰署修其祭常以四月命官享太祝以黑牡祭于玄冥神用幣乃開冰以薦太廟

太宗淳化三年秘書監李至言周制以仲春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詳其開冰之祭當在春分乃有司之失上覽奏即命正其禮其後又以孟冬祀司寒羊一豕一不行飲福天聖令春分開冰季冬藏冰皆祭

神宗元豐中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熙寧祀儀孟冬選吉日祀司寒國朝祀令夏分日開冰季冬月藏冰祭司寒於北郊案春秋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古者司寒唯以藏冰啓冰之日孟冬非有事於冰則不應祭享其祀儀孟冬選吉日祭司寒宜從

禳祀唯季冬藏冰則享司寒於冰井務牲用黑牡羊穀用秬黍仲春開冰則但用羔而已月令天子獻羔開冰孔穎達曰啓冰惟獻羔啓郊祀錄仲春開冰祭司寒於冰室以桃弧棘矢設於神座夫桃弧棘矢以禳除凶邪非禮神之物當置於凌室之户其啓冰獻羔當依孔穎達之說從之

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左氏傳春秋以少皡有四叔其二為玄冥杜預以元冥為水官故歷代祀之為司寒則元冥非天神矣本廟儀注其祭司寒禮畢燔燎是以祀天神之禮而享人鬼也請罷燔燎而埋祝幣從之

六宗四方

按舜典言類于上帝之下繼以禋于六宗曲禮言天子祭天地之下繼以祭四方然則古帝王祭六宗四方之禮亞於天地蓋非小祀也但經傳俱不明言其神之名目而先儒訓釋

互有異同如六宗則或以為天神或以為地祇或以為祖宗四方則或以為五官或以為四望或以為蜡之百物而歷代之舉此二祀者各主一說今除五帝日月星辰水旱寒暑山川八蜡等項各自該載入本門外專立六宗四方一門以攷歷代所以舉二祀之說而先儒訓釋之同異攷訂之去取併詳著焉

虞舜禋于六宗 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也 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已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為禳祈禳猶卻也祈猶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夜明月壇幽禜星壇雩禜水旱壇也○[illegible]曰案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禮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謂祓周禮常祀歲時常祭此經所載望司時非享寒暑檜四水旱失時須有祈禱之禮非關正禮之事故不列於宗伯也是以寧成之意謂此諸神為祈禱之禮故特載六宗之義不以先相尊之明非常禮也祭時者謂春夏秋冬四時之氣不和為人害欲祭此氣之神也祭寒暑者或寒暑大甚祭以禳之或寒暑頻無祭以祈之祭水旱者水甚祭水旱甚祭旱謂祭此水旱之此皆王肅及先儒之意以此為六宗歲之常禮宗伯不見文不具也非鄭義今不取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者以埋少牢之文在諸祭之首故知以下皆祭用少牢

楊氏曰愚按孔注禋于六宗取祭法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為六宗王肅之說亦同朱子書說非苟從者亦取祭法六者為宗必有深意但鄭玄注祭法改相近為禳祈又以六者皆為祈禱之祭夫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乃是攝位告祭之禮安得有禳祈之禮哉故書疏云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

周官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為六宗按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人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

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猶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玄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為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為六宗漢武即位依虞書禋于六宗禮

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張融許從鄭君於義爲允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于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月日月既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

舜典禋于六宗疏曰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楊氏曰諸儒說六宗異同如此愚按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在上帝之後山川之前其禮甚重因諸家之說不同而遂廢惜哉

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 [illegible]

○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 [illegible]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 [illegible] 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 [illegible]

○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illegible]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illegible] ○凡四方用蜃 [illegible] 見 ○王祭群小祀則玄冕 [illegible]

○四坎壇祭四方也 [illegible]

陳氏禮書曰周禮大司馬春祭社秋祭祊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又曰方社不莫古者言社必及方則社爲民祈方爲民報祈在春報在秋詩言來方禋祀明堂位言春社秋省則秋省斂而因祀焉此所謂來方禋祀也鄭康成釋曲禮謂四方五官之神東句芒南祝融與黎西蓐收北元冥釋舞師謂四方四望也康成從先鄭之說釋大宗伯謂四方百物入蜡也然鬯人四方

在山川之下大司樂四望在山川之上則四方非四望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則四方非百物也五官之說亦不可考大司馬於社言祭則地示也於礿烝言享則人鬼也於方言祀蓋兼上下之神也祀之之禮其位四郊其器蜃鑄（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蜃）其舞羽舞（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其牲體則疈之其牲色則各以其方之色而已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周禮小司徒小祭祀共牛牲則四方之祭不特用羊而已詩言犧羊者孔穎達犧言以見純明非特羊也穎達之言則是謂犧爲純誤矣

楊氏曰愚按四方篇注疏曲禮一條謂五官之神祭法一條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舞師一條謂四望之神大宗伯一條謂蜡祭四方百物之神月令一條謂四方五行之神大司馬一條謂祭四方之神詩考諸說惟舞師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其說爲近蓋四方即四望而又有不同四望者郊祀之後合四方名山大川之神而望祭之如左氏曰望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各望祭於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於其方亦謂之望如舜即位同時皆祭曰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狩亦曰望秩于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云歲徧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然國內又各有東西南北亦隨四時而望祭於其方也望祭四方則五官之神五行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又分而爲四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亦謂之四方何耶按以血祭祭五岳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禮固不同所謂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內百物之神耳鼓人鼓兵舞帗舞疏云百物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漢興於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

平帝時王莽奏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謹與太師光等議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群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墬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墬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畤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畤甚盛矣

按王莽既以六子爲六宗矣然所謂群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則日月雷風皆祠之而不及山澤何也

後漢安帝元初六年三月初立六宗祀於洛陽城西戌亥之地禮比太社時司空李郃奏尚書禋于六宗漢興亦不廢今宜復舊制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從之

魏明帝立六宗祀六子之卦帝疑其事以問王肅肅以爲六宗之卦故不廢

景初二年改祀太極中和之氣時散騎常侍劉劭言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宗之氣也時從其議

晉初罷其祀後復立六宗因魏舊事

摯虞奏舜受命禋于六宗漢魏相承著爲貴祀凡崇禋百神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從之

後魏明帝太常三年立六宗祀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

孝文太和十三年詔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於郊天壇

時大議禋祀之禮高閭曰六宗之祀議者不同凡十一家莫能詳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位而祭之帝曰尚書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文相接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禋非地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關其地故稱一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一也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祀備焉六祭俱備無煩別立

通典評曰虞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漢以王莽等奏日月星辰山川海澤六子之卦爲六宗者按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應祭之後漢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者禮無禋地與四時之義孔安國言寒暑日月水旱爲六宗者於理又乖鄭玄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者並是星質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魏劉邵以沖和之氣六氣宗之者氣先於天不合禋天之下氣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何所宗之其間有張迪以六代帝王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等並不堪錄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於義爲當何者按周禮以禋祀昊天上帝則禋祀在祀天不屬別神又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或難曰書既云類上帝何更言禋者此叙巡狩祀禮之次矣將出征肆類也禋宗徧祀六天也何以肆類之文而迷都祀之禮乎

儀禮祀方明儀

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

四時朝覲受之于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南秋西冬北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

[illegible]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illegible]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

[illegible]

四傳擯

[illegible]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illegible]

[illegible]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

[illegible]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illegible]

朱子曰愚按覲禮特言拜日禮日禮月禮山川丘陵而無禮天禮地之文下文乃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何也鄭注曰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謂王巡狩及諸侯盟祭也此

蓋博記祭天地日月山川丘陵之禮有燔柴升沈瘞之別非專言覲禮也注又傅會上文爲之說曰燔柴祭天者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王巡狩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盟其神主月一說之外又生一說穿鑿支離甚矣

王制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 [illegible]

秋官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illegible]

秋官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 [illegible]

文獻通考卷八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

社稷

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illegible]

諸侯祭社稷 [illegible]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illegible]

。匠人營國左祖右社 [illegible]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 [illegible]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 [illegible]

令社稷之職將祭之時令諸侯有職事於社稷者也[illegible]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illegible]○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illegible]

黃氏曰社祭土稷祭穀郊丘祭天地天子之禮也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地祭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禮達乎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曰以靈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亦見其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雷鼓雷鼗以祀天神靈鼓靈鼗以祭地示是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

陳氏禮書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効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法王社侯社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國社亡國社與天子同其祭用少牢與天子異先儒謂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五色冒以黃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黃其言雖不經見然五土數黃色則天子社廣五丈冒以黃信矣諸侯之社常半天子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天子六宮諸侯三宮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之馬六閑則社半五丈信矣禹貢徐州貢土五色以為社則大社五色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信矣○又曰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為之周禮所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為之左傳所謂書社千社是也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置千社於魯哀十五年齊人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杜氏注二十五家為一社鄭氏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古也左傳有清丘之社月令仲春命民社先儒以謂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言大夫以下則民社不始於秦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illegible]

凡州之大祭祀涖其事[illegible]

○仲春擇元日命民社[illegible]

右天子諸侯大夫之制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illegible]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illegible]

[illegible]

陳氏禮書曰鄭氏注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韋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玄義以爲社主用石又後魏太平中大社石主遷于社宮是社主用石矣又按舊社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在禮無文按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長五尺方二寸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體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過尺二寸其短以寸計之唐之時舊主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蓋有所傳然也而議者謂宜長五尺方二寸埋其半於土中此臆論也古者天子諸侯有藏社之禮而陳侯嘗擁社以見鄭子展襄二十二年左傳果埋其半則不可迎而載果石長五尺方二寸則不可取而擁

右社主社木

天子祭社稷皆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 王制。○按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是天子[illegible]

[illegible]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 [illegible] ○陰祀用黝牲毛之 [illegible] ○以血祭祭社稷 [illegible] ○次祀用牲幣 [illegible]

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illegible]

凡祭祀社壝用大罍 [illegible]

○三獻文 [illegible] ○三獻爓 [illegible]

王祭社稷則希冕 [illegible]

大司樂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illegible]

鼓人以靈鼓鼓社祭 [illegible]

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illegible]

右祭社稷禮物樂舞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 豐年秋冬報也

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illegible]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illegible]

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 [illegible] 稷田正也 [illegible]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illegible] 自夏以上祀之 [illegible] 周棄亦爲稷 [illegible]

[illegible] 自商以來祀 [illegible]

右社稷配祭

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illegible]

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 [illegible]

右勝國社稷

傳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illegible] 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 [illegible]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illegible]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 [illegible] 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illegible]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illegible] 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illegible] 春社天子之祭也 [illegible] 命降于社之謂殽地 [illegible]

[illegible]〇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illegible]〇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illegible]〇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illegible]〇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illegible]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illegible]〇鄭子產伐陳入之陳侯免擁社以待於朝[illegible]〇莊公如齊觀社[illegible]曹劌諫曰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illegible]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illegible]〇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穀梁子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illegible]公羊子曰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illegible]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illegible]

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于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楊氏曰愚按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則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則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爲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於南郊順陽時因陽位夏至祭地於北郊順陰時因陰位以類求類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所謂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亦可矣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之類是也說者曰類者依郊祀正禮而爲之也宜者有事乎社求福祐也此所謂告祭也知祭各有義不可以一說拘則知聖人制禮精微之意矣

漢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鄭氏曰枌榆鄉名師古曰以此樹爲社神因立名也蓋高祖里社也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因命縣爲公社立官社立靈星祠以后稷配[illegible]

四年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梁巫
祠天社秦巫祠社主（即后社主中）
十年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謂隨其祠具之豐儉也）
漢舊儀官大社及大稷一歲各再祠太祝令常以二月八日以一
太牢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
天下祠社稷社者古司空主平水土共工氏之子句龍氏能平水
土植百穀發于社以報其功稷者司馬官長助后稷耕種祭于稷
以報其功祠社稷各官長諸侯丞相中二千石二千石以下令長
侍祠
平帝時大司馬王莽上書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
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
（文獻通考卷八十二）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師古曰大雅緜之詩也冢大也冢土土神謂大社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也田祖稷神也言設樂以御祭於神為農夫甘雨也）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李奇曰紼引車索也言祭天地五祀則越紼而行事不以私喪廢公祀師古曰紼引車索也）聖漢興而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大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也）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
稷種穀樹（師古曰穀樹楮樹也其子類穀故於稷種）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
光武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門墻而
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郡縣置社稷太守
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
載社主不載稷也
漢儀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
用救日

何休注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
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縈之也何休曰脅之與責
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
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闇者社者
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縈之然此說非
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
以為順也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鼓攻之以陽責陰也
故春秋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土地別神也尊之不敢
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虛言也助陽責
下求陰之道也
魏自漢後但太社有稷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
立帝社
博士孔晁議漢氏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
（文獻通考卷八十二）太稷又特立帝社云禮記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言為群
姓下及士庶皆使立社非自立也今並立二社一神二位同時俱
祭於事為重於禮為黷宜省除一社以從舊典劉喜難曰祭法為
群姓立社若如晁議當言王侯不得言為下云王為群姓立七祀
諸侯自為立五祀若是使群姓私立何得踰於諸侯而祭七祀乎
郤為群姓立七祀乃王之祀也夫人取法於天取財於地普天率
土無不奉祀而何言乎一神二位以為煩黷
明帝時祭社但稱皇帝
王肅議太尉等祭祀但稱名不稱臣每有事須告皆遣祝史
晉武帝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并社之祀
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穀梁傳曰天子親
耕故自立社為藉而報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為百姓立社
而祈報為事異體殊此社之所以有二武帝以祖王肅景侯之論

曰王社亦謂春祈藉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太社天子爲人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群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間之社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前被勑尚書召誥云社于新邑唯一太牢不立二社之明義也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存之有義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壝社無稷字說者以爲約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詔曰社實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依魏制

元帝建武元年依洛京立二社一稷

宋仍晉舊無所改作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脩儀其神一位北向稷東向齋官社壇東北南向立以西爲上諸執事西向立以南爲上稷名太稷

祠部郎中何佟之議按禮記郊特牲社即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牖下答陰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爲言是相對之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並東向而齋官在帝壇北西向於神背行禮又名稷爲稷社甚乖禮意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並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陽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在社壇東北南向立以西爲上諸執事西向立以南爲上稷依禮無兼稱若欲尊崇正可名太稷豈得稷社耶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云君南向答陽也臣北向答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立應北向陰氣向北則立宜向南今二郊一限南向皇帝望幣東西向故知壇墠無繫於陰陽設位寧拘於南北群臣小祠類皆南面薦饗之時北向行禮蓋欲伸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義理與佟之相難凡三往返有司議治禮無的然明據佟之議乃行也

梁社稷在太廟西天監四年以太常省牲太常牽牲太祝令贊牲至

大同初又加官稷并前爲五壇

其初蓋晉元帝建武元年所創有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壇門牆並隨其方色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國縣祠社稷先農及臘又各祠社稷于壇百姓則二十五家爲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

春秋祠水旱禱祈祠具隨其豐約舊太社廩犧吏牽牲司農省牲太祝吏贊牲天監中明山賓議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實爲重今公卿貴臣親執盛禮而令微吏牽牲頗爲輕末且司農省牲又非其義太常禮官實當斯職祭禮祭社稷無親牽牲之文謂宜以太常省牲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贊牲帝唯以太祝贊牲爲疑又以司農省牲於禮似傷山賓更執謂即事誠異議以太常丞牽牲餘依山賓議於是遂定

陳依梁舊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爲六飯粳以敦稻以牟黃粱以簠白粱以簋黍以瑚粢以璉其儀本之齊制

後魏天興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於宗廟之右爲方壇四陛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太牢勾龍配社周棄配稷皆有司侍祠

北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右每以春仲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爲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

後周立社稷於左帝親祠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

隋文帝開皇初建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内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各祭百姓亦各為社

唐社稷亦在含光門内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句龍配稷以后土配武德九年親祠太社詔令四方别其姓類命為宗社京邑庶士臺省群官里閈相從共遵社法以時供祀各申祈報具立節文明為典制

高宗咸亨五年以宗邑等社事屬頻煩罷之

睿宗神龍元年改先農壇為帝社壇於太壇西立帝稷壇禮同太社太稷其壇不備方色異於太社

時祝欽明與禮官等奏經典並無先農之文永徽年中猶名籍田垂拱以後改為先農然先農與社本是一神其先農壇請改為帝社以應王社之義其祭先農改為帝社仍請准令用孟春吉辰祭后土以句龍配從之

又其年五月詔以東都建置太社令禮官議定社主太常少卿韋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玄議以為社主用石又按後魏天平四年四月太社石主遷於社宮其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禮官博士議社主制度長短在禮無文按韓詩外傳云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土是五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請准五數長五尺准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則神道設教法象有憑其尺請用古尺又檢舊社稷壇上四方布以方色唯中央數尺飾以黃土禮官韋叔夏等又議曰韓詩外傳曰天子太社廣五丈各分置四方色訖上冒以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據此合用黃土遍覆壇上今檢舊壇之上亦備方色唯中央數尺飾以黃土則是覆被之道有所不及既乖舊制請准古改造於是以方色飾壇之四面及四陛其上則以黃土覆之

玄宗開元十九年正月三十日敕普天率土崇德報功饗祀惟殺封割滋廣非可以全惠養之道協靈祇之心其春秋二時社及釋奠天下諸州府縣等並停牲牢惟用酒脯務存脩潔足展誠敬自今以為常式至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勑春秋祈報郡縣常禮比不用牲豈云血祭陰祀貴臭神何以歆自今已後州縣祭祀特以牲牢宜依常式其年六月二十八日勑大祀中祀及州縣社稷依式合用牲牢餘並用酒脯至正元五年九月十二日國子祭酒包佶奏春秋祭社稷准禮天子社稷皆太牢至大曆六年十月三日勑中祀少牢社稷是中祠至今未改勑旨宜准禮用大牢

天寶三載詔社稷列為中祀頗紊大猷自今以後社稷及日月五星並升為大祀仍以四時致祭

開元禮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配后土）太稷（配后稷每坐籩豆各十簠簋各二鉶俎各一）舊樂用姑洗之均三變社稷之祀於禮為尊豈同丘陵止用三變合依地祇用函鍾之均八變之樂

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儀（攝事附）

齋戒（如前祭方丘儀）

陳設

前祭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社宮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次祭官於齋坊之内（攝事無大次但守宮設祭官次）三師於北門之外諸王於三師之北俱東向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齋坊南門之外重行東向北上介公酅公於北門之外道東西向以南為上諸州使人東方南方於諸王西北東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東北重行俱南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於東門之外道北南向以西

爲上諸國之客於東門之外東方南方於武官東北南向西方北方於道南北向俱以西爲上(以攝事無三師下至此儀)前祭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北東方西方磬簴起南鍾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東鍾簴次之設十二鎛鍾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雷鼓於南懸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柷敔於懸內(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鍾歌磬各於壇上近北南向皆磬簴在西其匏竹者各立於壇下南向相對爲首(凡懸皆展而編之)諸工人各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南爲上南方北方以東爲上右校清掃內外又爲瘞埳二於南門之內於稷壇西南(攝事爲埋坎二於樂懸之北)方深取足容物北出陛○前祭一日奉禮設位北門之內當社稷之壇北南向(□祭奉禮郎一人守之在□北立五步所南向)又設望瘞位西門之內當瘞埳南向(攝事無以下至此儀位)設祭官公卿位於西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其後少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面以南爲上設御史位於壇上正位於太社壇東北隅西向副位於太稷壇西北隅東向(攝事令史陪位)設奉禮位於樂懸西北贊者二人在北差退俱東面南上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瘞埳西北東向北上(攝事無協律郎位)設協律郎位各於壇之上東北隅俱西向設太樂令位於南懸之門南向設祭官位三師位於北門之內道西俱南面東上設介公酅公位於道東南面西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執事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東方位文官每等異位重行西向皆以南爲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北門之內道西於諸王西北重行南向以東爲上西方北方於道東於介公酅公東北重行南向以西爲上諸蕃客位於北門之內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東每國異位俱重行南面以西爲上設門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於西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東爲上三師位於北門之外道西諸王於三師之北俱東向介公酅公位於道東西向皆以南爲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西門之外祭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爲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東門之外道北每等異位重行南面以西爲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王西北重行東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東北西面俱南上設諸國客位東方南方於武官東北每國異位俱重行南向西方北方於道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皆以西爲上(攝事無三師社門內位王以下儀位設祭官門外之位)設酒罇之位太社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二壇上西北隅南向設后土氏象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二於太社酒罇之西俱南向東上各置於坫皆加勺冪(□□□於坫)設太稷后稷酒罇於其壇上如太社后土之儀設御洗各於太社太稷壇之西北南向亞獻之洗又各於西北南向俱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篚實以巾爵也)執罇罍篚冪者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壇上罇坫之所晡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廚省饌具訖還齋所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盛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皆用物)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太社太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設后土氏於太社神座之右后稷氏神座於太稷神座之左俱東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鑾駕出宮如方丘之儀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玉太社太稷以兩圭有邸幣色皆以玄……)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皆設於神廚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西門當太社壇北重行南面以東爲上(凡引導者每曲一逡巡)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者各升自西陛立於罇所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太社壇升自西陛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降又詣太稷壇行掃除如太社之儀訖各引就位駕將至謁者贊引各

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群官客使先置者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奏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謁者引文武五品以上祭從群官皆就門外立(其謁者贊引祭官各就此位贊者至此陳)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北道東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西陛升行掃除於上升稷壇亦如之訖降行樂縣於上訖引就門外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謁者贊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文武群官介公酅公諸國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絺冕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博士引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社宮西門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圭授殿中監殿中監進皇帝搢大圭執鎮圭華蓋侍衛停於門外近侍中從入如常儀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皇帝至版位南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謁者贊引各引祭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凡太常卿前奏皆此類)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工鼓柷奏順和之樂乃以函鍾爲均文舞八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諸太祝俱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行皆作太和之樂)皇帝詣太社壇升自北陛侍中中書令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取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南向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西向進皇帝搢鎮圭授玉帛(凡授物皆搢鎮圭奠訖執圭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乃以應鍾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南向跪奠於太社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再拜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向進

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西向跪奠於后土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降自北陛樂作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稷壇升自北陛南向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西向進皇帝受玉帛登歌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南向跪奠於太稷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向進皇帝受幣登歌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奠於后稷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降自北陛樂作皇帝還版位南向立樂止初群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前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西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太社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太社太稷之饌入自正門配座之饌入自左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太蔟之均饌至陛樂止祝史各進徹毛血之豆降自西陛以出太社太稷之饌升自北陛配座之饌升自西陛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其蓋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西陛復位諸太祝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之儀並如圜丘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太社壇升自北陛樂止謁者引司徒升自西陛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社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壽和之樂作(皇帝酌獻及飮福皆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社神座前南面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攝事云謹遣太尉封臣名下同)敢昭告于太社維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弘庶類謹因仲秋(仲春)祇

率常禮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疏嘉薦醴
齊備茲瘞埋用伸報本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享與皇帝再拜
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
常卿引皇帝詣后土氏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
受爵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
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
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
于后土氏爰茲仲春仲秋撰日惟吉恭修常祀薦于太社惟神功著
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實惟通典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鬣
明粢薌合薌萁嘉薦醴齊陳于表位作主侑神尚享訖興皇帝再拜
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
卿引皇帝進太社神社前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合
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爵東向進皇帝拜受爵跪祭酒
啐酒奠爵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減太社神座前三牲胙肉
各置一俎上太祝以俎授司徒司徒持俎東向以次進皇帝每受以
授左右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
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北陛詣
罍洗樂止謁者引司徒降壇西陛以從皇帝至罍洗盥手洗爵侍中
黃門侍郎贊洗如常訖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大稷壇升自北
陛樂止謁者引三公三公與齋郎奉俎升自西陛立於罇所皇帝太
稷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稷
神座前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立樂止太祝
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
子某敢昭告于大稷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蒸黎
恭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萁薌合嘉薦醴齊式陳瘞祭
備修常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享訖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

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
氏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
樂作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
引皇帝少退西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
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于后稷氏爰以
仲春仲秋式薦吉辰敬修常禮薦于太稷惟神功叶稼穡闡修農政
允茲從祀用率舊章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
嘉薦醴齊陳于表位作主配神尚享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
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
太稷神座前南向立樂作皇帝飲福受胙如太社之儀訖樂止太常
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北陛還版位南向立樂止謁者引司徒降
自西陛復位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
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皇帝獻后土氏將畢謁者引太尉將事
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自西陛升壇詣太社酒罇
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太社神座前南
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后土氏酒
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進后土氏神
座前西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西向再拜謁者引太尉進太
社神座前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
太尉之右東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
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自西陛詣罍洗爵詣太稷壇升獻
如太社之儀訖引降復位初太尉獻后土將畢謁者引光祿卿
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
祿卿降復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諸太祝各徹豆還罇所奉禮
曰賜胙贊者唱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順和
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在

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瘞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南向立樂止群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幣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當瘞埳西行諸太祝以玉幣饌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埳東西面各四人寘土半埳太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授大圭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群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工人二舞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如方丘之儀

諸州祭社稷儀（諸縣祭附）

前三日刺史（縣則縣令下倣此）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亞獻以下應祭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一日皆於壇所（上佐為亞獻錄事參軍為終獻[illegible]）

（[illegible]）諸從祭之官各清齋於公館一日（[illegible]）前二日本司先修除壇之內外（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四出陛[illegible]）為瘞埳二於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方深足容物）設刺史次於社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illegible]）諸祭官已下次於刺史次西北俱南向以東為上前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社稷壇四門去壝九十步所（縣七十步）禁止行人本司設刺史位於北門之內道西南向（若刺史有故[illegible]）設亞獻終獻位於社稷壇西北設掌事者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每等異位東向南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東北東面南上設州官位於祭官掌事者之北東面（[illegible]）府官位於東方當州官西面俱重行南上（縣無府官）（以下[illegible]）設望瘞位於埳北南向東上設門外位祭官以下於西門之外道南州官於祭官之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為上（[illegible]）府官於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illegible]）

掌事者以罇坫升自西階各設於壇上西北隅配座之罇在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冪社稷皆一罍配座皆爵四各置於坫設洗於社稷北陛之西去壇三步所南向罍水在洗西加勺冪篚在洗東北肆實爵六巾二加冪（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祭日未明烹牲於廚（[illegible]）夙興掌饌者實以祭器（[illegible]）本司帥掌事者以席入自西門詣壇西階升設社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又設后土氏神座於社神之左后稷氏神座於稷神之左俱東向（以席皆[illegible]）質明諸祭官及從祭之官各服其服（[illegible]）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罍及幣（[illegible]）祝版各置於坫祝以幣各置於篚與血豆俱設於饌所（[illegible]）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自西門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者升自西階立於所執罇罍篚者各就位諸祝詣社壇升自西階行掃除訖降詣稷壇升掃除如社壇之儀降掃除於下訖皆就位刺史將至（縣則縣令下倣此）贊禮者引祭官及從祭之官與掌事者俱就門外位刺史至參軍事引之贊唱者先入就位（[illegible]）刺史停於次少須服祭服出次參軍事引刺史入自西門就位南向參軍事立於刺史之東少退南向贊禮者引祭官以下及從祭之官以次入就位（[illegible]）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行事退復位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北陛升壇南向跪奠幣於社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祝又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升稷壇南向跪奠幣於稷神座如社壇之儀訖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入社稷之饌升自北階配座之饌升自西階諸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illegible]）

本司與執饌者降自西階復位諸祝各還罇所參軍事引刺史（贊者）
（引贊下同）詣盥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刺史盥水執篚
者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帨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
以進刺史受爵執罍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篚者又取巾於篚興進刺
史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參軍事引刺史自社壇北階
升詣社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社神
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
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于社神維神德兼
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養庶類謹因仲春（秋）祗率常禮恭以制
幣犧齊粢盛庶品備玆明薦用伸報本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
享（稷祝文以下並同）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
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
齊參軍事引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
[illegible]
進於后土氏前祝文曰爰茲仲春（秋）厥日惟戊敬修常祀薦于社神
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實通祀典謹以犧齊粢盛庶品
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享祝興祝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
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進（當社）神座南向立祝各以爵酌福
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於刺史之右東向立刺史再拜受爵跪祭卒
酒奠爵興祝帥執饌者以俎進減社神座前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置一
俎上興祝持俎東向進刺史受以授左右刺史跪取爵飮卒爵祝進
受爵復於坫刺史興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自北階詣盥洗盥手洗
爵自稷壇北階升詣稷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
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
之右曰敢昭告于稷神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群
黎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備玆瘞禮以后稷棄配神作
主尚享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

參軍事引刺史詣配座酒罇所刺史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刺史酌
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后稷氏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
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南向跪讀祝文曰敢昭告于后稷氏爰以仲春
（秋）恭修常禮薦于稷神惟神功叶稼穡闡修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
章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配神尚享訖祝興刺史再拜
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
前南向立飮福受胙如社壇之儀訖參軍事引刺史降自本階還本
位初刺史獻將畢贊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獻如刺史之儀
（唯不讀祝不受胙）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升酌終獻如亞獻之儀
訖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唱曰賜胙再拜非飮
福受胙者皆再拜贊者又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
刺史之左西面白請就望瘞位西向立祝於神前取幣及血實於坫
贊唱者曰可瘞埋東西面各二人寘土半坎參軍事進刺史左白禮
[illegible]
畢遂引刺史出還次贊禮者引祭官以下次出諸祝及執罇罍篚者
降復掌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諸里祭社稷儀

前一日社正及諸社人應祭者各清齋一日於家正寢（[illegible]）
所應設饌之家先修治神樹之下又爲瘞埳於神樹之北深取足容
於物掌事者設社正位於瘞座西北十步東面諸社人位於其後東
面南上設祝奉血豆位於瘞埳之北南向祭器之數每座罇酒二幷
勺一以巾覆之俎籩二豆二爵二簋二簠二（[illegible]）祭日未明
烹牲於廚（[illegible]）夙興掌饌者實祭器（[illegible]）
之掌事者以席入社神之
席設於神樹下稷神之席設於神樹西俱北向質明社正以下各服
其服掌事者以盥水器入設於神樹北十步所加勺巾二爵一於其
下盛以箱又以酒罇入設於神北近西社神之罇在東稷神之罇在

西俱東上南向（置爵二及祝版於坫下）執罇者立於罇後掌事者入實罇酒訖祝及執罇者（其執事者以社人有識者充之）入當社神北南向以東為上皆再拜執罇者就罇後立其執盥者就盥器後立贊禮引社正以下俱就位立定贊禮者贊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祝詣罇所贊禮者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掌事者以饌入各設於神座前（籩豆在前左右簠簋在其間俎居其外）訖掌事者出贊禮者引社正詣盥器所執盥者酌水社正洗手取巾拭手訖洗爵拭爵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社神酒罇所酌酒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社神座前跪奠爵於饌右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社神座東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坊（村則云某村下准此）社正姓名合社若干人等今昭告于社神惟神載育黎元長茲庶物時屬仲春（秋云仲秋）日惟吉戊謹率常禮恭用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祗薦於社神尚饗祝興社正以下及社人等俱再拜贊禮者引社正詣稷神罇所取爵酌酒訖贊禮者引社正詣

稷神饌前南向跪奠酒於饌右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稷神座西東向跪讀祝文曰若干人等敢昭告于稷神惟神主茲百穀粒此群黎今仲春吉戊（秋云仲秋）謹率常禮恭以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祗薦于稷神尚饗祝興社正以下及社人俱再拜贊禮者引社正立於社神座前南向立祝以爵酌社稷神福酒合置一爵進社正之右社正再拜受酒訖跪祭酒遂飲卒爵祝受爵復於罇所社正興再拜贊禮者引社正還本位立定贊禮者再拜社正及社人俱再拜訖祝以血置於埳增東西各一人寘土半埳贊禮者少前曰禮畢遂引社正等出祝與執罇者復位再拜訖出其餘饌社人等俱於此餕如常會之儀其祝版燔於祭所

宋制祀太社太稷為大祀每歲春秋二仲月及臘日奉之其常祀州縣惟春秋二祭

真宗景德四年戶部員外郎判太常禮院李維言天下祭社稷釋奠長吏多不親行事及闕三獻之禮甚非為民祈福尊師設教之意望令禮官申明舊典詔付有司

神宗元豐三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太社太稷祝版牲幣饌物請並瘞於坎更不設燔燎

又言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社稷為陰祀血者陰幽之物陰祀而用幽陰之物所謂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也今祭社稷儀注不用血祭皆違經禮請祭社稷以埋血為始郊天先祭血次薦腥次薦爓次薦熟社稷五祀先薦爓次薦熟至於群小祀薦熟而已近世社稷五祀不薦爓皆未應禮請社稷五祀先薦爓次薦熟古者祭社君南向於北牖下所以答陰也今社壝內不設北牖而有司攝事乃設東向之位於禮非是請太社壝內設北牖以備親祠南向答陰之位其有司攝事則立北牖下少西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今自太社太稷下至群縣社稷皆用少牢

而祭殊不應禮夫為一郡邑報功者當用少牢為天下報功者當用太牢所有春秋祈報太社太稷請於羊豕之外加以角握二並從之

七年詔諸州社稷於壇側建齋廳三楹以備望祭

徽宗政和三年儀禮局上五禮新儀太社壇廣五丈高五尺四出陛五色土為之太稷壇在西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為主其形如鍾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下半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稷壇如社壇之制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壇飾各隨方色蒙以黃土

五年知歙州歙縣盧知原言社稷之祭郡邑以長吏及以次官充三獻官者于甲令比來州郡多委曹掾攝事請申嚴有司庶奉祀官非實有疾故不得輒委他官行禮從之

高宗紹興元年禮官請歲以春秋二仲及臘前祭太社太稷設位於天慶觀以酒脯一獻明年望祭於臨安天寧觀

八年改祀於惠照齋宮以言者謂用血祭始用羊豕皆四籩豆皆十
有二備三獻如祀天地之儀徙齋宮之櫺星門於南除其地以設牲器
十四年詔築壇壝於觀橋之東壇成立石主置太社令一員
孝宗淳熙四年命臨安守臣更立望祭殿及庖宰齋廳其儀皆如祭
神州唯設太社太稷位於壇之南方北向后土句芒氏后稷氏位於
其西東向

祀社稷儀注

陳設

前祀二日本司修除壇之內外設祀官次於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
祀日掌事者設神位版於壇上席以莞執尊罍者設祭器掌饌者實
之正配每位籩八在神位前左重三行豆八在神位前右重三行俎
二在籩豆外分左右簠一在籩豆之間簠簋各一在二俎之間設尊
二於壇上西北隅配位之尊在西俱南向西上尊置於坫加以勺冪

設洗二各於子陛之西南向社稷各一罍在洗西加勺冪篚在洗東北肆
置巾爵設三獻位於壇西北祝位二又於其西俱道北南向東上又
設祝位於稷壇上東向南上設初獻飲福位於稷坫上神座之東北
南向設望瘞位於瘞坎之南北向東上開瘞埳各於壇之北壬地方
深取足容物南出陛置香爐合并燭於神座之前幣篚陳於左祝
版置坫陳於右

行禮

祀日質明諸祀官各服其服贊禮者引三獻官以下入就位立贊禮
者少前初獻之左贊請行事執事者瘞血贊唱者曰拜獻官以下皆
再拜訖祝詣社壇升自西陛就位東向立俟初獻將詣盥洗祝詣社
壇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社神座左贊禮者引初獻詣社壇盥洗北南
向執罍者酌水初獻搢笏盥手執篚者取巾於篚授初獻帨手訖即
受巾真於篚初獻執笏升自子陛詣社神座前南向搢笏跪三上香

祝以幣東向跪授初獻訖興詣配位前南向立初獻授幣奠於社神
座訖執笏俛伏興再拜訖引初獻詣后土神座前西向如上儀訖祝
次詣稷神座前東向立初獻降壇詣稷壇盥洗升獻並如社壇之儀
訖降還位祝復位立少頃引初獻再詣社壇盥洗南向執罍者酌水
初獻搢笏盥手帨手訖又取爵以授初獻執罍者酌水初獻洗爵又
授巾初獻拭爵訖巾奠於篚初獻執笏升自子陛執事者引初獻詣
社神酒罇所舉冪酌酒於爵初獻詣社神座前南向搢笏跪執爵三
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南向立初獻將詣罍洗祝詣社壇持版
於社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訖初獻再拜祝奠版於神座右坫與次
詣配位前北向立執事者引初獻詣配位酒尊所舉冪酌酒於爵初
獻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初獻執笏俛伏興少
退西向立祝持版於后土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畢初獻再拜祝奠
版於神座右坫與詣稷神座前西向立初獻降壇詣稷壇罍洗盥帨

洗爵訖升自子陛執事者詣稷神酒罇所舉冪酌酒於爵初獻詣稷
神座前南向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南向立祝
持版於稷神之右西向跪讀祝畢初獻再拜祝奠版於神座右坫與次
詣配位前北向立執事者引初獻詣配位酒尊所舉冪酌酒於爵初
獻詣后稷氏神座前西向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西
向立祝持版於后稷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畢初獻再拜祝奠版於
神座右坫與初獻降復位次引亞獻詣社壇罍洗北南向搢笏盥手
帨手洗爵執笏升自酉陛詣社神座前南向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
爵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后土氏神座前如上儀訖降壇詣稷壇罍
洗升獻並如社壇之儀訖降復位次引終獻詣社稷壇罍洗升獻如
亞獻之儀降復位次引初獻詣稷壇升自子陛詣飲福位南向立執
事者各以爵酌酒合置一爵持爵詣初獻之左西向立初獻再拜搢
笏跪受爵祭酒啐酒奠爵執饌者以俎減社稷神座前胙肉合置一

俎上又以豆取稷黍飯合置一豆先以飯授初獻受訖又以俎授初獻受訖皆以授執饌者初獻取爵飲卒爵執事者受爵復於坫初獻執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立引初獻以下詣社稷瘞望瘞位北向立執事者以篚詣神位跪取祝版幣及饌物牲之左髀實於埳以火焚半贊禮者曰可瘞實土半埳訖贊禮者少前贊禮畢引初獻以下出退

舊制用羊豕各一口籩十二蓤芡栗鹿脯榛實乾桃乾橑乾棗形鹽魚鱐糗餌粉餈二大羹鉶脂鼎三鉶羹盤一毛血簋二粢稷簠二稻粱豆十二芹筍葵菁韭醯食魚醢兔醢豚柏鹿臡醓醢糝食兎俎八羊腥七體羊熟十一羊腥胃肺羊熟十一羊腥胃肺羊熟腸胃豚豕腥七體豕熟十一豕腥膚豕熟膚尊罍二十四實以酒並同皇地祇

七年權禮部侍郎齊慶胄奏郡縣春秋祈報社稷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鄙野不經請以祥符所頒祭器圖制元豐郊廟祀禮政和五禮新儀與其沿革及今所用冕服壇壝之制祭祀之儀參類爲書鏤版以賜禮官謂祥符祭器圖製以竹木今臨安上丁上戊及祀風雷亦用之請以祥符圖製及郡縣壇壝冕服祀儀類爲一書命臨安守臣刻之奉上禮部下之四方名曰淳熙編類祀祭儀式從之

朱子州縣社稷壇說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四[illegible]今每步六分之一凡言方者皆據也此言方二丈五尺者從東至西二丈五尺南至北二丈五尺也壝二十五步其說亦然）高三尺（既言壇高三尺又言壇分三級則是以一尺爲一級也[illegible]）四出陛（[illegible]）稷壇如社壇之制（[illegible]）壝二十五步（[illegible]）四門同一（[illegible]）

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illegible]）

文獻通考卷八十二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

祀山川

虞舜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為四岳所宗柴燔柴祭天告至)望秩于山川(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以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南岳衡山)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西岳華山)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北岳恒山)

周制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illegible])○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illegible])○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illegible])○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illegible])○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illegible])○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illegible])○大祝國將有事于四望則前祝([illegible])

陳氏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以名山大川為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而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王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繼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鄭司農釋大宗伯曰四望日月星海杜預釋左傳曰望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慎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大山其說蓋有所受之也鄭康成釋大宗伯以四望五嶽四鎮四瀆釋大司樂又兼之以司中司命風伯雨師釋男巫又以四望為四方其言異同不可考也望之禮有二而其用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謂衍為延謂望祀有牲與粢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然鄭氏於大祝衍祭亦以為延祭禮文殘缺不可考也望之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守之方或旅於大故之時則望之於四方者不常之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祭歲各有四不知何所據也望祀其兆四郊其牲各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冕其位茆以辨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茆蕝設表望是也白虎通謂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為尸其言無所經見

楊氏曰愚按四望之說惟鄭氏注小宗伯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其說為是蓋言望祭天下之名山大川也所謂懷柔百神者言合祭四方名山大川之神故云百神非必兼上下之神也舜即位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類也禋也望也各是一事非望兼上下之神可知也

傳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illegible])

為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今杜亦從之 左氏曰非禮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子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側手為膚按指為寸 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三王說曰郊後必有望

成王盟諸侯于岐陽 岐山之陽 楚為荊蠻 荊州之蠻 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 [illegible]

○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illegible]

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illegible]

山虞若祭山林則為主而脩除且蹕 [illegible]

○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 [illegible]

○司服王祀山川則毳冕 [illegible]

○大司樂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illegible]

○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illegible]

[illegible]

凡山川用蜃 [illegible]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 [illegible]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illegible]

○五嶽宗 [illegible]

○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illegible]

仲冬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illegible]

季冬乃畢山川之祀 月令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illegible]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illegible]

[illegible]

傳五岳者何謂也泰山東岳也霍山南岳也華山西岳也常山北岳也嵩高中岳也五岳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矣 [illegible]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illegible]

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 [illegible] 齊人將有事泰山必先有事配林 [illegible]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曰不能 [illegible] 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illegible]

秦始皇即帝位三年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 [illegible] 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畤 [illegible] 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 [illegible] 四曰陰主祠三山 [illegible] 五曰陽主祠之罘山 [illegible] 六曰月主祠之萊山 [illegible] 皆在齊北並勃海 [illegible] 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 [illegible] 最居齊東北陽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 [illegible] 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 [illegible]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 [illegible] 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 [illegible] 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 [illegible] 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 [illegible] 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 [illegible] 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 [illegible] 秋涸凍冬塞禱祠 [illegible] 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 [illegible] 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 [illegible] 水曰河祠臨晉 [illegible] 沔祠漢中 [illegible] 湫淵祠朝那 [illegible] 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山川而牲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 [illegible] 陳寶節來祠 [illegible] 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駵駒四霸產灃澇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 [illegible] 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 [illegible] 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壻山之屬為小山川

川亦皆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
至如它名山川諸神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
漢高祖初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又令河巫祠河
於臨晉
文帝時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
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明年屬增諸祀壇場珪幣河湫漢
水王加各二
武帝元狩元年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
子以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 天子封其弟眞定以續先
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
歐陽氏集古錄漢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尚完可讀其述自漢以
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
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
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
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寖用丘墟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
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
文字磨滅延熹元年弘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
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其大略如
此所謂集僊官者惟見此碑則余之集錄不爲無
益矣
按古者天子祭四望五嶽四瀆其大者也然王畿不過千里
千里之外則皆諸侯之國所謂岳瀆豈必在畿內而後祭之
如舜都蒲坂而一歲巡五岳俱有望秩之礼是也始皇雖併
六國而禮典廢墜所祠祭山川皆因其游觀所至與封禪
求仙則及之而其領之祠官以歲時致祭且雜以淫祠者大
率多秦中山川也至漢則名山大川之在諸侯國者不領於
天子之祠官必俟齊淮南常山之國廢及濟北王獻地而後
舉五岳之祭俱非古義也
元封元年三月上幸緱氏禮祭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
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乃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
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崇高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
五年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潯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大川北至
琅邪並海上四月至奉高脩封焉
宣帝神爵元年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
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自
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
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河於臨晉
江於江都淮於平氏濟於臨邑界中 皆使者持節
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
光武中元元年定北郊祀地祇地理群臣從食如元始故事在壇下
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
淮東江南它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
牛一頭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群祀宜享祀
者
魏文帝黃初三年禮五岳四瀆咸秩群祀瘞沈珪璋
晉成帝咸和八年立北郊於覆舟山祀地祇地郊從祀則五嶽四望
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
會稽山錢塘江先農凡四十四神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如漢西
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
穆帝升平中何琦備論五岳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一載一巡守遍

時之方柴燎五岳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illegible]天柱在王畿之內也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illegible]宜[illegible]江郡常遣[illegible]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illegible]又[illegible]訪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illegible]之[illegible]川大神[illegible]有未遑今元憝[illegible]已[illegible]舊[illegible]之[illegible]祀未之或甄崇明前典[illegible]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illegible]不顯時

不見省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有司奏[illegible]使太常持節牲以太牢[illegible]用陶匏藉用茅席為壇兆時不用香同郊祀[illegible]社祭

梁令郡國有五岳[illegible]者皆以孟春仲冬祠之

後魏景穆帝立五岳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其餘山川百神三百二十四所[illegible]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其界內[illegible]山川有水旱則禱之

太武帝[illegible]造恒山祀以太牢[illegible]河濟祀以少牢過岱宗祠以太牢遂臨江登瓜步而還

後周大[illegible]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祀四海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南鎮並近海立祠及四瀆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灑掃並令多植松柏

唐武德貞觀之制五岳四鎮四海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岳岱山祭於兗州東鎮沂山祭於沂州東海於萊州東瀆大淮於唐州南岳衡山於衡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南海於廣州南瀆大江於益州中岳嵩山於洛州西岳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西海及西瀆大河於同州北岳恒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山於營州北海及北瀆大濟於洛州其祀官用當界都督刺史充

武后垂拱四年封洛水神為顯聖侯[illegible]封嵩山為神岳天中王[illegible]神岳天中皇帝[illegible]神龍元年復為天中王[illegible]岳為金天王

玄宗開元十一年勅霍山宜崇飾祠廟秩視諸侯[illegible]十戶以為洒掃晉州刺史春秋致祭

十三年封泰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

二十五年勅[illegible]天下和平之氣既無遠而不通[illegible]祈雨[illegible]分祭郊廟社稷尚書左丞相裴耀卿等分祭五岳四瀆

開元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岳[illegible]之神也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illegible]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上奇其說因勅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

天寶元年以西岳[illegible]令光祿卿嗣鄭王希言等分祭五岳其四瀆名山委所由長官擇日致祭

七載八載十載皆以歲豐遣官分祭岳瀆

五載詔封中岳為中天王南岳為司天王北岳為安天王

六載詔河瀆為靈源公濟瀆為清源公江瀆為廣源公淮瀆為長源公

公令所司擇日差使告祭
七載封昭應山為玄德公
八載封太白山為神應公其九州鎮山除入諸岳外並宜封公
十載封東海為廣德王南海為廣利王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廣澤
王沂山為東安公會稽山為永興公嶽山為成德公霍山為應聖
公醫無閭山為廣寧公
肅宗上元二年封華山為太山華陰縣為太陰縣
至德二年勑吳山宜改為吳嶽祠享官[illegible]並準五岳故事
德宗貞元二年詔[illegible]太常卿裴郁等十人各就方鎮[illegible]等祈禱
因伸祀望而祭之[illegible]有遣使祈福之祠非禮之正也
大常卿[illegible]五岳四瀆宜準開元禮每年各以五郊迎氣日祭
之其祝版[illegible]元元年勑祠[illegible]祠一切[illegible]自後因循
不請御署其祝版欲至[illegible]月[illegible]準[illegible]先進取[illegible]門驛發遣
勑旨並依仍所司每至時先奏[illegible]中使[illegible]往
文宗開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敕如聞[illegible]京[illegible]說以為[illegible]山興雲
必有雨若當旱歲[illegible]至竟不沾[illegible]
伏以望祀[illegible]終南山未備
禮秩[illegible]為山[illegible]興[illegible]之祀也宜令中書
門下且[illegible]四日以聞然命有司
即時建立[illegible]九月[illegible]宜封為廣惠公準四鎮例以本府都
督刺史充獻官每年一祭以本處土王日祭之
僖宗乾寧五年勑封少華山為佑順侯
昭宗天佑二年勑封洞庭湖君為利涉侯青草湖君為安流侯
一
唐開元禮祭五岳四鎮四海四瀆儀[illegible]
諸岳鎮海瀆每年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illegible]
祭五日諸祭官各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如別儀○前一日岳令瀆令○前

請[illegible]內外又為瘞埳於壇壬地方深取足容物[illegible]贊
禮者設初獻位於壇東南亞獻終獻於初獻南少退俱西向北上設
掌事者位於終獻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西
南西向北上設獻官等望瘞位於瘞坎之東北西向[illegible]設祭
官以下門外位於南門之外道東重行西向以北為上祭器之數罇
六籩十豆十簠二簋二俎三岳瀆令帥其屬詣壇東陛升設罇於壇
上東南隅北向西上[illegible]設玉篚於罇坫之所設洗於南陛
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illegible]執罇罍洗篚者各位
於罇罍篚之後祭日未明烹牲於廚[illegible]夙興掌
饌者實祭器[illegible]
[illegible]
凡祭官各服其服[illegible]
右岳令瀆令帥其屬入詣壇東陛升設岳神瀆
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席以莞又實罇罍及玉[illegible]
[illegible]豆血皆設於饌所[illegible]祝版置於坫岳令瀆令又以幣置於篚齋郎以
入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
執罇者升自東陛立於罇所執罍篚者各就位祝詣壇東陛升行掃
除於上降行掃除於下訖[illegible]各就位皆明贊禮者引祭官以
下俱就門外位立定一刻頃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贊禮者
進初獻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
再拜祝跪取玉幣於篚興立於罇所[illegible]以掌
饌者帥齋郎奉饌陳於東門之外贊禮者引初獻詣壇升自南陛進
神座前北向立祝以玉幣東向進初獻受玉幣還罇所贊禮者引初
獻進北向跪奠於神座興少退北向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還本位
掌饌者引饌入升自南陛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掌饌帥齋郎

降自東陛復位祝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詣盥洗盥手帨手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初獻酌醴齊贊禮者引初獻進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敢昭告于東岳岱宗惟神□養萬品作鎮一方式因春始（南岳云□□西岳云秋始中岳云季夏北岳云冬始）謹以玉帛牲齊粢盛庶品明薦于東岳岱宗尚饗。東瀆大淮惟神源流深洪潛潤溥博□成百穀疏瀹三川青春伊始用遵典秩。南瀆大江云惟神總合八川朝宗百海功昭潤下德表靈長敬用聿修其常典。西瀆大河云靈源上通雲漢光啓圖書分導九枝旁潤千里素秋戒序用素□□。北瀆大濟云惟神泉源清潔浸被遐遠播通四氣作紀一方□□□□聿修典制謹與初獻再拜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酒進初獻之右西向立初獻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以俎進減神座前胙肉前腳第二節共置一俎上以授初獻□□□□初獻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初獻興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復位於初獻飲福酒贊禮者引亞獻詣盥洗□□□升自東陛詣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座前北面跪奠爵興少退北向再拜祝以爵酌清酒進於□□□□西向立亞獻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祝受虛爵復於坫□□□再拜贊者□亞獻降復位初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如亞獻之儀□贊禮者引終獻降復位祝進徹座前籩豆□□贊唱者曰賜胙□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請就望瘞位□□□立於獻官將拜奉令進神座跪取幣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詣瘞坎以餘物置於坎（□□□□□□）□□□□□□東西廂各二人實土半坎贊者進初獻之左白禮畢遂引初獻以下立祝與執罇罍篚冪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再拜訖遂出祝版燔於齋所

宋初緣舊制祭東岳太山於兗州西岳華山於華州北岳恒山於定州中岳嵩山於河南府

太祖皇帝建隆四年平湖南命給事中李昉祭南岳

乾德六年有司言祠官所奉止四岳今案祭典請祭南岳於衡州東鎮沂山於沂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西鎮吳山於隴州中鎮霍山於晉州東海於萊州南海於廣州西海河瀆並於河中府北海濟瀆並於孟州（淮瀆於唐州）江瀆（紹興五年詔祭於揚州揚子江口今）請復祭於成都府北鎮醫巫閭山在營州界未行祭享從之（其後望祭北鎮於定州北岳祠）

開寶三年□□□遣司農少卿李繼芳祭南海劉鋹先尊海神為昭明帝廟為聰正宮其衣飾以龍鳳詔削其號及宮名易以一品之服

五年詔自今岳瀆并東海南海廟各以本縣令兼廟令尉兼廟丞專掌祀事常加案視務於蠲潔仍籍其廟宇祭器之數受代日交以相付本州長吏每月一詣廟察舉縣近廟者遷治所就之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河決滑州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詣河祭告用兩圭有邸沉之自是凡有河決溢修塞皆致祭

真宗景德三年□□□□□□河瀆廟上幸大名□禱之有應及元年駐蹕澶淵□□□□□□不冰□□祠告秋致祭

大中祥符元年□□□□詔加號泰山天齊王為仁聖天齊王修飾廟宇山四面七里禁樵採又詔泰山通泉廟為靈派侯亭山廟為廣禪侯嶧山廟為靈巖侯

十一月車駕過澶州幸河瀆廟酌獻進號河瀆曰顯聖靈源公遣官往河中府澶州祭告二年八月秘書丞董溫其上言漢以霍山為南岳望令壽州長吏春秋致祭詔禮官與崇文院檢討詳定上奏曰按爾雅云江南衡山注云衡山南岳又霍山為南岳注云即天柱山潛水所出即非特霍山為南岳□五月南巡周之王制皆以衡山為

南岳惟漢武帝以衡山遼遠取讖緯之說而祭灊霍至隋復以衡山為岳而本祀已久國家臨宇尊奉難於改制其霍山如有祈禱及特致祭即委州縣奉行從之

三年修鳳翔太白山泗州龜山廟

四年親祀汾陰后土還至河中親謁奠河瀆廟親謁華陰西岳廟群臣陪位廟垣內外列黃麾仗遣官分奠廟內諸神

五年詔加上東岳曰天齊仁聖帝南岳曰司天昭聖帝西岳曰金天順聖帝北岳曰安天元聖帝中岳曰中天崇聖帝命翰林學士李宗諤等與禮官詳定儀注及冕服制度其玉冊如宗廟謚冊之制遣官請五岳奉冊使副有司設冊使一品鹵簿及授冊黃麾仗於乾元門外各依方所又設載冊輅及袞冕輿於朝元門外群臣朝服序班仗衛如元會儀上服袞冕御朝元殿中書侍郎引五嶽玉冊尚衣奉御捧袞冕升殿上為之興奉冊使副班于香案前侍中宣制曰今加

太五岳帝號遣卿等持節奉冊展禮宣制訖再拜奉冊使以次升自東階受冊于御座前降西階副使受袞冕輿于丹墀玉冊至朝元門外上復坐冊使奉冊升輅鼓吹振作而行冊至廟內外列黃麾仗設登歌奉冊於車袞冕於輿使副乘輅騎從選官三十員前導及門奉置幄次以州長吏以下充祀官致祭畢奉玉冊袞冕置殿內十一月戊戌詔加上東岳淑明后南岳景明后西岳肅明后北岳靖明后中岳正明后之號又詔華山及華州管內靈跡並禁樵採

陳氏曰泰山曰天齊仁聖帝在唐為天齊王至本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爵只一上帝而已安有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冕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為夫婦耶據泰山魯封內惟魯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脈絕不相干涉而在在州縣皆立東岳行祠亦失於講明之故

仁宗康定二年增封海瀆遣官致祭東海為淵聖廣德王南海為洪聖廣利王西海為通聖廣潤王北海為沖聖廣澤王江瀆為廣源王河瀆為靈源王淮瀆為長源王濟瀆為清源王

慶曆二年儂智高反圍廣州數有風雨遂遁乃詔益封南海神為洪聖廣利昭順王

神宗元豐三年集賢校理陳侗言按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氏注四望謂五岳四瀆也四類日月星辰也今四郊有五帝及日月星辰之壇而獨四望之壇不建或遇朝廷有祈焉則設位望祀壇下甚非古制請依周禮建四望壇於四郊以祭五岳四鎮四瀆庶合於經詔下詳定禮文所詳定所請以國朝祠令所載岳鎮海瀆四望於四郊岱山沂山東海大淮於東郊衡山會稽山南海大江嵩山霍山大海於南郊華山吳山西海大河於西郊常山醫巫閭山北海大濟於北郊每方岳鎮則共為一壇海瀆則共

為一坎以五時迎氣日祭之皆用血祭瘞埋有事則請禱之又以四方山川各附于本方岳鎮海瀆之下別為一壇一坎水旱則禱之其北郊從祀及諸州縣就祭如故詔每方岳鎮共為一壇望祭餘從之

徽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五方岳鎮海瀆壇各高五尺周四十步四出陛兩壝每壝二十五步壇飾依方色祭岳鎮海瀆設位南向以西為上山川從祀西向以北為上岳鎮海瀆年別一祭以祭五帝日祭之東岳泰山於兗州界東鎮沂山於青州界東海於萊州界東瀆大淮於唐州界南岳衡山於潭州界南鎮會稽山於越州界南海於廣州界南瀆大江於益州界中岳嵩山於河南府界中鎮霍山晉州界西岳華州界西鎮吳山於隴州界西海西瀆大河於河中府界北岳常山及遙祀北鎮醫巫閭山於定州界北海北瀆大濟於孟州界

太常寺言大中祥符中封五岳為帝四海為王獨五鎮封爵尚仍唐

詔元豐八年始封西鎮吳山爲成德王而未及四鎮詔並封王

高宗建炎元年權太常少卿滕康言車駕巡幸所過名山大川詔差官致祭從之

紹興七年太常博士黃積厚言百神之祀隨歲舉修如中祀未舉者岳瀆海鎮中岳中鎮是也望舉而行之從之

每歲以四立日季夏土王日設祭其禮料初依奏告例後比擬特制作羊豕各一口籩十 [illegible]

二十一年知樞密院事督視軍馬葉義問言比虜犯進逼江上與鎮江建康太平諸郡境隔一水先報虜人謀開第二港河欲徑衝舟徙施工累日一夕大風沙漲截斷不得渡以爲水府陰祐仰惟陛下神聖威武將士用命犬羊之衆未遑衝突然猶滔大江橫截其前虜弗爲之旋退卻雖有舟楫不得施者實神助有道陰相於冥冥之中所以致然乞詔禮官考其制乞依五岳例峻加帝號令建康守臣擇地建廟其金山采石二水府乞增封遣官精潔祭告詔令禮部太常寺討論之而太常寺言江瀆已封廣源王止係二字欲特增加六字作八字王號昭靈孚應威烈廣源王今建康守臣擇爽塏之地建廟賜額曰佑德其乞峻加帝號一節俟復中原日別議封冊乘契勘廣源王本朝係在成都府今來所封廟額并增八字王合本廟一體稱呼從之

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言國家駐蹕東南東海南海實在封域之內檢照國朝祀儀立春祭東海於萊州立夏祭南海於廣州其西北海遠在夷貊獨即方州行二時望祭之禮自渡江以後唯南海廣利王廟歲時降御書祝文令廣州行禮并紹興七年加封至八字王爵如東海之祠但以萊州隔絕不曾令沿海官司致其時祭殊不知通泰明越溫台泉福皆東海分界也紹興辛巳虜人入寇李寶著舟師大捷於膠西是時神靈助順則東海之神於國爲有功矣又按東海祠隋祭于會稽縣界唐祭于萊州界本朝沿唐制萊州立祠元豐元年建廟於明州定海縣既成令知制誥曾鞏撰記二年加封淵聖之號崇寧二年本廟歲度道士一員大觀四年又加助順二字則東海之祠本朝累加崇奉皆在明州不必泥於萊州矣欲乞行下禮部參照南海已封禮例將李寶等所奏立功事跡顯著特封東海之神八字王爵自今後立春及大禮告謝已依見令廣州祭南海例關報所屬請降香祝下明州排辦差官行禮詔從之

文獻通考卷八十三

郊社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封禪

秦始皇既即帝位三年，東巡守郡縣，祠騶嶧山，（騶，魯縣；嶧山在北。嶧音亦）頌功業。（謂刻石自頌功業）於是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蒲車以蒲裹輪）埽地而祠，席用葅稭，（葅音租。稭，禾稾也，去皮以為席。本作葅，字或作苴）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山北曰陰）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既黜，不得與於封禪，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不死之藥。既封禪十二年而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滅文學，皆曰始皇上泰山，為風雨所擊，不得封禪云。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葵丘會在僖九年。臣瓚曰：葵丘在陳留外黃縣東）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謂封土於泰山而禪祭於地也，解在武紀）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虙羲封泰山，禪云云；（晉灼曰：云云山在梁父東。臣瓚曰：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韋昭曰：炎帝，神農後）黃帝封泰山，禪亭亭；（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應劭曰：在鉅平北十餘里）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社首：（晉灼曰：山名，在博縣。應劭曰：在鉅平南十二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應劭曰：伯夷之國也，在遼西令支。令音郎定反）西伐，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南伐至召陵，（師古曰：召讀曰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群翔，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太史公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按：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而太史公作封禪書，則以為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公之語，以為古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俱有之。蓋出於齊魯陋儒之說，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言為正。故今敘封禪，以秦始皇為首，而管仲所言古七十二家，則姑存其說，附始皇封禪之後。

漢武帝元封元年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illegible]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始皇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illegible]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illegible]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illegible]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illegible]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乃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崇高為之奉[illegible]獨給祠復無有所與[illegible]東上泰山[illegible]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illegible]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illegible]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群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illegible]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

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illegible]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illegible]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禪肅然[illegible]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illegible]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正義曰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也

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

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封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績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辭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尚玄酒而俎生魚下禪梁父祀地主示增廣也此古制也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祕語

按秦始皇漢武帝之封禪也皆猥當時諸儒之議而自定其禮儀攷史氏所載則秦之諸儒拘甫車掃地之說漢之諸儒有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之說以此拂二帝之意而不見録然封禪本古禮也切詳諸儒之意蓋欲以古帝王巡狩望祀之禮而緣飾之然古帝王之事則省方問俗賞善罰惡凡

以爲民其意出於公也秦漢二主之事則誇誦功德希求福
壽凡以爲已其意出於私也迹其舉措正自氷炭則又安能
攷詩書之說行簡質之禮乎固宜其見黜也
又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廵守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
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
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
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能音台）望氣王朔言候
獨見塡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
星云
二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三年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也）上
乃下詔天旱意乾封乎
四年上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至奉高修封焉
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
禪凡山（凡山在朱虛縣）合符然後不死天子（風后等皆黃帝臣東泰山在琅邪朱虛界中有小泰山是）
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
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復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
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故上親禪
焉
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奉
光武建武三十年羣臣上言請封禪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
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桓
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
此羣臣不敢復言
三月帝幸魯過祭泰山及梁父
三十二年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文乃
詔梁松按索河圖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求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宜

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
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
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
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玉璽二其一方一寸
二分其一方三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
一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
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
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之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帝
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禪故詔梁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
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山曰岱崇柴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以爲
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爲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
圖書之瑞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
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趣音促）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
色令印工刻玉牒書書祕刻方石中令容玉牒二月帝至奉高
應劭曰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
宮二月九日到魯十一日宿奉高遣虎賁郎將先上山按行還
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諸庭從王公以下及東方諸侯盡
齋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洽石石二枚
狀博平圜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
能上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尺廣二尺厚
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二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
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
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
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
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
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頃復蘇亦賴賫酒脯處處有泉水

目輒為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尚十餘里北道
傍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窺巖石松樹鬱鬱蒼蒼
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
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
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
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illegible]天門使者得
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疑封禪具也[illegible]人物通得之東
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
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illegible]臺上有壇
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illegible]尋拜謁人
多置錢物壇上[illegible]梨棗錢
狼藉[illegible]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illegible]亦及上百
官為先[illegible]鋪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

遣侍御史[illegible]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
年二月皇帝[illegible]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
從臣太尉[illegible]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
之後褒成侯[illegible]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
兵捕不道四[illegible]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
九世巡省[illegible]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
劉之九會命岱宗[illegible]九世會昌巡岱皆
當天地扶九崇[illegible]之世之工封于泰山刻石著
紀禪于梁父[illegible]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
封刻政河圖提劉予[illegible]九世[illegible]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雒
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illegible]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
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經讖
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

司馬寢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
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
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
煙無雞鳴犬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
興兵起是以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
宅書同文車同軌[illegible]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
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illegible]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吏各
修職復于舊典[illegible]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有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
危歷險親巡[illegible]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
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
以為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illegible]咸蒙祉福永永
無極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
如南郊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畢將升

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
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
事至食時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早晡即位於壇北面
群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
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
以五寸印封石檢[illegible]事畢皇
帝再拜群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
祭地于梁陰以[illegible]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illegible]
[illegible]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
武中元元年[illegible]藏金匱玉匱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
事以特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
室之下

司馬彪論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易姓則改[illegible]

者若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亦脩封以祭而
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太山本因好仙信方士之言及造石檢
印封之事也天道質誠約而不費故牲用犢器用陶匏殆將無
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夏少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
改封光武欲因孝武故封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天意既
封之後未有能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作蓋亦誣神之咎
也且帝王所以能大著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人不聞其在封
矣崔靈恩曰自周以前封者皆封土爲壇至秦皇漢武始用石
撿袁宏曰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
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
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岳者靈氣之宅故求之物本必
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
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輙議斯事

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暨後代一有其道至高自黃帝堯舜至
于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脩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
德此蓋率復舊業非獨修其前政不得仰齊先國同符改物者也
夫神道貴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
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
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致堂胡氏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
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斷固於
者誠能一決以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
庶乎其不謬於理矣登封之事原本於柴燔而失之者也詩曰
紀巡狩而柴者記所謂祭天也至于岱宗陟其高山云者記所
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爲高無則于郊而壇其義類一也又
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武王克商始有天下故柴望而告也今

此則濟矣記以饗帝于郊與亦中于天爲二事則傳者之失也
然則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略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
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
弗講故前世論登封者莫善於許懋皆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
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關也自世祖享國至是已三十年四垂
無虞中土寧謐其心浸淫是以告功皇天明示得意而不自知
其多失也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一失也按讖文九世
當封禪則孝成之世今乃自繫於元帝而削去成哀平三君二
失也王檢秘文人不得見是必祈求永年三失也前年拒群臣
之請謂百姓怨氣滿腹吾欺天乎豈有治天下三十年民怨未
除纔後兩歲即已歡洽此四失也勑戒郡縣有上壽稱美者必
髡令屯田詔墨未乾乃自令梁松等討論故事此五失也奉高
后配地祇未幾黜降廟主歸于寢園此六失也即位改元終身

不可改而又改之此七失也有此七者人君舉動之大節而疵
病如此惜乎光武勇智出倫而學問不足也光武年及耳順方
建中元則意在久生不言而自見矣其視向者對宗族乞復之
言壽陵迭興之詔即已大異顧微所謂人心無常詎不然哉
魏明帝時中護軍蔣濟請封禪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
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高堂隆卒不行
晉武帝平吳大康九年衛瓘議封禪帝曰此盛德之事非所議也瓘
等又奏至于再三詔報絕之
宋文帝在位長久有意封禪詔學士山謙之草其儀注屬魏師南逼
其意乃息孝武大明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三請帝以文軌未一
不從
梁武帝天監中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帝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
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

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
難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
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
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典低之事不可爲法也
上嘉納之因推溫嶠議衍制言以答請者[illegible]遂止
致堂胡氏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illegible]行之者無一人建議明
白如許[illegible]其學[illegible]言行而經
學苑重以[illegible]不知[illegible]書之信世
無稽[illegible]以[illegible]三無事時肆其
侈心于[illegible]山[illegible]秘祝以祈
不死[illegible]之英也
一聞[illegible]光武遠
矣使[illegible]之有[illegible]
北齊有巡狩之[illegible]不行
隋文帝開皇[illegible]一將軍除一小
國[illegible]上雨未朕欲
開今後言及[illegible]
十四年晉王[illegible]既成
帝視之曰[illegible]以堪之[illegible]泰山耳
唐太宗貞觀[illegible]太宗曰朕欲御極
言之豈功不高[illegible]年穀不登
耶何謂而不可[illegible]而澤未
滂流諸夏雖安足未足以[illegible]其求符瑞難臻
羣雖稱[illegible]以窮爲未可臣未能遠比且
借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
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除去疾苦

雖已久安未甚充實岳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集要
荒之外莫不奔走今伊洛已東暨于海岱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
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竭財
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
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言亦有輿人之誦太宗[illegible]
已上
六年文武官以初平突厥歲稔彼於海內又年穀屢登表封泰山太
宗謂侍臣曰朕每見眾議以封禪爲盛事頗奏勸朕行之如朕本心
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
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禪之儀亦何異桀紂昔秦始皇爲暴虐之主
以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言無假封禪且禮云埽地而祭以表至
誠何以遠登高山封三尺土也侍中王珪對曰陛下發德音明封禪
本末非臣愚短之所能及秘書監魏徵又進曰隋末大亂黎民遇陛
下始有生望養之則至仁勞之則未可升中之禮須千乘萬騎供頓
之費動役數州户口蕭條何以能給太宗雖納徵言而羣臣猶抗表
勸請乃命秘書少監顏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採當時名儒博士
雜議不能決於是左僕射房玄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博採眾
議奏上之其議曰爲壇於泰山下祀昊天上帝壇之廣十二丈高丈
二尺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五寸玉檢如之厚減三寸其印齒如璽
纏以金繩五周玉策四皆長一尺三寸廣寸五分厚五分每策皆五
簡聯以金昊天上帝配以太祖皇地祇配以高祖已祀而歸格于廟
盛以金匱匱高六寸廣足以容之制如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
受命之璽而玉牒藏于山上以方石三枚爲再累纏以金繩封以石泥
印以受命之璽其山上之圓壇土以五色高九尺廣五丈四面爲一
陛天子升自南陛而封玉牒已封而加以土築爲封高一丈二尺廣
二丈其禪社首亦如之其石檢封以受命璽而玉檢別製璽方一寸

二分文如受命璽以石距非經不用又為告至壇方八十一尺高三
尺四出陛以燔柴告至望秩群神遂著于禮其他降禪朝覲皆不著至
十五年將東封行至洛陽而彗星見乃止
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為圓壇山南四里如圓丘三壝壇上飾以青
四方如其色號封祀壇玉策三以玉為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
厚三分刻以金文玉匱一長一尺三寸以藏上帝之冊金匱二以藏
配帝之冊纏以金繩五周金泥玉璽璽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璽石
䃭以方石再累皆方五尺厚一尺刻方其中以容玉匱䃭旁施檢刻
深三寸三分闊一尺當繩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石檢十枚以檢石
䃭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印齒三道皆深四寸當璽方五寸當繩
闊一寸五分檢立於䃭旁南方北方皆三東方西方皆一去䃭隅皆
一尺䃭纏以金繩五周封以石泥距石十二分距䃭隅皆再累皆闊
二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䃭隅相應又為壇於山上廣五丈高九
尺四出陛一壝為登封壇玉牒玉檢石䃭石距玉匱石檢皆如之為
降禪壇於社首山上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三壝上飾以黃四方如
其色其餘皆如登封其議異者而天子詔曰古今之制文質不同今
封禪以玉牒金繩而瘞幣猶藁秸陶匏宜改從文於是昊天上帝褥以
蒼地祇褥以黃配帝褥皆以紫而亭前亦更焉是歲正月天子祀昊天
上帝于山下之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如圓丘之禮親封玉冊置石
䃭聚五色土封之徑一丈二尺高九尺已事升山明日又封玉冊于登
封壇又明日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之降禪壇如方丘之禮以太穆皇
后文德皇后配而以皇后武氏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率六
宮以登其帷帟皆錦繡群臣瞻望多竊笑之又明日御朝覲壇以朝
群臣如元日之儀乃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名封祀壇曰舞鶴臺
登封壇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雲臺以紀瑞焉其後將封嵩岳以吐
蕃突厥寇邊而止

玄宗開元十二年四方治定歲屢豐稔群臣多言封禪中書令張說
又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于泰山於是說與右散騎常侍徐堅
太常少卿韋縚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刊定儀注立圓
臺於山上廣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圓臺上起方壇廣一
丈二尺高九尺其壇臺四面為一階又積柴為燎壇於圓臺之東南
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六尺又為圓壇於山
下三成十二階如圓丘之制又積柴於壇南為燎壇如山上又為玉
冊玉匱石䃭皆如高宗之制玄宗初以謂升中於崇山精享也不可
喧譁欲使亞獻已下皆行禮山下壇召禮官講議學士賀知章等言
昊天上帝君也五方精帝臣也陛下享君於上群臣祀臣於下可謂
變禮之中然禮成於三亞終之獻不可異也於是三獻皆升山而五
方帝及諸臣皆祭山下壇玄宗問前世何為秘玉牒知章曰玉牒以
通意於天前代或祈長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為

民祈福無以秘為即出玉牒以示百寮
玉牒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
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
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
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乃祀昊天上帝於山上壇以高祖配祀五帝以下諸神於山下其祀
禮皆如圓丘
張說等議曰乾封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以先后配饗文德皇后
配地祇天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為終獻以宮闈接神有乖舊典上
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
之季有事圓丘韋庶人為亞獻皆以婦人升壇執籩豆媟黷穹蒼
享禮不潔未及踰年國有大難亞獻終獻皆受其咎平座齋郎及
女人執祭者多亦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必須革正斯禮請以睿

宗大聖眞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獻禮上 初獻邠王守禮亞獻
宋王成器終獻從之
天寶九年正月敕以今載十一月有事華山三月西岳廟災京師旱
遂停封岳之禮

開元禮皇帝封祀太山儀（禪社首山附）

鑾駕進發（[illegible]）

皇帝將有事於太山有司卜日（既）剋日告昊天上帝太廟太社皆如巡狩之禮（[illegible]）皇帝出宮備大駕鹵簿軷于國門祭所過山川古先帝主名臣烈士皆如巡狩之禮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待于境至太山下柴告昊天上帝于圓丘壇如巡狩告至之禮（[illegible]）以太牢祭于太山神廟如常式

齋戒

前七日太尉誓百官（[illegible]）散齋於行宮後殿四日致齋於前殿三日服衮冕結佩等並如圜丘儀（[illegible]）

制度

將作大匠先領徒於太山上立圓壇廣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圓臺上起方壇廣一丈二尺高九尺其壇四面各為一陛（玉）牒長一尺三寸廣五寸厚五寸刻牒為字以金塡之用金繩纏（[illegible]）（[illegible]）旨郊社令積柴為燎壇於山上圓臺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又為圓壇於山下三成十二陛如圓丘之制隨地之宜壇上飾以玄四面依方色壇外為三壝（[illegible]）社令又積柴於壇南燎如山上之儀又為玉冊皆以金繩連編玉牒為之每牒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塡金為字（多少隨所書文多少為之） 又為玉匱一長一尺三寸并檢方五寸當纏繩處刻為五道當封寶處刻深二分方取容受命寶印以藏正坐

玉冊制度如玉匱又為黃金繩以纏玉匱金匱又為石礙以藏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鑿石中廣深令容玉匱礙旁施檢處皆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南北各二東西各三去隅皆七寸纏繩處皆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為石檢十枚檢石礙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皆刻為三道廣一寸五分深四寸當封處大小取容寶印深二寸七分皆有小石蓋與封刻處相應以檢擫封印其檢立於礙旁當刻處又為金繩三以纏石礙各五周徑三分為石泥以封石礙（[illegible]）為距石十二枚皆闊二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礙隅相應分距礙四隅皆再累為五色土圓封以新石礙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九尺（[illegible]）

陳設

前祀三日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山下封祀壇外壝東門之內道北皆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祀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師[illegible]之外道[illegible]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皇親諸親五等以上諸親三等以上於文官之東東方諸州刺史縣令又於文官之東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於南壝之外道西東向諸州使人於介公酅公之西東向諸方之客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西向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東向皆以北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於西壝之外道南北向東上設諸衛幔各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illegible]）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山下封祀壇之南內壝之外如圓丘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illegible]）

三品文官下諸州使分於文武官後蕃客使於內壝東西門外道北南向其壇上及東方南方西方北方樂縣設於壇北 前祀一日奉禮郎設祀官公卿位於山下封祀壇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上一位於東陛之南西向一位於西陛之南東向設奉禮位於樂縣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大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祀之官位三師位於懸南道東諸王位於三師之東俱北面西上介公酅公位於道西北面東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執事之南東方諸州刺史縣令又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俱以北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方俱文官皇親五等以上諸親三等以上於武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東向諸州使人位於內壝南門之外道西重行東面皆以北為上設諸國客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東方於諸王東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每國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為上其褒聖侯大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各於文武官後

南蕃客官於門東門外道南分獻官於官南執事者位於後郊史位壇東南西向令史南設執事位於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協律郎於壇上大樂令於北懸間皇親又於南諸州刺史縣令又於南蕃客介公酅公於內壝西門外道東武官分於蕃客之東官南設門外位於東西門壝門外道南皆如就次之長 設牲牓於山下封祀壇之外當門西向著牲一居前又著牲一居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次黃牲一次白牲一次玄牲一以方為上又青牲一大明位也又牲一牲各一居前座黃牲一在北少退神州之牲一在南少退 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向設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昊天上帝酒罇於圓臺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於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坤下於南陛之東北面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皆於昊天上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其山下封祀壇設五帝日月俱太罇二在神座之左其內官每陛間各象罇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罇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陛間各概罇二於內壝之內眾星每道間各散罇二於內壝之外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五方

神州以上之罇置於坫內官以下罇皆加勺冪設爵於罇下下罇皆置大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向罇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西上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配帝二牲一等罇祭罇二山川

設洗各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壇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爵）設分獻罍洗篚冪各於其方陛道之左俱西向執罇罍篚冪者各於罇罍篚冪之後又設玉幣之篚於壇上下罇坫之所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山圓臺之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五帝座各於其方又大史令郊社令設大明夜明於日月神座於山下封祀壇之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大明於東陛之南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槀秸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之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席皆內向其內官中宮北斗北辰位南陛之內差在行位前設二十八宿及中官之座於第三等亦如之布外官席位於內壝之內眾星席位於內壝之外各依方次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祖禮[illegible]）所司陳其異寶及嘉瑞等於樂懸之東西廂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二百步所諸衛之屬禁斷行人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及齋郎以罇坫罍篚冪入設於位（升壇者自東陛）謁者引御史諸太祝與祝史行掃除於下其五星以下爭所司各依令先備如常儀並如別儀

車駕上山 [illegible]

前祀二日本司帥內外各供其職衛尉設祀官從祀群官五品以上便次於行宮朝堂如常儀前祀二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圓臺東門外道北又於山中道設止息大次俱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從駕文武群官及諸方使應從升者於圓臺南門之外文東武西並如常儀郊社令設御洗於圓臺南陛之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illegible] 其日奉禮設御位於圓臺南當壇北向設群官五品以上版位於御位之南文東武西重行北向相對為首設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東諸州使人位於武官之後設國客位東方南方於文官東南每國異位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武官西南每國異位北面東上設御史位於圓臺東西[illegible]如祀禮設奉禮贊者位於群官東北西面設典事位於東門之外道南西面皆北上前祀一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為一嚴[illegible]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從祀官五品以上[illegible]各服其服所司陳大駕鹵簿未明二刻搥三鼓為三嚴[illegible]以次陳於行宮門外謁者[illegible]分引從祀群官諸方客使[illegible]結佩俱詣行宮門外奉迎[illegible]行宮門外南向侍中版奏請登山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稱警蹕[illegible]侍郎進當鑾前跪奏[illegible]俛伏興退復位[illegible]鑾駕動又稱警蹕黃門侍郎侍中中書令以下夾引以出千牛將軍夾輿而趨駕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請鑾駕權停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鑾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後部從在黃鉞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鼓吹不鳴不得諠譁從祀官在玄武隊後如常[illegible]車輅鼓吹待於山下御史大夫刺史縣令前導至

式至中道止息大次前迴輦南向侍中奏請降輦如常皇帝降輦之大次群官皆隨便而舍停大次三刻頃侍中奏請皇帝出次升輦進發如初駕至圓臺東門外大次迴輦南向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輦俛伏興皇帝降輦之大次如常儀通事舍人承旨敕從祀群官退就門外位[illegible]

薦玉幣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帥其屬以玉幣及玉冊置於山上圓臺上坫所[illegible]又以玉匱金匱金繩金泥各於圓臺置於石碱之側良醞令帥其屬各入實樽罍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實籩豆簠簋各設於饌幕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illegible]以下入行事[illegible]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文武五品以上從祀之官皆就圓臺南立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訖出復位侍中版奏外辦[illegible]大裘而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illegible]博士引太常[illegible]引皇帝[illegible]至[illegible]入自南門[illegible]中監進大珪尚[illegible]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illegible]大圭執鎮珪[illegible]侍衛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illegible]太常少卿[illegible]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版位北面立[illegible]皇帝至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illegible]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illegible]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正座配座太祝取玉幣於篚各立於樽所太常卿引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illegible]皇帝升壇北向立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幣[illegible]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illegible]天上帝神座[illegible]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西方東向[illegible]

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東面跪奠於高祖神堯皇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太祝還罇所。

山下封祀壇 [illegible]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帥其屬以五帝及日月中官外官以下之玉、幣各置於篚 [illegible] 良醞令帥其屬各入實罇罍 [illegible] 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 [illegible] 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行掃除於下 [illegible]。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皆就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 [illegible] 文舞立於縣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降出 [illegible] 也。封祀壇 [illegible] 謁者、贊引祀官入就位，立定，奉禮曰：「眾官再拜。」[illegible] 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 [illegible] 之和 [illegible] 乃以圜鍾之宮 [illegible] 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 [illegible] 樂止。奉禮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 [illegible] 人，各引監官及諸太祝奉玉幣各進奠於神座，如上儀 [illegible] 作 [illegible] 之樂，以大呂之均 [illegible] 餘星座幣亦如之。進奠訖，各還本位。初，群官拜訖，祝史以上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各由其陛升壇，以毛血各致其座，諸太祝俱迎受，各奠於神座前。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illegible]

封玉冊

燔燎畢，[illegible] 侍中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請封玉冊。」太常 [illegible] 皇帝自南陛升壇，北向立 [illegible]

[illegible] 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 [illegible] 跪取玉冊，置於褾，進皇帝，受玉冊，跪置之內於玉匱中，纏以金繩，封以金泥，侍中取受命寶跪以進，皇帝取寶以印玉匱，訖，與侍中受寶，以授符寶郎。通事舍人引太尉進皇帝跪捧玉匱，授太尉，太尉跪受，皇帝興，太尉退復位，俛身奉玉匱。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入次，如常儀。太尉奉玉匱之後，於石磩南北向立，執事者發石蓋，太尉奉玉匱跪藏於石磩內，執事者覆石蓋，檢以石檢，纏以金繩，封以石泥訖，太尉以玉寶遍印訖，引降，復位。將作卿帥執事者以石距封固，又以五色土圜封。後續令 [illegible] 訖，至玉牒 [illegible] 封於金匱，皆如封玉匱之儀，訖，太尉奉金匱 [illegible] 復位 [illegible] 太常卿 [illegible] 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 [illegible] 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受大珪 [illegible] 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群官以次出 [illegible] 奉禮曰：「再拜。」眾官 [illegible] 再拜訖，謁者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illegible]

鑾駕還行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奏請解嚴 [illegible] 仗衛於還途如來儀。三刻頃，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皇帝出次，升輦，降山，下至圜壇所 [illegible] 進玉輅，太僕升執轡，以下入宮並如圜丘儀。

朝覲群臣 [illegible]

禪之明日，朝覲群官及岳牧以下於朝覲壇，如巡狩儀。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入自北壝門，由北陛升壇，即御座，符寶郎奉寶置於座前，樂止。通事舍人引三品以上及岳牧以下入 [illegible] 如 [illegible] 儀。通事舍人引上公一人，舒和之樂作，公至西陛 [illegible]

席樂止脫舄跪解劒置於席興捐笏者與通事舍人引進當御座前
北面跪稱具官臣名等言天封肇建景福惟新伏惟開元神武皇帝
陛下萬壽無疆俛伏興通事舍人引上公降壇詣解劒席跪帶劒納
舄樂作通事舍人引復位立定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上公以
下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上公之東北西面稱有制上公及群
官皆再拜訖宣云封禪之慶與公等同之公及群官又再拜舞蹈三
稱萬歲訖又再拜引退

考制度　如巡狩儀

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八年泰山父老及瑕丘縣人詣闕請東封上謙讓
不允中外群臣表致請[illegible]不可雍熙元年群臣
三上表陳請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尋以乾元文明二殿災
詔罷封禪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兗州父老呂良等千二百七十八人詣闕請封

禪上曰此大事不可輕議[illegible]兗州進士孔謂等
[illegible]闕陳請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耆
壽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人詣東上閤門請封泰山詔不允又四表懇請乃
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泰山
先是殿中侍御史趙湘請封禪上拱揖不答王旦等曰封禪之禮
曠廢已久若非盛世承平豈能振舉初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
寇準上自是常怏怏他日問欽若曰今將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即
謬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上令思其次欽若因請封
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又言封禪當得天瑞又言天瑞豈有以
人力為之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之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曰
王旦得無不可欽若遂以上意諭旦旦黽勉而從
詔取鄆州臨鄆道即路赴泰山禮畢歸兗州取中都路還京詔禁
緣路采捕山下工役無得調發丁夫止用兗鄆州兵充役行宮止

建前後殿餘悉張幄幕前代封禪址惟圮者修完之初太平興國
中有得唐明皇社首玉冊蒼璧至是令瘞於舊所文武官陪山者
皆公服山上置圜臺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上飾以青四面如方
色一壝廣一丈圍以青繩三周燎壇在圜臺東南高一丈二尺方一
丈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山下封祀壇四成十二陛如郊祀圜丘
之制上飾以玄四面如方色設三壝燎壇同上山社首壇八角三
成八陛三壝如方丘之制又為瘞坎於壬地外壝之內天地玉牒
玉冊並刻字填金[illegible]緘以玉匱置石𥕍中
配座玉冊紙以金[illegible]之制並長尺二寸[illegible]五寸厚一寸冊
廣一寸二分厚三分金玉匱之制並長一尺三寸檢長如匱厚二
寸闊五寸[illegible]以金泥[illegible]印以受命
寶[illegible]刻深二分石𥕍之制
用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illegible]檢處皆刻深
七寸闊一尺[illegible]首七寸[illegible]處皆刻三道
廣一寸五分[illegible]為石檢十以[illegible]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刻三
道廣深[illegible]其當封處刻深二寸[illegible]皆為小石蓋與
封刻相應其[illegible]三以[illegible]皆五周徑三
分封𥕍以石泥[illegible]印以天下同文寶[illegible]距石十
二分四隅皆闕一尺厚一尺長一丈[illegible]其首與𥕍隅相應皆再
累又為五色土圜封𥕍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九尺命秘書丞
直史館劉鍇內侍張承素領徒封圜臺石𥕍太常博士直集賢院
宋皋內侍鄧紹信封社首石𥕍並先往規度凡冊牒七文思玉工
言玉追琢難成宰相請代以珉石及階州采進上曰此𥕍秩之類
自為之玉以奉天於禮可乎即遣中使遍詢玉工有趙榮者言太
平興國中令與衆工治美玉為牒冊歲餘方就宜崇聖殿庫尚在
而用之又詔岳州采三脊茅三十束備神藉縮酒之用有老人黃

皓識之授皓州助教賜以粟帛有司言南郊惟昊天皇地祇配帝
日月五方神州各用幣內官而下別設六十六段分充搜聞寶通
禮嶽鎮海瀆幣從方色即明皆有制幣今請封祀壇內官至外官
三百一十八位社首壇嶽鎮海瀆已下一十八位並用方色幣又
南郊牲准正坐配坐用犢五方帝日月神州並用羊豕二十二其
從祀七百三十七位仍以前數分充今請神州而上十二位並用
犢其舊供羊豕改充從祀牲又景德中陛天皇北極第一等今請
亦於從祀牲內爲體薦奏司舊制郊祀正坐配坐褥皆以黃皇帝拜
褥以緋至是詔配坐以緋拜褥以紫又詔祀事所用酒醴委有司
別擇器用醞釀朕親封題付主者六月壬辰有司上儀注上曰此
儀久廢非典禮具備豈爲盡美即手札疑互凡十九事令五使參
議釐正而行之又以靈山清潔命祀官差減其數或令兼攝有恭
喪未滿飲服未卒哭者不得預祭內侍諸司官除掌事宿衞外從
陞者裁二十四人諸司職掌九十三人有司又請前祀七日遣官
以牲幣分祭天齊淵等八神又祀云云亭亭亭蒿然祖來會稽五山
及於泰山下擇地望祭前代封禪帝王前祀一日以太牢祠泰山
少牢祠社首並從之

九月朔詔審刑院開封府勿奏大辟案十月禁天下屠宰上自告廟
即齋蔬群臣三上表以道塗寒冱請復常膳不許又令自進發至
行禮前並禁樂有司請登封日圜臺上黃麾仗至山下壇設權火將
行禮然炬相屬又出潑牌遍諭仗者傳付山下迴至公卿就位皇帝
就望燎位山上傳呼萬歲下即舉燎皇帝還大次解嚴又傳呼而下
祀官始退又社首瘞坎亦設權火三爲準從之上遣司天以漏壺先
設山之上下及以日晷覆校復於壇側擊板相應自太平頂天門黃
峴岳觀名以長竿揭龍燈下照參候不從其節辛卯車駕發京師
至鄆州令從官衞士蔬食丁未次奉高宮戊申請齋于穆清殿諸司

陞山人官給衣令祀日沐浴服之庚戌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
備法駕至山門幄次改服鞾袍乘步輦登山鹵簿儀衞列于山下黃
麾仗衞士親從卒自山址盤道至太平頂兩步一人彩繡相間樹當
道者令勿伐揭止以繒帛縈之路經峻隘上必降輦徒步有司議益
扶衞皆却之導從者或至疲頓而上辭氣益莊至迴馬嶺以天門斗
絕給從官橫版選親從卒推引而上（版之制長二尺許兩端施纜衆帛以劉施於背下則施於膺）衞
士皆給錢穀上至御幄召近臣觀玉女泉及古碑前一夕山上大風
裂帟幕遲明未已及上之至天氣溫和纖羅不動祀官點饌習儀于
圜臺祥光瑞雲交相輝映是夕山下罷警場辛亥設昊天上帝位于
圜臺奉天書于坐左太祖太宗並配西北側申祖宗恭事之意上服
袞冕陞臺黃麾侍從導衞悉減去拂翟止於壇門籠燭前導亦徹之
中書侍郎讀玉牒文曰有宋嗣天子臣諱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運啓
大同惟宋受命太祖開階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熙累盛粵惟沖人
丕承列聖一紀于茲四與來賓玄貺洊臻元符章示時和年豐群生
咸遂登岱八封申昭事躬陟喬嶽對越上玄祈福逮下侑神奉先
天祿無疆靈祚允迪萬葉其昌永保純錫令群官饗諸神於山下封
祀壇上還次司天監奏慶雲繞壇月有黃輝氣宰臣率從官稱賀
即日還奉高宮壬子禪祭社首山如封祀之禮上至山下服鞾袍
步出大次侍臣言山路峻滑請乘步輦上曰接神在邇敢不徒行五
使等俟固請終不許前夕陰晦風勢勁猛不能然燭及行事風頓止
天宇澄霽燭焰凝然封石瘞訖紫氣蒙壇法駕還奉高宮日輪五色
衆見鼓吹振作觀者塞路懽呼動天地開國以來四方所獻珍禽奇
獸悉縱於山下癸丑御朝覲壇大赦天下改乾封縣曰奉符配坐金
像以是日奉置太廟本室上作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初王欽
若言唐高宗玄宗二碑之東石壁南向平峭欲即崖成碑以勒聖製
上曰朕之功德故無所紀若須撰述不過謝上天敷佑敘祖宗盛美

[illegible]又詔王旦撰封祀壇頌王欽若撰社首壇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改太平頂曰太平頂先是泰山多陰翳雷雨及工徒陞山景氣晴爽上之巡祭也往還四十七日未嘗遇雨雪嚴冬之候景氣怡和祥應紛委咸以為誠感昭格天意助順之致也

徽宗政和四年兖鄆濮曹單拱州興仁穎昌府鄭州廣濟永興軍等上言父老欲詣闕請皇帝登封泰山詔却之

時蔡京當國將講封禪以文太平預具金繩玉檢及凡儀物皆備造舟四千艘雖兩具亦以十萬計它可稱是然亦不果行

文獻通考卷八十四

文獻通考卷八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

高禖

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出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illegible]

后妃帥九嬪御[illegible]

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illegible]

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高禖之祠於城南祭以特牲[illegible]

後漢因之祀于仲春之月[illegible]

魏禖壇有石青龍中造[illegible]山陽人以為[illegible]

晉以仲春之月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惠帝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中破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毀破可無改造東晉皆議以為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禮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鐫石令如舊制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按江東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文如竹葉小屋覆之宋文帝元嘉中修廟所得石陸澄以為[illegible]時郊禖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illegible]

北齊制高禖壇於南郊旁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每歲

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於壇以太昊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北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禖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曰皇帝袞冕乘玉輅皇后褘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西陛並詣便座夫人終獻上嬪獻于禖神訖帝及后並詣攢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群官皆拜乃撤就燎禮畢而還

隋亦以玄鳥至日祀高禖於南郊壇牲用一太牢

唐亦以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

宋仁宗景祐四年御史張奎請親祀高禖下禮院定築壇南郊春分之日祀青帝本詩克禋以祓之義配以伏羲帝嚳以禖神從祀報古為禖之先石為主依東漢晉隋之舊牲用太牢樂以升歌儀視先蠶有司攝以弓矢與所御弓韣致禖神前祝已與胙酒進內以禮所御使齋戒受之每歲為常有司申請以後上令日特祀即用其年春分遣官致祭壇高九尺周廣二丈六尺四出陛陛廣五尺設三壝壝別二十五步青石主長三尺八寸用木生成之數形準廟社主植壇上稍北露首三寸帶席以莞祀前十日一知廬植說樂章祀儀準青帝尊器神座如句芒有司攝事受福不飲為異祀前一日內侍請皇后宿齋別寢內臣引宮嬪從齋寢殿祀日設香案褥位各二重行南向以望禖壇又設褥位香案地褥位皇后服褘衣褥位以緋宮嬪服宮中朝賀之服褥位以紫祀日有司以福酒胙肉弓矢弓韣授內臣奉至宮所置弓矢弓韣於箱在香案東福酒於坫胙肉於俎在香案西內臣引宮嬪詣褥位東上南向立又詣皇后殿次跪請皇后行禮導至褥位南向立請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導皇后詣香案褥位上香帶弓韣受弓矢轉授內臣置於箱又請再拜內臣進胙皇后受訖轉授內臣次進福酒內侍曰請飲福內臣又奏請再拜乃解弓韣內臣跪受置於箱導皇后歸東向褥位又引宮嬪最高一人詣香案上香帶弓韣受弓矢轉授左右置於箱請再拜左右授福酒請飲福再拜解弓韣退位又引以次宮嬪悉如上儀俟俱復內侍奏請皇后詣南向褥位皆再拜內侍跪奏禮畢導皇后歸幄次宮嬪以退是歲宮中又置赤帝像以祈皇嗣

神宗元豐四年天章閣待制羅拯言高禖壇在南郊制不甚嚴上設神位三并容則祭器執事之人殆不容足祀官亞獻以側身拜於褥位乞令修展以叶禮制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官言高禖壇高八尺廣二十六尺上以青帝為主以伏羲高辛配俯高禖設位壇下壇上神位三陳設祭器祭物悉在高禖壇則尊彝既升降及執事進退不可容禮按祀儀青帝壇廣四丈高八尺今高禖既以青帝為主其壇之高廣請如青帝之制從之

尚書禮部言先農正位以神農氏祝文云以后稷配神作主配座后稷云作主侑神謹按春秋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之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曰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然則古者作主配神之意本施於宗廟有配坐亦祖宗而祀辭可以言作主配神者如五人帝之於五天帝五人神之於五人帝以接天神句龍之於社后稷之於稷亦皆以人道以接之祝辭俱云作主可也若並為外祭而正配座又皆人鬼則以正位為主其配座但合食從祭而已伏請於神農祝文云以后稷配於后稷云配食于神高禖以伏羲高辛配祝文並云作主配神緣二主伏羲既為主其高辛祝文改云配食于神從之

徽宗政和二年詔春分祀高禖青帝以帝伏羲氏高辛氏配簡狄姜嫄從祀

高宗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畫言祀典每歲春分日祀高禖青帝正位配以伏羲高辛從以簡狄姜嫄弓矢弓韣內出備器禮畢收撤

三從祀神位冊禮料入禁中行禮自車駕巡幸雖多故之際禮文難
備至於稷無子祝多男所以繫四方萬里之心者蓋不可闕乞自來
歲之春復行高禖之祀從之

十六年監察御史王鉉言禖祀之壇卑陋弗稱有司致齋於社亭之
上行事於民居之後遇雨望祭徙置河館去壇既遠事涉瀆慢未足
以彰禮案祝為帝王求嗣之禮乞申命攸司考昔制度一新壇宇仍
命大臣[illegible]民姜嫄從於帝而見于天義月令以牢祠于高禖天子
親往之文詳加定議乞差宰臣祠以禋禮嗣說之福詔禮部看詳
先時禮部太常寺言舊典禮例高禖壇在國之東南依儀合差
三獻官監察御史[illegible]及[illegible]設登歌之樂內行事
官就南郊齋宮一宿齋牲[illegible]各一十二胙綵車駕
駐蹕臨安府權[illegible]依行禮牲用羊豕每
位籩豆各六差獻官一員行禮不出郊[illegible]亦不設登歌之樂今來

劉嶸所請欲令臨安府於行宮東南[illegible]建壇及踏逐
近便寺院權充行事[illegible]所有[illegible]宗壇行事官受誓戒并
合用牲牢禮料並[illegible]今太祀禮例差官排辦從之
禮部言勘會[illegible]先儒以為謂簡狄姜嫄從禖
巨迹之說以為[illegible]生[illegible]以為從帝嚳祀禖神之應其
說頗附會元鳥生契之[illegible]其祖武傳言夫子步亦步趨
亦都[illegible]之意[illegible]帝嚳行禖祀之禮是
婦踵而行之疾而不違故生[illegible]生子以月[illegible]考詳其
應亦速而後世那深考經[illegible]讖[illegible]一談至比齊如
[illegible]而不觸去禮愈遠[illegible]之唯禮記月令載大戴月令
具言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而政和新禮
亦有皇帝親饗高禖之儀稱祖宗以來未嘗舉行親祠唯兩制官
並為[illegible]攝事今欲乞以祖宗故事增重祀典休每歲所日祈穀于

上帝禮例命執政官攝事前期申取指揮施行又檢會國朝[illegible]
每歲春分遣官致祭牲用牛羊豕各一弓矢弓韣以乘輿所御者
權降付外有司奉祠訖以福胙內弓矢弓韣授內侍以進皇后宮
嬪就宮中受胙飲福[illegible]今欲遇祠高禖及[illegible]進內依景祐
儀制行飲福受胙之禮所有社牢亦依祖宗故事用牛羊豕務從
豐備以盡祈天錫羨之誠從之

十七年二月上親祠高禖以普安郡王為亞獻恩平郡王為終獻
禮部太常寺言按禮經仲春天子親祠其禖壇宮架等修成親祠
之制具載新儀未經舉行望皇帝親祠以[illegible]為萬世之程副天下之
望從之

八蜡

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冬[illegible]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
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 [illegible]

[illegible]

勞農以休息之 [illegible]

[illegible]一國之人皆若狂[illegible]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illegible]

蔡邕獨斷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五帝臘祖之別[illegible]以未[illegible]祖[illegible]赤帝以戌臘午祖[illegible]白帝以丑臘酉祖[illegible]黑帝以辰臘子祖[illegible]黃帝以辰臘未祖[illegible]

陳氏禮書曰蜡之[illegible]祈以[illegible]反也反始[illegible]也其服王皮弁素服[illegible]帶榛杖[illegible]杖體[illegible]其樂六[illegible]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illegible]舞[illegible]舞其所致[illegible]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illegible]而所重者八以其先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illegible]者[illegible]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鄭氏曰先嗇[illegible]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畯也郵表畷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爾雅曰畷畯農夫也然則蜡之八神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以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二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于天宗割祠于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則祈臘之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已也周蜡於十有二月秦臘於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以十二月滅虢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後在蜡行而無常時由漢以來始於五行之說以王曰祖以衰曰臘其失先王之禮遠矣後周祭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而臘於三辰不祭五天帝五人帝特蜡百神於南郊而隨其方之不[illegible]順成之方以祭神因其州之序以樂民則唐一[illegible]非也蜡及天宗則日月星辰之類而已使唐天帝[illegible]而祭之亦[illegible]也先儒謂蜡六奏樂而禮[illegible]方之[illegible]則用太簇[illegible]南方[illegible]蕤賓西方則[illegible]北方則黃鍾為均[illegible]

楊氏曰[illegible]正建丑周正建子三正不同天子告朔[illegible]以夏時[illegible]之始亦人事之始故以為歲首建丑者成物之終亦人事之終[illegible]則行蜡臘之祭宜[illegible]禮記月令[illegible]臘先祖五祀[illegible]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鄭氏兩注皆謂建亥之月此亦可疑[illegible]記禮者及注家之意豈不曰此皆周禮也周以建子為歲首故以建亥之月為歲終然夏殷周三正亦不相沿特以其月為大朝會大政令之始而天時之始終則不可易也建亥孟冬之月謂之歲終可乎漢史臘月陳勝之御莊賈殺勝以降秦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也其意亦曰秦以建亥為正而臘則建戌也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二世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勝死臣瓚說是也夫秦人不師古始猶知以建丑之月為臘不謂周人以建亥為臘乎

傳天子大蜡八 [illegible]

伊耆氏始為蜡 [illegible]

蜡也者索也 [illegible]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illegible]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 [illegible]

祭百種以報嗇也 [illegible]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illegible]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illegible]

祭坊與水庸事也 [illegible]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illegible]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 [illegible]

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illegible]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 [illegible]

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illegible]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 [illegible]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 [illegible]

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illegible]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illegible]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 [illegible]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 [illegible]

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illegible]

曰羅氏祭祀則祭 [illegible]

龜人上春釁龜祭祀先卜 [illegible]

傳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奧濟齊凄與依左作叟上狀文　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臧辰也莊文之間為大夫於時為賢是少非之不正禮也曲豈為　奧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也維若反饎昌志反　[illegible]

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缾[illegible]

沙隨程氏曰八蜡之祭為民設教也厚矣方里而井八家共為吾食其一伽事所本焉而無憾者可不知所本乎古有始為稼穡以易佃漁俾吾卒歲無飢不與禽獸爭一旦之命者繫先嗇是德故祭先嗇焉曰司嗇者謂修明其政而潤色之者也曰農者謂傳是業以授之於我者也曰郵表畷者郵井田間道也郵表也畷謂畫疆分理以是為唯者也昔之人為是而勞今我蒙之而逸蓋不得不報也曰猫虎者謂能除鼠豕之害吾稼者也曰坊者謂昔為隄防之人使吾禦水患者也曰水庸者謂昔為畎澮溝洫使吾為旱備者也曰昆蟲者先儒謂昆蟲害稼不當與祭乃易以百種是不然所謂昆蟲者非祭昆蟲也祭其除昆蟲而有功於我者也除昆蟲者不一而足如大田之人捕蝗之子禽鳥或能食之霜霰或能殺之以其不一而足故直曰昆蟲焉耳夫以表畷防庸之賤猫虎昆蟲之細猶吾不敢忘皆得以上配先嗇司嗇之享其民勸於功利推而廣之等而上之視君親如天地而不敢慢也後世農田之利奪於兼并之家雖天下之用舉仰於農而農人不蒙其利大抵一歲之入兼并袖手什取之五假之牛種則什之七又乘其乏舉貸以倍稱之息雖入九可也是故豐歲猶飢凶年立死者莫農人若也何以致然由郵表畷之法壞也郵表畷之失職則先嗇司嗇與夫農者其德不白雖古昔曾心私其私是生民之害不在鼠豕螟蟘也古之一夫竭力治田里者生衣食其利[illegible]其祭後世一切反此古者上農夫食九人後世農能食九口者不千一也下農夫食五人後世其以其力養者不百一也[illegible]為浮圖氏者諺言於民曰汝[illegible]竭力耕[illegible]而不自給者前生不種福也汝知[illegible]居室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有驗乎人是前生之[illegible]福也哉[illegible]彼[illegible]者[illegible]其報今[illegible]世所作[illegible]如之因影響也是以設為天[illegible]地獄惡趣以誘懼之等[illegible]怪神多兆以證信之而先王[illegible]道設教之意替矣仰觀三代里田蜡祭之時其民恬寧愉樂[illegible]故鬼神饗[illegible]之為大歸其福不為妖厲豈不盛矣

[illegible]改曰臘[illegible]鬼神而祭之

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illegible]

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

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illegible]

自此而[illegible]

魏因漢制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臘火始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

以酉祖以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亥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
臘今魏土德而王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靜議古禮歲終聚合百物
祭宗廟謂之蜡皆有常日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用午祖戌臘午者
南方之象故以午祖正月爲歲首故以寅始用午祖戌者歲之終萬
物畢成故以戌臘小數之學因就傳著五行以爲配皆非典籍經義
之文也尚書高堂隆說五行水火金木土王相行天地陰陽之義故易曰
坤爲土土位西南黃精之君盛德在未祖戌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
以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
終故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丑臘奏可之
東晉元帝大興二年天臘前一日詔明日立春宜從亞舉哀百官
家蠟尚書郎殷亮議曰天子祭宗廟社稷鼎俎既陳不得終事者四
若五服之喪以常降者不以廢從其無服之喪不言廢至舉哀又禮
祭之明日復祭天以燕皇尸殷謂之肜周謂之繹今雖未施形繹

之祭先王之典重人重三王但大臘之日休吏三日之勤一日
之澤未可廢也
宋因之水德王子祖辰臘
後周以十月祭神農伊耆以下至毛介等神於五郊五方天地星宿
四鎮五帝五官岳瀆等王辰陬各分其方合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
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既蜡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爲小壇於
其側岳鎮以下則爲坎其餘則設於平地皇帝爲初獻上帝地祇神農
伊耆及五人帝冢宰爲亞獻宗伯爲終獻上大夫獻二帝以下中大夫獻
七宿以下自天帝至毛介之神玉帛皆從燎餘從瘞祭畢帝如南郊
便殿明日乃蜡祭亦如西郊蜡訖又至北郊祭訖還宮
隋初因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開皇四年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
亥之月大蜡可也後周以夏后之時行姬氏之蜡考之前代於義有
違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於是始革前制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房玄齡等議曰按月令蜡法唯祭天宗近代蜡
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季冬寅日蜡祭百神於
南郊大明用犢二籩豆各四簋簠甑俎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
牢一籩豆等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岳四鎮
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日祭井泉於川澤之下用羊一
卯日祭社稷於社宮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鱗
羽臝毛介水墉坊郵表畷貓虎及龍麟朱鳥白獸玄武方別各用少
牢一每座籩豆各二簋簠甑俎各一蜡祭凡百八十七座當方年穀
不登則闕其祀蜡之明日又祭社稷于社宮如春秋二仲之禮
玄宗開元中制儀季冬臘日蜡百神於南郊之壇若其方不登則闕之開
元禮臘日蜡百神於南郊都百九十二座大明夜明在壇上每座籩豆各十簋簠甑俎各一
神農伊祁五官五星二辰后稷五方田畯岳鎮海瀆二
十八宿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龍麟朱鳥白獸玄武鱗羽毛介

祭並于等今五龍樂用黃鍾之均三成新改用天神之樂圜鍾之均
六成皇帝臘日蜡百神于南郊儀攝事附
齋戒如圜丘儀從事官及攝事齋戒並如別儀
陳設
前蜡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
御座攝事衛尉設祀官公卿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爲上衛尉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
西門之外道西向東方南方之饌陳於東門外西方北方之饌陳於西門外設文武侍
臣次又設祀官及從祀群官諸州使人蕃客等次隨其職事文武侍前
蜡二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鐘磬如圜丘之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
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神壇之左內壝之外方八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三
尺右校爲瘞埳於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蜡
一日奉禮設御座及望燎位祀官從祀群官諸州使人蕃客等於壇
門外皆如圜丘之儀攝事如圜丘之儀設日月酒罇之位大罇二著罇二罍

一在壇上於東南隅北向夜明太罇二著罇二罍一在壇上於西南
隅北向神農氏伊耆氏各著罇二各於其壇上五星五官后稷各象
罇二七宿田畯龍麟牛馬騶虞玄武等各壺罇二鱗羽蠃毛介等散
罇二俱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五方岳鎮海瀆俱山罇二山林川澤
俱蜃罇二丘陵墳衍原隰井泉水墉坊郵表畷於菟貓等俱散罇二
各設於神座之右而左向[illegible]
設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
南肆[illegible]設[illegible]各於其方陛道之左右俱內向執罇洗
篚冪者各位於[illegible]之後各設[illegible]於壇之上下罇坫之
所晡後謁者引光祿卿[illegible]又謁者引諸祀官詣廚省饌具
訖還齋所[illegible]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
毛血置於饌所[illegible]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
令升設日月[illegible]座於壇上大明於東方夜明於大明之西俱南

向席皆以藁秸[illegible]設[illegible]后稷氏神座
於壇東西向[illegible]五官[illegible]之座各於其方設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
五官岳鎮海瀆山川[illegible]丘陵墳衍原隰[illegible]象神座各於其方之壇
其五方神[illegible]羽蠃[illegible]郵表[illegible]之座各於其方
壇之後俱內向[illegible]神[illegible]已下百九十五座皆以莞設
神位各於座首

鑾駕出宮如圜丘儀

奠玉幣[illegible]

祭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
罍玉幣[illegible]
罍篚香實[illegible]各設於內壝之[illegible]內其日未明二刻奠玉

毛血等如圜丘儀[illegible]
[illegible]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illegible]設饌盥洗[illegible]並如圜丘儀[illegible]太祝持版進
於神座之右西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illegible]
[illegible]敢昭告于[illegible]明惟神[illegible]千里精[illegible]萬
物[illegible]作[illegible]品[illegible]和平[illegible]百禮[illegible]
治謹以[illegible]皇帝再拜初讀祝
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illegible]樂止太常
卿引皇帝詣[illegible]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illegible]皇帝受爵
侍中贊酌[illegible]樂作[illegible]奠爵
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illegible]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illegible]神座之右
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告于夜明

惟神[illegible]物[illegible]成是賴
[illegible]之儀[illegible]皇帝再拜讀祝文訖樂作[illegible]皇帝拜
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illegible]手洗匏
如圜丘皇帝獻[illegible]引太尉[illegible]
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illegible]太尉酌
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大明神座前[illegible]謁者引太
尉酌盎齊訖謁者引太尉進夜明神座前[illegible]爵興謁者引太
尉少退再拜謁者引太尉[illegible]東當所座前北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
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
位 初太尉獻將畢引光祿卿[illegible]詣罍洗爵升酌盎齊終
獻如亞獻升壇謁者一人分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酌酒一獻常

伊耆氏一獻神農氏跪奠爵神座前俛伏興向神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訖謁者引降還本位初伊耆氏獻官將升謁者五人各引獻官詣方岳鎮海瀆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酌酒一獻歲星一獻熒惑一獻填星一獻太白一獻辰星各奠於神座少退向神立於獻官奠訖七星皆祝史助奠相次俱與太祝各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illegible]訖興初同獻官再拜訖太祝[illegible]退立於神座前[illegible]所謁者遂引五星也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各詣酒罇所酌酒一獻東岳一獻南岳一獻中岳一獻西岳一獻北岳皆奠於神座少退向神立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皆祝史助奠相次俱與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illegible]每[illegible]太祝[illegible]於[illegible]所謁者各引獻官還本位初酌岳鎮[illegible]引五人[illegible]罍洗盥洗詣酒罇所酌酒一獻句芒氏一獻祝融氏一獻后土氏一獻蓐收氏一

獻玄冥氏后稷氏[illegible]祝文[illegible]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illegible]祝史[illegible]於神座[illegible]太祝五官獻官等詣罍[illegible]所酌酒分獻五官[illegible]於神座[illegible]等皆祝史助奠相次俱與祝史持版[illegible]文[illegible]直版各引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上下諸祝各[illegible]進徹豆[illegible]奉禮曰賜胙再拜[illegible]元和之樂作太常卿[illegible]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illegible]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於群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帛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經縣內當柴壇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下饌物祝版置於柴上戶內諸祝以星辰七宿已上之禮幣皆從燎神農伊耆氏岳鎮已下之祝俱詣瘞埳以[illegible]饌物置於埳訖[illegible]

可燎東西面各六人炬燎初唱可燎俱東西廂各四人實土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事謁者白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群官諸國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已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已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其神農已下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如圓丘儀）

伊耆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帝伊耆氏惟帝體仁尚義崇本念功爰創蜡祀息老送物今九土攸宜百穀豐稔備茲八蜡大報四方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帝尚饗。神農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帝神農氏惟帝肇興

稼穡[illegible]以此眾元今時和歲稔神功是賴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帝尚享。東方歲星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東方歲星七宿惟神列位垂象叶贊穹蒼昭晰群生參旦庶類今時和歲稔稽禮是[illegible]謹陳嘉薦庶饗之（南方中央西方北方准此）。東方岳鎮海瀆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云云惟神宣導坤與興隆雲雨亭毒庶品實賴滋益年穀順成用遵大蜡謹薦嘉祀[illegible]及一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庶神咸饗（南方西方北方准此）。勾芒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句芒氏惟神贊陽出滯發生品物萌者畢達仁德以宣用陳明薦神其臨饗。后稷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某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后稷氏惟神誕降嘉種播茲百穀蒸庶以粒又此萬邦爰及田畯實勸農穡謹薦明祀庶神享之。祝融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

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祝融氏惟神與司火正陽暉昭明式
贊南訛厥功以致豐年之秀惟神臨享。后土氏祝文曰維某年歲
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后土
氏惟神式贊黃道與司土正居中執信是與稼穡年穀既登庶饗誠
薦。蓐收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
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蓐收氏惟神與司金正式贊西成執矩懷
莊尚義趨力豐年之報饗茲至祀。玄冥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
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玄冥氏惟
神與司水正贊序總都厥務收斂積藏斯在豐年之祀庶饗明薦。
蒼龍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
昭告于蒼龍之神惟神體備四明質兼小大潛為鱗長發明造物歲
稔年登寔資彌畢式陳嘉薦其為麥及衆方鱗羽蠃毛介衆族
猶於四方水墉是與諸神咸饗以祀與此同

之神惟神鍾自火精宅茲羽族以觀時宜化幼祥始且平和歲稔有賴
厥功。麒麟之神惟神體信爲質性仁和是歸作長毛宗表靈王牒年穀豐
稔寔茲宣助式陳嘉薦。騶虞之神惟神性毅至仁稟靈金
宿贊育生物嗜殺利物爰茲功以年恒祀。玄武之神惟神稟庶
稽長玄介族先知稱貴誠行從底伊此豐年有續宜享
宋火德王以戌日爲臘建隆二年十二月戊戌臘有司言日以七日
辛卯蜡百神太常博士和峴奏議曰謹按蜡始於伊耆後歷三代及
漢其名雖改而臘與蜡其實一也漢火行用戌臘臘者接也新故相
接畋獵禽獸以饗百神報終成之功也王者因蜡臘上饗宗廟旁及
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悉沿其制唐承土德王觀之
祭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饗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
臘辰以應土德聖朝當以十二月戊日爲臘而以七日辛卯先行蜡
祭蓋禮官之失也事下有司請準唐禮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皆同
用臘日從之蜡百神壇高四尺東西七步二尺南北六步四尺
仁宗天聖三年禮官陳詁言蜡祭一百九十二位而祝文所載一百
八十二無五方田畯五方郵表畷蓋開元以來年祀寖遠有司失傳
郊祀正辭錄司天監神位圖皆以虎爲於菟乃避唐諱詔從爲虎載
田畯郵表畷座慶曆用羊豕各二大明夜明壇增山林爲二籩豆十二
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分獻官逐階下盥洗詣帝神農伊耆五星三
辰七宿岳鎮海瀆祝融后土后稷蒼龍朱雀麒麟玄武白虎神座前上
香奠幣爵並再拜內從祀神位不設香幣祝版唯奠酒再行復皇祐
定壇高八尺廣四丈嘉祐加羊豕各五
神宗元豐六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記曰八蜡以祀四方年不
順成八蜡不通蓋歷代蜡祭獨在南郊爲一壇惟周隋有四郊之兆又
禮記月令以蜡與息民爲二祭故蜡與息民祭有先後之後請蜡祭四
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其息民仍在
蜡祭之後從之

先是太常寺言四郊蜡祭宜依百神制度築壇於東西有不順成
之方即祭日月其神農后稷舊設位於壇上當移於壇下其壇下
伊耆氏之位宜除之禮部復言蜡祭四壇皆設神農后稷同日祭
享頗爲重複太常寺以謂蜡祭本以神農爲主后稷從祭四郊今
設壇自當每方各祭同日不爲重複從之
曾肇本朝正要策云博士和峴言蜡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
蜡祭之名蜡臘之別名也漢乘火德以戌日爲臘臘接也言新故
相接故田獵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致孝盡虔魏晉
同之唐以土王正觀之際尚用前寅蜡八神卯日祭社辰日爲臘
而獨以前七日辛卯蜡不應於禮請如開元故事蜡百神祀社稷
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使制曰可
徽宗政和三年四月議禮局上五禮新儀臘前一日蜡百神四方蜡

壇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壝每壝二十五步東方設大明位西方設夜明位以神農氏后稷氏配位以北為上南北壇設神農氏位以后稷氏配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官五岳五鎮四海四瀆及五方山林州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田畯蒼龍朱鳥麒麟白虎玄武五水庸五坊五於菟五鱗五羽五介五毛五郵表畷五贏五猫五昆蟲從祀方依其分設若中方岳鎮以下設於南方蜡壇酉階之西中方嶽鎮以下設於南方蜡壇午階之西西方設於北方蜡壇卯階之南其位次於辰星

高祖紹興十九年臣僚言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釋者謂蜡祭也所以報一歲之成功求嗣歲之福也今已行臘享而報歲之祀或闕請並行蜡祭

有司以會以臘前一日蜡祭東西方百神禮料一視感生帝內從祀視釋奠文宣王從祀蜡祭南北方百神一視嶽海瀆內從祀如釋奠武成王從祀

孝宗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瀹請以四郊各為一壇以祀其方之神從之東方以日為主西方以月為主各配以神農后稷南北方皆以神農為主配以后稷若三辰五星五帝二十八宿十二辰嶽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羽毛鱗介猫虎昆蟲各隨其方分為從祀

文獻通考卷八十五

中缺

夏祀竈祭先肺

秋祀門祭先肝

[illegible]冬祀行祭先賢[illegible]

凡祭祀禜門用瓢齎[illegible]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門受其餘[illegible]

[illegible]三[illegible]五祀[illegible]

祀則希冕[illegible]

[illegible]三獻文[illegible]

[illegible]以血祭祭社稷五祀[illegible]

天子諸侯大夫士五祀[illegible]

王祭五[illegible]

霤山川之類。程子曰五祀恐非先王之典[illegible]

白虎通曰五祀者謂門戶井竈中霤也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大夫已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五祀所以歲一徧何順五行也故春即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一說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不得用豚井以魚

陳氏禮書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氏[illegible]語五祀篇則以五祀為重該修熙句龍之五官月令以行為門行戶竈中

霤白虎通劉昭范曄亦以大夫[illegible]以井[illegible]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氏[illegible]之五祀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illegible]之說而曲禮謂五祀執為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以四方之神[illegible]百人以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illegible]其祭各有所主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得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耦

陰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比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於始行而已[illegible]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羊牲[illegible]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膳先祖及祀門時則五祀[illegible]廟可知也曾子問以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酳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酳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爲竈祀則五祀固有祀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illegible]否亦可考也

王爲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illegible]

[illegible]

朱子語錄附五祀皆有尸竈則以誰爲尸曰今亦無可考者但如祭祭則以家人爲尸[illegible]此推之則祀竈之尸必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必是閽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

黄氏曰祭法七祀宗廟五祀司命泰厲非地數血祭者唯五耳月令四時祀戶竈門行中霤[illegible]

漢立五祀白虎通云[illegible]一祀竈二門三戶四井五行[illegible]曾五祀歲一偏[illegible]行事[illegible]

祭氏曰古有七祀於前代帝王諸侯[illegible]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illegible]無主行者及此等無依之厲鬼[illegible]出於依附淫祠始無足怪者祀祭法[illegible]民注[illegible]時民家皆秋祠厲蓋此祀又遂於民也於古亦歿矣

按月令五祀祭法王爲群姓立七祀皆與祀之正者也至漢則其制已廢而郊祀志所載不經之祀甚衆然武帝時李少君言祠竈則可致物[illegible]致物則丹砂可化爲黄金黄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仙可見於是天子始親祠竈又高帝時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與注疏所言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其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之意略同然其所以立祠之意則皆謟諂非禮之正也

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大酺五日祠門戶比臘

後漢建武初有五祀有司掌之人家祀山神門戶[illegible]

魏武王始定天下興復舊祀而造祭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
晉武帝時傅玄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亦祭一門正室祭一戶井
竈及中霤各擇其正者祭之以後諸祀無聞唯司命配享于南郊壇
隋制其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廟日中霤則以
季夏祀黃郊日各命有司祭於廟西門道南牲以少牢
唐初廢七祀唯季夏祭中霤開元中制禮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
廟庭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以季夏
通典說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者為其有出入飲食
之用祭之所以報德也歷代所尚或五或七天子祭七諸侯
祭五降殺之差也徵天子諸侯大夫皆王立云者以祭
法差降殊異其言之鄭又云此小神居人之間司察者也以此
推之七祀皆源古之始諸書皆有以七祀之五門戶竈行
中霤即句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今云食於火該

食於金龍食於土月令五時所祀只是金
木水火土之神許慎云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
功德於人非老婦也鄭玄云爲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
禮設主於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上公也
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
帝其神祝融文列於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分焉得
爲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若祭之竈陘
豈得爲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而祭爨以謝先炊者之
功知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竈夫子譏之
云盛於盆尊於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置於陘而
祭之乎鄭玄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
陰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
宜藏所值耳又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譴過小神矣袁准

正論者以爲五行之官祭於門戶行竈中霤中霤土神也火正
祀竈而水正不祀井非其類也且社稷爲於人家之屋棟間哉
禮記王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井不輕於
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也秦靜云今月令謂行
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魏武興復舊祀而祭門戶井竈
中霤凡五祀焉
祀儒家設以井於五祀祀行傅玄曰七祀五祀月令
皆云祀行而不祭井月令而不祭井於
事則有闕於情則不安謂之井者近日是也又按白虎通曰共工
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以爲祖
神

開元禮祭七祀儀

祭日未明一刻太廟令帥其屬入設神席於廟門之內道南東
向以北爲上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設洗於神座東南設洗
於酒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太廟令與
良醞之屬入實罇罍以次入之後初太
祝以下入就位太官丞引
饌入祝史迎引於座首各設於神座前於是引獻
官至洗盥洗詣酒罇所執爵者舉冪酌酒贊引引獻官進西面
跪奠於司命神座少退西向立祝史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
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遣具位姓名昭告于司
命三陽照物四序惟始式遵常禮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司命
尚饗戶云時惟歲首升陽貫滯竈云時惟夏始盛陽作統門云時惟
孟秋升陰紐物厲云時屬肅清貫沉氣序行云時惟冬首盛陰作紀
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祝史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

官再拜訖贊引引獻官詣酒罇所酌獻尸如上儀訖贊引引還本位
於堂上徹豆祝史進徹豆還罇所。臘享祭七祀文。維某年歲次
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遣具位姓名昭告于司命戶竈中霤門厲
行今時和年豐式遵常禮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司命戶竈中
霤門厲行尚享獻官唯獻司命餘座齋郎助奠餘如上儀
祭中霤儀
季夏土王日祭中霤於太廟之庭前祭三日諸祭官散齋二日於正
寢致齋一日於廟所[illegible]前祭一日衛尉陳設如常祭日未明十刻
太官丞具特牲之饌[illegible]三刻太官令帥其屬入布神座於廟庭西
門之內道南東向席以莞設神座于座首設酒罇於神座東南設洗又
於酒罇東南俱北向[illegible]奉禮設太
廟令位於神座東[illegible]西上設門外位皆於
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向以西為上[illegible]各服其服良
[illegible]
醞之屬入實[illegible]太廟令又贊引引
執事者俱就門外位[illegible]入就神座前西向再
拜訖各就位立[illegible]執事者入就位贊引贊
拜太廟令以下[illegible]太廟令之左白有
司謹具請行事[illegible]引於座首設於神座
前訖太官丞以下還本位太祝還罇[illegible]太廟令詣罍洗盥手
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廟令酌酒[illegible]太廟令進神座前
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西向立太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右北向跪
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諱遣具位姓名敢
昭告于中霤賴茲保養旺此庶以安式荷神功祗率常禮爰以特牲時
[illegible]合[illegible]嘉蔬嘉薦醴酒明祀于神尚享訖興太廟令再拜太祝
進奠板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太廟令之左北面
立太廟令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還罇所太廟令

俛伏興再拜贊引引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太祝與
執罇罍篚者俱復位立定贊引贊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贊引進太
廟令之左白禮畢遂引太廟令以下出[illegible]板燔於齋所
按古者雖有五祀七祀而不言凡所祭之地然以七者觀之
獨司命與厲當有祭之之所而君中霤君門君戶君行君竈
則所祭之神即其地也祭法言王及諸侯立門行二祀則曰
國門國行[illegible]則曰門曰行而已[illegible]有國者祀此二神
則當於國門[illegible]家之門首至若中
霤戶竈則凡有室[illegible]祀於其地義或然也而隋唐
乃祀之於太廟以[illegible]鄭康成之說
然康成注[illegible]則言凡祭五祀於廟注周
禮宮正凡邦之事[illegible]祭於宮中而
正義則謂於廟者[illegible]制度之
[illegible]
不脫[illegible]而正義
所以[illegible]宮中之義爲
[illegible]即宮居而祭
之[illegible]如門中
霤廟[illegible]至於若司命
若竈若行則於廟何與又王之所祀泰厲乃帝王之無後者
蓋非我族類也今即太廟之中爲位而祭之得毋有相奪
享之患乎
宋制七祀春祀司命及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及厲冬祀行
爲小祀用羊一豕一不行飲福
神宗熙寧八年詔置太廟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七祀板位
元豐三年太常禮院請據纂編祭七祀詔從之
四年詳定郊廟奉祀言按禮記祭法曰王自爲立七祀曰司命曰中

霤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孟春其祀戶祭先脾孟夏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其祀門祭先肝孟冬其祀行祭先腎又傳曰春祠司命秋祠厲此所祀之位所祀之時所用之俎也又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祭群小祀則服玄冕注謂群小祀宮中七祀之屬又禮記曰一獻熟注謂宮中群小神七祀之等又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所祀之服所獻之禮所攝之官也近世因禘祫則徧祭七祀其四時則隨時享分祭攝事以鄉行禮而服七旒之冕分大廟牲以爲俎一獻而不飲熟皆非禮制請立春祭戶於廟室戶外之西祭司命於廟門之西制脾於俎立夏祭竈於廟門之東制肺於俎季夏土王日祭中霤於廟庭之中制心於俎立秋祭門及厲於廟門外之西制肝於俎立冬祭行於廟門外之西制腎於俎皆用特牲更不隨時享分祭有司攝事以大廟令攝禮官服必玄冕獻必薦熟親祠及臘享即依舊禮徧祭從之

政和詳定禮局上五禮新儀大廟七祀四時分祭如天聖儀臘享祫享則徧祭設位於殿下橫街之北道東西向北上

文獻通考卷八十六

文獻通考卷八十七

郊社考

藉田祭先農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措之車右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畝於南郊 [illegible] 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 [illegible] 公五推諸侯九推 [illegible] 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illegible]

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illegible]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 [illegible]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

虢文公諫曰 [illegible] 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 [illegible] 是故稷爲大官 [illegible] 古者太史順時覛土 [illegible] 陽癉憤盈土氣震發 [illegible] 日月底于天廟 [illegible] 土乃脈發 [illegible] 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 [illegible] 陽氣俱蒸土膏其動 [illegible] 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 [illegible] 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 [illegible] 王其祗祓監農不易 [illegible] 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 [illegible] 司空除壇于籍 [illegible] 命農大夫咸戒農用 [illegible] 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 [illegible] 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 [illegible] 王乃淳濯饗醴 [illegible] 及期鬱人薦鬯 [illegible]

[illegible]議人廣醴[illegible]王祼鬯饗醴乃行[illegible]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illegible]膳夫農正陳籍禮[illegible]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illegible]班三之[illegible]庶人終于千畝[illegible]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illegible]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illegible]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illegible]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illegible]

漢文帝制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舊儀春始東耕于籍田官祠先農以一太牢百官皆從[illegible]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為立籍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天地宗廟群神之祀以為粢盛

景帝詔曰朕親耕為天下先

昭帝幼即位耕於鉤盾弄田[illegible]

後漢明帝永平中二月東巡耕于下邳

章帝元和中正月北巡耕於懷縣其儀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祠先農及耕於乙地賁薦于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illegible]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推數如周法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是月令郡國守皆勸人始耕

魏氏天子親耕籍田藩鎮闕諸侯百畝之禮

晉武帝太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籍田于東郊詔曰近代以來耕籍田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畝之制當與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illegible]常御木輅以耕太牢祀先農自

惠帝後此禮廢矣

東晉元帝將修耕籍事竟不行[illegible]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將親耕[illegible]先立春九日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于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之人出種稑之種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農如帝社儀孟春上辛後吉亥御乘耕根三蓋車駕蒼駟建青旂著通天冠青幘朝服青衮佩蒼玉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章服駕出如郊廟儀至籍田侍中跪奏尊事畢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贊曰皇帝三推三反於是群臣以次耕王公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即耰禮畢乃班下州縣悉備其禮焉

齊武帝永平中耕籍田用丁亥[illegible]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從五輅

梁初依宋齊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以啓蟄而耕[illegible]與百官卿事並齋三日沐浴祼饗侍中奉耒耜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illegible]普通二年又移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如南北郊別有觀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反

後魏太武帝天興三年春始躬耕籍田祭先用羊一

北齊籍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穄麻子

大麥小麥各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輪三十尺四陛三壝四門又為大營於外設御耕壇於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

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千畝為壇行禮播殖九穀納于神倉以擬粢盛穫稾以餉犧牲

唐制皇帝孟春吉亥祭先農於東郊親耕於藉田

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藉于千畝之甸

初議藉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藉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帝曰禮緣人情何常之有虞書云平秩東作則是堯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載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在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也於是遂定自後每歲常令有司行事

高宗永徽三年正月丁亥享先農躬御耒耜率公卿耕於千畝之甸

乾封二年正月行藉田之禮躬秉耒耜而九推禮官奏陛下合三推上曰朕以身率下自當過之恨不終千畝耳

初將耕藉田閱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乎乃命撤之

儀鳳二年親耕藉田於東郊

景雲三年親耕藉田

武太后改藉田壇為先農壇神龍初復改先農壇為帝社壇詳見社稷門

玄宗開元二十三年正月親祀先農禮畢將至耕位侍中執耒太僕執轡上謂左右曰帝藉之禮古則三推朕今九推庶九穀之報也遂進耕五十餘步盡壠乃止耕畢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加級賜帛其年十一月親祀神農於東郊以后稷配親耕耒耜而九推焉

憲宗元和五年上將行藉田之禮詔有司詳定儀注太常上藉田禮廢已五十餘年有司檢討無可檢尋今據禮經及開元故事并徵前代沿革參詳定物付所司未及施用而罷

唐開元禮皇帝孟春吉亥享先農儀附耕耤

齋戒

前祀五日皇帝散齋三日於別殿致齋二日一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餘同上辛儀

陳設

前享三日陳設如圓丘儀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如常立儀唯以耕耤鼓為建鼓於壇壬地外壝之內為異前享一日奉禮設御位如圓丘儀唯設望瘞位於壇東門之內道南又設奉禮位於瘞埳西南東向南上[illegible]

又設耕耤位於外壝南門之外十步所南向設從耕位三公[illegible]諸卿位於御座東南重行西向各依推數為列其公王[illegible]耕者位於耕者之東重行西向俱北上介公酅公位於[illegible]向以北為上尚舍設御耒席於三公之北少西[illegible]既耕位於御耒席東少南向西面[illegible]令於司農卿之前少退[illegible]耒耜者位於公卿耕者之後[illegible]

[illegible]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神農酒尊之東[illegible]俱北向西上[illegible]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於東陛之南俱北向執尊罍篚冪者各位於尊罍篚冪之後設瘞篚於壇上各於饌坫之所[illegible]令帥[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贊引引御史詣廚省饌具[illegible]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

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農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設后稷氏神座於東方西向席皆以莞設神位於座首

鑾駕出宮

奉耕根車於大極殿前餘同圜丘儀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及從享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illegible]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入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郎贊者先入就位[illegible]及諸官等入[illegible]就位如圜丘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以下[illegible]行掃除及從享群官客使等次入就位並如圜丘儀[illegible]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illegible]令進耕根車於宮南門外迴車南向[illegible]一刻侍中版奏外辦[illegible]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illegible]升車訖黃門侍郎奏請車駕進發[illegible]如初[illegible]鑾駕動之大次並如圜丘儀郊社令以祝版[illegible]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如圜丘儀[illegible]令而橫執之於左[illegible]皇帝停大次半刻頃[illegible]太常卿[illegible]請[illegible]如圜丘儀[illegible]和之樂以姑洗之均[illegible]作文武舞樂舞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及奠玉幣奏樂之節並如圜丘儀[illegible]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於神農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又立於西方東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東面跪奠於后稷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面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群官拜訖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配座升自東陛太祝迎取於壇上進奠於神座前太祝進立於罇所皇帝既升奠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神農之俎皇帝既至版位樂止[illegible]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陛樂止祝史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神農氏之饌升自南陛配座之饌升自東陛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illegible]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illegible]詣罍洗樂作其盥洗及樂及齊郎奉俎並如圜丘之儀太常卿引皇帝詣神農氏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illegible]太常卿引皇帝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illegible]謹[illegible]敢昭告于帝神農氏獻春伊始東作方興率由典則恭事千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常祀陳其明薦以后稷氏配神作主尚享訖興皇帝再拜[illegible]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酒罇所[illegible]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于后稷氏[illegible]脈起爰修耕籍用薦常事于帝神農氏惟神功協稼穡實允昭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享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illegible]其飲福受胙樂舞等並如圜丘儀[illegible]初皇帝將

復位。謁者引太尉詣盥洗（[illegible]）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神農氏象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詣[illegible]罇所，取爵於坫，執爵者舉冪，太尉酌齊，謁者引太尉進后稷氏神座前，東向跪奠爵[illegible]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謁者引太尉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詣盥洗，盥手帨爵，升酌[illegible]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illegible]降復位。武舞止。諸祝各進，跪徹籩豆，興，還罇所。（[illegible]）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永和樂作，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奏：「請就望瘞位。」奉禮師贊者就瘞埳西南位，太常卿引皇帝就望瘞位，北向立，樂止。於群官將拜，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幣，各由其陛降壇，詣埳以幣置於埳。太常卿前奏：「禮畢。」就耕籍位。（[illegible]）太常卿引皇帝詣耕籍位，南向立，樂止。白禮畢。奉禮師贊者還本位。（[illegible]）

耕籍

皇帝將詣望瘞位，謁者引三公及應從耕侍耕者各就耕位，司農先設訖，於諸執耒者皆就位。皇帝初詣耕位，廩犧令進詣御耒席南，北面跪，伏以笏解耒韜，出執耒，興，少退，北面立。司農卿受耒，以授侍中，侍中奉耒進，皇帝受，以三推。侍中前受耒耜，及於司農，司農卿反之於廩犧令。訖，還本位。廩犧令復耒於韜，執耒，起，復位，立。皇帝初耕，執耒者以耒耜各授侍耕者。皇帝耕訖，三公、諸王五推，尚書、卿九推。訖，執耒者前受耒耜，退復位。侍中前奏：「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入自南門，還大次，樂作。皇帝出自內壝東門，殿中監前受鎮圭，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授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從享群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常卿帥其屬以次耕於千畝。（[illegible]）太祝板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如圜丘儀。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設會於太極殿，如元會之儀。（惟不賀，不上壽為異）

籍田東郊儀

皇帝夾侍二人，正、左二[illegible]中書門下先奏侍中一人。（[illegible]）中書令一人，（[illegible]）禮部尚書一人，（[illegible]）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行五推禮。（[illegible]）右衛將軍一人，（[illegible]）元卿九人，行九推禮。（[illegible]）諸侯三人，行九推禮。（[illegible]）卿一人，（[illegible]）太常[illegible]一人。（[illegible]）如本官不足，差大品已下官攝，並服袴褶。右禮司[illegible]下請奏差[illegible]耒耜二具，併韜。（[illegible]）耒耜一[illegible]詣耕所。（[illegible]）

史席二領。

先農壇高五尺，方五尺，四出陛，其色青。（[illegible]）三公九卿諸侯耒耜一十五具，御耒耜牛四頭。（[illegible]）高品中官二人。（[illegible]）太常[illegible]郊社令一人，（[illegible]）太常少卿一人，（[illegible]）[illegible]士六人。（[illegible]）司農少卿一人，（[illegible]）廩犧令二人，一人[illegible]奉耒耜，（[illegible]）司農卿[illegible]三公九卿諸侯耕牛四十頭。（[illegible]）[illegible]人奉耒耜二十具，犁二具，鏵二具。（[illegible]）籍田縣令一人，（[illegible]）[illegible]。耆老量定二十人。（[illegible]）

宋太宗皇帝雍熙四年九月，詔以來年正月行事於東郊，行籍田之禮。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無致煩勞，務遵典故。

太常禮院言：籍田舊不置五使，今請依南郊，以宰臣、親王、三品官

為五使仍命蘇易簡等詳定儀注

詳定所言方位請依唐禮在東郊其籍田千畝各須別種穀一色一頃作祠壇今望約郊宮制度廣大請設於千畝之外壇高九尺周圍四十步飾以青歷代壇去京城遠近各異今請於朝陽門七里之外十五里之內擇地為壇又通禮不載告廟祭十里內神祠及禮畢稱賀之儀今緣國家每禮畢遣大臣前二日告昊天上帝太廟從禮畢文武百僚詣行宮稱賀因遵從言詔司儀仗法物準籍請准南郊例排列從之

詳定所言按通禮後漢皇帝親耕之法以車載耒耜禮儀志齊代籍田令御史乘馬載耒耜於五輅之後以之侍中奉耒耜載於象輅以隨大輅之後之禮儀木輅今准通禮皇帝乘耕根車欲請以載耒耜於在皮軒車後與中省香案之前所以明示重耕籍之禮從之

禮儀使言按通典宋元嘉之制於先農壇東別立一壇皇帝親耕禮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伐其臺不載制度望準壇宜便殿陛階準壇高五尺周圍四十步公卿之推伐以青又通禮亦不載御觀耕臺按唐開元二十三年籍田禮畢設六今取進止從之仍做禮成肆赦

詳定所言按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躬耕籍田千畝中開阡陌設御耕位在先農壇東壇北不開阡陌設御耕位於先農壇南十步詳此則當時壇前不開阡陌則御耕位歷代不同今既備樂縣二舞俱在壇前請定御耕位在壇門東南又先農壇設二壝今緣儀衛廣大所有外壝請於大次及御耕位觀耕臺樂縣之外又隋書籍田令率其屬耕千畝以青箱奉種稑之種跪呈司農詣耕所灑之訖司農省功奏事畢唐朝不行此禮詔備置又隋以青箱奉種稑之種唐廢其禮青箱無其制請用竹木為之而無蓋兩頭設為壝飾以青色中分九隅隅設一種覆以青帊種稑即早晚之種不定穀名今請用黍稷秫稻粱大豆小豆大麥小麥陳於箱內從之

詳定所言舊禮有庶人終畝之說即不載庶人耕位所在今請於諸侯耕位之南退近東十步西向以成終畝之禮又按封禮先農用犢一近制中祠以羊豕代牲請用犢以純色充進胙如郊祀禮耕禮器視大祠皇帝散齋三日致齋二日百官不受誓戒神農后稷冊學士院撰文並從之

又言皆詔定乘耕根車而未記無制上下大小與今玉輅等緣天子所乘皆有副今請改乘玉輅以耕根車次玉輅駕士六十四人耕根車止四十人今請並同玉輅其稷酒任車駕還宮之日設會於大殿今請依郊祀禮畢之制名曰西苑殿以大殿門曰學士院上東郊青城殿門名龍德左掖門曰光天右掖門曰門曰祈年北門曰其大殿東西序三日後園五花亭曰會芳樓從之

端拱元年正月十五日帝齋於於丹鳳門外帝服通天冠絳紗袍東郊行宮齋宿十七日未明三刻帝服袞冕執鎮圭后稷氏配禮畢大諸耕籍位行三推禮有司板奏禮畢帝謂侍臣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千畝當止於三推遂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又御觀耕臺南向坐觀公王耕耕訖侍中奏禮畢解嚴還行宮百官稱賀帝改御大輦服通天冠絳紗袍鼓吹振作而還御乾元門肆赦改元文武遞進官有差

真宗景德四年都官員外郎同判太常禮院孫奭言伏覩來年春季到日正月一日辛先農九日上辛祀昊天上帝者按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又禮記月令云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

后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先儒皆云元辰謂上辛郊天也元辰謂郊後吉亥享先農而耕籍也又六典及禮閣新儀亦皆先言上辛祀昊天後言吉亥享先農伏望改用來年正月上辛後亥日享先農即為著令用符禮文詔太常寺崇文院檢討官參議判寺李宗諤等言唐制正月上辛祈穀孟春亥日享先農不明載祈穀享先農前後按禮記月令正月中氣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置之車右率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注云穀謂上辛祀昊天上帝籍田謂郊後亥日享先農而耕籍田又按宋書後魏書所載並上辛後亥日祀先農望如所請自今有司行事並以上辛後亥日從之

仁宗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帝親耕籍田其儀注悉如端拱之制仍有增損詔籍田青城及宣德門[illegible]先有[illegible]家府縣不得因茲更刻[illegible]宜權用衙曲[illegible]行禮

廣文館開封府言鄉貢人等王吉以國家[illegible]之會乞陪序於壇次以觀盛典從之[illegible]元品之下

大禮使言籍田禮畢[illegible]況親屈萬乘勸農力本伏請下有司令遍諭[illegible]耕日特許父老鄉民觀望應禮勿令訶止從之

神宗元豐二年詔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為籍田置令一員徙先農壇於其中神倉於東南取卒之知田事者為籍田兵先是詳定郊廟奉禮文所言國語王耕一墢庶人終于千畝廩于東南鍾而藏之自漢迄唐皆有帝籍神倉今久廢不設凡祭祀之所用皆索諸市非所以致潔誠也欲乞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置籍田令一員仍徙先農壇於其中立神倉于東南以郊社令辛公佑兼籍田令公佑請因舊鍛麥殿規地為田取卒之知田事有材者為籍田兵給其役五穀之外並植果蔬冬則藏冰凡一歲祠祭之用取具焉先薦獻而後進御有餘則貿錢以給雜費輸其餘于內藏庫著為令

權管勾籍田王存等言請以南郊鍛麥殿前地及玉津園東南菱地八伯四十餘畝并民田共千一百畝充籍田外以百畝建先農壇兆開阡陌溝洫建神倉[illegible]并耕作人[illegible]廬舍之類繪圖進呈從之

哲宗紹聖四年禮部侍郎[illegible]每遣官祭告先農增其籍田以為粢盛[illegible]所先即以[illegible]所得[illegible]付所司[illegible]然後進供須賜並如故事[illegible]幸籍池[illegible]殿以[illegible]可

籍作監言增修鍛麥殿成[illegible]

徽宗政和元年[illegible]耕籍之禮[illegible]罷享先農[illegible]耕籍之禮[illegible]使又稱賀肆赦之類[illegible]耕籍所乘陵用耕根車[illegible]天冠絳紗袍百官並服朝服[illegible]尚書御史大夫親諸侯以正真三品[illegible]人耕位於諸侯耕位之南以成[illegible]青箱以設九穀如隋之制其詳[illegible]新儀

高宗紹興二年四月[illegible]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朕於後圃令人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之艱難

七年太常博士黃積[illegible]春吉亥日享先農望下有司條舉行之以酒脯一獻之禮儀[illegible]師

十四年十一月詔以歲之春祗祓青壇親載[illegible]躬三推之禮

命臨安府守臣度城南之田得五百七十畝有奇建思文殿觀耕臺神倉及表親耕之田又詔毋建殿宇設幕殿幄屋如南郊事畢撤去庶不擾民

太常丞王湛謂新儀帝而耕根車左輔奉耒耜載以象輅列於仗內政和八年左輔奉耒耜升于玉輅耕耤使衛以儀仗二千人先詣壇所玉之五輅玉輅最貴耕根一名芝車所謂農輿無蓋車之無飾者也齊代耤田御史奉耒耜載於五輅之後時以為輕更用侍中載於象輅……二年二月帝……遍耕所司農卿以耕根車載耒耜……以行……耕根而耒耜乃載於玉輅輕重失序請……端拱明道之禮備兵政和……可遵……行

權工部侍郎……以象飾諸耒諸班輪八鑾左衛右……以……輪衣綠帶皆綉以鑾旗高丈有五尺……請前三日司農以青箱奉九穀種……二日……六宮出之于帝次日授司農以詩耕事九穀種以……為之無飾以青色覆以青帕三公三以宰臣押之……五推……二省臺諫九推庶人終畝又請少府……以青綳耕青牛四衣以青……從耕者……用牛二頭耒耜三十牛六十庶人四十人……二十各命有司具之……請加高二尺為丈有七尺面搏用紫……十一月癸酉……十二千以太常鼓吹黃麾仗足之前期閱習前一日宿……皇城南門外質明衛耒耜先往禮官請用其卞又請耕耤使用本品鹵簿……六百八十有八人請用其牛禮官請親耕日命有司享先農已已詔討論象車合製與否禮官乃謂新儀象輅載耒耜宣和耕耤使乘象車……端拱親耕

以耕根車載耒耜而使不乘車請用端拱禮耕耤使朝服騎護耒耜行于仗內仗士千人質明先往壇所以俟車駕龍象輅不用唯製耕根車從之

十五年正月壬辰上享先農遂耕耤三推畢宰臣秦檜請以耒耜授有司上不許曰力本務農出於誠心至九推三請乃止

紹興先農親耕耤田儀注

前期設御座於耤田思文殿之中南向東西閣於殿後之左右御幄於觀耕壇上南向大次於殿上南向小次二一於先農壇午階下稍東西向一於觀耕壇南階一稍北南向……次於門之內外設饌幔樂舞前一日設帝神農氏位於壇之北方南向后稷氏位於東方西向席皆以莞設帝位板於壇下小次前西向飲福位於壇上稍西北向望瘞位於子階之西北向群臣位各以其方籩豆簠簋俎豆皆如大祀司農設御耒耜於南門外幕屋之內御耕板位於耕耤所南向侍耕

位在其東西階北上從耕三公位在東南九卿……位在其南皆西向北上庶人位在其南少東十步外耆老陪……又在其南皆西向御耒席於三公之北稍西南向太僕設御耕牛……位之西稍北太常設登歌於觀耕壇上宮架於庶人耕位之南……北向耕耤使位於御耕位之東南向侍中在其南西向司農卿二一位於侍中之後一在其南耤田令二在司農卿之南少退皆西向北上奉青箱官位其後司農少卿位二於庶人位之前太耕令位司農之西少退皆西北向太僕卿位於御耕牛之東稍前南向畿內邑令位於庶人位之東西向執耒耜者位於公卿耕者之後執畚鍤者之前西向司農設從耕耒耜及牛各於其位之前兵部陳仗士及耕根車於皇城南門之外遂省牲省饌割烹祀之日質明侍中奉御耒耜載于耕根車耕耤使騎從至耤田門外侍中以耒耜授耤田令橫執之置於耕所之席而守之帝服袍輦出宮南門至思文殿降輦入後閣群臣入就位

帝服袞冕至內壝門外執大圭入自正門宮架隆安之樂作至午陛
板位西南立宮架作靜安之樂儲寶錫羨之舞三成帝再拜群臣亦
再拜（凡帝拜群臣皆拜）宮架樂作帝搢大圭盥洗執圭升壇耕耤使從宮架
樂作升自午陛登歌嘉安之樂作帝搢大圭執鎮圭進帝神農氏位
前北向立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興搢圭跪奠幣執圭興次進后
稷氏位奠亦如之帝還板位登歌樂作降階宮架樂作至板位西南
立也尹奠毛血盤以授禮部尚書執籩豆簠簋兵工部尚書奉俎以入宮
架豐安之樂作皆奉以升北面跪奠之宮架樂作帝搢大圭盥洗
爵執圭升宮架樂作至壇上登歌禧安之樂作帝詣神農氏位前北面立搢
大圭跪執爵三祭酒奠于地執圭興祝東向跪讀祝帝再拜次進后
稷氏位前酌獻亦如之帝還板位登歌樂作降階宮架樂作至板位
西面立還小次釋大圭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亞獻盥洗
爵升壇酌神農氏尊所西面立宮架作正安之樂儼恭將事之舞既

實爵詣神位前西向酌酒奠爵再拜大獻后稷氏亦如之降復位終獻
亦如之宮架樂作帝執大圭升壇登歌禧安之樂作至飲福位北面立尚醞奉
御酌福酒殿中監奉爵西向立帝再拜跪受爵尚醞奉酒進爵帝搢大圭跪
受之三祭于地啐酒奠爵兵部尚書奠俎西向跪進俎帝受俎奠之太
祝東向跪進黍稷帝受黍稷奠之殿中監跪受爵帝飲卒爵奠之
執大圭再拜還板位登歌樂作降階宮架樂作徹籩豆徹俎登歌徹
安之樂賜胙群臣皆再拜送神宮架作靜安之樂一成帝至望瘞位北面
立宮架樂作乃瘞帝還大次宮架樂作出內壝門外釋大圭群臣各
從于次侍耕從耕及執事者皆朝服以次入就位帝服通天冠絳紗
袍輦至思文殿降自西階宮架樂作至小次降輦至耕耤位南面立
耤田令進御耒席南北面解韜出耒東向立授司農卿司農以授侍
中進之帝受耒耜宮架樂作三推禮畢侍中受耒耜復轉以次授之
耤田令復于韜帝初耕諸執耒耜者各受從耕者帝升觀耕壇宮架

樂作升自午階登歌樂作御座南向從耕三公三少宰臣親王使相
侍執耒耜宮架樂作行五推之禮退復位執政從臣貳省諫憲次執
耒耜宮架樂作九推復位司農少卿帥庶人以次耕于千畝耕畢乃
退耕耤使升自卯階進御幄前稍東西面立陪耕者老進壇下北面
再拜樞臣前北面承制退至午階之東西面立宣制而退都承旨承
制西面宣勞耆老耆老再拜皆復位帝降座登歌樂作至壇下升
輦宮架樂作至思文殿後閣侍耕從耕者退司農卿奉穜稑之種
以耕所播之少卿帥太社令瘞于千畝卿省功畢至殿下北面奏訖
皆退帝還宮

三十一年八月詔罷耤田司免其官吏三從太常少卿王普請以
印歸禮部存卒八人以守壝遺及凡種植之事藉殿三人以給種植供
禮料 典吏以寺
吏兼之

孝宗乾道四年十一月太常少卿王瀹請耤田以供粢盛蔬果自廢
此司專官禁之任有卒十人不能存其三而兵籍王普請益粢盛
禮物三倍於故歲請置三人

光宗紹熙五年太社令陳峴奏充宮先農壇壝堙蕪不治而農
壇乃其先命臨安府守臣修葺以嚴祀事之

親蠶祭先蠶

周制仲春天官內宰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
而外閉之后始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
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
者使入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是月也命有司
無伐桑柘 乃修蠶器 禁原蠶
氣物莫能兩大

漢皇后蠶於東郊（其儀：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群臣妾從桑還，獻於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illegible]）

後漢皇后四月帥公卿列侯夫人蠶。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四馬，龍旂九斿，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闒戟，雒陽令奉引，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宮，祠先蠶，禮以少牢。（[illegible]）

魏文帝黃初七年，皇后蠶于北郊，依周典也。

晉武帝太康六年，蠶於西郊，蓋與藉田對其方也。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為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撤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縣鄉君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座，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

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為西蠶設兆域，置大殿，又立蠶觀。（其禮皆循晉氏）

北齊為蠶坊於京城北之西，去皇宮十八里外，有蠶宮，方九十步，牆高一丈五尺，其中起蠶室二十七，別殿一區。置蠶宮令丞，宮者為之。路西置皇后蠶壇，高四尺，方二丈，四出陛，陛各廣八尺。置先蠶壇於桑壇東南，大路東，橫路南，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陛，陛各五尺。外兆方四十步，面開一門，有綠襜襦、褠衣、黃履以供蠶母。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蠶黃帝軒轅氏於壇上，無配，如先農。禮訖，皇后因親桑於壇，備法駕，服鞠衣，乘重翟，帥六宮升桑壇東陛，即御座。女尚書執筐，女主衣執鉤，立壇下。皇后降自東陛，執筐者處右，執鉤者居左，蠶母在後，乃躬桑三條。訖，升壇，即御座，內命婦以次就桑，服鞠衣者採五條，展衣者九條，[illegible]以授蠶母，還蠶室，切之，授世婦灑一簿。凡預桑者並復本位。后乃降壇，還便殿，[illegible]勞酒，頒賚而還。

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三妃、三㚤、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太牢親祭，進奠先蠶西陵氏神。禮畢，降壇，令二嬪為亞獻、終獻，因以公桑焉。

隋制：先蠶壇於宮北三里，為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用一獻之禮。祭訖，就桑位於壇南，東面。尚功進金鉤，典制奉筐。皇后採三條，反鉤。命婦各依班採五條、九條，世婦以授蠶母，切桑灑訖。皇后降壇，（[illegible]）

唐先蠶壇在長安宮北苑中，高四尺，周迴三十步。

太宗貞觀九年三月，文德皇后率內外命婦有事于先蠶。

高宗永徽三年三月，制以先蠶為中祠。

有司言：按周官宗伯官不祭，則攝而薦豆籩徹。明王后之事，而宗伯得攝行之。伏以農桑乃衣食萬人，不宜獨闕先蠶之祀。然已則皇后遣有司享之，如先農可也。

顯慶元年三月，皇后有事于先蠶。

總章二年三月，皇后親祠先蠶。

咸亨五年三月，皇后親祠先蠶。

上元二年三月，天后親祠先蠶。

玄宗先天二年三月皇后親祠先蠶

自嗣聖以來廢闕此禮至是始重行焉

肅宗乾元二年三月皇后祠先蠶于苑中

開元禮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儀攝事附

齋戒

先祀五日散齋三日於後殿致齋二日於正殿前致齋一日尚寢設御幄於正殿西序及室中俱東向致齋之日晝漏上水一刻尚儀板奏請中嚴尚服帥司仗布侍衛司賓引內命婦陪位並如式六尚以下各服其服詣後殿奉迎尚儀板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后服鈿釵禮衣結珮乘輿出自西房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后即御座東向坐六尚以下侍衛如常一刻頃尚儀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就齋室皇后降座乘輿入室六尚以下各還寢直直衛者如常司賓引陪位者退散齋之日內侍帥內命婦之吉者使蠶於蠶室攝事無以上儀

凡應享之官散齋三日[illegible]致齋二日[illegible]一日於享所[illegible]六尚以下應享者及從享內外命婦各於其寢清齋一宿諸應享之官[illegible]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各習禮於齋所光祿卿監取明衣[illegible]前享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illegible]攝事俱清齋[illegible]攝事同

陳設

前享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尚舍直長設內命婦及六尚以下次於大次之後俱南向守宮設外命婦次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以下於南壝之外道西三公夫人以下在其南俱重行每等異位東向北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向北[illegible]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內如圜丘儀諸女工人各為位於縣後東方西方以北為上南方北方以西為上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又為瘞埳於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又為採桑壇於壇南二十步所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尚舍量施帷障於外壝之外四面開門其東門使容厭翟車前享一日內謁者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望瘞位於壇之西南當瘞埳西向設亞獻終獻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典正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女史各陪於後設司贊位於樂縣東北掌贊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司贊掌贊位於瘞埳西南東西南上設典樂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司樂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內命婦位於終獻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若有從享外命婦位於中壝南門之外大長公主以下於道東西向當內命婦位差退大夫人以下於道西東向道遠近准公主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illegible]設採桑位於壇上東向

設內命婦採桑位於壇下當御位[illegible]南向西上設外命婦採桑位於壇下當御位[illegible]北向西上設執御鉤筐者位於內命婦之西少南西上[illegible]設內命婦執鉤筐者位各於其採桑位之後[illegible]設門外位[illegible]享官於東壝之外道南從享內命婦於享官之東俱每等異位重行北向西上從享外命婦南壝之外道西如設次之式[illegible]之位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illegible]設酒尊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illegible]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illegible]執尊罍篚冪者位於尊罍篚冪之後設御篚於壇上尊坫之所瞻後內謁者帥其屬以尊坫罍洗篚冪入設

於位(升壇者自東陛)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
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其祝版則[illegible])享日未
明五刻司設服其服升設先蠶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莞設
神位於座首

車駕出宮

前享一日金吾奏請外命婦等應從享者並聽從行其應採桑者
四人各具女侍者進筐鉤載之而行出宮門先奏請享日未明四刻開
所由苑門諸親及命婦以下以次入詣壇南外所各服其服其應採
桑者筐鉤各具女侍者執鉤筐內謁者監內謁者監受之以授執鉤筐
者享日未明三刻搥一鼓為一嚴([illegible])未明二刻搥二鼓為
再嚴尚儀版奏請中嚴內命婦各服其服所司陳[illegible]未明一
刻搥三鼓為三嚴司賓引內命婦入立於庭重行西面以北為上六
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室奉迎([illegible])內僕進厭翟車於閤外尚儀
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服鞠衣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內
命婦從出門皇后升車尚功司製進筐鉤載之從備如常內命婦及
六尚等乘車陪從如式其內命婦應採桑者四人各服其服典製等進筐
鉤載之諸翊駕之官皆乘馬翊駕警蹕如常不鳴鼓吹詣行前後督
攝如常內命婦宮人以次從

饋享

享日未明二刻諸享官各服其服尚儀及司贊[illegible]其屬([illegible])
各帥入實籩豆簠簋及幣([illegible])
太官令實諸籩豆簠簋等內謁者帥其屬詣廚奉饌入設於饌幔
內([illegible])
將至女相者引先置享官與內引引命婦俱就門外位([illegible])
([illegible])

駕至大次門外廻車南向尚儀進車前跪奏稱尚儀妾姓名請降車
輿還侍位皇后降車乘輿之大次華蓋繖扇侍衛如常儀尚儀以祝
版進御署訖奉出奠於坫皇后降車訖尚功司製進受鉤筐以退(其內命婦鉤筐則內命婦[illegible]典製等進乃受之)典贊引亞獻及從享內命婦俱就門外位司
贊帥掌贊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尚儀典正及女史女祝史(尚儀以下女祝史以次)
與女執鐏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面西上立定司贊曰再
拜掌贊承傳([illegible])尚儀以下皆再拜訖尚儀以下各就位司
樂帥女工人入就位([illegible])司贊引內
命婦內典引引外命婦俱入就位([illegible])司言引尚宮
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尚儀[illegible]皇后出次華蓋侍衛如常
([illegible])
衛停於門外[illegible]從入[illegible]皇后至[illegible]西向立([illegible])
立定尚宮前奏稱[illegible]皇后[illegible]司贊曰眾官再拜享官
及內外命婦在位者[illegible]請行事退
([illegible])
典樂[illegible]
之均([illegible])
尚宮前奏稱[illegible]皇后[illegible]眾官再拜享官及內
外命婦在位者[illegible]尚儀跪取幣於篚興立於鐏所([illegible])
([illegible])
后詣壇升自南陛([illegible])尚宮引皇后正和之樂作([illegible])
(如[illegible])之皇后升壇北面立樂止尚儀奉幣東向進皇后受幣登歌作肅和
之樂以南呂之均尚宮引皇后進北向跪奠於神座興尚宮引皇后
少退北向再拜訖登歌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南陛還板位西向
立樂止初內外命婦拜訖女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內壝東門之外
於登歌止女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進跪奠於

神座前與女祝史退立於罇所皇后既升奠幣(攝事亞獻奠幣做此)司膳出帥女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東門之外皇后既降復位司膳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攝事[illegible])饌至陛樂止女祝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饌升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illegible])設於神座前([illegible])設訖司膳帥女進饌者降自東陛復位尚儀(攝事女祝)還罇所尚宮引皇后詣罍洗樂作([illegible])皇后至罍洗樂止尚儀跪取匜盥沃水司言跪取盤興承水皇后盥手又司言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后帨手訖司言受巾跪奠於篚司言跪取爵於篚興進皇后受爵尚儀酌罍水司言奉盤皇后洗爵司言受巾皆如初皇后拭爵訖尚儀奠匜司言奠盤巾皆如常尚宮引皇后樂作詣壇升自南陛樂止尚宮引皇后([illegible])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尚儀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illegible])樂尚宮引皇后少退北向立樂止尚儀持板祝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illegible])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后某氏敢昭告于([illegible])先蠶氏[illegible]肇興蠶織功濟黔黎爰擇嘉時式遵令典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神尚饗訖興皇后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尚儀進跪奠板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后拜訖樂止尚儀以爵酌上罇福酒西向進([illegible])皇后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尚儀帥女進饌者持籩俎進尚儀減神前三牲胙肉([illegible])各置一俎上又以籩取稷黍飯共置一籩尚儀先以飯籩西向進皇后受以授左右尚儀又以胙俎以次進皇后每受以授左右皇后跪取爵遂飲卒爵尚儀進受爵復於坫皇后興再拜訖樂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南陛還板位西向立樂止(自此以上若攝事[illegible]皆尚宮行事女相[illegible]以下放此)皇后獻將畢典贊引貴妃詣罍洗盥手洗爵訖(攝事則女相者引尚儀為亞獻)典贊引貴妃自東陛升壇詣象罇所執罇者舉冪尚[illegible]妃酌盎齊典贊引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典贊引貴妃少退北向再拜尚儀以爵酌罍福酒持爵進貴妃之右西向立貴妃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尚儀進受爵復於坫貴妃再拜典贊引貴妃降自東陛復位如初貴妃獻將畢又典贊引昭儀([illegible])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illegible])典贊引昭儀降復位尚儀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illegible])司贊曰賜胙掌贊唱衆官拜在位者皆再拜([illegible])永和之樂作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illegible])司贊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尚宮[illegible]請就望瘞位司贊帥掌贊就瘞埳西南位尚宮引皇后樂作[illegible]就望瘞位西向[illegible]於是女官將拜尚儀執篚進神座前取幣[illegible]以幣置於埳訖司贊曰可瘞埳東西各四人寘土半埳尚宮[illegible]請就採桑位尚宮引皇后樂作詣採桑壇[illegible]自西陛[illegible]東向立[illegible]司贊帥掌贊還本位

親桑

皇后將詣望瘞位司[illegible]外命婦[illegible]就採桑位([illegible]內外命婦一品各二人二品三品各一人)諸執鉤筐者各[illegible]皇后[illegible]位尚功奉金鉤自北陛升壇進典製奉筐受[illegible]皇后[illegible]與製以筐俱退復位皇后初採桑[illegible]等各以筐[illegible]外命婦[illegible]皇后採桑訖內外命婦以次採桑女史執[illegible]受之內外命婦一品各採五條二品三品各採九條止典製[illegible]退[illegible]位司賓各引內外命婦採桑者退復位司賓[illegible]尚功[illegible]蠶母[illegible]以次從至蠶室尚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受桑切之以授婕妤食蠶灑一簿訖司賓引婕妤還本位尚儀前奏禮畢退復位尚宮引皇后還大次樂作入大次訖樂止司賓引內命婦[illegible]引外命婦各還其次尚儀與正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司贊曰再拜尚儀以下皆再拜訖出女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車駕還宮
皇后既還大次內侍版奏請解嚴[illegible]皇后停大次一刻頃搥
一鼓爲一嚴轉仗衛於還途如來儀二刻頃搥二鼓爲再嚴尚儀版
奏請中嚴皇后服鈿釵禮衣三刻頃搥三鼓爲三嚴內典引引外命
婦出次就門外位司賓引內命婦出次序立於大次之前六尚以下
依式奉迎尚儀進厭翟車於大次門外南向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
轡皇后乘輿出次華蓋侍衛警蹕如常皇后升車尚功執扇而行內
命婦以下乘車陪從如來儀車駕過內[illegible]引入至第一節至正
殿門外迴車南向尚儀進車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車乘輿還
侍衛皇后降車乘輿入侍衛如常內侍承旨勅外命婦及將士各還其所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illegible]皇后殿如元會儀[illegible]
宋真宗景德三年詔有司[illegible]先蠶依先農例遣官攝事
[illegible]
齊政殿[illegible]以祀先蠶是以開
寶通禮郊祀錄[illegible]有親蠶祝[illegible]未嘗親祭所以有司開
而不舉又通禮[illegible]皇后親享先蠶[illegible]獻[illegible]爲終獻若攝
事則尚宮爲初獻尚儀爲亞獻尚[illegible]爲終獻又周禮大宗伯后不
祭則攝而薦豆籩徹[illegible]宗伯得攝之唐會
要云[illegible]不宜攝開先蠶[illegible]遣有司攝祭可也
臣以謂屬之命婦未安歸於有司[illegible]有司奉先蠶依詔太常禮
院檢討攝宗故事以聞禮院言[illegible]先蠶
公享有司攝事前五日諸預享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享日未
明五刻設先蠶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尚宮爲初獻尚儀爲亞
獻尚食爲終獻女相引三獻之禮女祝讀文飲福受胙如常儀又
按周禮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又云王后
不與則贊宗伯注云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按唐會要云
皇帝遣有司享先蠶如先農可也乃詔自今依先農例遣官攝事
太常禮院上言請祭先蠶增於東郊從桑生之義其壇制中用北齊
之制設一壝二十五步如淳化四年中祠禮例從之
神宗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季春吉巳享先蠶氏唐月
令注以先蠶爲天駟[illegible]先蠶之義與先農先牧先炊一也當是始
蠶之人故開元禮享先蠶[illegible]於壇之上地祇義羅曰今禮享先
蠶無燔柴之儀明不[illegible]也又按王涇郊祀錄載先蠶祝文曰
惟神[illegible]興蠶織則是始蠶之人明矣今享先蠶其壇在東郊與享祀
儀又有燎壇則是以[illegible]以先蠶爲天駟誤矣周禮后蠶于北
郊以純陰爲尊請[illegible]享始蠶之人仍依開元禮不設燎
壇但瘞埋以祭其餘自如故事從之
徽宗政和元年四月[illegible]先蠶[illegible]公桑蠶室度養蠶以
供祭服其親蠶[illegible]
先蠶[illegible]後齊之
制[illegible]天上以桑中起蠶
室二十七間[illegible]館之織室于蠶
宮中養蠶[illegible]桑壇于先蠶壇南
相距二十步方三丈高四尺四出陛故考是詔
議禮局又言[illegible]謂后帥內外命婦蠶於北郊鄭氏謂婦人以
純陰爲尊[illegible]可知開元禮享先蠶幣以黑蓋以陰祀之
禮祀之也[illegible]乃用白幣非所謂稽案古者制幣或依其
方色或推其[illegible]蠶之祭在於北郊則正陰之地以類推之
蠶之始生其色亦黑則亦至陰之象也制幣以黑爲宜從之
宣和元年三月皇后親蠶[illegible]延福宮
六年閏三月皇后親蠶
高宗紹興七年太常博士黃積厚言季春吉巳享先蠶壇下有司奉

行從之禮料初依奏告例後比擬舊例一祠風師
四月輔臣張浚奏兩旣沾足又即晴霽蠶麥不妨上曰朕宮中
亦養蠶欲知民間蠶熟與否且可少知上之艱難也
十五年太常丞王湛言請按政和禮建先蠶壇親蠶宮闕皇后就
禁中行親蠶之禮朝旨送禮部下太常寺討論不果行

文獻通考卷八十七

文獻通考卷八十八

鄱陽馬端臨[illegible]

郊社考

祈禳 [illegible]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illegible]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illegible]

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禱祠 大故兵寇也天災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春官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 注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illegible]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illegible]祭謂報塞也反命還白王○家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注曰以王令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令令祭之還反命

小宗伯大災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國有禍災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示鄭司農云[illegible]天災謂日月食星辰奔霣地災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爲位祭之○春官

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 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也月令曰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侯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 [illegible]冬堂贈無方無筭 [illegible]之身也○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illegible]

攻以六祈而言之以莽草藥之據去其身也

傳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 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 正書鼓○ 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日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公羊子曰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以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 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不知其異說爾○疏曰云知其非者以日食者陰氣侵陽社主五土之理宜抑之而反營者失抑陰之義故也 穀梁子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 麾旌幡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 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凡有聲皆陽事以厭陰氣柝兩木相擊充實也○疏曰五麾者案指云各以方色之旗置之五處也五兵五鼓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五鼓者循徐邈注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

書五社有正神未嘗五鼓是一鼓有五色[illegible]也何者[illegible]若以爲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更去何鼓若以爲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更取何鼓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去聲 諸侯用幣于社 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 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 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等威威儀之等差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曰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 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爲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illegible] 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疏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日食乃是不君事其君也 齊有彗星 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 疏曰出齊之分野出於玄枵之次[illegible]也又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彼皆書此不書者時魯不見故

懼不見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春秋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左氏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大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疏曰東北曰融風易緯作調風俱是東北風一風有二名東北木之始故融爲木也木是火之母火得風而盛故融爲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也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左氏曰鄭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疏曰楚語說事神之禮云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彝器之量屏攝之位壇場之所爲之宗知屏攝是祭祀之位也鄭衆云屏攝束茅以爲屏蔽其事或當爾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祏音石○主祏宗廟中藏主石室明日使野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疏曰禳火當於國北鄭人

鄭之人也祝史掌祭祀之官也疏曰先祭人從祝史信也在被之北作壇爲祭處也說國北者南爲陽北爲陰大陰禳火也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疏曰月令冬云其神玄冥先儒說國語者皆云回祿火神或當有所見也祭水神以令救火禳火神以令自止禳其災更勿火也三日哭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宋災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疏曰宋置之法二師分掌其事故云二師左右師也周禮云鄉大夫每鄉卿一人三鄉三軍四鄉則宋有四鄉非正法也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則乎故云不知其事當時所立非正法也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墉城也用馬祭於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故祀之○疏曰祝大祝也宗宗人也祝宗有事於神必以時祭之九用馬祭於天災有事於宗人掌宗伯之禮之神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是大祝宗人掌之祭故也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有天道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疏曰月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以三月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有井鬼柳星七星張翼軫七宿鶉尾爲首之鶉首七宿鶉火爲心之柳七星爲鶉之味星爲鶉火之口○其鳥鶉是也鶉火七宿柳星張爲鶉火之體即月令民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此云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是以爲時候之主也大火九月日體在房心星與日同時少大火之星出內之候以會於味也大火心星大火之出故以出內火者味心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閼伯高辛氏之子傳云在宋地○疏曰昭元年傳曰閼伯居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是宋星也相傳云商丘在宋地故宋爲大火之次是大火爲宋之分野也○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火謂出內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數諸侯曆百多人

大變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變必火○徵所主變○襄公九年左氏傳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中戀反）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乃重載之車也）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不朽壞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祭主）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以禮焉（禮山川）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君）不可（不肯）遂以告而從之（成公五年左氏傳國語同）○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莘虢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內史過周大夫）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

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昭公十三年左氏傳）

尚書大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一曰貌貌之不恭是爲不肅厥咎狂時則有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沴木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抵厥咎荼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倮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

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王之不極是爲不建厥咎霿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維五位復建辟厥沴君失五事

（有祭祀以豐其神與山谷除災）曰二月三月惟貌是斯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司主也）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禺中至日昳為日之中下晡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illegible]）禦貌於喬忿之參乃從（[illegible]）禦言於訖衆以其月從其禮祭參乃從（[illegible]）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illegible]）禦聽於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illegible]）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illegible]）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illegible]）六沴之禮散齊七日致齊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其祀禮曰格祀（參亡箴名也）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謂凶災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春官）○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illegible]）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illegible]）大旅共王器而奉之（[illegible]）○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illegible]）○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illegible]）○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illegible]）

（[illegible]）○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illegible]）掌大師之縣（[illegible]）凡樂事相瞽（[illegible]）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illegible]）○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illegible]）大旅則陳之（[illegible]）○大卜凡旅陳龜（[illegible]）

陳氏禮書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旅既旅祭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之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共之主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廞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縣廞樂而不鼓非以其凶災耶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為至也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氈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用之主則兩圭有邸而已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四曰禜（[illegible]）○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illegible]）○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illegible]）

春秋祭酺亦如之 [illegible]

傳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於是乎禜之 [illegible]

右祈禳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illegible]

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 [illegible]

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 [illegible]

疾病乃行禱于五祀 [illegible]

傳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illegible]

金縢 [illegible]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illegible]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illegible]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illegible]

公乃自以為功 [illegible] 為三壇同墠 [illegible] 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illegible] 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illegible]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illegible]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illegible]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illegible] 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illegible]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illegible]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illegible]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illegible] 乃卜三龜一習吉 [illegible] 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illegible] 公曰體王其罔害 [illegible]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

王翼日乃瘳 [illegible]

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子曰丘之禱久矣 [illegible]

以無所事穆之意。述而。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並走群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殛，誅也。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熊，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反，三足鼈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為神，何妨是獸。案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為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膳，斯豈鯀化為二物乎），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夏，戶雅反。鯀為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群神之數，並見祀）。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群神。）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間，差也。○昭公七年。左氏傳。國語：祀夏郊，董伯為尸……）。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境內山川星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雎，七餘反。漳音章。……）。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哀公六年。左氏傳）。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閼，於葛反。……），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因閼伯故國）。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參，所林反），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謂之陶唐氏之後……）。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震，懷胎），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故言叔虞為晉之祖）。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

……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陂澤之），以處大原（大原，晉陽）。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昭元年。左氏傳。）

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間，差也。○襄公十年。左氏傳）。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illegible]）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illegible]）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illegible]）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illegible]）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illegible]）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illegible]）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illegible]）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illegible]）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illegible]）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illegible]）姑尤以西（[illegible]）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illegible]）十二月齊侯田于沛（[illegible] 昭公二十年左氏傳）

右禱疾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illegible]）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illegible]）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illegible]）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illegible]）

傳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illegible]）

右難

漢制厲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禳配之其壇常祀以禳災兼用三代葦茭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儺止惡氣

通典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所交也（[illegible]）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illegible]）

高宗八月祓於霸上

文帝十三年詔曰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

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後漢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之門戶。

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禊者，絜字也，言自絜濯也。）

先臘一日大儺（[illegible]知之也），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虐鬼；一居若水，是為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illegible]）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illegible]）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illegible]以赤丸五穀播灑之[illegible]）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東京賦曰：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illegible]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也。[illegible]）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也。[illegible]）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復度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櫑、葦茭畢，執事陛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間曰東北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毆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壘持葦索以禦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illegible]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illegible]）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漢官名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何晏議：月令季春磔攘大儺，非所以祀皇天也。夫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國有大故，可祈南郊，至於祈禳，自宜止於山川百物而已。王肅云：厲殃，漢之淫祀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祖，無事於厲殃。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漢文除祕祝，所以稱仁明也。陳留范宣曰：舜有拂刈，無磔雞。及魏明帝大脩禳祭，依雜特禳，豈之事磔雞，宜起於魏。刈本漢制，所以輔刈。金又宜魏所除也。

晉制：每歲朝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辟惡氣。太始二年，有司奏春分祀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晉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

東晉元年，詔罷三日弄具。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

宋省磔禳之禮，而郡縣往往猶存。

舜以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今相承為百戲之具，雕弄巧飾，增損無常。

通典註曰按禊與曲水其義參差晉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不言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薛君曰今二月上巳祓於水濱蓋由此也凡言禊者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也後漢杜篤云郭虞三月三日上辰產二女上巳日產一女二日產三女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巳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梁劉昭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人旬日夭其二女何足驚彼風俗乎杜篤賦乃稱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洛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洛禊也馬融梁冀西第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蟇吐寫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劉禎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也

魏孝文居文明太后喪服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郊㞐於此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

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年暮上臺東宮奏擇吉日詣殿堂貴臣與師行事所須皆移尚書省備設

北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爲侲子又作方相氏與窮奇祖明十二獸逐惡鬼於禁中大略如漢制皇帝常服即御坐王公執事官一品已下從六品以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徧於禁中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於郭外

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傍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侲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問事十二人赤幘褠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著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於宮門爲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趣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副牲匈磔之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

唐制季冬大儺及州縣儺並見開元禮

大儺之禮前一日所司奏聞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爲侲子假面衣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作一行執事者十二人著赤幘褠衣執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著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右執戈左執楯其一人爲唱帥著假面皮衣執棒鼓角各十合爲一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今以下皆服平巾幘袴褶州縣儺方相四人執戈楯唱率四人侲子都督及上州六十人中下州四十人縣皆二十人方相唱率縣皆二人皆以雜職之其侲子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充之又雜職八人四人執鼓鞞四人執戈鞭今以小儺也以逐惡鬼于禁中有司先備每門雄雞及酒擬于宮城正門皇城門設祭太

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爲瘞埳各於皇城門外之右方稱其事先一日之夕儺者各赴集所具其器服依次陳布以待事諸州縣儺前一日之夕所司帥儺者於州門外其縣門亦如之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於階下如常儀鼓吹令帥儺者各集於宮門外諸州縣未帥色於司刺史縣令請引儺者入內侍詣皇帝所御殿前奏侲子備請逐疫訖出命內寺伯六人分引儺者於前長樂門永安門以次入至左右上閤鼓譟以進方相氏執戈揚楯諸州縣儺將帥色官者二人出門各執青竿引儺者入官者外人引導於是儺者鼓譟呼譟而入唱率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疫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肌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唱率侲子以下諸州縣儺同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趣順天門以出分詣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祝布神席當中門南向出訖宰手齋郎諷牲匈磔之於席之西藉以席北首齋郎酌

淮方祝受奠之祝史捧版於座右跪讀祝文（諸州縣祭官等引之壇業室及門在說官者引出中門於司徒引出於壇課而出大門外分爲四部各戶由祭而止初獻入院五人各師執事者以白衛各門又啟四門禁若出史前自衛於門右望祝而止乃舉酒僚埋於西南以齋訖以蓮）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
遣太祝臣姓名昭告于太陰之神立冬已謝青陽馭節惟神辨除凶
厲俾無後艱謹以清酌敬薦于太陰之神尚享訖興奠版于席乃興
牲并酒瘞於埳訖退其内寺伯導引出順天門外止（諸州縣祭其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祭姓名敢昭告于太陰之神某屬甚來宗房之常變惟神以時式厲謹以酒脯之奠敬祭于神尚享）
宋朝之制凡水旱災異有所報之禮祈用酒脯醢報如常禮（宮觀寺院以香茶素饌見雩祀門）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六月澶濮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牢禮祭之
仁宗天聖元年以蝻虫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仍諸州軍於
公宇設祭
四年四月以大風起西北飛沙折木晝晦數刻上遣中使詣宮觀祈
道場以禳之
仁宗嘉祐元年正月以帝不豫設醮于大慶殿輔臣宿齋于殿廡命
近臣分詣寺觀宿齋一月及遣諸州軍長吏禱岳瀆諸祠
八年五月輔臣分詣景靈宮郊廟社稷爲皇帝祈福仍遣朝臣二十
一人遍禱于五岳四瀆名山勝迹
英宗治平二年三月詔以彗星見開在京諸寺觀五日放士庶燒香
於玉津園設醮延福宮建道場半月祈禳
哲宗元祐八年以太皇太后違豫遣官禱在京宮觀寺院祠廟岳瀆
所在勑長吏就祈又遣近臣設道場于近上宮觀寺院凡七晝夜仍
罷散日於中太一宮上清儲祥宮醴泉觀設醮岳瀆亦就道場七晝
夜
高宗紹興七年正月一日詔朕惟兩宮北狩之久痛切于中而又逝
君皇帝春秋益高念無以見勤誠之意可令入内内侍省差官一員

前去建康府元符萬壽宮修建祈福道場三晝夜務令嚴潔庶稱朕
心
三十一年廣亮渝盟臣寮言切謂陛下飭躬修德可勝強暴望差擇
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沿江祠廟威靈顯著血食廟庭載於祀典者
令州府分詣致禱四聖五岳之神於宮觀設位祈禱冀蒙陰助以速
蕩金從之
三十二年閏二月太常少卿王普言伏覩車駕巡幸視師前期遣官
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神諸陵欑宮感格昭應昭彰使逆亮誅
夷虜騎遁去兩淮無警攢蹕復歸茲者回蹕臨安當行報謝之禮從
之
三十二年八月（時孝宗已即位）禮部太常寺言看詳酺祭事欲依紹興祀令
蟲蝗爲災則祭之俟得旨本寺擇日依儀祭告其祭告之所國城西
北無壇壝乞於餘杭門外西北精進寺設位行禮所差祭告官并合
排辦事並依常時祭告小祀禮例在外州縣蝗蝻爲害處候得旨
令戶部行下有蝗蟲處即依儀式一面差守設位祭告施行從之
按太常因革禮慶曆四年六月臣僚言天下螟蝗頗爲民物之
害乞京師内外並修祭酺詔送禮院詳定禮院稱周禮族師春
秋祭酺音步酺爲人物災害之神鄭康成云校人職有冬祭馬
步則未知此酺者蝝螟之酺歟人鬼之步歟蓋亦爲壇位如雩
祭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爲害者此酺蓋人物之害也
漢時有蝝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康成未審果從何酺故
兩言之歷代書史悉無祭酺儀式欲准祭馬步儀施行壇在國
城西北祭儀禮料並屬小祠乞差官就馬壇設祭稱爲酺神祝
文係學士院撰定若外州者即略依祭禮是康儀注先擇便方
除地設營纘謂立表施繩以代壇其致齋行禮器物等並如小
祠上香幣以白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某州縣具官姓名

敢昭告于酺神蝗蝝荐生害於嘉穀惟神降祐應時消殄請以清酌制幣嘉薦昭告于神尚享

寧宗嘉定間亦以飛蝗爲災行下酺祭

淳熙十四年十月以太上皇帝聖躬違和應五岳四瀆名山大川及祀典者所在精虔祈禱又令宰臣以下分詣祈禱天地宗廟社稷宮觀等

文獻通考卷八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

告祭上 立君　建都　封國　告宗廟

堯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讓豈自謂德不足以嗣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爲何人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齊七政也言舜初攝位乃察璣衡以審七政之所在以起祭天之儀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肆遂也類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皆以其禮 王氏云類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六宗尊也所祭者其祀有六祭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望者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也群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祭必以其告于上下神也

舜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朱子曰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舜受命於文祖之廟堯所受終未知是神宗者以爲即上帝所祀堯帝也 禹受命於神宗以相舜受命以堯事之初也上帝之初未知 正月朔旦受命言舜初攝位以事也

湯既黜夏命告于上天神后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 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言桀居帝臣之位罪不可隱以其在天心之故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武王克殷厥四月哉生明 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 王來自商至于豐 豐文王舊都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服用也示不復用也 既生魄 生魄望後也 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燔柴祭天望祀山川告武功之成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 惟二月既望 朱子曰漢

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孔曰[illegible]成王[illegible]劉歆說[illegible]）以遷都事告文王廟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志曰是年二月甲辰朔三日丙午[illegible]三月五日[illegible]）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洛汭[illegible]）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illegible]）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illegible]）○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illegible]）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illegible]）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illegible]）

小宗伯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illegible]）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illegible]）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illegible]）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史逸誥伯禽[illegible]）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朱子曰[illegible]）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illegible]）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illegible]）

○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illegible]）上卿逆于境（[illegible]）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illegible]）設庭燎（[illegible]）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illegible]）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冕服（[illegible]）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illegible]）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illegible]）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illegible]）奉禮義成（[illegible]）

封諸侯於廟者示不敢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白虎通）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illegible]）

漢文帝即皇帝位于代入未央宮還坐前殿十月辛亥見于高廟

按古之受終革命者必告于天地祖宗堯舜之禪讓湯之征伐未之有改也漢承秦後典禮廢以古人所以郊祀天地者施之五時之淫祠而未嘗有事天地之禮高皇帝平秦滅項諸侯王推戴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于此後不備錄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古者封國必告於廟社而冊之示不敢專也漢制未聞太史公三王世家載武帝從大司馬去疾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策書有廟立二字則亦必有告廟之禮云

光武建武元年即皇帝位于鄗爲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俱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魏文帝黃初元年十一月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乃爲壇於繁陽魏王登受禪燎祭天地五岳四瀆曰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爲天之曆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王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横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群寮登壇受命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

建安二十六年漢中王即位於成都武擔之南爲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群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晉武帝太始元年冬十二月帝受魏禪設壇於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

按自魏晉以來之君受禪即帝位皆有燔燎告天之事冊文大槩稱述天命人心以自負而其實則欺孤弱寡以取天下而獨誣其詞耳故不復錄

元帝爲瑯琊王將即極位告廟王導書問賀循云或謂宜祭壇拜受天命者或謂直當稱億兆群情告四祖之廟而行者若爾當立行廟主今因辭尊號俯順群情還依魏晉故事然魏晉皆稟命而行不知今進稱當云何循答曰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主初封漢王時群臣共奏上勸德承以即位今雖事不正同然議可方論事又書曰瑒刁捷射書曰如此京兆是宜帝祖章郡是父也至惠帝爲七廟至德㥁帝光府君廟碁智足下於是識刁侯不欲告惠懷二帝不知於樽云何情各曰古禮及奠氏之初皆帝帝異廟即位大事謁于太祖故晉文朝于武宮摩文謁下高廟也至光武之後唯有祖宗兩廟而巳祖字兩廟昭穆皆於堂別室親晉親晉依之亦唯並一廟則廟之中若在未毀恐有事之日不得備有不告然人不詳大廟定義不致以漢欲依古礼儀告宜帝一廟人意以祖宗非一臣大別合共事與古異不得以古禮爲斷

大常問今封建諸王爲告廟不若告廟冊與告諸王同異祝文同

不當以竹冊白簡隸書篆書也博士孫毓議按尚書洛誥王命作
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謂成王已冠命立周公後作爲冊書逸
誥以告伯禽也又周公請命于王王乃內冊于金縢之匱中今封
建諸王裂土樹藩爲冊告廟篆書竹冊執冊以祝訖藏于廟及封
王之日又以冊告所封之王冊文不同前以告廟祝文當竹冊
篆書以爲告廟冊冊之文即祝辭也舊告封王告改年號故事事
訖皆當藏于廟以皆爲冊書四時享祀祝文事訖不藏故但禮稱
祝文尺一白簡隸書而已又王珉議云中朝大事告天地先郊後
廟徐邈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如此次則宜先告郊也按
元帝太興元年詔曰當先告廟出便當郊先人事而後天理自親
反尊耶虞先云武王克商先祭後郊賀循議告謚南郊不當用牲
欲先告代祖謚於大廟復有用牲於禮不正理不應有牲告郊廟
皆不用牲牲唯施於祭及禱耳徐邈又議云按武帝永熙元年告

祚于郊用牲自江左以來哀帝興寧中簡文咸安中告謚並蒼犢
制勑告立太子太孫避興范甯書問告宜用牲否禮郊牲在滌三月出宗廟告牲有不其郊牲各曰既通不宜得講又祖郊在牲在滌宮不擇牛惟具傳曰牛不吉則卜牲特而用之無復大宮之別祀謂今牲至則用書無驗否否則宮卜告之礼郊牲又在滌三月公羊傳曰一十一十者謂本一量一牲也帝牲不吉則卜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人鬼也無本祭不得郊之祀唯具用非告祈祭也凡告用幣先實明義也
康帝立准禮冊改元尚書下侍御史太常主者殿中爲應告廟其勤
禮官并太史擇吉日撰祝文及諸應所用備辦符到奉行博士徐禪
議曰按晉文公之書即位也僖公未葬宜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
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闇既正其位於天郊以告成命於父祖事
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
焉謂應告尚書奏按惠帝起居注改永熙二年爲永平元年使持節
太尉石鑒造于大廟前朝明准不應重易如禪儀禪告文曰維建元元年正月日子孝曾孫嗣皇帝諱謹遣使持節兼太尉某官某甲敢昭告于皇祖高祖宣皇帝肅以眇身屬膺明命爲兆人主惟神器之重夙夜祇懼屬夫首元正位改元承天先王之典刑建國之大禮今改咸康八年爲建元元年事祖宗之保祐齊乾坤之休盟敢備告事广元大武齡合猶其嘉薦普淖清酌明告于皇祖高祖高皇帝宣皇后張氏尚享告始祖者等十一室同辭也
宋武帝永初元年六月受晉禪即皇帝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天
齊高帝建元元年四月受宋禪即皇帝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天
梁武帝天監元年四月受齊禪即皇帝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天遣官
後魏大事過告七廟事見下篇
陳武帝永定元年十月受梁禪即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
後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受魏禪即皇帝位于南郊升壇柴燎告天
後周閔帝元年正月受魏禪即天王位柴燎告天
隋文帝開皇元年二月受周禪即皇帝位於臨光殿設壇於南郊遣
太傅上柱國鄧公竇熾柴燎告天是日告廟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帝受隋禪即皇帝位于太極殿命刑部
尚書蕭造兼太尉告于南郊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正月即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群祀祝文曰維
大宋建隆元年歲次庚申正月辛丑朔某日嗣天子臣御名謹遣某
官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皇地祇天命不常惟德是輔神器大寶猥
集眇躬欽眷命而不違勵小心而昭事爰膺群情樂推今月四
日已即皇帝位改國號爲大宋乃改元建隆元年不敢不告尚享又
遣宗正少卿郭玘以即位告周高祖世宗廟
嘉祐八年時英宗已即位翰林學士王珪論告天請謚事言謹按曾子問曰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天子稱天以誄之春秋公羊說讀誄制於南
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年夏既定真宗皇帝謚其秋始告天於
圜丘史臣以爲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四
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唯詞
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今擬上先帝之
尊謚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

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

神宗元豐時詳定禮文所言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無親告祝之別後世親告之禮不行故學者因有親告用牲史告用幣之文又謂吉告用牲凶則用幣皆非禮經之制請應親祠告天地宗廟社稷並依令用牲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登極告于昊天上帝册文曰維靖康二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寅朔嗣天子臣御名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金戎亂華二帝北狩天支戚屬混於穹居宗社罔所憑依衷夏罔知攸主臣御名以道君皇帝之子奉宸旨以總六師握大元帥之權倡義旅而先諸將冀清京邑迎復兩宮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神器屬臣御名辭之再四懼不克負荷貽羞於來世九州四海萬口一辭咸曰不可稽皇天之寶命慄慄震惕敢不欽承尚祈陰相以中興于宋祚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孝宗即位未改元以皇帝登極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太一宮諸陵紹興兩攢宮是日皇帝前後殿不視事其奏告行事官差宰執或侍從官内太廟別廟諸陵差南班宗室節度使以上兩攢宮就差紹興府南班宗室餘官及致齋降香祝等皆依常奏告之禮其後應奏告並如例

淳熙十六年二月五日光宗即位未改元以皇帝登極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諸宮觀諸陵攢宮

紹熙五年七月五日寧宗即位未改元以皇帝登極奏告如孝光兩朝禮

按國朝會要告禮門總序稱祖宗以來登位則有告祭而所記累朝排年告祭之禮則惟昌陵受禪創業思陵南京中興有之此外則惟孝宗光宗寧宗登極有告祭之禮而太宗以下皆無之豈缺其紀耶或孝光寧三帝以受内禪故行之而累朝以諒闇不克行耶又或即位之後即親見于宗廟行饗祀禮亦惟孝光二帝行之累朝則皆以諒闇闕其禮云

告祭下 巡狩 征伐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狩 朱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東方之山川又各以其秩次而祭之也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 [illegible]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 [illegible] 歸格于藝祖用特 [illegible]

天子巡守以遷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 [illegible]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 [illegible] ○校人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illegible] ○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 [illegible]

也一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illegible]河海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友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也 公羊子曰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illegible]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穀梁子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illegible]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受命於祖告祖也[illegible]受成於學[illegible]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illegible]

陳氏禮書曰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類禡師祭也禮記禡於所征之地公羊曰甲兵祠兵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讀爲千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教大閱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之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先儒或以蚩尤爲天子或以爲庶人其詳不可以考然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爲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爲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振旅師田焉周官所謂表禡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爟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祭者不特爲禱而已也唐制禡祭爲壇壝設瘞埳皇帝祭於行宮從官齋於軍幕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矟於神座之後而牲幣犧象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其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矟於神座之後理或有之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鄭氏以爲祭貉之禮誤也

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illegible]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illegible]

○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大師王出征也

臨也大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主謂之主又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旣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疏曰案小子職云釁邦器及軍器又云軍有大事則鄉之云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云命大卜者小子職云上下大司馬職云上帥卜下故云上命一人在下故云上卜下謀是也其中又有大卜者云在廟之卜者是謂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鄭司農曰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玄謂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愷開在反又音凱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秉喪冠也玄謂主謂遷主在軍者也○厭於涉反又於豔反冠古亂反

車 ○疏曰大師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鄭云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也 ○案 者 冠 者也 云主謂遷主在軍者也者案上下文出師以社之主及遷廟之主行故云爾也

位 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鍾亞觀台惡周之舉在社宗○疏曰云社軍社也宗遷主也者案小宗伯職云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故知社是軍社宗是遷主也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王者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疏曰云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謂依南郊祀天之禮而為之故云類也又鄭注大宗伯云壇之所祭封是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者以其大神非一故兼言社及方嶽也云山川蓋軍之所依止者以其行軍止宿依山川之所故云也

文獻通考卷八十九 十二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助大司馬也○疏曰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小宗伯助之也 ○小祝大

師掌釁祈號祝 釁衅也所祈號祝以求福者也○疏曰大師出師也掌釁祈號祝者皆謂軍將出之時釁軍器謂以牲血塗主及軍器其祈號祝皆在軍社與廟時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鄭司農云保守也謂守郊之兆域祀于社者軍歸獻于社○疏曰保郊謂保守郊祀之兆域祀于社與前文互言者也

于社 鄭司農云謂保郊祀于社以言寇戎在郊外保守郊兆及社也玄謂保者禱祀也○保郊之保音保又如字古本反一作寇戎字故云保守兵鼓引小祝 春官下

傳是類是禡師祭也 是類是禡皇矣篇文也師祭者言周之出征之祭名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是也○禡莫駕反

師師者受命於廟受脤于社 鄭箋曰明旣受命於廟而後出謂之宜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今說以脤膰社之肉盛以蜃器故也地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是事於社以求其福祐也

官寶僕祭祀共釁鼓之彘以鐘鼓用名焉○高貴成○周公二年左氏傳

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祓音拂又音廢釁許覲反從如字○疏曰釁鼓以血塗鼓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鼓然則鼓用牲血塗之周書曰社以祓不用命戮于社是也○疏曰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則是軍行必載社主以從也○公四年左氏傳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齊車金路○疏曰案巾車云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謂之齊車者金路是齊時所乘故謂之齊車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 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疏曰以曾子問云無遷主以主命主者乃是幣帛皮圭以告于祖禰因此幣帛皮圭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所以告神也

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 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為政於公族者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 公禰行主也禰者將在軍者守於公禰

文獻通考卷八十九 十三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此伐桀告天之辭○疏曰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故用玄牡告天也請罪有夏者言有夏有罪不可加誅故請之○論語曰予小子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祗敬也受命文考言受文考之命類于上帝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從命致天罰○疏曰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此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告天告社皆是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后土社也名山謂華嶽大川謂河是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大正以兵征之也○疏曰有道曾孫周王發者言己承有道之後稱曾孫也 所以告神求助不得不稱名也

傳祈禱於祖亦自稱曾孫告是言己承藉上祖奠享之意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事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漢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謂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十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度河誓衆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數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與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其事正見其功成故史敘之曰月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豐文王所都也始生明月三日死魄明死也魄生明死魄生至言也丁未祀于周廟三日庚戌大告武成祖後興天望祀山川告以武功成自述始○武成○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疑曰既事事不退者則殷罷而退告天於上帝者謂祈禱以告天祭於社者求祭以社也設奠於牧室者以告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逡疾也遂奔走在廟○周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追王而反尊天子也○禮記大傳不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圍郕○疏曰治兵於廟者軍之出征必載廟主而行故閱兵習戰於宗廟治兵於城內故曰廟其年大閱於郊也左氏曰治兵于廟禮也○公及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

反乎爲成肅公卒于瑕張本○疏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民者人也言人受天地中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云命者人所稟受是也○成公十三年左氏傳○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其依也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代虐殘民人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晉平公名彪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猶末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言以見自誓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襄公十八年左氏傳○晉伐鄭楚子救鄭遇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疏曰說文云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樓之別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夷平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疏曰兵車唯元帥在中御者在左其餘將在中御者在左右執兵而下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特車不可成公十六年左氏傳○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爲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時披所禮以命之禮也楚子從之僖公六年左氏傳○鄭子展子產伐陳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柏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自囚以待命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不失承事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節兵符其官各致其所職以還之乃還也陳亂故使其官司民人地符節令各依其舊陳之衆乃還也○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

（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鯢五兮反○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宣公十有二年左氏傳）

孔叢子問軍禮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帥武人于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大史筮于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天子命將出征親齊齊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南向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上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及至敵所將戰大史卜戰日卜右御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卒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使擇吉日復禡于所征之地柴于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公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斂玉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于群吏用備樂享有功于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祈勝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大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勤士卒陳于廟之右（…東去）君立大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敬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

漢高祖起兵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

武帝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將軍霍去病伐匈奴至幕北圍單于斬獲首虜七萬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師古曰登山祭天築土爲封刻石紀功）

元鼎五年帝爲伐南越告禱於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泰一鋒旗（注見祭星門）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漢祀令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斗鹽一升涉渭灞涇洛佗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樞俱反）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

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陳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顔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下車則惟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爲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講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冬閱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按者天子之巡狩也出則類祭反則告至其征伐也出則類禡入則振旅皆有事于天地祖宗其禮至不輕也自漢而後則無聞焉惟巡狩所至則祠其名山大川而講武之祭則只於平時教閱之際行之至於征伐則亦無治兵振旅之禮矣

魏文帝黄初元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

梁武帝時禮官司馬褧議自今太事遍告七廟小事止告一室於是議以封禪南北郊祀明堂巡省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加元服冠

賊平蕩築宮立明堂戎戒嚴斛合十一條則遍告七廟講武修宗廟明堂臨軒封拜公王四夷款化貢方物諸公王以愆削封及紹封王紹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帝從之

後魏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擇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于廟載遷廟主於齊車以俟行次宜于社有司以毛血釁軍鼓載帝社石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于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岳鎮海瀆源川等乃爲坎盟誓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讀盟文割牲耳取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寘于坎又歃血歃徧又以寘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卜日建牙旗於墠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將届戰所卜剛日備玄牲列軍容設柴於辰地爲墠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護之音禮畢徹牲柴燎之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賞用命戮于祖引功臣入旗門即神庭而授馘焉又罰不用命于社即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告社訖擇日行飲至禮文物充庭有司執簡紀年號月朔陳六師凱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勳之美因述其功不替賞典焉

隋制行幸所過名山大川則有司致祭岳瀆以太牢山川以少牢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社造廟還禮亦如之將軔則軷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爲山象設埋埳有司刳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酳醢加羊於軷西首又奠酒解羊并饌埋於埳駕至太僕祭兩軹及軌前乃飲授爵遂轢軷上而行

開皇八年以伐陳有事於太廟帝親餞將士陳師誓衆九年四月帝幸驪山親勞旋師諸軍凱入獻俘于太廟

煬帝大業七年征遼東亦行類帝宜社之禮

唐武德元年秦王平薛仁果凱旋獻俘于太廟

二年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地凱旋獻捷于太廟

四年平東都被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王世充竇建德及隋神器輦輅獻捷于太廟

貞觀四年李靖俘頡利可汗獻于太廟

總章元年以高麗平獻俘於含元殿大會李勣及部將以下獻俘于昭陵乃備軍容奏凱歌於京城獻于太廟

以後征四夷討叛臣有功皆獻俘太廟

儀鳳二年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太廟高宗令禮官徵求故實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于廟蓋緣告必有薦便於禮也又檢貞觀以來勅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舊行焉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四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征潞州出宮日請遣官告天地太廟社稷城闕外軷祭用羝羊一所過州府河橋及名山大川帝王名臣陵廟去路十里内者各令本州以香祭告從之六月

平澤潞及車駕還宮皆遣官奏告天地太廟社稷仍祭祆廟太山廟
城隍廟
其年十月征揚州及太平興國四年征河東並用此禮
古者天子巡狩出征有親告宗廟之禮宋朝因之故幸西京封泰
山祠后土謁太清宮皆親告太廟三歲皇帝行郊祀及每歲祈穀
上帝祀感生帝雩祭祀方丘明堂大饗祭神州地祇祀圜丘並遣
官告祖宗配侑之禮他大事自祖宗以來登位改名上尊號改元
立皇后太子皇子生納降獻俘親征籍田朝陵肆赦河平大喪上
諡山陵園陵祔廟皆遣官奏告天地宗廟諸陵及告社稷山川宮
觀在京十里內神祠其儀用犧樽豆籩各一（宮以酒脯醢宮祀版 觀以幸郎策祀版）
幣帛行一獻禮
乾德三年太常禮院言孟昶到闕日請差官奏告太廟社稷從之
開寶四年平廣南劉鋹赴闕奏告如孟昶例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五月詔遣直史館石熙古還上都以平晉告宗
廟七月劉繼元至命宰臣薛居正攝太尉行告廟禮遣通事舍人薛
文寶引繼元及偽命官以獻
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北征請出宮前一日遣官
祭告天地於圜丘其禮特牲太廟太社太稷壇用太牢望祭五嶽四
瀆名山大川於四郊禡風於風伯壇祀雨師於本壇禡馬於馬祖壇
祭蚩尤及禡牙於北郊並用少牢祭北方天王於北郊迎氣壇用香
柳枝燈油乳粥蘇密餅果從之仍遣內侍一人監祭
咸平六年車駕北征亦用此例
真宗景德元年上封事者言按開元禮儀鑑云車駕行幸路次有名
山大川去三十里內則祭之名臣十里內則祭之今朝陵者期緣州
縣所記山川祠宇名多偽俗望委禮官先檢詳事跡以聞可下太常禮
院禮院言同開封府孟鄭州所供山川神祠除京城神祠皆係祀典
者今紛定祠宇請下逐州差官依禮致祭從之
哲宗元祐二年九月熙河路經畧總管司擒西蕃大酋領鬼章以獻
詔差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告永裕陵
高宗紹興六年八月太常寺言車駕巡幸建康進發前二日遣官奏
告天地宗廟社稷應臨安府載在祀典神祇出國城日軷祭用羖羊
祝文并致祭沿路橋梁十里內神祠名山大川從之
三十一年詔金人敗盟朝廷興師令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令太常寺
條具
尋具到合奏告天地社稷九宮貴神五福十神太乙差宰執宗廟
差親王諸陵攢宮差宗室節度使及正佐以上行奏告禮及遣官
祭告蚩尤馬祖北方天王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并令招討使行禡
祭之禮並從之
寧宗開禧二年五月以興師北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九宮貴
神五嶽四瀆風伯雨師北方天王馬祖蚩尤
三年三月吳曦叛逆就誅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文獻通考卷八十九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郊社考

雜祠淫祠

太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illegible] 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為之，有秉，皆舞者所執。）[illegible]

○一獻質。[illegible] ○王祭群小祀則玄冕。[illegible] ○一獻孰。[illegible]

周立壽星祠于下杜亳。[illegible] 時奉焉。又立杜主祠，因宣王殺杜伯射王，故周人尊其鬼，以歲時奉祠。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惠王十五年，魯莊公三十二年。[illegible]）王問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illegible]）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illegible] 神享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群邪，淫泆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illegible] 其刑矯誣，[illegible] 百姓攜貳，[illegible] 明神不蠲，[illegible] 而民有遠志，[illegible] 民神怨痛，無所依懷，[illegible] 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illegible] 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illegible]）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illegible] 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檮杌，鯀也。[illegible]）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也。）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三君云：鸑鷟，鳳之別名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illegible]）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illegible] 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illegible] 實有爽德，協於丹朱，[illegible] 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illegible] 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illegible] 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illegible] 王曰：然則何為？[illegible] 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illegible] 淫而得神，是謂貪禍。[illegible] 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illegible] 無有祈也。[illegible] 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illegible] 今其胄見，[illegible] 神之見也，不過其物。[illegible] 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忌父，周公也。）帥傅氏及祝、史（傅氏，狸姓也。）奉犧牲、玉鬯往獻焉。[illegible] 內史過從之。[illegible] 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illegible] 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illegible] 不親於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illegible] 精意以享，禋也；[illegible] 慈保庶民，親也。[illegible] 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惠王十九年，魯僖公之五年也。）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閒，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乃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illegible]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illegible] 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作陳寶祠。[illegible]

（蓋不知名秦以獸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媦常在地中食人腦即欲殺之媦乃言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雉雌上陳倉北阪爲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皆如其言也）

始皇既併天下東游海上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見山川門）而雍又有日月參辰諸祠（見祀星門）又有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皆祠名也本闕其義）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灃鎬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五杜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祠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即杜伯）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也（[illegible]）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

漢高祖初起兵徇沛爲沛公祀蚩尤釁鼓旗二年東擊項籍入關立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illegible]）立蚩尤之祠於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illegible]）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illegible]）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illegible]）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illegible]）九天巫祀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顥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張晏曰以其強死魂魄爲厲故祠之[illegible]）各有時日

武帝七年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illegible]）神君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illegible]）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illegible]）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置壽宮神君（見祀星門）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見前門）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皋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

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廼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廼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如淳曰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火勝金日不用庚辛日也）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見誅

元封元年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云是歲旱天子既出而無名廼禱萬里沙（在東萊曲成）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湛祠而去（[illegible]）

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効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天帝之神及百鬼）而以雞卜（持雞骨卜如鼠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

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丁夫人其先丁復本越人封陽都侯夫人其後以詛軍爲功丁姓夫人名也）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諸所興祠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官（皆祠名）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故

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始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師古曰非也秘祝移過文帝已除之今此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耳）

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爪牙，上為立祠。又以方士言，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即墨，三戶山於下密，（師古曰即墨下密皆膠東之縣也）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師古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師古曰東萊之縣也）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師古曰臨朐齊郡縣也朐音劬）（地理志蓬山作萊山也）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師古曰腄音直瑞反不夜黃皆縣名）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晉灼曰壽良屬東郡師古曰壽良東郡之縣也）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師古曰徑路神本匈奴之祠也休屠王號也）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師古曰膚施上郡之縣也）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漢舊儀祭先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畦畤，如種菜畦，畦中各一土封，祭西王母於石室，皆在所二千石令長奉祠，祠已，胙皆瘞埋於祭具所去。）

成帝時，丞相衡奏罷五畤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廚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師古曰重直用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荊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皋山山君、武夷、夏后啟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罘、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仙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師古曰本草待詔謂以方藥本草而待詔者）

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眾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師古曰直當也息止也當祠而止也砰音普萌反）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傳馳詣行在所，（師古曰報神之來也）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令皇太后下詔復

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

太中大夫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師古曰遙古遙字也遙興言遠去也輕舉謂起而去也）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崑崙之上有縣圃之上天門所謂）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言五行之德耕種於中央戊己也）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師古曰黃冶謂化丹砂為黃金也）堅冰淖溺，（晉灼曰道家言冰可使堅也師古曰淖溺謂淖水上行也）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皆姦

人慼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貌也)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纍震動海內(師古曰纍字)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轑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轑音遼)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三謂三皇五謂五帝)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今享之道惟以潔誠若多其儀而不及於物則不為神所享也)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致堂胡氏曰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于山川而徧于群神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則從類于上帝矣林麓丘陵水澤之屬則包舉于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凡載于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扞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賢聖者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遠于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其不度可知矣貢禹匡衡皆請罷之是也然稽泉臺之義不必毁撤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爲漢賢大夫豈永衡所敢望然學以不純頗信異端以窮

秘書其所傳習今茲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爲實也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類以求諂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乎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

王莽末年崇鬼神淫祀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鴈犬當麋鹿

范曄論曰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群祀宜享祀者[illegible]

殤帝延平元年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本紀注云東觀記曰鄧太后性不好淫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又親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爲壇飾淳金釦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延熹八年壞郡國諸房祀(本紀注云[illegible])

魏文帝黄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

晉武帝泰始元年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岳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涖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愧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扇舍正

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袄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五岳祠曰今非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蠧而山川大神更為簡闕今元憝已殲宜修舊典詳見祭山門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皆絕孝建初更脩蔣侯祠所在山川漸皆脩復明年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群臣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

後魏自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明神甚衆太武時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重複及小神悉罷之

孝文時自天地社稷以下合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頭詔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群品而咸秩處廣用牲甚衆天神正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其令有司非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用酒脯

太和十四年詔自先朝以來享祀凡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務從簡易先常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辰今圜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等明堂祭五祀皆有此四十神悉罷之初每以正月吉日於庭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至孝文詔曰禮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正此既無祖配揆之古典實無所取又探冊之祭可悉罷之

北齊後主末年祭非其鬼至於躬自鼓儛以事胡天鄴中遂多淫祠此風逮唐不絕

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親焉其儀並從夷俗淫僻不可紀

唐武后時河南道巡撫大使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玄宗開元二年詔祠龍池右拾遺蔡孚獻龍池篇公卿以下一百三十篇詔太常寺考其詞合音律者為龍池樂章十首又詔置壇及祠堂每仲春將祭則奏之

十八年有龍見于興慶池因祀而見也勑太常卿韋縚草祭儀縚奏曰臣謹按周禮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祭法曰能出雲為風雨者皆曰神龍者四靈之畜亦百物能為雲雨亦曰神也禮有公食大夫饗之文即生曰食亦曰饗奠其饗之日合用仲春之月易曰震為龍震者東方春用事於二月也饗之法請用二月有司筮日池旁設壇官致齋設籩豆如祭雨師之儀以龍致雨也其牲用少牢樂用鼓鍾奏姑洗歌南呂鄭玄云風師雨師及小祀用此樂九六變者三變而致鱗物今享龍亦請三變舞用帗舞樽用散酒以一獻周禮曰九祭群小祀用之也詔從之

肅宗至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國正奏皇室仙系修崇靈跡請於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天地婆父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置洒掃宮戶一百人又於縣之南義扶谷故湫置祠堂並許之昭應縣令梁鎮上疏其略曰天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天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又夫湫者龍之窟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在何必崇飾祠宇豐潔薦羞其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已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享祀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當更為天地建立宗廟臣並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媧等既先各有廟望並於本祠依禮齋祭制曰可

宋京城東舊有五龍即唐開元中因興慶宮池設壇常以仲春祭之宋因唐禮行其祀用中祠禮太中祥符元年詔飾神帳又城西南隅有九龍堂四年賜名普濟堂皇祐三年葺其廟祀傳也水

能食疾都人日赴不可勝計乃塞其池
德安公廟在京城北作坊即夷門山神也景德中葺其廟加封爵令
開封府春秋設祭推府君廟在京城北相傳唐滏陽令設為神主幽
冥崔廟在磁州淳化初民有於此置廟後詔修廟宇賜名護國廟及
送衣服供具景德元年重修每歲春秋令開封府遣官致祭後封護
國顯應公
要册湫在寧州真寧縣案舊記古有五池今四竭一在山之半周一
百六十步瀿注不益亢歲旱祈禱無不應後人立祠其旁乾符三年
封應聖侯光化二年進封普濟王太宗在晉邸嘗有神告事具符瑞
志太平興國二年閏七月詔曰要册湫神普濟王宅于水府幽贊上
玄功烈顯著嚴祀有常宜加崇號以表靈休特改封顯聖王增飾祠
宇春秋奉祀仍立碑以紀其事雍熙二年令有司改造禮衣冠劍及
祭器端拱二年冬旱祈雨即日大雨遣使送銀香鑪等天禧二年

夏乾州旱取湫水禱雨詔本州祭醮
鎮戎軍有朝那湫即秦漢湫淵祠也是歲四月賜廟名靈澤廟顯王
廟在鄭州城東僕射陂側是陂本後魏賜僕射李冲唐末建廟因陂
為名俗傳李靖神也後唐天成二年册贈靖為太保晉加號靈顯王
建隆元年正月太祖臨幸因遣內侍葺祠宇每歲春秋二祀景德元
年遣使增修二年又修後殿四年車駕朝陵命入內都知石知顒致
祭祀汾陰迴親幸登東北亭觀陂
顯靈廟在安陵東北舊有蛇王祠景德四年賜名大中祥符四年朝
陵遣官以中祠例致祭昭聖靈惠二廟並在河南永安縣界先是嵩
域附山而高嘗苦乏水景德中朝陵車駕至則泉源濆湧用無闕
詔封泉神為昭應公廟曰昭聖大中祥符四年再朝陵遣官致祭以
中祠禮將祀汾陰經度制置使陳堯叟議導徘徊泉緣山麓入邑中
明年三陵副使江守訓立廟泉側賜名靈惠

泰山王女池在太平頂池側有石像泉源素壅而濁東封先營頓置
泉忽湍涌上徙升山其流自廣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經度制置使王
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皇城使劉承珪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
臣臨觀遣使甃石為龕奉置舊所令欽若致祭上為作記
炳靈公廟在泰山下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為威雄將軍大
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令兗州增葺祠宇經度制置使
王欽若自言嘗夢覩神又於廟北壖建亭名曰靈感
三水府神者偽唐保大中封馬當上水府為廣祐寧江王采石中水
府為濟遠定江王金山下水府為靈肅鎮江王大中祥符二年八月
詔改封上水府為福善安江王中水府為順聖平江王下水府為昭
信泰江王令江太平潤州遣官祭告
杭州吳山廟即濤神也大中祥符五年夏江濤毀岸遣內侍白崇慶
致祭濤勢驟息五月詔封神為英烈王又令本州每春秋二仲就廟

建道場三晝夜及以青辭祠神
明應公廟在潤州焦山大中祥符七年上以京江多覆溺之患是山
在江中近海門禱祈有應詔封山神以公爵仍製文告之刻石廟中
廣惠王廟宣州昭亭山神也唐景福中封昭威侯偽唐保大中加為
王景德元年正月知州袁莊表言靈應請加封命詔封焉
廣濟王廟秦蜀守李冰祠也偽蜀封大安王又封應聖靈感王開寶
五年詔修廟七年改號廣濟王歲一祀
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唐玄宗西
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中王均為亂官軍進討忽有
人登梯衝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爾輩悉當
夷賊射之倏不見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終以聞詔改王號修飾
祠宇仍令少府造衣冠法物祭器
靈濟公廟在梓州射洪縣白崖山下唐中書舍人陸弼貶涪州刺史

卒葬山側土人立廟水旱禱之必應僞蜀封洪濟王大中祥符六年
詔封公號
郟亭廟在南康軍郟亭湖上能使行舟分風上下先是江中有蛟爲
害東晉旌陽令許遜斬之心蛟逃去後頗爲害行舟多覆溺者大中
祥符三年内侍趙履信奉使過滄湖有龍長十餘丈自空而下須臾
暴雨因焚香祝之翌日龍自湖中復乘雲而上又有木筏過湖忽有
巨蟒登筏筏遂沉俗言即廟神也遂詔官吏祭蛟又改蛇山爲吳山
立廟山側下即其穴六年十月上作戒蛟文遣中使賫往刻石仍致
祭自是頗有靈應
祠山廟在廣德軍土人言其靈應遠近多以耕牛爲獻僞唐以來聽
鄉民租賃每一牛歲輸絹一疋供本廟之費其後以絹悉入官景德
二年知軍崔憲請量給緡完葺祠宇上曰此載在祀典當官爲崇飾
因詔本軍葺之

神宗元豐三年詔加號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九天採訪使者爲應
元保運眞君蜀州青城山丈人觀九天丈人爲儲福定命眞君
六年太常寺言博士王古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
賜廟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婦人之
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神仙封號初眞人次
眞君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
哲宗元年廣南經畧司言儂寇之亂康州趙師旦封州曹覲邕州蘇
緘戰死請爲立祠載祀典從之
紹聖二年禮部侍郎黄裳請詔天下州軍籍所祠廟畧叙本末如圖
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封皮場土地廟神爲靈貺侯其後累封明靈昭
惠王
崇寧元年方士魏漢津請備百物之象鑄九鼎四年三月九鼎成詔
於中一宮之南爲殿以奉安各周以垣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上外
築垣環之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其色黄祭以土王日爲大祠幣
用黄樂用宮架北方曰寶鼎其色白祭以冬至幣用皁東北曰牡鼎
其色白祭以立春幣用皁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以春分幣用青東
南曰岡鼎其色緑祭以立夏幣用緋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
幣用緋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晶鼎其色赤
祭以秋分幣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皁八鼎皆爲
中祠樂用登歌享用素饌復於帝鼐之宮立大角鼎星之祠
大觀三年詔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總屋七十區中置殿曰神靈以
祀黄帝東廡殿曰成功祀夏后氏西廡殿曰持盈祀周成王及周公
旦召公奭後置堂曰昭應祀唐李良及隱士嘉成侯魏漢津
又詔每歲八月二十五日舉祀事祀黄帝依感生帝神州地祇爲
大祠幣用黄樂用宮架祝文依祀聖祖稱嗣皇帝臣名其成功持

盈二殿禮用中祠幣各用白昭應堂禮用小祀並以素饌
按三代之九鼎未聞有神司之而列之祀典也崇寧時用方士
之說鑄鼎而名以其方色祭之則不知司鼎者何神歟至於因
采首山銅之說而祀黄帝因貢金九牧之說而祀夏后因定鼎
郟鄏之說而祀成王周召然此三數聖賢之所以當祀者固不
以鼎也若魏漢津則當時獻言鑄鼎之方士耳亦尸而祝之俾
侑食於聖賢褻慢不經甚矣
四年封英靈順濟龍王爲靈順昭應安濟王
詳定九域圖志所言郡邑祠廟多出流俗一時建置初非有功烈於
民者請申敕禮官纂修祀典頒之天下以倣先王之命祀與圖志實
相表裏從之
尋令禮部太常寺修祀典已賜爵及曾封爵者爲一等功德顯著
無封額者爲一等若民俗所建祠無功德爲一等各係上尚書省

參詳可否若兩廟廟號不同者取一高爵為定從之
八月詔天下五龍神皆封王爵青龍神封廣仁王赤龍神封嘉澤王黃龍神封孚應王白龍神封義濟王黑龍神封靈澤王
政和元年詔開封府毀神祠不在祀典者毀之凡毀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祠
欽宗靖康元年詔佑聖真武靈應真君加號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三聖廟靈威公進封威成王靈佑公追封威烈王靈顯公追封威惠王
高宗紹興十一年太常卿陳桷等言自來神祠加賜廟額及封王公侯爵等給降敕告自有定式昨自渡江後來神祠加封合給告者止命詞給敕切恐未稱褒崇之意大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詔神祠封王侯真人真君婦人封妃夫人者並給告賜額降敕欲乞自今後每遇神祠封王公侯真人真君婦人之神封妃夫人者並乞命詞給告其道釋封大師塔額神祠賜廟額及封將軍並乞依舊降敕從之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將作監主簿孫祖壽言聖王之制祭祀非忠勞于國功德及民者不與祀典間者禁止淫祠不為不至而愚民無知至於殺人以祭巫覡竊倡不疑湖廣夔峽自昔為甚近歲此風又寖行於他路往往陰遣其徒越境千里營致生人以販奴婢為名每至歲閏屠害益繁雖異姓至親亦不遑恤今浙東又有殺人而祭海神者四川又有殺人而祭鹽井者守令不嚴禁之生人實被其害今歲閏在季冬良民懼其非橫者必多若不早為之所則弟及矣欲望申嚴法令戒飭監司州縣之吏治之縱之明示賞罰增入考課令格加之鄉保連坐誥誡禁止期於革心毀撤巫覡淫祠從之

文獻通考卷九十

文獻通考卷九十一

鄱陽馬端臨著

宗廟考

天子宗廟

唐虞立五廟（鄭玄按禮緯元命包云天子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而五）

夏氏因之（夏太祖無功而不立合禹與二昭二穆也）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過見明堂門[illegible]）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illegible]有序者曰廟但有大室者曰寢月令仲春云寢廟畢備云前曰廟後曰寢以廟是奉神之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卑故在後）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illegible]）閍謂之門（[illegible]）

殷制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王制云天子七廟[illegible]）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illegible]）

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illegible]）

匠人營國左祖右社（[illegible]）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illegible]）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illegible]）

朱子曰昭如字或問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

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鄉明也其讀爲韶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爲向明何也曰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嚮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爲昭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illegible]

[illegible]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 [illegible]

[illegible]

晉張融謂[illegible]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公羊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無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之制祭法所言皆衰世之法

朱子曰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爲是

楊氏曰愚按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大祖以辯昭穆王制諸侯五廟與大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云三親廟月祭高大二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

有二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以爲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則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則無之祭法有壇有墠或二壇無墠或一壇無墠王制則無之大抵王制畧而祭法詳又策三壇同墠之說出於金縢乃是因有所禱而後爲之非於宗廟之外預爲壇墠以待他日之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墠而爲鬼也如吾張融之說則祭法所言難以盡信

陳氏禮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

之至也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況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別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王舜中劉歆論之於漢韓退之論之於唐皆與肅同蓋理之所在者無異致也

又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怪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爲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爲祧所謂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爲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爲超去之超誤矣既曰超矣又以文武爲不毀之祧何耶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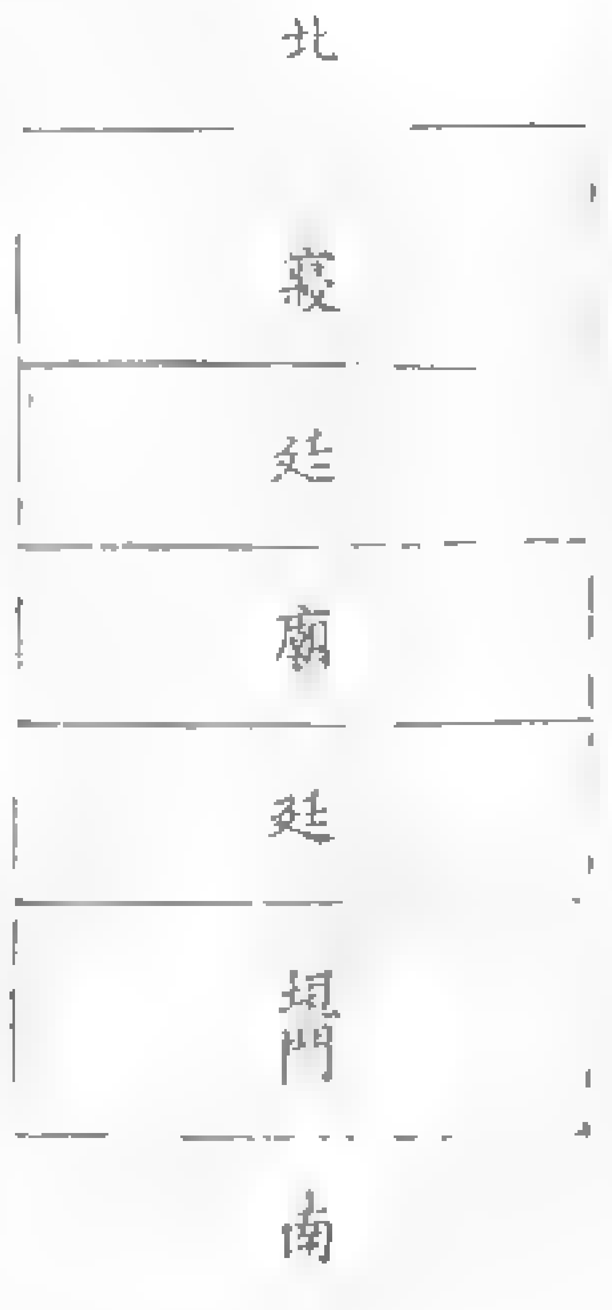
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廢之非以啓魯國攻殺之禍而豈功德不著於世自武至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鞌之戰立武宮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宮立於成公之時歷襄及昭積世不毀故記史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朱子論古今廟制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孫毓師古門文爲昭子爲穆孫殷爲昭昭明也穆大也虔以曾字寧昭學自殷昭而韶）故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周禮守祧曰二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爲祧周爲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

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群穆於文群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毁之名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毁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二穆盡則毁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三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毁比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于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此凡毁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毁也見穀梁傳及注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毁之次則與天子同但當廟之王蓋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玄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稷為太祖不窋為昭鞠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傳亦曰大王之昭也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韋玄成傳云六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古制先公穆各在其處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為異處亦異其宮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毋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及祭祀志又章帝紀續漢書祭祀志異宮但為事宗廟之禮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

復不能特書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在圖說後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又曰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群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為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矣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為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群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況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体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又語錄曰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與諸祖同一廟●又曰天地合祭於南郊及太祖不別立廟室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

韋元成王者五廟圖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

韋元成等周廟圖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朱子曰劉歆說文武為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是又曰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為之那箇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宗祀如何毀得如今若道三宗只是宗廟則是少了一箇親廟了

周世數圖

后稷 不窋 公劉 皇僕 毀隃 高圉 公叔 王季 武 康
鞠 慶節 差弗 公非 亞圉 文王
大王 成 昭 共
孝 懿 夷

周七廟圖

稷 稷 稷 文王時
武王時
成王時
稷 稷 康王時
昭王時
穆王時
共王時
懿王時
孝王時
夷王時
厲王時
宣王時
幽王時

周九廟圖

稷 稷 武王時
成王時
稷 稷 康王時
昭王時
穆王時
共王時
懿王時
孝王時
夷王時
厲王時
宣王時
幽王時

朱子曰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為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迭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

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為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為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為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墠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大王親盡去右壇而為墠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為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廟與右祧為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為昭文王為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為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為昭哉壇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為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墠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墠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墠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況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當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為王考謂之穆則為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于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為穆今合堂同食實為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昭今合堂同食實為子行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為穆乙為左昭以紊父子之

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爲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爲昭而子爲穆則大伯虞仲乃大王之父而文王反爲晉蔡曹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不定而徒爲紛紛乎曰然則廟之迁次如圖可以見子孫之序如佃所駁得無眞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爲上或以南方爲上未必以左爲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祫之位乎

圖見于祫享禮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若將祭祀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

之廟也

傳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屛天子

○清廟茅屋昭其儉也

右宗廟制度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歟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氏曰鄭子產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

右主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尸

禮同也○疏曰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是有抱孫之[illegible]

○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illegible]○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illegible]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illegible]

○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

命也[illegible]

[illegible]夏立尸而卒祭[illegible]殷坐尸[illegible]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illegible]周旅酬六尸[illegible]

朱子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又曰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著他歆享○又曰古人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或問古人合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各有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元禮猶如此每位一獻畢則尸便酢主人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二位不知是甚時緣甚事後廢了則本朝都把這樣禮數併省了○又曰古人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又曰杜佑說上古時中國與夷狄一般後世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蓋今蠻夷洞中亦有此但擇美丈夫為之不問族類[illegible]楊氏曰愚按曲禮孫為王父尸疏云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止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祇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又按司几筵每敦一几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

右尸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illegible]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illegible]

[illegible]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illegible]○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illegible]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illegible]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illegible]上春釁寶鎮及寶器[illegible]

取丘異之志月令上奉暴龜彘弟之 若汪寶則奉之 泰璧之也○疏曰此汪寶謂王者本之之於後祈禱之天府藏之如故也○同上 若甲汪東江則寶之王府

傳桓公二年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左氏曰非禮也臧哀伯諫不聽○襄公六年齊侯滅萊獻萊宗器于襄宮

右宗廟守藏

鄱陽馬端臨著

宗廟考

秦二世元年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内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今岐州雍縣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太上皇帝崩葬萬年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班固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曰從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 [illegible]

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 [illegible]

按漢高帝承秦之敝禮制隳廢既即天子位而七廟未嘗立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高祖以上無聞焉班史高紀贊始有豐公之名且言致祠祀有秦晉荆梁之巫觀注家所言則是自晉而秦自秦而梁自梁而荆似各有祖廟各有巫以主其祀事然郊祀志言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見郊祀志則諸巫所掌者乃祀典神祇之祠非祖廟也所謂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者豈是以諸祖配諸神而祠之而各娶有巫主其事邪不可得而詳也

惠帝即位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四年帝為東朝長樂宮 孟康曰朝太后於長樂宮 及間往 師古曰非大朝時中間小謁見 數蹕煩民 師古曰蹕止行人也 作複道方築武庫南 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也 師古曰方始築 奉常叔孫通因請間 師古曰不欲對衆言之 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衆廟已而復之 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 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複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 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 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之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 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 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 云重也 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游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祭祀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於禮甚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煩民而築複道之為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矣

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複又請以複道為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夫宗廟之禮貴乎嚴而不欲其褻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不欲其分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体極乎嚴原廟之体幾乎褻人情常憚於嚴而安於褻則歲祀之禮反移於原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為虛文矣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祠於佛老之側寓之木之巧殫金碧之彩作于盛暑累月而後成費以千鉅萬禮官不議而有司不言及其成也不為太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禮而行一酌之奠之禮又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是也抑又有大不安於心者耶昭相繼仁孝愛敬之至通乎神明而宗廟之禮未嘗親祀祗遣大臣攝行時享夫豈仁聖之本心哉蓋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心分而不專未既有所重則本必有所輕其勢然也

先公曰成周之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皆有焉予周受命自召祖命是岐周有廟也蓋岐是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蓋營洛而特為廟焉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

五年帝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闕輒補之 師古曰沛宮故沛之宮

漢儀注高廟盂地六頃三十畝四步堂上東西五十步南北三十步祠日立九旗堂下撞千石鐘十枚聲聞百里寢廟者象生有衣冠几杖起居日四上食臥床帷帳原宗廟者朝廷行大禮封拜諸侯王酎金原宗廟在北城外游衣冠羣百輩

文帝四年作顧成廟 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 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 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 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

景帝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宗有德 師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 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 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 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 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 除誹謗去肉

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生；(遂，達也。)減耆欲，不受獻，(〔illegible〕)罪人不帑，(〔illegible〕)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illegible〕)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師古曰：上世，謂古昔帝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illegible〕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申屠嘉。)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illegible〕)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中元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illegible〕)

武帝建元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夏四月，高園便殿火。(〔illegible〕)上素服五日。

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兩觀災，哀公三年桓宮、釐宮災，四年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天災若語陛下：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

西山真氏曰：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為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為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至火災之對，則傅會甚矣。況又導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尚德不尚刑者，何其自相戾耶？夫刑威之驕、侍近臣之專，擅夫豈無道以裁制之，豈必誅殺而後為快？史稱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其後淮南、衡山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既還事，上皆是之。史又言淮南、衡山、江都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夫謀反不過數人，而坐死者若是其衆，豈非仲舒前言有以發帝之忍心與？

按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此正論也。春秋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亦謂毀廟不當復立，故災。若引是為對，董正宗廟之事，復毀廢不如禮者，以明尊無二上之義，則不至流傳元、成之時，紛紛而煩改作，以來衆議之紛紛矣。今捨所當言而他及其非所宜，何哉？

宣帝本始二年，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illegible〕)天子世世獻。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

時詔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群臣大議庭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

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元帝永光四年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五年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園廟

建昭元年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時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史皇孫)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中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爲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饗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祠與此上十二爲二十五)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平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昵幸御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萌遏逆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師古曰同軌言車轍同亦教化齊也)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迭互也親盡則毀也)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謂之成王則是以行爲謚也)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

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illegible]）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議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重難也）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群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一體謂俱為昭也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迁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間音工莧反）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

五年夏復戾園秋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文穎曰高祖已有廟在長安惠帝更於渭北作廟謂之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武哀王高祖兄昭哀后高祖姊衛思后戾太子母也）

竟寧元年三月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罷郡國廟後歲餘韋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乃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

禰之大禮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佑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illegible]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迭（墮毀也火規反）昔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迭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師古曰不得申尊其父也公子）

云其所不爲太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爲孫所不得令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尊祖嚴父之義也

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間音工莧反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

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順也稽考也子孫本支陳錫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哉始也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福錫之福故得不久無窮竟也是之謂陳錫亡疆也誠以

爲迭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廼敢不聽即以令日迕太上

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

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頓首復修立

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外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孝惠文帝孝

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

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

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

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

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延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

宜厚家社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群生百神

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

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

故未毀上於是乃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

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

容齋洪氏隨筆曰按匡衡平生任議事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

一節獨據經守禮其告廟之文殆與金縢之祝辭相似而不爲

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惜而知其善可也

五月帝崩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罷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武

哀王昭哀后寢園

帝既崩匡衡奏言前以上体不平故復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

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親未盡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帝廟親盡宜毀及

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

可

成帝河平元年復太上皇寢廟園

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

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故復太上皇寢

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

復擅議宗廟之令

廢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帝之父而不毀悼皇考私親也以宣帝

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於武哀王則高帝之兄昭

哀后則高帝之姊注見師古文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

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世世祠之不經尤甚矣高帝之妣

而稱后於義尤不通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

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

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

也臣請與群臣雜議奏可

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

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

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享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

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氏音支

并其土地地廣兵強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

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救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

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

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

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

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

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師古曰婼而遮反）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撫讀曰模）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

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師古曰流猶及也）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也武丁小乙之子也）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知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

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大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殺漸也音所例反其下並同也）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illegible]）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illegible]）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illegible]）自貢禹建迭毀之（[illegible]）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illegible]）失禮意矣

致堂胡氏曰斷大論者以仲尼為據則無失矣書曰天子七廟歆謂七廟是也而以七為正法以宗為變不可常數則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當享者人之至情也或三廟或五廟或七廟禮之降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否之宗焉是為人子孫得遵尊祖考於情則逆於禮則違曾是以為孝乎

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天子世世獻祭時王莽為安漢公欲諂太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游觀乃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飲酒不

樂而罷
漢兵起奔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壁斧壞
户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祫祀高祖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大宗謂元帝）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
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
東漢制高廟令一人六百石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如高廟

漢儀帝之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圍九寸木用栗
永平三年十月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
孝章帝即位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功烈光于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無起寢廟埽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臣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閒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續漢書五年再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禘之為言諦諦審昭穆尊卑之義祫者合也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祖廟謂之殷祭四時正祭外有五月嘗麥三伏立秋嘗粢盛十月嘗稻等謂之閒祀即各於更衣之殿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別殿即更衣也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
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孩故不列於廟就陵寢祭之而已
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
沖質二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
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

躋僖公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
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
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
議是也太后從之遂下詔曰孝順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
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上先後
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
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為萬世法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一
陵凡牲用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一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
奉祠
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
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
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
時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
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
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
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
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
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以為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
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
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
溥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
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今聖朝
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
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
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祭祫食于太祖以遵先

典議遂施行
按西都郊祀之制因秦五時未嘗有祭天之禮東都宗廟之
制代代稱宗未嘗有祧遷之法此二失者因循既久不能革
正然郊天之禮至王莽而後定七廟之法至董卓而後定蓋
權姦擅國意所欲行不復依違顧忌故反能矯累代之失然
禮雖稍正而國且亡矣可勝嘆哉
又按蔡邕所定高祖一祖二宗及近帝四為七廟其說似矣
但以和安順桓四帝功德無殊而有過差奏毀之則所謂近
帝四者乃光武明帝章帝靈帝也按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
自太祖及祖功宗德之後其下四世則當代人主之高曾祖
父也此四代者不以有功而存不以有過而廢今以獻帝言
之靈其父也桓其祖也安其曾祖也和其高祖也今捨其高
曾祖三世而以其父上繼五世之祖於義何所當乎當時此
議雖一出董卓帝無所預然東漢自和帝而後皇統屢絕安
帝以清河王之子入繼和帝順桓二帝以河間王之孫入繼
安帝靈帝以河間王之曾孫入繼桓帝至靈帝方有親子為
獻帝是則獻帝之所謂父者親父所謂高祖曾祖及祖者乃
所繼之大宗也自安順以來既入嗣大位即以非禮崇其私
親之父母而昧兩統二父之義往往於大宗與私親隆有厚
薄伯喈豈亦習聞時指陰有諂附耶不然何所祧毀者皆所
嗣之大宗而竟以靈帝上繼章帝初不問其世次之懸隔是
豈得為知禮者乎
魏文帝受禪追尊大父曰太皇帝（諱嵩漢太尉大長秋騰養子也）考曰武皇帝以
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
晉志曰禮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庶人無廟則祭於寢帝者行之非
禮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illegible]）曾祖高皇（[illegible]）祖大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代不毀所祠止於親廟四室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為四室而已

景初元年六月郡公更奏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造洪業為魏太祖文帝繼天革命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宜為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為二祧其左為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illegible]）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

吳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為長沙太守乃於臨湘縣立堅廟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令太守奉祠後又尊堅廟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於建業立兄長沙桓王子亮立明年於宮東立權廟曰太祖廟既不在宮南又無昭穆之制

晉宣帝受禪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王為景皇帝考文王為文皇帝

太始二年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群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為七廟以辯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昔舜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為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祗奉明主猶未安宜更營造於是改創宗廟

廟制於中門外之左通為屋四阿殿制堂高三尺隨見廟數為室代滿備遷毀

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以栗

六年因廟陷當改創群臣議奏曰古者七廟所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為叙亦隨時之宜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門外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

武帝崩遷征西（六世祖）惠帝崩遷豫章（五世祖）

元帝既即位上繼武於元為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時西京堙沒江左草創遣使更新宗廟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四世）位七室止祭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為世數故也

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賀循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一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析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其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

廟惠皇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已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已上復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

于時廟度草創禮未備設主權居側室至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恒言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並以爲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拘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溫嶠議九旨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於平帝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嘗於繼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敬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

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

元帝崩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世

明帝崩潁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

成帝崩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

穆帝永和二年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大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廟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

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稱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寢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爲撫軍將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不毀不居

舜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則祭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覿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祭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之毀主憑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迁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迁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迁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

穆帝崩哀帝海西並爲兄弟無所登除

簡文帝上繼元皇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迁

按漢光武既即帝位以昭穆當爲元帝後遂祀昭宣元於太廟躬執祭禮而別祀成哀以下於長安使有司行事此禮之變也然其時漢已爲王莽所篡光武起自匹夫誅王莽夷群盜以取天下雖曰中興事同創業又其祖長沙定王與武帝同出景帝則於元成服屬已爲疏遠先儒胡致堂謂雖遠祖高帝而不紹元帝自帝其舂陵侯以下四親而祠之於義亦未爲大失者此也則成哀而下行既非尊屬又已遠姑不廢其祀可矣至於晉元帝以琅琊王而事惠懷愍簡文以會稽王而事成帝以下諸君君臣之義非一日矣一旦入繼大統即以漢世祖爲比遽欲自尊而於其所嘗事之君於行爲姪者卽擯之而不親祀此何禮耶況又取已祧之遠祖復入廟還昭穆之位則所以嚴事宗廟者不幾有同兒戲乎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迁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及

孝武崩京兆又迁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

文獻通考卷九十二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三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宗廟考

宋武帝即尊位祠七代為七廟永初追尊皇考（晉陵郡功曹翹）為孝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渤高祖崩神主升廟猶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

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立廟於太廟西其後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齊高帝追尊父為宣皇帝（[illegible]）母為昭皇后七廟（[illegible]）

（[illegible]）

梁武帝受禪遷神主於太廟為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為文皇帝（[illegible]）皇妣為獻皇后廟號太祖皇祖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親廟為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室

陳依梁制七廟如禮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中徙神主祔于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後魏之先居于漠北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

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奉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又親行貙劉之禮

孝文太和三年六月親謁七廟（時群官議曰大饗舊事多不[illegible]帝親[illegible]）（[illegible]）

十五年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後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今述遵先式宜制祖宗之號烈祖有創業之功代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代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為太祖道武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為烈祖比校似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為太祖與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如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于地為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先設可垂文示後（[illegible]）八月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享其白登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十一月釋禫祭太和廟帝衮冕與祭者朝服丁卯遷廟之神主于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侯王牧守蕃附等各以其職來祭十月詔先王制禮經綸萬代白登廟者有為而興昭穆不次太祖有三層之宇已降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展祀今授衣之月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烝太廟若復齋白登便為一月再駕（[illegible]）二理謂宜省一可廢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勅有司但命內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停之

十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時奉寧可克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墉之儀一准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以上侍官五品以上宗室奉迎

北齊文宣帝受禪置六廟獻武以下不毀以上則遞毀並同廟而別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衆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廟五祭同梁制

後周閔帝受禪而右宗廟追尊皇祖為德皇帝（生名肱）父文王為文皇帝廟號太祖（大師周國公名泰）擬祖以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穆為五焉明帝崩廟號代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為祧廟不毀

隋文帝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禮，追尊號為武元皇帝（大司空名忠），皇妣為元明皇后，迎神歸于京師，改立左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一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廟，四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毁。

煬帝立七廟，太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及祧之外，從迭毁之法。（時將營[illegible]許善心等議[illegible]周制自太祖以下各別立廟[illegible]主於祫皆合食於太祖是以[illegible]自此以來因循不變[illegible]七廟[illegible]）既營洛邑，後有司奏請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秘書監柳䛒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今後子孫處何所？又下詔住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遂寢。

唐高祖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備法駕迎四世神主祔于太廟。

太宗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群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

太宗崩，遷弘農府君神主于夾室，太宗神主祔太廟。

初，有司請依典禮。上欲留祔主於內寢，旦夕申如在之敬，有詔停祔廟。英國公李勣等請曰：切以祖功宗德，帝王之明典；武穆文昭，嚴配之洪訓。愛敬之至，率由茲道。禮有節文，事經列聖，若違斯義，家國貽恥。況踰月之外，須申大祫，下管登歌，發揚雅頌，郊天配帝，光華勳烈，如停祔禮，諸義咸乖。伏願取法前王，垂訓昆季。乃許焉。

高宗崩，神主祔太廟，又遷宣皇帝神主于夾室。

武太后垂拱四年，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京廟之制。別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

武氏革命稱帝，改唐西京太廟為享德廟，四時惟享高祖以下三室，餘四室閉其門，廢享祀之禮。又於東都改制太廟為七室，祔武氏七代神主。又改西京崇先廟為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之儀。

中宗神龍元年，改享德廟依舊為京太廟，遷武氏七廟于西京崇尊廟。東都太廟以景皇帝為太祖，廟崇六室。

時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但商自玄王以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以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祖皇帝為太祖。魏文創業，文帝受命，亦以武帝為太祖。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以宣帝為太祖。宇文以文皇帝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家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

奉勅，七室以下依舊號尊崇；又奉勅，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後周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為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及鄭玄註詩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為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

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爲始祖者殊爲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禼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禼故以爲太祖即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始封實本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求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爲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卬爲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爲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爲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爲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爲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唯杜林議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寖遠方復立之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請准勑加太廟爲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代

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議曰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尚列於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唯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准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以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宣皇既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恐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尤崇六室不虧古義時有制令宰臣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張齊賢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爲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制從之

睿宗即位廢武氏崇恩廟

玄宗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將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家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

開元十年制創立太廟九室獻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太宗中宗睿宗

先時以孝敬皇帝爲義宗祔于廟由是爲七室而京太廟亦七室中宗崩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以謂義宗追尊之帝不宜

列昭穆而其葬在洛州請立別廟于東都而有司時享其京廟神主藏於夾室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遷遂爲七室矣睿宗崩博士陳貞節蘇獻等議曰古者兄弟不相爲後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晉懷帝亦繼世祖而不繼惠帝蓋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之陽甲出爲別廟祔睿宗以繼高宗於是立中宗廟于太廟之西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于正室謚爲獻祖并謚光皇帝爲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於是太廟爲九室

致堂胡氏曰范祖禹有言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自古而然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

明皇始為九廟何所取乎夫先儒君子皆以漢儒祖有功宗有德之論為非曰子孫於祖考無選擇而事之之義是故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患其毀盈也有禘焉不患其乏饗也今既以九廟為非而有功德之廟不毀則九亦安足以盡之文武因造周者以功而論則成康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豈可毀耶是故宗廟之禮由子孫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或七廟或五廟或三廟者禮也其有功德無功德非子孫所當祔祧而隆殺之也名之曰幽厲非子孫所當回隱而遷改之也一斷以先王之禮無敢損益於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吉凶善惡皆以是觀之云耳

代宗崩禮儀使顏真卿議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毀而世祖元皇帝當遷於是遷元皇帝而祔代宗

德宗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初武

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以後兩京太廟四時並饗至天寶亂後木主多亡闕未祔於是議者紛然而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群主時享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饗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齊車奉京師群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

正元十五年四月祠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曰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制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

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克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太廟毀為軍營九室神主亡失大曆間始於人間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饗自建中至于會昌議者不一或以為東西二京宜皆有廟而舊主當瘞虛其廟以俟巡幸則載主而行或謂宜藏神主於夾室或曰周豐洛有廟者因遷都乃立廟爾今東都不因遷而立廟非也又曰古者載主以行者惟新遷一室之主耳未有載群廟之主者也至武宗時悉廢群議詔有司擇日修東都廟已而武宗崩宣宗竟以太微神主祔東都廟焉

德宗崩禮儀使杜黃裳議高宗在三昭三穆外當遷於是遷高宗而祔德宗蓋以中宗為昭穆矣

順宗崩當遷中宗而有司疑之以為則天革命中宗中興之主也博士王涇史官蔣武皆以為中宗得失在已非漢光武晉元帝之比不得為中興不遷之君由是遷中宗而祔順宗

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廟景皇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敕旨敬依典禮

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玄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為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為後不得為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後皆復祔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為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初玄宗之復祔獻祖也詔曰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蓋其率意而言爾非本於禮也而後之為說者乃遷就其事以謂三昭

三穆與太祖祖功宗德三廟不遷爲九廟者周制也及敬文武三
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代十一室焉
武宗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孟州汜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
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峯有高祖太宗像在一堂之內伏以山河
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風雲疑還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
萬邦所瞻西漢故事祖宗所嘗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覺寺例
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峯改造一殿四面兼置垣墻伏望
號爲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與功日望令差東都分司郎官一
人薦告至畢功日別差使展敬制可王者大勳備于本土宜於之典蹤而不私郡國立廟非古也
僖宗中和元年黃巢犯闕僖宗避狄於成都夏四月有司請享太祖
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之太常卿牛叢與儒者議其事或曰王者巡
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史奉幣帛皮珪告于祖廟遂奉
以出載于齋車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

叢是之將作監王儉太子賓客李匡又戶部員外郎袁皓建議與同
及左丞崔厚爲太常卿遂議立行廟以玄宗幸蜀時道宮玄元殿之
前架幄幕爲十一室又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明年
乃特造神主祔于行廟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受禪立四廟於西京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於北都置廟今
克復天下遷都洛陽却復本朝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
請廢從之
閔帝應順元年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大行山陵畢祔廟今太廟見享
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大祖莊宗大行升祔禮合祧遷獻祖
下尚書省集議從之
時議者以獻祖賜姓於懿宗以支庶繫大宗例宜以懿宗爲始祖次
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
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謚者忘咸通之懿宗
又稱懿祖父子俱懿於理可乎將朱耶三世與唐室四廟連敘昭
穆非禮也議祧者不知受氏於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禮
論之始祧昭宗次祧懿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晉高祖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所司請立高祖
以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令都省百官集議御史中丞張
昭議曰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
稱唯殷周二代以稷契爲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鄭玄註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
廟又曰殷人六廟及成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
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鄭玄所釋即殷周以稷契爲太祖夏
后氏無太祖亦無追謚之廟自殷周已來時更十代皆於親廟之中
以有功者爲太祖無追宗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即恐詞繁事要證明

須陳梗槩漢以高祖父太上皇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爲高祖
魏以曹公相漢垂三十年始封於魏故爲太祖晉以宣王輔魏有功
立爲高祖以景帝始封于晉故爲太祖宋氏先世官閥卑微雖追崇
帝號劉裕自爲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得爲
太祖高帝自爲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佑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
尹雖不受封於梁亦爲太祖陳武帝父文讚生無名位以武帝有功梁
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即位亦追爲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
魏經營王業始封於周故爲太祖隋文帝輔周室有大功始封於隋
故爲太祖唐高祖神堯祖父虎爲周八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爲太
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廟朱氏先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
不立太祖朱公自爲太祖此則前代追冊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
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爲祖宗殷周受
命以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爲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

然雖祖有功仍須親廟今亦粗合古法例以取證明恭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為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為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為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為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為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蕭何為始祖陳稱太丘長陳寔之後不以寔為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為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為始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震為始祖唐稱皐陶老子之後不以皐陶老子為始祖唯唐高宗則天武后臨朝革唐稱周便立七廟仍追册周文王姬昌為始祖此蓋當時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廟華越已甚曲臺之人到今嗤誚臣遠觀秦漢下至周隋禮樂衣冠聲明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如温魏顔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靡不畢有師法夫追先王先母之儀起於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為天子宗廟享之周公成文

武之德追大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為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崇四廟從周制也況殷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门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為太祖謹議以聞勑宜令尚書省集議聞奏乃做唐朝舊例追尊四廟

天福十二年（時漢高祖即位尚仍以晉之號）太常博士段顒奏請立高曾祖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吏部尚書竇貞固等議古者四親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外更請追尊高皇帝光武皇帝共立六廟從之

按後唐晉漢皆出於夷狄者也莊宗明宗既捨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瑭知遠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華胄自詭故於四親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者而祖之張昭之言議正而詞偉矣至漢初則段顒竇正固之徒曲為諂附乃至上祖高光以為六廟然史所載出自沙陀部之說固不可掩也竟何益哉

周太祖廣順元年有司議立四親廟從之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奏謹案尧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商建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及文武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虛太祖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為折衷伏請追尊高曾四代號謚崇建廟室奏可判太常寺竇儼奏議皇高祖文安府君請上尊號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陵號欽陵皇曾祖中丞府君請上尊謚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陵號康陵皇祖驍衛府君請上尊號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陵號定陵皇考周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太尉府君請上尊謚曰昭武皇

帝廟號宣祖陵曰安陵皇高祖妣崔氏請上尊謚曰文懿皇后皇曾祖妣桑氏請上尊號曰惠明皇后皇祖妣京兆郡太夫人劉氏請上尊號曰簡穆皇后詔從之九月丙午上御崇元殿備禮册四親廟奉安神主行上謚之禮

二年祔明憲皇后杜氏神主於宣祖室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有司言準唐制長安太廟九廟同殿異室其制二十一間皆四注東西夾室各一前後面各三階東西各二側階國朝大廟四室室三間今太祖升祔共成五室請依長安之制東西留夾室外餘十間分為五室室二間從之四月己卯奉神主祔廟以孝明皇后王氏配仍冊尊號冊寶於室內

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號禮官請與太宗合祭同位異坐太祖位仍稱孝子從之

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上言伏見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文懿惠

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惠孝章皇后並稱伯妣案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別以此觀之雅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傳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事下尚書省集官議定戶部尚書張齊賢等上言王制曰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為人後者為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禮云天子絕朞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朝及五代有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謂宗廟言也歷代既無所取於今亦不可行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言按春秋左氏傳文公二年躋僖公正義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閔僖弟兄繼統同為一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江都集禮晉建武中惠懷二主兄弟同位異坐

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唐中宗睿宗皆處昭位恭宗文宗武宗昭穆同為一世伏請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其別廟稱謂亦請依此詔都省復集兩制丞郎參議以聞既而都省上議伏以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纘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同一代如臣等前議引漢書云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至公而無疑也必若同為一代則是太宗不得自為世數也不得自為世數則何以得為宗乎不得為宗則何以得為百世不祧之主乎又云春秋正義禮子父異昭穆兄弟昭穆同亦不言昭穆不可

毀此又不可為證也今若序為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為大順於時為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等又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況古之鴻儒賀循溫嶠之徒議其事者衆甚今詳都省所議皇帝於太祖廟室稱孝孫臣竊疑焉欲望重下有司審加詳定詔令禮官再討典故禮官言按禮記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為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為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并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為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商紀成湯為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商帝乙六世王也以此言之明兄弟不為正代也溫嶠議兄弟相繼藏主室之事

云若以一帝為一世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於恩既順於義無否玄宗朝禘祫儀云布昭穆之坐於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坐於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唐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為高伯祖續曲臺禮祫祭圖中宗睿宗俱列昭位晉王導荀崧等議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之文所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尊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為穆則萬世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殊不知弟不為兄後子不為父孫春秋之深旨也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按太宗饗祀太祖二十有二年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玄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曰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太祖仍舊稱孝子

奏可

景德元年詔有司詳定明德皇太后李氏升祔之禮上議曰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之始惟以昭成配享開元之末又以肅明遷祔恭惟懿德皇后久從升祔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書省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乃並祔太廟

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按漢書高平侯魏洪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削爵一級此則騎不過廟司馬門之明文也伏見太廟別有偏門及東門祀官入齋宮去殿庭尚遠其后廟雖有一門每遇禘祫神主由之出入兼又齋宮正與殿門相對數步而已祀官皆乘馬而入實非恭恪望自今中書門下行事許乘馬入太廟東門自餘並不得乘入庶彰寅奉以廣孝思詔祀官遇雨許乘馬入東門導從止門外餘如所請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以將封禪詔有司議加上太祖太宗尊謚後又

詔太廟六室各奉上尊謚二字中書門下請加僖祖謚曰文獻睿和皇帝順祖曰惠元睿明皇帝翼祖曰簡恭睿德皇帝宣祖曰昭武睿聖皇帝太祖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宰相王旦等奉上冊寶

三年十二月詔曰朕以親祀后祗昭告祖考詳觀定儀有所未安入廟則步武正門至庭則廻班東向且躬申祗見禮尚尊虔當殿肅恭庭中誠懇自今謁廟朕當由東偏門入至殿庭不得令百官廻班

仁宗嘉祐時集賢校理邵必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祠肄儀爲位鄭氏注云若今時肄儀司徒府今習宮廟儀而啓室發簾拜則小挹奠則虛爵樂舉柷敔舞備行綴慢褻神靈莫斯爲甚夫習儀者本以防失禮而瀆神也奈何天子未行親祠而有司先瀆之宜習於尚書省以比漢司徒府下禮院兩制定而從之

嘉祐七年六月（時英宗已即位）仁宗將祔廟修奉太廟使蔡襄上八室圖廣廟室并夾室爲十八間神主奉安齋殿數月而成舊廟室前楹狹隘每禘祫陳序昭穆南北不相對左右祭器塡委不中儀式嘉祐親祫增築土階張幄帟乃可行禮宗正丞趙觀請廣樽陛如親祫時凡二丈七尺初禮院請增廟室孫抃等以爲七世之廟據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商祖丁之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有天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爲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恭宗文宗武宗之於穆宗同居穆位國朝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廟請增爲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司馬光以爲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

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蓋太祖未正東向故止祀三昭三穆已正東向則并昭穆爲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皆祀六世前世成法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復詔抃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廟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三代之禮亦未嘗有如此者也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乃存僖祖之室以備七室禮院定用學士范鎭請孔殿藏冊寶在太廟神門外九神御殿者古之原廟天聖初禮儀院言正月朝拜啓聖院神御在訖閣請差輔

臣酌獻知制誥張師德奉安太祖太宗御容于鴻慶宮迎景靈宮眞宗御容奉安于西京應天院曲赦西京自是多以宰相若近臣爲禮儀使入內都知押班御藥管勾儀衞先迎御容至文德或會慶長春殿宿齋奉辭輔臣宗室前導既而酌獻出則百官辭于近郊景靈宮晉邸眞宗所生修萬壽殿名曰奉眞二年奉安塑像又建殿于上清太平宮奉安御容改玉清昭應宮集靈殿爲安聖殿奉安玉石像出御容奉安洪福院四年出御容奉安鴻慶宮五年天章閣迎御容奉安慈孝寺崇眞殿御飛白書額太后塑像侍側外無知者明年手詔宣示皆眞宗神御也八年啓聖院太宗神御爲永隆殿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于太平興國寺開先殿九年永安縣建會聖宮奉安三聖明道二年慈孝寺莊獻神御爲彰德殿景靈宮莊懿神御爲廣孝殿奉安御容恭謝禮成迎龍圖閣太宗御容奉安壽寧堂景福殿眞宗御容奉安福聖殿景祐二年改長寧宮爲廣聖宮宀殿有道家天神之像後起御閣奉眞宗神御占宮城西北隅普安院元德莊穆神御爲重徽殿四年萬壽觀修莊惠眞容殿名曰廣愛禮儀使白仲達入內東頭供奉官蘇紹榮奉安太祖御容於揚州建隆寺即南征駐蹕之地景德中置殿繪御容而其制卑陋會占者言東南有王氣乃别構殿易以塑像爲章武殿是歲開元殿火康定初鴻慶宮神御殿又火皆修神御即舊基構齋殿每醮則旋設三聖位舊像泰宮從慶曆六年重修開元殿御飛白書榜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七年鴻慶宮復修三聖神御曲赦南京八年自萬壽觀奉宣祖太祖太宗御容于睦親宅眞宗御容于天章閣皇祐五年會靈觀火權奉三聖于景靈宮滁州通判王靖請滁并澶三州建殿以奉神御即芳林園命工寫三聖御容車駕詣萬壽觀辭翌日奉太祖于滁州天慶觀端命殿太宗于并州資聖院統平殿眞宗于澶州開福院信武殿各以輔臣爲迎奉使副具儀仗導至近郊內臣管勾奉安百官辭觀門外帝

謂輔臣曰并州古四月二十二日奉安太宗御容仍以平晉記錄上蓋紀太平興國四年征討之事也時車駕亦以四月二十二日至太原城下何其異也其重徽隆福殿奉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至和二年重修開先殿奉神御于天章閣萬壽觀延聖殿神御帳損權徙別殿二年帳成奉安眞宗全像天章閣迎太祖孝明皇后御容奉安開先殿數日又迎太宗元德皇后御容奉安永隆殿

諫官范鎭言并州素無火災自建神御殿未幾而輒焚天意若曰祖宗御容非郡國所宜奉安者近聞下并州復加崇建是使勞士木重困民力非所以荅天意也自并州平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寬其賦輸緩其徭役以除其患使河東之民不忘太宗之德則陛下孝恩豈特建一神御殿比哉

歐陽脩言神御非人臣私家之禮下兩制臺諫禮官議以爲漢用春秋之義罷郡國廟今睦親廣親宅所建神御不合典禮宜悉罷帝以廣親宅已久唯罷修睦親神御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三

宗廟考　鄱陽馬

英宗治平初景靈宮西園作仁宗神御殿曰孝嚴別殿曰寧真齋殿曰迎釐景靈西門曰廣祐明年奉安次日太后酌獻大臣分獻天興諸殿特支在京諸軍班錢

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以聖祖臨降作景靈宮至天聖元年二月詔修宮之萬壽殿以奉真宗皇帝殿成榜曰奉真明道二年又建廣孝殿十月二十九日奉安章懿皇后神御儀衛迎導存告皆如天聖二年奉真殿禮治平二年三月又詔就宮之西園建殿以奉仁宗皇帝八月殿成榜曰孝嚴二年四月十七日奉安御容帝親行酌獻命大臣分詣諸神御代行禮翌日皇太后酌獻皇后大長公主以下內外命婦陪位于廷詔每歲下元朝謁如奉真殿儀九

月詔名齋殿曰迎釐十二月名宮之西門曰廣祐凡七十年間神御在宮者四其他寓諸寺觀者十一所元豐五年神宗皇帝始就景靈宮作十一殿在京宮觀寺院神御悉皆迎奉入內盡合帝后而奉以時王之禮元祐元年作宣光殿後改爲徽音殿紹聖二年作顯承殿元符二年作西宮以顯承殿爲館御之首易名曰大明又作坤元殿重光殿政和四年作崇儀殿於是兩宮合爲前殿九後殿八山殿十六閣一鐘樓一碑樓四經閣一齋殿三神廚二道院一東宮正南門曰景靈宮門門內有東西橫門其北曰天興殿門門內曰天興殿以奉聖祖九天司命天尊大帝玉石像刻真宗皇帝聖容侍立大中祥符五年作及奉僖祖皇帝順祖皇帝翼祖皇帝版位元豐五年作東西廊門曰左右正元殿後門曰保寧以奉元天大聖后像大中祥符五年作及文懿皇后惠明皇后簡穆皇后孝惠皇后孝章皇后淑德皇后章懷皇后版位元豐五年作閣上奉聖祖及六僊官大中祥符五年作

自西橫門西出凡前後殿各三曰天元殿以奉宣祖皇帝山殿曰來寧其後曰太始殿以奉昭憲皇后山殿曰宴娛次西曰皇武殿以奉太祖皇帝山殿曰靈游其後曰儷極殿以奉孝明皇后山殿曰凝祉又西曰大定殿以奉太宗皇帝山殿曰天遊其後曰輝德殿以奉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山殿曰冷風自東橫門東出凡前後殿各三曰熙文殿以奉真宗皇帝山殿曰大虛其後曰衍慶殿以奉章穆皇后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山殿曰開臺次西曰美成殿以奉仁宗皇帝山殿曰凝霄其後曰繼仁殿以奉慈聖光獻皇后山殿曰靈崿又西曰治隆殿以奉英宗皇帝山殿曰明[illegible]其後曰徽音殿以奉宣仁聖烈皇后山殿曰寧真齋殿在天興殿之東曰明福西曰迎釐神廚道院皆在宮之西南西宮正南門曰熙昌門其北曰大明殿門門內曰大明殿以奉神宗皇帝山殿曰靈德其後曰坤元殿以奉欽聖憲肅皇后欽成皇后欽慈皇

后山殿曰顯光其西曰世德門其北曰重光殿門門內曰重光殿以奉哲宗皇帝山殿曰靈臺其後曰崇儀殿以奉昭懷皇后山殿曰[illegible]齋宮在宮之東偏正南曰昭德門門內曰潔誠殿神廚正宮之東南繚以修廊及齋宮共爲屋二千三百二十區凡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

元[illegible]定後[illegible]所[illegible]先王之制立廟於前以象生之有朝設寢於後以象生之有寢廟以藏木主列昭穆之序寢有衣冠几杖象平生之居先儒謂薦其血毛腥其俎爲薦上古之食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爲薦今世之食儀禮曰燕食饌羞湯沐之饌如他日者鄭氏云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故也後世用之故有其薦上古之食於廟則時王之制有所不行薦今世之饌於寢則先王之禮有所不用有唐追尊老氏立太清宮於西都凡將親祀必先朝獻焉歲四孟月亦先薦獻天寶詔曰我祖澹然常在爲道之宗

既殊有盡之期須依事生之禮以祭用質明乃尚陰之義故改以
卯初冕服策祝非事生之謂故停而不用章聖皇帝啓厚德之流
光推璿源之自出乃崇琳館以事聖祖雖採太清之儀實兼原廟
之制聖聖纂承益昭前烈然而如在之容或寓於浮圖之祠朝拜
之日尚因於道家之禮至於儀物雜以古今義或未稱時亦有待
陛下純孝自天至誠繼志肆宏屋宇裒合僊聖規摹恢廓咸出睿
畫旬歲之間其功大就將期落成之始聿嚴親饗之事爰敕有司
議其典式伏以原廟雖出於近世餘意乃祖乎先王夫孝之於親
也事亡如事其生思之欲見其人齋三日必見其所爲齋者不敢
以生事之故有廟焉示不忘古所以神之也不敢以亡事之故有
寢焉以象其平生所以親之也多方以求之而其肸蠁如在左右
故曰唯孝子爲能饗親陛下比詔禮官講明大廟之禮斷之以古
其非先王之法者去而弗用則今日設原廟之禮宜酌今制猶前

日之詔意也周官四時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皆於
首時蓋君子感時物之變而思其親得疏數之中者也伏請以四
孟月告朝獻景靈宮天子常服行宮薦聖祖殿以素饌神御殿以
膳羞器服儀物悉從今制登降薦獻參酌朝謁之儀凡古之事一
切不違以合先王事亡如存之義從饗儀注乞下本所詳定從之
時祖宗帝后神御皆寓於宮觀寺院在京師者十有五神宗作景
靈宮而在京寺觀神御悉迎奉入內所存者惟萬壽觀延聖廣愛
寧華三殿而後又詔宗室宮院有祖宗御容遣內侍奉迎藏于天
章閣自是臣庶之家凡有御容悉取藏禁中

治平四年（世宗已卯作）英宗皇帝將祔廟太常禮院請以神主祔於太廟
第八室僖祖皇帝文懿皇后神主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夾室自仁宗
而上順祖以次升遷請下兩制以上參議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
議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於典禮九月奉安八室帝后神
主奏告大廟祧藏僖祖皇帝文懿皇后神主於西夾室祔英宗於太
廟罷僖祖諱及文懿皇后忌日

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言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
有廟與商周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主于夾室替祖考之尊
而下祔于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請以所奏付
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者時王安石爲相不主祧遷之議故復有
此請乃復奉僖祖于太廟遷順祖神主藏于夾室

翰林學士元絳知制誥王益柔陳繹曾布直舍人院許將張琥上
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饗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
祖故商周以契稷爲始祖者皆以承其本統而作以有功與封國
爲重輕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
有功而爲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
祖以上世次既不可得而知則僖祖之爲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

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
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于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而藏於太祖之室則是僖祖順祖翼祖宣
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無甚於此請以僖祖之廟
爲太祖則合於先王之禮意翰林學士韓維議曰昔先王既有天
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爲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蓋子
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
爲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知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
子孫遵業爲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於太
祖爲高祖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
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今之
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堂而西夾室在順
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爲僖祖

祔室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當禘祫之時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太祖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毀廟之主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申以僖祖立廟爲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秘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祧之制創祧廟以奉僖祖庶不下祔子孫夾室以替遠祖之尊議既上帝頗以韓維之說爲是而王安石以維言夾室在右爲尊與國言禘祫僖祖居東向之說爲非理帝亦然又問前代郊配與宗祀明堂之禮安石以尊僖祖爲始祖則郊祀當以配天若宗祀明堂則太祖太宗當迭配帝又疑明堂以英宗配天與僖祖爲始祖之說遂下禮官詳定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張師顏同知禮院張裕梁燾等議曰昔者商周之興本於契稷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因前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爲祖鄭康成云夏五廟無太祖自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唐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而太祖不毀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毀唐祖景帝則洪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唐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晉琅琊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變祀及遠非是爲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說是也禮天子七廟而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故但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爲始祖也國家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之詔以太祖皇帝爲帝者之祖是合於禮矣國初張昭任徹之徒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下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更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二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謹按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國以來大祭虛其東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請略倣周官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僖祖神主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太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則仍其舊同知太常禮院蘇棁請即景靈宮聖祖之宮祔

安僖祖即與唐祔獻懿二祖於興聖明德廟禮意無異同判禮儀事周孟陽知太常禮院宋充國禮院檢詳文字楊傑議王牒帝系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爲始祖無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其舊制以祖宗配侑並無更易人情禮意莫不爲順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章衡請尊僖祖爲始祖而次祧順祖以合子爲父屈之義推僖祖侑感生之祀而罷宣祖配位以合祖以孫尊之義餘且如舊制帝以群議紛紜不能決而馮京欲以太祖正東向之位安石力主元絳等初議遂從之帝問配天孰從安石曰宣祖見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配帝然之於是請奉僖祖神主爲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孟春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下太常禮院詳定儀注安石本議欲以僖祖配天帝不許故更以配感生帝

元豐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古者父子異宮祖禰異廟今之廟制與古不侔遂圖上八廟異宮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爲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爲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爲穆在右宣祖真宗爲昭在左皆南面北上詔詳定本朝可行典禮陸佃張璪所議昭穆之位各不同（佃所詳議見朱子論古今廟制條下）詔從廟制成日取旨

晦庵嘗言太祖昭穆廟制一事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且以爲神宗嘗討論舊典將復古制而惜其未及營建愚以爲後王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蓋有由矣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如之餘則親盡迭毀其制則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東向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夫人而能知之也然此乃殷周之制殷以契爲太祖而成湯及三宗則爲有功德不毀之廟周以稷爲太祖而文武則爲有功德不毀之廟其餘則親盡而毀夫契稷皆有大功於生民以此受封傳世至于湯武受命興王推其所

自本於稷契故奉之以爲太祖舉無異詞若後之有天下者則皆功業特起不因前代然既即帝位必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如漢之大公晉之征西豫章唐之宣懿景元宋之僖順翼宣皆帝者之祖宗享七廟之祀奉可也若推以爲太祖而比之稷契則固不倫矣是以韋玄成劉歆諸人講論廟制備矣而終不能復殷周之制者蓋太祖之位未定故也古之祫祭蓋奉太祖與毁廟未毁廟之主而合祀之其制則太祖東向左昭右穆以次爲位而祭之然唐世以景帝爲太祖（景帝李虎 高祖父）當中宗時則景帝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禘祫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於昭穆至代宗以後景帝方居第一室禘祫得以正位然獻懿二祖（景帝之祖父）親盡已毀而禘祫則合祭故當時建議者請於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已以奉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之祫祭如太祖東向之位其始也虛之其末也則景獻二帝迭處之矣然祭祀乃一時之禮虛其位可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廟有百世之祀既立大祖之廟不可復毁既入太祖之廟不可復遷姑以熙寧之事言之當時以僖祖爲大祖而自藝祖以下至英宗爲三昭三穆是矣然僖祖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而遽遣區宇光啓後裔者藝祖太宗也今僖祖爲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太宗則親盡而毀之可乎藉曰以二祖同文武世室亦百世不毀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右今以僖祖爲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心蓋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神宗之世纔及五代以藝祖爲大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崛起而有天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於是尊爲始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也逮其傳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建邦啓土創業垂統者爲太祖而創業者所祖之祖固未可以言百世不遷矣蓋後世太祖之位隨世而遷太祖之議世各異論不能如殷契周稷之定於有天下之初而後世子孫竟無以易也然則歷代所以不能復殷周七廟之制者非不知古禮也正以追尊之祖無一人可以擬稷契者是以太祖之議難決而太祖之位未定故耳

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爲石室以藏主謂之宗祏夫婦一體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之別正廟之主各藏廟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其埳去地六尺一寸今太廟藏主之室帝后異處遷主仍藏兩夾室求之於禮有所未合請新廟既成並遵古制從之

六年詔太祖孝惠皇后孝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懷皇后自別廟升祔太廟特建后妃廟門

哲宗元祐元年禮部太常寺言有天下者事七世嘉祐詔書定七世八室之制今神宗皇帝崇祔有日僖祖皇帝爲始祖萬世不遷翼祖皇帝在七世之外於世次當祧神宗皇帝神主祔於太廟第八室翼祖皇帝簡穆皇后劉氏神主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夾室置西壁石室中列於順祖皇帝惠明皇后之次自宣宗皇帝上至宣祖皇帝以次升遷其祧藏之主每遇祫享即如典禮從之

紹聖元年祔宣仁聖烈皇后神主于太廟

元符三年五月（時徽宗已即位）禮部太常寺言晉成帝時宗廟十室至康帝以成帝之弟承統不遷京兆府君始增一室爲十一室合於溫嶠等諸儒參七世之義考之歷代於禮爲宜今哲宗升祔宜如晉成帝故事於太廟殿增一室候廟成日神主祔第九室詔下侍從秘書省長貳參議乃權祔於太廟夾室

權知開封府吳居厚等議曰以兄弟爲世則視親之恩未盡而廟食已毀宜如禮部太常寺所請大廟增一室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議曰哲宗嗣神宗皇帝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爲世今若不祧遠祖

不以哲宗爲世則三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八宜深考載籍遷祔
如禮吏部侍郎陸佃黄裳刑部侍郎郭知章中書舍人曾肇樞密
都承旨范純禮議曰國朝自僖祖而下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
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今哲宗皇帝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
所議更增一室則廟中當有八世況唐文宗即位則遷敬宗以從
宗爲一世故事不遠將來哲宗皇帝祔廟當以神宗爲昭上遷宣
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詔如禮官所議先是李清臣爲禮部尚
書首建增室之議侍郎趙挺之等和之會清臣爲門下侍郎論者
多從其議惟曾肇等議異而蔡京別議與肇同二議既上清臣辨
說甚力帝訖從之六月禮部請用太廟東室一間奉安哲宗神主
詔依所請太常寺言若就東夾室奉安不唯廟室不正兼挾隘不
可容奉神之物請依八室制度增建一室依舊存東夾室詔依初
旨權行奉安太常少卿孫傑又言今先帝神主權於夾室即是未

得祔於正廟與前詔增建一室之義不同昨用嘉祐故事專置使
修奉而修奉之使乃請以夾室奉安神主亦與元置使之意相違
請如太常前議增建一室尚書省言先皇帝祔享大廟增室在東
與祖宗祏列今廟室未備行禮有期若告遷神主更修廟室則期
日迫趣功力不及故須權宜及將升祔皆即增修豈爲簡薄比之
前代修廟室不及權宜設幄行事者不爲不至詔速依初旨奉行
八月癸亥帝自崇政殿迎哲宗神主至宣德門外奉辭有司奉神
主翰林學士承旨蔡京題諡號行祔享之祭權祔于太廟夾室
詔特置景靈西宮奉安神宗皇帝于顯承殿爲館御之首昭示萬世
尊異之意建哲宗皇帝神御殿於西以東偏爲齋殿
右正言陳瓘言近修建景靈西宮拆移元豐庫大理寺軍器監儀
鸞司等處以其地奉安神考哲宗神御然可得而議者有五事高
夫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今廟據社位不合經旨此其可議一

也刑獄之地必有殺氣今乃擇此以建宮廟此其可議者二也西
宮之地雖云只移官舍不動民居而一寺一庫一監一司移於他
處遷此就彼亦有居民此其可議者三也昔者奉安祖宗帝后神
御散于寺觀之內神考合集諸殿會于一宮今乃析而爲二歲時
酌獻鑾輿分詣禮既繁矣事神則難此其可議者四也顯承殿奉
安以來一祖五宗神靈協會既久何用遷彼宗廟重事豈宜輕動
此其可議者五也望別行詳議瓘又言陛下所以不敢輕改前議
者謂神考素有修西宮之意蔡京親聞先訓而實錄備載其語故
不可以不恭依也以臣觀之此乃蔡京矯誣神考之言無足信者
元豐中神考於治隆殿後留基以待宣仁後因御史有請宣仁以
其地爲神考廟宮而知聖大臣反謂宣仁輕蔑神考裁損廟制於
是重建顯承殿以爲奉安之地當哲宗之時蔡京最用事亢可以
毀宣仁者無所不至豈有親聞神考之言可以譏元祐之失而乃
隱忍不開于哲宗者乎臣是以知其爲矯誣也不從

詔仁宗神考廟永祀不祧
詔曰蓋聞有天下者事七世則迭毀之制有常祖有功而宗有德
則不遷之廟非一伏以藝祖應天順人肇造區夏太宗受命繼伐
底定寰宇真宗以聖繼聖撫全盛之運故三祖並尊爲百世不祧
之廟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以仁爲治在位四十二年利澤
施於四海深定大策援英宗以神器功隆德厚孰可擬議英宗皇
帝享祚日淺未究施設神宗皇帝以聖神不世出之資慨然大有
爲於天下政令法度莫不革而新之功崇盛大謙抑不居而廟祏
之制未議尊崇宜令禮官稽參故事考定仁祖神考廟制詳議以
聞十一月權太常少卿盛次仲等言仁宗神考請如聖詔爲世宗廟
祏永祀不祧與天無極於是三省表請付外施行有詔恭依
崇寧三年詔祧宣祖以哲宗神主祔太廟第八室

詔曰欽惟哲宗實繼神考傳序正統十有六年升祔之初朕方恭默乃增一室於七世之外遂成四穆於三昭之間考禮與言曾靡有合比閱近疏特詔叙臣并與禮官博盡衆見列奏來上援據甚明謂本朝自僖祖至仁宗始備七世當英宗祔廟上祧順祖暨神考祔廟又祧翼祖則哲宗祔廟父子相承自當爲世祧遷之序典禮可稽覽之惕然敢不敬聽其合行事件令禮部太常寺詳議聞奏十二月禮部太常寺言祧遷之序當祧宣祖昭武睿聖皇帝昭憲皇后杜氏神主藏於西夾室居翼祖簡恭睿德皇帝簡穆皇后劉氏石室之次當遷之主每遇袷享即依典禮其祧遷祭告與工擇日學士院撰祝文望依故事詔恭依

三年詔增太廟爲十室復翼祖宣祖廟

詔曰朕惟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乃者有司以哲宗皇帝嗣承神考父子相繼自當爲世故上祧宣祖於夾室揆經合禮已依

所奏夫古既遠禮文殘闕諸儒之說不同鄭氏謂太祖及文武不祧之廟與親廟四并而爲七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內王氏謂非太祖而不毀不爲常數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外惟我祖考功隆德大萬世不祧者今已五宗則七廟當祧者二宗而已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殆非先王尊祖奉先之意禮以義起稱情爲本可令有司討議典禮以聞禮官言先王之禮廟止於七後王以義起禮乃有增至九廟者詳酌典故當自朝廷禮部尚書徐鐸又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僖祖皆嘗祧而復今存宣祖於當祧之際復翼祖於已祧之後以備九廟禮無不稱九月詔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惟我治朝祖功宗德聖賢之君六七作休烈之盛軼于古先尊爲不祧者至于五宗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求惟景祐欽崇之詔已行而不敢踰暨我元符尊奉之文既隆而不可殺雖欲如古莫可得也博考諸儒之說詳求列辟之宜顧守經無以見其全而適時當必通其變爰稽衆議肇作彝倫惟恩以稱情而爲宜則禮以義起而無愧是用酌鄭氏四親之論取王肅九廟之規參合二家之言著爲一代之典自我作古垂之將來庶安宗廟之靈以承邦家之福其合行典禮令禮部太常寺詳議聞奏十月詔曰仰惟翼祖在天毓瑞源而濬發安陵有衍繫皇武於始基然循七世八室之規則數踰於古遵四廟五宗之法則禮未應遷是用仰奉二祧之靈復還列聖之次銘豐不昵雖遠當隆豈惟稽三代之微獻蓋亦用本朝之故事其已祧翼祖當祧宣祖廟並復四年三月詔以復翼祖宣祖廟增太廟殿爲十室尋以吏部侍郎王寧爲修奉使六月九廟奉禮畢宰臣蔡京率百官拜表稱賀

五年三省言西京會聖宮諸陵下節日薦獻如景靈宮令式會聖宮制度樸素宜加修飾九陳設器皿之類並三年一易違者以違制論從之

高宗建炎二年十月上幸揚州奉太廟神主于壽寧寺景靈宮神御奉安于溫州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郡國設聖朝祖宗所嘗幸則有之建炎初虜陷兩京西京留守孫昭遠遣其府工作奉啓運宮神御間道走揚州後遷于福州而永安軍會聖宮揚州章武殿之御容則遷于溫州天慶觀紹興十三年徙奉溫州神御還臨安奉安于萬壽觀之後殿惟啓運留福州以守臣提舉成都府新繁縣御容殿者始在重光寺藥師院雍熙間僧道輝畫太祖皇帝御容于佛屋之後壁熙寧六年趙清獻爲成都守請建殿奉安神宗不許但令設板屋欄楯以爲護之元豐七年走馬承受趙選著更具奏得旨修建殿宇創置門鑰官監守朝謁以時紹興元年終南山上清太平宮道士譚全真等復持太宗真宗御容自文下抵宣撫使張忠獻忠獻即遣使奉安于太祖之側四年宣

撫副使吳武安玠更自武興迎仁宗英宗神宗御容至殺李安
二十七年楊文安椅為兵部侍郎言於朝有旨別加營繕始更
為殿門外門二十九年乃成時王時昇知府事請賜宮額及殿
名不報淳熙中胡長文入蜀始議即府之聖壽寺剏殿以奉御
容殿宇甚華供奉之物亦浸備乃復乞官額于朝先是長文剏
雄邊軍數千人列營府治之側又言石室學官聚川峽之士而
每遇科舉皆歸試其鄉乞為之別立解額事未行衆者因謂今
蜀已有太學及殿前司獨欠景靈宮耳錄是格不下今春秋以
府通判朝謁用素饌道士讀祝文猶如終南之禮云

三年上幸杭州太廟神主并奉安于溫州祭享皆差官攝事
紹興五年司封郎中林待聘言溫廟在郡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
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考古師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彰孝於是
就臨安府建太廟上行款謁之禮

十三年有司請擇爽塏之地做景靈宮舊規隨宜建置俟告成有日
迎還列聖睟容奉安新廟歲四孟朝行獻禮乃詔度地築宮為三
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元天大聖后及昭憲而下二十一后
居後七月新宮成上親詣行禮十月遣官自溫州奉迎神御至上乃
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并奉安焉
掌宮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樓寒食設
鞦韆七夕設摩睺羅簾幙歲時一易歲時酌獻二百四十羊九帝
后忌辰通用僧道四七人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後又以韓世
忠賜第增築天興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有七楹齋殿進食殿
皆備遇孟享皇帝齋於內殿行事官齋於本司其日質明皇帝先
詣聖祖位前三上香進茶三進酒次詣宣祖位前又次詣太祖太
宗至於徽宗位前並如上儀次日皇帝詣元天大聖后次詣昭憲
皇后至顯肅皇后位前行禮並如前殿後殿之儀

自渡江後行在雖有定所神御奉安它州朝獻則遣官分詣至紹
興十二年和議成駐蹕臨安始備太廟原廟之制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休兵後太祖創冊寶殿凡帝后寶冊洎
郊廟金玉禮器皆藏焉始時令太常寺官一員季點然第省闕
文曆而已乾道五年春因有盜竊禮器者中書門下始奏令每
季取索赤曆點檢足備用印對鎖具有無損失申省（二下丑降旨）慶
元五年夏太常寺奏太廟遺失皇后金寶二命大理寺治之（天月）
（貞甫降自）既而廟之衛卒赴有司自首坐獄死（廿二）故事冊寶以中人
領其工作及盜去盤而售之中乃鐵胎也繇是事敗自後朝廷益
謹其事月以祭官禮官中官各一員按視謂之點寶禮器中瑤
爵玉斝二事絕佳人間所未見其他玉璧大抵多水蒼色也冊
寶中惟昭慈聖獻皇后謚冊以象牙飾皆珉玉又有徽宗皇帝
謚寶五色尤溫粹

十五年詔做東都舊制創欽先孝思殿於崇政殿之東朔望節序
生辰上皆親酌獻行香用家人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朝宗廟之制太廟以奉神主一歲五享
朔祭而月薦新五享以宗室諸王朔祭以太常卿行事景靈宮
以奉塑像歲四孟享上親行之帝后大忌則宰相率百官行香
僧道士作法事而后妃六宮皆亦繼往天章閣以奉畫像時節
朔望帝后生辰日皆遍薦之內臣行事欽先孝思殿亦奉神御
上日焚香而諸陵之上宮亦有御容時節酌獻如天章閣每歲
寒食及十月朔宗室內人各往朝拜春秋二仲太常行園陵季
秋監察御史按視太廟之祭以俎豆景靈宮用牙盤而天章閣
等以常饌用家人之禮云迄今不改

十六年太常寺言契勘在京廟制每室東設戶西設牖西牆作祏室
藏祖宗帝后神主又有東西夾室其夾室止設戶見今行在太廟係

隨宜修蓋未曾安設祏室今既創行修蓋即合體倣在京廟制同殿
異室修蓋及將殿東西作兩夾室其兩夾室止設戶十一室即依廟
制設戶牖其殿南北深七丈每室於西壁從北以南一丈二尺作壓
埳門宜安設祏室其西夾室亦合設祏室藏順祖室神主詔從之乃
廣太廟
二部侍郎兼太常少卿王普言謹案春秋公羊說曰王者廟室西
壁中以備火災左氏說曰主祏於宗廟言廟有祏室以藏神主其
儀藏主於西埳中去地六尺一寸蓋埳即祏室也非特備災
亦神道尚幽之義然則古者廟必有主主必有祏鄭原繁曰先君
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此諸侯廟主之祏也衛孔悝使貳車反祏
於西圃此大夫廟主之祏也開寶通禮別廟時享孝明孝惠皇后
享日宮闈令入室開埳奉出神主置於座政和五禮時享別廟儀
享日禮直官贊奉神主宮闈令於祏室內奉惠恭皇后神主於神

幄啓匱設于座至送神樂止禮直官贊奉神主入祏室宮闈令納
神主於匱捧入祏室然則本朝故事別廟后主亦有祏室自藝祖
至徽宗未之有改也昨紹興五年祖宗后神主至自溫州始建大
廟才為屋五間後稍增至七間皆有殿而無室但置神主并匱於
牀上以帷幄之每遇祭享則就案祭隨而薦獻於前其草創如此
十二年祔懿節皇后乃建別廟亦如大廟其草創也十六年新造
禮器告成詔增籩豆簠簋之數悉依典禮而太廟殿上迫狹不能
容之於是始作新廟九十三間除東西夾室之外為十一室各闢
戶牖安祏室於西埳略倣京師廟制惟別廟一位祭器不多遂且
仍舊以至于今此有司因循之過也茲追冊皇后將祔於懿節之
次既修別廟分為二室當各置祏室如累朝故事詔從之
董芬王普議當以藝祖為太祖正東向之位事見禘祫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太廟自仁宗以來皆祀七世徽宗初添京

秉政始取王雱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奉翼祖宣祖
咸歸本室蓋然王莽已營九廟唐明皇又用之非始於蔡京也
紹興中徽宗祔廟以與哲宗同為一世故無所祧及升祔欽宗
始祧翼祖高宗與欽宗同為一世亦不祧由是淳熙末年太廟
祀九世十二室及阜陵復土趙子直為政遂祧僖宣二祖而祔
孝宗時朱元晦在經筵獨以九廟為正子直不從元晦議遂格
及光宗祔廟復不祧今又祀九世矣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已即位詔別建四祖殿於太廟大殿之西奉祧主
僖順翼宣四祖神主歲令禮官薦獻
宋朝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
對而虛東嚮之位王安石用事以為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
祖之有廟與后稷疑無以異當時諸儒韓維等辨之不從時程頤
為布衣為人言亦以安石之言為是熙寧八年夏禘于太廟以僖

祖東嚮自是終靖康議者紛紛後董弁王普尤袤俱請正太祖東嚮
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至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
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升祔趙汝愚當國欲併
祧僖宣二祖乃下侍從臺諫禮官議於是吏部尚書鄭僑等請祧
二祖而正太祖東嚮之位諸儒如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為可詔從
之侍從又奏請以僖祖別廟以順翼宣三祖祔藏時朱熹在講
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大略云準尚書吏部牒集議四祖祧
主宜有所歸者今詳群議雖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夾室則是
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
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
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
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嚮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
使僖祖太祖兩朝威靈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併使四祖之

神靈於受擯彷徨躑躅莫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
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默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
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
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
敢廢者乎又言當以僖祖為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
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祖之廟皆萬世不祧仁宗為昭英宗為穆
與真宗主並藏西夾室神宗為昭哲宗為穆徽宗為昭欽宗為穆
高宗為昭孝宗為穆而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若不能然則奉僖
祖居第一室太祖居第二室太宗居第三室太祖太宗仍共為一
世自真宗以下至于孝宗凡九世十二室貼黃云緒竊詳符元祐
大儒程頤之說以為太祖以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
甫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或謂當是
無根體泉無原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

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安石所見終是高於
世俗之儒熹切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伏
之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又司馬光韓維之
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
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以
程頤之說考之則是非可判矣議既上召對上於榻後取文書一
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熹先以所論畫為圖本貼說
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
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亦不曾祧太上即位亦又不曾祧今日
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經批出施行熹方懲內批之弊因
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熹既退即進擬詔意以上意
諭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遷之矣時汝愚既以王安石之論為
非與議之徒推其說已稱以求勝害竟不行熹時已得罪道汝愚

書曰相公以宗子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拆祖宗
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羨以永國
祚於無窮其可得乎時太廟殿已為十二室故孝宗既升祔而東
室尚虛熹以為非所以視廷壽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
語侍從之選乞追奪待制章并上詔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
初不相關不許及光宗祔廟遂復為九世十二室云蓋自昌陵祔
廟踰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自是年冬始而別建一殿以奉祧
主于太殿之西隅戒命禮官為獻焉今謂四祖殿者是也

按太祖東向之位或以為僖祖當居之或以為藝祖當居之
熙寧以來議者不一矣蓋自治平四年英宗已祔廟張安
道等以為宜遵七世之制合祧僖祖詔從其說熙寧初王介
甫當國每事務欲紛更遂主議以為僖祖宋之太祖不當祧
而韓持國輩爭之以為太祖合屬之昌陵諸賢爭之愈力而

介甫持之愈固遂幾至欲廢藝祖配天之祀以奉僖祖蓋其
務排異議好異遂非與行新法等固無怪也然愚嘗考之張
安道建隨世祧遷之議韓持國執藝祖當居東向之說論則
正矣而揆之當時則未可盡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三昭三穆則自父祖而上六世太祖則
始封受命以有功德而萬世不祧遷者本非第七世之祖也
今神宗之世而獨祧僖祖則順翼宣太一世二世并真仁英猶七
世也是將祧僖祖而以順祖為太祖乎不可也僖順俱無功
德非商契周稷之倫今當時之議其欲祧僖祖者特以其已
在七世之外其不祧順祖者特欲以備天子七廟之數然不
知親盡而祧者昭穆也萬世不祧者太祖也今以三昭三穆
言則僖順皆已在祧遷之數以萬世不祧言則二祖俱未足
以當之是姑以當祧之祖而權居太祖之位耳若不以順祖

為太祖則所謂七世者乃四昭三穆矣非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若必曰虛太祖之位而只祀三昭三穆則當併僖順二祖而祧之又否則姑如唐人九廟之制且未議祧遷雖於禮經不合而不害其近厚今獨祧僖祖則順祖隱然居太祖之位矣此其未可一也如藝祖之合居東向為萬世不祧之太祖其說固不可易然神宗之時上距藝祖纔四代五廟耳若遽以為太祖則僖順以下四帝皆合祧而天子之廟下同於諸侯矣此其未可者二也諸賢之説大槩只以為不可近捨創業之藝祖而遠取追尊之僖祖介甫務欲異衆則必欲以其所以尊藝祖者尊僖祖而於當時事體皆未嘗審訂若以前二節者反覆推之則尊僖祖者固失矣而遽尊藝祖者亦未為得也至寧宗之初年則不然矣自藝祖創業以來已及八世十二廟則僖順翼宣之當祧無可疑者於

此時奉藝祖正東向之位為萬世不祧之祖更無拘礙而並祔王晉等所言乃至當之論矣（議見前門）晦庵獨以伊川曾是介甫之說而獨欲力主僖祖之議則幾於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愚固未敢以為然也

天子宗廟之制見於經傳甚明歷代諸儒因經傳所載而推明之其說亦甚備然終不能依古制立廟者其說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決二則昭穆之位太拘太祖之議難決愚既詳言之於前段者矣若昭穆之位太拘則請得而備言之蓋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晦庵之說既為之說又為之圖（見周廟圖）覽者一見可決矣其大槩謂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祔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且引書稱考文王詩卒見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以為證蓋文為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為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與曾孫皆穆也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入于昭穆入于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然愚以為此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姑以晦庵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于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列昭共孝厲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為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為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襲孫之廟矣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

一孝王亂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斷其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況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厠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為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為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為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為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

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爲弟爲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爲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爲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庵之說外爲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昭穆之位既已截然則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虛懿宗之時雖四昭而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闕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爲昭爲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既未可祧遷如武丁之時小乙父也南庚陽甲盤庚小辛皆伯父也祖丁祖也祖辛沃甲皆曾祖也祖乙高祖也河亶甲祖也外壬仲丁高伯祖也大戊五世祖也雍己五世伯祖也[illegible]祖也若以祀及六世言之是此十五廟皆未合祧遷下不止十廟而已其昭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祔則必須逐代旋行位置皆建而後可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內太祖廟之左右創造煩擾非所以寧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視似反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混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歷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爲太祖禮也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祭法有禘郊祖宗之說鄭氏註以爲禘郊即郊也鄭氏以禘爲祀天於圜丘然圜丘亦郊也祖宗即明堂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擬文王以爲未足也而必求其祖之可以擬后稷者而推以配天焉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可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姦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鍾然其爲肇造區夏光啓王業事跡則同爲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遙遙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爲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窋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諱然以爲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於是獻議者始爲導諛附會之說以中之老聃亦人耳道家者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右而爲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復周之柱下史也而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爲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蓋雖祖聃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神也於是崇建太清宮每禘祫並於玄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玄元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太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復效唐人之爲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爲聖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爲昭穆矣晦庵嘗言景靈之建外爲都宮而內各爲寢廟門垣乃

文獻通考卷九十四 九二

為近古蓋以其規制宏壯每帝各居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猶類古人立廟之制而足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然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如稷之於文武成康乎祭法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之制鄭氏註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爲次然朱子亦言此經作祭法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聖王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其意以謂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耳而後之有天下者欲將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蓋嘗因是而究論之虞夏商之事遠矣周人郊祀后稷宗祀明堂此後世所取法也以詩考之言后稷配郊者為生民思文言文王配明堂者為我將我將之詩其所歌頌者受命興周而已而生民思文二詩則皆言教民播種樹藝五穀之事然則文王有功於興周而后稷則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也傳曰烈山氏之子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夫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皆地之異名也古之聖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則其道可以擬天地故後世祀之推以配天地棄自商祀以為稷則周為諸侯之時固已配食地祇矣周有天下棄開國之祖也文王受命禮今配天而實棄之子孫也周公制禮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棄之祀仍商之舊列於社稷是尊禰而卑祖也故復創為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晦庵亦言古惟郊祀明堂之禮周公以義起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也後之有

天下者豈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效周之禮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裔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爲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文王郊祀明堂但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五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宗廟考

后妃廟　私親廟　附

周禮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鄭氏註曰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迹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

漢高祖五年即皇帝位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按儀注昭靈夫人塋在陳留小黃）

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爲奉明縣（奉明邑皇考史皇孫葬地）

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以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爲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爲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閿鄉邪里聚爲戾園（[illegible]）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悼園故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致堂胡氏曰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既名其所後爲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有爲其父母降是猶以父母名之何也此所謂不以辭害意也立言者顧不可曰爲其伯父伯母叔父叔母降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宣帝初有司奏請戾太子及悼后之謚首言爲人後者云云後言故太子謚曰戾云云首尾皆是也而中有稱親之言則非也詔書問故太子未及史皇孫雖包含蔽指有司直對太子良娣之謚可也而前據經義後上戾名中特稱親爲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姦說乎夫親深言之則非父不可當若曰文王之爲世子有父之親是也泛言之則所厚者皆可以稱若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是也有司之言果何從歟若避曰考故以親言是蹂之也知其不可稱考而始曰親以包舉之是不正名亦蹂之也以其不得於言知其不契於理既爲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昭昭然矣

先公曰愚按胡氏之說辨則辨矣而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蓋將徐徐詰之胡氏曰敢問宣帝而欲稱其所生之父母也將爲伯父乎爲叔父乎於所後父爲兄則伯父也於所後父爲弟則叔父也而宣帝則有所後祖無所後父者也昭帝崩亡嗣立宣帝以兄孫爲叔祖後者也不得其所後之父而父之則何以稱其所生之父乎先是昌邑王以兄子入繼則考昭帝可也與戾可也昭帝葬矣踰月之制終矣昌邑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惟以嗣孝昭皇帝後而已則未知其爲子乎爲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有司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直稱之曰皇考而已故曰胡氏辨則辨矣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當俟通儒而質之

元帝永光五年韋玄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太后薄氏葬南陵孝昭太后趙氏葬雲陵各有寢園）奏可

帝從孫臣衡告謝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
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
祭於孫止（師古曰不得伸其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雖祖不得繼其私祖母也）尊祖嚴父之義也
哀帝建平元年追尊定陶共王為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
元帝（言如天子之儀為寢子師也）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不復為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以已為後故）
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
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
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群下
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
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
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
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

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
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
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
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
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
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
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
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
是浸不合上意
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蔡義也）謚孝宣皇
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魏相也）父為士子
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
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
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
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
數故孝元世以孝宣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
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
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
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
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
光武帝建武三年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
十九年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
既事大宗（大宗謂元帝）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敘昭穆而舂陵四世
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昔高祖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
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
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

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
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
節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詔可其南陽舂陵歲時各
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
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
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
致堂胡氏曰西漢自孝成而後三世無嗣王莽篡時漢祚既絕
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
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然一聞純等建議毅然從之曾
無留難舂陵四祠蔑有異等彼何所為而然耶竊意之諸既不
關於當年失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
而禮所稱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
中元元年帝使司空告祠高祖以呂氏王諸呂賊三王幾危社稷不

宜配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于園四時
上祭
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
別就陵寢祭之
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
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
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
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
桓帝以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即位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
夫人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
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王國奉祀
靈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爲孝元
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淳陵廟曰靖廟皇考萇爲孝仁皇夫人
董氏爲眞園貴人陵曰眞陵廟曰奐廟
獻帝即位相國董卓奏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和帝生母安帝祖母順帝母並非
正嫡不合稱后皆奏毀之
魏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
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旣祖后稷
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
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
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奏可
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
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
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
廟同廢在鄴廟
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

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
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
藩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罪師丹忠正之諫致丁傅焚如
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爲戒後嗣萬一
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君上妄建
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
藏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
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射索綝丑林反等亦稱引魏制以爲
不可故追贈吳王爲太保而已
晉武帝既改創宗廟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任茂議以
爲夏侯初嬪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時已尊景王夫人羊氏爲景后矣
太康元年靈壽公主脩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准魏明帝則別立
平原主廟晉又異魏也

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孫尚並祔廟元帝時懷帝殤
太子又祔廟號爲陰室四殤
懷帝初又策武帝後楊氏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弘訓宮
不列於廟　成帝咸康時作武悼后神主祔于廟配享世祖
元帝太興二年有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不
敢以已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
元帝爲琅邪王妃虞氏永嘉時薨帝爲晉王追尊爲王后有司奏請
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脩飾陵上屋以爲
廟太興三年追謚皇后祔于太廟
明帝生母豫章君荀氏成帝時薨贈豫章郡君別立廟于京都
孝武太元十九年詔追尊鄭太后簡文帝母元帝後宮尚書令王珣奏下禮官
詳正按太常臣胤等議以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
人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也且漢文詔二太后並繫子號宜遠

準春秋考宮之義近蓉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伸別建寢廟則嚴禰之道著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三義之允固哲王之高致可如佩議追尊會稽太妃爲簡文皇太后

燕主慕容盛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后配享太祖博士董謐劉詳議以爲堯母爲帝嚳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之道以至公爲先文昭后宜列立廟盛不從卒遷段后以蘭后代之又以景昭可足渾后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爲景德皇后配享列祖

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毋以妾爲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况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爲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

禮成矣盛以私憾廢之又立兄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

宋孝武太明二年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太后博士孫武議曰有事于太廟謂之殷祭在不失其序故毀廟之主皆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立於上不立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不以正序又未盡於太后昭穆之外又立爲位章后廟四時享薦雖不於禘祫止若太廟禘祫獨尊于宮宜四時承享不得非禘大享之義又無廢於祫合食之文請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也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闡茲祭祀閟宮遥祫既行有周魏晉從享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illegible]

七年詔立宣貴妃廟[illegible]其祀禮以親執奠爵有故三卿行事

明帝太始二年昭太后崩有司奏太后於至尊無親上特制義服祔

廟之禮下禮官詳議乃跡新祏于上位其祭使有司行禮[illegible]昭皇太后即正位於前宜太后追尊在後以子而言宜跡祏于上位詔可二月有司奏七月嘗祠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室至尊親進爵及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名御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不見於禰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並無明文禮官議曰今上既纂嗣又皇於孝武進拜而已昭皇太后即使有司行事昭皇太后祝文稱皇帝名諱孝昭皇太后二室登薦告後

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廟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雖親非正統而常經北面宜執孝武皇帝爵昭皇太后依舊三公行事[illegible]

齊明帝建武二年有司奏遷懿后於新廟車服之儀率遵[illegible]

梁武帝立小廟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illegible]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

普通七年祔皇太子所生丁貴嬪神主于小廟

陳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四年徙東廟神主祔于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唐制追贈皇太后贈皇太子皆別立廟

先天元年祔昭成肅明二皇后于儀坤廟

昭成皇后竇氏睿宗妃生玄宗肅明皇后劉氏睿宗妃生寧王皆爲武后所殺玄宗即位追封立廟

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守供祀享上疏伏見章

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於人立事於代而緩廟祖屬獻裸連時第不師古以克永代臣竊疑之今章懷太子等乃為陵廟分署官寮八處修營四時祭享物須官給人必公粮合樂登歌咸同列帝謹按周禮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欲名維何臣謂入署司存負覆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臣又聞盤石維城既開封建之典別子為祖非無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但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合禮經上令有司集禮官及群官詳議奏聞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並是前皇嫡胤殞身昭代聖上哀骨肉之深錫烝嘗之享寵章偕昔垂範將來昔蟜廟列周突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代宏規後賢令範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子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又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詞

鄭玄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考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制魯邑則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庾且異代永枉者深所直者鮮瀆神慢禮理必不然且尊以儲后位絕諸侯謚號既崇官吏有與去年存朔非理所安徇利忘禮何以為國太常博士段同泰議曰自古帝王封建子弟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列郡之榮豈必有功於人方申於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沒之迹不同而君親之恩何別此則輕重非當情禮不均神道固匪難誣人情甚云其可

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昭成皇后祔于太廟至八月九日勑肅明皇后依前儀坤廟安置初欲祔于太廟太常博士陳正節等以肅明皇后不合與昭成皇后配祔于睿宗遂奏議曰臣聞於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后有大姒之德已配食於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帝母之尊自應別立一廟謹按周禮云奏夷則歌中呂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姜嫄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名曰閟宮又禮論云晉伏系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既不配食乃築宮于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嫄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祀一如舊儀從之於是還昭成皇后神主祔于睿宗之室惟留肅明皇后神主於儀坤廟八月二日勑儀坤廟隸入太廟不須置官屬至二十一年正月六日遷祔肅明皇后神主于太廟其儀坤廟為肅明觀二十二年勑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親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是以疎間親遠此為常豈云敬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

上元二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讓帝七太廟等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亦請依用登歌一部牲牢時俎之禮同太廟一

室之儀

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升享於太廟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母 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母 正獻皇太后蕭氏文宗母 三后之廟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三太后祔享太廟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曰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太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憑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太廟乖戾之甚臣竊究事體有五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獻之崩也玄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肅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為太廟

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饗又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大廟有本室即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升大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正獻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為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明其終安別置不入太廟故也正獻太后太中元年作神主立別廟其神主亦題為太后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別立廟是懿宗祖母故題其主為太皇太后與恭僖正獻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別廟大后神主禘祭升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儀注云內常侍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廷赤黃褥位奏云某謚皇后禘祫祔享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即須奏云某謚太皇太后且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即與所題都異神不可依憑此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嫄別廟四時祭薦及禘祫與七廟皆祭唯不可入太祖廟為別廟魏文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為證今以別廟太后禘祫於大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太后以孝明不可與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禘享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況於禘乎竊以為並皆禘於廟為宜且恭僖正獻二廟比在朱陽坊禘祫赴太廟皆須備法駕與禮其重儀備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大享耳目相接年代未遙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斷也或曰以三廟故禘祫於別廟或可矣而祔來有可疑焉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室如或後代憲宗穆宗親盡而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即如之何對曰此又大誤也三太后若親盡合祧但當閟而不享安得處於夾室禘祫則就別廟行之歷代以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廟夾室乎時宰相孔緯以大祭日迫不可遽改時人非之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中書門下奏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皇改置園陵仍增兵衛等事遂詔下太常禮院集議請追尊四廟並加皇帝之號兼請於洛京立廟敕宜於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

按莊宗以沙陀為唐之嗣明宗又以代北狄裔為莊宗之嗣故後唐之所謂七廟者以沙陀之獻祖國昌太祖克用莊宗存勗而上繼唐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而此所謂四廟者又明宗代北之高曾祖父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追尊賀氏為孝惠皇后止就陵所置祠殿焉以常饌不設牙盤祭器乾德初孝明皇后王氏崩有司始議置后廟奉孝惠孝明二后神主升祔詔令詳定殿室之制及先後之次太常博

士和峴等奏請同祔太廟及大祖山陵神主祔廟乃請以孝明皇后配享已行香發務其孝惠皇后享於別廟並從之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追冊越國夫人符氏為懿德皇后尹氏為淑德皇后並祔享于后廟

真宗至道三年六月詔大行皇帝祔廟令都省集議定皇后合食之禮咸請以懿德皇后符氏升配宗正卿趙安易言淑德皇后尹氏當在懿德之上今百官議論苟且輕瀆尊卑差序以後先宜用淑德配食詔有司詳討以聞

禮官議按晉時議景帝配祔傅玄等議夏侯夫人初歸景帝未有王基之道不及帝統百揆而亡后妃之化未著遠近追尊無經義可據切以今之所議正與此同且淑德配合之初潛躍之符未兆懿德輔佐之始藩邸之位已隆然未嘗正位中宮母臨天下豈可生無輔極之位沒升配饗之崇人情不安典籍無據唐貞宗祔廟

後十一年始以莊憲皇后升配憲宗祔廟後二十五年始以懿安皇后升配今請虛位允叶舊儀詔集議禮官同詳定上議請升祔懿德其淑德加太字仍舊別廟詔恭依其淑德皇后不加太字

別廟祭享

乾興元年（時仁宗已即位）中書下禮儀院狀莊穆皇后曾母儀天下禮當升祔莊懷皇后本從藩邸追命當享后廟集尚書省六品諸司四品以上議如禮儀院祔真宗莊穆皇后神主于太廟

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既上謚又追尊莊懿太后方啓園陵判河南府錢惟演建議請二太后並祔真宗禮院言夏商已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開元肅明皇后始有並祔惟演引唐武宗母韋太后祔穆宗孝明孝章祔太祖故事按穆宗惟以韋太后配更無別后太祖未嘗以孝章配伏見先帝以懿德配享太宗及明德園陵禮畢遂得升祔元德自追尊後九十七年始克升配今

莊獻著位長秋祔食真宗斯爲正禮莊懿母儀天下與明德例同若從古禮止應祀后廟莊懿帝母之尊與元德例同便從升祔似非先帝慎重之意前代無同日並祔之比惟上裁之都省禮院史議皆以謂莊獻位宗中宮與懿德有異已祔真廟自協一帝一后之文莊獻輔政十年莊懿誕育聖躬功德莫與爲比退就后廟未厭衆心按周禮大司樂職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而祭謂之閟宮宜太廟外別立新廟奉安二太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享用太廟儀別立廟名自爲樂曲以崇世享忌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著之甲令仍作新廟名曰奉慈在兩廟之間景祐三年詔祔太廟奉慈后廟每室各差宮闈令一

英宗治平三年立濮王園廟

先時宰臣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至是進呈乃有是詔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知諫院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不敢引以爲聖朝法臣以爲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賢與之議亦同王珪敕吏以光手藁爲案議上歐陽脩以爲自古無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中書奏孝宣光武皆稱父爲皇考太后聞之手書詰責輔臣以不當議稱皇考上詔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判太常寺范鎮率禮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其議未當具列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知雜呂誨亦言陛下入繼大統皆先帝之德當從王珪等議爲定封濮安懿王大國諸夫人典禮稱是奏皆留中不報司馬光又上言曰伏見向者詔群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王珪等二

十餘人皆以爲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政府言儀禮本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者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者以與昭帝昭穆同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至是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爲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

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即園立廟皇太后已賜俞允仍改封宗樸侍講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故事皇孫即宣帝所生父宣帝為昭帝後是以兄孫遥嗣祖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士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今陛下以旁支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絕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

神宗熙寧二年九月毀奉慈廟奉章惠太后神主赴西京永陵園

先是治平初同判太常寺呂公著言章惠皇太后準章聖皇帝遺札褒太妃之號仁宗皇帝嘗以母稱故加保慶之號蓋生有慈保之勤故沒有廟享之報今於陛下則恩有所止義難承祀其奉慈廟請依禮廢罷詔太常禮院詳議神宗即位知諫院楊繪言章惠太后於仁宗有撫養之恩故別祭於奉慈廟今陛下之於仁宗皇帝則孫也乞下有司詳議禮官復申治平之議乃命太常卿奉神

主瘞於陵園帝率群臣詣瓊林苑酌獻以辭遂毀其廟

元豐六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按禮夫婦一體故昏禮則同牢合巹終則同穴祭則同几同祝饌未嘗有異廟者也惟周人以姜嫄為禖神而帝嚳不廟又不可下入子孫之廟乃以別廟而祭之故頌謂之閟宮周禮謂之先妣是也自漢以來凡不祔不配者皆援姜嫄以為比或以其微或以其繼而已蓋其間有天下者起於側微而其后不及正位中宮或已嘗正位矣有所不幸則當立繼以奉宗廟故有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之說則立繼之禮其來尚矣始微終顯皆嫡也前娶後繼皆嫡也後世乃以始微後繼貶之別廟不得伸同凡之義則非禮之意恭惟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懷皇后實皆元妃而孝章皇后則太祖之繼后而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請升祔太廟增四祏室以時配享七月遂自別廟升祔焉

徽宗大觀二年禮部太常寺請建別廟奉安惠恭皇后神主依章穆皇后祔享故事乃奉惠恭皇后祔于別廟

政和四年禮部太常寺言明達皇后祠殿實在城外於典禮無據請就惠恭皇后別廟增建殿室升祔七月奉明達皇后祔于別殿

高宗紹興二十二年有司言懿節皇后上僊合祔廟權禮部侍郎施坰等言檢會大觀二年顯恭皇后故事於太廟殿後建別廟奉安神主今來大行皇后祔廟亦合建別廟於太廟殿之後詔從之乃建別廟

紹熙五年太廟祧僖順翼宣四祖廟作四祖廟奉安僖祖以下神主詳見天子宗廟門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

祭祀時享薦新

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曰礿（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又云新菜可汋）夏曰禘（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秋曰嘗（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冬曰烝（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其祭尚氣（尚謂 [illegible]）郊特牲云血腥爓祭用氣也（祭初以血詔於室次以腥肆爓之於堂未熟故云用氣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illegible]）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illegible]）下管鼗鼓合止柷敔（[illegible]）笙鏞以間鳥獸蹌蹌（[illegible]）韶九成鳳凰來儀（[illegible]）

夏氏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尚心用昏

殷禴禘烝嘗亦因虞夏之制王制云春禴夏禘秋嘗冬烝（[illegible]）其祭尚聲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illegible]）其祭貴肝用日出

傳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illegible]）

（[illegible]）其義已具○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郊特牲謂夏殷時禮也）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illegible]）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illegible]）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illegible]）

陳氏禮書曰商禮春曰礿夏曰禘而五年之禘爲大禘詩頌長發大禘是也周禮春曰祠夏曰礿而五年之禘不稱大焉詩頌雝禘太祖是也

周祭春曰祠（祠之言食）夏祭曰礿（[illegible]）秋祭曰嘗冬祭曰烝以禘爲殷祭之名其祭尚臭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illegible]）其祭貴肺用朝及闇

傳九祭（[illegible]）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陳氏禮書曰祭義曰夏后氏祭其闇商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

朝及闇檀弓曰夏后氏大事用昏商人大事用日中周人大事用日出然則春秋書之大事于大廟傳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祭亦大事也夏尚黑用昏故祭其闇商尚白用日中故祭其陽周尚亦用日出故祭以朝及闇（鄭氏謂陽讀為曰雨曰陽之陽謂以朝及闇爲終日有事）蓋三代正朔之所尚正則夏以建寅商以建丑周以建子朔則夏以平旦商以雞鳴周以夜半是皆夏據其末商周探其本則祭之早晏亦若此也少牢大夫之祭宗人請期曰旦明行事子路祭於季氏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取之此周禮也然禮與其室於晏也寧早則周雖未明之時祭之可也故曰以朝及闇周官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蓋雞人告于宗伯宗伯告于王然後行事

朱子曰儀禮所存惟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大夫士禮葉又只是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箇頭在及見其成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

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丁乞反祫胡夾反祼古亂反禘大計反○鄭氏曰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祫逆言[illegible]）

黃氏曰先儒以肆爲肆解牲體獻爲獻醴肆獻祼謂祼而後爲腥爲孰薦次爲獻之節因如此然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司尊彝修酢獻酌則肆獻皆因祼而爲名也若以爲祼而後肆獻故以爲名則義猶得通然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太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不可亦爲肆解牲體矣是則肆獻專爲祼但不知其義爲何如也先儒又以肆獻饋食爲禘祫宗廟四時之祭其外有禘祫禘追遠祫合食宜爲廟祭之首然天子之禮亡今諸儒所言祭祀之節皆雜出經傳意類推次難遽信也宗廟之祭皆有牲體皆有黍稷而獨以肆獻爲祫饋食爲禘不知其義何以爲據

楊氏曰愚按典瑞祼圭以肆先王司尊彝鬱齊獻酌則肆獻祼即祼也祭以祼爲重祼所以降神祭統云祭之屬莫重於祼是也祭以饋熟爲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郊特牲云直祭祝于主是也凡四時之祭皆然舉其要故在四時之上

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illegible]）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illegible]）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illegible]）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以大嘗稻先薦寢廟○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長樂陳氏曰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水畜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

穀陵方氏曰旣曰寢又曰廟何也蓋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天子七廟而周官隷僕止掌五寢者以二祧將毁先除其寢事有漸故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

傳始殺而嘗 [illegible] 閉蟄而烝 [illegible] 春○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如蒐之法獻禽以享礿 [illegible] 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illegible] 入獻禽以享烝 [illegible] ○易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illegible]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illegible] 仲尼嘗本薦而進其親也 [illegible]

怒其行也趨趨以數 [illegible]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illegible] ○桓公八年正月己卯烝穀梁子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夏五月丁丑烝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公羊子曰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 [illegible] 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illegible] ○襄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烝于曲沃 [illegible]

陳氏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慢愉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牲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旣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犆祭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大廟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是天子春犆而三時皆祫諸侯亦春犆而冬皆祫其異於天子者禘一犆一祫而已禘一犆一祫而嘗烝皆祫是始年再祫次年三祫也天子言犆礿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言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也 [illegible] 楚茨之詩始言以往烝嘗終言神具醉

止儀禮大夫一廟然止于丁亥之一日而 [illegible] 皇祖禮記言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則會群神於烝嘗而具醉者祫也合三廟於一日而薦于皇祖者亦祫也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祫也祫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小祫也 [illegible] 三年之祫大祫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祫爲小祫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春祀爲小禮矣蓋小祫止於未毁廟之主大祫已及於毁廟之主禮記曰居旅酬六尸又曰祫于大廟祝迎四廟之主夫天子旅酬止於六尸諸侯迎主止於四廟非小祫而何

又曰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饋食享先王以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享先王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

諸侯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周禮有時祭無月祭祭法有月祭無時祭周語祭公謀父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射觀父曰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韋玄成韋昭之徒則曰天子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享於三祧歲貢於壇墠此與漢法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其事相類而甸侯賓要荒五服之制與禹貢相合蓋夏商之禮如此故左丘明荀卿司馬遷皆得以傳之也周禮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爲位則類於宗廟者無常時與所謂王時類者異矣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則薦於四時者有常物與所謂庶人舍時者異矣然則玉藻言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春秋文公六年書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氏釋玉藻謂天子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神配以文王武王釋論語謂人君每月告朔有祭謂之朝享然周禮朝享非謂告朔而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無所經見要之告朔於廟餼以特牲謂之月祭此先王之禮也魯文公不行告朔之禮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春秋譏之穀梁言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禮也又曰閏月不以告朔然後朔于禰則異於玉藻閏月不告朔則異於左氏（左氏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祭法諸侯月祭不及祖考其說與穀梁同不知何據然耶

右四時祭義

國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墠也）卿大夫舍月（有時祭也）○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犬戎西戎之別名在荒服）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供日祭此采地之君其見無數）侯服者祀（供月祀也）賓服者享（供時享也）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荒服者王（王事天子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非先王之訓乎

朱子曰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韋昭曰日上食於祖禰謂漢事）是主從禮猶日上食矣又曰國語日祭月祀時享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於高曾時享於二祧亦但於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於它經又主既復寢則其尸筵未知當俟臨祭而後設邪或常設而不除也

右日月時歲之祭

前期十日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序事謂卜日省牲視滌濯饎爨之事次序之時）○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享先王亦如之○小宗伯毛六牲頒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以待果將辨六尊以待祭祀○籩人共其籩薦羞之實○醢人共其薦羞之豆實○醢人共五齊七菹凡醯醬之物○鹽人共苦鹽散鹽（苦讀爲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

[illegible] 甸師共蕭茅 [illegible]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 [illegible] 帥六宮之人共齍盛 [illegible] ○內小臣若有祭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 [illegible] ○寺人掌共攝鐀以給水火之齊 [illegible] ○隸僕掃除糞洒 [illegible]

傳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 [illegible]

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illegible]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 [illegible] 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 [illegible]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illegible]

祭之前日大宰及執事眡滌濯 [illegible] ○大宗伯 [illegible] 涖 [illegible] ○小宗伯省牲 [illegible]

○司烜氏以夫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 [illegible] ○世婦及祭祀比其具 [illegible] ○掌次張其旅幕尸次 [illegible]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雕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 [illegible] 凡吉事變几 [illegible]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 [illegible]

○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 [illegible]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illegible] 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 [illegible] 凡祭祀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illegible]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illegible] ○鼓人 [illegible] 以路鼓鼓鬼享 [illegible]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 [illegible] 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 [illegible] ○通典 [illegible]

……祭之日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 [illegible] 巾車鳴鈴

以應雞人 [illegible] ○閽人大祭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illegible]

[illegible] 冪人以畫布巾冪六彝 [illegible] ○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 [illegible] ○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 [illegible] ○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 [illegible]

大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 [illegible]

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 [illegible] ○司服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 [illegible] ○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 [illegible] ○大祝逆尸令鐘鼓 [illegible] 來瞽令皋舞 [illegible] ○相尸禮 [illegible] ○天府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illegible] ○大宰贊玉几 [illegible]

九獻

祼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 [illegible]

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illegible]

鬱人掌祼器 [illegible] 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illegible] 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 [illegible] 凡祼事沃盥 [illegible] ○小宰凡祭祀贊祼將之事 [illegible] 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 [illegible] 傳祭之禮莫重於祼 [illegible] ○王入大室祼 [illegible] 有虞氏之祭也 [illegible]

尚用氣云云殷人尚聲云云周人尚臭云云（詳見前三代祭祀門）

楊氏曰愚按司尊彝疏曰王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尸以灌地降神小宰註曰九獻王尸受祭之啐之奠之此爲祼神之一獻也后以璋瓚酌鬱鬯亞祼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註云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也皆祭啐奠同上此爲祼神之二獻也

朝踐（周禮司尊彝謂之朝踐禮運謂之朝事）既灌然後迎牲（郊特牲）○坐尸於堂（[illegible]）○外宗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illegible]）○遂人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illegible]）○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illegible]）○夫人薦豆籩執校執鐙（[illegible]）納牲詔於庭（[illegible]）○大宗伯省牲鑊（[illegible]）○大宰及納亨贊王牲事（[illegible]）○大司徒奉牛牲（[illegible]）○其膟膋（[illegible]）膟膋燔燎報陽也（[illegible]）○血毛詔於室（[illegible]）入○腥其俎（[illegible]）○設祭於堂（[illegible]）○升首於室（郊特牲）

其朝踐用兩獻尊（[illegible]）○大宰贊玉爵（[illegible]）○大合樂（[illegible]）

楊氏曰愚按禮運疏云鄭註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祝乃取牲膟膋燎于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牖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此禮運云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醴齊以亞獻尸四獻也又按內宰疏云堂上朝踐之節王出迎牲時祝延尸於戶外之西南面后薦八豆籩王牽牲以入以血毛告訖以此腥其俎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二疏大略皆同但后薦豆籩有先後之異按籩人疏云祝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八籩則當以內宰及籩人疏為正

（[illegible]）尸○大宗伯省鑊（[illegible]）○諸子正六牲之體（[illegible]）○執其殺（[illegible]）

奠斝詔於堂 [illegible] ○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橑榛實 [illegible] ○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 [illegible] ○舍人共簠簋[illegible]之陳之 [illegible] ○小宗伯逆齍 [illegible] ○外宗王后以樂羞齍則贊 [illegible] ○亨人共大羹鉶羹 [illegible] 奠然後爇蕭合羶薌 [illegible]

[illegible] 舉斝角詔妥尸 [illegible] ○其饋獻用兩壺尊 [illegible] ○直祭祝于主 [illegible] ○大祝肆享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illegible] 人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 [illegible]

楊氏曰愚按儀禮特牲饋食士禮也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士之祭不祼不薦血腥惟室中設尸主東面行饋食禮天子諸侯饋食以前堂上設南面位行祼鬯薦腥之禮而後延尸入室東面位行饋食禮禮運疏云乃退而合亨至薦熟之時陳於堂坐前祝以斝酌奠于饌南故郊特牲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即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焫蕭合羶薌郊特牲註云奠謂薦孰時當此之時大合樂自此以後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是也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祝以祝辭告神此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六獻也

朝獻 [illegible] ○其朝獻用兩著尊 [illegible]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illegible]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illegible] ○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胙俎 [illegible]

[illegible] ○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illegible]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皆以齒 [illegible]

尸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不敢賓知者有司徹以下大夫別之賓尸之禮[illegible]○祭統

楊氏曰愚按儀禮註云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五飯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之尊醴齊以酳尸爲七獻也尸卒爵祝受之以酌授尸尸以酢王於是設酢席於户內司几筵之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是也祝取少祭饌并黍稷以嘏福王王乃出迎人與鬱人受舉斝之卒爵是也尸飲五王乃以玉爵獻卿此天子禮也諸侯酳尸尸酢主君亦設酢席於户之東面此諸侯禮也

又曰按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以下所謂君者[illegible]之先鄭註及疏家皆言王可以獻卿者蓋王獻諸臣無文此又約祭統以明王禮

再獻[illegible]○其再獻用兩象尊[illegible]○內宰贊瑤爵[illegible]○加以璧角[illegible]○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illegible]○籩人加籩之實菱芡栗脯菱芡栗脯[illegible]○醢人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illegible]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illegible]○加以璧散[illegible]○司尊彝春祠夏禴[illegible]

文獻通考卷九十六　十七

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illegible]皆以酳[illegible]○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illegible]

楊氏曰愚按禮運疏云於是后以瑤爵酌饋食之齊以酳尸爲八獻也尸酢后如王之禮所謂小臣徹后之俎是也祭統云尸酢夫人執柄此諸侯夫人禮也諸臣爲賓者以瑤爵酌盎齊以獻尸爲九獻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昨是也于時尸飲七王可以瑤爵獻大夫

右九獻

程子曰祭法中用九奠以禮有九獻樂有九奏也又曰古之樂九奏乃是九獻

陳氏禮書曰先儒謂大祫十有二獻四時與禘九獻上公亦九獻侯伯七獻周官掌客諸侯長十有再獻行人上公再祼享禮九獻侯伯一祼七獻子男一祼五獻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及禮器有五獻之尊郊特牲有三獻之介則享賓祀神之獻數固不異矣然祫雖大於時祭而禘又大於祫宜亦十二獻先儒以禘小於祫非也行人上公再祼而祼不預於九獻侯伯子男一祼而祼亦不預於七獻五獻則先儒以二祼在九獻之內非也司尊彝朝踐用兩尊皆有罍饋食用兩尊皆有罍籩人醢人有朝踐之籩豆有饋食之籩豆有加籩加豆則朝踐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昨三獻也饋食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昨六獻也酳尸則三獻加爵不與焉此宗廟九獻之禮也夫卒食必有酳曾子問言侑酳是侑食然後有酳也祭統言執斝而饋執爵而酳是饋食然後有酳也特牲少牢之祭皆曰饋食而獻皆曰酳尸則大夫士無朝獻饋獻之禮特酳

文獻通考卷九十六　十八

尸於饋食之後而已然士禮主人主婦賓三獻又加爵三長兄弟賓長利獻之也下大夫主人主婦賓又獻又加爵二賓長與利獻之也上大夫特主人主婦賓三獻而已蓋士與下大夫無賓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賓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有繹祭又有加爵記所以隆於尊者也春秋之時楚子入享於鄭九獻加籩豆六品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得貺不過三爵今豆有加下臣弗堪則加豆卑者之所預乎士與下大夫有加其代賓尸可知也周官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加爵之籩豆內宗薦之則加以璧散璧角亦諸臣獻之可知也王者獻以散 士之飲禮止於一獻而祭有三者攝盛也士加爵三而下大夫加爵二者厭降也書曰大保秉璋以酢孔安國謂報祭曰酢蓋獻始事也酢成事也諸臣之於禮成之而已故獻皆曰酢

黃氏曰先鄭推次朝踐朝獻饋獻再獻為九酌王與后各四諸臣一義皆可觀存之以待作者

楊氏曰愚按司尊彝所述與先鄭所註祼二獻朝踐二獻饋食二獻朝獻一獻再獻二獻則九獻之目也籩人醢人有朝事饋食之籩之豆則九獻薦籩豆之時也禮運則論九獻之義也又按四時之祭名既不同禮必有異今其可見者惟尊彝之殊用耳於經無其文者皆不可知也姑據經所可見者著之于篇○又按陳氏曰周官行人上公再祼而酢饗禮九獻而祼不預於九獻諸侯一祼而酢享禮七獻而祼亦不預於七獻先儒以二祼在九獻之內非也蓋嘗考之古禮闕亡殘編斷簡之僅存者如祭祀有二祼有朝踐有饋獻有酳食此可得而知也其間禮之節文詳略多寡禮經無明文此不可得而知者也先鄭謂二祼王與后各一朝踐王與后各一饋獻王與后各一酳尸王與后各一又諸臣一為九獻求之禮經尚有明證故先儒多從之今固不得遽以為非陳氏所引周官行人謂二祼存九獻之外此固有所據謂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酳尸三獻似亦可通但以諸臣之所酢為報祭而引太保秉璋以酢為證則恐不然夫尊重而卑輕如先鄭所謂諸臣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神靈共尊則可謂諸臣以罍報祭於神靈而不以尊則於理為不通矣二說當並存之以待作者○又按九獻之禮春祠夏禴用兩獻尊象尊秋嘗冬烝用兩著尊壺尊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謂禘祫也用兩大尊山尊經有明文不待言矣但所謂九獻者謂王及后祼各一朝踐各一朝獻王酳尸一再獻后酳尸一此為八獻諸臣為賓酳尸一并前八為九是禮也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追享朝享莫不皆然今經獨於春祠夏禴言朝踐再獻秋嘗冬烝言朝獻饋獻何也蓋互文以見義也春夏言朝踐秋冬言朝獻欲

見朝獻因朝踐之尊鄭註所謂尊相因也春夏言再獻秋冬言饋獻欲見再獻用饋獻之尊鄭註所謂亦尊相因是也今作二圖以見之其追享朝享別有圖見祫祭禮

春祠夏禴九獻圖

禮運疏崔氏云四時之祭皆二齊三酒二齊醴盎也故鄭註司尊彝四時祭法但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為賓亦酌盎齊賓長酳尸酢用清酒加爵用三酒

二彝 雞彝盛明水 鳥彝盛鬱鬯

二齊 獻尊盛醴齊 象尊盛盎齊

祼 王一獻 祼用鳥彝 后一獻 祼用鳥彝

朝踐　王三獻　用獻尊醴齊　后四獻　用獻尊醴齊

饋獻　王五獻　用象尊盎齊　后六獻　用象尊盎齊

朝獻　王七獻　因朝踐獻尊醴齊

再獻　后八獻　因饋獻象尊盎齊

賓九獻　用象尊盎齊

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illegible]

右九獻之後加爵

大祝既祭令徹 [illegible] 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illegible]

右徹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 [illegible]

右祝祭于祊

傳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illegible]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 [illegible] 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 [illegible] 故死者北首 [illegible] 生者南鄉 [illegible] 皆從其初 [illegible]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illegible] 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 [illegible] 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illegible]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 [illegible] 范金合土 [illegible] 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 [illegible] 以燔 [illegible] 以亨 [illegible] 以炙 [illegible] 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illegible]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illegible]

[illegible]

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

[illegible]

作其祝號玄酒

[illegible]

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illegible]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

[illegible]

以慈告是謂大祥

[illegible]

此禮之大成也

[illegible]

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

[illegible]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illegible]

○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illegible]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

[illegible]

[illegible]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illegible]君在阼夫人在房[illegible]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尊夫人東酌罍尊[illegible]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illegible]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illegible]○用牲於庭升首於室[illegible]直祭祝于主[illegible]索祭祝于祊[illegible]

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illegible]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境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illegible]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illegible]

[illegible]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illegible]

○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矣[illegible]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illegible]○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illegible]

楊氏曰愚按九獻祭之正也其間節文又有因傳記可以參互見者掇拾以著之于篇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illegible]

右致爵

楊氏曰愚按特牲饋食禮主婦致爵于主人卒爵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主婦拜受爵諸侯夫人以上致爵[illegible]經無其文此因祭統上文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下文有酢必易爵之文知諸侯夫人亦有致爵之禮

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糗去久反餈才私反○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 [illegible] 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 [illegible]

醢人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酏之然反糝素感反○[illegible] 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illegible]

右羞

楊氏曰愚按儀禮有司徹主人酬尸之後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今按籩人醢人有羞籩羞豆之實則知天子之禮亦有羞諸侯亦必有之但經文不備耳

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 [illegible]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 髀以氏反又必爾反○[illegible]

[illegible]

右旅酬賜爵

其登餕受爵則以上嗣 [illegible]

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 [illegible]

右登餕受爵

傳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illegible]

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 [illegible]

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illegible]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illegible]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illegible]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閍謂之門 ○繹又祭也 周曰繹 商曰肜 夏曰復胙

右祭之明日又祊

禮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公羊子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 穀梁子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

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皋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市朝之於西方失之矣

陳氏禮書曰禮有正祭之祊有繹祭之祊於祊求諸遠者也祊於西尊其右也詩云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而繼之以祝祭于祊此正祭之祊也禮言設祭于堂爲祊乎外家語言繹祭于祊此繹祭之祊也正祭之祊位於門內之西室故毛氏釋詩以祊爲門內繹祭之祊位於門外之西室故鄭氏釋郊特牲以祊於門外蓋祊其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繹祭謂之祊而祭之祊不謂之繹繹之名特施於天子諸侯賓尸之名亦施於卿大夫鄭氏以卿大夫賓尸在堂故謂祊於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孔穎達申之云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於義或然卿大

夫有賓尸則正祭無加爵無陽厭下大夫士無賓尸故正祭有加爵有陽厭必於明日春秋書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曰繹者祭之明日之享賓也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是也繹賓尸則祭日而已儀禮有司徹掃堂攝酒迎尸而賓之是也繹於明日則異牲詩曰自羊徂牛是也賓尸於祭日則用正祭之牲而已有司徹設（扶音）尸俎是也蓋正祭重而主於禮神繹輕而主於禮尸重故省牲視具在宗伯輕故使士焉則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者士而爵弁絲衣者也主於禮神故在室主於禮尸故在堂則自堂徂基掃堂設筵者皆堂上之事也考之儀禮大夫正祭不迎尸而賓尸迎之正祭有祝而賓尸有侑正祭先薦後獻賓尸先獻後薦正祭之鼎五賓尸之鼎三正祭之牲體進下賓尸之牲體進腠正祭之魚縮載賓尸之魚橫載正祭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祝佐食之前賓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

侑之後凡此皆與正祭不同則主人迎尸尸後酢主人所以伸主人也先獻後薦而進下所以醉飽尸也其欲至於無算其別至於兇䤈則繹祭可知矣

通典祭之日王服袞冕而入廟工則奏以王夏王入立於東序后副褘而入立於西序尸入之後乃就於西房（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尸服袞冕而入工則奏肆夏尸至及於室而不迎尸（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於是王以珪瓚酌鬱鬯以獻尸尸以祼地降神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為祼神之一獻也后乃琮瓚酌鬱鬯以獻尸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為二獻也王乃袒而迎牲於門牲入門則奏昭夏王親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而告於庭云博碩肥腯王乃麗牲于碑親執鸞刀啓其毛血以授於祝祝入告于幽全之義遂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九牲潮用一牢（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群公不毛）朝踐之時尸出於室坐於戶西南面主

在西東面（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於堂鄭玄注云謂朝踐時迎尸出戶外）時尸主之前薦以籩豆俎醓而已乃取牲膟膋燎于爐炭入以詔神於室于時王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次乃升牲首於室中北墉下尊首尚氣之義也時又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於時王乃以玉爵酌獻（素何反下同）尊中醴齊以獻此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籩時堂上以夾鐘之調歌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后於是亦以玉爵獻尊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時堂下之樂亦作也於時王自阼階而西酌獻后從西階東酌獻（偏謂交勸也）上下交豆薦熟之時謂之饋食先薦熟於堂（饋熟謂設饌食）之設饌之時王及尸皆有倚任之處設机於傍故云變机也設席之後更設尸主之席于堂在戶內西方東面尸在其北有尸主席訖乃遷所設於堂上之饌置尸主坐前時祝又以斝酌奠奠於饌南所謂天子奠斝又取腸閒脂炳之蕭合羶薌（鄭云羶當為馨字之誤）燎于爐炭所

謂詔陽達於牆屋乃迎尸主入室即席舉奠斝將祭之時祝則詔王拜妥尸（郊特牲云詔妥尸是也）拜訖尸遂祭酒以蕭茅謂之縮酒（左傳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尸遂啐之奠之尸乃坐於是王以玉爵酌象尊盎齊以獻尸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又以王爵酌象尊盎齊以獻尸此六獻也（王及后再獻皆作樂如初）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尊醴齊以酳尸謂之朝獻亦尊相因此七獻也后薦加事之豆籩尸飲七王可以獻公尸飲訖受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王乃設酢席於戶內尸少祭餅黍稷并假嘏王王乃以出量人與鬱人受之（周禮量人職云量人與鬱人受舉斝之卒爵）后以王爵酌饋食象尊之盎齊以獻尸曰再獻亦尊之相因尸酢后如王之法后飲酢酒此八獻也尸飲八王可以獻卿諸侯為賓者以王爵酌盎齊備卒食三獻合九獻九王及后各四諸侯為賓者一也尸飲九王可以獻大夫士（此取盡下之義）尸飲訖又酢諸臣如后之法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總干舞

大武之樂以樂尸（於是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九獻之後更爲嗣子舉奠與群臣進獻更行三爵皆謂之加爵則用璧散璧角（明堂位云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即行旅酬無筭之爵樂作亦然旅酬既訖則尸出尸出之後則嗣子餕之（文王世子云登餕受爵以上嗣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既明更以一牢繹於祊（祊在廟門之外）

按儀禮所存惟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爲大夫祭宗廟之禮而天子諸侯之祭禮亡矣其散於周禮禮記者雖畧可考見而參錯澳散後之有天下者雖欲一遵古禮行之而其節文派絡不相連屬此所以爲其難行也晦庵嘗欲以二禮及注疏所言紬繹其節奏之先後爲天子祭禮而其書未成以授其門人勉齋黃公黃又未及成而以授信齋楊公信齋之書出而後學者開卷始可以洞曉其秩節自致齋而祼獻自祼獻而饋獻以至加爵獻祖旅酬尸餕繹祭之儀大槩以經之所言爲主而經之所未備者則取注疏之說以補之注疏之所未備者又約儀禮所載大夫士之禮以推之其說始綜悉有條足爲百代不刊之典然杜氏通典亦嘗採經傳及注疏之說條陳九獻之禮特畧而未備且與信齋之說小異故並存之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六

鄱陽馬端臨

宗廟考

祭祀時享

漢惠帝時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遂獻宗廟諸果之獻由此興

孝景帝元年詔高廟酎（[illegible]）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illegible]）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爲昭德之舞

武帝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如淳曰漢儀注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

宣帝本始二年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文始五行之舞

漢時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illegible]）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illegible]）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罷郡國廟

既罷郡國廟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

漢舊儀宗廟八月飲酎用九太牢皇帝侍祠　寢廟月一太牢四上食　十二月一太牢饌食與閏月十三　常祠正月嘗韭又嘗蒸　六月嘗黍　七月嘗事　八月嘗酎特牛　九月嘗鴈　十月嘗稻　十一月歲事又塞禱　凡正祠一歲二十二　原廟一歲十二祠有閏加一祠皆用太牢月游衣冠以廟餘事之曰歲凡十二祠立秋貙婁又嘗麻八月先夕饋食皆一太牢皇帝會諸侯酎金廟中以上計儀設九賓隨位宅祠無有　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　十一月嘗文識[illegible]　十二月臘二太牢　十二月擊牛飲酎無飯故先夕饋餕文帝所加以正月日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酒　園廟一歲四祠皆太牢七月歲事　十二月歲盡臘以亥日初歲椒酒凡四祠皆太牢凡一歲大祠五十二小祠千一百八月酎車駕夕牲牛以繡衣之皇帝蘇親牲以鑑燧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血薦之而即更衣中侍上熟行禮齋日四法食丈二尺柜桉以陳三十六肉六氣穀飯贊饗一人秩六百石主贊天子太祝令主薦酒太宰令主饌陳太常主導贊丞舉廟中非法八月諸侯王酎金助祭以九太牢用豚八百枚鉶羹三百雞鶩鴈魚皆千枚賜中都官吏卒以下廟旁牛四十頭助供樂用三千四百二十八人祠立九旗於庭下功臣四十人食堂下西階南凡上堂後上房中婦子祠用禾桉長八尺廣八寸深四寸凡八十一祭御僕服公祭於廟門外壍上用壺酒四腰骨樂西箱歌泰海鎬龍舞武德文始五行

永光四年御史大夫貢禹奏罷祖宗皇后位坐獨祭皇帝而已

漢興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李奇曰嘉善也言神之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乾豆脯羞之屬）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服虔曰叔孫通所奏作也）美神明既享也皇帝就酒東箱坐定奏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帝姬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至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大孝備矣一章八句　七始華始一章八句　我定歷數一章八句　王侯秉德一章七句　海內有姦一章八句　大海蕩蕩三章六句　安其所一章八句　豐草葽一章八句　雷震震一章十句　都荔遂芳一章十句　桂華一章十句　美芳一章八句　嘉薦芳矣一章八句　皇皇鴻明一章六句　浚則師德一章四句　孔容之常一章八句　承帝明德一章八句

光武建武二年立高廟于洛陽四時祫祀高祖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祠

十九年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在所郡縣侍祠

東漢制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

安帝即位竇太后猶臨朝七年正月初入太廟齋七日庚戌謁宗廟率命婦群妾相禮儀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而還因下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本紀永初五年劉珍言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事下公卿僉如珍言六年正月皇太后謁宗廟與皇帝交獻大臣命婦相禮儀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成帝三陵追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

魏文帝黃初二年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

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

【文獻通考卷九一】

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月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成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也蜀譙周祭志曰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新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心也其月朔薦及禮薦新皆奠無尸故群廟皆一廟之間盡畢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改作太廟還神主于行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餘見禘祫門

晉祠廟夕牲歌一首　祠廟迎送神歌一首　祠征西將軍登歌一首　祠豫章府君登歌一首　祠潁川府君登歌一首　祠京兆府君登歌一首　祠宣皇帝登歌一首　祠景皇帝登歌一首　祠廟饗神歌二首

宋四時祭祀將祭必先夕牲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百官掌事者亦如之致齋之日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袍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駕出百官應齋從駕留守填先置者各依宜攝從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袞服升金根車到廟北門理禮謁者各引太樂令太常光祿勳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脫舄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太祝令跪讀祝文訖進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祿勳終獻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祿勳終獻

孝武帝大明九年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麪餅鴨臛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葅羹昭皇后茗粣炙魚皆所嗜也先時帝夢太祖曰宋氏諸帝嘗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牲服章皆如家人禮

司馬氏曰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況子為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成公欲祀相甯武子猶非之而況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文獻通考卷九十七】

梁武帝制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并臘一歲凡五謂之時祭

郊令史王景之列自江左以郊廟祭祀帝已入齋百姓尚哭以為乖禮佟之等奏案禮國門在皋門外今之籬門是也今古殊制若此凶服不得入籬門為太遠宜以六門為斷詔曰六門之內士庶甚多四時烝嘗俱斷其哭若有死者棺器須來既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也致齋日宜去廟二百步斷哭四年何佟之議案禮未祭一日大宗伯省牲鑊祭日之晨君親牽牲麗碑後代有冒暗之防而人主猶必親奉故有夕牲之禮頃代人君不復躬牽相承丹楊尹牽牲於古無取宜依以未祭一日之暮太常省牲視鑊祭日之晨使太尉牽牲出入也少牢饋食殺牲於廟門外今儀註詣廚烹牲謂宜依舊帝可其奏佟之又曰鄭玄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

尸之事乃迎牲今儀注乃至薦熟畢太祝方執珪瓚祼地違謬若斯又近代人君不復躬行祼禮太尉既攝位實宜親執其事而越使卑賤太祝甚乖舊典愚謂祭日之晨宜使太尉先行祼獻乃後迎牲帝曰祼尸本使神有所附今既無尸祼將安設佟之曰如馬鄭之意祼雖獻尸而義在求神今雖無尸求神之義恐不可闕帝曰此本因尸以祀神今若無尸則宜立寄求之所祼義乃定佟之曰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祼今既存尸卒食之獻則祼鬯之求實不可闕又送神更祼經記無文宜依禮革奏未報而佟之卒後明山賓復申其理帝曰佟之既不復存宜從其議也自是始使太尉代太祝行祼而又牽牲太常任昉又以未明九刻呈牲加又太尉祼酒三刻施饌間中五刻行儀不辨近者臨祭從事實以二更至未明三刻方辨明山賓議謂九刻已疑太早況二更非復祭旦帝曰夜半子時即是晨始宜取三更省牲餘依儀注又有司以為三牲或離於制埋瘞犢羊死則不埋請議其制司馬褧等議以為牲死則埋必在滌矣謂三牲在滌死悉宜埋帝從之五年明山賓議樽彝之制祭圖唯有三樽一曰象樽周樽也二曰山罍夏樽也三曰著樽殷樽也徒有彝名竟無其器直酌象樽之酒以為珪瓚之實竊尋祼重於獻不容共樽宜循彝器以備大典案禮器有六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王以珪瓚初祼后以璋瓚亞祼故春夏兩祭俱用二彝今古禮殊無復亞祼止循其二春夏雞彝秋冬斝彝庶禮物備也帝曰雞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於義為疑山賓曰臣愚管不奉明詔則終年乖舛按鳥彝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木生於火宜以鳥彝春夏兼用帝從之七年舍人周捨以為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則祭日應乘玉輅詔下其議左丞孔休源議玉輅既有明文而儀注金輅當由宋齊乖謬宜依捨議帝從之

天監十六年詔曰夫神無常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礿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烝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衆官陪列並同省牲帝從之十月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之類即之幽明義為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又舍人朱异議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鉶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於一鉶即禮為乖請加熬油蓴羹一鉶帝從之於是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月中再設淨饌自是訖於臺城破諸廟遂不血食

陳制一歲五祠謂春夏秋冬臘也每祭共以太牢始祖以三牲首餘唯骨體而已

後魏孝文皇帝太和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有司依禮具儀於是群官議曰昔有虞親虔祖考來格殷宗躬謁介福攸降大魏七廟之祭依先朝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祀稽合古義禮之常典臣等謹案舊章并採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屨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別集為親拜之儀制可於是帝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十六年詔曰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況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自頃烝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此孟月犆禴於太廟但朝典初改衆務殷湊無遑齋絜遂及於今又接神饗祖必須擇日今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勅太常令尅日以聞

又詔罷寒食饗

致堂胡氏曰四時之祀天子用孟月禮之正也若寒食其始既不出於先王其節或跨乎仲季非天子之所宜行也苟以為祖宗常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蓋亦擇禮之中否而行之歟寒食

之祀始於晉人思介之推之焚死爲之不火食然則有天下國家者以是日祀其祖考可謂不經之禮雖祖考行之而未暇革令而革之去非以從是何不可之有魏孝文斷然行之不膠者卓矣

北齊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凡四祭每祭室一太牢武成帝始以皇后亞獻河清中定令四時祭廟及元日廟庭並設庭燎二所

後周之制其四時祭各於其廟亦以皇后亞獻其儀與北齊同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后又薦加豆之籩其實菱芡芹菹兎醢冢宰終獻訖皇后親徹豆降還板位然後太祝徹焉

隋四時之祭各以太牢四時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事而不出神主祔祫之禮並准時享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務令潔淨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一人奉薦太廟（卿及少卿有故以丞代）以上有司行事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

玄宗開元十五年勅享宗廟差左右丞相尚書嗣王郡王攝三公行事若人數不足通取諸司三品已上長官自餘祭享差諸司長官及五品以下清官　二十三年令今後有大祭宜差丞相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攝行　二十五年勅太廟每至五饗之日應攝三公令中書門下及丞相師傅尚書御史大夫嗣王郡王中揀擇德望高者通攝餘司不在差限　二十七年制宗廟致敬必先於如在神人所依無取於非族其應太廟五享宜於宗子及嗣郡王中揀擇有德望者令攝三公行事其異姓官更不須差攝　二十三年正月敕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本人情籩豆之薦或未能備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縚奏宗廟之奠每座籩豆各加十二又酒爵制度全小僅無一合執持甚難請稍令廣大付尚書省集衆官詳議兵部侍郎張均等議曰案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既違經典將安用之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禮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蘗汙樽抔飲則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能測也祭禮至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毛血腥爓玄罇犧象備不廢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罇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燕享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知禮者也著家祭禮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祀祭明矣是以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增肅虔誠其進珍羞或時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擇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穠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㽅㽅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罇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乘儉之名近於侈矣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

內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侈明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狀酒爵全小須加廣大謹按禮文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未知令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上曰享祀貴於豐潔不存汰制者亦不可用於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illegible]又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當時新果及珍羞同薦制可之又酌獻酒爵上令用藥汁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中自是常依行焉

二十四年勅宗廟祭享籩豆宜加脯鹿雞兔野雉等料夏秋供脯春冬供鮮仍令所司於前十日具數申省准料令殿中供送

天寶三載詔頃四時有事于大廟兩京同日告享雖卜吉辰但遵上日而義深如在禮或有乖自今以後兩京宜各別擇吉日告享

五載詔祭神如在傳諸古訓以多為貴著自禮經膟膋之儀蓋昔賢之尚質牲旨之品亦孝子之盡誠既切因心方資變禮其以後享太廟宜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仍令所司務盡豐潔

貞元九年太常博士韋彤裴堪等議曰謹按禮經前代故事宗廟無朔望祭食之儀國家則有朔望上食之禮國家自正觀至開元修定禮令皆遵舊典至天寶十一年三月初別令尚食朔望進食於太廟自太廟已下每室奠饗其進奠之禮內官主之在臣禮可並無著令或云當時祠官王璵不本禮意妄推緣生之義請用宴私之饌此則可薦於寢宮而不可瀆於太廟一時之制久未變更至今論禮者欺王璵之議伏奉今月八日進止其朔望進食令宗正與太常討論辯集者謹按禮祭統云夫祭者非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怵而奉之以禮由是牲牢有定制籩豆有定數犧天生地長之物極昆蟲草木之異可薦者莫不咸在先王以此饗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若生之食飲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隨好所遷美脆旨甘皆為褻味先王以此宴賓客接人情不為恩也則知為褻饌宴食於文已殊聖人別之以異為敬今若以褻食薦太廟恐違禮本又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礿祠烝嘗咸時致饗此聖人得統之中制也今園寢每月二祭不為疏也太廟每歲五享不為數也則人臣執事在疏數之間得盡其忠也若今牲牢俎豆之司更備膳羞盤盂之饌朔日月半將以為常環四時之中雜五享之禮為數既甚顯亦隨之雖曰不然臣不信也夫聖王之制必師於古訓不敢以孝思之極而過於禮不敢以肴膳之多而褻於味伏願陛下遵開元萬代之則省天寶權宜之制園寢之上得極珍羞宗廟之中請依正禮臣等忝司禮職敢罄愚衷上令宜示宰臣等曰此禮已經先帝所定朕未敢遽有改移待更商量期於允當至元和十四年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上食曰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循秦漢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尚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祭乎且時饗於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敬修時饗以申追慕尚享此祝詞也前饗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饗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櫜禮樂為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為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禮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

制循而存之以廣孝道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中書舍人武儒衡議曰臣謹按開元禮太廟九室每年唯五饗六告祭用牲牢俎豆而已劉歆祭義曰大禘則終王壇墠則歲貢二祧則時享曾高則月祀祖禰則日祭國語云王者日祭月享類歲祀此則往古之明徵國朝之顯據蓋日祭者薦新也古物有可薦則薦之不必卜擇時也故叔孫通云古有嘗果今櫻桃方熟可以為獻由是惠帝取以薦宗廟是不卜日矣當叔孫通之言且曰有嘗果足明古禮非漢制也月享者告朔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為不可則告朔必具牲牢明矣春秋又譏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則月祭殷周已降皆有之也薦園寢者始於秦代漢氏因之而又改人君三年之制以日易月喪紀既已二十七月而除則朔望奠酹不復親執故既葬之後移之園陵又諸陵祠殿月游衣冠取象平生務從豐潔所以陵寢朔望上食與太廟日祭月享本旨不同今王涇所引太廟同日時設祭以為越禮臣竊謂王涇但宜論太廟陵寢朔望奠祭可廢之旨不當以用日時為議何者漢宗廟園陵一百六十七所郡國祠祝豈不與宗廟同日同時者乎在禮既祭於室又繹於祊蓋廣乎求神者也則宗廟陵寢曾均同時理固無害又韓皋引漢官儀古不墓祭臣按周禮冢人之職凡祭墓則為之尸古亦墓祭但與漢家陵寢不同耳安得謂之無哉臣以為陵廟近也親親也朔望奠獻尚潔務豐宜備常饌以廣孝也宗廟遠也尊尊也禘祫時享告朔薦新宜崇古制以正禮也唯太廟望祭無所本據蓋異時有司因陵寢有朔祭望祭以為宗廟亦合行之不知宗廟朔祭乃告朔也臣以為宜罷此耳事竟不行

九載制曰承前有事宗廟皆稱告享茲乃臨下之辭頗虧尊上之義靜言斯稱殊未為允自今以後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宮改為朝獻有司行事為薦獻親告享廟改為朝享有司行事為薦享親謁陵改為朝拜有司行事為拜陵應緣諸事告宗廟者並改為奏其郊天后土及諸祝文云敢昭告者並改為敢昭薦（乾封元年詔曰每非宗廟享獻祓禳禮事而二等一奠唯有太牢世畢蒸嘗用牲獻自今以後宗廟為享爵及籩簋簠各宜另貢其餘牢醴並依恒典貞元九年十一月九日謁太廟竟然至廟行禮不得發傳至敬之所宜合廢也而行南郊亦宜準此）

唐諸帝親饗廟

太宗二　貞觀元年正月十日　十七年四月廿一日（親謁太廟獻承乾之過）

蘇冕曰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言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饗未曾親事遂使大唐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且三年已親饗廟矣未知何事致此不同

高宗四　永徽三年正月十八日　總章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乾封元年四月八日　儀鳳二年正月十四日

中宗一　神龍元年十一月六日

睿宗一　景雲三年正月一日

玄宗七　先天元年十月四日　十七年十一月四日　十六年正月十七日　三年二月八日　開元六年十一月十日　天寶元年二月十八日　十年正月九日

肅宗二　乾元元年四月十三日　元年建子月二十九日

代宗一　廣德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德宗四　建中元年正月四日　八年十一月七日　貞元元年十一月一日　九年十一月九日

憲宗一　元和二年正月

穆宗一　長慶元年十月

敬宗一　寶曆元年正月

文宗一　大和二年十一月

武宗二　會昌元年正月　五年正月

宣宗一　大中七年正月

懿宗二　咸通元年十一月

僖宗一　乾符二年十一月

昭宗二 龍紀元年十一月 天復元年四月

開元禮皇帝時享於太廟儀 [illegible]

齋戒

前享有司卜日如常儀皇帝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太極殿服通天冠絳紗袍結珮並如圜丘儀凡享官齋具序例儀 [illegible]

陳設

前享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廟東門之外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享官次於齋坊之內 [illegible] 九廟子孫於齋坊內近南西向北上文官九品以上於齋坊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酅公於廟西門之外近南武官七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向北上 [illegible] 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廟庭如圜丘儀 [illegible] 右校清掃內外○前享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廟東陛東南西向 [illegible] 設享官公卿位於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以北為上 [illegible] 設御史位於廟堂之下一位於西南東向一位於東北西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設協律郎位於廟堂之上前楹之間近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南北向設從享之官位九廟子孫於享官公卿之南昭穆異位 [illegible] 文官九品以上位於子孫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介公酅公位於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南少西當文官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

異位重行東面北上 [illegible] 設門外位享官公卿以下皆於東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子孫之位於享官公卿之東少南文官九品以上於子孫之東東方西方朝集使於文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設介公酅公位於西門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西少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東上 [illegible] 設牲牓於東門之外當門西向以南為上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向設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各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罇彝之位於廟堂上前楹間各於室戶之左北向春夏每室雞彝一鳥彝一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秋冬每室斝彝一黃彝一著尊二壺尊二山罍二皆加勺冪 [illegible] 皆西上各有坫焉 [illegible] 設簋鉶籩豆之位於廟堂上俱東側堦之北每座四簋居前四簠次之次以六鉶次以籩豆為後每座異之 [illegible] 皆以南為上俱陳而下設御洗於東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 [illegible] 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 [illegible]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謁所禁斷行人太廟令整拂神幄祝史各取毛血每座共實一豆祝史又洗肝於鬱鬯又取膟膋共實一豆俱置饌所餘並如圜丘儀 [illegible]

鑾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守宮設從享官五品以上次於承天門東西朝堂如常儀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殿庭如常儀[illegible]享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爲一嚴[illegible]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餘並與圓丘儀同唯祭官稱享爲異耳

晨祼

享日未明四刻諸享官各服其服太廟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illegible]一刻奉禮帥贊引引御史博士太廟令史太祝宮闈令及令史祝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階間重行北面西向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illegible]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illegible]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東陛升堂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訖引就位[illegible]未明二刻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詣東階升堂詣[illegible]祖室入開埳室太祝宮闈令奉出神主置於座[illegible]訖引太廟令以下次奉出懿祖次奉出太祖次奉出代祖次奉出高祖次奉出太宗次奉出高宗次奉出中宗次奉出睿宗神主置於座如獻祖之儀[illegible]訖引太廟令以下降還本位[illegible]謁者贊引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九廟子孫從享群官諸方客使先至者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太廟令以祝版奉御署訖近

文獻通考卷九十七

臣奉出太廟令受各奠於坫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從享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illegible]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東陛升堂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復位初司空行樂懸通事舍人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九廟子孫從享群官諸方客次入就位[illegible]皇帝停大次半刻頃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illegible]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illegible]至廟門外殿中監進鎭珪皇帝執鎭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帝至版位西向立[illegible]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illegible]太常卿前奏[illegible]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擧麾[illegible]鼓柷奏永和之樂乃以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作文舞之舞樂舞九成[illegible]偃麾戞敔樂止[illegible]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太和之樂作[illegible]皇帝至罍洗樂止侍中跪取匜興沃水又侍中跪取盤興承水皇帝搢鎭珪[illegible]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黃門侍郎受巾跪奠於篚黃門侍郎又取瓚於篚興進皇帝受瓚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拭瓚訖侍中奠盤匜黃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升自阼階樂止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illegible]太常卿引皇帝詣獻祖罇彝所執罇者擧冪侍中贊酌鬱鬯訖登歌肅和之樂以圜鍾之均[illegible]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以鬯祼地奠之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illegible]北

文獻通考卷九十七

向再拜訖大常卿引皇帝次祼懿祖次祼太祖次祼代祖次祼高祖次祼太宗次祼高宗次祼中宗次祼睿宗並如上儀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阼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群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及肝膋之豆於東門外齋郎奉爐炭蕭稷黍各立於肝膋之後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肝膋與奉爐炭蕭稷黍者以次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各迎取毛血肝膋於階上俱入奠於神座前祝史退立於罇所齋郎奉爐炭皆置於室戶外之左其蕭稷黍各置於爐炭下降自阼階以出諸太祝俱取肝出戶燔於爐炭還罇所

饋食

皇帝既祼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重行西向以南為上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獻祖之俎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無射之均 [illegible] 饌至太階樂止祝史俱進徹血毛之豆降自阼階以出

文獻通考卷九十七 一八

諸太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前 [illegible] 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阼階復位諸太祝各取蕭稷黍擩於脂燔於爐炭還罇所大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皇帝至罍洗樂止皇帝盥手洗爵侍中贊黃門侍郎贊洗如晨祼之儀訖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升自阼階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獻祖罇彝所執罇者舉冪侍郎贊酌醴齊訖光大之舞作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俛伏興太常卿又引皇帝出取爵於坫酌醴齊訖太常卿又引入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少西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北面立樂止 [illegible] 太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諱敢昭告于獻祖宣皇帝 [illegible] 祖妣宣莊皇后張氏氣序流邁時維孟春 [illegible] 永懷罔極伏增遠感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薦醴齊恭修時享以申追慕尚饗訖興 [illegible]

[illegible] 皇帝再拜訖又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入奠版於神座出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懿祖罇彝所執罇者舉 [illegible] 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訖長發之舞作太常卿引皇帝入詣懿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俛伏興太常卿又引皇帝出取爵於坫酌醴齊訖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少西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戶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諱敢昭告于懿祖光皇帝祖妣光懿皇后賈氏讀祝文訖奠版於神座出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祖罇彝所如上儀太政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于太祖景皇帝祖妣景烈皇后梁氏餘如上儀次代祖大成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諱敢昭告于代

文獻通考卷九十七 十九

祖元皇帝祖妣元貞皇后獨孤氏獻訖太常卿引皇帝詣罇彝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高祖罇彝所如上儀大明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于皇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太宗罇所如上儀崇德之舞作祝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于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皇曾祖妣文德聖皇后長孫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高宗罇彝所如上儀鈞天之舞作祝文曰孝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于皇祖考高宗天皇大帝皇祖妣大聖天后武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中宗罇彝所如上儀酌醴齊文和之舞作祝文曰孝姪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于皇伯考中宗孝和皇帝和思皇后趙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睿宗罇彝所如上儀景雲之舞作祝文曰孝子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于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皇妣昭成皇后竇氏訖與皇帝再拜訖又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入奠版於神座

出還罇所皇帝拜訖曲終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東序西向立肅和之樂作皇帝獻將訖謁者引司徒詣東階升立於楹間北面東上皇帝獻訖諸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北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諸太祝各帥齋郎持俎進太祝各帥齋郎持俎進太祝減神座前三牲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加於俎又於籩豆取稷黍還罇所以胙肉各置一俎上以飯共置一籩以飯授司徒司徒奉進皇帝受以授左右太祝又以胙肉授司徒司徒授俎以次進皇帝每受以授左右謁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虛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阼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初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升自阼階（攝事並太尉攝位謁者引太常以下放此）詣獻祖罇彝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者又引太尉取爵於坫酌盎齊訖謁者引入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西訖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次詣懿祖罇彝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入詣懿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謁者又引太尉取爵於坫酌盎齊訖謁者引入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西訖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訖謁者引太尉次獻太祖次獻代祖次獻高祖次獻太宗次獻高宗次獻中宗次獻睿宗並如上儀訖謁者引太尉詣東序西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左北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虛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攝事同）詣罍洗盥洗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引光祿卿降復位武舞止登歌作雍和之樂諸太祝各入室

徹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登歌止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永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門樂止殿中監受鎮珪華蓋侍衛如常儀通事舍人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九廟子孫從享群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廟令與太祝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其祝版燔於齋坊

薦新于太廟儀

薦新之日太廟令帥齋郎灑掃廟之內外太官先饌所薦之物于神廚（其羞煮者羞則設饌以籩豆如式）謁者引太常卿入立於門東之內道北西向謁者贊引稱再拜太常卿再拜進饌者奉饌入自正門升自太階各詣於神座前（[illegible]如常式）訖降自東階以出謁者引太常卿升自東階詣獻祖室前盥洗酌獻訖再拜又再拜（[illegible]）訖謁者引太常卿復位謁者贊拜訖謁者引出

薦新物

冬魚蔬筍蒲白韭薹小豆苽菁苦萊薺菱芡人　人葠蔓菁春酒桑落酒竹根黃米糯米粱米稷米茄子甘蔗芋子雞頭人苜蓿蔓菁胡瓜冬瓜瓠子春魚水蘇枸杞芙蓉子藕大麥麪瓜油麻麥子椿頭蓮子栗冰甘子李櫻桃杏林檎橘柑菴羅果棗兔脾麞鹿野雞凡薦新皆所司白時新堪供進者先送太常令尚食相與簡擇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以薦皆如上儀

梁太祖親饗廟二（開平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其年十月二十日）

後唐莊宗親饗廟一（同光二年正月二十九日）

明宗親饗廟一（長興元年二月十九日）

周太祖親饗廟一 廣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

祭祀時享

宋制大廟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開寶初上親享太廟見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此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是判太常寺和峴言按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其禮今請如唐故事乃詔別設牙盤食禘祫時享皆用之

太宗端拱二年七月詔以今年八月二十四日親享太廟會有彗出東井詔罷此禮

仁宗慶曆時四孟臘時享太廟攝事用羊豕各二祈報象尊一別廟增犧象尊二親享則加犢

三年御史孫抃言周制四時享祀之禮有九今寺觀則車駕一歲再臨本寺為獻宗廟非本先教民尊帝帝謂輔臣曰三歲一祠郊廟而賽及天下若歲親行之則人有瀆慢之心朕朝夕奉三聖御容於禁中未嘗敢忘也

大廟舊唯薦冰皇祐二年趙良規請薦新如通禮宗正寺禮官參定正月韭卵二月冰三月筍含桃四月麥彘五月瓜來禽六月菱芡七月粟穄[illegible]棗棃八月酒稻菱九月小豆蕎麥十月兔栗藷蕷十月此時十二月魚增二十六種禮院因奏禮有薦新如朔奠自頃有司言宗廟則后廟可兼遂上前廟帝王薦冰請后主奉慈后廟四時薦新如朔望牙盤食例宗正寺官充攝行禮詔可

神宗元豐三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祠禴烝嘗之名春夏則物

未成而祭薦秋冬則物皆成而祭備故許慎以品物少文詞多爲祠而
王弼以禴爲祭之薄何休謂祈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
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故曰烝故禮記以嘗爲大嘗周禮以烝爲大
烝孔安國亦以烝嘗爲大享今廟四時雖有薦新而云享禮什無祠
禴烝嘗之別伏請春加韭卵夏加麥魚秋加黍豚冬加稻鴈當饋熟
之節薦於神主其籩豆於常數之外別加時物之薦豐約各因其時
以應古禮從之
又言薦血之器禮所不載唐崔沔議曰毛血盛於槃宋書志南郊
以二陶豆盛毛血開元開寶通禮及今儀註皆以豆盛之禮以豆
盛菹醢登盛羹其薦毛血當以槃親享太廟但有三牲骨體俎而
無腸胃膚俎不應古義請於三牲骨體俎之外加以牛羊腸胃及
豕膚俎各一古者祭祀無迎神送神之禮其於祭之末皆不拜蓋
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鄭氏曰爲將祭也即

不言拜及祝告禮成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南亦不言拜近代非
神拜而迎送殊非禮意請改定儀註聖王之事宗廟禮如事生故
饌則薦四時之和氣與四海九州之美味貢則陳金璧龜帛以明
共天下之財其餘無常必致國之所有以明遠物無不至自秦漢
以來奉宗廟者不本先王之經訓有司奉行充其位而已故天下
常貢入王府者未嘗陳於大廟良爲闕略請親祠太廟並令戶部
陳歲貢以充庭實仍以龜爲前金次之玉帛又次之餘居後
太常禮院言舊儀親祠太廟車駕未至大次太祝宮闈令奉出帝
后神主置於座行禮畢已還齋殿方納神主今親祠皇帝至阼階
太祝閤令始奉神主置於座行禮畢皇帝復納神主然後降阼階
舊入室帝主各以太祝還納其后主止命太廟宮闈令二員恐致
遲緩請權差七員同奉從之
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九獻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自漢以來爲
三獻后無入廟之事相循至今若時享則有事於室而無事於堂
禘祫則有事於堂而無事於室室中神位不在奧上堂神位不當
扆有饋食而無朝踐度今之宜以備古九獻之意請室中設神位
于奧東面堂上設神位于戶外之西南面皇帝立于戶內西面祼
鬯是爲一獻出戶立于扆前北向行朝踐薦腥之禮是爲再獻皇
帝立于戶內西南行饋食薦熟之禮是爲三獻詔並俟廟制成取
旨又言王制祭宗廟之牛角握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
天子之祭無不用牛者唐郊祀錄稱宗廟社稷等祭悉用太牢今
三年親祠而八室共用一犢及祫享盛祭有司攝事而不用太牢
則爲非稱請三年親祠并時享有司攝事太廟每室並用太牢詔
親祠并祫享每室用太牢
又言古者人君臨祭立于阼階者主階惟人君涖之行事示繼體
祖考親親之義且以尊別於臣庶也今朝享太廟設小次於殿下

得位之東西向設皇帝版位於廟東階之東南西向乃是古者大
夫士臨祭之位殊失禮意請自今太廟行禮並設皇帝版位于東
階之上西向更不設殿下版位及小次又曾子問曰斂幣玉藏諸
兩階之間聘禮祭幣埋于西階東舊制宗廟埋其幣未合於禮請
凡禮神之幣皆埋之西階東冊則藏諸有司之匱
五年詔自今太廟祠祭前廟初獻差親王宗室使相節度使郡王后
廟初獻宗室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歲以序差不赴者罰之其餘祠
祭敎差行事者准此
六年十一月帝親祠南郊前期三日奉仁宗英宗徽號冊寶于太廟
是日齋于大慶殿翌日薦享于景靈宮禮畢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
玉輅至太廟宰臣百僚班迎于廟門侍中跪請降輅帝却更與步入
次趨至齋宮翌日帝服鷩袍至大次有司奏中嚴外辦禮儀使跪奏
請行事帝服袞冕以出至東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帝執以入宮架作

作於東階樂止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太祝宮闈令奉諸室神主于座禮儀使贊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帝再拜詣罍洗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南北向樂止帝搢圭盥帨洗瓚拭瓚訖執圭宮架樂作升堂樂止登歌樂作殿中監進鎮圭帝搢大圭執鎮圭詣僖祖室樂止登歌奏瑞安之曲至神座前北向跪奠鎮圭于繅藉執大圭跪三上香執瓚祼地奠瓚捧幣奠訖執圭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內侍舉鎮圭以授殿中監至次室行事皆如前儀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宮架興安之樂作文舞九成止禮部戶部尚書以次官奉逐室俎豆宮架豐安樂作奠訖樂止帝再詣罍洗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洗南北向立樂止帝搢圭盥帨洗爵拭爵訖執圭宮架樂作帝升東階樂止登歌樂作至僖祖室樂止宮架樂作帝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奠爵俛伏興出戶外北向立樂止太祝讀冊文帝再拜詣次室皆如前儀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

之樂作亞獻以次行事如前儀樂止帝詣飲福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宮架僖安樂作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摶黍奠黍豆再受爵飲福酒訖奠爵執圭俛伏興再拜樂止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太常博士徧祭七祀配享功臣戶部禮部尚書徹俎豆登歌豐安樂作徹訖樂止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祠官皆再拜宮架興安樂作一成止太祝宮闈令奉神主入諸祏室禮儀使跪奏禮畢登歌樂作帝降階樂止宮架樂作出東門殿中監受大圭歸大次樂止有司奏解嚴轉仗赴南郊自元豐初命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至是始用新儀

七年詔舊制薦新米麥之屬皆取於市今後宜令玉津瓊林宜春瑞聖諸園及金明池後苑供具其所無者乃索之雜買務

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古者薦新于廟之寢無尸不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時擇日而薦非也天子諸侯物熟則薦不以孟仲季爲限月令孟夏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開元禮加以五十餘品景祐中禮官建議以謂呂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更定四時所薦凡二十八物除依詩禮月令外又增多十有七品雖出於有司一時之議然歲時登薦新物自祖宗行之已久今欲稍加刊定取其間先王所嘗享用膳羞之物見於經者可依舊制存之其不經者去之庶幾不失禮意請自今孟春薦韭以卵羞以葑仲春薦冰季春薦筍羞以含桃孟夏以彘嘗麥仲夏嘗雛以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孟秋嘗粟與稷羞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羞以蒲季秋嘗菽羞以兔以栗孟冬羞以雁仲冬羞以麕季冬羞以魚今春不薦鮪實爲闕典請季春薦鮪以應經義無則闕之如林檎蕎麥藷蕷之類及季秋嘗酒皆不經見宜刪而去之新物及時出者即日登獻既非正祭則於禮不當卜日漢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玄成傳以爲廟歲

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自漢至于隋唐因仍其失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今出神主則失禮尤甚請依韋彤五禮精義但設神座仍俟親祠成廟薦新于寢庶合典禮詔依所定如鮪魚闕即以鯉代之

八年太常寺言治平四年故事山陵前宗廟輟祭享遇朔望以內臣行薦食之禮今祔廟畢仍舊令景靈宮神御殿已行上食太廟朔望薦食自當請罷從之

哲宗元祐七年詔太廟復用牙盤食舊制並於禮饌外設常食一牙盤元豐中罷之禮官呂希純建議曰先王之於祭祀皆備上古中古及今世之食所設古器禮饌即上古中古之食也牙盤常食即今世之食也而議者乃以爲宗廟牙盤原於秦漢陵寢上食殊不知三代以來自備古今之食請依祖宗舊制薦一牙盤及是始從希純之議云希純又嘗奏開元開寶禮每廟室薦獻帝后各奠一爵其后爵謂之副爵太常寺室只奠一爵帝后共享慢神瀆禮莫此之甚請帝后各奠一爵亦如其儀

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按太廟儀註春夏用犧尊象尊秋冬用著尊壺尊各二已應周禮司尊彝之義又每享各用大尊二則是以追享朝享之尊施之於禴祠烝嘗矣其為失禮明甚請自今四時享太廟不用大尊禮記郊特牲曰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周禮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說者謂天地有禮神之玉而無鬱鬯宗廟有鬱鬯而無禮神之玉然則宗廟之玉祼圭而已圭瓚之制以圭為柄其長赤有二寸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其容五升其徑八寸其勺之鼻為龍首所以出鬱鬯也其槃徑一赤所以承瓚也今親祀太廟以塗金銀瓚有司行事以銅瓚其大小長短之制皆不如禮請改製以應古制

十一月太常光祿寺言禮制局新定太廟陳設之儀盡依周制籩豆各用二十有六簠簋各八以籩二十有六為四行以右為上著籩二為第一行朝事籩八次之饋食籩八又次之加籩八又次之豆二十

有六為四行以左為上著豆二為第一行朝事豆八次之饋食豆八又次之加豆八又次之簠八為二行在籩之外簋八為二行在豆之外籩豆所實之物悉如周禮籩人醢人之制惟簠以稻粱簋以黍稷而茅苴以筭蚔醢以蜱子代之十二月禮制局言太廟祭器鉶用三登用一竊考鉶與登皆盛羹之器祭祀享牲於鼎升肉於俎其湆汁以鹽菜實之於鉶則謂之鉶羹不致五味實之於登則謂之太羹周官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是也且宗廟之祭用太牢而三鉶實牛羊豕之羹固無可論者至於大羹止設一登以少牢饋食禮考之則少牢者羊豕之牲也佐食羞兩鉶司士進湆二豆三牲之祭鉶既設三則登亦如其數請太廟設三登實牛羊豕之湆以為大羹明堂亦如之政和四年比部員外郎何天衢言先王建祭祀之禮必得疏數之中未聞一日並行兩祭者也今太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夫朔祭之禮行於一月之首不可易也若夫薦新則未嘗卜日一月內皆可薦也新物未備猶許次月薦之亦何必同朔祭也哉詔薦新與朔祭同日即用次日

高宗建炎二年上幸揚州行南郊禮時太廟神主奉于壽寧寺前一日上親詣寺行朝享謝禮禮成恭謝如儀時景靈宮神御奉安于溫州乃差官詣溫州行禮

三年上幸杭州太廟神主併奉安于溫州祭享皆差官攝事以禮器未備五享權用酒脯行禮太廟朔祭每室但用一羊建炎初務省約初用酒脯紹興五年復用羊

紹興七年上祀明堂于建康時有徽宗之喪先是太常少卿吳表臣乞於大祀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朝享太廟及是援熙寧元年故事謂是時英宗喪未除不廢景靈宮太廟之禮請如故事翰林學士朱震以為不然謂王制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得越紼行事監察御史趙渙言升祔以後宗廟常祭皆不當廢而喪享廟亦有顯據

左氏傳曰烝嘗禘於廟曾子問曰已葬而祭此不當廢也詩頌成王即位諸侯來助祭春秋文公四年十一月成風薨六年十月猶朝于廟此顯據也疏奏詔侍從臺諫議吏部尚書孫近等十五人謹按春秋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烝嘗禘於廟杜預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又按景德三年明德皇后之喪改易而服除真宗遂享太廟合祭天地於圜丘熙寧元年神宗居諒闇復用景德故事躬行郊廟之禮則是攷古及居喪稽見宗廟將來明堂大禮已在以日易月服除之後前一日皇帝合詣太廟朝享從之

禮部太常寺言將來明堂大禮依已降旨前一日朝享太廟檢照景德熙豐南郊故事皆在諒闇之中當時親行郊禮除郊廟景靈宮合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逐處巡警場止鳴金鉦鼓角而已今臣僚欲議罷宗祀奏樂受胙故事即

無去奏樂受胙之文兼祖宗故事三載大饗明堂蓋亦爲民祈福奏
樂受胙合依祖宗累朝已行故事從之
先是監察御史趙溴言春秋有事于武宮叔弓卒去樂卒事以卿佐
之喪而猶去樂況天王后之喪而可用備樂乎載祀既殯既葬而
祭五祀則尸入三飯不侑不酳以五祀之祭猶廢侑酳況宗廟之
祭而可享受福釐乎故晉制國有大喪天地明堂皆去樂且不
受胙有唐祭日遇忌亦備樂而不奏此皆得禮之體也陛下雖在
喪服而行宗祀者用王制之言不敢以卑廢尊也今唯舒樂受胙
於禾参者蓋拜跪受釐既爲嘉慶之事而虞祔既畢則廟加先帝
之坐陛下薦裸饋奠進詣徹室必將想像平生悲哀感惕而乃金
石絲竹雜然並奏豈不違神靈之至意而傷陛下之孝心哉將來
明堂大禮前一日乞依列聖故事躬詣宗廟行朝享之禮其奏樂
受胙二事乞寢庶合禮有旨令本部太常寺討論故也
紹興三十年六月（時孝宗已即位）禮部太常寺言皇帝登極擇日詣太廟行
朝享之禮參酌紹興十三年親享禮例牲牢禮料酒齊等並如每歲
五享施行從之
淳熙十六年二月光宗受禪詔以四月六日親享太廟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已即位）浙東提舉李大性言切覩紹興七年侍從
臺諫禮官詳定明堂典禮其大略云居喪皆得見宗廟近者合展祀
陛下止詣明堂殿然臣之愚切謂與淳熙十五年事體不同又況漢
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陛下龍飛已三越月未嘗一至宗廟行禮鑾輿
屢出過太廟門不入揆之人情似爲闕典乞與二三大臣議之早行
擇日恭謝太廟少見祇肅宗廟之意於是詔遵用三年之制其朝謁
太廟委有妨礙
明年吏部員外郎李謙言事莫重於登極禮莫急於告廟蓋即位
必告廟示敬親也告廟必於歲首大其事也舜正月上日受命于
文祖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皆行告廟之禮也然禮以變而或
殊事隨時而亦異有不可以一例觀者議禮之家各持一說不致
其辨禮意無自而明夫嘉禮之與凶禮不可以並行舉一必廢一
故在禮經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蓋不敢以
卑而廢尊也夫天地以尊而不廢宗廟以親豈獨可廢乎況王制
三年不祭之說諸儒之論亦自不同杜預之說以爲既祔以後宗
廟行四時常祭蓋杜氏之意不以三年不祭宗廟爲是也今姑置
常祭之說而論即位踰年告廟之禮庶幾禮簡而易明虛言無證
則論不定請質事以明之且太甲之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
嗣王祇見厥祖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則是太甲居仲壬之喪而
告廟也漢呂后以八年七月即世九月大臣迎立代王元年十月辛
亥文帝即祚謁高廟則是文帝居呂后之喪而告廟也唐代宗以
大曆十四年即世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庚午朝享于太廟其後穆
宗長慶之元年敬宗寶曆之元年武宗會昌之元年懿宗咸通之
元年皆以正月朝享于太廟編觀歷代之制雖小節不同大槩居
喪雖權住祭踰年正月必告于廟載諸經史可考而知漢昭宣元
成哀平六世皆以即位謁廟不待踰年則失之速唐太宗貞觀三
年正月方事于太廟馬周得以爲言則失之緩皆非禮之正也以
歷代之事而求其當其惟踰年正月告廟乎共惟陛下自登極以
來已享帝矣大行梓宮發引在即來年正月蓋行告廟之禮官未見
白明者蓋亦非以王制爲拘乎切謂即位之後已曾謁廟國有大故
可以未祭與居喪之後即位未經謁廟者事体不同考歷代已行
之事宜於來年正月一日陛下躬行告廟之禮庶幾立一王之制
示萬世之規乞下禮官指定施行詔令禮部太常寺討論聞奏至
是禮寺看詳乞依皇帝從吉日討論典禮施行從之
禮部太常寺修立郊祀大禮前一日朝享太廟行禮儀注

陳設

前享三日儀鸞司設大次於太廟東神門外道北南向小次於阼階東稍南西向又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前行事助祭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廟之內外設東方南方客使次於文官之後西方北方客使次於武官之後各隨地之宜設饌幔於南神門外（每室各一）又設七祀次於殿下橫街之北道西東向又設配享功臣次於殿下橫街之南東向（每室功臣配享各各一分）前享二日宮闈令帥其屬掃除廟之內外開瘞坎於殿西階之東南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太常設七祀燎柴於南神門外光祿牽牲詣所太常陳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間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庭中立舞表於酇綴之間戶部陳諸州歲貢於宮架之南神門外隨地之宜東西相向前享一日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於阼階上飲福位於東序俱西向贊者設亞終獻位於小次南稍東嗣濮王宗室使相在其南進幣爵酒官受爵酒官奉幣官薦牛俎官薦羊俎官薦豕俎官增沃鑊水官受幣官盥洗奉爵官奉瓚槃官進搏黍官舉冊官七祀獻官在助祭宗室使相之南並西向北上太禮使位於西階之西稍南（[illegible]）行事光祿卿讀冊官光祿丞功臣南官在其西（[illegible]）執事官位於其後助祭宗室使相位在大禮使之南執政官在其西又設監察御史位二於西階下俱東向北上奉禮郎太祝太官令於東階下西向北上協律郎位二一於殿上前楹間西北一於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丞於登歌樂簴北押樂太常卿宮架之北北向良醞令位於尊彝所俱北向薦香燈官宮闈令於室內北向西上又設助祭文武群臣宗室位於橫街之南東西相向諸方客位廟門之外隨其方國光祿陳牲於東神門外當門西向以南為上祝史各位於牲後太常設省牲位於牲西太禮使進幣爵酒官受爵酒官奉幣官盥洗奉爵官奉瓚槃官位於道南北向西上七祀配享功臣獻官在其後監察御史二位在西東向蒞

牛俎官眡滌濯官實鑊水官眡腥熟節官增沃鑊水官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舉冊官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位在東西向北上禮部帥其屬設祝冊案於室戶外之右司尊彝帥其屬設幣篚於酌尊所次設籩豆簠簋之位每室左二十有六籩右二十有六豆俱為四行俎三（二在籩前一在豆前）又設俎九在豆右為三重登一在籩豆間鉶三皆有柶在登前簠八簋八在籩豆外三俎間簠在左簋在右設爐炭於室戶外蕭蒿稷黍於其後又設毛血盤肝膋豆於室戶外之左稍前設尊彝之位每室斝彝一黃彝一皆有舟著尊二壺尊二皆有坫加勺冪為酌尊太尊二山尊二犧尊二皆有坫加勺加冪設而不酌俱北向西上大常設七祀位於殿下橫街之北次內（[illegible]）皆以神席太廟設神位版於座[illegible]設祭器每左二籩右二豆俎一在籩豆前簠一簋一在俎間簠在左簋在右爵一次之象尊一在籩前加冪又設俎三於南神門外每室饌幔內設進盤匜帨巾內侍位於皇帝版位之後分左右奉盤者北向奉匜及執巾者南向又設亞終獻盥洗爵洗於其位之北（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太官令盥洗於西階下七祀配享功臣獻官盥洗各於神位之前（[illegible]）罍勺篚巾各設於左右執罍篚者位其後享日未行事前宮闈令開室帥其屬整拂神幄如常儀司尊彝入設祭器太府卿帥其屬入陳幣於篚（幣以白）光祿卿帥其屬入實籩豆簠簋籩四行以右為上第一行糗餌在前粉餈次之第二行麷在前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次之第三行乾棗在前濕棗栗桃乾橑濕梅乾橑榛實又次之第四行菱在前芡栗鹿脯次之豆四行以左為上第一行酏食在前糝食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

糗餌粉餈又次之第三行葵菹在前蠃醢脾析䐑醢蜃蚳醢豚拍
魚醢又次之第四行芹菹在前兔醢深蒲醓醢菭菹鴈醢筍菹魚醢又
次之簠簋以稻粱粱在稻前簋實以黍稷稷在黍前登實以大羹鉶
實以和羹瓚滑太官令帥其屬入實俎（遵前之俎為二重以北為上第一重實以牛羊豕七體兩髀在兩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第二重實以羊腥七體其載如牛且前之用實以豕腥七體其載如羊且右之九皆重以北為上第一重實以牛羊豕首各一第一重實以牛腥腸胃肺離在上端割肺二次之腸三胃三又次之一實以羊腥腸胃肺其載如牛熟一牛生一實以牛腥胔九橫載第三重一實以牛熟腸胃肺一實以羊熟一豚胃一肺一實以豕熟膚九橫載右腥皆升在左羊在中豕在右）良
醞令帥其屬入實彝及尊罍彝實以明水黃彝實以鬱鬯（貴以玄酒一實醴齊皇帝酌之壺尊二一實盎齊一實玄酒尊之大尊二一實汎齊一實醴齊山尊二一實盎齊一實醍齊為亞獻著尊二一實沈齊一實事酒犧尊二一實昔酒一實清酒）並設而不酌（各以玄酒配之）又實七祀及配享
功臣位禮饌（每位左二籩右二豆簠簋各一實以黍稷簋實以稻粱）
（七實）大常設燭於神位前設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揖位於東
神門外如省牲之位設望瘞位於瘞坎之南如省饌之位儀鑾司設

冊幄於南神門外隨地之宜前朝享一日學士院以祝冊授通進御
書訖降赴尚書禮部

車駕詣太廟

前享一日皇帝於景靈宮朝獻畢既還大次禮部郎中奏解嚴訖皇
帝入齋殿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之官（非從駕者）宗室先詣太廟祠所
其日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詣大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
外辦皇帝服鞾袍自齋殿詣大次出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祗
應人員以下迎駕奏聖躬萬福次知客省事以下樞密都承旨以下
知內侍省以下帶御器械官應奉祗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
下及幹辦庫務文臣一班迎駕奏聖躬萬福俟皇帝即御座從駕宰
執使相一班次管軍臣寮並奏聖躬萬福皇帝乘輿出景靈宮欞星
門將至太廟御史臺太常寺閤門分引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之
官宗室于太廟欞星門外立班再拜奏迎訖退皇帝乘輿入欞星

門至大次降輿以入簾降侍衛如常儀宣贊舍人承旨敕群臣及還
次

省牲器

是日未後二刻宮闈令帥其屬掃除廟之內外司尊彝帥執事者以
祭器入設於位凡祭器皆藉以席又加巾蓋太府卿入陳幣於篚（祭告準此）
未後三刻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並服常服詣東神門
外省牲位光祿卿丞與執事者牽牲就位禮直官贊揖贊者引押樂
太常卿入行樂架（凡亞終獻行事官及中書門下官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大禮使自西階升殿官皆自西階升殿執事官自東階升殿贊者引奉禮郎奏官各行事）
次引申視滌濯官申視滌濯執事者皆舉冪曰潔俱退復位禮直
官稍前曰告潔畢請省牲前引省牲官稍前省牲訖退復位次引光
祿卿出班巡牲一匝西向躬曰充曰備次引光祿丞出班巡牲一匝
西向躬曰腯俱復位禮直官稍前曰省牲訖請就省饌位揖訖引大

禮使以下各就位禮直官贊揖有司省饌俱畢禮直官贊省牲畢揖
訖俱還齋所光祿卿丞及執事者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令次引省
鼎鑊官詣廚省鼎鑊視滌溉次引實鑊水官詣廚實鑊水次引增沃
鑊水官詣廚增沃鑊水協律郎展視樂器乃還齋所晡後一刻太官
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實於槃又取膟膋實于豆俱
置饌所遂烹牲宮闈令帥其屬掃除廟之內外

晨祼

享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時十刻）宮闈令開室帥其屬掃除禮部奠冊於案
太府卿入陳幣光祿卿入實籩豆簠簋太官令入實俎良醞令入實
彝及尊罍樂工帥工人二舞以次入與執尊罍篚冪者各就位執事
官各入就位次御史臺太常寺閤門宣贊舍人分引文武助祭官及
宗室客使贊者引獻羊俎官以下宗室各入就位禮直贊者分引大
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詣廟東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揖訖先引監

祭御史按視殿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降階就位次引大禮使以下各入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至大次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於大次外之左右引禮部侍郎詣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於宮架之側隨地之宜禮儀使當次前俛伏跪奏禮儀使臣某言請皇帝行事奏訖俛伏興還侍立（[illegible]）簾捲皇帝服袞冕以出侍衛如常儀禮儀使以下前導至東神門外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入自正門（[illegible]）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乾安之樂作（[illegible]）至阼階下偃麾戛敔樂止升自阼階大禮使從次樂作樂止禮儀使以下分左右侍立（[illegible]）（[illegible]）次引奉瓚官升詣僖祖室神位前西向立奉瓚槃官升詣皇帝版位前[illegible]北向立次引奉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俛伏跪奏奉神主奏訖俛伏興退祠官於殿上承傳曰奉神主次引廟室官搢笏於祏室內奉帝尊主設於座（[illegible]）（[illegible]）次引宮闈令奉后神主如上儀（[illegible]）退復位次引奉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俛伏跪奏奉神主訖奏訖俛伏興退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內侍各執槃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槃匜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帨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瓚奉瓚槃官進瓚內侍沃水皇帝洗瓚又奏請拭瓚內侍進巾皇帝拭瓚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奉瓚槃官奉瓚槃詣僖祖室尊彝所西向立以瓚涖鬯執尊者舉冪良醞令酌鬱鬯訖先詣次室尊彝所北向立禮儀使前導登歌樂作皇帝入詣祖室北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奉瓚槃官奉瓚槃西向以瓚授奉瓚官奉瓚官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瓚皇帝執瓚以鬯裸地

奠瓚官受瓚以授奉瓚槃官奉瓚槃官以槃受瓚訖俱詣次室以俟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前導皇帝出戶外北向立又奏請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翼祖室次詣宣祖室次詣太祖室次詣太宗室次詣真宗室次詣仁宗室次詣英宗室次詣神宗室次詣哲宗室次詣徽宗室裸鬯並如上儀奉瓚官奉瓚槃官俱降復位良醞令還尊所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宮架作興安之樂文德之舞九成止太官令取肝以鸞刀制之洗於鬱鬯貫之以膋燎于爐炭膟香燈官以肝膋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祭于室戶之左三祭於茅苴俱降詣盥洗位盥手帨手升復執事位

饋饌

享日有司陳鼎三十有二於神廚各在鑊右太官令帥進饌者詣廚以匕升牛於鑊實于一鼎（[illegible]）次升羊如牛升豕如羊各實于一鼎（[illegible]）皆設扃冪祝史對舉入設於每室饌幔內次引粗腥熟節官詣饌所視腥熟之節俟皇帝升裸畢還位樂止祝史抽扃委于鼎右除冪加匕畢于鼎太官令以匕升牛載于一俎（[illegible]）次升羊豕各載于俎其載如羊（每室牛羊豕各一俎）次引薦牛薦羊薦豕俎官搢笏奉俎以入太官令引入正門宮架豐安之樂作由宮架東至橫街折方進行陳於西階下北向北上薦俎官搢笏奉俎以升執事者各迎於階薦官奉俎室神位前北向跪奠先薦牛次薦羊次薦豕各執笏俛伏興有司設牛羊豕俎於腸胃膚之前（[illegible]）詣次室奠並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illegible]）次引薦香燈官取蕭合黍稷擩於脂燎於爐炭又當饋熟之時取菹擩於醢祭于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藉用茅各還尊所次引奉幣官進幣受幣官受爵酒官進爵酒官升詣僖祖室奉幣官進幣官受爵酒官在東西向北上受幣官在西東向次引奉爵酒官升殿詣皇帝版位前奉爵北向立內侍

各執盤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匜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帨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爵奉爵酒官進爵內侍沃水皇帝洗爵又奏請拭爵內侍進巾皇帝拭爵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奉爵酒官受爵奉受爵詣僖祖室酌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冪良醞令酌著尊之醴齊訖先詣次室酌尊所北向立禮儀使前導登歌樂作殿中監進跪進鎮圭禮儀使奏請搢大圭執鎮圭前導皇帝入詣僖祖室樂止宮架作基命之樂（翼祖室大明之樂宣祖室大元之樂太祖室皇武之樂太宗室大定之樂真宗室熙文之樂仁宗室美成之樂英宗室治隆之樂神宗室大明之樂哲宗室重光之樂徽宗室承元之樂）文舞作內侍先設繅藉於地禮儀使奏請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搢大圭跪次內侍跪取幣於篚以授奉幣官奉幣官授進幣官進幣官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受幣皇帝受奠訖受幣官東向跪受以興進奠於僖祖神位前次奉爵官以爵授受爵酒官受爵酒官授進爵酒官進爵酒官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爵皇帝執爵祭酒（三祭于茅苴）奠爵受爵官以爵復於坫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前導皇帝出戶外北向又奏請少立樂止奉幣官進幣官受幣官奉爵酒官受爵酒官進爵酒官俱詣次室內侍舉鎮圭授殿中監又以繅藉出次室先設於地次舉冊官搢笏跪舉祝冊讀祝官搢笏東向跪讀祝訖奠冊各執笏興先詣次室戶外東向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詣每室奠圭幣酌獻並如上儀次奉幣官進幣官受幣官奉爵酒官受爵酒官進爵酒官俱降復位內侍舉鎮圭繅藉以鎮圭授殿中監以授有司讀冊官以下俱降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還小次登歌樂作前導皇帝降自阼階樂止宮架樂作將至小次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皇帝入小次簾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

亞終獻

禮直官太常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手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詣僖祖室酌尊所西向立宮架作正安之樂武功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進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壺尊之盎齊訖先詣次室酌尊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入詣僖祖室神御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每室酌獻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獻行禮將畢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終獻詣洗及升殿酌獻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惟七祀先詣司命立奠爵訖興少立次引大祝進詣殿中北向跪讀祝文訖退獻官再拜復位）

皇帝飲福

初皇帝既祼裸光祿以牛左臂一骨及長脅短脅俱二骨以並載于胙俎升設於僖祖室戶外俟終獻既升獻次引進俎官搏黍太祝太官令詣飲福位北向立奉俎豆爵酒者各立於其後禮儀使奏請詣飲福位簾捲出次宮架樂作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至阼階下樂止升自阼階登歌樂作將至飲福位樂止登歌禧安之樂作皇帝至飲福位西向立尚醞奉御執尊詣酌尊所良醞令酌上福酒合置一爵尚醞奉御奉爵詣飲福位殿中監奉爵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北向捧以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殿中監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受爵祭酒（三祭于地）啐酒奠爵殿中監跪受爵以興太祝帥執事者持胙俎進減神位前正脊二骨橫脊加於俎上內侍受俎以授進俎官進俎官南向跪以進皇帝受俎奠之進俎官受俎以興以授內侍退詣殿上稍西東向立太官令取黍於篚搏以授搏黍太祝太祝受以豆北向跪以進皇帝受訖奠之搏黍太祝受豆以興降復位次殿中監再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再受爵飲福酒奠爵殿中監受虛爵興以授奉御執事者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樂止禮儀使

引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次引徹牛俎官徹籩一豆及俎蓋各一俎少移故處登歌豐安之樂作卒徹樂止徹牛俎官降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行事助祭官拜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
送神宮架興安之樂作一成止

神主入室

次引奏奉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俛伏跪奏奉神主入室奏訖俛伏興退祠祭官於殿上承傳曰奉神主入室次引薦香燈官搢笏奉帝主入石室訖薦香燈官先捧匱於神座以神主於匱訖捧入祏室執笏退復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如上儀退復位次引奏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俛伏跪奏奉神主入室訖俛伏興退禮儀使奏禮畢前導皇帝降自阼階登歌樂作至阼階下樂止宮架樂作出門樂止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以授有司皇帝還大次禮部郎中奏請解嚴訖皇帝入齋殿宮闈令以黍稷肺祭祭藉用白茅束而埋之於西階東有司各取幣祝冊置於坎大禮使以下就望瘞位禮直官曰可瘞實土半坎太廟宮闈令監視次引大禮使以下詣東神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文武助祭官及宗室以次出次引七祀獻官詣南神門外七祀望瘞位南向立有司置祝版於燎柴焚訖退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監祭御史詣殿監視收徹訖宮闈令闔戶以降乃退太常藏祝冊於匱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

祭祀時享

親饗太廟別廟行禮儀註

誓戒

如紹興修立郊祀誓戒儀註惟不置郊社令誓文曰今年七月十四日皇帝為從實位親行朝享太廟別廟各揚其職其或不恭國有常刑

致齋

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齋殿至行禮日自齋殿詣太廟餘如郊祀儀註

陳設

並同郊祀前一日朝享太廟禮惟不設四方客使次及陳諸州歲貢其饗俎不以牛止用羊豕

省牲器

儀注如紹興十三年郊祀省牲之儀惟用未後二刻掃除廟內外陳設祭器將晡二刻省牲饌鼎鑊樂器等今用其日質明

車駕自齋殿詣太廟

其日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官宗室先詣太廟祠所其從駕臣僚並服常服就次有司進輦於齋殿其從駕臣僚並候從駕次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自內服靴袍詣齋殿即御座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祗應人員以下各自排常起居次知客省事以下樞密都承旨以下入內內侍省都知以下帶御器械官應奉祗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幹辦班務文臣一班常起居宣贊舍人贊從駕臣僚並常起居亦不起居者止奏臣躬萬福次管軍臣僚並常起居訖宣名即宣名若侍官免引居東不起居皇帝乘輦降

自西階稱警蹕侍衛如常儀出和寧門將至太廟御史臺閤門分引文武助祭官宗室禮直官贊者引行事執事官俱詣廟欞星門外立班再拜奉迎訖退（已奏起居臺聖躬萬福）皇帝乘輦入欞星門至大次侍衛如常儀皇帝降輦入大次簾降舍人承旨敕群官各還次以俟立班行禮

晨祼

並同郊祀前朝享太廟禮但諸帝室既祼鬯後禮儀使引皇帝至別廟后室前祼鬯如上儀

饋食（並同郊祀前朝享太廟禮惟無牛鼎俎）

亞終獻

皇帝飲福

神主入室

並同紹興十二年儀注唯飲福不用牛俎

車駕還內

自稱某等起居迎駕奏聖躬萬福訖以俟從駕還內並如來儀但郎中奏解嚴與群舍人承旨敕群官各還次將士各還其所

太廟時享儀註

時日

太常寺預於涓季以孟春擇日享太廟別廟關太史局（孟夏孟秋孟冬並準此）太史局擇日報太常寺（報太常寺）太常寺祭酌訖具時告散告

齋戒

前享十日受誓戒於尚書省其日五鼓贊者設位版於都堂下初獻官在左刑部尚書在右並南向亞終獻位於其南稍東北向西上監察御史位於其西稍北東向兵部工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位於其南稍西北向東上（凡設太常丞光祿丞位並郎）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位於其東西向北上捧俎官薦香燈官位其後質明贊者引行事執事官就位立定禮直官引初獻降階就位禮直官贊揖在位者對揖初獻搢笏讀誓文云某月某日孟春薦享太廟別廟（孟夏云孟夏秋云孟秋冬云孟冬臘享云季冬臘享）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讀訖執笏禮直官贊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以下先退餘官對拜乃退散齋七日治事如故宿于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三日（光祿卿丞大官令齋一日）二日於本司（宗室於睦親宅餘官無本司者並於太廟齋坊）一日於享所唯享事得行其餘悉禁前享一日質明俱赴祠所齋官給酒饌享官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

陳設

前享三日儀鸞司設饌幔於東神門外別廟饌幔於本廟各（每室各一）前二

日有司牽牲詣祠所前一日宮闈令帥其屬掃除廟之內外太常設祭器以俟告潔有司陳牲於東神門外當門西向祝史各位於牲後太常設省牲位於牲西三獻官在道南北向兵部工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在道北南向俱西上監察御史於兵部尚書之西少北太常陳禮饌於東神門外御東道北南向設省饌位版於禮饌之南三獻官在南北向西上監察御史在西東向兵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在東西向北上捧俎官薦香燈官在其後太常設登歌之樂於大廟別廟殿上前楹間却南北向設宮架於大廟庭中立舞表於酇綴之間享日丑前五刻禮直官贊者諸司職掌各服宮闈令入殿開室整拂神幄帥其屬掃除鋪筵在室內北墉下南向几在筵上如常儀太常陳幣篚各於神位前之左（幣以白）

祝版各於神位之右置於坫次祭器實之每室左二十有六籩爲四行以右爲上右二十有六豆爲四行以左爲上俎二一在籩（實以羊腥七體）一在豆前（實以豕腥七體其載如羊）又俎六在豆右爲三重以北爲上（第一重一實以羊腥腸胃肺離肺一在上端刌肺三次之腸三胃三又次之一實以豕腥膚九橫載第二重一實以羊熟腸胃肺一實以豕熟其載如腥皆羊在左豕在右）登一在籩豆間（實以大羹）鉶三在登前（實以和羹加芼以菜）簠八簋八在籩豆外二俎間簠在左簋在右（簠實以稻粱簋實以黍稷稻粱在黍稷前）登一在籩之左（實以肝膋）槃一在室戶外稍東（實以毛血）爐炭於室戶外之左稍前置蕭蒿於篚設尊罍於殿上爲二重著尊二加勺冪爲上尊（一實泛齊一實玄酒醴齊初獻酌之）壺尊二加勺冪（一實盎齊一實玄酒亞獻酌之）春夏設雞彝一并舟在著尊之右（實以鬱鬯初獻酌之）加勺冪又設鳥彝一并舟在雞彝之右（實以…）太尊二（一實泛齊一實醴齊）山尊二（一實盎齊一實醍齊）犧尊二（一實…一實…）象尊二（一實…一實…）罍皆實以明水俱北向西上皆加冪設而不酌爵坫二在尊之前大常設燭於神位前（…）

（…大常設神位版…大常設祭器實之…）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幔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霤北向（罍在洗東篚在洗西）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以瓚）執罍篚者位其後（…）又設揖位於東神門外如省牲位（…）開瘞坎於太廟別廟殿西階之東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設望瘞位於太廟瘞坎之南如省饌之位（…大官令…）又設三獻官席位於殿下東階之東南西向南立（…）兵部工部尚書於其南西向北上監察御史押樂太常丞席位於殿庭之南北向奉禮協律郎太祝大官令位其後俱西上光祿卿席位於監察御史之東北向又設監察御史位於殿上前楹西架東向奉禮郎大祝在東西向北上押樂太常丞於樂虡之北太官令於酌尊所俱北向協律郎位二一於太廟殿上前楹間稍西一於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卿位於宮架北北向

省牲器（同郊祀前朝享太廟禮）

晨祼

享日丑前五刻（行事春夏用丑時七刻秋冬用丑時一刻）祠祭官引宮闈令入詣殿庭北向立祠祭官曰再拜宮闈令再拜升殿開室整拂神幄帥其屬掃除退就執事位次引薦香燈官入詣殿庭北向立（九宮行事皆如宮闈令薦香燈官）祠祭官曰再拜薦香燈官再拜升殿各就執事位次樂正帥工人二舞入就位（…）次太官令光祿丞帥其屬實饌具畢光祿丞還齋所次引光祿卿入詣殿庭席位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光祿卿再拜升殿點視禮饌畢次引監察御史升殿點閱陳設糾察不如儀者（…）光祿卿還齋所餘官各服祭服次引行事執事官詣東神門外揖位立定禮直官贊揖次引押樂太常卿大常丞協律郎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入

就殿下席位北向立次引初獻兵部工部尚書亞終獻入就殿下席位西向立（…）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次引薦香燈官入室搢笏於西室內奉帝主設於座（…）執笏退復執事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奉別廟宮闈令奉后主如上儀（…）退復執事位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訖禮直官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各就位立定（…）次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瓚拭瓚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室尊彝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瓚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瓚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鬱鬯訖先詣宣祖室尊彝所北向初獻以瓚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室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次引奉禮郎搢笏西向跪執事者以瓚授奉禮郎奉瓚授初獻初獻執瓚以鬯祼地奠訖以瓚授執事者次執事者以幣授奉禮

郎奉禮郎奉幣授初獻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宣祖室太祖室太宗室真宗室仁宗室英宗室神宗室哲宗室徽宗室欽宗室次降西階詣別室升西階詣懿節皇后室安穆皇后室安恭皇后室祼鬯奠幣並如上儀訖降東側階由東廊俱復位立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作興安之樂孝熙昭德之舞九成偃麾戛敔樂止（[illegible]）（[illegible]）既祼薦香燈官入取毛血奠於神座前別設以太祝太官令取肝以鸞刀制之洗於鬱鬯貫之以膋燎于爐炭薦香燈官以肝膋入詣神於室別廟以太祝又出以隋祭于室戶外之左三祭于茅苴退復位

饋食

享日有司帥進饌者詣廚以匕升羊實于一俎（[illegible]）次升豕如羊實于一俎（[illegible]）入設於饌幔內俟初獻既升祼訖捧俎官及執事者捧俎入詣西階下北向北上次引兵部工部尚書詣西階下搢笏捧俎（[illegible]）升殿宮架作豐安之樂作詣僖祖神位前北向跪奠先薦羊次薦豕各執笏俛伏興有司入設於豆右腸胃膚之前（[illegible]）次詣每室奉俎並如上儀（[illegible]）樂止次詣別廟奠俎如前太廟之儀（[illegible]）降東側階由東廊復位初奠俎訖次引薦香燈官取蕭合黍稷擩於脂燎於爐炭當饌熟之時薦香燈官取菹擩於醢祭于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俱藉以茅引廟以太祝退復位次引太祝詣僖祖室前東向立次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宮架正安之樂作（[illegible]）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內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止登歌樂作詣僖祖室酌尊所西向立樂止登歌某命之樂作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著尊之醴齊訖先詣宣祖室酌尊所北向立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與入詣僖祖室神位前北向立搢笏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祭酒三祭于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出戶北向立樂止次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與先詣宣祖室戶外東向立初獻再拜次詣每室及詣別廟行禮並如上儀（[illegible]）初獻將降階登歌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復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作正安之樂舞者立定樂止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室酌尊所西向立宮架作武安之樂禮洽儲祥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壺尊之盎齊訖先詣宣祖室酌尊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與詣僖祖室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于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每室并別廟行禮並如上儀（[illegible]）初亞獻既入太室引終獻詣洗及升殿行禮並如上獻之儀訖俱降復位（[illegible]）次引太祝徹籩豆（[illegible]）登歌恭安之樂作（[illegible]）卒徹樂止次引宮闈令束茅訖俱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送神宮架興安之樂作一成止祠祭官於殿上（[illegible]）奉神主入祏室次引薦香燈官搢笏奉帝主入祏室（[illegible]）執笏退復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并引別廟宮闈令奉后主入祏室並如上儀退復位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入祏室訖次引初獻兵部刑部尚書亞終獻就望瘞位（[illegible]）有司詣室取幣束茅苴於坎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就望瘞位立定禮直官曰可瘞實土半坎本廟宮闈令監視（別廟殿下宮闈令監視）次引初獻以下詣東神門外揖位立禮

嘉宮贊禮畢揖訖退[illegible]太官令
帥其屬徹禮饌次引監察御史詣殿監視收徹訖還齋所宮闈令闔
戶以降[illegible]乃藏祝版於匱光祿卿以胙奉進監察御史就位展視光
祿卿望闕再拜乃退

太廟薦新儀註

陳設

前一日有司設新物於太常卿齋所至日以行事設籩豆於每室戶
外以所新物實之[illegible]又
設盥洗於阼階下直東霤北向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
巾設太常卿席位於殿下東南西向

省饌

前一日祠祭官引宮闈令詣太常卿齋所同眡新物應饌者有司詣
廚省護以時帥其屬臨莅

行事

薦新日祠祭官引宮闈令先入詣殿庭北向立祠祭官曰再拜宮闈
令再拜升自西階[illegible]開室[illegible]帥其屬掃除退就執事
位次有司奉新果禮直官引太常卿常服入就殿下席位西向立贊
再拜太常卿再拜次引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升殿
詣僖祖室戶外搢笏執事者以新物授太常卿太常卿受新物奉入
詣神位前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宣祖室太
祖室太宗室真宗室仁宗室英宗室神宗室哲宗室徽宗室欽宗室
於懿節皇后室安穆皇后室安恭皇后室行禮並如上儀降復位
少立退宮闈令闔戶降退

郊祀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行禮儀註

陳設

前朝獻三日儀鸞司設大次於齋殿又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前
隨地之宜行事助祭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宮之內外各隨地之宜設
東方南方客使次於文官之後西方北方客使次於武官之後又設
饌幔於殿門外隨地之宜前二日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宮之內外太
常設燎爐於殿門之外又陳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間稍南北向設
宮架於殿門外隨地之宜立舞表於酇綴之間前朝獻一日奉禮郎
禮直官設皇帝位版於阼階上西向飲福位於聖像之西南北向望
燎位於殿下之東南向贊者設亞終獻位於阼階之東稍南西向大
禮使左僕射於西階之西稍南東向[illegible]行事戶部禮部刑部
尚書吏部刑部侍郎光祿卿讀冊官舉冊官光祿丞於其西[illegible]
執事官位又於其後奉禮郎搏黍太祝太社太官令位於亞獻之北
西向稍却監察御史位二於大禮使之北東向俱稍却又設協律郎
位二一於殿上前楹之西北一於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丞於
登歌樂虡北押樂太常卿位於宮架之北良醞令於酌尊所俱北向
又設文武助祭官宗室位於行事執事官之南東西相向諸方客使
位於殿門之外隨其方國又設先潔位於殿門之外設大禮使左僕
射位於道西東向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侍郎押
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官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
搏黍太祝郊社太官令位於道東西向北上[illegible]監察御史
位於尚書之右異位稍却光祿陳禮饌於殿門內在北南向太常設
省饌位版於禮饌之南大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監察御史位
二在西東向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侍郎押樂太
常卿光祿卿讀冊官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搏黍
太祝郊社太官令在東西向北上禮部帥其屬設祝冊案於殿上之
西司尊彝帥其屬設玉幣篚於酌尊所次設籩豆簠簋之位於聖像
前左十有一籩右十有一豆俱為三行俎一在籩前簠一簋一在籩

豆外簋在左簠在右又設尊罍之位著尊二壺尊二皆有罍加勺冪為酌尊太尊二山尊二犧尊二象尊二皆有罍加冪設而不酌並在殿上稍南北向西上又設籩豆簠簋俎各一於饌幔內設御盥匜於阼階上并供進盤匜帨巾內侍坐並於皇帝版位之後分左右（[illegible]）又設亞終獻盥洗爵洗於其位之北（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洗在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illegible]）執罍篚者各位於其後

朝獻日行事前太常府卿帥其屬陳幣於篚（[illegible]）少府監帥其屬入陳禮神之玉置於聖像前（[illegible]）光祿卿帥其屬入實籩豆簠簋（[illegible]）太官令帥其屬入實俎（[illegible]）良醞令帥其屬入實尊（[illegible]）有司設神御殿禮饌及供奉之物如常儀太常設燭於聖像前又設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揖位於殿門外如告絜之位儀鸞司設神位版又設冊幄於殿門外各隨地之宜

省饌

前朝獻一日質明太社令帥其屬掃除宮之內外（[illegible]）帥執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illegible]）太府卿少府監入陳玉幣（[illegible]）少頃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並常服詣殿門外告潔位禮直官贊揖訖贊者引押樂太常卿入行樂架（[illegible]）次引禮部尚書入升自西階眡滌濯（[illegible]）次引左僕射申眡滌濯執事者皆舉冪曰潔俱退復位禮直官稍前曰告潔畢請就省饌位揖訖引大禮使以下各就位禮直官贊揖有司省饌具畢禮直官贊省饌畢揖訖俱還齋所次引禮部尚書詣廚眡濯溉次引刑部尚書詣廚省鑊水刑部侍郎增沃鑊水協律郎展視樂器乃還齋所晡後太社令帥其屬掃除宮之內外學士院以祝冊授通進司進御書訖降付尚書禮部

車駕自太廟殿詣景靈宮

朝獻日文武侍祠行事助祭之官宗室（[illegible]）先詣景靈宮祠所次禮直官贊舍人引禮部侍郎詣大慶殿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詣大慶殿鳴鞭行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祗應人員以下各自贊常起居次知省事以下都承旨以下知內侍省事以下御帶器械官應奉祗應道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幹辦庫務文臣一班常起居次皇帝即御座從駕宰執使相以下一班次管軍臣僚並常起居（[illegible]）皇帝乘輿鳴鞭出行宮北門將至景靈宮御史臺太常寺閤門分引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之官宗室于宮櫺星門外立班冊拜奏御訖退（[illegible]）皇帝乘輿入櫺星門至大次降輿以入簾降侍衛如常儀以俟行事

奉玉幣

朝獻日未行事前諸行事及助祭之官各服其服太祝奠冊於案太府卿少府監入陳玉幣光祿卿入實籩豆簠簋太官令入實俎良醞令入實尊罍樂正帥工人二舞以次入與執事贊者各就位次御史臺太常寺閤門贊舍人分引文武助祭官及宗室客使又就位次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詣殿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揖訖先引監察御史按視殿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降階就位次引大禮使以下各入就位次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於大次外左右次引禮部侍郎詣大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於宮架之側隨地之宜禮儀使當大次前俛伏跪奏禮儀使臣某言請皇帝行事奏訖俛伏興還侍立（[illegible]）皇帝服袞圭前導皇帝入自正門（[illegible]）協律郎

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升降行止皆奏乾安之樂）至阼階下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升自阼階大禮使從（皇帝升降行止皆從）大登歌樂作（左右侍衛之官量人數升）至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以下分左右侍立（凡行禮皆禮儀使前導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禮部尚書侍郎分立於左右）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作大安之樂發祥流慶之舞樂作三成止先引左僕射吏部尚書侍郎升詣聖祖座前立左僕射吏部尚書俱西向北上吏部侍郎東向樂作六成樂止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取玉幣於篚立於尊所又內侍各執盥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盥匜沃水皇帝盥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執大圭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登歌靈安之樂作殿中監跪進圭禮儀使奏請搢大圭執鎮圭前導皇帝詣聖祖座前北向立內侍先設繅藉於地禮儀使奏請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搢大

圭跪內侍加玉於幣以授吏部尚書吏部尚書以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授玉幣皇帝受奠訖吏部侍郎東向跪受以興進奠於聖像前左僕射吏部侍郎權於殿上稍西東向立吏部尚書還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樂止禮儀使奏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內侍舉鎮圭繅藉以鎮圭授殿中監以授有司

薦饌

初獻既太官令以饌實於俎及籩豆簠簋陳於饌幔內東西相向（者以孔蒲萬籩實以糗餌豆實以羃食直實以稻簋實以黍稷）俟皇帝升奉玉幣訖還位樂止次引禮部尚書詣饌所執籩豆簠簋以入戶部尚書詣饌所奉俎以入太官令引入正門宮架吉安之樂作設於西階下北向北上奉俎者在南次引禮部尚書搢笏執籩豆簠簋戶部尚書搢笏奉俎以升執事者各迎於階上禮部尚書奉籩豆簠簋於聖像前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籩於糗餌前豆於糝前簠於稻前簋於黍前次戶部尚書奉俎於聖像前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於豆前樂止俱降復位次引左僕射吏部侍郎詣聖祖座前立左僕射西向吏部侍郎東向次引吏部侍郎奉爵升詣皇帝版位前北向立內侍各執盥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盥匜沃水皇帝盥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爵吏部侍郎進爵內侍進巾皇帝拭爵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登歌乾安之樂作吏部侍郎受爵奉爵詣酌尊所東向立執尊者舉冪良醞令酌著尊之醴齊禮儀使前導皇帝詣聖祖座前北向立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吏部侍郎以爵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爵進酒再進酒三進酒訖以爵授吏部侍郎吏部侍郎東向跪受爵置於聖祖座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皇帝少立樂止左僕射以下俱復位舉冊官搢笏跪舉祝冊讀冊官搢笏東向跪讀冊

文訖以冊奠各執笏興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禮直官太常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詣酌尊所東向立宮架作沖安之樂降真觀德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壺尊之盎齊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聖祖座前北向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三進酒執笏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訖樂止降復位初亞獻行禮將畢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終獻詣洗及升殿酌獻並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初終獻既升獻戶部禮部尚書升詣飲西東向立次引殿中監大祝太官令詣飲福東向立奉豆及爵酒者各立於其後禮儀使奏請詣飲福位前導皇帝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又登歌報安之樂作皇帝至飲福位北向立尚醞奉御執

尊詣酌尊所良醖令酌上尊福酒各置二尊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西向奉以立禮儀使奏請再拜殿中監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受爵祭酒三祭于地啐酒奠爵殿中監跪受爵以興大官令取黍于簋摶以授太祝太祝受以豆東向跪以進皇帝受豆奠之太祝乃受以興降復位次殿中監再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受爵飲福酒奠爵殿中監受虛爵以興以授尚醞奉御執事者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次引禮部尚書詣聖像前徹籩豆次戶部尚書徹俎籩豆俎各一俱少移故處登歌吉安之樂作卒徹樂止禮部戶部尚書降復位禮直官曰賜福酒行事助祭官拜贊者承傳曰賜福酒再拜在位官皆再拜送眞宮架太安之樂作一成止

望燎

太安之樂畢禮儀使奏請詣望燎位前導皇帝詣望燎位登歌樂作至燎位樂止宮架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初賜福酒再拜訖吏部侍郎詣入祝執讀進詣聖祖座前取幣祝再執事官以俎載黍稷飯及爵酒降階詣於柴上禮直官曰可燎東西各以炬燎半柴禮儀使奏禮畢前導皇帝還大次宮架樂作出門外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以授有司侍衛如常儀皇帝至大次樂止侍郎奏請解嚴次引大禮使以下詣殿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宮贊舍人等分引文武助祭官及宗室客使以次出次引諸神御殿分獻官及太祝各入就位太祝在南北向分獻官在東西向（神御殿官太祝俱服）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太祝詣香案之西東立次引詣香案前北向立搢笏三上香跪執琖奠茶二奠酒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跪讀祝文讀訖以興舉版置於案降復位分獻官再拜訖降復位退其後南郊並如儀

先公遺老齋雜誌景定庚申秋大享明堂以余為殿中監進接圭官明堂之禮圭上執大圭以行事奠鎭圭以禮神圭之為性潤滑上所執處以錦纏之供奉官則以腦子粉澤手防滑墜也二圭皆以中貴一員掌之太常寺吏一人陪直皆在殿中監左右上詣景靈宮入思成門則跪進大圭上執以行至大次釋圭以授殿中監入大次殿奏中嚴外辦捲簾跪進如初上執詣縟位其時殿中監急趨祐室外奉鎭圭以俟須臾上且至入室禮吏唱云搢大圭執鎭圭上既自搢于腰間遂跪進鎭圭上受以奠于神幣前禮吏又唱云執大圭上自腰間取以執則殿中監急就神幣前取鎭圭入第二室凡禮吏之引唱殿中監之跪進一如初室至十三室然後獻禮畢上執圭就縟位東向立以俟亞終獻行禮凡明堂行禮之日設大次于殿廊上入俟嚴辦設小次于殿門右上還小次以俟亞終獻行禮然祖宗嚴禋帝祖例不還小次示恭勤也上暮年有內迫之證既還縟位余方在室中收鎭圭以付內侍賈不在上在前忽有旨還小次內侍於上手取圭以從還余方至太常少卿趙與訔呵詣曰殿中監何在上還小次與人接圭余為震恐因思惟有自劾待罪而已禮吏曰祖宗時未嘗還小次此謂之非次還內尊官若待罪乃顯上失宜付之忘言余心是之但從內侍取大圭跪俟小次簾外而已須臾捲簾進圭上執詣飲福受胙位授受行禮既畢復詣望燎位禮畢詣殿門俟上至而後畢事自初日朝獻景靈宮次日朝享太廟又次日明堂殿行禮皆如之禮云凡執玉輕如不克況與人主相授受乎其最可畏者上將入門跪進圭進圭進訖急趨旁側立恐妨天步之入也上將出門跪接接訖又急趨旁側立恐妨天步之出也當是時倉皇失措在俄頃間耳非夫平日端莊敬懼者不在此選朝廷蓋重其人難其事云

右宋朝大廟原廟恭謝禮雖郊祀前親享爲盛儀註已見於前遺老齋雜誌所書執主一則幷附見于此

四孟朝獻景靈宮儀註

齋戒

前期前一日皇帝齋於內殿御崇政殿視事如故唯不弔喪問疾作樂有司不奏刑殺文書其行事前導官齋於本司治事如故唯不判署刑殺文書及行刑

陳設

前期有司陳香案及供奉之物於聖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幷諸帝后位前儀鸞司設御幄於殿東廡西向設皇帝褥位於殿下東階之東西向及鋪設黃道裀褥幷逐香案前褥位（內第二日上詣後殿行禮）

朝獻

其日質明皇帝服鞾袍出內即御座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

司祗應人員已下於崇政殿各自贊常起居次從駕臣僚幷應奉前導陪位官幷管軍於崇政殿起居如閤門儀訖先退以俟從駕俟皇帝自崇政殿乘輦出行宮北門將至景靈宮侍臣前導及陪位官於景靈宮欞星門外殿門外迎駕起居再拜訖次有司引陪位官先詣殿下北向立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詣御幄前北向立禮直官引侍臣二員升殿詣聖祖天尊大帝香案前東西相向對立（首高后御月卯子行）（臣員分香案前兩以上侯進接今兩班立於殿上分東西相向立）陪位文武官入詣殿下北向立定俟皇帝乘輦入欞星門於東廊便門步至御幄簾降閤門官於東幄前相向立閤門報班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於御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朝獻之禮奏訖俛伏興（奉禮皆此）簾捲大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皇帝詣殿下褥位西向立（行在）（入閤大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行即分立於左右札）太常卿奏請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升自東階詣聖祖天尊大帝位香案前褥位北向立內侍奉香太常卿奏請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以茶酒授侍臣侍臣西向跪以進又奏請皇帝跪進茶進酒再進酒三進酒以授侍臣置于聖祖天尊大帝位前又奏請俛伏興又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降自東階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御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訖行事前導陪位官等先詣中殿立班如前殿儀俟皇帝詣中殿御幄簾降閤門報班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於御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朝獻之禮奏訖俛伏興（餘並如上）簾捲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皇帝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太常卿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前導皇帝升殿詣聖祖大帝位香案前褥位北向立內侍奉香太常卿奏請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以茶酒授侍臣侍臣西向跪以進又奏請皇帝跪一奠茶奠

酒再奠酒三奠酒俛伏興又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詣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徽宗皇帝神御神案前行禮並如上儀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降自東階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御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訖陪位行事前導應奉官以次退皇帝歸齋殿以俟還內如來儀次日皇帝自內乘輦入欞星門將至宮門就露屋降輦步至齋殿由後殿之後至後殿東廊御幄以俟詣元天大聖后次詣昭憲皇后孝明皇后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章穆皇后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慈聖光獻皇后欽聖憲肅皇后欽成皇后欽慈皇后昭慈聖獻皇后顯恭皇后顯肅皇后神御香案前行禮並如前殿中殿之儀

第一日

其日質明皇帝服鞾袍出內即御座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

司祇應人員以下於後殿各自贊起居次從駕臣僚并應奉官進詣位官等先詣中殿立班如前殿儀俟皇帝詣中殿御幄降閤門報班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於御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恭謝之禮奏訖伏興（奏禮畢准此）簾捲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皇帝升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太常卿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詣宣祖皇帝位香案前褥位北向立內侍奉香太常卿奏請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以茶酒授侍臣侍臣西向跪以進又奏請皇帝跪奠茶酒再奠酒三奠酒俛伏興又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詣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徽宗皇帝欽宗皇帝神御香案前行禮並如上儀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導皇帝還御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訖陪位行事前導

應奉官以次退帝歸齋殿以俟還內（[illegible]）

第二日（[illegible]）

皇帝自內乘輦入擡昇門至齋殿降輦步至後殿東廡御幄以俟詣元天大聖后次詣昭憲皇后孝明皇后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章穆皇后章獻明肅皇后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欽聖憲肅皇后欽成皇后欽慈皇后昭慈聖獻皇后明節皇后顯恭皇后顯肅皇后顯仁皇后神御香案前行禮並如前殿中殿之儀

太祖親享廟四

乾德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開寶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係親郊朝享）

開寶九年四月五日（幸西京行雩祀禮）

太宗親享廟五

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雍熙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淳化四年正月一日

至道二年正月（[illegible]）日係親郊朝享

真宗親享廟十二

咸平二年十一月六日 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景德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十一日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illegible]）

三年（[illegible]）

四年十月（[illegible]）

五年閏十月（[illegible]）

六年（[illegible]）

天禧元年（[illegible]）

仁宗親享廟十三

天聖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八年十一月八日

景祐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寶元元年十一月（[illegible]）

四年十一月（[illegible]）

皇祐二年（[illegible]）

嘉祐（[illegible]）

英宗親享廟一

神宗親享廟六

熙寧元年十一月（[illegible]）

十年十一月（[illegible]）

元豐二年九月二十（[illegible]）

哲宗親享廟五

元祐（[illegible]）

元祐（[illegible]）

元符元年（[illegible]）

紹聖（[illegible]）

徽宗親享廟九

建中靖國元年（[illegible]）

大觀四年十一月（[illegible]）

六年十月（[illegible]）

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大觀元年九月二十日

七日係郊朝享

政和七年十一月（[illegible]）

欽宗親享廟十

紹興七年九月十（[illegible]）日

十三年正月十一日（[illegible]）

十一月七日　十六年十一月九日
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三十一年九月一日
宣和廟堂孝廟

孝宗親享廟十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　隆興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乾道三年十一月一日　七年十一月五日
六年九月十八日　淳熙二年九月六日
九年九月十五日　九年九月十二日
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十五年九月八日

光宗親享廟二

淳熙十六年四月六日
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寧宗親享廟八

慶元三年十一月壬寅　嘉泰三年十一月癸酉
開禧二年　嘉定二年九月庚子
嘉定五年十一月丁酉　八年九月庚午
十一年九月庚辰　十四年九月庚寅

按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于宗廟是也自漢以來禮制寖廢宗廟之祭人主多不親行至唐中葉以後始定制於三歲一郊祀之時前二日朝享太清宮太廟次日方有事于南郊宋因其制於第一日朝享景靈宮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郊壇或明堂行禮國史所書親享太廟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禮所謂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是也若正祭則未嘗親行雖禘祫大禮亦命有司攝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親行祫祭禮一次而已蓋法駕鹵簿其費浩繁鄭重禋薦升降其禮節繁多故三歲郊帝之時僅能舉一親祠然告祭之事亦有大於祀天者如即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每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以告嗣位宋朝惟孝宗光宗以親受內禪特行此禮而其它則皆以爲三年不祭之說爲拘不復舉行然自以日易月之制既定諒闇之禮廢久矣何獨於嗣位告祭一事以爲不可行乎慶元間李大性李𡌴所言可謂至論要之親享既不能頻舉則合於禘祫大祀行之而嗣位告祭則亦必合親行如卜郊之祭則三歲常行之事又只爲將有事於上帝而告何則本非宗廟之大祭有司攝事足矣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九

鄱陽馬端臨

[illegible]

宗廟考

禘祫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祫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穀梁傳同○楊氏曰愚按此謂大合毀廟與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

右大祫

朱子周大祫圖

不窋至宣王爲昭皆南向

太祖后稷東向

鞠至幽王爲穆皆北向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illegible]）主出廟入廟必蹕（[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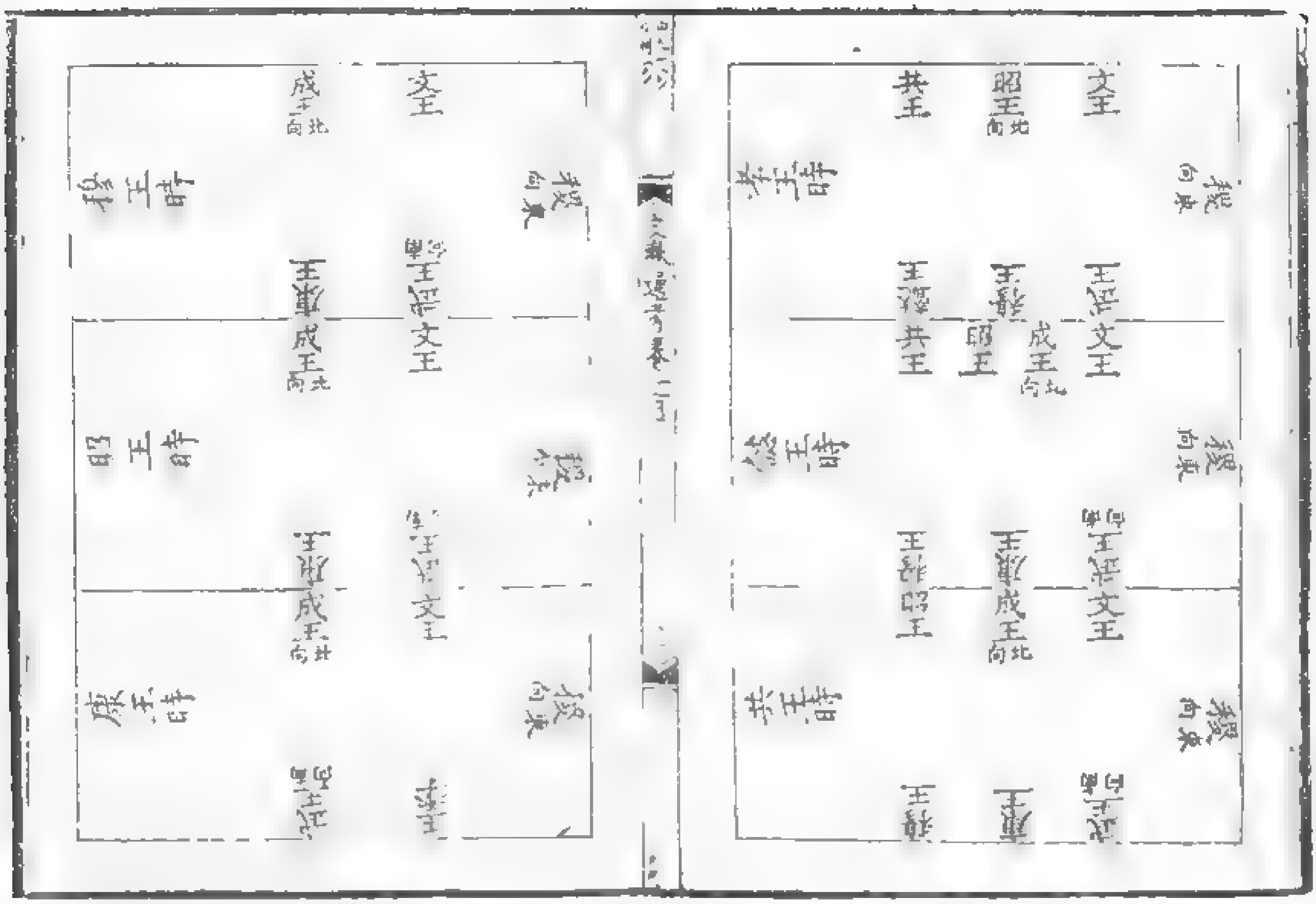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illegible]）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illegible]）

右時祫

朱子周時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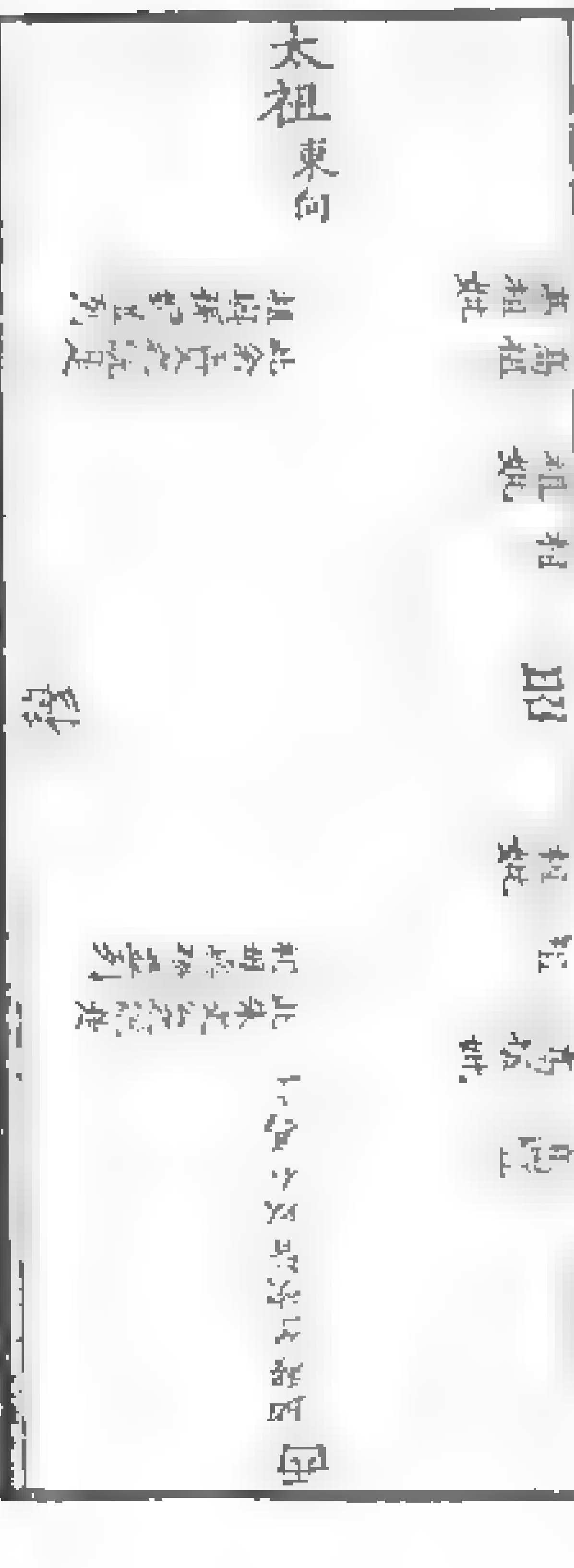
	公季	公叔（南向）	
文王時	王季	亞圉	后稷（東向）
武王時	文王	公叔（南向）	后稷（東向）
成王時	武王	王季（南向）	后稷（東向）



朱子曰昭穆之不為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祫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璪以為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祫不兼毀廟之主則右無昭而穆獨為尊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為穆而武常為昭也故陸佃以為毀廟之主有不皆祫之時難之而未見璪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為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雖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遠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為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為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問朱子祫祭考妣之位如何答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北向者當以西方為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並列於體為順若余正父之說則高祖東而妣西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並列於體為不順彼蓋據漢儀中有高祖南向呂后少西更不取證於經文而獨取傳註中之一二執以為是斷不可回耳

祫祭考妣位圖



楊氏曰愚聞之師曰祫祭有二曾子問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大祫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祫祭惟有此二條此外無餘禮矣漢儒之論又混禘祫而并言之何其紛紛多端耶馬融謂歲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鄭玄謂祫則毀主未毀主合祭於太祖禘則惟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則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則祭於武王之廟何休謂祫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及論禘祫之歲月則皆援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爲據按祫祭年月經無其文惟公羊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夫殷祭乃大祫之祭也謂五年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於禘祭乎何與漢儒乃援此以證禘祫相因之說爲鄭康成之說則曰三年而祫五年而禘爲徐邈之說則曰相去各三十月三十月而祫三十月而禘唐自睿宗以後三年一祫各自計年不相通數然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而禘祫同歲太常議曰今太廟禘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下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求於禮經頗爲乖失國朝宗廟之祭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盖用鄭康成之說其後有司又言三年喪畢遇祫則祫遇禘則禘二說抵捂不可稽考熙寧初乃用徐邈之說每三十月而一禘後又以二祭各不相因故熙寧八年既禘又祫竟無一定之論推原其所以然皆由混禘於祫而皆以爲合食於太祖也夫既混禘於祫皆以爲合食於太祖則禘祫無辨矣而又欲勉强穿鑿分別其所以不同此所以紛紛多端而莫之一也知禘者帝其祖之所

自出不兼群廟之主而惟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祫異不容混矣知大祫兼群廟之主則自太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矣又何壇墠與郊宗石室之分乎又何大王王季合食於后稷文武以下分昭穆各祭於文武二祧之分乎祫祭則功臣皆祭即司勳所謂祭於大烝是也謂誰祫祭功臣不與享乎知禘祫之不同則鄭康成徐邈之說皆非矣其間相因不同因之說皆無謂矣又何同異得失之足論乎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illegible]

黃氏曰先鄭曰追享朝享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說近趙伯循春秋纂例曰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盖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追遠之義故又推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不兼群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公羊傳曰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謂之大事也然則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爲追享祫群主皆朝于太祖而合食故爲朝享記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此朝之義後鄭亦曰追享追祭遷廟之主而曰有所請禱非常禮也又曰朝享月朔朝廟於義通然月月行之何以謂之間祀

禮運疏云祫祭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案司

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醍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斝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凡十有八尊故崔氏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明水玄酒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

楊氏曰愚按禮運疏云司尊彝尊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惟兩而已蓋五齊各加明水當用十尊今云用兩大尊兩山尊此疏之所以疑也然司尊彝疏已云禘祫則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則未嘗以兩爲拘也所謂重用取足者泛齊醴齊各以大尊盛之盎齊醍齊各以山尊盛之是五齊各用五尊也五齊各加明水合之而爲十尊

大祫九獻圖

若時祫則所用彝尊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九獻兩圖同禮運

疏崔氏云周禮大祫於太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醍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獻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

二彝	虎彝盛明水	蜼彝盛鬱鬯
五齊	太尊盛泛齊	太尊盛醴齊
	山尊盛盎齊	山尊盛緹齊
	山尊盛沈齊	
祼	王一獻 祼用虎彝	后二獻 祼用蜼彝
朝踐	王三獻 用太尊泛齊	后四獻 用太尊醴齊
饋獻	王五獻 用山尊盎齊	后六獻 用山尊緹齊
朝獻	王七獻 用朝踐太尊泛齊	
再獻	后八獻 同饋獻山尊緹齊	
	賓九獻 用山尊沈齊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illegible]

大饗其王事與 [illegible] 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 [illegible] 內金示和也 [illegible] 束帛加璧尊德也 [illegible] 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 [illegible]

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 [illegible] 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 [illegible] 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illegible]

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illegible]

○大司樂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思文　天作　清廟　執競　維清　武　雝

右祫祭禮物樂舞

按楊氏祭禮以思文以下六詩爲祫祭之樂歌，蓋本通典之說。然以序考之，惟天作祀先王公，近於祫祭，而其它詩則皆非也。蓋朱文公之釋詩，皆廢序而自爲之說，故其門人宗之。然祫者合祭太祖以下，所該甚廣，則其詩之所贊頌者亦不當專指一人。如天作、如執競、如武、如雝，贊頌者衆，則祫祭之時歌之可也。至於思文專言后稷，清廟、維清專言文王，施之祫祭則不協矣，恐當以序說爲正。

前期十日 [illegible]

祭之前日　小史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 [illegible]

祭之日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 [illegible]

九獻 [illegible]

祼　祼用虎彝、雞彝，皆有舟 [illegible]

朝踐　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 [illegible]

○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 [illegible]

[illegible] 魯公用騂犅，群公不毛 [illegible]

用兩大尊 [illegible]

饋獻　饋食之籩，其實棗、𥹋、桃、乾橑、榛實；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 [illegible]

○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群公廩 [illegible]

朝獻 [illegible]

再獻　其再獻用兩山尊 [illegible]

○加籩之實，菱、芡、栗、脯、菱、芡、栗、脯；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 [illegible]

○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 [illegible]

之後序之加爵宗廟有三加則天子以下加爵之數依尊卑不槪三加也故特牲二加爵別有三加則子男以下以王出子諸侯諸之上卿不舉尊亦當依特牲以爲后獻皆用瑤爵亦用瑤爵又以九獻之外加爵用璧散今繁內宰云外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註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始用瑤爵則后未聞尸以爵不用也又鄭註司尊彝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以璧角璧散則臨尊彝也云崔氏乃云王王之外而再獻者用璧散臣加爵之禮又云王既獻后亞獻其義也

周旅酬六尸 使之相酬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疏曰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向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中凡六在右(?)[illegible]

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酬似之也 [illegible]

右九獻

通典將祫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師告其太宰太宗太史帥執事而卜日既卜司隸隸僕除糞洒其廟將祭前夕於廟南門之外展牲庖人告牷太宰涖祭以濯祭器掌次於廟門外之東設王大次及公卿以下次幕其尸次狀設幄 [illegible] 次百司所供之物皆至廟門外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牲每廟各一牢 [illegible] 司烜氏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照鑊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加五齊 [illegible] 籩人陳四籩之實 [illegible] 醢人掌四豆之實 [illegible] 醢人共五齊七菹醢醢醬等鹽人共苦鹽散鹽 [illegible] 小史叙昭穆之俎簋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司尊彝共牢牲彝黃彝 [illegible] 幕人共帷布巾以冪之烹人共鑊及大羹鉶羹之器 [illegible] 舍人共簠簋甸師氏共蕭茅及鬯人共秬鬯 [illegible] 凡后所陳薦玉齍玉敦等物皆九嬪共之獻尸之瑤爵等內宰共之天府陳國之玉鎮大寶器於東西序 [illegible] 九服內諸侯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異等皆陳於庭其几筵司几筵云吉事變几 [illegible]

席皆以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illegible] 司服共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尸服亦然凡百司所供之物皆太史校數之及執所當置廷 [illegible] 王所乘輅雞人呼晨司樂宿懸等一如圜丘其日夙興陳酒祼等室中近北陳彝尊彝之南陳明水明水之南室戶之內陳泛齊醴齊盎齊室戶之外堂上陳醍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之南陳玄酒玄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 [illegible] 於是太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太祖后稷廟中於室中之奧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位尸在東北面太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爲昭次昭之子在南方北面相對爲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直至禰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 [illegible] 獻王服袞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褘從王而入則奏齊夏次尸入奏肆夏 [illegible] 王乃祼獻酌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爲求神之始也此爲一獻 [illegible] 次后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此爲二獻次奏黃鍾奏大呂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illegible] 前祼及樂皆爲求神謂之二始 [illegible] 以同人尚臭故以臭次王出迎牲入奏昭夏 [illegible] 王親牽牲大夫贊執幣而從 [illegible] 王乃親執鸞刀啓其血毛 [illegible] 乃以牲告庭云博碩肥腯 [illegible] 以授於祝

祝入告神于室幽全之義也(禮器云血毛詔於室是也幽謂血全謂色純也)乃延太祖尸主坐於室戶外之西南面主在其右亦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主各在其右王乃親射牲而殺之以行朝事之禮乃延尸於戶西南面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illegible])次乃升牲首于室中置於北墉下([illegible])乃薦腥肉於戶主前謂朝踐之禮王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之獻凡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黃鍾之調作大武之樂奏大武之時則歌維清及大武之詩(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大武奏大武也)獻后稷尸時樂同降神樂章則歌思文(詩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獻先王先公則大司樂云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先祖先王先公)樂章則歌天作(詩序云天作祀先王先公也)獻文王尸歌清廟(詩序云清廟祀文王也)獻武王尸歌執競(詩序云執競祀武王)樂同先王先公([illegible])后薦之後遂以瑤爵酌醴齊以亞獻凡四獻也於是堂下樂亦作時王從東階而西酌以獻尸后則從西而東酌獻尸([illegible])至於薦熟時先以所薦之饌設於堂以告尸主([illegible])時祝以斝爵酌奠於饌之右([illegible])此時又脟骨及黍稷焫於蕭合馨香達于牆屋既乃迎尸入室各即席祝取向時所奠斝爵將祭之祝乃詔王拜尸以安之尸遂坐祭酒啐之奠之於是王又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豆薦訖乃以瑤爵酌盎尊醍齊以亞獻凡六獻也([illegible])尸乃食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尊之泛齊以酳尸謂之朝獻凡七獻也([illegible])后乃薦加事豆籩尸飲訖授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乃設酢席於戶內([illegible])則於是后以瑤爵酌饋食尊醍齊以

獻尸謂之再獻凡八獻也([illegible])尸乃酢后后飲酢酒次諸臣爲賓酌盎尊沈齊以備卒食三獻凡九獻([illegible])大祝乃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以索祭名爲祊([illegible])既九獻王乃冕而總干戚率羣臣王在東舞大武樂皇尸([illegible])又皮弁而舞大夏兼作六代之樂遂行加爵爲旅酬之始([illegible])加爵者謂太子([illegible])乃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用璧角酌沈齊各行一加爵([illegible])然後燂胞翟闇等皆有所賜予於來日又祭名爲繹亦謂之祊([illegible])其禮先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而事尸於堂其祭室之禮簡而事尸禮大以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

楊氏曰愚按特牲饋食禮賈疏云天子大祫十有二獻夫宗廟祭禮莫重於大祫恐未必止於九獻周官諸公九獻諸侯七獻見於行人諸侯長十有再獻見於掌客註云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以諸侯長十有再獻推之則大祫十有二獻禮亦宜然但其禮既亡節文無所可據禮運疏及通典所述九獻大略著之于篇庶幾可以見禮之梗槩賈疏十有二獻之說今並存之以待作者

傳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illegible])左氏曰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illegible])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illegible])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illegible])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illegible])湯不先契([illegible])文武不先不窋([illegible])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解，佳賣反。忒，他得反。）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詳見前。）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升謂西上。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之[illegible]祖及閔僖各當為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穀梁傳同。○國語魯語：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illegible]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illegible]不踰也。[illegible]春秋書大事于太廟，謂大祫也。）○定公八年冬十月，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以順祀也。）左氏曰：順祀先公而祈焉。（[illegible]）

通典：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懽，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祫禘，秋祫嘗，冬祫烝，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illegible]）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祫禴，秋祫嘗，冬祫烝。（[illegible]）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來年春禘于群廟。（[illegible]）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illegible]）禘以夏，祫以秋。（[illegible]）

右楊氏祭禮只分大祫時祫為二，而不言四代之制，且不言

祫祭之時，蓋以經無明文，不敢臆說，而通典則備言之。蓋通典取鄭康成所註禮記為說，而康成又約春秋所書為說，大槩皆臆說也。是以先儒多排之。然自鄭註既行，而後之有國者多本之以定宗廟之祭矣。故具載通典所述，而列諸儒之論于左方。

趙氏曰：王制春礿夏禘，鄭註以為夏時禮；祭統註謂夏殷禮；祭義春禘秋嘗，註以為春禘者夏殷禮，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又註曰：禘當為禴。夫禮記諸篇或孔門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惟兩度書禘，（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今之三月；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今之五月也。）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而鄭玄不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為礿。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也？王制：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故云耳。若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得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鄭註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太宗伯註曰：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又云禘祫俱殷祭，祫則於大祖，列群廟之主；禘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廟之有祫祭，象有族食之義，列昭穆，齒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有何理哉？若信有此理，五廟七廟有虛主，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祫之異，強生此義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曰：烝嘗禘於廟。蓋左氏見春秋經前後記祭，唯有此烝嘗禘三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按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亦左

氏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旨妄引禘文而說祭耳問者曰若謂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昔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言禘於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合施於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

林氏曰事有出於一時之偶見行之數千百載莫有悟其非者良可嘆也夫禘祫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謂之先三而後三（鄭康成）或謂先二而後三（徐邈）辨祭之小大則或謂祫大於禘（鄭康成）或謂禘大於祫（王肅）或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賈逵）（劉歆）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勿辨其可深責者始為私見臆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

春禘于群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周禮殷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為之說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大事祫也推此是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也明年春禘經無正文約僖公定公八年皆有禘文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二年亦皆有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為五年禘故禘於群廟也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固書為此說後學又不察固為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常俾後世以見其非禮何反以為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

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者果禮耶又曰明年春禘經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爾總也魯之設祭何常之有聖人於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僖公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則春秋不書禘又何據耶況宣公八年經書有事于太廟則是常祭也而以為禘何耶此為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夏五月吉禘于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僖無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不然魯至僖公而始書三望豈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後書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

再烝十二公而止一書又可以為法乎亂世之典以為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區區一鄭氏不足責後世諸儒凌易而從之歷代祀典咸所遵用甚可悲也夫其論禘祫之制既繆至其言祭之時亦非矣春秋書大事於秋八月而彼以為冬書閔公之禘於夏四月書僖公之禘於七月而彼一以為夏既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時是自戾也故曰事有出於一時之偶見行之數千百歲莫有悟其非者禘祫之說是也雖然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曰孟子之時不聞周禮之詳矣況加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聞闕疑鄭氏惟不知闕疑之理乃妄說以惑世況又効其尤耶故求之聖經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答以不知譏魯僭也春秋之法所譏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否書郊書望與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譏其短喪逆祀不在於祫故曰大事

而已何者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立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義故近推祖所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以其祖顓帝之所出也商人周人皆禘嚳以其祖契文王之所出也禘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若夫祫則合食而已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乃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爾蓋其禮之大者至於年數之久遠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可據漢儒臆論也若世有聖君賢臣達禮之情覩時變通而為之制可矣何必膠柱而不知變乎苟徒以鄭氏之誤說魯人僭禮之典以為百代常行則恐為後世知春秋者笑也

楊氏曰自漢以來宗廟之禮不合古者其失有二混禘祫為

一事一失也輕宗廟而重原廟二也其一曰禘祫之禮不同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也合群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也先儒皆知祫為殷祭矣而又兼以禘為殷祭其說何從始乎蓋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勳勞賜以郊禘重祭聖人已歎其非禮然魯之有禘特祭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僭用禘禮行吉祭不於周公之廟而行之於莊公之宮而禘之禮始紊自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謂大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天子有祫諸侯亦有祫於文公乎何譏譏其逆祀躋僖公也鄭康成乃謂禘祫皆為魯禮夫謂祫為魯禮可

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况僭而行之於莊公之宮又禘于太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禘宗廟之大祭也故惟禘禮為盛觀明堂位之言可見閔僖竊禘之盛禮以侈一時之美觀猶周公廟有八佾其後竊而用之於季氏之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況二年喪畢而吉祭此祫禮也閔公喪未畢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合先祖叙昭穆此祫禮也僖公竊禘之盛禮以致夫人禘祫之混自此始也鄭氏不能推本尋源以辨禘祫二禮之異正閔僖僭禘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所深譏者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又妄稱禘祫皆為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並行且多為說以文之按鄭註王制及春官大宗伯詩殷頌皆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愚始讀鄭氏三註意其必有昭然可據之實及考其所自來則曰一祫一禘之

說出於春秋魯禮及緯書[illegible]之僞而不悟其非此鄭氏之穀惑不足責也謂出於春秋魯禮者並無事實可證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二事穿鑿傅會以文致其說而已夫禘祫二禮其源各異本不相因僖公二年亦必有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無既牽合影射以為有蓋欲明僖公之禘前有祫文公之祫後有禘以證一祫一禘之說而已此其妄一也夫既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為證矣又謂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八年皆有禘致於春秋宣公八年有事于太廟未嘗有禘文乃鄭氏僞虛詞以多其證此其妄二也文二年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所謂五年再殷祭者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鄭氏乃引之以為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證此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九七年與五年再殷祭之數不合也則為之說曰魯禮三年喪

畢而袷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夫謂三年喪畢而袷於太祖可也明年春禘于群廟何所據而爲是說乎強添此事於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擬五年七年不合之數爾後之儒者知其不可則爲之說曰喪畢之袷袷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也其爲說若巧矣惜乎其似是而實非也此其妄四也且後世之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者乃是以與爲有駕虛爲實取閔僖皆爲之證以明先王禘袷之正禮旣三註其說於經又以此說推演爲禘袷志註疏溫溢文不勝繁故觀者莫辨諸儒靡然而從之是皆求其說於鄭註之中未嘗以經而考註之眞僞也王肅故爲不信鄭氏亦以禘爲五年殷之祭名不亦誤乎自鄭氏之說立混禘於袷而禘之禮遂亡混袷於禘而袷之禮亦紊夫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見於大傳見於小記見於喪服子夏傳非不

甚明祭法首述虞夏殷周四代已行之禮又信而有證因有國家者所當講明而舉行也自漢以來世之儒者皆置之而不論其故何哉蓋後之言禘者皆求其說於三年一袷五年一禘之中而不求之於禘其祖之所自出皆由漢儒混禘於袷而遂至於不知有禘此禘禮之所由亡也可不惜哉漢儒旣以禘袷皆爲魯禮又以禘袷同爲殷祭於禘袷之本原已失之矣又欲辨流逐末欲辨禘袷之名所以不同是故馬融謂禘大袷小袷三年大禘及宗廟袷譚袷及壇墠袷鄭玄謂袷大禘小袷豐王未殷主合食於大祖禘主合食未毀則各祭於其漸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紛紛異同得失不能相通最是鄭氏多爲之說附經而行其汨經爲尤甚於是袷禮爲禘所混歷代所行衆說紛錯歲月先後拘牽纏繞而袷禮亦不得其正是袷之禮亦從此而紊矣故曰混禘袷爲一事其失一也經于廟原說見宗廟門

又曰愚按鄭氏注周制春官大宗伯及詩殷頌皆云魯禮三年喪畢而袷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及注邑人廟用脩又云始禘自饋食始信如是言則喪畢而有袷袷之前又有禘自饋食始也以儀禮考之大祥禫皆有此祭猶是喪祭也喪畢則有吉祭未聞喪畢旣有吉祭之袷袷前又有吉祭之禘也自鄭氏註有此說魏下后唐肅宗之喪皆禫後有禘喪畢有袷明年春有禘國朝治平二年同知太常禮院呂夏卿亦建此議謂之小禘後之儒者惑於鄭氏註經不知經無其文乃鄭氏說也若如魏家謂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爾時太主新入廟禘祭之此尤非也禘吉祭也練而壞廟之時遽行吉祭尤無是理

按禘袷之制禮經無明文而漢儒之釋經者各以意言之其說互異於鄭氏而其支離亦莫甚於鄭氏故先儒皆不以爲然如趙氏林氏楊氏之言辨析詳明已無餘蘊然其所謂誤

者大槩有四三年一袷五年一禘一也混禘袷爲一事二也以禘爲喪服即吉之祭三也以禘爲時祭四也夫三年一袷五年一禘經無其文蓋禮緯之說若混禘袷爲一事則鄭氏據魯之僭禮妄作而以爲周禮先儒言之詳矣至於以禘爲喪服即吉後之祭爲非則愚以爲王制言三年之喪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然則喪服未除宗廟諸祭悉廢非特禘袷也左傳言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然則喪服既除宗廟諸祭盡舉亦非特禘袷也以是觀之則鄭註所謂魯禮三年喪畢而袷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恐只是泛指喪畢則可以吉祭而言未見其即以袷禘爲喪畢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禮謂之祔然左氏所謂特祀於主者先儒註釋以爲祀新主於寢則不及群廟也儀禮士虞禮載祔祭祝文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

祭（脯曰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享則祔亦有告祭于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乃士禮若國家之禮則禘祫時享之外必別有一祔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為祔而禮之失自此始矣先儒議康成之釋禘祫病其援魯之失禮以為周禮然魯自以禘為祔祭而康成自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則其意乃以祔為祫本不以禘為祔實未嘗專以魯為據也蓋祫者合祭也大祫則以已毀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時祫則以未毀昭穆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至於祔則亦是以新主合于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祫訓祔祭亦未為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於群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為康成所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群廟本非援魯禮而言未可深非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遥推其禘祫之年則為無據[illegible]說耳若禘之又為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為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它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為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援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禘烝嘗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為左氏見經中有禘于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它國之祭祀皆妄以為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安有魯國元無此祭晉人元無此言而鑿空妄說乎蓋魯伯禽嘗受郊禘之賜則魯國後來所行之禘其或為大禘或為時禘亦未可知也至於左氏所謂烝嘗禘於廟晉人所謂寡君未禘祀則時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難倚之郊望而例以僭目之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

祫禘

有虞氏禘黃帝（趙氏曰鄭氏注謂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夏后氏亦禘黃帝（義同）殷人禘嚳（殷祖契出自嚳）周人禘嚳（義與殷同）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自出謂所出之帝）諸侯及其太祖（太祖始受封君也○趙伯循曰諸侯有五廟唯太廟百世不遷及者言遠祖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王不禘也不言祫者四時皆祫故不言時也）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有功見省謂記有功也○干者逆上之意也言逆上及高祖也○楊氏曰愚按天子有禘有祫諸侯及其太祖亦有祫大夫無祫惟有大功見知於其君乃得祫及高祖○儀禮喪服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楊氏曰按大傳及子夏傳二章皆言大夫祭祖諸侯及上及其太祖惟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所謂禮不王不禘）

按鄭氏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爲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威仰也遂指禘以爲亦祭天之禮混禘於郊捨嚳而言靈威仰其說妖妄支離特甚先儒多攻之蓋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郊祀只及稷而禘則上及嚳是宗廟之祀莫大於禘故祭法先禘於郊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於祀天無預也至楊氏引子夏傳以釋祖之所自出其說尤爲明暢云

禘大祭也（五年一大祭）繹又祭也（疏云知非祭天之禘者以此下文云繹又祭也爲宗廟之祭知此禘大祭亦宗廟之祭也○爾雅）長發大禘也（詩頌）

朱子曰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

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群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雝禘太祖也（周頌）

朱子曰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爲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嚳稷者若以爲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爲武王祭文王而徹祖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陳氏曰趙伯循謂禘祭不兼群廟之主爲其踈遠不敢褻也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雝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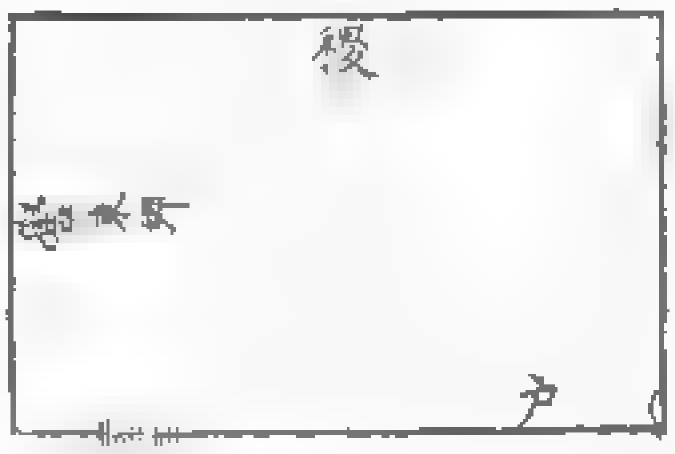
文王則不兼群廟之說其足信哉

楊氏曰愚按禘祭不兼群廟之主此非趙伯循之臆說也太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不兼群廟之主明矣曾子問云祫祭其大廟祝迎四廟之主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皆指祫祭而言並無一言說禘爲殷祭則禘不兼群廟之主又明矣是以朱子疑長發爲大祫之詩疑雝爲武王祭文王而徹祖之詩是蓋以理決之而辭詩序所惑也且詩頌長發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之帝雝禘太祖無一詞及其嚳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詩序之不足信於此尤可見矣

按爾雅以禘爲大祭祭法序禘先於郊夫子答或人之問禘不敢易其對而以爲知其說者於天下國家如指諸掌由是

後之儒者以禘爲祭中之至大者而必推尊其所以大之說故或以祖之所自出爲天帝其意必謂郊明堂猶祀天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而已乎又以禘爲并祀群廟之主其意必謂祫猶並祀群廟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及祖之所自出而已乎此二說者趙伯循楊信齋諸公闢之甚矣至於大禘之外復有時禘則見於禮記左傳者具有明文而趙楊二公猶不以爲然其意亦必謂禘大祭也不當復以此名時祭然不知祫亦大祭而亦有大祫時祫之分則禘何害其爲一名而二祭乎然則以禘爲配天以禘爲合祀群祖以禘爲非時享其意皆本於欲推尊禘祭之所以大而不欲小之故耳

朱子周大禘圖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司尊彝九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鄭司農云追享謂禘也○黃氏曰追祭其所自出故爲追享○詳見祫祭條司尊彝註楊云九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謂禘祫也所用尊彝皆同則嘗祫如禮○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其牲體而○國語周語○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國語楚語○祀牲何及對曰禘郊不過繭栗○自謂天子之禘特用繭栗之牲不以禘爲祀天也楊氏曰愚按王肅以禘用繭栗之牲而非祀天此言是矣但王肅又以禘爲殷祭則與祫無異而不知所謂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亦未爲得也愚謂祭天用辟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尊尊之義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尊而且遠亦用繭栗尊之如天也祖考與天本一氣祖考近而親故以人道事之所自出之帝尊而且遠故以天道事之也○又按禘禮大略雖與祫禮同然大祫則合毀廟未毀廟之主一小之禘又上及其祖之所

自出則禘又大於祫矣馬融王肅以禘大祫小此言是也鄭玄注經乃云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彼蓋不深考大傳小記之文與四代禘郊祖宗之義但以禘祫同爲殷祭而不知禘爲祭其祖之所自出所以徒爲此紛紛也鄭氏禘祫志曰祫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二酒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賈公彥曰祫十有二獻禘九獻此蓋注疏家溺於祫大禘小之說然也爾雅曰禘大祭也夫禴祀烝嘗時祫大祫皆宗廟祭也爾雅特言禘爲大祭則禘大於祫可知矣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角璧散俎用梡嶡其樂則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此蓋王禮也用之於周公之廟已爲非禮其後他廟遂僭用之如閔二年夏五月乙丑吉禘于莊公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之類是也 荀假士句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不惟僭用之於祭亦僭用之於享賓矣此何異魯有佾舞雍徹而其後亦用之於季氏之庭三家之堂也故春秋特書二禘所以譏僭禮之始也而注疏反引之以爲先王之正禮不亦誤乎賈公彥曰大祫十有二獻禘大於祫其禮尤隆至於獻數亦當同之但禮文殘缺莫得而見節文之詳備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魯公伯禽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尊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 [illegible] 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 [illegible]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illegible] ○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illegible] 左氏曰速也公羊曰吉者未可以吉也何以書譏始不三年也穀梁曰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illegible]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illegible] 左氏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illegible] 公羊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 [illegible] 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illegible]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illegible]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illegible]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illegible]

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謝氏曰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朱子曰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問禘之說朱子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又曰程先王說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群廟之主皆祭之祫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群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問禘之說諸儒多謂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昭

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之如何曰也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

楊氏曰愚聞之師曰鄭氏以禘祫皆為殷禮抑不知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成王賜周公以禘禮蓋亦禘於周公之廟爾閔僖二公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致夫人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僖二禘者正僭竊之始也今乃據春秋書二禘以為殷禮可乎又以禘祫同為殷祭抑不知祫者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方謂之殷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此祭不兼群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今乃謂禘為殷祭可乎惟其以禘祫皆為殷祭禮又以禘祫同為殷祭故後之言禘者皆求之於一祫一禘之中而不求於禘其祖之所自出混禘於祫而遂至於不知有禘遂使二千年來國家大典禮為所汨壞是誰之過與然義理在人心終不可埋沒唐大曆間趙伯循作春秋纂例獨得其說於大傳小記祭法之中以破鄭氏諸儒注疏之繆學士大夫皆是之然其說未明於上也伏讀國朝會要元豐五年神宗皇帝因論殷祭以為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蓋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可以及遠故於祖禰之外又及其遠祖猶以為未足也推而上之及其祖之所自出自秦漢以來譜諜不明莫知其祖之所自出其禘禮固可廢也宰臣蔡確曰諸儒議論紛紜莫知禘之本意聖訓發明非臣等所及神宗皇帝聖學高明當時儒臣有能推廣上意尋繹古典以成之則二千年已廢之禮可復舉行於後世也禘之說已明於上而莫有能將順之於下也或曰虞夏殷周以代各有

所自出之帝則禘禮可行也後世如漢高祖崛起草野五載而成帝業非有所自出之帝如虞夏商周世系相承可考也則宜何禘乎曰木有本水有源人莫不有所自出之祖其論所自出之根源則厥初生民之祖是也虞夏殷周有所自出之帝故報本追遠之心上及於黃帝帝嚳而止若報本追遠之心未有所止則必至於厥初生民之祖而後已是以程子祭禮有冬至祭初祖一條以明孝子慈孫報本追遠深長之思仁孝誠敬無窮之念後來朱子又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夫程子未嘗建議於朝以定為禮所論冬至祭始祖一節亦統言祭禮之大綱未及於尊卑輕重隆殺之差也朱子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者以禮不王不禘故也漢世既無大祖廟又不禘及初祖此不可以為法後之君子有能推明大傳小記之文虞夏殷周已行之禮參之以程子朱子精微之論則禘禮可行而古人甚盛之典復見於後世矣

又曰愚按禮經唯禘禮爲注疏汨壞最甚夫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見於大傳小記祭法及儀禮子夏傳甚詳且明如此鄭康成見祭法禘文皆在郊上率爾立論謂禘大於郊而以禘爲祭天之名既又以地示宗廟亦是大祭復指禘爲祭地示祭宗廟之名且於大司樂注中立爲三禘之說以實之支離泛濫不可收拾諸儒已辯其謬矣若夫以禘爲祭宗廟似矣但謂禘爲時祭又謂禘爲殷祭又與大傳小記祭法大相違背其故何哉蓋以禘爲時祭此緣記禮者之誤鄭氏不能察而遂指爲夏殷禮趙氏已辯之矣唯以禘爲殷祭則其失已久其混淆甚愚前已言之今併列先儒之說於後庶可參見

漢元帝永光四年罷郡國廟詔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

韋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迭互也親盡則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一二歲之祫合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餘見宗廟門）

哀帝時議毀廟劉歆以爲禮去事有殺（去宗也殺衰也所例反）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張晏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時貢以供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之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

毀其不毀之主也謂三廟毀而爲墟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失禮意矣

漢儀宗廟三歲一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堂上西北隅帳中皆長一丈廣六尺繡裀厚一尺著之以坐幄卻六寸白銀和釦器每大牢中分之右辨上帝左辨上右尸俱俎餘委肉積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尸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坐法太常道皇帝入北門群臣陪位者皆舉手班辟及走逆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儐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奉觶酒從帝進詣替享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巵酒卻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爲昭孫爲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卻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饗曰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見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巵畢群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詔罷當從者奉引皇帝

按西漢書未嘗言禘祫之祀惟漢舊儀載其制頗詳又韋玄成傳載諸儒因議毀廟而及禘祫其說并著于此然則以禘爲五年之殷祭以禘爲祀天以禘爲並祭群廟韋劉諸人所言已如此鄭康成特襲其說耳劉歆大禘則終王之說是每王一世方一舉禘禮又與五年之說不合云

光武建武十八年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爲禘祭又建武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記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禘之爲言禘諦諟昭穆

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自是禘祫遂定（並東觀及續漢志）

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虛空不知所裁庶或享之豈亡克慎嗣群公之祖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為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祫僖公定公八年有禘遂依約而立為此說並以魯僭亂之禮定為周禮以誤後人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從以漢禮為周禮非魯禮也

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群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為禘祫殷祭群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教准王論曰先儒或以為同或以為異然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侍中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于莊公是時縗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后崩二十六日既

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如此禮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為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禘祫王肅又奏知鄭玄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之謂殷祭以粢盛百物豐衍備具為殷之者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此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無緣儉於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夫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毀以為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於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尚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群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為禘祫殷祭群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盛禮也禘祫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祫為大於論語則以禘為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下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玄以為禘者各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礿以禘唯為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為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于武宮又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於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 [illegible] 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為殷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祖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墠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所及異耳所及則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以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昭曰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

東晉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帝

大和元帝五月皇后庾氏崩廢帝海西公也 十月殷[illegible]

大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其年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循殷事元興三年夏應殷太常博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孔安國云自太和四年已後殷祭皆用冬夏後詳徐乾請用孟秋非失也

安帝義熙三年當殷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周不應殷祠時從太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illegible]

初元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祀進用十月若討常限今當用冬若更起端則應四月時尚書奏從領司徒王謐議反初四月為殷祠之始[illegible]

[illegible] 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九間含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義合矣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大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有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礿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illegible] 邈荅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曰特礿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賀循祫祭圖大祖東向昭[illegible]南向[illegible]北向

宋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即吉禦代宜耳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祀十三烝禮[illegible] 孝武建元元年十一月有司奏依舊今今年十月是殷祠之月[illegible] 大明七年二月有司奏四月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用孟秋[illegible]

[illegible]

齊制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皆以功臣配其儀頗同南郊

尚書左丞何佟之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為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蒸知祫尤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祫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詔從之

陳制五年再殷殷大祫而合祭也

魏文帝大和十三年詔公卿議王鄭言禘祫之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圓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祫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

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犆於嘗於烝則祫嘗祫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又言禘祭圓丘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往爾雅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愚以為過數詔曰明根閭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祫詳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閭以禘祫為名義同王氏禘祭圓丘事與鄭同無非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俱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閱二時之禮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大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代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

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祫為一祭王義為長鄭以圓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孫天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為代法

宣武帝景明中秘書丞孫惠蔚上言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廢帝正始二年積二十五晦為大祥有司以為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王肅以為禫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各異議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義一焉請取鄭祫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宗祏并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群廟自茲以後五年為常又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施古為當在今則否且禮有升降事有文質適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宜停時祭從之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孝明即位三月時祭來秋七月應祫祭于太祖太常卿崔亮上言今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祫宜存古典按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又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月行事而猶未禘王肅以為既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高宗崩如肅議於是停殷祭又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元年七月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群廟亦三年乃祫准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三年終乃後祫禘從之

致堂胡氏曰宗廟之祭莫重於禘祫而自漢以來諸儒之論紛紜交錯誠如聚訟莫得其要則混然行之不有達理真儒擇乎經訓而折其衷何以破古昔之昏惑示後來之昭昭耶真儒之

言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也所以知天子禘者以禮云禮不王不禘知之也所以知諸侯祫者魯侯國當用祫而以賜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無祫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言諸侯不當用禘也禘祫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於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群廟之主而食於太廟是之謂祫若其時其物則視其所得用而隆殺之矣以此斷禘祫豈不明哉

按以禘祫為共一祭而異名以禘為合祭祖宗審諦昭穆之義漢儒之說也近代諸儒多不以為然獨致堂從之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繼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太祖其文意亦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

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干祫
可及高祖盖其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
異其名所以魯之禘祭者即祫也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
一祫字則其義尤明

後齊禘祫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始以皇后預祭

後周祫禘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其儀與後齊同

隋三年一祫以孟冬遷主未遷主合食於太祖之廟五年一禘以孟夏其遷主各食其所遷之廟未遷之主各於其廟禘祫之日則停時享而陳諸瑞物及伐國所獲珍奇於廟庭及以功臣配享

唐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祫而有司疑其年數太學博士史玄璨等議以為新君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盖從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三年禘常在祫後二年魯宣公八年禘僖公盖二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昭公二十年禘至二

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玄璨言有經據遂從之

玄宗開元六年睿宗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禘祫各自計年不相通數九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為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玄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為謂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乎此最為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合於再殷之義而置祫先後不同焉

致堂胡氏曰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祫之正文也終大傳一篇無舛駁于聖王之教者此孔氏所傳也王制乃漢儒剿經為之出於孝文之世其言舛駁于聖王之教者多矣固非孔氏所傳也以義類考之禘祫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群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魯諸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於是乎有禘所以春秋言禘不言祫也此稽大傳而折衷者也王制之文曰春礿夏禘又曰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又曰諸侯禘一犆一祫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其言紛錯淆亂莫可按據鄭氏不能辨正又曲為之說春礿夏禘乃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為殷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事皆周制也此惑於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祫而後時祭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祭之三也又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

禘此又自叛其說不曉禘義之五也又曰諸侯祫歲不禘下天子此又不曉禘義之六也其釋大傳禘祫曰禘其所自出謂郊天也此又斷以己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其失有七而未嘗折衷於孔子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祫天子無祫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所釋而不考孫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祫始知其數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天子諸侯之禮若一與二之辨豈可僭哉魯受成王之賜以臣僭君孔子已深非之況後世遵漢儒之謬以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聖君監此則一言而決矣

天寶八載制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自今以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玄宗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其常享則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已後每緣禘祫其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

致堂胡氏曰唐非李暠之裔而以暠爲祖孝子慈孫亦忍爲也使暠而果祖也猶非所自出之帝不得與合食之享況非其祖而加之祖考之上是有兩姓之廟也此唐世典禮之大失而當時無一人言者君好諛而臣獻諂故雖以他人爲祖而終不得知又況其餘乎

德宗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奏曰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世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有所未安請下百僚僉議勑旨依

禮禘祫太祖位于西而東向其子孫列爲昭穆昭南向而穆北向雖已毀廟之主皆出而序于昭穆殷周之興太祖世遠而群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爲太祖而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之上於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興以景皇帝爲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至禘祫乃虛東向之位而太祖與群廟列於昭穆代宗即位祔玄宗肅宗而遷獻祖懿祖于夾室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禘祫得正其位而東向而獻懿不合食建中二年太學博士陳京請爲獻祖懿祖立別廟至禘祫則享禮儀使顏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晉蔡謨議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爲昭穆由是議者紛然貞元十七年太常卿裴郁議以太祖百代不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非是請下百僚議工部郎中張薦等議與真卿同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曰真卿所用晉蔡謨之議也謨爲禹不先鯀之說雖有其言當時不用獻懿二祖宜藏夾室以合於法遠廟爲祧而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之義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曰周禮有先公之祧遷祖藏於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又有先王之祧其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今獻祖懿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司勳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於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歲則祭之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獻祖東向禘則太祖東向十一年左司郎中陸淳曰議者多矣不過三而已一曰復太祖之正位二曰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三曰祫則獻祖禘則太祖迭居東向而復正太廟之位爲是然太祖復位則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然而藏諸夾室則無享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于寢園則亂宗

廟之儀唯祔于興聖爲是至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懿祖祔興聖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向之位

四門博士韓愈議曰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大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大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享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大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廷之

豈惟人聽疑抑恐二祖之靈亦顧依遲不即享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嘗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居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此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朱子韓文考異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爲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爲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

貞元十二年祫祭太廟近例祫祭及親拜郊令中使引傳國寶至壇所昭示武功至是上以傳國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引領至太廟焉

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母）正獻皇太后韋氏（文宗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議見后妃廟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一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宗廟考

祫禘

後唐長興二年四月禘享于太廟

周顯德五年六月禘于太廟先是言事者以皇家宗廟無祧遷之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國子司業聶崇義以爲前代宗廟追尊未毁皆有禘祫引援故事九條以爲其證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玆以後五年爲常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而已未有毁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祠其太學博士議禘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纔亦三帝未有毁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僅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不備其證三也唐禮正觀九年將祔高祖於太廟國子司業朱子奢請准禮立七廟是時乃立六廟而行禘祫今檢會要及通典并禮閣新儀皆載此禮並與實錄符同此乃廟亦未備而行禘祫其證四也正觀十六年四月己酉光祿大夫宗正卿紀國公段綸卒太宗甚傷悼爲不視朝將出臨之太常奏禘祫致齋不得哭乃止此明太宗之時宗廟未備實行禘祫其證五也正觀二十三年自九嵕葬回迎神主於太極殿之西階日中行虞祭之禮有司請依典禮以神主祔廟高宗欲留神主於内寢旦夕供養申在生之敬詔停祔禮英國公李勣等抗表固請曰竊以祖功宗德飾終之明典文昭武穆嚴配之明訓今停祔廟本徇哀情直據典章乖替爲甚又國哀已後而廟停時祭逾月之後便申大祫以唐禮

九廟親之自太宗已上纔足七廟未有毁主將申大祫其證六也正觀十六年四月癸丑有司言將行禘祭依令禮祫享功臣並得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議曰其禘及時享功臣皆應不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大烝而已大烝即祫祭也梁初誤禘功臣左丞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及周隋俱遵此禮竊以五年再禘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預大則兼及有功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可易太宗改令從禮載詳此論該曉歷代援據甚明又正觀年中累陳禘祫其證七也高宗上元三年有司祫享於太廟止有七室未有遷主通典會要及禮閣新儀具明此禮其證八也中宗景龍三年八月帝將祠南郊欲以韋皇后助行郊禮國子司業郭山惲等議云皇朝舊禮圜丘分祭天地唯有皇帝親拜更無皇后助祭之文及時享并禘祫亦無助祭之事今據中宗之代國子祭酒等與禘祫之文稱是皇朝舊禮又明太宗高宗之朝皆行禘祫其證九也疏奏從之

宋制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仁宗嘉祐四年冬十月大祫于太廟先是上將親祫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以爲宜如祖宗故事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臺諫官同議曰太祖爲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已此用禮今親享之盛宜如舊便詔恭依禮官張洞韓維又言唐郊祀志載禘祫祝文自獻祖至肅宗所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盖昭成明皇母也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盖未有本室遇祫享即祔祖姑下所以大順中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以謂誤認曲臺禮意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不當參列請依奉慈例學士承旨孫抃等八人曰春秋傳大祫者何合祭也未毁廟之

王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以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非無典據祥符五年已曾定議禮官著酌中之論先帝有恭依之詔他年有司攝事四后合食今甫欲親祫四后見黜不亦疑於以禮之煩也受命之君以議禮制典爲繼體之君以承志遵法爲美先帝議之制之陛下承之遵之臣曰可矣宗廟之祭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疑文偏說未可盡據傳曰祭從先祖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臣等愚以爲如其故便學士歐陽脩吳奎等九人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惟於古無文於今又有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眞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以本室樂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

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絶四也章獻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本廟致享最爲得禮若四后各祭於廟則其尊自申而於禮無參差不齊之失以爲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請從禮官於是劉敞特奏曰今群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似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專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儀欲擯隔四后使永不得合食臣切恨之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有後悔哉當留聖念初上春秋高議者恐上勞拜起禮官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及得敞奏謂近臣曰朕初謂禮當然苟以拜起爲煩朕猶能之何憚也乃詔別廟四后祫享如舊俟大禮畢別加討論

楊氏曰伏讀國朝會要仁宗皇帝嘉祐四年三月內出御札曰惟祫享之義著經禮之文大祭先王合食祖廟盛典當之爲深誠俟之懷追孝奉先莫斯爲重茲享之廢歷年居多有司所行出於假攝禮之將莫朕深惜之大哉王言此仁聖之君至孝至敬之心之所形而不能自已也當時建明此議出於富公弼之言曰國朝三歲必親行南郊之祀其於事天之道可謂得禮獨於宗廟祇遣大臣攝行時享而已親祀未講誠爲闕典檢會今年冬至當有事于南郊又孟冬亦當合享於太廟欲望詔有司講求祫祭大禮所有降赦推恩則並用南郊故事富公弼之言可謂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者也夫聖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以祫享之禮比於南郊誠哉是言也然南郊推恩肆赦本非古典乃人主一時之優恩其後遂以爲故事今孟冬祫享冬至南郊二大禮相繼而並行祫享推恩南郊可復行乎祫享肆赦南郊可復行乎南郊而不推恩肆赦又非祖宗之故事於是祫享之禮行而南郊因而權罷是雖有以盡宗廟親祫

之誠而又失南郊祀天之禮夫豈聖主之本心然哉蓋欲矯其輕則事從其重而遂至於過重過重則不可繼也夫因有原廟則宗廟之禮必至於輕欲矯其輕則宗廟之禮必至於過重不惟過重而已自是親祫止行於一時而其後遂輟而不舉此則矯輕過重而終於不可繼也夫三年一祫此宗廟祀典之大者其實亦宗廟之常禮也常禮則非異事也何欲矯其輕而遂至於過重而終至於不可繼哉故曰輕宗廟而重原廟其失二也

神宗熙寧八年太常禮院言已尊僖祖爲太廟祖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又言太廟禘祭神位已尊始居東向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爲序自今禘祫著爲定禮詔恭依

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禘祫之義存於周禮春秋而不著其名行禮之年經皆無文唯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鄭氏徐邈又分爲二說爲鄭氏之說則曰前三

後二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爲徐邈之說則曰前
二後三謂二祭相去各三十箇月駁鄭氏者則曰三年而祫爲月不
足駁徐氏者則曰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二年而
祫以二說考之惟鄭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群廟
自爾之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由此言之鄭氏依放魯禮推明
王制實爲有據本朝慶曆初用徐邈說每三十月一祭熙寧八年既
禘又祫此有司之失也請今十八月而禘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幾與
禮不煩事神不瀆太常禮院言唐開元中禮官用晉徐邈之議以二
祭相去各三十月合五年再殷祭之說以爲禘祫之數本朝自慶曆
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寧五年後始不通計遂至八年禘祫并
在一歲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行祫享耶
比年頻祫復踵前失請依慶曆以來舊制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祭
詔依見行典禮十月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祼獻饋食禘祠烝嘗並爲

先王之享未嘗廢一時之祭故孔穎達正義以爲天子夏爲大祭之
禘不廢時祭之礿秋爲大祭之祫不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年一祫
與其禘享更爲時祭國朝沿襲故常禘祫之月不行時享父未壓正
非古之制請每禘祫之月雖已大祭仍行時享以嚴天子備禮所以
丕崇祖宗之義其郊禮親祠準此從之
五年帝謂宰臣曰禘者所以審禘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秦漢
以來譜牒不明莫知祖之所自出則禘禮可廢也宰臣蔡確等以爲
聖訓得禘之本意非諸儒所及乃詔罷禘享
於是詳定禮文所言按記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若舜禹祖高陽世系出自黃帝則虞夏禘黃帝以高
陽氏配商祖契出自帝嚳則商人禘嚳以契配周祖文王亦出自
嚳故周人禘嚳以文王配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
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藝祖受命祭四廟推僖祖而

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有司因仍舊說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與
祫皆合群廟之主綴食於始祖失禮莫甚臣等切謂國家世系所
傳與虞夏商周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禮當闕必推
見祖系所出乃可以行從之
禮文所又言古者天子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事焉祼禮祝延尸入
奧灌之後王乃出迎牲延尸主出於室坐於堂上始祖面南昭在東
穆在西乃行朝踐之禮是堂事也設饌於堂入復延主入室始祖東
面昭南面穆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中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請
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詔俟廟制成取旨
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周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
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說者以謂大祭禘祫也
國朝嘉祐四年將行祫享議者請陳瑞物及代國之寶元豐中有司
請親祠太廟令戶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仁祖神宗皆可其奏今

請祫享陳設瑞寶貨物可出而陳者並令有司依嘉祐元豐詔旨
凡親祠太廟準此從之
又言古者祫祭朝踐之時設始祖之位於戶西南面昭在東穆在
西相向而坐薦血腥臨王北面而事之此堂上之位也徙饌之
後設席於室在戶內西方東面爲始祖之位次北方南面布昭席
次南方北面布穆席其餘昭穆各以序此室中之位也設始祖南
方之位而朝踐焉存禮謂之堂事設始祖東面之位而饋食焉在
禮謂之室事考漢儀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
高廟毀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則自漢以前堂上之位
未嘗廢也元始以後初去此禮專設室中東向之位晉宋隋唐所
謂始祖位者不過論室中之位耳且少牢饋食大夫禮也特牲饋
食士禮也以儀禮考之大夫士祭禮無薦腥朝踐之事故惟饋食
于室至於天子祭宗廟則堂事室事皆舉堂上位廢而天子北面

事神之禮從缺矣伏請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
位始祖南面昭穆東西相向始祖東面則昭穆南北相向以應古
義詔依所奏
楊氏曰愚按大祫則如朱子周大祫圖時祫則如朱子周時祫
圖堂上之所以異於室中也太祖南向昭西向穆東向而已
高宗建炎二年車駕南巡祫享于洪州
紹興二年祫享于溫州
吏部員外郎董弅言臣聞戎祀國之大事而宗廟之祭又祀之大
者也大祀固不一而禘祫爲重祫大禘小則祫爲莫大焉在禮三
年一祫五年一禘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謂之禘列群廟而合食于
太祖謂之祫一禘一祫循環無窮有國家者未始或廢今戎事方
飭祭祀之禮未暇偏舉然事有違經戾古上不當天地神示之意
下未合億兆黎庶之心特出於一時大臣好勝之臆說而行之六

十年未有知其非者頃雖治兵御戎之際正厥謬誤謂宜不緩者
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偽混一區宇立極居尊建萬世
不拔之基垂子孫無窮之緒即其功德所起則有同乎周之后稷
乃若因時特起之蹟無異乎漢之高帝魏晉而下莫可擬倫是宜
郊祀以配天宗廟以配上帝祫享以居東鄉之尊傳千萬世而不
易者也國初稽前代追崇之典止及四世故於祫享用魏晉故事
虛東鄉之位逮至仁宗皇帝嘉祐四年親行祫享之禮嘗詔有司
詳議太祖東鄉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多洪儒碩學僉謂自古
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鄉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
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鄉蓋終
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允協禮經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
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援證明白適王安石用事務其臆說
務以勢勝乃俾章衡建議尊僖祖爲始祖肇居東鄉神宗皇帝初

未爲然委曲訪問安石乃謂推太祖之孝心固欲尊宣祖而上尊
心宜無以異則尊僖祖必當祖宗神靈之意神宗意猶未決博詢
大臣故馮京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鄉爲恨安石肆言以折
之已而又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
然之乃曰本朝配天之禮不合禮經一時有識之士莫敢與辨元
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
遵安石之術乃建言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及當祧宣
祖並即依舊循沿至今太祖皇帝尚居第四室遇大祫處昭穆之
列識者恨焉臣切謂王者奉先與臣庶異必合天下之公願垂萬
世之宏規匪容私意於其間祖功宗德之外親盡迭毀禮之必然
自古未有功隆創業爲一代之太祖而列於昭穆之次者也亦未
有非受命而追崇之祖居東鄉之尊歷百世而不遷者也
又言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封故

規規然援后稷爲比而獻懿乃在其先是以前後議論紛然乍遷
乍祔使當時爲尊神堯爲太祖豈得更有異論其後廟制既定始
以獻懿而上毀廟之主藏於興聖德明之廟遇祫即廟而享焉是
爲別廟之祭以全太祖之尊蓋合於漢不以太公居合食之列魏
晉武宣而上廟主皆不合食之義當時鯁勁如顏真卿儒宗如韓
愈所議雖各有依據皆不能易陳京之說以其當理故也
太常丞王普奏曰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爲始祖太祖實創業之
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寧始宣祖當遷而不遷翼祖既遷而復
祔其失自崇寧始爲熙寧之說則曰僖祖而上世次不可知宜與
稷契無異然商周之祖稷契謂其始封而王業之所由起也稷契
之先自帝嚳至於黃帝譜系甚明豈以其上世不傳而遂尊爲始
祖耶爲崇寧之說則曰自我作古而已夫事不師古尚復何言宜
其變亂舊章而無所稽攷也臣謹按春秋書桓宮僖宮災譏其當

毀而不毀也書立武宮煬宮譏其不當立而立也然則宗廟不合
於禮聖人皆貶之矣又况出於一時用事之臣私意臆說非天下
之公論者豈可因循而不革哉臣切惟太祖皇帝始受天命追崇
四廟以致孝享行之當時可也至于今日世遠親盡迭毀之禮古
今所同所當推尊者太祖而已董弅之議明深得禮意而其言尚有
未盡蓋前日之失其甚大者有二曰太祖之名不正大禘之禮不
行是也今日之議其可疑者有四曰奉安之所烝享之期七世之
數感生之配是也古者廟制異宮則太祖居中而群廟列其左右
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古者祫享朝踐于
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西饋食于室則太祖東鄉而昭穆
位於南北後世祫享一於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東鄉爲太
祖之尊若夫群廟迭毀而太祖不遷則其禮尚矣臣故知太祖
即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皇帝

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鄉之位以其非
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又尊僖祖爲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祫享
東鄉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倘以熙寧之禮爲是則僖祖
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此雖三尺之童知其不可至於太祖
不得東鄉而廟號徒爲虛稱則行之六十餘年抑何理哉然則太
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所謂商人周人禘嚳是也商以契爲太
祖嚳爲契所自出故禘嚳而以契配焉周以稷爲太祖嚳爲稷所
自出故禘嚳而以稷配焉儀禮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
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蓋士大夫尊祖則有時祭而
無祫諸侯及其太祖則有祫而無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唯天子得
行之春秋書禘魯用王禮故也鄭氏以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祭天
又謂宗廟之禘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而親廟之主各祭於其廟

考之於經皆無所據唯王肅之說得之前代禘禮多從鄭氏國朝
熙寧以前但以親廟合食爲其無毀廟之主故也唯我太祖之所
自出是爲宣祖當時猶在七廟之數雖禘未能如古然亦不致廢
也其後尊僖祖爲廟之始祖而僖祖所出系序不著故禘禮廢自
元豐宗廟之祭止於三年一祫則是以天子之尊而僭同於三代
之諸侯瀆亂等威莫此爲甚然則大禘之禮不行前日之失大矣
臣愚欲乞考古驗今斷自聖學定七廟之禮成一王之制自僖祖
至于宣祖親盡之廟當遷自太宗至于哲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
奉太祖神主第一室永爲廟之始祖每歲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
年一祫則太祖正東鄉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鄉爲昭真宗英宗
哲宗北鄉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廟而以太祖配
焉如是則宗廟之事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乃若可疑者臣
請辨之昔唐以景帝始封尊爲太祖而獻懿二祖又在其先當時

欲正景帝東鄉之位而議遷獻懿之主則或謂藏之夾室或謂毀
瘞之或謂遷於陵所或謂當立別廟卒從陳京之說祔於德明興
聖之廟蓋皐陶涼武昭王皆唐之遠祖也故以獻懿祔焉惟我宣
祖而上正如唐之獻懿而景靈崇奉聖祖之宮亦德明興聖之比
也臣切謂四祖神主宜放唐禮祔于景靈宮天興殿方今恭奉或
寓于天慶觀聖祖殿焉則奉安之所無可疑者昔唐祔獻懿于興
聖遇祫即廟而享之臣切謂四祖神主祔于天興大祫之歲亦當
就行享禮既足以全太祖之尊又足以極追遠之孝考之前代實
有据依則烝享之期無可疑者禮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則是四親二祧止於六世而太祖之廟不以世數爲限
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舉其總數而言非謂七世之祖廟
猶未毀也是以周制考之在成王時以亞圉太王文王爲穆以公
叔祖類王季武王爲昭并太祖后稷爲七廟焉高圉於成王爲七

世祖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廟毁矣惟我宣祖雖於陛下為七
世祖亦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禮當遷無可疑者又言宗廟之禮
有天下者事七世百王之所同也而崇寧以來增為九世三年一
祫則叙昭穆而合食於祖百王之所同也而去冬祫享祖宗並為
一列謂之隨宜設位夫增七廟而為九雖唐開元之失其非禮固
已甚明至於不序昭穆而強名為祫則歷代蓋未嘗聞究其所因
直以廟之前楹迫狹憚於增廣而已夫重算數稱之屋輕變千古
之禮臣所未諭且君子將營宫室宗廟為先今行朝官府下逮諸
臣之居每加繕葺顧於宗廟獨有所靳節用之術豈在是乎大抵
前日之肆為紛更則曰自我作古今日之務為苟簡則曰理合隨
宜要皆無所據依不可為法臣今所陳定七廟之禮正太祖之位
如或上合聖意願詔有司他年祫享必叙昭穆以别東鄉之尊勿
以去冬所行為例庶幾先王舊典不廢於我朝使天下後世無

得而議詔侍從臺諫禮官尚書省集議聞奏時侍從臺諫禮官
等皆謂太祖開基創業為本朝太祖正東鄉之位為萬世不祧之
祖理無可疑廖剛謂四祖神主當遷之别宫祫祭則即而享之五
年一禘則當禘僖祖任申先謂祫祭既正太祖東鄉之位則大禘
之禮僖祖實統系之所自出太祖暫詘東鄉而以世次叙在禮
為當晏敦復謂正太祖東鄉之位以還祫享之正禮僖祖而下四
祖則參約漢制别為祠所而異其祭享無亂祫享之制議上不果
行自是遇祫享設幄僖祖仍舊東鄉順祖而下以昭穆為序
孝宗乾道三年禮部太常寺言孟冬祫享其别廟懿節皇后神主依
禮例合祔於神宗室祖姑之下安穆皇后神主安恭皇后神主合祔
於徽宗室祖姑之下詔禮部秘書省國史院官參明典故擬定申尚
書省李燾等擬乞以懿節皇后神座設於神宗幄内欽慈皇后之右
少却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座設於徽宗幄内顯仁皇后之左皆少
却其籩豆簠簋并祝辭等另設並如舊制仍俟酌獻祖宗位畢方詣
三后位詔從之
吏部尚書汪應辰等言准尚書省送到太常少卿林栗劄子祫享
之禮古人不以别廟祔姑而祔于祖姑者以别嫌也按曲臺禮别
廟神主祔于祖姑之下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既祔于祖姑又各祔
于親者之下明共一幄同享一位之薦不得别設幄次矣從來有
司失於檢照將别廟神主祔享之位别設幄次若另設幄次當在
舅姑之下豈得上祔于祖姑乎今來太廟祫享懿節皇后祔于神
宗幄祖姑之下别設幄次在哲宗徽宗之上此其不可者一也神
宗與三后共享一位犧牲粢盛之薦而懿節來祔獨享其一今來
安穆皇后安恭皇后各設幄次祔于徽宗幄祖姑之下徽宗與三
后共享一位之薦而安穆安恭共享其二揆之人情天豈相遠此
其不可者二也且祔之為言附也婦之於祖姑其尊卑絶矣禮無

不貳祔禮正而尊祔伸而尊屈將得為順乎栗切謂别廟神主附
于祖姑之下宜執婦禮不當别設幄次陳其籩豆列其鼎俎亦不
當别致祝祠但於本幄祖姑之下添入别廟祔享某皇后某氏於
禮為稱
淳熙元年詔議祫享東鄉之位
吏部侍郎趙粹中言謹按前代七廟異宫合祭則太祖東鄉始得
一正太祖之尊倘祫享又不得東鄉則開基之祖無時而尊矣乃
者紹興五年董弅建議乞正藝祖東鄉之尊詔太廟世數已備而
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正廟制遇祫享正東鄉得旨下侍從
臺諫集議既而王普復有請當時集議如孫近李光折彦質劉大
中廖剛晏敦復王俁劉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
何慤楊晨莊必強李弼直皆以其議悉合於禮藝祖東鄉無疑乞
行禋正時臣叔父演任將作監丞因陛對奏陳其力援引古禮正

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僖順翼宣四位烝祫禘嘗並行別祀而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鄉則受命之祖不屈其尊遠祖神靈永有常奉於先皇帝深以爲然即擢董棻爲侍從叔父渙爲御史是時趙霈爲諫議大夫以議不已出倡邪說以害正然亦不敢以太祖東鄉爲非不過以欲宗在遷宗廟之事未嘗專議以此宜言稱制議者而欲祫享虛東鄉今若稽以六經典禮三代之制度定藝祖爲受命之祖則三年一祫當奉藝祖東鄉始尊開基創業之主其大廟常享則奉藝祖居第一室永爲不祧之祖若漢之高祖其次奉太宗居第二室永爲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順翼宣追崇之祖一稽僖禮親盡而祧四祖神主別議遷祔之所則臣亦嘗致之祔於德明興聖之廟常也立太公南頓君別廟漢制也前日王普既用德明興聖之說而欲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朱震亦乞藏於夾室今若酌三代兩漢別廟之制與唐陳京之說或別建一廟爲四祖之廟若欲事省而禮簡或祔天興殿或祔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祫享則四祖就夾室之前別設一幄而太祖東鄉皆不相妨庶得理禮制適合典禮詔禮部太常寺討論既而衆議不同乃詔有司止遵見行祫享舊制行禮

紹熙五年閏十月（己卯寧宗已即位）詔別建廟遷僖順翼宣四帝神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孟冬祫享先詣四祖廟室行禮次詣太廟逐室行禮（詳見天子宗廟）

孟冬祫享儀注

時日

太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之月其年太常寺預於隔季以孟冬時享前擇日祫享太廟關太史局擇日報太常寺大常寺參酌訖具時日散告

齋戒

前享十日受誓戒於尚書省其日五鼓贊者設位版於都堂下初獻官在左刑部尚書在右並南向亞終獻禮官位於其南稍東北向西上監察御史位於其西稍北東向戶部兵部工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位於其南稍西北向東上（凡設太常丞[illegible]）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內常侍內謁者薦香燈官宮闈令扶持侍捧腰輿內侍內於其東西向北上捧俎官位其後贊者引行事執事官就位立定禮直官引初獻降階就位禮直官贊揖在位者對揖初獻搢笏讀誓文云十月某日孟冬祫享大廟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讀訖執笏禮直官贊奉禮郎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內常侍以下先退餘官對拜乃退散齋七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署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三日一日[illegible]二日於本司[illegible]唯享事得行其餘悉禁前享一日質明俱赴祠所教坊官給[illegible]享官已齋而闕通攝行事[illegible]

別廟祔主過大廟

前享一日捧鑾腰輿內侍官擾衛親事官等宿於太廟教坊享日丑前五刻所司陳行障坐障等於別廟東偏門外設腰輿於殿之下南向少頃禮直官贊者分引內常侍以下於殿庭北向西上重行立[illegible]贊者曰再拜內常侍以下皆再拜本廟宮闈令升殿開室捧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至室門次引內常侍北向俛伏跪稱請內常侍臣某言請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祫享於太廟降殿乘輿奏訖俛伏興[illegible]又宮闈令捧接神主內常侍前引置於輿內常侍以下分左右前導詣太廟南神門外幄次東向權奉安接衛親從官等至太廟門外止行障坐障至

太廟南門外止內常侍以下俟導引詣殿上神幄如儀 省牲器

晨祼

享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時七刻)祠祭官引宮闈令入詣殿庭北向立祠祭官曰再拜宮闈令再拜升殿開室整拂神幄帥其屬掃除退就執事位次引薦香燈官入詣殿庭北向立祠祭官曰再拜薦香燈官再拜升殿各就取事位次樂正帥工人二舞人就位次太官令光祿丞帥其屬實饌具畢光祿丞還齋所次引光祿卿入詣殿庭席位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光祿卿再拜升殿點視禮饌畢次引監察御史升殿點閱陳設糾察不如儀者光祿卿還齋所餘官各服祭服次引行事執事官請東神門外揖立定禮直官贊揖次引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協律郎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入詣殿下席位北向立次引初獻戶部兵部工部尚書終獻攝官入就殿下席位西向立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次引薦香燈官入室搢笏初獻室內奉帝主出詣殿上神幄設於座執笏退復執事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如上儀退復執事位初獻殿上贊奉神主內常侍以下於太廟南門外神幄奉別廟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腰輿入南神西偏門至殿下南向內常侍以下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內常侍以下再拜俟殿上奉神主訖內常侍稱奏請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祫享於太廟奏訖退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前奏請降輿升殿奏訖宮闈令搢神主升自泰階殿上本廟宮闈令搢接懿節皇后神主祔於神宗神幄內欽慈皇后神主之右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祔於徽宗神幄內顯仁皇后神主之右各設于座內常侍以下退詣東神門內道南西向立以俟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訖禮直官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宮令各就位立定次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瓚拭瓚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位尊彝所東向立執事者以瓚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瓚執彝者舉冪太官令酌鬱鬯訖先詣順祖位尊彝所北向立初獻以瓚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神位前西向立搢笏跪次引奉禮郎搢笏南向跪執事者以瓚授奉禮郎奉瓚授初獻初獻執瓚以鬯祼地奠訖以瓚授執事者次執事者以幣授奉禮郎奉幣授初獻初獻受幣奠訖執笏興先詣順祖神祖前西向立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次詣順祖位翼祖位宣祖位太祖位太宗位真宗位仁宗位英宗位神宗位哲宗位徽宗位欽宗位懿節皇后位安穆皇后位安恭皇后位並祼鬯奠幣並如上儀俛伏興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作興安之樂奏熙昭德之舞九成偃麾戛敔樂止饌殺祼薦香燈官以肝管於神位前太官令取肝以鸞刀制之洗於鬱鬯貫之以燎於爐炭燔香燈官以肝膋詣於神位又以墮祭三祭於茅苴退復位

饋食

享日有司帥進饌者詣廚以匕升牛于鑊次升羊豕如牛各實于一俎入設於饌幔內俟初獻既升祼訖捧俎官入執事者舉鼎入詣西階下次引戶部兵部工部尚書詣西階下搢笏奉俎升殿宮架豐安之樂作詣僖祖神位前西向跪奠先薦牛次薦羊次薦豕各執笏俛伏興有司入設于豆右腸胃膚之前(牛在左羊在中豕在右)次詣每位奉俎並如上儀樂止俟降復位初獻俎訖次

引薦香燈官取蕭合黍稷擩於脂燎于爐炭當饋熟之時薦香燈官取菹擩於醢祭于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俱藉以茅退復位次引太祝詣神位前北向立次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宮架正安之樂作（初獻升降行止皆作正安之樂）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樂止登歌樂作詣僖祖位酌尊所東向立樂止登歌基命之樂作（[illegible]皇武之樂太宗位大定之樂真宗位熙文之樂仁宗位美成之樂[illegible]）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著尊之醴齊訖先詣順祖位酌尊所北向立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神位前西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祭酒三祭于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樂止次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先詣順祖神位前東向立（[illegible]）初獻再拜次詣每位行禮並如上儀太官令復詣僖祖

次詣每位行儀並如上儀太官令復詣僖祖位酌尊所太祝復位初獻將降階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復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位酌尊所東向立宮架作武安之舞禮洽儲祥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壺尊之盎齊訖先詣順祖位酌尊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神位前西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于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次詣每位行禮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獻將詣太室次引終獻詣洗及升殿行禮並如亞獻之儀復位初終獻畢既升次引七祀及配享功臣禮位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神位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詣次位並如上儀退復位（惟七祀先詣司命位奠爵興少立次引太祝進詣神位前東向跪讀祝）

（[illegible]）次引太祝徹籩豆（籩豆各一少移故處）登歌恭安之樂作卒徹樂止次引宮闈令東茅訖俱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送神宮架興安之樂作一成止祠祭官於殿上藝奉神主入祏室次引薦香官搢笏奉帝主入祏室（[illegible]）執笏退復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入祏室並如上儀退復位（[illegible]）次引初獻戶部工部兵部尚書亞終獻禮官就捧俎位有司詣神位前取幣束茅置於坎次引監祭御史押樂[illegible]卿太常丞奉禮協律郎太祝詣望瘞位立定禮直官曰可瘞實土半坎本廟宮闈令監瘞（[illegible]）引初獻以下詣東神門外揖位立禮直官[illegible]揖訖退次引[illegible]詣西神門外七祀望瘞位西向立有司（[illegible]）祝版於齋坊焚訖退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監祭御史詣殿監視次徹訖還齋所宮闈令闔户以降乃退太常藏祝版於匱光祿卿以胙奉進監祭御史就位展視光祿卿望闕再拜乃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

宗廟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盤庚告其臣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周禮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讌於堂死則降在庭位與士庶為列

魏齊王景元五年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

魏高堂隆議曰按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叙以為位次功臣配享於先王像生時侍讌讌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唯君備焉大夫降於君卿大夫降於公士降於大夫使功臣配食於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為貶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為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謂之勇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為比而三公朝立之位耳讌則脫屨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進三爵於配食者可也

晉散騎常侍任茂議按魏功臣配食之禮叙六功之勳祭陳五事之品或祀之於一代或傳之於百代蓋社稷五祀所謂傳之於百代者

古之王臣有明德大功若句龍之能平水土柱之能殖百穀則祀以為社稷異代不廢也昔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乃遷稷而周棄德可代柱而句龍莫廢也傳曰叙之為分主五方則祀為貴神傳之異代載之春秋非此之類則雖明如咎繇勳如伊尹功如呂尚各於當代祀之不祭於異代也然則伊尹於殷雖有王功之茂不配食於周之清廟矣今之功臣論其勳績比於殷周伊尹呂尚猶或未及凡云配食各配食於主也今主遷廟臣宜從享於是司馬孚等議魏氏代功臣宜歸之陳留國使修常祀允合事理

梁武帝初何佟之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為小祫於冬萬物皆成其禮斯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唯祫祭不及功臣從之

唐太宗貞觀禮祫享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後令文祫禘之日功臣並得配享初大常卿韋縚等請功臣祫享之日配享於廟庭禘及時享則皆不預其儀遂行至開元初復令禘之日亦皆配享非舊典也配享位在各帝室前廟庭太階之東少南西向以北為上

高祖廟六人 贈司空淮安靖王神通贈司空河間元王孝恭尚書右僕射鄖節公殷開山贈民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並貞觀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勅贈司徒周定公武士彠顯慶四年三月七日勅文明元年停贈太子太師魏國公裴寂贈禮部尚書魯國公劉文靜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三日勅

太宗廟七人 贈太尉梁文昭公房玄齡贈司徒申文獻公高士廉贈尚書左僕射蔣忠公屈突通並貞觀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勅至永徽四年二月房玄齡以子遺愛反停配享贈太尉鄭文貞公魏徵神龍二年閏二月十五日勅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贈司徒衛景武公李靖司空萊成公杜如晦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高宗廟六人　贈太尉貞武公李勣贈開府儀同三司北平定公張行成贈揚州大都督高陽恭公許敬宗贈尚書右僕射高唐忠公馬周並垂拱二年正月十一日敕其許敬宗神龍二年閏一月一日有敕停尚書右僕射河南文忠公褚遂良贈司徒蓨縣憲公高季輔贈司空樂城文獻公劉仁軌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敕（……遂良高季輔劉仁軌）

中宗廟八人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郡王敬暉中書令漢南郡王張柬之贈太尉博陵文獻王崔玄暐中書令南郡王袁恕己並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敕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贈尚書左僕射蔡貞公魏元忠贈太子少保琅邪郡公王同皎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敕（[illegible]）

睿宗廟二人　贈司空許文正公蘇瓌尚書左丞相徐文獻公劉幽求並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敕（[illegible]）

玄宗廟三人　贈太師燕文正公張說贈太子太師代國公郭元振中書令趙國公王琚（[illegible]）

肅宗廟二人　贈太師韓文憲公苗晉卿大曆四年十月七日敕贈太尉冀獻穆公裴冕元和四年八月敕

代宗廟一人　贈太尉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建中二年十一月敕

德宗廟三人　贈太師西平忠武王李晟贈太尉忠烈公段秀實並元和四年八月敕贈太師忠武公渾瑊元和四年九月四日敕

憲宗廟四人　贈司徒宣懿公杜黃裳贈少師長慶會昌六年十一月敕贈司徒威武公高崇文贈太尉李愬會昌六年十一月敕

唐開元後給禘以功臣配享儀

諸陵各設（又設洗於座前各設罍洗）每座各設罍尊二於左北向玄酒在西加勺羃實爵以尊下設洗於終獻罍洗東南北向太廟令與良醞令以齊實尊如常堂上設饌訖太官令帥進饌者出奉饌入祝迎引於座左各設於座前太官令以下出祝還罇所初亞獻將畢贊引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詣功臣者皆酌酒訖贊引引獻官進詣首座前東面奠爵贊引引還本位於獻官進奠諸功臣者各進奠於座還罇所於堂上徹豆祝進首座前徹豆還罇所

順宗既葬議祧遷中宗廟有司疑曰五王有安社稷功若還中宗則配享永絕判集賢院事蔣乂曰禘祫功臣乃合食太廟中宗廟雖毀而禘祫並陳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初一也由是還廟遂定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詔以故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故汴州節度使符存審配享莊宗廟庭

宋真宗咸平二年詔以故太師贈尚書令追封韓王趙普配享太祖廟庭仍遣官奏告本室

太常禮院言准詔定配享功臣禘祫之日祀儀請令有司先事設幄次布褥位於廟庭東門內道南當所配室西向設位板方七寸厚一寸半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知廟卿奠爵再拜詔可

神宗元豐三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謹按書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然則書之所謂大享即禮之所謂大烝也烝冬祭也謂之大者物成衆多之時其祭比三時為大也方是時百物皆報焉祭有功宜矣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勤大命施于烝彝鼎後世烝祭不及功臣既不合禮而禘祫及之事不經見梁初誤禘功臣何佟之以謂夏物未成而禘功臣為非與禮唐當從亦云今禘祫以功臣配享而冬烝不及與經不合蓋因仍之誤也伏請每遇冬烝以功臣配享其禘祫配享罷之詔凡冬享禘祫及親祠功臣並配享

高宗紹興四年太常少卿江端友請明堂前一日差官詣七祀功臣位行禮緣即今權於溫州真帝宮奉安宗廟此在京事體不同欲依

紹興元年明堂更不排辦從之

十八年監登聞鼓院徐璉言國家遠稽三代肇建原廟凡是佐命配享與夫當時輔弼勳勞之臣繪像於廟廷以示不忘崇德報功之意累朝佐命配享功臣不過十餘人今之臣僚與其家之子孫必有存其繪像者望詔有司尋訪復摹於景靈宮廷之壁非獨假寵諸臣之子孫所以增重祖宗之德業以為臣子之勸禮部討論欲下諸路轉運司委所管州軍尋訪配享功臣之家韓王趙普周王曹彬太師薛居正石熙載鄭王潘美太師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侍中曹瑋司徒韓琦太師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各令摹寫眞像投納繪畫於景靈宮廷壁從之

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等言孟冬祫享在近欽宗皇帝廟庭配享臣僚尚虛其位當時適值艱難莫救淪胥臣僚罕可稱述而以身徇國名節暴著者不無其人雖生前官品不應配享之科然事變非常難拘定制（[illegible]）乞特詔侍從臺諫集議以聞從之

侍右郎官曾逮言昔元祐中神宗未有配享朝廷依例權增一侍臣吏部尚書汪應辰言欽宗所圖共政之臣皆未有能勝其任者若應故事姑令備數上非所以尊宗廟下非所以勸有功誠如太常所言當時死事之臣非一今欲令配享考究本末差次輕重有所取捨尤不可以輕易昔唐文宗武宗皆無配享功臣本朝太祖英宗既無御集亦不建閣蓋崇奉祖宗必審其實必當於理不虛尚文飾以苟塞人情而已既無可配享者乞更不集議從之

光宗紹熙元年詔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並已配享高宗皇帝廟庭繪像訖各許長房陳乞恩例一名

中書門下省檢會元豐五年詔景靈宮繪像舊（[illegible]）支下兩房以上取不食祿者均有無取齒長者若子孫亦繪像本房不食祿更不取別房應推恩人願與以次別房者聽元祐七年詔故相富弼配享神宗廟庭其亡紹延特差江陵府通判仍與子孫一名因蔭

崇寧二年詔哲宗皇帝神御殿繪像文武臣僚並與子若孫一人初品官故有是命

宋配享功臣

太祖

太師贈尚書令韓王趙普

太宗

樞密使贈中書令濟陽郡王曹彬

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尉中書令薛居正

右僕射贈侍中石熙載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潘美

真宗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尉中書令李沆

太尉贈太師尚書令王旦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令李繼隆

仁宗

左僕射贈尚書令王曾

太尉贈尚書令呂夷簡

彰武軍節度使贈侍中曹瑋

英宗

司徒兼侍中贈尚書令韓琦

太傅兼侍中贈太師中書令曾公亮

神宗

寧武軍節度使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富弼（紹聖元年詔以故觀文殿[illegible]守司空[illegible]贈太傅王安石[illegible]配享[illegible]罷富弼配享高宗建炎二年詔罷王安石乃以富弼配享）

哲宗

左僕射贈太師溫國公司馬光 [illegible]

哲宗

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贈太師魏國公韓忠彥

高宗

左僕射贈太師秦國公呂頤浩

左僕射追復特進觀文殿學士趙鼎

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贈太師蘄王韓世忠

太師靜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贈循王張俊

孝宗

左丞相贈太師魯國公陳康伯

右丞相太師追封越王史浩

光宗

右丞相贈太師葛邲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祖宗故事大臣配享皆於祔廟後議之若趙韓王曹秦王之配享太祖真宗咸平時而韓魏王曾魯公之配享英宗皆其身殁日降制亦在祔廟十數年後及思陵復土衆先期議定臣兩蒙首論欲用文武臣各兩人文臣故宰相贈翰林學士洪邁言聖神武文憲孝皇帝祔廟有期所有配食臣太師秦國公謚忠穆呂頤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謚忠簡趙鼎武臣太師蘄王謚忠武韓世忠太師循王謚忠烈張俊此四人皆一時名將拓合於天下公論望付侍臣詳議以聞議者皆以為宜從之秘書少監楊萬里獨謂張丞相浚不與配食爲非宜爭之不能因補外去其後孝宗既祔廟詔以故相陳康伯侑食寶文閣待制吳總上疏請以其父璘配享廟廷不報

祀先代帝王賢士 [illegible]

祭法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眾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illegible]

朱子語錄問祭先聖先賢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人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眾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為害緣是他見得無道理事了因舉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秦始皇三十七年出游十一月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上會稽

漢高祖二年，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
制詔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注云：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配靈星。）
漢舊儀：五年，修復周家舊祀，祀后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以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為民祈農報。

報功

武帝時，有人言古者天子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歲之始也。梟，惡逆之鳥。方士以歲始祓除凶災，令神仙之。梟食母，破鏡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祠皆用之。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所謂祠者求福也。）
明帝永平二年，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
章帝元和春東巡狩，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
後主景耀六年，詔為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
先時所在各請為亮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或以為可立於京師，禪不納。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言於禪曰：自漢以來，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也。今若盡從人，則黷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宜因近其墓立之沔陽，使所親以時賜祭。凡其臣故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從之。
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後代遵之，元勳配享。充等曾不是式，禪又從之，蓋非禮也。
東晉孝武帝寧康三年七月，故事，禮皐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大學。舊祀以社日，新改用孟秋，以應秋政。（虞喜等議：皐陶作士，明克允，因重其功，是以當其官署之祭。律署，主刑之官，宜如舊祀於廷尉寺。其以孟秋，蓋以刑殺義重，生時用孟秋以應刑殺，禮皆如舊制。）
後魏文成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孝文太和十六年，詔曰：法施於人，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常式。其孟春應祀者頗以卑殺，逮及今日，可令以仲月而享祀焉。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堯、舜，則天之功，興魏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為之化，可祀於廣寧；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廟已於中書別勅。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曲禮曰：脯曰尹祭。）
隋制，使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灃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陵，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無樂，配者饗於廟庭。
大唐高宗顯慶二年，太尉長孫無忌議：某法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功烈於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准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常加祭享，義在報功。爰及隋代，並遵斯典。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高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已上，亦在祠例。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典，唯此一禮，咸秩未申。今新禮及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今請聿遵故實，修附禮令，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堯於平陽，以稷配；祭虞舜於河東，以咎繇配；祭夏禹於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於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於酆，以太公配；祭武王於鎬，以周公、召公配；祭漢祖於長陵，以蕭何配。
麟德二年，車駕將封岱嶽，至梁，遣鎮將祭紀信墓，贈驃騎大將軍。
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詔自古聖帝明王、嶽瀆海鎮，用牲牢，餘並以酒脯充奠祀。
其年，雲州置魏孝文帝祠堂，有司以時享祭。
天寶二年，追尊咎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各與立廟，每歲四孟月享祭。
六載，勅三皇五帝創物垂範，永言龜鏡，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羲仲、和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及置廟地，量事營立。其樂器請用宮懸，祭請用

少牢仍以春秋二時致享共置令丞太常寺檢校

七載詔上古之君存諸氏號雖事先書契而道著皇王緬懷厥功寧忘咸秩其三皇已前帝王宜於京城內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准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享祭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廟享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一人配享夏王禹都安邑置一廟享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周文王都酆（[illegible]）殷王湯都亳（[illegible]伊尹左相仲虺[illegible]）秦始皇都（縣先有廟以太公望配）周武王都鎬請入文王廟同享（太保[illegible]）後漢光武皇帝起咸陽（丞相李斯將軍王翦配）漢高祖起沛（彭城縣[illegible]蕭何[illegible]）晉武帝都故洛陽（[illegible]）南陽（司徒鄧禹[illegible]）魏武皇帝鄴（[illegible]）後周文帝起馮翊（[illegible]）後魏道武皇帝起雲中（[illegible]）郡縣長官春秋二時（[illegible]）隋文帝封隋（[illegible]）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殷相傅說（[illegible]）殷太師箕子（汲郡）宋公微子（睢陽郡）殷少師比干（汲郡）齊相管夷吾（濟南郡）齊相晏平仲（[illegible]）晉卿羊舌叔向（[illegible]）魯卿季孫行父（魯郡）鄭卿東里子產（滎陽郡）燕上將軍樂毅（上谷郡）趙卿藺相如（邯鄲郡）楚三閭大夫屈原（長沙郡）漢大將軍霍光（平陽郡）漢太傅蕭望之（萬年縣）漢丞相丙吉（魯郡）蜀丞相諸葛亮（南陽郡）

已上忠臣一十六人

周太王子吳太伯（吳郡）伯夷叔齊（河東郡）吳延陵季札（丹陽郡）魏將段干木（[illegible]）齊高士魯仲連（濟南郡）楚大夫申包胥（[illegible]）漢將軍紀信（[illegible]）

已上義士八人

周太王妃太姜（新平郡）周王季妃太任（[illegible]）周文王妃太姒（[illegible]）魯大夫妻敬姜（魯郡）鄒孟軻母（魯郡）陳寡孝婦（睢陽郡）曹世叔妻大家（[illegible]）

已上孝婦七人

周宣王齊后（[illegible]）衛太子恭姜（汲郡）楚莊王樊姬（[illegible]）楚昭王女（富水郡）宋恭伯姬（睢陽郡）梁寡高行（[illegible]）齊杞梁妻（濟南郡）趙將趙括母（趙郡）漢成帝班婕妤（扶風郡）漢元帝馮昭儀（咸陽郡）漢太傅王陵母（彭城郡）漢御史大夫張湯母（萬年縣）漢河南尹嚴延年母（東海郡）漢淳于緹縈（濟南郡）

已上烈女一十四人

右並令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准前致祭其歷代帝王廟每所差側近人不課戶四人（[illegible]）[illegible]續填仍關戶部處分至十二載七月二十八日有勅（[illegible]）九載十一月十六日周武王漢高祖於京城內同置一廟并置官吏

代宗大曆五年鄜坊節度使上言坊州軒轅皇帝陵同請置廟四時列於祀典從之

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一兩戶充掃除（從刺史元結所請也）

憲宗元和十四年勅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陽縣宜令有司精加修飾

昭宗天祐二年封楚三閭大夫屈原為昭靈侯舜帝二妃祠為懿節祠

開元禮有司享先代帝王儀

前享五日諸享官各散齋三日於正寢致齋二日於其廟所如別儀（無廟者祭於壇其壇准州社壇以當州長官亦依以次遞取也）諸享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各習禮於齋所前享一日所管縣官掃除內外整拂神座（無廟者享日未明設官幕[illegible]道北南向席以莞以後陳設行事休在廟之位）設配坐於神座東南西向席以莞又為瘞坎於廟後壬地方深取足容物禮者設初獻位於東階東南亞獻終獻於初獻之南少退俱西向北上設掌事者位於終獻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設贊唱者亦於終獻西南西向北上設望瘞位於廟堂東北西向又設贊唱者於瘞坎東北南向東上設享官以下位於南門之外道東重行西面以北為上（無廟者[illegible]）

（下於墻壝門之外道南重行北面西上）祭器之數每座籩六豆十簠二簋二鉶三俎三縣官帥其屬升設樽於廟堂上前楹間室戶之外北向正座之樽在西配座之樽在東（樽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設幣篚於樽所設洗於東階東南北向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在篚加勺冪執樽罍篚者各依於樽罍洗篚之後享日未明享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牛羊豕皆熟右胖[illegible]）（[illegible]）諸享官以下各服祭服（[illegible]）縣官帥其屬入實樽罍及幣（[illegible]幣用帛長丈八尺色用白也）祝版各置於坫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樽罍篚者入立於庭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執樽者升東階（[illegible]）立於樽所執樽罍篚者各就位升自東階行掃除於上降掃除於下訖各引就位贊明贊禮

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少頃贊禮者引享官以下以次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祝跪取幣於篚各立於樽所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illegible]）贊禮者引初獻升自東階（其壇則自南陛以升）進當神座前北向立祝以幣東向進初獻受幣祝還樽所贊禮者引初獻入跪奠於神座興出戶北向再拜贊禮者引初獻入當配座內壁下東面立祝以幣北向進初獻受幣祝還樽所贊禮者引初獻進東面跪奠於配座興退復位東面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壇則自南陛升）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掌饌者帥執饌者各復本位祝還樽所贊禮者引初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酒樽所執罇者舉冪初獻酌醴齊贊禮者引初獻入詣神座前跪奠爵興出戶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帝嚳氏云惟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諱遣具官姓名敢昭告于高辛氏惟帝能序星辰功施於物式遵祀典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帝高辛氏尚享帝堯陶唐氏[illegible]惟帝則天而化光被四表式遵祀典謹以[illegible]帝舜有虞氏[illegible]敬敷五教弘贊彝倫[illegible]敢昭告于帝舜有虞氏惟帝道[illegible]皐陶氏[illegible]夏禹[illegible]伊尹[illegible]周文王[illegible]周公[illegible]）初獻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樽所贊禮者引初獻官詣配座酒樽所取爵於坫執樽者舉冪初獻酌醴齊贊禮者引初獻入東面跪奠於配座前興進立於西壁下東面立祝持版入立於配座之左北面跪讀祝文訖興初獻再拜祝進跪奠版於配位興還樽所贊禮者引初獻出戶北向立祝各以爵酌清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於初獻之右西向立初獻再拜

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祝各帥執饌者以俎跪減神座前三牲胙肉各取前脚第二節共置一俎上以授初獻初獻受以授掌饌者初獻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初獻興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復位於初獻飲福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酒樽所執樽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入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興出戶北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詣配座酒樽所取爵於坫執樽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入詣配座前東向跪奠爵興退於西壁下東面再拜出戶北向立祝各以爵酌清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於亞獻之右西向立亞獻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祝受爵復於坫亞獻興再拜贊禮者引亞獻降復位初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訖贊禮者引終獻降復位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樽所贊唱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再拜訖贊唱者又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

請就望瘞位。贊禮者引初獻詣望瘞位，執禮者引初獻望瘞位西向立。贊唱者轉立於望瘞東北位，初獻以下再拜訖，祝各進神位前跪取幣，興，降自西階（壇則降自南陛），詣瘞埳北南面，以幣置於埳。贊唱者曰可瘞，埳東西面各二人寘土半埳。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禮畢，遂引初獻以下出。贊唱者還本位，祝與執樽罍篚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祝版焚於齋所。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詔先代帝王陵寢，宜令所屬州府遣近戶守視，其冢墓有隳毀者亦加修葺。

乾德元年，詔曰：歷代帝王，國有常享，著于甲令，可舉而行。五代亂離，樂多廢墜，前賢神之祀，闕禮甚焉。其高辛廟（在宋州穀熟縣）、堯廟（在晉州臨汾縣，以稷契配）、舜廟（在河中府河東縣，以皋陶配）、夏禹廟（在陝州夏縣，以伯益配）、商湯廟（在河南府偃師縣，以伊尹配）、周文王廟（在鄠縣，今京兆府咸陽縣，以太公配）、武王廟（在鄠縣，今京兆咸陽縣，以周公召公配）、漢高祖長陵（在京兆府咸陽縣，以蕭何曹參配），宜令有司准令，每三年一享，歲仲春月行事，牲用太牢，以羊豕代。祀官以本州長吏，有故遣賓佐行事，仍令造祭器送諸陵廟，側近禁樵采。又詔後漢光武於南陽立舊廟，祭享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配；立唐太宗廟于京兆醴泉縣，以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配，並畫像廟壁。三年十一月，太常博士聶崇義上言：祀入周文王以太公配，唐天寶七載，以師尚熊及太公望配，伏緣太公已封武成王，春秋釋奠，自今止以鬻熊配享。奏可。

四年，詔曰：歷代帝王，或功濟生民，或道光史載，垂於祀典，厥惟舊章。兵興以來，日不暇給，有司廢職，因循曠墜，或廟貌攸設，牲饗罔薦，或陵寢雖存，樵蘇靡禁，仄席興念，茲用惕然。其太昊（葬宛丘，在陳州）、女媧（葬趙城，在晉州）、炎帝（葬長沙，在潭州）、黃帝（葬橋山，在坊州）、顓頊（葬臨河，在澶州）、高辛（葬濮陽頓丘城南，在澶州）、唐堯（葬穀林，在濮州）、虞舜（葬九疑山，在永州）、夏禹（葬會稽，在越州）、成湯（葬寶鼎，今在河中府）、周文王、武王（並葬咸陽，在京兆府）、漢高祖（葬長陵，在京兆府）、後漢世祖（葬原陵，在河南府洛陽縣）、唐高祖（葬獻陵，在耀州三原縣）、太宗（葬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凡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他處有祠廟者，亦如祭享。商中宗太戊（葬大名府內黃縣東南）、高宗武丁（葬陳州西華縣北）、周武王、康王（並葬咸陽，在京兆府）、漢文帝（葬霸陵，在京兆府東南）、宣帝（葬杜陵，在京兆府東南）、魏太祖（葬高陵，在相州鄴縣西南）、晉武帝（葬峻陽陵，在河南府偃師縣東南）、後周太祖（葬成陵，在耀州富平縣西北）、隋高祖（葬太陵，在鳳翔府扶風縣東南），十帝各給二戶，歲一享。秦始皇帝（葬驪山，在京兆府昭應縣）、漢景帝（葬陽陵，在京兆府咸陽縣東）、武帝（葬茂陵，在京兆府興平縣）、後漢明帝（葬顯節陵，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章帝（葬敬陵，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魏文帝（葬首陽陵，在河南府偃師縣）、後魏孝文帝（葬長陵，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北）、唐玄宗（葬泰陵，在耀州奉先縣）、肅宗（葬建陵，在京兆府醴泉縣）、憲宗（葬景陵，在耀州奉先縣）、宣宗（葬貞陵，在京兆府雲陽縣）、梁太祖（葬宣陵，在河南府伊闕縣）、後唐莊宗（葬雍陵，在河南府新安縣東）、明宗（葬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北）、晉高祖（葬顯陵，在河南府壽安縣），十五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葬河南府澠池縣東北）、靈王（葬河南府城西）、景王（葬河南府太倉中）、威烈王（葬河南府城中西北）、漢元帝（葬渭陵，在京兆府咸陽縣）、成帝（葬延陵，在京兆府咸陽縣）、哀帝（葬義陵，在京兆府咸陽縣）、平帝（葬康陵，在京兆府咸陽縣北）、後漢和帝（葬慎陵，在河南府洛陽縣）、殤帝（葬康陵，在河南府洛陽縣）、安帝（葬恭陵，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北）、順帝（葬憲陵，在河南府洛陽縣）、沖帝（葬懷陵，在河南府洛陽縣）、質帝（葬靜陵，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獻帝（葬禪陵，在懷州修武縣）、魏明帝（葬高平陵，在河南府）、高貴鄉公（葬河南府洛陽縣）、陳留王（葬相州鄴縣西）、晉惠帝（葬太陽陵，在河南府偃師縣東南）、懷帝、西魏文帝（葬永陵，在耀州富平縣東南）、東魏孝靜帝（葬磁州釜陽縣）、唐高宗（葬乾陵，在乾州奉天縣）、中宗（葬定陵，在耀州富平縣西北）、睿宗（葬橋陵，在同州奉先縣）、德宗（葬崇陵，在京兆府雲陽縣）、順宗（葬豐陵，在同州奉先縣）、穆宗（葬光陵，在同州奉先縣）、敬宗（葬莊陵，在京兆府三原縣）、文宗（葬章陵，在京兆府富平縣）、武宗（葬端陵，在京兆府三原縣）、懿宗（葬簡陵，在耀州富平縣）、僖宗（葬靖陵，在乾州奉天縣）、昭宗（葬和陵，在河南府緱氏縣）、梁少帝（葬河南府伊闕縣）、後唐末帝（葬河南府洛陽縣東北），三十八帝陵州縣常禁樵采，仍詔吳越國王錢俶修奉禹墓。

開寶二年，河南、鳳翔、京兆府及耀州言周文王、武王、康王、秦始皇、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元帝、成帝、哀帝、後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凡二十七陵，並經唐末兵亂開發。詔有司造衮冕服及常服各一襲，具棺槨以葬，掩坎日，所在長吏致祭。十月，詔前代功臣烈士，宜令有司詳其勳業優劣以聞。

有司亡齊孫臏晏嬰公孫杵臼燕樂毅漢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主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唐房玄齡長孫無忌魏玄成李靖李勣尉遲敬德渾瑊段秀實等皆勳德高邁爲當時之冠晉趙簡子齊孟嘗君魏信陵君漢丙吉唐高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爲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褚遂良元稹又其次詔孫臏等各置守冢三戶趙簡子等各兩戶悉蠲其役慕容德等禁樵采其有爲盜賊所發者皆具棺槨朝服以葬掩坎日致祭長吏奉其事

六年詔許州修晁錯廟

眞宗咸平元年辰州言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廟水旱祈禱有應詔封新息王

四年詔西京修後唐河南尹張全義廟從轉運使言葺益州諸葛亮廟

景德四年贈漢將軍紀信爲太尉後漢司徒魯恭爲太師以唐刑部尚書白居易孫利用爲河南府助教常令修奉墳壁影堂又詔河內府建漢高祖廟以時致祭令鄭州給唐相裴度守墳三戶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詔曰周文公旦制禮作樂說詩垂範隱然平舊章垂之千載今以上封岱岳按蹕魯郊旋睹遺風緬懷前烈始公胙土寔惟是邦故其嗣君得用王祭而祠宇未設闕孰甚焉特議褒崇以申旌顯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建廟春秋委本州長吏致祭三年令西京葺後唐莊宗廟

四年祀汾陰駐蹕河中府令訪伯夷叔齊廟遣官致祭緣路帝王名臣祠廟神帳畫壁並加葺治其唐相裴度墳禁樵采令衛州葺神農廟

六年詔諸州有黃帝祠廟並加崇葺又令常州葺周處廟

神宗熙寧元年七月知濮州韓鐸言堯陵在本州雷澤縣東穀林山陵南有堯母慶都靈臺廟請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戶免其租俾奉灑掃詔給守陵五戶

四年詔周嵩慶懿三陵柏子戶留七戶餘放歸農仍令歲時加修葺

十年權御史中丞鄧潤甫言嘗有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唐之諸陵悉見芟刈願當令前代帝王陵寢並禁樵採耕墾并納青刈議之人詔令諸陵除已定頃畝之外其餘許仍舊耕佃爲守陵戶餘並禁止

後又詔永興軍自漢以來諸陵下閑地歲收州縣以其錢修葺陵墓

元豐三年詔前代百辟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名

四年承議郎吳處厚言程嬰公孫杵臼保全趙孤乞加封爵詔河東河北漕臣訪其祠墓嬰封成信侯杵臼封忠智侯立祠於墓側載之祀典

判應天府張方平言司農寺近降新制募人承買祠廟與賜伯主祀大火爲國家盛德所乘微子開國于宋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能捍大患請免此三廟以稱國家嚴奉之意詔司農寺凡天下祠廟係國體神靈此爲甚可亟寢之令開封府劾官吏以聞

哲宗元祐五年定州請以韓琦祠載祀典從之又詔相州商王河亶甲冢沂州 縣顓頊冢並載祀典

七年詔賜唐韓愈潮州廟爲昌黎伯賜唐柳宗元羅池廟爲靈文廟又詔蘇州吳泰伯廟以至德爲額

八年賜安州雲夢縣楚令尹鬬穀於菟子文祠爲忠應廟封崇德侯

紹聖三年詔德州漢太中大夫東方朔廟以達隱爲額又封辨智侯

西京左藏庫使宗州刺史趙思齊請立韓王普廟於眞定府從之

元符三年臣僚言按史記言韓厥之功不在程嬰杵臼之下請於祚德廟設位從祀從之

徽宗政和三年禮議局上五禮新儀仲春仲秋享歷代帝王女媧氏

於晉州興配帝太昊氏於陳州以金提句芒配帝神農氏於衡州以祝融配帝高陽氏於澶州以玄冥配帝高辛氏應天府無配帝陶唐氏濮州以唐司徒咼配帝有虞氏於道州以虞相庭堅配夏王大禹於越州以夏相伯益配商王高宗於陳州以商相甘盤傅說配商王成湯於慶成軍以商相伊尹配商王中宗於大名府以商相伊陟臣扈配周文王以周師齊太公配武王以周太保召康公配成王以冢宰周文公唐侯太叔配康王以周太師畢公配秦始皇帝以丞相李斯內史蒙恬將軍王翦配漢高皇帝以相國酇文終侯蕭何配太宗孝文皇帝以丞相曲逆獻侯陳平太尉絳武侯周勃衛將軍宋昌城陽景王劉章配孝景皇帝以丞相魏其侯竇嬰丞相安國侯申徒嘉配世宗孝武皇帝以丞相平津侯公孫弘大將軍長平烈侯衛青驃騎將軍冠軍景桓侯霍去病車騎將軍秺侯金日磾配中宗孝宣皇帝以丞相博陽定侯丙吉丞相高平憲侯魏相大司馬大將軍博陸宣成侯霍光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配自周文王至漢宣帝並於永興軍後漢世祖光武皇帝於河南府以太傅高密元侯鄧禹大司馬廣平忠侯吳漢左將軍膠東剛侯賈復建威大將軍好畤愍侯耿弇配魏文皇帝於河南府以太尉壽鄉侯賈詡司徒蘭陵成侯王景興大司馬邵陵元侯曹真衛尉潁鄉侯辛毗配後周太祖文皇帝於耀州以大冢宰上柱國齊煬王憲行臺尚書鄭國公蘇綽太傅燕國文公于謹大將軍范陽公盧辯配隋高祖文皇帝於鳳翔府以右光祿大夫奇章憲公牛弘左僕射上柱國高熲右武大將軍宋公賀若弼配唐高祖神堯皇帝於耀州以贈司空揚州都督河間元王孝恭贈右僕射鄖國公殷開山民部尚書邢國襄公劉政會贈司空淮安靖王神通配太宗文皇帝於永興軍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贈太尉梁國文昭公房喬贈司空萊國公杜如晦贈司空鄭國文貞公魏玄成贈司徒衛國景武公李靖配明皇帝於華州以贈大師燕國文正公張說贈太子少保代公郭元振配肅宗宣孝皇帝於永興軍以贈太師韓文正公苗晉卿贈太尉冀公裴冕配憲宗章武皇帝於華州以中書令晉公裴度贈太傅岐國安簡公杜佑贈太尉涼國武公李愬配宣宗獻文皇帝於耀州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夏侯孜中書令贈太尉白敏中中書侍郎平章事馬植配後唐莊宗皇帝以侍中兼樞密使郭崇韜中書令太師隴西郡王李嗣昭開府儀同三司贈尚書令符存審配明宗皇帝以中書令贈太師晉國忠武公霍彥威工部尚書平章事贈太傅任圜配晉高祖皇帝以中書令魏公桑維翰中書令趙瑩配漢高祖皇帝無配自後唐莊宗至漢高祖皇帝並於河南府周嵩陵太祖皇帝慶陵世宗皇帝於鄭州

封濮州釋將段干木為嘉應侯　封絳州呂梁縣昭賢廟孤山伯爽為清惠侯　漢州德陽縣漢姜詩祠封孝感　賜楚州漣水縣唐侍御史王義方祠曰顯節　賜綿州羅江縣蜀龐統祠曰忠利　賜池州漢伏波將軍路博德廟為忠勇　賜晉州趙城縣造父祠為慶祥廟　賜臨江軍灌嬰祠為顯忠廟　賜興元府漢曹參祠為達廟　封蔡唐顏真卿廟為忠烈　封漢桂瓊祠為護國顯應昭惠王　封河南府潁陽縣神澤廟神潁考叔為純孝伯　賜後唐死節禦捍將侯約廟額列於祀典已上封爵並係哲宗朝日月不具

高宗建炎元年十一月丙寅郊赦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於民載在祀典者令所在有司祭之後凡赦皆如之紹興元年言者請春秋仲月祠禹於越州告成觀享越王勾踐於其廟以范蠡配俟歸則命郡祀如故事紹興二年駕部員外郎李愿奏程嬰公孫杵臼於趙最為有功神宗皇帝初年皇嗣未建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命絳州立廟歲承祀其後皇嗣衆多寔祐萬世今宋廟宇隔絕祭亦弗舉欲令禮官討論於行在春秋設位望祭從之十一年中書舍人朱震奏程嬰杵

曰雖存趙孤然不絕趙祀而卒立武者韓厥也請以韓厥載祀典興
許曰同宇下禮官討論太常寺檢照國朝會要絳州祚德廟太平縣
曾程嬰公孫杵臼韓厥祠在墓側元豐四年封侯賜額崇寧三年封
韓厥義成侯今討論欲從所乞於行在卜地稗創祠宇契勘擁忠廟
係秦州伏羌城之神昨來朝廷已降旨揮於臨安府建廟今來祚德
廟欲乞比附於忠廟例令臨安府踏逐地步修建施行候祠宇畢日
就本廟春秋二仲依小祠禮致祭　十六年加贈忠節成信侯杵臼
通勇忠智侯厥忠定義成侯　二十二年又改封嬰疆濟公杵臼英
略公厥啓佑公命兩浙漕臣建廟宇昇為中祀廟在淨戒院故址太
一宮之南

孝宗乾道四年加封婺州顯濟廟靈威王乃吳大帝孫皓柯沱大獄等
使廣還言其靈威故加封仍命使人往來皆前期祭之

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栻請臣所領州本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
其山曰堯山高廣為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嶽道士瀧
明詩刻即知其來舊矣有虞帝祠去城五里而近其山曰虞山瀨江
匯其左曰皇澤之灣有大曆中磨崖碑載刺史李昌巙修祠事臣已
摩修祠宇請著之祀典俾長吏檢校葺治從之

十四年衡州守臣劉清之奏史載炎帝陵在長沙茶陵今衡州茶陵
縣是也陵廟皆在康樂鄉白鹿源距縣百里而祠宇廢祖宗時給近
陵七戶守視禁其樵牧宜復建廟給陵戶擅官請如故事命守臣行
之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

諸侯宗廟

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illegible]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 [illegible]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從者皆齋 [illegible] 從之曰君玄服從者皆玄服 [illegible]

[illegible] 從至于廟 [illegible] 群臣如朝位 列於廟門外如路門之位 君入立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 [illegible] 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 [illegible] 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 [illegible] 成廟將徙敢告 [illegible] 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 [illegible] 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 [illegible] 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撫 [illegible] 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 [illegible] 樽於西序下 [illegible] 脯醢陳于房中 [illegible] 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 [illegible] 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 [illegible] 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 [illegible] 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 [illegible] 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 [illegible] 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絜爲而明薦之享 [illegible] 君及祝再拜君反位 [illegible] 祝徹反位 [illegible] 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 [illegible] 乃曰擇日而祭焉 [illegible]

右諸侯遷廟

成廟釁之以羊 [illegible] 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 [illegible] 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 [illegible] 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 [illegible] 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 [illegible] 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於室中有司亦北面也 [illegible] 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燕君揖之乃退 [illegible]

右諸侯釁廟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未既輟還復瞻九蓋皆繼邪 [illegible] 彼有說邪匠過絕邪 [illegible] 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 [illegible] 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illegible]

文公十有三年世室屋壞公羊子曰世室者魯公之廟也 [illegible] 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 [illegible] 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 [illegible] 封魯公以為周公也穀梁子曰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禮宗廟之事君親割 [illegible] 夫人親舂 [illegible] 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illegible]

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

穀梁子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莊公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

穀梁子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成公三年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子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易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

○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

○天子不卜處太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

○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武王末受命周公承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將祭主人各服其服

筮于廟門外

用丁巳

曰來月丁亥用薦歲事

筮有一日

既得日吉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為酒宿戒尸

明日朝服筮尸吉乃遂宿尸祝擯

日主人朝服即位門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

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雍爨在門東北

司馬概邊豆鉶觶于東堂下饔人陳鼎五

上

司馬升羊右胖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

司士升豕

司士又升魚腊司鍓兩甗于戶間有玄酒小祝設盤匜

于西階東主人朝服立于阼階司宮設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

右之主人出迎鼎主人先入有司各升實豆鐙

俎祝盥升西階主人盥升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入戶內西面

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佐食司士

序升西階相從設俎主婦設穄與入房祝酌奠祝主人再拜祝出迎

尸尸升西階祝從尸升延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荅拜遂坐[illegible]

[illegible]尸自取黍尸祭卒食告飽主人酌酒醑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

祭卒卒爵祝酌授尸尸酢主人主人卒爵祝與佐食盥手取黍以授

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嘏于主人[illegible]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主人再拜稽首受黍嘗之納諸內[illegible]主人

獻祝又酌獻佐食主婦酌獻尸尸拜主婦拜送尸祭酒卒爵又酢主婦

主婦酌獻祝與上佐食亦如之及賓長獻尸尸酢賓主人出立于阼

階祝立西階告曰利成[illegible]也祝入尸謖主人降

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illegible]

[illegible]

右通典序諸侯士大夫祭禮其文盡然儀禮饋食篇

而纂其要然諸祭禮古上[illegible]天子者已殘缺見於時享

門[illegible]有下司乎卿大夫者其詳則已見儀禮少

牢饋食等篇此未足以盡其說也

後漢獻帝封曹操爲魏公依諸侯禮立五廟于鄴後進爵爲王無所

改易

晉安昌公荀氏進封大國祭六代[illegible]

張祖高問謝沈曰諸侯祭五廟先諏日卜吉而行事爲祭五廟諸

乎耶按儀視殺廷尸厥明行事晏朝乃闋五廟盡禰終日不可

若異日未見其義沈荅曰五廟同時助祭者多晏朝乃闋季氏逮

闇祭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也子路爲宰與祭

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不知禮

賀循祭儀云祭以首時及臘[illegible]歲凡五祭將祭前期十日

散齋不御不[illegible]日沐浴改服居于齋室不交外事不食葷辛靜

志虛心思親之存及祭莅位[illegible]牲大

夫少牢士以特豕祭前之夕及腊鼎陳於門外主人即位西面宗

人祖告充主人視殺于門外主婦視饎于西堂下設洗于阼階東

南酒醴觶于房戶牲皆體解[illegible]

酌獻拜祝說拜退西面立少頃酌醑禮一獻拜受酢飲畢拜婦亞

獻薦棗栗受酢如主人[illegible]其次長賓三獻亦以燔

從如主人次及兄弟獻始進俎庶羞衆賓兄弟行酬一徧而止徹

神坐及俎爲賓饌食物如祭餕畢酌酳一周止佐徹神饌于室

中西北隅以爲厭祭[illegible]既設閉牖戶[illegible]宗人

告畢賓乃退凡明日將祭今夕宿賓祭日主人群子孫宗人祝史

皆詣廳事西面立以北爲上有薦新在四時仲月大夫士有田者

既祭而又薦無田者薦而不祭

後魏孝明帝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太傅清

河王懌議按禮記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並是後代追論備廟之文

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今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

昭二穆上極高曾四代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爲不遷之

祖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位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

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爲晉太祖及

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代止於高祖曾祖太祖之位虛俟宣

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臨以禮經云貞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乃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代代相推然太祖出居正位耳惲又議曰古者廟堂皆別光武已來異位同堂是以相因構廟惟制一室同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准相國之廟以造一室寔亦朝令宜即依此展其孝祀詔依惲議

北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代牲用太牢

唐制一品二品四廟其廟室牲牢服器之制並見大夫士庶宗廟門

貞觀六年侍中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之因官為立廟以媿其心廟在永樂坊東北角正元八年[illegible]安寺移於寺西

高宗儀鳳三年於文水縣置太原王武士彠廟

德宗貞元十三年勑贈太傅馬燧祔廟宜令所司供少牢仍給鹵簿

憲宗元和七年十一月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建立私廟將祔四代神主廟有二夫人疑於祔配請禮院詳定修撰官太學博士韋公肅議曰古者一娶九女所以於朝無二嫡自秦漢已下不行此禮遂有再娶之說前娶後繼並是正嫡則偕祔之義於禮無嫌謹按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相繼有三妻疑並為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議以妻雖先沒榮辱並隨夫也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二人則各祔舅之所生如其禮意二人皆夫人也秦漢已來諸侯不復一娶九女既生娶以正禮沒不可貶自後諸儒咸用舒議且嫡繼於古則有殊制於今則無異等今王公再娶無非禮聘所以祔配之議不得不同至於卿士之家寢祭亦二妻位同几席豈廟享之禮而有異乎是知古者廟無不嫡防姪娣之爭競今無所施矣古之繼室皆媵妾也今之繼室並嫡妻也不宜援古一娶九女之制也而使子孫恭享不及或曰春秋聲子不入魯侯之廟如之何謹按魯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之姪娣非正也自不合入惠公之廟明矣又武公生仲子則仲子歸于魯生桓公而惠公欲立宮而奉之追成父志別為宮也尋求禮意則當然矣未見前例如之何謹按晉南昌府君廟有荀氏薛氏景帝有夏侯氏羊氏聖朝睿宗廟有昭成皇后竇氏肅明皇后劉氏故太師顏魯公祖廟有夫人殷氏繼夫人柳氏其流甚多不可悉數略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並祔于禮為宜

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太常禮院奏據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崔龜從奏臣准式合立私廟伏准會昌五年二月一日勑旨百官並不得京內置廟如欲於京內置廟者但准古禮於所居處置即不失敬親之禮者伏以武宗時緣南郊行事見天門街左右諸坊有人家私廟遂令禁斷目不欲令御路左右有廟宇許令私第內置則近北諸坊漸逼宮闕十年之內悉是人家私廟今若人家居第寬廣或鄰里可吞併者必便置廟以展孝思或居處偏狹鄰近無可開廣者便是終身廢廟享之祭公私情禮皆極不便國朝二百餘年在私家側近者不過三數家今古殊禮頗為執顯其餘悉在近南達坊通行已久今若緣南路不欲令置私廟卻令居處建立廟宇即須種植松柏及白楊樹近北諸坊交恐非便以臣愚見天門街左右諸坊不許置廟其餘園外遠坊本是隙地并舊是廢廟者許令建立即天門街側近既無私廟近北諸坊又免百官占地立廟并官至三品者得升祔祖禰無乖禮經中外官僚已至三品者皆望有此懇章伏請下太常禮院重定立廟制度及去處庶得禮可遵行事無乖當奉今月一日勑宜依所奏下太常禮院審詳制度分析奏聞者伏以事亡如存典禮攸重今百官悉在京師若不許於京內置廟則恐晉之禮難復躬親孝思之心或乖薦奠若悉令於居處置廟又緣近北諸坊便於朝謁百官第宅布列坊中其間雜以居人棟宇悉皆連接今廣開則鄰無隙地廢廟貌則禮闕敬親若今依會昌五年勑文盡勒於所居

置廟兼恐十數年間私廟漸逼於宮牆齊人必若於吞併臣具詳本
末奏使公私今請夾天門街左右諸坊不得立私廟其餘閭外遠坊
任取舊廟及擇空閑地建立廟宇應立廟之初先取禮司詳定兼請
准開元禮二品已上祠四廟三品祠三廟三品以下不須爵者四廟
外有始封通祠五廟三品已上不得過九架並厦兩頭其三室廟制
合造五間其中三間隔爲三室兩頭各厦一間虛之前後亦虛之每室
中兩壁三分之一近南去地四間闢一埳室以石爲之可容兩神主
廟垣合開南門東門並有門屋餘並請准開元禮及曲臺禮爲定制
其享獻之禮除依古禮用少牢特牲饋食外有設時新及今時熟饌
者並聽仍請求爲定式勅旨宜依
宋仁宗皇帝慶曆元年十一月南郊赦書應中外文武官並許依舊
式創立家廟
至和二年宰臣宋庠言慶曆郊祀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
不能推述先典明喩上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使王公薦享下同委
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甚可嗟也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
謂諸臣專殖第産不立私廟寧朝廷勸戒有所未孚將風教頹陵終
不可復廑心至並形于歎息臣每求諸臣所以未即建立者誠亦有
由蓋古今異儀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書禮官既不講求私家
何緣擅立且未信而望誠者上難必責定善而設教者下或有違若
欲必如三代有家嫡世封之重山川國邑之常然後議之則隆典無
可復之期夫建宗祏序昭穆別貴賤之等所以爲孝雖有過於爲孝
殖産利營居室遺子孫之業或與民爭利顧不以爲恥逮大立廟則
曰不敢寧所謂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也今諸臣之惑不亦甚乎於
是下兩制與禮官詳定制度而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定官正一
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
知樞密院簽書院事以上見任同宣徽使尚書節度使東宮少保以

上皆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襲爵以主祭其襲爵世降一等死即
不得作主祔廟別祭於寢自當立廟者即祔其主其子孫承代不計
廟祭寢祭並以世數親疏遷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
通祭四廟五廟廟因衆子立而嫡長子在則祭以嫡長子主之嫡長
子死即不傳其子而傳立廟者之長凡立廟聽於京師或所居州縣
其在京師者不得於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餘如奏仍令別議襲爵
之制其後終以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難盡推
襲爵之因遂不果行
皇祐三年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言伏覩禮官詳定
家廟制度平章事以上許立四廟臣欲乞於河南府營創私廟伏乞
降勅旨權從之
元豐時彥博言先立家廟歲八祭用酒以臣隨行公使庫供辦今
臣致仕不欲私酒以祭乞於河南府公使庫逐祭寄造酒十石乃
從之
司馬温公作文潞公先廟碑記曰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
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
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
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
令以官品爲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爲執法所糾
太宗命有司爲之營構以耻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
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頹教隳廟制遂絕宋興夷亂蘇疲久而
未講仁宗皇帝閔群臣貴極公相而祖禰食於寢儕於庶人慶曆
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
大夫亦以耳目久不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
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
林承旨而下共奏請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

餘品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仍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爲解無肯唱衆爲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朝之存者得杜岐公遺跡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齋坊在中門之右庖廚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公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釁廟而祀焉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祀以元日寒食春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配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

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執政以上祭四廟餘通祭三廟古無祭四世之文又侍從官以至士庶通祭三世無等差多寡之別豈禮意乎古者天子七世今太廟已增爲九室則執政視古諸侯以事五世不爲過矣先王制禮以齊有萬不同之情賤者不得僭貴者不得踰故事二世者雖有孝思追遠之心無得而越事五世者亦當跂以及焉今恐奪人之恩而使通祭三世徇流俗之情非先王制禮等差之義可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陞朝官祭三世餘祭二世應有私第者立廟於門內之左如狹隘聽於私第之側力所不及仍許隨宜古者寢不踰廟禮之廢久矣士庶堂寢踰度僭禮有五楹七楹九楹者若以一旦使就五世三世之數則當徹毀居宇以應禮制可自今立廟其間數視所祭世數寢毋得踰廟事二世者寢聽用三間

又言按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所謂太祖者蓋始封之祖不必五世又非臣下所可通稱今高祖以上一祖未有名稱欲乞稱五世祖從之

又言群臣家廟所用祭器稽之典禮參定其制正一品每室籩豆各十有二簠簋各四壺尊罍鉶鼎俎篚各二尊罍加勺冪各一爵一諸室共用胙俎一罍洗一從一品籩豆簠簋降殺以兩正二品籩豆各八簠簋各二其餘皆如正一品之數詔禮制局製造取旨給賜時太師蔡京太宰鄭居中知樞密院事鄧洵武門下侍郎余深中書侍郎蒙尚書左丞薛昂尚書右丞白時中權領樞密院事童貫並以次給之

高宗紹興十六年詔太師左僕射魏國公秦檜合建家廟命臨安守臣營之仍命禮器局製祭器以賜其後太傅昭慶節度儀同三司平樂郡王韋淵太尉保慶節度吳益少傅寧遠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並請建家廟賜以祭器

孝宗隆興二年少師奉國軍節度四川宣撫使吳璘請用存中例立廟賜器從之

乾道八年詔有司賜少保武安節度使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家廟祭器

淳熙五年權戶部尚書韓彥古請以臨安前洋街賜第建父世忠家廟就賜舍宇房緡以給歲時祭祀之用儀制祭器請同存中少傅保寧節度侍讀衛國公史浩賜第于都請如諸臣故事建家廟賜祭器皆從之

輔臣論世忠廟器中書舍人陳騤以禮難行駁之上問本朝群臣廟制如何賜器如何時趙雄等奏仁宗雖因款論建廟未暇行世惟文彥博曾酌唐制爲之未嘗賜器政和始命禮制局範銅以賜宰臣蔡京等紹興又用京例賜秦檜其張俊楊存中吳璘輩皆援檜以請上曰漢唐而下既未有賜祭器者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命禮官攷歷代及本朝之制八年十月乙卯中書舍人崔敦詩謂

中興廟器斷自宸衷改用竹木省去雕文然一啓其端後者必從謂宜詳講必得古義乃協今宜禮賜圭瓚然後爲鬯若諸侯嗣位不敢專祭待命于天子必賜以圭瓚者然祀交神作准爲重乘其重以賜之而餘得自用初不盡賜之也臣謂銅爲祭器所以傳遠今以竹木爲之壞而不易則墜上之賜易而自製則棄君之命宜略倣古制命有司鑄爵勺各一賜之餘俾禮官定當用之式給國

以畀俾自製以竹木從之

嘉泰元年太傅永興節度平原郡王韓侂胄奏曾祖琦效忠先朝奕世侑食而臣居止祖廟家廟猶闕請下禮官考其制俾自建之所祭器之式以竹木製毋忝有司詔下禮官討論每位以籩豆皆十有二簠簋皆四壺尊罍洗豆俎登洗皆二爵坫[illegible]及巾杓篚以祿俎載以服輿來以紫儀[illegible]下文思院製[illegible]十月己卯詔特鑄賜之二年通判環州張宗愈奏大父循忠烈王俊[illegible]留府請以賜第舊址建家廟乞討論其制命文思院鑄造祭器以賜詔令遵韓世忠廟器之制

開禧三年忠州刺史劉伯震奏祖鄜武僖王光世復研功請以賜第舊址立家廟從之

嘉定十四年詔右丞相史彌遠賜第建海熙故事賜家廟命浙漕臨安府守臣營之既而禮官討論祭器如韓侂胄之制彌遠請併生母齊國夫人周氏及祔妻魯國夫人潘氏於生母別廟皆下有司賜器如式從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

鄱　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宗廟考

大夫士庶宗廟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 [illegible]

士一廟 [illegible]

庶人祭於寢 [illegible]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

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見天子宗廟考祖

考無廟ゝ以其卑故高祖太祖無廟也有禱焉其當祭則爲之壇若祭人夫之二王故無所奇故初高大祖既又無廟若應有所禱則爲壇祭之者無廟但有之設可以此矣若詳故於壇今二壇無畢者爲本祖壇無廟但有壇之故也上一爲鬼若壽高祖若遷去壇求壇則爲鬼不得壇但將相當也ゝ之商上上士也天子一二等諸侯上士悉一官一贈與鬼享則但有皇皇考曾祖也宮師謂諸侯中士下士言爲一官之長其亦爲之又無壇也去王考爲鬼者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壇而鬼爲之祭九鬼遠於祭鬼者薦於祭鬼疏於廟不亦祭祭於鬼之屬庶人府史之屬庶人不得立廟故無壇死曰鬼

朱子曰官師諸有司之長也一廟止及禰卻於禰廟并祭祖適士二廟卽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

朱子語錄問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無乃不近人情曰位卑則澤淺其理自當如此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卻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卻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有門堂寢室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

有問程子曰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卻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是爲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不及祖非人道也

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二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禮家古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但干祫之制它有可考耳

楊氏曰愚按前二條謂澤有淺深則制有隆殺其分異也後二條謂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高祖其理同也

按自天子以至于士五服之制則同而祭祀止及其立廟之親則大夫不祭其高曾士不祭其祖非人情也程子以爲有服者皆不可不祭其說當矣然人皆致之禮經參以諸儒注疏之說然後知古今異宜禮緣人情固當隨時爲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人徒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以爲所及者狹不足以伸孝子慈孫追遠之心也然古人之制則雖諸侯大夫固有拘於禮而不得祀其祖考者矣何也鄭氏注諸侯五廟云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注大夫三廟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然則諸侯始封之太祖如鄭桓公友是也鄭桓公以周厲王少子而始封於鄭既爲諸侯可以立五廟矣然其考則厲王祖則夷王曾祖則懿王高祖則共王五世祖則穆王自穆至厲皆天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則此五王之廟不當立於鄭所謂此君之身全無廟也必俟桓公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桓公爲太祖桓公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五世之後而鄭門之五廟始備也大夫始爵之太祖以魯季友是也季友爲魯桓公之別子既爲大夫可以立三廟矣然其考則桓公其祖則惠公其曾祖則孝公自以考至祖皆諸侯也大夫不敢祖諸侯則此三公之廟不當立於季氏之家所謂別子亦全無廟也必俟季友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季友爲太祖季友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三世之後而季氏之三廟始備也蓋諸侯大夫雖有五廟三廟之制然方其始爲諸侯大夫也苟非傳襲數世則亦不能備此五廟三廟之禮矣至於士庶人則古者因生

賜姓受姓之後甫及一傳即有嫡有庶嫡宗子也庶支子也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蓋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禰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其法甚備而猶嚴於廟祀之際故諸侯雖曰五廟而五世之內有爲天子者則不可立大夫雖曰三廟而三世之內有爲諸侯者則不可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祭於寢然苟非宗子則亦不可祭於其家必獻牲於宗子之家然後聚私祭九爲是者蓋懲上僭而不敢祭非薄其親而不祭也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天子之爲祖者自有天子祭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諸侯之爲祖者自有諸侯祭之支子不敢祭大宗而大宗之爲祖禰者自有宗子祭之蓋已雖拘於禮而不得祭而祖考之祭則元未嘗廢適士官師雖止於二廟一廟而祖禰以上則自有司貞祭者此古人之制也後世大宗小宗之法旣亡別子繼別之序已紊未嘗專有宗子以主祀事其入仕者又多崛起單寒非時王之支庶不得以不敢祖天子諸侯之說爲義也乃執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之上豈不以學士大夫自處而孝敬之心薄矣烏得爲禮乎或曰古今異宜禮緣人情當隨時爲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

或曰此爲國中公族之世相者言也若庶姓之來自它國而爲諸侯大夫者則如之何愚曰古未有無宗者庶姓有庶姓之宗它國有它國之宗而宗子之制則一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之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又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而爲壇以祭此二條正爲起自匹庶與來自它國者言若太公東海人而仕周爲諸侯孔子宋人而事魯爲大夫之類是也注疏謂異姓始封爲諸侯者及非別子而始爵爲大夫者（如他國之臣初來爲大夫）本身即得立五廟三廟蓋以其非天子諸侯之子孫上無所拘礙故當代即可依禮制立廟然以曾子問宗子爲士一條及參以內則中所謂不敢以富貴加於宗子之說則知崛起爲諸侯大夫者若身是支庶亦合尊其宗子不敢盡如禮制也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公始也 [illegible] 衛孔悝 [illegible] 出奔

宋使貳車反祏於西圃 [illegible]

[illegible]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illegible]

宗也 [illegible]

庶子不祭明其 [illegible]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 [illegible]

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illegible]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illegible]夫婦皆齊而宗敬焉[illegible]終事而後敢私祭[illegible]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illegible]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illegible]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illegible]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illegible]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illegible]不歸肉[illegible]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illegible]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illegible]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illegible]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illegible]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illegible]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illegible]

通典諸侯以下祭禮[illegible]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不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菆[illegible]

晉人問摯虞云時人祠有板板為用當主為是神坐之榜題答今代有祠板不乃始禮之奉廟主也主亦有題今版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illegible]

主以紀別坐位於尸如主何以為神將衷歸顯祖考
何可無主今按經傳皆見人大無主之義者甚長
後魏孝明帝孝昌中清河王懌議曰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
之心非主莫展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
展事孝敬想像乎存上自天子下達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
於主唯謂王侯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為大夫者則無主是使三
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為主以銘神位
北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代五等散官正
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祭三代三品以上牲用太牢以下少牢執事
官正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祭二代用特牲正八品以下達於庶人
祭於寢
唐制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五品二廟嫡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及
開元定禮二品以上四廟三品三廟三品以上不須爵者亦四廟四
廟有始封為五廟四品五品有兼爵亦三廟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
於寢天寶十載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並立廟勿限
兼爵雖品及而建廟未逮亦聽寢祭
唐諸臣廟之制三品以上九架廈兩旁三廟者五間中為三室左
右廈一間前後虛之前重栱藻井室皆為石室一於西墉三之一
近南距地四尺容二主廟垣周之為南門東門門屋三室而上間
以廟增建神廚於廟東之少南齋院於東門之外少北制勿逾於
廟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有几筵牲以少牢羊豕一六品以
下特豚不以祖禰貴賤皆子孫之牲牲闕代以野獸五品以上室
異牲六品以下共牲二品以上室以籩豆十二品以八四品五品
以六五品以上室皆簠二簋二甑二鉶二俎二鐏二罍二勺二爵
六盤一坫一篚一牙盤胙俎一祭服三品以上玄冕五品以上爵
弁六品以下進賢冠各以其服凡祔皆給休五日時享皆四日散
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子孫陪者齋一宿於家始廟則署

主而祔後喪闋乃祔喪二十八月上旬卜而祔始神事之矣王公
之主載以輅夫人之主以翟車其餘皆以輿天子以四孟臘享太
廟諸臣避之祭仲而不臘三歲一祫五歲一禘若祔若常享若禘
祫卜日齋戒省牲視滌濯鼎鑊亨牲實饌三獻飲福受胙進退之
數大抵如宗廟之祀以國官亞終獻無則以親賓以子弟其後不
卜日而筮用亥祭寢者春秋以分冬夏以至日若祭春分則廢元
日然元正歲之始冬至陽之復二節最重祭不欲數乃廢春分通
為四祠器以烏漆差小常制祭服以進賢冠主婦花釵禮衣後或
改衣冠從公服無則常服凡祭之在廟在寢既畢皆親賓子孫慰
主人以常服見若宗子有故庶子攝祭則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
執其常事通祭三代而宗子卑則以上牲祭宗子家祝曰孝子某
為其介子某薦其常事庶子官尊而立廟其主祭則以支庶封官
依大宗主祭兄陪於位以廟由弟立已不得延神也或兄弟分官
則各祭考妣於正寢古殤及無後皆祔食於祖無祝而不拜設坐
祖左而西面亞獻者莫親乃莫之一獻而止其後廟制設幄當中
南向祔坐無所施皆祭室戶外之東而西向親伯叔之無後者祔
曾祖親昆弟及從父昆弟祔於祖親子姪祔於禰寢祭之位西上
祖東向而昭穆南北則伯叔之祔者居禰下之穆位北向昆弟從
父昆弟居祖下之昭位向南子姪居伯叔之下穆位北向以序尊
卑凡殤無後以周親及大功為斷古者朔於大門內奉出寢於陵
側故王公亦建廟於墓既廟與居異則宮中有喪而祭三年之喪
齊衰大功皆廢祭外喪齊衰以下行之
唐三品以上時享其廟儀 四品五品六品以下附
前享五日筮於廟門之外主人公服立於門東西面掌事者各服其
服立於門西北上設筮席於闑西閾外西面筮者開韇出冊兼執之
東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孝曾孫某來日丁亥祗享於廟尚享 丁亥

（直祭一日以告之則已……爲可）筮者曰諾進就筮席西面以韇擊門遂述曰
假爾太筮有常孝曾孫來日丁亥祇事於廟尚享乃釋韇坐筮訖興
降席東面稱占曰從筮吉退若不吉即筮遠日還如初儀贊神者進
主人之左告禮畢掌事者徹筮席先享三日主人及亞獻終獻并執
事者各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所（其齋爲祭之事……）
子孫及凡入廟者各於其家清齋皆一宿（……以下……）前一日之夕清掃
內外掌廟者整拂神幄（……）贊禮者設主人之位於東階
西面亞獻終獻位於主人東南掌事者位於終獻東南俱重行西向
北上設子孫之位於庭重行北面西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西南西
面又設亞獻以下位於門外之東執事者在南差退俱西向設牲於
南門之外當門北向以西爲上掌牲者位於牲西北東面諸祝位於
牲後俱北向設亞獻省牲位於牲前近東西面設祭器之數每室鉶
二簠二簋二甑二鉶二俎二籩豆一品二品各十三品八（……）
（以下……）掌事者以罇入設前楹下各於室户（……）設
户之東北面西上皆加勺羃（……）
祭器於室東西向每座簋在前簠次之甑次之鉶次之籩次之豆次
之俎在後每座異之皆以南爲上屈陳而下設洗於東階東南東西
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羃篚在西
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羃（……）執罇罍洗篚者各於罇罍洗
篚之後掌牲者以牲就榜位贊禮者引亞獻入詣東階升堂徧視滌
濯（……）訖引降就省牲位亞獻省牲掌牲者前東面舉手
曰腯還本位諸祝各循牲一匝北面舉手曰充俱還本位祝與掌牲
者以次牽牲付廚贊禮者引終獻詣廚省鼎鑊視濯溉（……）
執饌者入徹簠簋籩豆俎鉶以出享日未明烹牲於廚夙興掌饌

者實祭器（……皆載之後脚有二……）
主人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入實罇罍（……）
祝板各置於坫（……）諸祝與奄人（……）
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北面再拜訖升自東階以次出神主各
置於座（……）
明贊禮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
入就位諸祝與執罇罍篚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
祝以下俱再拜各就位掌饌者奉饌陳於門外贊禮者引主人入就
位又贊禮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
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請行事退復位掌饌者引
饌入升自東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
置於室户外之左（……）其簠稷簋黍……下施設訖
掌饌以下降出諸祝各取蕭……於爐炭遂還篚所贊禮
者引主人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主人盥手執
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手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
進主人受爵執罍者酌水主人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
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
贊禮者引主人自東階升堂詣其祖爵罇所（……）
罍羃主人酌酒贊禮者引主人進詣其祖座前北面跪奠爵興出户
北面立（……）祝持板進於室户外之右東面（……）
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
某官封某（……）敢昭告于某祖考某謚封祖妣
某謚夫人某氏時維仲春（……）伏增遠感謹以柔毛剛鬣
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恭薦

祠享（春云祠夏云礿秋云嘗冬云烝）于某祖考某諡封某祖妣夫人某氏配尚享（考祖及孫各依尊卑稱號祝文四品以下同）訖興主人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以次酌獻如上儀（唯不讀祝）訖贊禮者引主人詣東序西向立（四品五品同六品以下詣先祖座前近東西向立）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祝持爵進主人之右跪祭酒啐酒奠爵興諸祝各帥執饌者以俎入減神前胙肉共置一俎上又以籩減取稷黍飯共置一籩祝先以飯授主人受以授左右祝又以俎次授主人每受以授左右訖主人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四品五品六品以下復於罇所）主人興再拜贊禮者引主人降自東階還版位西向立主人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某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清酒贊禮者引亞獻進詣某祖神座前北向跪（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先祖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再拜）奠爵興出户北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如上儀訖贊禮者引亞獻詣東序西向立（五品以下同六品以下詣座近東西向立）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如初獻儀唯不受胙又贊禮者引終獻亦如初獻儀訖降復位諸祝皆進神座前徹豆興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贊唱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禮畢遂引主人出贊禮者引亞獻以下出子孫以次出諸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諸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出諸祝與奄人入納神主於埳室如常儀訖祝版焚於齋所（四品五品以下埋於[illegible]）[illegible]孔宣父廟及王公以下皆用此禮唯祝文別

唐制三品以下祫享其廟（禘享附）

前享五日筮於廟門之外齋及設位牲傍祭器省牲皆如時享之儀掌事者以罇坫入設於廟堂上皆於神座左昭座之罇在前楹間北向始祖及穆座之罇在戶外南向俱以近神爲主皆加勺冪（[illegible]）設祭（[illegible]其首座罇一餘座罇四各置於坫[illegible]於前楹下各於室戶之東皆北向西上）罍於序東西向每座簋在前簠次之鉶次之籩次之豆次之俎在後每座異之皆以南爲上屈陳而下設洗於東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冪（[illegible]而陳之）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享日未明烹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器（[illegible]祭器所實如時享）及諸掌廟者設神座於廟堂之上自西序以東始祖座於西序東向昭座於始祖座東北南向穆座於東南北向俱西上（[illegible]）主人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入實罇罍（[illegible]）祝版各置於坫諸祝與奄者入立於廟北面西上掌廟者升腰輿從入立於東階下西面立定祝與奄者皆再拜訖帥腰輿升自東階詣始祖廟入開埳室出神主置於輿出詣座前以主置於座以次出神主如上儀訖還齋所（夫人之主奄人[illegible]）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諸祝與執罇罍篚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各就位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門外贊禮者引主人入就位又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主人已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請行事退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illegible]）執爐炭蕭稷膟膋者從其俎升設於神座之左少後其蕭稷各置於爐炭下處設訖掌饌者以下降出諸祝各取蕭稷擩於脂燔於爐炭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主人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手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主人受爵執罍者酌水主人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贊禮者引主人自東階升堂詣始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主人酌醴齊贊禮者引主人進詣始祖神座前

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某官封某敢昭告于始祖考某諡封
祖妣夫人某氏歲序推遷伏增遠感謹以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薦
恭薦祫事（禘云禘事）于始祖考某諡封始祖夫人某氏配尚享（[illegible]）
訖興主人再拜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依昭穆
酌獻如上儀（唯不盥洗）訖贊禮者引主人詣東序西向立諸祝各依爵酌
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主人之左北向立主人再拜受爵跪祭酒
啐酒奠爵興諸祝各退執饌者以俎進減神座前胙肉各置共一俎
上又以籩徧取稷黍飯共置一籩祝先以飯籩進主人受以授左
右祝又以俎以次進主人每受以授左右訖主人跪取爵遂飲卒爵
祝進授爵復於坫主人降自東階還本位西向立主人獻將畢贊禮
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始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
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進詣始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

西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以次酌獻如上儀訖贊禮者引亞獻詣東
序西向立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如初獻之儀唯不受胙又贊禮者引
終獻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皆進神座前跪徹豆興
還罇所贊禮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贊
禮者進主人之左白禮畢遂引主人出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
次出諸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諸祝以
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出諸祝與奄者匣神主置於輿納於埳室如
常儀

宋士大夫廟制並見諸侯宗廟門

按臣庶祖廟之制其略已見於前所述若臣庶祭祀之制則
歷代未嘗立為定法惟唐制見於開元禮者頗詳故著其說
如古禮則儀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三篇是已近代
司馬溫公及伊川橫渠各有禮書朱文公作家禮又參取三
家之說酌古今之制而損益之可以通行嘉定間李秘監
又著公侯守宰士庶通禮一書於祭禮特詳俱有專書文繁
不果悉錄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

鄱陽馬端臨

王禮考

朝儀

周制天子有四朝（但言三朝者以詢事之朝[illegible]非常朝故不言之）一曰外朝（在皋門內決罪聽訟之朝也）秋官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卿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人焉右肺石達窮人焉（[illegible]）二曰中門（[illegible]）夏官司士正其位辨其貴賤之等朝夕視政公卿大夫辨色而入應門北面而立東上王揖孤卿以上特揖大夫旅揖士旁三揖各就位（[illegible]）

王南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武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illegible]）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人君既從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使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燕寢釋服（[illegible]）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外）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illegible]）其位王南向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illegible]）小司寇擯以序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蔽謀（[illegible]）（群臣卿大夫在公後[illegible]也蔽斷也）

通典說曰天子路寢門有五焉其最外曰皋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寢也皋門之內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有三府九寺庫門之內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外有兩觀連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內有百官宿衛之廨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室則九卿理事之處考工記曰有九室九卿理之朝則入而理事夕則歸於庫門外外朝之法朝有疑獄王集而聽之故禮云王命三公會其朝者諸侯未去亦於此也應門之義詢於芻蕘之謀三刺三問以定其法燕朝在路寢之朝群公以下常日於此朝見君位其位太僕掌之初入之時亦門右北面東上王揖之三公則皆前北面東上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北上士則門外之西北面東上凡射先用燕禮其位亦然所以每朝列位所向不同者皆以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內臣位尊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君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時諸侯東面尊於孤卿也故於內朝孤卿東面尊於卿大夫也時亦無諸侯故也

唯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或云客有諸侯之位故孤卿在東也　陳氏禮書曰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明矣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王燕朝之位雖太僕掌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考文王世

子曰公侯朝于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宜亦然也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大寢路寢也設鼓之意嚴規之制乃聞政路鼓之意）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鄭氏曰路寢門外則內朝之中蓋窮者達其情於外朝之肺石朝士又達窮者之情於內朝之路鼓遽令傳遽之令也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則遽令非行夫之所掌者而已鄭康成以公食大夫拜賜于朝不言賓入聘禮以柩造朝不言殯入則謂諸侯之朝在大朝外然大門外則輕亦耳非朝位也　又曰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則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蓋尊者体盤卑者体蹙体蹙者常先体盤者常後故視學眾至然後天子至燕禮設賓筵然後設公席則朝禮臣入然後君視之皆優尊之道也然朝以先為勤以後為逸退以先為逸以後為勤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然則公卿諸侯之覲王其有先後乎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右周家朝群臣之儀

周制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大賓要服以內諸侯也大客謂其孤卿）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此以王見諸侯為文也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戶牖之間謂之扆門屛之間謂之宁）邦畿方千里其外五百里曰侯服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五

百里曰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六歲一見（要服蠻服也此六服）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到天子之境先謁閽人閽人報王王使小行人逆勞于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勞擯之及國天子賜舍吏司空致舍將受朝上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袞冕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七寸繅藉七寸鷩冕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繅藉五寸毳冕五章樊纓五就王則服皮弁坐於路門外正朝當宁而立諸侯改服於舍服朝服各執瑞玉至於朝公東面諸侯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未備承命告于天子曰伯父寔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將受之諸侯亦進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儐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王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各還其舍司几筵設黼扆於廟扉前南鄉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天子服袞冕負黼扆而立諸侯裨冕一而入以行三享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本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其秋冬覲遇之時將朝之早諸侯裨冕釋幣于禰皆乘墨車載龍旂弧韣瑞玉有繅至大門外

也子衣曰黼上擯曰與諸侯相揖而入至廟門外之舍王服袞冕負
斧扆而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圭再拜王命將受之諸侯更
取玉升堂致命王既受之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
成拜乃出然後行三享王王皆撫之諸侯降堂自授宰如朝宗之法
覲遇之時天子不下堂禮記云天子見諸侯不下堂而見之下堂自夷王始也其朝宗覲遇行朝享禮
畢三享諸侯皆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
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謂告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右北面立王乃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降
出王辭之不即右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之也天子外屏王遂更延諸侯入而禮之王使
宗伯以珪瓚酌鬱鬯祼之禮畢還館諸侯公卿皆就館見之若有功
者天子賜以車服皆使公就館致之諸侯迎于外門外再拜諸公奉
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居右命書之右使讀王命書公者王使賜侯氏
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讀王命書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受命
也升成拜大史辭之降也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受篋服使者出侯氏送再
拜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其法諸侯既至天子之
國必先朝天子於其國內然後為壇於國外更行朝禮時會殷同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

於國外壇見曰會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遍也
當年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既朝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此十二年之期不得巡狩所謂殷同也
北東方以春南方以夏西方以秋北方以冬皆如其時也以
方于岳之下見巡狩篇具將時會殷同之朝天子乘龍馬八尺以上為龍載大旂象日月
升龍降龍春則拜日於東門之外夏則禮日於南門之外
秋則禮月與山川丘陵於西門外冬則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
謂祭之也狩之時山川之神其祭當方祭之而亦不巡狩則祭於其方故加方明於壇
上而祭之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四方神明之象所謂方明也設六玉上珪
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珪以祭之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不宜以

黃珍而不以北者別上下之神非天之至貴也設玉者刻其大以著之去方明以朝諸侯其位朝覲之禮畢
具巡狩篇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男
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
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
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
之位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三朝外朝以大詢內朝以日視朝燕朝退而
聽政諸侯來朝則見於太廟明堂以侯朔而已周公攝政七年
成王既冠將復辟而歸以天下知周公攝政之久未知成王之
尊於是因六年五服之朝合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君而並見
然猶不敢正太廟之朝是以即明堂而權制其位蓋天子無事
四時之朝見於路寢以一服有事而會不巡狩而同則為宮於
郊設方明而祭之蕃服世一見未有與諸侯並朝者也司士所
掌朝儀之位與朝士所掌外朝之法皆自有定著明堂位蓋周
公之為故記禮者以為周公朝諸侯之位其曰負斧扆南向而
立是雖仍攝政之稱謂周公曰天子然負扆而立則固成王自
不失南面而坐周公但從成王立於其側耳中間言武王崩成
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者亦與成王同坐立於斧扆之間周

公𦵔皆正天子之位而居之乎禮所記甚明陋儒初不悟錯句卿猶云周公履天下之籍若固有之以為以枝代主君臣易位學者由是紛紛至于今有異言何周公之不幸也

右周家諸侯來朝之儀

漢高祖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會長樂宮成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儀（儀叙下法）先平明（未明之前）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志與幟同）傳曰趨（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趨謂疾行為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俠與挾同挾兩旁每陛者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上傳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九賓則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傳聲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志曰法酒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

初帝既即位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上曰得無難乎通曰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於是通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為學者（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蕝蕞與蕝同音子說反）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習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群臣習肄以十月長樂宮成行之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尊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諸儒弟子共為儀者悉拜為郎

致堂胡氏曰帝王之禮因革損益至周而大備周八百年雖柄移祚迄其朝廷所用者無利害於爭戰從橫之事雖秦火書滅經亦必有知其略者誠能深知而求草創而潤色之縱不得其全亦當參互有見使聖帝明王制儀立度文章物采寓法象形禁戒之意後猶有考不亦美哉惜乎漢高智不及此而叔孫委已從人諂世而取寵也夫呂政所為無一可以垂世立法者自漢興議論之臣禍敗之戒有所不宣言則必借秦為諭豈有朝廷之上君臣之儀所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者乃獨可用乎遂使周室禮文泯不復見而秦禮得傳通之罪大矣魯二生未必能制此禮也然惡通面諛而不肯從亦賢矣哉至謂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則幾乎迂矣

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于十月朔猶常享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而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百官賀正月（決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粗依其制正朝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古者以皮帛為幣玉以象德璧以聘事）二千石以上

上殿稱萬歲（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illegible]）

褚先生曰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當四見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之所得入也梁孝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叛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

右褚先生為郎時聞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之語然足以見漢諸侯朝見之典云

後漢歲首正月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貲贄
起居注舊典市長執鴈建安八年始令執雉 百官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前
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其每朔唯十月旦從
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
蔡邕曰群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問胡廣廣曰
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
後復以六月朔盛暑省之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
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
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
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群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
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弘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偪脛陪前向後
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

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
化為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鄣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遨
戲於庭炫燿日光以兩大絲繩係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
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藏形於斗中鐘
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群臣以
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
一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
宮掖之好厠以青翡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
百僚於此自到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
律與天連雒陽宮閣簿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
七丈四尺
班固東都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
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
之庭陳百僚而贊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 崇賢門外有雲龍門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享爾乃
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鎗管絃燁煜抗五
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
佾侏兜離罔不具集 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
萬樂備百禮曁皇歡浹群臣醉降烟煴調元氣然後撞鐘告
罷百僚遂退 尚書曰天子將入撞黃鐘之鐘左右之鐘皆應
蔡邕獨斷正月朝賀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
帝為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
舊儀三公以後月朝後省常以六月朔十月朔旦朝後又以盛
暑省六月朔故今獨以為正月十月朔朝也冬至陽氣始起麋
鹿解角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寧不聽事可送迎五日臘者歲
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

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
衆鐘以止衆夜漏盡鼓鳴則息也
安帝永初元年春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
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於庭故曰充庭車以年飢故不
陳
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
文帝受禪後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壇殿
帷以為門設樂享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
魏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由特恩不得為常
晉武帝咸寧中定儀先正月一日有司各宿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
門外大樂鼓吹又宿設四廂樂於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群臣集庭燎
起上賀謁報又賀皇后從雲龍中華門入詣東閣下便坐漏未盡
七刻群司乘輿車百官及受贄郎下至計吏皆入詣階部立其次其

階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群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贊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贊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贊皇帝延太尉等理禮等引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鴻臚跪贊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贊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王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贊殿下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授贄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常太樂令跪奏雅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

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群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鐏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侍中云觴已上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入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群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書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座前群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按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儛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技乃召諸郡計吏前受勑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一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二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其王公以下入）

（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復之）

晉禮樂志武帝受命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眾代可知矣

太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臨時有故則明年來朝明年朝後更滿三歲乃朝不得依恒數朝禮皆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奏聘詔可

東晉江左多虞不復能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明始開殿門晝漏上水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三公上正朝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樽蓋然以白獸形似名爲寔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白獸蓋示後世所爲有畏也）

東晉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

宋因晉制無所改易唯朝至十刻乃受朝賀升皇太子在三恪之上

齊因之

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虎賁門闕禁衛皆嚴有司各從其事太階東置白獸樽群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黃門侍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舄升御座前俛奏珪藉王公以下至阼階脫舄劒升殿席南奉贄珪璧畢下殿納舄佩劒詣本位主客郎徙珪璧於東廂帝興入徙御座於西壁下東向設皇太子王公以下位又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座王公上壽禮畢食食畢樂伎奏太官進御酒主書付黃甘逮二品以上尚書騶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更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樽以次還座宴罷皇帝乘輿以入皇太子朝則遠遊冠乘金輅鹵簿以行與會則劒履升座會訖先興

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群臣則移就西壁下

東向坐東之古義王者慕萬國唯應南面何更居東面於御坐南向以西方爲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舊元日御座東向酒壺在東壁下御座既南向乃詔壺於南欄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贄珪璧並量所付周禮按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王幣尚書古之冢宰頃王者不親撫玉則不復須冢宰贊助尋尚書主客曹郎既冢宰隸職今元日五等贄王既竟請以主客郎受鄭玄既受之後出付王人於外漢時少府職掌珪璧請主客受玉付少府掌帝從之又尚書僕射沈約議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舄升階尋路寢之設本是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按漢氏則以小車升殿請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制可

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設部伍而朝宮人皆於東堂隔綺疏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事人發白獸樽自餘

亦多依梁禮云

北齊元正大享百官一品以下流外九品以上與會一品以下正三品以上開國公侯伯散品公侯及特命之官刺史並升殿從三品以下從九品以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外官者在階下端門外侍中宣詔慰勞郡國使[illegible]

隋制正朝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鹵簿至明陽門外入賀復詣皇后御殿拜賀訖還宮皇太子朝訖羣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而拜有司奏諸州表群官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又就位上壽訖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皇太子預會則設坐於御東南西向羣臣上壽畢入位解劍以升會訖先興

開皇四年正月梁王蕭巋朝于京師次於郊外詔廣平王楊雄兵部尚書韋世康持節以迎衛尉設次於驛館雄等降就便幕歸服通天冠絳紗袍端珽立於東階下西面文武陪侍如其國雄等立於門右東面蕭巋內史令柳顧言出門請事世康曰奉詔勞于梁主顧言入告巋出迎於館門之外西面再拜持節者導雄與巋俱入至于庭下巋北面再拜受詔訖雄等乃出立於館門外道右東向巋送於門外西面再拜及奉見高祖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御大興殿如朝儀巋服遠遊冠朝服以入君臣並拜禮畢而出

自秦兼天下朝覲之禮遂廢及周封蕭詧爲梁王訖於隋恒稱藩國始有朝見之儀梁王之朝周入畿大冢宰命有司致積其饋五牢米九十莒醯醢各三十五甕酒八十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芻各百車既至大司空設九儐以致館梁王束帛乘馬設九介以待之禮成而出明日王朝受享於朝既致享大冢宰及命公一人玄冕乘車陳九儐以束帛乘馬致食于賓及賓之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車執贄設九儐以勞賓王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車還贄于公公皮弁迎於大門揖贄受贄並於堂之中楹又明日王朝服設九介乘車備儀衛以見于公事畢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贄勞于梁王明日王還贄又明日王見三孤如見三公明日卿一人執贄勞王王見卿又如三孤於是三公三孤六卿又各餼賓並屬官之長爲使牢米束帛同三公

隋制元日大陳設皇太子獻壽次上公獻壽次中書令奏諸州表

黃門侍郎奏祥瑞戶部尚書奏諸州貢獻禮部尚書奏諸蕃貢獻太史奏雲物侍中奏禮畢然後中書令又與供奉官獻壽時殿上皆呼萬歲冬至亦然

太宗貞觀元年十一月梁州都督竇軌請入朝上曰君臣共事情猶父子外官久不入朝情或疑懼朕亦須數見之問以人間風俗許令入朝至十五年正月上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邑芻禾百車待以客禮漢家故事為諸州刺史郡守創立邸舍於京城頃聞都督刺史充考使至京師皆賃房與商人雜居既復禮之不足必是人多怨歎至十七年十月一日下詔令就京城閑坊為諸州朝集使造邸第三百餘所上親觀焉至永淳中關中飢乏諸州邸舍漸漸殘毀至神龍元年司農卿趙履溫希權要奏請出賣並盡至建中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敕每州邸舍各令本州量事依舊營置至二年五月十四日戶部奏若令州府自買宰又煩費伏請以官宅二十所分配共住過事却收勑旨宜依

四年詔所司於外廊置食一頓

十三年十月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奏天下太平萬機事簡請三日一臨朝許之

二十三年九月太尉長孫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上報曰朕登大位日夕孜孜猶恐擁滯衆務自今已後每日常坐又令百官寮朔望日服袴褶以朝

高宗永徽二年八月下詔來月一日太極殿受朝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朝即永為常式京官文武五品依舊五日一參

顯慶二年太尉長孫無忌等奏以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中宗神龍元年初令文武官五品以上每朔望參日共殿食

四月上以時為炎暑制令每隔日不坐右拾遺靳恒上疏諫曰臣聞昔漢制反支日亦通奏事又光武在軍躬自覽疏明帝興運夜必請書豈以四氣更寒妨於政理竊為陛下不取

玄宗先天二年勑文武官朝參應著袴褶珂繖者其有不著入班者各奪一月俸若無故不到者奪一年祿其行香拜表不到亦准此頻犯者量事貶降其衣冠珂繖仍許著到曹司

十月勑諸蕃使都府管羈縻州其數極廣每州遣使朝集頗成勞擾應須朝賀委當蕃都督與上佐及管內刺史自相通融明為次第每年一蕃令一人入朝給左右不得過二人仍各分領諸州貢物於都府點檢一時錄奏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

朝會儀

開元中蕭嵩奏每朔望皇帝受朝於宣政殿先列仗衛及文武四品以下於庭侍中進外辦上乃步自西序門出昇御座朝罷又自御座起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散臣以為宸儀肅穆升降俯仰衆人不合得而見之乃請備羽扇於殿兩廂上將出所司承旨索扇扇合上座定乃去扇給事中奏無事上將退又索扇如初令以為常

八年中書門下奏曰冬至一陽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此日朝萬國觀雲物禮之大者莫逾是時其日亦祀圓丘皆令攝官行事質明既畢日出視朝國家以來更無改易緣修新格將其日祀圓丘遂改用小冬日受朝若親拜南郊受朝既改既令攝祭理不可移伏請改正從之因勅自今已後冬至日受朝永為常式至天寶三載十一月五日甲子冬至勅以昊天上帝義在尊嚴恭惟祀典每用冬至既於是日有事圓丘更受朝賀實深兢惕自今已後冬至宜取以次日受朝仍永為常式至永泰二年十一月三日詔以十三日甲子冬至令有司祭南郊於含元殿受朝賀至建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勅宜以冬至日受朝賀

二十五年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每至冬正及緣入禮應朝參官併六品清官並服朱衣餘六品以下許通著袴褶如有移故准式不合著朱衣袴褶者其日聽不入朝自餘應合著而不著者請奪一月俸以懲不恪制曰可

天寶六載勅中書門下奏承前諸道差使賀正十二月早到或有先見或有不見其所賀正表但送省司又不通進因循日久於禮全乖望自今已後應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便見通事舍人奏知其表直送四方館元日仗下後一日同進勅旨依

肅宗乾元三年勅員外郎五品以上常參官自今已後非朔望日許不入賦半之後依舊常參

代宗廣德二年勅常參官遇泥雨准儀制令停朝參今軍國事殷若准式停恐有廢闕泥既深阻許延三刻傳點待道路通依常式

德宗建中元年十一月朔御宣政殿朝集使及貢士見自兵興以來典禮廢隳州郡不上計內外不會同者二十五年至此始復舊典（朝州計吏至者百七十有三）

二年正月朔御含元殿四方貢獻列為庭實復舊制也

御史中丞袁參奏准儀制令泥雨合停朝參伏以軍國事殷恐有廢闕請令每司長官一人入朝有兩員併留一員亦許分日其夜甚雨至明不止許令仗下到廊食訖入中書其餘官及王府長官並請停朝任於本司勾當公事泥雨縱旬亦準此

貞元七年詔常參官入閤不得奔走其有周以下喪者禁慘服朝會彼衣綾袍金玉帶

初金吾將軍沈房有弟喪公服不衣慘服入門上問宰臣董晉對曰准式朝官有司以下喪者許服絺縵衣不合淺色上曰南班何得有之對曰因循而然又曰在式朝官皆以綾為袍五品以上服金玉帶取其文綵華飾以奉上也昔尚書郎含香此意也

十五年膳部郎中歸崇敬以百官朝服袴褶非古禮上疏云按三代典禮兩漢史籍並無袴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由隋代以來始有服者事不師古請罷之奏可

憲宗元和元年三月准吏部兵部尚書侍郎郎官并禮部侍郎御史中丞武元衡奏前件等司近起十月至來年三月辭在選舉限內不本朝參令式無文禮敬斯闕一年之內半歲不朝去正元十二年中丞王顏奉勅權華載在明文尋又因循輒自更改若以兵吏禮部舉

選限內事繁即中書門下御史臺度支京兆府公事至重朝請如常
又況旬假已賜歸休常參又許分日一月之內才奉十日朝參其間
甚無其實皆蒙頒放臣以為上須舉奏臣等當時勅文甚明准元年
十一年四月勅旨自今以後永為常式他年要改條請委臺司彈奏
庶使班行式叙典法無虧依奏
二年十二月御史臺奏文武常參官准乾元元年三月勅如有朝堂
相弔慰及跪拜待漏行立不序談笑喧譁入衙門執笏不端行立遲
慢至班列立不正趨拜失儀言語微喧穿班仗出閤門不即就班無
故離位廊下食行坐失儀喧鬧入朝及退朝不從正衙出入非公事
入中書每犯奪一月俸令兩巡使舊條每罰各減一半有犯必舉不敢
寬容如所由指揮尚抵拒飾非即請准舊例錄奏貶官從之
十年三月壬申朔御延英殿召對宰臣故事朔望日御宣政殿見群
臣謂之大朝玄宗始以朔望陵寢薦食不聽政其後遂以為常今之
見宰臣非以事召也
武宗會昌二年中書門下奏元日御含元殿百官就列唯宰相及兩
省官皆未案前立於欄檻之內及扇開便侍立於御前三朝大慶
萬拜稱賀唯宰相侍臣同介冑武夫竟不拜至尊而退酌於禮意事
未得中臣商量請御殿日昧爽宰相兩省官對班於香案前俟扇開
通事贊兩班官再拜拜訖升殿侍立從之
昭宗天祐二年勅漢宣帝中興五日一聽政歷代通規宜為常式今
後每月只許一五九日開延英計九度其入閤日仍於延英日一度
指揮如有大段公事中書門下具榜子奏請開延英不計日數
三年勅文武百僚每月一度入閤於正觀殿正觀大殿朝廷正衙正
至之辰受郡臣朝賀比來視朔未正規儀今後於崇勳殿入閤
開元禮皇帝正至受群臣朝賀儀 并會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鋪御座如常守宮

設群官使等次於東西朝堂大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設麾於殿上西
階之西東向一位於懸東南西向鼓吹令分置十二按於建鼓之
外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尚舍奉御設解劍席於懸西北
橫街之南並如常儀典儀設文官三品以上位於橫街之南道東褒聖
侯於三品之下介公酅公於道西武官三品以上於介公之西少南每等異
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文官四品五品位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
街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諸州朝集使位都督刺史及三品
以上東方南方於文官三品之東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武官
三品之西重行北面東上四品以下皆分方位於文武官當品之下
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下亦如之設諸親位於四品五品之南
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諸方客位三等以上東方南方於東方朝集使之東
每國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西方朝集使之西每國異位
重行北面東上四等以下分方位於朝集使六品之下重行每等異
位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面奉禮設門外
位文官於東朝堂每等異位重行西面褒聖侯於三品之下介公酅公於西朝
堂之前武官於介公之南少退每等異位重行東面諸親位文武官
四品五品之南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諸州朝集使位東方南方於宗親之
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異姓親之南每等異位重行東
面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之下亦如之諸方客位東方南方於
東方朝集使之南每國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西方北方於西方朝集
使之南東面北上其日依時刻將士填諸衛勒所部列黃麾大仗
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群官諸親客使集朝堂皆就次各服其服
侍中版奏請中嚴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
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
位吏兵部主客戶部贊群官客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
又通事舍人引四品以下及諸親客使等應先置者入就位侍中版

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冬至則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郎俛伏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以姑洗之均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通事舍人引王公以下及諸方客使等以次入就位（皇太子若來朝則出就典謁引公王以下入）公初入門舒和之樂作公至位樂止群官客使等立定典儀再拜贊者承傳群官客使等皆拜訖通事舍人引上公一人詣西階公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公就席脫舄跪解劍置於席俛伏興通事舍人引升階進當御座前北面跪賀稱某官臣言（其賀詞與皇太子同）爲賀訖俛伏興通事舍人引降階詣席後上公跪著劍俛伏興納舄樂作復橫街南位樂止群官客使等俱再拜侍中前承詔降詣群官東北西面稱有制群官客使等皆再拜宣制曰履新之慶與公等同之（冬至云履長之慶與公等同之）宣訖群官客使等皆再拜侍中還侍位初群官將就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別爲一案俟於右延明門外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左延明門外俱令史絳公服對舉案侍中給事中俱就侍臣班於客使入戶部以諸州貢物陳於太極門東西廂禮部以諸蕃貢物最可執者蕃客手執入就內位其重大者陳於朝堂前初上公將入門中書侍郎降引表按入詣西階下東面立給事中降引祥瑞按入詣東階下西面立上公將升賀中書令黃門侍郎俱降各立階下初上公升階中書令黃門侍郎各取所奏之文以次升上公賀訖中書令前跪奏諸方表訖黃門侍郎又進跪奏祥瑞訖俱降置所奏之文於案各還侍立侍郎與給事中引案退至東西階前案遂出侍郎給事還侍立初侍中宣制訖朝集使及蕃客皆再拜訖戶部尚書進詣階間北面跪奏（其尚書奏仍待黃門侍郎奏祥瑞訖）稱戶部尚書臣某奏諸州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禮部尚書以次進詣階間北面跪奏稱禮部尚書以次進詣階間北面跪奏

稱禮部尚書臣某言諸蕃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侍中還侍位太府率其屬受諸州及諸蕃貢物出歸仁納義門執物者隨之典儀曰再拜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者出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鍾左右五鍾皆應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蕃客先出其冬至受賀則不奏祥瑞貢物又無諸方表）

會

朝訖太樂令設登歌於殿上引二舞入立於縣南面尚舍奉御鋪群官升殿者座文官三品以上於御座東南西向（褒聖侯於三品之下）介公酅公於御座西南東向武官三品以下於介公酅公之後朝集使都督刺史及三品以上東方南方於文官三品之後西方北方於武官三品之後蕃客三等以上東方南方於東方朝集使之後西方北方於西方朝集使之後俱重行每等異位以北爲上設不升殿者座各於其位又設群官解劍席於縣之西北橫街之南並如常儀尚食奉御設壽尊於殿上東序之端西向設坫於尊南加爵一太官令設升殿者酒尊於東西廂近北設殿庭群官酒尊各於其座之南皆有坫冪俱障以帷施設訖吏部兵部戶部主客贊群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各引升殿者次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冬至則服袞冕）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座如常樂止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通事舍人引王公以下及諸客使以次入就位公王初入門樂作至位樂止群官客使立定（若朝會日別設位贊拜謁引如朝其日二舞與工人俱入就位）侍中進當御座前北面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延諸公王等升俛伏興又侍中稱制曰可

侍中詣東門上西面稱制延公王等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群官客使皆再拜侍中還位群官拜訖通事舍人引應升殿者詣東西階公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公王以下各脫舄跪解劍置於席上俛伏興通事舍人接引上公一人升階少東西面立定以下各立於座後立定光祿卿進詣階間跪奏稱臣某言請賜群臣上壽俛伏興侍中稱制曰可光祿卿退詣酒罇所西面立通事舍人引上公詣酒罇所西面立尚食奉御酌酒一爵受上公上公搢笏受爵通事舍人引上公進到御座前北面授殿中監殿中監受爵進置御前上公執笏退北面跪稱具官臣某一稽首曰元正首祚（冬至云天長至）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俛伏興再拜群官客使等上下俱再拜立於席後侍中前承制退稱敬舉公等之觴群官客使等上下又再拜殿中監取爵奉進近臣進皇帝舉酒休和之樂作群官客使等上下皆舞蹈三稱萬歲皇帝舉酒訖殿中監進受虛爵以授尚食奉御奉御受爵授於坫樂止初殿中監受虛爵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群官客使等上下皆再拜通事舍人引上公就座後立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群官客使等上下俱就座俛伏坐太樂令引歌者及琴瑟至階脫履於下升就位坐其笙管者進詣西階間北面立尚食奉御進酒至階殿上典儀唱酒至興階下贊者承傳群官客使等上下皆俛伏起立於席後殿中監到階省酒尚食奉御奉酒進皇帝舉酒太官令又行群官酒酒至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群官客使等皆再拜搢笏受觶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群官客使等上下皆就座俛伏坐飲皇帝初舉酒登歌作昭和之樂三終尚食奉御進受虛爵復於坫登歌訖降復位觴行三周尚食奉御進御食食升階殿上典儀唱食至興階下贊者承傳群官客使等上下皆執笏俛伏起立座後殿中監到階省按尚食奉御品嘗食訖以次進置御前太官令又行群官按（御若不食群官食先乃訖以須興）設食訖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群官客使等上下皆就座俛伏座皇帝乃飯休和之樂作群官客使等上下俱飯御飯畢樂止仍行酒遂設庶羞太樂令引二舞以次入作若賜酒侍中承詔詣東陛西面稱賜酒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群官客使等上下皆執笏俛伏起再拜搢笏立受觶就席俛伏坐飲訖俛伏起立授虛觶執笏又再拜就座酒行十二徧會畢殿上典儀唱可起階下贊者承傳群官客使等上下皆俛伏起立席後通事舍人引降階俱詣席後跪著劍俛伏興納舄樂作復橫街南位樂止位於殿庭者仍立於席後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位於殿庭者拜殿上者不拜）若有勑賜物侍中前承制降詣群官東北西面稱有制群官客使等又再拜通事舍人引群官客使以次出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鍾左右五鍾皆應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蕃客先出）皇帝若服袞冕則京官著袴褶朝集使著公服（蕃客服如式）若設九部樂則去樂懸無警蹕太樂令帥九部伎立於左右延明門外群官初唱萬歲太樂令即引九部伎聲作而入各就座以次如式

貞元二年勑所文武百官朝謁班序

中書門下（侍中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各以本官序）供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左右補闕拾遺通事舍人在橫班序）若入閤即各隨左右省其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左右）殿中侍御史（左右）通事舍人（分左右）立若橫行參賀辭見（御史大夫在散騎常侍之上中丞在諫議大夫之下）御史臺（御史大夫在三品官之上中丞在五品官之上）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使都團練都防禦使并大都督大都護特節集者即入班在正官之次餘官兼者各從本官班序（御史在大品班之後諸）使下兼本官唯授內供奉裏行者即入班亦在正官之次有本官兼

者各從本官班序如本官不是常參官并憲官是稱者唯聽於御史
班中辭見殿中省官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奉御分左右隨繖扇立
若入閤亦如之
一品班　三太三公太子三太嗣郡王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國子等
同班
二品班　尚書左右僕射太子三少京兆河南牧大都督大都護散
官特進光祿大夫爵開國郡公開國縣公并上柱國同
三品班　六司尚書太子賓客九寺卿國子祭酒三監京兆等七府
尹詹事親王傅中都督上都護下都護下都督上州刺史五大
都督府長史上都督府都護散官金紫光祿大夫爵開國侯勳
上護軍護軍
四品班　尚書左右丞六司侍郎太常少卿左右庶子秘書少監餘
七寺少卿國子司業少府將作少監京兆河南太原少尹少詹

事左右諭德家令率更令僕親王長史司馬鳳翔等少尹中州
刺史大都督大都護司馬散官正議大夫通議大夫太中大夫
中大夫爵開國伯勳官上輕車都尉
五品班　尚書諸司郎中國子博士都水使者萬年等六令太常宗
正秘書丞著作郎殿中丞尚食尚藥尚舍尚輦奉御大理正中
允左右贊善中舍人洗馬親王諮議散官中散大夫朝請大夫
朝散大夫爵開國子開國男勳官上騎都尉
武班供奉宣政殿前立位　從北千牛連行立次千牛中郎將次千
牛將軍一人次過狀中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
中郎將一人次又押柱中將一人次排階中郎將一人次又押散
手仗中郎將一人已上在橫街北次南金吾左右大將軍
入閤升殿　夾階庵左右從南千牛將軍一人次千牛郎將一人次
千牛將軍一人次千牛連行立柱外過狀中郎將一人接狀中

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將一人排階中郎一
人階下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金吾將軍分左右立
應當入閤人各依本職事立非當上人
過今參日並從本官品第班序其入閤昇殿除千牛衞將軍中
郎將外餘並以左右衞中郎將充其諸衞及率府中郎將不得
升殿
一品　郡王散官驃騎大將軍爵國公
二品班　散官輔國大將軍鎮軍大將軍爵開國郡公開國縣公勳
官上柱國柱國
三品班　左右衞左右金吾衞左右驍衞左右武衞左右威衞左右
領軍衞左右監門衞左右監門衞左右千牛衞大將軍諸衞將
軍散官冠軍大將軍雲麾將軍爵開國侯勳官上護軍護軍
四品班　左右千牛衞左右監門衞中郎將親勳翊衞中郎將太子

左右衞太子左右衞司率清道內率監門副率太子親勳翊衞
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中府折衝都尉散官忠武將軍壯武將
軍宣威將軍明威將軍爵開國伯勳官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
五品班　親勳翊衞郎將太子親勳翊衞郎將親王三典軍親王副典
軍下府折衝都尉上府果毅都尉散官定遠將軍寧遠將軍游
擊將軍游騎將軍爵開國子開國男勳官上騎都尉騎都尉
兩省官　據開禮先叙六官准六典尚書為百官之本今每班請
以尚書省官為首
東宮官王府官外官　東宮官既為宮臣請在上臺官之次王府官
又次之三太三少賓客右庶子王傅雖為師傅處相不同官屬
請仍舊
太常宗正丞　並隨寺望合在秘書丞上
尚食奉御尚輦奉御　本局既隸殿中省合在殿中丞之下

諸王府官　行班合以王長幼爲序
檢校官兼官及攝試知判等官　並在同類正官之次其有行守檢校兼試攝判等官職事者即依正官班敘除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觀察都團練都防禦使并大都督大都護持節兼外官應帶武職事者位在兩班仍各以本官品第爲班序
含元殿前龍尾道下叙班　舊無此儀唯合於通乾觀象門南叙班自李若水任通事舍人奏吏於龍尾道下叙班既無典故今請停
文武官行立班序　通乾觀象門外序班武次文至宣政門文由東門而武由西門而入至閤門亦如之其退朝即並從宣政西門出
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侍讀諸王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　准舊例並不常朝參其翰林學士大朝會日准與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勑朝服班序宜准諸司官知制告例在集賢史館等諸職事者並請朝參訖各歸所務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

辭見宴集班列先後　請依天寶三載七月二十八日禮部詳定所奏勑
公式令　諸文武官朝參行立二王後位在諸侯王上餘各依職事官品爲序職事同者以齒致仕官各居本色之上若職事與散官勳官合班則文散官在當階職事者之下武散官次之勳官又次之官同者異姓爲後若以爵爲班爵同者亦准此其男已上任文武官者從文武班若親王嗣王任卑者職事仍依本品郡王班三品已下職事者在同階品上自外無文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國公在正三品下郡公在從三品下縣公在正四品下侯在從四品下伯在正五品下子在從五品上男在從五品下即前官被召見及赴朝參致仕者在本品見任上以理解者在同品下其在本司參集者各依職事諸散官三品已上在京者正冬朝會依百官例自餘朝參及別使臨時聽
儀制令　諸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已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已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常參武官五品已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已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其弘文館崇文館及國子監學生每季參若雨霑失容及泥潦並停諸文武九品已上應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二十日已前並服袴褶五品已上著珂傘周喪未練大功未葬非供奉及宿衛官皆聽不趁
常參文武官准令每日參自艱難已來人馬劣弱遂許分日望許依前分日參待戎事稍平加其俸祿即依常式其武官准令五品已上每月六參三品已上更加三參頃並停廢今請准令却復舊儀其朔望朝參及弘文館崇文館國子監學生每季參等請續商量聞奏已前御史中丞竇參等奏伏奉今年四月三日勑宜付所司與御史臺以近日体例參校禮文務從簡正詳定訖聞奏者臣等准勑詳定如前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

勑旨二品武班宜以左右金吾等十六衛上將軍依次爲班首其檢校官兼及攝試知判等本官二品已上者位望崇重禮異群僚宜依本班朝會餘依
開延英儀
内中有公事商量即降宣頭付閤門開延英閤門翻宣申中書并牓正衙門如中書有公事敷奏即宰臣入膀子奏請開延英祇是宰臣赴對閤門使奏宰臣某已下延英候對宣徽使殿上宣通次閤門使奏中書門下到次宣徽使喚次閤門使傳聲喚次通事舍人引宰臣當殿立贊兩拜搢笏舞蹈又三拜奏聖躬萬福又兩拜分口宣上來又兩拜通事舍人引上殿至御座前又兩拜問聖体皇帝宣安又兩拜三呼萬歲各分班蹈階立定兩樞密使在御榻兩面祗候其餘臣僚並約近外次奏事訖宣賜茶又兩拜三呼萬歲賜坐喫茶對訖下

殿兩拜宣賜酒食舞蹈謝恩訖宣徽使喝好去就中書喫食延英畢次兩省官轉對閤門使當殿奏某已下轉對宣徽使殿上宣通次閤門使奏某已下到次宣徽使喚次閤門使傳聲喚次通事舍人引當殿立定贊兩拜搢笏舞蹈又三拜奏聖躬萬福又兩拜殿下奏事訖宣賜酒食又兩拜舞蹈謝訖閤門使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於省就食次對官御史中丞三司使京兆尹並各奏所司公事次閤門使奏某祗候次對宣徽使殿上宣通次閤門使奏某到次宣徽使喚次閤門使傳聲喚次通事舍人引當殿立定贊兩拜搢笏舞蹈三呼萬歲又三拜訖奏聖躬萬福又兩拜奏所司公事訖宣賜酒食又兩拜舞蹈謝訖閤門使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於客省就食合赴延英中謝官文武兩班三品及御史中丞左右丞諸行侍郎諫議給事中書舍人并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兩縣令皆入謝並通喚文武四品已下及諸道行軍司馬節度副使兩使判官書記支使推

延令録等舊例並不對敭中謝秖於正衙朝謝

後唐同光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每日常朝百官皆拜獨兩省官不拜准本朝故事朝退於廊下賜食謂之廊餐百官遂有謝食拜唯兩省官本省有廚不赴廊餐故不拜伏自僖宗幸蜀迴以多事之後遂廢廊餐百官拜儀至今未改將四十載禮恐虧停唯兩省官獨尚不拜豈可終日趨朝曾不一拜獨於班列有所異同若言官是近臣於禮尤宜肅謹起今後逐日常朝官不坐除職事官押班不拜外其兩省官與東西班並齊拜從之

天成元年五月十九日勅本朝舊日趨朝官置待漏院候子城門開使入立班如遇不坐前一日晚便宣來日兩衙不坐其日纔明閤門立班便宣不坐百官各退歸司近年以來雖遇不坐正殿或是延英對宰臣或是內殿親決機務所司不循舊制往往及辰巳之時尚未放班既日色已高人心咸倦今後若遇不坐日未御內殿前使令閤門使宣不坐放朝班退

五月詔每月朔望日賜百官廊下餐

唐室升平日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亂離之後秖遇月旦入閤日賜食上初即位命百官五日一起居李琪以為非故事請罷之唯每月朔望日入閤賜食至是宣旨朔望入閤外依舊五日一起居遂為定式

五代史李琪傳曰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群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閤

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閤官候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群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

三年中書門下奏逐日常朝宣奉勅不坐兩省官與東西兩班並拜押班宰臣不拜或閤班行所論承前有廊餐百官謝食兩省即各有

常衙從來不拜或云有侍臣不拜檢尋故實不見明規百官拜既衙
餐即承旨合宣有敕賜食供奉官不拜亦恐非儀且左右前後之臣
日面天顔豈可不拜臣等商量今後常朝押班宰臣亦拜通事舍人
亦拜閤門外放仗亦拜從之

晉開運元年十一月尚書吏部侍郎張昭遠奏文武常參官日於正衙立班閤門使宣不坐後百寮俱拜舊制唯押班宰相押樓御史通事舍人各緣提舉贊揚所以不隨庶官俱拜自唐天成末議者不悉朝儀遂違舊典遂令押班之職一例折腰此則深忽禮文殊乖故實且宰相居庶僚之首御史持百職之綱殿庭肅禁糾繩班列處於拜揖之際或爽進退之宜於是就立靜觀檢其去就若令旅拜旅揖實恐非儀況事要酌中恭須近禮人臣愛主不在於斯其通事舍人職司贊導比者兩班進退皆相其儀今則在文班武班之前居一品二品之上端笏亦拜禮實未閑其押班宰相押樓御史通事舍人並請依天成三年已前禮例施行敕中侍御史賈玄珪奏除押樓御史通事舍人請依張昭遠奏其宰臣押班請依舊設拜從之

石林葉氏曰唐以宣政殿爲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內朝也以紫宸殿爲便殿謂之上閤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別有含元殿在者天子三朝外朝內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有非常之事以詢萬民於宮中內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蓋內朝以見群臣或謂之路寢燕朝以聽政猶今之奏事或謂之燕寢鄭氏小宗伯注以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爲周之外朝而蕭何造未央宮言前殿則宜有後殿大會殿設於司徒府則爲外朝而宮中有前後則爲內朝燕朝蓋去周猶未遠也唐含元殿宜如漢之大會殿宣政紫宸乃前後殿其沿習有自來矣方其盛時宣政蓋常朝日見群臣遇朔望陵寢薦食然後御紫宸旋傳宣喚仗入閤宰相押之由閤門進百官隨之入謂之喚仗入閤紫宸殿言閤猶古之言寢此御朝之常制也中世亂離宣政不復御正衙立仗之禮遂廢惟以隻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設仗敬宗始復修之因以朔望陳仗紫宸以爲盛禮亦謂之入閤誤矣

又曰唐正衙日見群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閤百官亦隨以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舉入閤禮之後百官復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群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府李琪爲中丞以爲非禮請復朔望入閤之禮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見群臣不可罷朔望入閤可復遂以五日群臣一入見中興便殿爲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爲入閤訖

宋朝不改元豐官制行始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參官遂爲定制

宋朝因唐與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參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即崇德長春二殿中書門下爲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率內供奉官以下并寄班等先起居次閤門使次三班使臣[illegible]次內殿當直諸班[illegible]次長入祗候東西班殿侍次御前忠佐次殿前都指揮使率軍校至副指揮使次駙馬都尉[illegible]次諸王府寮次殿前司諸軍使都頭次呈親將軍以下至殿直次行門指揮使率行門起居[illegible]如傳宣前殿不坐即宰相與樞密使文明殿學士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中書舍人三司副使知起居注登城內監庫藏朝官諸司使副內殿崇班供奉官侍禁殿直翰林醫官待詔等同班入[illegible]

上遣二官五日一起居中書舍人如起居于退至日起居之所分奏升朝次親王次侍衛親軍馬步軍都
指揮使率軍校至副指揮使次使相次節度使次統軍次兩使留後
觀察使次防禦團練使刺史次侍衛馬軍步軍使都頭起居畢見辭謝
班入如御崇德殿即樞密使以下先就班俟升坐諸司使副以下至殿直分東西對立
翰皆北向長參殿皆北向宰相參知政事敘後入以上閤門贊者日止再拜朔望及三
日假即樞密使以下皆舞蹈閤門初近侍執事之臣皆起居朝後留之
凡早朝宰相樞密宣徽使起居畢同升殿問聖體宰相奏事樞密宣
徽使退候宰相對畢樞密使復入奏事次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宣次自
[illegible]及群臣以次升殿[illegible]
[illegible]其見謝辭官以次入于庭[illegible]
[illegible]凡見者先之
謝次之辭又次之[illegible]

[illegible]惟宰相親王使相赴崇德殿即宣徽使通喚餘皆側立
候通再拜舞蹈致詞辭即不舞蹈見即將相升殿問聖體其賜分物
酒食及收進奉物皆舞蹈稱謝凡見者皆入[illegible]幕職州縣官諸辭即判銓
官引對兼於殿門外宣辭戒勵凡國有大慶瑞出師勝捷樞密使率
內職軍校入賀致詞閤門使宣答訖當侍立者升殿次百官入宰相
致詞宣徽使宣答賜酒即預坐官後入作樂送酒如曲宴之儀
凡視朝退進食訖易服御崇政殿或承明殿先群臣告謝[illegible]
[illegible]次軍頭引見司奏事于殿陛下次三班審
官院流內銓刑部及諸司引見官吏[illegible]
[illegible]如假日起居辭見畢即移御坐臨軒視事既
退復有群司奏或關器物之式謂之後殿再坐
御賜宴之儀宋朝常以春秋之季仲月及誕聖節擇日大宴群臣於

廣德殿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為群仙隊仗六蕃進貢九龍五
鳳之狀司天雞唱樓於側殿上陳錦綉帷帘垂香毬設銀香爐於檻
內藉以文茵御設茶酒器於殿東北楹間群官醆斝於殿下幕屋分
設宰相使相三師三公參知政事東宮三師僕射學士大夫中丞三
少尚書常侍賓客太常宗正卿丞郎給事諫舍節度兩使留後觀察
防禦團練刺史上將軍統軍廂都指揮使坐於殿上文武四品以上
知雜御史郎中郎將禁軍都虞候坐於朵殿餘升朝官諸軍副都頭
以上諸蕃進奉使諸道進奏軍將以上分坐於兩廡宰相使相坐以
繡墩[illegible]參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花毯[illegible]軍都指揮以
上用一蒲墩自朵殿而下皆緋緣氊條席殿上器以金餘以銀其
日樞密使以下先起居訖當侍立者升殿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門通
喚致詞訖宰相升殿進酒各就坐酒九行[illegible]每上舉酒群
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舉酒或傳旨命醼即皆搢笏起飲再拜[illegible]

[illegible]或上壽朝會止令滿酌不勸中飲更衣賜花有差宴訖舞蹈拜辭
而出其郊祀藉田禮畢皆設大宴上元燃燈設燈山露臺音樂百戲
於明德門前召三公僕射尚書丞郎東宮三師三少賓客太常宗正
卿大兩省御史大夫中丞知雜御史中元下元升東華門唯近臣預
焉若幸池御及觀稼校獵遊幸所至促宴從官太平興國以後大宴
於大明殿親王樞密使副宣徽三司使駙馬都尉皆侍立軍校自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illegible]其宴契丹使亦於崇政殿但近臣及刺史
郎中而上預焉親幸還京亦設大宴於崇德殿[illegible]雍熙三年後常以暮
春召近臣賞花釣魚於苑中三館之職皆預中書樞密院節度使出
使赴鎮宰相罷朝廣賜宴於外苑以親王或樞密宣徽使主其席[illegible]
[illegible]中書樞密院節度使見辭日長春
殿賜酒五行見仍設食當直翰林學士以上皇親觀察以上預坐[illegible]
[illegible]牧伯入覲及被召使迴客省齋瓶

賜酒食節度使十日留後七日觀察使五日留後三日觀察使一日防禦團練使刺史並賜生節度使以私故到闕下及步軍都虞候以上出使廻者亦賜酒食執筆群官出使廻朝見日而賜酒食（中書舍人宣徽使學士東宮三師僕射御史大夫節度使內客省使宣徽使將作五品已上將軍中丞司副使東宮三少尚書丞郎知制誥上將奏事留後觀察入朝奏議使副史官諫官致仕官使入奏事者並行少監大諸司事使少卿任職使還轉運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等官令謂上殿奏事還者並賜群臣給事舍人以上並賜酒食也）群臣稱賀賜衣奉酎並特賜茶酒或賜食外任遣人進奉亦賜酒食或生料十一月一日後盡正月每五日起居百官皆賜茶酒諸軍小校三日一賜冬正二社重陽寒食樞密近臣禁軍大校或賜宴其第及府署中率以為常淳化四年令京官兼館職者並預大宴

先是輔臣宴集於尚書省或都亭驛誕聖節齋會日就相國寺大中祥符間上以佛舍中烹飪優笑有黷恭肅乃令內侍臣度館宇顯敞者易之遂以南衙為錫慶院以待宴會焉

大祖皇帝建隆二年春正月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服袞冕設宮縣仗衛如儀仗退群臣詣皇太后宮門奉賀上常服御廣德殿群臣上壽用教坊樂

宋承前代之制以元日五月朔冬至行大朝會之禮太祖建隆元年五月朔有司請受朝時司天上言日當食故罷是年十一月冬至上親征揚州不受朝宰臣率百官詣行宮拜表稱賀至二年正月朔始行其禮自是凡正冬及五月朔皆太常禮院奏請其無事而罷會者下敕但云不御殿至日宰臣文武百官詣閤門拜表稱賀五月朔亦無拜表之禮

宋因唐開元之制每正冬不受朝及邦國大慶瑞奉上尊號則宰相率文武群臣并諸軍校蕃夷首長道釋耆老等詣東上閤門拜表進表官跪授表於宰相宰相又跪授閤門使乃以奉御凡有答詔亦拜受於閤門獲可奏者奉表稱謝其正冬樞密使率內職廷臣拜表於長春殿門外亦閤門使受之西京留守率留守百官五日一上表起居賀明並集長壽寺之班置表於案再拜以遣其春秋賜服及國大慶瑞並同之

御殿儀仗及宮中導從之制

御殿儀仗者本充庭之制唐禮殿庭七門皆列諸衛黃麾大仗宋朝太祖增創錯繡諸旗并播鼗等著于通禮正至五月一日御殿正則陳之青龍白虎旗各一人分左右　五嶽旗五在左　五星旗五在右　五方龍旗二十五在左　五方鳳旗二十五在右　紅門神旗二十八分左右　朱雀真武旗各一分左右　皂纛旗十二分左右（以上金吾）　天一太一旗各一分左右　攝提旗二分左右　五神旗五（木火金水在左土在右）　北斗旗一在左　二十八宿旗各一（角亢等宿在左奎壁等宿在右）　風伯雨師旗各一分左右　白澤馴象仙鹿玉兔馴犀金鸞武瑞麥孔雀野馬犛牛旗各二分左右　日月合璧旗一在左　五星連珠旗一在右　雷公電母旗各一分左右　軍仗旗六分左右　黃麾飛麟兕騶牙白狼蒼烏辟邪網子貔旗各二分左右　信旛二十二分左右　傳教告止旛各十二分左右　黃麾二分左右（以上）　日旗月旗各一分左右　君王萬歲旗一在左　天下太平旗一在右　師子旗二分左右　金鸞金鳳旗各一分左右　五方龍旗各一（在左右以上並甲騎）　龍君虎君旗五分左右　赤豹黃熊旗各五分左右　小黃龍旗一在左　天馬旗一在右　吏兵力士旗各五分左右　天王旗四分左右　大戟旗十二分左右　天馬旗六分左右　排闌旗六十分左右　左右櫳槍各五行行七十五　大黃龍旗二分左右　大神旗六分左右（以上六軍）

宮中導從之制唐以前無聞焉五代漢乾祐中始置主輦十六人　捧足一人　掌扇四人　持踏床一人並服文綾袍　銀葉弓腳襆頭尚宮一人　寶省一人　高髻紫衣書省二人　紫衣弓腳襆頭

新婦二人　高髻青袍大將二人　紫衣弓脚幞頭童子執紅絲拂二人　高髻青衣執犀盤二人　帶䯻頭黃衫執翟尾二人　帶頭黃衫雞冠二人　紫衣執香爐香盤分左右以次奉引

太平興國初增主輦二十四人改服高脚幞頭一篚舁一人　衣紫繡袍持金塗銀杖以督領之捧真珠七寶翠毛花樹二人衣緋袍捧金寶山二人衣綠繡袍捧龍腦合二人衣緋銷金袍並高脚幞頭執拂翟四人髻頭衣黃繡袍舊衣綾袍紫衣者悉易以銷金及繡衣增司簿一人內省一人司儀一人司給一人皆分左右前導凡一十七打每冬正御殿祀郊廟步輦出入至長春殿即用之其乘輦則給右足垂左足而憑几蓋唐制也　真宗時又加四面內官周制

八月朔上御崇元殿行入閤儀罷待制候對官賜廊下食

入閤唐制起於天寶明皇以無為守成詔妨朝喚仗百官從容至閤門入蓋唐前含元殿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次宣政殿謂之正衙

每坐朝必立仗於正衙或御紫宸殿即喚正衙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故謂之入閤其後遂為常朝之儀五代以來既廢正衙立仗而入閤亦希闊不講至是復行之然御前殿非唐舊矣崇元殿即大慶殿前殿也待制後對者亦唐制也每正衙待制官兩員正衙退後又令六品以下於延英候對皆所以備問其後每入閤即有待制次對官後唐天成中廢至是復行之廊下食起唐正觀其後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飧唐末浸廢但於入閤起居日賜食今循其制

三年三月詔內殿起居日令百官以次轉對限二人為定其封章於閤門通進復鞫躬自奏宣徽使承旨宣答拜舞而出

乾德三年冬至受朝賀於文明殿皆服通天冠絳紗袍設宮懸仗衛如元會

四年冬至朝元殿受朝畢常服御大明殿群臣上壽始用雅樂登歌二舞群臣酒五行而罷每行酒太官令奏巡周饌食稱食徧

六年九月始以旬假日御講武殿近臣但赴早參舊制以下皆聽赴為講司便以下官了患其節假及太祠並如令式處分

開寶九年旬休日不視事太宗即位旬休日復視事講武殿其後又詔自今內外百司除舊制給假外每月旬假上巳社重午重陽並休務一日三司開封府事關急速不在此限遇初寒盛暑大雨雷雪當議放朝

大宗淳化三年正月朔服袞冕御朝元殿受朝賀禮畢改通天冠絳紗袍升座受群臣等上壽

帝即位以來每朝賀畢退御大明殿常服上壽奏教坊樂至是始命有司約開元禮定上壽儀皆以法服行禮設宮懸萬舞酒三行而罷復舊制也又取嗣位以來祥瑞作祥麟丹鳳白龜河清瑞麥五曲用之

是歲令有司復舉十五條一朝堂行私禮二跪拜三待漏行立失序四談笑喧譁五入正衙門執笏不端六行立遲緩七至班列行立不正八趨拜失儀九言語微喧十穿班仗十一閤門不即就班十二無故離位十三廊下食行坐失儀語喧十四不從正衙門出入十五非公事入中書犯者罰一月俸有司振舉拒不伏者錄奏乞行貶降其後每罰減半

仁宗天聖四年帝詔輔臣曰朕欲元日率百官先上太后壽然後御天安殿可令禮院草具其儀太后曰豈可為吾故後元會禮哉宰相王曾因言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命不聽詔中書門下具儀注

正月壬寅朔曉漏未盡三刻百官常服與契丹使班會慶殿廷內侍請皇太后出殿後帷鳴鞭升坐又白殿後皇帝恒黃引皇帝服靴袍於簾內皇太后出殿北向揖位再拜跪稱名言元正啓祚萬

物惟新伏惟尊号皇太后陛下齊明納祐與天同休内常侍承旨
荅曰履新之祐與皇帝同之帝再拜詣皇太后御坐稍東内給事
酌御酒盞授内謁者監進皇帝執盞盤前跪進訖以盤與内謁者
監承接皇帝却就褥位跪奏曰臣名稽首言元正令節不勝大慶
謹上千萬歲壽再拜内常侍宣荅曰恭覩皇帝壽酒皇帝再拜執
盤侍立教坊樂止皇帝受虛盞還幄通事舍人引百官横行典儀
贊再拜舞蹈起居太尉升自西階稱賀簾外降還位皆再拜舞蹈
侍中承旨曰有制皆再拜宣曰履新之吉與公等同之再拜舞蹈
閤門使簾外奏宰臣某已下進壽酒皆再拜太尉升自東階翰林
使酌御酒盞授太尉執盞盤跪進簾外内謁者監跪接以進太尉
跪奏曰元正令節臣等不勝慶抃謹上千萬歲壽降還位皆再拜
宣徽使承旨曰舉公等觴皆再拜分班序立太尉升立簾外樂止
内謁者監出簾授虛盞太尉降階横行皆再拜舞蹈宣徽使承旨

宣群臣升殿再拜乃升及東西廂坐酒三行侍中奏禮畢退宴使
巳下退乘輿於長春殿起居稱賀百官就朝堂易服班天安殿皇
帝袞冕受朝禮官通事舍人引中書令門下侍郎各於案取所奏
文詣褥位跪讀以次升分東西立諸方鎮表祥瑞案並先置殿
前外左右令史絳衣對舉給事押祥瑞中書侍郎押表案入分詣
東西階下對立既賀更服承天冠絳紗袍御殿上壽止舉四爵樂
與還内共謝太后如常禮

英宗治平四年詔御史臺每遇起居日令百僚轉對御史臺請依閤
門儀制輪兩省及文班秩高者二員於百官起居日轉對若兩省官
有充學士待制則繼指揮班起居内朝臣係不與詔從之又詔遇轉
對日増二員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

朝儀

神宗初即位御史中丞王陶奏劾宰相韓琦不押常朝班陶坐黜知
陳州

陶疏略曰忽千官瞻視之庭蔑如房闥廢再拜表儀之禮重若丘
山琦與曾公亮皆待罪故事朝廷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
殿押常朝班或已過辰正緣中書聚廳見客有急速公事商量若
必須輪宰臣赴文德殿押班必於常朝事務太有妨滞故御史臺
放班行之數十年非始於琦等陶以論事不行疑琦沮之故以此
劾琦上不直陶黜之

熙寧元年詔自今授外任者許令轉對或上封章

二年監察御史裏行張戩程顥言毋欲奏事必俟朝旨或朝政有闕
及關外事内機速後時則已無所及乞往復行報必由中書萬一事
干政府則或致沮格請依諫官例牒閤門求對或有急奏即許越次
登對庶幾遇事入告毋憂失時詔依所請

三年知制誥宋敏求等言文德殿入閤儀制考之同前會要與今儀
制所載頗或異同按今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然
祖宗朝皆當御文德殿入閤唐制常設仗衛於宣政殿或遇上坐紫
宸殿即喚仗入閤如此則當御紫宸殿入閤方協舊制詔下兩制及太
常禮院詳定詔學士院議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等言按入閤者乃唐
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宣政殿即今文德殿唐紫宸殿今紫
宸殿也唐制天子坐朝必立仗於正衙若止御紫宸即喚正衙仗自
宣政殿東西閤門入故為入閤五代以來遂廢正衙立仗之制今閤
門所載入閤儀者止是唐常朝之儀非為盛禮不可遵行從之自是

入閤之禮遂罷。[illegible]敏求又言：本朝以來，惟入閤乃御文德殿視朝，今既不用入閤儀，即文德殿遂闕視朝之禮。請下兩制及太常禮院約唐制御宣政殿裁定朔望御殿儀，以備正衙視朝之制。詔學士院詳定儀注。

學士韓維等以入閤圖增損裁定上儀曰：朔日不值假，前五日，閤門關諸司排辦。前一日，有司供帳於文德殿。其日，左右金吾將軍常押本衛仗、判殿中省官押細仗先入殿，定東西對列。天武官等分東西序立諸軍將校，分入北向立。朝堂引贊官引彈奏御史二員入殿門踏道，當下殿北向立，次催文武班分入殿東西相向對立，諸軍將校即於殿庭北向立班（[illegible]）。皇帝服靴袍，垂拱殿坐，鳴鞭，內侍閤門、管軍依常儀常參起居，次引樞密宣徽使、三司使副、樞密直學士、內客省使以下至皇城使、諸司使，及修起居注官二員，並大起居。皇帝乘輦至文德殿後閤門，奏班齊，皇帝自後閤出殿，上索扇，升御座，鳴鞭，侍衛扇開，儀鸞使焚香，喝文武官就位，四拜起居。舍人喝將舍人於彈奏御史班前西向喝大起居，御史由文武班後至對立位，次引左右金吾將軍合班於宣制石南，大起居，班首出班躬奏軍國內外平安，歸位再拜，各歸東西押仗位。通喝舍人於宣制石南北向對立，舍人退於西階，次揖宰臣、親王以下躬奏文武百僚宰臣某姓名以下起居，分引宰臣以下橫行，諸軍將校仍舊立。閤門使喝大起居，舍人引宰臣至儀石北，俛伏跪致詞祝月訖（文武百僚宰臣某姓名等言孟春之吉，伏惟皇帝陛下[illegible]，臣等無任[illegible]蹈[illegible]之至）歸位，五拜。閤門使揖中書由東階升殿，樞密使帶平章事以上由西階升殿侍立（[illegible]）。給事中一員（以知門下封駁事官充）歸左省位立，轉對立於給事中之南（[illegible]），吏部侍郎及刑法官立於轉對官之南，兵部侍郎於右省班南，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向立，定，搢笏，各出班，執笏上（吏部兵部侍郎以知審官[illegible]）

（[illegible]）親王使相以下分班出，引轉對官於宣制石南，宣徽使殿上承旨宣答如儀。次吏部、兵部侍郎及刑法官對揖出（自見謝辭班別儀）。次彈奏御史無彈奏，對揖出（如有彈奏，並如儀）。引給事中至宣制石南揖，躬奏殿中無事，喝祗候，揖西出。次引修起居注官次立，排立供奉官以下各合班於宣制石南，躬喝祗候，揖分班出。喝文武官等門外祗候出。索扇，垂簾，皇帝降座，鳴鞭。舍人當殿承旨放仗，四色官應喏，急趨至宣制石南稱有敕放仗，金吾將軍并判殿中省官對拜，訖，隨仗出。親王、使相、節度使至刺史、學士、臺省官、文武百僚、諸軍將校等並序班朝堂謝賜茶酒。皇帝御垂拱殿座，中書、樞密及請對官奏事，不引見謝辭班。後殿坐，臨時取旨。其日遇有德音制書、御札，仍候退御垂拱殿坐，制麻出外，應正衙見謝辭文武臣僚並依御史臺儀制喚班，依序分入於文武班後，以北為首，分東西相向重行異位，依見謝辭班序位。餘押班臣僚於班稍前押班，候刑法官對揖出，分引近前揖，躬舍人當殿宣班，引轉對班見謝辭並如紫宸殿儀。樞密使不帶平章事、參知政事至同簽書樞密院事、宣徽使並立於宣制石稍北，宰臣、親王、樞密帶平章事、宣徽使相係押班者立於儀石南，如通喚閤門使引，並如儀贊喝。訖，係中書、樞密並揖升殿謝辭，揖西出。其合問聖體者並如儀，餘官分班出（[illegible]）。應正衙見謝辭臣僚前一日於閤門投正衙牓子，閤門下奏目，又投正衙狀於御史臺。四方館應朔日或得旨罷文德殿視朝，止御紫宸殿起居，其已上奏目正衙見謝辭班並放免，依官品隨赴紫宸殿引，或值改依常朝文德殿自有百官班日，並如舊儀。應外國蕃客見辭，候喚班先引赴殿庭東邊依本國職次重行異位立，候見謝辭班絕，西向躬，舍人當殿通班，轉於宣制石南北向立，贊喝如儀，西出，其酒食分物並門賜。如有進奉，候彈奏御史出，入作進奉入（惟進馬及橐駝自龍墀西[illegible]門入，東偏門出，其進）

（奏出入又武官起居舍人通事舍人自從使副進奏出御次如常殿儀式）候進奉出給事中奏殿中無事出其後殿再坐合引出者從別儀其日賜茶酒宰臣樞密於閤子親王於本廳使相宣徽使觀文殿大學士至樞密直學士兩省官待制三司副使文武百官皇親使相以下至率府副率及四廂都指揮使以下至副都頭並於朝堂（如朝堂位次不足即於朝堂門外設次）管軍節度使至四廂都指揮使節度使兩使留後至刺史並於客省廳

詔依所定

元豐元年詔右諫議大夫宋敏求權御史中丞蔡確樞密副使承旨張誠一直舍院同判太常寺李清臣詳定正旦御殿儀註敏求等遂上朝會儀二篇令式四十卷詔頒行

元正冬至大朝會儀註

前期有司設御座于大慶殿東西房于御座之左右少北東西閣於殿後百官宗室客使次於朝堂之內外五輅先陳於庭兵部設黃麾

仗于殿之內外太樂令展宮架之樂於橫街南鼓吹令分置十二案於宮架外協律郎二人一位于殿上西階之前楹一位于宮架西北俱東向陳輿輦御馬于龍墀繖扇于沙墀貢物於宮架之南東西相向餘則列於大慶門之外（冬至不設貢物）扶侍執事侍立官及諸司使副立于左右樞密院諸房副承旨承制以下立於殿下東西相向重行異位北上典儀設三師三公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位于丹墀香案之南少東次尚書左丞位于其後皆面北西上親王位于香案之南少西北面東上（諸王如同知樞密院事位于門下侍郎之後）門下侍郎位于其後次左散騎常侍次給事中左諫議大夫次左司諫正言皆重行位於其後觀文資政殿大學士學士端明殿學士位于次南並西南北上中書侍郎位于其西次右散騎常侍次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次右司諫正言皆重行位于其後翰林學士承旨至寶文閣學士位于次南次樞密直學士以下次待制皆重行位于其外並東面北上起居郎舍人次舍人東西相向契丹使位于龍墀上少西北東面上宗姓節度使以下至率府副率位于橫街南分東西相對班各重行異位北上左右廂使位于次南東西相向宮架前少東則特進以下至未升朝官班各重行異位北面西上夏國使在宮架之東軍員位于其後夏國人從次之宮架前少西則御史臺班節度以下又位于西並重行北面東上皆視特進退一列外高麗國使在宮架之西軍員位于其後高麗人從次之諸蕃客位于次西階位進奏官位于宮架之南諸道貢舉解首位于其後皆北面西設叙班位于大慶門外東西相對以北為上中書侍郎諸方鎮表案於右給事中祥瑞案於左（冬至不設諸方鎮表案給事中位在中書侍郎下同）其日開大慶門列黃麾仗張旗幟群官宗室使各服其服以俟太樂令帥樂工入太常卿立於宮架前協律郎就舉麾位中書侍郎以諸方鎮表給事中以祥瑞案令令史對舉侍衛客各就列並出至西閣降輦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有司引秘書監以

下次御史知雜以下次宗姓及外任防禦使以下依位侍中版奏中嚴後位少頃奏外辦閣殿擧殿上鳴蹕大樂令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內侍承旨索扇合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西閤協律郎俛伏舉麾奏乾安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降輿即御座南向扇開殿下鳴蹕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鑪煙升符寶郎奉寶置御座前尚書左右丞以上門下中書省官及待制以上至大學士正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以上宗姓及外任觀察使以上契丹使班分東西各以次入奏正安之樂就位樂止中書侍郎押表案入諸西階下東向立給事中押祥瑞案入自東階下西向立押樂官歸本班起居畢從禦位三師以下至尚書左右丞郎官以下至百官及御史臺官外任契丹使俱就北向位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再拜訖又再拜太尉將升中書令門下侍郎俱降至兩階下位（初至門下侍郎不奏下同）太尉詣西階下行則樂作至位樂止升詣中書令

門下侍郎各於案取所奏以次升中書令取方鎮官表函一表分東西立太尉詣御座前北向俛伏跪奏文武百僚太尉具官臣某等言元正起祚萬物咸新（冬至云晷運推移日南長至）伏惟皇帝陛下膺乾納祐與天同休俛伏興降階詣侍中詣東階升殿立伺太尉還位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再拜引侍中進當御座前承旨退臨階西向稱有制贊者曰拜在位皆再拜宣曰履新之慶（冬至云履長之慶）與公等同之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再拜侍中少退引北向班各分東西序立中書令進當御座前北向俛伏跪奏中書令具官臣某奏諸方鎮表揖物請付所司俛伏興少退東向立門下侍郎詣御座前奏祥瑞如諸方鎮表儀奏畢置所奏於案南中書侍郎給事中俱還本班案退戶部尚書就橫街南承制位俛伏跪奏具官某言諸州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旨退西向曰制可侍中少退舍人曰拜戶部尚書再拜還本班次引禮部尚書就位俛伏跪奏

具官臣某言諸蕃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旨退西向曰制可侍中少退舍人曰拜禮部尚書再拜還本班（冬至無貢物）太史令就位俛伏跪奏具官臣某年某月日雲物祥瑞請付史館俛伏興侍中前承旨退西向曰制可侍中少退舍人曰拜太史令再拜還本班侍中進當御座前俛伏跪奏侍中具官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位內侍承旨索扇扇合殿下鳴蹕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與大樂令令奏乾安之樂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還東閣扇開偃麾戛敔樂止侍中奏解嚴百官退還次有司設食案大樂令設登歌於殿上二舞入架於架南預坐當升殿者位于御座之前文武相向異位重行以北為上非升殿者位于東西廊下尚食奉御設壽尊於殿上之東楹少南南向設坫於尊南加爵一（尊加舊以金玉器巵）有司設上下群官酒尊於殿下東西廂侍衛官及執事者各立于其位百官入就位侍中版奏中嚴後位少頃奏外辦閤

簾捲殿上鳴蹕太樂令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內侍承旨索扇扇合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東閣協律郎俛伏舉麾與奏乾安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東房降輿即御座南向扇開殿下鳴蹕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爐烟升三師以下至尚書左右丞親王以下至同知樞密院事及百官御史臺官外正任契丹使偕就北向位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三稱萬歲北向班分東西立光祿卿詣橫街南北向俛伏跪奏具官臣某言請允群臣上壽俛伏興侍中詣東階升進御座前承旨臨退階西向曰制可侍中少退舍人曰拜光祿卿再拜訖復位三師以下就北向位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三稱萬歲太尉自東階升詣酒尊所北向尚食奉御酌酒一爵授太尉太尉搢笏執爵詣御座前跪進皇帝執爵太尉執笏俛伏興少退當御座前俛伏跪奏文武百官太尉具官臣某等稽首言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俛伏興退降階復位贊者曰拜在

位者皆再拜三稱萬歲侍中承旨退臨階西向宣曰舉公等觴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三稱萬歲北向班分東西序位太尉自東階升侍立皇帝舉第一爵作和安之樂飲訖樂止太尉受虛爵復於坫降階三師以下復北向位贊者曰拜在位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侍中自東階升進御座前俛伏跪奏侍中具官臣某言請延公王等升殿俛伏興降階復位侍中承旨退稱有制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宣曰延公王等升殿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再拜公王等詣東西階升於席後立尚食奉御進酒殿中監省酒以進皇帝第二爵升殿群官[illegible]行位舍人曰各賜酒贊者曰拜上下群官皆再拜三稱萬歲舍人曰就坐太官令行酒群官搢笏受觶作正安之樂文舞入立宮架北觴行一周太官令奏樂止尚食奉御進食置御座前又詔群官食太官令奏作盛德升聞之舞曲舞作三成止出殿中監進皇帝第三爵酒群官立於席後登歌作嘉禾之曲飲訖樂

止殿中監受虛爵舍人就坐群官皆坐太官令行酒作正安之樂武舞進觴又行一周樂止尚食奉御進食置御座前又設群官食太官令奏酒周遍食遍如前儀作天下大定之舞曲舞作三成止出殿中監進皇帝第四爵酒登歌作需雲之曲其儀如第三爵太官令行酒如第二爵又一周樂止舍人曰可起百僚立於席後侍中進當御座前俯伏跪奏侍中具官臣某言禮畢俛伏興與群官俱降復位贊者曰拜群官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再拜起分東西序立內侍承旨索扇扇合殿下鳴蹕大樂令令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與大樂令令奏乾安之樂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還閤扇開樂止侍中奏解嚴有司承旨放仗群官再拜乃退

宋敏求又言考工記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未有臨臣子而執鎮圭唐六典元正冬至大朝會止有進爵之禮開寶通禮始著元會執圭出自西房淳化中又以上壽進酒以內侍捧圭臣等謹稽周制近考唐禮皆為未合其元會受朝賀請不執鎮圭上壽准此

宋朝正冬行大朝會

太祖十一

建隆二年乾德四年五年六年開寶九年並元會　乾德三年四年五年開寶二年三年并冬會　建隆二年五月受朝

太宗十一

太平興國五年六年八年雍熙三年淳化元年三年並元會

太平興國二年端拱元年淳化四年並冬會　太平興國三年九年並五月受朝

真宗八

咸平五年景德元年四年大中祥符六年並元會　咸平三年景德四年大中祥符八年並冬會　咸平四年五月受朝

仁宗十

天聖五年慶曆元年三年七年皇祐五年嘉祐元年七年並元會

天聖七年明道元年冬會　天聖八年五月受朝

神宗三

熙寧五年元豐六年並元會　熙寧二年冬會

哲宗三

元祐五年紹聖三年並元會　元符元年五月受朝

徽宗四

大觀二年政和八年宣和六年並元會　政和二年冬會

三年九月引進使李端愨言近朔望御文德殿視朝初以暑數煩清蹕而紫宸之朝歲中罕御請朔日御文德殿望坐紫宸庶幾正衙內殿朝儀並舉從之

十一月侍御史知雜事蔣中行言文德正衙之制尚存常朝之虛名殿橫行參假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兩省臺官文武百官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聞傳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常朝遇休假併三日以上應內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自宰臣親王以下應見謝辭者皆先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然在京釐務之官例以別勅免參宰臣押班近年已罷而武班諸衛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審官待次階官而已今垂拱殿宰臣以下既已日參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橫行參假莫此為甚至於橫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唐之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

哲宗即位禮部言冬至正旦在諒闇當罷朝賀欲令群臣於東上閤門內東門表賀從之　元祐七年五月吏部尚書王存言自今文德殿侍朝特免侍從官轉對緊責以朝夕論思之效於體為得從之

紹聖四年臣僚言文德殿侍朝輪轉對蓋襲唐制其來久矣祖宗以來每遇轉對侍從之臣皆預元祐臣僚請免侍從轉對續詔職事官

權侍郎以上並免自此轉對止於卿監郎官而已請自今視朝轉對
依元豐已前條制從之
元符元年令諸司監司朝辭日令閤門取旨上殿
徽宗重和元年臣僚言比年以來二三大臣奏對留身識蹤善良請
求相繼甚非朝廷至公之體詔自今惟蔡京五日一朝許留身餘非
除拜遷秩因謝及陳乞罷免並不許獨班奏事令閤門殺御史臺彈
奏
政和七年明堂成聽朝須常視朔禮制局列上明堂七議見明堂門
宣和四年臣僚言祖宗舊制有五日一轉對者今唯[illegible]之有許
朝官轉對者今唯待制以上張焉比年以來緣明堂行視朝之禮歲
不過一再而已則是畢歲而論思者無幾矣請遇不視朔即令具章
投進以備乙夜之觀從之
高宗紹興十二年十月臣僚言元正一歲之首冬至一陽之復聖人
重之制為朝賀之禮上世以來未之有改主上臨御十有六年正至
朝賀初未嘗講豈艱難之際不遑暇歟茲者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
方來賀實維其時欲望自今冬至正元舉行朝賀之禮以明天子之
尊庶幾舊典不至廢墜
建炎之初鑾輿南幸庶事未備而朝會之儀未暇[illegible]至但循
例宰臣率文武百官拜表稱賀而已紹興改元以道君皇帝淵聖
皇帝北狩權宜皇帝躬率百僚遙拜畢次御常御殿朝參官起居
至是臣僚建言詔命有司舉行之
臣僚又奏乞明詔有司講求祖宗故實常朝視朝正衙便殿朝會
之儀舉而行之以隆帝業用稱萬邦百辟尊君之心天下幸甚詔
令禮部太常寺閤門同共討論尋討論在京月朔日文德殿視朝
紫宸殿日參望參垂拱殿日參四參假日崇政殿坐聖節垂拱殿
上壽今乞先次宰臣率百僚拜表奏請皇帝御正殿視朝若降指

揮許允其合行事務續令逐處條具申請詔從之十一月三日禮
禮部侍郎王賞等言契勘朝會之制正旦冬至及慶賀受朝係御
大慶殿其文德紫宸垂拱殿禮制不同月朔視朝則御文德殿謂
之前殿正衙仍設黃麾半仗其餘紫宸垂拱皆係側殿不設儀仗
今來已降指揮依臣僚所請乞降朝會之儀緣元正在近大慶殿
之禮事務至多欲乞先舉行文德殿視朝之制 朔會合服朝服
并設樂上壽間飲三周設祥瑞表案等並乞候來年冬至前別行
取旨詔依從之
十三年閤門言依在京遇大禮年分冬至大朝會及[illegible]旦朝會
權罷
十四年九月有司言來年正旦大朝會請權以文德殿合設黃麾大
仗五千二十七人欲權減三分之一合設八寶於御座之東西登歌
宮架樂舞五輅輿輦法物繖扇及諸州諸蕃貢物行在致仕官諸路
貢士舉人在京先生法師左右街道官等並令赴立班合差太史
令一員奏雲物祥瑞詔從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大朝會者十二年十月詔來歲舉行之王晉
之為禮部侍郎言排辦不及請自來年冬至既而不果十五年正
月朔旦乃克行用黃仗三千三百五十人視東都舊人 以三之一
時無大慶殿權於崇政殿行之以殿陝隘出房不鳴鞭它如故
事是日設宮架樂百官朝服上壽如儀自是一行而已
紹興三十二年九月 孝宗已即位 閤門言太上皇帝登極 以來上御後殿
繼朝廷循舊典於紹興十二年二月四日初御前殿特令四參官
起居伏自皇帝登寶位止係後殿日分今已降旨九月十二日初御
前殿欲乞是日皇帝御垂拱殿四參官起居從之
隆興二年九月閤門言在京及行在舊例御前殿日分值雨雪及泥
濘得旨放朝參即改後殿坐今後乞依例取旨 從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illegible]群臣朝殿遇雨開兩門起居紹興中申行之又詔從駕遇雨賜雨具景靈宮遇雨或地濕分東西廂立班皆特恩也

乾道七年四月詔爲暑熱依年例自五月十三日並放坐并放見謝辭及叅假官候秋凉日取旨今後准此

鄱陽馬端臨

王禮考

巡狩

虞舜天子五載一巡狩晏子對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illegible]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illegible]望秩于山川[illegible]肆覲東后[illegible]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illegible]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illegible]

[illegible]巡狩至南嶽[illegible]八月巡狩至北嶽[illegible]皆如岱宗之禮[illegible]歸格于藝祖用特[illegible]

夏后氏因之[illegible]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由此失國

周制十二年一巡狩[illegible]天子將巡狩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illegible]職方氏先戒四方諸侯曰各脩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illegible]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illegible]太馭掌犯軷之禮[illegible]土訓氏

夾王車而行以待王問九州形勢山川所宜誦訓氏亦夾王車以上古久遠之事以告王

又掌貢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金輅建大旂

覲諸侯也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山川

其方之諸侯先於境首待之所過山川則使祝宗先以三等璋瓚皆以黄金為勺流…以禮神次乃殺人殺黃駒以祭之

其外則土方氏又設藩籬每宿舍掌舍設梐枑再重

既至方岳先問百年就見之若未滿百年八十九十者…經其門則見之不然則否

天子乃令太師採人歌謠賦詩以採之以觀人風俗以考其善惡

命市納賈以觀人之所好惡

又命典禮之官考校四時節氣月之晦朔甲乙等日及候氣之律呂所用禮樂宮室車旗等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皆以王者所頒制度者校之

諸侯封內有名山大川不舉而祭之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其地有祭宗廟不順昭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

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

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人者加地進律

其諸侯待王之牢禮以一饋

既覲諸侯乃與之相見於方岳之下築壇與覲禮壇

其壇外為土埒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方九十六尺高四尺上為堂下為三等謂之三成每等高一尺其堂置司盟之神位謂之方明

見諸侯之時據鄭注司儀及覲禮諸侯之上介各以其君之旗置于宮內以表立位之處乃詔王升壇既諸侯皆就其旗而立其位鄭按以堂位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西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乃於壇上揖之以定其位其揖之節有三儀與王無親者推手小下之

與王婚姻之親者平推手揖之

王既揖定其位諸侯乃進升壇奠玉入按司儀職及鄭注云公於上等奠桓圭玉陳擯者五人禮之侯伯於中等奠信圭躬圭玉陳擯者四人禮之子男於下等奠穀璧蒲璧王陳擯者三人禮之諸侯各奠玉訖降拜又升成拜訖擯者乃延諸侯升堂授玉王訖乃以璧琮行享禮謂之將幣

諸侯既朝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宮之伯臨之其神主於月必因以祭之

其餘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如西巡狩之禮

巡狩訖却歸錫廟用一牛以告至謂之歸格于祖禰用特

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而崩其右辛游靡長臂且多力游得王周人諱之

穆王得驥溫驪騄耳之駟

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

孟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

遵海而南放于琅邪

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之海觀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
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
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
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
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
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
留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
是始興發補不足
召太師曰
為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其詩
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
出雞頭山
過回中焉
賜爵一級治馳道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
刻石頌秦功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
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乃並勃
海以東過黃腄
窮成山登之罘
立
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
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
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頌德遣徐市發童男
女入海求仙人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
之不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
浮江至湘山祠
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狼沙中
為盜所驚求弗
得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巡北邊從上郡入

三十七年始皇出遊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
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
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
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
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
並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
榮成山
至之罘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崩於沙丘平
臺

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遂
至遼東而還

漢高祖六年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偽游雲夢會諸侯于陳信迎謁因
執之

時有上書告信反者上問諸將爭欲擊之陳平曰今兵不如楚精
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
出偽游雲夢會諸侯于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
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上
從之

武帝元封元年帝親征匈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
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還祠黃帝於橋山遂歸甘泉是年復東
巡海上還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禮肅然
行所巡至博奉高蛇
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
無出今年算行自泰山復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
甘泉周萬八千里云

王莽天鳳元年欲行巡狩之禮令大官齋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
所過毋得有所給群公奏一歲四巡道路萬里帝春秋尊非糒乾
肉之所能堪乃止

後漢世祖建武十七年四月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輔楚公英東海

公陽侯南公廉東平公蒼從幸頴川進幸葉章陵五月還宮
漢祀令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斗鹽一升涉渭灞涇洛佗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

十八年二月甲寅西巡狩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

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年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二十年二月戊子車駕還宮

二十七十月東巡狩甲午幸魯進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壬寅車駕還宮

三十年二月東巡狩甲子幸魯濟南閏月癸丑車駕還宮

中元元年正月丁卯東巡狩二月己卯幸魯進幸太山北海王興齊王石朝於東岳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甲午禪於梁父四月癸酉車駕還宮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癸卯車駕還宮

十年閏月甲子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饗二老官屬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宮

十五年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進幸彭城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辛卯進幸大梁至定陶四月庚子車駕還宮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進幸槐里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造舟於涇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十二月丁亥車駕還宮

元和元年七月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賜從者各有差

二年正月丙辰東巡狩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四月乙卯車駕還宮

三年春正月丙申北巡狩濟南王康中山王焉西平王羨六安王恭樂成王黨淮南王昞任城王尚沛王定皆從辛丑帝耕于懷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也今四國無故不用其良[illegible]

[illegible]駕言出遊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illegible]東柴望岱宗爲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祖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illegible]厎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蹟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慚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粮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民之勞乙丑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illegible]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illegible]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illegible]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戊辰進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岳出長城[illegible]癸酉還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正堂明日又祠顯宗于始生堂皆奏樂[illegible]

三月丙子詔高邑令祠光武於即位壇復元氏七年徭役己卯進幸
趙庚辰祠房山於靈壽靈壽縣名屬常山郡今恒州縣房山今在恒州房山縣西北俗名王母山上有七母祠
辛卯車駕還宮賜從行者各有差
章和元年八月癸酉南巡狩戊子幸梁乙未幸沛庚子幸彭城辛亥
幸壽春十一月丙子車駕還宮
和帝永和十五年九月壬午南巡狩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三老
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各有差幸章陵祠舊宅十一月車駕還宮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太山柴告岱宗祀五帝于
汶上明堂辛丑東郡歷魏郡河內壬戌車駕還京師
魏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
晉初新禮巡狩方岳柴望告設壝宮如禮諸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
如朝儀而不建旗摯虞以覲禮諸侯各建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
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如舊詔可然終晉代不

行其禮
宋文帝元嘉四年二月東巡狩至于丹徒告覲園陵三月享會父老
舊勳于行宮加賜衣裳幣帛蠲租原刑戰亡之家單孤並優量隱卹
二十六年二月東巡幸至京城并謁二陵會舊京故老萬人享勞賚
發赦蠲徭役
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正月東巡狩歷喬山祀皇帝遼西望祀醫無
閭山遂緣海幸冀州北至中山過常岳禮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
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常岳
隋煬帝大業元年三月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
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
是歲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
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
大梁之東引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
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
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
數萬艘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
八月壬寅帝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
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
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
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
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
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樓船板艙黃篾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
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
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為袍又
有平乘青龍艨艟艚䑠八櫂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
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

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皆令獻食多者一州
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
東京御端門大赦
三年三月帝還長安四月庚辰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丙寅車駕北
巡六月至鴈門頓榆林郡諭突厥啓民可汗召所部諸國朝于行宮
八月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九月己巳至東都
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疋旌旗輜重千里
不絕令宇文愷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
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幹衣之以布飾以丹
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
四年三月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八月親祭恒岳河北道郡守

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床床皆插鉄鏁外向上施旋機弩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所𩔰而發其外又以矰周圍施鈴柱

五年三月西巡河右出臨津關度黃河五月至張掖命裴矩說高昌王及伊吾吐屯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帝至燕支山高昌王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譟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服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塡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七月車駕東還至西京十一月復幸東京

自河西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冥文武飢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太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六年三月帝幸江都宮詔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於軍旅間不便令

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七年二月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不得處分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十二三是歲征高麗車駕駐涿郡

八年車駕在涿郡征高麗不克九月還東都

九年四月車駕度遼征高麗楊玄感反乃班師

十年三月復幸涿郡征高麗八月班師十月還京十二月幸東都

十一年三月帝幸太原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爲營而居之八月巡北塞入鴈門突厥可汗帥騎數十萬圍鴈門九月解圍去車駕還太原十月至東都

十二年七月帝自東都幸江都

通典評曰梁崔靈恩三禮議宗云唐虞五載巡守一岳二十年方遍四岳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岳皆遍且闕四時祭享唐虞衡山爲南岳周氏霍山爲南岳其制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岳五月到南岳八月到西岳十一月到北岳路程遼遠固必不能以此知每至一岳即歸義爲長也按尚書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孔安國註云周制十二年一巡狩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如虞帝然其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然明又按堯舜篇俻當稱舜茂土皆巡狩四方羽儀導從必少一年四岳五載復往宗廟享祭豈委有司展義省方觀風察俗之大政如或二十年方遍乃於民物不亦乖疎詳周官本文與孔氏注解既改制十有二載比唐虞巳甚遲闊如四十八年乃過豈非益爲曠邈乎且周雖尚文天子諸侯降殺以兩穆王巡歷天下萬姓不甚

苦勞始皇遊幸四方屬車八十一東二漢以降至于有隋或東封告成或觀省風俗百辟以至群司畢從不下十餘萬人何止千乘萬騎所以曠代多闕斯禮崔生謂堯舜及周帝王行幸車徒禮數與秦漢以後無異斯不達古今豐約之制復不詳周官之文輒肆臆度之說耳

按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而崔靈恩乃以爲一年巡一岳處五載則二十年而遍周十二載則四十八年而遍何所據耶文中子言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古帝王之巡狩所以省方觀民初非游逸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又不能如舜至於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必止以四岳爲底止之地蓋雖一本於愛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如此至穆王始欲肆其心周行天

下必使有車轍馬跡而戮以喪邦秦始皇隋煬帝假望秩省
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舉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下
國無地不到至於民怨盜起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
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倘非游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
未應如是其促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三月幸九成宮（去京三百里） 冬幸洛陽
七年幸九成宮
十一年二月幸洛陽
十二年二月還京十二月幸河北觀砥柱因令勒名於上以陳盛德
高宗顯慶二年閏正月幸洛陽
麟德二年幸東都遂幸東岳
總章二年將幸涼州群臣諫不果行
調露元年九月幸并州

玄宗開元五年正月幸東都
十一年正月發東都北巡至并州
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至華州命勒石華岳祠南之道周
十三年十月發東都赴東岱
二十年十月自東都幸太原
二十四年十月勑所京行幸緣頓所須應出百姓者宜令每頓取官
錢一百千文作本取利充仍令所由長官專勾當不得抑配百姓

開元禮皇帝巡狩儀

鑾駕出宮

將巡狩所司承制先頒告于東方諸州曰皇帝二月東巡狩各脩乎
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駕將發告圜丘宗廟社稷皆
如別儀皇帝出宮大備鹵簿皆如常儀軷于國門祭所過山川如親
征之禮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待于境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者先

帝王名臣烈士皆州縣致

燔柴告至

將告將作先於大山下修圓壇四出陛（若先有封禪祀天壇即不別營） 前告三日
尚書省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既設文武侍臣次） 設宮懸樂燎壇之
制（一如圓丘之儀） 前一日皇帝清齋於行宮應告之官皆於告所清齋一日
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告群官諸方客使皆於其所俱清齋一宿
諸衛令其屬職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盥太樂工人俱清
齋一宿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告官司徒執事者御史奉
禮贊者協律郎太樂令望燎位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介公酅公文武
九品以上官西方北方蕃客等位並如上辛圓丘儀（其東嶽並如之） 設告
官以下門外位於東西壝門之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郊社令帥府
史一人及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並如常儀執罇罍篚冪
者之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牲於

廚（當牲一一） 未明四刻太史令社郊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
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
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三刻諸告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
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玉（天帝大罇二配帝著罇二俱實以泛齊玉上帝以蒼璧）
（一丈八尺） 太祝以玉帛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皆設
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御史太祝以下入
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就位皇帝服衮冕乘輅行宮奏請進發內外嚴
辦如常儀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告官通事舍人引從告群官東方
刺史縣令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其大次輅）
（謁者引司官及從告群官入就位皇帝奠玉帛等儀並如圜丘） 初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
者（饌升自南陛配帝之饌升自東陛） 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
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
常卿引皇帝詣罍洗盥止（其圜丘如儀） 訖與皇帝再

拜初請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其酌獻飲福……）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福酒（……）謁者引司徒降復位太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

鑾駕還行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奏請還宮如常儀

望秩于山川

祭之日望秩祀于岳鎮海瀆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所司先為壇於祭所其神皆以岳鎮為敘重行南向前三日守宮設祭官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又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前二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壇南設登歌於壇上皆如常儀右校掃除壇內外又為瘞坎於壇北之壬地外壝之內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祭官清齋於祭所諸衛令其屬執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祭官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俱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縣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協律郎位於壇上在西陛之西東向設大樂令位於北縣之間設望瘞位於瘞坎之東西向設祭官以下門外位於外壝東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酒罇之位岳鎮海瀆各山罍二山川林澤俱蜃罇二丘陵墳衍原隰俱散罇二各於壇上南陛之東北向西上（……）設玉篚於罇坫之所設洗於壇南陛東南如執罇罍篚冪之後郊社令帥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祭日未明十五刻大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齋郎以豆取牲血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

各服其服入設神座各於壇上北方南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祭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入實罇罍及玉（……）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質明謁者引獻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就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次入就位謁者贊引各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柷奏順和之樂以蕤賓之均（……）樂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太祝取玉幣於篚於罇所謁者引獻官詣岳壇升自南陛北向太祝以玉幣東向授獻官受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南呂之均謁者引獻官進北面跪奠於岳神之座俛伏興謁者引退北面再拜訖登歌止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初獻官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登歌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陛樂止饌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設訖太官令以下降自東陛以出太祝還罇所其鎮海以下之饌皆祝史迎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相次而畢訖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醴齊訖樂作謁者引詣岳神座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獻官少退北向立樂止初獻官進奠爵祝史各以爵奠鎮海以下還罇所太祝持版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獻官拜訖樂止太祝酌罍福酒進獻官之右西面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三牲胙肉（……）

加於俎西向授獻官受以授齋郎獻官取進爵遂飲卒爵太祝受爵復於坫獻官興再拜謁者引獻官降復位諸祝各徹豆如常訖還鐏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獻官不拜）順和之樂作奉禮又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樂一成止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西向立於衆官將拜諸太祝外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幣齋郎以俎載毛血等各由其陛降壇詣瘞埳以物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埳東西各四人寘土半埳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出贊者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又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出贊引引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肆覲東后

望秩之明日肆覲東后於告至之前刺史縣令皆先奉見如常將作先於行宮之南爲壝宮方三百步西一門爲壇於壝內三分壝二在南壇方九丈六尺高四尺四出陛（南面兩陛西面各一陛）前二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壇南如殿庭之儀前一日尚舍鋪御座於壇上近北南向又設解劍席於南陛之西南守宮於門外量設百官次文東武西以北爲上東方刺史縣令次於文官之南蕃客次於武官之南所司史路於壇南如常典儀設群官版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東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爲上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西南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爲上東方刺史縣令於壇南三分庭一在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西爲上若有蕃客則位於刺史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爲上設典儀位於南陛之東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南北上奉禮設門外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門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門西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俱以北爲上設東方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爲上蕃客位於武官之南每國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爲上其日未明三刻諸衛各以其方器服量設牙旗於壝外四面未明一刻諸衛各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級戟陳於壝內如殿庭之儀郡官及刺史以下集各就次服其朝服蕃客集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近仗陳於行宮門外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行宮門外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主客戶部贊群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外位刺史縣令俱執贄通事舍人引就門外位（贄各以其土所有錦綺繒布葵之屬具五兩爲一束而執之仍以黃帊）其餘當土常貢之物並盛以篚其屬執之列於縣令位後通事舍人引文武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先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郎舉麾工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入自北壝門由北陛升壇即御座樂止服與退其羽儀華蓋仍侍於御側通事舍人引東方刺史以下入就位鴻臚引蕃客次入就位初刺史入壝門縣下坐麾舒和之樂作至位立定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執贄者俱跪奠贄興在位者皆再拜訖跪取贄興（其蕃奠贄皆如之）侍中前承制降詣刺史東北西面立稱有制（蕃客則宣勅）刺史以下皆再拜宣制訖又再拜戶部引諸州貢物兩行各入於刺史位前東西陳之藩爲前列金次之丹漆絲纊四海九州美物重行量陳於後訖執物者各退立於東西廂文武前側立通事舍人引刺史爲首者一人執贄詣解劍席脫舄執贄與舍人授引升壇詣御座前北面跪奏稱具官臣某姓名等敢獻壤奠奠贄俛伏興又舍人跪奉以東授所司舍人引刺史降詣解劍席跪佩劍納舄興通事舍人引復北面位初爲首者奠贄通事舍人引在庭者以次奠贄於位前訖各俛伏興引退復位訖刺史以下俱再拜戶部尚書進詣階門北面跪奏稱戶部尚書臣某言諸州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所司受贄及執貢物各進執物所司引退俱出東門初刺史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方別爲一案俟於西

門外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東門外俱令史絳公服對舉案侍郎給事中俱就侍臣班初刺史將入門中書侍郎降引表案入詣西階下東面立給事中降引祥瑞案詣東階下西面立刺史將升奠中書令黃門侍郎俱降立於階下刺史就奠升陛中書令黃門侍郎各執所奏之文以次升初戶部尚書奏退復位訖中書令前跪奏諸方表訖黃門侍郎又進跪奏祥瑞各還侍位侍郎與給事中引案退司儀曰再拜賛者承傳文武群官刺史以下及諸國客俱再拜訖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者出就門外位侍中前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右鐘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乘輿降自北陛警蹕侍衛如來儀入行宮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設會如元會之儀

考制度

朝覲之明日左右丞相以考制度事奏聞命太常卿採詩陳之以觀百姓之風俗命市納賈以觀百姓之所好惡命典禮者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不敬者則長官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長官有討有功德於百姓者加爵賞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宗禰用特如別禮若告封禪如別儀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平潞揚二叛開寶二年至太原皆以師行供頓從儉約故不備巡幸之儀

九年幸西京先命重修宮室極其壯麗所過賜民秋田租之半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平太原五年次大名皆如太祖勞軍之制

真宗咸平二年幸大名景德元年駐澶淵勞軍之禮如祖宗

四年正月幸西京朝諸侯命知雜御史王濟等指所過父老及繫囚逋負官物人仍察民間疾苦每日引逋欠人及禁囚等對于行在多蠲免原釋父老賜茶帛綫袍其耆宿著名號者召對撫慰賜之金帛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詔許群臣請封禪令泰山路葺行宮不得侵民戶田苗及人馬損踐苗稼有司言準禮巡狩有燔柴告至皇帝親行事即不載有司攝事之文車駕至泰山合行告至望令大尉以酒脯幣帛於山下壇告至奏可又詔給事中張秉等管勾所經州縣父老詣行在者退門引對賜以酒食州縣見禁囚具所犯以聞又詔以御史中丞王嗣宗攝御史大夫為考制度使左正言知制誥周起中丞為副使所經州縣採訪民間不便事并市物之價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則者與儀制禁之有奇才異行隱淪不仕者與所屬長吏詢求論薦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恤官吏政迹尤異民受其惠及不守廉隅昧於政理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為鄉里所稱者並條析以聞官吏知民間利病者亦為錄奏有司言兗州畢下不容大輦請徹門而出上盧煩勞不許詔由城外而過他所皆然又詔扈從人宿頓所無得壞民舍什物樹木違者重寘其罪為朝覲壇於奉高宮之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其南兩陛設衛仗宮懸於壇中書門下文武百官皇親諸軍將校四方朝貢使舉人蕃客父老僧道皆在列設褒文宣公位于文官三品之下鄆州長吏兵集上殿褰御壽昌幄殿受朝賀大赦天下還幸兗州賜從官待制以上宗室將軍辟寒九紫花袍緋細窄袍三與記祀分除悉如東封之制八月有司言祠宇之旁難行覲禮望俟至河中府朝覲經度制使陳堯叟等言寶鼎行宮之前可以設壇詔如堯叟等言

七年幸亳州一如西京儀

舊制省方上與群官皆窄縧袍幞還京具鑾駕儀仗預遣官與留司同排設儀官具儀以奏真宗朝陵及舉大禮途中皆服折上巾窄袍出京過京城至禮所上服靴袍具鑾駕群臣公服穿靴供奉官班及內朝官前導過州府上寬袍群臣公服凡從官自親王中

書樞密宣徽三司使翰林學士待制節度兩使留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並赴行宮全班起居中頓侍食百官就宿頓迎駕先發或道途隘迮則放迎駕俟進發近臣諸軍賜裝錢出京留司馬步諸軍夾道左右至新城門外奉辭留守辭於門內百官父老辭於苑中州縣長吏留司官詣于境所過賜巡檢兵守津梁行郵治道卒時服錢屬父老綾袍茶帛中塗賜衛士緡錢所幸寺觀賜釋道茶帛或加紫服師號凡經州關鎮及比州吏民有以饗飯酒果方物爲獻者計直答之州府綵樓陳音樂百戲洎道釋威儀奉迎者悉有賜與東京留守遣官奉表請還京凡數上優詔以答皇親諸道釋市民至近境貢物迎請留司官以次奉入京師大陳留司官衛過還京綵樓駐驛觀樂御乾元樓召從官坐閱鹵簿兵仗還營許群臣休暇三日近臣一日

凡京城車駕出太祖太宗豫幸不常其數真宗嘗以正月謁啓聖

院太宗神御殿望日謁玉清昭應宮會靈祥源觀又或六月至玉津園觀麥八月瑞聖園觀穀十月望日謁景靈宮因禮慶祈穀又詣太一宮并謁奉先院宣祖昭憲太后影殿普安殿元德太后容自餘臨幸則親王公主第外苑馬監頗有定制親王宗室中書樞密宣徽使三司使副知開封府學士節度使至刺史帶待[illegible][illegible]詣宮觀及慶安閤門仍奏知御[illegible]待制續軍士上將軍特召二品秘書監以上兩省御史知雜御史以上金吾將軍自咸平中每出令親從官卒二百執檛周繞輿駕謂之禁圍春夏緋衣秋冬以紫郊祀省方並增二百服錦襖出京師加以執鋼親王中書樞密行圍內餘官圍外大禮備儀衛則有司先布土爲黃道自至祀所左右設香案青繩欄干巡省在金則不設東封歲殿中侍御史趙湘請詔群臣不得行黃道上及闌晉路馬不得穿過郊祀巡省東京舊城門並契勘其內城外官廟門並勘箭出入皆然入蕃鎮外城子城門亦勘箭

高宗建炎元年九月詔採群臣章疏請幸東西金賊狡詐難以便覓探報遠去中原專備一方可暫駐蹕淮甸庶四方有警皆易應接應合行事務令三省樞密院共同措置施行令來巡幸即非遷都捍禦稍定即還宮闕以待二聖之復駐蹕之地不爲久計仰先次行下不得輒有陳修改易以致勞費

十月車駕巡淮甸十四日次泗州二十七日至揚州駐蹕

三年二月三日詔宰執百官諸軍並起衛車駕渡揚子江是日至鎮江府十三日至杭州三月一日詔移蹕江寧府三日命尚書右丞葉夢得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

四月車駕進發自杭州幸江寧府五月至江寧府改爲建康府

閏八月詔巡幸浙西九月至平江府十月自平江幸浙東次越州

十一月車駕至明州

詔只帶親兵餘官長入祗候共二千餘人隨駕百官並減一半其餘候見駐蹕去處起發前來

四年正月一日次台州章安鎮二月次溫州

三月車駕登舟回蹕幸浙西四月次越州

紹興元年十一月詔以紹興駐蹕日久漕運艱梗兵軍薪水不便可移蹕臨安府

二年正月車駕至臨安府駐蹕

閤門言以車駕省方儀令參酌條立儀注詔從之車駕巡幸請還及期出城百里外奉迎[illegible]臨京再於五里外起居次日入閤聽[illegible]儀制車駕臨京請城外奉迎[illegible]內執政及兩省御史臺司并尚書侍郎以上侍從官節度使侯班獨起分左右前導入內一太常寺檢會開寶禮太平興國五年太宗北征回禮院狀鑾駕還京是日早留守文武百官並出城奉迎再拜起居如常儀

退中書門下兩省常侍以下舍人以上御史中丞並引駕至昇龍
門下馬分班序立駕至中書門下橫行餘官不供再拜三呼萬歲
侯駕過其不引駕官先至丹鳳門外立班侯駕至橫行起居再拜
隨拜三呼萬歲分班侯駕過退次日中書門下文武百官內殿起
居如常儀一今來前項儀令故事比附參酌若依儀起居前導官
前導緣今來車駕係乘御舟進發切恐難以前導兼員數止有三
兩員若依令除主當物務并監臨官不赴外餘官出城百里外奉
迎其合赴官數目亦是不多兼侯迎駕班退合赴近城五里外起
居其經由道路常臨或至日值雨應辦以前赴及百里外即非程
頓去處若行創造待班幕次顯是勞費欲乞止依儀集應見任文
武臣僚并寄居待闕京官小使臣以上出城五里外立班奉迎起
居更合取自朝廷指揮一令擬定將來奉迎車駕御次其日留守
率應見任文武臣僚并寄居待闕京官小使臣以上並服朝服
侯詣餘杭門五里外分立定侯御舟將至舍人揖躬贊拜兩拜起
留守奏聖躬萬福再贊拜兩拜訖各祗候御舟過並退內留守
先入門赴章亭驛御幄下側立定侯車駕降御舟入御幄坐
并合發賀祗候致乞奏萬福 留守自赴幄殿下立定舍人揖躬宣名奏萬福
喝祗候留守升幄殿當頭問聖體訖兩拜又再拜訖宣諭御座左
側奏事如儀侯奏事畢降階退知升輦還內沿路官
局並權務迎駕起居應合從駕官并管軍臣僚祗應官等並從駕
還內如儀
四年十月車駕幸平江府
五年二月車駕回臨安
六年九月車駕幸平江府
先時詔將來進發三省樞密院百司以紹興四年隨從人數三分
為率差撥二分前去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穀差除並隨行在所與

分外其餘百司常程事務並留臨安府依舊行遣聽行宮留守司
與決內事有不決者即申奏行在所
七年二月車駕自平江進發次鎮江三月至建康府駐蹕
八年二月車駕自建康府進發至臨安府還宮
三十一年車駕自臨安進發視師次臨平鎮
三十二年正月車駕次建康府
二月車駕自建康府回臨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十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王禮考

田獵

商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蛛音朱，蝥莫侯反），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

周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行蒐苗獮狩之禮。仲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illegible] 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illegible]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illegible]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illegible] 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illegible] 遂以苗田，如蒐之法，

車弊，獻禽以享礿。[illegible] 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illegible] 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illegible] 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illegible] 仲冬，教大閱。[illegible] 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illegible] 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illegible]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illegible]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illegible]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illegible] 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illegible] 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illegible] 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illegible]

[illegible]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
司表貉于陳前[illegible]中軍以鼙令鼓鼓人
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illegible]
[illegible]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illegible]
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illegible]大獸公之小獸
私之獲者取左耳[鄭衆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 illegible]
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illegible]徒乃弊致禽饁獸
于郊入獻禽以享烝[illegible]
[illegible]○巾車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
田[illegible]○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
[illegible]掌佐車之政[illegible]設驅逆之車[illegible]
令獲者植旌[illegible]及獻比禽[illegible]凡田王
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illegible]○司
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illegible]○迹人掌邦田之
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illegible]凡田獵者受令焉[illegible]禁麛卵
者與其毒矢射者[illegible]○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
為位[illegible]○甸祝掌四時之田師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
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illegible]
[illegible]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illegible]一為乾
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illegible]

[illegible]
物[illegible]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illegible]天子殺則下大綏
諸侯殺則下小綏[illegible]大夫殺則止佐車
佐車止則百姓田獵[illegible]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
取麛卵[illegible]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
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illegible]不麛不卵不殺胎
不殀夭[illegible]不覆巢[illegible]○田者大艾
草以為防[illegible]或舍其中[illegible]
[illegible]褐纏旃以為門[illegible]
[illegible]裘纏質

以為槸[illegible]閒容握驅而入擊則
不得入[illegible]
[illegible]左者之左右者之右
然後焚而射焉[illegible]
[illegible]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士大夫發天子發抗大綏
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illegible]
[illegible]
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illegible]
[illegible]○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
子之意以為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
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

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辟者何也秋取嘗也（謂秋嘗祭）秋取犧何以也習鬬也習鬬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戰鬬不可不習故於搜狩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于澤（澤宮也）又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取也命不中者雖中不取（中丁仲反）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於澤揖讓之取也○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僖伯公子彄也 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亟欺冀反數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獮息淺反）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於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謂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群取大禽不麛不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時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門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乎人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可知也○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眭而不逮不出頡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殀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

漢武帝建元三年南獵長楊
帝召見司馬相如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
爲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
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藉此三人爲辭其卒章歸之於節
儉因以諷諫
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埜獸相如因
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
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
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
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逄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
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
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
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

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
切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
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
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元帝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禮畢因留射獵
五年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
成帝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萯陽宮賜從
官
其十二月羽獵揚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
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
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
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
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
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
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
楊五柞北繞黃山濒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
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
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
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
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因校獵賦以風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
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菟
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
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

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
客卿以風
後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冬車駕校獵上林苑
安帝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永和四年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
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靈帝光和五年校獵上林苑函谷關遂巡狩于廣成苑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司列奏申攝兢日
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坐武帳岡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
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以表讙車殿中郎一人典讙車主者二
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護軍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二品以
上攝乃備靺韐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百布圍領
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

正諸將悉受御度殿中郎率護軍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爲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爲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爲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爲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爲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爲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嚴上水一刻搥一鼓爲一嚴上水二刻奏搥二鼓爲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小駕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到廣莫門外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搥三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次正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劒履進夾上閤正直侍中負璽通事令史帶龍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劒殿中侍御史督攝黃

麾以內次正直侍中次正直黃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正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黃門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諠譁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讚陛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唱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行至殿前迴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正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座侍臣升殿直衛鈒戟武賁毛頭文衣鶡尾以次到王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從駕百官還便座幔省皇帝若親射禽變服戎服如校獵儀內外從官及武賁悉變服鈒戟抽鞘以備武衛黃麾內官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枚而進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曰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蹴圍衆軍鼓譟警角至宣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師屯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仗車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

車收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奏車奉充庖廚正廚置鐏酒俎肉于中逵以犒饗校獵將軍至補正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著朱服鈒戟復鞘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著黑單衣次正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進夾御正直侍中跪奏還宮次正直侍郎稱制曰可正直侍郎俛伏起乘輿登輦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留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迴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跪伏起乘輿降入正直次侍中散騎常侍等杖至閤正直侍中奏解嚴內外百官拜表問訊訖罷

梁陳並依宋儀其異者置行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領軍督左右軍護軍督右大司馬董正諸軍獵

日侍中三奏一奏搥一鼓爲一嚴三嚴訖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北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禽服鈒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枚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爲屯比旗門二甄師屯左右旗門天子乘馬從南旗門入親射禽謁者以護車收禽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皆送於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壬子還行宮命有司每禽擇取三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即

於圍下置禡將士禮畢改服鈒者鞘刃而還夏苗秋獮冬狩禮皆同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旗物鼓
鐸鉦鐃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軍中以集衆庶
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車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
皆聽鼓角以為進止之節田之日於表之北建旗為和門諸將帥徒
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入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
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貉於陣前以太
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為墠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三獻禮遂
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苗芟令遂苗田仲秋練兵獮田仲冬大閱遂
狩其致禽享礿教習之儀並如古周法
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人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
欲示以兵甲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拔廷山南北周
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為四十

軍軍萬人騎五千定前一日諸將各率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
斬詔四十道並揭旗鄣分中迴令即留軍所監獵布圍圍南西方行
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闟猪車（[illegible]）駕
六黑騮太常陳鼓笳鐃簫角於帝左右各百二十官戎服騎從鼓行
入圍諸軍並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闟猪軔有司斂大綏
王公以下皆整弓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待
詔再驅過至備身將軍奏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左而
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侯發射
則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四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而射達于
右腢（五回反）為上等達右耳本為次等自左髀達於右䯚為下等群獸
相從不得盡殺已傷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
逐之田將至虞部建旗於圍內從駕之鼓及諸軍鼓俱振卒徒皆譟
諸獲禽者獻于旗所致其左耳大獸公之以供宗廟使歸臘於京師

小獸私之
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上幸涇陽之華池校獵
上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諫議大夫蘇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
萬機不滿十旬未見大樂上色變既而笑曰狂發也世長曰為臣
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
八年十月校獵於周氏陂
上謂侍臣曰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事以伸孝享之誠
太宗貞觀五年大蒐於昆明池夷落君長從
十一年狩于濟源之陵山上曰古者先驅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
所司造脯醢以充薦享
十六年十二月狩于驪山
時陰寒晦冥圍兵斷絕上登山望見之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
而不刑則墮軍法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
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

高宗龍朔元年十月狩于陸渾縣六日至飛山頓帝親御弧矢獲四
鹿及兎數十頭
總章二年車駕自九成宮還京仍西狩校習自麟遊西北達岐梁壁
普稠為兩頭
殿中侍御史杜易簡賈言忠監圍山阜危嶮騎踏杖策不得輒停
凡五日而合勅奏將軍劉玄意齊黃河上守獸斷圍玄意竟抵罪黃
河上閤日軍容齊整詔特原之
玄宗先天元年十月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
開元三年大蒐於鳳泉
右補闕崔向上疏曰臣聞天子三田君古有訓豈惟為乾豆賓客
庖廚者哉亦將以閑兵講武戒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驚
有聞無聲謂畋獵時人皆銜枚有聞而無諠譁也又曰悉率左

右以爲天子謂悉驅禽順有左右之宜以安待王射也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獵於渭濱有異於是六飛馳騁萬騎騰躍衝翳薈蹴蒙蘢越嶄險犯榛棘聚紅塵坐昏白日將晦毛群接擬羽族繽紛左右戎夷並伸驍勇攢鏑亂下交刃霜飛而降尊亂卑爭捷於其間豈不殆哉夫環衛而居暴客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尚驚如有墜駕之虞流矢之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復何以當之伏惟深思後慮以誠後圖天下幸甚

德宗貞元十一年十二月臘日畋於苑中止其多殺行三驅之禮

武宗會昌元年十月車駕幸咸陽校獵

二年十月校獵於太白原

開元禮皇帝田狩儀

仲冬狩田之禮前期十日兵部徵衆庶循田法虞部量地廣狹表所田之野前狩三日本司建旗於所田之後隨地之宜前一日未明諸將各帥士徒集旗下不得諠譁質明弊旗後至者罰之兵部分仲田

今從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訖（若圍廣或[illegible]）圍闕其南面（[illegible]）駕出田日其發引次舍如常將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鼓六十陳於皇帝東南西向六十陳於皇帝西南東向皆乘馬（[illegible]）諸將皆鼓行赴圍乃設驅逆之騎百有二十既設驅逆（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於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綏以從乃驅獸出皇帝之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驅過本司奉進弓矢三驅過（[illegible]）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皇帝既發然後公王發王著抗小綏諸公既發以次射之訖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射達左耳本爲上射達右耳本爲次射左髀達於右䯚爲下射群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射又不射其面不翦其毛其出表者不逐將止虞部建旗於田內乃雷擊駕鼓及諸將之鼓士徒譟呼諸得禽者獻於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以供宗廟次者以供賓客下者以充庖廚乃命有司饁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illegible]）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十一月始狩於近郊賜宰相樞密使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統軍侍衛諸軍校皆錦袍（[illegible]）自是多以秋冬或正月畋於四郊先出禁軍爲圍（[illegible]）場五方以鷹鸇細犬從出城每行數里或召從官飲至頃賜食上每中禽官從官貢馬稱賀親王以下射中者賜馬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畋于近郊

雍熙二年十一月詔曰三田之制其一田乾豆謂腊之以供祀也近以率遵時令蒐狩如儀親射以獲禽宜奉先而登俎其以畋獲親獲獸付所司薦享太廟仍著于令

端拱元年十月自今非時不於近甸游獵其五方所畜鷹犬並放之仍令諸州不得以鷹犬來獻

淳化五年臘日命諸王田獵近郊

真宗咸平三年十二月以獵獲狐兔雉剪之餘賜中書樞密院

太中祥符二年詔令教駿坊養鷹鸇除量留十餘以備諸王從時展拜禮外自餘並去其羈紲縱之山林

自景德四年後上不復出獵天禧初又詔禁圍草地許民耕墾

仁宗慶曆五年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東之言祖宗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注擇日命殿前馬步軍司互出兵馬以從獵于近郊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獵制度十月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于楊村燕幄殿奏樂教坊遣使以所獲麞兔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

六年十一月復獵於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

爲左右翼節以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天子案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時道傍居民或畜狐兔鳬雉驅于場中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所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且歎其衣食縷襤而能享壽人加恩勞還次近郊遣衛士更奏技驚前兩兩相當捽鞅挾槊以決勝又謂輔臣曰此亦可觀士之才勇免所過民田在圍内租稅一年時交趾李德政適遣使獻馴象未見特召預觀賜紫袍塗金帶

七年三月詔罷出獵以諫者多故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十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十一

王禮考

君臣冠冕服章

上古衣毛帽皮後代聖人見鳥獸冠角乃作冠纓黃帝造旒冕始用布帛
冕者冠之有旒
唐虞以上冠布無緌
緌纓飾

郊特牲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
太古無飾非時人緌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即上古白衣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唐虞以上曰太古疏太古之時其冠唯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則染之爲緇今始冠冠重古先冠之也
冠而敝之可也
此重古而冠之耳二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疏言緇布之冠初加暫用冠之罷冠則棄之可也以古之棄冠後世不復用也周氏曰緇布冠加之以緌孔子以爲吾未之聞然非天子不議禮故孔子亦不得不從當世之所尚則冠之緌亦非禮但冠而弃之可也故曰冠而敝之敝有弃意

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纊示不聽讒言也
事出世本

虞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雉取其文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藻水草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白米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黻爲兩己相背取其辨絺鄭氏讀爲黹紩也日月至華蟲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至黼黻六者絺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絺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色也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等差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illegible]言太白布冠則[illegible]氏戴用白布冠也[illegible]九章雖此則代可知矣在養老[illegible]言衣不言冠言衣則知有冠[illegible]毋追夏后氏之道也章甫殷道也委貌周道也惟此則有虞氏可知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弁名出於槃槃大也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

通典有虞氏皇而祭其制無文蓋爵弁之類夏后氏因之曰收純黑前小後大殷因之曰冔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周因制爵弁冕之次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前小後大三代以來皆廣八寸長尺二寸如冕無旒皆二十升布爲之士冠禮三加成人服之

陳氏禮書曰鄭氏曰皇冕屬畫羽飾焉周禮掌次之皇邸樂章之皇舞皆以鳳皇之羽爲之則皇冕畫羽飾可知也王制以皇收冔對冕言之又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詩稱商之孫子常服黼冔云者所謂黼黻冕也然郊特牲與冠禮記云周弁商冔夏收又以收冔對弁言之夫三王共皮弁素積夏商而上非無弁也然世之文質煩簡不同故夏商之用冕者周或用弁而已

又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曰二人雀弁儀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則爵弁即韋弁耳又曰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銳如合手然非如

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爲敬韎色赤爵色亦赤即一物耳

楊氏曰愚按冕弁之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故爵弁皮弁冠弁之服爲上下之通用冠弁委皃也又曰玄冠而其服又分爲二朝服也玄端也而玄端之用爲尤多以祭服言之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士爵弁而祭於公此以爵弁爲祭服也少牢主人朝服筮日朝服以祭特牲玄端筮日朝服以祭此以朝服玄端爲祭服也惟皮弁之服不爲祭服然祭儀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巡牲是致敬於祭牲而用皮弁之禮也祭義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使入于蠶室是致敬於祭服而用皮弁之禮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致敬於祭菜而用皮弁之禮也及按春官司服士之服自皮弁以下如大夫之服以儀禮士冠士喪考之則皮弁之有上有韋弁以司服考之則皮弁之有上有韋弁今特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何也皮弁之用多於爵弁韋弁也蓋人爲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之也

按周以前冠冕衣裳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所可考者惟虞書言服章戴記言冠制耳然冠之制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冕者朝祭之服所謂十二旒九旒而下是也惟有位者得服之弁亞於冕所謂周弁殷冔夏收是也冠亞於弁所謂委貌章甫毋追是也弁與冠自天子至于士皆得服之冕始於黃帝至有虞氏以爲祭服[illegible]皇夏殷之祭則用弁蓋未以弁爲殺於冕也至周而等級始嚴故大夫雖可以服冕而私家之祭不得用之天子不妨服弁而雖小祀必以冕蓋冕弁之尊卑始分矣然弁有二曰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制最古曰爵

弁則其制下員上方如冕而無旒古者冠禮三加始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皆士服也大夫則服冕矣古者雖重冠禮而於服章之際視之弥重故雖天子之元子始冠亦服士之冠至爵弁而止而不敢僭用冕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其嚴如此

又按冕則卿大夫以上服之而可以兼服弁弁則士以下服之而不可以僭服冕固也然冕服之用非惟位有尊卑不可躐服而事有大小亦不可以倒服故天子之冕以之奉祀其次則初即位服之伊尹以冕服奉太甲康王麻冕黼裳是也納后妃服之冕而親迎是也養老服之冕而總干是也躬耕藉田服之冕而朱紘躬秉耒是也至於日視朝等事則服皮弁而已卿大夫之冕則以之朝王及助祭其次則受遣奉册服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至其私家則雖奉祀亦服皮弁而已蓋於其所不當服也

則雖天子之視朝卿大夫之奉祀亦不果服於其所當服也則雖服之以總于服之以秉耒服之以執劉執鈹亦無嫌也適禮之宜而已

周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裘[illegible]首飾尊也祀天尚質[illegible]六服[illegible]雖不同首同用冕也享先王則袞冕袞卷龍衣也[illegible]黻繡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illegible]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享先公饗射則鷩冕[illegible]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illegible]祀四望山川則毳冕[illegible]祭社稷五祀則希冕[illegible]祭群小祀則玄冕[illegible]凡兵事韋弁服[illegible]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illegible]視朝則皮弁服[illegible]凡甸[illegible]冠弁服[illegible]凡凶事服弁服○[illegible]凡弔事弁絰服[illegible]大札大荒大烖素服[illegible]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illegible]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illegible]

正義曰魯祭服亦得與天子同然唯在文王周公廟中得用袞冕其[illegible]一王後惟受命王得用袞冕其餘廟亦用玄冕也云禮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至玄冠與士同者[illegible]玄冠與士同故少牢是上大夫祭用玄冠朝服[illegible]爵弁者[illegible]不得入諸侯廟之意必知諸侯[illegible]皮弁[illegible]朝聘乃服之意也

林氏曰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所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者也使服其服者當須有是盛德焉繪以三辰所以則天之明尤爲君德之光自黃帝以來歷代之制莫不然也周人特備以旂縿之數尔周禮乃無十二章之文司服惟有袞冕至元冕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旗冕服惟有九章嗚呼何說之異也自堯舜至于三代文物日以盛名分日以嚴儀章日以著夫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何得至周反去三辰之飾文乃不足乎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豈有王者象三辰之明歷代皆飾於衣周人特飾於旗有何異乎況又謂上公冕服九章而王服亦九章將何所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與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矣鄭氏以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袞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章之禮乎

宋兩朝輿服志皇祐三年詔問冠冕弁何服所施禮院奏謂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釋之者曰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孔穎達以韎韋謂以赤色韋爲弁杜佑通典韋弁之制晉以韋爲之頂少尖宋因之爲軍幢親戎中外戒嚴

之服後周延兵即戎則服之自此以來無復其制三禮圖革弁服王及諸侯卿大夫之兵服天子亦以五采玉十二飾之詳此則韋弁服蓋天子諸侯卿大夫臨戎所遇服古者亦祭祀朝聘會同不執玉今韋弁既為戎服於經無執玉之文而三禮圖始為執玉一時之誤不足據也

弁師[illegible]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illegible]五采繅十有二就皆[illegible]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illegible]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illegible]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illegible]

[illegible]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illegible]

陳氏曰司服之服六而弁師之冕五者大裘衮衣同冕猶后首服同副也

又曰弁師王之五冕皆朱紘禮記天子爲藉冕而朱紘諸侯爲藉冕而青紘士冠禮緇衣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蓋朱者正陽之色天子以爲紘青者少陽之色諸侯以爲紘緇者陰之色而士以爲紘卿大夫冕弁之紘無所經見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君子以爲濫鄭氏謂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理或然也一組繫於左笄遶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爲飾謂之二紘又曰冕約之以武設之以組貫之以笄固之以紘

又曰瑱以充耳紞以垂瑱周官弁師王之五冕皆玉瑱詩於衛夫人言玉之瑱也於衛武公言充耳琇瑩於衛之臣子言褎如充耳齊詩言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尚之以瓊華瓊瑩瓊英則瑱不特施於男子也婦人亦有之不特施於冕也弁亦有之故詩言充耳琇瑩繼之以會弁如星喪禮士無冕而瑱用白纊則弁亦有之可知也士瑱用白纊即詩所謂充耳以素者也人君用黈纊即詩所謂充耳以黃者也毛氏以充耳以素爲士之服充耳以青爲卿大夫之服充耳以黃爲人君之服其說是也春秋傳曰縛之如一瑱則縛纊以爲瑱自古然也其制蓋皆玄紞以垂之瓊玉以承之承之詩所謂尚之也檀弓小祥用角瑱楚語

曰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則古者之瑱亦以象與角爲之
又曰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左傳曰衡紞
紘綖昭其度也鄭司農曰衡維持冠者鄭康成曰王后之衡笄
皆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垂瑱孔
穎達曰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王后之衡以玉諸侯
以下未聞然則左傳言衡則繼以紞弁師士冠禮言笄則繼以紘
朱子曰禮家戴記先王服袞冕祀先公服鷩冕諸侯之服蓋雖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
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蓋雖與諸侯同是九旒但
天子九旒十二玉諸侯九旒九玉耳
楊氏曰愚按六服而五冕注說恐未安當從陳氏大裘袞衣同
冕之說蓋祀天祀先王皆十二旒旒十二玉祀先公鷩冕則九
旒旒十二玉祀四望山川毳冕則七旒旒十二玉蓋有輕重則
繅旒有隆殺惟祀天祀先王皆致其隆不容有所輕重也
按先儒疑服有六而冕止於五遂謂大裘袞衣二服而同冕
然按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玉藻天子龍卷以祭家
語曰郊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
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陳祥道以爲
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然則祭
天之服亦龍袞特內襲大裘而宗廟之祭則龍袞內無裘故
以大裘而冕在袞冕之前非謂袞冕之上復有大裘之服也
蓋大裘袞衣不可分而爲二服而服與冕皆五未嘗有六服
矣禮家又謂大裘之冕無旒如此則是以大裘爲一服無旒
者爲一冕是有六服亦有六冕然冕之無旒者乃一命之服
蓋子男之國爲大夫者服之其秩至卑以天子祀天之冕而
下同於子男之大夫可乎其義不通矣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illegible]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illegible] 聽朝於南門之外 [illegible] 皮弁以日視
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卒食玄端而居 [illegible] 諸侯玄端以祭 [illegible] 皮弁以聽朝於大
廟 [illegible]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illegible]
朝辨色始入 [illegible] 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
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illegible]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
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 [illegible]
周禮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illegible] 內則曰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
紳 [illegible] 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illegible] 卒食玄端而居
諸侯玄端以祭 [illegible] 朝玄端夕深衣 [illegible] 無君者不二采 [illegible]
[illegible] 小記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 [illegible]

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端玄衣也）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衰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者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子羔之襲素端一公襲卷衣一玄端一儀禮士冠緇布冠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此玄衣於朝之服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冠者既冠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見于君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見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玄端論語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荀卿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志不在於食葷大戴礼曰武王端冕而受丹書左氏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晏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晉語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人周語曰晉侯端委以入武宮（韋昭曰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穀梁曰冕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illegible]）吳夷狄之國也被髮文身欲因魯而請冠端而襲（[illegible]玄端）鄭氏釋士冠禮謂爵弁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用絲耳賈公彥曰此據朝服皮弁玄端服及深衣長衣之等皆布為之是以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玄端亦朝服之類皮弁亦是天子朝服深衣或名麻故知用布衣也

陳氏禮書曰司服言及諸侯孤卿大夫士之服而繼之以其齋服有玄端素端則玄端素端非特士之齋服而已鄭氏曰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然謂之端則衣袂與袪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袪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袪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深衣之袂圜長衣之袂長弔祭及餘衣之袂侈（司服弔事弁絰服雜記九弁[illegible]祭服其褎皆侈[illegible]）則玄端之袂端可知矣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大戴記曰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荀卿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此施於冕者也冠禮冠者玄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玄冠玄端特牲禮主人冠端玄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人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已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此施之於冠者也蓋玄端齋服也諸侯與士以為祭服玉藻玄端以祭特牲冠端玄是也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玉藻朝玄端是也天子至士亦以為燕服玉藻天子卒食玄端而居內則事父母端韠是也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記曰齋之玄也以陰陽思也故祭之冕服皆玄齋之端衣亦玄若夫朝端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玄端也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冠禮主人朝服既冠冠者服玄端雜記公襲朝服一玄端一喪禮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則朝玄端異矣玄端皆玄裳或黃裳雜裳可也（鄭氏曰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illegible]）未聞以素裳也鄭氏釋儀禮謂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釋玉藻曰朝服冠玄端素裳此說無據服玄端者冠則緇布冠齋則玄冠特大夫士齋用冕齋則玄冠而已然齋或用素端則其冠不玄矣鄭氏曰素端為禮荒有所禱請是也

又曰玄端齋服也天子以為燕服士以為祭服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或以事親或以擯相或既冠則服之以見卿大夫鄉先生凡書傳所謂委皃者即此玄端委皃也如晉侯端委以入武宮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晏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之外是也則玄端之所用為尤多矣

朱子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以服為皮弁冕服其說恐是蓋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是思過半矣且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

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玄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服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無旒之冕也諸侯常朝則服朝服（玄衣素裳）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庶人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聖人制事必有法度）短毋見膚（衣取蔽形）長毋被土（為汙辱也）續衽鉤邊（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要縫半下（[illegible]）袼之高下可以運肘（[illegible]）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illegible]）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illegible]）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illegible]）袂圜以應規（[illegible]）曲袷如矩以應方（[illegible]）負繩及踝以應直（[illegible]）下齊如權衡以應平（[illegible]）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illegible]）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心平志安行乃有正）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言非法不服也）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illegible]）

（[illegible]）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illegible]）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illegible]）

陸氏曰名曰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有表則謂之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

正義曰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而已諸侯大夫為夕服庶人吉服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則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餘服則上衣下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藍田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衣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諸侯大夫夕皆深衣將軍文子除喪而受越人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塗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之同也蓋深衣者簡便之服雖不經見推其義類則非朝祭皆可服之故曰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也

按三代時衣服之制其可考見者雖不一然除冕服之外唯玄端深衣二者其用最廣玄端則自天子至士皆可服之深衣則自天子至庶人皆可服之蓋玄端者國家之命服也深衣者聖賢之法服也然玄端雖曰命服而本無等級非若冕弁之服上下截然者之比故天子服之而不卑士服之而不為僭至於深衣則裁製縫衽動合禮法故賤者可服貴者亦可服朝廷可服燕私亦可服天子服之以養老諸侯服之以祭膳婣大夫士服之以夕視私朝庶人服之以賓祭蓋亦未嘗有等級也古人衣服之制不復存獨深衣則戴記言之甚備然其制雖具存而後世苟有服之者非以詭異貽譏則以儒緩取哂雖康節大賢亦有今人不敢服古衣之說司馬溫

公必居獨樂園而後服之呂滎陽朱文公必休致而後服之然則三君子當居官涖職見用於世之時亦不敢服此以取駭於俗觀也蓋例以物外高人之野服視之矣可勝嘅哉

右衣冠之制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illegible]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 [illegible]

圜殺直 [illegible]

天子直 [illegible]

公侯前後方 [illegible]

大夫前方後挫角 [illegible]

士前後正 [illegible]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 [illegible]

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illegible]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 [illegible]

三命赤韍葱衡 [illegible]

陳氏禮書曰韠之作也在衣之先其服也在衣之後其色則視裳而已禮記言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者祭服之韠也蓋君祭以冕服冕服玄衣纁裳故朱韠大夫祭以朝服緇衣素裳故素韠士祭以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故爵韠周官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 弁而祭於公 爵弁纁裳故緼韍 緼赤黃之間色 所謂一命緼韍是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助祭聘王以玄冕 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鄭氏以為諸侯之孤大夫之服 [illegible] 希冕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大夫玄冕祭於公冠而祭於己 玄冕纁裳故赤韍所謂再命三命赤韍是也韠之為物以其蔽前則曰韍以其一巾足矣故曰韠以色則曰緼以緼質則曰韎韐 古人謂蒨為茅蒐茅蒐為韎韐 考之士冠禮於皮弁玄端皆言韠特於爵弁言韎韐詩於素韠言韠於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韠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韎韐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雖以朱而諸侯朝王亦赤芾在服亦芾金舄是也

士雖以爵凡君子之齊服皆爵韠記曰齊則綪結佩而爵韠是也采芑言方叔之將兵韍亦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六師而韍以韎韐者蓋兵事韋弁服韋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韎韐韎韐即所謂緼韍也韍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裨其上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去會與純合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也天子之韠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挫角其會山而已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韋以礼推之周人多以近世之礼待貴者遠世之礼待卑者則鄭氏之說是也 [illegible] 自頸肩而下則其身也鄭氏以其身之五

寸為領而會為領縫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裨猶俎上玄酒俎上生魚也鄭氏謂衣之上韠者執事以蔽裳為被與不忘其本之說矣古者喪服用韠無所經見詩曰庶見素韠是祥祭有韠也劉熙曰韠以蔽前婦人蔽膝亦如之唐志婦人蔽膝皆如其夫是婦人有韠也荀子曰共艾畢說者曰蒼白之韍是罪人有韠也及戰國連兵韍非兵飾去之明帝復制韍天子亦皮蔽膝魏晉以來用絳紗為之故字或作紱徐廣車服雜注云

楊氏曰愚按儀禮士皮弁素韠朝服緇韠玄端爵韠爵弁韎韐士冠筵于廟門主人朝服緇帶素韠又云冠禮三加爵弁韎韐鄭注云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韐韍之制似韠又按周官典命一命緼韍蓋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爵弁纁裳故緼韍緼赤黃之間色也左氏傳袞冕韍珽疏云韍韠制同而名異

鄭玄詩箋云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它服謂之韠

右韠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謂大帶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辟婢亦反裨必支反率音律○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為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幧頭為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illegible]紳韠結三齊[illegible]革帶博二寸其說見上文韠制[illegible]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illegible]

即之制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為緇帶大夫以上以[illegible]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繂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禪之士雖練帶[illegible]箴功○上楊氏曰禮士練帶率[illegible]

陳氏禮書曰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揚子言鞶帨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為帶特鄭氏以男鞶革為盛帨之囊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萇杜預之徒皆以厲為帶之垂者特鄭氏以而厲為如裂亦誤也辟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而已雜飾也飾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故儀礼士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弁皮弁緇布冠皆緇帶則士帶練而飾以緇也士辟下二寸則所辟其下端二寸也再繚四寸則結處再繚屈之四寸也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

辟下其飾或朱綠或玄華或緇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illegible]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体陽而兼乎下故朱裹而裨以朱綠諸侯雖体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裹大夫体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然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綼而已無刺繡之功也以至并紐約組三寸再繚四寸紳韠結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所飾則失之太拘所飾長於束則失之太文紳韠結三齊[illegible]然後為稱則有司之紳韠蓋亦二尺五寸歟古者於物言華則五色備矣[illegible]於文稱凡則衆礼該矣鄭氏以華為黃以凡帶為有司之帶以率為士與有司之帶以辟為

裨以二寸為士帶廣以至大夫以上用合帛士以下裨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論也

又曰內則曰男鞶革莊子曰帶死牛之脅王莽曰革帶博二寸士喪禮鞶帶搢笏鄭氏曰鞶帶絲鞶緇帶不言絲緇者欲見鞶自有帶鞶帶用革笏插於帶之右旁然則革帶其博二寸其用以繫佩韍然後加以大帶而佩繫於革帶笏搢於二帶之間矣晉語寺人勃鞮曰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栢鉤鉤近於袪而無怨言則革帶有鉤以拘之後世謂之鉤䚢阮諶云䚢螳螂拘以相拘帶謂之拘䚢唐以王為鉤䚢與古異矣然革帶用於古而已荀卿曰縉紳而無鉤帶是也古者裼衣象裘色鞸猶象裳色而革帶與鞸其用相因則革帶豈亦與鞸同色歟

右帶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 [illegible] 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 [illegible]

古之君子必佩玉 君子士以上 右徵角左宮羽 [illegible] 趨以采齊 [illegible] 行以肆夏 [illegible] 周還中規 [illegible] 折還中矩 [illegible] 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 [illegible] 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illegible]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 [illegible] 居則設佩 [illegible] 朝則結佩 [illegible] 齊則繢結佩而爵鞸 [illegible]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 [illegible] 佩玉有衝牙 [illegible]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illegible]

陳氏禮書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 [illegible] 記君子比德於玉 此所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又曰礼紳韠結三齊特佩綬之長無所經見漢制貴者綬長三尺二寸卑者綬長三尺古者之佩蓋亦類此 [illegible]

右佩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可也 [illegible]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古也 [illegible] 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 [illegible] 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 [illegible]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 [illegible]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illegible]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挺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爲荼）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圜）〇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爲失忘也）〇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搢本士笏也　玉藻）

荀卿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　管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

陳氏禮書曰天下之事常備治於人之所慎而廢弛於人之所忽先王於是制爲之笏或執或搢而畢用之使人稽其名以見其義觀其制以思其德庸有臨事而失者乎天子之笏以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蓋玉德之美象義之辨竹禮之節天子尚德諸侯貴義大夫士則循禮而已此笏所以異也魚須文竹竹而以魚須文之也竹本象可也竹本而象飾之也大夫近尊而其勢屈士遠尊而其禮伸此飾所以異也禮大夫沐稷而君與士皆沐粱大夫之臣曰私人而君與士之臣皆曰私臣大夫祭則堂之上下共尊而君與士則堂下異尊大夫内子拜尸西面而君與士之妻則北面大夫之於主婦不致爵而君與士則致爵大夫嗣子不舉奠而君與士之嗣則舉奠大夫賓尸尸酢主人乃設席而君與士則先酢而設席大夫前祭一日筮尸而君與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祭之日視濯而君與士則前祭一日視濯凡此皆順而據之之禮則其飾笏以象不亦可乎天子之於天下體無所屈故珽必方正諸侯之於天子則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荼必前屈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爲臣於天子則爲陪臣故笏必前屈後屈士笏之制無所經見觀其制之以象凝亦前屈後直歟天子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則所執者摯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蓋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者必搢笏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也見天子也入太廟也射也皆禮之不可忽也故不說笏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笏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小功不說笏則大功以上說之可知

朱子語錄曰今官員執笏最無義理笏者只在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便用笏指之此笏常只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自是聘覲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夫子執圭時便足縮縮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按圭璋贄也笏服飾也圭則執之以爲信笏則執之以爲飾晦菴言笏只是君前記事指畫之具不當執之於手然古者天子亦有笏豈亦藉此以記事指畫乎蓋朝章之服飾也但天子之笏以玉爲之其制似圭而天子與公侯伯之圭上銳下方其形類笏故後人或誤以圭爲笏然笏者非執則搢不可須臾去身者也若圭則天子以禮神諸侯以朝見天子不過於當事之時暫捧之而即奠之不常執也嘗見繪禮圖者繪上公袞冕執桓圭在手如秉笏之狀是矣至卿大夫無圭璧則端冕盛服而執所謂羔鴈者在手殊爲可笑蓋誤以圭爲笏誤以鎮信之具爲服飾之具故也（宗器圭以相圭至士執禁者行言書之筆書二笏之手也又如大[illegible]）

右笏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

[illegible]

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illegible]）

陳氏禮書曰：詩云赤舄几几，玄袞赤舄，赤芾金舄。周公及諸侯冕服之舄也。赤舄謂之金舄者，鄭氏謂金舄黃朱色也。考之於禮，周尚赤而舜尚黃，纁裳赤黃焉，黃朱而諸侯之芾亦黃朱（[illegible]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則舄用黃朱宜矣。唐制以金飾舄，與鄭氏之所傳異也。

楊氏曰：愚按屨人言王后之舄屨，惟有赤舄、黑舄、素屨、葛屨，其為飾不過赤繶、黃繶、青絇而已。鄭氏則以為王之舄有三，赤黑白；后之舄有三，玄白黑；又有黃屨、白屨、黑屨之異；外內命夫婦之命屨，惟有功屨、散屨而已，鄭氏又有纁黃白黑之屨，皆是經外推說，恐難據信。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一終

卷之一百一十二

王禮考

君臣冠冕服章

秦滅禮學，郊社服用皆以袀玄，以從冕旒前後邃延（蔡邕獨斷曰：袀，紺也。以水德尚[illegible]）

（袀音均）

漢承秦敝，西京二百餘年，猶未能有所制立。

漢舊儀：凡齋，皆衣玄紺繒也，衣絳領袖緣，絳緣，練皁帶，鴻紺幘，長冠，絳青衣幘，領袖絳緣，白帶，求兩皁緣衣，絳袞袴幘衣，不射臘衣流黃，仲夏衣黃，當朝北面，惟以紺，不用黑。五時服，三日它常衣絳。

西漢史不言朝祭服章之制，惟漢舊儀所載如此，然其說終不明白云。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illegible]），內之閑中（[illegible]），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illegible]）。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illegible]），美者黼繡（[illegible]），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墻（[illegible]）。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illegible]），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宣帝時，魏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曰：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illegible]天子衣服之制[illegible]）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illegible]）謹與將軍臣陵（王陵）、太子太傅臣通（[illegible]）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

歿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illegible]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illegible]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

按西漢服章之制於史無所攷見班固叙傳言漢初定與民無禁師古注謂廢不設車旗衣服之禁今觀賈誼所言可見然魏相奏謂高皇帝書有天子所服第八則服制未嘗無其書但所奏既不詳備而史記無傳焉蓋周之經制歷春秋戰國數百年典籍湮沒不存及七雄僭王國自爲政尤無所究詰秦出自西戎不習礼文之事而其意大槩欲是今而非古尊巳而卑人故滅六國之後獲其君之冠則以賜侍人獲其君之車則以爲副車又烏能參攷損益以復先王車旗衣服之制漢初用事者椎朴少文不過襲秦規而已

後漢顯宗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從事

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諸侯王冠遠遊三公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七其纓各如其綬也

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天子冕服從歐陽氏說乘輿備文日月十二章刺繡文三公九卿特進侯朝侯侍祠侯從夏侯氏說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虫七章皆備五采大佩亦舄絇履以承大祭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illegible]以其綬采色爲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爲組纓旁垂黈纊郊天地祀明堂則冠之衣裳玉佩備章采其大佩則衡牙双瑀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綠百官執事者冠長冠（即劉氏冠也以高祖所冠故以爲祭服）皆袛服五岳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袀玄服絳緣領袖爲中衣絳袴示其赤心奉神也其五郊迎氣衣幘袴襪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者各服長冠袀玄以從大射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皃衣玄端素裳（鄭玄曰端者取其正也　鄭衆曰衣端裳爲端）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皆冠通天冠服深衣之制有袍隨五時色（[illegible]曰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孔子衣逢掖之衣逢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製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爲朝服云）

凡冠衣諸服旒冕長冠委皃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繡赤舄服絇履大佩皆爲祭服其餘悉爲常用朝服唯長冠諸王國謁者以爲常朝服云宗廟以下祠祀皆冠長冠皁繒袍單衣絳緣領袖中衣絳絝絲五郊各從其色焉

東觀記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按尊事神潔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肅雍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韍蔽膝也）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表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illegible]）以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illegible]）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爲大佩衡牙双瑀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爲祭服云

魏氏多因漢法其所損益之制無聞

通典按後漢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從歐陽夏侯二家所說制冕服乘輿刺繡文公卿以下織成文據晉志云魏明帝以公卿袞黼之飾擬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服刺繡公卿織成未詳孰是

晉受命遵而無改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皁表朱綠裏廣七寸長二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以朱組為纓無緌佩白玉垂珠黃大旒綬黃赤縹紺(上數居反 下古暗反)四采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為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裨(音卑 冕也)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為韍絳袴襪赤舄未加元服者空頂介幘其釋奠先聖則皁紗袍絳緣中衣絳袴襪黑舄其臨軒亦袞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顏黑介幘絳紗袍皁緣中衣其拜陵黑介幘單衣其雜服有青赤黃白緗黑色介幘五色紗袍五梁進賢冠遠遊冠平上幘武冠其素服白帢(苦洽反)單衣後漢以來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真白玉珠魏明帝好婦人之飾改以珊瑚珠晉初仍舊不改及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顧和奏舊禮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璇(音旋)珠從之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二

革帶古之鞶帶也謂之鞶革文武眾官牧守丞令下及騶寺皆服之其有囊綬則以綴於革帶其戎服則以皮絡帶代之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為袷(古洽反)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為朝服或云漢時用盛(音成)奏事負之以行未詳也

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標標以繒為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標外官絳標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標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獵巡幸則惟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官不下纓武官服冠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秘書監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絳衣而已魏已來名為五時朝服又有四時朝服自皇太子已下隨官受給百官錫服五時朝服按今止給四時朝服闕秋服三年一易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鞶古制也漢世著鞶囊者側在要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紫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

笏者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長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宋因之制平天冕服不易舊法更名數曰藏於其未加元服釋奠先聖視朝拜陵等服及雜色紗裙武冠素服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一 五

並沿舊不改王公助祭郊廟章服降殺方如之其冠委冕者衣黑而裳素中衣以皁領袖玄冠韋弁絳韋戎衣獲林漢法袴褶因晉不易腰有絡帶以代鞶革中官紫標外官絳標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標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獵巡幸則唯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帝元嘉中巡幸蒐狩救朔水火皆如之

明帝泰始四年詔曰車服之飾象數是遵故盛皇留範列聖垂制服近改定今修成六服沿時變禮所施之事各有條敘便可載之典章朕以大冕純玉繅玄衣黃裳祀天宗明堂又以法冕玄衣絳裳祀太廟元正大會朝諸侯又以飾冕紫衣紅裳小會宴享送諸侯臨軒會王公又以繡冕朱衣裳征伐講武校獵又以絳冕青衣裳耕稼享國子又以通天冠朱紗袍為聽政之服泰始六年正月有司奏被勑皇太子正冬朝賀合著袞冕九章不儀曹郎丘仲起議按周禮公自袞冕以下鄭注袞冕以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尋

古之上公尚得服之皇太子以倅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謂宜式遵盛典服衮九章以朝賀詔可

齊國制平天冠服不易舊法郊廟臨朝所服也舊衮服用織成建武中明帝以織大重乃采畫爲之如金飾銀薄時亦謂爲天衣通天冠服絳紗袍皁緣中衣乘輿臨朝所服臣下皆同拜陵則黑介幘服無定色舉哀臨喪白帢單衣亦謂之素服王公助祭平冕服山龍以下九章卿七章皆畫皁絳繒爲之袴褶相因不改

梁氏制平天冠服衣畫而裳繡十二章素帶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更名赤皮鞍爲韠（韠古韍之名其制已久）餘同舊法又有通天冠服絳紗袍皁緣中衣黑舄是爲朝服元正賀畢還儲更衣出所服也其釋奠先聖則皁紗袍絳緣中衣絳袴褶黑舄拜陵則箋布單衣又有白帢單衣以代古之疑縗

天監三年何佟之議公卿以祭服裏有中衣即今中單也從漢從晏侯氏說祭服絳緣領袖爲中衣絳袴褶不其亦心奉神也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既非聖法謂不可施遂依議除之

七年周舍議按礼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玄云皇是畫鳳皇羽也又按礼如衮冕則衮是衣有虞氏言皇亦是衣非冕今衮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又王僧崇云今冕服無鳳應改爲翟又裳有圓花於礼無礙是畫師加葩蘤耳（蘤音于美反）藻米黼黻並乖古制今請改正并去圓花帝曰古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爲九章今衮服畫龍則宜畫鳳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則爲花非疑若一向畫雉差降之文復將安寄帝又曰禮王祀昊天服大裘而冕大裘不存其於質敬恐未有盡五經博士陸瑋等並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礼不得同自魏以來皆用衮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詔可瑋等又按鄭玄注司服云大裘黑羔裘也既無所出未爲可據按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繒爲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詔可又制黑幘皁衣冥會服之九年司馬筠等議云按玉藻諸侯玄冕以祭裨冕以朝雜記又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既從齋祭不容同於在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齋官例著白衣絳襈中單竹葉冠

陳因之永定元年武帝即位徐陵曰乘輿御服皆採梁制帝曰今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彩畫至文帝天嘉初悉改易之其皇太子絳紗袍皁領白紗中衣白帶大小會祠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若釋奠及朝絳紗中單絳袴褶玄舄侍祀衮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韠赤舄絳襪皇太子舊有五時朝服自梁天監之後則朱服諸王朝服朱衣絳紗袍皁緣中衣素帶黑舄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開國公侯伯子男並朝服紗朱衣若助祭郊廟皆衮玄上纁下山龍以下九章備五采大佩赤舄絢襪餘

文官朝服武官中郎將羽林監絳紗縠單衣州刺史絳朝服直閤將軍諸殿主帥朱衣正直絳衫從則裲襠衫太子衛率更令丞皁朝服殿中將軍員外將軍州郡都尉司馬中書舍人太子通事等並朱服玄衣赤幘袴褶太子二傅所服武冠絳纓假蔚威儀武賁鼓給使閤將鼓吹士帥副太子閤將戟吏所服

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蒼衣五方上帝各隨方色朝日用青衣祭皇地祇用黃衣夕月用素衣神州社稷用玄衣享先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十二章享諸先帝食三老五更耕籍等白龍以下九章祀星辰視朝大射饗群臣等八章群祀臨太學入道法門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家七章其九章以下重衣山鷩裳重黼黻俱十有二等通以升龍爲領標列兵郎戎則韎韋爲衣裳田獵則皮弁白布衣而素裳也諸公之服九章服之章數降冕而降其一其八章以下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俱九等皆以山爲領褾諸侯服

八章而下俱八等皆以華蟲為領標諸伯皆七章而下俱七等以火
為領標諸子服六章俱六等皆以宗彝為領標諸男服五章皆以藻
為領標三公之服有九章有六衣重藻與粉米黼黻俱為九等
皆以宗彝為領標三孤之服有八章有五衣重藻與粉米黼黻
為八等公卿服有七章有四衣重粉米黼黻為七等皆以粉米
為領標大夫之服有六章有三衣重粉米黼黻為六等中大夫
之服有五章有三衣重粉米為五等下大夫服有四章有三衣重粉
米為四等士則祀弁爵弁玄冠服皆玄衣其裳上士以玄中士以黃
下士雜裳前玄後黃庶士玄冠服其在官府吏之備服緇衣裳
武帝初服常冠以皁紗全幅向後幞髮仍裁為四脚
致堂胡氏曰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古人之具皆
古之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用
步卒而車戰法亡開阡陌而井地法亡建郡縣而封建法亡以

日易月而通喪之禮廢從事鞍馬而轡軾之儀絕參以胡服而
冕紱不復用尚以盃按而筲席不復施大抵便使利為安日趨
於苟簡而聖王所作法象意義不復可見有天下者以智力得
之凡所施設是今而非古如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者豈不
可歎之甚哉以周家紗幞一事論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
始也古者有祭服燕服戎事冠各有宜紗幞既行諸冠由此漸廢
紗而用漆為兩帶上結兩帶後垂唐以來然矣此又四脚之變
也其後則又以夫垂者左右橫之而其項則起後平前方為六
角若天子侍衛之近者則又試其一脚翹其一脚稱之法象果
何所取求之意義果何所擬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為非也
至於總而簪弁則屬之道家者流非道家之得也乃自老莊而
後為之徒者其服変革未盡猶有古士服之餘製為耳治天下
者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必欲盡革其必考古而

允制夫亦何獨冠為然哉
宣帝既傳位於太子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
旂鼓皆加於前王之數既自比上帝不欲群臣同已常自帶綬及冠
通天冠加金附蟬顯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
隋高祖初即位將改周制乃下詔曰朕初受天命赤雀來儀兼姬周
已還於兹六代三正廻復五德相生總以言之並宜火色垂衣已降
損益可知尚色雖殊尚兼前代其郊丘廟社可依衮冕之儀朝會衣
裳宜並用赤昔丹烏木運姬有大白之旂黃星土德曹乘黃首之馬
在祀與戎其尚恒異今之戎服皆可尚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
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更可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
正奏曰切見後周制冕加為十二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
又非典故謹按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承用區分璪玉五采
隨班異飾都無迎氣変色之文唯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玉赤玉

白駱黑衣與四時而色変全不言於弁冕五時冕色禮既無文稽於
正典難以經證且後魏已來制度咸闕天興之歲草創善修所造車
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為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為故事大象
承統咸取用之與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
輦輅不合制者已勅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
夏衮衣以赤為質逆於乎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按續
漢書礼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遠于魏晉
迎氣五郊行礼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幘從衣色今請冠及冕
色並用玄唯應著幘者任依漢晉制曰可於是定令採用東齊之法
乘輿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笄玄
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
重黼黻為十二等衣褾領織成升龍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
玉鉤䚢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韍隨裳色龍火山三

首鹿盧玉具劒火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雙大綬六采玄黃赤白縹
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
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襪赤舄舄加金飾祀圜丘方澤感帝明
堂五郊雩蜡封禪朝日夕月宗廟社稷籍田廟遣上將征還飲至加元
服納后正月受朝及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
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絳紗袍深衣製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
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劒佩綬舄與上同若未加元服
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朔日受朝元會及冬會諸祭
還則服之武弁金附蟬平巾幘（餘服同）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類
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黑介幘白紗單衣烏皮履拜陵則服之
白紗帽白練裙襦烏皮履視朝聽訟及宴見賓客皆服之白帢白紗
單衣烏皮履舉哀則服之

程氏演蕃露曰隋志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

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隋時以白帢通爲
慶弔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巾也晉著白接籬竇苹酒譜曰接
籬巾也南齊垣崇祖守壽春著白紗帽肩輿上城今人必以爲
怪古未有以白色爲忌也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云周遷輿
服雜事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帢帢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
武造帢其巾乃廢今國子辛生服者以白紗爲之是其制皆不
忌白也樂府白紵歌曰質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初
以先驅巾拂塵吴說樂府要解按舊史白紵吴地所出則誠今
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謂白紵紛紛鶴翎亂者
是也今世人麗服必不肯以白紵爲衣古今之變不同如此唐
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襪皆以白視朝聽訟燕
見賓客皆以進御則猶存古制也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知
古制雖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則習見忌白久矣世傳明

皇幸蜀圖山谷間老叟出望駕有著白布者釋者曰服諸葛武
侯也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

皇太子袞服玄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
章織成爲之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鰈大帶素帶不朱
裏亦紕以朱綠蔽膝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劒火珠鏢首瑜玉雙佩朱
組雙大綬四綵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
雙組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襪赤舄以金
飾侍從皇帝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遠遊冠服絳紗袍白
紗內單皁領褾襈裾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襪舄其革帶劒珮
綬與上同謁廟還宮元日朔日入廟釋奠則服之遠遊冠公服絳紗
單衣革帶金鉤鰈假帶方心紛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同其綬
金縷鞶囊襪履五日常朝則服之袞冕服九章同皇太子王公開國
公初受冊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三公助祭者亦服之鷩冕服

七章衣華蟲火宗彝三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侯伯初受冊執贄入
朝祭祀親迎則服之毳冕服五章衣宗彝藻粉米三章裳黼黻二章
子男初受冊執贄入朝祭祀親迎服之繡冕服三章正三品以下從
五品以上助祭則服之自王公以下服章皆繡爲之祭服冕皆簪導
青纊充耳玄衣纁裳白紗內單黼領（冕以下內單青領）青褾襈裾革帶鉤鰈
大帶（王三公及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其外上以朱下以綠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素帶紕其垂外以玄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
朱韍（火山二章山一章）劒珮綬襪赤舄爵弁服從九品以上
助祭則服之其制服玄衣纁裳無章白絹內單青領褾襈裾革帶大
帶（練帶紐約用青組）爵韠韈赤履白帢白紗單衣烏皮履上下通服
之委貌冠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皆深衣青領烏皮履國子太
學四門生服之朝服（亦名具服）絳紗單衣白紗內單皁領袖皁襈革帶鉤
鰈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韈舄綬劒珮從五品以上陪祭朝饗拜
表大事則服之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去劒珮綬餘並同自餘公

事皆從公服(亦名從省服)絳紗單衣革帶鉤鰈假帶方心韈履紛鞶從五品以上陪祭朝饗拜表凡大事則服之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去劍珮綬餘並同自餘公事皆從公服(亦名從省服)絳紗單衣革帶鉤鰈假帶方心韈履紛鞶從五品以上服之絳褠衣公服(褠衣制如單衣袖狹者也形直如褠內知已從省也)流外五品以上服之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侯大將軍領左右大將軍並武弁絳朝服劍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褶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侯將軍領左右將軍左右監門衛將軍太子左右衛左右宗衛左右內率等左右監門郎將及諸副率並武弁絳朝服劍珮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袴直閤將軍直寢直齋太子直閤武弁絳朝服劍珮綬侍從則平巾幘絳衫大口袴(帝又始服黃白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出朝服一如之唯以一一環為異也)

致堂胡氏曰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而服同一色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亂由此而生矣古之聖王自奉儉約惡衣菲食而事天地宗廟臨朝廷百官則等級分明故冕十有二章旒綖幅舄衡紞紘綖以昭其度藻率鞞鞛鞶厲游纓以昭其數威儀尊重禮無與二然後人主之勢嚴非廣己以造大理當然也故晏平仲為大國之卿一狐裘三十年浣衣濯冠以朝君子識其隘曰難乎其為下也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燕私之用可也與庶人同服而坐乎廟朝倫不中礼不足以為法矣

珽天子之笏長尺二寸方而不折以球玉為之笏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二寸其殺六分去一晉宋以來謂之手板此乃不經今還謂之笏以法古名自西魏以降五品已上通用象牙六品以下兼用竹木

煬帝時師旅務殷車駕多行幸百官行從唯服袴褶而軍旅間不便至大業六年後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吏胥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黃

唐制天子之服十四大裘冕者祀天地之服也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板為之黑表纁裏無旒金飾玉簪導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大裘繒表黑羔表為緣纁裏黑領褾襟緣朱裳白紗中單皁領青褾襈裾朱韈赤舄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佩黑組大雙綬黑質黑黃赤白縹綠為純以備天地四方之色廣一尺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分廣二十四分長六尺四寸色如綬又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如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革帶以白皮為之以屬佩綬印章鞶囊亦曰鞶帶博三寸半加金鏤玉鉤鰈大帶以素為之以朱為裏在腰及垂皆有裨上以朱錦貴正色也下以綠錦賤間色也博四寸紐約貴賤皆用青組博三寸韍以繒為之隨裳色上廣一尺以象天數下廣二尺以象地數長三尺朱質畫龍火山三章以象三才其頸五寸兩角有肩廣二寸以屬革帶朝服謂之韠冕服謂之韍袞冕者踐祚饗廟征還遣將飲至加元服納后元日受朝賀臨軒冊拜王公之服也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金飾玉簪導垂白珠十二旒朱絲組帶為纓色如綬深青衣纁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虫火宗彝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衣畫裳繡以象天地之色也自山龍以下每章一行為等每行十二衣褾領畫以升龍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黻繡龍山火三章舄加金飾鷩冕者有事遠主之服也八旒七章華蟲火宗彝三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毳冕者祭海岳之服也七旒五章宗彝藻粉米在衣黼黻在裳絺冕者祭社稷饗先農之服也六旒三章絺粉米在衣黼黻在裳玄冕者蜡祭百神朝日夕月之服也五旒裳刺黻一章自袞冕以下其制一也簪導劍佩綬皆同通天冠者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群臣養老之服也二十四梁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金博山黑介幘組纓翠緌玉犀簪導絳紗袍朱裏紅羅裳白紗中單朱領褾襈裾白裙襦絳紗蔽膝白羅方心曲領白韈黑舄

白假帶其制垂二條帛以變祭服之大帶天子未加元服以空頂黑
介幘雙童髻雙玉導加寶飾三品以上亦加寶飾五品以上雙玉導
金飾六品以下無飾緇布冠者始冠之服也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
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武弁者講武出征蒐狩大射禡類
宜社賞祖罰社纂嚴之服也有金附蟬平巾幘弁服者朔日受朝之
服也以鹿皮為之有攀以持髮十有二琪玉簪導絳紗衣素裳白玉
雙佩革帶之後有鞶囊以盛小雙綬白韈烏皮履黑介幘者拜陵之
服也無飾白紗單衣白裙襦革帶素韈烏皮履白紗帽者視朝聽訟
及宴見賓客之服也以烏紗為之白裙襦白韈烏皮履平巾幘者乘馬之
服也金飾玉簪導冠支以玉紫褶白袴玉具裝珠寶鈿帶有靴白帢
者臨喪之服也白紗單衣烏皮履皇太子之服六袞冕者從祀謁廟
加元服納妃之服也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犀簪導青纊充耳黑衣
纁裳凡九章龍山華蟲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白紗中單黼

領青標襈裾革帶金鉤鰈大帶瑜玉雙佩朱組以大綬綬朱質赤白
縹紺為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三百二十首黻隨裳色有火山二章
白韈赤舄朱履加金塗銀釦飾鹿盧玉具劍如天子遠遊冠者謁廟
還宮元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也以具服遠遊冠三梁加金博山附
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翠緌犀簪導絳紗袍紅裳白紗中單黑領
標襈裾白裙襦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韈赤舄朔日入朝通
服袴褶公服者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之服也遠遊冠絳紗單衣
白裙襦革帶金鉤鰈假帶瑜玉隻佩方心紛金縷鞶囊紛長六尺四
寸廣二寸四分色如大綬烏紗帽者視事及燕見賓客之服也白裙
襦烏皮履弁服者朔望視事之服也鹿皮為之犀簪導組纓九琪絳
紗衣素裳革帶鞶囊小綬雙佩白韈烏皮履平巾幘
者乘馬之服也金飾犀簪導紫褶白袴起梁珠玉鈿帶靴進德冠者
亦乘馬之服也九琪加金飾有袴褶常服則有白裙襦

群臣之服二十有一袞冕者一品之服也九旒青珠為珠貫三采玉
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寶飾角簪導青衣纁裳九章龍山華
蟲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皆絡為繡遍衣白紗中單黼領青
標襈裾朱韈赤舄革帶鉤鰈大帶黻隨裳色金寶玉飾劍鏢首山玄
玉佩綠綟綬綠質綠紫黃赤為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
郊祀太廟褅祫亦服之鷩冕者二品之服也八旒青衣纁裳七章華蟲
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銀裝劍佩水蒼玉紫綬紫質紫黃赤
為純長一丈六尺廣八寸一百八十首革帶之後有金鏤鞶囊金飾
劍水蒼玉佩朱韈赤舄毳冕者三品之服也七旒寶飾角簪導五章
宗彝藻粉米在衣黼黻在裳黻二章山火紫綬如二品金銀鏤鞶囊
金飾劍水蒼玉佩朱韈赤舄繡冕者四品之服也六旒三章粉米在
衣黼黻在裳中單青領黻山一章銀鏤鞶囊自三品以下皆青綬青
質青白紅為純長一丈四尺廣七寸一百四十首金飾劍水蒼玉佩

朱韈赤舄玄冕者五品之服也以羅為之五旒衣銀無章裳刺黻一
章角簪導青衣纁裳其冕服用細大帶及裨外黑內黃紋紺質青紺
為純長一丈二尺廣六寸一百二十首象笏上圓下方六品以竹木
上挫下方金飾劍水蒼玉佩朱韈赤舄三品以下私祭皆服之平冕
者郊廟武舞郎之服也黑衣絳裳革帶烏皮履弁者六品以下九
品以上從祭之服也以細為之無旒眼綬角簪導青衣纁裳白紗中
單青領標襈裾革帶鉤鰈大帶及裨內外皆緇爵韠白韈赤履五品
以上私祭皆服之武弁者武官朝參殿庭武舞郎堂下鼓人鼓吹按
工之服也有平巾幘武舞緋絲布大袖白練褠裙褠蛇起梁帶豹文
大口袴烏皮鞾鼓人朱褠衣革帶烏皮履鼓吹按工加白練褠檔弁
服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以鹿皮為之通用烏紗牙簪導纓一品
九琪二品八琪三品七琪四品六琪五品五琪犀簪導皆朱衣素裳
革帶鞶囊小綬雙佩白韈烏皮履六品以下去琪及鞶囊綬佩六品

七品綠衣八品九品青衣進賢冠者文武朝參三老五更之服也黑
介幘青綬紛長六尺四寸廣四寸色如其綬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
上兩梁九品以上及國官一梁六品以下私祭皆服之侍中中書令
左右散騎常侍有黃金璫附蟬貂尾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諸州
大中正一梁絳紗公服殿庭文武郎黃紗袍黑領襈白練褠襦白布
大口袴革帶烏皮履遠遊冠者親王之服也黑介幘三梁青綬金鉤
䚢大帶金寶飾劍玉鏢首纁朱綬朱質赤黃縹紺爲純長一丈八尺
廣九寸二百四十首黃金璫附蟬諸王則否法冠者御史大夫中丞
御史之服也一名獬豸冠高山冠者內侍省內謁者親王司閤謁者
之服也委貌冠者郊廟文舞郎之服也有黑絲布大袖白練領褾絳
布大口絝革帶烏皮履却非冠者亭長門僕之服也平巾幘者武官
衛官公事之服也金飾五品以上兼用玉大口絝烏皮鞾白練裙襦
起梁帶陪大仗有裲襠䯩蛇朝集從事州縣佐史岳瀆祝史外州品

子庶民任掌事者服之有緋褶大口絝紫附褠文武官騎馬服之則
去裲襠䯩蛇袴褶之制五品以上細綾及羅爲之六品以下小綾爲
之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緋七品以上綠九品以上碧裲襠之制一
當胷一當背短袖覆膊䯩蛇之制以錦爲表長八尺中實以綿象蛇
形起梁帶之制三品以上玉梁寶鈿五品以上金梁寶鈿六品以下
金飾隱起而已黑介幘者國官視品府佐謁府國子太學四門生俊
士參見之服也簪導白紗單衣青褾領革帶烏皮履未冠者冠則
空頂黑介幘双童髻去革帶書筭律學生州縣學生朝參則服烏紗
帽白裙襦青領未冠者童子髻介幘者流外官行署三品以上登歌
工人之服也絳公服以縵緋爲之制如絳紗單衣方心曲領革帶鉤
䚢假帶襪烏皮履九品以上則絳褠衣制如絳公服而狹袖形直如
溝不垂緋褶大口絝紫附褠去方心曲領假帶奏歌工人朱連裳革
帶烏皮履殿庭加白練褡襠平巾綠幘者尚食局主膳典膳局典食

太官署食官署供膳奉觶之服也青絳布袴褶羊車小吏五辮髻紫
碧腰襻青耳屩漏刻生漏童揔角髻皆青絲布袴褶具服者五品以
上陪祭朝享拜表大事之服也亦曰朝服冠幘簪導絳紗單衣白紗
中單黑領袖黑褾襈裾白裙襦革帶金鉤䚢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
膝白襪烏皮舄劍紛鞶囊双佩六品以下去劍佩綬七品以上以白
筆代簪八品九品去白筆白紗中單以履代舄從省服者五品以上
公事朔望朝謁見東宮之服也亦曰公服冠幘纓簪導絳紗單衣白
裙襦革帶鉤䚢假帶方心襪履紛鞶囊双佩烏皮履六品以下去紛
鞶囊双佩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之婚假絺冕五品以上子孫九
品以上子爵弁庶人婚假絳公服
初隋文帝聽朝之服以赭黃文綾袍烏紗帽折上巾六合鞾與貴臣
通服唯天子之帶有十三鐶文官又有平頭小樣巾百官常服同於
庶人至唐高祖以赭黃袍巾帶爲常服腰帶者搢垂頭於下名曰鉈

尾取順下之義一品二品銙以金六品以上以犀九品以上以銀庶
人以鐵既而天子袍衫稍用赤黃遂禁臣民服親王及三品二王後
服大科綾羅色用紫飾以玉五品以上服小科綾羅色用朱飾以金
六品以上服絲布交梭双紃綾色用黃六品七品服用綠飾以銀八
品九品服用青飾以鍮石勳官之服隨其品而加佩刀礪紛帨流外
官人部曲奴婢則服紬絁絹布色用黃白飾以鐵銅太宗時又命七
品服龜甲双巨十花綾色用綠九品服絲布雜綾色用青其後以紫
爲三品之服金玉帶銙十三緋爲四品之服金帶銙十一淺緋爲五
品之服金帶銙十深綠爲六品之服淺綠爲七品之服皆銀帶銙九
深青爲八品之服淺青爲九品之服皆鍮石帶銙八黃爲流外及庶
人之服銅鐵帶銙七
程氏演繁露曰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垂金魚若從國朝
言之則極品有不得兼者然唐制不尔也唐制五品已上皆金

帶至三品則兼金玉帶通鑑明皇開元初敕百官所服帶三品以上聽飾以玉是退之之客皆三品之上亦足說矣宋朝玉帶雖出特賜須得閤門閤子許服方敢用以朝謁則体益以重然唐裴晉公得特賜乃于闐玉也晉公疾亟具表返諸上方其自占辭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謹以上進不知故事當進如隨身魚符之類耶抑晉公自以意斯此舉也宋朝親王皆服玉帶元豐中創造玉魚賜嘉岐二王易去金魚不用自此遂爲親王故事又前世所未有者

按此紫緋綠青爲命服倣於隋煬帝巡游之時而其制遂定於唐此史傳所紀也然夏侯勝謂士若明經取青紫如拾地芥楊子雲亦言紆青拖紫朱丹其轂則漢時青紫亦貴官之服西漢服章之制無所攷見史言卿社祭服承秦制用袀玄袀約色也東漢則百官之服皆袀玄不聞以青紫如淳注雖有五

時服至朝皆服皁衣皁衣即玄服也豈服章雖用袀玄而青紫乃其時貴官燕居之服非微賤者所可服歟

唐初士人以棠苧襴衫爲上服貴女功之始也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以綠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襴袖褾襈爲士人上服開骻者名曰缺骻衫庶人服之又請裹頭者左右各三襵以象三才重繫前脚以象二儀詔皆從之太尉長孫無忌又議服袍者下加襴緋紫綠皆視其品庶人以白

太宗嘗以幞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方天下偃兵採古制爲翼善冠自服之又製進德冠以賜貴臣玉璂制如弁服以金飾梁花趺三品以上加金絡五品以上附山雲自是元日冬至朔望視朝服翼善冠衣白練裙襦常服則有袴褶與平巾幘通用翼善冠進德冠制如幞頭皇太子乘馬則服進德冠九琪加金飾犀簪導亦有袴褶燕服

用紫其後朔望視朝仍用弁服

朱子語錄問幞頭所起曰亦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說中班駁時見一二如王彥輔麈史猶略言之若少時尚見唐時小說極多今皆不復存矣唐人裹頭初止以紗爲之後以其軟遂斫木作一山在前襯起名曰軍容頭其說以爲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效之其先幞頭四角有脚兩脚係向前兩脚係向後後來遂橫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畫唐明皇已裹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僭用想得士大夫因此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五代時猶是惟人君得裹兩脚者然皆莫可考也想太山子初承用至本朝遂易以藤織者而以紗冒之近時方易以漆紗嘗見兩淛少漢一士夫家尚收得上世所藏幞頭猶是藤織坯子唐製又有兩脚上下者亦莫可曉又曰幞頭本是促脚垂下要束得緊今卻依長脚閣橫渠說唐

莊宗取伶官幞頭帶之後遂成例曰不是如此莊宗在位亦未能便化風俗兼是伶人所帶士大夫亦未肯帶之見畫本唐明皇已帶長脚幞頭或云藩鎮僭札爲之後遂爲此樣或云乃是唐宦官要得常似新樣故以鐵線插帶中又恐壞其帶以桐木爲一幞頭骨子常令幞頭高起如新謂之軍容頭後來士大夫學之今匠人爲我斫个軍容頭來蓋以木爲之故謂之斫及唐末宦者之禍人皆以此爲讖王彥輔麈史說得有來歷恐是如此後來竟得不安到本朝時又以藤做骨子以紗糊其上後又竟見不安到仁宗時方以漆紗爲之

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銀魚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爲龜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

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服金魚袋景龍中令特進佩

魚袋散官佩魚自此始也然則其外試檢校官猶不佩魚景雲中詔衣紫
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
紫金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魚袋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官皆佩
魚中書令張嘉貞奏致仕者佩魚終身自是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謂
之章服當時服朱紫佩魚者衆矣
　炙轂子魚袋古之筭袋魏文帝易以龜袋取其先知歸順之義
　唐改以魚袋取其合魚符之義自一品至六品以下皆佩唐初
　卿大夫歿追取魚袋永徽中勑生平在官用爲褒飾亡歿追收
　情所不忍五品以下亡歿隨身魚袋不追
顯慶元年長孫無忌等曰武德初撰衣服令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
按周郊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與大裘異月令孟冬天子始
裘以禦寒若啓蟄祈穀冬至報天服裘可也季夏迎氣龍見而雩如
之何可服故歷代唯服衮章漢明帝始采周官禮記制祀天地之服

天子備十二章後魏周隋皆如之伏請郊祀天地服衮冕罷大裘又
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
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按今文四品五品之服也三公亞獻皆服衮
孤卿服毳鷩是天子同於大夫君少臣多非禮之中且天子十二爲
節以法天烏有四旒三章之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是貴賤無分
也若降王一等則王服玄冕群臣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
此文久不用矣猶祭祀之有司猶以君親而拜臣子狩獒蜩氏之職
不通行者蓋多故漢魏承用衮冕今新禮親祭日月服五品之服請
循歷代故事諸祭皆用衮冕制曰可無忌等又曰禮皇帝爲諸臣及
五服親舉哀素服今服白袷禮令乖舛且白袷出近代不可用乃改
以素服自是鷩冕以下天子不復用而白袷廢矣
武后延載元年五月內出繡袍以賜文武三品以上官
其袍文仍各有訓誡諸王飾以磐石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

以對鷹左右衛將軍飾以對麒麟左右武衛飾以對虎左右鷹揚
衛飾以對鷹左右千牛衛飾以對牛左右豹韜衛飾以對豹左右
玉鈐衛飾以對鶻左右監門衛飾以對師子左右金吾衛飾以對
豸又銘其襟帶各爲八字迴文其詞曰忠正貞直崇慶榮職文昌
翊政勳彰慶陟懿冲順彰義忠慎光廉正躬奉謙感忠勇
玄宗開元四年二月制軍將在陣賞借緋紫本是從戎缺胯之服一
得之後遂別造長袍遞相倣效又入蕃使別借緋紫者使廻合停自
今以後衛內宜專定殿中侍御史糾察
　唐初賞朱紫者服於軍中其後軍將亦賞以假緋紫有從戎缺胯
　之服不在軍者服長袍或無官而冒衣綠有詔殿中侍御史糾察
　諸衛大將軍中郎以下給袍者皆易其繡文千牛衛以瑞牛左右
　衛以瑞馬驍衛以虎武衛以鷹威衛以豹領軍衛以白澤金吾衛
　以辟邪

八年勑諸笏三品已上前詘後直五品以上前詘後挫並用象九品
以上任用竹木上挫下方聽依品齊執笏假板官者亦依此例
　張九齡傳九齡体有羸疾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
　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
德宗貞元十五年膳部郎中歸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禮
上疏云按三代典禮兩漢史籍並無袴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由隋
代以來始有服者請罷之詔可
　按袴褶魏晉以來以爲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皆制雖有
　其說而不言其制然既曰戎服服之必戎服也至隋煬帝時
　廵遊無度詔百官從行服袴褶軍旅間不便遂令改服戎衣
　爲紫緋綠青之服則所謂袴褶者又似是褒衣長裾非鞍馬
　征行所便者與戎服之說不類唐時以袴褶爲朝見之服明
　元以來廢勑百官朝參應服袴褶而不服者令御史糾彈治

罪蓋以爲六品以下之通服韻書引褶爲袴又爲袷也然袴
裳也袷衣之交領也則不知所謂袴褶者一物乎二物乎唐
輿服志群臣服條內有緋褶大口袴則似是二物然不知所
謂緋褶者衣乎裳乎當俟精識攷古之士而訂之

復考再仲衍中書備對冕服條下袴褶注云紫緋綠各從本
服白綾中單白羅方心曲領白綾袴本品官導駕則騎而從
之詳其說所謂紫緋綠即後來之公服而非祭服朝服也（於瀝青衣朝服緋衣不分常緋綠二等）但所謂白綾者今之公服所無而中單白
羅方心曲領後之衣公服者亦未嘗服之蓋古人盛服必有
中單冕弁朝服之服皆有之多以白爲之而緣以朱繡之飾
意公服之初制亦必有此後來流傳既久寖從簡便而朝服
之裏所衣者非中單乃流俗不經之服如所謂紫袍皁褙之
類是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二終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一十三

王禮考

君臣冠冕服章

宋朝之制天子之服有袞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前後十二旒
二纊並貫真珠又有翠旒十二碧鳳銜之在珠旒外冕版以龍鱗錦
表上綴玉爲七星旁施琥珀瓶犀瓶各二十四周綴金絲網鈿以真
珠雜寶玉加紫雲白鶴錦裏四柱飾以七寶紅綾裏金飾玉簪導紅
絲條組帶亦謂之平天冠袞服青色日月星山龍雉虎蜼七章紅裙
藻火粉米黼黻五章紅蔽膝升龍二並織成間以雲朵飾以金鈒花鈿
窠裝以真珠琥珀雜寶玉紅羅襦裙繡五章青褾襈裾六采綬一小
綬三結玉環三素大帶朱裏青羅四神帶二繡四神盤結（[illegible]）
白羅中單青羅抹帶紅羅勒帛鹿盧玉具劍玉標首鍍白玉雙佩金
飾貫真珠金龍鳳革帶紅韈赤舄金鈒花四神玉鼻祭天地宗廟朝
太清宮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受冊尊號元日受朝冊皇太子則服
之（大中祥符初將東封有司言封禪當服大裘冕無旒[illegible]而唐制用袞冕之服詔依開元禮服袞冕[illegible]並簪導皆從習有司詳定[illegible]以便時令從之）通天冠二十四梁犀簪導紅絲組帶金鈒
花鈿以珠寶旒博山附蟬絳紗袍以織成龍紅金條紗爲之紅裏皁
褾襈裾白羅中單蔽膝（[illegible]）以紅紗紅羅裏（[illegible]）紅羅裙紅紗裏白羅方
心曲領（餘同冕服）大祭祀致齋出乘玉輅入乘金輅正冬大會五月朔受
朝則服之赭黃淡黃袍衫玉裝紅束帶皁紋鞾大宴則服之赭黃淡
黃褛袍衫紅袍常朝則服之窄袍便坐視事則服之窄黃袍衫而下
比皁紗折上巾通犀金玉環帶窄袍或御烏紗帽
皇太子之服袞冕青羅表緋羅紅綾裏塗金銀鈒花飾犀簪導紅絲
組前後九旒二纊貫水晶珠青羅表繡山龍雉火虎蜼五章紅羅裳
繡藻米黼黻四章紅羅蔽膝繡山火二章白紗中單青褾襈革帶塗金
金銀鉤䚢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八綬結二玉環金塗銀鈒花飾青羅

襪帶紅羅勒帛玉具劍金塗銀鈒花玉標首白羅襪紅朱襪金塗銀
鉤從祀則服之遠遊冠十八梁青羅表金塗銀鈒花飾犀簪導紅絲
組慱山朱明服紅花金條紗衣紅紗裏皁標襈紅紗裳紅紗蔽膝並
紅紗裏白花中單皁標襈方心曲領白羅襪黑舄革帶佩綬劍（劍同衆服）
襪帶勒帛受册謁廟朝會則服之常服皁紗折上巾紫公服通犀金
玉帶

王公以下冠服唐制有袞冕九旒鷩冕八旒毳冕七旒絺冕六旒玄
冕五旒爵弁朝服公服袴褶弁服宋朝省八旒冕六旒冕公服弁服
九旒冕塗金銀花額犀玳瑁簪導青羅衣繡山龍雉火虎蜼五章緋
羅裳繡藻粉米黼黻四章緋蔽膝繡山火二章白花羅中單玉裝劍
佩革帶暈錦綬二玉環緋白羅大帶緋羅韈履親王中書門下奉祀
則服之九旒冕無額花玄衣纁裳悉畫小白綾中單師子錦綬二銀
環餘同上三公奉祀則服之七旒冕犀角簪導衣畫虎蜼粉米三章

裳畫黻二章銀裝佩劍革帶餘同九旒冕九卿奉祀則服之五旒冕
無章銅佩劍革帶餘同七旒冕青羅衣裳四品五品為獻官則服之（六品以下無劍佩綬）紫檀衣及裳羅為之皁大綾綬銅佩御史博士服之平冕
無旒青衣纁裳無劍佩綬餘同五旒冕大祝奉禮服之五梁冠塗金
銀花額犀玳瑁簪導筆緋羅袍緋花羅中單緋羅裙緋羅蔽膝並
皁褾襈緋白羅大帶白羅方心曲領玉劍佩銀革帶暈錦綬二玉環
白綾襪皁皮履一品二品侍祠朝會則服之中書門下省冠加籠巾
貂蟬（籠巾織藤漆之塗金銀飾貂蟬附蟬一金蟬六附玉）三梁冠犀角簪導無中單銀劍佩師
子錦綬銀環餘同五梁冠諸司三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侍祠朝
會則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有獬豸角衣有中單兩梁冠犀角簪
導銅劍佩練鵲錦綬銅環餘同三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
六品以下無劍佩綬御史則冠有獬豸角衣有中單袴褶紫緋綠各
從本服色白綾中單白綾袴白羅方心曲領本品冠導駕則騎而服

之矣
國初令禮官檢討袴褶衣冠形像且云武弁平巾幘即是一
物兩名乃於籠巾中別畫一幘中書門下奏議據令文明武弁非
袴褶之冠合是具服有劍履佩綬又非騎馬之服乃請導駕官止
用平巾幘袴褶靴笏如平巾幘制度未詳且以今朝服冠代之當
戴籠冠者亦不帶導駕官袴褶色未久本品色者止用見著服色
其起梁帶依禮官之議權以革帶充自是遂為定制
公服唐制謂之常服色同袴褶曲領垂胡加襴折上巾唐制都督刺
史品卑者並借緋太平興國二年詔朝官出知節鎮及轉運使副衣
緋綠者並借紫知州防禦團練刺史衣綠者借緋衣緋者借紫其為
通判知軍監止借緋其後江淮發運使同轉運提點刑獄同知刺史
州凡升朝官緋綠二十年遇恩霑叙勞以賜其制恩者給以公服紫
衣犀帶緋衣塗金寶瓶帶東封西祀京朝官服色經十五年者聽叙

內職亦許衣袍景德三年詔出入內廷不得服皂
腰帶之制恩賜有金毬路荔枝師蠻海捷寶藏（[illegible]）金塗天王八仙
犀牛寶瓶荔支師蠻海捷双鹿行虎洼面（[illegible]）束帶之制有金荔枝師蠻戲童海捷犀牛胡
荽鳳子寶花（[illegible]）金塗犀牛双鹿野馬胡荽（[illegible]）
等犀有上等次等以牯犢為別（[illegible]）太平興國七年正月翰
林學士承旨李昉等奏曰奉詔詳定車服制度采禮部式飾以金玉
之類蓋腰帶之制也今請從三品以上服玉帶四品以上服金帶以
下升朝官雖未升朝已賜紫緋內職諸軍將校並服紅鞓金塗銀排
方雖升朝着綠者公服上不得繫銀帶餘官服黑銀方團胯及犀角

帶貢士及胥吏工商庶人服鐵角帶恩賜者不用此制荔枝帶本是
內出以賜將相在於庶僚豈可僭服望非恩賜者官至三品乃得服
之景德三年詔出入內庭不許服假通犀帶大中祥符五年詔曰方
團金帶優寵輔臣今文武庶官及伎術之流率以金銀倣傚甚紊彝
制自今除恩賜外悉禁之
笏唐制五品以上用象上圓下方六品以下用竹木上挫下方宋朝
文散五品以上用象九品以上用木武臣內職並用象千牛衣綠亦
用象廷賜緋綠者皆給之
魚袋唐制散官二品京官文武職事五品以上及都督刺史皆帶魚
袋國初其制多闕雍熙元年南郊畢內出魚袋以賜近臣由是內外
升朝文官皆帶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illegible]賜紫者給以金塗魚袋賜緋亦有
特給者京朝幕職州縣官賜緋紫者亦帶親王武官內職將校皆不帶
大中祥符六年詔伎術官未升朝賜緋者不得佩魚袋

重戴唐日士人多尚之國初御史臺皆戴餘官或戴或否淳化二年
六月御史臺奏舊儀三院御史在臺及出使並重戴其出使違戴事
已久廢其御史出臺為省職及在京釐務者請依舊儀違者罰
一月奉從之十月令兩省及尚書省五品以上皆重戴樞密三司使
副則不及五代以來新進士亦重戴遂以為俗脫白則止
國初因舊制賜將相學士禁軍大校時服建隆三年乃徧賜百官每
歲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群臣將校皆給焉十月近臣軍校增給錦袍
袍中書門下樞密宣徽院節度使及侍衛步軍都虞候以上皇親大
將軍以上天下樂暈錦三司使學士中丞內客省使駙馬留後觀察
皇親將軍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鵰細錦三司副使宮觀判官黃
師子大錦防禦團練使刺史皇親諸司副使翠毛細錦權中丞知
開封府銀臺司審刑院及待制以上知檢院鼓院同三司副使六統
軍金吾大將軍紅錦諸班及諸軍將校亦賜窄錦袍有翠毛宜男雲
雁細錦師子練鵲寶照大錦寶照中錦凡七等應給錦袍者皆五件
公服錦寬袍綾汗衫袴勒帛丞郎給舍大卿監以上不給錦袍者加以黃縠繡抱肚其次四件無錦袍係大將軍及少卿監
郎中以上官其次三件無勒帛將軍知雜御史至大理正等官其次二件無[illegible]帛係通事舍人承旨崇班等官
給內職升朝以文臣以台閤門祇候內供奉官至殿直京官編修校勘止給公
服端午亦給應給錦袍者汗衫以黃縠別加繡抱肚小扇誕聖節所
給如時服自錦帶細軍校衛士內諸司胥史及工巧等人並皆給時服有差朝官京官內職出為外
任通判監押巡檢以上者大藩府監務者亦或給之每服十月時服開寶中皆賜
窄錦袍太平興國以後文官知制誥武官上將軍內職諸司使以上
皆賜錦朝官供奉官以上皆賜紫地造花故王京官殿直以下皆賜
紫大綾在外禁軍將校亦賜窄錦袍次賜紫綾色絹親王宰相生日
賜衣五事宰執樞密使宣徽使初拜加恩中謝日亦如之郊禋禮畢
宰相親王以下賜襲衣有差
士庶人之服太平興國七年李昉等奏議案唐制禁外官袍衫之內

緅服朱紫近年品官綠袍舉子白紵之下多服紫色衣並望禁止已
著綠者聽衆人私第通服皂衣庶官之家子孫弟姪不用此制又案
唐天成三年詔今後庶人工商只著白衣令諸縣鎮公吏及工商伎
術不係官衆人通服皂白從之端拱二年申明前詔令御史臺嚴加
糾察又令巾子不得過二寸五分婦人禁戴假髻非命婦不得服銷
金泥金真珠裝綴衣服至道元年十月許士庶工商通服紫咸平二
年申明銷金泥金之禁大中祥符元年又禁以箔金金線飾器服八
年復下詔自宮禁近臣庶之家一切服玩皆不得以金為飾嚴其科
禁自是遂絕又禁民間服皂班纈衣
仁宗景祐二年八月詔本朝帝后及群臣冠服多沿唐舊而損用之
久則有司寖為繁文以失法度其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與太常院
詳典故造冠冕蠲減珍華務從簡約俾圖以進由是改製袞冕服冕
板裁令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所謂纔旒翠鳳二十四犀旒二十四琥

珣瓶四神帶二分旒玉鈎𩘧龍之而冕頂以青羅表繪龍麟以代龍麟錦用紅羅表繪紫雲白鶴錦上以金絲為網而昔以金絲發八龍止存其四又以青羅繪龍麟飾冕箱及柱以易龍麟錦袖空地以雲龍細窠以易玉金輪等七寶其所施花踏素隆天河帶組欽佩帶六綵綬冕之金飾玉環皆裁損輕於舊而以青羅繪龍麟錦為納言以代玉加璜纊玉簪上衣用青羅以紅羅褾緣日月星山龍華虫火宗彝八章間以雲踈密視所宜去所謂細窠及珠璣飾下裳用紅羅綉藻及粉米黼黻蔽膝綉升龍二以雲補空地去細窠除帶首黃金葉而以銷金代之

中祠所遣獻官用上公九卿九章冕服為初獻餘公卿皆七旒冕制無差降小祠則公服行事乖戾舊典謂宜詳閱禮因所祭鬼神以等獻官冕服之制詔太常禮官議復奏曰周官王之吉服有六自昊天至群小祀皆王者親祀而差六服視神之上下以為別壓朝之制唯

皇帝親祠郊廟及朝會大禮服袞冕而其下諸冕皆不設歲太常祀大中祠遣官行事攝公則服一品九旒冕攝卿則服三品七旒冕恐從品制為服不以祠之大小為等差至于小祠獻官以公服行事漢家衣服令五旒冕衣裳無章皂綬緩銅裝劍佩四品以下為獻官則服之今小祠獻官既不攝公卿則屬四品以下當有祭服請公卿祭服仍舊從品外小祠獻官如今以祭服行事若非時告祭用香幣禮器行事亦准此詔施行焉

至和三年王洙奏天子法服冕旒形制重而華飾繁願集禮官參定詔禮院詳定與禮上閣禮院繪圖以進勅御藥院更造其後冕服稍增侈如故

景祐二年御史臺皇親侍祠大朝會大將軍至副率當本品朝服宜下有司製造詔禮官詳典故而禮官言准令東興服并皇太子服並云絳紗袍諸臣服即言絳紗单衣並當以单羅為衣朝服有裏者謂除去及冠服非儀者皆當改正

皇祐四年禮院以中单制不明考求以奏曰禮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鄭康成曰此諸侯之禮繡讀為綃綃繒名綉黼丹朱以為中衣孔穎達曰黼刺繒為黼文丹朱赤色染繒為赤色中衣謂以素為冕服之裏衣猶今中单也詩素衣朱襮孔穎達引釋器以釋之曰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綉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為領也中衣者朝祭服之裏衣其制如深衣故禮載深衣連衣裳而純之采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又曰詩表衣朱綃綃為綃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名為綃刺為黼文謂之綃黼綃上刺黼以為衣領名為襮開元禮天子服袞冕元衣纁裳白紗中单群官服袞冕青衣纁裳白紗中单今者詳古服之中衣以素為之以朱為領緣而領刺黼文即禮記所謂綉黼丹朱中衣詩所謂素衣朱襮也今之祭服既有中单又別為裏與古弗合然則中单之制宜用繒素而朱領緣領刺以黑白黼文禮云大夫之僭禮

則諸侯之服今五等祭服宜悉依此制詔如太常議

仁宗時太平日久士民富樂寖為浮侈乃下詔禁約令京師士庶得衣黑褐地白花藍黃紫地撮暈花女子得衣白褐毛段褐帛又慶下詔禁塗金銷黃金為衣服器物之飾嘉祐末詔禁天下衣黑紫初皇親與內臣所衣紫皆再入為黝色後士庶寖相效而言者以為奇衺之服故禁之服者猶不止

英宗治平二年詔袞服如景祐三年制悉去繪畫龍麟紫雲白鶴飛金絲龍除下裳綉外袞服並繪而不繡

知太常禮院李育奏曰切以郊廟之祭本尚純質袞冕之飾皆存法象非事繁侈重奇玩也冕則以周官為本凡十二旒間以采玉加之以紘綖笄瑱之飾袞則以虞書為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則以衣裳繪綉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紀述前制皆無珠翠龍錦犀寶七星雲鶴之飾何則斷羽蜯胎非法服所用琥珀犀瑁非至

尊所冠龍錦七星已列采章之內紫雲白鶴近出道家之語豈被袞戴璪象天則數之義哉自大裘之廢顓用袞冕古朴稍去而法度尚存夫明水大羹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声間袞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若纓明之用珊瑚江左之用翡翠後齊袞插之飾豈足爲聖朝道哉且太祖建隆元年少府監所造冕服及二年博士聶崇義所進三禮圖嘗詔尹拙竇儀參校之皆做周漢唐之舊至四年冬服之合祭天地於圜丘用此制也太宗亦嘗命少府製於禁中不聞改作及章聖封太山礼官請服袞冕帝曰前王服黑裘尚質也今則無黑裘而有袞冕可從近制是豈有意於繁飾哉蓋後之有司越意妄增未嘗講議遂相循而用故仁宗嘗詔礼官草衍象等詳議之其所減過半然不經之飾重者多出擬者尚存不能盡如詔書之意故至和三年王洙復議去繁飾礼官畫圖以献漸還古禮而有司所造復如景祐之前又案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無會要所載寶飾之飾況天地之德無物以稱宗廟之薦不美多品惟純質之器法度之服僅可享之其袞冕之服及鞸紱佩綬之類與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制度不同者宜悉改正詔太常禮院少府監參定遂合奏曰古者冕服之用郊廟殊制唐興天子之服有二等而大裘尚存顯慶初長孫無忌等采鄭特牲之說献議廢大裘自是郊廟之祭一用袞冕然旒章之數止以十二爲節亦未聞有飾佩也國朝冕服雖做古制然增以珍異巧縟前世所未嘗有夫國之大事莫大於祀而祭服違經非所以肅祀容尊神明也臣等以謂宜如有一參酌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及景祐三年減定之制一切改造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純者絲也變麻用絲蓋已久矣則冕服之制宜依舊以羅爲之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二寸約以青表朱裏因從方點上朱下以金飾版側以白玉珠爲旒貫之以五采絲繩前後

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珠相去一寸長二尺朱絲組爲纓黈纊充耳金飾玉簪導深青衣纁裳十二章八章繪之於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也四章繡之於裳藻粉米黼黻也錦褾領纖爲升龍山龍而下一章爲一行重以爲等行十二別製大帶表衣朱裏朱綠終辟紱爲大小綬亦去珠玉鈿窠琥珀玻璃之飾其中單革帶玉具劍玉佩朱襪之制已中禮令無復改爲則法服有稽祭禮增重復詔禮院再詳明以聞而內侍省奏謂景祐中已裁定可用而用也乃詔如景祐三年制

神宗元豐元年詳定官言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唐開元禮開寶通禮皇帝詣行宮及大次並服袞冕出次則改服大裘冕冕臨燔柴則脫袞服裘今赴行宮則服通天冠絳紗袍至大次則服靴袍臨祭則以袞冕有戾於古請從唐制詔下參議禮官或謂大裘之制本以尚質而後世寖文今參考舊說大裘冕無旒廣八寸長尺有六寸前圓後方元表朱裏以繒爲之而以黑羔皮爲裘以黑繒爲領袖當暑則請從梁陸瑋議以黑繒爲裘及唐輿服志以黑羔皮爲緣帶以去古遠不經見使之審定而詳定官陸佃以爲冕服有六弁師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袞同冕先儒或謂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蓋古者裘不徒服其上必有衣故曰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麑裘謂服裘而以袞襲之此冬祀之服也夏祀亦將衣裘乎周官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明夏必不衣裘也今欲冬至禋祀昊天上帝服裘被袞其餘祀天神地示並服袞去裘其後禮部亦言經有大裘而無其制隋唐猶可考隋制以黑羔皮黑繒爲領袖及裏緣被可運肘緣可蔽膝請令有司改制

詳定所又言國朝以白珠爲旒蓋沿漢舊而其冕廣長之度自唐以來率意爲之景祐中以叔孫通漢禮器制度爲法凡冕版廣八寸長

六寸今以青羅爲表紅羅爲裏則非弁師所謂元冕朱裏者也周回
用金稜天版四面用金絲結網旁用珠花蓋墜之類皆不應禮請改
用朱組爲紘玉笄玉瑱以元紞垂瑱以五采玉貫於五色藻爲旒以
青赤黃白黑五色備爲一玉每一玉長一寸前後二十四旒垂而齊
肩宜表裏用繒庶協孔子麻冕純儉之義古者祭服朝服之裳皆前
三幅後四幅殊其前後不相連屬前爲陽故三以象奇後爲陰故四
以象偶今裳乃以八幅爲之不殊前後攷古不合請改用七幅幅廣
二尺二寸兩旁各縫殺一寸謂之削幅腰間辟積無數裳側有紕謂
之綼裳下有純謂之緆綼緆之廣各寸半表裏合用三寸群臣祭服
之裳倣此
又言古者皆以冕爲祭服未有朝服而助祭者百官不執事者皆服
常袍衲玄以從此禮之失也宋齊王公平冕九旒卿七旒梁隋則五
等諸侯平冕九旒卿大夫五旒唐開元略具五冕而百官各以品服

之今文祀儀冕有九旒七旒五旒今乃有四旒冕又服者不以官秩
故分獻四品官皆服四旒冕博士御史則冕五旒而衣紫襢太祝奉
禮則服平冕而無佩玉此因循不講之失也古者朝祭異服所以別
事神事君之禮今皇帝冬至正旦御殿服通天冠絳紗袍則百官當
朝服至親祠郊廟皇帝旣服衮冕而侍祠之官亦朝服豈禮之稱哉
古者齋祭猶異冠況人神異禮朝祭異事乎百官雖不執事不當朝
服侍祠請親祠郊廟景靈宮除導駕贊引扶侍衛宮外侍祠及分獻
並服祭服當如制修製五冕及爵弁以正冕弁之名又禮曰祀四望
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元冕今天子六服自
鷩冕而下旣不親祠廢而不用則諸臣攝事當從王所祭之服請依
周禮從之三年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言周官司服王眡朝則皮弁
服鄭氏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賈公彦
曰覲禮天子衮冕負黼扆故知朝覲在廟王服衮冕而春夏受贄在

朝則皮弁孔穎達曰天子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朝服執摯入應
門漢制百官賀正旦天子服通天冠自晉以來天子郊祀天地明堂
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皁表朱綠裏加於通天冠上衣
畫而裳繡九爲日月星辰十二章自此元日受朝始用祭服梁及隋
唐旣以因襲而本朝亦用衮冕臣等以謂周禮朝覲若春夏受摯於
朝則君臣皆朝服秋冬受摯於廟則君臣皆祭服今元會行禮於朝
而天子服祭服群臣服朝服未合禮意其元日受朝賀宜服通天冠
絳紗袍從之
詳定所又言按鄭氏說九冕之制以版爲中前圓後方前低一寸二
分廣八寸長尺六寸此廣長之制也周官弁師曰諸公之繅旒九就
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而鄭氏以謂延紞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
又曰諸公繅斿皆就玉瑱玉笄而說者曰瑱以塞耳笄以貫武鄭氏
謂瑱或名爲紞君五色臣三色笄者屈組爲紘屈組謂以其一繫之

左笄邊頤下自右而上仰屬於笄屈繫之垂其餘爲飾今群臣之冕
則以青爲覆以金鍍銀綾非元覆纁裏之制自九旒冕而下皆綴兩
繒帶以繫之非組紘之制以纊爲充耳非所謂玉瑱以犀爲簪導非
所謂玉笄公卿之衣不以緇非所謂五冕冕又旁垂青纊益非古制
請製五冕其廣長如前元覆纁裏以繒爲之 繅就玉玉則衮冕九
旒旒九玉玉三采鷩冕七旒旒七玉毳冕五旒旒五玉玉皆三采先
朱次白次蒼並以玉笄貫武青組爲紘希冕三旒旒三玉二采朱綠
其元冕無旒爵弁前後平並用象笄以緇組爲紘纓邊旁以三色之
紞垂玉瑱以充耳其後詳定所言古者冕有紘冠有纓今衣服令冕
而用纓不與禮合請改用紘玉以朱組紘九旒以青七旒五旒及平
冕以緇纁邊而去其所綴兩繒帶平冕改爲元冕用繒色赤而微黑
者爲之
四年詳定儀注所言凡在朝君臣同服漢承秦改六冕之制但元冠

絳衣魏以來名爲五時朝服隋唐謂之具服一品以下九品以下皆
絳紗禪衣其冠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之別隋志曰梁別貴賤自漢
始也綬則以組爲之本以貫佩玉　承受章形五禮精義綬以別尊
卑彰有德故漢制相國至百石有吏三采二采一采之等然則冠以
梁之多少別貴賤綬以采之麤縟異尊卑其來尚矣古者制禮上物
不過十二天之數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徵公諸侯遠於尊者而伸
則以九以七以五從陽奇之數王朝公卿大夫近於尊者而屈則以
八以六以四從陰偶之數本朝衣服令通天冠二十四梁　乘輿服
蓋二十四梁以應冕旒前後之數若人臣之冠則自五梁而下與漢
唐少異至於綬則乘輿及皇太子以織成諸臣用錦爲之一品二品
冠七梁中書門下加籠巾貂蟬諸司三品三梁四品五品二梁御史
臺四品兩省五品亦三梁而綬有暈錦黃師子方勝練鵲四等之殊
六品則去劍佩綬隋唐冠服皆以品爲定蓋其時官與品輕重相准
故也今有品有官有職以品與職冠綬之制則高下相抵牾請以官
爲定庶名實相副輕重有准仍分官爲七等冠綬亦如是

七梁冠（金塗銀稜）貂蟬籠巾（舊以水精為貂蟬今乃改為金塗銀）犀簪導銀立筆朱衣
朱裳白羅中單並皂褾襈蔽膝隨裳色方心曲領緋白羅大帶革帶（以金塗銀裝）
玉佩錦綬（以天下樂暈錦）青絲網間施三玉環白綾襪黑履（佩以金塗銀裝）
爲第一等宰相親王使相三師三公服之七梁冠無貂蟬籠巾銀塗
玉佩雜花暈錦綬餘同三公服爲第二等樞密使知樞密院執政官
東宮三師服之六梁冠白紗中單銀勒帶佩方勝宜男錦綬銀環餘
同七梁冠服爲第三等太學士學士直學士東宮三少御史大夫中
丞六曹尚書侍郎殿中監大司成散騎常侍特進金紫銀青光祿三
大夫太尉節度使左右金吾衛上將軍服之五梁冠翠毛錦綬餘同
六梁冠服太子賓客詹事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九等卿
大司樂秘書監殿中少監國子祭酒宣奉正奉通議太中中大夫中
奉中散大夫上將軍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通侍大夫樞密都承旨
服之四梁冠簇四盤鵰錦綬餘同五梁冠服九等少卿大晟典樂秘
書少監國子辟廱司業少府將作軍器都水使者起居郎起居舍人
侍御史太子左右庶子少詹事諭德尚書左右司郎中員外六曹諸
司郎中朝議奉直朝請朝散朝奉大夫防禦團練使刺史大將軍正
侍中侍中亮中衛拱衛左武右武大夫駙馬都尉帶遙郡武功大夫
以下樞密副都承旨服之三梁冠金塗銅革帶佩黃獅子錦綬銀
環餘同四梁冠服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司諫正言尚書六曹員外
郎外符寶郎少府監作監軍器少監太子侍讀侍講中舍人親王府
翊善侍讀侍講九寺秘書殿中少監辟廱丞大晟樂令兩赤縣令大
理正司直評事著作郎秘書郎著作佐郎太常宗學國子辟廱博士
太史局令正丞五官正朝請朝散朝奉承議奉議通直郎中亮中衛
拱御左武右武郎諸衛將軍率府率武功武德武顯武節武略武經

武義武翼郎醫職翰林醫正以上內侍寶郎閤門通事舍人敦武修
武郎服之二梁冠角簪方勝練鵲錦綬餘同三梁冠服在京職事官
閤門祗候有班祗候率府副率升朝軺立侍內臣服之御史大夫中
丞刑部尚書侍郎大理卿少卿侍御史刑部郎中大理寺正丞司直
評事並冠獬豸冠服青荷蓮綬錦
群臣祭服之制正一品九旒冕（金塗銀飾有額花）犀簪青衣（畫降龍）朱裳蔽膝
白羅中單大帶革帶玉佩錦綬青絲網玉環朱襪履（革帶以金塗銀裝玉佩以金塗銀裝）
（暈以天下樂暈錦）親祠大理使亞獻終獻大宰少宰左丞每歲太祠宰臣親
王執政官卿王竟初獻服之（奉告官以本品服已下無佩）從一品九旒冕（無額花）白
紗中單紅錦綬銀環金塗銀佩餘如正一品服親祠吏部戶部禮部
兵部工部尚書太廟進受幣爵奉幣爵宗室每歲大祠捧俎官大祠
中祠初獻官服之二品七旒冕角簪青衣（無章）餘如從一品服親祠
吏部侍中殿中監大司樂光祿卿讀冊官大廟薦俎進飲福宗室

七祀配享功臣分獻官每歲大祀（謂用宮架者）大司樂大祠中祠亞終獻大祠禮官小祠獻官朝祭大常卿服之三品五旒冕皂綾綬銅環金塗銅革帶佩餘如二品服親祠舉冊官太樂令光祿丞捧俎饌籩豆簠簋官分獻官（分獻壇壝從祀）太廟奉瓚盥爵香燈女奉神主奉毛血盤篚肝膋豆宗室每歲祠祭大樂令大中祠分獻官服之無旒冕紫青衣朱裳蔽膝無佩綬餘如三品服奉禮協律郎郊社令太祝太官令親祠捧爵官進摶黍官太廟供亞終獻金斝供七祀獻官執爵官服之五旒冕紫檀綠衣餘如三品服監祭御史服之三都初獻八旒冕經畧安撫鈐轄初獻六旒冕亞獻並二旒冕終獻無旒節鎮防團軍初獻四旒冕亞終獻並無旒冕

百官公服舊制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朱七品綠九品青元豐之制去青不用階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緋皆象笏佩魚九品以上則服綠以木為笏上挫下方武臣內侍皆服紫而不佩魚假版官及伎術若公人之入品者並聽服綠官應品而服色未易與品未及而已易者或以年格或以特恩治平四年京朝官衣緋綠十五年熙寧元年見任陞朝官衣綠正郎以上衣緋二十年並改服色此特恩也又令臣僚嘗奉使北朝及接押伴使人遇到闕起居赴宴曾借服者聽服入朝

凡帶有玉有金有銀有犀其下銅鐵角石墨玉之類各有等差玉帶不許施於公服犀非品官通犀非特旨皆禁銅鐵角石墨玉之類民庶及郡縣吏伎術等人皆得服之熙寧六年收復熙河等州帝御紫宸殿宰臣王安石率群臣稱賀上遂解所服玉帶賜焉八年岐王顥嘉王頵言蒙賜方團玉帶著為朝儀乞寶藏于家不敢服用帝不許命工別琢玉帶以賜之顥等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以魚賜之親王佩玉魚自此始

元豐五年詔三師三公宰相執政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嘗任宰相者觀文殿學士以上金毬文方團佩魚觀文殿學士至寶文閣直學士節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散騎常侍御僊花帶（門外吏扶）（大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以上及資政殿學士翰林學士上者仍佩魚）

大觀二年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殿中少監紅鞓犀帶不佩魚

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服皆元衣纁裳以象天地之色裳之飾有藻粉米黼黻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今祭服上衣以青其繡以裳者藻及粉米皆五采圜花藉之而黼用藍黻用碧與黃且虎蜼共一章粉米共一章今皆異章而畫不應古制請下有司製五冕之服袞冕之章九（衣龍山華蟲火宗彝裳藻粉米黼黻）鷩冕之章七（衣華蟲火宗彝裳藻粉米黼黻）毳冕之章五（衣宗彝藻粉米裳黼黻）希冕之章三（衣粉米裳黼黻）元冕衣無章裳刺黻其搢弁則緇衣纁裳從之

詳定議註所言按周以上祭服無劍而有韍胡周官司服之職悉不著劍自秦及西漢雖危用武之時朝祭服皆佩劍東漢大祭祀王佩絢褸以行事惟朝尚佩劍其制服劍以木代之謂之班劍東齊謂之象劍今冬正大朝會若服三代之冕服而用三代之禮則去劍可也若服秦漢之服而用秦漢之禮則存劍可也然文武異容佩劍之制不當施於朝事又周禮以不脫屨為恭以脫屨為相親今冬正朝會若用周禮則服當無劍若襲秦漢之故又恐佩劍而趨朝脫屨而示恭與三代禮意不合其冬正朝會乞約用周禮不服劍不脫屨爲從之而禮文所亦言儀禮尸坐不脫屨鄭氏以爲侍神不敢背又古者朝服不佩劍始加之後漢祭服亦不佩劍劍者武備服以事神祭義無取今祭祀用三代冕服而加以秦劍尤爲失禮於是又去景靈宮太廟所卽儀註及熙寧祀儀內解劍脫舄屨之節

又言古者諸侯及群臣助祭本無執玉帛羔鴈之義故雖冕服但當執笏玉藻曰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古也說者以爲太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非是請群臣冕服助祭執笏當事則搢笏

其陪位官亦合冕服執笏從之

又言古者六冕皆赤舄詩曰王錫韓侯元袞赤舄則諸侯之舄與王同孔頴達亦謂卿大夫服冕者赤舄餘服則屨士冠禮曰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繶黄繶青句素屨葛屨而說者曰複下曰舄襌下曰屨而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凡舄之飾如繢次故舄之飾用對方之色赤舄黒飾是也凡屨之飾如繡次故屨之飾用比方之色白屨黒飾是也今冕服赤舄自天子至四品官及監察監禮太祝奉禮皆以襌下爲之無舄屨之別又無絇繶純之飾伏請六冕並用赤舄皆複下爲之以絛爲口緣又縱絛於牙底相接之縫中以繒一寸屈之爲絇著於屨首容穿繫以結於足爲之行戒皆飾以黒云

哲宗元祐元年太常寺言信制大禮行事執事官皆服祭服餘服朝服至元豐七年呂升卿始有行事及陪祠官並服祭服之議今欲令行事執事官並服祭服其贊引行事禮儀使太常卿太常博士閤門使樞密院官進接圭殿中監止供奉皇帝其陪位官止導駕押宿及主管事務并它處行事官仍服朝服從之

五月禮部言元豐所造大裘雖用黒羔皮乃作短袍様襲於袞衣之下仍與袞服同冕未合典禮下禮部太常寺共議

禮部員外郎何洵直在元豐中嘗預詳定以陸佃所議有可疑者八按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既云袞冕又云裘冕是袞與裘各有冕乃云裘與袞同冕當以袞襲之裘既無冕又襲於袞中裘而表袞何以示裘袞之別哉古人雖質不應以裘爲夏服蓋冬用大裘當暑則以同色繒爲之記曰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若謂裘上被袞以被爲襲則家語亦有被裘象天之文諸儒或言臨燔柴脱袞冕著大裘或云脱裘服袞蓋裘袞無同冕兼服之理今乃以二服合爲一可乎且大裘天子吉服之最上若大圭大路之比是裘之在表者記曰大裘不裼說者曰無別衣以裼之蓋他服之裘襲故表裘不入公門事天以報本復始故露質見素不爲表褋而冕亦無旒何必假它衣以藩飾之乎凡裘上有衣謂之裼裼上有衣謂之襲襲者裘上二重衣也大裘本不裼鄭志乃云裘上有元衣與袞同色蓋趙商之徒附會爲說不與經合襲之爲義本出於重沓非一衣也古者齋祭異冠齋服降祭服一等祀昊天上帝五帝以裘冕祭則袞冕齋故鄭氏云王齋服袞冕者祀天之齋服也唐開元之時始以袞冕爲齋服裘冕爲祭服兼與張敭臨燔柴脱袞服裘之義合請從唐制兼設裘大裘以黒繒爲之佃復破其說曰夫大裘而冕謂之裘冕非大裘而冕謂之袞冕則裘冕必服袞袞冕不必服裘今特言袞冕者主冬至言之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服大裘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今謂之大裘當暑以同色繒爲之尤不經見裼襲一衣而已初無重沓之義被裘而覆之則曰襲袒而露裘之美則曰裼所謂大裘不裼則非袞而何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明不裼而襲也充美也鄭氏謂大裘之上有元衣雖不知覆裘以袞然尚知大裘不可徒服必以元衣以覆之玉藻有尸襲之義周禮裘冕注云裘冕者從尸服也夫尸服大裘而襲則王服大裘而襲可知且裘不可以徒服故被以袞豈借袞以爲飾哉今謂祭天用袞冕爲齋服裘冕爲祭服此乃襲先儒之謬誤後漢顯宗初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袞服則漢魏祭天嘗服袞矣雖無大裘未能盡合於禮固未嘗有表裘而祭者也且裘内服也與袍同袍襲矣而欲襌以祭天以明示質是欲衩衣以見上帝也洵直復爲大裘之裳纁色而無章飾夫裘安得有裳哉請從先帝所定其後詔去黒羔皮而以黒繒製造焉

徽宗大觀元年議禮局言太社大學獻官祝禮皆以法服奉祠至郡邑則用常服乞降祭服詔頒制度於州郡然未明製造至政和間始詔州縣冠服形製詭異令禮制局造樣頒下轉運司製造以給州縣焉

大觀中復詔置局議禮於是宇文粹中上所編祭服制度其論冕曰古者冕以木板爲中廣八寸長尺六寸後方前圓後仰前低染三十升之布元表朱裏後方者不變之體前圓者無方之用仰而元者升而辨於物俛而朱者降而與萬物相見後世以繒易布故純儉今群臣冕板長一尺二寸闊六寸二分非古廣長之制以青羅爲覆以金鍍銀稜爲飾非古元表朱裏之製乞下有司改正古者冕之名雖有五而繅就旒玉則視其命數以爲等差合絲絲爲繩用以貫玉謂之繅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謂之就就間相去一寸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各以旒數長短爲差今群臣之冕用藥玉青珠五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三） 一八

色黃綠非藻玉三采二采之義每旒之長各八寸非旒數長短爲差之義又獻官冕服雜以諸侯之制而一品服衮冕臣切以爲非宜元豐中禮官建言請資政殿大學士以上侍祠服冕觀察使以上服毳冕監察御史以上服希冕朝官以上服元冕選人以上爵弁詔許之而不用爵弁供奉官以下至選人盡服元冕無旒臣竊謂依此參定乃合禮制古者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其服當鷩冕蓋出封則遠君而伸在朝則近君而屈今之攝事及侍祠皆在朝之臣也在朝之臣乃與古之出封者同命數非先王之意乞下有司制鷩冕八旒毳冕六旒希冕四旒元冕三旒其次二旒又其次無旒依元豐詔旨參酌等降爲侍祠及攝祭之服長短之度采色之別皆乞依古制施行又按周禮諸侯爵有五等而服則三所謂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是古者諸侯有君之道故其服以五七九爲節今之郡守猶曰猶古之侯伯其實皆王臣也欲乞只用群臣之服自鷩冕而下分爲三等三都四輔爲一等初獻鷩冕八旒經略安撫鈐轄爲一等初獻毳冕六旒亞獻並元冕二旒終獻無旒節鎮防團軍事爲一等初獻希冕四旒亞終獻並元冕無旒其衣服之制則各從其冕之等又曰今之紘組仍綴兩緇帶而結於頤冕旁仍垂青纊而不以瑱以犀爲簪而不以玉簪象簪並非古制乞下有司改正從之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皇帝冕服之制衮冕冕板廣八寸長一尺六寸前高八寸五分後高九寸五分青表朱裏前後各十有二旒五采藻十有二就（就間相去一寸）青碧錦織天河帶長一丈二尺廣二寸朱絲組帶爲纓黈纊充耳金飾玉簪導長一尺二寸衮服青衣八章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虫火宗彝纁裳四章繡藻粉米黼黻蔽膝隨裳色繡升龍二白羅中單皂褾襈紅羅革帶青羅襪帶緋白羅大帶革帶白玉双佩大綬六采（赤黃黑白縹綠）小綬三色如大綬間施玉環三朱襪赤舄黃羅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三） 一九

緣親祠服之大裘青表纁裏黑羔皮爲領褾襈朱裳被以衮服冬至祀昊天上帝服之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蟬高一尺廣一尺犀簪導朱絲組帶爲纓絳紗袍織成雲龍皂羅褾襈紅羅爲裏絳紗裙蔽膝如袍飾並皂褾襈綉雲龍白羅方心曲領革帶餘同冕服大祭祀致齋詣景靈宮太廟行宮禮畢還宮元正冬至大朝會臨軒冊命皇后皇太子諸王大臣親耕籍田服之詔頒行

議禮局上所造皇太子服飾之制衮冕垂白珠九旒紅組爲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革帶塗金銀鉤鰈蔽膝隨裳色爲火山二章瑜玉双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舄（舄加金塗銀釦）加元服從袍納妃釋奠文宣王服之具服遠遊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山附蟬紅絲組爲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襪黑舄（鈕同冕）受冊謁太廟服之詔頒行

七年初作明堂禮制局言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祀昊天上帝則郊祀是也享先王則宗祀在其中蓋於大裘舉正位以見配位於袞冕舉配位以見正位以天道事之則舉尊明卑以人道事之則舉卑明尊明堂以人道享上帝與郊祀異請從袞冕從之

八年十二月編類御筆所禮制局奏今討論到舃制度下項絢（舃上飾也）纁（[illegible]）綦（[illegible]）古者舃屨各隨裳之色有赤舃白舃黑舃今舃欲用黑革為之其絢繶純綦並隨服色用之以倣古隨裳色之意奉聖旨依議定仍令禮制局造三十副下開封府給散鋪戶為樣制賣

禮制局奏先議定屨各隨服色緣武臣服色止是一等理宜有別奉聖旨文武官大夫以上四飾全朝請武功郎以下減去一繶並称屨宣義官教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減去二繶純並称屨

高宗紹興元年宗祀明堂僅有朝服十三副祭服六十二副乃命工部增造祭服六十三副及贊者樂武之服（贊者緋公服引禮樂工武舞人[illegible]）

國子監丞王普言近世冕服制度沿襲失真夫冕後方前圓後仰前低元表朱裏此冕之制也今則方圓俯仰幾於無辨且以青為表而飾以金銀矣衣元裳纁裳前三幅後四幅此衣裳之制也今則衣色以青裳色以緋且為六幅而不殊矣山以章也今則以蹲獸以圓也今則以銳宗彝宗廟虎蜼之彝也乃畫虎蜼之狀而不為彝粉米米而粉之者也乃分為二章而以五色圓花為藉佩有衡璜琚瑀衝牙而已乃知以双璜而重設二衡綬以貫佩玉而已乃列為錦綬而間以双環以至帶無紐約帶無有頭舃無絢繶中衣無連裳其他訛謬未暇悉舉祖宗屢嘗講究以舊服數多不欲廢弃渡江之後舊服無存者明堂所造纔數十副因宜盡改作是正訛舛一從周制事下太常五月禮官言國家承唐舊初有五冕之名其後去三公袞冕及希冕但存七旒鷩冕五旒毳冕無旒元冕凡三等自尚書服鷩冕至光祿丞亦服毳冕貴賤無差宜增鷩冕為八旒毳冕為六旒復置希冕為四旒并無旒元冕為四等其他制作失宜當改正者令普以圖式送寺修改

十三年禮部侍郎王賞言按周禮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元豐中何洵直議以黑繒作大裘如袞惟領袖用羔議者謂純用羔恐太重難服今請如洵直議從之

皇太子之服中興後如政和制其後詔太子繫通犀玉帶不佩魚先是禮官參稽禮典謂無佩魚之文（舊制金玉帶加魚[illegible]）皇太子受冊服遠遊冠朱明衣執桓圭謁太廟別廟行禮服袞冕謁景靈宮服常服（[illegible]）

皇子之服紹興三十二年禮官言皇子鄧慶恭三王遇行事服朝服則七梁額花冠貂蟬籠巾金鍍銀立筆真玉佩綬金鍍銀革帶烏皮履若服祭服則金鍍銀八旒冕真玉佩綬金鍍銀革帶烏皮履若服祭服則金鍍銀八旒冕真玉佩綬緋羅履襪詔文思院製造隆興二年令祗候庫以真玉為鄧慶恭王大禮所服玉佩綬

群臣祭服朝服之制中興後如政和初定

群臣章服之制魚袋紫以金緋以銀治事及二十年者賜緋服緋及二十年者賜紫惟草沐則凡服綠服緋十五年者皆改賜有司或自補官理歲月紹興三十二年殿中侍御史張震言貴近之子初年受命則十五歲已服緋初年賜緋則年未冠已賜紫失於太濫遂以出官之日為始比之蒞事所減已多比之初補粗為有節若勞績可称或奏對称旨而特恩改賜者不拘此制（[illegible]）若庶官除侍郎服緋綠者謝日改賜章服則始

於建炎四年之詔內外臣寮以職事轉官及郊祀恩回授父改章服則始於紹興五年從葛勝仲之請其特賜章服者亦衆所以招撫河北陳公輔以諫臣論奏得休李德鄰李朝正以縣令召對司業高閌祭酒林光朝秘書監少游操陳騤鄭丙以東宮舊學率皆錫賚不勝紀隆興二年賜吳益紫花羅公服（[illegible]乾道四年賜[illegible]十六年賜[illegible]）乾道四年賜太學上舍生左承務郎黃倫袍笏於崇化堂祗受（自後[illegible]如之）中興以來文武臣初除王謝進士唱名賜綠衣草服及百官賜時服並遵用省記崇寧看詳祗候庫格（乾道二年戶部言左藏東西庫每歲[illegible]）技術官之服有紫緋綠（[illegible]）

舊制服帶乘輿東宮以玉輔臣侍從以金親王勳舊間賜以玉其次有犀有角玉帶乘輿以排方東宮不佩魚親王佩玉魚大臣勳舊佩金魚中興以來宗室如居廣士輵璩伯圭勳臣如劉光世吳璘楊存中吳益楊次山等皆賜玉帶以示異恩其賜金帶及紅鞓犀帶佩魚如元豐以來故事紹興元年詔已給賜者不再賜遷除合加魚袋者賜之三年詔侍從金帶於左藏庫關借管軍帶御器械朝時武臣許賜金帶並許繫宗室正任及殿庭供職橫行亦如之（[illegible]）其花犀帶非宗室不許服（[illegible]）延講終篇講官賜金帶象笏鞍馬（[illegible]）宰執不帶職者同聚官復職者亦許繫笏頭毬文金帶（[illegible]）乾道三年責許以樞臣賜金御仙花帶後權工部侍郎詔依本班服繫（[illegible]）八年詔左諫議大夫姚憲爲侍郎賜金帶令依舊服繫著爲例又詔中書舍人左右諫議大夫龍圖閣至敷文閣待制權侍郎服紅鞓排方黑犀帶仍佩魚（[illegible]）淳熙元年幸王津園燕射保信軍節度使鄭藻起居舍人王（[illegible]）等中的賜襲衣金帶三年詔武臣知州軍官未嘗朝者依文臣守倅借服色例排繫紅鞓角帶四月依舊紹熙四年四川制置使京鏜因任賜金帶嘉定十四年詔宗室節度使帶嗣王郡王國公及檢校并許佩魚（[illegible]）

高宗初踐祚于南都隆祐太后命內臣上乘輿服御有小冠太后曰祖宗閒燕之所服也（[illegible]）自神宗始易以巾褁即位後退朝閒燕止戴此冠或幾如祖宗時燕象裼袍亦白黝袍（[illegible]）諸黃淡黃袍衫玉束帶紅束帛紋鞋大宴則服之緋黃淡黃袍衫紅袍常朝服之淡黃袍便坐視事服之緒黃袍衫而下皆皁紗折上巾通犀金玉環帶窄袍或御烏紗帽黃袍忌前一日服之（[illegible]）後殿早講皇帝服帽子紅袍玉束帶講官公服繫鞋晚講皇帝服頭巾背子講官易便服（[illegible]）

石林葉氏燕語曰余見大父時家居及燕見賓客率多頂帽而繫勒帛猶未服衫帽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橫幅約髮號額子處室中則去帽見冠簪或用頭巾也古者士皆有冠帽乃冠之遺制頭巾賤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垂紳之意雖施之外不爲簡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於禮乎或云勒帛不便於搢笏故稍易背子然須用上襟腋下與背子垂帶余大觀間見宰執接堂吏押文書猶冠帽用背子今亦廢矣而背子又引爲長袖與半臂制亦不同裹賤者巾衣武士服而習俗之久不以爲異古禮之廢大抵類此也

又曰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數十年來衣服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與市井諼淫畧同而不以爲非舊鳳翔鄜縣出縐以緊細如箸者爲貴近歲衣道服者緇以大爲美圍率三四寸長二丈餘重複腰間至五七返以眞茸爲之一縧有直十餘千者此何理也

程氏演繁露曰襦者短衫也莊子曰未解裙襦廉范傳曰昔民無襦今五袴也褐者裙垂至地張良傳有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也裴郎如今之道服也斜領交裾與今長背子略同其異者背子開胯裘則逢合兩腋也然今世道士所服又畧與裘異裘之兩裾交相掩擁而道士則兩裾直垂也師古畧舉其槩故不能詳也長背子古無之或云近

出宣政間然小說載蘇文忠衣襯朝服郎在宣政之前矣詳今長背既與裘製大同小異而與古中單又大相似殆加減其制而爲之耳中單腋下縫合而背子則離異其裾中單兩腋各有帶穴其腋而互穿之以約定裏衣至背子則既悉去其帶惟此爲異也至其用以襯籍公裳則意制全是中單也今世好古而存舊者縫兩帶綴背子掖下垂而不用蓋放中單之交帶也雖不以束衣而遂舒垂之欲存古也太平御覽有仙公請問經其文曰太極眞人曰學道當潔淨衣服備巾褐制度名曰道之法服也巾者冠中之巾也褐者長裙通冒其外衣也巾褐皆具乃中道家法服之制今世衣直掇爲道服者必本諸此也

又傳授經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葛巾單裙不着褐則是直著短衫而以裙束其上不用道家法服也晉王獻之書羊欣練裙朱公叔絕交論謂西華之子冬月葛衣練裙蓋古人不徒衣裙必以裙襲之是正上衣下裳之制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三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

后妃命婦以下首飾服章制度

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鄭司農云追冠名副者婦人之首飾玄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髲鬄衣侈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是也○疏曰[illegible]祭服有三首服宜副可知

陳氏禮書曰：副者，翟之配，以配褘翟，則祭統所謂副褘是也；以配揄翟，則詩所謂副笄六珈，其之翟也，是也。褖之配，禮所謂女次純衣是也。然則編為鞠衣、展衣之配可知矣。禮：男子冠，婦人笄；男子免，婦人髽。婦人之飾不過以髮與笄而已，則副之覆首若步搖，編之編髮若假紒，次之次第其髮為髲髢云者，蓋有所傳也。莊子曰：禿而施髢。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左傳曰：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以為呂姜髢。說文曰：髲，益髮也。蓋髢所以益髮，而鬒髮者不屑焉。詩曰：被之僮僮，則被之不特髲髢也。少牢曰：主婦被錫，衣侈袂，則被錫者非髲髢也。鄭氏皆以為髲髢，非是。又曰：婦人首飾，副也，編也，次也，纚笄也。觀士昏禮，女次純衣，姆纚笄宵衣；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則副、編、次之下，纚笄其飾也。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蓋古之為妾者不笄，士娵緇笄亦攝盛也。鄭氏曰：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此不可考。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illegible]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illegible]

玉藻：王后褘衣，夫人揄狄，[illegible]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illegible]唯世婦命於奠繭，其它則皆從男子。[illegible]

陳氏禮書曰：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

而陰成於偶也雀靈圖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雖數如命數於理或然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illegible]）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illegible]）

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蔮簪珥（[illegible]）簪以瑇瑁為擿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皇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蔮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illegible]）諸爵獸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貴人助蠶制大手結黑瑇瑁又加簪珥長公主加步搖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公卿列侯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蔮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為簪珥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服青上縹下皆深衣制（徐廣曰[illegible]）隱領袖緣以絛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長公主見會自公主封君皆以上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為帶鐍飾以白珠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入廟佐祭者服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上五采青絳黃紅綠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黃紅綠賈人緗縹而已（[illegible]）

魏制貴人夫人以下助蠶皆大手髻七鏌蔽（[illegible]）髻黑瑇瑁又加簪珥九嬪以下五鏌世婦三鏌諸王妃長公主大手髻七鏌蔽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搖皆有簪珥公特進列侯卿校世婦以下夫人紺繒蔮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為簪珥其服制不依古法多以文繡

晉依前代皇后首飾則假髻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花皇后謁廟其服依前漢制服皁上縹下隱領袖緣元康六年詔以純青服助蠶之服純縹為上下自公主以上皆帶綬以綵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金辟邪首為帶玦公特進列卿世婦中二千石夫人入廟助祭者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自二千石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

宋依晉制太后入廟祭祀首飾翦氂幗皇后親蠶首飾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加以翡翠復依晉法皇后十二鏌步搖大手髻公主會見三夫人手髻七鏌蔽髻公夫人五鏌世婦三鏌長公主得有步搖公特進列侯夫人二千石命婦年長者紺繒幗太后皇后入廟服袿襹大衣謂之褘衣（[illegible]）公主會見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為緄帶各如綬色公特進列侯夫人卿校世婦二千石命婦年長者入廟佐祭皁絹上下助蠶則青絹上下自皇后至二千石命婦皆以蠶衣為朝服（按漢制自古者天子至于士王后至于命婦必各有其制皇后以下服之古制不存今與制同）

齊因宋制公主會見大首髻不易舊法袿襹用繡為衣裳黃綬貴嬪夫人貴人王太妃長公主封君皆紫綬六品郡公侯夫人青綬

陳因前制皇后首飾假髻步搖簪珥步搖（[illegible]）開國公侯太夫人夫人大手髻七鏌蔽髻九嬪及公夫人五鏌世婦三鏌其長公主得有步搖公特進列侯卿校中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為簪珥皇后謁廟袿襹大衣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

下賜領紬緣貴妃嬪佩于闐玉獸頭鞶九嬪佩采玉璜玉白二千石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

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舊法

北齊依前制皇后首飾假髻步搖十二鈿八雀九華內命婦以上蔽髻唯以鈿數花釵多少爲品秩二品以上金玉飾三品以下金飾內命婦左右昭儀三夫人視一品假髻九鈿三品五鈿蔽髻四品三鈿五品一鈿又有宮人女官第二品七鈿蔽髻三品五鈿四品三鈿五品一鈿七品大手髻八品偏髾（所交反）髻皇太子妃假髻步搖九鈿郡長公主七鈿蔽髻太子良娣視九嬪女侍中五鈿內外命婦宮人女官從蠶則各依品次還著蔽髻皇后助祭朝會以褘衣祠郊禖以褕翟小宴以闕翟親蠶以鞠衣禮見皇帝以展衣宴居以褖衣六服俱有蔽膝織成緄帶內外命婦以上從五品以上金章紫綬服褕翟雙佩山玄玉九嬪視三品銀章青綬鞠衣佩水蒼玉世婦視四品銀印青綬展衣八十一御女視五品銅印黑綬褖衣又有宮人女官服制闕三品鞠衣四品展衣五品六品褖衣七品八品九品俱青紗公服皇太子妃璽綬同皇太子服褕翟從蠶則青紗公服郡長公主王國大妃纁朱綬章服珮同內命婦一品郡長君玄朱綬闕翟章珮與公主同郡君縣公主佩水蒼玉餘與郡長君同太子良娣九嬪服縣主青朱綬餘與良娣同女侍中假金印紫綬服鞠衣佩水蒼玉縣君銀印青朱綬餘與女侍中同太子孺子同世婦太子家人同御女鄉主鄉君素朱綬佩水蒼玉餘與御女同外命婦皆如其夫若夫假章印綬佩妻則不假一品二品服闕翟三品服鞠衣四品展衣五品褖衣內外命婦宮人從蠶則各依品次皆服青紗公服其外命婦綬帶鞶囊皆准其夫公服之例百官之母詔加太夫人者朝服公服各與其命婦服同

後周制皇后首飾花釵十有二樹諸侯之夫人亦皆以命數爲之節三妃三公夫人以下又各依其命一命再命者又俱以三爲節后服十有二等其翟衣六從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則服翬衣祭陰社朝命婦則服褕衣祭群小祀受獻繭則服鷩衣采桑則服鳪衣（黃色）（音卜）從皇帝見賓客聽女教則服鵫衣（白色）（音卓）食命婦歸寧則服翐衣（玄色）（音秩）俱十有二等以翬翟爲領標各有二臨婦學及法道門燕命婦有時見命婦則蒼衣春齋及祭還則青衣夏齋及祭還則朱衣採桑齋及採桑還則黃衣秋齋及祭還則素衣冬齋及祭還則玄衣自青衣而下其標領以相生之色諸公夫人九服其翟衣雉皆九等俱以褕翟爲領標各九自褕衣以下鷩鳪鵫翐朱黃素玄等九也自朱衣而下其標領亦用相生之色諸侯夫人自鷩衣而下八其翟衣雉皆八等俱以翟爲褾領無褕衣諸伯夫人自鳪衣而下七其翟衣雉皆七等俱以鳪翟爲領標又無鷩衣諸子夫人自鵫衣而下六其翟衣俱以鵫翟爲領標又無鳪衣諸男夫人自翐衣而下五其翟衣雉皆五等俱以翐翟爲領標又無鵫衣三妃三公夫人之服九鳪衣鵫衣翐衣青衣朱衣黃衣素衣玄衣綃衣其翟亦九等以鳪翟爲領標各九三孤之內子自鵫衣而下八翟皆八等以鵫翟爲領標各八九嬪六卿之內子自翐衣而下七翟皆七等以翐翟爲領標各七上媛上大夫之孺人自青衣而下六中媛中夫人之孺人自黃衣而下四御媛士之婦自素衣而下三中宮六尚緅（子侯反）衣諸命秩之服曰公服其餘常服曰私服

隋因之皇后首飾花十二樹皇太子妃公主王妃三師三公夫人一品命婦並用九樹侯夫人二品命婦並八樹伯夫人三品命婦並七樹子夫人世婦及皇太子昭訓四品以上官命婦並六樹男夫人五品命婦並五樹女御及皇太子良娣三樹（並如大花之形 皇后以一八）皇后褘衣鞠衣青衣朱衣四等褘衣深青質織成領袖文以翬翟五采重行

十二等素沙內單黼領羅縠標襈色皆以朱蔽膝隨裳色以緅為緣用翟二章大帶隨衣裳飾以朱綠之錦青綠革帶青襪舄舄金飾白玉佩玄組綬章采尺寸同於乘輿祭及朝會大事服之鞠衣黃羅為質織成領袖蔽膝革帶及舄隨裳色餘准褘衣親蠶服也青衣去大帶及珮綬金飾履礼見天子則服之朱服如青服有金璽盤螭鈕文曰皇后之璽冬正大朝則并璜琮各以笥貯進於座隅皇太后同於后服而貴人以下並亦給印三妃服褕翟金寶龜鈕文從其職成紫綬金縷獸頭鞶囊佩于寘玉九嬪服闕翟金龜鈕文從職成佩采瓀玉婕妤銀縷織成他如嬪服美人才人鞠衣銀印珪鈕獸爪鞶囊佩水蒼玉餘同寶林服展衣艾綬鞶囊佩玉同婕妤承衣刀人采女皆綠衣無印綬皇太子妃服褕翟衣九章金寶龜鈕素沙內單黼領羅褾色皆同朱蔽膝二章大帶同褘衣青褾革帶朱襪青舄舄如金飾紀瑜玉綬朱綬獸頭鞶囊凡大禮見皆服之唯侍親桑則用鞠衣珮

綬與褕衣同良娣鞠衣銀印青綬獸爪鞶囊餘同世婦寶林八子展衣銅印佩水蒼玉艾綬諸侯王太妃妃長公主三公夫人一品命婦褕翟繡為九章佩山玄玉獸頭鞶囊綬同夫色公夫人縣主二品命婦亦褕翟繡八章從親桑同鞠衣自此以下珮皆水蒼玉侯伯夫人三品命婦亦服褕翟繡為七章子夫人四品命婦服闕翟刻赤繒為翟綴衣上為六章男夫人五品命婦闕翟五章若從親蠶皆同鞠衣

唐皇后之服三褘衣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青織成為之畫翬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標襈蔽膝隨裳色以緅領為緣用翟為章三等青衣革帶大帶隨衣色裨紐約佩綬如天子青襪舄加金飾鞠衣者親蚕之服也黃羅為之不畫蔽膝大帶革帶舄隨衣色餘同褘衣鈿釵襢衣者讌見賓客之服也十二鈿服用雜色而不畫加雙佩小綬去舄加履首飾大小華十二樹以象袞冕之旒又有兩博鬢

皇太子妃之服有三褕翟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青織成文為揺翟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標襈蔽膝隨裳色用緅為領緣以翟為章二等青衣革帶大帶隨衣色鈿釵禮衣者讌見賓客之服也九鈿其服用雜色制如鞠衣加雙佩小綬去舄加履首飾花九樹有兩博鬢命婦之服六翟衣者內命婦受冊從蚕朝會外命婦嫁及受冊從蚕大朝會之服也青質繡翟編次於衣及裳重為九等青紗中單黼領朱縠標襈裾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加文繡重雉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以青衣革帶青襪舄佩綬兩博鬢飾以寶鈿一品翟九等花釵九樹二品翟八等花釵八樹三品翟七等花釵七樹四品翟六等花釵六樹五品翟五等花釵五樹寶鈿視花樹之數鈿釵礼衣者內命婦常參外命婦朝參辭見禮會之服也制同翟衣加雙佩小綬去舄加履一品九鈿二品八鈿三品七鈿四品六鈿五品五鈿禮衣者六尚寶林御女采女女官七品以上大事之服

也通用雜色制如鈿釵禮衣唯無首飾佩綬公服者常供奉之服也去中單蔽膝大帶九品以上大事常供奉亦如之半袖裙襦者東宮女史常供奉之服也公主王妃佩綬同諸王花釵禮者親王納妃所給之服也大袖連裳者六品以下妻九品以上女嫁服也青質素紗中單蔽膝大帶革帶襪履同裳色花釵覆笄兩博鬢以金銀雜寶飾之庶人女嫁有花釵以金銀琉璃塗飾之連裳青質青衣革帶襪履同裳色婦人讌服視夫百官女嫁廟見攝母服五品以上媵降妻一等妾降媵一等六品以下妾降妻一等

宋朝皇后之服常服龍鳳珠翠霞帔其唐制三等褘衣鞠衣禮衣仍存其名

太宗端拱二年禁婦人戴假髻非命婦不得服泥金銷金真珠裝綴衣服

仁宗幼皇太后聽政天聖元年詔議皇太后禮服而太常禮院言開

宝禮皇太后當褘衣以青衣革帶青襪舄白玉双佩黑組双大綬素紗中單蔽膝大帶首飾花十二株受冊親蚕朝會諸大事則服之又隋制后服四等其四曰朱衣以緋羅為之宴見賓客則服之今議每朝謁神御往還乘輦服朱衣而加蔽膝革帶大帶宝裝綬佩襪金飾履舄如衣之色常視事去蔽膝革帶珮襪或衣鞠衣則以黃羅為之亦用宝裝綬大帶襪命內侍周文質如所議以製至二年五月上之

明道元年詔以二月耕籍而皇太后恭謝于宗廟乃命王奉正李淑同禮官講籍田禮及皇太后謁廟儀礼官議謂皇太后宜準皇帝衮服減二章衣去宗彝裳去藻不珮劍金龍花十六株前後垂珠翠各十二旒以衮衣為名詔名其冠曰儀天又言皇太后乘玉輅服褘衣九龍花釵冠行禮服衮衣冠儀天冠皇太妃皇后乘重翟車服鈿釵礼衣以緋羅為之具蔽膝革帶珮綬履其冠用十二株花釵太廟行礼並服褘衣詔可之敕有司製礼衣及重翟以下六車太后遂以車服謁太廟

天聖三年令命婦許以金為首飾及為釵劄經珥環毋得為牙魚飛魚奇巧飛動若龍形其用銀毋得塗金非命婦之家毋得衣珠玉九椎帘幔簾旌牀襦毋得純錦遍繡

慶曆二年詔曰朕躬至儉之化以率天下何嗟流俗尚淪奢靡浮華相趨競用采廣銷漬珍宝変奇服裝效飾龍之飾奸巧靡之制積踰法度公冒典刑頃在先朝嘗詔執事者嚴為之禁仍開賜賞用督無率比年亦嘗申飭之如聞未習猶復抵冒宜先宮掖下暨民庶一皆屏絕自內廷后官以下毋得衣銷金貼金縷金間金蹙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金闌金盤金織金線金撚金等服臣庶犯者必致之法

皇祐元年詔婦人所服冠高毋得踰四寸廣毋得踰一尺梳長毋得踰四寸毋以角為之先時宮中尚白角冠梳人爭效之謂之內樣其冠名曰垂肩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為服妖故禁止焉

神宗元豐八年禮部言太皇太后生辰舊所供奉物於令式宜增一倍冠朵舊用九花舊用五至是各增為十一八月禮部又言皇太妃冠服之屬減皇后五分之一詔詳定而鄧溫伯等言皇太妃冠服禮令不載亦無故事於是從禮部所請而冠朵用牙魚

徽宗大觀四年宰相奏皇后受冊冠服當辨具帝以鄭后自陳頭冠用珠數多請服為妃時冠增荒補三枝遂不復改製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所定皇后服飾制度首飾花十二枝小花如大花之數并兩博鬢冠飾以九龍四鳳褘衣深青織成翟文素質五色十二等青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用翟為章三等大帶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以青衣革帶白玉雙佩黑組雙大綬小綬三間施玉環三（章采尺寸與乘輿同）

青韈舄舄加金飾受冊朝謁景靈宮服之鞠衣黃羅為之蔽膝大帶革帶舄隨衣色餘同褘衣唯無翟文親蚕服之妃首飾花九株小花如大花之數并兩博鬢冠飾以九翬四鳳褕翟青羅繡為搖翟之形編次於衣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以搖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下朱裏紕其外餘做皇后冠服之制受冊服之

皇太子妃冠服之制首飾花九枝小花如大花之數并兩博鬢褕翟青織成為之文為搖翟之形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以朱色）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以搖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下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以青衣革帶白玉双佩純朱双大綬（章采尺寸與皇太子同）受冊朝會服之鞠衣黃羅為之蔽膝大帶[illegible]帶隨衣色餘與褕翟同唯無翟從蚕服之詔頒行

高宗中興後皇后之服首飾花衣佩綬梳屬依政和新議與皇太后同

孝宗乾道中中宮常服有司進真紅大袖紅羅生色爲領紅羅長裙紅霞帔藥玉爲墜䒷子用紅羅衫子用黃紅紗襠褙以白紗裙以明黃短衫以粉紅紗爲之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一十五

鄱陽馬端臨

王禮考

圭璧符節璽印

虞舜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氏注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邪銳其冒下邪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偽也既月盡此月日覲日見也既見之後審之非偽者又復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程氏演繁露曰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故冒圭者天子與諸侯爲瑞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無過者復得以給使之歸國有過者留其圭三年（已上御覽八百六）案大傳此言必有所本舜典之謂輯五瑞者即此之執圭而朝者也輯者斂之而上乎天子也又謂班瑞于群后者即此之復與其圭以歸者也第其有過留之三年者不見所出然大傳此言極有理也舜與下文東巡岱宗而贄五玉以朝者即與在朝而輯五瑞者同理也正義曰五瑞本受之堯斂而還之謂如舜新以付之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亦有理然以上下文推之則不通矣四岳巡狩皆嘗斂玉而復授之矣至五品之斂後即是輯班之異名矣今獨於正月在都所班者爲舜賜則巡狩之所如所後在已受新賜之後何用再班也耶以此知大傳所言有理蓋分還留兩端以爲賞罰也者其說有理也

按天子之所佩曰璽臣下之所佩曰印無璽書則九重之號令不能達之於四海無印章則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於所屬此後世之事也三代以前則未之聞上之所以示信於下者惟圭璧與符節而已封建則有圭璧諸侯朝于天子則執其所受之圭以合焉所謂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公執桓

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也徵召則有符節掌節所謂掌守邦節而辨其用與瑞所謂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是也二者皆重器故俱以玉為之古者人朴俗淳故雖有圭璧符節而其用甚簡必大朝會大徵發則以之示信後世巧詐日滋而防制益密故璽書印章之用甚煩而猶懼其不足以防姦莊周所謂焚符破璽而民朴鄙蓋有激也然則圭璧與符節璽印之類世徙見繪禮圖者繪天子諸侯被冕服執圭璧遂以鎮圭桓圭以下為服飾之具又見尚書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之說遂以圭璧為贄見之物然皆非也舜典輯五瑞之下繼之以班瑞脩五禮五玉之下繼以如五器卒乃復蓋宗之以別其偽而復還之耳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則自王執鎮圭至男執蒲璧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則自孤執皮帛以至工商執雞六瑞在先六贄在後則圭璧非彝獻之物也故今敘符節璽印而以圭璧先之

虞書言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孔注五器即五玉五等諸侯所執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器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然則豈諸侯世子以下則受其物而於五等諸侯反無所受乎按周禮小行人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康王之誥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蓋諸侯之朝天子有圭璧以為信有馬幣以為贄並陳于庭圭璧則合而還之馬幣則受之至於諸侯世子以下則無圭璧直以三帛二生一死效贄而已無璧則不言復矣然則圭璧蓋似贄而非也聘禮云以圭璋聘重礼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蓋古者朝聘皆以玉行礼而並無受玉之文明玉非幣馬羔鴈之比也

周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晋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illegible]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二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會覲宗遇會同于王[illegible]諸侯相見亦如之[illegible]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illegible]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illegible]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illegible]璧羨以起度[illegible]穀圭以和難以聘女[illegible]琬圭以治德以結[illegible]琰圭以易行以除慝[illegible]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illegible]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illegible]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illegible]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illegible]

行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半以上又半爲瑑飾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羨猶延也好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羨法謂羨猶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

陳氏禮書曰大宗伯作六瑞自王以下皆言執小行人掌六瑞自王以下皆言用則執者自人言之也用者自王言之也執之所以行禮用之所以合符宗伯典瑞行人皆言執獨小行人言用則行禮非小行人所專掌特掌其合符之事而已若夫不施於行禮合符則宜而守之此玉人所以又言守之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爲信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小大角用犀角其制未聞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其有貨司市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者鄉遂大夫爲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實司市言貨賄者垂鄉主以貨賄節貨路非法由市成實於民家爲實鄉遂言遣路者客公邑及小大都之吏皆主合五家市李民也符節者如今宮守業官詔符也璽節考今之以章也准罪令使書所權節是也姦送增徒此當以此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節有法式發於常郵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必有陸言遠行無有不得常天出者也野之以傳者節爲信耳傳璽所藩擔及所遠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卽匿之上

陳氏禮書曰節之爲物或以玉或以角或以金或以竹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或用以民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角節也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符節也璽節也旌節也小行人之所達者六虎節也龍節也旌節也符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爲之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用此用於使與民者也行大九其使也必以旌節此使者所執也此長之者若於他國爲之旌節以達之此民執也析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無之者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者所執也鄭氏謂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是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也掌節無都鄙之使節以使都鄙者無節特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璽節以其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事不預也然節不特八節六節而已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除慝以易行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鄭氏皆以爲王使之瑞節則珍圭牙璋琬圭琰圭穀圭使者爲信於所適者也龍節虎節人節符節旌節行人爲信於道路者也調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此琰圭耳則琰圭不特施於使者民亦與之也書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之時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杜預曰珪守邑之信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也考工記牙璋穀圭七寸琬圭琰圭九寸漢竹使符竹箭五枚長五寸然則先王之節其長蓋亦不過於此若夫旌節之制又加長焉觀蘇武之杖節則非以寸計之也漢竹使符銅虎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郎九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班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節其班藏蓋亦如此然老子曰執左契不責於人則藏其右者非是

秦以印稱璽以玉不通臣下用制乘輿六璽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又始皇得藍田白玉爲璽螭虎鈕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或佩既廢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表章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此與秦一以隨達子周隋說多無左驗或傳寫流件有善理勢明無研覈莫斷

分但紛其本史職存一代之制作皆類此質之者幸鑒焉

漢高祖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

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

漢舊儀璽皆白玉螭虎紐九六璽皇帝行璽凡封國用之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召大臣以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以天子之璽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綬黃地赤采不佩璽璽以金銀縢組縢侍中組負以從秦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也三騎行晝夜行若千里為程

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群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高祖入咸陽秦王子嬰以璽降其璽乃始皇藍田玉璽螭獸紐在六璽之外帝既誅項籍即天子位因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

國璽平帝崩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王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太后怒罵之且曰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左右皆垂涕舜亦悲不能止良久乃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且死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璽奏之莽大說

皇后璽文與帝同皇后之璽金螭虎紐皇太子黃金印龜紐印文曰章下至二百石皆為通官印

漢諸侯王金璽盭綬（盭音戾綠也漢書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佗紐文曰璽）徹侯金印紫綬

相國丞相金印紫綬高帝一十年更名相國綠綬

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左右前後將軍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綏和元年長相皆黑綬建平二年復黃綬

武帝太初元年改正朔數用五（紀注云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孔氏雜說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也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腰銀艾銀即銀印艾即綠綬十云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

宣帝時始賜匈奴單于印璽與天子同

王莽既篡位遣五威將軍王駿等多齎金帛遺單于因易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駿既至授單于印綬

令上故印綬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故印左姑夕侯蘇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解故印紱奉上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予人如令視印知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言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乃有漢言章今即去璽加新與臣下無異願得故印將率示以破印單于知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乃遣使奉牛馬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後以印文改易怨恨勒兵入寇

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

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

武帝征和二年更節加黃旄初漢節純赤以戾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

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

景帝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以七國新反備非常）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光武建武三年閏月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二月己未祠高廟受傳國璽

王莽敗時仍帶璽紱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莽首并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降光武奉以上之

尚符璽郎中四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靈帝熹平六年八月戊辰袁紹等誅宦官引兵入宮張讓段珪等急迫劫少帝及陳留王小平津六璽不自隨辛未帝還宮是日得六璽

失傳國璽袁術死軍破徐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

魏受禪遣使求璽獻穆曹皇后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責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莫能仰視

後漢皇后赤綬玉璽

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秩皆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中宮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尚書中謁者黃門冗從四僕射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侯司農部丞郡國長吏丞侯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諸署長楫櫂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長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臺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書諫議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輿服志注）

後漢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薨皆令贈印璽

建武二十六年賜南匈奴黃金璽盭綬

建武之初禁網尚闊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立虎符以絕姦端書奏從之

尚符璽郎中掌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符節令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

中平六年始復節上赤旄

徐氏曰按漢初節旄純赤武帝以衛太子持赤節乃更節加黃旄東都因之中平六年董卓議廢立袁紹揭節於上東門而去卓以紹棄節乃改第一旄爲赤旄也

晉時傳國璽與斬蛇劍俱爲乘輿所寶斬蛇劍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設於石勒及石虎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

傳國璽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藍田山是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高祖定秦秦王子嬰獻此璽及漢高即位乃佩之因以相傳故號曰傳國璽漢昭帝時殿中一夜相驚霍光郎召持節郎取璽郎不與光欲奪之郎按劍曰頭可得璽不可得

光若之明日迁郎秩二等光後廢昌邑王賀立宣帝光白手解取
賀璽扶令下殿至漢平帝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乃出璽投之於
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帶璽綬避火於漸臺商人杜吳殺莽
取綬不知取璽及莽頭公賓就見綬問綬主所在乃斬莽首并璽
與王憲憲得無所送又自稱天子東海李松入長安斬憲送璽詣
宛上更始赤眉大司馬謝祿至高陵更始奉璽赤眉赤眉立劉盆
子建武三年盆子敗于宜陽璽還光武孫堅從桂陽入討董卓時
已焚燒洛邑徙都長安堅軍於城南見井中旦旦有光軍人莫敢
汲堅乃探得璽初卓作亂掌璽者投于井中故堅得之袁紹有僭
盗意乃拘堅妻逼求之紹得璽見魏武舉以向肘魏武惡之紹敗
得璽還漢以禪魏魏以禪晉趙王倫篡立使義王王威就惠帝取
之帝不與強奪之晉帝永嘉五年王弥入洛陽執懷帝及傳国六
璽詣劉曜後為石勒所并璽復屬勒刻一邊云天命石氏此題今
不復存勒為冉閔所滅此璽屬閔閔敗璽存閔大將軍蔣幹晉鎮
西將軍謝尚遣戴護何融至贑當得之以晉穆帝永和八年還江
南晉元帝東渡歷數帝無玉璽北人皆云司馬家白板天子

晉皇太子金璽龜紐朱黃綬四采赤黃縹紺
貴人夫人貴嬪是為三夫人皆金章紫綬章文曰貴人夫人貴嬪之
章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銀印青
綬
皇太子妃金璽龜紐纁朱綬諸王太妃妃諸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
紫綬
郡公侯縣公侯太夫人夫人銀印青綬
程氏演繁露曰晉孔琳之當晉安帝時建議曰古者皇王傳國之
璽及公侯襲封之印皆弈世傳用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之一職
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群臣每迁悉改終年刻鑄金銀銅炭之費
不可勝言愚謂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則知是時每一官
別鑄印也

宋皇太子金璽龜紐朱綬諸王金璽龜紐纁朱綬郡公金章玄朱綬
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金章紫綬相國綠綟綬大司馬大將
軍太尉九將軍位從公者金章紫綬郡諸侯金章青朱綬驃騎車騎
以下諸將軍並金章紫綬諸王嗣子金印紫綬郡公侯嗣子銀印青
綬尚書令僕射中書令監秘書監銅印墨綬光祿大夫太子詹事左
右衛以下諸將軍監軍銀章青綬諸校尉中郎將銀印青綬縣鄉亭
侯金印紫綬廣威揚伏波以下諸將軍銀章青綬諸都尉校尉中尉銀
印青綬州郡史銅印墨綬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銀印墨綬諸軍司馬
銀章青綬匈奴護羌諸校尉銅印青綬尚書左右丞秘書丞銅印黃
綬其下又有假青綬假墨綬
齊乘輿制六璽以金為之並依秦漢之制皇太子諸王金璽皆龜紐
公侯五等金章郡太守內史四品五品將軍皆銀章尚書令僕射至
諸州刺史皆銅印其綬乘輿黃赤縹紺四采太子諸王纁朱綬赤黃
縹紺色亦同相國綠綟綬三采綠紫紺郡公朱侯伯青子男素朱皆
三采公嗣子紫侯嗣子青鄉亭侯關中關內侯紫綬白二采郡國太
守內史青尚書令僕射中書監秘書監皆黑丞皆黃
梁制乘輿印璽及皇太子諸王五等國封並略如齊制鄉亭侯內關
中及各號侯諸王嗣子金印龜紐紫綬關外侯銀印珪紐青綬大司
馬大將軍太尉諸位從公者金章龜紐紫綬尚書令僕射尚書中書
監令秘書監銅印墨綬左右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同其位但加金
紫者謂之金紫光祿但加銀青者謂之銀青光祿太僕廷尉以下諸
卿丹陽尹銀章龜紐青綬諸將軍金章紫綬中郎將則青綬郡國太
守相內史銀章龜紐青綬諸縣署令秩千石者州郡大中正郡中正
銅印環紐墨綬公府令史亦同諸縣尉銅印環鈕單衣黃綬

梁末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
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吴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
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術送之至鄴
按郭元建侯景之黨景敗以廣陵降王僧辯既而復降於北齊
齊遣行臺辛術據廣陵傳國璽自五胡之亂沒于劉石石氏敗
璽復南歸于晉歷宋齊梁至侯景之敗而璽又北歸于高齊云
致堂胡氏曰有天下者必汲汲於一璽求之不得則歉然若郡守
縣令之官而未視印綬也夫璽何所本哉二帝三王不聞傳是物
而後爲君也舜受之堯禹受之舜湯受之禹文武受之湯先聖後
聖若合符節者豈璽之謂歟故詩書春秋紀事詳矣曾不及璽獨
秦誇大使李斯以虫鳥之文刻之美玉兼稱皇帝以識詔令自是
而後始有璽書使秦善也而璽無所本固不當法使秦不善也而
璽雖美擊而破之爲宜又何足傳也故穿論之官府百司之印章

一代所爲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亦一
代所用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
下當刻漢璽而不必襲之秦唐有天下宜刻唐璽而不必襲之隋
所以正位凝命革去故而鼎取新也苟以爲不然曷不於二帝三
王監之彼世之璽以亂亡毀遁者固多矣必以相傳爲貴又豈得
初璽如是之久耶
陳制永定元年武帝所定乘輿服御皆採梁舊制以天下初定務惟
節儉至天嘉中乃一依梁天監舊事
北齊制天子六璽並依舊式皇帝行璽封常行詔勅用之皇帝之璽
賜諸王書用之皇帝信璽下銅獸符發諸州鎮兵下竹使符拜代召
諸刺史用之並白玉爲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天子行璽册拜外國
用之天子之璽賜諸外國書則用之天子信璽發兵外國若徵召
外國及有事鬼神用之並黃金爲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又有傳國

璽白玉爲之方四寸螭獸鈕上交蟠螭隱起鳥篆書文曰受天之命
皇帝壽昌凡八字在六璽外唯封禪以封石函又有督攝萬機印一
鈕以木爲之長尺二寸廣二寸五分皆上爲鼻鈕鈕長九寸厚一寸
廣七寸腹下隱起篆文曰督攝萬機凡四字此印常在内唯以印
籍縫用則左户部郎中度支尚書奏取印訖輸納皇太子璽黃金爲
之方一寸龜鈕文曰皇太子璽宫中大事用璽小事用門下典書坊
印諸侯印綬二品以上並金章紫綬三品銀章青綬二品以上及五省官及中中台官皆爲印下不爲章也
四品得印者銀印青綬五品六品得印者銅印墨綬五品以下凡是開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皆爲銀章不爲印
七品八品九品得印者銅印黃綬
金銀章印及銅印並方一寸皆龜鈕四方諸藩國王之章上藩用金
下藩用銀並方寸龜鈕佐官唯公府長史尚書二丞給印綬六品以
下九品以上唯當曹爲官長者給印餘自非長官雖位尊並不給諸
王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純朱質纁文織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
廣九寸開國郡縣公散郡公玄朱綬四綵玄赤縹紺純玄質玄文織長丈
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開國縣侯伯朱綬四采青赤紺縹純朱質青文
織長丈六尺百四十首廣七寸開國縣子男名號侯開國鄉男素朱
綬三綵青赤白朱質白文織長丈四尺百二十首廣六寸一品紫黃
赤純紫質長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二品四品紫黃赤純紫質長
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三品四品青綬三綵青白紅純青質長丈
六尺百四十首廣七寸五品六品黑綬二綵青紺純紺質長丈四尺
百首廣六寸七品八品九品黃綬二綵黃白純黃質長丈二尺六十
首廣五寸官品從第二以上小綬間得施玉環官有綬者則有紛皆
長八尺廣三寸各隨綬色若服朝服則佩綬公服則佩紛官無綬者
不合佩紛
後周皇帝八璽有神璽有傳國璽皆寶而不用神璽明受之於天傳國璽明受之於運
皇帝負扆則置神璽於筵前之右置傳國璽於筵前之左其六璽並

因隋制皆白玉爲之方一寸五分高一寸螭獸鈕三公諸侯印皆方寸二分高八分龜鈕七命以上銀四命以上銅皆鼻鈕三命以上銅印銅量其方皆寸其高六分文曰某公官之印以組綬皇帝以蒼青朱黃白玄纁紅紫緅(側侯反)碧綠十有二色諸公九色自黃以下諸侯八色自白以下諸伯七色自玄以下諸子六色自纁以下諸男五色自紅以下三公之綬如諸公三孤之綬如諸侯六卿之綬如諸伯上大夫之綬如諸子中大夫之綬自紫以下士之綬自緅以下其璽印綬亦如之保定四年百官始執笏常服者宇文護始袍加下襴遂爲後制

隋制神璽寶而不用受命璽封禪則用之餘六璽行用並因舊制其綬王纁朱綬四綵赤黃縹紺純朱質纁文織成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公玄朱綬四綵玄赤縹紺純朱質玄文織成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侯伯青朱綬四綵青赤白縹純朱質青文織長丈六尺百八十首廣八寸子男素朱綬三綵青赤白純朱質白文織成長丈四尺百四十首廣七寸正從一品綠綟綬四綵綠紫黃赤純綠質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從三品以上紫綬三綵紫黃赤純紫質長丈六尺百八十首廣八寸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及正從四品青綬三綵青白紅純青質長丈四尺百十首廣七寸正從五品墨綬二綵青紺純紺質長丈二尺百首廣六寸自王公以下皆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正從一品施二玉環以下不合其有綬者則有紛皆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各隨綬色煬帝幸江東命衞玄爲京師留守樊子蓋爲東都留守俱賜玉麟符以代銅獸(六典云隋符之制京師守曰子麟符)

唐制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爲之神璽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皆泥封大朝會則符璽郎進神璽受命璽於御座行幸則合八璽爲五舉函封從于黃鉞之内大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及妃璽皆金爲之藏而不用太皇太后皇太后封令書以宮官印皇后以内侍省印皇太子以左春坊印妃以内坊印初太宗刻受命玄璽以白玉爲螭首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至武后改諸璽皆爲寶中宗即位復爲璽開元六年復爲寶天寶初改璽書爲寶書十載改傳國寶爲承天大寶初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留守折衝府捉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總監牧監皆給之畿内則左三右一畿外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内右者在外用始第一周而復始宮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箱右箱給開門符閉門符亦左符進内右符監門掌之蕃國亦給之雄雌各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内雌者付其國朝貢使各齎其月魚而至不合者劾奏傳信符者以給郵傳通制命皇太子監國給雙龍符左右皆十兩京北都留守給麟符左二十右十九東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諸州朱雀符西方諸州騶虞符北方諸州玄武符皆左四右三左者進内右者付外行軍所亦給之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内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某位姓名官有二者加左右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刻姓名者去官納之不刻者傳佩相付有傳符銅魚符者給封符印發驛封符及封魚函用之有銅魚而無傳符者給封函還符封函用之天子巡幸則京師東都留守給留守印都司從行者給行從印木契符者以重鎮守慎出納畿内左右皆三畿左右皆五皇帝巡幸太子監國有軍旅之事則用之王公征討皆給爲左右各十九太極殿前刻漏所亦以左契給之右以授承天門監門晝夜勘合然後鳴鼓文武門苑内諸門有喚人木契左以進内右以授監門有勑召者用之魚契所降皆有勑

書尚書省符與左同乃用大將出賜旌以顓賞節以顓殺旌以降帛
五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纏緋幡紫縑爲袋油囊爲表節懸畫木盤
三相去數寸隅垂赤麻餘與旌同
晉天福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准勑製皇帝受命寶今按唐正觀十
六年太宗文皇帝刻之玄璽白玉爲螭首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
昌勑宜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之刻之
周廣順三年二月內司製國寶兩坐詔太常具制度以聞有司奏按
唐六典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其一曰神寶其二曰受命寶其神寶方
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蟠龍紐文與傳國寶同傳國寶秦始
皇帝以藍田玉刻之李斯篆文方四寸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紐螭五龍二寶歷代相傳以爲神器又別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
曰皇帝之璽三曰皇帝信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曰天子之璽六曰天
子信璽此六寶用文爲名並白玉螭琥紐歷代相傳亡則補之北朝

鑄之以金寶則天朝以璽字聲嫌改之爲寶正觀十六年別製玄璽
一坐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白玉螭虎紐同光中製寶二坐文
曰皇帝受命之寶晉天福四年製寶一坐文曰皇帝神寶其同光天
福二寶內司製造不見紐緣并尺寸制度勑今製寶兩坐宜用白玉
方六寸螭虎紐爲篆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爲文其
一以皇帝神寶爲文
按傳國寶自秦始皇後歷代傳授至唐末帝自焚之際以寶隨身
焚焉晉高祖受命特製寶一座開運末北戎犯闕少帝遣其子延
煦送于戎主戎主訝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述其事及戎主北歸齎
以入蕃漢朝二帝未暇別製至是始刻之
宋太祖皇帝受禪傳周廣順中所造二寶
太宗制承天受命之寶
真宗制恭膺天命之寶太中祥符中又別制恭膺天命之寶天下同
文之寶用於封禪昭受乾符
之寶以印密詞
九寶用玉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盤龍紐係以暈錦
大綬赤小綬連玉環玉檢高七寸廣二寸四分厚四分玉斗方二
寸四分厚一寸二分皆飾以金裹以紅綿加紅羅泥金夾帊納於
小盝盝以金裝內設金牀暈錦褥錦以𢖫色玻瓈碧細石珊瑚金
精石瑪瑙（太中祥符初皆封太山別寶玉盝皆差小其制）又盝二重皆裝以金覆以紅羅
綉帊載以腰輿及行馬並飾以金（又有香爐寶子香匙匙皆以金爲之）大朝
會陳於御前大禮即列於衛中
累朝每上尊號有司製玉寶以尊號爲文
禁中所用別有三印一曰天子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流內銓歷任
三代狀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用之三曰書
詔之印翰林詔書勑書別錄勑榜用之皆鑄以金又以鍮石各鑄其

一雍熙三年並改爲寶別鑄以金舊者六印皆毀之
皇太子金寶方二寸厚五寸係以朱組大綬連玉環金斗金檢長五
寸闊二寸厚二分悉裹以紅綿加紅羅泥金帊納於小盝盝以金裝
內設金牀又盝二重皆覆以紅羅銷金帕盝及腰輿行馬皆銀裝金
塗它法物皆銀爲之鈒花塗以金
宋因唐制諸司皆用銅印諸王及中書門下印方二寸一分樞密宣
徽三司尚書省諸司印方二寸惟尚書省印不塗金餘皆塗金節度
使印方一寸九分塗金餘印並方一寸八分惟觀察使塗金諸王節
度使州府軍監縣印皆有銅牌其長七寸五分諸王廣一寸九分餘
廣一寸八分諸王節度觀察使牌塗以金刻文云牌出印入印入牌
出或本局無印者皆給奉使印景德四年別鑄兩京奉使印（大中祥符七年
詔自今除國信接伴勑使勾當財用制置繫外其它勿給）又有朱記以給京城及外處職司及
諸軍將校等其制長一寸七分廣一寸六分士庶及寺觀亦有私記大

中祥符五年詔禁私鑄止得雕木爲文大方寸

班節唐天寶中置節度使受命日賜之得以專制軍事行即建節府樹六纛宋凡命節度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凡製旗以紅繒九幅緣漆紅綢爲旗用金銅龍頭緣漆紅綢以紅繒畫白虎設髹漆木盤於上節亦用髹漆紅飾以金塗銅葉凡三盤爲二層以紅絲爲旄並綢以紫綾複囊又加碧綃囊麾槍豹尾亦髹漆杠塗槍設髹漆木盤綢以紫繡複囊又綢以碧油豹尾制以赤黃布畫豹文

銀牌唐制乘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傳符以通天下之信朱符券皆樞密院主之舊有銀牌以給乘驛者闊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勅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爲竅貫以革帶其後罷之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驛謀亂伏誅遂罷樞密院券別鑄新牌闊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分書上鈒二飛鳳下鈒二麒麟兩邊年

月貫以紅絲條端拱中使臣護邊兵多遺失之者又罷銀牌復給樞密院頭子

乾興元年三月作受命寶其文曰恭膺天命之寶命參知政事王曾書之遣內侍諸少府監文思院視工作

仁宗明道元年禁中火寶冊悉焚其年九月改作寶及冊命參知政事陳堯佐書受命寶諡冊金書尊號冊寶學士張士遜書仁宗爲皇太子冊參知政事晏殊書章獻太后尊號冊寶二年冊寶成三司言用黃金二千七百兩爲諸寶法物詔易以銀而塗黃金初真宗嘗爲昭受乾符之寶前此亦焚遂詔學士相陳執中書欽崇閣祀之寶刻之以代昭受乾符之寶凡齋醮表章用焉

景祐三年篆文官王文盛言于少府監曰在京糧料院印多僞倣之以冪券曆者謂宜鑄三面印圍其制面面闊二寸五分於外圍周匝篆紀年及糧料院名凡十二字以圍篆十二辰凡十二字中央篆正字上連印紐令可轉旋以機究定之用時月分對年中互建十二月自寅至丑終始循環每改元即更鑄之云若此使數人無復措其巧矣少府監以奏詔三司詳定請如文盛言文盛又曰舊例親王中書印各方二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尚書省開封府方二寸節度使寸九分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寸八分半防禦團練使轉運州縣印寸八分凡印各上下七分皆闊寸六分雖各有差降而無令式以紀其數詔從其言著于令

康定初製銅符上篆文曰某處發兵符下鑄虎豹爲飾而中分之右五符留京師左符付總管鈐轄州軍事官高者掌之（若家內下符發以第一至第五周而復始本處藏以左符印發兵）

皇祐五年秋九月作鎮國神寶

時閱奉宸庫得良玉廣赤厚半之上以其希世之寶不欲以爲服玩因作鎮國神寶命宰相龐籍篆而參知政事劉沆書其上寶成

以進召近臣宗室觀于延和殿是歲太常禮院引唐六典次序曰一神寶二受命寶次至祠南郊大駕儀杖請以鎮國神寶先受命寶爲前導自是遂爲定式初太宗以玉寶二紐螭太祖之子德芳其文曰皇帝信寶至孫從式上之

英宗即位別製受命寶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嘉祐八年將葬仁宗于永昭陵翰林學士范鎮上奏曰竊聞先朝受命寶及公寶物與平生衣冠器用皆欲奉而葬之非所以稱大行皇帝恭儉之意也其受命寶乃陛下所用之且亦有所傳付若衣冠器玩則宜陳於陵寢及神御殿歲時展視以尉思慕詔檢討官披繹典故及命兩制禮官議學士王珪等上議曰受命寶猶昔傳國璽也宜爲天子傳器不當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於廟寢至于平生器玩則世納于方中亦不忍陳於陵寢謂宜從省約以稱先帝恭儉之資已而別製受命寶珪等議格不用命參知政事

歐陽脩篆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治平二年命知制誥邵必殿中丞蘇唐卿詳定天下印文必唐卿皆通篆籀尋復廢罷亦無所釐改焉

神宗熙寧四年詔中外奉使除文臣兩省武臣橫行已上不以職務緊慢餘官如使外国接送伴体量安撫制勘之類給奉使印餘給銅記以奉使朱記爲名

先是臣僚差使不以官序高下職務慢緊例給奉使印而令式節文非創司者記故密院有請也

九年八月令礼部鑄諸路提舉官印自是提舉官不帶奉使印以出

十月詔西作坊鑄造諸門銅符二十四副令三司給左契付諸門契付內鑰匙庫諸門輪差人員依時轉銅契赴庫勘同其鉄牌則請人自執上宿外仗本庫依漏刻法發鑰匙付外驗牌給付候開門即納牌納鑰匙請出銅契至晚仍依上項請納其開門朝牌六面亦隨銅契發放昨上以字如內出下藏率臣執契命隨客約旧契更為鑄契中者申以門名號之分左右給納以稀不虞而皆關之法藏於日矣

元豐二年詳定儀注所言周礼王執鎮圭釋者曰祭天地宗廟及朝日夕月則執之若朝覲諸侯授玉於王王受玉撫玉而已考工記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蓋諸侯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圭邪刻之處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如後世之合符未有臨臣子而執鎮圭者唐六典殿中監掌服御之事凡大祭祀則進大圭執鎮圭若大朝會上進爵閤門呈通礼始著元會執圭出自西房淳化中上壽進酒又令內侍捧圭於周制唐礼皆不合其元會受朝賀請不執鎮圭上壽詔可三年五月詳定所言郊廟之礼有鎮圭而無大圭於礼爲闕詔議大圭尺度考工記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說者曰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後魏以降又改爲笏梃以白玉爲之長尺有二寸西魏以來皆然方而不折雖非古制蓋後世所得之玉隨宜爲之考之周礼大圭長三尺西魏隋唐長尺有二寸請自朝廷授玉之有無制之又按孔穎達言天子執鎮圭以朝日夕月及祭天地宗廟盡奉祭祀執鎮圭者擊也搢大圭者笏也唐礼親祀天地神祇皆搢大圭執鎮圭有事宗廟則執鎮圭而已王涇郊祀錄曰大圭笏也事天地之禮質故執而搢之鎮圭文也宗廟之礼亦文故無兼執之義不知大圭天子之笏通用於郊廟請自今皇帝親祠郊廟搢大圭執鎮圭奉祀之時既接神再拜則奠鎮圭爲摯執大圭爲笏當事搢笏君尊則不搢笏別於臣下也儀注云皇帝搢鎮圭蓋沿襲之誤宜改爲奠鎮圭盥手飲福則授之人詔俟製大圭畢施行詳定所言又古者執玉以行事前事則不執開元礼開寶通礼皇帝升輅不言執圭祀日質明至中壝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尚衣奉御又以鎮圭授殿中監以進於是始搢大圭執鎮圭今皇帝乘玉輅執鎮圭赴景靈宮及太廟青城皆乘輅執圭殊不應礼請自今乘輅不執圭還內御大輦亦如之詔可詳定所又言大圭中必之制案考工記天子圭中必聘礼記元纁繫長尺絇組中必與絇組一也絇以薦玉組以約圭二者皆謂之繅藉今之鎮圭無此二物請製薦玉繅藉以木板爲中幹廣袤如其玉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五采文前後垂之又製約圭繅藉長尺上以元下以絳爲地五采五就因以爲飾奠圭則以薦玉之繅陳于地執圭則以約圭之繅備失墜因之爲飾況大圭搢之紳帶之間不可無中必明矣俟明堂服大圭宜依鎮圭所約之組令可繫從之

四年詔三省印銀鑄金塗給事中印爲門下外省之印舍人印爲中書外省之印

六年別鑄礼部貢舉之印舊制貢院有印院廢印亦毀礼部遇鎖試則假印發事故也又詔臣僚所授印亡殁並賜隨葬

八年五月作受命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

哲宗元祐元年詔天聖中章獻明肅皇后用玉宝方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龍鈕今太皇太后權同聽分軍國事宜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從之又詔太皇太后玉寶以太皇太后之寶爲文皇太后金宝以皇太后寶爲文皇太妃金寶以皇太妃寶爲文

元符元年五月得傳國寶御殿受之

紹聖三年咸陽縣民段義鄉地得古玉印光照滿室四年十二月上之詔禮部御史臺以下參驗五年三月翰林承旨蔡京及講義玉璽官十三員奏按所獻玉璽色綠如藍溫潤而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背螭鈕五盤鈕間有小竅用以貫組又得玉螭一首白如膏亦溫潤其背亦螭鈕五盤鈕間亦有貫組小竅其面無文與璽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爲臣等以歷代正史考之璽之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今

得璽於咸陽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與李斯小篆体合飾以龍鳳鳥魚乃蟲書鳥跡之法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非漢以後所作明矣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寶而神璽自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則天之所畀烏可忽哉漢晉以來得寶鼎瑞物猶告廟改元肆青上壽況傳國之器乎其將寶法物礼儀乞下所屬施行詔礼部太常寺考按故事詳定以聞至四月礼官言五月朔故事當大朝會宜就行受宝之礼依上尊號宝冊儀有司豫製沿宝法物幷宝進入俟降出權於宝壇安奉前三日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帝齋于殿內至日帝服通天冠御大慶殿降坐受宝群臣上壽稱賀

徽宗崇寧五年作鎮國宝

時有以玉印獻者印方寸以龜爲鈕工作精巧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受宝記言有以古篆進者謂是也帝因次其文倣李斯蟲魚篆作宝文其方四寸有奇螭鈕方盤上圓下方名爲鎮國宝

大觀元年制八宝

時得玉工用元豐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璽及紹聖間得漢傳國璽無檢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檢也有檢傳攷驗甚詳傳于世帝於是取其文而黜其璽不用因作自受命宝其方四寸有奇文皆琢以白玉篆以蟲魚帝自爲之記鎮國受命二宝合天子皇帝六璽是爲八宝於是下詔曰自昔皆有尚符璽官今雖隸門下後省遇親祠則臨時具員訖事復罷八宝既備宜重典司之職可令尚書省置官如古之制又詔永惟受命之符當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舊六璽之用度越百年之久或未大備自天申命地不愛宝獲全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八宝既成變無前比殆天所受非人能爲可以來年元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宝尚書言請置符宝郎四員隸門下省二員以中人充掌宝於禁中按唐八宝車駕臨

幸則符宝郎奉宝以從大朝會則捧宝以進今鎮國宝受命宝非常用之器欲臨幸則從六宝朝會則陳八宝皆夕納內符宝郎捧宝出以授外符宝郎外符宝郎從宝行於禁衛之內朝則分進于御座之前鎮國宝受命宝不常用唯封禪則用之皇帝之宝答鄰國之書則用之皇帝行宝降御札則用之皇帝信宝賜鄰國書及物則用之天子之宝答外夷國書則用之天子行宝封冊則用之天子信宝舉大兵則用之應合用宝外符宝郎具奏請內符宝郎御前請宝印訖付外符宝郎承受從之二年詔受命宝字之上添鎮國二字三年八月名八宝一鎮國神宝二受命之宝詔古爲六璽至唐始名曰宝增數至八今天下承平百五十年其制尚闕紹聖中得秦李斯所作制度雖工乃藍田青玉又鎮國宝未有所稽今宝成祗受典礼始克大備實邦家之慶鎮國受命二宝宝而不用藏置內府人未知制作之因可宣付有司

政和二年得元圭御大慶殿受圭

宦者譚稹獻元圭其制兩旁刻十二山若古山尊上銳下方上有雷雨之文下無瑑飾外黑內赤中一小好容指其長尺有二寸詔付廷議議官以爲周王執鎭圭緣以四鎭之山其中有好爲受組之地其長尺有二寸周人倣古爲之而王執以鎭四方也帝乃以是歲冬御大慶殿受圭焉

六年詔御寶自祖宗廟行用今百五十餘年角刓篆暗幾不可驗慮無以示信天下舊有祖宗所藏御前金寶宜自冬祀大禮畢行用而除新舊二寶印文付外照驗且以布告中外

七年制定命寶

時從于闐得大玉踰二尺色如截肪帝又制一寶赤螭紐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大和萬壽無疆凡十六字篆以蟲魚制作之工幾於秦璽其寶九寸檢亦如之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爲九

其後詔以九寶爲稱以定命寶爲首應行導排設去處定命與受命天子寶在左鎭國與皇帝寶在右又詔得寶玉於異域受定命於神寶合乾元用九之數以明年元日受之凡兩受寶皆赦天下

帝曰八寶者國之神器也至定命寶乃我所自制云

禮部言政和令奉使官第二等以上給印餘給記差出者遇替移罷故元借印記隨所在寄納本部歲終檢舉拘收而寄納州縣占留給借無以防之乃詔有司立法應州縣寄納禮部印記非奉朝旨不許擅行給借

高宗開大元帥府謝克家以玉寶來上文曰大宋受命之寶

建炎三年鑄三省樞密院銀印舊制中書門下省印方二寸一分樞密院印方一寸元豐中詔三省印銀鑄金塗

五月改鑄虎符頒降令刑部遍下諸處見行虎符並不得施行康定所鑄銅仍繳納尚書省又鑄金字牌凡赦書及軍機要切則用之自內侍省遣爲日行五百里

四年改造宮殿諸門號皇城司掌之舊號不復用

行宮禁衛所言應官司自給號記不許用黃色它色不許入皇城門又嚴代名借帶之禁論其罪如律

紹興元年製受命中興寶宣示輔臣此定命寶大半分是歲祀明堂八寶猶未備也

二年正月更定行宮殿諸門號勑入禁衛等黃綾入角道一千入殿門黃絹以方道千入宮門黃絹以圓道八千入皇城門黃絹以長道[illegible]千其後更殿門以黃緋圓宮門以緋黃絹方皇城門以緋紅絹圓又詔官司輒以黃緋色爲號者罪賞依僞造大禮赦號法

四年鑄行宮留守司印

權戶部侍郎王俣言文書以印記防姦僞錢穀尤爲要切不可借用他印今車駕巡幸凡常程文書皆留守司裁決以印記權行互

用如行在所度支用侍郎印金倉部通用金部印留守司權本部侍郎用尚書印太府司農寺並用寺丞印不惟日下交互異時必生姦欺請度支金倉部太府司農寺各鑄印以行在所或巡幸某印爲文事已發赴禮部置櫃封鎖掌之遇巡幸聞出行用庶無窒礙其它部要切記都省依此施行詔印文添行在所字

十二年四月行皇后冊禮冊用珉玉五十簡寶用金方一寸有半盡螭紐文曰皇后之寶隆興以後悉循是制

十六年郊祀始陳寶如承平之儀凡中興御府所藏玉寶十有一金寶三八寶皆高宗皇帝作入內內侍省掌之一曰鎭國神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疆二曰受命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三曰天子之寶答外夷用之四曰天子信寶事大兵用之五曰天子行寶封冊用之六曰皇帝之寶答鄰國書用之七曰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寶降御札用之大宋受命之寶太祖皇帝作定命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大和萬壽無疆徽宗皇帝作并八寶謂之九寶大宋受命

中興之寶（紹興元年作五月宣示于內殿寶玉明瑩追琢精巧） 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祀表） 二曰天下合同之寶（印中書門下省文字） 三曰書詔之寶（印詔書紹興元年湖南副總管孔彥舟以所得寶以進已令官繳以聞[illegible]物一無所用令具不須發進） 金寶三（皆建炎二年所作八月二日始用之）

三十二年（時孝宗以受禪）詔恭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聖壽太上皇帝禮官討論冊寶之制冊用珉玉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數視文之多寡聯以金繩首尾組帶刻龍鍍金藉以錦褥覆以紅羅泥金花匣塗以朱漆金飾龍鳳金環鏁鑰上以紅羅繡盤龍帕覆之承以金裝長竿牀金龍首魚鈎寶用玉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二寸二分以皇祐黍尺為度填以金盤龍鈕係以暈錦大綬亦小綬連玉環玉檢高七寸廣二寸四分皆飾以金裹以紅錦加紅羅泥金夾帕納於小盝盝以金飾之內設金牀承以玻瓈碧鈿石之屬又盝二重皆飾以金覆以紅羅繡帕藏以腰輿行馬並金飾香爐寶香匙火匙火筯燭籠燭刀亦以金為之命文思院製造乾道七年淳熙二年十二年加上尊號及紹熙元年上至尊壽皇帝聖尊號慶元二年上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尊號冊寶悉同此制又上壽聖太上皇后號及尊號冊寶如慈寧之制（[illegible]）紹熙初上壽聖皇太后壽成皇后尊號金寶皆六字文曰壽聖皇太后之寶壽成皇后之寶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盤龍鈕四年加上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尊號金寶以十字為文慶元二年十月上壽聖隆慈備福光祐太皇太后壽成惠慈皇太后壽仁太上皇后冊寶其制並同嘉泰時加上壽成惠慈太皇太后尊號冊寶亦如之（冊[illegible]）

孝宗隆興二年金部言初行會子權借戶部尚書印發印令行之已久恐致淆肴宜專有印記俾郎官掌之遂鑄太府寺專一檢察會子印二年復鑄尚書發印會子印

乾道元年禮官討論皇太子冊寶之制按會要冊用珉玉簡六十前後四枚刻龍填金貫以金絲首尾結為金花飾以粉錔襯以紅羅泥金夾帕藉以錦褥盛以黝漆匣長九尺五寸闊尺二寸高八寸柴以金花刻為金地合羅枝條隱起花覆以紅羅泥金帕絡以紅絲結條襯以法錦褥安以黝漆金葉裝床其竿飾以螭首今請用珉玉簡七十五其黝漆匣用金塗銀花鳳葉加以腰輿行馬飾以花鳳條以魚釣竿以螭首寶以黃金為之文曰皇太子寶係龜紐（舊制金寶方二寸厚五寸係以朱組大綬連玉環金檢長五寸闊二寸厚二分悉裹以紅錦加紅羅泥金帕納於小盝）

二年禮部請郡縣假借印記悉毀而更鑄

南渡之初有司印章多失前方連鑄給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號以別新舊然欺偽猶未能革至紹熙初禮部侍郎李巘言文書有印以示信防姦給與悉經省部具有條制然州縣沿循或以縣佐而用東南將印以掾曹而用司寇舊章名既不正故亦難防請令有司製州縣官合用印記舊印非所當用者毀之上從其請由是名實正而真偽別矣

寧宗嘉定十四年山東效順鑄滄濱淄萊登濰德莒濟密棣青海州靜海州泰安軍及京東安撫使馬步軍總管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大使印並冠以嘉定二字

十一月京東河北節制司繳進北方大將撲花所獻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并元符三年御府寶圖一冊（時惟東割置使嚴實京東河北節制北軍大將[illegible]之蹟令呂撫進） 又鎮江副都統制翟朝宗繳進玉寶檢時獲元符玉寶而朝宗以玉檢來上其文若合符契乃詔以來年元日受寶于大慶殿時又得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禮官條具典禮請附于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以獻宗廟閏十二月行奏獻之禮以內侍羅舜舉為內符寶郎提舉奉安玉寶有司錄製沿寶法物及寶輿

明年正月朔，皇帝服靴袍御大慶殿，設黃麾半仗受朝賀畢，次受玉寶，進呈讀印文訖，於天章閣安奉。巳未，大赦天下，監司帥守在外掀官以上令上表陳賀，及三衙諸軍都副統制親屬捧表進賀，皆特推恩。臣僚請詔禮官集受寶儀注，勒為成書，藏之秘閣。十六年七月，置奉安符寶所，建殿以內臣掌之。初淳熙十四年春有聶事愿者獲古印其文曰皇帝[illegible]之寶吳璘以獻于朝詔藏天章閣下工部考覈乃銅也按[illegible]紀封金寶石壺所受命寶及天下同文寶此寶不見於紀載朝論疑之寧不加寶云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五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

乘輿車旗鹵簿

昔人皇氏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或云：祇車也。及五龍氏乘龍上下以治。古史考之：黃帝作車，至少昊始駕牛，及陶唐氏制彤車，乘白馬，則馬駕之初也。

黃帝振兵，教熊羆貔貅貙虎，制陣法，設五旗五麾。

有虞氏因彤車而制鸞車鸞有鸞和也　有虞氏之旂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綏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周禮王建大麾以朝

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鉤車鉤有曲輿者也曲輿謂曲前闌也鉤之言不據自由　夏后氏之綏綏當為緌此錯誤夏后氏書文既注旄牛首又有旒　俾車正奚仲建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級。

夏后氏駱馬黑鬣駱馬黑相間也此馬白身黑鬣故云駱也夏尚黑故用黑鬣　夏后末代

制輦按輦人[illegible]輦也[illegible]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illegible]

殷因鉤車而制大輅大輅木輅也[illegible]有山車之象[illegible]鉤車之象[illegible]謂之桑根車[illegible]　殷之大白[illegible]白色[illegible]殷曰故奴車[illegible]人而輦[illegible]　殷人白馬黑首

周因鉤車以致木輅，約木以加飾，為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王在焉曰路玉路以玉飾諸末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illegible]三重三匝也玄謂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illegible]畫日月者正幅為縿[illegible]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賓以會賓客也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illegible]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象路以象飾諸末朱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illegible]

（[illegible]凡言勒者馬之[illegible]皆是類）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它飾。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條讀為絛，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爾。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illegible]金玉象路皆以革鞔而有金玉象之名，今此革路亦用革鞔而無它物，則名為革路。[illegible]）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前讀為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illegible]天子皆乘之[illegible]諸侯[illegible]）

陳氏禮書曰：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則車之作尚矣。或曰黃帝作軒冕，不可攷也。車之制，象天以為蓋，象地以為輿，象斗以為杠轂，象二十八星以為蓋橑，象日月以為輪輻。前軾而後戶，前輈而後軫，旁輢而首以較，下軸而衡以轐。對人者謂之對車，如舟者謂之輈，揉而相迎者謂之牙，輈之曲中謂之前疾，軓之上平謂之衡，衡之材與輿之下木皆曰任，以其力任於此也；轂之端與輢之下木皆曰軹，以其旁止於此也。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蓋常可以名部；軨前橫木可以名軨，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為車者，有長轂者，有短轂者，有杼輪者，有侔輪者，有反揉者，有仄揉者，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輈者，有直輈者，（[illegible]）有一轅者，有兩轅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illegible]）有廣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駕以馬，或駕以牛，或輓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樸以素，要皆因宜以為之制，稱事以為之文也。然禮有屈伸，名有抑揚，故論其任重，則雖庶人之牛車亦與大夫同稱大車；論其等威，則雖諸侯之正路，於王門曰偏駕而已。

又曰：路，大也。玉路、金路、象路，以金玉象飾之也；革路，鞔而漆之；木路，漆之而不鞔。則有飾者皆鞔而漆，鞔而漆者無飾也。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金路鉤樊纓九就，象路朱樊纓七就，革路龍勒條纓五就，木路前樊鵠纓。錫者，錫在顱；鉤在頷；朱者，勒之色；龍者，勒之飾。詩言鏤鍚，左傳言錫鸞和鈴，昭其聲也。莊周言齊之以月題。錫，白金也；鏤，其文也；月題，其象也。則錫象月而鏤之，又昭其聲也。詩言鉤膺，（毛氏曰：鉤膺，樊纓。）則鉤在膺前，赤金為之。爾雅轡首謂之革，詩曰鞗革金厄，儀禮士綏轡貝勒。夫諸侯之鞗革有金厄，（毛氏曰：厄，烏蠋也。）士之勒有貝飾，則王之革路有龍勒宜矣。巾車、行人言樊纓，禮記、左傳皆作繁纓。繁纓十有再就、九就、七就、五就之別，此左傳所謂游纓昭其數也。杜預曰：纓在馬膺前，如索帬。則纓非鞅也，樊然為鞅之飾耳。杜子春謂故書鵠或為結，則前樊結纓者，無就而結之。介條則不結，則條纓垂而長者也。然則錫也、鉤也、朱也、龍勒也，玉、金、象、革四路蓋皆有之。采芑言方叔之車鉤膺鞗革，韓奕言韓侯之鉤膺鏤鍚。夫方叔在征則革路矣，而有鉤膺；（[illegible]）韓侯就封則象路矣，而有鏤錫。是錫不特施於玉路，而鉤不特施於金路也。以此觀之，則禮所謂錫也、鉤也、朱也、龍勒也、條也，各舉其一，互相備也。若夫木車則質而已，故前樊結纓，則結其前而非全結也。巾車言五者之飾，皆其首面頷膺之著者也，故不及腹帶。鄭康成以樊為鞶帶之鞶，又以龍為尨，條為絛，前為翦，非也。纓蓋用組為之，與冕纓同，五采一匝為就，與圭繅冕旒之就同。鄭司農以士喪馬纓三就為削革三重，康成謂樊纓以五采罽飾之，又謂金路無錫有鉤，鴞纓就數與革路同，殆不然也。禮曰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詩曰路車有奭，毛氏曰奭，赤貌。路車之飾皆丹漆矣。然禮言玉路以祀，又言素車之乘，蓋王之祀天，自國至大次則乘玉路，自大次以升壇則乘素車，猶之郊祭服以皮弁，及祭則服大裘冕也。巾車金路以賓同

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言同姓
以封而不言以封同姓言異姓以封而不言以封異姓則姚以
賓獨賓同姓以朝獨朝異姓故也然同姓一異姓二以異姓對
庶姓則庶姓非異姓也（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孔子以南宮縚爲異姓則異姓姻也庶姓非姻也）
以異姓對同姓則庶姓亦異姓而已故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
封異姓禮記於侯授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
凡此所謂異姓者庶姓預之也同姓亦曰內姓異姓亦曰外姓
左傳曰同姓選親外姓選舊
又曰書曰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
輅在右塾之前禮器曰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郊特牲
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然則周官馭玉路者謂
之大馭則玉路謂之大路獨周爲然若夫商之大路則木路而
已春秋傳與荀卿曰大路越席禮器與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
就明堂位曰大路商路也孔子曰乘商之輅皆木路也然禮器
與郊特牲之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其言次路繁纓五就七就則不
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反此而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
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
二路則商之次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耶鄭氏以七就爲誤是
過論也夫綴路金路也以其綴於玉路故也先路象路也以其
行道之所先故也次路革路木路也以其次於象路故也周官
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
于四方以路從蓋王之行也乘玉路而先之以象路次之以革
路木路而金路綴於玉路之後觀書言先路在左塾之前而居西
次路在右塾之前而居東春秋之時鄭侯以先路三命之服賜
子展以次路再命之服賜子產魯以先路三命之服賜晉三帥
以一命之服賜司馬輿師以下則先路固貴於次路矣孔安國

亦以先路爲象路蓋亦有所受之也諸侯有先路後路亦有大
路樂記亦曰大輅天子之輅所以贈諸侯雜記諸侯之賵有乘
黃大路相遂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蓋諸侯之大輅則金
路謂之大路猶熊侯謂之大夫侯春秋傳稱王賜晉文公以大
路之服（僖二十八年）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定四年）王賜鄭子
蟜以大路（襄十九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襄二十四年）杜氏以賜魯衛晉
之大路皆金路賜穆叔子蟜之大路當是革木二路此不可考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
旝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illegible]）
道車載旞（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 [illegible]）斿車載旌（[illegible]）大麾以田（[illegible]）大帛以即戎（[illegible]）翿旌（[illegible]）

陳氏禮書曰釋名曰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明堂位曰有虞氏
之綏夏后氏之綢練商之崇牙則其制有自矣司常日月爲常
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
則其等有辨矣然熊虎爲旗而九旗亦謂之旗經傳凡言旌旗
是也日月爲常而諸侯之旂亦謂之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
是也交龍爲旂天子之常亦謂之旂覲禮天子載大旂是也析
羽爲旌天子至大夫士之旗亦謂之旌樂記龍旂天子之旌鄉
射旌各以其物是也爾雅曰素錦綢杠纁帛縿素升龍于縿練
旒九飾以組維以縷蓋揭旗以杠綢杠以錦正幅爲縿爲旒旒
亦曰飾縿以纁則旒續矣左傳曰續旐是也升龍素則降龍青

矣曲禮曰左青龍是也蓋青陽也素陰也陽在上而降陰在下而升交泰之道也覲禮曰天子載大旂升龍降龍周禮曰交龍爲旂又曰諸侯建旂則天子諸侯之旂龍章一也司馬法謂旗章夏以日月上明商以虎上威周以龍上文先儒謂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然商頌曰龍旂十乘則商不聞其以虎也天子之旂亦升龍降龍不象其升朝下復也先儒又謂天子之旌高九仞（仞八尺）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射禮無物則翿旌杠三仞士喪禮無銘則緇銘而杠三尺其說蓋有所受也舊圖杠首爲龍首銜結綏及鈴蓋本唐制然歟

又曰周禮司常日月爲常巾車王乘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illegible]與明堂位言魯用天子之禮亦曰龍旂承祀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常有三辰升龍降龍設弧不可備弧矢（[illegible]）畫牙以飾之以旌垂之以鈴人臣有功則書於其上考工記曰弧旌枉矢以象弧（鄭氏曰[illegible]）明堂位曰乘大路載弧韣覲禮侯氏載龍旂弧韣左傳曰錫鸞和鈴爾雅曰有鈴曰旂書曰砥有成績祀于太常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觀此則太常之制可知矣太常不特祀天而已至於拜日禮月祀方明禮四瀆禮山川秋治兵冬大閱皆載焉祀方明遂會諸侯則所會之旂與載之大亦異矣治兵大閱然後田則治兵大閱之旂與田大麾異矣鄭氏謂春夏之田用大麾秋冬建太常王之自將建太常不自將建大白然後治兵求即戎也治兵大閱未即田也執謂行師而不建大白田而不建大麾乎然常之三辰則日月北斗而已與衣服之畫星辰不同觀曲禮曰招搖在上穆

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旗以指物則所畫者不過北斗耳漢郊祀歌曰招搖靈旗則後世旗亦畫北斗也

周曰輜車即輦也（不知何年去其輪周十五人而輦）

秦平九國蕩滅典籍舊制多亡因金根車用金爲飾謂金根車而爲帝軫（金根以金爲飾）旗皂旒以從水德復法水數駕馬以六（五子之歌曰若朽索之馭六馬則六馬非始於秦但法水德相扶耳）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周制凡良車散車不在馬者其用無常以給游燕及恩惠之賜後車所載財貨輜重之車[illegible]）法駕半之左右分行其車皆皂蓋赤裏朱轓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爲省中（[illegible]）秦以輦爲人君之乘（[illegible]）

漢制乘輿大駕備車千乘騎萬疋屬車八十一乘公卿奉引太僕大將軍叅祀天於甘泉用之三輔黃圖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備千乘萬騎出長安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法駕京兆尹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石林葉氏曰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別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爲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爲君臣通稱二字別無義此說爲差近或又以鹵爲鼓簿爲部謂鼓駕成而部伍不知鹵何以謂之鼓又謂石季龍以女騎千人爲一鹵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曉今有鹵簿記宋宣獻公所脩審以簿籍之簿則既云簿不應更言記

漢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或在最後左騑馬騣上）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翠鳳之駕（師古曰天子乘車為鳳形而飾以翠羽也揚雄傳）旌旗鼓車旄頭先驅（師古曰凡此皆天子之儀又東方朔傳應劭云旄頭以羽林為之髮正向上而長衣繡衣在乘輿之前）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蓋取三人為名義耳漢[illegible]以舍人從高祖常為驂乘文帝自代來令宋昌驂乘文帝朝東宮趙談驂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獨奈何與刀鋸餘人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武帝時金日磾為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出則驂乘宣帝始立謁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

高祖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所殺者赤帝子故也

司馬相如傳乘鏤象六玉虯（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鏤其車轄六玉虯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虯龍子有角曰虯）拖蜺旌（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為旌有似虹蜺之氣）靡雲旗（畫龍虎為旗於旗以雲氣）前皮軒後道游（皮軒之上以虎皮為重蓋天子時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言虎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車之後也）

揚雄傳乘輿廼登天鳳凰兮翳華芝（師古曰鳳凰者車以鳳凰為飾也華蓋也以華芝為蓋也）駟蒼螭兮六素虯（四六駕數也蛟龍一名螭）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方並也）張燿日之元旄揚左纛被雲梢（梢與旓同）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鍾建五旗（舊儀云黃帝車駕建五旗蓋謂五色之旗也以本生承其下取其氣重致之）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立歷天之旂曳梢星之旃舉洪頤植靈旗（洪頤旗名也）

漢舊儀皇帝起居儀宮馬內百官所使按傳籍而後出入營衛周廬晝夜譙何殿門外署衛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黃門鉤盾近署屬少府輦動則左右傳帷幄者稱警車則衛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建五旗丞相入卿執兵奉引先置索室清宮而後往故曰出則屏門入則疾塞所以重威固絕無間防未然也乘輿冠高山冠飛羽之纓幘耳赤丹紈裏帶七尺斬蛇劍履虎尾絇履諸王

漢輦因秦以彫玉為之方徑六尺或使人輓之或駕果下馬

東漢大駕希用惟上陵及遭大喪施之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或曰[illegible]）前驅有九斿雲罕（斿車有九乘[illegible]東京賦曰雲罕九斿[illegible]名也）鳳凰闟戟（[illegible]）皮軒鸞旗（[illegible]）皆大夫載（皮軒以虎皮軒[illegible]曰皮軒車[illegible]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illegible]）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胡廣曰[illegible]）民或謂之雞翹非也（[illegible]）後有金鉦黃鉞（[illegible]）黃門鼓車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皆皂蓋赤裏朱轓戈矛弩服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縣豹尾（薛綜曰[illegible]）豹尾以前比省中（[illegible]）行祠天郊以法駕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其餘令以下皆先行後罷

乘輿金根安車立車（蔡邕曰[illegible]）輪皆朱班重牙（[illegible]）貳轂兩轄（[illegible]）金薄繆龍為輿倚較（[illegible]）文虎伏軾（[illegible]）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illegible]）𢧵文畫輈羽蓋華蚤（[illegible]）建大旂十有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illegible]）象鑣鏤鍚金鋄方釳插翟尾（[illegible]）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犛牛尾為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illegible]曰馬在中曰服在外曰騑[illegible]）是為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白馬者朱其髦尾為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為副車（古文尚書[illegible]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一[illegible]凡四馬為乘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易孟氏春秋公羊說云天子駕六許[illegible]以為天子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illegible]四馬周九乘人馬有四馬者貴一馬也諸侯以四馬[illegible]乘事夫乘亦四馬也今帝者駕六自此漢制與古異矣蔡邕表志曰以文義不著之故俗人多失其名五時副車曰五帝車鸞旗曰雞翹耕根曰三蓋其比非一也

蔡邕獨斷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為五時副車俗人名之曰五帝車非也又有戎立車以征伐三蓋車名耕根車一名芝車親耕藉田乘之又有獵車幔輪有畫田獵乘之緑車名曰皇孫車天子孫乘之以從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瓜黃屋左纛金鍐方釳繁纓重轂副牽（[illegible]）重轂者轂外復有一轂施牽其外

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橫文畫輈龍首銜軛牙班輪升龍飛軨（[illegible]）諸馬之文素軛

金鍐方釳插翟象鑣（[illegible]）沫升龍赤扇汗（[illegible]）青兩翅燕尾駙馬左右赤珥流蘇飛鈴

節亦皆

漢官儀侍中左貂右蟬本秦丞相史往來殿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至東京時屬少府亦無員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參乘與中官俱止禁中

光武平公孫述始獲葆車輿輦而因其制金根車擬周之玉輅最尊者也（其制見前）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為副

魏武王受漢獻帝命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明帝景初中山荏縣黃龍見以為魏得地統服色尚黃戎事乘黑首白馬

魏晉小出則乘輦亦多乘輿

晉制玉金象革木等路是為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為櫕（其下反）文三十輻法月之數重轂貳轄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軨金薄繆龍之為輿倚較較重為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櫕文畫轅及轓青蓋黃為裏謂之黃屋金華施橑末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為鵾翅加以金銀彫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鵾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棨（音啟）戟於車之右皆囊而施之棨戟韜以黻繡上為亞字繫大蛙蟆幡軛長丈餘於戟之杪以犛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是為左纛轅皆曲向上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揉而能自曲

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飾車因以為名革者漆革木者漆木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仞委地畫日月升龍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旒以會萬國之賓亦以賜上公及王子母弟象路建大赤通赤無畫所以視朝亦以賜諸侯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兵事亦以賜四鎮諸

侯之木路建大麾以田獵其麾色黑亦以賜蕃國王路駕六黑馬餘四路皆駕四馬馬並以黃金為文髦插以翟尾象鑣而鏤錫（[illegible]）金鍐而方釳（[illegible]）繁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illegible]）左右吉陽筩[illegible]之響鈎膺玉瓌（[illegible]）龍輈華轙（[illegible]）五路皆有錫鸞之飾和鈴之響[illegible]法駕行則有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臨軒大會則陳乘輿車輦旌鼓於其殿庭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按周禮惟王后有安車也王亦無之自漢以來制乘輿乃有之有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名為五時車俗謂之五帝車天子所御則駕六其餘並駕四建旂十二各如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旂安車則斜注駕馬亦各隨五時之色白馬則朱其鬣尾左右騑驂金鍐鏤錫黃屋左纛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

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為義蓋取負重致遠而安穩也旗常縷不針所謂德車結旌也天子親戎則針謂戎車綵旌也）晉大駕鹵簿先象車（象車漢鹵簿最在前武帝太康中平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元正大會駕象入庭）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鼓吹正二人引次洛陽令皂車駕一中道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次司隸校尉駕三戟吏六人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廷尉卿駕駟戟吏六人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記居左衛尉居右並駕一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次東西捕賊倉戶等曹屬駕一列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右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一部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次部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匹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揭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黃麾騎中道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左右各四行各大戟楯次九尺楯弓矢弩並熊渠佽飛督領之次司

南車駕駟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武賁郎將騎中道次九遊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次雲罕車駕駟中道長戟斜偃向後次皮軒車駕駟中道次鑾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九尺楯弓矢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却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次高蓋中道左畢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次華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次棡鼓中道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大將軍參左右又各增三行為九行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細弩一行細跡禽一行植斧一行刀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都尉校尉為左右各十三行金根車建青旂十二左將軍騎右殿中將軍持鑿腦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徒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麾騎在右次相風中道次中書監騎左秘書監騎右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次大輦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在右次青立車次青安車次赤立車次赤安車次黃立車次黃安車次白立車次白安車次黑立車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旂如車色立車正豎旗安車斜拖之次蹋豬車駕駟中道䍐旗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十二旂熊渠督左次佽飛督右次御軺車次御四望車次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次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書郎六人分左右並駕一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蘭臺令史分左右並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車後

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
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馬六十匹次金鉞
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金鉦車駕中
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
十三人次阜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
功曹史並駕一次大鴻臚駕駟戟吏六人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大鴻
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次三御並騎吏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
車六人執方扇羽林十人朱衣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
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軍次後軍將軍在左右軍將軍在
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後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
簿鼓吹如步兵射聲次領護騎遊擊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
兵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鞉角金鼓令下信幡軍
校並駕一功曹史主簿並騎並從繖扇幢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六　十四

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四將一人持
幢一人持鞉一人並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郎簿十隊
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騎鞉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一人步在後
騎皆持矟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五隊
隊各五十人黑䘚褶將一人騎校鞉用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
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并領之其鹵車因後漢制但制御衣御書御輅御藥等車駕牛
陽遂四望繐皇輪小形
晉自過江之後舊章多缺元帝踐極始造大路戎路各一皆即古金
根之制也無復充庭之儀至於郊祀大禮則權飾餘車以周用六師
親征則用戎路去其蓋而乘屬車但五乘而已加綠油幢朱絲路飾
貴父路黃金塗五采其輪轂猶素兩箱無金錦之飾其一車又是輅
車昔儀天子所乘駕六是時無復六馬之乘五路皆駕四而已同用
黑是爲玄牡無復五時車有事則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其後但

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義蓋取其
負重致遠安而穩也旗常纏而不舒飾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
親戎五旗舒飾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指南車過江亡失及義熙五年
劉裕屠廣固始復獲焉及使工人張綱補緝周用十三年裕定關中
又獲司南記里諸車制度始備其輦過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謝安率
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師舊輦形制無差大小如一時人服
其精記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鉦輦豹尾舊式猶存元興中屬車唯
九乘苻堅敗又得僞車衆增爲十二乘
宋孝武大明中尚書左丞荀萬秋改造五輅依古金根車加赤漆欀
畫玉飾諸末建青旗十有二旒駕駟以玄復因漢之安車章施羽葆
蓋杞以金根爲金輅建青旗駕玄馬四羽葆蓋以賓象革木輅並擬
玉輅象輅視朝革輅即戎二輅並建赤旂駕玄馬四木輅建赤麾以
田駕赤馬四大事法駕五輅俱出孝建中尚書令王宏議屬車起秦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六　十五

八十一乘及三十六乘並不出經典自胡廣蔡邕傳說耳又是從官
所乘非常副車止數江左五乘則儉不中禮帝王文物旗旒皆十二
爲節今宜依禮十二乘從制
齊武帝永平初伏曼容議取德尚青車旗先青次赤次白次黑軍容戎事宜
依漢道行運之色因宋金根車而脩玉輅畫輪金塗兩箱上望板前
優遊通綠金塗鏤鍱碧紋箱鑿鏤金薄帖兩箱外織成衣兩箱裏金
塗鏤回釘玳瑁帖望板箱上帖金博山優遊上和鸞立花趺銜鈴銀
帶玳瑁背優遊下隱膝裏施金塗鏤回花釘織成丈優遊橫前施玳
瑁帖金塗花釘金塗倒龍後梢鑿銀玳瑁龜甲金塗花沓望板金塗
受福望龍諸校飾軛及諸末皆螭龍首龍形板在車前銀帶花獸金
塗受福綠裏鏤鍱玳瑁織成衣裏金塗鏤回花釘外金塗博山辟
邪障風幰銜花升蓋金塗鏤鍱二十八爪支子花黃錦升衣複碧綃
漆布綠油頂絳絲織成顏苞及鼓見赭古孔雀毛複錦綠紋隨陰懸諸

珠琫佩金塗鈴雲朱結人綏雜色眞孔雀氈一轅漆畫車衡銀花帶衡上金塗博山四鸞鳥立花趺銜鈴龍首銜軛棰翟尾上下花沓絳綠絲的望繩八枚旂十有二旒畫升龍竿首金塗龍銜大綿幡具氈築戟織成衣金塗沓駐及受福金塗鴈鍍鍱漆安立床在車中錦複黃紋爲安立衣錦複黃紋障泥八幅長九尺綠紅錦苞帶織成花五輅江左相承駕駟左右騑爲六旄絳絲遊御繩其重轂貳轄飛軨幡赤油金紫眞氈左纛置左騑馬軛上金鍐方釳繁纓金塗紫皮帶金氈橫在馬膺前其鏤鍚皆如古制初加王輅爲重蓋捷實鳳凰綴金鏤珠璫玉琫珮四角金龍銜五采氈又麒麟頭加以采畫馬首戴之竟陵王子良啓曰凡蓋圓象天軫方象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之飾求諸志錄最爲乖衷又假爲麟首加乎馬頭事不師古鮮或可施至建武中明帝乃省重蓋等金輅之飾如王輅而減少象輅減金輅革輅如象輅而尤減木輅如革路建大赤麾首施大綿幡玉輅金輅建碧旂象輅木輅建赤旂

齊輦因宋制名小輿〔輿卽今輦車之流〕宋齊增其飾竹箱外鏤鍍金薄碧紗衣織成芭錦衣箱裏及仰頂隱膝後戶金塗鏤面釘琉璃帖金塗松精登仙花鈿綠四望紗萌子上下前後眉鏤鍱轅枕長角龍白牙蘭瑇瑁金塗校飾漆障形板在蘭前金銀花獸攫天代龍師子鏤面榆花鈿金龍虎扶轅軛上金鳳凰鈴鏁銀口帶星後梢瑇瑁帖金塗花沓銀星花獸幔竿杖金塗龍牽縱橫長網又制卧輦校飾如坐輦不堪服用復制小輿形如軺車小行幸則乘之

梁車輅初因齊制天監三年五輅旗麾同用赤而旒不異以從行運所尚也七年帝據周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今祀乘金輅詔下詳議周捨謂金輅爲祭車本不關於祭祀於是改陵廟皆乘玉輅以采絲

梁制小輿似軺車金裝漆畫施八橫元正大會乘出上殿西堂舉哀亦乘之行則從後又制步輿方四尺上施隱膝人輿上殿天子至下賤通得乘之後制副輦加笨〔步本反〕如犢車通幰朱絡謂之蓮輦

陳初因梁文帝天嘉初令劉仲舉議鎗遜漢晉舊飾造玉金象革木等五輅皆金薄交龍爲輿倚校文豹伏軾虬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穫文畫轓綠油蓋黃紋裏相思撥金華末耶注旂旗於車之左各依方色加棨戟於車之右韜以黻繡獸頭幡長丈四尺懸於戟杪玉輅正副同駕六馬餘皆駕駟並金叉髦插於翟尾玉爲鏤鍚以絲貫蛙蟆幡緌兩頭易漢之飛軨五路兩箱後皆玳瑁爲鵾翅金銀雕飾兩箱裏衣紅錦金花帖釘上用紅錦爲後檐青紋綖帶夏花簟各綺繡褥

後魏道武帝天興初脩軒冕制乾象等輦草創制度多違舊章至孝文太和中儀曹令李韶更議改正唯備五輅各依方色其餘車輦猶未能具明帝熙平中侍中崔光等議大造車服五輅並駕五馬亦無經據

道武帝天興二年命禮官捃古法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魚麗鴈行前驅皮軒闟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笳唱上不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巡行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宮則設之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鴈行更爲方陣鹵簿列步騎內外爲四重列標建旌通門建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導從在甲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稍內子在刀楯內五品朝臣夾列乘輿前兩箱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車〔後魏制無伯男〕旒麾蓋信幡及散官構服一皆純黑天興初始脩軒冕制乾象輦羽葆圓蓋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街雲罕〔星經曰畢爲天街天子出旌頭罕畢以前驅〕山林奇瑞遊麟飛鳳朱雀玄武騶虞青龍駕二十四馬又制大樓輦車龍輈加玉飾四轂六

衡方輿圓蓋金雞樹羽寶鐸旒蘇鸞雀立衡螭龍銜軛建大常畫升
龍日月駕二十牛又制象輦左右金鳳白鹿仙人羽葆旒蘇金鈴玉
佩初駕二象後以六駝代之後有游觀小樓等輦駕十五馬車等草
創修制多違舊章
北齊車服制度多門後魏天保中所乘是太和中李韶所制五輅
後周依周禮設六官置司輅之職掌公車之政辨其名品物色皇帝
之輅十有二等一曰蒼輅以祀昊天上帝二曰青輅以祀東方上帝
三曰朱輅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四曰黃輅以祭地祇中央上帝及
夕月六曰玄輅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神州此六輅通漆之而無他
飾即周木輅遺象也馬皆疏面之旌就以方色俱十有二七曰玉輅
以享先皇加元服納后八曰碧輅以祭社稷享諸先帝食三老五更
享諸侯耕耤九曰金輅以祀星辰視朔十曰象輅以望秩羣祀十一
曰革輅十二曰木輅此六漆畫之用玉碧金象革物飾諸末錫面金
帖廿七

鉤就以五采俱十有二其輅之飾重輪重較加葺蓋皇帝之輅輿廣
六尺有六寸畫輪軌衡以雲牙箱軾畫文內畫以雜獸獸伏軾麋侍
較三辰之常玄青蒼等旗皆隨組之六仞輿地設和鸞以節趨行圓蓋
方輿以象天地
後周太常畫三辰 日月五星 旂畫青龍 天子升龍諸侯交龍 旟畫朱鳥 旌畫黃麟 旗
畫白虎 旐畫玄武皆如雲氣其旒物在軍亦畫其事號之以雲氣徽
幟亦如之 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異方書其與姓名之事號徽幟亦書之 旌節又畫白虎而析羽於
其上又司常掌旗物之藏通帛之旗六以供郊祀蒼赤黃白玄等旗
三辰之常畫繢之旗六以充玉輅之等一曰三辰之常二曰青龍旗
三曰朱雀旗四曰黃麟旗五曰白虎旂六曰玄武旗皆左建旗而右
建闟戟又有繼旗四以施軍旅一曰麾以供軍將二曰旟以帥師三
曰旐 伐吉 以供旅師四曰旆以供卒長諸公方輅碧輅建旂金輅建旟
象輅建物木輅建旐諸侯自金輅而下如諸公之旗諸伯自象輅而
下如諸侯之旗諸子自犀輅而下如諸伯之旗諸男自篆輅而下如
諸子之旗三公犀輅貝輅篆輅建旟旐夏篆夏縵及輚車建物孤卿
以下各以其等其旗旌杠皇帝六仞諸侯五大夫四士三旒皇帝曳
地諸侯及軹大夫及轂士及軫凡注毛於杠首曰綏析羽曰旌全羽
曰旞其緌皇帝諸侯加以孤纛樹戟方六尺而被之以黻唯皇帝諸
侯輅建焉 明戟杠綢白練為
隋開皇元年內史令李德林奏後魏輿輦乖制請廢唯留後魏太和
時李韶所制五輅北齊所尊後著令制玉輅青質重箱盤輿左龍右
虎金鳳翅畫檐文軛左立犛金鳳一在軾前八鑾在衡二鈴在軾龍
輈之上前設障塵青蓋黃裏繡旒帶金博山綴以鏡子下垂八珮樹四
十旒羽輪皆朱班重牙復轄左建太常十有二旒皆畫升龍日月其
長曳地右載闟戟長四尺闊三尺黻文旗首金龍頭銜鈴及纓垂以
結綬駕蒼龍金鍐方釳插翟尾五焦鑣錫鑾纓十有二就皆五采繪
帖廿五

羈為飾天子祭祀納后則乘之金輅赤質左建旗畫飛皐右建闟戟
盤輿鳳等並同玉輅駕赤騮臨朝會同饗射飲至則乘之象輅黃質
左建畫旂麟右建闟戟駕黃騮祀后土則乘之革輅白質鞔以革左
建旗畫騶虞右建闟戟駕白駱巡狩臨兵則乘之木輅黑質漆之左
建旐畫玄武右闟戟駕黑騮田獵則乘之其輅並駕六馬馬旆同玉
輅復置安車重輿曲壁紫油纁裏通幰朱絲絡網朱鞶纓駕赤騮臨
幸所乘 按隋氏五輅差别丸輿存羲飾旗物制文質湘半 文帝既平陳因為法令憲章往
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煬帝大業初復備大駕八十一乘
並如轉車紫通幰朱絲絡黃金飾駕一牛在鹵簿中華行正道後帝
嫌多大駕減為三十六乘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可也 詳見此史閣服儀
隋制輦而不施輪通幰朱絡飾以金玉而人荷之又依梁制副輦後
制輿如輦而小宮苑私宴御之小輿方形同幰帳自閤內升殿御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一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

乘輿車旗鹵簿

唐制凡天子之車曰玉輅者祭祀納后所乘也青質玉飾末路者饗射祀還飲至所乘也赤質金飾末象路行道所乘也黃質象飾末革路者臨兵巡守所乘也白質鞔以革木路者蒐田所乘也黑質漆之五路者重輿左青龍右白虎金鳳翅畫苣文鳥獸黃屋左纛金鳳一鈴二在軾前鸞十二在衡龍輈前設鄣塵青蓋三層繡飾上設博仙方鏡下圖鏡樹羽輪金根朱班重牙左建旂十有二旒畫升龍其長曳地青繡綢杠右載闟戟長四尺廣三尺黻文旂首金龍銜結綬及緌帶垂鈴金鍐方釳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十二就旌旗蓋鞶纓皆從路質蓋裏皆用黃五路皆有副耕根車者耕籍所乘也青質

三重蓋餘如玉輅安車者臨幸所乘也金飾重輿曲壁紫油纁朱裏通幰朱絲絡網朱鞶纓朱覆髮具絡駕赤騮副路耕根車安車皆八鸞四望車者拜陵臨弔所乘也制如安車青油纁朱絲絡網又有屬車十乘一曰指南車二曰記里鼓車三曰白鷺車四曰鸞旗車五曰辟惡車六曰皮軒車七曰羊車與耕根車四望車安車為十乘行幸陳于鹵簿則分前後大朝會則分左右

太宗貞觀元年十一月始加黃鉞車豹尾車通為屬車十二乘以為儀仗之用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於鹵簿之內若大陳設行則分左右施於儀仗之中高祖太宗大礼則乘輅高宗不喜乘輅每有大礼則乘輦至武太后以為常玄宗以輦不中礼廢而不用開元十一年冬祀南郊乘輅而往礼畢騎還自是行幸郊祀皆騎於儀仗之內其五輅與腰輿陳於鹵簿而已

唐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輦四曰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輿有三一曰五色輿二曰常平輿三曰腰輿

唐大駕鹵簿天子將出前二日大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庭晝漏上五刻駕發七刻擊一鼓為一嚴前五刻擊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前二刻擊三鼓為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殿庭通事舍人引群官立廟堂侍中中書令以下奉迎於西階侍中負寶乘黃令進路於太極殿西階南向千牛將軍一人執長刀立路前北向黃門侍郎一人立侍臣之前贊者二人既外辦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天子乘輿以出降自西階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千牛將軍前執轡天子升路太僕卿授綏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黃門侍郎前奏請發引駕動警蹕鼓傳音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而出千牛將軍夾路而趨駕出承天門侍郎乘馬奏駕少留敕侍臣乘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

門侍郎退稱侍臣乘馬贊者承傳侍臣皆畢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後部從在黃鉞內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路前贊者在供奉官內侍臣乘畢侍郎奏請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侍郎復位千牛將軍升侍郎奏請發導駕先萬年縣令次京兆牧次太常卿次司徒次御史大夫次兵部尚書（自縣令以下並正道威儀各乘輅其鹵簿各依本品給之）次清遊隊白澤旗二（分左右各一人執各二人引二人夾）二人（史也）金吾折衝二人（各領四十騎戎服分左右）次金吾大將軍二人分左右（各二人引各一人夾）（騎以弓箭横刀捉也）次金吾果毅二人（領虞候佽飛四十八騎平巾幘大口袴分左右引對）次外鈇甲佽飛二十四騎（並行分左右引對甲騎各六重）次朱雀旗一騎執（二人引二人夾並戎服）次金吾折衝都尉一人（領四十騎弓箭横刀夾道）次龍騎十二（各一騎執並戎服大袍橫刀行正道）次指南車次記里鼓車次白鷺旗車十二旗次辟惡車次皮軒車（並四馬駕士各十四人）（每一旗前二人騎為二重引護後副竿二分左右又金吾果毅二人騎領也）次引駕十二重（重二人並行正道皆帶横刀已後仗前一重弓箭相間金吾果毅一人檢校）次鼓吹令

二人次掆鼓十二面金鉦十二面次大鼓百二十面次長鳴百二十具次鐃鼓十二面歌簫笳各二十四次大橫吹百二十具節鼓二面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各二十四次掆鼓十二面金鉦十二面次小鼓百二十面次中鳴百二十具次羽葆鼓十二面歌簫笳各二十四（自掆鼓以下工人皆自副並騎分左右橫行每鼓皆二人夾每隊皆有主帥五人以上統領）次殿中侍御史二人次黃麾一人執（騎二人夾）次太史令一人次相風轝（轝士八人）次掆鼓金鉦各一司辰一人典事一人刻漏生四人分左右次行漏輿正道（匠一人轝士四十人）次鈒戟前隊左右武衛果毅各一人騎（分左右）次天色繡幡一次金節十二次罕畢各一（左罕右畢）次朱雀幢一次左青龍幢右白武幢各次導蓋一叉次稱長一次鈒戟（各百四十四人分左右也）次左右衛將軍各一次御馬二十四（匹分左右也）次尚乘奉御二人（分左右）次左青龍旗右白武旗各一左右衛果毅各一人（各領二十五騎分左右）次通事舍人（八人騎分左右）次侍御史二人次御史中丞二人次御史二人次拾遺二人次補闕二人（並騎分左右）次起居郎

二人（分左右）次起居舍人（二人分左右）次諫議大夫（二人分左右）次給事二人（分左右）次黃門侍郎（二人分左右）次中書侍郎（二人分左右）次左散騎常侍（二人在左）次右散騎（二人在右）次侍中（二人在左）中書令二人在右（[illegible]）次香蹬一次左右衛將軍（[illegible]）次班劍儀刀（左右廂各十二行[illegible]）次左右衛郎將各一人（[illegible]）次左右驍衛郎將各一人（[illegible]）次左右衛供奉中郎將四人（[illegible]）次左右衛大將軍（[illegible]）次玉輅（[illegible]）次千牛將軍一人中郎將二人分左右次千牛備身（[illegible]）次御馬二定次左右監門校尉各一人（[illegible]）次牙門（[illegible]）次左右監門校尉各十二人騎（[illegible]）次左右驍衛翊衛各三隊（[illegible]）次左右衛夾轂廂各六隊（[illegible]）次孔雀扇各四（分左右也）次腰轝一次小團扇四次方扇十二花蓋

次大輦一（尚輦奉御二人殿中少監一人騎從）次諸司侍奉官二人（分左右）次御馬二十四疋（分左右）次尚乘直長二人（分左右）次大繖二孔雀扇八夾繖次小扇十二次朱畫團扇十二次花蓋次俾倪十二次玄武幢一次絳麾二次細稍十二次後黃麾一次殿中侍御史二人（騎分左右）次大角百二十具（[illegible]）次後部鼓吹羽葆鼓十二面工人十二歌簫笳各工人二十四次鐃鼓十二面工人各十二歌簫笳各工人二十四次小橫吹百二十具工人百二十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各工人二十四次芳輦（[illegible]）次小輦一（[illegible]）次小輿一（[illegible]）次尚輦直長二人（分左右）次左右武衛五牛旗轝五（[illegible]）次乘黃令一人承二人（[illegible]）次金輅（[illegible]）次象輅（[illegible]）次革輅（[illegible]）次五輅（[illegible]）次耕根車（[illegible]）次安車（[illegible]）次四望車（[illegible]）次羊車（[illegible]）次

屬車十二乘（[illegible]）次門下中書秘書殿中等局官各一人（[illegible]）次黃鉞車（[illegible]）次豹尾車（[illegible]）次左右威衛折衝都尉各一人（[illegible]）次左右領軍將軍各一人（[illegible]）次前後左右廂步甲隊四十八隊（[illegible]）次左右廂黃麾仗（[illegible]）廂各獨揭鼓十二重（[illegible]）左右領軍黃麾仗（[illegible]）次左右衛將軍各一人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各大將軍一人（[illegible]）次殳仗左右廂各十八人（[illegible]）次諸衛馬隊（[illegible]）次玄武隊（[illegible]）金吾折衝一人（[illegible]）次玄武隊前大

戰隊後當正道執殳仗行內置牙門一二人執四人夾騎分左右次牙門左右狛

各開五門門二人執四人夾騎分左右第一門在左右威衛黑質步甲隊後白質步甲隊前第二門在左右衛步甲隊後左右領軍黃麾仗前第三門在左右麾仗前第三門在左右麾仗後左右驍衛黃麾仗前第四門在左領軍衛黃麾仗後左右廂步甲隊前五在左右武衛白質步甲隊後黑質步甲隊前右自請遮以下諸衛將軍並平巾幘紫衫襠大口袴錦螣蛇金露起帶弓箭橫刀中郎將衛金黑衣皆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錦螣蛇金隆起撥刀弓箭使飛騎雄人引駕三行並武弁緋衫裲襠大口袴僕奉並武弁朱衣各一人步從餘文武官及導駕官並朱衣冠履依本品服其工人駕官並緋衣平巾幘餘並衣服若法駕減大駕太常

鄉司徒兵部尚書白鷺車辟惡車大輦五副輅安車四望車屬車減

四其青游隊持鈒隊玄武隊皆四分減一諸隊鼓吹三分減一餘同

大駕縣令以御史大夫以前威儀亦三分減一小駕又減法駕御史

大夫指南車記里鼓車黃旗車皮軒車象輅革輅木輅耕根車羊車

黃鉞車豹尾車屬車小輦小輿諸隊仗及鼓吹各減大駕半餘同法

駕縣令州牧威儀減半其新製苣文旗雲旗刀旗肆神幢長壽幢及

左右千牛將軍衣瑞牛文左右衛瑞馬文左右驍衛大蟲文左右武

衛瑞鷹文左右威衛豹文左右領軍白澤文左右金吾辟邪文左右

監門師子文將軍中郎將皆同每冬正大會通服之

宋太祖皇帝建隆四年將郊祀大禮使范質與鹵簿使張昭儀仗使

劉溫叟同詳定大駕鹵簿之制禮儀使陶穀建議金吾及諸衛將軍

導駕及押仗舊服紫衣請於開元禮各服本色繡袍舊執仗軍士悉

衣五色畫衣隨人數給之有無準式請以五行相生之色爲次黑衣

先之青衣次之赤黃白又次之又大駕五輅各有副車近代寖廢請

依令文增造又案明宗舊圖導駕三引而儀仗法物人數多周太極

鹵簿六引而人數少請準令文用六引其鹵簿各依本品以給從之

舊清游隊有甲騎具裝亡其制度穀以其所記造之又作大輦皆華

意定其規穀又取天文大角攝提旗及北斗旗二十八宿旗十二辰

旗龍墀十三旗五方神旗五方鳳旗四瀆旗時有貢黃鸚鵡白兔及

馴象自來又作金鸚鵡玉兔馴象旗太祖又詔別造大黃龍負圖旗

一黃龍負圖旗一大神旗六日旗一月旗一君王萬歲旗一天下太

平旗一師子旗二金鸞旗一金鳳旗一五龍旗五凡二十一旗皆有

架南郊用之大黃龍負圖旗陳於明德門前餘悉立於宿頓宮前遇

朝會時禮亦皆陳於殿庭凡爲步儀仗悉用禁軍大將軍將軍以軍

主都虞候攝中郎將都尉以指揮使副指揮使攝果校尉主帥以

集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頭十將攝事

乾德三年蜀平命右拾遺孫逢吉收僞法物之不中度者悉毀之始

令改畫衣爲繡衣至開寶三年而成謂之繡衣鹵簿其後郊祀皆用

之重衛羽儀自是寖盛其後令有司以絹畫爲圖凡三幅車輅六引

及導駕官外兩輯儀衛其盛場青城又別爲鹵圖成以藏秘閣凡仗

內自行事官排列職掌并捧日奉宸散手天武外步騎一萬九千一

百九十八人此盛極也

玉輅之制箱上置平盤黃屋四柱皆油畫刻鏤左青龍右白虎龜文

金鳳翅雜花龍鳳金塗銀裝間以玉飾頂輪三層外銀耀葉輪衣小

帶絡帶並青羅繡雲龍周綴纓帶羅文珮銀穗毬小鈴平盤上布黃

褥四角勾闌設圓鑑翟羽虛櫃內貼銀鏤香罨軾櫃銀龍二銜香囊

銀香囊香寶錦帶下有鄭鹿青畫輪轅銀轂乘葉三轅銀龍頭橫木

上有銀鳳十二左建青旂十有二旒皆繡升龍右載闟戟繡黻文並

青繡綢杠又設青繡門旗銀飾梯一托叉二推竿一銀踏頭銀裝行

馬青繒裹索駕六青馬馬有金面插鵰羽鞶纓攀胸鈴拂青繡屜錦

結尾又誕馬二在輅前飾同駕馬御輅及副輅有之駕士六十四人

太僕所藏玉輅自唐顯慶中傳之至宋號顯慶輅親郊則乘之其

制度精巧其行止安重後載太常與闟戟分左右以均輕重世之

良工莫能爲之者

沈氏筆談曰大駕玉輅唐高宗時造至今進御自唐至祖宗時

凡三至泰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記其數至今完壯乘之安若山

岳以措柸水其上而不搖慶曆中常別造玉輅極天下良工爲之乘之動搖不安竟廢不用元豐中復造一輅尤極工巧珠宝之飾旣成以正旦大朝會陳於大慶殿庭車人先以幕擧覆之將且徹屋忽其上一木墜盡壓而碎人以爲異自後只用唐輅其穩利堅久歷世不能窺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若行諸輅之後則隱然有聲

紹興十二年命工部尚書莫將等製造玉輅以天構宜和鹵簿及工匠省記制度參酌取文質適中之制玉輅青飾輅頂天輪三層各以綠青雜爲衣繡雲龍於上上層一重下層二重每重綴獲金小鈴三層飾以玉耀葉八十一（明青玉爲之）以金鍍銀縷龍文置于中兩傍有金花插天輪之周回形如蕉葉輪傍有鉄圖筒插葉之下皆有二鉄碧入筒中繫以青帶圍以輪　又青羅兩長幅表重繡雲龍自輅頂交於四角分垂至輅臺下謂之絡帶或遇兩覆以黃油絹衣軸之中其頂中層繡宝蓋踞以八頂飾以八金龍用香檀木爲之御坐居中絲周香罏不飾他物取黃中正色也座之左右金龍首銜珠穗毬一中兩龍間一大火珠束以金蓮花臺座之引手亦飾金龍倚背及座皆以金銀絲織成紋錦由几（畫以爲試者）用香檀覆以錦褥御座後垂錦旗鍚登輅則捲之有梯級以登飾以金絲雲龍每級皆覆以錦褥東偏小梯級執綏官由此先登以紅繩維其前立于東柱以備顧問輅身四柱皆飾以金前兩柱各有大金龍纏於上傍有珠穗毬二輅臺中外皆設錦褥臺之外前有橫案謂之香檀設金鑪一金香合二立金鳳十二于前案外有金纏龍燭臺二以金蓮運葉足案前楷板有四金龍間玉方勝以明青表而出之前有牌篆書玉輅二字以玉爲之有結子螺金鳳之足旁有二金絲線結入垂牌之兩傍中有玉連環結十正垂牌上玉環碾二龍輅之四面周以欄而闕其中以備登降每面於欄之角明玉蟠龍一各有金圓照二分置左右玉羽宝一

居中羽宝插孔雀羽五枝以辟塵四面其數凡八圓照倍之圓照各曰明燿插以鉄簪繫以繡帶如燿葉之飾輪衣下垂纓帶閒以玉珮（纓帶赤氂牛尾爲之五色間矣）覆綴以鍍金鈸鈴每垂各六與玉珮間設周圍數各十二輅下有蹲龍十六以金鍍銀爲之在臺盤四圍之兩傍有托角雲龍四金彩爲飾前後左右各二又有一守小欄飾以金伏于輅下有朱圓木橫於陳前在托角雲龍之內輅前有轅木因以筋膠飾以金碧頭肖鱗体如龍之狀皆飾以金龍首之上有兩描竿青絲繫之前曰鳳轅飾以青列立瀝十二六馬載以行次曰推轅綠色黑文衛士推之以助馬力其橫設軛後曰壓轅亦青飾衛士壓其後欲取其平左右冒以金龍其轅三成一易心用榆木束以鉄圍掩以金鍍銀銘下橫青圓木爲軸冒以金筒便以金蹲龍夾兩輪輪文皆綵繪其輻飾以金花衛士左右各六十人以青絹爲大索鉤於軸首而手入軸傍金鐶引之而前各以青索置肩上外有副輪二以爲備輅後飾亦如之立鳳轅下六青馬四在轅內二在轅外又有六馬以備御用馬首被銅面其額以青毦銜以鉄牛黃裹青絹表鍍金銅飾之皆背鉛表以綠錦裏以青絹累纓六給七鈸置之兩傍其鎮下青纓曰絳絹覆以金鈸每馬各一（[illegible]）輅之所止有行馬二飾以彩綠（[illegible]）左建太常十二旒繡日月五星右龍旂畫輦駕士二百三十八人服平巾績綃末額緋繡對鳳袍皆以青緋羅繡對鳳複又羅抹帶絹袴襪麻鞋皆青色青驄馬二十匹執綏官一員捧輪推車四人呵唱二人前後攔馬各九人踏道二十二人轅馬十二人旋馬十二人抱轅墜轅各六人正副托叉各四人把棒四人小梯二人香匙剪二人紅軸頭二人推杆四人刮輪四人龍頭二人燭臺二人靜席二人左右索各六十一人職掌五員教馬二人車子官健入人蓋覆儀鸞司五人千牛衛上將軍二員抱龍旂太常六員進馬四員牧馬三

十人香蹬睥睨一香三十人排列官一員（凡王輅丈尺文飾規承平所用頗慶輅袁不同盖出舊記增減也）

金輅色以赤駕六赤馬駕士六十四人象輅色以淺黃駕六赭白馬駕士四十人革輅色以黃駕六騧馬駕士四十人木輅色以黑駕六黑騮馬駕士四十人自金輅而下其制皆同玉輅惟無玉飾副玉輅副金輅副象輅副革輅副木輅並駕六馬駕士四十人當用銀飾者皆以銅飾制如正輅元豐初禮文所言近制金輅不以金飾諸末象輅不以象飾諸末革輅不鞔木輅不漆請改飾四輅又古者五輅皆載旗謂之道德之車考工記車戟崇於殳酋矛崇於戟各四赤戟矛皆插車騎謂之兵車戰國尚武故增插四戟謂之闟戟則知德車武車固異用矣漢鹵簿前驅有鳳凰闟戟猶未施於五輅江左以來五輅乃加棨戟於車之右飾以黻繡之衣後周司輅左建旗右建闟戟闟戟方六赤而被之以繡皆失於古請去五輅闟戟以應道德之稱而建太常於車後之中央升輅則由左又按周禮大馭掌馭玉輅以祀則祀乘玉輅也齊僕掌馭金輅齊充金輅之右則齊乘金輅也齊祀之車異用而不相因國朝親祠太廟致齋文德殿畢翌日即進玉輅非是請進金輅俟太廟祀畢翌日御玉輅詣郊又言法駕之行必有共輿者蓋以承清閒表益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皆天下豪俊此漢用右制也周官有太僕齊僕道僕所以御車至參其乘則其禮益重故道德之車則有齊右道右武車則有戎右皆以士大夫爲之國朝之制乘輿有太僕而無參乘請增近臣一員立車右其後詔增制五輅及參乘玉輅建太常金輅建大旂象輅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輅建大麾諸輅之副各次正輅仍有闟戟焉

中興後金輅之制黃飾建大旂九斿繡升龍輅衡一金鍍銀耀葉八十一輪衣一繡絡帶二頂雲龍緩帶十有二玉佩十有二金絲結穗毬二金絲結綬一長轅金鍍銀龍頭二上有金鍍銅立鳳十有二軸枕上金鍍銅座一金鍍銅套筒十金鍍銀鈒面四金鍍鐙一金鍍銀香宝二幷匙金鍍銀立羽臺八御座褥子一有黃絹帕三箱周廻葉段正輪輻一副輪軸蕃頭鈒面各二轂輻葉各二百四十建竿二流蘇結二幷鐸軟簾一幷鈒遮環路道一幷褥行馬二幷蕃頭小托叉二車箱行道褥一馬飾十有二（馬面鬃鬣攀胸鞦色鬃尾錄鈴纓絡）職掌駕士一百五十六人服色以黃黃馬三十四（四輅下駕馬共一百十四匹盡蓋儀鸞共六人）前後攔馬各五人踏道六人轅馬六人誕馬六人抱轅攀轅各四人正托叉四人把捧四人推杆二人靜席二人左右索各五十一人職掌呵唱二人教馬二人車子官健二人（象革木三輅人數並同四輅無玉牛）

（儀上輦軍控龍旗擔馬官香蹬睥睨排列官職掌等）

象輅朱飾建大赤七斿繡鳥隼（儀物同金輅）職掌駕士一百五十六人服色以赤騂馬三十四革輅銀褐飾建大白六斿繡熊虎（儀物同上）職掌駕士一百五十六人服色以銀褐白馬三十四　木輅黑飾建大麾四斿繡龜蛇（儀物同上）職掌駕士一百五十六人服色以黑騮馬三十四

大輅徽宗政和六年徐秉哲言南北郊皇帝乘玉輅以赴齋宮自齋宮赴壇正當祀天地乃乘大輦疑非禮意下禮制局討論於是議造大路如玉輅之制唯不飾以玉樊纓一就以尚質又制大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建於大路之上以象天大路大於陳列於門轡道通平輦之前礼畢還宮則御大輦

耕根車　漢制如副車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耒耜之箙上親耕所乘也（如淳謂籍田日君之爲黃門如居殿中親耕至蓋王夋 晉皇三蓋少屬皆玄黃五色飾以金玉翠羽珠絡錦繡茵席者）晉因之駕駟天子親耕所乘置耒耜於軾上一名三蓋車宋因之隋以青爲質三重蓋羽葆雕裝同玉輅駕六馬其軾平以青囊盛耒耜而加之籍田則乘之○唐因隋其飾不易大駕行則備焉○宋制如五輅之副駕六青馬駕士四十人

進賢車古安車也周制致仕之老及后乘之○漢制乘輿金根安車

立車【鑾輿曰五安五立樓廣曰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是爲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
如方色馬亦如之建大旂十有二斿駕六馬餘皆駕四皇太子皇子
公列侯皆乘之自漢以後亦爲副車　晉制因之天子所御則駕六
餘並駕四三公下至九卿各一乘公駕三特進駕二卿駕一　宋因之
齊制諸王三公國公列侯等禮行則乘之　隋制金飾紫通幰朱裏
駕四馬臨幸及弔則供之　唐制以金飾駕四馬臨幸則乘之大駕
出在耕根車後　宋乾德時改赤質兩壁紗窗擎耳虛櫃一轅緋幰
衣絡帶門簾皆繡鳳紅絲網[illegible]朱漆床香案紫綾案衣緋繡坐褥
案牙漆行馬【九車皆有行馬】駕四[illegible]士二十四人
明遠車古四望車齊制通幰油幢絡班漆輪轂亦曰皂輪以加貴臣
隋制同犢車黃金飾青油幢朱裏紫通幰紫絲網駕一牛拜陵臨
弔則乘之　唐制以金飾駕四馬拜陵臨弔則乘之大駕出在安車
後　宋初駕以牛後改仍駕四馬赤質制所屋重檐勾闌上有金龍

四角垂銅鐸上層四面垂簾下層周以花板三板駕士四十人
羊車晉制一名輦上如軺伏兔箱漆畫輪武帝泰始中羊琇乘之司隸
糾罪免官　齊依之因制漆畫牽車小形如輿金塗縱容錦衣箱裏
隱漆後户牙蘭轅枕後梢幰竿代棟梁皆金塗鈒鏤御及皇太子所
乘之　梁因制羊車亦名輦上如軺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辮髻數人
引之貴賤通得乘之名羊子也　隋大業始置焉金寶飾紫幰朱絲
網童二十人皆兩環髻服青衣年十四五者乘之謂之羊車小史駕
果下馬其大如羊　唐因之小吏十四人　宋亦爲畫輪車駕以牛
隋駕以果下馬以二小馬赤質兩壁畫龜文金鳳翅緋幰衣絡帶門
簾皆繡瑞羊童子十八人景祐中賈昌朝言大駕鹵簿有羊車前列
案羊車本漢晉時乘於後宮隋唐以來遂爲法從國朝因循未改切
以郊祭天地廟見祖宗車服所陳動必由禮至於四望耕根之屬兼
包歷代豈容後宮所乘參陪五輅欲望大駕不用羊車所冀蕭恭稱
合典禮

指南車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將士皆迷四方
黃帝於是作指南車以示方故後常建焉【出崔豹古今注】周致太平越常氏
重譯來獻使者迷其歸路周公爲司南之制使載之南周年至國故
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車法具在尚方故事其制未詳】後漢張衡始復創造
漢末喪亂其制不存　魏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紹而作焉車上
有木仙人舉手常指南車箱廻轉所指微差晉亂復亡　東晉義熙
十三年劉裕平長安始得此車後修之一名司南車駕駟其下制如
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爲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廻運而
手恒指南大駕出行爲先啓之乘此車戎狄所制機數不精廻曲頻
驟猶須人力正之范陽人祖冲之有巧思常謂宜更造　宋順帝昇
明中東齊高帝爲相命冲之造焉車成使撫軍將軍丹陽尹王僧虔
等試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廻未嘗移變　齊因宋制加飾四周箱上

施屋指南人衣裙襦天衣在箱中上四角皆施龍子干懸雜色真孔
雀毦布皂幔幔駕牛皆銅鈒飾　梁復名司南車大駕出爲先啓之
乘　後魏太武帝使工人郭善明造之彌年不就扶風人馬岳又造
垂成善明酖殺之　唐修之備於大駕行則先導　宋一名司馬車
赤質兩箱畫青龍白虎四面畫花鳥重臺勾闌鏤拱四角垂香囊上
有仙人車雖轉而手恒指南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三十人天聖五
年燕肅復創意造之【其法用獨轅車箱外籠上有重構立木人於上引臂南指用大小輪九合齒一百二十足輪二高六尺圍一丈八尺附足立子輪二徑二尺四寸圍七尺二寸出齒各二十四齒間相去三寸轅端橫木下立小輪二其徑三寸鐵軸貫之左小平輪一其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右小平輪一其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中心大平輪一其徑四尺八寸圍一丈四尺四寸出齒四十八齒間相去三寸中立貫心軸一高八尺徑三寸上刻木爲仙人其車行木人指南若折而東推轅右旋附右足子輪順轉十二齒擊右小平輪一匝觸中心大平輪左旋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東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折而西推轅左旋附左足子輪隨輪順轉十二齒擊左小平輪一匝觸中心大平輪右轉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正西行木人亦交而南指若欲北行或東或西轉亦如之】
大觀元年内侍省吳德仁又獻指南車之制【其制身一丈一尺一寸五分闊九尺五寸深一丈一寸】

丈九寸，車輪直徑五尺七寸，車轅一丈五寸。車箱上下爲兩層，中設屏風，上安仙人一，執杖，左右龜鶴各一，童子四，各執纓立四角，上設關捩。臥輪一十三，各徑一尺八寸五分，圍五尺五寸五分，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一寸八分。中心輪軸隨屏風貫下，下有輪一十三，中至大平輪。其輪徑三尺八寸，圍一丈一尺四寸，出齒一百，齒間相去一寸二分五釐，通上左右起落。二小平輪，各有鐵墜子一，皆徑一尺一寸，圍三尺三寸，出齒一十七，齒間相去一寸九分。又左右附輪各一，徑一尺五寸五分，圍四尺六寸五分，出齒二十四，齒間相去二寸一分。左右疊輪各二，下輪各徑二尺一寸，圍六尺三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二寸一分；上輪各徑一尺二寸，圍三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一寸一分。左右車腳上各立輪一，徑二尺二寸，圍六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二寸二分五釐。左右後轅各小輪一，無齒，繫竹簟并索在左右軸上，遇右轉使右轅小輪觸落右輪，若左轉使左轅小輪觸落左輪，行則仙童交而指南。車成。

記里鼓車。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滅後秦所獲，未詳其所由來。制如指南車，駕駟，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崔豹古今注云：記里車，一名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車上爲二層，皆有木人執槌，行一里下一層擊鼓，行十里上一層擊鐲。尚方故事有其作法，然亦未詳之。宋因之，不易。大駕鹵簿次指南車後。齊因宋制，飾加華蓋子襟衣，漆畫鼓機，皆在內也。梁因齊制，改駕以牛。唐復脩大駕鹵簿次指南車後。宋一名大章車，赤質，四面畫花鳥，重臺勾闌鏤拱，行一

里則上層木人擊鼓，十里則次層木人擊鐲。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三十人。天聖閒，內侍盧道隆上記里鼓車之制：獨轅雙輪，箱上爲兩重，各刻木爲人，執木槌。足輪各徑六尺，圍一丈八尺。足輪一周，而行地三步。以古法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用較今法五尺爲步，三百六十步爲里。立軸一，附於左足，徑一尺三寸八分，圍四尺一寸四分，出齒十八，齒間相去二寸三分。下平輪一，其徑四尺一寸四分，圍一丈二尺四寸二分，出齒五十四，齒間相去與附輪同。立貫心軸一，其上設銅旋風輪一，出齒三，齒間相去一寸二分。中立平輪一，其徑四尺，圍一丈二尺，出齒百，齒間相去與旋風等。次安小平輪一，其徑三寸少半寸，圍一尺，出齒十，齒間相去一寸半。上平輪一，其徑三尺少半尺，圍一丈，出齒百，齒間相去與小平輪同。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里，下一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一層木人擊鐲。凡用大小輪八，合二百八十五齒，遞相鉤鎖，犬牙相制，周而復始。

大觀元年，內侍省吳德仁獻記里鼓車之制：其車箱上下爲兩層，上安木人二身，各手執木槌。輪軸共四，內左壁車腳上立輪一，安車轂上，徑二尺二寸五分，圍六尺七寸五分，出齒二十，齒間相去三寸三分五釐。又平輪一，徑四尺六寸五分，圍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出齒六十，齒間相去二寸三分五釐。上大平輪一，通軸貫上，徑三尺八寸，圍一丈一尺四寸，出齒一百，齒間相去一寸二分。立軸一，徑二寸二分，圍六寸六分，出齒三，齒間相去一寸九分。又平輪一，徑三尺三寸，圍九尺九寸，出齒一百，齒間相去一寸。上又木橫軸上關捩撥子各一。其車腳轉一百遭，通輪軸轉周，木人各一擊鉦鼓。

白鷺車。隋制，一名鼓吹車，車上施層樓，樓上有翔鷺棲焉。唐因之，駕四馬，大駕出在記里鼓車後。宋制赤質，周施花板，上有朱柱貫五輪相重，輪衣以緋，皁頂及緋絡帶，並繡飛鷺，柱杪刻木爲鷺，銜鵝毛筩，紅綬帶。一轅，駕四馬，駕士十八人。宣和元年，禮制局言：舊鹵簿記有白鷺、鸞旗、皮軒三車，其制非古。按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鷙獸，則載貔貅。蓋乘一出，五車必載，所以警衆也。青旌、鳴鳶、飛鴻、貔貅乃以白鷺、鸞旗雜陳其閒，未爲合禮。今欲改五車相次於中道，繼之以崇德車，於是爲備。青旌車，赤質，曲壁，中載青旌，以帛爲之，畫青烏於其上。鳴鳶車，赤質，曲壁，中載鳴鳶，以帛爲之，畫鳴鳶於其上。飛鴻車，赤質，曲壁，中載飛鴻，以帛爲之，畫飛鴻於其上。虎皮車，赤質，曲壁，中載虎皮旌，以帛爲之，畫虎皮於上。貔貅車，赤質，曲壁，中載貔貅旌，以帛爲之，以赤黃繡貔貅於上。

鸞旗車。漢制，爲前驅，編羽旄，列繫幢傍。晉灼曰：以銅作鸞鳥於車衡上。晉宋因之，駕四馬，先路所載。唐備於大駕鹵簿次白鷺車後。宋制赤質

曲壁，一轅，上載赤旗，繡鸞鳥，駕四馬，駕士十八人。宣和中，禮制局言：三車非古制，改五車。事見白鷺車下。

崇德車。秦名爲辟惡車，上有桃弧葦矢，以祓不祥。太僕令一人在車中，執弓箭。出崔豹古今注。唐制，駕四馬，大駕出在鸞旗車後。宋制赤質，周施花板，四角刻辟惡獸，中載黃旗，亦繡此獸，太僕署令一人在車中執旗，駕四馬，駕士十八人。宣和初，禮制局言：記曰：前巫而後史。傳曰：桃弧棘矢，以供禦王事。請以巫易太僕，弧矢易辟惡獸，從之。

皮軒車。漢前驅車，以虎皮爲軒，取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之義。晉宋相因，駕四馬，皆大夫載。自後無聞。唐備之，大駕鹵簿次於辟惡車後。宋制赤質，曲壁，上有柱貫五輪相重，畫虎文，駕四馬，駕士十八人。宣和初，禮制局言：三車非古制，改五車。事見白鷺車下。

黃鉞車。漢制，乘輿建之，在大駕後。晉黃鉞車，駕一馬，大駕行，次於華蓋後，御屋左右。又有金鉞車、金鉦車，並駕三馬。唐備於大駕

鹵簿天寶初改爲金鉞車。宋制赤質曲壁中設金鉞錦囊綢杠左
武衛隊正一人在車中執鉞駕兩馬駕士十五人
豹尾車。周制象君子豹變又以尾者言謙也古者軍正建之（古今在前 工[illegible]）
。漢制大駕出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出屬車三十六乘最後一乘
懸豹尾以前比之省中（胡廣曰施於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晉因之在鹵簿末。宋制
徐廣按淮南子云軍正執豹皮以正其衆禮記曰前有士師則載虎
皮乘輿豹尾以其義類。唐制大駕出在黃鉞車後駕二馬古武衛
隊正一人在車執之。宋因之制同黃鉞車上載朱漆竿首綴豹尾
古武衛隊正一人執之駕兩馬駕士十五人
屬車一曰貳車一曰左車。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三十六乘
漢法駕用三十一乘小駕用十二乘。隋制大駕三十六法駕十二
小駕不用
唐大駕唯用十二乘。宋因之其制黑質兩箱畫裝前有曲闌金銅

飾上施紫通幰絡帶門簾皆繡雲鶴紫綱帊絡每乘駕三牛駕士十
人元豐初詳定禮文所言周禮戎右職曰會同充革車儀禮曰貳車
畢乘禮記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右必式蓋古者後車餘路必使
人乘之不敢曠空所以別曠左之嫌也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是
也自秦兼九國車服西漢因之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後漢制云尚書
御史所載揚雄云鴟夷國器託於屬車張衡曰屬車之簉載獫猲獢
則是漢之屬車非獨載人又以載物亦儀禮所謂畢乘之也國朝鹵
簿車十二乘虛設於法駕之後實近曠左之嫌請尚書御史乘之或
以載乘輿服御從之
大輦歷代之制已見前。宋制大輦赤質正方油畫金塗銀葉龍鳳
裝其上四面行雲龍鸞火珠方鑑銀絲囊網珠翠結條雲龍佃窠霞
子四角龍頭銜香囊頂輪施耀葉中有銀蓮華坐龍紅綾裹碧牙壓
帖內設圓鑑銀絲香囊銀飾勾闌臺坐紅絲條網帊絡中施黃褥黃

御坐扶几香爐錦結綬几衣輪衣絡帶並緋繡䆫金銀線長竿四銀
裹鈸鍮龍頭魚鉤錦膊褥銀裝畫梯托义黃羅緣席褥帊梯杖褥朱
案緋縚油帊主輦六十四人親祀南郊謁太廟還及具籍黃麾仗
省方還都則乘之大中祥符初東封以舊輦太重遂命別造凡減去七
百餘斤後常用焉。紹興十三年更製大安輦赤質正方油畫金塗
銀龍鳳裝朱漆大輪一金塗銀頂龍一四面施行龍一十六火珠四
方鑑銀絲囊網珠翠結條雲龍佃窠霞子四角龍頭四真珠結稀毬
一十二頂輪施金塗金銀耀葉銀盤紅羅輪衣一緣銀鈴紅羅絡帶二
中設御坐檀香雕木龍椅背上水晶珠梅紅絲裙網象牙兩子曲
几錦褥繡畫裹外龍水屛風香爐結綬長竿四飾以金塗銀龍頭奉
輦四百六十人（爲五番每番九十二人）。祀畢重駕還內不用金輅則乘之（十二 序[illegible]）
（年郊穀路進增其兄十眥附五番四十人今乘三十人又刪都大人 負一人緋邑武弁黃羅繡對鳳袍衣緋勒白紫羅生色坦帶紫[illegible]）
行文德殿發冊尚輦陳於西階下東嚮（大輦儀駕與元年祀官請不陳設。）

芳亭輦黑質頂如幕屋緋羅衣裙襴絡帶皆繡雲鳳兩面朱綠窓花
鈑外施紅絲網金銅帊路前後垂簾下設牙床勾闌長竿四銀龍頭
銀飾梯行馬主輦一百二十人
鳳輦赤質頂輪有二柱緋羅輪衣絡帶門簾皆繡雲鳳頂有金鳳一
兩壁刻畫龜文金鳳翅前有軾設香爐香寶結帶下有勾闌二重長
竿三銀飾梯行馬主輦八十人法駕鹵簿不設
逍遙輦以椶櫚爲屋赤質金裝朱漆竿版各一金螭頭金裹魚鉤各
四朱漆柄托义二金絲坐褥扶版踏床褥飾以紅花羅錦踏床褥一
襯褥十六金鍍銀裝行馬二朱漆踏床二促塵版軟屛風紅花羅錦
金屛風護泥屛各一（舊名逍遙子後改名輦）
高宗紹興七年重製詔務令撲素（乾道九年以後殿門裏小輿還輦出入宮殿令工部照舊寬大尺重）
（爲殿門御輦院官舊制二千一百二十人紹興十二年詔以一千人爲祇供御營二百人次供備營一百五十人下都營一百五十人後減爲九百人乾道六年詔以七百人爲額供御二百二十人次供御一百二十人下都三百五十人）

平頭輦制如逍遥輦而無屋（真宗造登封輦今平頭輦制因此）金螭頭四金裝朱漆扶版竿各二雲版座各一金裹魚鈎四褥飾以紅花羅錦路床褥一櫂香促塵版一護泥屏一舊制輦官十二人服同逍遥輦紹興十六年親耕服覆袍兼之隆興初詔制平輦及條衣褥郊祀礼畢用之

小輦赤質頂輪下施曲柄如蓋緋繡輪衣絡帶制如鳳輦而小下有勾闌牙床繡緌水中設方床緋羅衣錦褥上有小案坐床皆繡衣踏床緋衣前後長竿二銀飾梯行馬奉輿二十四人

七寶輦隆興二年正月詔御輦院令京師舊輦官省記取進　道君皇帝七寶輦之制下有司製造更為美名以進　德壽宮礼官言七寶輦高五尺一寸廣二尺七寸深三尺六寸竿長二丈一寸扶版二朱紅漆絲織紅百花行龍盤遶水陸龍朱漆踏床一紅百花園龍褥之百花大團龍褥一紅羅銷金百花園龍座一朱漆踏床一鍍金銀火踏一純金裝釘行馬一對托叉一以朱漆之比大輦制度内襯華井角龍蓮盤頂龍並塗金真珠結穗毬龍水屏風御座用香檀木靠椅靠背金焰水晶珠梅紅絲裙網牙魚滴今欲比大輦平輦用珠簾背龍頭引手王龍頭并王轉身捧珠龍其角龍鐸等並純金詔如其式内裙網用七寶裝綴。太上皇帝曰儀衛已隨時增益輿輦不須別造況多事之時國用方殺不宜虛費遂止（自是上皇每至大内多乘馬閣王湖上則用肩輿蓋不欲煩民也）

腰輿前後長竿各二金銅螭頭緋繡鳳裙欄上施錦褥別設小床緋繡花龍衣奉輿十六人

香蹬唐制也朱漆案緋繡花龍衣上設金塗香爐燭臺長竿二輿士八人金塗銀火鐐香匙副之象漢鹵簿最在前晉平吳後南粵獻馴象作大車駕之以載黄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以試橋梁宋朝鹵簿以象居先設木蓮花座金蓮盤紫羅繡襜絡腦當胷後鞦並設銅鈴杏葉紅氂牛尾拂跋塵每象南越軍一人跨其上四人引並花腳幞頭緋繡窄衣銀帶

五牛旗依方色皆小輿上刻木為牛持旗錯采為牛旗竿上有小盤衣及輿衣亦並繡牛形輿士各四人

相風烏輿上載長竿杪刻木為烏垂鵝毛筩紅綬帶下承以盤周以緋裙繡烏形輿士四人

交龍鉦鼓輿各一皆刻木為二青龍相交下有木臺長竿一挂畫鼓一挂金鉦上皆有緋蓋亦繡交龍輿士各二人

鍾鼓樓各一本隋大駕鍾車鼓車也皆刻木為屋中置鍾鼓下施木臺長竿如鉦鼓輿輿士各二十四人

行漏隋大業行漏車也制同鍾鼓樓而大設刻漏如稱衡首垂銅鉢末有銅象漆櫃貯水渴烏注水入鉢中長竿四輿士六十人

十二神輿赤質四門旁刻十二辰緋繡輪衣絡帶輿士十二人。自鉦鼓以下舊礼令無文皆開寶定礼所增

旂常之制自漢以來制度殘缺唐禮五輅皆左建旂右載闟戟誤謬滋甚元豐改定郊廟礼文五輅所載悉如巾車之職又以闟戟非古政和間禮官請玉輅以太常大旂建於左右而去闟戟厥後郊廟五輅及副車皆建太常一日並出觀者駭焉至是造五輅悉倣周禮之制玉輅後左太常繡日月星辰右龍旂繡交龍皆用青羅表裏文繡下有網謂之弗頭用青飾建竿插於輅後兩柱傍金環之内竿首飾以鍍金螭頭垂以金鈴青纓各六謂之旒縿竿以桐木部竹外護固以金膠布以漆飾以青藻旗勢稍重六人各執叉托之以助旗力旗皆錯采為之漆竿鏤首龍頭錦腰火焰脚白澤攝提金鳥師子天下太平君王萬歲及在步甲前後隊後馬隊三隊六軍儀仗内並用赤日月及合璧連珠五星二十八宿祥雲並以青北斗以黑五嶽四瀆五方五神十二辰五龍五鳳龍虎君並以方色天王以赤黄二色排欄以黄紫赤三色大黄龍負圖旗舊畫八卦政和礼局改畫為

河圖九一三七二四六八五之數中興後增製華旗各以瑞物繡形
其上
皁纛本後魏纛頭之制蓋旄頭之遺象制同旗無文采去鏜首六脚
纛稍擊聲也一云象犛牛善鬭唐金吾將軍執之　宋朝制如節
有袋上加碧油常置朝堂車駕出則入杖前導又衛司儀矟四　牙門旗
古者天子出建大牙　宋朝制赤質錯采爲神人象中道前後各一
門左右道五門門二旗蓋取周旌旗門及天子五門之制
中興後中道前後門旗各二左右道五門各四繖古者張帛以避雨
今有方繖大繖皆赤質紫表朱裏四角銅螭首六引內制差小紹興九年詔
後殿射殿引呈公事日景已高作備青涼繖十從舊制也
華蓋本皇帝時有雲氣爲花蘤之象而作金花華蓋皆赤質如繖而
圓瀝水繡花龍又有曲蓋差小繡瑞草　睥睨漢乘輿所用如花蓋
而小　扇有朱團及雉尾四等朱團繡雲鳳黑漆柄金銅飾雉尾皆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七　一九

方其上繡雉尾紹興十三年詔郊祀繖扇並遵舊制掃箒等毋以珠
爲飾　金節隋制也黑漆竿上施圓盤周綴紅絲拂八層黃繡龍袋
籠之王公以下皆有節制同金節飾以碧油
罕畢象畢昴爲天階故爲前引皆赤質金銅飾朱縢結網金獸面罕
方上有二螭首銜紅絲拂畢圓如扇　幢制如節而五層韜以袋繡
四神各隨其方色朱漆柄王公所給幢黑漆柄紫綾袋
黃麾古有黃朱纁三色所以指麾也漢大駕有前黃麾　宋朝之制
絳帛爲之如幡錯采成黃麾字下繡交龍朱漆竿金龍首上垂朱絲
小蓋元豐中命禮官定朝會儀請製大麾一注旄於竿首其旗十有
二幅其色黃一旒元會設仗建大黃麾於當御扇之前麾幡二於後
神宗疑其制繁命且闕之而黃麾幡仍舊　幡本幟也毅幟幡然有
告止傳教信幡絳帛錯采爲字上有朱綠小蓋四角垂羅紋佩繫
龍頭竿上錯采字下告止爲雙鳳傳教爲雙白虎信幡爲雙龍又有

絳引幡制頗同此作五色間暈無字兩角垂佩　御刀自晉宋以來
有之黑鞘金花銀飾靶鞬紫絲條帉錔儀刀制同悉以銀飾王公亦
給之　班劍本漢朝服帶劍晉易木謂之象劍取裝飾斑蘭之義鞘
以黃質素紫斑文金銅紫絲條帉錔　戟有枝兵也木爲刃赤質畫
雲氣上垂交龍掌五色帶帶末綴銅鈴鋭戟無掌而有小橫木又有
小戟與級戟同制　矟長矛也木刃黑質畫雲氣又有細矟制同而
差小　儀鍠斧戟之類秦漢有之唐用爲儀仗刻木如斧金以青傅
以黃上綴小錦幡五色帶殳叉亦戟類殳無刃而短黑飾兩末叉首
飾兩末皆青中白畫雲氣綴朱絲拂　掌本緝鳥毛爲之今爲四角
小蓋每角垂珠佩間以朱絲周綴五色帶繡雲龍孔雀而稱其別有
三纛龍頭竿竿制如戟　憶弩漢京尹司隸前驅持弓以射箭者今
制每弩加箭二有韜畫雲氣弓矢內弓箭每弓加箭二有韜同憶弩
刀盾刀本容刀也盾旁排也一人分持刀以木爲之無鞘有環紫絲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七　二一

條帉錔盾赤質畫異獸　皆持執之　甲騎具裝甲
人鎧也具裝馬鎧也甲以布爲裹黃絁爲表青綠畫爲甲文紅錦緣
青絁爲下群緋韋爲絡金銅鈌長短至膝長脣爲人面二白背連脣
纏以錦騰蛇具裝如常馬甲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　車輻棒也形
如車輻今制朱漆入稜　白柯搶矟也唐羽林所執制同矟而鈌
刃上綴朱絲拂柯舒黑漆棒也制同車輻以金銅釘飾鐙杖黑漆弩
柄也金銅爲鐙杖飾其末紫絲條繫之　七寶牀一覆以緋羅繡帕
國初內臣馬上捧之謂之駕頭　緋羅繡扇二緋羅繡曲蓋一並內
臣馬上執之謂之扇筤駕頭在細仗前扇筤在東與後三駕及常出
並用之嘉祐六年以閤門祇候及內臣各二人分駕頭左右扇筤後
編攔仍以皇城司親從官二十人隨之　鳴鞭周官條狼氏執鞭趨
辟之遺制也鞭鞘用紅絲而漬以蠟行幸則前驅祀畢還宮亦用之
視朝宴會則用於殿庭紹興十三年親饗　太廟命去神御百步之

内毋得鳴鞭十五年正旦朝會　帝出東閣御大慶殿殿上合鳴鞭
以殿小非在京比乃免爲毬仗塗金銀裝以供奉官騎執之分左右
前導大禮用百人常行三十大禮倚儀御座金裹裝釘施珠坐褥芝
年八月上謂輔臣曰事天以誠爲主器用陶匏貴其質也苟尚僞麗
則失精禋之意矣乃詔有司製褥毋以珠爲飾　駕馬鞍外金玉水
晶金藥四等開裝黏鞢結爲座龍碾鈒鏤塵沙面平面雀面方圍寸
節卷荷校具皆垂六鞘金裹銀鞍橋銜鐙朱黃絛條綵緣絲黃織繡
或素圓鞢梢棱用金銀線織或絲黃絁　仁宗至道中以黃絹代之
鞭用紫竹紅黃絲纖緩以紅黃犛牛尾金爲鈸每日馬五疋供奉殿
用玉及金金銀縚棱用絁縮行幸則十四疋加其金水晶之飾紹興
十五年詔自今御後殿及駕出御馬稚兒入殿止例於殿門外射殿
則仍舊制淳熙十四年詔引呈則車御馬依後殿儀立於殿門外

右五輅及諸車輿輦旂常鹵簿多歷代所用然有其說而不
詳其制惟宋九朝及中興史志所載做造設飾之制頗詳然
亦必承襲歷代相因之制而微有增損者也故具載于此至
於逍遙子平頭輦駕頭扇筤之屬雖歷代所無然宋三百年
相承乘輿出入所必用也故亦具載其制云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七終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一十八

鄱陽馬端臨著

王禮考

乘輿車旗鹵簿

凡鹵簿有四曰大駕曰法駕曰鸞駕曰黃麾仗大駕郊祀籍田薦献
玉清昭應景靈宮用之並奉冊寶亡仁大駕惟不設象及六引事留官法駕減太常卿司徒
兵部尚書白鷺崇德車大輦五副輅進賢明遠車又減屬車四餘並
三分減一泰山下汾陰行禮用之鸞駕又減縣令州牧御史大夫指
南記里鼓白鷺皮軒車象輅木輅耕根車羊車黃鉞豹尾車屬車小
輿餘並減半朝陵迎泰山　天書東封西祀亳州太清宮奏告玉清
昭應宮奉迎刻玉　天書酌獻太室皆用之黃麾仗用一千人大中
祥符五年告太廟增至七千人兵部黃麾仗用太常鼓吹太僕寺金
玉輅殿中省大輦其制無定然皆於小駕樓車駕巖仁或省方還京
迎謁中　天書五嶽上冊建安軍迎奉聖像六廟上冊皆用之
凡大駕總二萬六十一人大率以太僕寺主車輅殿中省主輿輦
繖扇御馬金吾主纛槊十六騎引駕細仗牙門六軍主槍仗尚書
兵部主六引諸隊大角五牛旗門下省主寶案司天臺主鐘漏太
常主鼓吹朝服法物庫出建器名物衣冠幘烏皮履器庫出箙弩弓
矢內弓箭庫出戎裝雜仗
程氏演蕃露曰宋景文筆記曰宜獻宋公著鹵簿記至犦槊不
能得其義予後十餘年始得之其說曰江左有犳槊爲其首大
如豹是其義也宋字書犳小豕也蒲卓反字或爲犳同一音也
予案鄭稚犦牛封牛也此獸旅解百獸無設富者故金吾仗刻
犦牛於槊首以碧油籠之荊楚歲時記所說六與爾雅同今
金吾仗以犦槊爲第一隊則犦槊云者刻封牛於槊首也宋
說皆非也

仁宗康定元年宋庠上言車駕行幸非郊廟大禮具陳鹵簿外其常日導從惟前有駕頭後擁繖扇而已殊無前典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其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餘人執撾以殿門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垂簾外蔽士民憑高下瞰莫爲嚴憚邏司街使恬不可止威令弛褻玩習爲常非所謂旌頭先驅清道後行之慎也且自黃帝以神功盛德猶假師兵爲營衛則防微禦變古今一體案漢魏以降有大駕小駕至唐又分殿中諸仗黃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姓荒殘之弊事從簡略每鳴鑾遊豫盡去戈戟旌旗之制儀衛寡薄頗同藩鎮此皆制度放失輩于攸作之咎謂宜委一二博學近臣討繹前代儀注及鹵簿令以乘輿常時出入之儀比之三駕仗酌取其中稍增儀物具載法禁上以示尊極下以防未然革去因循其在今日詔太常禮院

與兩制詳定遂合奏諸班直禁兵步騎爲禁衛仍舊數從增清道出百假弓矢爲五重騎而執軍仗者一騎而執牙門旗前後四騎而執絳引幡者二十四雉扇十有二皆分左右天武兵徒行者執柯舒覘從兵增其數爲三百殿前指揮使增爲二百並騎左右相對開二門間容二丈以擬周禮之人門凡前牙門旗後爲牙門旗前爲禁衛敢入者論以法禁要高下瞰更築外蔽夾道喧呼馳走者頗著于令其後寢弛

神宗熙寧以來天子銳意稽古禮文之事招延群英折衷異同於是漢唐以襲之陋與先儒訛舛之說元豐有詳定禮文所大觀有議禮局政和有禮制局元豐雖置局造輅然亦輒覺仍唐舊大觀中內侍吳德仁上指南車記里鼓車之制天子宗祀大禮周之始饗天曁中祇肅鹵簿道隆所製政和修飾玉輅又增造大輅卯車輅奩飾（各見上）

政和大駕鹵簿象六分左右　次六引開封令開封牧大司樂少傅御史大夫兵部尚書（各用本品鹵簿）次金吾纛矟左右皁纛各六人（執扶各一人騎四人）押衙四人（並騎）犦矟八（一執各一人夾）本衛上將軍將軍各四人本衛大將軍二人（並騎）犦矟四夾大將軍（二人執各一人並騎）法駕犦矟減二本衛上將軍各減二人

次朱雀旗隊（並騎）金吾衛折衝都尉一人引隊犦矟二夾都尉（執犦人引夾各二人凡仗內引夾執人皆准此）弩四弓矢十六矟二十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二人押隊法駕弩減二弓矢減六矟減八宣和引隊改天武都指揮使押隊改天武指揮使　次龍旗隊大將軍一負檢校（騎）引旗十二人（並騎）風伯雨師雷公電母旗各一五星旗五左右攝提旗二北斗旗一護旗十二人副竿二（執人亦騎）法駕引旗護旗人各減四宣和檢校改左右衛大將軍雷公電母旗去父母二字次指南記里鼓車各一駕馬各四駕士各三十人白鷺鸞旗崇德皮軒車各一駕士各十八人法駕無白鷺崇德宣和有青雀旌鳴鳶飛鳴虎皮貔貅六車在記里鼓之下崇德之前減白鷺鸞旗皮軒三車駕士之數如前　次金吾引駕騎本衛果毅都尉二人儀刀弩弓矢矟各八法駕儀刀弩弓矢矟各減二宣和都尉爲神勇騎指揮使　次大晟府前部鼓吹令二人府吏二人管押指揮使一人掆鼓金鉦各十二（帥兵官八人）大鼓一百二十（帥兵官二十人）長鳴一百二十（帥兵官十人）鐃鼓十二（帥兵官二人）歌工拱辰管簫笳各二十四大橫吹一百二十（帥兵官十人）節鼓二笛簫觱栗各二十四掆鼓金鉦各十二（帥兵官二人）小鼓中鳴各一百二十（帥兵官八人）羽葆鼓十二（帥兵官四人）歌工拱辰管簫笳各二十四法駕前後掆鼓金鉦各減四大鼓減四十長鳴減四十鐃鼓減四拱辰管後簫笳各減八大橫吹減四十節鼓後笛簫觱栗笳桃皮觱栗各減八小鼓中鳴各減四十羽葆鼓減四最後簫笳各減八帥兵減十八人　次太史相風行漏等輿太史令及令史各一人（騎）相風烏輿一（輿士四人）交

龍鉦鼓各一(輿士各六人)司辰典士各一人(並騎)漏刻生四人鼓樓鉦樓行漏輿各一(輿士各一百人)太史正一人清道二人十二神輿一(輿士十四人)法駕行漏輿一(輿士減四十人)神輿一(輿士減二人)宣和鼓鉦樓並改爲輿大史正前有捧日副指揮使二人捧日都級十人神輿輿士增十　次持級前隊左右武衛果毅都尉二人引隊左右武衛校尉二人絳引幡(新二人)左右有金節十二(並執人騎)罕罼各一朱雀幢叉導蓋青龍白虎幢各一叉三(並執人騎)稱長一人鈒戟二百八十人左右武衛將軍二人檢校左右武衛校尉四人押隊法駕金節減四鈒戟減七十二宣和引隊改驍騎都指揮使武衛校尉改驍騎軍使把朱雀旗後之叉一六龍虎旗後之叉三校改用左右驍騎將軍　次黃麾幡一(執一人新二人)法駕前有殿中侍御史二員　次六軍儀仗左右神武軍右左羽林軍左右龍武軍各有統軍一員都頭二人(執旗又有閤二人)押仗本軍旗各一排闌旗各二十合有吏兵力士旗各五掩尾天馬旗二(執有青執)

(翎黃龍負圖旗羅君徒君旗各一赤)白梢槍五十哥舒棒十鐙杖入法駕神武軍減排闌旗十羽林龍武軍各減四吏兵力士旗減一宣和統軍改軍將神武軍旗改熊虎排闌旗改平列哥舒棒改戟鐙杖改矛戟羽林隊與節級黃熊旗改黃龍龍武旗改熊虎　次引駕旗天王旗二排仗通直官二人押旗十二辰旗各一法駕同　次龍墀旗天下太平旗一排仗大將二人夾騎五方龍騎各一金鸞金鳳旗各一師子旗二君王萬歲旗一日月旗各一法駕減鸞鳳師子旗　次御馬二十四控馬每疋天武二人御馬直二人爲十二重法駕減八爲八重宣和御馬直改爲習馭　次中道隊大將軍一員檢校法駕同宣和大將軍改爲左右驍衛大將軍　次日月合璧旗一苣文旗二五星連珠旗一祥雲旗二長壽幢一宣和苣文改慶雲祥雲改祥光　次金吾細仗青龍白虎旗各一五嶽神旗五方神旗五方龍旗五方鳳旗各五(以上旗各一人執各三人)法駕五方龍鳳旗各減二宣和改校尉

爲使臣五嶽神旗去神字　次八寶鎮國神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寶在左受命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左右爲四重香案八各以二列於寶輿之前碧欄三十四人符寶郎行於碧欄之間法駕減碧欄八人宣和增引寶職掌二人香案職掌六人援衛傳喝親從一百人奉寶輦官每寶二十八人節級一名奉寶一十二人擡香案行馬執燭籠各四人持席褥油衣共三人香案寶輿各九燭籠三十六碧欄之數同前次方繖二大雉尾扇四夾(執繖扇各一人以下准此)法駕同　次金吾四色官六人押仗二人法駕減押仗　次金甲二人宣和改爲銅甲　次大僕寺進馬四人(並騎)次引駕千牛衛上將軍一員千牛八人中郎將二人(並騎)千牛二人(並騎)宣和引駕改爲千牛衛大將軍中郎將改爲捧日都虞候次長史二人(並騎)宣和與　次金吾引駕官四人(並將)次尚書省官(執儀以上六人寺監察御史以上五人)(大將軍少府上四人)次繖扇輿輦大繖二中雉尾扇四夾腰輿一小雉尾

扇四夾應奉人員一名十將或將虞候節級二人長行十六人排列官二人中雉尾扇十二華蓋二(執各八人)香鐙一(執擎人八人)小輿一(應奉人員一人輦官節級將…)二十四人逍遙子一(共九人長行…六人)平輦一(應奉人員一人輦官…)駕排列官後中雉尾扇減四宣和去小雉尾扇四腰輿一(…)將四人…小輿一(…人同上後有…)小輿前又有大輅一(駕馬六…)次駕輦一(奉輦…)前東第五班開道旗一皁纛十二引駕六十二人鈞容直三百人(引駕)五方色龍旗五門旗四十御龍四直步執門旗六十天武駕頭下一十二人茶酒班執從物一十一人御龍仗劍六人天武把行門八人麾旗一殿前班擊鞭一十人簇輦龍旗八日月麟鳳旗四赤青白黑龍旗各一御龍直四十人踏路馬二夾輅大將軍二人進輅職掌二員部押二人教馬官二員法駕同宣和無鈞容直開道旗內增押班一人殿侍二人皁纛旗十二(殿侍十二人執)引駕人員二人長行六十

人五方色吉字旗侍三人管押十人門旗殿侍二人管押四十人叉
八門旗六十御龍直一十二人骨朵直十二人御龍弓箭直弩直各
十八人御龍直仗劒六人執纛旗殿侍二人管押龍旗人員二人都
知副都知客一名執骨朵殿侍十六人內大將軍改爲千牛衛大將
軍朝服步從將軍二人服騎執轡四人　皇帝乘玉輅駕青馬駕士一
百二十八人扶駕八人骨朵直一百二十四人行門三十五人分左
右陪乘將軍二員法駕同宣和駕士增爲二百三十四人　次奉
宸隊御龍直左廂骨朵直右廂弓箭直弩直御龍四直並以逐班直
所管人數列爲五重天武骨朵大劒三百一十人次駕後東第五班
大黃龍旗一鈞容直三十一人翰林下天武二十人茶酒班簇輦三
十一人招箭班三十三人法駕同宣和止用黃龍旗餘並無　次
副玉輅一駕青馬六駕士四十人法駕無宣和駕士一百人內人員
二人　次大輦一掌輦四人應奉人員十二人十將將虞候節級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八　六

共一十人長行三百五十五人尚輦奉御二人殿中少監供奉職官
二員令史四人書令史四人法駕同宣和增奉輦爲九十人次太僕
御馬二十四爲十二重法駕減八爲八重宣和無太僕　次持鈒
後隊左右武衛旅師二人法駕同宣和改爲神勇都指揮使　次
重輪旗二大繖二大雉尾扇四小雉尾扇朱團扇各十二華蓋二叉
二睥睨十二御刀六眞武幢一絳麾二叉一細扇十二法駕小雉扇
翰朱團扇睥睨刑各減四華蓋減一御刀減二宣和眞武幢改爲元
武　次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二人騎主總領大角一百二十法駕
減四十宣和改都尉爲驍騎都指揮使　次大晟府後部鼓吹丞
二人典事四人管轄指揮使一人羽葆鼓十二歌工四人拱宸管
簫笳各二十四鐃鼓十二歌工簫笳各二十四橫吹
一百二十笛篳篥笳桃皮篳篥各二十四法駕羽葆鼓減
四簫笳笛篳篥桃皮篳篥各減八鐃鼓減四小橫吹減四十

宣和帥兵官改爲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四都頭次黃麾一
芳亭輦一奉輦六十人鳳輦一奉輦五十人法駕去鳳輦
宣和芳亭奉輦六十二人　次金象革木四輅各有副輅金輅
路赤馬二正副各駕赤馬六駕士六十人餘輅正副駕馬數同而色
異象輅以赭白革輅以騧木輅以黑駕士各四十人法駕前副輅宣
和駕馬之色又異金以騮象以赤革以赫白木以烏駕士正一百五
十人副一百人管押人員各二人　耕根車一駕青馬六駕士四
十人法駕同宣和無　進賢車一駕士二十四人　明遠車一駕士
四人法駕無宣和各增駕馬四　次屬車十二乘每乘駕牛三駕
士十人法駕減四乘宣和增衙官二人管押節級一人次門下中書
秘書殿中四省局官員各二員法駕同　次黃鉞車豹尾車各一
各駕赤馬二駕士十五人法駕除進賢明遠車外並同宣和有黃鉞
天武副都頭及神勇副都頭各一　次掩後隊左右威衛折衝都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八　七

尉二人領隊大戟刀盾弓矢矟各五十法駕各減十六宣和押隊改
用宣武都指揮使二人次金武隊金吾衛折衝都尉一名稱矟二仙
童旗一眞武旗一螣蛇神龜旗各一矟二十五弓矢二十弩五法駕
矟減六弓矢減五弩減一宣和改爲元武隊改眞武旗爲元武　又去
仙童螣蛇旗改都尉爲虎翼都指揮使　政和大駕外仗
遊隊次第六引外仗白澤旗二左右金吾衛折衝都尉二人弩八弓
矢三十二矟四十法駕次第二引外弩減二弓矢減八矟減十宣和
改都尉爲捧日都指揮使左右金吾各十六騎帥兵官二人弩八弓
矢矟各十二法駕金吾騎及弓矢矟各減四宣和改金吾爲天武都
頭　次佽飛隊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二人分領虞候佽飛四
十八人鐵甲佽飛二十四人法駕前減十八人後減八人宣
和改金吾衛爲拱聖都指揮使改都尉爲都指揮使　次前隊及
仗左右領軍衛將軍二人檢校稱矟四殳叉分五隊第一一百六

十人第二八十人第三一百人第四第五一各八十人逐隊有帥兵官左右領軍衛左右威衛左右武衛左右驍衛左右衛各四人法駕殳叉第一隊減六十第二第三各減三十第四第五各減二十宣和改檢校爲左右衛將軍領軍衛爲天武都頭威衛爲神勇都頭武衛爲宣武都頭驍衛爲虎翼都頭殳第一隊減六十增第二隊至第五隊爲一百　次後隊殳仗殳叉分五隊第一第二八十人第三一百人第四八十人第五一百六十人帥兵官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凡前後隊殳仗前接中道北斗旗後盡鹵簿後隊法駕殳叉第一第二隊各減二十四第三第四各減三十第五減六十宣和殳叉各一百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廣勇都頭　次前部馬隊凡十二皆以都尉二人分領第一前左右金吾衛折衝領角亢牛宿旗四弩十弓矢二十矟四十第二氐房女虛宿旗四第三心危宿旗第四尾室宿旗各二以上四隊各以左右領軍衛果毅

領第五箕壁宿旗第六奎井宿旗各二各以左右威衛折衝領第七婁鬼宿旗第八胃柳宿旗第九昴星宿旗各二各以左右武衛果毅領第十畢張宿旗第十一觜翼宿旗第十二參軫宿旗各二各以左右驍衛折衝領弩弓矢矟人數同第一隊法駕分二十八宿旗爲十隊逐隊弩減四弓矢減六矟減二十宣和捧日拱聖神勇驍騎宣武四都指揮使分領上下隊以虎翼廣勇都指揮使分領下二隊次步甲前隊凡十二左右領軍衛將軍二人檢校明王張矟四逐隊皆有都尉二人分領第一第二第三各以左右領軍衛第五以左右領軍衛第六以左右威衛第七以左右武衛第九以左右驍衛第十一左衛並折衝第二第四各以左右領軍衛第六以左右威衛第八以左右武衛第十以左右驍衛第十二以左右衛並果毅內有鶡貔玉馬三角獸黃鹿飛麟駃騠鸞麟馴象玉兎辟邪等旗各二以序居都尉之後逐隊有弓矢刀楯相間各六十人居旗之後法駕止十隊每隊弓

矢各減二十宣和檢校改用左右衛將軍又去張矟分領並改爲都指揮使第一第二並捧日第三第四並天武第五第六並拱聖第七第八並神勇第九驍騎第十宣武第十一虎翼第十二廣勇　次前部黃鉞麾仗絳引幡二十下分六部第一左右威衛第二左右領軍衛第三左右威衛第四左右武衛第五左右驍衛第六左右衛諸部各有殿中侍御史兩員本衛大將軍二人檢校本衛折衝都尉二人分領又各有帥兵官二十人龍頭竿六重重各二十掆鼓二重重各二儀鍠五色幡小戟矟各一重重各二十弓矢二重重各二十朱綠縢絡盾并刀二重重各二十法駕正五部絳引幡餘兵官龍頭竿幡戟弓矢盾刀矟並減六宣和六部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皆左右上將軍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廣勇皆都指揮都頭逐部上將都頭各一人次青龍白虎旗各一左右衛果毅都尉二人分押旗及七十騎弩八矢二十二矟四十法駕減後騎三十弩減二弓

矢減八矟減二十宣和改都尉爲虎翼都指揮使次班劍儀刀隊並騎左右衛將軍二人分領郎將二十四人左右親衛勳衛各四人每衛班劍二百二十人諸翊衛左右衛六人領儀刀四百八人左右驍衛二人領儀刀一百三十六人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法駕親勳衛班劍減八十四人翊衛儀刀減一百三十二人增左右驍衛四人劍儀刀九十二人宣和分領改左右武衛將軍及捧日天武指揮四人拱聖六人神勇驍騎驍勝宣武虎翼指揮使各二人

次親勳散手驍衛翊衛隊騎在左右衛拱扶奉中郎將四人分領親勳翊衛四十八人左右衛郎將二人分領散手翊衛六十人左右驍衛郎將二人分領驍衛翊衛五十六人法駕親勳減十六人散手驍衛各減二十人宣和改爲中衛翊衛親衛等中衛郎四人分領衛兵四十八人翊衛郎二人分領衛兵六十人親衛郎二人分領衛兵五十六人次左右驍衛翊衛三隊騎各有二人分領第一本衛

大將軍第二本衛將軍第三本衛郎將花鳳飛黃吉利旗各二分為
三隊逐隊弩十弓矢三十矟四十法駕弩減四弓矢矟各減半宣和
分領第一第二隊左右驍衛大將軍第三廣勇指揮使改花鳳旗為
双連旗　次夾轂隊凡六逐隊都尉二人檢校第一第四左右折
衝第二第三第五第六並左右衛果毅逐隊刀盾各六十人內第一
第四有寶符旗二法駕各減刀盾二十宣和檢校改為捧日天武拱
聖三指揮使次捧日隊逐隊引一人押二人長行侍殿二十八人執
頭三人槍手五人弓箭手二十人左右廂天武約攔各一百五十五
人法駕同　次後部黃麾仗分六部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
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武衛部內殿中侍御史大夫將軍都尉
帥兵官絳引幡龍頭竿等並同前部法駕減第六部絳引幡減六宣
和六部改第一為左右驍衛大將軍自二至六改為天武神勇宣武
虎翼廣勇五指揮　次步甲後隊凡十二皆有都尉二人分領第

一以左右衛第三以左右驍衛第五以左右武衛第七以左右威衛
第九第十一各以左右領軍衛以上並果毅第二以左右衛第四以
左右驍衛第六以左右武衛第八以左右威衛第十第十二各以左
右領軍衛以上並折衝內有貔鶡仙鹿金鸚鵡瑞麥孔雀野馬犛牛
甘露網子祥光翔鶴等旗各二序居都尉之後逐隊有弓矢刀盾相
間各六十人居旗之後止十隊宣和自第七隊以下分領改用都指
揮使七八並神勇九驍騎十宣武十一虎翼十二廣勇旗亦改其半
七天正堯瑞八日有戴承十翔鶴十一紅光十二文石
次後部馬隊凡十二皆以都尉二人分領第一第二各以左右衛第
五第六第七各以左右領軍衛並折衝第三第四各以左右驍衛第
八第九各以左右威衛並果毅內有角端赤熊兕天下太平馴犀鵕
鸃鵰騶牙蒼烏白狼龍馬金牛等旗各以序居都尉之後每隊弩十
弓矢二十矟四十法駕止二十隊弩減四弓矢減六矟減十二宣和

改都尉為指揮使一二並以捧日三四並以天武五六並以拱聖七
八並以神勇九以驍騎十以宣武十一以虎翼十二以廣勇內六有
芝禾秀旗七有萬年連理木旗　以上鹵簿凡門有六中道之門二
第一門居日月合璧等旗之後法駕居龍旗之後第二門居掩後
隊之後法駕同各有金吾牙門旗四監門校尉六人左右道之門四
第一居步甲前隊第六隊之後第二居第十二隊之後第三居夾轂
隊之後第四居步甲後隊第六隊之後法駕同各有監門校尉四人
宣和改校尉為使臣　政和小駕減大駕六引及象木革輅五副
輅小輿小輦又減指南記里白鷺鸞旗崇德皮軒耕根進賢明遠黃
鉞豹尾屬車等十一車餘並減大駕之半
宣和初蔡攸等改修鹵簿圖凡人物器服盡從古制飾以丹采三
十有三卷今列政和所上而附以宣和沿革之
詳定官蔡攸等又言六引開封令乘軺車開封牧大司樂司徒御

史大夫兵部尚書乘革車次之開封牧建綉皁旗太常卿綉鳳旗
司徒建繡瑞馬旗御史大夫繡以獬兵部尚書繡以虎皆副之以
闢戟其先後之序所乘之車所建之旗按古則不合驗今則有失
且大駕之出自漢光武時始有三引先河南尹次執金吾次洛陽
令先尊後卑也後魏亦三引先平城令次司隸校尉次丞相先卑
後尊也唐兼用六引五代減為三後周復增為六皇朝因之開封
令居前終以兵部尚書然以前為尊則兵部尚書不當繼御史大
夫此先後之序未正也軺車非縣令宜駕革車非公卿宜用是所
乘之車未稱也鳳馬之繡無所經見闢戟之設尤為訛謬是所建
之旗未宜也司徒三公論道之官車徒非其所任戶部主之可也
奉常掌禮司樂典樂皆專於一事禮樂之容非其所兼礼部總之
宜也請改司徒用戶部尚書改大司樂用禮部尚書其僚佐儀衛視兵部尚書
御史大夫位亞三少秩從三品又尊於六尚書其行宜以兵部次

令牧禮部戶部又次之終以御史大夫則先後之序正矣

程氏演蕃露曰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裹一方[illegible]覆馬脊更不施鞍此其爲制必有古傳非意刱矣然名以爲誕則其義莫究也蔡攸輩雖加辨釋終不協當案通典宋江夏王義恭爲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爲但不書爲誕也但者徒也徒馬若有馬無鞍如人袒裼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謡是其比也其所謂徒者但有歌声而無鐘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但馬者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也（通典二十）又王瓊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道逢太保廣平王懷遂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案此書但爲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其理相貫也又案丙陽雜俎一卷北齊迎南使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百餘人其所書曰但馬而不曰誕馬在車後而名但知無乘具以備闕也

按宋史所載鹵簿凡三至道政和紹興皆有之至道則國初草創之規而又參以前代相承之制紹興偏安杭都未遑禮文蒐輯舊典多已失墜其可見者比承平時不能以半獨政和所定則自元豐以來置立詳定禮文所議禮局考訂精密其儀不外而其文最詳故具載之

高宗中興後唯設大駕法駕及黃麾仗大駕（[illegible]）爲郊祀用之法駕明堂用之黃麾大仗三千三百五十人大朝會用之（[illegible]）黃麾半仗二千四百五十人正旦朝會上尊號册寶親饗用之（[illegible]）（自紹興至大禮攝事附外鼓吹一百二十六人）又黃麾半仗一千四百九十九人册皇后皇太子用之黃麾角仗一千五十六人冬至朝賀紫宸殿望參金國使賀正旦生辰受玉寶皇帝御正殿皇太子祇謝起居用之黃麾細仗五百人迎奉册寶玉牒國史聖政會要日曆御集寶訓用之細仗一百人進呈聖德事迹經武要略及獨進玉牒用之

凡郊祀鹵簿用六千四百九十六人騎五大旗十一矛執儀仗官兵三千三百五十六人馬一千九十八匹攝殿中侍御史諸衛將軍等五十一人御輦院鈞容輿輦二百三十八人控御馬天武等四十四人太常寺鼓吹樂工五百八十八人左右金吾司碧襯等三十五人總轄檢察儀仗兵部郎中各一人職掌十二人輅下駕士等二百六十一人車輅院殿法物十人諸班直等一千八百四十六人（[illegible]）翰林司兵士二人（[illegible]）量官役之

明堂鹵簿用四千一百四十八人步五大旗十一步執儀仗官兵二千二百五十八人攝殿中侍御史諸衛將軍及繖扇輿輦等並同郊祀之數（[illegible]）諸班直六百六人（[illegible]）不設金象革木四輅及大安輦

大駕鹵簿儀仗（[illegible]）法駕三分減一鼓吹用五百八十八人（[illegible]）及六引用鼓吹八百八十四人（[illegible]）[illegible]鼓一百二十四金鉦二十四鷄角一百二十紹興十三年以地狹移於檀星門外止用鼓角各六十金鉦二十六引服緋羅稍左右金吾將軍金銅甲冑披膊解結縧左右金吾衛仗司花腳幞頭緋羅襖紫綠羅袍金銅帶儀刀烏皮鞾執儀仗者幞頭武弁平巾幘緋絹寬衫抹額緋腰蛇劍革帶紫絲雜繡袍紫絹寬衫緋絁花青羅黃紬銀褐緋皁紬寶相花衫鶻翦撥旗使細甲方勝練鵝繡衫綠羅甲弓箭銀刷綠排紅紫羅帽帶殿前左右班紛青緋紫三色大搭繡羅衫長入祗候五十二人合色（[illegible]）

二色茶酒班殿侍紫羅団皂斜搭衫茶酒班十人內[illegible]二人御龍直執從物八十二人珠帽方勝鵰衫行門二十四人金銀甲方勝鵰衫金束帶珠帽銀骨朶內押行門纏枝袍行門花袍御龍直二百五十人負黃師子纈衫長行方勝鵰衫內殿直已下二百五十人負亦如之長行白師子纈衫殿前指揮使緋排禁衛紫羅皂花衫駕頭翰[illegible]下各天武三十一人白師子衫東西班樂三十六人紫帽帶招箭班三十六人幞頭束帶親從圍子行宮殿門中道左右碟帽鍍金束帶其衫皆以白師子纈餘並方勝練鵲[illegible]刺史衫以羅雲鴈都指揮使以御仙花都虞候以簇四金鵰御前忠佐以宜男方勝正副使以黃師子正副都頭以方勝練鵲控馬親從以青蓮執燭龍親從二百人以宝照餘從駕並以白師子執燭二十二人衫亦如之鍍金帶車頭引見司人負四人帽子方勝練鵲衫等子八十三人帽子圍花宝照緋纈羅衫鍍金帶左右騏驥院御馬六[illegible]控馬親七宝百節鞭杌子御馬五十人纈衫皂紗帽金鍍銀師[illegible]帶禁衛班直等緋黑羅紅甃腰背子[illegible]紹興十二年皇太后回鑾上將郊祀于郊命有司製帶行儀仗[illegible]部尚書莫將等請先造黃麾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

十三年二月詔郊祀設大駕鹵簿仗內六引令禮部兵部太常寺討論名數兵部侍郎程瑀等言國初大駕仗儀總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二人今已有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玉輅䡺輿小輿大輦平輦逍遙輦下一千九人共三千四百九十二人法物儀仗外朽闕金象革木四路芳亭鳳輦屬車宝輿等一千二百七十三人天武捧日奉宸隊等六千四百五十七人共七千七百三十人法物儀仗請下有司製造乃命兵部郎官錢將敏等參訂規式凡舊用文綉者以纈代之前後部及六引鼓吹八百八十四人指揮使並騎導以道途狹隘止令步從其六引前大象止用一頭[illegible]

三十一年四月臣僚言天子之出清道而後行千乘萬騎橫[illegible]警蹕旄頭前驅豹尾後殿其往來馳道與闌出入者皆有厲禁曰六飛南渡務爲簡便唯四孟享獻乘輿躬行前爲駕頭後止曲蓋而爪牙拱衛之士或步或趨錯出雜立無復行列至有酌獻未畢已捨而歸士民觀者駢肩接袂雜遝虎士之中而不聞有譏何之者望詔有司講求其當凡車駕行幸從駕禁旅以若干人爲一列相去各若干步其東西前導者皆預上其數命有司繪爲圖先一日以聞別具副本報御史臺有不如令及不在圖中而輒冒至者許有司舉之蔽而不言令御史臺糾察詔可

孝宗隆興二年將行郊祀詔遵祖典故省約儀衛除玉輅逍遙平輦外八寶下人數及車輦儀仗皆令減損視紹興二十八年之數權減其半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鼓吹樂工用一千一百五十九人亦三分減一

乾道四年中書門下奏車駕詣德壽宮用殿前司六百二十九人皇城在內巡檢司三百九十一人崇政殿四百四十九人凡一千四百六十九人四孟詣景靈宮用殿前司八百七十五人皇城在內巡檢司五百二十八人崇政殿五百二十一人凡一千九百二十四人以左藏南庫絹二千匹下文思院製其衣服

六年郊祀詔復設五輅及大安輦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八終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

后妃命婦以下車輦鹵簿

周巾車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皆有容蓋（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故書朱總爲繢總鷖或作緊鄭司農云錫馬面錫玄謂鷖讀爲鳧鷖之鷖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幢容玄謂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車衡輨亦宜有焉繢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茀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疏曰凡言翟者皆謂翟鳥之羽以爲兩旁之蔽[illegible]）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有握則此無蓋矣如今輜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輦車不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爲輇輪人挽之以行有翣所以禦風塵以羽作小蓋爲翳日也[illegible]）

陳氏禮書曰五路言翟言車而不言路二翟曰翟而不言車者不言路避王也不言車車不足以名之也孤言夏篆卿言夏縵至墨車以下然後言車是亦飾盛者以飾名飾殺者以車名也重翟錫面厭翟勒面安車彫面翟車貝面鄭司農曰錫馬面錫鄭康成曰勒面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然則錫面者以錫飾馬面也勒面彫面貝面蓋亦若此勒面以韋則錫面彫面貝面以韋可知也錫必鏤之則彫面亦鏤錫可知也錫面彫面以金貝面以貝則勒面有錫亦可知也或言勒或言彫互備也馬飾莫隆於錫勒飾莫殺於貝故巾車於王之玉路言錫樊纓偹禮於士之喪車言勒此重翟以錫安車所以錫面而翟車所以貝面也

漢制皇后乘輅青羽蓋駕四馬龍旂九斿

東漢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法駕皆御金根車重翟羽蓋加青交輅帷裳其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雲㠓文畫輈黃金塗五末（五末轂一[illegible]）蓋施金花駕三馬左右騑（[illegible]）[illegible]長公主乘赤罽軿車大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軿車大貴人加節畫輈皆右騑公列侯夫人會朝若親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又騑加交落帷裳皆同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輜軿銅五末

晉制后乘重翟羽蓋金根車加青交絡青帷裳雲㠓畫轅黃金塗五末蓋爪施金華駕三馬左右騑其副親小駕則乘紫罽軿車飾及駕馬如重翟非法駕則皇太后乘畫輪車后先蠶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illegible]色）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騩馬爲副又金薄山騑紫絡罽車皆駕三騩馬三夫人油軿車駕兩馬左騑其貴人加節畫輈三夫人助蠶乘青交絡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軿車九嬪世婦乘騑駕三長公主赤罽軿車駕兩馬公主太妃皆油軿車駕兩馬右騑公主油畫安車駕三青交絡紫絳罽軿車駕三爲副王太妃三夫人亦如之公主助蠶乘油畫安車駕三公主有先置者乘青交絡安車駕三諸王妃公太夫人縣鄉君諸卿公侯特進夫人助蠶乘皂交絡車駕三諸卿公侯監國嗣子之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監令卿校世婦命助蠶乘皂交絡安車偏馬郡縣公侯中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各乘其夫之安車皆左騑皂各絡皂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乘朝車王妃特進夫人封君安車駕三皂交絡封縣鄉君油軿車駕兩馬右騑

宋因晉制法駕乘重翟先蠶乘油畫雲母安車（元嘉中東宮儀記云中宮[illegible]重翟金根車）公主安車以紫絳罽軿車爲副駕三九嬪世婦軿車駕一王妃特

進夫人封君皁交絡安車駕三其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𫐐駕二右
騑公列侯中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所乘依漢故事
齊因重翟車加金塗校具白地人馬錦帖箱隱膝後戶白牙的帖金
塗面釘漆畫鐵鉗金塗鏤容後路鏤師子鑣軛皆施金塗螭首及龍
雀等諸飾軛衡上施金博山又有金塗長角巴首蓋飾金塗瓜支子
花二十八青油扶碧綃黃絞蓋漆布箱紫顏黃紋紫紋隱膝碧茈（後戶）
（反）外上施絳紫絲絡碧旂九斿棨戟皇太子妃厭翟車如重翟飾而
微減油絡畫安車公主王妃三公特進夫人所乘其貴人公主三夫
人九嬪世婦三公妃特進夫人所乘正副皆依漢晉
梁天監二年令上臺六宮長公主公主諸王太妃皆得乘青油幢幰
通幰車揭幰涅幰爲副綠女皇女諸王嗣子侯夫人皆乘亦油幢幰
車以涅幰爲副侍女聽涅幰二乘
後魏熙平中有司蘇紹議皇后之輅其從祭則御金根車親蠶則御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九　三

雲母車歸寧則御紫罽車遊行御安車弔問御紺罽車並駕四馬
北齊因魏制其諸公主乘油朱絡網車車中飾用金塗及純銀
後周皇后之車十二等一曰重翟以從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
后二曰厭翟以祭陰社三曰翟輅以採桑四曰翠輅以從皇帝見賓
客五曰雕輅以歸寧六曰篆輅以臨諸道法門六輅皆錫面朱總金
鉤七曰蒼輅以適命婦八曰青輅九曰朱輅十曰黃輅十一曰白輅
十二曰玄輅五時常出則供之六輅皆䟫面繢總諸公夫人之輅車
九厭翟翟輅翠輅皆錫面朱總金鉤雕輅篆輅皆勒面（封白黑韋為當顱繢）
繢總朱輅黃輅白輅玄輅皆雕面（畫色繪其者亞朱總）諸侯夫人自翟輅而下
八諸伯夫人自翟輅而下七諸子夫人自雕輅而下六諸侯夫人自
篆輅而下五樊纓就數各視其君三妃三公夫人之輅九篆輅朱軸
黃輅白輅玄輅皆勒面繢總夏篆夏縵墨車輚車皆雕面鷖總三妣
（由力反）三孤內子自朱輅以下八六嬪六卿內子自黃輅而下七上下

嬪婦中大夫孺人自夏篆而下四女御婉士婦人自夏縵而下三其
樊纓就各以其等皆䨏漆之君以赤鄉大夫士以玄君駕四三輔
六轡卿大夫士駕二一輈四轡
隋開皇初李德林奏用後魏熙平蘇紹議皇后之輅後著令制重翟
青質金飾諸末朱輪金根朱牙其箱飾以重翟羽青油幢朱裏通幰
繡紫帷朱絲絡網繡紫絡帶八鸞在衡鏤錫鞶纓十二就金鑁方釳
插翟尾朱總駕蒼龍受冊從祀郊禖享廟則供之厭翟赤質金飾諸
末輪畫朱牙其箱飾以翟羽紫油幢朱裏通幰紅錦帷朱絲絡網紅
錦帶餘如重翟駕赤騮親桑供之翟車黃質金飾諸末朱輪畫朱牙
革倒飾以翟羽黃油幢黃裏通幰白紅錦帷朱絲網絡白紅錦絡帶
餘如重翟駕黃騮歸寧則供之鞶纓之色皆從車質安車赤質金
飾紫通幰朱裏駕四馬臨幸及弔則供之輦金飾同於蓬輦通幰斑
輪駕四馬宮苑近行則乘之屬車三十六乘皇太子妃乘翟車以赤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九　四

為質駕三馬畫轂金飾犢車爲副紫幰朱網絡良娣以下並乘犢車
青幰朱裏三公夫人公主王妃並犢車紫幰朱網絡五品以上並乘
青幰與其夫同
唐因隋制重翟厭翟翟車安車其飾不易又制四望車紫油朱質通
幰絳帶拜陵臨弔則供之又制金根車朱質紫油通幰油畫絡帶朱
絲絡網常行則供之內命婦夫人乘厭翟車嬪乘翟車婕妤以下乘
安車各駕二馬外命婦公主王妃乘厭翟車駕二馬自餘一品乘白
銅飾犢車青通幰朱裏油幢朱絲絡網駕牛二品以下去油幢絡網
四品青偏幰其王公以下車輅皆太僕官造貯掌之若受制行冊命
及二時巡陵婚葬則給之
皇太后皇后鹵簿清遊旗一人（領一人又二人夾道二十人並帶橫刀執䂎弩弓箭而也）次虞候
佽飛二十八人（夾道中行）次內僕令一人（在左）內僕丞一人（在右）次黃麾一人執次
左右廂黃麾仗（廂各三行行百人）左右領軍衛（騎各[illegible]）次內謁者監四人

給事二人內常侍二人內侍一人（並騎分左右）次內給使（百二十人分左右）單叢

宮人車次偏扇團扇方扇（各二十四分左右宮人執）次香蹬一（內給使四人舁）次重翟車（青質金飾駕四馬奉車郎馭之駕士二十四人）次行障六具（分左右宮人執）次坐障三具（分左右宮人執）次內寺伯二人（領寺人六人執御刀左右夾重翟車）次腰輿一人執入次團扇二次大繖四次孔雀扇八（分左右）次錦花蓋二次小扇朱畫團扇（各十二並橫行）次錦曲蓋二十次錦六柱八扇（分左右並內給使執已下）次宮人車次後黃麾一次供奉宮人在黃麾後次厭翟車（朱質金飾駕赤騮四馬駕士各二十四人）次翟車（黃質金飾駕黃騮四駕士二十四人）次安車（赤質金飾駕赤騮四駕士二十四人）次四望車（朱質駕牛駕士十二人）次金根車（朱質駕牛駕士十二人）次左右廂各牙門二（執門二人）次左領軍衞（大將軍一人領衞士五百人執殳儀由鹵簿後所開牙門並在殳後左右折結後門左右折之內）前後部鼓吹金鉦棡鼓大鼓小鼓長鳴中鳴鐃吹簫笳鼓吹橫吹節鼓御馬並減大駕之半

皇太子妃鹵簿清道率府校尉六人（騎分左右執弓箭帶刀）次青衣十人（分左右）次導客舍人四人（分左右引道）次內給使六人（朱衣分左右）次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八（分左右宮人執）次行障四具（分左右宮人執）次坐障二具（宮人執）次內典二人（左右騎從）次翟車（駕三馬駕士十二人）次閤師二人（內領）次六柱二扇（內給使執分左右）次供奉內人乘犢車次繖一（正道）大扇二團扇四曲蓋二（內給使執分左右）次戟九十（分左右）

內命婦四妃九嬪婕妤美人才人鹵簿（以次減）清道二人青衣二（四妃九嬪已下並二人）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六（婕妤以下各十四）行障三具（九嬪以下二具）坐障二具（九嬪已下並二）厭翟車（駕二馬馭人十八九嬪已下駕四馬婕妤以下安車並駕二）從車六乘（九嬪四乘婕妤以下二乘）繖一大扇二（九嬪已下無大扇）內給使執戟六十（九嬪並四十）團扇

外命婦鹵簿一品清道二人青衣六人（一品青衣四人三品二人四品二人）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四品八）行障三具（二品三品二具一品四品二具）坐障二具（一品已下並二具）厭翟車（駕四馬馭人十八人二品已下駕三馬四品二馬從人十六人四品已下十人）從車六乘（一品三品四品二乘）繖一大扇一（二品已下無大扇）團扇二戟六十（二品四十三品二十四品）

宋朝皇后鹵簿唯用厭翟車其制箱上有平盤四角曲闌兩壁紗窻龜文金鳳翅前有虛櫃香爐香寶緋繡幰衣絡帶門簾三轅鳳首畫梯推竿行馬緋繒裹索駕六馬金銅面纓轡鈴拂緋屜駕士三十人武弁緋繡衫常出止用白副金塗銀裝白藤輿各一上覆棕櫚屋飾以鳳輦官同乘與平頭輦之制

內外命婦之車銀裝白藤輿檐內命婦皇親所乘白藤輿檐金銅犢車漆犢車或覆以棕或覆以棧內外命婦通乘

皇太后皇后鹵簿皆如禮令昭憲孝明孝章元德明德壯穆皇后園陵皆用之公主鹵簿惟葬日給之秦國成聖經明夫人葬日亦給外命婦一品鹵簿自餘未嘗用之

仁宗初章獻太后臨朝儀衞始盛乾興元年用禮儀院奏製皇太后所乘輿名之曰大安輦具皇太后出入鳴鞭儀衞九御龍直總五十四人骨朶直總八十四人弓箭直弩直合五十四人殿前指揮使左右班合五十六人禁衞皇城司二百人寬衣天武貳伯人儀衞供御輦官六十二人寬衣天武百人其侍衞諸司應奉悉如乘輿

神宗嗣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而皇太后皇后常出止用副金塗銀裝白藤輿（輿如乾輿前）乃詔太皇太后出入所乘如萬安太后輿上設行龍六制飾率有加

哲宗紹聖元年議造皇太后大安輦中書具治平元豐皇太后輿服儀衞以呈曰元豐中宣仁謙恭不乘大安輦上曰今皇太后獨尊非宣仁比遂詔行幸進大安輦而皇太后嫌避竟不製造

哲宗即位尊朱貴妃為皇太妃出入乘檐子有司請用牙魚鳳為飾欲用宣元祐三年太皇太后詔有司尋繹典故於是檐子飾以龍鳳繖用紅九年群臣議改檐子為輿上設行龍五出入由宣德東偏門

帝以皇太后諭旨令太妃坐六龍輿出入進黃繖由宣德正門於是
三省議皇太妃坐龍鳳輿繖紅黃兼用從皇太后出入止用紅
繖徽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皇后車輿之制重翟車青質金飾諸末間
以五采輪金根朱牙其箱飾以重翟羽面施雲鳳孔雀刻鏤龜文頂
輪上施金立鳳耀葉青羅幰衣一紫羅畫雲龍絡帶二青絲絡網二
紫羅畫帷一青羅畫雲鳳夾幔二車內設紅褥及坐椅轅上施立鳳
入香櫃設香爐香寶飾以螭首前後施簾長轅三飾以鳳頭青繒裹
素駕青馬六馬有銅面插翟羽鞶纓攀胷鈴拂青繡青色屉若受册
謁景靈宮則乘之　厭翟車赤質其箱飾以次翟羽紫幰衣紅
絲絡網紅羅畫絡帶夾幔錦帷餘如重翟車駕赤騮四若親蠶則乘
之　翟車黃質其側飾以翟羽黃幰衣黃絲絡網錦帷絡帶餘
如重翟車駕黃騮四　安車赤質金飾間以五采刻鏤龜文紫幰
衣錦帷絡帶紅絲絡網前後施簾車內設褥及坐長轅三飾以鳳頭

駕赤騮四凡駕馬鞶纓之飾並從車質　四望車朱質青幰衣餘
同安車駕牛三　金根車朱質紫幰衣餘同安車駕牛三自重翟
以下備鹵簿則皆以次陳設肩輿金塗銀裝上飾稜梠坐以龍飾常
行之儀則用之
皇后鹵簿之制清游隊旗一執一人引二人夾二人　並騎金吾衛折衝都尉一
員騎一人執犦矟一人執弩　領四十騎執矟二十人弩四人横刀一十六人次虞候
佽飛二十八騎內僕內僕丞各一員各書令史二人並騎　次正道黃麾執一人夾二人各一名
騎　次左右廂黃麾仗廂各三行行一百人第一行短戟五色氅第二
行戈五色氅第三行儀鍠五色幡左右領軍左右威衛左右武衛左
右驍衛左右衛等各三行行二十人各帥兵官六人領內左右領軍
衛帥兵官各三人各果毅都尉一員檢校各一名步從　左右領軍衛絳引
旛引前掩後各六
次內謁者監四人給事內常侍內侍各二人並騎內給使各一名步從　次內給

使一百二十人　次偏扇團扇方扇各二十四　次香蹬一執
擊內給使四人在重翟車前　次重翟車駕青馬六駕士二十四人行障六
坐障三夾車並宮人執　次內寺伯二人騎領寺人六人分左右
夾重翟車　次腰輿一輿士八人　團雉尾扇二夾輿　次大繖四大
雉尾扇八錦花蓋二小雉尾扇朱畫團扇各一十二錦曲蓋二十錦
六柱八扇自腰輿以下並內給使執　次宮人車　次絳麾二各一名執　次正
道後黃麾一執一人夾二人並騎　次供奉宮人　次厭翟車駕赤騮翟
車駕黃騮安車駕赤騮各四駕士各二十四人望車金根車各駕牛
三駕士各一十二人　次左右廂各置牙門二每門執一人夾四人一在前黃麾前
一在後黃麾後　次左右領軍衛每廂各一百五十人執殳帥兵官四人
檢校　次左右領軍衛折衝都尉各一員檢校殳仗各一名騎從　次後殳
仗內正道置牙門一每門監門校尉二人騎每廂各巡檢校尉一員
騎往來檢校前後部鼓吹金鉦㧙鼓大鼓長鳴鐃吹羽葆鼓吹篥鼓

御馬並減大駕之半
皇太子妃鹵簿之制清道率府校尉六人騎青衣十人　次導客
舍人四人內給使六十人偏扇團扇方扇各一十八人宮人執　行障四坐
障二夾車宮人執　典內二人騎厭翟車駕三馬駕士一十四
次閤帥二人領內給使十八人夾車六柱二扇內給使執　次供奉
內人乘犢車　次繖一正道雉尾扇二團扇四曲蓋二繖扇各一內給使
名　次戟九十
命婦鹵簿附見品官鹵簿門
孝宗隆興二年禮官言五禮新儀皇后受册畢乘重翟車陳小駕鹵
簿朝謁景靈宮次詣德壽宮朝謁今重翟車等未備請止用肩輿龍
檐子從之乾道元年詔有司製皇太子妃檐子如政和六年之制竿
紫黑漆角獸白藤織花面茜紅羅帶扇四柄檐子前以小殿侍二人
抱鍍金青香毬

寧宗慶元二年冊皇后製檐子金鍍銀裝釘梭頂紅簣藤百花龍總以香檀木爲之椅子以金雕龍首椅以紅羅裝釘以金鍍銀葉條以紅茸屛風夾幔皆以紅羅供御輦官三十六人次供御十四人下都五十四人

皇太子皇子公卿以下車輦輿𨏥

周禮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封同姓象路朱樊纓七就以封異姓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封蕃國同姓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若魯衛之屬異姓王甥舅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也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服車五乘服車服事者之車也孤乘夏篆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卿乘夏縵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大夫乘墨車墨車不畫也士乘棧車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庶人乘役車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

漢皇太子皆安車朱輪班釟青蓋金花椅虎伏鹿櫨文畫轓吉陽筩文金塗五末旂九旒降龍皇太子爲王賜以乘之皇孫綠車以從皆左右騑三馬名皇孫車

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末軛有吉陽筩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皁布蓋千石以上白布蓋皆四維杠衣賈人不得乘馬車吏亦蓋杠其餘皆青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五百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屛泥油重降帷導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騶騎四十人此追捕考按有所執取者所乘諸侯車皆朱班輪四幅赤衡軛公卿二千石郊廟明堂祀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其飾如金根車加施組連璧交結四角金龍銜璧垂五綵析羽旒蘇前後雲氣畫帷裳襍文畫轓長與車等旂布旒馬布旒馬者白騶馬也以里均其身爲武文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賊曹督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牛車武帝推恩之末諸侯有寡弱者乘牛車其後牛車稍通貴者所乘

諸馬之文王公列侯鏤鍚文髦朱鑣朱鹿朱文絳扇汗青翅燕尾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青翅尾當盧文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騑駕云

程氏演蕃露曰漢初馬少故曰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將相或乘牛車言惟天子之車然後有馬然亦不能純具一色至將相則時或駕牛也自是甚而後諸侯惟是食租衣稅無有橫入故貧者或乘牛車則此之以牛而駕自緣貧窶無資可具非有禁約也漢韋元成以列侯侍祠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削爵則舍車而騎漢已有禁矣東晉惟許乘車其或騎者御史彈則漢法仍在也至其駕車遂散用牛王導駕短轅犢車犢牛犢也王濟之八百里駁駁亦牛也言其色駁而行速日可八百里也石崇之牛疾奔人不能追此其所以寶之也南史

吳興太守之官皆殺轓下牛以祭項羽知駕車用牛也豈通晉之制皆不得駕馬也耶予於是攷索上古駕車則皆駕牛無用馬者故易曰服牛乘馬也又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則牛服之謂也至古之耕却不用牛孔子弟子中有冉耕字伯牛豈前此未以牛耕耶詩十千爲耦長沮桀溺耦而耕沮溺二人相對自挽犂也其趨御非其馬之正決不共命詩曰四牡騑騑齊齊馬鳴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則車皆馬駕也然則此時牛既不耕又不駕車則將何用也至於馬既駕車車重而鈍又未有人知用馬爲騎直至六韜方著騎兵詩書中元未之有此制殆難致也

後漢制公卿乘安車朱班輪飛軨倚鹿較伏熊軾皁繒蓋黑轓右騑旂九斿鏤鍚文髦朱鑣繁末鹿文絳扇汗青翅燕尾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中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

後漢百官導從卒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主簿主記兩車為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公乘安車則前後并馬立乘長安雒陽令及王國都縣加前後兵車亭長設右騑駕兩璅弩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闌部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

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絳韝云古者軍出師旅皆從泰有其卒取其師旅之名為公卿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棨戟為前列揵弓韣九鞬諸侯王法駕官屬傅相以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鞬遮迾出入稱課促列侯家丞庶子導從若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備其威儀導從事畢皆罷所假

程氏演蕃露曰太守五馬莫知的據古樂府五馬立踟躕即其來已久或言詩有良馬五之侯國事也然上言良馬四之下言良馬六之則或四或六元非定制也漢有駟馬車正用四馬而鄭元注詩曰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元以州長比方漢州大小相絕闊之州乃反統隸於縣比漢太守品秩殊不侔不足為據然鄭從漢時人則太守之用五馬後漢已然矣至唐白樂天和深春二十詩曰五疋鳴珂馬双輪畫戟車至其自杭分司有詩曰錢唐五馬留三疋還擬騎來攪擾扶老杜亦曰使君五馬一馬驄則是真有五馬矣若其制之所始則未有知者

魏因漢制文帝問東平王有輅為是特賜乎鄭稱對曰天子五輅金輅以封同姓諸侯得與天子同乘金輅非特賜

晉皇太子安車因魏制而駕三馬非法駕則乘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繩絡兩廂裏飾黃金塗五末其副車三乘形制如所乘但不畫輪耳王青蓋車皂繒蓋車並駕三左右騑

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以賜王公皂輪車駕牛形如犢車皂漆轂轂上加青油幢朱絲繩絡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特加之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夾望車油幢車駕牛如犢車皂輪但不漆轂王公大臣有勳德特給之通幰車駕牛如犢但舉其幰通覆車上諸王三公並乘之武帝詔給魏舒陽燧四望小車三望如四望油幢給車似三望而減王公加禮者乘之三望平乘車竹篾子錯輪為輪通幰其後乃龍首金塗三公諸王所乘自四望至平乘皆銅校飾諸公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自祭酒掾下及令史皆皂零特進以下諸將軍非持節都督者給安車黑耳駕二三公九卿二千石皆人車立乘駕四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駕四郡縣公侯安車駕二右騑皆朱班輪倚鹿車伏熊軾皂繒旗旂公八侯七卿五皆畫降龍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輪同五駕二千石六百石朱左輪王公之元子攝命理國者安車駕三旂七旂封侯之元子五旂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騶騎公卿二千石郊廟上陵從駕所乘小使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蘭輿皆朱轂赤拚白蓋赤帷裳追捕執取者所乘凡諸使車皆朱班輪赤衡軛追鋒車去小蓋加通幔如軺車駕二以迅速為名戎陣之間是為傳乘軺車右將軍所乘傳之

東宮安帝時皇子乘後山安車制如金輅

宋因之皇子為王亦錫以皇太子之安車皇孫綠車亦因舊法其追鋒車雲母車四望車公及列侯所乘安車依漢舊制駕二馬旂旗旂王公侯七卿五皆降龍公卿中二千石郊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四他出去位致仕者皆安車四馬二千石皆皂蓋朱幡銅五末駕二右騑王公之世子攝命治國者安車駕三旂旂旗七旂侯世子五旂

齊皇太子乘象輅校飾如御旂旗九斿降龍制黃屋車建碧旂九斿（九斿駕輅也並又黃絡為裏金塗校具絳綫為）九命上公所乘青蓋安車朱轓班輪駕一左右騑通幰車為副諸王禮行所乘皂蓋安車朱輪漆班輪駕一通幰朱車為副三公禮行所乘安車黑耳皂蓋為車朱轓駕一牛車為副國公列侯禮行所乘馬車駕一九卿領護二衛驍游四軍五校從郊陵所乘餘同晉法

梁皇太子皇子因齊象輅制駕輅駕三左右騑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軾九斿降龍青蓋畫輪文輈文金塗五末以畫輪車為副其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兩箱裏飾以金錦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給軺車駕牛伏兔箱青油幢朱絲絡網轂皆黑漆天監二年令三公開府尚書令給鹿幡軺施耳後戶皁幰尚書僕射左右光祿大夫侍中中書監秘書監給鳳幡軺後戶皁網幔護國子祭酒太子詹事尚書侍中列卿等給聊泥軺無後戶漆輪車驃騎及諸王除刺史

帶將軍給龍旂軺以金銀飾御史中丞給方蓋軺形小如今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皆特加皁輪車駕牛形如犢車但烏漆輪轂黃金雕裝上加清油幢朱絲絡通幰王公加禮者給油幢絡車駕牛朱輪華轂

程氏演蕃露曰舊尚書令僕中丞騶倡得入宮門止於馬道（謂馬道）（騶謂人上馬載也）郭仵為僕射奏曰非盡敬之宜騶倡不入宮自此始也案騶倡者騶從之傳呼也朱仲述為行臺僕射請準朝式在軍鳴騶發索笑而許之史臣謂其任情則是僕射在朝得用騶唱而在軍則否軍國異容之義也在軍而乞從朝儀所以為任情也梁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七人武冠絳韝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喤（皆揖）類稱曰喤也則七人同聲唱喤故曰喤也（通典一百二）絳韝六人所謂騶也

陳因梁制

後魏太子乘金輅朱蓋赤質駕四馬三公及王車朱屋青蓋制同五輅名曰高車駕三馬庶姓王侯及尚書令僕以下列卿以上並給軺車駕一馬或乘四望通幰車駕一牛

北齊因魏制庶姓王儀同三司以下翟尾扇傘皇宗及三品以上官青傘朱裏其青傘碧裏達於士人不禁正從一品執事散官及儀同三司乘油朱絡網車牛飾得用金塗及純銀三品乘卷通幰車車牛金飾七品以上乘偏幰車車牛金飾以銅

後周諸公之輅九方輅（各象方之色）碧輅金輅皆錫鑾纓九就金鉤象輅犀輅貝輅革輅篆輅木輅皆疏鑾纓九就皆以朱白蒼三綵諸侯自方輅而下八無碧輅諸伯自方輅而下七無金輅諸子自方輅而下六無象輅諸男自方輅而下五又無犀輅九就各如其命三公之車輅九祀輅犀輅貝輅篆輅木輅夏篆夏縵墨車輚車自篆以下金塗諸末錫鑾金鉤木輅以下銅飾諸末疏鑾纓皆九就三孤自祀輅而下八無犀輅六卿自祀輅而下七又無貝輅上大夫自祀輅而下

又無篆輅中大夫自祀輅而下五又無木輅下大夫自祀輅而下四又無夏輅士車三祀車墨車輚車凡就各如其命數自孤以下就以朱綠二采

隋皇太子金輅赤質金飾諸末重較箱畫檻文鳥獸黃伏鹿軾龍輈金鳳一在軾前設障塵朱蓋黃裏畫朱牙左建旂九斿右載闟戟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綏駕赤騮駟八鸞在衡二鈴在軾金鑁方釳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九就從祀享廟正冬大朝納妃則乘之軺車金飾諸末紫通幰朱裏駕一馬五日常朝及朝饗宮官出入行道乘之四望車金飾諸末紫油幢通幰朱裏朱絲絡網駕一馬弔臨則乘之矣

隋制公及一品象輅黃質象飾諸末建旜畫以鳥隼受冊告廟升壇上任親迎及葬則乘之侯伯及二品三品革輅白質建旗畫熊虎受冊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子男及四品木輅漆飾建旐畫龜蛇受冊

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象輅以下旂及就數合依爵品[illegible]武賜楊彪七香車也駕牛自王公以下至五品以上並給乘之三品以上幰朱裏五品以上紺幰碧裏皆白銅裝唯有參謁及弔喪者則不張幰而乘鐵裝車六品以下不給任自乘犢車弗許施幰而乘初五品以上乘偏幰車其後嫌其美停不行用以亘幰代之二品以上通幰車則青壁一品軺車油幰朱網唯車輅一等聽始得乘之

唐太子車輅因隋制王公以下車輅親王及武職一品象輅自餘及二品三品革輅四品木輅五品軺車象輅朱班輪八在衡左建旂[illegible]右載闟戟革輅以革飾左建旜[illegible]餘同象輅木輅以漆飾之餘同革輅軺車四壁青通幰諸輅皆有蓋旂檀皆朱一品九旂二品八旂三品七旂四品六旂其有綏就數皆準此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六品以下去通幰及珂王公車輅藏于太僕受制行冊命巡陵婚葬則給之餘皆以騎代車

皇太子鹵簿家令次率更令[illegible]次太保次太傅次太師[illegible]次青遊隊旗[illegible]次左右清道率府率各一人次外清道直盪二十四人[illegible]次龍旗六各一人騎執[illegible]次細引六重[illegible]次率更丞一人㭊鼓金鉦各二面[illegible]次大鼓三十六面[illegible]次長鳴三十六具[illegible]次鐃吹一部[illegible]次簫笳各六[illegible]次㭊鼓金鉦各二面一騎執（左右）次小鼓三十六面次中鳴二十六具[illegible]次䭾馬十疋（二分左右）次廐牧令一人（左右）丞二人（左右）次左右翊府郎將各一人（班劍）次左右衛翊衛二十四人（執班劍）次通事舍人四人（左右騎分）次直司二人（左右騎分）次文學四人（左右騎分）次洗馬二人（左右騎分）次司議郎二人（騎分左右）次太子舍人二人（左右騎分）次中允二人（左右騎分）次中舍人二人（騎分左右）次左右諭德二人（左右騎分）次左右庶子四人（騎分左右）次左右副率各一人親勳翊衛廂各中郎將一人並領儀刀六行[illegible]次二衛十八人（左右騎分）郎將二人[illegible]次金輅[illegible]僕一人馭左右率一人執儀刀陪乘駕士二十二人次左右衛率各一人夾輅次左右率各一人副率各一人騎[illegible]次千牛騎執細刀弓箭次左右監門府直長各六人監後門次左右衛率府[illegible]各隊各三十六騎[illegible]次繖二扇四次腰轝一團扇二小方扇八次內直郎二人[illegible]次䭾馬十疋分左右次典乘二人分左右次朱漆團扇六紫曲蓋六次諸司供奉官人次大角三十六具[illegible]次鐃吹一部[illegible]次橫吹一部[illegible]次令官師二人次副輅駕四馬[illegible]次軺車[illegible]次四望車[illegible]次左右司禦率各一人[illegible]次左右廂步隊十六隊[illegible]次儀仗左右廂各六色[illegible]廂各獨揭鼓六重[illegible]次左右廂各百五十人執殳[illegible]次左右廂馬隊廂各十隊[illegible]次後拒隊旗一領三十騎果毅一人領前當正道安仗內開牙門次左右廂各開牙門三[illegible]次左右清道率府副率二人[illegible]次少師次少傅次少保[illegible]

親王鹵簿清道六人為三重次幰弩一次青衣十二人[illegible]次車輻十二人（左右分）次戟九十（分左右）次絳引幡六次內給使左右廂各三行[illegible]次㭊鼓金鉦各一面[illegible]次大鼓十八面

次長鳴十八具(騎横行正道)次小鼓十面中鳴十具(分左右，中鳴在小鼓外)
節一夾稍二次唱上幡四次傳教幡四次信幡八次儀鍠二次儀
鍠六次油戟十八次儀稍十次細稍十次儀刀十八次𩥇馬八次府
佐六人(騎，分左右)次象輅一(駕四馬，駕士十八人)次繖蘤一次朱漆團蘤四曲蓋二
次麾幢各一次大角八(騎，二重，横行，正道)次鐃吹一部(鐃鼓一，簫笳各四，騎，横行)次横
吹一部(横吹六，節鼓一，笛簫篳篥笳各四，騎，横行，正道)
群官鹵簿一品清道四人(二品以下二人)幰弩一騎青衣十人車輻十
人(一品八人，自下每品減二人)戟九人(一品七十二，二品六十，三品五十，四品四十)絳引幡六(二品以下四)刀楯弓箭
稍各八十(二品六十四，三品四十，四品二十)棡鼓金鉦各一大鼓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四品八)長
鳴十六(四品以下闕之)節一夾稍二唱上幡二傳教幡二信幡六(二品四，三品二，四品二)
𩥇馬六(二品四，三品二，四品二)儀刀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二，四品十)革輅一(二品以下本品車)
繖一朱漆團蘤四(二品三，三品二，四品二)曲蓋二(以下一)
二僚佐本服陪從麾幢各大角八(四品自二品各一)鐃吹一部(鐃鼓一)簫笳各
四(四品各一)横吹一部(横吹六，四品四)節鼓一(二品以下闕)笛簫篳
篥笳各四(下四品各一)

右應給鹵簿者職事四品已上散官二品以上爵郡王已上及二王
後依品給國公准三品給官爵兩應給者從高給若京官職事五品
身婚葬并尚公主娶縣主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婚並
准四品給凡自王公以下在京拜官初上正冬朝會及婚葬則給之(婚及葬官初上……)凡應導駕及都督刺史奉辭至
任上日皆依品給(……)
中宗時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左庶子
劉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騑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
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
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
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
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
中服襪而鐙跣而鞍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
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爲定令
宋朝皇太子車輅之制見宗仁宗朝皇太子謁太廟乘金輅常朝則
乘馬
群臣車輅鞍馬之制親王一品奉使及葬並給革輅制同乘輿之副
惟改龍飾爲螭六引内三品以上乘革車亦有制如進賢車無案駕
四赤馬駕士二十五人緋繡衣絡帶旗戟綢杠繡文司徒以瑞馬京
牧以隼御史大夫以獬豸兵部尚書以玄武太常卿以鳳(駕一馬)縣令
乘軺車黑質兩壁紗窓一轅金銅飾紫幰衣絡帶並繡雉御瑞草駕
二馬駕士一十八人百官常朝皆乘馬鞍勒之制金塗銀裝牡丹花
校具重八十兩紫羅繡寶相花雉子方韉油畫鞍橋白銀銜鐙以賜
宰相親王使相殿前馬軍步軍都指揮使金塗銀裝太平花校具重
七十兩紫羅繡瑞草方韉油畫鞍橋陷銀銜鐙以賜樞密使副使參
知政事節度使殿前馬軍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以上(……)
若出使則加紅犛牛纓金塗銀鈸使相外加紅纖成鞍複步軍都
虞候以上賜帶甲馬者加紅皮鞦轡校具重十七兩青穗圓韉陷銀
銜鐙金塗銀鬧裝麻葉校具重五十兩紫羅刻花方韉油畫鞍橋陷
銀銜鐙以賜三司使文明資政翰林龍圖樞密直學士御史中丞兩
使留後觀察防禦使廂都指揮使軍都指揮使初出受團練使刺
史者賜亦同(曾任中書樞密……)金塗銀三環寶相花校具重
二十五兩紫羅圓韉烏漆鞍橋銜鐙以賜團練使刺史金塗銀促結
洛州花校具重二十兩紫羅圓韉以賜諸路承受白成重十五兩以
賜諸王宮教授侍讀侍講金塗銀寶相花校具重二十兩蠻雲校
具重十五兩以賜諸班押班殿前指揮使以上白成室面校具重十
二兩以賜諸班皆藍黃絁圓韉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詔朝官許乘銀裝絛子鞍勒六品以下不得闊裝其鞦皆不得制繡金皮飾餘官及工商庶人並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絨毛暖坐其黄韉絛子非宫禁不得乘士庶軍校乘白皮鞍勒者悉禁之

織人臣通用以青絹爲之國初京城内獨親王得用太平興國中宰相樞密使始用之其後近臣及内命婦出入皆用大中祥符五年詔除宗室外其餘悉禁六年復許中書樞密院用京城外則庶官通用

王公以下凡大駕六引用本品鹵簿奉冊充使及詔葬皆給之親王止用一品之制而加告止幡傳教幡信幡各二其葬日止用六引内儀仗景德二年南郊鹵簿使王欽若上言鄆王攢日所給鹵簿與南郊儀仗吉凶相參望依令别制王公車輅所有鼓吹儀仗亦請增置以備拜官朝會婚葬之用從之於是儀服悉以書其葬日在途以革車代輅

玉山汪氏曰按唐制皇太子妃親王文武職事官四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并長安縣令内命婦才人以上外命婦四品以上皆給鹵簿本朝皇太子鹵簿遇升儲則草是儀注其王公以下惟大禮奉引乘輿及身薨勅葬則給太子妃以下内外命婦皆不復給則是本朝人臣亦有給者而比於唐愈嚴矣故中宮發允言及兒嫂董氏之喪詔給鹵簿而司馬温公皆爭之以其非常典也

神宗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鹵簿記公卿奉引第一開封令乘軺車開封牧隼旗次太常卿鳳旗司徒瑞馬旗御史大夫獬豸旗兵部尚書虎旗而乘革車攷之非是按周礼巾車職曰孤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木車司常職曰孤卿建旃大夫建物請公卿以下奉引先開封令乘墨車建物次開封牧乘墨車建旃太常卿御史大夫兵部尚書乘夏縵司徒乘夏篆並建旃所以參備九旂之制從之

徽宗政和三年議礼局上皇太子車輅之制金飾諸末重較箱畫苣文鳥獸黄屋伏鹿軾龍輈金鳳一在軾前設鄣塵朱蓋黄裏輪畫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載闟戟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緌八鸞在衡二鈴在軾駕赤騮四金鍐方釳插翟尾鏤錫鞶纓九就從祀謁太廟納妃則供之以軺車金飾諸末紫油通幰紫油纁朱裏駕馬一　四望車金飾諸末青油通幰青油纁朱裏朱絲絡網駕馬一軺車四望車以次列於鹵簿仗内

六年禮制局言古之諸侯出封於外同姓錫以金輅異姓錫以象輅蓋出而制節則遠君而其道伸入而謹度則近君而其勢屈故其入覲則不敢乘金輅象輅以同于王當自降而乘墨車也若公卿采地在天子縣内者則爲都鄙之長大司馬所謂師都建旜是矣今開封牧列職於朝與御史大夫同謂之卿可也其在周官則卿大夫之戚是矣又無金輅象輅之錫而乃比於古之諸侯入覲而乘墨車可乎

成周上公九命車旗以九爲節故建常九斿侯伯七命車旗以七爲節故建常七斿男五命車旗以五爲節故建常五斿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車旗亦各眡其命之數則卿之建旜當用六斿大夫建物當用四斿至於三斿則上士所建也其開封令宜乘墨車而建物四斿開封牧御史大夫户兵禮部尚書皆卿也宜乘夏縵而建旜六斿從之矣

皇太子鹵簿之制家令率更令詹事各乘輅車太保太傅太師乘輅各正道威儀鹵簿依本品

次清游隊旗一執一名引二人夾二人並正道清道率府折衝都尉一員領二十騎執矟一十八人弓矢九人弩三人二人騎從折衝　次左右清道率府率各一員領青直盪及檢校清游隊龍騎等執穲矟各二人

次外清道直盪二十四人騎　次正道龍旗各六執一名前二人引後二人護副竿二執各一名　次正道細仗引爲六重每重二白龍旗後均布至

細仗矟輿弓箭相間並騎每廂各果毅都尉一員領　次率更丞一員　次正道前部鼓吹府史二人領鼓吹並騎棡鼓金鉦各二（執各一名夾二人以下准此）帥兵官二人　次大鼓三十六橫行（長鳴次下准此）帥兵官八人長鳴三十六帥兵官二人鐃吹一部鐃鼓二（執各一名夾二人後部鐃節鼓准此）簫笳各六帥兵官二人棡鼓金鉦各二帥兵官二人　次小鼓三十六帥兵官四人中鳴三十六帥兵官二人以上並騎　次誕馬十（每四二人控驗准此）廐牧令丞各一員（各府吏二人騎從）　次左右翊府郎將各一員領班劍左右翊衛執班劍二十四人通事舍人四人司直二人文學四人洗馬司議郎太子舍人中允中左右諭德各二人左右庶子四人並騎（自通事舍人後各從各）　次左右衛率府副率各一員步從親勳翊衛每廂各中郎將郎將一員並領六行儀刀第一行親衛二十三人曲折三人第二行親衛二十五人曲折四人第三行勳衛二十七人曲折五人第四行勳衛二十九人曲折六人第五行翊衛三十一人

曲折七人第六行翊衛三十三人曲折八人（曲折人並皆後門）　以上三衛並騎　次三衛一十八人騎中郎將二人夾輅在六行儀刀仗內次金輅駕馬四僕寺僕馭左率府率一員駕士二十二人夾路左右衛率府各一員（各步從一名）　次左右率府率各一員副率各一員並騎（各步從一名）　次千牛騎執細刀弓矢三衛儀刀仗後開牙門　次左右監門率府直長各六人監後門（並騎）　次左右衛率府每廂各翊衛二隊（並騎）　次厥角隊各三十人執旗一名（引二人夾二人）執矟一十五人弓矢七人弩三人每隊各郎將一員領　次正道繖二雉尾扇四夾繖次厭輿士八人團雉尾扇二小方雉尾扇八夾（執各一名）　次內直郎令史各二人騎從檢校　次誕馬十典乘二人府吏二人騎從　次左右司禦率府校尉各一名（並騎從）領團扇曲蓋　次朱團扇紫曲蓋各六（執各一名）　次諸司供奉官人　次左右清道率府校尉各一名（並騎）領大角三十六鐃鼓二簫笳各六帥兵二人橫吹十節鼓一笛篳篥五帥兵

官二人（並騎）　次管轄指揮使二人檢校　次副輅駕馬四馬駕士二十人軺車駕一馬駕士一十四人四望車駕一馬駕士十人次左右廂步隊凡六十每隊各果毅都尉一名領（並騎）隊三十人旗一名（引二人夾二人並帶弓矢騎）步二十五人前一隊執矟一隊帶弓矢以次相間（左右司禦率府左右衛率府廂各四隊二在前二在後）　次左右司率禦府副率各一員檢校步隊各二人執矟騎從　次儀仗左右廂各六色九行行六人前第一行戟赤氅第二行弓矢第三行儀鋋并眊第四行刀盾第五行儀鍠五色幡第六行油戟　次前仗首左右廂各六色色三行行六人左右司禦率府各一員果毅都尉各一員帥兵官各六人領　次左右廂各六色色三行行六人左右衛率府副率各一員果毅都尉各一員帥兵官各六人領次盡後鹵簿左右廂各六色色三行行六人左右司禦率府副率各一員（各一名步從）果毅都尉各一名帥兵官各六人領各六人護後並騎每廂各絳引幡十二（執各一名引前旗六引後旗六）掆鼓十二

（掆鼓左右司禦率府四重左右衛率府二重）　次左右廂殳各一百五十人（左右司禦率府各八十六人左右衛率府各六十四人）並分前後在步隊儀仗外馬隊內前接六旗後盡鹵簿曲折至門每廂各司禦率府果毅都尉一員檢校各一名從每廂各帥兵官七人（並騎左右司禦率府各四人左右衛率府各二人）　次馬隊左右廂各十隊每隊帥兵官以下三十一人旗一（執一名引二人夾二人）執矟十六人弓矢七人弩三人前第一隊左右清隊率府果毅都尉各一員領第二第三第四隊左右司禦率府果毅都尉各一員領第五第六第七隊左右衛率府果毅都尉各一員領第八第九第十隊左右司禦府果毅都尉各一員領　次後拒隊旗一（執一名引二人夾二人）清道率府果毅都尉一員領四十騎執矟二十人弓矢十六人弩四人叉二人騎從　次後拒隊前當正道殳仗行內開牙門　次左右廂各門牙門三前第一門左右司禦率府步隊後左右率府步隊前第二門左右衛率府步隊後司禦率府儀仗前第三門左右司禦率府儀仗後左右衛府步隊

前每開牙門旗二人夾四人並騎監門率府直長各二人並騎　次左右監門率
府副率各一員騎來往檢校諸門各一名騎從　次左右清道率
府副率各三人仗內檢校并糾察各一名騎從　次少師少傅少
保正道乘輅威儀鹵簿各依本品次文武官以次陪從
王公以下鹵簿之制中道清道六人　次幰弩一騎　次大晟
府前部鼓吹令及職掌局長院官各一名掆鼓金鉦各一大鼓長鳴
各一十八掆鼓金鉦各一次引樂官二人小鼓鳴中各十　次麾
幢各一節一夾矟二誕馬八每匹控馬各二人革車一乘駕赤馬四駕士二
十五人散扇十方繖二朱團扇四夾方繖曲蓋二　次大角八次
後部鼓吹丞一員錄事一名　次鐃鼓一簫四笳四大橫吹六節
鼓一夾色二笛篳篥簫笳各四　次外仗青衣十二車輻棒十二
戟九十絳引幡六刀盾矟弓矢各八十儀刀十八信幡八告止幡傳
教幡各四儀鋋二儀鍠斧挂五色幡六油戟十八儀矟十二細矟十
二　次左右衛尉寺押當職掌一十一人騎部轄部兵部轄騎兵

太僕寺部押人員各一名教馬官一名押當職掌四人騎
一品鹵簿之制命婦同　中道清道四人幰弩一騎大晟府前部鼓吹令
一職掌一名局長院官各一名掆鼓金鉦各一大鼓長鳴各一十六
麾幢節各一矟二誕馬六次革車一乘駕赤馬四駕士二十五人命婦
厭翟車駕士二十三人二品三品准此　散扇八二品減四三品減六命婦散扇五十行障五行於車前二品三品准此方
繖二朱團扇曲蓋二大角八命婦屬車六駕黃牛十八駕士五十九人行大角前一品三品准此　次後
部鼓吹丞一員錄事一名引樂官二員鐃鼓一簫笳大橫吹角四節
鼓一笛篳篥簫笳各四仗外青衣十人車輻棒十戟刀九十刀盾矟
各八十弓矢六十儀刀三十信幡八告止幡傳教幡儀鍠斧挂五色
各四　次衛尉寺排列押當職掌一十一人轄人員太僕寺部押人
員教馬官各一名押當職掌四人命婦加二人
二品鹵簿之制命婦同　中道清道二人幰弩一大晟府前部鼓吹令
一及職掌局長院官各一名掆鼓金鉦各一大鼓十四麾幢節各一
夾矟二誕馬四次革車一乘駕赤馬四駕士二十五人散扇四方繖
朱團扇曲蓋各二次大角八次後部鼓吹丞一錄事引樂官各一名
鐃鼓一簫笳各二大橫吹四笛篳篥簫笳各二外仗青衣八人車輻
棒入戟　刀盾矟弓矢各六十儀刀十四信幡四告止傳教幡各二
次衛尉排列押當職掌九人太僕寺部押人員教馬官各一名押當
職掌四人命婦加二人
三品鹵簿之制命婦同　中道清道二人幰弩一麾幢各一節一夾矟
二誕馬四次革車一乘駕赤馬四駕士二十五人散扇二方散二曲
蓋一大角四外仗青衣八人車輻棒六戟六十刀盾矟弓矢各五十
儀刀十二信幡四告止傳教幡各二次衛排列押當職掌七人部轄
人員太僕寺部押人員教馬官各一名押當職掌四人命婦加二人
政和時詔賜諸王三接青羅繖一紫羅大掌扇二遂爲故事皇太子
用三簷青羅繖紫花羅掌扇四

高宗建炎元年詔百官特許乘轎惟不以入皇城
舊制百官入朝並乘馬若耆德大臣及宗室屬近行尊者許乘肩
輿政和三年冬以雪濘暫許百官乘轎不以入宫門路通復常制
靖康末高宗至磁州守臣宗澤以所乘轎進黑漆紫褥上却之左就
百官不用肩輿所以避至尊建炎初元上以惟揚道滑難於乘騎乃諭輔臣曰
君臣一体朕不欲使群臣奔走危地特許乘轎惟不以入皇城二
年隆祐太后至杭州有司言州僚乘轎張蓋不少裁抑於禮未安
詔不許乘凉轎紹興七年詔監察御史以上出入宰執以下退朝
入局並乘馬遇雨乘轎沿邊臣僚內地郄尉並令乘馬。三十二
年十一月詔張燾朝謁許乘轎出入皇城門至宫門內上下馬處
隆興二年參知政事周葵爲墜馬所傷詔令乘轎入內趁朝參隆興二年詔左僕射陳康伯乘肩
輿出入皇城門至殿門外優礼也

程氏演蕃露曰百官侍於寓京乘轎自楊州始後遂不復乘馬惟從駕則乘之祖宗時臣僚雖在外亦不許乘轎也唐會要開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馬不合更乘擔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擔子如疾病即任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且擔夫自出錢雇其宰相至僕射政仕官疾病者許乘之

孝宗乾道元年禮官言皇太子朝謁太廟當服衮冕乘金輅既而太子言至道天禧故事非臣子所安乃免乘輅設仗九月詔皇太子從祀乘金輅令有司排設皇太子亦辭之

舊制車駕行幸東宮扈從在三省之上乾道中詔於駕後方圍子內行馬

乾道中詔臣僚導從至太廟景靈宮墻並禁治張蓋

太常少卿林栗言車駕經太廟有司請輟音樂止警蹕稍近則却

繖扇至尊撫式輦士趨進實惟古禮式趨宗廟之儀而臣下呵導張蓋未有條約於是申嚴其禁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九終